

道

藏



第一册

道藏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歷代崇道記

惟一

穆王於崑崙山王屋山嵩山華山泰山衡山恒山終南山會稽山青城山天台山羅浮山崆峒山致王母觀前後度道士五千餘人秦始皇帝併吞六國招方士好長生之術遣使往蓬萊採不死藥造宮觀一百餘所度道士一千七百餘人漢文帝實太后並好黃老之術造宮觀七十二所勅天下如不通黃老經者不得注官又親訪河上公問道德之要天下大治計度道士一千餘人孝武帝奉道彌篤感王母降於宮中遣帝白銀像五軀曰是太上老君之真形也帝別營三殿而供養之後移像於柏梁臺上後又移於甘泉宮內以一殿而並列之南向設座自茲始也又度公主數人及度道士約五千餘人并造觀三百餘所其嵩嶽萬歲觀泰山登封觀華山集仙觀終南望靈觀王屋通天觀並不得令庶姓居之以爲恒式其萬歲觀因帝巡幸而聞山呼遂捨行宮而爲觀焉至孝宣帝時有上黨郡功曹李惲因入抱犢山採藥於石室內獲

天書四十餘卷并玉箱玉杖獻於河東郡太守張純純立遣使上進帝視之大驚不覺流涕乃令宣示內外臣僚時毋奏爲主書中郎將見之泣曰此是武帝臨崩時遺制今葬梓宮之內何由至此及披之卷後所有臣僚校勘姓名于今見有存者帝乃遣使檢校茂陵即又安完如故帝乃爲武帝造觀二所一在長安城內一在茂陵之下以奉先帝也復度道士二十人以奉香火也後赤眉之亂茂陵爲賊所發於梓宮之中但見有劍一口方欲取之其劍忽然嘯騰空而去世祖光武皇帝既平王莽天下大定東封禮畢乃爲本朝十一帝追薦及南陽春陵名山大川長安洛陽計造觀一百二十所度道士一千八百人魏明帝爲武帝及先太后造觀於五都計一十三所度道士一百九人仍詔道書同御史裝飾吳主孫權於天台山造桐柏觀命葛玄居之於富春造崇福觀以奉親也建業造興國觀茅山造景陽觀都造觀三十九所度道士八百人晉武帝於洛陽造通天洞天靈

仙靈寶四觀及諸州共二百所先魏末隴右臨洮郡有神人長三丈著白衣垂素髮戴金冠現於襄武縣告縣人王始曰不久當見太平及武帝受禪果天下一統帝乃令於所現處造告平觀即孝宗之故居也別度道士七人并前後所度道士共計四百七十二人時吳郡臨平湖岸崩獲石鼓一枚遣使上進帝問司空張華此物何用曰但以桐木刻作鯨魚形扣之必有聲聞於數里至惠帝時於宮中忽夜鳴不已帝甚惡之乃遣嵩山萬歲觀擊之集衆自茲始也後魏道武帝於雲中太原及河朔造觀計五十所度道士六百餘人太武帝令天下造太平觀共二百七十五所度道士一千三百人帝受籙改太平眞君元年仍令四方內外上書言太平眞君皇帝陛下自後帝嗣位並皆受籙後周武帝於長安造通玄館以延羽客隋高祖文皇帝遷都於龍首原號大興城乃於都下畿內造觀三十六所名曰玄壇度道士二十人煬帝遷都洛陽復於城內及畿甸造觀二十四所度道士

一千一百人皇朝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於隋末大業十三年感霍山神稱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當來必得天下至武德元年晉州浮山縣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駿白馬令吉善行告神堯汝今得聖理可於長安城東致一安化宮而安道像則杜稷延長天下大定善行辭見天子何以爲據太上曰但去有獻石龜者可以爲信善行乃告晉州刺史賀君孝義遂將善行見秦王具言神人現事群官拜慶遂差左親衛帥杜昂與善行於所現處設祭太上又現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我不飲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安曲令人具知昂還乃言神人復現秦王大悅乃令昂將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邱州治中張達獻石龜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千萬歲千萬葉遂入面奏高祖大悅詔授善行爲朝散大夫賜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復改浮山縣爲神山縣羊角山爲龍角山太上又現爲善行曰天

子喜歡否對曰大喜又曰疑惑何事復對曰爲不知聖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氏號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記中有傳亳州谷陽縣本廟有枯樹再生爲驗我已令周公旦領神兵助國家打劉黑闥得四月節即破矣孝義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勅善行馳驛往洛陽軍所宣勅示諭至時果平黑闥四海大定枯樹亦重生焉乃改廟爲慶唐觀今觀內有明皇御製書碑及列聖真容並在武德三年詔晉陽道士王遠知授朝散大夫并賜縷金冠子紫絲霞帔以預言高祖受命之徵也太宗又加遠知銀青光祿大夫垂遠知預言之故也羽衣人賜紫衣自茲始也高宗龍朔二年詔洛州長史譙國公許力士於邱山建上清宮以鎮鬼仙洞掘得古石接即仙人帛仲理之故基也及功畢帝令設醮太上又現百官進表稱賀帝大悅乾封初帝東封禮畢迴鑾亳州親謁太上謹上尊號爲混元皇帝聖母爲先天太后仍改谷陽縣爲真源縣又爲太宗文德皇后造東明

觀於京師又勅道士宜祿宗正寺仍立位在親王之次文明元帝天后欲王諸武太上乃現于魏州閭鄉縣龍臺鄉方輿里皇天原道鄆玄崇今傳言於天后云國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惜也天后遂寢乃捨關鄉行宮爲奉仙觀後慶山湧出於新豐縣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雲氣下有神池數頃中有白鶴鸞鳳四面復有麒麟獅子天后令置慶山縣其諸祥瑞具載天后實錄以表國家土德中興之兆也又捨中微奉天宮爲嵩陽觀以追薦高宗大帝也竟傳位於中宗孝和皇帝景龍元年勅天下州郡並令置景龍觀二年改爲中興觀三年改爲龍興觀其度人一依前代故事睿宗捨東京宅爲景雲觀又捨太原宅爲唐隆觀爲資薦天皇天后也明皇開元中勅諸道並令置開元觀又製混元讚帝親書勅之于石又勅五嶽置真君廟又勅上都置太清宮東都置太微宮以太原神堯舊宅爲紫微宮潞州潞龍故宅爲啓聖宮並給袞冕絳紗帷帳交龍門戟一如宮闕之制帝又

注道德經及製序引詔天下士庶並令家藏一本兩街道眾乃以幢幡伎樂自禁中迎引歸于太清宮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勅置道舉一如禮部之制帝親自策之達者甚眾後蒲州秦因修紫極宮掘地復玉石狀如半月復有仙人杵藥之像扣之有聲頗甚清遠帝令懸於太原玄元廟度號之為偃月磬東都留守張琦奏汝州魯山縣因修仙居古觀獲玉瑛扣之聲聞數里帝令懸於太清宮聖祖廟庭衢州為建觀宇穿地得魚一頭長三尺其狀似鐵微帶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瑩雕鐫殆非人工所成也扣之甚響其魚亦不能名遣使來獻帝令宣示百僚亦不能辨帝乃呼為瑞魚磬仍命懸於太微宮非講經設齋不得擊之由是諸觀競以木石模之以代集眾又詔諸官悉以宰臣及本道節度使領之未為常式帝又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薦獻於太清宮貴有異於九廟也帝東封獲江淮間三脊茅乃令於所獲之地置靈茅觀乃禮畢迴謁聖祖於亳州本宮親執道

德經於石作大幢造八角樓覆之於虛无殿之前又幸懷州開元觀及闕鄉奉仙觀為王公萬民所請亦親札二經以大石對峙立之一如太清之製乃詔授鄆玄崇為魏州刺史開元十七年夏四月五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大聖祖混元皇帝應現於富管蜀州新津縣津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隱起木文為太上老君聖像當頂上有華蓋足下前後各有雲葉天花共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益州功曹參軍王大鐵檢覆得狀與本州刺史李忠徇別駕盧彤縣令李韶道士僧尼一百三十人狀同方敢上奏至五月二十四日勅差內侍林昭隱宣取像柱入京於大同殿供奉又令兩街官觀各賜供奉七日却令進入大內于今見在前後瑞應極多難以具錄

二十九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於丹鳳門外忽見紫雲自西北映樓又見混元乘白馬侍從二童子二童子謂同秀曰我昔與尹喜將入流沙之日藏一匱靈符在桃林故關尹喜舊宅汝可請帶取之同秀具事聞奏勅差內使李志忠監同秀往陳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故函谷關墟求訪之俄有紫雲白兔現於枯桑之下便乃穿掘下至水際得石函金匱玉板朱書細篆帝聞奏大悅即令京師列十部樂歌舞鼓吹自通化門入其文於寶輿中五色放光洞照天地帝於丹鳳樓上身披龍袞手執金鑑六宮嬪嬙競於樓上焚香散花遙自作禮帝又令亂撒金錢於樓下縱令士庶分取以為歡樂斯須山呼之聲震動京邑帝令置寶符於靈昌殿是夜樓閣林樹之上皆有神燈乃於正月一日改開元三十年為天寶元年改桃林縣為靈寶縣其後三年帝見靈符有天寶千載之字天寶已應改元之號遂改年為載乃於其地長樂亭置天寶觀御製并書靈符銘立於所獲之處又於大內置靈符殿賜同秀五品正員官宰相請加專號為開元天寶神武之字制可之乃大赦天下其年閏四月帝夢混元謂帝曰我在城之西南久矣當與汝於興慶相見可速迎我帝謂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臨御海

內向三十年未嘗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禮謁
具容為蒼生祈福近因假寐見混元具言上
事遂差內使與道門威儀蕭玄裕於城西南
尋訪數日忽於樓觀山谷間見有紫雲現白
光為天於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
餘以進其日帝在興慶宮大同殿親自迎謁
果符興慶之言置於內殿供養仍令所司寫
真容分送天下諸道宮觀遂大赦天下五載
帝夢見混元言我有靈應尋當自至遂於太
白山獲靈符玉冊及迎到京置于靈符殿親
自供養仍封太白山神為靈應公改獲符洞
為嘉祥洞於山下置真符縣乃令諸道置真
符觀仍編入史其年十二月帝幸華清宮其
月四日未出時忽見驪山頂雲物猶異須
臾雲散見混元聖祖現於朝元閣上帝與內
人瞻謁良久乃隱詔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其
新豐縣隸入昭應又封會昌山為昭應山封
山神為玄德公改朝元閣為降聖閣內出圖
本頒示天下宣付史官八載帝獲二十七仙
玉像於寧州羅川縣勅令迎像入京一如天

寶初迎靈寶符儀注故事帝親自製讀尋改
羅川縣為真寧縣於所獲處造通聖觀帝製
碑文立之于今並在其年六月大同殿產玉
芝一莖又造金仙玉芝二觀復度公主二人
為道士又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混元言金
星洞內有玉版石記聖皇福壽之符勅御史
中丞王鉷入遊谷行四百餘里求而得之勅
以殊祥頒示中外乃於其地造靈符觀閏六
月丙寅帝謁太清宮加五聖尊號作仲尼四
子像侍立於混元之前又勅十道大郡置玉
芝觀大赦天下九載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
混元大帝降現言寶仙洞中有妙寶真符謂
帝取之勅刑部尚書張均工部尚書王倕往
取獲之乃造真靈觀十三載正月帝謁太清
宮又上混元尊號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
混元天皇大帝五聖各加謚號帝加開元天
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
十五載帝幸蜀混元現於漢中郡三泉縣黑
水之側帝親禮謁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現
之處又於利州益昌縣山嶺上見混元騎白

衛而過示收祿山之兆詔封其山為白衛嶺
於所現之處置自然觀又於嵩山置興唐觀
成都置福唐觀肅宗至德二載三月十八日
混元現於通化郡雲龍巖初因郡人為國祈
福建大齋會十八日忽煙霧異香氤氳不散
至辰時漸漸開霽神光照天因見混元真像
立於山前自地接天通身白衣左手垂下右
手執五明之扇儀相炳然衆盡瞻禮其山雖
高亦不及肘良久乃隱遂具上奏內出圖本
太上皇製讚并序文繁不錄具編史冊仍示
天下乾元二年帝夜夢三青童導從至一宮
闕謁見混元混元衣雲霞之衣冠九鳳之冠
坐方席垂寶蓋凭玉几執白拂左右侍衛真
人玉女神仙童子五天力士羅列極衆帝著
絳衣秉圭立侍於混元之後遊涉山海經歷
甚遠帝一一潛記又見混元鬚髮皆黑及明
宣下兩街訪諸瑞像於務本坊光天觀聖祖
院果獲黑髭老君之像圖寫以進帝見大悅
一如夢中所親乃出帝真容令侍立於混元
之後仍頒示於天下普令供養代宗初於楚

州安宜縣獲八寶因改安宜縣為寶應縣勅於所獲處造寶應觀遂改元為寶應元年大赦天下德宗貞元十年混元潛使金母累降於果州金泉山授錄丞之銜付女真謝自然修習功成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昇後

三月乃歸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壁上皆題神仙之名時注脚下云在人間或為帝王或為宰輔神仙入謁老君皆四拜焉自然言訖遂却昇天敬宗寶曆二年正月帝有事于南郊朝獻太清宮御駕將至長安縣主簿鄭翦忽見老君衣白衣容狀異常謂翦曰當此路有井可速實之不然禍在不測翦驚惶顧其地已微陷遂併力實之因失老君所在駕至具以上聞百官稱賀詔兵部侍郎韋處厚為碑起居郎柳公權書立子實并之側乃編付史官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柳公權書碑之際忽有勁風颯然而起旋颯不已乃見混元著紫衣金冠金履立於白蓮花之上右手執五明扇左手垂下空中光明如金色公權與鑄碑人瞻觀良久因以物

畫地記形像及畫畢混元忽以扇指空中流光四射乃騰空而去眾皆側身仰視漸遠漸小沒於雲中遂以事上聞詔編事跡入碑之中又勅於兩京造唐觀文宗開成二年五月中書舍人高元裕為開州刺史於州北八里嘉陵江上小山之前忽見崖壁間光彩有異近而觀之石上自然石文成老君真像眉髮衣章巾履服飾無不周備傍有一人寬衣大袖持簪簾香後一人童子雙髻高束謹若聽命皆非人力圖繪鐫刻所及元裕每有祈禱即紫炁上浮又有靈泉自湧士民請福無不立効遂刻石建宇用旌其瑞乃畫圖呈進乞編入史詔從之武宗會昌元年初以二月十五日大聖相降誕之日為降聖節仍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作樂賜大酺

死群光自此殄滅汴州節度使太清宮使李蔚具事上聞詔曰我國國家系承混元教連清淨苦縣舊里聖相故鄉官宇具嚴廟貌斯設昨者餘妖奔突縱火將欲焚燒陰霧覆閉於晴空狂寇顛迷於道路散逸原野遽至誅夷緬惟玄功申茲靈貺內出青詞又委李蔚虔申告謝布示中外仍付史官十三年三月台州刺史姚鵠奏於天台山修老君殿於其地穿獲得石函冊文以進乞付史館頒示四方詔從之廣明二年三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奏據晉州申龍角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柏樹上瑞葛枯死重生先是武德中混元應現後於二樹間立殿宇逾年之後柏樹上忽自生葛蔓長十餘丈榮茂於常其後齊王奪嫡此葛枯死旬月之後自其末青翠再生齊王遂敗至中宗復位安史叛逆朱泚謀亂皆忽枯落久而復生廣明元年黃巢犯關其年秋葛蔓枯死二年春枝葉重茂又於傍樹上別生一枝旬日之中長五十餘尺相對繁茂有異於常奏詔褒美編付史官其後祥異皆有詔

物蓋美乎葛藟慶其孫謀瓜瓞昭其遠作混元流既爽業無窮者也皇帝駐蹕西蜀中和二年八月九日進到帝令宣示内外三年三月十一日亳州刺史潘綱差道士馬含章孫棲梧等奏太清宮自乾寧四年已後累有逆寇侵犯真源少或逾千多或至萬皆窺伺是宮欲為焚劫或來攻城邑或旁犯縣城老君皆密垂神化忽起濃雲或驅以陰風或擊以雷電率皆顛沛尋至敗亡靈既益彰神功罔測尋詔昇真源縣為徽縣仍内出青詞脩崇告謝帝即稽首東拜八月十二日勅亳州太清宮是混元降聖之里名高道祖福隆皇基九宮之瑞井涵空一鹿之仙蹤在樹累代之積祥可紀近年之感應尤彰所宜嚴盛於福庭安可荒涼於靜宇潘綱能施善政久染真風廣出俸錢備修宮觀垣墉棟楠無不精新像設丹青彌加煥麗觀圖考事深可慰慕其住宮威儀道士吳重玄可賜紫仍號凝玄先生道士馬含章孫棲梧並賜紫潘綱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其年八

月二十九日夜詔帝房宗室李持立與道士李元為於成都府青羊肆玄中觀混元降生舊地設醮祈真忽見虹光如彈丸許漸漸明大出於殿基東南竹林中跳躍入西南梅樹下沒於沒處穿地三尺已來得寶磚一口長一尺一寸五分闊七寸四分一邊厚一寸三分並有花文一邊厚一寸八分重一十二斤有古篆六字各方二寸深三分鐫刻瑩潔迨非人工文曰太上平中和災九月一日西川節度使侍中陳敬瑄奏曰皇帝陛下稽古順天膺圖撫運凝懷至道屬想大同是用省方以明罪已深仁旁達於下土至德昇聞於上玄符讖允臻積祥聞出降太上匡持之命清中和寇孽之災迺示明文爰形古篆足表妖氛即殄聖祚无疆克知收復之期便是清寧之日至十二日帝令宣示百官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戶部侍郎平章事蕭遘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畋御史中丞張漬宗正卿嗣曹王龜年表賀曰伏以葦蒲滿聚車駕省方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陛下降成湯罪己之詔微

王者有任之師顧彼兇妖即當殄滅清平既彰於嘉兆幽贊爰觀其秘文赤雀銜書賜豈同於太上玄龜負卦慶難比於平災況因宗室禱醮之辰仍有祥光跳躍之瑞其為感現可謂丁寧樞密使李順融十渾十二衛都指揮使四令孜表賀曰今者又有維城來於仙輿至誠纔發嘉兆俄呈現此時在地之赤光是昔日度關之紫氣及穿積土果獲古文驗逸勢於龍蛇即知平於梟獍於冲運理頗甚昭開既太上今與平災知中和永昌厥祚所現全因聖祖掘得又自皇枝捧此靈蹤可明天意且混元聖祖每逢多難皆有殊祥唯彼明徵備書正史昔於丹鳳門上告田同秀與天寶復國之期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以陛下還宮之慶莫不天下幸甚付史館帝並俞之十五日李特立授太子校書李元為賜紫仍各賜緋帟三百匹二十一日又詔曰太上玄元大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便乘雲駕俱入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至于此

日曆數約二千餘年景象寂寥基址墜落今因聖幸靈輿昭彰殊光跳躍於庭前靈輿申明於樹下博含古色字驗休積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積符乃現足未玄穹降祐聖祖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須俾簡冊兼示寰區已付史官備令編錄仍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其觀可改號為青羊宮仍置殿堂屋宇側近屬觀田地約有兩頃近來散屬黎甿多植慈蒜清虛之地難使薰蒸已賜錢二百貫便令收贖仍給公驗永歸靖慮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元為已賜紫所宜并獎用荷慶靈敬瑄位冠公台風行郡國効節於延洪之代修心於道德之鄉遠令境內消兵地中呈寶其為休美倍可嘉稱至十月七日勅高品郭遵泰監建青羊宮土木之工並用內庫宣賜自獲靈瑞之後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內遂致清平駕幸青羊宮頒賜有差李特立賜緋授龍州錄事參軍又下詔曰太上垂祥青羊應現禮宜崇飾用答殊休諸道州府皆極宮宜

委長史如法修飾仍還有科儀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復京城有以見大道垂休聖祖昭祐洪圖延永唐祚無疆者也又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樂朋龜撰碑立之伏乞頒示天下以表皇家永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靈貺實萬代之無窮也十六且今檢會從國初已來所造官觀約一千九百餘所度道士計一萬五千餘人其親王貴主及公卿士庶或捨宅捨莊為觀並不在其數則帝王之盛業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宮文章應制弘教大師賜紫道士臣杜光庭上進謹記

歷代崇道記

體玄真人顯異錄

木神作祟

惟二

萊陽東南白坡莊有王進之事董氏患弓風屢召名醫治之弗效經其半載忽聞有三先生號體玄真人到白坡蒼進乘馬引僕請師不見進還與親復議曰若王先生不來救之則董氏之命在於朝夕矣其父子二人再同步詣巷彌加懇請師乃許遂至破居視患人曰我將謂何病指雕木佛前神子云誰知此箇火頭作祟令進等燒却良久董氏訝而笑曰妾病若遺也一家欣然拜謝師欲出眾為之曳衣勉留辭畢乃去

元獸為災

惟三

孫富揭山縣南塔子莊人也家資稍盛酷醢理生性賦強梁語多侮狎不居禮節里人謂之瘋三郎也常從師遊戲山林以鳥歌酒之友富一日忽患血痢淹延月餘藥食無功疼痛弗忍切切然自訟曰先生胡不來救我邪語未已師從門外呼之曰家中有孫癡三否子欽出而迎曰大人病將極矣師曰不妨欽

欣然引至病榻師高呼癡三我特來與你飲酒何得不起邪富曰我病將死矣水米不加安能飲乎師曰我敢保你不死速出門四方將額指東廂屋壁頭云元是這黨富為災即時令人擊碎後內問富曰起得否答曰痛則止矣奈無力不能起也師令富要梁氏速烹饘粥須臾報粥熟矣師即臨釜啣之然後視甬之富乃連食數器揚言甘美無味比諸師復語梁氏有美醢速取一罇師自飲至半餘者與富飲之沉疾頓愈即端衣正履起而拜

謝曰深蒙師父慈憫救之復活下情無以慰念願為弟子出家修行師曰夫出家盡終者皆宿緣所致非偶然而能為也觀汝之宿賦於出家則未然當在家作福可也未幾師潛去之富乃徧檢里人所負財賦契券文曆悉焚之矣

惟二

熟食過東

師昔遊東陽東倪家莊河東名曰呼石崖有新砌小庵一所門人王志堅等居之時方纔過新正志堅私藏於東曰此庵初立信奉者

幾家耳賴師真降臨即罄其所有作上元醮可乎眾曰諾經之管之醮乃成焉至十六日告畢師語眾曰諸出家在家不可散去明日齋畢則散眾於是無敢辭者良久志堅入覆云弟子數訖眾人已七十有餘據所剩餅物不滿糲糲恐難及之師躬詣其處將糲糲中物注在一空匱內出曰及得及得次日臨齋志堅復稟各幾枚曰四枚依之齋畢師曰據遠來者更各與二枚以充路費散過並無一少剩者也志堅悉告於眾眾乃焚香再拜讚言奇異從此化數十莊奉善

生麵充齋

師昔乞食嘗到東牟嶺頭村其子深見師問之曰先生將齋乎師曰然即請坐內語其妻曰當造饘與先生齋方淺麵成劑忽有人從門外請師曰今李官人命友洪欽待先生久矣師聞之語深曰將麵來答曰未熟師曰但取來不妨深意謂持去就李宅熱之遂進生劑師乃接而食之稍無難色深駭然而諒曰然先生鼎有丹砂鍊存真火亦詎能當之

哉師微哂不答食盡乃去後略不傷和

所祈即應

師應緣北邁到薊州遵化縣時北京大旱按察使久佩師旨訓名導道及屢嘗禱師有應是時復知在於遵化即還差在京奉道商四官人齋書邀請師聞之不能辭避應命而往於七月十四日到北京使與諸官及應係乞雨數千人恭拜畢使親為祇待翌日清旦使復率眾師前焚香致禱曰此方旱及五旬苗將槁矣願垂慈造俯慰群情幸甚幸甚師曰用得一尺水否眾相顧而無言十七日果雨地方千里皆及一尺官民僉議作謝雨醮復罷師將離京傾城相餞使曰此別之後再會未可期也師即云都下使歸而思付到任未及兩月何有都下之期師於中秋屆都城太虛觀不數日使任太子詹事果會於此師欲南還詹事贈別云無計久駐芝輶山水漸遙後會在何處也師曰寧海詹事默然詳度或不測有寧海往復之幹若任於彼則何其降邪後果任寧海

凡會先知

師還鄉繼北邊有事。序事被差到彼。不功遂。請為寧海守。幾赴任。乃躬詣聖水。參師焚香。致懇曰。導道若於往昔。神仙達士。但聞其名。耳自拜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將成會。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承茲大幸。幾欲去。蠅之累。從雲水之遊。奈事與願違。徒加悵然也。

出神飲酒

師被召過滄州。有皇親四官人。請向自己道。養內駐止。翌日。輒有酒使劉公。請師曰。敢屈法身。暫臨弊止。萬幸。師從之。詣彼解宇。以至於齋。畢復啓曰。久知先生飲酒。不醉。恨無緣見之。今道德聞上。幸獲參承。敢祈暢飲。一醉願之。足矣。師曰。過蒙厚意。公之美醞。想非村野之可比也。緣食之太飽。必不能任。略容少憩。當成大飲。公諾而退。徐聞之。師在廳上。鼻息如雷。公乃同妻趙氏。欲入酒庫。以備師之所飲。忽見師在庫中。先覓瓢瓢連飲之。二人潛身退步。復觀廳上。見師依前熟寐。再窺庫。

中見師正飲一瓮。既盡。次覓又將盡。夫夫婦驚訝惶恐。走至廳上。不待香而拜之。師覺曰。荷公見召。已飲訖。二瓮。予何以酬之。遂令侍者取一舊汗衫。贈公。云物雖輕。而價復高矣。凡人有疾。覆之可愈。師尋赴關。四方有病者。聞之。來如輻湊。効如谷響。彼夫婦嘗然。猛省曰。信哉。善緣可結。道力堪憑。遂將財寶。散之貧乏。奴僕。放以從良。二人分頭出家。俱在道而終焉。

忘形奕碁

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奕碁否。師曰。依高命。時方暮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魏靴。見師單衣。露肘。弊鞋。出指故諶之。引於前廳。命師當門迎風而坐。祐即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勉至於再局。祐為之呵手。撮足。將不可忍。觀於師。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待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為無心。

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謔俗謔。違盟負約。言訖乃去。

專知嗣續

初專知即福山石塚人也。世本豪族。稔飲師。望年將耳順。嗣續未焉。忽一日。師於庭前地坐。以足舉碁。白人問其故。師曰。專知無嗣。蓋此曰置之不當也。我今送二子與之。當移此曰。免為後患。眾皆笑。以為狂言。師乃儼然不顧。足舉曰。移舞袖而出。後果生二子。長曰興。住次曰乞。得眾方純信。

抱陽身安

高榮與初氏同里。世為醫藥。宿稟仁慈。又崇師道。訓名抱陽。一日。忽患痢疾。仙方神藥。弗之能治。迨將月餘。湯飲不下。疼痛莫禁。咸云休息無法。可痊。復一日。師從東牟至里南樓。子莊語其徒鄧道通曰。我將謂高抱陽病已死矣。今知存在。同往救之。北過陽主神廟。遂折荆枝一莖。望廟擲。片却立久之。徑往高氏。本居索小刀一刃。入病室。見病者曰。我來救汝。遂以布袍袖從頭拂拭。以至於踵。復以刀。

失力刺牀席叱病者起坐即應聲而起疼痛若遺語言如故令家人急煮稠粥家人曰水尚難飲而況稠粥乎師曰不妨少頃粥至師親授病者病者始則意難及乎少進即連食二器唱言美哉即離席起謝安健勝常

雨龍忽起

師在薊州作醮畢有玉田縣官員及諸奉道請至本邑玉清觀住夏繼五月旱作初十日官民禱師祈雨允之翌日雨降約二寸復不遠官民心未愜而面謝之師曰衆謝之非也豈是貧子所禱之雨至十三日侵晨師於聖前焚香畢指示衆曰見否衆隨指南望見黑煙一縷從井而昇師曰此是雨龍取水已起不久當澍果於辰時雨降抵暮方息遠近霑足遂使官民慶悅苗稼滋榮成一方之大稔

烹雞復還

師昔年嘗至萊陽東馬曹莊有姜仇者頗開師能療疾病敵寒暑恨不得而見之是日請至本居啓曰仇願奉先生鮑齋當造何物可邪師曰有難否答曰仇家每畜豬羊至於雞

則未嘗畜也遇有親者這一雞稱能鳴留之司晨耳師曰肯與我食乎仇諾而出捕之適有本莊李壽卿見之諫於仇曰夫世之君子猶不忍見死不忍食肉況爲道者乎詳公之敬其先生者近於謬也仇曰嘗聞人設鋪置酒不能致先生一到門者在在之今幸不我外豈可怯此物邪遂殺而烹之既熟饋於師乃食之俱盡捫腹作噫嚅然而去翌旦仇等忽聞雞鳴衆疑曰復有何雞來此衆邪聲與所烹者相類及明視之形色亦與前雞一同驗其昨日所得翎羽復一一存之仇乃心情無託顛倒若醉往告壽卿壽卿聞之乃懼然曰昨視之先生以爲常倫今詳是理當爲得道者乎仇曰雖云聞說先生療疾病敵寒暑心未至於純信也復未審得道者悉能爲於是乎壽卿曰惜公之不知書也僕稍曾涉獵仙經道傳知夫得道者可以陶冶二儀埏埴九土出神入夢透金貫石變化飛騰無所不至況此一雞者乎仇省而賀曰先生之道乃天也予乃醜雞也公爲我啓其覆方知天

之高矣遠矣豈容淺淺之見則其涯涘者哉

王公落馬

福山南水都村王忠一日請師本家共飲將至半酣輒有南莊客戶李旺喚忠詣彼分田忠令轎馬徐報載訖其妻復催之師語忠曰勿去去則可惜死却爾其妻作慍而言曰先生戀飲不顧妨人之幹安用復以卒亡之事特相誑邪師拂袖而起曰不信則從汝北行將至五里忽聞後有人走馬追及視之乃伊塔抑春也惶惶而告曰妻父落馬死矣禱先生往救之拜不自休師許同迴至彼見忠死卧於道衆圍而哭之師止以勿哭令取水一椀環而灑之三市水盡師曰不能救得衆再三哀告師復令取水一椀布氣念呪以水噴灑又至於三市師叱曰王忠爾撞左手即應聲而舉右手亦然復令開眼見衆云爾等何爲其妻問曰不覺邪徐答云只記得到此忽然迷悶隨數人西去約行及二十里暮聞王先生追喚迴來復至一溝既深且闊不能過得賴王先生以手提之乃過耳衆指云先生

在此忠乃起而禮謝曰不信玄言遂招此厄儻非救技已為鬼錄矣其妻大恥彌加敬服

李婦食狗

師到濟南府臨邑縣有在城焦潤玉李過風等十上戶修黃錄大隸分諸局次晝夜營備每日四方暑衆來如雲集將作醮之日侵晨有數醮首詣靜位伺之師乃覺衆託侍者覆云有在城李家新婦於殿前卒死願薦悲救之師曰何不早遁乃頭不及簪披衣蹶履至於成生人元辰前取氣一口吹於死者頂門中仍以袖拂之其人即蘇師迴靜位衆禮謝畢師曰此人為食物肉觸犯醮筵元辰謹責正追付東嶽我與救迴良久其人方省告於衆曰為我不信王大師故食狗肉來此看有何驗今被譴至黑暗中賴真人光明救迴衆不可不信也

痼疾獲痊

師在北京華陽觀有按察副使嘉議大夫素以刑政酷虐世號為羊截劊事親頗孝因母染患數載千方弗驗每於公退輒承顏問疾

恨無計而代之有吏報云邇在京凡有病者告王大師餘食食之立愈使聞之未及絕信然孝誠所使不可不為也遂往拜師乞餘食師乃授之迴饋於母食之沉疾陡痊翌日請師本廳朝服設拜捻香跪啓曰僕之好善始於幼歲自及第為官恐妨王事固不宜使人知也比年屢任斯職至於關西山東河南海北靡不通經嘗訪以釋門據所親見皆泛泛之徒無可師者今幸遇真人乞垂法訓永奉宗師結出世之因緣也師訓名清質號開真子稽首拜謝畢麻供茶果留連抵暮送師還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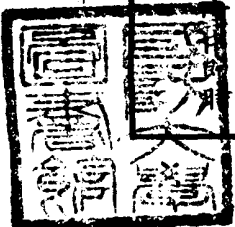
冤魂乞救

翌日副使烏林答清質糾集京城善衆議修黃錄醮衆欣然而諾遂就華陽觀夙夜營備泊附離之家各搭蓋靈位向畢叩醮三二日忽於靈位前有一人暴死復起行走張荒赴一婦人意欲扯拽似有所訴之事衆為之隔住著言門難乃曰羞恥難言衆曰爾若不言人何以知徐曰我於年前都下當報事滿九

月九日迴到本家被妻於廐內藏毒將我謀殺嫁其所往之人今知南方得道真人在此作大醮我欲扯拽告真人乞垂救技我並無親族又無知者百無倚託恐墮幽冥何時得免若真人一去不得遇也言訖放聲痛哭觀者愴然輒有隨師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緩止其哭語云爾既如斯明白已開具在醮也此間醮罷我即請真人於海陽作醮再與爾追薦即應謝而去其人復還如舊

精邪去宅

師到平州昌黎縣高真觀在城有前縣尉賦性剛劣素不信善忽淹重疾俯仰踰年夜夢顛倒心常驚悸親戚奴僕似此者衆復有鬼怪相撓以妨飲食遂成羸弱不復起也以至巫羞醫僂弗獲痊瘥聞師在觀令人擡詣師前師叱去扶人乃疑而未捨再怒叱方捨而退病者悉能獨立師令近前又能行步似瘳半矣師以自食餘物授之亦乃食盡良久輕健若無病之時也師為呪水一瓶書符一道教其用度禮謝而歸依命貼符於



鬼怪現形至甚醜惡家人皆見用水灑之乃驚走入一坑中復於坑中灑之遂逼出大小六鬼擔抱提携而去再赴而灑之離宅漸遠以至形影消滅矣從此宅靜人安翌日挈家詣師焚香拜謝曰一生性僻剛劣不仁豈知道門有如此奇事邪遂大施錢財修建高真觀化在城二百餘家尊崇道教

鸞鶴集壇

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請師至彼獨修下元黃籙大醮其中破用非止一端但忻然管備略無倦怠師預示衆曰此醮非常必垂嘉兆十三日申時發牒之次有鸞四隻鶴二十隻翔於空中良久西南而去十四日中朝行道師曰有報應日中則天師降現徐行道至午忽見雙鸞引群鶴翔於壇上及以五色

彩霞光射衆目有人不信是鶴者數隻爲之低飛回翔側示朱頂衆皆異之遂巡一鶴翩翻而落於壇前驅之即狎每日以食飼之但仰天而唳終不飛去待師於二十日將起程西邁焚香辭聖畢鸞乃迎師大唳數聲振羽

而翥空中盤繞三市望西南而去矣即有滿城信士賀郎中等寫爲圖而披之不已

太上雲端

師自北方迴至德州重興鎮有前滄州節使光祿修黃籙大醮四晝夜乃潔已虔心依式咸備將行醮事師曰太官高三品亦人間之極貴也復欽奉玄科懇懇不息乃感諸天惟樂當有非常之兆至第四日夜設醮之際衆忽見

太上老君乘五色明霞見於壇上方奏青詞師乃俯伏衆又見一童子僅及尺餘容貌奇絕衣服特異從師手鑪內起詣

太上前如有稟覆之事焚詞畢方隱不復見矣光祿即令畫工寫其事跡衆各傳寫之凡所見聞皆歎古今罕遇也

體玄真人顯異錄

江淮異人錄

惟三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靡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歛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歛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成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路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間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又到歛州間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

火災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熾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卧牀皆重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翹者爲池州法祿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期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人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藥甚効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無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欽州某觀病痼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假問之郊曰姚

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拯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罵怒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卧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拋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聞云接令公晤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

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爲譏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一倍楊初吳氏有江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歛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欽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曉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

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當唐柞之季詔今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頗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士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為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相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為盜取五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其處出無巡人可以不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

師道至龍虎山設離道過羣盜劫之特加害其中一人熱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其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為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離南嶽使者以為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為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于及取飲飲訖置茶蓋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遂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願渴否曰然懷中

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須臾因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挿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為歌詞應聲為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眾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挿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媼而已旦持一筐草實之夕而醉歸積久隣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噉之須臾草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媼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

唯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諫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益觀其術不以賈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帳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遠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太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默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預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硃紙重覆聚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

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空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錠銀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薺薇水龍腦漿薺薇水清沁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實借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日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

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寢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太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賸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常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即義祖之孫也官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撫採鷄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接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

曰此可以為戲今以物適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為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崩亮者常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屢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屢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屢曰可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為戲因就假之既至屢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為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既而圍急處士

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刀邊以手抑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在萬眾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閨委晏亦出觀之見翁姬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眾喧呼姬仰望慟哭翁為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要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錫弟也性沖淡樂道未嘗見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

賓主為意及去誤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與銓公鎬求為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為揚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後為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雨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常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為逐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為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

吾將何作當假汝身為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且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室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為夢鬼所撓其家置圖書於樓上皆為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書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屋于君能為我取之手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而至屋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

道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卧枕前神一七首動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開城之東郊墻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此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道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湖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

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遠人鮮得見之有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橋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橋泊牢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烟檀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為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去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廬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為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

上兵車人以爲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遍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常給諸將鎗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形於言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耳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章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驚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其弊當爲易之乃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_十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聞我衣箱中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

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甌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焉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常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彦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彦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事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郎中稍有火衝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彦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沐浴換新

衣坐繩牀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並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因問之對曰苟若此妾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扶而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成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楊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

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為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窺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日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驚擾焉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為閩師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留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構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廳一日坐廳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鞋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償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管食而惡為所

汙有書生過憫之為償具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日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傳於頭上梓其髮摩之皆化為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穆潭漁者

吳太祖為廬州八營都巡警至穆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相庭以字為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頰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曆四年西川續將楊林為瀘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

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以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相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備宅相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相庭志洞源辭以相庭奉母須甘旨

山寶曰相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客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相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相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辭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相庭持藥索相庭必問目處中洞源諺曰處衆而睡人奪汝勢相庭曰非有睡也問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相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相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相庭一不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抵於僊林尋僊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

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相庭於藝圃中得一碁子捧呈洞源曰秦人碁子洞源異之曰誰爲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碁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錄囊中後因閱錄開囊緘記如舊亡碁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斯洞源命相庭何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千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相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黃秋掛物呼令隨去相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梳常所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覓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僊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相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適今不可因謝洞源當以時還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赴即聲命同觀道士朱

靈書曰朱老師看僊人來靈言既相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鶴朱神靜童子陳景斯譚伯璉偕園囑相庭服短布衣烏縉巾逡巡却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曾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踪即聲鐘集觀戶將過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僊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送延陵聞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伶然在鶴臺覓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闕冷然問曰汝爲誰答曰翟相庭因問冷然贊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髮髻記有相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即攝衣詣洞源問翟相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既朔之旬洞源謂門

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爲備藥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翟童登僊之跡皆怪異可惑乎自幼聚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迴詆詭加甚值暇日還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相庭有同學陳景斯已五從居今復爲桃源觀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逐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斯前庭冠青羅冠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蕭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閱所感景爲具辨因裂積直紀用袪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期州刺史溫造送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此記乃簡與觀劉景爲好事者磨去重刻惟存碑側數字

江淮異人錄

仙苑編珠序

惟四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松年竊詳三古之前百王之後修其學道證果成仙者何代無人抱朴子云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撰列仙傳止於七十一人葛洪復撰神仙傳有一百一十七人松年伏按登真隱訣及元始上真記道學傳自開闢以來皆是聖帝明王作神仙宗為造化祖何者如盤古為元始天王天皇氏為扶桑大帝伏羲氏為青帝祝融氏為赤帝軒轅氏為黃帝少昊氏為白帝顓頊氏為黑帝至於高辛唐虞夏禹周穆漢文並在仙籍松年又尋真誥棲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近自唐梁已降接於聞見者得一百三十二人伏以誥傳文繁卒難尋究松年輒數蒙求四字比韻撮其樞要箋註於下目為仙苑編珠謹序

仙苑編珠卷上

大道自然混沌之先

道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子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神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一氣凝化盤古生焉

元始上真記云昔二儀未分溟滓濛濛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乃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天形如巨蓋上無所係下無所根玄玄太虛無響無聲元炁浩浩如水之形若無此炁天地不生天地既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天脊脊中佳名曰玉京山山中有宮殿竝金玉常呼吸炁天炁俯飲地泉忽生太玄五女在石間出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招還上宮

天皇東立王母西旋

自元始天王太元聖母還上宮之後經一劫乃生天皇氏治世三萬六千年受書為扶桑大帝居東極扶桑宮為東王公今世間皇太子居東宮象此也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西王母居西極崑崙山故曰水公金母天地之尊神也

伏羲八卦軒后五篇

莊子云伏羲得道以襲氣母書云伏羲治世感神龜負圖而出乃畫八卦造書契得道為東方青帝莊子云黃帝得道以登雲天經云軒轅黃帝登峨嵋山遇天真皇人授以靈寶五符治世三百年乃鑄鼎荆山鍊丹丹成有黃龍下迎羣臣同昇者七十二人以符藏於苑委山

顓頊元肇帝學龍軒

道學傳云顓頊高陽氏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巡交趾西巡游沙東巡蟠木山水之神動植之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周旋八卦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帝召四海

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封而鎮之鑄羽山銅爲寶鼎各獻一所於有洞之山莊子云顓頊得道以處玄宮帝學高辛氏感九天眞王三天眞皇乘九龍雲輿降牧德之臺授以靈寶五符帝用之得道後封此符於鍾山

廣成得樂夏禹道川

眞誥云虞舜感其戎長胡大王獻白銀之霜十轉紫華服之而成仙吳越春秋云禹平洪水其功不就乃按黃帝中經聖人所記在平九山東南號曰苑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禹乃南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乃仰天而歎因夢赤繡衣男子云欲得我治水之方御龍之術可齋乎黃帝之嶽峻巖之下金簡之書在矣禹乃退齋季庚之日登苑委之山發石果得金簡玉書用以治水鑿龍門通百川天下有賴其功大矣今道門靈寶五符即此書也其探符處在會稽山禹穴是也

老君無極錢祖長年

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葛仙公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也又云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杳冥冥渺邈久遠矣莊子疏云彭祖姓錢諱鏗顓頊玄孫善養生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神仙傳列仙傳並云歷夏經殷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後西之游沙莫知其終也故羅隱碑文云水運降靈始分輝於玄帝仙源啓祚乃襲慶於彭城星辰浮濛渚之陽雲鶴度游沙之境也

廣成高卧尹喜精研

莊子云黃帝詣崆峒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故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

本起傳并西昇經並云闕令尹喜受老子道德五千言精研萬過於蜀郡青羊肆隨老子白日昇天遊四海登三清下化八十一國焉

盧敖遊海若士冲天

神仙傳云盧敖者燕人也秦時遊北海至于蒙谷之山見若士焉方迎風而舞顧見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陵之上不可久乃疎身入雲中

赤松行雨霽封隨煙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隨風雨上下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復是焉霽封子者爲黃帝陶正有人能出五色煙以教封封乃積火自燒隨煙上下焉

黃山數百白石三千

神仙傳云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也白石先生者中黃大夫弟子也至彭祖時年已三千歲矣嘗於白石山煑白石爲糧故號白石先生

瑤水周穆槐山僊伶

列子云周穆王乘八駿日行萬里至于崑崙之山與王母宴於瑤池王母唱白雲之謠王和之也列仙傳云僊伶者槐山采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正

方能飛行遂走馬

醫龍師皇釣魚寇先

列仙傳云馬師皇者黃帝馬醫也有龍下向之張口皇曰此龍有疾乃針其脣下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龍出陂告而治之一旦乘龍而去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得魚或賣或放或自食好種薔荔食其葩實宋景公問其術不告遂殺之數年後踞宋城門鼓琴而去

弄玉鳴鳳蕭史同仙

列仙傳云蕭史者秦穆公時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鵲穆公有女曰弄玉好之公遂妻焉教弄玉作鳳鳴鳳止其臺上一旦乘鳳同去

李文黃白沈太紅泉

神仙傳云沈文太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返命之道欲之崑崙駐安心二千餘年以傳於李大淵以竹根汁煮黃丹并黃白術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宋倫遊空葛洪元然

樓觀傳云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日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朮感老君降授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倫行之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凌波陟險不由津路也道學傳云葛洪字稚川讀書萬卷求句漏令意在丹砂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碑誄詩賦百卷撒章賡表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抄五經史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方四卷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蛻

鄭遠養虎涓子割鮮

鄭思遠葛洪之師也嘗於山巖間收得虎子兩頭其母已死君餵飼之長大俄有一雄虎來養前乃二虎之父也三虎出入相

隨駐藥囊經書隱於括蒼山仙去列仙傳云涓子齊人餌木三百年釣於荷澤得鯉魚剖之腹內得符能致雲雨

少翁拜山宋萊掃市

真誥云昔晝少翁入華山中拜山二十年遂一旦見西嶽仙人授以仙道也楚莊公時市長宋萊子恒洒掃一市忽遇一乞食公唱歌萊子知是仙人乃隨之積十三年遂得仙道爲中嶽仙人

永伯七星王遙篋子

神仙傳云陳永伯得七星散方服之二十八日忽不知所在有兒年十一服之二十八日亦不知所在本方云服之三十日自得仙去王遙字伯遠與人治病無不愈者並不用針藥但令坐一布帕上須臾自愈有一竹篋子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忽一夜大雨命弟子以九節竹杖擔此篋子兩中行衣不濕登山入一石室中中有二人同坐遙發篋子取玉舌簪三枚三人對鼓之良久收簪內篋中却擔迴二人謂遙曰

早來莫久戀人間後百餘日遙復歸隱
子一去不復還後三十年弟子見在馬蹄
山也

介君竹杖左慈木履

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甚有道術吳
大帝禮重之使作變化種瓜果皆立生可
食帝思鯢魚鱗象於殿庭作一方坎著水
象垂釣於坎中得魚帝曰蜀薑不可得象
曰請差人買與五百錢象書符置竹杖中
令使人騎之閉目唯聞風聲到蜀買薑迴
○
廚人切鱸未了左慈字元放有道術豫
欲殺之驅於前慈著木履竹杖徐徐而行
孫公奔馬追之常相去百步後曹公殺之
唯見一束草也

老父光白刻都氣紫

神仙傳漢武帝東巡見泰山下老父頭上
有白光高數尺帝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
五時衰老有道士教絕穀服水飲水并作
神枕用藥三十二味臣今年一百八十矣
日行三百里剡子都漢武帝出遊見其頭

上有紫氣高丈餘問之對曰臣今已年一
百三十八所行者彭祖之道也帝傳之不
能行子都年二百餘歲服水白日昇天
河上傳經漢文得旨

葛仙公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
文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
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
遣使問不告帝親詣問之晉天之下莫非
王土卑土之賔莫非王臣子雖有道由朕
民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
○
賤須臾河上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
之中去地數十丈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
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
令余富貴貧賤帝乃稽首禮謝河上公遂
授注解道德經二卷與文帝

婁政變化墨子朱英

神仙傳婁政治墨子五行記服朱英九年
八百餘歲色如童子能化一人為百人百
人為千人作萬能立起風雲步行水上
令水中魚龍盡上岸能口吐五色氣方十

里上連天能騰身虛空無所不至墨子名
翟宋大夫也著書曰墨子善戰守之且巧
與公輸班較機變以雲梯不足攻宋面止
後入狄山中學道有神仙授以翟朱英九
方通靈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因遊五嶽
不知其終也

孫博同道班孟異名

神仙傳孫博治墨子五行術能令草木金
石人物盡成猛火他人以水沃之終不滅
須博自止之乃滅物皆如故不焦又能引
○
數百眾步行水上不沾不沒或布席坐於
水上飲宴作樂又能從石中來去後入林
慮山合丹仙去班孟者是女子能飛行坐
空入地飛屋瓦指地成井能含墨噴紙成
篇章飲酒餌丹四百餘歲後入天台山去
也

王綱二氣章震五行

神仙傳天門子姓王名綱善補養之法行
玄素之道年一百八十歲有童女之色乃
服珠醴仙去入玄洲章震者王子也師桑

子精於五行之意以養性治病消災立起風雲雷雨化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能分形爲數百千人步行江海能噴水成珠玉不變能九泥爲馬日行千里能吐五色氣能投符召魚鼈能使人見千里外物能呪水治病立愈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九靈却禍北極貴精

神仙傳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之道又得五行之要能辟五兵虎狼伏千秋消萬禍專行此道大得其効在人間五百歲服丹仙去北極子姓陰名恒得保神養性貴精之道其要曰以金治金謂之真以人治人謂之神後服神丹仙去太陽華髮絕洞長生

神仙傳太陽子者姓離名明得玉子之道好酒恒醉玉子責之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消其驕慢耳善修五行之道在人間五百年肌膚光潤面目輝華而鬚髮皓白也著七寶之術深得其要服丹而仙絕洞子者姓李名備其術曰弱能制強

陰能辨陽常若臨深履薄長生之道也年四百歲顏色不衰著書三十篇服還丹而仙

陽女得妙陰女亦成

神仙傳太陽女姓朱名翼增益五行之道其驗得妙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如十七八人也得神丹仙去太陰女者姓盧名金好玉子之道未得其妙乃當鑪沽酒遇太陽子遇之遂教以補養之術蒸丹之方服而仙去

玄女行廚南極通靈

神仙傳太玄女者姓項名和少喪夫乃學道治玉子之術坐置行廚變化無所不至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如真能呪杯成龜鼈教呪水成美酒服雲霧丹仙去也

奉林開氣周君誦經

真誥云妻奉林者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能閉氣三日不息服黃連以致不死也周君兄弟三人學道於常山中九十七年遇

老人授以真經七卷三人共讀之忽有白鹿見二弟放經看之周君獨不看數滿萬遍翻然冲天二弟爲看鹿經忽火起焚之不得冲天爲心不定也

伯真心正季道天青

真誥云妻伯真行道采藥遇仙人使平立於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心不正因教以日出三丈時披心向日覺心中暖即正也伯真旦旦行之得道也徐季道學仙遇神仙教云子欲學道當中天青林天曆蹠雙白徊二赤也行之得道

劉安接士八仙降庭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道聞有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厚禮以迎之時感八仙降焉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束縛虎豹召致蛟龍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步空越海渡波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一人能防災度厄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汞爲銀也

丁鶴人語蘇鹿牛形

飛天仙人經云丁令威七歲入山求道千
年化鶴歸鄉下華表柱頭歌曰我是昔日
丁令威學道千年今始歸也蘇君傳蘇軾
者郴州人也小時牧牛牛化為白鹿得道
後歸鄉駐牛脾山上州縣官吏同往禮謁
日暮君展黃庭經化為大橋直跨城門官
吏登橋而還也

大足地黃唐鳳石室

神仙傳大足服地黃得道唐鳳服中嶽石

靈得道

墨客黃連義門青實

神仙傳墨客公服黃連得道義門子服甘

菊青實散得道

三老鍊氣四皓餌漆

神仙傳長陵三老服陰鍊氣乃得成道又

云商山四皓服九加散餌漆得道

妙真入洞暨瓊飛棺

道學傳女真錢妙真幼而學道居句曲洞

山年八十三誦黃庭經數滿乃與親友告

別服黃白色藥了乃入燕洞經宿明晨女
冠道士競往候之忽聞洞有雷震之聲見
龍鳳之車自西北而來載以昇天也暨蘇
瓊居於潛天目山學道蟬蛻之後依俗禮
葬之數年中忽有聞山蓋山旬然如雷震
之聲鄉人往看見棺版飛空上片落兩村
今為上片村底版落北村今為下版村兩
邊版同在一處今為版同村因此昇天也
遇藥朱璜盜術女丸

列仙傳朱璜廣陽人病毒癡道士阮丘與

七物藥日服九丸百病愈教以誦黃庭經

隨丘入浮陽山八十年髭髮俱黑仙去女

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仙人過之寄素

書五卷丸乃盜寫其文得養性之道不衰

不老棄家而去不知所之

常生止雨方回印關

列仙傳平常生者數死復生在穀城鄉忽

大水出所害非一生乃登缺門山大呼言

常生在此雨水五日必止如其言後數十

年復為華陰門卒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鍊

食雲母夏落末為官士為盜所劫閉之室
中回化身而出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
曰得回一丸泥關可開也

仇生木正子先竹竿

列仙傳仇生者湯時為木正食松脂自作

石室仙去周武王韋其室而祀之呼子先

者卜師也壽百餘歲夜有仙人持竹竿至

呼子先乃與酒家嫗各騎一竹乃龍也上

華陰山仙去

朱仲取珠任光賣丹

列仙傳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取珠高后

時求三寸珠仲獻之賜五百金魯元公主

私以七百金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獻三

寸珠數十枚而去不知所在任光者上蔡

人善餌丹賣於郡里間趙簡子聘之於柏

梯山三世不知所在

牧豕商丘鑄冶陶安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牧豕吹竽服木葛

蒲飲水不飢不老人世世見之三百年不

知所之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一旦火

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安騎之而昇天

黃真武陵劉阮桃源

傳云漁人黃道真武陵人棹漁舟忽入桃源洞遇仙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採藥於天姥峯迷入桃源洞遇諸仙經半年却歸已見七代孫子

初平松脂鳳網花卉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也年十五家遭牧羊遇道士將入金華山四十年其兄初起尋之相遇問羊云在東山往看盡是白石初平叱之悉化為羊兄弟二人共服松脂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同昇天初平改姓赤氏號松子初起號赤須子今婺州赤松觀是其地也鳳網者元陽人也常採百草花水漬泥封埋之百日丸之死者以一丸內口中立活網服藥不老仙去

呂恭遇仙沈建寄婢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於太行山採藥忽

見三仙人曰子好長生乎吾一人姓呂字文起公與吾同姓合得長生乃隨仙人去經二日遂授秘方一首曰汝隨吾二日已二百年也乃還鄉已見十餘代孫呂習者作道士涕泣拜迎遂傳其方其家世世無有老死者皆得仙去沈建者丹陽人得導引服食之術凡有病者見之即愈嘗遠行寄二婢三奴一驢十羊各與藥一丸經三年並不飲食建既還乃各與一丸藥喫飲食如故建乃舉身飛行或去或還三百年後不知所在

華生易皮藥長童子

神仙傳華子期者師角里先生得靈寶隱方合而服之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每一歲十度易皮後乃仙去樂子長者齊人也遇霍林仙人授巨勝赤松散方曰蛇服成龍人服成童子長服之年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之老者少壯少者不老登勞盛山仙去叔卿不臣伯陽示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帝開居殿上忽見一人乘雲駕白鹿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非我臣乎叔卿不對忽失所在也帝甚悔恨魏伯陽吳人也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一白犬丹成飼犬犬死乃自服又死一弟子姓虞服之亦死二弟子棄之而出伯陽乃起將服丹弟子并白犬而去逢樵人乃作書寄鄉里并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盡神丹之旨也

方朔歲星傳說箕尾

登真隱訣云東方朔字曼倩仕漢武服初神丸至宣帝時棄官於會稽賣藥後昇為歲星又莊子云傳說得道以相武丁食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沈義三車安世二士

神仙傳吳郡沈義學道於蜀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因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騎從皆朱衣執牙仗劍告義曰君有功於民黃老今遣仙官

下迎有三仙人以白玉版青玉界丹玉宇
授羲遂載昇天陳安世爲灌叔本客每行
見鳥獸皆下道避之未嘗殺物年十三叔
本好道忽有二仙人化爲書生詣叔本叔
本不悟待之不至乃謂安世曰汝好道可
教乃與藥二丸服之不復飲食叔本乃反
師之安世臨昇天乃傳其道叔本亦仙而
去

八百歷代李阿弓市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莫知其名時人計其
數已八百歲故呼之遊行不定知唐公房
可教乃託瘡瘻試之百藥不可云須人紙
之房乃令二婢紙之不可房乃自爲紙之
不可又令妻紙之云須得美酒三斛浴之
浴訖體如凝脂遂令公房并妻三婢並入
酒中浴之並顏如童子乃以丹經授公房
房合服仙去李阿者蜀人世世見之不老
常乞食於市有古強者常隨之強時年十
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阿亦
如故忽告人曰崑崙召吾當去遂不復還

也

仙苑編珠卷上

仙苑編珠卷中

惟五

天台山道士王和年撰

續子易貌桂父變容

列仙傳續子者鄴人服松子茯苓百年時
壯時老時好時醜忽牽一黃犢來過沽酒
陽鄰家女悅之隨續子出取桃李味皆甘
美邑人伺而逐之共牽黃犢耳而走不能
追也數十年見在嵩山下冬賣桃李也桂
父者象林人色黑時白時黃時赤常服桂
并藥以龜腦和之千九至今荊州南有桂
丸也一旦飄然入雲而去

務光蒲萐阮丘薤葱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萐根湯
讓天下不受負石身投壑水以自溺後四
百年至武丁時復見也阮丘者蛆山上道
士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
常種薤葱百餘年人不知之

赤斧餌丹毛女餐松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鷄祠主簿餌丹與
消石服之三十年及如童子毛髮生皆赤

掌中有赤斧文焉華山中毛女字玉妻自言秦宮人避難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生綠毛也

王喬控鶴陵陽釣龍

王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道人浮丘公

接上嵩山三十年後以七月七日於緱氏山控鶴沖天仙經云仙位爲侍帝晨領五嶽司桐栢真人治天台金庭洞陵陽子明者好釣魚釣得白魚腹中有書教服食法遂上黃山採五脂服之三年龍來迎上陵陽山也

谿父瓜子騎鳴守宮

谿父者南郡人居山間仙人來買瓜教以練瓜子與桂附並實共藏至春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行也騎龍鳴者譚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千餘頭養飼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年水壞其舍而去一旦騎龍來至譚亭李主長安幸玄吳越

道學傳司馬季圭實卜於長安市時宋忠

賈誼爲中大夫見之謂曰先生當何卑乎對曰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無殺居下無害斯君子之道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何知後宋忠抵罪賈誼感結也竟不知季圭所在登真隱訣云受西靈劍解之法在委羽山大有官服明升之華挹扶晨之暉貌如女子鬚長三尺也辛玄子好遊山志願憑子晉以昇虛侶陵陽以步玄故名玄子字延期自序云西王母見苦行北鄧帝愍遺心於今二百年矣而大帝且令領東海侯爲吳越神靈之司未得振翠衣於九霄舞雲翔於十方也許邁山林龍威洞穴

精也龍威丈人者包山得道人也莫知其姓號曰隱居吳王闔閭登包山今隱居極洞穴之源乃入洞經百七十四日而返云約行七千餘里忽見千逕百路處處如一有一金城王屋開闢無人城門牌曰天后別宮玉房之中有一卷赤書拜而取之以爲信既出以示吳王乃夏禹所藏靈寶五符也

賢安甘草伯玉松屑

魏夫人傳夫人字賢安少多疾清虛王真人告曰夫學道先去病除疾五藏充盈肌澤髓滿耳目聰明乃可修習因投甘草丸方按而服之百病悉愈後得道爲南嶽上真司命紫虛元君也褚伯玉錢塘人也年十六家爲娶婦婦乘車而入先生踰垣而出隱於天台中峯二十年樵人見之在重巖之下顏色怡怡左右惟有松屑二果由是遠近知之齊高帝徵之不起乃移居大霍山仙去

神丹馬明方術葛越

神仙傳馬明生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賊所傷在路遇神人與藥救之再生乃師安期先生因遊天下勤苦備經遂授與太清金液丹經入山修鍊藥成未幾昇天乃服半劑爲地仙展轉九州五百餘年乃白日昇天葛越者號黃盧子有病者千里寄名與之皆愈禁虎狼百蟲飛鳥皆不得動使水邊上一二里天下大旱能召龍致雨力舉千斤行逐奔馬頭上有五色氣高丈餘年二百八十歲一旦乘龍而去。

嘯父舉火師門發煙

列仙傳嘯父者少北曲周市上補履人不知年幾唯見不老有人求其術不告也唯梁母得其作法因上三亮山與梁母別乘數十炬火而昇天也師門者嘯父弟子也得火術好食桃李花爲夏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一旦風雨迎去而山林間煙火自發也

偉道心定黃觀試金

真誥云金偉道者學仙在嵎嶠山十二年

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以白髮懸於空中使偉道卧於下偉道心定無疑卧其下十二年遂賜神丹白日冲天黃觀子者少好道朝朝禮拜求長生積四十九年後入嘯山中仙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全遂得金丹而誦大洞真經白日昇天

子主備顧瑕丘素指

列仙傳子主者楚語而細音詣江都王言竊先生顧瑕客作三百年問竊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遣使往見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謂曰子主是吾比舍九世孫也瑕丘仲者竊人也膏藥於竊百餘年忽地動舍壞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人取其尸棄於水中收其藥賣之仲乃被棄詣之取藥棄仲尸者叩頭求哀仲曰吾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却爲胡王驛使來至竊北方謂之謫仙人也

陰生丐乞酒客萬錢

陰生者涇橋下乞人也常於市中乞市人厭之以糞灑之衣且不行長吏試收繫之

以桎梏而復在市中乞俄而灑糞家屋自壞故人歌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酒客者梁市上酒家釀酒人也酒美日收萬錢酒客伴作過失酒家逐之而酒酸敗賁人多以女迎之或去或來百餘歲却來爲梁丞教民種菜云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忽解印綬而去焉

王質柯爛徐公醉眠

傳云王質者西安鄉里人也性頗好基因入山採樵見二仙人於石橋下碁質乃以斧柯磬坐觀碁局終乃起斧柯已爛歸家數百載矣今衢州爛柯山是也徐公者金華鄉里人也入山見數人道士飲酒乃與公一杯飲訖醉卧覺來見其地成一湖水歸家已數代孫子至今金華山中有徐公湖也

商仙游火太一浮蓮

仙傳云商丘開者晉人也幼好道居姑射山能蹈水火而身不焦溺或載覆舟或噴水而滅大火善丹青然身常貧客隱范氏

家諸客見商丘開莫不狎侮欺詒范氏一朝家大火諸客莫能救商丘開獨入火取錦往還埃不漫身不焦火大熾而復對諸客嚙水即滅衆方疑其神人懇謝於商丘開後入嵩山不出又太一者漢遺史云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一星不見時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爲君民禍壽帝又問何以驗焉朔奏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世人者則爲驗見則祈竹建壇獻酬上帝帝如朔奏而迎之是月果有會稽郡守奏海中有一人丫角面如玉色美髯髯裸身而腰蔽樹葉集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執一黃書自東北浮來臣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爲雲霧所遮復霧散而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岸側獲之略不濡濕其字光明皆天篆也莫有識者遂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大珠經也或曰連珠

李生服玉桂子癩瘡

李生者名仲甫豐邑中陽人也學道於弘農王君得服玉法行遁甲隱形步斗術年百餘歲每與客對語但聞聲而不見其形後入西嶽不復出又桂子者不知名仕徐州刺史病瘵十餘年衆醫不愈冥心念道後遇道人于君使休官爲于君役者養焉三年心不退君與其丹及書一百五十卷桂服之瘵愈年百九十歲也若童子自貨藥於成都復歸西嶽不出

方平道蔡子玄師涓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得道在太尉陳寔家三十餘年一旦託形蟬蛻後東入括蒼過胥門蔡經家知經有仙分遂告以要言而去經亦蟬蛻後十年却還家以七月七日王君後來神仙音樂儀仗羽蓋雲車排空而至王君既坐遣人召麻姑姑既至各進行厨金盤玉盃錯錯多是諸花香氣聞於內外聲聞而行之云是麟脯也麻姑自敘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爲桑田適來蓬萊水乃淺一半也當復爲陸地乎酒盡乃命使

者往餘杭阿母求酒使迴得一壺五斗許麻姑爲介經心中云好經背聞空中行鞭鞭經背也蘇君傳云君字子玄初師琴高又師仇先生授以松脂方云吾服已二千七百歲也後師涓子授以制尸蟲方行三一之道守泥丸九宮之要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乘雲駕龍望西北而昇天爲玄洲上卿矣涓子即割魚獲字者

三茅弟兄二許子父

登真隱訣云大茅君字叔申年十八入恒山學道師西城王君謂龜山得九轉還丹至漢元帝時仙官下降授玉皇九錫爲太元真人東嶽上真卿吳越司命君治天台赤城洞弟字季偉服太極九轉丹爲吳越定錄君弟字思和所學與中茅同爲三官保命君封掌川源監植芝英也晉護軍長史許穆字玄一南嶽元君使楊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爲左卿仙侯上清真人子名翽字道翔亦楊君授經得道爲侍帝晨上清真人

茅濂駕龍蕭真驅虎

道學傳茅濂字初成即三茅君之高祖也師鬼谷先生以秦始皇三十一年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也蕭真入道山學道年四十唯餌柏葉採諸花為丸又取秦葉雜黃精木煎等服年八十白髮黑落齒生常誦黃庭經每有虎伏在牀前欲起先以杖子驅虎如犬前行

馮長過彭彭宗師杜

樓觀傳馮長字延壽周宣王辟為柱下史年四十一退官入道誦五千文服天門冬居終南山遇彭真人駕白虎降於道室授以太上隱書以平王時昇天為西嶽真人彭宗字法先年二十師於杜君授丹經五千言雖一之道修之有應常有神燈數技浮空照室能三日三夜通為一息能一氣誦五千言兩過年一百五十歲厲王時昇天為太清真人杜君諱冲字玄逸聞尹真人得道後乃居其宅舍二十五於此修行二十餘載感真人降於寢室授以仙方

合而服之身生玉光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昇天為太極真人者也

王探雲昇周亮禽舞

王探字養伯漢文帝稱為逸人時年三十六恒誦五千文每散金帛拯濟飢寒投財要路預是舍生皆沾惠潤感趙真人化作狂人累歲求乞心無厭息真人哀之授以神方又於終南遇太玄仙女授以藏景化形之術遂能與日月同光雲霞合變有故人謂曰聞法師善於變化試為一戲乎乃化身為一樹其人乃持斧斫又化為一石復以火燒之又化為波水復以土壅之又化為火復以水沃之又化為一鳥復以網單之又化為猛虎復以刀擊之又化為死人故人懼而走至數里間復見探如舊乃禮謝之復化為浮雲高昇莫測其道也周亮字太宜母孕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身長八尺師姚坦得道術王子晉召與鼓琴吹笙同遊伊洛響金振玉百禽率舞年一百九十周烈王時昇天

東海麻姑餘抗阿姪

事具王遠纂經篇中

葛仙靈寶王君上清

靈寶經云葛仙公名玄年十八於天台山精思念道感三真人降授靈寶諸經金錄黃籙齋法今修齋所請三師即是此降經三真人也上清經云王君名衷字子童父楷為漢殿三老君年三十一入華山學道感西梁真人降授青精飢飯方復入西城山師總真王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為清虛真人

真人

天師正一千吉太平

正一經云張天師諱道陵學道於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以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神仙傳于吉北海人也患癩瘡數年百藥不愈見市中有賣藥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書二卷謂曰此書不但愈疾當得長生吉受之乃太平經也行之疾愈乃於上

廣釣臺鄉高峯之上演此經成一百七十卷至今有太平山干路在焉

九鼎王長七試趙昇

神仙傳王長張天師入室弟子也天師告諸弟子爾等俗態未除其九鼎之要唯付王長也又有趙昇求為弟子天師乃以七事試之皆過遂得入室後與王長俱昇太清天中也

少君委化伯道丹成

神仙傳李少君聞漢武好道故往見之乃密作神丹丹成謂武帝曰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漂血之刑神丹大藥未可得成乃託疾而化帝恨求少君不勤也真語云毛伯道妻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共合神丹丹成毛先服而死妻次服又死謝張見之棄丹而出迴顧見毛妻二人行在山上海張悲愕告之得挾斧方服之皆數百歲無復昇天也

桂君養馬尹軌辟兵

神仙傳桂君者徐州刺史也忽病癰醫不愈聞于吉得道乃遵從數百人詣之吉曰

子欲病愈乃可盡去將從駐養馬乃可桂君乃去官駐養馬三年並不見醫治不知病之愈也乃授以道術年一百九十仙去

尹軌字公度常服黃精花日三合世人累代見之計已千歲晉永康中過洛陽投宿明旦謂主人曰明年當有大兵死者過半

與卿一丸藥帶之可免明年果有趙王之亂死者數萬此人獨免也

郭文探虎妻馮盜驚

東晉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大辟山嘗有一虎來文前大張其口文知其體以手入喉中探去其骨也神仙傳妻馮學於稷丘子服石桂英中嶽石黃年三百歲尤精禁術於路逢諸賈客被劫賊數百圍合馮謂賊曰汝徒急散不爾當殺汝輩賊不聽大放弓箭射諸賈客馮乃鳴箭皆及中賊身須臾大風拔樹飛砂走石天地陡暗賊眾一時頓地反手背上賊乃求哀乞命馮即勅

天兵放之而去

孔安有志范蠡易名

神仙傳孔安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嘗謂弟子曰吾昔事海濱漁父乃越相范蠡也蠡數易姓名哀我有志授我秘方五篇以得度世也

李根眼方子皇商生

神仙傳李根字子元人世世見之不老壽春吳太文師之得作金銀法又能變化入水火致行廚太文常說根兩眼腫子正方

仙經云八百歲也陳子皇者年七十餘髮白齒落乃依方餌術斷穀三年髮盡黑齒更生年二百三十仙去

御妻景燒炭嚴青

妻景者漢文帝侍郎也從張君學道得雲母朱英丸方服之百三十歲如年三十人傳其丸與王公子年七十服之御八十妻生二十兒日行三百里飲一斗酒年二百歲嚴青者會稽人家貧常在山中燒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書與

之令以淨器盛之置高處兼敷青服石腦法青遂以淨器盛書置高處使開左左常有十數人侍之每載炭出此神便爲引船他人但見船自行後斷穀入小霍山去常在娶婦仲甫變形

李常在者蜀人也少學道人世世見之計已四百歲而不老每娶婦有兒乃去去後三十餘年人見在地肺山更娶婦有兒後七十餘年又忽去人見在虎壽山下休前娶婦有兒也李仲甫豐邑人也師王君服水玉行遁甲能隱形年三百歲轉少壯其隱形或百日或一年與人相對飲食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里以張羅爲業一旦羅得大鳥視之乃仲甫也在人間三百年入西嶽仙去

帛和視壁趙曜降靈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氣斷穀服水又詣西城山師王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

乃視之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見太清中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圖和誦之上口王君迴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千斤救患貧病也趙曜字子榮得癩病將死其家恐相傳藥乃以糧食送於深山石室中棄之曜晝夜涕泣百餘日忽見三人入石室中曜號泣求救神人乃以松子松脂各五斗賜之告曰服此不但疾愈當得長生曜乃服之疾愈服至二年夜間滿室有

光如晝夜卧見面上美女二人長三寸至三年長大如人常在左右又聞琴瑟之音三百年入霍山仙去

甘始門冬黃敬赤星

甘始者善行氣不食服天門冬在世一百八十六年入王屋山仙去黃敬字伯嚴學道於霍山思赤星在腦中如火以周一身二百餘年仙去

陳長祭水宮萬著經

陳長者在等嶼山六百年每四時設祭亦

不飲食亦無所修人有病者與祭水飲之皆愈也宮萬者大有文才著道書二百餘卷服雲母得地仙道後入等嶼山中仙去太實鼓琴傳生鑽石

真誥云周太實有才藝善鼓琴昔教廣長生孫廣田獨弦子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得仙今在蓬萊爲左卿昔有傳先生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七年遇木極老君與之木鎖使穿一盤石厚五尺許云此石穿便得道生乃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得金丹昇天爲南嶽真人

伯微崑崙廣信小白

真誥云莊伯微者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坐閉目存見崑崙山積二十一年服食學道存之不已又十年閉目乃見崑崙仙人授金液方得道也趙廣信魏時居剡小白山每日往長安市賣藥救人暮歸小白時人云朝離小白暮返長安也登真隱訣云受服氣法守玄中之道七十八年後合九華丹一服太一遣雲駕下迎在東華

宮

餌木玄賓善嘯成伯

真誥云張玄賓者師西河蒯公受餌木方後遇真人樊子明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洞為理禁伯主雨水也趙成伯者善嘯嘯如百鳥鳴或如風激眾林或雲翔其上或冥霧晦合或零雨其濛矣今在洞中主五芝金玉草

仕文降棗王喬飛鳥

樓觀傳田法師名仕文年十九入道師韋

君受三洞經法抱氣吞霞兼餌白水每遇節值庚申常捧香登山朝謁嘗設醮天降棗數枚長二寸甘美異常年七十五有猶花自空來迎去入南宮福堂也漢王喬者仙人也混跡為鄭令夜會仙府朝返莅事人不知之忽一旦廳吏見雙鳬飛入廳吏以箒擊之墮地乃喬雙鳥也

子陽桃皮高丘金液

真誥云黃子陽者學道在傳落山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遇司馬季主授

以仙方得道高丘子學道入陸景山五百二十年但讀黃素道經服木合鴻丹以得地仙二百年後得金液一服而昇太清為中嶽真人也

來子紅泉洛下夜芝

神仙傳云肯來子服紅泉而仙洛下公服赤鳥夜光芝而仙

張常門冬飛孟四時

張常服天門冬仙去飛孟子服四時散俱得仙

邢子好犬木羽因兒

列仙傳云邢子者蜀人也好犬犬走入山穴邢隨犬入十餘宿行數百里上出山頂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與邢符一函令送與城都今喬君喬發函皆魚子也池中養之一年皆成龍邢復隨犬往來百餘年乃上山不還也木羽者母常為人看產有人產子見母而大笑遂夜夜夢大冠素幘者守此兒云是司命君也當令汝子木羽得仙母果生兒遂名木羽忽一夜

有車馬來呼木羽遂俱仙去也

馬約神降侯楷奉師

樓觀傳馬法師名儉字元約師孫君受五符真文三皇大字能召萬靈制御群邪凡所施用立皆有驗忽降天神告曰法師宿有功德名在仙錄何煩祈禱役使神靈法師乃秘諸法術抱一凝玄年九十八忽有白雲從西北來直赴寢室弟子往看已見白雲南舉漸遠不知所詣侯法師名楷字法先年十四師陳寶熾傳受真訣謂曰爾身佩經法正宜入山勿失時也對曰入山雖得妙之本肯師乃犯科之深願終侍奉年五十二方遂所修感靈泉吐液奇樹含煙年八十六仙去

母先禽聚陳城虎隨

母法師名始先年十一師牛先生受道朝野英賢咸慕其德所得信施皆訪貧老密放其家不告姓名又冬月常淨地一畝布撒穀米以救禽鳥鳥皆群聚於庭陳先生字寶熾年二十一能琴善棋初事王法師

後於華陰師陸景具先生以授玄秘每清晨朝禮恒有白虎馴其左右隨逐往來復有群虎來擊樹以警惡人有暴虎來亦擊樹時人號為考虎樹也

梁謐入雲孫微拂衣

梁謐字考誠年十七師鄭法師受道規地而行恐傷舍氣有鳥獸當路常下路避之年七十七忽見雲氣彌林乃鍊身入雲而去孫微字仲宣年十八師王先生或宿空樹或坐幽房編葛為席時有問者但觀其顏色即知吉凶不必更陳言語年七十忽告弟子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出莫知所之同道思之乃取其葛席置靜室中每聞席邊有人語聲交人聞之又分其席也

王義天師尹通人歸

王法師字道義凝神白雲之外注心丹柱之下重興觀宇再啓玄門精誠所致遂多洞感曾降天師倉庫自滿隨取隨盈終無耗竭常以施人兼管功德遠近貧病皆沾惠潤年六十三忽一旦白鹿入其庭院或

隱或見由是而號尹通字靈鑒年二十六師馬先生受道服黃精天門冬餌雄黃丸由是賢愚慕其至德車馬駢闐道俗稱其清風冠蓋相望荷恩之輩皆厚禮之通悉用脩諸功德廣濟飢寒一無所積年一百一歲仙化常有神燈照室也

蓬萊尼公太白收暉

道學傳陳尼公者蓬萊仙人也服磁母石銀蜚通千秋耳有弟子十二人皆得其方而仙度也樓觀傳政法師名暉字平定唐高祖初取天下法師與道士八十人有濟國之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已下皆授銀青後為國設醮感黃雲覆壇與香煙交合又有兩隻白鹿鳴叫而去乃謂弟子曰仙經云欲為仙客入太白遂與弟子登太白山頗有雲霞之志焉

仙苑編珠卷中

仙苑編珠卷下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奇哉伯山哀矣甥女

神仙傳伯山甫者入華山精思服食不老比歸鄉里見外甥女年老多病乃與藥女服之年七十返少色如桃花漢使見一女子答一老翁翁跪受杖使怪而問之曰此是妾子昔舅氏伯山甫與藥不肯服今年老行不如妾故答之問年幾云妾年一百四十兒年八十七矣

劉綱火焚樊妻兩止

劉綱者上虞縣令也與妻樊夫人俱得道術二人俱坐牀上綱作火燒屋從東邊起夫人作兩從西邊上火滅聖母踰獄孔元近水

東陵聖母者杜氏妻也學劉綱術坐在立亡杜氏不信誣以姦淫告官付獄聖母入獄即從牕中飛出入雲中而去孔元者常服松脂茯苓松實年更少壯已一百七十餘歲人或飲酒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柱

地倒立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爲之也
乃於水邊鑿岸作一穴方丈餘止其間斷
穀或一月兩月而出後入西嶽得道也

涉正眼光王烈石髓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說秦皇時事如目前
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莫見其開
目者有一弟子固請開之正乃爲開目有
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匍地李八百呼
爲四百歲小兒也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常
服黃精并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
○
登山如飛少爲書生松叔夜與之游烈嘗
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
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須臾成石如熱臘
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山五百歲
輒一開其中有髓得服與天地齊畢

焦先施新孫登穴處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常服白石以分人熟
如養芋也日日伐薪以施與人冬常單衣
有大焚其菴坐不動火過菴盡衣不焦大
雪屋多壞人往看之不見菴乃共抄起菴

乃卧在雪下氣如飢中或老或少如此二
百年與人別不知所往孫登者止山間穴
地而處好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但
以髮自覆髮長丈餘或市中乞錢隨以與
貧人謂嵇叔夜才優於逸倫識少於保身
也或彈一弦琴以成音曲亦不知其終也
葛由綏山王真女兒

列仙傳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
爲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上綏山王侯貴
人隨之不復還皆仙去神仙傳上黨王真
○
年七十九學道三十年貌少而色美徐行
追奔馬魏武與相見似三十許人以蒸丹
法授却元節鄉里計真已四百餘歲乃將
三少妾登女几山去
○
漢酒樂巴施金陰氏

神仙傳樂巴蜀人也太守請爲功曹以師
事之請試術乃平坐入壁中去壁外人叫
虎虎還乃巴也還豫章太守有廟神能與
人言語巴到推杜稷問其蹤由乃走往齊
爲書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勸

一道符乃化爲輕後微巴爲尚書正旦會
群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嚙之奏云
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爲兩救之帝馳驛
往問之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兩自東北來
滅火雨皆作酒氣也陰長生者新野人聞
馬明生有道乃事之執奴僕之禮十餘年
乃將入青天山中示以太清丹藥成服半
劑與天相畢乃以半劑煮黃土成黃金數
千斤以施天下貧病者在人間一百七十
年色如少女著丹經九篇乃白日昇天也
○
子訓青驪琴高赤鯉

○
蒯子訓齊人也人莫知其通常以信讓於
人二百餘年不老鄉里有書生到京諸朝
貴欲一見子訓子訓皆許去京千里同時
到門計二十三家家家皆到言諸如一諸
朝貴欲駐子訓子訓乘青驪而出郊外奔
馬追之常相去半里到仙傳琴高者趙人
也善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道二
百餘年後涿郡水中與弟子期乘赤鯉而
仙去

壹公賣藥長房據市

神仙傳壹公者不知其姓名也汝南費長房爲市據時見此公來賣藥藥無二價百病皆愈得錢數十萬隨以乞貧凍者常懸一空壹於座前日入之後乃跳入壺中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乃朝朝掃灑拜進食公受之而不謝如此積久長房不怠忽一日謂長房曰待日暮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謂長房曰見我跳入壺汝便隨我入長房得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日月明朗侍者甚衆謂長房曰我仙人也卿可教故見我長房隨事三試不過謂曰子不得仙道也今以子爲主者耳乃以一竹杖與之還歸如飛空到家即投於葛陂中自此爲人除邪魅救水旱無所不應也

董奉活變劉根見鬼

董奉字君異候官縣人時士變爲交州刺史死經三日奉到南中乃以三九藥內壺口中食頃却活半日能坐云死時如夢中

見數十黑衣人收入大珠門付獄入一戶中以土從外封之不見光明也忽聞人語云太一使者召士變乃聞掘土聲引出登車而覺奉住一年稱疾示死後往廬山種杏數萬株在人間百年乃白日昇天劉根字君安京兆人也少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冬凍無衣身生綠毛長一二尺後潁川高太守到官人民大疫死者太半遣使乞除疫之術根令於太歲淺地上埋朱硃當時疫氣消後張使君到以根爲妖遣人召來

欲大辱之謂根曰君有道令人見鬼乎根曰能乃請筆硯并奏版一紙書符扣案前鏘然作聲忽聞四五百人傳呼避道擁一科車至廳前乃使君父母也父母責使君不合犯神仙致吾困辱使君叩頭謝罪忽失所在根後居洞庭山毛公壇身生綠毛耳

宋倫六甲杜沖九華

據觀傳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以周厲王時學道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水積二十年

感老君降授靈飛六甲素奏丹符倫行之通感如神言無不驗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凌波涉險不由津路年九十餘以景王時昇仙下司嵩山杜沖字玄逸年二十五學道析真靜神守一二十餘載感展具人降授九華丹方告曰老君與尹真人於東海八滄山召天帝集群真有地司舉子之勤故勅我付爾仙方冲服之身生玉光以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授書爲太極真人

道憐貝葉姚坦銀花

道學傳女真王道憐七歲知道市香油供養甘蔬素不衣繒絲受三洞經晝夜習誦初入龍山造宮宇號曰玄耀有若神三壇東南忽生一樹狀如龍蓋周歷一壇五葉相對時人莫識呼爲貝葉又有玉函降於壇上有光誦經滿萬有雲與來迎迅雷烈風香氣滿空也據觀傳姚坦字元泰平陽人年十九以平王元年學道誦五千文有驚風崩山大張口終無怖懼服鍊松脂有

神人授玄白回形之道天關三圖飛行之經担行之目有神光開如飛電年二百一十歲以簡王時五月風雨晦冥雷電激揚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受書為玄洲真人呂尚地龍王柱神砂

列仙傳呂尚避紂之亂隱於遼東適周釣於磻谿常服澤芝地髓年二百告亡葬而無尸唯有玉鈴六篇王柱者與道士共上山云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長吏知而封之砂飛出如火乃聽取之與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飛行乃俱仙去

負局磨鏡服閭橋瓜

列仙傳負局先生者常負磨鏡局於吳市中磨鏡每一錢與磨之又問主人有疾否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皆愈數年後得藥活者計萬不取一錢矣人乃知仙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乃語人曰吾還蓬山為汝下神水一旦崖頭有水自懸下人服多愈也服間者常止苴往來海邊

遇三仙人博瓜令猜黃白瓜數十箇教閉目良久乃在蓬萊山南方丈山上後還苴常往取方丈山珍寶珠玉下賣不知其往也祝鷄聚禽玄俗下蛇

祝鷄公者洛人也居尸鄉比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十餘萬棲晝夜每呼即至賣鷄并子得錢千萬皆置之而去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也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常餌石英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服之下蛇十餘條而愈或云俗無影王乃命於日中果無影王以女妻之中夜而去不知所之

陸通樵實文賓菊花

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食桃棗實遊諸名山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不知其終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履為業常娶婦十餘年輒棄之後逢故姬年九十餘告賓賓乃教服菊花地膚子桑寄生枳子堽乃服之復少壯也

紫陽登山清靈遇道

紫陽真人周君傳云君字季通周勃七世孫年十六師蘇君受道遊行天下但是名山無不登涉得道受書為紫陽真人位列上清清靈真人裴君傳云君字玄仁年十二遇道人支子元授以真訣五首按而行之五年得見日月之精五星降房受書為清靈真人位列上清道與得詩楊君獲蒙

真誥云羊權字道興降女仙萼綠華授詩數篇兼遺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云此女是九嶷山中羅郁也宿世有過謫在人間也九百歲矣楊君諱義為晉簡文相府舍人棄官學道於茅山降紫微夫人九華安妃贈詩兼贈棗一枚至太元十二年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受書為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君主司吳越神民也

焦曠青禽子章白鳥

樓觀傳茅山道士焦曠字大度周武欽仰拜為帝師於華陰造官嚴間湧土用足乃

盡以石甕貯油油盡而自滿每有外人來謁常有青鳥二頭來報山靈守護猛獸衛門也于法師名章字長文年七歲時讀道德經年十一師侯法師出家受三洞經法手寫天文祕符一百三十六首逆知吉凶年八十二而蛻臨寢之際有白鳥一隻騰空而翥也

靈壽少壯東郭光明

神仙傳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得耒英丸方合服之轉更少壯如年二十時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歲矣東郭延年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暗室中身生光明照耀左右又能見數十里內小物知其形在鄉里四百餘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昇崑崙也

李意萬里王興健行

李意期者蜀人也人有遠行欲速到者以符與之并書其人兩腋下則千里萬里不盡日而還王興者陽城人也並不知書亦不知學道漢武帝登嵩高山見一人長二

大許耳垂至肩帝問之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嶽有葛蒲一寸九節可以長生故採之忽失所在帝與群臣皆服之不能勤久唯王興聞而服之不怠至魏武帝時猶在常如五十許人甚健行日三百里不知他道順興真降法樂雲生

樓觀傳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年九歲知道師陳先生備受道要既得真訣遂奉經入南山太平谷修行忽有雲車羽蓋翳天而下見三大仙授金真玉光經七變儼天經行之年十七道成年三十八昇仙張先生字法樂南陽人壯歲師尹法師真文寶訣咸得付受傳受之夕乃感神燈慶雲之瑞自此精思凡經三十餘載以其雲生標棟故時人號為雲居觀焉

伴死董仲還鄉情平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服氣鍊形二百餘歲不老曾被詔繫獄乃伴死須臾蟲出獄吏乃昇出之忽失所在情平者沛人也漢高衛卒也得道至光武時不老後託形尸假

百餘年却還鄉里也

仲都耐熱妻致續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常以盛暑時暴之饒以十餘爐火而不熱亦無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單衣無寒色身上氣蒸如炊後不知所在程德妻者能通神變化偉當從駕無時衣甚憂妻乃置縉兩匹從空而至偉前偉好作黃白經年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投之食頃永乃成銀

飛散元綱玄素容成

婁元綱服靈飛散得道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壽無極

張桑雄黃巢許桂英

桑子林張虛並服雄黃巢父許由並服石

桂英得道

郝容鹿角秀眉茯苓

神仙傳郝容公服鹿角秀眉公餌茯苓得

仙

商丘桃膠青鳥九精

商丘公服桃膠青鳥公服九精散成仙

女生鹿白君達牛青

魯女生長樂人服明麻餌米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走過麋鹿故人與女生相別五十年於華山廟遇見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也封君達者隴西人也服黃精兼服鍊銀百年還鄉如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人不知姓氏故號為青牛道士也在世二百年乃入玄丘山得道也

離婁竹汁白兔黃精

離婁公服竹汁白兔公服黃菁而俱得道

嚴達聽琴國珍振屋

樓觀傳嚴法師名達字道通扶風人也師侯法師年十二日誦萬言年二十備參經法以隋開皇初重修宮宇度道士滿一百二十員至大業五年三月七日坐聽彈琴乃曰音韻入神乃有神降可更奏一曲曲未終奄然而蛻時年九十五也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年三十捨家入道師游法師備受道要自爾一味蔬餐幽居帶索飢無貪味寒不思衣口常誦經心恒守一年六

十弟子侍側忽聞車馬之聲不見人物屋宇大振奄然而蛻也

張皓雲鶴尹澄猿鹿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年二十以漢安永初二年入道乃遇封衡真人三試皆過遂授

青腰紫書并神丹半兩入赤城山勤修真道道成或變為白鶴持空而上或化為飛雲浮遊八外年一百三十八以魏明帝太和元年九月仙官下迎受書為太清高仙矣又尹澄字初黎汾陰人年二十八恒市

香燈列於壇靜一旦香盡靈熏自生油盡

玄光自照曾入山遇鹿傷足乃為合藥與封後入山遭滯兩絕食忽有群鹿相依飢則吮其乳寒則臥其身累日得返又入山遇野火飛颶滿谷欲避無路有群猿連臂

而下攜至山頂又入山遇石芝有光服方寸已乃日行六七百里又入山遇仙人宋君授三皇文九丹訣年三百四十歲以漢昭帝時仙官下迎受書為太清仙人

稷丘進諫武帝還宮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能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還鄉後遇武帝東巡泰山稷君乃冠章甫擁琴出迎武帝諫曰勿上山山必傷足帝不聽果傷足指而還

鹿皮閣險鈎翼棺空

鹿皮公者少為府小吏木工能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泉不能至遂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梯道四間遂止其巔餌芝飲神泉後舊水泛漲人得以免鈎翼夫人者齊人姓趙右手常拳不展漢武收之其手乃展得一玉鈎遂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昭帝更葬棺空唯履在焉

谷春却活山圖絕蹤

谷春櫟陽人也成帝時為郎訖病而亡其尸不寒家人不敢下釘三年却更冠幘坐縣門樓上邑人大驚開棺有衣無尸也駐門上三日而去山圖者隴西人也因乘馬踣折脚遇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一年而愈乃隨道士採藥云十年

一歸家復去莫知所之

壺丘壘水禦寇馭風

列子云壺丘子林者列子之師也鄭有神巫知人吉凶存亡壽夭如神列子引見壺子壺子示以波水三變不能測而走列子

者鄭人也名禦寇得風仙之道乘風而行旬有五日而一返受號沖虛真人

馮夷河伯文子漁翁

馮夷者華陰人也服水玉得水仙之道為河伯也文子者周平王時人老君弟子也著書十二篇泛三江五湖號漁父受號通玄真人

莊周鯀化桑楚年豐

莊周字子休宋人著書三十三篇其首云北溟鯀魚不知幾千里化而為鵬翼若垂天之雲擊水三千里一舉九萬里至于南溟也受號南華真人也庚桑子名楚老君弟子居羽山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也受號洞靈真人
昌容紫草安期赤烏

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往來上下人

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實與梁家得錢以遺孤老也安期先生者瑯琊人也賣藥于東海邊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巡見之與語三日三夜賜

金璧千萬出皆置之而去註書并赤玉馬一量為報曰後年求我于蓬萊山也

馬丹迴風脩羊化石

馬丹者晉人也父侯時為大夫獻公滅耿丹入趙至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

去也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石室中卧石塌上石穿陷而不食時餌黃精以道千

景帝帝禮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乃置于通陵臺復失所在

赤須知災崔文除疫

赤須子者豐人也人世世見之數言豐界內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落更出後往吳山下不

知所之崔子文者太山人也好道賣藥都

市自三百年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有所請文乃操朱襪繫黃散藥以救民飲者即愈所愈萬計後去蜀嘗黃藥如初神魚子英巨鰭困客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愛其異乃將歸池中以食餒之 年長文餘

生角有翅翼子英遂拜之魚言我來迎汝遂大雨子英上魚背昇騰而去困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十數年食其實

一旦有五色蛾止其草上客以布薦之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與客

養蠶得一百二十箇繭如瓮大每繭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之故濟陰人蠶時世世祠之

赤將花紅卵疏乳白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啖百草花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卵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數百年入少室山中矣

親葛鮑觀枯蘇幼伯

道學傳鮑觀乃葛洪妻父於羅浮山俱得道列仙傳幼伯子者蘇氏客也冬常單衣夏常錦袴年多益壯時人莫知世世來枯蘇氏子孫得其極力也

辰公白李姜茂五辛

真誥曰高辛時有仙人辰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林谷今為九官右保司常言云昔在華陽食白李果美億之未久忽已三千年已巴陵侯姜叔茂者又於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因此也此人今在蓬萊為左卿

許遜拔宅時荷登晨

十二真君傳許君名遜字敬之為蜀旌陽縣令師謀母受孝道明王法與吳君於鍾陵洞斬蛟蜃以晉永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四十二人拔宅昇天時君名荷字道揚四明山道士也許君昇天時持龍節前驅于雲路

吳猛白鹿甘戰彩麟

吳君名猛字世雲晉永嘉三年九月十五日乘白鹿與弟子四人一時昇天甘君名戰字伯武許君弟子長持齋戒尤尚符術偏得許君之道以陳天建元年正月七日乘彩麟之車白日昇天

持幢周廣執羽陳勳

周君名廣字惠常事許君執僮僕之禮元康中執麾幢前引許君歸舊宅即遊帷觀也陳君名勳字孝舉慕許君之道託為旌陽縣吏因得師于許君為入室弟子許君拔宅日執羽旌導于前

曾亨骨秀肝烈藥神

曾君名亨字國興孫登常指云此人骨秀可學昇天遂事許君至許君昇天日從車駕與昇舊宅為真陽觀也肝君名烈字道微早孤從母依於許君許君上昇時肝君母子悲泣乞得隨駕許君乃與神藥因得隨駕部署合宅四十二人焉

施峯委付彭抗親姻

施君名峯字大玉小字道乙常從許君除滅妖魅許君凡有經典悉皆委付許君昇天後忽一日見東方日中童子執素書飛下云真人召汝乃隨童子聳身入空彭君名抗永康中棄官事許君君以長女妻之

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全家二十六人白日上昇舊宅為宗華觀

黃輔龍騎鍾嘉碧輪

黃君名輔字邕晉陵人許君知輔之異遂以次女妻之傳付妙道後為青州從事每夜常乘龍歸眷屬伺之乃一竹枚耳後乃冲天宅為析仙觀鍾君名嘉字超本許君仲妹之子少孤得仙舅之要許君上昇後以十月十五日日中乘碧霞之輦而昇宅為丹陵觀十二真君事盡于此

婁慶雲舉韋儁龍躍

靈驗傳云婁善慶常賣赤白二藥不言其價有疾皆愈得金帛以施孤貧或德中於西蜀市中足下雲生白日輕舉韋善儁亦賣藥愈疾於人間常將以黑犬相隨以則

天如意年中過嵩高嶽少林寺請齋飯饒天僧怒善僞乃舍水一嚙天化為黑龍乘以沖天

洞玄騰身道合蛇脫

女真邊洞元年八十忽一旦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以開元二十七年於冀州紫雲宮乘彩雲白日冲天棄道合尸解于并州太一宮腦後有垢身如蟬蛻也

法善月官果老北嶽

葉天師名法善字太素引唐玄宗遊月宮賈嵩有賦張果老開元二十二年春自恒州微到賜號通玄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秋請入恒州錫賜衣服雜彩放還北嶽其神通變化不可備陳云九度見黃河清飲酒數斛而不知醉也

沖寂焚香道華倫藥

謝沖寂者華嶽道士也志好焚香增至三百鑪旦夕不闕無香多以松栢子代之以梁開平三年二月清晨有二青童乘紫雲下迎云上帝召謝沖寂乃乘雲而去侯道

華者中條山道靜院道士也師事鄧天師天師藥成而疑不敢服道華竊而服之以大中五年五月上昇具在唐記

可交登舟歸真畫鶴

王可交者華亭縣人也服有神光夜行如晝乃冬眉後小空中而光斷以咸通十年十一月一日與隣人同出顧會草市河次見一艘舫子有童子喚云王五叔要見乃下船中見二三道士對碁云可惜一具仙骨爰破却也乃與果子一箇喫一半味如棗云且上岸去更十年後與子相見足繞踏岸乃在天台山下瀑布寺前問時日已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厲歸真者天台縣人也性嗜酒冬夏常衣單衣妙于水墨見屋壁即畫鶴時人不知其得道也以天祐三年十一月于河中府中條山白日冲天告時人曰吾本台州唐興縣人也有弟在彼乃脫下破布衫服星簪羽袂而輕舉雲中寥寥有簫管之聲也

馬真昇天馮妻降鶴

馬真人名自然鹽官人也有篇什在世唯縱酒于鄜市間或眠積雪或卧深水無所不為咸通末于蜀梓州酒樓上白日冲天河中少尹馮徽妻薛氏於道門修行二十餘年以中和三年三月尸解有鶴三十六隻降所居宅院內紫氣滿空玄髮重生也

仙苑編珠卷下

道迹靈仙記

惟七

六官名第一

羅鄧山在北方之癸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下周迴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官室山上有六官洞中復有六官一官輒周迴千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官也山上為外官洞中為內官制度等耳

第一官名為討絕陰天官第二官名為太殺諫事宗天官第三官名為明晨耐犯武城天官第四官名為恬熙罪氣天官第五官名為宗靈七非天官第六官名為敢司連宛屢天官凡六天官是為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官亦同名相像如一號六天內外官殿者也世人有知鄧都六天官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卧時先向北呪之三過微其音也神呪曰吾是

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官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第一官名討絕陰

大官以次東行第二從此以次訖六官止乃擊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魔之惡人初死皆先詣討絕陰天官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徑先詣第一天也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山之目當來詣此第一天官耳

太殺天官主殺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也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官受事禍福吉凶宿命罪害由恬熙第四天官鬼官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天上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耳

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官中總主諸六天官餘四天官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二天官輒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之刑名之職主諸考誦常以上屬真仙司命兼以總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死生之任大斷制皆由仙官

鬼官北斗君迺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耳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項梁成作鄧都頌曰
討絕掃帚晨 諫事連重阿 炎如霄中煙

勃若景耀華 武城帶神峯 恬熙吞青河 閭闔臨丹井 雲門鬱嵯峨 七非通奇蓋 連宛亦數魔 六天橫北道 此是鬼神家 頌有二萬言今畧道六天之官銘鈔出之耳夜中亦可微讀亦云辟鬼邪

鄧都山上樹木水澤俱如人間但稻粒如石榴子大味如菱其餘四穀故爾但名稻名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祠神未鬱于浩京巨穗橫我玄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

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如菱亦以上獻仙官

鬼神主第二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

武王發今為鬼官北斗君夏啓為東明公領斗君師文王為西明公領北帝師召公奭為南明公吳季札為北明公四明公復有賓友四人然此四公後並當受化形之道升仙階

之下也四明主領四方鬼四明郎十六人主天下房廟鬼之血食

周顒為鬼官司命帥今鄧欽程選二人代以其多事故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融事不當黜守

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

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都鑒一天門有二亭

長一亭長輒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門郎也門郎為天門亭長下官此是北帝門也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

一人是王波新補

紀瞻本為撫河將軍司馬今為北天修門郎

代田銀瞻與虞諱更直一日守天門

魏劍領廬山侯

顧和從遼東戍還有事已散北帝君當用為

執蓋郎執蓋郎范明還補典柄候

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

溫太真為監海關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為

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

何次道始從北帝內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

化以其先多施惠之功故也

魏武帝為北若太傳其餘多不能復一二此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苟公言也

人卧法第三

人卧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

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

人卧室宇當令潔淨潔淨則受靈氣不淨則

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

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燥潔不爾無冀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事不立使人病是

體未真故也山世達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

黃庭內經一過乃眠使人冤冤自練制但行

此二十一年亦仙是為合萬過也夕得三四

過廼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亦使人無病是

不死之道也

夜行啜齒第四

夜行常啜齒啜齒亦無限數也殺鬼邪鬼常

異啜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

呪說益善

昔鮑助者濟北人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

四十餘忽得面風口目不正風氣入口而兩

齒上下常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

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遇寒過大水墮長

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道殺鬼及日遊

地狹使取之而此數殺鬼終不敢近助鬼官

問其故天殺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

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神神不得散

鬼烝不得入是以無有緣起趣得殺之耳以

此論之若助不行水渡河亦或可出千歲壽

不啻也當是遇大寒凍步行水上口禁不能

復叩齒是故鬼因弱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

自叩動者猶高僻不死却殺鬼矣何況道士

真叩齒鳴天鼓具身神耶仙方云常吞液叩

齒使人反少

太帝官籍第五

侍帝晨有八人徐庶龐得爰榆李廣王嘉何

晏解結殷浩等居之並如世之侍中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

八人是北太帝官籍耳其選用亦同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戴淵公

孫度劉封郭嘉此四人今見在職封者是玄德之養子玄德今爲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今屬仙官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書令漢光武及孫文臺二人居之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類像楊彪二人居之懷字思季彪字文先者也

許長史父今爲南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許長史父爲南彈方侯留養爲司馬鮑勳爲北彈方侯韋遵爲司馬亦各主南北

門衛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勳領威北兵千人大都備門主收執而已如今世上有羽林監威南兵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

孫策爲東明公賓友

漢高爲南明公賓友

晉宣爲西明公賓友

荀彧爲北明公賓友其中宿運前生在世有陰德惠拯者乃時有樞輔天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迺爲稱量

處分耳大都行陰德多凶窮厄例皆速入南宮爲仙化之道也

度元規爲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取郭長翔爲長史以華韶爲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鬼兵數千人

孔文學爲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爲司馬唐固爲長史

陶侃爲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來滕舍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爲長史坐收北關叛將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寧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一萬人也

何曾爲南巴侯曹仁爲盧龍公

劉陶爲東越大將軍

荀顗爲泰山君領兵一萬鎮處亦有數百處也領數千鎮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轄耳皆有長史司馬顗取顧眾爲泰山將軍用曹洪爲司馬桓範爲長史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將濟爲南山伯領二千兵

王廙爲郎中將軍此有職位者粗相識知姓字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也如此散者無限數也指記中國人邊方不可一二

許肇今爲東明公右帥晨帥晨之任如世間中書監

邵興爲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涉道所及或子弟善行庸拙相稱或諷明洞玄化流昆祖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多途矣要由世積陰行然後階此廣生耳鬼帥武解主者文解俱仙之始也亦度名東華簡刊上帝不諫鄭官不受制度三官之府失其一等地下主者散在外舍閑侍無業不受九宮教訓不聞鍊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也比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進耳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使令其二等地下主者便徑得行仙階給仙人四十年進補官

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下
主者之中餘也李東等今在一等中其三等
地下主者即主者之高者也便得出入仙人
之堂寢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董初二府
入宴東華上臺受學化形遊景易氣十二年
氣攝神魂十五年神來藏魄三十年棺中骨
還附神魂氣四十年平復更生還遊人間五
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
崑崙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縱容矣
張萼子等先在第三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
○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方七月二十四日保命君告

靈人辛亥子自序并詩

辛亥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
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
也玄子少好學有道尊奉法戒至心苦行日
中素食鍊形守精不違外物州府辟聘一無
降就或遊山林葉世風塵志願達子晉於緱
岑來凌陽以赤玄故改名爲玄子而自字爲
延期矣不圖先世多愆殃流子孫結省判於
帝簡運沉逮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於長

梁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鄧都上帝臨我道
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真
使願胎位爲靈神於今二百餘年矣近得度
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而太
帝今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度生又見還補禁
中郎將爲吳越鬼神之司主事靡濫斯亦勞
矣若夫冠晨佩青蕭條羽袂鳴鈴仙階轉軒
瓊室者雖實素心而卒未有日也恨未便得
與玄真併羅同宴崑閭之壠察鈞韶之遺音
振瓊芝乎幽峯振翠衣於九霄儻雲翮於十
○方耳方當攝御群鬼領理是非處衆穢之中
聞聲交於邪魔之紛紜事與道德爲闊眼與
躬真爲疎熱比熙寂於玄境逍遙於太初哉
夫同聲偕合物亦類分相聞邈矣係景委積
是以名書上清丹籙玄階有道之氣與靈合
德託體高躋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敘推
情之至也其詞曰
嗚呼入冥鄉願駕靈招神隨室無散系與
慶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雕躡足吟幽
唱仰手翫鳴條林室有逸歡絕此軒外交還

景附圖曜嘉音何家察

寂通寄興感玄炁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
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含神契靈衿委順浪世
化心攝窈窕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
命駕廣鄧阿遙迹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
亦無常悟言有無際相與會濛濛目擊玄解
子鬼神理自忘

玄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其七世之孫也
漢建武二年從隴西徙居潁川陽翟縣毗仕
魏世使持節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師衛尉侯
○毗子名敞爲河內太守太常卿玄子云度生
者是晉度太尉也北帝往用爲撫東將軍後
又轉爲東海侯今又用爲鄧臺侍帝晨如今
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衛將軍而甚重
左禁監是謝幼與以鄧嶽爲司馬

郡南昌公先爲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
又轉爲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免官今
始當復職也高明司直如世間尚書僕射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
南嶽中此人在世時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

反形也

周伯仁近見用爲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爲中護中護准少傳是字玄子所言說吳中事亦多矣今相書一隔耳不復一二具也

裴君說一年中得道人第七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精思洞房以來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中夜書以今年五月五日太帝遣羽車見迎伯元玄甫以其日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玄圖臺受書位爲中真人

華陽山中有學道者尹度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木法俱服得延年日健中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從來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便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爲高仙人石生爲東源伯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李明朝二人禮正以

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乃共同止巖中後俱受西城君虹景神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沙之難得俱出廣州爲遊客是膝舍爲刺史時也遂內外洞徹服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方諸楓室爲上仙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今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食欲而身體輕強及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輶白日昇天今在玄州括蒼山有學道者半仲節河東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刻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

漢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微視法如此十八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莫知也多來郡中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

狼伍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是時來隱此山兼行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東華太帝遣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湯谷山中

赤水山中有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此山服菊華及木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今人有得道而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爲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昇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亦不可勝數或

為仙官使封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_清九_明夜清靈

東知道李主等第八

司馬李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宵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偉惠代郡段李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李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戊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李主墓前碑讚曰

玄漠大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廣宵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於語笑間今墓在遼薊城之北山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郎王採者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終南山而養伯不返師事李主潁川劉偉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者也

後事李主晚服日月氣為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代郡段李正本隱士者也不見有所服御晚乃從李主學道行度秦川俱得尸解而遂塋於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李主入室弟子

李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

李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如此所蹟真奇事也不知此云何耳李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李主本末東卿見答今疏如別為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訖付火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李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解注非世所聞亦自不賞其旨也若更聞如李

主之比者自當審白

道迹靈仙記

十洲記

東方朔集 卷八

漢武帝既開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前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而絕俗之道於虛誕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登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邀五嶽行陵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十洲記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不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捕撿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今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雷對天

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仙官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又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錘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廣已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又多大神樹乃有二千圓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

於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
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
地相畢服此五芝亦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
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作鐵作
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多
仙家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
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有仙
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
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
醪至良洲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
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
多鳳麟數萬各鳥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
百種亦多仙家寶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
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
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刀
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

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
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
不知膠養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
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
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

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
士數人共射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
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
也塞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燒帝於是乃悟
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

西方國之所無者又蓋恩東方朔之達見周
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
刀長一尺五寸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
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
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

寶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
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
所出必從流洲來昔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地方三千里北接
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

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
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
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人鳥山山多大
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
菟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群牛吼聞之
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
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今可丸之名曰驚精
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返生香或名
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却
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

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
人更加神驗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
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
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
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命國
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倅
尤怪其貢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
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繫之
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
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騰蛇亦不在於巨

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因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羣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踐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兒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修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惡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敢何物脅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絕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鶩處于太上

之厥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化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覆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歟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起層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礮礮之交光先朗衝天良久乃上帝登時顯跡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杖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運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達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歟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復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擅待於使者蓋貴方朔

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堦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月支國香必入鳥山震懼却死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華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尊是群龍所聚有金玉瑤瑤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官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根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

地方萬里有太帝官太其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樺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樺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樺故如中夏之

惟八

八

桑也但樺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九玉如中夏之瓦石狀具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廻五

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陵在西海戌地北海之亥地去

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廻繞市山東南接積石圖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定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圖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

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于辰之輝名曰閼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官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

惟八

九

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瓊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瑤城象網軒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生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派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精而光獸生於曼野坎總眾陰是以仙都宅于海島良位名山蓬山鎮於寅丑異體元女卷巨本於長洲高風鼓於群龍之位暢靈符於

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具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草皆是真仙隱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

萬端並無觀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關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君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雄貴無比焉山源周廻具有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躡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

非漢人所書今大尺里數皆為時書也不但刻劃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數為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鐘山蓬萊山及神洲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陛下好道恩微孰心內向天等下降並傳授寶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上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願則妙理微顯且勿宣臣之意也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帝之肘後八節常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微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矣

卷八

上

十洲記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序

鞠一

乾坤既開清濁肇分融為江河結為山嶽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聖上真主宰其事則有靈宮閼府玉宇金臺或結氣所成疑雲虛構或瑤池翠沼流注於四隅或珠樹瓊林扶疎於其上神風飛虬之所產天驕澤馬之所棲或日馭所經或星躔所屬含藏風雨蘊畜雲雷為天地之關樞為陰陽之機軸乍標華於海上或迴蹕於天中或弱水之所繫或洪濤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跡所不及皆具經秘冊叙而載焉太史公云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間五嶽作鎮十山為佐又龜山玉經云大天之內有洞天三十六別有日月星辰靈仙官闕主御罪福典錄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理又有海外五嶽三島十洲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今總一卷用傳好事之士其有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事務繁廣不可備書聊紀所管郡縣及仙壇宮觀大數而已天復辛酉八月四日癸未華頂羽人杜光庭

於成都玉局編錄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編

嶽瀆衆山

玄都玉京山在大羅之中玉清之上元京山在玉京之前峨眉山在玉京之前廣霞山在玉京之右紅映山在玉京之左紫雲山在玉京之左五間山在玉京之後

右在玉清之上大羅之下諸山周繞玉京玄都之山以爲輔翼也

三秀山在玉京之前金華山在玉京之右寒童靈山在玉京之右秀華山在玉京之右三寶山在玉京之後飛霞山在玉京之後浮絕空山在太清之中

右三境之山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大聖所遊之處下應人身十三官府事見大洞

經中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嶽長嶺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北海中白帝所都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北辰星爲天地心

方壘山在北海中去岸三十萬里扶桑山在東海中地方萬里日之所出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連石山在東南辰巳之地海中沃焦山在東海中百川注之而不盈方丈山在大海中高四十九萬七千丈鍾山在北海中弱水之北萬九千里負嶠山在大海中上千日月岱輿山在巨海之中酆都山在九壘之下一云在癸地鬼神之司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七千里瀛洲在東海一名青丘穆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祖洲在東海中地方萬里出不死草元洲在大海中地方三千里長洲在巨海中地方五千里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鳳麟洲在西海中出續絃膠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萬里出反魂香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生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五百里

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

右十洲三島五嶽諸山皆在崑崙之四方巨海之中神仙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

中國五嶽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爲佐命蒙山東山爲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山句曲山爲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爲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爲佐命太和山陸渾山同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爲佐命西城山青城山峨眉山嶧冢戎山西玄冥山同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山抱犢山爲佐命玄龍山崆峒山陽洛山爲佐理

十大洞天

第一玉屋洞小有清虛天周迴萬里王褒所理在洛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

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山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天廣二千里竇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修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

右十大洞天五嶽皆高真上仙主統以福天下以統衆神也
青城山五嶽丈人希夷真君在蜀州天柱山九天司命真君在舒州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在江州
右佐命山三上司山皆五嶽之佐理以鎮五方上真高仙所居也

五鎮海濱

五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州北鎮暨聖閣山廣寧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南海廣利王在廣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洛州界江濟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濟南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濟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濟北清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濟漢源王在梁州

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栖林山紫蓋廬在荊州當陽縣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君宅守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送仙廬在岳州墨山孔昇觀契靜廬在鄭州圃田列子宅凌虛廬在南岳中官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真廬在洪州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夫人壇契玄廬在萊州吳平觀啓元廬在杭州桃林古關今陝州靈寶縣出谷廬在廬山青牛谷君平廬在漢州綿竹縣君平宅斗

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昉宅光天廬在南嶽騰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具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觀啓靈廬在秦州啓靈山宗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山黃堂廬在江西洪州迎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江西洪州紫虛廬在南嶽魏夫人壇啓聖廬在岐州天興縣啓靈宮本名天柱廬鳳臺廬在京兆盤屋縣蕭史宅東華廬在衡州龍山縣東華觀析仙廬在洪州黃真君宅元陽廬在蘇州常熟縣張道松宅東棠廬在徐州棠山貞陽廬在洪州曾真君宅

三十六洞天

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長溪縣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兗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在衡州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千里在中嶽峨眉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嵋縣廬山洞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

使者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縣劉舞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探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盤屋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圓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潭州醴陵縣傳天師所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溫州永嘉縣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淦縣蓋竹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巖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漏山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幕阜山玄真太元洞天

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諸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析仙洞天三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滌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鐘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華山金華洞元洞天五十里在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蓋山紫玄洞盟洞天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

七十二福地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碣源在台州黃巖縣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瑤山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所到郁木

坑在吉州玉笥山玉梁觀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均州七十一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洲在越州剡縣天姥峯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鶴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新臺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玉清壇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嶽招仙觀上峯陶山在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築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張女真修道處閭皂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行化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道遠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井縣鍾真人宅鉢池在楚州北王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

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
寶真人上昇處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淮水
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鄆都縣陰君上昇處綠
蘿山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
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

州青城山羅真人所居虎溪在湖州安吉縣
方真人修道處元晨山在江州都昌縣馬跡
山在舒州王先生修洞淵法處德山在朗州
武陵縣善卷先生居古名枉山雞籠山在和
州歷陽縣王峯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洛
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常州義興縣張公
洞長白山在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樂縣侯
真人上昇霍山在壽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
四明山在梨州魏道微上昇處緱氏山在洛
州緱氏縣子晉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臨邛
縣白鶴山相如所居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
嶽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觀大隱山在
明州慈溪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山
吳天師所隱大若巖在溫州永嘉縣真白先
生修真誥處樂山在萊州嶧嶗山仙公會真

處西白山在越州剡縣趙廣信上昇處天印
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公行化處金城
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巖山沃壤在
海州東海縣二疎修道處

靈化二十四

陽平化五行金節寒露上應角宿甲子甲寅

甲戌人屬上化彭州九隴縣界四十里下

化新都界四里翟仙業張衡白日上昇

鹿堂化五行木節霜降上應亢宿戊午乙卯

戊申人屬漢州綿竹西北二十里永壽二

年老君天師誓為神於北天真皇人所居

處

鶴鳴化五行金節立冬上應房心宿庚辰

壬辰人屬邛州大邑縣西北去縣三十里

餘老君授天師籙處徐孝道何丹陽馬成

子上昇

瀉沅化五行土節小雪上應尾宿丙辰戊辰

人屬彭州九隴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范

蠢真人白日上昇

葛瓊化五行火節大雪上應箕宿己卯丁卯

辛卯癸卯人屬彭州九隴縣西北六十里
上清真人所居楊先賢清高遠焉永項上
昇本名上清化

庚除化五行水節冬至上應斗宿丙寅庚子

壬戌人屬漢州綿竹縣東三十里應天上

庚除府也張力子於此日上昇

秦中化五行水節小寒上應牛宿戊寅庚寅

壬寅人屬漢州德陽縣北二十里皇人授

韓象天文金書於此上昇

真多化五行金節大寒上應女宿乙丑丁丑

人屬漢州金堂縣西北二十五里老君天

師道會之所王方平李真多上昇一名上

真化

昌利化五行土節立春上應虛宿己酉己丑

人屬漢州金堂縣東二十里李八伯二度

鍊丹來往八伯於此上昇

隸上化五行水節雨水上應危宿辛丑癸丑

人屬漢州德陽縣北五十里李子元衛叔

卿於此上昇

湧泉化五行木節驚蟄上應室壁宿丙子癸

亥人屬漢州德陽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
馬明生玄真錄上昇於此

桐稷化五行水節春分上應奎宿壬子壬午
人屬蜀州新津縣南十里黃帝鍊丹於此
山上有天池石碑丹竈存焉

北平化五行金節清明上應婁宿乙亥巳亥
人屬眉州彭山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財
此山列聖高仙所遊王子喬上昇之所

本竹化五行木節穀雨上應胃宿乙巳辛巳
辛亥人屬蜀州新津縣西北二十五里黃
帝所遊郭聲子上昇於此有拂壇竹因此
爲名

蒙秦化五行火節立夏上應昴宿甲戌丙戌
人屬蜀州臺登縣一十五里伊尹趙龜趙
昇趙王子上昇於此

平蓋化五行土節小滿上應畢宿丁巳巳巳
癸巳人屬蜀州新津縣北三十里山有王
人長一丈三尺出則天下太平仙人崔茅
通於此上昇

雲臺化五行火節芒種上應胃宿丙午庚
午

午庚戌人屬閬州香溪縣東南三十五里
天師永壽二年九月九日上昇

瀘口化五行木節夏至上應井宿乙酉丁酉
人屬興元府西縣五里陳安世姦氏女二
人上昇

後城化五行土節小暑上應鬼宿辛酉癸酉
人屬漢州什邡縣西北六十五里天師授
夏子然守一之道白日上昇

公慕化五行金節大暑上應柳宿甲申壬申
庚申人屬漢州什邡縣西北五十里天師
授蘇子玉瓊文紫字白日昇天

平崗化五行水節立秋上應星宿戊戌丁亥
人屬蜀州新津縣西南四里一名靈泉化
李阿翟君上昇於此

主簿化五行金節處暑上應張宿乙未巳未
癸未人屬邛州蒲江縣東北三十里一名
秋長化主簿王興女仙楊正見上昇之所
玉局化五行水節白露上應翼宿丁未辛未
人屬成都府南一里一名王女化老君天
師永壽元年降此地涌玉局因以爲名

北邙化五行土節秋分上應軫宿戊子甲午
人屬東都城北務成子帛和王子晉呂恭
呂文起於此昇天龍朔二年老君見

洞天福地藏讀名山記

梅仙觀記

梅仙事實

鞠二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昔梅仙君河南壽春府人。名福。字子真。乃西漢成帝時受命。洪州南昌縣尉。居官清節。志厭浮華。每以恤民為念。未嘗加鞭扑於民。時值王莽作亂。僭竊神器。王鳳專政。浸感災異。數見群下。莫不言福不念天下生靈。坐於塗炭。乃奮忠義之氣。上災異書。以陳治亂。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商。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通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跡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與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廢茂。廢賜不須。項是以天下布衣各屬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街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迴視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名都大郡。求當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重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衛。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燦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為漢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過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駿驥於市。而不可得。亦以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用其雋。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爭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惡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之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矢故京兆尹王章實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屬直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職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

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容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矣與比數陰威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杜搜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金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又言國舅主受事帝俱不納復建三統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

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竊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墮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還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言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令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今孔

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歛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帝亦不報於是有歸休之志焉乎所謂臣之於君再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豈虛言哉遂解衣掛冠東都門納官棄妻子去九江恐國舅攝之易姓名為吳門市卒以保其身厥後求師慕道訪山採藥多隱名山廣谷之間嘗與張

留侯子房執版唱無生曲以快其情也訪屬
蕩諸山即會稽之南也遊南閩入支提山修
鍊數年未就為尼所觸憤然曰靈丹九轉愈
久愈精何厭成功之晚遂入仙霞山即武夷
之東也徬徨乎無人之境逍遙乎塵埃之外
猿啼古木虎嘯幽岩有竹曰瘦腰有草名黃
芽靈苗異種雖然莫能盡識遂依岩結庵堅
心苦志辟穀食松菰學神仙積有年矣每望
閩粵間有紫氣頗異復往建城立壇修鍊未
幾一日山色溟濛煙霞滿室瑞氣浮空紫雲
蓋覆於山頂天樂聲嘹唳有一神人語稱曰空
洞仙君至須臾仙樂近仙君臨榻拜而迎之
仙君曰念子學道志堅吾故下臨授汝外燒
內鍊還返大丹之法九老仙都濟世之文汝
可擇名山依法修鍊方得成仙言竟而梅君
謝馬彩雲散空天樂自鳴仙君乃隱隱而去
梅君精視天文數目下山行濟世之法無不
靈驗初至雞籠山修鍊被尸鬼相魔以至毛
竹洞夜夢神人曰此山非先生修鍊之所遂
入演仙山修鍊又為野火所燒繼往玉華山

修鍊昔神人居焉方欲修鍊而羣賊四起次
至馬石山修鍊然婦觸之梅君嘆曰道緣淺
薄障魔羣起遂再行濟世之法數年至劍江
西嶺修鍊一日祥雲瑞氣覆於山巔開戶視
之乃道師空洞君降梅君拜而迎之告道師
曰弟子恭依師旨廣行濟世之法遊歷名山
修鍊多為魔苦適至於此道師曰汝之道緣
在飛鴻山也再授汝八神却魔靈丹乃召二
童子控赤駿白馬於山前君可急乘馬領
童至飛鴻山精修成功之日吾當舉汝使汝
骨像同昇也言訖道師隱於雲中梅君遂乘
馬領童至飛鴻山卓庵修鍊十日神遊體外
丹光燭天而道成矣遂開爐出丹一丸祭天
天神收之一丸祭地地神護之一丸自服服
訖拜謝天地畢地神奏於三官三官奏聞天
闕言西漢梅福成道於飛鴻山梅君乃乘白
馬領童欲回九江二童馬前撫掌吟詩隱於
山溪巨石之下須臾紅光射日紫霧漫空甘
露天花一時飛降雲中仙樂嘹唳金童持節
玉女執旛力士控鷹侍仙捧詔向梅君曰天

闕詔下令汝乘鸞上昇梅君拜謝天恩棄馬
乘鸞昇天而去白馬墜於水中自後飛鴻山
號曰梅仙山是也山之西有陸馬洲三十里
有遺鞭著山山之下有登仙里山之東溪有
逃童石驂馬渡山之側有甘露源山之後有
天花嶺石上有花跡自後鄉人號曰賴石嶺
是也至今丹光隱伏猶存山根有梅君道院
崇奉香火自後浮屠占之為居址棄仙像塑
佛像改名觀音院將梅仙像移入開山堂安
奉郡之民相傳只呼梅仙院不從其額其院
中有護法五聖公顯靈立廟院側人只呼作
梅君廟梅君同名乃仙聖跡也自漢至今
歷二十二丙寅矣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
丙申計壹千二百五十九年不泯矣時依建
寧府梅仙堂傳本彼有梅山鍊丹之所故云
爾

碑文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紀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

唐新江東道靈隱寺僧人梅仙觀記

三夫火政須去而劔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車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至於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妻人婢子亦攬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烏乎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

書梅先生碑陰 大山蕭山明

豐城梅仙山道觀有梅先生碑唐詩人羅隱文也昨觀與碑俱燬道士熊應祥叶力鼎新之碑再立友羅永之來委予書之問之曰君昭諫遠孫揚前人文勤如是為楷書竟思漢事追嘆之烏乎夫欲福漢之天下故生一福之賢界之漢棄天福乃棄人之福兩自棄

是自福也金鐵交飛天無如漢何老鳳變妖漢亦無如新之移漢何烏乎失士則亡得士則存存以從諍亡以玩言壯哉氣節貫于乾坤視我泥土藏我璵璠離漢去生隱其市門馳跡仙路訴情帝閣泯泯者劉長空無痕永水者梅偏祠共尊祠碑可及仙道不燔青瑤重鐫可字可捫胎諫有知醒如冰寃子真如生日月不昏咸淳六年歲次庚午六月朔

書梅先生碑後 小山蕭素來

讀胎諫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氣今梅壇在處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蘇長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宋初詔

尚書省牒

中書省奏尚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秦泰狀據豐城縣申勘會到宣風鄉南岐里梅仙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妄得詣寶州司檢會昨據梅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升井庵基見

存觀宇已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策可考而見晚避連莽棄妻子去九江金性吳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飭水旱疾癘有禱即應伏望特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呼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

加封

牒奉勅梅福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先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牒至

准勅故牒 元豐五年七月

尚書禮部

勘會近據尚書省送下錄黃鎮南軍豐城縣梅仙觀漢朝梅福勅特封壽春真人其勅牒今本觀收掌及差

官按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已符本處具已施行及收管

勅牒文狀申省去訖今來多日未見回申須議催促鎮南軍主者詳前去今來符內事理疾速回申不啻准前稽遲符到奉行

十二

洪州

元豐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准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太常寺牒准尚書禮部符准元豐五年七月十八日尚書省送下畫黃中書省奏尚

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奏狀據豐城縣中勒到宣風南岐里梅仙壇觀奉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委是詣寶州司檢會昨據壽聖梅仙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存觀宇乃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開賜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中述切以楊之偉節忠論布在史策可致而知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金性吳市門世傳以為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飾

水旱疾癘有禱輒應伏望特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號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今月十四日奉聖旨如前應有合行事件檢會舊例施行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已降勅命封號訖七月十八日未時付禮部依聖旨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太常寺主者詳畫黃指揮應有合行事件疾速施行符到奉行牒到請詳前項尚書禮部符內聖旨指揮施行者

○梅福在漢朝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寶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先靈不泯其服朕思宜特封壽春真人

洪州

所准尚書禮部符內詳畫黃指揮是官性豐城縣壽聖梅仙壇觀精虔祭告勅封壽春真人及造牌額安掛其所降到勅牒今本觀收掌訖具已施行收管文狀申省者

右具上件牌額州司製造用金貼字號已於今月十九日了當交付本觀道士歸觀及差人實祭文一道前去外帖豐城知縣張長官仰照會候到依時尚書禮部符內前項指揮速便前去本觀精虔祭告及安掛牌額訖具

事狀申州

○勅朕嚮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大江北岸梅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其市而不返既嚴祠館亦賜封名茲復益於美稱益少敷於新渥其歆異眷用慰平生可特封壽春更隱真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題詠

梅先生贊

梅仙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愛貢卓囊指世陳政厲志竭精美高拙秦斤鳳仲章謂當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為國重器眾賢聚朝人斯長忘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戴勳遺害

仁鳥增逝母爲按圖求驥於市爰迷孔裔宜
後成湯綿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鳳及莽遂解
漢網防之無及吾言有微遊將遠遊乘雲帝
卿

題梅仙館

孟水部賓于

仙界路遙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蕭後來宜
合言淹滯一尉昇騰道竅高

梅先生故居

黃太史庭堅

具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巖
花問塵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寄梅仙觀楊道師

蘇黃門傑

道師住在真人峯欲往見之路無蹤去年許
我入城市塵埃暗天待不至冀往算來勞我
心道書寄我千黃金買水肉食慮誅短文字
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要有時脫去羅網當
見知梅翁漢朝南昌尉手摩龍鱗言世事一
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麒麟紅鸞我今雖復
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他年禁足投名山
相逢拍手一破顏

題梅仙館

楊次公傑

天下人心愛至忠天心還與世人同自生羽
翼三清去不獨丹砂九轉功漢代變名遊越
國道家遺像立蕭公石壇正是飛昇處老鶴
一聲松檜風

題梅仙觀

洪龜父朋

炎靈夫其御四海無安稅烏乎梅南昌脫履
元始歲小臣披肝膽官掖事嚴秘上書竟渺
茫棄擲江湖外一朝厭蝸角萬里寄鵬背向
來殺青上此事美無對到今瑤池地風露翔
孔翠仰瞻神界遊千載想生氣願爲龍鱗嬰
勿學蟬骨蛇

題梅山

陳閑

先生吏隱寄南昌千里來尋物外御汲水尚
憐春井滌藏丹猶發夜壇光鶴歸華表人何
在犬吠深雲日自長我擬重來訪遺跡手搯
筇杖少徜徉

題梅仙館

朱令粹

書授北闕言無用吏隱南昌寄此間身陟九
霄歸紫府名垂千古寄青山夜壇星斗誰瞻
仰晚殿雲煙自往還幾疊高峯人罕到分明

真境異塵寰

乙卯禱雨梅壇

嚴令粹

大隱清名格帝闈真人新寵榮王言南昌補
吏官雖小北極通班道更尊諫疏不容強漢
室仙風聊復傲具門我來物色朝元處山遠
星壇水遶杖

題梅壇

臨川令呂防

封事悠悠即掛冠蒼煙古木鎖空壇當時不
識蓬萊客祇作南昌一尉看

題梅仙觀

嘗讀子真傳掩卷屢長嘆如何忠正資適在
元成間危言論時政條暢窮根源直節破姦
膽憤氣衝儒冠上書輒報罷九九慚齊桓是
時公卿輩曾不爲厚顏雄文燦方冊至今日
星橫深機識禍福拂衣九江千一朝棄妻子
變姓抱具關位卑而言高自古爲尤難斯人
能保身出處何其艱繫子偶得已駕言謁仙
壇壇側千丈松凜凜清風還壽春下新詔高
蹈翠琅玕壁間羅隱記中理極可觀當年康
樂公遊覽追名山云何此佳蹟未被金石言

真人久悵里佇看西飛鴻

題梅仙觀

馬內翰子才

漢網解宏紐國命移權臣太阿有神鋒顛倒
柄在人公卿雖滿前有語各自吞張禹為帝
師此是禍亂根天子辟左右決機在一言不
為社稷計祇乞兒女恩上方斬馬劍當時負
朱雲谷永對直言天庭集災氛陰謀助元惡
歸咎昭陽嬖豺狼自此縱白晝當路蹲先生
當是時上書叩帝閣耿耿揭揭語皎皎里與
辰天門鎖九重一門萬夫也小臣江湖心何
由達至尊賊莽果盜國忠烈遭烹焚先生變
名姓為卒吳市門浮雲去無蹤世人以為仙
蓬山在何處此事且勿論但愛清風高凜凜
久益新我來拜遺像舊宅荒基存元豐發新
詔主牒封壽春老松益勁色歲飽霜當痕直
上絕頂壇天風吹衣巾細讀壁間書頗喜羅
隱文恨歎有鯁語使我氣益振回視飽食徒
茫茫如埃塵

寄題梅壇

御史將之奇

昔我承乏江西官豫章聖跡無不觀如何復

梅仙觀記

有此遺恨獨我不到梅仙壇梅仙壇在豐城

界真風爽氣埃塵外當年補射向南昌才譽
雖高官未大漢成帝時網紀壞先生諫書至
于房前權王章矯曲朝戮及妻子仇黨快羣
臣知非不敢爭遂令天下言為戒焉乎此語
誠甚危誠切權強何慷慨借今觸突偉臣牙
嗜一羈單未為害公卿大臣噤不吐彼為私
謀安足怪正人在下吁可悲變名吳市復誰
知元豐初書為旌表故庵丹井存遺基舊春
真人錫顯號稱其高蹈與俗遺先生雖不過
於昔而過於今蒙獎飭令丞作書譽忠直潛
德幽光輝無極

題梅山

天師張景先

作尉南昌日投書北闕頗處言不悟主直節
恥為臣漢室多災異其門念隱淪掛冠忘寵
辱蒙袂出埃塵虹屈英雄氣鷗羣自在身水
懷三洞訣高謝九江春擇地開仙館看雲剪
毒巾玄臺秋步月虛室夜凝真無夢生芳草
留年養大椿建香不斷青馬性偏馴太液
刀圭說中黃道路新武夷空墜馬都木竟棲

神絳節雖朝帝靈波高濟民一石傳舊史千

古事嚴裡瑞氣生仙藥清風付羽人壇遺金
鼎像并鎖玉華津地接洪崖府溪通劔水濱
鶴歸雲并撒龍起石鱗鉞已悟身為患元期
德有隣青山不忘我今日是天親

題梅山

范仁什

袖襟推劔拂霜霏何不報疏三章南昌一
尉孤忠日西漢諸王百沸湯便覓赤松為伴
去何求青史把名揚想疑九轉丹成後憤吐
精衷訴玉皇

說到神仙事渺茫壽春亘古此靈場松邊白
隱千年鶴嶺外紅袍幾夕陽霞馭月寒時弄
影斗壇風冷夜聞香先生不必真人號自與
乾坤共久長

題梅仙觀

陳兼一

進了忠言隱姓名萬年香火此山靈可憐沉
醉功名者血涂咸陽喚不醒

題梅壇

左蜀王時彥

梅尉孤忠揭芳名千古傳官早莫意隱心正
即神仙敢諫憂時切為臣願主賢旌陽稱令

尹對峙是丹泉

題梅仙壇

清江劉雲午

史隱清風幾百年長松脩竹滿壇前漢皇若
聽三書諫未必先生便肯仙

題梅壇

火德中微否未傾朝陽一疏鳳先鳴如公忠
論能旋聽彼莽莽森森未可成萬古仙名香宇
宙幾人遺臭腐公卿至今風吼松聲怒似為
先生訴不平

王伯範

朝暗伏馬夕策天漢事于今已幾年一片孤
忠應尚在定須耿耿斗牛邊

宿梅仙壇

張唐漢

夜宿梅壇境山寒萬籟空無才供吏隱有夢
憶仙翁石齒含殘雪松髯奮急風龍煙如可
紙跨鶴問鴻濛

題梅壇

鍾統

萬松護嶺與天齊中有真人舊隱樓井冷尚
傷丹采暖壇高近拜斗星低回思漢事成惆
悵浪費今人高品題我欲從之無路去同昇

不似許仙難

胡發

忠肝一點炳如月世事難將道眼看駕取雲
軒昇斗府惟遺巖壑拱仙壇

遊梅壇有感

臨川吳季光

小立仙壇挹斗箕著身高處覺天低南昌吏
隱清風在喚醒時人局面迷

廣梅山壁間韻

古肝鄧夢然

愧我身名墮褐冠無因安得到仙壇子真雖
隱名誰隱焉古高風凜凜寒

題梅山

東嘉趙必種

一隱吳門訪此山深憐漢鼎尚多艱片言倘
得回天聽未必仙名滿世間

題梅壇

曹仙家

漢代梅君此鍊丹古壇翠駁鮮花斑目窮鳥
道青天遙榻轉松陰白日閑煙隔樓臺分象
外風火煙聲落人間不知乘詔升昇後幾度
飛鶴到舊山

新昌張異

上疏歸來日已西山中旋製薜蘿衣謀身豈

為金丹秘去國應知火祚移風露滿林蟬幾
晚松杉遠屋鶴孤飛辨香僕僕非公願自有
忠誠天地知

古樹枯藤知幾年衣冠來此豈徒然波濤平
地難回首風雨深山旦熱眠吾道有靈終用

世此心無愧可通天功名分定從吾好未許
驅馳效執鞭

立春寄梅壇楊逸老

范大中

仕路蹉跎久見春區區深厭走紅塵未能解
脫無窮事長憶逍遙自在人瓦缶汲泉朝灌

藥羽衣濃露夜朝真灑然物外清虛境呼吸
淳元養氣神

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

蕭泰來

樓立梅峯取上頭日隨元氣與浮游道心快
活雲心似飛去飛來得自由

一收二百里間雲詩八翠窻總向君獨樂何
如同樂好關于久著老夫分

題梅山雲悅樓

約山朱行父

和水高卧白雲堆門倚雲封不妄關留向山
中自娛悅莫教一片出山來

自堂陳杰

白衣蒼狗無情物翻手悲懷嘆古今輪與道人長快活看渠起滅不關心

後林李義山

雲本無心悅者誰華陽去後少人知欲分半席無因到一片飛來是免詩

蜀人王時序

一生活計一身閑日與白雲相往還五百年間知此味華山古後到梅山

林隱羅永之

曾讀楊詩識懶雲只今雲悅即雲孫龍無怒色常歸匣鶴有懼顏獨守門春態樂尋吟客伴心閑喜共野人言要知出岫晴方好樓外濛濛煙雨昏

初堂胡宏子

世人之所悅多在紛華間毛仙得趣處白雲滿青山飛樓俯空曠登眺長怡顏迹與雲俱萬心與雲俱閑八極梅真人乘雲相往還我亦懶出岫時歸坐雲間清吟抱幽獨何當共凭闌

崔次周

仙人好樓居天上多瓊樓祥氛結紫微磅礴常周流道人仙之裔居然梅山頭山頭聳百尺日與雲從游靜觀內景縹緲雲氣浮軒轅挹西爽天淨雲影收倚闌暢今情筆視雲煙稠領客譚又玄滿吸雲腴甌不用分半間盤結任相謬怡然自可悅澹然亦何求悅則動靜隨呼吸聽去留我欲乘之叩太虛相與上下追仙旂鞭轡駕鳳汗漫去下視八表揮斥凌九州

鍾說

我匪悅雲雲悅我雲字與我一無心知君只愛雲中隱不肯出山無處尋

李君式

無心出岫道人閒身在虛無縹緲間可惜雲覓人在望捲將雲雨入梅山

題梅山

薛脩竹

薛荔壇高秋十分漢時笙鶴杳無聞平明一覺西風夢吹落人間半是雲梅仙觀記

金華赤松山志序

物三

余自幽燕慕希夷氏之風觀為葛天氏之民家寓松山之左耳所聞目所見凡赤松子二皇君得道之由來雖未能詳知而歷貫亦已默契乎習中矣遂捨家辭父母來投師資學自承恩備冠裳末數積今四十餘年展香夕燈未嘗敢懈每靜坐丹晨靖中無他念想惟恐靈蹤仙跡無以啓迪後人耳家山舊有刊本事實歲久而磨滅不存余曰既為二皇君之子孫忝忝和先生之餘裔其可使祖師之道不顯乎乃採摭源流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定為一編號曰赤松山志俾來者有可考焉若夫神仙傳記之所錄經典碑銘之所載父老之所傳風月之所詠觀乎此則不待旁搜而後知之也偈曰掛一漏萬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負罪其奚以文松山羽士竹泉倪守約序

按傳記云郡人徐氏遷而得仙徐氏今曰者新矣其人既遇赤松子乃隱匿名字寄迹於上霄後游洞天而後鍊靈元卒能果雲即真子帝庭真人既不與世接時代亦不可考然流播一方氏到于今受

其賜修鍊之所今曰金華亦曰陰公金真
人之洞宇中及兼靈臺屏供有桐馬凡遇
祭歲一郡士民祭祀日以爲常

金華赤松山志

二皇君

丹谿皇氏嫫之隱姓也皇氏顯於東晉上祖
皆隱德不仕明帝太寧三年四月八日皇氏
生長子諱初起是爲大皇君成帝咸和三年
八月十三日生吹子諱初平是爲小皇君二
君生而穎悟俊拔秀聲有異相小君年十五
家使牧羊過一道士愛其良謹引入於金華
山之石室蓋赤松子幻相而引之小君即煉
質其中絕棄世塵追求象罔且謂朱隨之訣
指事而可明上帝之庭鞠躬而自致積善累
功踰四十稔大君念小君之不返巡歷山水
尋覓蹤跡而不得見後於市中復遇一道士
善卜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非
卿弟耶遂同至石室此亦赤松子幻相而引
之兄弟相見且悲且喜大君問曰羊何在小
君曰近在山東及大君往視了無所見惟見
白石無數還謂小君曰無羊小君曰羊在耳
但兄自不見便俱往山東小君言訖叱於是
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今卧羊山即是其所

大君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小君曰
惟好道便得大君便棄妻兒留就小君共服
松脂茯苓至五十年能生在立亡日中無影
有童子之色修道既成還鄉省親則故老皆
無在者今石室之下有洞焉蓋二君深隱之
祕宮也二君以服脂苓方教授弟子南伯達
等其後傳授又數十人得僊神傳傳曰二君
得道之後大君號魯班小君亦號赤松子此
蓋二君不脛名驚世故詭姓遁身以求不顯
此乃祖述赤松子稱黃石公之遺意也二君
道備於松山絕頂爲煉丹計丹成大君則鹿
騎小君則鶴駕乘雲上昇今大貴山即是也
二君既仙同邦之人相與謀而置棲神之所
遂建赤松宮偕其師赤松子而奉事焉名學
其道者而主之自晉而我朝香火綿滋道士
常盈百敬奉之心未有涯也按仙錄南嶽衡
山太虛真人得道處玉帝命小皇君主之賜
神姓崇名宮號司天主世界分野孝廟淳熙
十六年封大君爲冲應真人小君爲養素真
人理廟景定三年加封大君冲應淨感真人

封小君養素淨正真人猗歟休哉大道流行
正教快闡福庇于茲垂千萬年

丹類

遺丹

按遺丹記云二皇君煉丹成道而上昇丹竈
故基與井俱存遺丹在山變現不常或大或
小或近或遠人多目擊不可數舉丹山遇夜
及昏或陰晦或煙雨必霏霏如日出光豈非
遺丹之洞煥燦令略擬一二言之守山道士
吳奉師常言自難伺曉一日聞雞驚鳴舉首
視之乃一物微似彈丸有五彩光即以合
格之亟招同袍作禮及偕來啓合丹已去矣
又守山道士沈應符至更初見窗外光彩閃
爍遂開戶視之有物大如雞子其光漸遠又
即前其光愈遠復歸戶其光照窓如初殊不
知山神訶謾可遠觀而不可褻視焉

丹竈

竈如三級壇上有丹鼎

丹臺

在丹山太清殿之左以真陽所聚遇雪不積

草木不萎

洞穴類

洞元洞天

係三十六洞天亦名金華洞天與赤松山相
接分上中下三洞上曰朝真中曰水壺下曰
雙龍奇偉峻拔巖穴奮踞風雲凝立氣勢磅
礴上逼牛斗之輝下接羅浮之脉上洞有石
真人儼然臨跨莫測端倪中洞有水簾直下
寒玉橫飛其間有石像石筍等按之仙經知
其有異山神守衛不通塵迹下洞有石龍虎
獅象麟鳳鐘鼓之類難可枚數又有雪山等
處鄒陽湯中曾有詩曰金堂玉室相掩映珠
簾翠箔誰審開蓋以洞中有動用什物室宇
戶牖故也下洞門極低非舟不可入既入非
燭不可見此洞天元係赤松所轄據博異志
云皇氏兄弟得道游止之地洞天福地志云
郡人皇氏於此學道凡投告龍簡必至焉理
廟嘉熙間祈嗣告盟於此宮中有御熊育詞
碑可考

優游洞

在上霄去宮十里去壺屏一望之隔洞門高
五尺許入門則高廣二三丈自左昇梯而上
又於上扶梯而入其中舉而視之則虛曠如
大廈數十間之廣又出於三十六洞天之外
煙霞交鎖石髓流英父老所傳則曰壺天真
人所治之區二皇君校籍之所潛齋玉公坐
亦留題曰上霄非晚出煙霞寄孤嶠青广既
營營白乳仍騰騰徐真人有祠其側

石室洞

在螺螄巖之側即赤松子引小皇君入山修
道之所上則石室高深丈餘方廣相等洞在
其左自二皇君得道之後洞門深鎖人不
可到

山類

金華山

周迴數十里即赤松山是也抱朴子云此地
可以居神免五穀洪水之患漢三十代天師
盧靜先生張君好善嘗一遊歷慨慕赤松子
之風二皇君之迹乃留詠曰家在白雲中約
住赤松子揭來此山遊龍虎鎮相以金華莫

外求黃芽已如此

煉丹山

高數千尋去宮五里自宮左循坦途而去至山下度小橋由峻嶺而上其上平曠景物不凡一望數百里近在目睫蓋二皇君煉丹之所其上有蒼巖差道士主之丹光洞煥輝潤草木山中凡可以為藥者三百餘種梁沈約為本郡太守有詩紀之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紹興間降香祈福於此其下有偃田凡一二里細碎不成片段遠望高下若階級相傳以為二皇君植靈苗胡麻之地自五代以來嘗以種香黍每歲必以進貢唐本觀道士舒道紀有詩云至今丹井水香滿此山田後因雜種五穀而此田所出不復可進矣

卧羊山

周迴數里其高數十尋正與赤松宮相對即小皇君叱石成羊之地其上石羊現沒無常山神訶護不容凡人有所希覬林木茂盛深不可入東坡先生嘗有詩讀之曰先生養生

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曰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傍挾冊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又太學博士三山鄭士懿來此曾有詩曰見羊疑是已叱石見石疑未叱羊非石非羊何所見這意思難商量

大黃山

在宮之東一里而近乃二皇君飛舉之地俗呼為墮山以山勢自臺屏奔龍而下墜結于此岌岌其勢故也

聖石山

在卧羊山左宮之南其山相對隔溪皆田也向有十數巨石在田中其廣數圍妨礙耕作乃橋于二皇君次曉則石已飛過山傍眾嘆神異指為聖石二皇君差仙官主之

螺螄巖

在石室之左其巖內竅通于石室洞外有峯之形內有空洞之象巖勢盤折若螺螄就以為名

劉道巖

在螺螄巖之左昔有學道者劉道人於此得道而去

壺屏

在優游洞之左壺天真人修煉之所此地實處履之空空有聲處處隨足陷沒不可舉

水類

小桃源

在宮之側宮內自左廡可問桃源之津泝流而前泉石相搏無風而濤行且百步有亭曰物外又百步橫澗為橋榜曰三峽驚濤怒號前莫知所窮後不見其所止殆與塵世相隔過盤石臨浚流不特與物外異亦與三峽異橫絕一小橋有亭在大石上曰石泓又泝而上潺湲不竭度磔石而後可據搗梧而坐丹山可由茲而上此乃二皇君三元八節邀集群仙校籍之所山中人早行嘗有聞如官府考掠聲遽明尋覓則又杳無所見昔有栖碧御風吟然等處今不復存東萊呂先生有記以紀其勝

丹井

在丹山左隅二皇君得道將欲飛舉乃為石屏上有石荷蓋與龕相類奉所事石老君於內而埋井中不使後人知神仙蹤跡及井所在却以他井代之其泉冬夏不涸可以治病神濟無方後有慢道者厭觸之其泉不通此井自塞守山道士方以井閉為懼二皇君乃親降指示故井因忽不見亟鳩工掘土則見所藏老君在龕中顏色嚴古冠裳坐處皆肅整殆若天降衆共驚愕乃奉祠于太清殿今之井井實故井也梁國葛惟肖乃雅川耳孫有詩紀之曰煉厥紫河車汲此太陰精鉛男沈玉洞乘女隱金城蓋為是也

聖石灣

在宮前送客亭下聖石山之左中有聖石屹立不動壺天真入曾參龍于此

清水潭

在宮之右過清亭之前昔有一大石羊在此神仙恐為凡人所得其羊竟走入潭中而不可見皇祐間洪水衝倒鍾樓鐘亦震入其中竟失其所至今凡遇風清月白之夜聞其下

銓金琳琅之韻以合步虛之節

宮宇類

寶積觀

即赤松宮按觀碑目二皇君因赤松子傳授以道而得仙同邦之人議曰昔崆峒訪道帝王有順風之請瀨鄉立祠桑梓置樓神之所為勝地可得忽乎遽建赤松宮

真廟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額宮與卧羊山相對宮前有二派水合為一流其一自上霄而下其一自基盤穿小桃源而下宮內由左廡而上可問桃源之津由右廡而入可尋濯纓枕流之勝又數步可坐過清亭而觀漱玉徘徊官廳可覽驂人勝士之風月朝廷所降御書及石刻并詔勅等見奉安子宸翰堂官中自冲真董先生立名於東京中太乙而顯道振宗代不乏人自紫虛黃先生重興觀業而規矩一新

金華觀

在雙龍洞側掌三洞香火元係赤松下觀

雲巢卷

在丹山上有屋數十楹宮中歲差道士往主之非惟巡掌形勝士夫捫松蘿而訪仙者則儼相遊覽焉

太清殿

在丹山上雲巢之側今奉事石老君香火

二皇君祠

在大黃山下守宰謁告必至焉范浚有詩云靈祠千古餘真跡祠下老松高百尺僊子騎鯨去不歸幾回借問山中石

壺天真入祠

在優游洞前一在壺屏一在基盤一在宮內禱祈不絕

聖石僊官祠

在聖石灣左守掌聖石按識記云此石乃金寶所化能現光彩故二皇君今仙官主之

丹山仙官祠

在丹山上雲巢卷之側每遇升先吐納必由于茲民有禱祈動無不應凡有登丹山而不加敬者必有彰報之驗而俾降信道之心

雲臺觀

在城西十里外名曰鮑屋元是羅仙姑兄弟二人修道之巷曾遇白水仙人而不火食繼有何仙姑兄弟二人復結此巷請牒為女冠亦八十餘而化後亦松主首移請蘭溪摩頭以隸屬亦松下觀云

疑神菴

在城西十里外去溪陂塘一里乃朱宗師退修之地宗師勇退觀事結菴于此以奉父母香火誓絕人事而戶外之屨滿鄉黨多訪焉潛齋王公坐有詩詠之拋却林泉趣卓菴臨近村兩憲吞日月一室養乾坤藹露秋離重松風午枕暄蒲團數胎息不肯學傍門後數年遭逼理廟賜疑神齋高士遂以為名其後又復得御書疑神二字因以為額

人物類

舒先生

先生名道紀唐代人也生長於華為赤松黃冠師存心養性之外惟以文墨自娛名公迓相推敬遊歷江湖在處寄其風月之章時有薦之于朝而六用之則又拂袖而去若將浼

馬埋光鏤彩不求名聲自號華陰子常與禪月大師貫休為莫逆交日夕瞻仰二皇君之祠若意交神會人莫測其過與不遇也曾有詩曰松老赤松源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天去群羊化石眠至今升井水香滿此山田其後亦却食不疾而化又數年有於赤城見之者

冲真童先生

先生名惟滋好學篤文不事生業隱寄赤松解悟經品思通神會時貴以先生名薦之于神廟名試諸經理義敷暢上悅賜度牒為赤松黃冠師繼賜冲真師號及紫衣未幾掌東京中太乙事及哲廟元祐間乃丐歸家山上嘉之復勅領寶積觀事

紫虛洞靈黃先生

先生名孝達字行可本郡人其家去官二十里紫虛洞靈其師號也博學群書精於唐宋之詩遇至人授以祕術於是諸大法無不參行救人疾苦析禱響應四方歸向皆目之曰黃真人至紹興間主觀事凡三十餘載一新

觀規增置田畝道行賴其休庇至今無乏嘗置靈機堂為修存導養計得暇則以琴碁自娛

至樂先生盛君

先生名曠字元放武林人也其母夢吞五色光而有妊自十歲學道於金華三洞及十五六遷寓赤松呵咄外喜吟詠凡寓於物入於題者必發而言之有華松篇一帙蓋取金華赤松居處之意也然朝內煉廩所不解紹興間因內嬪傳其斬赤龍之道高廟聞其名詔寫其容而名之乃野入觀上賜坐談玄館于玉津園尋降賜御書扇又命其勒校道書繼而奏請如蜀之青城等處蒙恩允又賜空名度牒數道以資糈糧之費及回入觀上上悅賜至樂先生之號及金玉等物謝恩還山遂於官中卓一小菴曰迎陽先生尤精於易時與鶴山劉大猷講析其中又於所泊處命曰至樂寓愈然修煉嘗獨吟曰列名紫簡群魔賓扶桑賜谷奏玉晨控駕三素輔翊宸敢忘南嶽魏夫人年七十餘跌坐而化

冲和先生周君

先生名太川字巨濟號澄齋本郡人也自幼入道潛心宗風承恩後有術者相之曰此人必可一言悟主及年德俱備寧廟聞其名乃詔入觀館于高士堂尋奉萬壽香火大甚禮貌之乃為家山申請免和買雜數仍立山門道正司又數年謝絕軟紅歸養故業眾又挽為家山主人愛常佳毫髮無欺瞻眾無乏庄田負通則捐已資而代償謹聲載道若夫吟詠舒情橫琴樂道人所不能易及也與通妙先生易君如剛為莫逆交嘉定間上猶愛念二人俱賜象簡又俱賜先生號所得御書見崇奉于冲和道院之御書閣

道錄具先生

先生名泰浩平生讀書不倦十行俱下遊歷江湖則與雲泉高士楊休文為文章友玩弄筆硯朝中公卿皆屈禮招致之紹定間文聲益振理廟聞其名召入觀令主太乙自是聖眷彌篤宣賜不一積階至左街道錄年七十餘而化

宗師朱先生

先生名知常字久道號此山本郡人也先生通儒學明釋老平生茹素嘗曰功名不足浼我慨從赤松子遊為黃冠師未半世兩住家山道尊人服寶祐丙辰裕齋制置馬相公先祖以檄召主茅山玉晨未幾司徒高士師坦以先生聞于理廟移鎮崇禧次年蒙恩召主佑聖觀遷左街鑒義凡遇雨暘祈禱屢應上悅遷疑神齋高士開慶間韃虜渡江犯鄂渚於是上命立壇借陰兵助戰有驗賜左街道錄及象簡香合孟盤錢幣至景定四年適茅山上清經錄嗣教宗師闕員上特御筆以先生名為四十一代宗師先生少學易於鄉先生盧端叔後得易說於池陽周元舉遂以見聞集為一編進之於上先生得易之道知進退之機咸淳乙丑浩然有歸志乃於房院之後築小菴以自娛

制詰類

赤松凌虛真君制

初道無方體供物之求兆見機祥發於感忽

赤松真君紀于僊錄神農之師雨暘並時有求必應一方所仰千載若存祇答靈休用伸茂典可加號赤松凌虛真君

元符二年制 制在白

二皇君詰

初黃老之學雖以虛無為主澹泊為宗而原其用心實以善利愛人為本初起真君初平真君爾生晉代隱于金華叱石起羊以為得道之驗汲井愈疾益廣救人之功歸然仙官赫爾廟貌一方所恃千載若存東陽之民合辭以請其按仙品崇以美名緬想靈旂鑒吾褒典

初起真君可特封冲應真人
初平真君可特封養素真人

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加封

初至真之妙昉於莊老之論神仙之事盛於秦漢以來然超乎冥漠之無形而迥若昭彰之有驗第一位冲應真人第二位養素真人惟爾兄弟流芳史書叱而能起成形丹存

而尚留遺跡駕霧騰雲則若恍若惚祈晴祈雨則隨感隨通至今寶積之祠起敬金華之地宜加徽號以稱真風

第一位冲應真人可特封冲應淨感真人
第二位養素真人可特封養素淨正真人

景定三年十二月十日

碑籍類

碑

老君聖像碑

二皇君詔碑在二皇君祠

真武戒世碑在真武堂

御書蘭亭碑

御醮碑

御香碑在宸翰堂

寶積觀碑在張虛靜先生祠

三清殿碑在路說

遺丹記碑

遺丹贊碑在馬龕

會仙閣記碑

赤松山碑在李詩翁祠

十六

長生碑唐咸亨四年成

陰符經碑

小桃源碑

物外碑

洗耳碑唐虞似良書

太上感應篇碑

青雲閣記碑在雲閣下

名公遊山題詠碑在不可計數散在廊廡及石堂院并諸房院等處

檀信長生齋碑

檀信遠日齋碑在無

勅賜宗師碑在此山道院

文籍

赤松子中誠經在冲和道院

霍如菴泰同契在曉翠閣

注太上感應篇在雲閣

經述易解在此山道院

金華赤松山志卷三

十七

仙都志序

鞠四

疆理之書肇於禹貢而具於職方然水有經郡邑有乘此仙都志所由作也仙都東吳勝事在道家書為析仙洞天爰自發蹟軒轅由唐逮宋錫名薦祉符瑞屢臻聖朝廷祐間貞士趙虛一載奉寶書來領覽事山川草木胎被寵光獨峰鍊谿若增而高峻而深也住山陳君此一載筆于編沿革瑰奇鉅細畢錄其有功茲山者歟吾聞達萊在望而風輒弘去桃源既入而路忽迷則名山大川豈人人之所能周覽哉此編目擊道存可以卧游矣至正戊子五月既望

鞠四

仙都志卷上

玉虛住山少微陳性定此一編集
獨峯山長番陽吳明義仲謹校正

山川

仙都山古名縉雲山按道書洞天三十六所

其仙都第二十九名玄都析仙洞天周迴
三百里黃帝駕火龍上升處山巔有石屋
世傳為洞天之門史記載縉雲本黃帝夏
官之名張守節云括州縉雲縣其所封也
太平寰宇記唐置縉雲縣又以括州為縉

雲郡蓋以其地有縉雲山故也今縣在山
之西二十三里國經云唐天寶七年六月
八日有綠雲起於李溪源覆達縉雲山獨
峯之頂雲中仙樂響亮鸞鶴飛舞俄聞山
呼萬歲者九諸山皆應自申至亥乃息刺

史苗奉倩上其事于朝敕改今名

獨峯山一名仙都石謝靈運名山記云縉雲

山旁有孤石屹然于雲高二百丈三面臨
水周圍一百六十丈頂有湖生蓮花有巖
相近名步虛山遠而望之低於步虛迫而

視之步虛居其下舊東陽記一名丹峯山
昔黃帝嘗乘龍車登此山轍跡猶存自唐
白樂天以下古今名賢留題有什

步虛山在仙都山前正與玉虛宮相對疊嶂
倚空群峯掩映又有小峯列如北斗名曰

斗巖謝靈運名山記云中巖上有峯高數
十丈或如蓮花或如羊角古老云黃帝嘗
鍊丹于此劉澄山水記云縉雲臺黃帝鍊
丹之所輿地志云縉雲臺即三天子都山
巔平敞有若壇堦是其地也

童子峯在獨峯側其狀如荷獨峯之腰有竅
若臍此峯平臍故名括蒼舊志云獨峯山

旁一石峭立謂之童子峯
好山在仙都山西初陽谷左宋紹興間轉運

使李士舉嘗遊仙都過徐氏山居賦詩有
華屋重重對好山之句由是得名後晦庵

朱先生碑節于此其名益著
隱真洞在步虛山巔與獨峯相對洞口巖石

玲瓏宛若懸巖峻絕難躋罕有到者按郡
志云唐劉隱真先生修鍊之所

仙水洞在步虛山麓郡志一名鏡巖洞中有
泉出自崖竇間滴于石池雖大旱不竭唐
周景復先生修鍊之所名公磨崖記遊者
衆

金龍洞在步虛山東中有二洞相連通明開

敞舊志云洞深不可測道家謂洞天即此
也宋天禧四年投金龍玉簡於其中

天堂洞在仙都山東雙龍洞左高峻人跡罕
到洞中石壁正面列二圓穴右者淺而左

者深有龍居之早禱必應洞旁又二石窪
左者水清常溢右者水濁或縮名日月泉

山後別有一洞俗呼為天堂山內築精舍
扁曰清虛

忘歸洞在仙都山西可坐數十人洞外有石
聳出溪流之上遊者登覽盡得仙都之勝

使人忘歸名忘歸臺
初陽谷洞一名倪翁洞臨於練溪之上左右

巖石奇怪對壘獨峯郡志云谷在仙都山
西初入頰陰隘少進有石室洞房虛敞可

居以東向先得日故名初陽正東石壁有

竅大如盤孟初陽光射室中爛然五采其外晴波萬斛有如燦金或云倪翁洞在緡雲縣東半里說也宋嘉泰間郡人陳百朋續志云洞正屬仙都山練溪旁初陽谷中崖上有洞名三大字或云李陽求篆今考

谷中有磨崖初陽谷三楷字倪翁洞三篆字古老相傳昔有倪長官隱居于此今失其名宋乾道間郡守錢罕題仙都詩云初陽便是扶桑谷洞裏倪翁招我來則知倪翁洞即初陽谷明矣又曰雲堂洞石山中。

○ 巖洞固多自來唯六洞著名

雙龍洞在獨峯之東靈澤廟左盤石橫跨山澗中其下空洞道人雖大早清流不竭宋紹興間久旱玉虛道士游先生望雲氣至其所見二巨蛇盤旋石下飲水不去遂祝之雷雨隨至合境霑足由是得名立祠祀之洞內左有陰穴橫穿而上昔嘗有人明炬而進莫窮其源至今早禱必應時行沛澤或見雷光洞前澗水深處即古所謂游龍泓又曰龍泓洞宋人胡志通大魁王十

朋俱有題詠

伏虎巖在獨峯之西書院之右有小石山如虎踞伏一名駐獅巖

翔鷹峯在獨峯之南回瀾亭左山巔有二石狀如鸞鶴展翅翔舞俗呼為丫叉巖

靈龜石在獨峯之北仙都界石之旁山麓有巨石倚立宛若大龜昂首而上鄉人驗其燥濕以占雨暘

小蓬萊在練溪之下按郡志云在仙都之西潭心有小島上多怪石奇樹潭之南有石壁高可百仞名公鐫歌詠于崖以記登覽

之勝遊者泛舟而入恍若蓬瀛之境參政四明樓公鐫大書小蓬萊三字刊于碑以亭覆之今廢傍有合掌洞可容數十人石壁高處橫列十餘穴若幾貫組名大組巖

其東復聳一巖上廣下欽曰雨簑巖

小赤壁在川石潭上按郡志云在仙都之東瀕溪壁立高可千尺峰巒奇秀壁下空洞潭水凝湛莫測其深泛舟而遊迥出塵外迥流一舍餘亦有一巖郡人參政何公澹

書小赤壁三字磨于崖雖地異而名同故併錄于此

仙釋巖在小赤壁之西岸有石挺然森列于溪之許間有狀如仙人釋子之像者玉虛山地多在其側而古籍常以仙人石為界

黃硤赤巖在仙都山之東麓有崖壁立橫亘數十尋巖竇豁豁色絢五彩遠望如雲錦近視若霞綃今土人立田社於巖下

天師巖與赤巖對峙巖下有洞可立二十人內有陰穴直下通于溪古老云昔人值早

往元真護國天師祖廟請香火于茲致禱獲應遂建殿于洞前因名其巖厥後殿址蕩于水至今鄉人猶望洞而祀之

東蒙巖在初陽谷左有石低昂奇崛聚立于深潭之濱巖下可以泛舟海上有仙山曰

東蒙泰嶽之南山名東蒙此巖之名莫詳所出或云巖正朝東太陽將暉水光互映而曰東蒙亦取初陽之義二字未知孰是

玉甌巖在初陽谷右山半有石突起如甌巖下有穴宛若竈門天將雨則巖上霧氣如

玉甌巖在初陽谷右山半有石突起如甌巖下有穴宛若竈門天將雨則巖上霧氣如

坎溪流瀑漲則門內有如釜沸之聲括蒼舊志云一名碧雲洞又號張公竈其詳所由

楊郎洞在初陽谷後驛道之旁洞中高下二級可容二十餘人古老相傳昔有楊郎居

此以符藥濟患於往來者後人思之立祠于中

仙巖洞在好山之北仙巖市上山半有洞深曠高明可立百餘人今市民立曰杜于中

梓雲洞在仙都山西與兩袁巖對峙巖下空洞若磴自山根循至山腰長六十餘丈一

名長亭其上深敞處土人嘗構屋於中近廢

鼎湖即獨峯頂上湖也嘗生蓮花按唐宋以來名公題詠並以鼎湖稱之

鍊金溪源出大盆山至仙都則名鍊金水中
有石與獨峯之根連續一片其平如砥兩岸相望闊三十餘丈而水深僅尺許按郡志仙都之里曰鍊金里溪曰鍊金溪渡曰鍊金渡然莫考其所出據唐韋胡仙都山

銘曰丹穴傍起金溪下融又唐隱真先生玄墟志曰鍊金溪畔足以濯纓則鍊金之名古矣

金華潭在鍊金溪下深處古老相傳鼎湖金蓮花瓣嘗飄墜于此因而得名

練溪又在金華潭之下水光若練故名按郡志云在仙都之西初陽谷洞前水中有大人跡犬馬蹄痕又有石井深不可測

丹井在玉虛正殿之西南隅隱真先生嘗汲以鍊丹至今泉清味甘冬溫夏寒雖旱潦

不枯溢
玉泉池在雙龍洞下其色玉潔

放生池在玉虛宮外以潄澗水既廣且深自昔為放生之所其一在妙庭觀前

天塘在天堂洞後山頂冬夏不竭

梳水瀨在小蓮葉上大溪中兩岸相接唯片石狀

欄闊三十餘尋水落石出之時餘波分派而流以渡俗呼為福轡巖

祠宇

玉虛宮在仙都山中即玄都新仙洞天黃帝

飛昇之地自唐天寶戊子以獨峯鍊雲仙樂之瑞刺史苗奉倩奏開教封仙都山周迴三百里禁禁禁捕獵建黃帝祠宇歲度

道士七人以奉香火宋治平己巳改賜今名宣和庚子毀于寇道士游大成迺即舊

基再謀營造時宮東坐西向陰陽者流謂虎瞰而角法宜改為景定庚申郡守安劉

取朝旨命道士陳觀定遷宮地向不葺年而告成元延祐庚申道士趙嗣棋欽受宣

命佩服頒降威州路仙都山玉虛宮提點所五品印章主領宮事再奉聖書護持改

復甲乙及蒙集賢院暨天師正一教主大真人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各給榜據俾

永遵守由是宮門增重舊觀本宮殿宇開列于左

金闕家陽寶殿郡人葉嗣昌書額

黃帝祠宇唐縉雲縣令李陽水篆額

飛天法輪藏殿宋朝乾道己卯道士李伯祥初立法輪規模宏美郡人陳沂書扁

天一真慶行宮

三元三官聖堂

梓潼帝君行祠

洞天仙官祠

玉虛真官祠

衍教堂郡人何僂書扁

隱真堂韓永錫書扁吳俊嘗留題今奉鍾呂

諸仙像方丈扁曰天開圖書文公五代孫

朱堽九歲書

風雨堂吳興趙孟頫書扁

金蓮館蜀郡虞集書扁

玉虛宮門東陽趙孟頫篆額

祈仙洞天門邑人潛說友篆額

仙都山門趙孟頫書額

片雲亭取樂天片雲孤石之詠為名

回瀾亭在金華潭上郡人何宗姚書扁

仙都蛟軒

競秀軒

櫺芳軒

練玉軒

駐鵲亭在洞天門外

照水亭在放生池上

忘歸亭在忘歸洞前

妙庭觀在仙都山東金龍洞上唐咸通元年

隱真劉先生所建又築玄壺於其後乾符

三年門人朱惠恩詣關請觀額蒙錫以仙

都之號景福元年江東羅隱作記宋治平

二年改賜今名元皇慶元年玄妙葆真道

士陳懷玉欽奉聖書復為甲乙世襲香火

由是振興

獨峯書院在鍊金溪西正對獨峯宋淳熙壬

寅晦庵朱先生持常平節上疏劾台守未

報猶詳于此山以伺朝旨有於此藏修為

宜之語紹定戊子郡人開國葉公嗣昌始

就此朔禮殿為講貫之所咸淳丁卯邑人

尚書潘公說友即舊址而廣大之

也山

靈澤廟在雙龍洞前即雙龍之靈郡志云宋

咸淳七年知縣陳紹若禱雨有感保奏救

賜廟額至今士民祈雨輒應古廟甚隘恒

定新之

趙侯廟在仙都山西梯雲洞側按郡志廟在

仙都鄉一方咸敬奉之侯乃後漢趙炳也

廟前有石如船郡志云石有如舟者俗呼

為趙侯船或如枕如履如壺皆以侯名按

東漢方術傳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

方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

為脯瘳病皆除東入章安縣山百姓神服

既歿遂立祠焉至今蛟蚘不入又傳註曰

炳故祠在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

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今正一宗

壇給趙侯禁氣錄即此所謂趙侯禁師者

是而曆家亦有趙侯化日又按東陽志水

康縣為傷侯廟乃後漢趙炳也事與史同

縣經云仕漢至大將軍廟無碑碣可考但

有古碑書為傷侯廟數字又郡志有田縣

靈康行祠即縉雲縣趙侯廟也初侯廟食

于台州臨海縣白鶴山宋元豐七年賜額

積封靈順顯佑廣惠威烈王今按縉雲沿

革唐聖曆元年折括蒼縣也及永康縣

地置縉雲縣此廟至永康界繞半舍考之

此地實水虞故地神之顯靈無所不在雖鄰邑皆有祠無如此廟有石像可表至今廟中無蚊蚋境內不生蛀蝨水旱疾疫禱之必應宜非祖廟耶

神仙

景復周先生仙都道士也唐大曆間居仙水洞中辟穀宴坐百有餘年後仙去今玉虛宮有石刻陸龜蒙題鏡巖周尊師所居詩并序可考今錄之處州仙都山之半有洞下望之如鑑目之曰鏡巖去地二百尺上者以竹梯為級中如方丈內有乳水滴瀝黃老徒周君景復居焉迨八十年不食手粟日唯焚降真香一炷讀靈寶度人經而已東牟段公柯昔為州之日聞其名梯室以造之且曰君居此久矣乳水之滴晝夜可知量乎周君曰某常揣之晝畫與夜乃一斛加半焉公異而禮之後柯別十三年處人過說周君尚存吟想其道無由以觀因寄題詩云見說身輕鶴不如石房無侶共雲居清晨自削靈香柿獨夜空吟碧

落書十洞飛精應遍吸一莖秋髮未曾梳知君便入懸珠會早晚東騎白鯉魚著作郎皮日休和詩云八十餘年住鏡巖鹿皮巾下雪彩彰床寒不奈雲縈枕經潤何妨乳滴函飲澗榘回窺絕洞緣梯人歇倚危杉如何計吏窮於鳥欲望仙都舉一帆船

舊集所載與石刻同

隱真劉先生名處靜字道海沛國彭城人其先避地遂昌因家焉世宗儒業先生幼而穎悟博覽群書遊涉名山得遇至人授以吐納之道嘗召見賜緋衣退居仙都山隱真巖結廬金龍洞側妙凡弟子數百人自遠方來謁者無虛日門人欲塑其像一日有嗜酒道人來成之先生留飲旬日以黃金三十銖贈其行相送金龍洞前約先生曰子歸首視硯下及回乃得片紙書云子與吾金吾授子真真抱子形形全子神十六字累元金在焉於是頓悟遂預禁玄墟于廬後自誤其志咸通十四年六月辛酉解化當日歸封玄墟刺史廬處堪贊

其像曰至靈之精大道之淵其朴靡散其神則全嗟夫世人嗜欲馳役故使元胎莫留瞬息惟師恬泊萬慮泯泯宜有一物能奸至真伊厥形氣尚質純捨胡為神人土偶為者復數年有鄉人於襄漢間見之語

其弟子啓墓視之所存惟杖履二事蓋尸

解也金墓在後復有塑像贊云返一無迹

神之又神遺此塑像非先生真先生之真

不存此身出有入無莫與之親事跡出郡志贊頌出

括著

附四

十三

仙都志卷上

仙都志卷下

第五

玉虛佳山少微陳性定此一編集
獨峯山長番陽吳明義仲誼校正

高士

仙都乃祈仙洞天高尚之士代所不乏自宋
宣和以前玉虛厄於寇固不可考厥後若游
大成等往往開揚宗教增重山門盛德清名
用叙其要

游大成樂成人宮因寇燬獨力重完克紹前
猷發明後學尤精地理之術自卜壽藏於

仙都之支山誓曰吾家猶子技孫世世紹
襲當為天人師後果符是言傳之八世至
宋末墳為土寓所侵而游氏殆絕焉

樓大度黃見素皆邑人不扇真風廣彰玄教
李伯祥劍川人道風高古增建飛天法輪甲

於浙左

劉廷用少微人奏免浮稅武若冲同門友表

樹玄黥

洪端本號高溪葉葆和號竹間詹虛一號寄
庵陳觀定號楚山皆麗水人四世師弟子

也龍表大道之正傳皆玄門之領袖楚山君
改易宮向數蹟尤多

林天任號攬舟昆陽人昔授修職郎際陵谷
變遷歸心玄學遂採摭道典刪散教科屢
闡黃籙大齋嘗於施鍊之夕願大神光烜

赫九色亘天徹地民具爾瞻

謝天與號蘭谷金華人精崇道法弘贊宗乘
如禱雨祈晴興雷伐廟不動聲色如響斯
答人至于今稱焉

徐元璫號梓林麗水人為玉虛道士宋景定
間應詔祈雪用粉筆書青紙為五出者以

進曰翼日辰時必雪皆五出及期果然賜
號紫微惠濟先生事具郡志元以好人名
天師尊其道俾領玉虛以養壽大德甲辰

無疾羽化留偈曰本是蓬萊仙子住世七
十九年笑指鼎湖歸去洞觀無碍蒼天

趙嗣祺字虛一龍泉人幼學道玉虛既壯遍
遊名山再參南谷杜真人觀光上國名公

鉅卿無不敬愛欽受宣命賜印視五品甲
乙住持實始于此又數欽捧御香馳驛淮

蜀荆襄江浙湖廣閩海思播等處後住集
慶大元興永壽宮湖州計籌山昇元觀平
江白鶴觀累奉諭音錫號玄明通虛一
先生教門真士至元後庚辰冬解化于白
鶴藏劍履于計籌

李德寧字守一括城人嘗判三衢道教主貳

玉虛四十餘年興廢補弊為已任至元庚
寅免稅之功九著至正乙酉正月乙未忽
索褚筆書偈云抱德而寧守一而成天空
月明道遠上清書已擲筆而化

草木

金蓮花按郡志仙都山孤石撐空石頂有湖
生蓮花古老相傳嘗有金蓮花瓣飄落
龍鬚草產于獨峯崖上舊志云黃帝駕龍上
昇群臣攀龍鬚而上髯墜化為草

壽松古栢生于獨峯之頂木皆合抱四時長
青可見獨峯有鼎湖之淵深也

草木可藥者往往見山翁野叟採取形殊味
別莫識其名今按本草載所有者雖非土
產亦不廣生姑列其品目于後以表名山

之嘉秀云

黃精	葛蒲	菊花	天門冬
麥門冬	車前子	地黃	牛膝
薯蕷	薏苡仁	巴戟天	枯樓根
石斛	菴蘭	卷柏	草龍膽
旋覆花	草決明	芎藭	青蒿
絡石	茵陳蒿	石香薷	紫金藤
藍實	景天	葛根	石龍菊
仙靈皮	藏靈仙	苦參	當歸
通草	常山	何首烏	忍冬藤
芍藥	瞿麥	狗脊	山豆根
牽牛子	懷香子	百合	茅根
草薢	菴麻子	金星草	天南星
仙茅	菝葜	艾葉	馬兜鈴
馬兜鈴	劉寄奴	半夏	大青
剪草	莎草根	穀精草	骨碎補
王瓜	射干	白欬	續隨子
雞冠子	覆盆子	商陸	佛菴
鶴虱	萱草根	夏枯草	菓耳實
馬勃	澤蘭	茵芋	紫河車

五味子	白朮	大汗	王不留行
防己	杜藜蘆	羊蹄	大小薊根
細辛	鬼舊	水萍	香薷
紫蘇	鬼箭羽	薄荷	木蓼
馬芹	淡竹葉	馬齒莧	冬葵子
沙參	紫葛	蒴藋	燈心草
三白草	牛蒡子	苧根	菰根
蒼草	甘蕉根	馬鞭草	地膚子
杜若	白蒿	桔梗	蛇莓
旱蓮草	車馬頭	松脂	楓脂
栢實	五加皮	地骨皮	赤白皮
楮實	槐實	橡實	五倍子
枸杞子	郁李仁	烏藥	黃蘗
萊菔	山茱萸	金櫻子	金鈴子
木槿	阜葵	苦藤	苦楝
練子花	蔓荊子	石楠	釣藤
梔子	烏桕木	檉木皮	水楊葉
秦椒	乾漆	杉材	稻米
粟	白扁豆	赤豆	綠豆
大麥	小麥	白油麻	甕子粟

梨	棗	鵝寶	雞頭
石榴皮	栗楔	桃仁	梅實
柿蒂	藤梨	枇杷葉	葱實
白芷	苦蕒	水芹	烏芋
苜蓿	菰	芥	蒜
韭	薺		

碑碣
黃帝祠宇石刻四大字唐繆雲李陽水篆
碑石元在王虛宮後為縣人筆置邑序度
厝間於碑陰列毛碑所撰學記今石尚
存

唐韋相撰仙都山銘潛說友篆
唐刺史李季貞撰仙都山銘趙必應篆
唐陸龜蒙題鏡巖周尊師所居詩并序
宋治平二年改賜王虛宮敕黃及省劄部符
刻石

錢塘吳說陪郡守劉大中遊仙都記
通判丁宗旦題仙都山王虛宮詩
郡守謝伋和運使李士舉詩
郡人項鶚撰王虛宮免稅役記
太學尚書邵景初遊王虛宮詩并跋

太常寺簿具大詔贈知宮詹虛一詩

杜晦之遊仙都記

郡守趙必憲遊仙都記

郡守安劉判申請改宮向狀

邑人潛說友撰重建玉虛宮記

邑令吳祖文題獨峯詩

仙居陳仁玉遊仙都詩弟邑令紹若跋

元縉雲縣尹石谷謝雷使徐元璿祈雨詩

元縉書大護持玉虛宮復甲乙正副金丈刻

石已上並
在玉虛宮

隱真劉先生玄墟碑志

元縉書護持妙庭觀復甲乙正副金丈刻石

已上在
妙庭觀

轉運使葉清臣撰獨峯山銘磨崖于峯下慶

曆間運使馬尊皇祐間運使蘇公舜元元

豐間少保趙清獻公抃及前後名公四十

餘人各記遊山歲月並磨崖于山水洞中

慶曆間邑尉毛維瞻陪轉運使留瑜遊仙都

記磨崖于步虛山麓

嘉祐間會稽沈紳宣和間開封劉公長卿紹

興間錢塘虞公似平及前後名公二十餘

人各記遊山歲月並磨崖于初陽谷中

紹興間郭契敦將善昭趙善詩楊景泰詔詣

仙都祈雨記磨崖于鏡巖

嘉定間留元剛郭嘉卿等遊仙都記磨崖于

初陽谷外石壁上

小蓬萊三字四明樓輪書立碑在山中

邑人黃邦彥題獨峯詩磨崖于童子峯

邑令王基小蓬萊歌磨崖于石壁

已上特運
使葉清

仙水巖三楷字磨崖于洞中

初陽谷三大楷字磨崖于谷中

倪翁洞三大篆字或云李陽冰書磨崖于洞

前

隱真洞三篆字金龍洞三篆字天堂洞三隸

字忘歸洞三楷字並磨崖于其洞

右山中碑碣磨崖名目已見于前今摘其

銘記略存于後所有古今名公題詠詩集

另刊

都山銘

唐韋胡撰

亭亭仙都峻極維萬屹立漢右削成浙東發

地直方磨霄宮崇靈治在上祥雲積中圭臺

千仞柱擎四封目視不及輪飛雁窮群奔

走列仙會同黃帝披訪碧嶺是冲丹穴傍起

金溪下融日照霞附月映綃裳壞絕棲塵木

無寓叢居幽不昧守一而雄萬壽報譽九成

來空嘉名來復展禮斯洪籙作懲止年祈感

通莫高匪茲造物之功

玄混播形厚載孕靈雄冠群山孤高亭亭挺

立參天氣氤青冥嵐凝丹穴霞敷雲屏上磨

九霄旁凝五星龍舞其觀鳳管時聽降自穆

武求之靡寧徒聞荒政曾不延齡物有殊異

昔人乃銘爰勒斯文縉雲之祠

張鷟撰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

如笋抽高突雲陰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

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

垠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髮髯有像

神仙下來瀨氣氤氳雲鳥環迴永殊塵雜不
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執闕
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兩空微灑雷
水谷來松音潭影暗輝往往鶴唳不知所歸
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上帝
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升靈
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
容空流溪水百越之內此山為大恍若壺中
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
立滄海

宋轉運副使葉清臣撰

黃帝車轍馬跡周遍萬國升成雲起因瑞名
山則獨峯之登固宜有是會將漕二浙行部
括蒼道士仙都親訪靈跡慨然感秦漢之不
自度也駐馬溪上勒銘山陰

於黃顯恩道崇帝先隆三邁五功豐德全
脫履厭世乘雲上天躬彼飛龍格于皇天
霍秦修漢慶兵事邊流痛刻下溺祚窮年
忘是古訓敗于巖巔宜爾靈仙孤風歸然
題詠

中書舍人白居易樂天
黃帝旌幢去不回片雲孤石獨崔嵬有時風
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

前進士徐凝

天地茫茫成古今仙都凡有幾人尋到來唯
見山高下只是不知湖淺深

運使起居舍人曹唐

蟠桃花老華陽東軒后登真謝六宮旌節暗
迎歸碧落笙歌遙聽隔崆峒衣冠留葬橋山
月鈎履將隨浪海風看却龍髯攀不得紅霞
零落鼎湖空

黃帝登真處青霄不記年孤峯疑礙日一柱
獨擎天石惟長棲鶴雲閣若有仙鼎湖看不
見零落數枝蓮

江湖散人陸龜蒙魯望題院居

見說身輕鶴不如石房無侶共雲居清晨自
削靈香柿獨夜空吟碧落書十洞飛精應過
吸一莖秋髮未曾梳知君便入懸珠會早晚
來騎白鯉魚

太常博士皮日休襲美和

八十餘年住鏡岩鹿皮巾下雪影影床寒不
奈雲縈枕經閣何妨乳滴函欽磻嶺回窺絕
洞緣梯人歇倚危杉如何計吏窮於鳥欲望
仙都舉一航

兩浙轉運副使李逢中

岩居仙都山肅肅黃帝官巨石臨廣澤千仞
凌高穹聲雷融結初全得造化功深可蟠厚
壤峭疑截冥鴻雲耕去路存丹鼎遺迹空抽
閭草心碧敷香蓮葉紅升龍板矯矯飛鳳鳴
唯雅而我集仙署嘗比瀛洲雄星移婺女間
風駕析木東到覺毛骨爽坐如羽翼冲萬事
皆氛埃一氣歸鴻濛遐哉上聖道邈與玄化
同金簡莫至誠玉書銘代工功成解冠劍棲
息期此中

郡倅梁鼎

黃帝升天石高名斗牛孤根斜照水寒色
不知秋貌與群峯並圓如一笋抽曉妨殘月
下晴碍落星流危定勝崑崙登應見沃洲愛
深無盡處日極更遡留

起居舍人轉運使孫何

月闌琳宮紫霧深鳳凰仙樂尚惜惜鼎湖往事三千載石筍青春一萬尋挺立不教凡草長削成應俗應便霓旌絳節知何處空有蓮花送好音

薛荔無因掛一毫化工鐫削亦應方圭形直指明河落桂影遙分潑海濤發地五千何足貴去天三百未為高軒轅轍迹今猶在斗上丹梯著羽袍

黃帝升天去不還空留片石在人間千尋香杳撐紅日萬古我我出衆山濕霧好花官女困倚雲喬木羽林閑時人不信飛昇路轍跡龍髯竟可攀

刺史王含章

三年為郡仰靈蹤咫尺無因到此中長是徘徊看圖畫果然噴噴在虛空歸湖頂巖難添鶴立松梢路莫通春過碧溪人說少古壇牢落兩濛濛

郡人太常丞周啓明昭回

鼎湖深幾許斗立向空牢霹靂削不得芙蓉生更高飛昇須駕鶴負荷欲憑鶴千仞

何當繼我曹

崑崙天柱雄遙看高與步虛同待登絕隴觀華頂又見巍巍峻神空

太常博士直史館知郡曾會

時常展畫圖今喜到仙都盡得煙霞景方知

手筆轟擎天成一柱鎮地出三吳苔片封車轍連香泛鼎湖占風來海國迎日上雲衢似箭千尋直如藍四面鋪秀能通造化高豈碍搏扶雷雨生后實星辰遠藥爐金華慚叱石玉女望投壺觀古壇尤在碑荒字半無未曾

述阮肇何倦醉麻姑塵外標名異空中立影孤笑秦銘泰嶽嫌舜葬蒼梧夏月風長滿秋霜草不枯步虛吟羽客滴翠濕樵夫獨稱瀛洲侶吟看典郡符

瀛洲風月十年餘東出雲臺典郡符更到煙霞最深處分明景物是仙都

郡守陳若拙

發地便擎天根盤數畝煙化工成突兀轍迹似雕鏤峭拔殊無倚孤高衆莫肩軒轅從此去知復幾千年

著作佐郎兩浙運使柳紳

獨出諸峯表周圍一丈圓千尋雄鎮地萬仞上擎天湖浪動星際荷花生日遠終當駕雲鶴絕頂會神仙

胡志道

仙都古洞天雲闕高嵒嶠新宮欣然成碧瓦燦燦列我時宿瑤房六月失煩熱松聲起中夜夢枕忽驚輾天賴鳴虛徐玉蕭遜冷徹鳳歌諧律呂鶴舞想應節安知非群仙宴罷搖珮玦從來筆笛耳一洗萬想滅

發音韻珠琅琅然若

李侯神仙才宇宙在其手古篆誇雄奇鐵柱貫金鈕標榜黃帝祠宇畫氣渾厚想當落筆時雲夢吞八九每傳風雨夜蜿蜒龍蛇走光怪發岩實草木潤不朽鬼物煩搗訶一旦忽失守隨煙遽飛騰無復世間有因訪山中人石刻尚仍舊誰能一新之易若運諸肘

右黃帝祠宇

休說神仙事渺茫出遊塵世且和光誰知今日真棲地便是他年羽化鄉朝罷玉壇雲滿

袖夢回金闕月優游似覺青冥上隱隱微聞詠洞章

右隱真堂

黃帝乘雲至帝鄉空留轍迹鎖青蒼茫茫丹鼎知何在曳曳竟旌不可望乞得溪山增氣象真成草木披恩光我來睇目憑欄久是可無情憶楚襄

右望雲閣

百年日月馬上過贏得閣中可理生絳闕清都非渺漠寸田尺宅得經營默存長使三官在急守須防五嶽傾他日功成定仙去願隨風馭到蓬瀛

右可理室

幾年困塵鞅厥狀浸成俗比來夢魂清勝實得林麓群峯館烟鬟炯炯皆在目寒碧冷相射秀氣還可掬我詩三伏中清風起幽谷只恐吹我衣化為雲錦服汗流藉澹簞上下相追逐

右競秀軒

仙家日月遲春物長芳菲欲擷瓊瑤英咀賣

雲腹肥只恐花霧深香氣濕我衣坐哦心未恆歸夢遶岩扉

右懶芳軒

曉誦黃庭經暮歌紫芝曲若欲童子顏軒中勤練玉羽衣絡霞青雲翹翹其練功用信如許庶可追妙躅

右練玉軒

門外無俗駕眼中之餘清上登堯堯關八窓皆虛明三光煥爾照萬象無隱情試觀弄丹筆雲篆俱天成

右煥照室

升巍躋層巔雲陸近百尺平生塵土足到此還幾歷有岩中惝然斧鑿若天劃玉泉出石罅雨點散寒碧我來供茗事松鼎煮瓊液餘甘生齒頰可以醒醉魄永懷鶴髮翁

右仙水洞

好山如故人欣然見眉宇又如梳曉鬟紅綠相媚嫵况茲愛山者握筆喜臨賦有岩巉然開欽陟巖蹇步清游亦不惡勝境待飽飲掃

石坐晚涼濃翠濕冠履好花續春遲紛紛雜紅霧仙家在何許恐入桃源誤竟為彌日留直待山月吐謾尋流水歸不記來時路

右忘歸洞

山嵐鬱蒼蒼溪水流浩浩紛然世上人換易如秋草奇哉三洞天連路極深窈陽崖射朝曦先見扶桑曉誰能餐九華顏色端使好仙翁蟬蛻去遺迹不可考我來慙登臨幽事費尋討悲嘯聞澗猿啾啾聽啼鳥平生憤懣懷到此始一掃行將袖手版汗漫游八表

右初陽谷

茲山何巍巍欲上捫蘿為怪石虎踞蹲老卉虬夭矯中有古洞天豁然若天造爰從開闢來日月自昏曉神龍此蟄雷雷王吐森森每逢歲旱乾山老必見禱顧時層雲生掀舞百川倒何時謝魚鰈昂雷騰浩渺

右龍泓洞

古帝此登仙霓旌不復還孤雲蒼嶺外屹立紫煙間上下形端柱周迴影轉環根疑連海嶠頂欲突天關蓮出湖心迥苔漫轍迹斑傍

存鍊丹釜低瞰步廬山猿猱何能到鸞鳳自
可攀畫粉名手妙吟怪鉅題鴈蕩非靈異
蘭窗卽宴閑縹緲遊覽處勝縣甲人寰

邑簿校書郎毛維瞻

峭拔神仙宅來尋煙水重深應盤九地高不
讓群峯瞻對奇勝畫捫綠直豈容幾時連葉
下終古緋紋封往事雲難問無言路有蹤橋
山杳何處侍從此攀龍

轉運使蘇舜元求翁

龍車鳳輦入瑤笑輟迹高懸不可攀唯有風
吹鼎湖永青蓮花葉淩父間

兩浙察訪使吳興沈括存中

苔封輦路上青山鶴馭遶天去不還惟有銀
河秋月夜鼎湖煙浪到人間

邑人國子洞崇胡份子文

鳥道盤空上松根抱石生羽人分兩舍雞犬
自聞聲

兩浙提刑濡須楊傑次公

有路入仙都何人到鼎湖秋風夜來急吹落
碧蓮無

問路從黃碧穿雲入紫清林間松化石門外
玉爲城

道士非愛山出家今已老雖知車轍跡不識
龍髯草

邵守劉涇巨濟

石城雲崖抱浮丘正是真人舊括州會鄉仙
圖爭少勝不知身到洞天遊

津陽王鈺題黃帝祠身帝

大觀

我渡溪水尋荒村群峯勢若萬馬奔酣酣春
色雷初霽露瀉野氣清猶覺瓊樓金闕滌地
盡松栢半帶斤斧痕要遠清淨掃塵濁一炬
切火安得焚行人鞠翠馬拜仙都妙理吾

能言感神可畏凜如在自堂今亦祠軒轅當
年垂衣正南面制作取盤乾與坤鑿開鴻濛
肇人紀首爲區宇立本根風后方牧來聯翩

神機開闢施無振初傳問道廣成子後乃密
契中皇君功高德大不可擬幾與造物分遺
恩遙遠唐堯逮炎運萬年聖子兼神孫至人
御世用常道飛升輕舉安足論爰從一氣生
萬物奈何已把天人分伏羲八卦畫已破女

媧欲補理亦繁飄然獨返清都去却欽造化
歸全渾廟前仙石表今古屹立霄壤爭雄尊

鼎湖可望不可見意今後世難攀援頂中玄
官號泥丸自然有路朝天關此身內外神氣
合俯仰自超生死門默運四時無詭異試觀

日月誰吐吞極今湖邊送風雨草木吹動旗
與旂飄落十丈紅茜茜碧溪下挿玻璃盆馬
蹄車轍不須有難迷襄野道自存岩泉夜發

百谷響洞庭樂聲猶可聞山川古色藏妙意
誰與開條明根源我談希夷返淳朴不假辯
說波濤翻

郡人湖北提舉胡升子上

鼎湖不可見巍然但孤峯特立亘萬古氣壁
諸山雄黃帝久得仙游行跡飛龍至今世俗
傳尚指輦路通頗如昇天槍追求白鹿蹤常
言貴荒唐厭見真兒童顧惟此山奇實宜仙
所宮水聲來冷風和以萬本松客枕久未穩
笙簫滿虛空頗疑九成音不在二典中但恐
出无旗暉暉舒長虹雖能獨不死忍視斯民
窮君看涖鹿戰萬古蒙其功鼎湖何足道帝

德彌蒼穹

通判延陵丁宗旦

紹興

世上洞天三十六縉雲第二十九區古木參
天架雲屋總真靈迹號仙都獨峯壁立二千
尺凌空聳翠屹然孤仰瞻絕頂煙嵐際曾開
苗舊名鼎湖舊說軒轅駐車轍雲駢風馭經
此淦石釜鍊龜丹妙就乘龍帝鄉繞須臾紫
虛碧落超塵世侍臣無路攀龍鬚唐朝天子
仙李裔德格天心來瑞符祥煙嘉氣卿雲布
山中九傳萬歲呼步虛對峙雲斷續東西互
雲高下殊間邊幽徑登鳥道上有鏡岩如方
壺岩中乳水瀝嵌璣滴石成穴如仰盂水一
晝夜斛加半陰不泛溢早不枯嘗望曾記周
景復絕粒餐霞黃老徒棲真妙入懸珠會八
十餘年隱此居千古寥寥集海嶽仙跡渺邈
還有無石門瀑布雖云好此間殊勝未易俱
持然造化鍾神秀虎頭妙手亦難圖

詩古

郎中錢塘兵說傳明

佳佳從來說鼎湖茲遊直欲到清都參天玉

箭千尋許墜地金蓮十丈無江觀便思眠一
柱海山今喜識方壺直須買取鴉城緇要畫
滄洲水墨圖

上饒韓元吉南潤先生

檻外風高霜月明步虛山裏步虛聲
燭初長夜又得人間一夢清
封禪空餘不死名華清宮裏望長生閑雲布
作人間瑞更有山呼萬歲聲
龍虎驅馳戰阪泉荆山鼎就更昇天軒轅到
處存遺跡思使君王不學仙

運使李士舉

道出仙都下溪深草木閑陰晴老農事豐稔
此心開誰削千尋石雲藏萬壑山王程元有
限那得更躋攀
四海無塵戰馬閑稻梁桑柘綠回環不知盡
是君王力華屋重重對好山

郡守陽夏謝景惠和

澄節光華遠軺車那得閑諮詢元自急省欵亦相關去住存高詠晴陰對好山深慙縻郡

版仙境不同攀

老倪扶杖小童閑遙舍清溪碧水環爭看赤
惟仍避傳靜無梓鼓囊青山

浙東提舉朱彥晦先生

出岫孤雲意自閑不妨王事似連環解鞍盤
碑忘歸去君潤修筠似故山

郡人吳謹微

薄宦驅人長簡書金柔暑渴倦征遠歸來有
意尋真境路入仙都不憚迂

轍跡峯前聊息跡忘歸洞口未能歸往來名
利憧憧者著脚仙都亦自稀

黃冠道士老而癯相對談玄一事無勸我莫
執沉宦海人間亦自有仙都

石筍古傳八百丈鼎湖仙去幾千年我疑二
事無從改但信仙都是洞天

山下霏微雨洒塵門前嘹唳鶴迎人遂成一
覺仙都夢更訪遺蹤得隱真

郡守許尹覺氏和

仙都蹤跡想遺書我欲歸時更問途忽得新
詩如見畫山蹊野徑不須迂

紹興

山中鶴怨無尋處洞口雲歸未得歸憶者仙
都舊時路石梁苔滋履痕稀

玉貌仙人老不癯世間榮辱此中無煙雲昨
夜微銷鏤似怪題輿車騎都

黃帝得仙從此去鼎湖傳說幾經年龍聲墜

地成春草直到如今不上天

桃源歸路淨無塵只是當時避世人仙事茫
茫類如此鼎湖轍跡恐非真

郡守吳帝追和

來訪仙都古玉虛山前有客指迷途煙霞渺

渺孤峯絕松竹森森一逕迂

策杖行行入翠微步虛山下久忘歸幽棲宜

有林中士何事斯人近世稀

聞道山顛有鼎湖蓮花還似舊時無軒轅去

後空車轍疑此山川即舊都

人已乘龍去不還尚餘雙鶴不知年坐來頻

覺塵寰隔始信壺中別有天

登覽茲山古到今流傳今有幾何人如君聖

踐懸知少況有新詩為寫真

仙都志卷下

天台山志

郡志辯

鞠六

會稽志載司馬悔橋在新昌縣東南四十里
舊傳司馬承禎隱天台山被召至此而悔因
以為名竊謂此橋當表而出之以為處士輕

出者之戒又其土人重建此橋板書其上吾

以悔為晦曰司馬晦橋其義與字傳之益舛

按雲笈七籤載司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

係第十六福地李明仙人所治之處山在天

台新昌二境間數橋以山得名有過客題詩

云道書司馬悔福地在天台茲山秀盤古億

載青崔嵬如何越中志紀載殊未該浪云唐

子微曾過茲橋來奉詔悔輕出欲勒俗駕回

至今名字存脩梁架嚴限圖謀已大戾士俗

尤疎哉以悔為晦明大字標板牌流傳既訛

外雲笈君試開讀此詩可見其弊矣

一考記纂淵海內所載名山有七十二福

地第六十司馬悔在台州天台山州北李

明仙人治之本郡赤城志司馬悔山在天

台縣北一十三里天台山後

天台山在縣北三里自神跡石起按舊圖經
載陶隱居真誥云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

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斗牛之分上應台

宿故曰天台又十道志謂之頂對三辰登真

隱訣謂大小台處玉縣中央

或號靈越孫興公賦所謂廢牛宿以曜峯

托靈越以正基是也今言天台者蓋山之都

號如桐栢赤城瀑布佛壇香爐華頂東蒼皆

山之別名大槩以赤城為南門石城為西門

擬神邑所記如此而徐靈府小錄又以剡縣

金庭觀為北門蓋指山之所至言抱朴子內

篇云諸山不可鍊金丹以其皆有水石之精

惟太華少室緡雲羅浮及大小台正神居之

助人為福可以修鍊故天台賦云涉海則有

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特以所立冥

與故不列於五嶽又山讖云曲豆女台可以

避災然則地為靈仙所宅尚矣

天台山賦 晉孫興公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

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元聖之所遊化

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宜不以立冥與共路幽迥或倒影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途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徑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象之興宣虛也哉非夫遺世絕粒茹芝者焉能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少升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閼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摩牛宿以曜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你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選披絕城幽邃窈窕近者以守見而不知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晒夏蟲之疑氷整輕融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故二奇以示兆亦城霞起以連標瀑布飛流而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

不死之福庭荷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披毛揚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崿之崢嶸濟樵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窿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

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蔓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蔓蔓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觀翔鸞之喬衛聽鳴鳳之嘒嘒過靈溪而一濯疏頌想於心胃蕩遺塵於璇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乎仙都雙闕雲蹕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玲瓏於林間王宇陰映于高隅彤雲斐疊以翼靈轡日耀

見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合秀而展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湧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騎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

去世事都捐技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浩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襲以揚煙肆觀天宗爰集通仙挹以元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衆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適有之不盡覺涉無之

有問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事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瓊臺雙闕兩山也自桐栢觀西址行二里至元應真人祠取道仙人蹟經龍潭側凡五里至瓊臺由瓊臺轉南至雙闕皆翠壁萬仞森以相向與公賦所謂雙闕雲蹕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是也崔尚相栢觀記云雙峯如闕中天豁開宋祥符中山人張無憂嘗結庵於此真宗詔入問道壁還山作長歌送之刻

留栢栢觀今無存
唐柳泌詩
崖壁盤空天路回白雲行盡見瓊臺洞門點點深雲閉金闕曉日殿開
夏英公銘

環臺巖壁左右如闕直上相等巖壁巖結啓閉雲氣出入日月千流若綫郡峯如肩凌霄壓海吞兵跨越

桐栢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高百餘丈蓋台山之枝幹由清溪迤北而入嶺路九折長松

夾道盤曲而上至洞門一望佳境豁然仙宮

屹處其中天台山賦所謂蔭落落之長松道書云桐栢有洞天金庭按舊經周靈王太子

主金庭治桐栢山即此山也葛仙翁司馬子微嘗因山川靈秀修仙養鍊遂成真人其後

高仙輩出亦山岳儲精之所致

玉霄峯在縣北三十里洞天宮上重慶嶂松竹葱蒨且產香茅前有雙石夾澗列爲高

門可百餘仞號小桐栢台山之第三重也

洞

玉京洞在縣北七里赤城山右脇蓋十大洞天第六也茅司命真君所治其內周迴三百里或號玉真清平天或號上清玉平天其實一也見登真隱訣茅君內傳及名山福地記載茅君諱盈字叔申按道書云茅尊在元

都玉京山說法今衆仙居又會稽記云赤城山有五寶瑤臺許邁嘗居之因與王遠少書曰自天台山至臨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而赤城事實又載東晉時刻人栢碩馳獵深八見其中有名花異草香氣不凡徐靈府

小錄云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南嶽魏夫

人所治南馳縉雲北接四明東距濱渤西通

剡川中有日月星辰瑤花芝草自晉宋梁隋

暨唐天寶嘗以日中星鳥望秩茲山今洞口

有象刻玉京二大字無年月題誌宋咸平天

聖中屢按金龍玉簡於洞爲亡賴竊取今埋

塞矣側有道人洞三石穴險不可躋續志云

溪井泉

丹霞小洞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福聖觀東北舊傳葛仙翁鍊丹于此有仙人拍手巖唐刺史柳泌於此修藥前有必宅故址

宮觀

桐栢崇道觀在縣北二十五里自楊聖觀後登嶺路徑九曲盤折而上至洞門漸下一望佳境豁然砥平環列九峯然如城郭觀當九峯之心按道書桐栢有洞天金庭即王子晉

所治中有三橋一現二隱木則蘇琳碧泉

則石髓金漿人得食之復天不老其語云吳

有句曲之金陵越有桐栢之金庭三災不至

洪波不登實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吳赤

鳥二年太極左仙翁葛玄即此鍊丹故今觀

前有朝斗壇壇四南下有石如龜背後二百六十載爲齊明帝永泰元年征虜將軍濟河太守司徒左長史沈約休文一十餘人棄官乞爲道士居之又二百一十三年爲唐睿宗景雲二年敕爲司馬承禎真人建觀禁封內

四十里母得撫採以爲禽獸草木長生之地

挾徐靈府小錄真人所居黃雲常覆其上故

自誦雲室號黃雲俯陰真氣壇名元展仰觀

清景其東爲煉形室南爲鳳軫臺西曰朝真靖北曰龍章之閣衆妙之臺臺下有醴泉井

其最極甘可以愈疾後皆無廢大和咸通間道士徐靈府素藏寶重新修建五代果開平中收觀為宮宋南渡後曾開府勅重新修建殿閣門廡則又擴開丈又增加雄壯至乾道丁亥草工時去景雲已四百五十七年而楊和王存中與其子俱之功施居多其殿宇則三清寶殿殿前經鐘二樓後有上清閣御書閣東妙臺政和六年又建徽宗元命殿于其後前建山門外隔女校溪上有會仙亭巨南嶺承見洞門一座內則方丈齋堂堂堂土地堂三真殿水碓水磨等坊有六院一曰經藏院二曰三元院三曰延賓院四曰清虛院五曰白雲院六曰浴院宋朝宣賜則有太宗真宗御製及御書共五十三卷軸高宗所臨漢晉帖史漢事實錄墨志用高麗僧統所捨織成經篇二帙感眾又有真宗祥符中設羅天大醮所賜御衣四事奉安御書閣上具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一十身連火鉢臺座銅金三寶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身玉花八珠在上清閣鑄三清聖像正殿陸親宅昭

成太子宮捨到聖憤四十軸藏清至其宮樓傑閣之雄麗靈憲霽閣之高下皆隱約于喬林翠霧之中崇飾像麗無以加矣迨今國朝更化人民逃難窟匿而火從中起宏規巧製化為丘墟金碧文章悉歸灰燼惟檀香像一

龕因遊者請觀留於洞東之迎仙房今故物惟此龕及此一房之樓宇耳計自乾道戊子曹開府脩建畢工至今丁未燬故又一百九十九年上距赤烏已未通計一千一百二十九年亦云久矣感眾興廢亦自有其時焉。

桐栢觀碑

唐書大傳桐栢觀碑中陸國清河書高撰

天台也桐栢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栢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揆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足是桐栢耶非桐栢耶因斯而談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一洞天號曰金庭宮即右弼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

故老相傳云昔葛仙翁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殿跡猶在泊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諦

臨千仞之餘背陰向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拔我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常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潤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派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花珠條可舉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青猿晨夜合聲信足賞也始望南走雲峰間起剡川北通烟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生無復入境總括與秘鬱為秀絕也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管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壽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游霧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梓也然後為虛堂以鑿戶起層臺而累土經之殖之成之翼翼緜日月以為光龍烟

霞以馬邑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
游斯息微我鍊師孰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
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
太常旭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
最唐與馬朝散大夫秦州長史名賢之宋突
代清儒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兼軒
者寵惠吾身也繫鍾陳鼎者味爽入口也遂
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蘇教戒情踪
無所遺窮冥希夷微妙詎可識無忘無為不
飲不食仰之彌嘖親乎其若山抱之彌深湛
乎其若海大其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墨之
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鍊師盛廣成之
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偪
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惟則以道治
國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
而處逍遙而遊聞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
俗觀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紛埃以慈為寶
以善救物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允所謂名登
仙格迹在人寰粵不可測矣夫道生乎無名
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攝而作萬物故為天

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貴況絕
學無量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
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
斯仰於斯若格是居教將莫依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散大夫使
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
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常謂刑駕祭歛
宗等曰且道以舍德德以效美美而不頌後
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
辭曰越彼天台差巖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
萊澹若天合呀若地開煙雲路通真仙時來
顧我鍊師于彼壇臺鍊師鍊師道入玄微喻
日安坐凌雲欲飛興廢靈觀鍊師飲贊道無
不為美哉俞與竊竊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
唐如山是常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
丁未弟子昆陵道士范惠超等立

重建道藏經記

唐唐雲中天子馬司馬承禎置觀桐栢界理
臺三井之下五代相統中原多事其越忠懿

王得為道士朱霄朱外新之還集室於上清
閣西北藏金錄字經二百函勸其事也國家
有成命之二十載削平天下列為郡縣舳舻
千里東望於海有靈靜大師孟岳岳者始越
會稽濟沃洲赤城訪桐栢為山門都監冲一
大師稽帝一等請掌斯藏至雍熙二年有詔
悉索是經付餘杭傳本既畢還使諫議大夫
雷公德祥命舟載以還從師請也又十載藏
室幾壞虞於風雨師募台越右族并率已錢
共二十萬名工治材吏腐替朽丹漆熙聖皆
贈舊制又十三載會國家獲瑞命于承天門
建封禪之議有詔改賜觀額焉崇道越明年
天子感三篇之事築玉清昭應宮于京師制
詔天下訪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經之有尤異
者郡縣師等名馳驛上之師治裝俟命且有
請於我願紀藏室之實以勒於石我以為太
虛無著况之曰道生二儀而不有長萬物而
不知惟聖與神其殆庶幾乎故老氏五千言
清淨簡易而不泥後世其教神而明之於是
靈編秘牒金簡玉罔有太上正一品鍊形飛

步之倚熊鳥赤白丹石圖錄之法總而謂之曰經聚之於室曰藏錢氏之建也信重矣金篆錄以取其貴孟師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載于茲而棟宇更麗崎嶇不脫若夫觀於斯悟於斯出處語默而不失其中不亦達者乎於戲後之嗣孟師守者為我愛之而觀者擇其正焉大中祥符三年歲閏茂建寅月記

重修桐栢記

宋太尉信重節度使孫公致仕曾勛撰

天台山之右曰桐栢自地距洞門幾十里始至其上重復與區別為室所四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壁立立天造地設中則葛仙翁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峯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玄瀛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若萬馬奔而南下四時落巖浩垂若天紳居人行客獨望不極故真詣謂越之桐栢實八處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主領以會群仙固非尋常山川惟龍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

關苟非棲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烟霜間僕比丐閑稅輟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闕五代至今無不損弊而象設蒙漏往往淪剝欲力為勸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正厲水年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葆璋願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息於是六七年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大師和王楊公并其子數文閣侍制傑泊僕悉出俸錢擴殿廊基各增闊丈餘創為高廣顯開修廊又摹古石本繪度人經像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棟宇俾之命與其象失天人之容者則易塑辟穢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齋堂為鉅覺可容千眾并敞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撤去外戶做中都上清之制宏啓三門望龍虎君率極雄張立靈星

門以拱耽耽之勢覺青崖丹壑松竹慈蔭隱居道師悉蘊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并殿由是內外堂宇皆備良材堅麗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工於一及諸彩繪等約費千萬索

屢災翬翬相直如出於浮雲紫翠之中衆然一新真九清仙聖之攸居萬靈感神之所仰巖巖翼翼飛宏耀化成中天來居來遊者皆道念超勝殆若靈仙飛化無不懷凌虛靜一之志遂可日與清泉陞殿香火仰祝

天子萬壽為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一山淨友勸感而化以勝增善平日懽懽嗜食之徒皆磨礪滓厲期合於真游詠道德卒皆修整得慈儉三寶之益聞其教則精勤持誦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戒臘有序無相奪倫與之語則氣貌清涼漸入仙宗其於荷負至要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卿有不可無辭以言其詳也僕晚暮之景得相與成茲勝事因為原本極治叙得人任職比舊修創增易之難刻于堅珉以示將來葆璋常曰剝心瀝膽每無忘於興造有日矣然未過知音果上具垂憐肯於此功而成者以桐栢在浙東最號名觀扶晨展暉嶺山降九龍之駕辟非素景首陽策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人每為均逸提領之所又閩廣潮湘

多取便道車馬游訪項背相屬實從棲止視
餘處焉尤煩詎可隨隨徒示虛無且復吾教
惟言清淨淡泊非有死生禍福為警世資取
之方獨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始方求建易
興作觀接續真境弗墜厥續所以陪難以時

也噫不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供躬役土木
載新靜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
賢於坐視以待其廢廢後之繼者倘不忘
前人之功俾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息而保
希夷之樂亦始事者之幸必不獲違於洞天
福地矣尚監於茲僕停蹠方外野鶴閑雲蘿
月松風放意身世寄言蕪賴且勸方來爾其
諸便覽覽著當有得於斯又軌道四年歲在
戊子清明日記

李白題桐栢觀詩

天台障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樓
蒼島月凭高遠登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
翻波動巨壑澄風清常洶湧神惟何翕忽觀
其跡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煉
金骨安得生羽毛十春卧蓬閣龍樓鳳閣留

不住飛騰直欲天白去碧玉連環八面山山
中亦有人行處青衣約我遊瓊臺琪木花芳
九葉開天風飄香不照地千片萬片絕塵埃
我來正當重九後笑把烟霞俱抖擻明朝拂
袖出紫微壁上龍蛇空自走

羅隱詩

華蓋峯前健卜耕主人無奈又閑行且憑鶴
駕尋滄海又憑犀軒過赤城終簡便應朝石
洞紫旄旌合見東卿勸君莫忘歸時節芝似
營兒處處生

呂洞賓詩

青蛇往地月徘徊夜靜雲間鶴未回來訪有
緣人換骨暫留蹤跡到天台

白玉蟾題

仙翁夜來扣林壑約我明朝過南嶽石壇對
坐話松風鶴唳一聲山月落
淡月籠蒼松清流洗煎餅竹水深蟾不沒長伴
道人宿

又留別桐栢詩

身落天台古洞天蒲團未暖又飄然如何庵

不瑣臺地想是吾非桐栢仙無復得滄三井
水未曾深結九峯緣杖頭挑月下山去空使
寒猿嘯晚烟

洞天宮

其宮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重崖疊嶂松竹忽
舊地產香茅直南異隅有兩石峙狀如門扉
人呼為小桐栢唐咸通間道士葉藏質嘗於
玉霄峯創道齋號為石門山居後泰乙馬玉
霄宮懿宗許之又徐靈府小錄道士陳篆言
嘗隱居玉霄峯號華琳有經鐘一樓經皆咸
通十一年書後題云上清三洞弟子葉藏質
為號劉氏四娘造永鎮玉霄藏中宋祥符元
年改額今歸併桐栢庵

玉京觀

其觀在縣西北七里赤城山玉京洞天之后
自晉宋齊梁隋唐天寶皆以日中星鳥望秩
于茲宋咸平天聖中屢投金龍玉簡政和八
年賜額建觀未幾中丞嘉熙改元朝廷設醮
祈禱天使詣授龍簡籍地行禮殊虧昭事靜
時冲大師高惟幾開山度址興建觀宇觀妙

大師范善遠同盟助就郡中張侯瓠秦發公
田以助堂廚御前宣賜沈香斗真鐘磬及御
書觀額拱辰殿尙安鎮觀宇正殿崇奉皇帝
本命星君名清平萬壽殿縣令姚德輝叙其
事不著年月今歸併桐栢廢

佑聖觀

其觀在縣東一百步妙山之上舊係城隍廟
基宋宣和間徙于縣之東北隅南渡後曹開
府勛建觀元朝大德間重修監邑不伯公有
記有刻碑在今觀無額而境民崇奉香火不
廢

仁靖純素二宮

二宮在桐栢觀左右元朝前至元間桐栢道
士王足菴真人字中立遭遇世祖皇帝宣授
仁靖純素真人遂於其右嶺舊白雲觀基建
宮曰純素又於其左嶺曹開府冲齋廢址
建宮曰仁靖

天台山志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鞠士

宋翰林學士李宗諤修定

會稽龍瑞觀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即大禹探
靈寶五符治水之所唐神龍元年置懷仙館
開元二年勅葉天師設醮而龍見因改賜今
額

會稽山在縣東一十二里揚州之鎮山曰會
稽山海經云上多金玉下多珠石一名衡山
輿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其山有石狀如
覆鬴亦謂之覆鬴山皇覽曰會稽山本名苗
山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
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史記封禪書
云禹封泰山禪會稽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
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甲陰陽之
道今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於會稽之山其坎
深千尺鎮以盤石又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
至會稽宿於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
二卷以授禹禹未及持之四卷飛入泉四卷
飛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圖
因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按龜山白玉經

曰會稽山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
也唐開元十年封四鎮為公故會稽山為南
鎮永興公

宛委山在縣東一十五里遁甲開山圖曰禹
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白珪如月長一尺二
寸具越春秋曰九山東南曰天柱號宛委承
以文玉覆以盤石中藏金簡書以青玉為字
編以白銀禹東巡狩至衡山血白馬以祭之
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欲得簡
書知導水之方請齋於黃帝之嶽禹齋登山
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瀆之限百川之理遂
周天下而盡力於溝洫矣一名石簣山輿地
志云宛委山上有石履壁立于雲升者累梯
而至
射的山在縣南一十五里孔臯會稽志云射
的山畔有石室乃仙人射堂東峯有射的遠
望山壁有白點如射的土人常以占穀貴賤
故語云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西有
石壁室深可二丈遙望類師子口人謂之師
子巖即仙人射堂也

箭羽山在縣東一十六里孔靈符會稽記云此山有射的山西南水中有白鶴為仙人取箭因號箭羽山

鄭洪山在縣東三十里後漢鄭洪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南有

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洪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見洪還之問何所欲

洪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漢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復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爾

呼為鄭公風亦名樵風

自龍瑞觀以下并山並見越州圖經臣樞伏

觀唐開元以來泊聖宋每年春遣使投玉簡放金龍於陽明洞即大禹治水藏書之穴也

方於治平年間罷此禮臣樞又伏觀寧州真寧縣圖經載仙人之事言唐明皇夢身在羅

互與群仙會尋訪問寧州真寧縣有羅鄉互

里乃遣使往彼求訪神仙無所得憂惶間遇一老人問其所求乃指使者曰隨我行及前

忽見老人化為白兔入地穴使者隨而掘之獲二十七玉仙人各面前有一牌並列姓

名得道處若鄭思遠泰山得道荀安禮華山得道並齋歸京師入內道場供養備見事實此粗記其略貴亦知其大槩耳政和四年二月越州特奏名進士勅授濰助教臣葉樞謹記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序 鞠八

潘海遠史臨川曾聖撰

四明山在東海上山有四穴通光巖天宇澄靈望之一如戶牖土人名之曰石憲故山以名唐置州治今餘姚又因以明名郡宋政慶元舊治更置縣本朝陞州而山屬餘姚在州南百里圖則山麓祠宇觀所刻也其一曰元建觀之圖其二曰唐還觀之圖樂言之則曰四明山也木玄虛云天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第九其號曰丹山赤水是也按山接大蘭山形勢蟠結周回三百八十里有二百八十峯高二百一十丈常有雲氣覆冒於中凡二十里不絕二十里間名曰過雲南曰雲南北曰雲北山隴行三十里有峯曰三台山曰屏風曰石屋曰雲根石屋雲根間有瀑布如懸河旁曰潺湲洞三台之側有龍湫後漢下邳劉綱為上虞令棄官同妻樊氏雲起居潺湲洞側從白君得仙術其上有洗藥溪學成會交友登大蘭山頂攀巨杉升其上舉手別呼夫人次之俱仙去遺履山下化為卧虎後人

名其山曰昇仙山木曰昇仙木就其近立祠宇以奉其祀有樹曰樊樹梁隱者孔祐仍居之嘗視山谷中錢數百斛樵者爭取之化爲瓦礫有鹿中矢來投祐祐爲收養而後去故祠側建鹿亭陳永定中有敕建觀因其舊祠故曰祠宇云唐天寶三年遣使禱祠病其陰遠勅道士崔衡處士李建移置溪澗洞外一名白水宮宋龍虎山三華院吳君具陽號混朴子從虛靜張天師學游歷至此止焉徽宗以凝神殿校籍色不起政和六年詔大其觀建玉皇殿書其榜而門曰丹山赤水洞天封劉綱昇玄明義真君樊氏昇真妙化元君而混朴子授丹林郎禁樵採錫租賦高宗丞相張魏公知其徒孔容因表混朴子爲真人許歲度道士一人以甲乙傳次嘉熙初元理宗禱嗣於會稽之龍瑞宮竣事分金龍玉簡藏焉今毛尊師永貞由三華嗣主之山之木曰青樞樹其實味甘而不可倖破山之獸曰鞠猴唐咸通中謝道慶隱此陸龜蒙皮日休時時往還各賦詩九首取以爲題宋陸游記

之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掠餘姚竟上者四西望縹渺如輕雲掃入天末舟師指以相告曰大蘭山也至京師適薛君毅夫由毛尊師所來示予二圖想見其山川奇秀思欲得相羊上下從一二瀟灑士坐鹿亭酌潏潏呼鞠猴一洗其塵土之累而吏役驅迫昔者舟行徒愴望咨嗟而已近世士大夫汨於利達上之不能效劉綱脫屣簪紱次之不能如皮陸忘形賦詠宜乎高世之士揶揄哂而目其地曰洞天也余故詳述其本末使有志物外者得以覽觀焉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唐 木

唐 頤

知 章

注

四明山名赤水天靈蹤聖跡自天然二百八十峯相接其間密宅多神仙

按記云此山四面各有七十峯計二百八十峯相連如屏也

其山東面如驚浪七十高峯列烟嶂一條流水入勾章二仙聖德彰茲養

二仙者是董黯鮑全全有聖德之行黜有孝道之功記云此乃四明山地仙俱出後

漢時

秦皇神將有王鄧驅山塞海溺其身葬於水底不填築號作鄧江今見存

四明山名勾章其江因鄧江此通大洋也大雷山前靜水洞謝眺曾居茲讀誦因名大慈屬慈溪源泉水脉皆相統

大雷山昔多禽獸每有獵人常汚觸其洞間後有神仙偶爲大雷雨阻之因而爲名晉漢時多有賢人得道之士皆隱此山中

內亦有金雞洞

數峯狀似蓮花葉勢與梨洲洞接一派清
泉下小溪數百餘家安活業

內有芙蓉峯與梨洲洞相近昔時有興子
孫公茂遊此山見道邊梨熟因與三兩顆

便覺飽再來尋已失其所後因名之

傍聳高峯形突兀頂頭石匣盛仙蜜下有龍

潭湛百尋藏書石室深窄密

名蜜岩峯上有石匣盛仙蜜曾動星象下

有龍潭公私持祀向下更有一潭名石質

潭內有石室貯藏神仙秘典禹時有逸士

王真親曾問看甚奇異也

其山西南如奔牛峯巖次第相連鈎大峯小

峯計七十山足兩歧通越洲

山脚下便是餘姚上虞兩縣屬越洲水陸

皆通

伏龍山如雞子狀隱岫嵯峨百般樣山中三

朶五朶峯仙人日日遊其上

西南山多異狀兼有三五朶奇峯出沒山

嵐中

漢時曾有張平子駐前割木呈其伎板木餘

殘三五堆紫金聲色真神異

四角仰雕獅子守塵初離移終不朽毛竹千

叢生澗邊藥苗仙果般般有

漢時張子平曾割木於此山有板木三五

堆作紫金色常有雲霞覆之昔時張充曾

見此板得五寸往見會稽太守令割作蜩

蟻其木充天去也

翠岩中間有石壁礙石遮雲數千尺內生異

果能飽人兼有潮泉通海脉

晉時葛仙翁到此山澗中有魚長六七尺

仙翁以杖擊之勿見山神曰勿惟緣澗水

通大洋此魚常從海而來也

魏時有人楊德祖路傍曾與山仙語二仙把

火覓金刀像形刻字因茲起

楊德祖遊此山忽見一老人云前行見二

仙把火覓刀可詳之德祖果見之乃言兩

火是炎字更覓金刀是刻字因名刻溪也

其山南面如驅羊七十峯巒形列張漢時劉

阮迷七日人間六代子孫亡

有劉阮二人同行採藥到仙家七日却回

人間已過三百年矣歸家猶見第七代子

孫也

中有大池數畝地穴內仙蛇常吐氣化為雲

雨作樓臺水應簾簾入數處

因水流出山簾故老人相傳名簾溪是也

白巖瀑布如飛練俱入紫溪流汗漫中有一

山如覆盆林木交加華卉亂

兩峯各名大小晦蔽日陰沈輕霧翳樾大應

則昔時遊石床數丈祥雲蓋

宋時有應則入山忽遠巡境色秀麗即復

來已不見但冥晦不敢久住因名大小晦

紫溪即白水近觀

其間仙獸有犀牛范顏捕得皮為裘服之對

面人不見隱藏形質無蹤由

漢時有范顏到此山見犀牛數頭捕得一

頭裂其皮作裘服之便失其形人覩不見

因號隱形裏山在曰西山南是也

其山北面如走蛇危巖疊嶂無津涯七十之

峯數亦足八囊層網相交加

物八

六

北而有入靈山其狀如臂網加有走蛇之勢是也

又湧二山為兩陣引開長洞分墻仍抱子山頭石室平泉如甘露靈仙隱

鄭宏曾竟山海經經中具列此泉名為聖水味甘滑得而服之當長生

有山兩陣相向中央澗水流分四面今俗呼為大小蛟是也宋時鄭宏曾得此泉水道服之其石室中見有聖像在焉近代不聞神仙異迹

○四明山中如伏虎過生青石為其祖鑿開七竅出祥雲竅中各可興風雨

四明山中心名伏虎山有赤石相梓之木皆有七竅皆泊龍神按山海經云山嵩無竅不為名山也

石庫藏書食貯溫食之其味多甘甜一條援木二百尺光明夜照羣山矣

梅福曾宿此庫見書其知其數云有時樵人何所者遇一舍蓋以少許歸與母食其味甘不數日白髮再黑顏如童再往取

物八

七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之已失其所也又見一樵木長二十餘丈橫在山腹中常吐光明人皆見也

東連勾章西奔甯南嗣天台通地骨北包翠竭愛其源地聖天仙時現沒

此是四明山之四至也

周延盤廣八百里古來靈瑞難通紀梅福為仙居此山劉綱作宰妻樊氏

周景時義士益昌遊此山先得昇仙後有梅福又遊此山一宿室內夢見一人謂福

曰周時益昌化於此山至其骨秘天井及明早果於天井中獲得其骨未朽遂與埋

之後漢劉綱字伯經任上虞令與夫人樊氏雲翹居四明山皆得仙道一日至大蘭

井立山上登巨木飛昇

吳上虞令劉公傳讚

令君字伯經諱綱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為上虞令師事白君受道歷年道成邀親故會別飲食畢登大杉木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別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妻樊夫人亦有道術俱昇天今白水觀乃其道迹云事載葛洪神仙傳

及日本讚曰

天人幾何 同寄一塵 士局耳目

分妄與真 劉公登天 如適其鄰

以水投水 同則相親

宋孔先生傳讚

先生史佚其字諱祐敬康曾孫也至行通神隱於會稽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先生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欲引為主簿不可屈先生子

道徽與杜景齊友善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疑為楊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

總有操行遇寒餓不可得衣食縣令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事載南史讚曰

貪夫徇利 或死懷璧 公不動心

視同瓦礫 素風薰陶 猶子絕識

一門清節 迥祖道德

四明山銘

唐蘇頌撰

餘姚南去七十里。有山二百八十峯。東連句章。南接天台。北包翠竭。中峯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恒有雲氣覆其上。秦皇命臣王鄧騶山。塞海百靈。勞役奔入此地。因名鬼藏山。云漢上虞縣

令劉綱字伯經。下邳人。後居山中。從白君得仙術。他日會別親友。登大蘭丘。援巨木飛昇。其妻樊氏從之。遺履木下。化為虎。事聞于朝。即其地立祠。字春秋祀焉。宋隱者孔祐。視山谷中錢數百斛。與瓦石無異。樊者爭取之。即

成沙磧。有鹿中矢來投。祐為養之。創愈而後去。唐天寶三年。玄宗以劉君祠宇險遠。命道士崔衡處士李建政。築于山麓。二十里。劉君修煉處。宋末高士謝道慶。隱於是。陸龜蒙皮日休。皆至焉。詩各九章。以相倡和。宋政和

間。徽宗書其榜曰丹山赤水洞天。命建玉皇殿。用方士法所實金龍玉簡。至今存焉。主領焚修。以甲乙相傳。國朝秩祀名山。頒賜香幣。間亦及然。棟宇傾撓。莫有留意。其先出於龍虎山三華道院。故廣信毛永貞嗣居之。乃斥

大其屋。廬足稱夫仙靈之宅。毛君之門人臨川吳國珙。來請篆銘。將勒山石。銘曰。越山之峯石穴。玲瓏天欲雨。浮雲蒙真人。上昇遺木履。潺湲古洞。聞流水。白鶴裏。回鈴蓋。戾止玉童。採得青椰子。子能食之。可不死。史素作銘式告千禩。

白水觀記

至治間。余讀書信之龍虎山。適里中朱貞一先生同館舍。其人毛君永貞。執侍左右。簡默粹門。退則過余。從容欵洽。既去。隱餘姚山中。聲迹邈不相聞。後二十有八年。其徒吳國珙來京師。請銘其所居四明山。始詢君無恙。既叙而銘之。又後一紀。先生門人薛毅夫。携所刻山圖。復請書其所未備。於是與君不相見者四十年矣。顧余竊祿。班行汨沒。塵壙間。君

飄然高舉於海岸。孤絕之地。志慮凝重。無毫髮外求於世。恒慕素之所謂上虞。今劉綱夫婦。登真隱者。孔祐化錢。療鹿。唐玄宗還祠宇。陸魯望皮襲美。偕和宋徽宗書洞天榜。建玉皇殿。按金龍玉簡事。此叙之所及者。若乃

舊祠宇之所見者。有昇仙山。昇仙水。雲南雲北。過雲會稽。志謂謝道慶。隱於南雷。今有大雷峯圖之所未者。觀圖有三台峯。雲根石屋。龍湫洗。舉溪潺湲。洞四明。郡志則云。東北百三十里。湧為二百八十峯。中有三十六峯。東

西南北各有門。由餘姚言之。為西四明。則叙所未書者。宋虛靜天師張公之門人。具真陽學于龍虎之三華道院。號曰混樸子。來遊是山。徽宗以丹林郎凝神殿校籍名之。不起封劉綱昇玄明義真君。其配樊夫人。封昇真妙

化元君。丞相張魏公與吳君門人朱孔容。交表為真人孔容之後。世以甲乙傳次。此亦叙所未書者也。君構清暉亭於瀑布之下。營石田山房。以自休息。在余作銘之後。其賦詠留山中。唐自陸皮之前。有孟東野劉文房。宋有

謝師厚。而下若干人。迨國朝黃文獻公而下。若干人。君又將刻而傳之。按會稽志云。俗謂之白水宮。又云。有白水觀。碑蓋祠宇。觀字義重複。故今當稱為白觀。余得卿貢進士番易徐勉之保越錄。越之禍亂極矣。四明之山風

塵不驚君優游其間甘食而安寢古所謂武陵桃源者信有之矣故爲之記使與銘并刻之君字善卿薛君字茂弘相其後者潘文信盛元朴許用和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丁未朔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事臨川危素記

石田山房詩序

餘姚州南百里曰四明山神仙家丹山赤水洞天在焉漢上虞令劉綱嘗修煉飛昇于是有觀曰祠宇觀傍屋曰石田山房則毛尊師永貞之所築也初三十代虛靜張天師以道術授上清宮三華院混樸真真人阮得其傳居是山宋徽宗聞賢召之不起即所居斥而廣之大故祠宇之系出於三華而三華世視祠宇則其所處之館也我仁皇時天下無事玄教張吳二大宗師相繼在朝三華院有貞一先生朱本初亦以博洽文雅見稱于卿相間毛君寔從之游先生固愛之二宗師尤器重焉以教撤歸領祠宇觀事祠宇時頗廢自毛君主之圮無不興敝無不葺今垂四十年

矣勒厲如一日飭理之暇則退處于山房焚香燕坐外物一不以累其心蓋其左右有穹崖峭壁流泉瀑布噴灑交射勢若縣河其下則磊砢磴礧石從合畦町萬狀無非石也舊蒲河車多草蒼耳隨米而足稻梁靡也之植十不收一二焉故曰石田名之薛君毅夫亦學貞一之學隱居白屋山清之上繼至石田樂其幽勝首爲賦詩至京師告于文士大夫曰石田其地勝毛君其人賢吾亦將從而老矣則各爲賦詩得若干首來屬余叔觀老

子倡知雄守雌之說以爲道惟得其傳則能致虛守薄捨繁華威麗之美而安於寂寞荒僻之陋以息其神以怡其真以全其身蓋其道然也若毛君者幾其人矣世當承平時夫人疲精竭智以爭夫膏腴衍沃之區而肆其

高廣壯麗之構者天下皆是也視夫石田吳甯霄壤之間哉兵興十年自夫維揚河南蕃富甲天下者剝削蹂踐無餘昔之東阡西陌者荒烟野草矣涼臺燠室者頽垣敗礎矣欲求彷彿於石田山房也可得乎吾是知毛君

之智也以是知夫能得其師之傳者也謹序之而因夫薛君以詒焉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朔臨川曾堅序

唐賢詩

送蕭鍊師歸四明山 孟東野 郊

閑於獨鶴心大於高松年迴出萬物表高栖四明巔千尋直列峯百尺倒瀉泉露雪爲我飯白雲爲我田靜言不語俗靈跡時步天

遊四窻

劉文房長卿

四明山絕奇自古說登陸蒼崖倚天立覆石如覆屋玲瓏開戶牖落照明四目箕星分南野有斗掛蒼北日月居東西朝昏互出沒我來遊其間寄傲巾半幅白雲無本心悠然伴幽獨對此脫塵鞅頓忘榮與辱長笑天地寬仙風吹佩玉

九詠

石窻

陸常望龜蒙

石窻何處見萬仞倚晴虛積竇連青瑣殘霞動綺疏山應列圓囑官便接方諸只有三峯客時來校隱書

過雲

相訪一程雲雲深路僅分嘯臺隨日辯樵斧
帶風聞曉看衣全濕寒衝酒不釀幾回歸思
靜髮鬢見蘇君

雲南

雲南更有溪丹礫盡無泥藥有巴實賣枝多
越鳥啼夜清先月午秋近問嵐迷若得山顏
佳芝蘭手自携

雲北

雲北近陽川人家洞壑連壇當星斗下樓抄
翠微邊一半遙峯兩三條古井烟金庭如有
路應到左神天

鹿亭

鹿亭岩下置時引白麋過草細眠應久泉香
飲自多認聲來月塢尋路到烟蘿早晚吞金
液騎將上絳河

樊榭

古榭何時築人應白日飛至今山客說時駕
玉麟歸乳帶懸松嫩芝臺出石微憑闌虛目
斷不見羽華衣

詩八

十四

潺湲洞

飛瀑瀉雲根潺湲萬古音似吹雙羽管如奏
落霞琴倒穴漂龍沫穿松澗鶴襟何人乘月
弄應作上清吟

青櫺子

山實號青櫺環岡次第生外形堅綠穀中味
敵瓊英墮石燕兒拾敲林宿鳥驚亦應仙吏
守時取薦層城

鞠猴

何事鞠猴名先封在四明但為連臂飲不作
斷腸聲野蔓垂纓細泉碾玉清滿林遊官
子誰與作公卿

石窓

窓開自真宰四遠見蒼崖苔渾渾成綺雲漫
便當紗櫺中空吐月扉際不扇霞未會通何
處應連玉女家

過雲

粉洞二十里當中幽客行片時迷鹿跡寸步
隔人聲以杖探虛翠將襟惹薄明經時未過
得恐是入層城

詩八

十五

雲南

雲南背一川無鴈到峯前墟里生紅藥人家
發白泉兒童皆自古婚嫁盡如仙共作真官
戶無由稅石田

雲北

雲北畫冥冥空疑背壽星大能請藥氣人解
寫芝形野歇遇松蓋醉書蓬石屏焚香住此
地應得入金庭

鹿亭

鹿亭多此住因過白雲相待侶傍花久引麋
穿竹遲經時飲玉澗盡日嗅金芝為在石窓
下成仙自不知

樊榭

主人成列仙故榭獨依然石洞聞人笑松聲
驚鹿眠井香為大藥鶴語是虛篇欲買重和
隱雲峯不售錢

潺湲洞

水流萬丈源盡日潺湲湲敲碎一輪月鎔消
半段天響高吹谷動勢急數雲旋料得深秋
夜臨流盡古仙

青樓子

山風孰異果夜是供具仙味似雲腴美形如玉
玉腦圓御來多野鶴落處半靈泉必共桃源
種花開不記年

鞠侯

堪羨鞠侯國碧巖千萬重烟蘿爲印綬雲壑
是提封東遣狙公渡果教獐子供爾徒如不
死應得躡玄宗

宋賢詩

瀑布

謝師厚

景初

飛泉緣峭壁斗絕十萬丈奔流天上來望若
匹練廣曲嶺隔青林永挹先聞響其傍有巨
石平潤可俯仰俗士所不到我輩固來賞須
期秋色清攀蘿邇其上

遊四明

孫季和應時

平生抱遐尚撫劍遠行遊迹謝聲利牽心與
巖壑謀東征泛蒼海南鷺踰丹丘西登岷峨
肅北望關隴愁康廬挽蹄攀巫峽紆行舟劍
閣最險壯龍門更奇幽虛覽雖未飽勝略略
已收爾來卧竹湖清夢長夷猶家山維四明

名字橫九州出門宛在眼欲往無酬人事
真好平山靈豈吾仇忽近茲可咲投老空自
尤茲辰正芳春會心得良儔羸糧幸易足快
策遂所求中宵雨聲斷曉曉霽色浮天容極
瑩淨風氣亦和柔瘦筇扶籃輿野服兼輕裘

遙遙指林麓欣欣聽泉流試展青烟嶺拜蓋
白水漱飛湍響淙淙惟松韻颺颺恨哉上羊
額喘若料虎頭覺石助歲基負樵歌道周百
折快一眺十里森雙眸峯巒何綿聯脉絡相
纏繆化鈞妙融結神功巧雕搜長風動溟渤

洪濤敷瀛洲巨鯨出窟負游龍繞蛟蟠鯨鵬
恣摩盪蟲魚紛疊稠萬怪各起伏千帆逆行
留或坦若几席或裁若冠旒或排若劍戟或
刺若戈矛或舞若鸞鳳或驟若驛驢或戲若
狻猊或搏若猊貌儼然開明堂玉帛朝諸侯

赫然會岐陽長圍方大蒐鏖戰臨長平堅壁
持鴻溝廣野列車騎中軍嚴旂旂開闢浩茫
茫變化久悠悠愕眙不得語形容那可俾仙
樹四十圍墻根幾千秋老幹枯不死新榮翠
相樛颺駁定來止桑田行驗不遺跡信所聞

輕舉當何由東南徑崇岡左右羅平囂人家
散雞犬村塢來羊牛官征畢薪炭春事勤鋤
耨土賦少沙石氣寒無麥畦荒蹊夾桃李密
蔭開松楸是中可避世何勞更乘桴駢巖下
峭壁別岫爭崢嶸孰云二剎勝遊肯中道休
仗錫既曉絕雪竇仍阻脩停雲朝漢漢剛風
畫颺颺盤磴度方橋廣宇連飛樓珠璣錯藻
繡金碧照丹楹撞鐘食十指鳴板燈百篝真
來天上居不涉人間憂周遭富貴致徬徨得
窮搜妙峰遠色添錦鏡波光瀾兩渠赴活活

千丈落澗澗深瀑標隨鳧品潭隱靈虬倒窺
凜欲眩俯掬清可漱潤草高下積巖花零亂
抽樹壁見孫捷食本聞鹿吻日長轉曉曉霧
暗啼鈎斬脩竹奏琴瑟細溜鳴琳瑯占大喜
弄鵲長雨愁呼鴈何方共齋鉢且復薦茶甌
老僧頗好事名德肯見投隨意宿山房無眠
聽更籌念昔身萬里及取天一陬登臨世界
闊倪仰歲月適榮辱兩端角聚散一海鷗塵
鞅自束縛名場相敵讎不念猿鶴愁坐令泉
石羞心期晚乃愜俗駕我尚優勝具學支許

奇蹤非阮劉時哉山梁雉樂矣濠工儻聊追
興公賦不欲柳子因招招知音子爲我商聲
謳

詠登仙木

劉樊蟬蛻此登仙老木當年已插天玉骨半
枯猶秀潤蒼皮新長更榮鮮蟠桃時熟三千
歲銅狄重摩五百年化鶴未歸山寂寂徘徊
誰與問因緣

詠青楓子

史洗

羽憶新從帝所回餘歡未盡玳筵開醉拋青
子香泥上留與仙家取次裁

訪混樸具專師

何年隱四明與世絕逢迎聖主方虛席先生
不入城風雷隨地起宮殿自天成近喜藍輿
穩寧憂白髮生

遊四明留題丹山

唐景實 震

四明光照九霄寒蘭苑神仙日往還瀑布遠
從銀漢落洞門長鎖白雲閑深崖瑞木金文
潤絕頂靈槎鐵色斑無限遺踪人莫識落花
香泛水潺潺

類八

七

遊丹山

孫元實 子秀

四明洞天居第九巨靈擎石開窓牖捫蘿陟
嶽不憚勞同行況遇忘年友老苔護石蒼虎
開飛瀑懸巖玉龍吼豁然人與境俱勝醉歌
拍岳忘升斗固知堂中別有天未必醉翁真
在酒徘徊步月澹忘歸世事浮雲竟何有

又

孫耕寬 嘉

與客窮幽勝同登白水山銀濤翻月落蒼壁
倚天寒采藥穿雲塢圍棋坐石壇因忘歸路
晚初佩得秋蘭

又

豐霞隱 自孫

萬古丹山洞今朝遂一遊瀑高寒激雪崖老
晚疑秋馴虎隨仙去高堂有像留獨嫌歸太
速未得細尋幽

詠瀑布

郭白雲 亨嘉

盡目有無倦神清骨自仙響瀑一夜雨雄進
百巖泉轉石雷生壑懸崖劍倚天好奇忘我
老猶欲上危巔

又

趙澹山

玉龍吼山山爲開怒濤迸出翻崖鬼回風便

可作飛雨共聽萬壑鳴春雷

又

趙竹逸 至道

飛落寒泉一泓高初聞響似浙江潮松陰無
雨雲長潤石竇雖晴雪未消素練幾時懸絕
壁白虹千尺踰層霄丹山自是神仙府弱水
流來故不遙

又

僧雷崖 圓丘

滿目飛晴雪丹山見白虹天機垂不盡地軸
卷無窮蕩漾沉寒玉飄零散曉風人間何處
著應直到龍宮

元朝

類八

二十

題丹山贈石田鍊師

黃晉卿 縉

石田外史丹山住如此溪山得此人高詠久
無皮襲美清風復見謝遺塵門前飛瀑長翻
雪洞口幽花淺駐春老我京華歸訪隱抱琴
安得日相親

題瀑布

劉德玄 仁本

白水真仙騎鶴何年曉骨此山中化爲玉
鍊垂千尺翻却銀河落半空鶴夢曉遺明月
帳蛟人夜掣水晶宮天台有客詩難就歸興

瓊臺雙闕東

又

中天飛瀑下瑤臺素練高懸亦惟哉織女投機收不得姮娥剪水巧為裁光連雙闕星河動響挾千山風雨來祠宇洞前看未足又隨明月過天台

送毛石田住白水宮 張伯雨

攜劍佳丹山凌風挾羽翔空壇遺寂寥飛瀑瀉潺湲供薄難為客山深不閉門大闢千仞頂有日遇劉樊

題白水宮

趙君璋

二仙控壘上青旻千古流聞跡未陳白水主人傳甲乙青燈留我守庚申雲根瀑落長疑雨洞口花開自得春回首人間又塵土芒鞋好結道為隣

又

趙君璋

曾共樵夫采藥回丹崖遙見白雲堆百千萬劫仙風在三十六溪春水來琳館隨時容笑傲杖藜沾濕上崔嵬洞門深鎖無人識應是劉樊去後開

又

高則誠明

四明山中春雨餘三台峯下訪仙居雲間翠碧浮金闕風定銀河下玉虛幽洞夜明丹化鶴清溪畫靜獵窺魚憑君為問劉樊信青鳥西來好寄書

又

丹山勝槩天下奇重溪疊嶂遊人稀千年祠宇近霄漢百尺飛泉搖夕暉玉童吹笙明在戶仙子朝真雲滿衣我來信宿謾興感擾擾何時能息機

又

僧白雲自忱

聞說石田能好奇清暉甚下每忘歸豈無飛佩來丹極時有祥雲護翠微春雨碧桃香丹冉秋風琪樹綠依依前年因過仙翁宅曾看巖西白水飛

寄白水宮毛外史

宋無逸元偃

平生未到丹山下鄉里空聞白水名路入洞天無百里身遊仙境是三生花間笙鶴春雲繞水際亭臺晚日明寄語石田毛外史相期日暖斲黃精

題瀑布

孫道心志士

玉龍戰罷力披靡倒掛丹山飛不起霆奔雷吼勇作氣迸出銀潢半天水銀潢迢迢水為枯寒光不動山月孤兩崖中斷地轉軸萬丈直下淵無魚六月飛雪不受暑使我神清慕仙侶劉樊當年同上昇古木參天更如許中間作者雖罕聞亦有混樛之真人洞開尚留丹氣暖鶴返共說桃源春憑君為歌招隱曲日暮山中枕流宿明朝分與一勺多一洗人間塵萬斛

又

朱景純炯

我生頗有烟霞癖倚杖看山日幾回石穴鑿開丹鳳去瀑泉飛作玉龍來因風忽灑半空雪不雨長鳴萬壑雷獨羨山中毛外史隱居真得小蓬萊

又

陳邦協雍

水從何處來流出白雲堆噴灑千尺雪砰砢萬壑雷道人清徹骨坐客淨無埃一笑下山去携琴踏月回

題白水宮

趙君璋

三十三

枕中鴻寶定堪傳佳近丹山第九天振迹每
尋雲水外標名合在石崖邊雨晴瀑布偏開
夜火暖丹爐不記年時盡一壺歌一曲任渠
喚作地行仙

清暉亭

滌穎冰甌思不群滿亭詩景絕埃紛好山當
面開清碧活水源頭隔白雲鐵笛吟蟾寒欲
起玉笙招鶴夜初分與來徙倚看長劍時有
神光射斗文

題丹山

高伯元 昇

○丹山赤水神仙宅布韞青鞋作勝遊百尺飛
泉銀漢雪一聲喚鶴洞天秋青椰子熟雲壇
靜琪樹花開石室幽無限溪山留勝槩何時
卜築向林丘

又

陳履常 克履

四明空闊石窻開中有仙人白玉臺一水遠
從天上落三台高拱洞前來老槎瘦骨疑龍
化密竹清陰待鳳回每向鄞江求勝跡却於
此地得蓬萊

又

鐵衣驄馬踏蒼苔忽扣仙門石洞開碧漢秋
聲懸白水紫雲春色下丹臺劉仙久矣果鸞
去轉令今仍跨鶴來樽酒相逢足清興新詩
吟罷重徘徊

又

王敬中 中

四窓山色秀可攬雲根石屋高嶙峋林間遠
鳥曾化虎洞裏麝猴渾似人奔流直下幾千
尺高蹈今逾四十春靈光夜夜照丹室應有
神仙來往頻

又

元得 嘉謨

○東越名山世共聞四窓仙境更超群青天半
落銀河水白日長過翠嶺雲崖外鳳歌來隱
士林間虎易候元君知予不倦登山屐長許
相尋謝俗氛

又

林希原

甘閣劉仙翁曾作上虞宰長年養神丹靈藥
時自採一朝跨飛鸞橋木凌蒼霞下視塵寰
中桑田幾滄海嗟子骨未換何由挹手采高
躅在人間深懷共千載

又

汪臣良 文璟

丹山自昔神仙宅好是靈踪與世殊百尺懸
泉飛蜿蜒千年遺篇化於茅亭臺尚憶吹簫
侶芝木長供辟穀徒欲駕華車訪其隱不知
容我俗塵無

又

楊元慶 璣

仙子凌空駕玉龍尚餘靈跡在山中過雲拾
得青藜子看瀑因尋白水宮未息干戈逢此
日忽聞鐘鼓仰玄風也應脫屣非難事曾識
雲間采藥翁

又

馬易之 過賢

○城居久憶洞天名春日登臨杖屨輕山雨晴
時崖瀑冷巖花落盡石窻明黃冠白髮情偏
古野水閑雲意自清便欲去尋劉縣令願携
妻子學長生

又

一逕遙通白水宮翠山屹立蒼芙蓉飛流倒
垂千尺練高處更登三四峰或聞溪嶺趁魚
走只有仙人跨鶴從看我山中遊十日雲南
雲北訪靈踪

又

白水真人去不回紫宮殿倚雲開崖懸一瀑銀爲帶山列三峯翠作堆採藥仙童隨鶴過街花馴鹿倚人來方知異境非塵世且共清吟坐石苔

題丹山

楊邊梅

四明山二百八十青房頽天空四牖金烏玉兔兩出沒是爲三十六洞天之九天別有丹山赤水非人間我夢仙人賀狂客去訪雲翹于孤峯絕頂登大閣下見洪濤哀日車輪大紅光廢影離香翻瀾漫上有桃花美人者液鳳髓脯龍肝令我食之生羽翰路逢毛先生一笑今與古赤玉之烏隨地化爲石我亦間之刀厥虎潮飛大士洞天水門風折祖飛橋石住赤玉之烏何足追下窮地脉上天維鐵船徑渡弱羽水火劍欲斫扶桑枝毛先生毛仙後千春曾醉廬山酒酒醒騎虎却入終山笑呼綵纓下招手石田玉子大如斗

石田高士居丹山其能繼其祖武人來每稱之益信名不虛也蒙惠書以詩代簡時余年八十有五薛朝陽感

二十

客來每說洞天勝我亦久懷山水清昇仙木近石林古洗樂溪深風雨生三華真人昔居此幾葉玄孫今擅名若問老夫頭未白尚能相訪寫高情

老舅大真人詩寄石田敬和一首因致問訊

于一山思緝

昔年相送領殊庭別語難忘夢亦清記得四窓同久住借騎一虎問長生丹林已重前朝士白水猶傳上古名若躡三台峰頂望老人星近見君情

題丹山

韓彥信

春風雨度到蓬瀛萬斛羈愁一洗清雨榻卧聽崖瀑響晴窓坐看白雲生映堦瑤草經年長出火丹砂九轉成安得誅茅傍樊榭問君乞取石田耕

又

王叔雨霖霖

三台峯下神仙宅樊榭春風長薜蘿萬壑疊巒連石壁一簾飛雨瀑銀河天光上下雲容歛山色空濛雨氣多與客題詩足清賞歸來環佩雜鳴珂

八

二十七

又

劉坦之履

嵯峨赤水山縹緲神仙宅萬歲劉興樊超然遊八極一去何寥寥千載遺靈跡中有卧雲人冥栖鍊精魄幽林拾青橘寒泉煮白石致身瀟爽間邈與塵世隔我來一見之傾倒如宿昔松花釀爲酒持以苦留客

又

陳君從

潺湲洞口看飛瀑細雨霏霏灑接離白水真人能好客碧山學士愛題詩鞠侯夜嘯三花樹野鹿時銜五色芝試問劉樊仙去後何人來此共襟期

又

謝元公肅

雲北雲南山萬盤仙人宮闕俯巔屹晴峯倒影半空碧雪瀑飛花六月寒鸞去徒勞尋故宅虎來還爲護仙壇洞前桃樹春長在遲我歸來問大丹

又

起文昂吉

昔人仙去大蘭山臺殿空遺石壁間崖瀑四時飛白雪溪雲長日護玄關青櫺露冷從猿采仙木風生看虎還昨夜洞前新雨過主人

留客聽潺湲

又

韓致靜 稷

欲尋赤水丹山洞好是瑤簪玉筍鄉峯作翠屏分戶映水爲羅帶繞溪長乘雲御氣當炎漢實月吟風美晚唐人在石壇行步空歌時送佩琳琅

又

僧大明 淨昱

白水丹山何處看清暉亭上一凭闌半空積翠三台近萬丈飛流五月寒仙侶吹簫來洞口山人來藥出雲端我身亦是隣峯鶴來往相從總不還

又

趙德純 宜生

雄峯三十六極造觀明天上有神仙宿丹霞覆其顛白鹿嘯瑤草玄猿飲靈泉山深日常靜花落春自遶高人不羈世昕夕中盤旋石田藝嘉穀可以願長年

毛尊師石田山房

張仲舉 耑翁

萃確初開百畝荒四明山麓結山房種來玉子雙雙白鑿破雲根片片方洞重有仙惟服髓岡頭無客重尋羊知師日誦黃庭罷祇把

飛泉漱齒香

又

陳子山 祖仁

四明有神人遺世宅崇峯飛游凌倒景餘垢亦奇蹤流風被三華有士振其宗誅茅宇峯下迥若御湯濛琅玕四時秀靈泉左右通晨遊揖王父夕駕命青童惟茲二頃田苦辛資歲功南東不盡畝聲確溢具中由來仙聖居服食世非同白英駐過玉烹飪奉朝餐非闕耕與鋤簞瓢靡不充大盜晚而去天灾無墮空虛荷昔已爭乾餒答在躬寧知不食地東華蚤發矇矓有食石法超搖樂玄虛死若咽瞳矓綠髮方瞳子長身比亦松

遊白水宮

滑伯仁 壽

白水仙宮也罕逢十年兩度追陳蹤寒流光垂玉蟾蜍晴廳秀削金芙蓉臨溪無魚石磊磊磊來藥有路雲溶溶明當挾我九節杖更來陟彼三台峯

又

胡士恭 益

鑿石種瓊田開山結丹房高居隣野衲塵世輕批糠豈無胡麻飯亦有辟穀方迴視衆阻

饑惻愴摧中腸荷鋤出四明赤水流湯湯靈苗三聚華美玉雙成行粒粟藏大界黍珠懸

吳倉陶然熟夢境寤覺驚青翠騰身入北斗酌彼金液漿一飲踰萬劫躡虹遊帝傍歸徠弄倒景物我俱相忘松風度虛室內白涵純陽蘿月掛峭壁瀑泉灑銀床壺中迭隱見河上參翺翔雲碓漱瀨春靜休十日糧童顏駐絳霞紺髮凝玄光步虛蕊珠宮遺韻鐙琳琅燕然起象外閑允梵清香琅玕霽森長芝草誰披芳運行紫河車叱起金華羊願採長生藥持以奉明王

又

留如淵 若冲

道人住居白水洞洞口有田供鑿耕犁鋤不用辛苦少玉石自分烹鍊精拾新澗底客共煮化羊嶺上仙俱成夜深無局月自到坐聽九霄笙鶴聲

又

陳則虛 斯昇

山根結屋便爲庄不事剪金待歲穫種玉豈無和氏璞燒丹亦有禹餘糧自知雲水生涯澗誰識林泉興味長我亦欲歸尋舊葉夢魂

時繞錦溪傍

又

三十

又

趙行吾思營

半壁梯雲鑿翠屏千巖礧兩斷青冥駐鞭不
假秦人力開闢元非蜀帝靈仙吮收禾勝碎
殺春肢種玉可延齡歸來履齒蒼苔滑茅屋
松蘿映碧局

又

薛穀夫

數畝依山宅一區喜存硤勝膏腴近因辟
殺懷黃石也復耕烟種白榆玉氣潤多山木
秀松雲飄盡鶴巢孤會當脫屣從師去乞取
青橘顆顆珠

鶴齋薛真人余之未識者而慕其可

人先以詩寄之耳

張憲南福

別帝歸來已二秋好教安穩住丹丘編經不
用青藜杖跨鶴還登白玉樓羨爾能傳唐少
保愧余無復漢留侯門前白水三千丈應作
黃河不盡流

遊白水宮

吳居正端學

弱齡厭塵俗勝迹心所仰遂爲物外游獲陪
林下杖魚梁依澗度鳥道綠雲上既覩仙真

宅愈重烟霞想環山知幾峯飛流可千丈天
神傍欄舞水樂臨增響皮陸跡已陳劉樊事
亦往不有繼先志何能領清賞前人有遺詠
磨崖看拂枋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南岳總勝集

鞠九

真君觀

真君觀在銓德觀東五十步即九天南上紫
光慶華赤帝太虛之館本注生真君廟在岳
祠中各廟門唐開元中司馬丞楨上言五岳
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與血食之神同其
饗祀聖旨爰創清宮凡立夏日先齋潔勅命
州官致醮於是觀無度道士五人焚修開元
五年明皇製五靈經云佐治者有九人從吏
者三伯餘人翊衛衙官三百爲國家祈真請
福之地真記云太虛真人領南上司命即
赤帝也

潛山魏君冲爲副治

霍山韓君東爲佐治

霍林山許君 映

丹霍山周君 紫陽

金華山黃君 初平

南霍山鄭君 隱

天柱山阮君 微

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

冲寂元君麻姑

右並君佐命之司其越楚蜀之地當司察之淳化中始改為真君觀梓符中詔賜觀額開元六年上帝降賜真君驅邪王七一張其狀類劍長三尺闊四寸玉文如雲霞其端微有鋒月玉冊一道長一尺餘闊六寸其篆文曰道君之玉冊有兩印文曰三天太上之印皆篆文或曰舊本玉冊懷在真君臂間檀香刻此以傳於世玉璽一枚方闊五寸八角其文曰注生真君玉印亦篆文今悉存焉或云是司馬天師篆文也宋朝降到真君火鈴冠一項以金裹飾潛霍二真君玉圭二面並存太宗真宗仁宗三聖御書敕黃存焉大觀二年三月奉旨建元辰殿乃集福殿在觀中前有玉清金闕之門每歲六度生辰及春夏二祀皆自京降御名詞表於此致醮每辰焚御香六兩祝聖壽恩賜紫衣一道實國家祈福之所也故江陵公留題真君觀詩云秘殿崔嵬近紫虛洞天岑寂列真居霜毛時下朱陵鶴金蘭猶存宛李書風拂瑤壇歌羽旆雲歸翠

嶺度颺興竹烟觀月空歌裏一道寒泉漱碧渠

衡岳觀

衡岳觀在紫蓋峯南下紫霄峯前晉太康八年吳人徐靈期新野先生鄧郁之開古王母殿基晉懷帝元嘉中賜額為華敷至梁改為九真觀張佐堯詩略云晉代為華敷梁朝號九真宮門頰改額洞口不移春住持周靜真乃武帝之師帝心期上善親紆黃屋謁此玄都若軒后之拜崆峒漢皇之禮河上異代同時也奉敕賜莊田三百戶充基業至隋大業八年屬唐高祖詔請蔡法壽李法超二法師主觀事焚修興行教法其衡州府庫田疇什物並賜觀資用貞觀二年太宗重書額詔張惠明天師度道士一十九人焚修高宗弘道二年詔葉法善天師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觀長生之地禁樵採斷田獵投龍奠簡以為常典開皇中改為衡岳觀後因兵火摧毀皇祐初府主令公重建之本朝太宗真宗仁宗三聖御書洎金寶牌每辰焚御香祝聖壽亦國家

祈福之所真宗朝敕差冲靖太師單惟岳住持提舉岳門官觀兼管火烟後奉旨改為甲乙自茲始也故宰相王欽若有送單大師歸岳詩云玉書颺馭降神州樓觀升臺運道流巖谷難藏猿鶴性吟懷終戀水雲幽晚程冒雪滿湘渡採藥沿溪舴艋舟乍到楚鄉應動念十年人物半沉浮宣和六年敕建昊天殿改賜為銓德觀

紫蓋院

紫蓋院去廟北十五里寶勝寺上唐傳待仙修行處譚陳二士亦修鍊於此又有鐵瓢仙張白居之北入桃源基址廢久有野人居之上有醮斗壇竈北李生尸解處下有唐太子繫馬楸在焉

聖壽觀

聖壽觀去廟北登山七里唐咸通中建因間得其名舊記云故靈武盧瑤鎮縣南日秦請以舊書堂為觀六年秦捨莊田屋宇永充觀內常住今盧公真堂猶殿宇儼然舊有清音閣選仙亭迎仙閣此君閣層崖峭壁脩竹長

松幽間清滿景象奇異比之萬壽加之數倍
茂密也壽潤逕觀前下合靈潤流注平野唐
懿禧中有軒轅彌明隱此年久後復抱黃洞
太平興國中有波仙遇呂洞賓於君山後亦
隱此行靈龜吞吐之法功成回岳麓自號瀟
湘子嘗云我愛瀟湘境紅塵隔岸除南山七
十二惟喜洞真墟元祐間常有白鶴栖鳴於
杉松之上三日而去宣和元年改壽棋

華蓋院

華蓋院昔華蓋君修行處不顯名氏或云古
太清觀也去廟東北十五里自元陽宮陟上
清宮而至昔譚峭巖字景升居終南山久著
化書過東吳見宋齊丘遊廬阜泛瀟湘鍊丹
於此又默希子不知何氏居此著通元經開
皇中有道士吳涵虛字含靈居之風狂未嘗
下山終日沈酒亦無烟火之具俗呼為吳保
好腰絙旬不食常言之若要開即須懶如懶
即不開也素不攷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
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風著力眼前暮地見樓
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

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昇忙一時提向瀛
洲費後於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荆臺隱士鐵
冠先生樊氏慕含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楚
王馬希範嘗師之後而希聲嗣位先生不知
所之

上清宮

上清宮去廟東北七里吳人徐靈期真人修
行之所徐幼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舍日晡
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之飯故得周遊海
岳來往南山積有年矣採訪山洞巖谷作衡
岳記叙其洞府靈異言繁蓋雲密二峯皆高
五千餘丈而雲霧有為治水碑皆蝌蚪之字
碑下有石壇流水簾之最為勝絕而紫蓋常
有鶴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有
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
東有紫糾高三伯餘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
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義熙中山人潘
覺至峯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軟可食覺不
知其石髓竟不食棄去勿悟而還已不見此
君之所記聖異又能役使鬼神降伏龍虎以

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沖真重和元年徽宗
皇帝賜明真洞微真人今宮基尚存石碑傳
云舊有仙雞報曉因與仙草不死間有樵人
見而不能捕大曆七年玄和先生張太空者
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
元年韓威儀慕真風而居之修行亦得道

石室隱真巖

石室隱真巖在上清元陽之間杉松夾道巖
岫惟藍有石室兩所本虎豹之窟唐大中元
年劉元靖先生居之禮斗步罡驅逐虎豹焚
除荆棘而住衡州刺史韓曄捨俸錢為建會
真閣就巖闢其石室引泉環流伐木誅茅鑿
其茶竈蒸為醴壇藥曰金床燈具供器自然
生成會昌中詔入內傳受法錄封號廣成先
生久之乞還山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靈鶴屢
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雲及還神日惟杖履
在弟子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蕭鄴文其
碑吏部侍郎趙櫟為傳太子賓客盧渚作石
室銘道士張堅白為內傳今止存內傳洎神
道碑在銓德觀今基址尚存

中宮

中宮在廟之東北七里梁天監中建真人王靈與修行之所王乃晉陵人幼而穎悟更不婚宦勤志於道辭別親友結廬於五老峯下似有所得忽一夕有神人謂之曰得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穀於沙之間則不能成子雖有飛昇之骨當須福地靈壇乃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功以成羽翼苟非其地魔壞其功茲道無由成矣靈與告曰何地可棲神人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隣岫可以冲天矣遂自廬昇遷居南岳之中宮修行一十二年道成復遷於朱陵之東朝斗鍊真以天監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冲舉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通微集虛真人又唐天寶初董奉先居之修九華丹法而得道久於衡陽棲朱陵之後洞元和中馮惟良亦修行於此本傳並具下卷又唐大曆中李德林先生修行得道宮已廢久

元陽宮

元陽宮在廟之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

如鼎峙晉大始中陳真人諱興明修行之所真人少遊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峯上遇一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神霄衡汝之精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畜爲侶飢渴必至寒暑丰動割世離榮辭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能於修勵乎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畢至於道不敢怠忽也遂授明鏡之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之至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以晉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烟霞達室天樂遊空山河肅清來往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難犬悉皆騰舉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致虛守靜真人又唐有張玄和先生居之德宗御調賜之云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諛必求謙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金

德故南岳元陽宮道士張太虛混元育粹玄之又玄鍊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峯養德時近百年依圖象以冥搜換鴻濛而冲用棲遲浩淼太苦真形頃在先皇敕崇道妙望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蹈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伸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下後尸解於靈隱峯其官本朝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改賜崇明觀觀後三里有伏虎巖

田真院

田真院在元陽宮東南二里唐寶曆中建綠筠蒼松前後掩映三清並石像殿共百餘步有小巖田先生常憩於此巖上有一松樹號華蓋松根柯盤曲枝幹左細如華蓋巖周迴雖廣一抹盡蔽之開皇時田良逸名虛應齊國人侍親自攸縣遷居南岳善陽峯後躬耕賃薪以侍母夜即獨坐巖中一日放志遊五峯見何尊師而問道其母曬衣於山北聞兒遠適遽往追之不及復回衣已化爲石至今

數百年來色不改素潔如初下有小巖母常
憩此經日而坐常服燕窩食母既坐亡其志
愈堅後遇薛季昌而傳法東入天台不復出
憲宗詔不起後尸解本朝宣政間值四極止
存石三清結興間復建小殿有道人焚修至
今不絕

北帝院

北帝院在銓德觀後半里脩竹長松前後茂
密梁天監末女冠徐練師居之修行而得道
貞觀末張惠明再修過南嶽石英夫人傳道
行抱一三五混合之法而後尸解又有李思
慕居之得道宋太平興國中賜額近廢

凌虛宮

凌虛宮在朔之東登山八里華蓋峯南下唐
天寶初建薛練師名李昌庵居處明皇詔住
九真降聖觀進江道德經撰玄微論御書批
答凡十數次後辭榮寵乞回草廬一日謂門
人曰今夕天氣異常吾當有所通遂凌虛而
去後有華幽樓自西蜀遊二十四治歷荆渚
泝瀟湘禮赤君於此修真晦其名氏於五峯

之下石臺上注靈寶經臺上烟雲如香烟縹
繞而起注經羅烟亦自無感格如是因名天
香臺後尸解會昌中周浪汙自九真來居之
後得道為大羅觀主宮前有自然石壇醮器
並生成試劔石浴丹泉紹興末移於山下開
創僅五七分而未周備

洞靈宮

洞靈宮去廟東北登山十八里紫蓋峯東下
昔東晉末鄧欲之字彥達居洞靈臺誦經遇
魏夫人傳法行之而得道係二十五洞靈源
福地古詩云洞靈源接洞陽天瘦壑危峯土
絳烟曾踏落花聽玉輶赤松壇畔鶴鳴泉宮
建自李俊氏天師居之得道昔有彭蔡二真
隱此層末有蕭師道遇之今有桃林左右茶
園橘柚所在宮前舊有古楓一株端發數丈
根脚隆起蟠結成一巨龜首尾足甲顯然如
活觀者長憚其宮宇庵居自五代撥亂蓋罹
回祿山頽虛迎本朝大觀末有中貴王門司
拾金帛重建宮殿廟無迄今一新住庵隱逸
者亦不減舊東共有桃花源鶴鳴泉皆遊人

罕至西岸上有刻張元化還丹賦下有洗藥
池東有朝斗壇

招仙觀

招仙觀在廟東八里舊記云啓基劉宗卜宇
蕭齊又記云晉咸亨中建昔張真人諱曇要
居之精思感通天真密降傳內養元和默朝
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遊太空而朝皇極
大帝賜以瓊寶琅霄混神合景之液餌之變
化莫測神用無方以齊延興元年七月初三
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動俄有鸛鶴丹詔迎之
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葆光襲明真
人貞觀二年有盛陵蕭法師諱靈護來居之
化黃白術外竊之修其觀宇五年建尋真閣
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
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府陰神之怒也
然後鍊丹於山北凡經三鍊方成服之於弘
道二年中秋尸解元和之末有許暗者自峨
嵋而來題記于梁上常大醉長歌歌中泊題
記處嘗有尋偃月子之句竟不知偃月是何
物又扁題於堂壁其末句云鄧通飢死嚴陵

貧帝王豈是無力人丈夫未達莫自親攀龍
附翼損精神端拱五更初忽聞鐘聲衆皆
驚訝曉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布
衣纖縷自云能補鐘但需數千斤火於是燒
炭鍛鐘道人以掌心鎔鋼汁就其型處模之
其經煅自暗泉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
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手模之迹此實靈異又
唐末聶師道訪彭蔡三真仁宗朝有卷素先
生奉旨來住久之入衡岳觀後尸解宜政間
有逸人吳永遠慕其風而建養素軒觀舊有
遺著閣就齊亭朝天壇北二里有雪浪亭洞
真洞瀑布自洞而出巨石橫峻當石崖之上
有一石沼圍若鍋釜之狀可廣丈餘深不可
究一派飛下如絞簾號朱陵洞三十六洞天
之第三洞也又有石井下直無底通徹四門
洞流僅二十里成此懸注從初溪至中潭凡
九仞自中潭下入谷十有八仞有雲崖壁面
闊四席濤雷騰飛雷雨驟下雖天台峨嵋不
及此勢也下有投龍潭國家修醮畢投金龍
於此石罅微聞天樂之聲故攸闕殿有水簾

洞詩中一聯云開元投金龍水底聞天鈞是
也若遊人誠心嚮志瞻視而窺之微芒見金
床玉几至道間有孕婦觸之石崖漸合一無
所親往來留詠然盤壁獨廬陵李元輔一
篇起越倫輩詩云一片桂蒼崖分明不惹埃
威成珠顆白垂下玉繩來野鶯飛難入山風
捲不開聲聲去朝海無意戀巖隈句清格健
觀者嘆伏政和元年十月建安張徽言領漕
本路按部自湘潭越岳祠未至三四里間觀
道左松蘿翁府中有高門宏麗朱書大榜曰
朱陵宮門內樓閣隱然一人立閭間若有所
伺時以目吳未暇遊觀意俟他日也二年九
月初五日自衡州回宿勝業禪寺語住持僧
景襄曰來早同爲朱陵之遊襄曰此寺之東
有招仙觀觀復有朱陵洞予謂去歲嘗過朱
陵宮見高門大榜朱字盈尺恨未之遊今者
之來深有意焉且同詣招仙觀經歷向所
見遂了無所有惟空山而已比至朱陵洞回
面石壁瀑布中住亦無屋宇詢之道流云素
無此宮亦無此門異哉乃天台大方廣崇山

聖竹林寺與此類護書以識之後住持道士
王元洞建望仙亭於見處立宮門縣尉錢景
衡書朱陵宮三字以朱填之爲榜後期望僊
橋觀有銅像保生天尊尊感章中鑄石像老
君并侍從並同時而建舊觀在洞口唐末遷
出就老君殿別塑元始玉宸共爲一殿以奉
香火或云唐以遵奉玄元爲聖祖故建玉宸
居右也宣和元年改賜今額

九真觀

九真觀在廟東十里舊記云晉太康中新野
先生建天監初有張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
生鄉人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群壯歲幽棲而
宿稟靈骨過神人降於巖室傳明鏡洞鑒之
道使其修之曰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
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鑒而無差形
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岳之狀鬼神之情無
所逃而隱也天以清而容萬物水以澄而鑒
衆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
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役於物內勞於神神心
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受之

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所得之能洞達玄通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微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君獨遊山三日不返弟子求之而君方衣仙衣駕雲與簫鼓擁之縹緲而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全真達道真人開元初司馬承禎字子微自海山乘桴鍊真南岳結庵於觀北一里目之白雲丞相張九齡屢謁之明皇令弟承禕詔之較正道德經深加禮待呼為道兄凡是觀中供養金銀器皿悉歸降賜自御札批答表書往來不絕天寶初蜀人薛李昌言在峨嵋山注道德經二卷後隱居衡岳華蓋峯撰玄微論三卷并大道頌一首乃注得司馬弟子王仙嶠寫進上詔佳降真觀供器御書批答不絕及於九真觀奉造聖祖天道玄元皇帝聖像一鋪十三事通光座高一丈七尺經六伯七十卷仙嶠乃本觀道童性好煥泊因

看列仙傳有物外操嘗謂五千言外皆主搜耳携岳中茶入京師教化嘗於城門內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所來客是南岳山九真觀道童為殿宇頽毀特將茶來奉化施主力士喜其言因開明皇宣見帝喜清秀問曰卿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與帝喜令拜司馬先生為師於內殿披戴厚賜迴山夜夢感真人陳少微而得道要再命侍司馬先生來王屋久之奏云尊師以開元二十三年仙化云請收南岳舊居為觀蒙聖恩書額詔薛李昌言持降聖觀宣賜聖像供器天寶十二年復令衡州鑄銅鐘一口降賜觀中音韻振遠徹於霄漢重四千斤上刻明皇帝號御製銘曰鑄於郡懸於觀天長地久福無算驛騎吏大將軍高力士監鑄此真岳中之石器也後乾元三年二月值兵火罹亂焚蕩聲然鐵石錄裂惟有此鐘豈非願力而至於哉咸通年王固節道行超倫一方仰慕營葺一新開教談經學者如市奉詔歸北岳封總大師又元祐間其鐘忽不見數

日一日得之於觀前塘中皆辭所漬鐘頂上能折其右足復致於樓上傳云與青草渡龍閣今觀後有龍竇竇觀一里有武林謝先生再葺白雲庵而居嘗與曾道冲為詩琴之友道冲有詩云桃源洞口武林人跳出紅塵二十春但喜白雲深有趣不知青眼近來親丹砂已向坤爐伏玉液先從坎鼎烹活計一張焦尾外碧壇三尺禮南辰西有王氏藥寮王住久遷靈巖就雲龍峯戶解觀北隅五十步有壽山亭亭下有白龜泉即南山第一泉也其泉自崖竇迸出青泚甘冽其色早晚兩變雖南山名泉無逮此者飲之無疾而壽中有白龜大如錢白如玉隱於石竇之間人罕得見遇之者吉祥而延壽傳云龜出仙來龜隱仙去題詩亦衆惟野人皇甫渙云靈臺塵不止塵止非靈臺愛此一泓水曾棲靈物來憑近歲卜庵於此泉之北山相去五里因採藥嘗憇此亭每欣歎其異云寒來宇宙之中凡真山隱化於白龜者計此乃三處也愚自謂年秋棲於是山為終焉之計凡三徙其屋至

朱陵之東艾王氏舊藥園而住適與此泉為隣非偶然耳因成一絕謬書之於此天下白龍三度顯怕山少室壽仙亭我今卜築南山頂得爾為隣祝聖臨觀有九仙閣閣後舊有琅瑯閣重和元年改賜今額壽寧

降聖觀

降聖觀在九真觀一里舊號白雲庵司馬子微修行處因弟子王仙嶠奏請以先師唐為觀蒙降額親篆勅九真觀降聖李昌兼主持

九仙宮

九仙宮在廟東十二里梁天監中建昔王靈輿自中宮鍊行既周冲寂之後遷於此朝斗思微一日天真迎之入有卻邪之南陽新野人也幼夢一鳥吐印與之自是人間有疾以印治救永為符章病者自愈後與徐靈期結方外友周遊名山尋訪上士過至人傳金鼎大龍之術於宋元徽二年徐既上昇都之隱洞門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無不遍歷所患丹材無力可置因有司奏少微見南楚武帝勅監軍採訪詔之便殿問所修曰負道

修煉金液而缺丹材帝賜金帛許於南岳洞真福地選其幽勝置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一夕神人謂之曰大洞之隣乃招福之鄉延生之里善記勿忘後君丹成復還紫蓋之東以梁天監末十二月十三日有八真人乘

羽蓋雲車降於室中即前得道者八真人也於是就自然石壇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

賜號超真集妙真人唐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張觀具奏置觀額十年十月敕下宜依所奏又開元中明皇詔賜宸篆云紫蓋峯石壇九

仙宮昔賢曾詠九仙宮其略云一峯鱗次開

一觀片石明來會九仙寶牌尚記明皇篆靈

夢嘗聞御史傳又景祐中故觀文殿學士孫

沔為御史上問事忤旨貶永州夢道士以田

為託後徙潭州因祀岳因以物色求所夢乃

得王君之像于九仙宮遂撤縣鉤括其官田

果為隣觀便佃宣和元年改賜今額後有大

洞今呼前洞丹霞庵基

先天觀

先天觀在廟北登山三十五里按福地誌云

係二十二先天壇福地洞淵集詩云大極分形狀若壇白雲深鎖路巋巖兀然萬古含春色光照吾皇祝壽山

安寶觀

安寶觀在廟西北登山三十五里乃傳待仙以木鑽鑽石獲天書廢林木茂密今已廢久

尋真觀

尋真觀去廟九十里在衡陽城北觀鎮大江有石鼓後洞是朱陵之西門乃唐白真人董

練師飛昇羽化之地仙人石恪有送殿直雷

承吳奉命衡陽詩全篇云衡陽去此正三千

一路程途甚坦然深窺門牆三楚外清風池

館五峯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疑汀洲簇釣

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訪神仙按湘

川記此石鼓有時自鳴則兵革起或云盧龍

推鼓入潭中盧龍名字未詳今驗以鼓亦云

是盧龍廟不知立時年代至龍翔元年八月

勅使道士郭行真熊岳因毀廟不祀從此之

後為郡人灾患今時百姓重祠之至貞觀五

年故齊相公於此山頭建合江亭唐杜荀鶴

有題尋真觀詩云寂寂白雲門尋真不過真
祇應松下鶴便是洞中人藥園花香異泉沙
鹿跡新題詩留姓字他日此相親又大中祥
符年有桂林樓霞洞暢玄先生石仲元字慶
宗住持通行趨俗詩材振楚經營一新重建
白雲軒下瞰青草渡前有白雲堂白雲池憑
自紹興丙寅度夏於是堂亦留四十字雖不
足以繫其前賢但識朱陵之事爾詩云我
愛瀟湘境門前瀟湘朱陵後洞天白雲堂重客
青草渡頭眠小艇牽紅鯉幽池種白蓮願真
堪此地風月兩依然。

普賢觀

普賢觀在岫嶠峯南下當衡陽道左齊水明
中道士許嗣先張志曇開山至梁周靜真住
持武帝師之雲水奔騰俱是海上奇人講堂
如市不虛過日帝賜名普賢堂唐陳法明先
生居之修行因獻碑得中召入內不受榮寵
乞還山封悟真先生。

玉清觀

玉清觀在石廬峯南去廟登山一十五里齊

永興初建陳真人諱惠虔潁川人也初居茅
山採靈異草藥貨之飲酒不食僅數年南遊
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嶽還其幽勝乃
告天而盟錄丹深夜披鬼所擾三揭丹爐運
石摧壓唯冥心堵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岳真

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通力潛扶掖擒驅魅
妖氛盡散其鬼戰慄悲號真人復令堅石誓
免戮鬼形遠逐他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
達近後服之以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冲天
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冲虛元妙真人今
觀基頂有丹臺鬼裁石雷池風穴誦經壇丹
泉近代有僧於觀基創寺號光明不久復廢
宋朝乾道中有道士鄧時永道人黃守正二
人發心開山伐木焚茅慕化賢善之士新創
殿宇祈雨攘災皆有感格野人庵居重洽道化

洞陽宮

洞陽宮在石廬峯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真
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峯下開巖建壇
山神爲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真誦洞經
後服丹而玄化今尚存基舊亦有庵宇

洞門觀

洞門觀在石廬峯西石榴峯南下去廟二十
里昔施真人諱存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婉盆
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道
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恭石廬洞門
是吾冲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峯西石室造閣
巨空十餘丈出乘白豹即迎之海岳神仙時
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親近以晉永
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升天重和元年徽宗
皇帝賜號冲和見素真人又有蜀人李昌利
先生接隱數年而遊天寶洞今但有控豹巖
餘基見存唐張九齡遊洞門題陳氏丹臺詩
云雞頭西畔便門開陳氏丹升劫仞臺觀鬼
昔年誠誓否至今猶說鬼肩裁

太平觀

太平觀去廟西二十五里瀑布山下齊福伯
玉誦太平經兼行太平之道奉勅建太平觀
今廢久舊亦有庵宇

西臺觀

西臺觀在岫峯西北傳云周穆王所建陳改

為太初觀又云後為寺亦廢久

紫虛閣

紫虛閣去廟西三里在天柱峯南下唐天寶
年建馬氏據明相復重修甚至本朝天聖中
得旨再修前後止號魏閣景祐中賜紫虛元
君之閣六字為額無賜傳輪之服并錢置田
以贍道衆政和五年改黃庭觀閣下有石壇
舊記云夫人昔自撫州乘之飛至此湘中記
云壇高丈餘昔元君飛輪之所憩杜天師拾
遺云夫人壇是一巨石方丈餘其上闕員其
下尖浮寄他石之上凡一人試手推即動或
人多致力即跂然不動遊入至潔焚香以一
指輕點之即微動令撫州山有穴深廣狀斯
石也或云冲寂元君麻姑送夫人乘雲至此
雲遂化為石也一云麻姑石在觀之西山上
按內傳夫人姓魏諱華存字安任城人即
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封上真司命紫虛
元君之職又加名山之封位約諸侯冲寂元
君麻姑大仙為其佐治今閣上亦有麻姑像
與夫人並列晉咸和四年太乙元君乘飛輪

迎之升天其有靈文秘要百餘卷藏之於龍
真洞石巖中今呼為靈書巖時有老吏龐氏
禮告曰願守靈壇得聽法語大仙叱曰腥穢
畜類故瀆境域之民手取劍斬之遂走潛於
西洞今龍真洞宋開寶中有閣主道士率于
無得道尸解

靈西觀

靈西觀在廟西二里湘中記云昔女真薛練
師冲舉之處梁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
公主周惠拊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如掌
長思獨處慕元君薛練師維仙姑之志因居
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籙修三素之道潭
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伯人世代將亂告諸
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
唐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
本並接踵而住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
捨觀廢久馬氏復興本朝特賜每歲度女冠
一人以永續焚修

南岳總勝集

玉音法事卷上

步虛第一 七十字

養一

稽顙_{下下下}首_{下下下}太_{下下下}上_{下下下}
禮_{下下下}香_{下下下}歸_{下下下}明_{下下下}我_{下下下}法_{下下下}
隨_{下下下}迴_{下下下}輪_{下下下}三_{下下下}玄_{下下下}四_{下下下}興_{下下下}
慶_{下下下}王_{下下下}七_{下下下}生_{下下下}堂_{下下下}
煌_{下下下}

金闕步虛 五十字

爲々々々々。真々々々々。
人々々々々。結々々々々。
然々々々々。榮々々々々。
衛々々々々。和々々々々。
永々々々々。享々々々々。
無々々々々。期々々々々。
壽々々々々。萬々々々々。
春々々々々。奚々々々々。
足々々々々。多々々々々。
始々々々々。青々々々々。
黎々々々々。元々々々々。
蓋々々々々。金々々々々。
香々々々々。結々々々々。
珠々々々々。煙々々々々。
飛々々々々。展々々々々。
總々々々々。翹々々々々。
總々々々々。緒々々々々。
首々々々々。玉々々々々。
帝々々々々。前々々々々。

空洞 附是十不空金字經元字卷起

帝々々々々。心々々々々。
浩々々々々。以々々々々。
衛々々々々。錫々々々々。
吾々々々々。太々々々々。
靈々々々々。篇々々々々。
是々々々々。謂々々々々。
不々々々々。滅々々々々。
道々々々々。萬々々々々。
天々々々々。乘々々々々。
吾々々々々。摧々々々々。
吾々々々々。行々々々々。
空々々々々。洞々々々々。
中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仙々々々々。昧々々々々。
其々々々々。淵々々々々。
合々々々々。金々々々々。
元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始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開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奉戒

圖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敷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落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五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篇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高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唱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空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洞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年々々々々。下々々々々。
道々々々々。爲々々々々。
無々々々々。心々々々々。
宗々々々々。一々々々々。
切々々々々。作々々々々。
福々々々々。田々々々々。
立々々々々。功々々々々。
無々々々々。定々々々々。
主々々々々。本々々々々。
願々々々々。各々々々々。

由^レ人^ノ心^ノ生^ル。應^ル。生^ル。心^ノ。不^レ。大^ニ。崇^ニ。教^ヲ。由^テ。降^ル。高^ニ。靡^ル。周^ニ。早^ニ。成^ル。海^ニ。百^ニ。王^ニ。能^ル。
舍^ル。是^ル。川^ノ。爲^ル。湖^ノ。故^ル。常^ニ。不^レ。陵^ニ。天^ノ。雨^ノ。亦^ニ。至^ニ。聖^ニ。均^ニ。莫^ニ。注^ル。衆^ニ。已^ニ。人^ノ。

龍^ノ。萬^ニ。保^ル。用^ル。但^ニ。厥^ニ。奉^ル。不^レ。虧^ル。世^ノ。結^ル。精^ノ。合^ル。乘^ル。當^ニ。道^ノ。
三啓第一
真^ニ。法^ノ。爲^ル。愛^ル。年^ノ。戒^ル。增^ル。善^ニ。緣^ノ。思^ル。大^ニ。會^ル。體^ノ。真^ニ。

經^ノ。珠^ノ。持^ル。制^ル。情^ノ。道^ノ。所^ノ。澹^ル。正^ル。停^ル。然^ニ。靜^ニ。天^ノ。並^ニ。護^ル。世^ノ。大^ニ。
三啓第二
福^ノ。受^ル。敬^ル。魔^ノ。神^ノ。默^ニ。然^ニ。靜^ニ。天^ノ。並^ニ。護^ル。世^ノ。大^ニ。

[illegible]

多。障。累。大。道。實。憐。度。垂。赦。令。罪。懺。緣。幸。通。地。府。已。結。天。露。祈。真。冥。感。賢。恭。皮。

禮。三。寶。願。得。焚。歸。上。界。奏。名。玉。帝。前。祈。真。登。紫。嶽。告。命。詣。靈。山。玉。女。梵。響。金。童。奏。香。煙。

山簡

書。通。地。字。三。永。無。壽。成。上。天。留。律。上。真。本。須。志。德。

水簡

精 識 心 三 焚 告 靈 名 水 功 遠 清 化 禽 九 雪 丹 兩 鮮 人

胎 靈 咳 天 毛 頂 相 世

白鶴

玉音法事卷上

莫 歸 華 來 丹 億 年

玉音法事卷中

玉清樂引

玉 清 玉 聖 異 天 清 居 上 空 玉 象 羅 八 玉 用 知

玉清樂

地 天 接 居 萬 森 通 區 功 不

誰^レ々々々々。主^レ々々々々。
宰^レ々々々々。玉^レ々々々々。
絳^レ々々々々。霞^レ々々々々。
丹^レ々々々々。霧^レ々々々々。
闕^レ々々々々。清^レ々々々々。
都^レ々々々々。玉^レ々々々々。

上清樂引

上^レ々々々々。清^レ々々々々。
樂^レ々々々々。上^レ々々々々。
清^レ々々々々。真^レ々々々々。
境^レ々々々々。會^レ々々々々。
高^レ々々々々。仙^レ々々々々。
上^レ々々々々。清^レ々々々々。
樂^レ々々々々。

上清樂

紫^レ々々々々。清^レ々々々々。
天^レ々々々々。上^レ々々々々。
育^レ々々々々。華^レ々々々々。
林^レ々々々々。上^レ々々々々。
絳^レ々々々々。實^レ々々々々。

太清樂引

未^レ々々々々。柯^レ々々々々。
綠^レ々々々々。葉^レ々々々々。
深^レ々々々々。上^レ々々々々。
咀^レ々々々々。爵^レ々々々々。
繁^レ々々々々。英^レ々々々々。
身^レ々々々々。不^レ々々々々。
老^レ々々々々。上^レ々々々々。
下^レ々々々々。觀^レ々々々々。
烏^レ々々々々。免^レ々々々々。
換^レ々々々々。光^レ々々々々。
陰^レ々々々々。上^レ々々々々。
太^レ々々々々。清^レ々々々々。
樂^レ々々々々。太^レ々々々々。
清^レ々々々々。樂^レ々々々々。
太^レ々々々々。清^レ々々々々。
何^レ々々々々。庭^レ々々々々。
以^レ々々々々。道^レ々々々々。
遙^レ々々々々。太^レ々々々々。
清^レ々々々々。樂^レ々々々々。

太清樂

太^レ々々々々。一^レ々々々々。
元^レ々々々々。君^レ々々々々。
掌^レ々々々々。列^レ々々々々。
仙^レ々々々々。太^レ々々々々。
彤^レ々々々々。輝^レ々々々々。
絳^レ々々々々。彩^レ々々々々。
射^レ々々々々。芝^レ々々々々。
田^レ々々々々。太^レ々々々々。
功^レ々々々々。圓^レ々々々々。
會^レ々々々々。遇^レ々々々々。
刊^レ々々々々。名^レ々々々々。
藉^レ々々々々。太^レ々々々々。
可^レ々々々々。但^レ々々々々。
洪^レ々々々々。崖^レ々々々々。
笑^レ々々々々。拍^レ々々々々。
肩^レ々々々々。太^レ々々々々。
散^レ々々々々。香^レ々々々々。
花^レ々々々々。樂^レ々々々々。

散花引

散字下小注散字作名同切

五言散花

不^レし^ク。汚^レく。衣^{ハカマ}の^{ウツ}つ^{ミヅ}みづ^ノに満^ミる。道^{ミチ}の^{ウツ}つ^{ミヅ}みづ^ノに場^バの^{ウツ}つ^{ミヅ}みづ^ノ。

七言散花

日 月

相人 催漸

老
散

不
如
。

修
道

學。長々々々。

生うまいる。満みちりきん

道々可々興々。場々（其）々々々々。

起敬讚

人々各々

卷之七

恭_レ上_二命_一_レ敬_レ上_二命_一

三歸依

志水心下

歸_レ心_二空_一依_レ夫_レ吳_レ

十_二 卷_二 方_二

道ミチ　寶タカラ
當アツク　願ネガフ
求モトメ　靈マユリ

起
心。
生

回
向
々
々
。

切
意
来
10

信
禮

志心皈依十方經寶。願衆生心開悟解。受

持轉誦

志心皈依十方師寶當願衆生普上法橋無

○百章

有障礙

勸生講

道の奥に「義」し、場シヤウの「イ」を安ヤスく。

衆人等

執
簡
六

當心。

平_レ坐_レ。

如於法。

開經

稽^こら^やら^まり^し。首^{くび}ら^まり^し。

虛々々々々々。皇々々々々々。
天々々々々々。尊々々々々々。
前々々々々々。

宿命讚

宿々々々々々。命々々々々々。
有々々々々々。信々々々々々。
然々々々々々。

三聞經

聞々々々々々。經々々々々々。
已々々々々々。後々々々々々。
唯々々々々々。願々々々々々。
衆々々々々々。生々々々々々。
深々々々々々。入々々々々々。
法々々々々々。門々々々々々。
歸々々々々々。依々々々々々。
信々々々々々。受々々々々々。

聞經已後唯願衆生萬罪並消善芽增長
聞經已後唯願衆生永斷執迷常歸正道

解坐讚

爲諸來生 作善因緣 如蒙開悟 仰荷玄恩

爲々々々々々。諸々々々々々。
來々々々々々。生々々々々々。

每遇齋畢道

齋々々々々々。福々々々々々。
無々々々々々。量々々々々々。

唱道讚

道々々々々々。場々々々々々。
衆々々々々々。等々々々々々。
人々々々々々。各々々々々々。
運々々々々々。心々々々々々。
歸々々々々々。命々々々々々。
三々々々々々。寶々々々々々。
一々々々々々。切々々々々々。
念々々々々々。

按藏經離儀卷所載每遇唱道時知磬舉

至末句道衆默念天尊三聲或五或七或

九聲如陽熙念長生保命天尊福生無量
天尊陰熙念太一救苦天尊

華夏讚 又曰四聲華夏

按玉篇華字法華夏三千五百里爲華夏

言其迢遠之意今華夏用思真堂舉起徐
徐吟詠過廊廡登殿壇而畢似取其迢遠
之意也

轉聲華夏讚

學々々々々々。言々々々々々。
學々々々々々。行々々々々々。
言々々々々々。賀々々々々々。

請五師 再舉

賀々々々々々。何々々々々々。
夏々々々々々。賀々々々々々。

修々々々々々。齋々々々々々。
行々々々々々。道々々々々々。

奉々々々々々。請々々々々々。
玄中大法經籍度三師

降々々々々々。臨々々々々々。

壇々々々々々。所々々々々々。

雲輿頌

雲々々々々々。與々々々々々。
已々々々々々。降々々々々々。

鶴々々々々々。駕々々々々々。

來^る臨^る事^し功^く還^へ奉^{ほう}

送五師丹舉

修齊已畢 仰荷玄恩 志心稽首奉送
玄師天師經籍度師

雲輿頌

雲輿不住 鶴駕難留 徒有修齋 還當奉請

請符使

修^{しゆ}奉^{ほう}仲^{ちゆう}直^{ちく}降^{かう}壇^{だん}三界直符 四直功曹 上奏靈官 神將吏兵 土地正神

步虛詞

太極分高厚 輕清上屬天 人能修至道 身乃作真仙 行^{ぎやう}時^{とき}丹^{たん}金^{きん}三塗頌

三塗頌

三才及萬物 倚伏各有齡 終始待劫數 福盡天地傾 往返於五道 苦哉更死生 展轉三塗中 去來與禍并 斗經末句 非^ひ人^{にん}

戒^{けい}之^の慎^{しん}

禮十方

志^し東^{とう}上^{じやう}禮^{らい}十一曜

禮十一曜

志^し禮^{らい}日^{にち}宮^{きやう}陽^{やう}

帶^{たい}君^{きん}

舉信禮辭範

信^{しん}羅^ら命^{めい}十三號同

關燈舉斗位

信^{しん}微^{けい}狼^{ろう}三檢上香

志二檢一上一香一至三檢一清一宮一通一至三清一境一成一至三蓋一供一養一至三主一易名三上香

初二檢香一至三洞一天一宮一通一洞一天一仙一府一成一寶一蓋一供一養一至三洞一天一仙一府一成一寶一蓋一供一養一至三洞一天一仙一府一成一寶一蓋一供一養一至三

混元三境尊
洞天仙府君
淵泉水府君

玉音法事卷中

玉音法事卷下

卷三

啓經文

道衆平坐 舉起敬讚 次三皈依
次敷坐讚 誦念如法 表白啓經
雲篆太虛浩劫之初乍迴乍通或沉或浮五

方徘徊一丈之餘天真皇人按筆乃書以演
洞章次書靈符元始下降真文誕敷昭昭其
有冥冥其無沉疴能目痊瘳夢弱可扶幽明
將存歿由是昇仙都發如是上願者以今陞
入經座謹奉爲衆增延壽算兼泰身躬凡歷
時中吉祥如意伏願東華注算南極延生福
與海以同深壽比山而永固爲此因緣念禍
生無量天尊延壽益算天尊長生保命天尊
無量不可思議功德

開經法事

看誦寶經

經畢

次舉促吟步虛

表白嘆經

詳夫三洞寶經乃萬天聖範結飛玄之妙炁
成大梵之龍章義貫浮生文垂永劫故天地

得之而分判日月因之以運行鬼神敬之則
變通人能奉之乃開泰是以誅之者形陟降
宵聞之者身騰碧落莫不人天仰賴生化依
憑爲群品之津梁作衆真之戶牖不可得而
言之者其爲大衆經臨乎向來奉爲今辰齋

主恭誦誦太上真經其經也莫不開函演奧
響徹三天執卷吟哦聲聞九地當願侍香金
童結香字於天中典經玉郎進經文於簡上
即使愆消昔劫福降今辰存亡希開泰之恩
動植感生成之德來茲善利遍悉莊嚴三塗
罪楚毒之勞九夜絕辛酸之苦消手悠悠庶
品森森含生俱登六度之舟並上三清之岸
法衆虔誠開經讚誦

次舉開經 就手收經 次解坐讚

次舉向來

向來誦經功德上祈真聖保佑平安同賴善
功證無上道一切信禮

次回向

天回雲漢結真炁以成文地發琅函顯靈章
而出世功參造化利益人天

向來諷誦太上真經稱念天尊聖號聲讚法
事功德無限勝因奉為某人意伏願

黃蘇啓經文

道東平坐 舉起敬讚 次三皈依
次數坐讚 誦念如法 表白啓經

初切寶臺香雲蓋妙哉元始洞觀無礙諸
天大聖一時同會靈寶開闢都龍對金蘇
白蘭九真妙戒是謂津梁超度三界以今陞
入經座轉誦仙經當發如是願今奉為黃蘇
齋主某資薦亡過并神魂超昇仙界伏願朱
陵度命金闕化身逍遙快樂以無為隨願性
生而自在請法眾等異口同音為此因緣念
太一救苦天尊九幽拔罪天尊法橋大度天
尊超凌三界天尊逍遙快樂天尊不可思議
功德

開經法事

虛皇號

轉誦寶經

俟經畢

舉促吟步虛

表白嘆經

靈寶嘆經

伏以元始祖劫化生諸天演碧落之空歌映

紫虛之鬱秀開明三景用菩提於神靈敷落
五篇以保制於劫運或坐獅子之上或入寶
珠之中萬聖臨軒眾真侍座是諸天之隱韻
非世上之常辭自然靈章故謂玄奧一偏而
同時稱善十過而枯骨更生其福難勝度人

無量以今亡過某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諒其
仙品之未充孰謂神魂之暫滅有五苦八難
之報對無千和萬合之成其當憑行香而誦
經尚冀迴轍而起死伏冀元始符命魔王歌
章上聞諸天普告三界致飛度於五戶使混
合於百神落滅惡根除罪薄濟度垂死絕
而得生時刻昇還魂神澄正徑執符而把錄
得保命以生根十轉回靈證死魂而受鍊皆
得度世應仙化以成人旁資億劫種種親下及
幽魂苦爽皆上昇於仙品免長役於鬼官永
度三塗五苦八難超凌三界逍遙上清次願
今承齊官某與家眷等遇值經法得為貴人
身有光明魔無千犯萬神朝禮名書上清法
眾虔誠聞經讚詠

諷度人經回向

元始靈書諸天隱韻齊聲諷誦一言消萬劫
之愆異口同音十過度九幽之苦向來諷誦
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稱念天尊聖號聲讚法
事功德無限勝因奉為黃蘇齋主某入意
伏願六根清淨獲登黎土以閱經一性圓明
同入寶珠而證果

諷并看度人經回向

靈書中篇可救三塗之苦本章上品能達九
夜之窺向來諷誦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稱念
天尊聖號稱讚法事功德無限勝因奉為齋
主某入意

伏願上昇朱宮憑百魔之隱韻貴生仙道同
七祖以超遷
伏願承元始之真符死魂受鍊聽大梵之隱
語仙化成人

伏願眾真鑒度列聖垂慈死魂受鍊以更生
異骨成親而超度

伏願已度者度承鍊度而仙化成人未生升
生獲更生而超離惡趣

舉懺二十方天尊號

東方靈寶天尊 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南方靈寶天尊 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西方靈寶天尊 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北方靈寶天尊 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東方靈寶天尊 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東南方靈寶天尊 東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西南方靈寶天尊 西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西北方靈寶天尊 西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上方靈寶天尊 上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下方靈寶天尊 下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五星天尊號 懺五星
真光普照天尊 日宮至真大聖日中皇君
慧光朗照天尊 月宮至真大聖月中皇君
流光輝照天尊 南宸北斗璇璣眾曜一切真宰
洞淵三昧天尊 水府扶桑丹林大帝
十方經寶天尊 至真無上三十六部尊經
五嶽天尊號 懺五嶽
東華上相天尊 東嶽泰山青帝真君
南宮治鍊天尊 南嶽衡山赤帝真君
西靈寶德天尊 西嶽華山白帝真君

北元總校天尊 北嶽恒山黑帝真君
中黃帝二天尊 中嶽嵩山黃帝真君

十二方位

北方	西方	南方	東方
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日夜禮方次序

日舉唱禮始於東方次如下式

東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東北
東南 西南 西北 上方 下方
夜舉唱禮始於北方次如下式
北方 東北 東方 東南 南方
西南 西方 西北 上方 下方

清醮都唱

臣衆等志心歸命東青西素南丹北冥四維
上下十方無極大道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
君十鄉神仙諸靈官禮足虔誠懺悔
黃籙都唱

臣衆等志心歸命東青西素南丹北冥四維
上下十方無極大道太上靈寶天尊洞陰朔
單鬱絕之境虛無北界太陰黑帝五炁靈君
酆都大帝地府十王真君冥關主宰一切神
仙諸靈官禮足虔誠懺悔

舉唱十方

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九炁天君東鄉神
仙諸靈官 九禮
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三炁天君南鄉神
仙諸靈官 三禮
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七炁天君西鄉神
仙諸靈官 七禮
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五炁天君北鄉神
仙諸靈官 五禮
東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君東北
鄉神仙諸靈官 二禮
東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君東南
鄉神仙諸靈官 二禮
西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天君西南
鄉神仙諸靈官 二禮

西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梵炁炁天君西北
鄉神仙諸靈官 三禮

上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三十二天帝君玄
都玉京紫微金闕三清三境一十二炁天君
上鄉神仙諸靈官 十二禮

下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九壘土皇四司五
帝十二仙卿九宮真人神仙玉女無極世界
下鄉神仙諸靈官 十二禮

五星都唱

臣衆等志心歸命日宮月府璇璣衆曜躔度
星真水府扶桑大帝賜谷神王水府真宰至
真經寶一切神仙諸靈官禮足虔誠懺悔

舉唱五星

日宮至真大聖日中星君明皇真人太光童
子丹寶玉女日宮神仙諸靈官 三禮

月宮至真大聖月中星君素華夫人圓光童
子散輝玉女月宮神仙諸靈官 七禮

南辰北極璇璣衆曜三台七星二十八宿周
天三百六十五躔度星中大神星官神仙諸
靈官 九禮

水府扶桑大帝賜谷神王三河四海九泓水
帝十二河源水府神仙諸靈官 十二禮

至真無上三十六部尊經諸天寶藏十方正
法持衛經典一切靈司諸靈官 三禮

五嶽都唱

臣衆等志心歸命五嶽五山五帝真君飛仙
真人名山洞府得道神仙諸靈官禮足虔誠
懺悔

舉唱五嶽

東嶽泰山青帝真君飛仙真人名山洞府得
道神仙諸靈官 九禮

南嶽衡山赤帝真君飛仙真人名山洞府得
道神仙諸靈官 三禮

西嶽華山白帝真君飛仙真人名山洞府得
道神仙諸靈官 七禮

北嶽常山黑帝真君飛仙真人名山洞府得
道神仙諸靈官 五禮

中嶽嵩山黃帝真君飛仙真人名山洞府得
道神仙諸靈官 十二禮

志心歸命禮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志心歸命禮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臣等志心稽首禮謝無上正真三寶

禮十一曜

志心歸依信禮 和日官太陽帝君

志心歸依信禮 月官太陰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東方木德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南方火德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西方金德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北方水德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中央土德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交初羅睺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交終計都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天一紫炁星君

志心歸依信禮 太一月字星君

次知聲舉禮足各虔誠歸命懺悔

臣法衆等志心歸身歸神歸命璇霄上聖十

一曜星皇君掌握道樞扶隆化主運彼陰陽

之變轉茲化育之權有感必通無幽不燭以

今某時焚香朝真禮懺懺悔今辰醮主某自

身與合家長幼等自從前世乃至今生恐積

過尤所繫殃咎或身心口三業六根多諸誤

犯無量無邊並乞消除威蒙赦宥伏願日帝

敷恩月皇介社木德金輝而錫祐榮芒水耀

以流祥土德庇衛以無虞羅計除災而有慶

天一紫炁增益壽齡月字星君不臨身位禍

沉九地福超十方臣等志心稽首禮謝無上

正真三寶

禮十三號

信禮無上大羅天 和玉清聖境元始天尊

信禮無上大羅天 上清真境太素晨大道君

信禮無上大羅天 太清仙境太上混元教主

信禮高上九炁天中 東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三炁天中 南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七炁天中 西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五炁天中 北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三炁天中 東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七炁天中 東南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三炁天中 西南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七炁天中 西北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高上一炁天中 上方太上靈寶天尊

信禮九壘重陰 下方太上靈寶天尊

次知聲舉禮足各虔誠歸命懺悔

臣法衆等志心歸身歸神歸命三清三境金

容玉相之尊十極十華嚴闍琳宮之聖臣聞

運啓開皇儀生太極先天先地化育於人倫

無相無形強名曰大道恭望大慈洞垂巨澤

普降鴻恩以今中夜焚香朝真禮聖懺悔今

辰醮主某自身與合家長幼等自從前世乃

至今生恐積過尤所繫殃咎或身心口三業

六根多諸誤犯無量無邊並乞消除威蒙赦

宥伏願三清上聖錫蕃衍之祺祥十極高真

介麗禧之景貺禍沉九地福超十方臣等志

心稽首禮謝無上正真三寶

四結願

願大道興行經法流衍志心稽首正真三寶

願天下太平陰陽順序志心稽首正真三寶

願當今皇帝聖壽無疆明齊二景志心稽首

正真三寶

願今晨齋主六根清淨五福咸臻志心稽首

正真三寶

齊薦亡者生天見存獲慶

願一切含生免離諸苦同會無為忘心稽首
十方得道聖衆
願講法清衆心開悟解道方資扶志心稽首
十方得道聖衆

辭三寶

時流已過夜蒸澄清香過虛無洪鍾息響道
還金闕經歸玉函稽首拜辭無上道寶
香隨風散升上太清名掛金牌題書玉簡金
童上侍玉女進開稽首拜辭無上經寶
道場圓滿法事告周一切有情同登道岸稽
首拜辭無上師寶
願汝諸衆生諸惡莫作信受奉行常居中上
不墮邊方六道蒙恩鄭都罷對忘心稽首禮
謝十方得道聖衆

法師回精思閣道

歸依正道回拜真師用慈悲莊嚴福流裔主和
願得長生如西典則云福實亡者願得超昇

志心聲調

人各恭敬

志心稽首太上無極大道每過齋庭道

志心稽首禮太上無極大道每過齋庭三朝道
志心稽首正真三寶焚香表嘆功德
志心歸依十方道寶當願衆生起心回向
一切信禮

志心歸依信禮日宮太陽帝君禮十一曜衆

志心歸依信禮開燈衆

志心初捨上香三捨上香衆

志心歸命禮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禮方

志心歸命禮五老禮衆

志心稽首奉請五方童子衆

志心信禮東方九炁天君十念儀衆

志心朝禮禮儀衆

志心奉爲齋主召亡衆

宋道君聖製道詞

玉清樂十首

地居天上接空居萬象森羅過八區
功用不知誰主宰絳霞丹霧闕清都
碧落空歌奉未殊十方勃勃入無餘
聞經喜慶難言說九色龍騰八景輿

羽童呼吸辟非煙煙氣徘徊綠室前
造化不從身外得自根自本即三天
帝景相將會玉洲明真層觀紫雲浮
掣開三八黃金鎖無極虛皇在上頭
白玉飛符下紫庭華燭三舉召群靈

繫條咀嚼空青藥五體金光射日星
連昌臺下海揚波得道高仙始得過
下格小仙追莫及邕邕遙聽八鸞和
五色雲營變鰲屯三三洞戶敞瓊門
何方道士通朱表玉女飛函達至尊

上景三元妙色精絳宮久已列仙名
更從太混存唯一縹緲雲車駕羽明
真陽館裏忝徘徊昇降三宮密往來
生死不干浮世事相將五老上金臺
三華太素自然生空裏芙蓉灼灼明

絳室金房虛寶座

上清樂十首

紫清天上有華林絳霞朱柯綠葉深
咀嚼繁英身不老下觀烏兔換光陰
元君八炁號青靈錦帔緋裙住玉城

把握帝符司道錄 拔除塵累濟群生
高上皇人宴紫霄 撫芳常引八鸞條
肌膚表裏琉璃徹 映照三陰萬苦消
九日官中四老真 廣霞山上宴仙賓
鳴鐘鼓瑟行靈曙 碧落融融別有春
浮絕山連白玉京 金華樓共日華明
五真結就圓珠杰 骨似丹瓊貌似嬰
秀華峰下五靈都 元景神君握化樞
真火有功能造化 銷銘五毒出陰途
赫赫瞳瞳日九輪 六淵宮殿紫元君
霞冠錦帔端居暇 披拂祥煙著赤文
佳杰青葱覆紫空 青精羽駕命元童
逆風浩蕩三千里 七返香煙處處通
流汨池中大寶蓮 開華十丈映池泉
嗅香飲水無飢渴 綽約金華葉上仙
萬仞霞山峙玉虛 四司冠劍護靈都
衆真稽首待天樂 腰佩仙皇逸籙符
太清樂十首
太一元君掌列仙 形輝絳綵射芝田
功圓會遇刊名籍 可但洪崖笑拍肩

五節清香半夜焚 天人玉女盡遙聞
味同炁合遙相應 絳節霓旌下五雲
太極元君翠輦車 萬魔奔走聽神符
九龍縱步齊驤首 時見空中吐火珠
藥珠宮裏七言成 十二真君一一名
雲擁蒼蚪歸天府 風隨素虎出滄瀛
金闕明光後聖君 流精煥彩結丹雲
不因太上相傳授 安得人間有玉文
元景嚴巒聳太空 超越仙室在霞中
九雲變化俄離合 羽駕飄飄不可窮
東井中涵皓月精 群龍奮擢運金壺
仙人灌沐知何代 唯見玻璃透骨明
渺渺三津遶帝川 川連紅霧霧連天
玉靈仙母時遊息 侍衛森羅日月耕
九靈玉館棲崑崙 山隔流綱不可親
囑付紫蘭令說與 紅塵何苦弊精神
左右靈妃運甲庚 琳宮八景鍊華精
常陽宴罷歸何處 擲火流金事克成
白鶴詞十首
胎化靈禽啖九天 雪毛丹頂兩相鮮

世人莫認歸華表 來瑞昇平億萬年
瑤臺風靜夜初分 仰喙鸞鳴露未新
太液徘徊歸未得 曾於往劫作麒麟
靈鶴翩翩下太清 玉樓金殿曉風輕
昂昂不與雞爲侶 時作沖天物外聲
三山碧海路非遙 來瑞清都下紫霄
霜雪羽毛冰玉性 瑤池深處啄靈苗
金火純精見羽儀 長隨王母宴瑤池
玉壇夜醮神仙降 飛過緱山人不知
五雲宮殿步虛長 斗轉璇霄夜未央
白鶴飛來通吉信 清音齊遶返風香
一聲嘹唳九皋禽 換骨輕清歲月深
遼海等閑人不識 大羅天上有知音
白毛鮮潔映霜華 丹頂分明奪絳砂
千六百年神氣就 飛鳴長伴玉仙家
蓬萊會散列仙歸 羽駕飄然白鶴飛
明代爲祥人慣見 何須樂府詠金衣
玉宇沉沉瑞霧開 香風未斷鶴徘徊
奇姿迥與青田別 定是仙人次第來
散花詞十首

絳節徘徊引 天花散漫飛 高真無染着

片片不沾衣 八陞旋瑤級 千花颺錦英 綠渚并紫柰

煥麗不知名 淺淺黃金萼 勻勻白玉英 天風隨羽駕

吹滿九重城 綽約紫雲際 繽紛落坐隅 韶華長不老

何處覓仙都 淨侶吟仙曲 人人讚善哉 萬花與供養

飛舞自天來 寶葉開琪圓 珍柯在紫微 不教蝴蝶採

長共彩鸞飛 聖境三千歲 仙花始一開 如何金籙會

併奉列仙來 几席延颺馭 香燈建寶壇 丹心無可獻

碎錦灑雲端 碧綠相差次 紅黃迭淺深 化工應目失

雕琢本無心 洞窠鑪煙起 無為道德香 同根無異炁

噴鼻更芬芳

步虛詞十首

太極分高厚 輕清上屬天 人能修至道 時丁四萬年

身乃作真仙 行溢三千數 丹臺開寶笈 金口爲流傳

大梵三天主 虛皇五老尊 尚難窺微妙

豈復入名言 寶座臨金殿 霞冠照玉軒

萬真朝帝所 飛鳥躡天根 濛濛如細霧 冉冉曳絳衣

輕隨彩鳳飛 幾陪瑤室宴 佇立扶桑岸 高奔日帝暉

旋步雲綱上 天風飄爾吹 飄裾凌斗極 麒麟導翠輜

乘拂揖朱旗 獅子嚙丹綬 飛行周八極 幾見發春枝

綠鬢飄丹幘 青霞絡羽衣 夜造月華扉 搏弄周天火

玉房留不住 却向九霄飛 昔在延恩殿 中宵降九皇

黃霧遶軒廊 廣內尊神御 仙兵護道場 六真分左右

孝妹今繼志 咫尺對靈光 寶籙修真範 丹誠奏上蒼

宵旰致平康 萬物消疵癘 三晨効吉祥

步虛聲已徹 更詠洞玄章 宛宛神洲地 魏魏衆妙壇

鵬鳥下仙官 玉宇斟元醴 琅函啓大丹

至誠何以祝 四海永澄瀾 水嚳魔宮懾 燈開夜府明

四極氣澄清 嘯詠朱陵曲 翱翔白玉京

至誠何以祝 國祚永安榮 華夏吟哦遠 人聲自抑揚

曲折合宮商 殿閣沉檀散 樓臺月露涼

至誠何以祝 多稼永豐穰 宣和續降

長吟玉音金闕步虛 始青黎元蓋 金香結朱煙 飛晨總翹轡

稽首玉帝前 帝心浩以舒 錫吾太靈篇

是謂不滅道 萬天秉吾權 吾行空洞中

下仙昧其淵 步虛詞二首 後一百四篇御註道 魏經仙熱開集而作 一炁化之元 邀在兩儀先 寶持馳金馬 真香噴玉蓮 飛空接龍轡 梵響導芝軒

法宗太上虛皇號燒香散花旋遊七寶香臺
三周而誦被空洞大歌章太上稱善則歌詠
步虛其功德深妙不可得而殫說也

謹按藏經中齋法云三日九朝在每一朝之
內各歌詠十首令其周足每朝至旋遊之時
壇東未行先舉稽首禮太上吟詠至末句同
唱善聲各一拜次舉旋行躡雲望詠和次壇
衆丁豎步徐行至末句同唱善聲各一拜次
後每一首畢同唱善聲各一拜

又謂如尋常一日三朝可在三朝之內共周
足其十首第一一市舉稽首禮太上吟詠至末
句同唱善聲各一拜第二市舉旋行躡雲網
連過曜峨玄都山通作一首吟詠至末句同
唱善聲各一拜緣此二首悉皆及聲所以共
作一次吟詠也第三市舉俯仰存太上吟詠
至末句同唱善聲各一拜正合早朝也餘有
六首分在午朝晚朝之內每一市吟詠一首
如此則三朝之內十首亦周足矣乃合朝奏
玉京山全詠之式也
如吟詠步虛若闕一首恐在登壇朝奏衍禱

之時誠心不專難以鑒格上聖高真

大凡懸燈登壇行道惟在旋遊朝奏玉京山
之時存想金闕瑤宮時容聖賢於然後可以
析思請福拔死度生今觀仙翁所傳乃是鄭
君聲說蓋欲使傳後人使之依式而行既覽
經典所載皇容誠敬刻諸梓與衆共之切
在精虔勿生疑慮庶幾得獲聖佑同沾福利

空洞靈章

曜明高映宗飄通玄元始開圖敷落五篇
赤書寶錄黃雲四纏八威備衛靈默待真
華光飾發反香拂塵綺合長阜旋迴十天
高唱空洞飛步入玄枯魂昇陽夾骸還人
神王度命乘虛駕烟禮誦洞章與劫齊年
右曜明宗飄天帝君道經空洞靈章也三十
二天各有一篇或四言或五言見洞元部靈
寶空洞靈章

奉戒頌

道爲無心宗一切作福田立功無定王
本願各由人虛已應衆生空心莫不均
大聖崇至教亦由雨降天高陵靡不周

常卑故成淵海爲百川王是能含龍鱗

萬劫保智用豈但在殷年奉戒不暫虧
世世善結緣精思念大乘會當體道真

三啓三首

樂法以爲妻愛經如珠玉持戒制六情

念道道所欲澹泊正氣停蕭然神靜默

天魔並敬護世世受大福天人同其願

營營家國或濟濟經道與廢廢法輪昇

練妙入大乘因心立福田我身白日騰

七祖生天堂

大道洞玄虛有念無不契鍊質入仙真

遂成金剛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

悉歸太上經靜念稽首禮

啓堂頌

學道當勤苦欽信運丹誠燒香歸太上

真炁雜煙馨惟希開大有七祖離幽冥

敷齋頌

道以齋爲先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

淳虔詣人物宿世恩德報道心超然發

身飛昇玄都七祖咸解脫

大學仙頌

學仙絕華念 念念相因積 去來亂我神
神跡靡不歷 誠念停虛閑 蕭蕭入空寂
請經若飢渴 持志如金石 保子飛玄路
五靈度符籍

小學仙頌

學仙行為急 奉戒制情心 虛夷正忝居
仙聖自相尋 若不信法言 胡為棲山林

焚詞頌

人天多障累 大道實珍憐 救度垂科教
咸令懺罪緣 愆辜遍地府 繫結已聞天
發露祈真祐 冥心感聖賢 虔恭禮三寶
願得壽長年 焚詞歸上界 奏名玉帝前

山簡

祈真登紫嶽 告命詣靈山 玉女搖梵響
金童奏香煙 書名通九地 列宇上三天
永享無期壽 克成高上仙

水簡

天尊留戒律 太上演真經 奉法須勤志
功德貴精神 虔心啓三寶 焚香告百靈

書名投水府 功勳達上清

土簡

天尊留大法 廣救度幽冥 齋福行當息
龍簡告泉庭 七祖咸解脫 萬福自來并
書名投水府 功勳達上清

齋功已成就 符命告靈壇

金龍信驛傳 虔心仰中府

生死皆快樂 會當禮天顏

赤明開元圖 和陽通上靈

萬遍道自居 自無黃籙簡

施行誦洞章 五雲自相扶

整控啓玄極 永運入中天

妙學其身田 日宮散和炁

土簡難思議 降福惠無邊

元始流科訓 高真演洞神

玉宇勤精神 虔心啓九天

書名投土府 身飛朝玉清

智惠頌

智惠起本初 朗朗超十方 結空峙玄霄
諸天挹流芳 其妙難思議 虛感真實通

有有竟不有 無無無不無

智惠常觀身 學道之所先 緲緲任玄肆

自然錄我神 天尊常擁護 魔王為保言

晃晃金剛體 超越太上前

智惠生戒根 真道戒為主 三寶由是興

高仙所崇授 泛此不死舟 倏欬濟大有

當此說戒時 諸天皆稽首

沐浴東井頌

天河灌東井 石景水母精 圓光拂靈曜

玄映瑩高明 元始披重夜 天人逐月生

沐浴蘭池上 龍負長鯁瓶 金童灑香水

玉女流五星 冠帶耀玉精 鍊度五仙形

體香萬神降 來景登高明

清水度魂咒

巍巍道德尊 功行已周齊 降身來接引

師寶自相攜 慈悲惠法水 以用洗迷愚

永度三清岸 常辭五濁泥

天真六通頌

天真六通神 人造善緣者 為彼諸衆生
說諸不慚愧 天尊秘密語 此時開演說

信受各歸依 稽首無上尊

返生頌 錄友用

代謝若旋環 椿木不改柯 靜心念至真
隨運順離羅 常能誦玉章 玄音徹實霞
永享無終紀 宣知年劫多

金木頌

扶桑啓靈運 金木吐青芽 妙用流金母
和合自然絕 神炁歟元宮 靈物耀絳霞
自得生人道 名籍繼仙家

朱陵黃華太一三偈

南上朱陵府 丹天流火庭 玉眸鍊形質
即返生 大聖玉眸鍊質天尊
東井黃華沼 石景水母精 黃華蕩形魂
即更生 大聖黃華蕩形天尊
東極長樂界 青華號揚庭 昇聲救苦魂
即往生 大聖太乙救苦天尊

七言古散花

南斗欄珊北斗移 衆星舊瑩月華輝
元始傳言齊授錄 道君開教盡歸依
小有洞中千秋草 玉京山上萬年桃

九龍闕上集真聖 八仙臺畔步虛謠

三真王女持花節 一雙童子捧金鑪

月懷珠穿九彩綬 雲衣香透六銖裾

五言散花

遠望登紫清 元乘邁奔電 闕風隔三天

俯視猶可見 玉闕標敞朗 瓊林鬱蒼蒼

自非挺金骨 焉得諧夙願 真明何森森

合景恣遊宴 良會忘淹留 千齡幾一盼

三官發明景 朗照同鬱儀 紛然馳蹕歛

上采空清蕤 令我洞金色 後天耀瓊姿

心協太虛靜 寥廓竟何思 玄中有至樂

淡泊終無爲 但與正真友 飄飄散遊嬉

稟化擬正炁 鍊形爲真仙 志心符元宗

返本叶自然 帝一集終宮 流光出丹玄

无英與恍君 朗詠長生篇 百關羅紫烟

馳車涉寥廓 靡靡八景迂 不覺雲路遠

斯須遊方天

扶桑誕初景 羽蓋凌晨霞 倏歟造西域

嬉遊金母家 碧津湛洪源 灼爍敷荷花

煌煌青琳宮 燦燦列玉華 真炁滋絳府

自然思無邪 俯矜區中士 天酒良可嗟

瓊臺劫爲仿 孤映大羅表 常有素雲

凝光自飛遠 羽童汎明霞 升降何縹緲

鸞鳳吹雅音 棲翔絳林標 玉虛無晝夜

靈景何皎皎 一觀太上京 方知衆天小

灼灼青華林 靈風振瓊柯 三光無冬春

一炁清且和 迴首過結璘 傾眸觀曜羅

豁落制六天 流鈴威百魔 綿綿慶不極

誰謂椿齡多 高情無侈靡 遇物生華光

至樂無蕭歎

金玉音琅琅 或登明真臺 宴此羽景堂

香靄結玉雲 霏微散靈香 天人誠遐曠

歡奉不可量

爰從太微上 肆觀虛皇尊 騰我八景輿

咸運入天門 既登玉宸庭 肅肅仰紫軒

敢問龍漢末 如何開乾坤 怡然輟雲歌

告我希夷言 幸聞至精理 方見造化源

二炁播萬有 化機無停輪 而我操其端

乃能出陶鈞 寥寥大漠上 所遇皆清真

澄瑩含元和 炁同自相親 絳樹結丹實

紫霞流碧津 以茲保童嬰 永用超形神

宋真宗製王清昭應宮散花詞十首

散花何處最花多 天上高天有大羅

花在此中生本異 况將瑞露慶雲和

崑丘絕頂有龜臺 臺上奇花四序開

不是群仙朝玉帝 何由得到世間來

天上天花旦夕開 不同人世待春來

天花每有天人折 將獻層城日幾回

瑞臺光夜露華滋 月帳朝真在此時

時有仙花空裏降 吹來玉宇奉金姿

五色華花降洞天 仰觀空裏勢翩翩

莫言仙境常時有 動是人寰億萬年

仙花折得自仙宮 散在珍臺曉景中

玉闕有春春不老 瓊圖受福福無窮

羽客蹁躚在半天 下瞻真館意乾乾

蓬萊折得花無數 散在珠庭繡座前

上林花卉先春發 幽谷鶯聲尚未知

不違常人攀折得 盡將福地奉其期

洞中三十六天春 仙境由來異世人

採得名花何處去 將來宮殿奉高真

仙官其侶往還頻 互看蓬萊蘭苑春

每採芳花朝上帝 願均福地及生民

太極太虛真人歌三塗五苦頌八首

三才及萬物 俯伏各有齡 終始待劫數

福盡天地傾 往返於五道 苦哉更死生

展轉三途中 去來與福并

大賢慎茲戒 忍性念剝情 愚夫不信法

罪痛常自嬰 吾念世無已 今故重告明

若欲度斯禍 歸命太上經

罪福不由它 諒自發爾身 大賢故閉口

欲絕諸惡緣 滅念歸兼忘 俯伏待長泯

弘道以安世 終當見其真 倚伏待長泯

娼嫉為禍首 滅身之至患 含養知此輩

恐必致天殘 知惡而不革 豈是道所安

懷毒日齋直 令我發長歎

宿命有信然 弱喪謂之無 皆欲眼前見

過目則言悠 大賢明道教 慘惻憫頑夫

依依念子苦 勤勤令我憂

人命以銷盡 亦猶膏中火 四大暫相遇

五物權時假 歲年當勤學 趨求存吾我

福盡身神散 冥冥地獄下 上聖畏是故

尋道度斯禍

學仙行為急 奉戒制情心 虛衷正氣居

仙聖自相尋 若不信法言 胡不棲山林

大賢樂經戒 受之為身寶 就學恒苦覽

治身恨不早 比當披幽蹟 倏忽年已老

執卷歎爾極 將更死痛惱 吾故及弱齡

棄世以學道 出智慧本願 大戒經

官觀祀聖儀堂獻供文

獻粥

晨朝香粥緣去凡塵當今受者念道思真

向來宸躬功德無限勝因恭為祝延

皇帝聖壽無疆龍圖鞏固

為上因緣念

大聖和元始天尊 太上和大道君

太上和老君 無量不可思議功德

登齋舉唱三寶八各恭敬

志心稽首太上無極大道

志心稽首三十六部尊經

志心稽首玄中大法師

手坐和法

獻供文

香廚妙供 上獻天尊中獻真聖下及一切
先生齊同供養

齋畢念福生無量天尊

和福生無量天尊 福生無量天尊

福生無量天尊 福生無量天尊

施出生咒

勤修大道法 精心感木冥 真降魔寇散
眾妖皆滅形 七祖生天堂 兆臣飛上清
福既無不遍 此食施眾生

舉解坐讚次念

向來修齋功德無限勝因恭為祝延

皇帝聖壽無疆龍圖華固為上因緣念云云

施主設齋舉唱三寶同前

獻供文

一切福田 施食為先 見存快樂
已往生天 當來淨土 衣食自然
是故供養 普獻諸天 香廚妙供
上獻天尊 中獻真聖 下及一切眾生

普同供養 福流齊主 如水歸海

齋畢舉天尊號同前

施出生咒 解坐說

不可思議功德海 浩浩無邊太上尊
躬製華聲赴道場 鑒此修齋無量善

同來設齋功德無限勝因回福祝延今及

齊主其身躬康泰祿位增崇凡歷時中吉

祥如意伏願齊功紀籍道果資身齊龜鶴

之脩齡介眉鴻之景福為上因緣念

度人無量天尊不可思議功德

送聖頌

回耕五雲輿 騰駕九霄歌 倏忽冲天遠

熙壇香炷多 玄恩罩宇宙 福祿遍山河

緬想神仙路 逍遙上七羅

披戴頌

雲履

飛鳧步雲鳥 登躡九玄壇 舉意遊三界

乘風五漢間 願今一履跡 騰踏謁金顏

星冠

嶼爛七星冠 飄飄降自天 受之有科簡

宿命應神仙 願今一頂戴 永保大椿年

道裙

六幅華裙異 天人副羽衣 飛裙凌寶殿
緩帶步金墀 願今一繫佩 縹緲赴瑤池

雲袖

荷縵素雲袖 上下統裙裳 織自扶桑夏

猶聞月殿香 願今一披體 遊宴至瓊房

羽服

上界神仙服 天寶自然裳 輕盈六銖妙

佩服應三光 願今一披奉 逍遙不死鄉

拜壇

三級依瑤砌 八卦列方隅 隔城數裙帔

除塵護法裾 願今一陞躡 朝修上帝居

朝簡

西臺無疵玉 唐珎侍三皇 正體除邪慮

持心啟上蒼 願今一秉執 瑤階禮虛皇

玉音法事卷下終

上清諸真章頌

卷四

上清步虛三契頌

元始洞空元 三炁積上門 紫烟煥太空
四明植靈根 妙化發東瓊 三便啓西崑
皓映九玄清 五華帶錦雲 離羅煥神燈
七星耀北元 飄飄上法箴 翼翼帝三專
落落高上章 羽童何紛紛 流香本無色
洞入萬仙群 左迴三流劫 右轉萬天關
雲華綴玉雲 八風舞空輪 四時無停機
青白早明分 九九攷劫運 三三度一椿
天地有終會 否激歸在嶠 洞明正一法
嚴終六天文

白尸飄長流 孤魂因復零 悲此去來際
方覺正法明 至學加精修 東華結瓊名
欣有自簡人 相與樂太平
洞關運天綱 王氣轉三微 紫戶吐瓊蘭
金門納神暉 八會交真風 晃朗重雲開
天際九清外 落落高晨迴 三色返空元
四候應玉籤 河俠已鼓筆 五行潛相推
六度無終劫 運極乘氣歸 萬魔羅太希
群凶競吐威 兆人負災衝 積尸令人悲
妙哉正法文 履劫明不衆 至時相奉迎
契在九天扉 與爾期太平 放身翕羣飛
上清旅行讚

紫蓋曜雲宮 流暉翳五靈 四連無窮野
八氣迴圓明 扶搖運太空 七景轉天經
運來若无相 時去隨化傾 九回交度內
二象互相征 帝一圓中元 四綱不類靈
南採飛皇寶 北列廣寒度 玄房交真會
虛歌自然生 五帝命靈幡 魔旗微萬精
魔從空中囑 道世樂未央 故與曲素辭
慶神欣太平 相與契何許 萬劫爲一齡
迴轉九萬劫 同遊紫鳳翬
空生紫鳳臺 瓊闕參太微 靈風洞八會
北嶠間闔開 上有嘯歌兒 常唱運喪衰
朝則乘景遊 暮則附景歸 二景齊一體
常恐失景暉 九炁不常居 天地有傾危
大劫終一椿 百六衆運迴 洪泉湧九嶺
大鳥翔天垂 萬靈飄長流 嶺山不得依
號泣無崖際 能不傷人懷 賢聖勤誦經
故得乘景飛 至時相奉迎 同會九天扉
數盡金馬辰 萬禍交橫馳 不見學仙人
但能哭屍悲 嗟此愚夫質 持命痛何哀
散憂九玄臺 聚樂偕太空 携契十天真

嘯命東海童 四達八會氣 玄運開臺風
 日朗西華館 意合廣寒空 婆娑紫鳳下
 蕭條九嶺峯 流眇元窮野 仰觀劫劫中
 清歌宮商和 憂樂自相從 二趣諧一契
 理背反還同 相與樂未央 持始復持終
 酣飲玉池醴 仰飲飛華皇 靈瓜自可宴
 味若日月光 七曜流芳暉 斯樂豈可忘
 大劫有終運 運交二象傾 龍門斷天河
 三五反相征 赤鎮據東井 華蓋伏晨星
 玄暉昏八荒 穢氣翳天精 三官相操促
 五嶽不固靈 萬禍交橫馳 北帝勇魔兵
 八網羅天外 聖主乃能清 是結自然氣
 峻嶒九重城 高觀隱萬兆 憂樂從是生
 玄歌散神祇 蒙歡反涕零 哀此頑夫輩
 慘財貪色榮 欣欣待命至 不顧禍自嬰
 賢智逆方來 晨夜勤講經 禮空念玄虛
 以度不窮齡 若能尋道源 八節奏玉名
 將免九曜災 令爾見太平
 瓊鳳騰展翼 紫臺曜玉林 流光拂重玄
 嵯峨陵九陰 紫景散未霞 飛烟互相尋

七寶接瓊條 靈獸騁雲岑 萬仙乘空詠
 神風揚妙音 上有高晨師 拱靜肅與吟
 八會自然容 虛降皆闕金 瓊嚼彌劫旦
 玉殿散沖心 明珠唱靈歌 法容和清琴
 玉章至道宗 憂樂解人吟 釋我元終齡
 良娛樂何深 自然高仙韻 安能同此欽
 朝戲東華宮 夕遊西華堂 取樂三華館
 不與樂相逢 但聞玄歌子 悲聲傷天童
 哀響流寒庭 撫悼世運窮 天馬踴九河
 鳥母乘飛龍 玄津無橋梁 二氣隔不通
 登我峻嶒臺 仰觀九難中 穢氣彌三靈
 萬兆有災衝 八域無遺民 大小山嶽崩
 念此不知學 聞經若癡聾 相與任運生
 儵歛得命終 哀哉何期酷 念子傷我胃
 紫鳳乘空發 峻嶒九玄唱 氣結則影見
 氣散則神无 飄飄有無際 天樂適我娛
 安同八會唱 齊我高仙儔 携契十天真
 宴我九鳳軀 上登玉京闕 下載閭風洲
 羽騎迅瓊輪 紫烟空相扶 極朝復待旦
 借樂無終憂 流眇任運遷 億椿始一周

歡我自然吟 歡我懷世憂 自無玄靈寶
 誰能同此遊 哀哉空洞內 與樂復憂憂 朝發東蒙嶺
 夕觀西龍丘 不見九靈母 北真道相遊
 遠問太象度 二氣忽云周 九龍運東井
 天馬發西嶠 止帝放天兵 五嶽玄相符
 萬魔已束帶 五行早相謀 兵災羅天布
 萬兆已被拘 上下皆受會 蕩除無稽留
 東此五難中 運至無親踪 高登八會官
 結我冥中儔 壓觀至學者 福地以相扶
 棄家尋我道 克得度兩軀 勤心修至經
 道成當相須 逍遙觀鳳臺 豈不樂哉遊
 大樂會中元 中元聚樂庭 上有八會氣
 娑婆紫鳳生 金條附玉根 七寶結華鈴
 龍超極嶺峯 鳳嘯駭萬程 不見離遊賓
 但聞鳳雲聲 宮商自相和 音響自然成
 玄歌唱妙曲 憂樂結成音 吾我自相求
 誰知真人靈 錦雲帶夜月 紫耀騎飛瓊
 三展洞大暉 七元煥五星 靈幡有威光
 流烟霽紫清 自謂西華妙 未若紫鳳城

上有解鈴人 一面歡萬齡 借樂无終劫
因覺天地傾

靈運自有已 數終自由玄 去來順運迴
何爲憂自纏 散憂八荒外 大衆不主真
逍遙歡樂庭 誰與憂爲親 五難是常會

所傷自有人 官商雖不和 大歸理自均
故與憂樂曲 以度學道身 苦行研靈文

妙義自然鮮 但佩曲素章 剋入无憂津
乘空登鳳臺 高觀承唐年 此樂將何樂
知憂在何間

高上玉晨曼樂之曲空生鳳臺之上靈文明
於五方金音逸朗於十天玉京九曲上真皆

鑄金爲簡紫華書文齊聲合唱玄歌憂樂之
曲也其辭深贖妙趣洞淵自非高上之儔莫
有能究其篇者金名東華主守鳳閣乃得見

此文爾得佩鳳炁玄丘真書命魔靈懺讀憂
樂之曲則五帝衛真天魔敬護保舉上仙得
奉迎聖君於上清宮遊於鳳臺之堂也凡受

此文每以本命太歲八節之日及每月五日
十五日二十五日沐浴清齋入室先東向誦

青帝曲二首畢再禮朝玉真轉南向誦赤帝
曲畢再朝禮玉真轉西向誦白帝曲畢再禮
朝玉真轉北向誦黑帝曲畢再禮朝玉真向
太歲誦黃帝曲畢再禮朝玉真五方都畢還
北向九拜朝玉晨君仰咽氣九過止如此皆
施五帝幡於室五方出一清高聖玉晨鳳臺
曲素上經

洞真徊玄章

太上發玄蘊 煥爛數真文 落落散天寶
十方所共專 不始亦求終 不明亦不昏

仰登玉京臺 逍遙憩崑崙 超度東曲都
魔王願欲聞 七祖受化生 解我宿世怨

入控飛玄景 出駕浮紫雲 迢迢洞真殿
重暉曜玉晨 玄景開圓明 長與太上并

晃晃七寶精 一念度八難 世知雜俗道
纏旋獻黃景 日華虛中生 玄感魔王誠

莫聞智慧經 大矣洞真戒 宣繁千億齡
萬椿若一息 散形度弱喪 務歆宣玄術

太上體本元 有緣文自表 无因經爲藏
天尊並讚揚

若能得此道 首即生圓光 身濟无待津
飄飄逸仙堂

无元竟无永 有有安入妙 天輪蔚无上
玄宗自有要 回轉三寶輪 十方普震曜

太上觀玉京 魔王空中笑 天帝又手唱
衆真乘虛嘯 散華正我念 八願自然超

靈仙乘慶霄 駕龍躡玄波 洽真表嘉祥
濯足八天阿 福應不我期 故爾釋天羅

道德冠三界 地網亦已過 感遇雲真會
淨慧經蓮華

无上覺四輩 芒芒大方外 幽顯諒有由
无幽故无昧 速羅運玄輪 真仙幸華蒼

時遊渺濤間 天人有津岸 泛舟不測淵
靈妙寄宣通 其緣有奇力 智勢誰能算

常恐風波渙 昭然冥因判 挺穎應真子
冉冉任玄樞 淨思恭十方 玄留不我羨

靈琴空中彈 賢賢歸本緣 蕭條三寶圓
太上敷洞文 伯史與入精 質淨生金身
繁華秀我因 愈覺靈顏新 希度禮无上
終劫復始劫

寶文降至真 道林蔚天京 下光諸地仙
 從容散靈威 洋洋大法宣
 太上觀十方 瞻萬融風穆 圓光映三辰
 真人披天服 魔王叉手立 司市鄴京側
 日月翳行曜 七寶煥元極 一切營此時
 禍滅地獄息 渺字元景天 尊人莫能測
 三寶繁十方 聖聖空中澄 究轉隨化理
 一感法輪昇 漠漠微昧間 四大與時興
 空有靡不有 崔嵬多山陵 太上元滯念
 滅念歸大乘
 凡十方迴玄禮頌先始北方次東方東方
 東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上方下方
 一頌一拜迴玄品者出乎自然而然虛峙九
 十餘劫其文乃見元始天王學道於太上後
 道成太上命元始天王感而撰焉以配大戒
 當以本命日說三百部戒而頌此文若日中
 及夜半時修之也先齋而後行道不知本命
 用甲子日若十年以後可正月一日行道爾
 金章十二篇
 宴明太霞宮 金闕曜紫清 仙房映太素

四軒皆朱瓊 椰輪空洞津 控轡舞綠軒
 玉華飛靈蓋 西妃運錦旌 翻然塵濁外
 條欵佳人庭 宿感應期來 所得已在冥
 乘風想九霄 共酣丹華嬰 顧謝世中物
 安知元中靈
 北登玄冥闕 携手經高羅 香烟散八景
 玄風鼓絳波 仰起琅琅津 俯躬曲嶽阿
 彌歌雲上唱 鳳鳴洞九霞 乘赤浮太空
 易為躡山阿 金節命羽靈 徽兵摧萬魔
 漱吸圓景暉 積椿方嬰芽 紛紛趣競中
 不解可奈何
 北壘響宵鶴 絳樹結紫華 青藥落鳳林
 碧桂秀巖阿 雲興曲室內 靈閣凌太空
 雲興曲室內 八風飛冥沙 九彌彈帝壙
 龍嘯唱御和 扇飈五嶽嶺 握節徵萬魔
 顧野須臾頃 忽然椿已過 哀哉朝生者
 安知齡紀多
 隅景布林宮 運軸沖漢幽 至觀映六庭
 大小盡逍遙 龍吹經蓋雲 虎今駭萬條
 三素啓高圖 丹霞蔚晨宵 羽旂橫靈津

紫軒飛華翅 控轡九天外 俯仰自寥寥
 塵誅結花穢 神喪亦亦凋 奚不尋遠御
 八十乃一朝 飛輪辭綠房 高唱倚交篇
 朝濟碧海波 蓋越滄浪中 三契玉霄賓
 羽飈昇帝晨 宴此廣寒宮 八音虛中彈
 紫鳳唱靈風 絳霞遇明曜 八景飛太空
 咀嚼瓊泉津 浩秀運靈豪 至樂歸五神
 年積劫刀崇 脫後將何難 勞憂喪天中
 朝駕晨景暉 逸綈發紫清 浮輪騁太霞
 揚蓋廣寒庭 高真禁帝室 官壙引四靈
 十絕舞空洞 飛烟繞錦屏 虎豹神風慶
 紫雲迴龍駢 條欵盼八方 一顧椿已傾
 蕭蕭玄競子 奚不尋太生
 神圃秀隱芝 昆池灌野田 仰觀玉清閣
 崑崙臨絳津 紫霞映曲席 五雲曜九玄
 八風起絕宇 幽鶉綠軒間 三元舍西宮
 東華有佳人 北冥唱七嘯 明姬歌南真
 撫璫參朱津 玉節揚六絃 合契安非運
 俱饗廣鳳巔 同期命萬魔 宅此群黑千

超然來何難 乃啓不窮年

駕飛巧空洞 乘景憩九天 洞鑿廣暉羽

玄蓋生元間 八烟颯寒輪 軌滯不許年

撫瓊八空響 我馬亦無津 握節入東華

夕宴玄圓顛 束帶攜五靈 解袪翹良人

冥感自適運 汎然亦有緣 俱載凌厲翮

一扇動億千 絳景浮玄晨 紫軒乘雲征

仰超金闕內 俯眇西華城 翳映三汜燭

東華啓玉暉 神光煥七靈 香烟散玉庭

流任自齊冥 風鼓空洞宇 雙鈴落錦青

手攜纖女儔 宴寢九度外 元徊交羽旗

華蓋隨雲傾 天姿愈日嬰 是非不我營

抱空沉九內 宣況洞庭穢 浪臺有虛上

中慘无聊生 扶桑翠空峯 朱雲葩微明

四觀映高清 飛景控紫輪 三素轡丹駟

寢偃大帝館 凌嶂阿母庭 濯足碧瀾波

捉契玉醴甕 曲晨乘風扇 飄飄時下傾

暫適地蕩中 迴駕泥良真 玄會自相要

流浪任幽冥 始知榮辱辛 方悟憂促齡

曲室可清靜 順神待日成 何爲譟當塗

百病從是生 天庭生金華 內以彰陰邪

玉谷參玄鄉 瓊蕊互扶羅 天真立遐日

飛藥吐靈沙 清晨案天馬 迴駕神玄家

仙人來入室 又以滅百邪

道以齊爲先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宿世恩德報 道心超然發

六齋禮空洞 十真神感徹 五老刊仙名

雲輿相迎謁 身飛昇玄都 七祖咸解脫

上清諸真章頌

三篇同卷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禮讚

靈寶九幽長夜起尸度亡玄章

洞玄靈寶六甲玉女上官歌章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禮讚

太上玄虛宗 弘道尊其經 俯仰以得仙

歷劫無數齡 巍巍太真德 寂寂因無生

霄景結空構 乘虛自然征 日月爲炳灼

安和樂未央

學仙絕華念 念念相因積 去來亂我神

神躁靡不歷 滅念停虛闕 脩脩入空寂

請經若飢渴 持志猶金石 保子飛玄路

五靈度符籍

濟我六度行 故能解三羅 清齊禮太素

吐納養雲牙 逍遙金闕內 玉京爲余家

自然生七寶 人人坐蓮華 仰對玄都棨

俯酣空洞瓜 容顏耀千日 奚計年劫多

法鼓會天仙 鳴鐘徹大魔

靈風扇香華 瓊闌開繁杳 太真撫雲璈

卷五

衆仙彈靈琴 雅歌三天上 散慧玉華林
七祖昇福堂 由此步玄音 前世德未足
斯書邈難尋 信道情不盡 圖飛乃反沉
太上无爲道 弘之在兆心
學道由丹信 奉師如至親 挹景偶清虛
學夢隨日新 衆人未得度 終不度我身
大願有重報 玄德必自然 陰惡罪至深
對來若輪轉 晨夜建福田 種德猶植樹
學道甚亦苦 子能耽玄尚 飄爾昇青天
積資而成山 當與善結緣 太上至隱書
修是无爲道 拔苦由大才 超俗以得真
名曰智慧篇 燁若淵中蓮 立德務及時
靈姿世所奇 皆由宿世功 倚伏理難窮
人行各有本 善惡俱待對
發願莫不從 賢士奉法言 道德在兼忘
上爲太極公 寶蓋連玉舉 命駕御九龍
金華擎洞經 捧香悉仙童 嘯歌徹玄都
鳴玉叩瑤鐘 超景逸紫霄 保元持法網
鍊身凌太清

遊玄極道遙 萬劫如昨夜 千椿如晨朝
巍峨塵雲華 手攀寶林條 香煙自然生
玄階興扶搖 靈幡順風散 繁想應時消
滅智弘大混 无爲觀清謠
土蘭頌
煥爛啓幽期 障蔽日月光 玄陰不解夜
四衆並恭恭 靈運自應圖 倏歛朗太空
靈書八會字 五音合成章 妙哉龍漢道
至真開大宥 落落諸天明 流光三界庭
八會結成形 煥爛飛空內
神圖啓靈會 王書丹簡名 玉女揚梵響
祈真登紫嶽 告命詣靈山 列宇上三天
金童奏紫煙 書名通九府 永享無期壽
永享無期壽 刻成金華仙
降真
九天命靈章 生神神自超 元君遏死路
司馬誦洞謠 一唱萬真和 九遍諸天朝
稽首恭勅年 慶紫榮舊苗 一唱動九玄
太虛感靈會 令我生神章 九遍成人功
二誦天地通 混合自相和

大聖讚元吉 散花禮太空
祈真真必應 請福福當弘 諸天並懽悅
一切稽首恭 琅琅九天音 玉章生萬神
三遍列正位 悉參八辰門 玄關遏死尸
靈鎮津液源 應會自感靈 數明道潛迴
輪慶嬰兒蛇 稽首讚洞文
謝神
今日祈景福 稽首上靈壇 群仙俱降下
衆聖悉來觀 留恩既介祉 駐鶴且盤桓
齊主永長壽 合家得寧安
朗耀天地間 徘徊衆神遊 星漢景雲散
門庭風雨稠 今日仙聖降 垂恩應所求
甘露灑貧苦 窮鬼自然收 爵祿應冥籍
富貴永千秋
衆等元量人天衆 有幸得遇真法王
慈悲降屈道場中 開顏含笑放威光
徹照三千大千界 歸命丹誠禮十方
一心歸命禮東方多喜國土玉寶皇上天尊
一心歸命禮南方大福國土玄真萬福天尊
一心歸命禮西方大淨黎國土太妙至極天尊
一心歸命禮西方大淨黎國土太妙至極天尊

一心歸命禮北方西那國土玄上玉晨天尊
一心歸命禮東方妙樂國土度仙上聖天尊
一心歸命禮東南方難勝國土好生度命天尊
一心歸命禮西南方究黎國土太靈虛皇天尊
一心歸命禮西北方鬱丹樞善國土無量太
華天尊

一心歸命禮上方均天國土玉虛明皇天尊
一心歸命禮下方鬱察國土真皇洞神天尊
一心歸命禮十方盡虛空界微塵數天尊
一心歸命禮三洞神文靈符寶誡三十六部
尊經

一心歸命禮凝空雲篆八角垂芒甚深法藏
一心歸命禮玉京天台香林寶殿
一心歸命禮傳經演教機括群迷帝大法師
一心歸命禮十方已得道真人玄師仙眾
臣今普為上界下方人天六道帝主人王歷
劫師宗所生父母十方施主六道四生皆沐
道恩歸今懺悔
至心懺悔臣等生逢明代長過休期得入玄
門身霜末悟師資賜授靈佩靈文緣累驅馳

觸冷背并三會五臘少立善功八節三元多
虧禮念十直本命未解修行甲子庚申朝真
鎮懺齋法九等意不專行功行三千曾無敬
奉科禁至重舉措成愆戒行威嚴綺言增過
心非意亂犯百八十條識智深違亡三百大
戒自造三業禍積如山六慾四纏怨深巨海
繫應黑簿罪結冥司常恐考至形軀彫零命
府伏願

至真至聖速鑒丹誠除死上生更加年算笑
殃永滅福慧臻身厚祿遐齡常居法座智通
玄悟永息迷暗習道成真持經無犯懺悔已
歸命禮三寶

至心發願願我等歷劫廣修三業善常持妙
法救含靈不被塵網所包纏生生超度三塗
難願得寸心如慧日能除昏暗照虛空於諸
法中無我人常起慈悲一乘行願口常餐甘
露偈宣敷淨戒度人天無談惡語綺言詞不
嗽生生含血命願足不履三惡道願手不殺
一眾生願身如影輔
天尊坐起周行無捨遠願與一切諸類等俱

辭餓鬼畜生身願與三界天人同一切勤求
无上道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衆等聽說此時清淨偈欲求歸真道離俗處
嚴懺三時焚寶香堅心勤持戒當須棄榮祿
名利勿牽聯當即值真人授子无上道上中

下座各記六念合天念地念道念經念真
念戒

衆等聽說勤持戒一莫殺生二莫偷盜三莫
邪淫四莫妄語五莫耽酒食肉六莫謗毀賢
良天尊道教戒勸分明努力勤修早求解脫
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是
故勸衆等同歸屆道場此世與來生常達真
經戒誠勸已歸命禮三寶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禮讚

卷五

六

靈寶九幽長夜起尸度亡玄章

茫茫三天上 玄光照空輝 仙人排雲出
玉女下靈扉 梵響何悠悠 繽紛五色旂
極目觀三界 中元不平夷 不聞人頌音
但有哭聲悲 奄去不得住 命速復怨誰

先身不修福 福盡禍來追 三魂七魄馳
迢迢何所依 奉經遵三寶 自值宿命歸
建齋大布施 五陰必生尸 報應无近遠
至心有會期 以死早拔之 生天高巍巍

弟子東向三拜除去三萬劫生死之罪

窮窮无上臺 遠遠雲中堂 仰盼大羅宮
但見仙人房 閻浮多惡人 惡人必先亡
天誅不分別 善惡或同鄉 甘田善不積
魂馳遊八荒 對來奄就死 此亦无家強
因緣各自去 父母不能當 念之死者苦

悲來五情傷 上有七尺土 丘冢何茫茫
三十六世乖 七祖各分張 願得出五道
隨聖遊十方

弟子北向六拜除去三十劫生死之罪
中元多惡人 惡人必先亡 命過如轉燭

魂魄歸蒼茫 因緣任宿行 苦樂那可常

惡人不作善 死後心摧傷 哀哉生死別
號哭斷人腸 悠悠天地分 此苦誰能當
大聖懸一切 教誨五道王 各持生死簿
來詣長夜堂 召喚監殺君 太山牛頭防

并勒三塗掾 龍驤告十方 死者已自苦
早令度南宮 衣食食天厨 世世值樂鄉

弟子西向三拜除去十二劫生死之罪

落落三天上 峻極何巍巍 天下之大罪
莫過忠孝虧 萬劫入長夜 永已不復尸

先世有此德 今身禍來追 坐此年中壽
魂魄共相馳 父母妻子乖 精神復何依
命絕如山崩 若水之東之 故念死者苦
切切令人悲 悠悠松柏下 長歎何時歸

弟子東南向三拜除去十八劫生死之罪

天堂樂无極 閻浮多五慾 先身為何殃
命斷何乃速 魂魄馳何方 精神漂何獄
父母妻子乖 別離如壞屋 悠悠三塗中
精神竟何屬 惡人无所親 言之慘心目
唯願生南宮 世世食天禄

弟子北向三拜除去十劫生死之罪

宿命生何原 今身值清道 因緣明師化
得受玄妙寶 如何罪根深 猝然不終老
奄忽折盛年 命去何乃早 魂魄入長夜
精神遊五道 四大於此散 六趣經苦惱

生身為悲嘆 宿昔傷懷抱 何不度亡人
錢財等昨草 建齋重布施 世世見師保

弟子北向九拜除去三十劫生死之罪

人皆欲求道 求道心不精 始妬憎三意
墜入狐疑城 坐口致云云 九幽方始驚

死魂入惡道 何日望太清 哀哉死者苦
丘林何冥冥 今日度亡人 惟願更生來
弟子北向十二拜除去四十九劫生死之罪

先世不作福 今身恒苦衰 奈何死者痛

輪轉五道機 如水之注海 一去何時歸
妻子於是別 父母知是誰 冥冥長夜裏
丘冢何累累 生人日夜哭 願得更生尸
家哉死者苦 迅速令人悲
弟子南向三拜除去三十劫生死之罪

生者何乃樂 死者何乃苦 冥冥長林下
上有蒼忽土 悠悠黃泉底 精神向何所
妻子父母別 終歸墮七祖 吁吸遶風塵
魂魄何所主 死者亦不生 看天天无柱
无難將不鳴 木人亦不語 哀哉傷人情

悲哉切肝腎 建齋度亡人 留情何所處
唯願得生尸 昇仙度七祖

弟子南向十二拜除去七十二劫生死之罪

悠悠濁俗人 倒見安識真 不知有父母
不知有君臣 不解去來事 不別有故新
守愚而天命 魂魄乃沈淪 五道分之往
幽幽長夜局 但聞哭尸聲 不見歡樂人
不值宿命師 一旦亡精神 今日度亡者
願見起尸魂 結胎在今辰 飛行須臾間
常與太上參 散屢在北門 佩契而背師
世世七祖昏
弟子西北向十二拜除去三十劫生死之罪
先身好殺生 命短怨神明 狂人言背師

萬劫九幽兵 先身為惡獸 億載易善形
今身中夭死 五苦無不經 魂魄歸天地
精神何處生 大聖念之痛 哀哉傷人情
輕口道說人 褻聲傷生民 今日度亡者
願得復人形 七祖還南宮 三天九龍迎

弟子西向九拜除去三十劫生死之罪

迢迢九天臺 峨峨紫鳳城 哀哉三界苦
憂愁患難并 憐問世愚人 何以不長生
不信大聖教 奪去四大零 終日行惡業
不覺身命傾 鏤湯浴劍樹 求哀亦不矜
今日為過度 唯教復人形

弟子東向九拜除三劫生死之罪

宿運因表裏 巍巍大羅天 中有不死夫
端坐光億年 奉佩道說師 世世長夜間
五道三塗中 九幽相拘牽 如此之罪人
永劫何得仙 今日短命死 皆由先身緣
始妬才智人 今汝命不延 對至大會期
殺鬼終不原 先不積善行 急向亦不思
建齋度亡人 布施開道門

弟子西向三拜亡者即得解脫

天地由常存 三光洞然明 五行應四時
玄運不類索 亡者有何罪 一旦罹寒庭
不知有妻子 不識有父兄 四大奄然去
身散而存名 魂魄為何恃 精神何所生
今日過度之 願得復人形

弟子西向九拜除去萬劫生死之罪

四諦貫梵行 六度超世蹤 三毒不能檢
何用佩三洞 奉師吾我心 不得棄九龍
以此短命死 縱橫五道街 二心懷猶豫
那得度災洪 今日度亡者 願得見仙公

弟子西向九拜除去三萬劫生死之罪

人人皆求生 生愚亦無益 佩錄而妬師
世世與聖隔 雖欲圖飛騰 不得上玉曆
以此短命死 死入九幽籍 魂魄精神馳
長夜何時釋 生存為何計 錢財常食惜
一去終天地 安知木與石 今日過度之
殃咎願除釋

弟子西向十二拜除去三千劫生死之罪

天人仍下化 愚者不知研 各各利世養
苟得食目前 相妬競功名 自說爭後先

輕師慢朋友 萬劫不得仙 死以入九幽
世世長夜洲 魂魄馳五道 鐘湯浴刀山
今日度亡者 亡者願生天 釋去一切罪
逍遙太上前

弟子東向三拜除去九十劫生死之罪

四符行之本 六度咸玄光 受道心不惑
今人命不長 中心有猶豫 那得不早亡
素師如凡人 調註致禍殃 學食不供養
世世值凶荒 輕口說秘要 過世入鐘湯
今日度亡者 願早生天堂 生女為夫人
生男為公王

弟子南向三拜除去十劫生死之罪

亡者初死官 生人為立功 月月常度之
自離五道街 六齋十直日 三七去災洪
庚申并甲子 真人靡不從 今日度亡者
願得乘九龍 生死值太上 世世見仙公
弟子北向九拜除去十劫生死之罪
賢者積善 積善能得仙 人死不為度
魂魄何得連 先身不作善 徘徊地獄門
借問有何罪 坐口輕語言 永劫入九幽

何日復登仙 悠悠三塗裏 六賊之所牽
今日相為度 行道歸自然 三五七九法
建齋興福田

弟子南向九拜除去四十劫生死之罪

人身如五穀 輪轉其當生 種之有厚薄
善惡各有形 愚智天地隔 人亦有健儇
若纖有柔剛 如水有濁清 人有貪亂者
亦有賢良貞 唯有生者樂 不見死者榮
幽幽長夜中 劫運何時停 上聖愍一切
哀哉傷人情

弟子東向三拜除去六劫生死之罪

閻浮非福地 罪人相塗生 不知命短促
但共爭功名 私心妬賢善 自取目前榮
則求人供養 不知大命傾 苟欲自進速
獲譴於神明 奄然入長幽 黃泉何冥冥
可念世愚人 此身豈久停 行善得仙者
萬世不類零
弟子西向三拜除去三劫生死之罪
九幽多惡人 善者不來居 丘林龍不棲
井水無神魚 先身元有福 不得食天廚

輕口道說師 死亡在斯頃 魂魄遊五道
精神歸虛元 悠悠九幽裏 萬劫歷三塗
今日度亡人 願得隨龍兜

弟子北向七拜除去萬劫生死之罪

達達守棺柩 跼跼見紫庭 奉道求上仙
第一得師明 身佩元極契 當有一切經
百伎多能者 亦能道術成 奈何死者苦
一旦失功名 今日度亡者 今悉登鳳城
弟子北向三拜除去萬劫生死之罪

仙人壽萬劫 愚者亦不知 佩契心不慙
自取亡身危 口舌道說人 速死傷誰為
猛虎不可絆 神龍不待羈 此乃候賢聖
不與惡人騎 可念死者苦 精神五道馳
今日欲度之 昇仙常元為

弟子西向七拜除去三萬劫生死之罪

人生會當死 一切皆元常 賢聖猶尸解
轉身昇天堂 罪重必天命 善者為延長
富貴與貧賤 斯是福不強 兇頑不信道
那得見仙王 大慈念一切 令人心摧傷
過度已說竟 心各禮玉皇

弟子西北向九拜除去千劫生死之罪

靈寶九幽長夜起尸度亡玄章

洞玄靈寶六甲玉女上宮歌章

甲子太玄宮左靈飛玉女歌章曰

太玄洞清虛 玉氣映高靈 員華翳九象
綠梵曜飛青 益落雲迴際 流香燭丹瓊
碧鳳策朱轡 匡駕宴雲營 任我無色內
懽我天地生 迴輪三素朗 乃拯不窮齡
歷運順化會 氣與四常并 空洞中有真
誰測太玄名 虛映有懷子 迴真降爾形
取契同默念 棄衆俱外營 積感入太虛
太虛降綠輶 遊宴常陽宮 飛步登玉清
徘徊九崖際 進禮玉皇庭 左瞻朱月華
右引露落星 三景齊大暉 豈覺天地傾
甲戌黃素宮左靈飛玉女歌章曰
黃素洞幽虛 神光煥太空 蜚廉太元一
勢契十真雙 靈運自冥紀 玄記故有明
玉虛曜瓊室 金暉發丹容 朱鳳策神轡
徘徊上清宮 玄映無色內 解袪雲常陽
五帝啓靈途 妙訣歸黃房 神暢感寂庭
默思徹九重 靈歌理冥運 百和結成章
高噴通妙趣 以啓不窮方 有得無上道

項負圓寶光 玄玄歸妙門 入一萬真通
體我自然道 乘虛不待龍 三元降飛輶
流雲迴紫黃 騰景空霄上 宴饗朝玉皇

甲申太素宮左靈飛玉女歌章曰

太素澄清漢 皓靈分九流 道生太元一
化爲天地珠 虛映高上報 頽下忽云無
五嶽自可舍 未若九天衢 時宴常陽宮
策雲御鳳輶 飛輪翳空洞 紫烟玄相扶
逍遙重虛上 迴目眇八周 億椿在俄頃
豈覺萬劫遊 階樂隨運運 保真無終休
聊各有志道 靜寂思相求 積微感自然
剋得御丹符 身入無患津 體懼心自娛
乘空迅飛雲 仰結高仙儔
甲午絳宮右靈飛玉女歌章曰
絳宮玄上道 洞陽煥太真 丹靈映瓊室
交風迴紫烟 八氣翳重虛 流香拂飛塵
龍鳳鳴雲翻 神騁有無間 遊明眇十方
乘虛樂九玄 靈運本非我 道由高上人
冥化自有數 我其法自然 妙曲發空洞
宮商結成仙 靈飛演道源 以悟後學身

虛朕全清寂 默思自入神 我降自有由
且今停華年 道滿運飛興 騰身升九天

甲辰拜精宮右靈飛玉女歌章曰

拜精隨重虛 靈素降清陽 右部齊其景
錦帔飛羅裳 頽雲映華袿 朱采透玉容
策鳳御玄轡 雲霓常陽宮 遊徊慶雲上
流眄六合房 曲降修我者 啓靈悟童蒙
運得應自然 道成非我功 精思虛朕真
剋得朝玉皇

甲寅青腰宮右靈飛玉女歌章曰

青腰生道根 陽始號惠精 總鑒玄上氣
右部統三靈 離合八景運 遊化無滯停
微微極洞元 翳翳九虛清 中有妙靈女
上錦下飛青 來虛策朱鳳 迅駕奔五星
迴風流香華 紫霄翼飛瓊 攜契上仙客
解鈴九鳳城 妙曲空中唱 玉音互自鳴
宮商玄相和 玄化無際生 有能究此章
一誦懷萬齡 西宮結元錄 東華記仙名
率我常陽友 曲真降爾形 積修感玄會
三元降綠軒 騰景飛霞上 進禮太帝庭

洞玄靈寶六甲玉女上宮歌章

上清侍帝晨桐栢真人真圖讚 卷六

天台 雲司馬承祿錄

夫得道成真有隱有顯躋神化質多術多途
大茅君辭親入嶽仙業備而歸來坐致林與
白日輕舉高丘子解形避世丹藥就而不返
行馭龍鶴遊景潛昇見靈妙者以獎諸道學
之勤混終粹者以息其生離之望或命分有
照冥之異事不可違或性樂有語默之殊理
從自適古仙出處兼此顯晦時人記傳罕能
詳測故迹有再三述有前後會通機變方知
至妙焉桐栢真人王君即周靈王之太子子
晉也按史記云太子聖而早卒據列仙傳曰
隱而登仙兩說不同蓋有由矣司馬公述平
國史劉子政驗以道書國史載其前卒之蹤
道書著其後仙之事真仙相反尚見異於同
時彼我相違況與懸於數紀且其特稟靈氣
已積習於前生假孕人胎暫應身於此世幼
而通聖是習性之久也誕而有髭是身貌之
昔也鍊神入微謫仙促限知賓帝之一舉期
師曠於三載說賓帝乃神形之旨豈肯沈魂

誠師曠慎不壽之言明知弗天良以早薨人間遽還仙境輕此儲位重彼真仙遊洛川以佇懷暢笙歌之逸韻感浮丘而降接傳出世之奇方故能蛇形示終隱山學道振羽之日謝時冲天其初卒後仙亦不足疑怪也是以京陵之墓經古啓而劍飛縹緲氏之祠迄今立而神在化昇之致事理昭然承禎早處高嶽慕山林之抗迹每謁堂廟欽影響之餘靈對風景而虛心懷七日之如昨瞻雲天而悠思仰三清之又玄復以玉晨策命當侍弼之榮秩金庭宰職赴桐栢之名山五嶽是司群神所奉八洞交會諸仙遊集周紫陽受素奏之符夏明晨稟黃水之法密契者傳秘訣於同道歸誠者告幽遊之殊庭靈墟信奇丹水清成神之域福地旌異黃雲霞不死之鄉林宇巖房存諸樞想石梁峯閣紀其登遊所以負笈幽尋爲室靜處希夷尚閱魏阮罕通乃觀仙傳追伊洛之發迹復披真誥慕華陽之降形輕運丹青敬載圖象敢爲讚述庶表誠心方以焚香啓竅窺天洞於素牒馳氣內思奉

光儀於絳府自以在世迄于昇真凡有一十一圖纂成一卷
一圖纂成一卷
上清侍帝晨領五嶽司右弼桐栢真人王仙君真圖讚
第一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二水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
又曰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大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又曰佐饗者嘗佐闢者傷王將防闢川以飾官是佐闢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于孫王室其愈卑乎王卒壅之其後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貞定王王室遂卑
圖畫周朝官闕作穀洛二水相合而闢稍毀官城處人夫負土欲壅此川作太子具冠服立於靈王前諫事



讚曰
稟神幼聖 繼明英聰 咨謀壅水 切澤飾官
如何不納 更事修崇 預言禍敗 果致卑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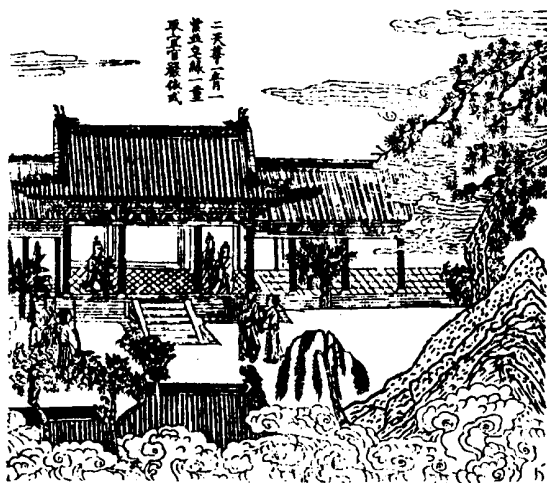


第二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與之言五
稱三窮遂巡而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
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又師曠曰臣請瞑
而往與之言既至乃問君子之行竟齊之德
又問王侯君何以爲尊何以爲下又問溫恭
敦敏方德不改開物於初下學以起上登帝
震乃參天子自古誰也太子皆應聲而答辯
拊明理師曠聲然舉蹻其足曰善哉善哉乃
蹙然而起曰瞑臣請歸太子問曰聞女知人
年長短希我告也師曠曰女聲清汙女色亦

白火色不壽太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女
慎無言殃將及女師曠歸未三年而卒
圖畫東宮殿宇作太子坐處與叔譽師曠問
答事其師曠乃舉蹻其足

讚曰

學聚該洞 辨物獲述 叔譽斯窮 師曠匪詰
隱妙神性 諳測聲實 賓帝有期 瞑臣詎悉



二天華宮一
畫五卷一畫
單卷畫卷式

太子神像卷二從人一卷一
黃卷次一人青卷次白卷一

第三列仙傳曰太子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
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者此時浮
丘公初降授以秘術修習既成擬託辛尸解
所以預言於師曠有三年之期
圖畫太子吹笙遊於伊洛間道士浮丘公降
接之事

讚曰

位寓儲宮 宇著仙閣 志凌雲漢 迹履城郭
學鳳調皇 思真佇洛 浮丘降授 解形是託



天華宮卷一
畫五卷一畫
單卷畫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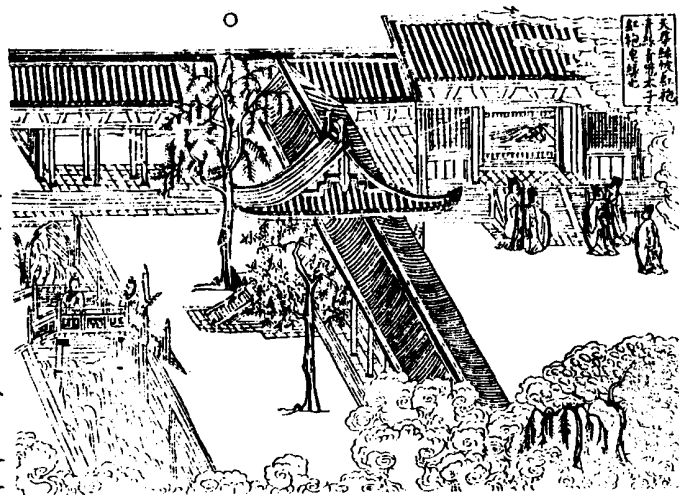


第四與師曠言云後三年上賓於帝所者謂
三年之內必先尸解方乃上賓於帝故通而
預言耳於是密蛻解形空留劍局潛冥具體
隱遁嵩山使親忘我難故示終以絕思為道
既不易故積學以登仙

圖畫宮殿作太子臥卒形群臣頻泣事及太
子共浮丘公東南行向嵩高山事

讚曰

劍杖有術 符籙多方 代形未化 蛻質默詳
尋師道長 辭觀愛忘 隱山自逸 瘞瘳徒傷



第五傳曰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求
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
緱氏山頭者太子隱於嵩高師於浮丘公精
思以鍊神餌藥以變質道業既就仙舉有期
乃出見桓良令報我家也

圖畫嵩高山作修學巖林居處巖中有經書
丹竈浮丘公坐在其中巖前作壇王君坐在
壇上燒香精思事又王君出於山次見桓良
共語事

讚曰

樓山隱跡 學道鍊形 年淹數紀 業契群靈
告期七日 將邁三清 桓良退報 周園待迎



第六傳曰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於緱氏山者此則初卒而隱後仙而顯神化無方靈變自適也故能降謝緱氏舉手留情上登雲天沖鶴滅景時人永慕於餘跡祠宇以存之靈像可傳於後世神氣而在焉師曠不壽之語彼類於蜉蝣太子賓帝之言此可明於龜鶴矣

圖畫王君乘鶴駐在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并作周國帝王儀仗及時人眾等望不得到及王君控鶴昇天事

讚曰



第七上清天高聖太上王晨玄皇大道君為萬道之主諸真之所尊奉世學之所宗稟得道登仙者必詣金闕而朝拜受事焉於是分司列位隨德業之高卑章服法儀因品秩以班錫故冠帔殊製旒節異色與蓋各形龍鶴分馭咸有等差以資升降王君是焉敬承聖旨

圖畫天上上清宮闕作道君形像仙真侍衛作二童側立共捧案案上有玉葉并作一真人側立宣付王君

讚曰



第八王君於金闕拜受策命號曰侍帝晨傾五嶽司右弼王桐柏真人既承聖旨將赴洞官羽節導前霓旌從後龍輿降者鶴轡迴翔神仙侍衛笙歌奏樂下太清而乘雲指洞霄而穩駕詣道氣之靈景真儀之威觀也

讚曰

圖畫王君乘雲車羽蓋仙靈侍從旌節導引龍鶴飛翔從天而降欲赴桐柏山洞官事

班錫所乘 羽儀威備 雲景降軒 龍鶴騎轡 旌節導從 雲仙會萃 自天乘階 瞻山赴位

第九天台山一名桐栢樓山有洞府號曰金庭官精暉伏晨光照洞域瓊臺玉室瑩朗軒庭泉則石髓金精樹則蘇牙琳碧信謂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王君處焉以理幽顯侍弼帝晨有時朝奉領司諸嶽群神於茲



受事矣

圖畫桐栢山作金庭洞官王君坐在官中衆仙侍衛并五嶽君各領佐命等百神來拜謁

讚曰

山有玉洞 官曰金庭 九天通象 三晨伏精

侍帝斯任 弼王所員 領司五嶽 統御百靈



第十紫陽真人周季山昔入桐栢山見真人王君授以素奏丹符又明晨侍郎夏馥入桐栢山遇真人王君授黃水雲漿之法

圖畫真人周季山作道士服於桐栢山見真人王君王君以左手執素奏丹符欲付周君

周君長跪而受之作夏馥著古人衣遇見王君王君把一卷書欲付馥馥長跪舉兩手受

之其周夏二人皆作山人裝束各作一笈解在其人邊石上著跪於王君王君作真人衣服并有三五箇仙人侍在左右

讚曰

周君訪道 丹符見授 夏氏求仙 黃水之究

鍊形奇術 非師不就 幽感爰通 冥期可候

周君訪道 丹符見授 夏氏求仙 黃水之究

鍊形奇術 非師不就 幽感爰通 冥期可候





第十一晉興寧三年有學道者楊君處於茅山精思所感多有諸真降授以其年六月二十六日桐栢真人王君共諸真降於楊之所居而未與之言楊君記曰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着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多論金庭山事於後又降告曰夫八朗四極靈岸遼邈奇言吐穎瓊音燦振展飛凌霄清玄氣赴授職玉虛心遺艱鋒沈澹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者必能旋騰寥漢周歷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見降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憊浪目擊色袂動與網罟共啓靜與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路邈求生日闊也子其慎之又降曰有道者皆當深研靈奧棲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精粕餘物亦是享耳又降有歌述等詞此不備載

上清侍帝晨桐栢真人真圖讚

圖書茅山楊君學道壇宇處王真人降見着芙蓉冠絳衣白珠綴衣縫帶劍楊君把紙筆附前而書其衣作真仙之製其劍骸依經中樣式

讚曰

真仙匪遙 感通惟密 應彼幽志 降茲靈質
誠訓著言 詠歌兼述 見景非久 沖真返一



上清侍帝晨桐栢真人真圖讚終

衆仙讚頌靈章

卷七

青華救苦讚

早朝

天尊發願大悲心救苦方方化善因五獄四司皆稟命鄴都北府盡停刑真符告下咸蒙赦童子傳宣救罪人元始化身真妙相度人无量道方成

午朝

天尊普願度衆生說法嚴嚴坐寶林獅子九頭分瑞相慧光一照廓幽陰刀山劍樹皆摧折火翳風雷悉罷停元量大悲來救度鄴都地獄悉贖聞

晚朝

天尊慧力拯含靈救苦尋聲破鐵城弘濟无边隨願度光明普照達幽局慧風扇處炎煙滅法雨沾時發朽榮元量慈悲咸救度亡魂俱得面慈尊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辭

暫捨壙城內命駕崑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鬱嶺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

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遽變五嶽非妾室玄都是我案下看榮競才雋似蛙與蟻眇顧塵濁中憂患自相難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瑛磨禍漆由道泄密慎福錄多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仙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驟紫虬靈顏一何鮮啓我尋長除邀我自然律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五嶽可暫旋玄都安足速蓬萊在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享無傾泄則軀命顛

雲林石英夫人受揚真人許長史辭

駕款邀八虛迴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赤霄軒縱橫舞紫蓋託靈方采烟繚旒旒羽帔扇香風雷號猛獸

狸電吟奮玄龍鉤籍昆庭響金坑唱神鍾採芝滄浪阿撥華八停峯朱顏日以新劫往方嬰重養形靜東太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隕我白鬢公長冥遺遐歡恨不早逸蹤停駕望舒移迴輪返滄浪末親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候青春以敘中懷忘

控景浮紫煙八景觀紛流羽童捧瓊漿玉華餞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華誕珠

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晨雙德東道宗作鎮真伯藩八臺可盼日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視眇眇躡景遠吐納洞嶺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閑豈若易翁質反此孩中願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華空中有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披碧樹曜四靈華蓋騰蘭暉紫微景絳結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親瑤玉瓊

三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宸逍遙任靈風鼓翼乘素綱珠眇瓊臺中綠蓋入協

晨青耕擲空同右揖東林帶上朝太虛皇玉
賓訓鳳鵠酣飛藥雲鈞回曲寢千音何
琅琅錦旂召猛獸華楮正低昂香母折腰唱
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駕佳人房昔運
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
崇形垢甘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
辱昨已忘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起綠闕內俯眇
朱火城東霞落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沉三
燭流任自齊冥風縹空洞宇香音觸即生手
勢纖女儔併紛葩八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
雲傾雲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管抱真棲太寂
金姿日愈堅豈似愁穢中慘慘無聊生

四柱曜明空朱軒飛靈丘玉蓋陰七景鼓翼
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璫洞太無宴詠三晨
宮唱囑呼我時不覺椿已來豈知二景流佳
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自
多娛

北登玄真閣携手結高羅香烟散八景玄風
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眇霄陵阿玉蕭雲上

奏鳳鳴動九遐乘氣浮太空曷為躡山阿金
節命羽靈微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春方
嬰牙喪真投競室不解可奈何

仰眇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
皆未現擲輪空洞津總轡儔絳軒玉華飛雲
蓋西妃運錦袿然塵濁涯儵欽佳人庭宿
感應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晨共酣丹
林兇公候徒眇眇安知真人靈

清晨把絳霞總氣霄上遊徊耕蹠曲波遂觀
世人憂辭有蔚然起不散三秀嶋何若巡玄
鄉撫璫為爾娛若心安有際我願有中無
瞻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官綵雲繞丹霞靈蕩
散八空上真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未
籟虛節錯羽鍾交棹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
挹玉醴津懷忽已嬰童云何當路躡慰病隨
日崇

晨遊太素宮控耕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珠
圓景華彈瓊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高仙
舉紛紛塵中離盤桓萬蕩內愆累不當多
駕氣騁雲耕晨登大峙丘絳津連岑振清波

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綱皆已遊暫宴三金
秀來觀建志儔勤懈不相掩是以積百憂
凌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
雲中人

紫閣構虛上玄館銜絕瓊琳琅數靈圓華生
結瓊瑤駉駉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
翳握節鳴金蕭鳳籟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
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舞太空嶺六氣運
重幽我途豈能尋使爾終不彫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眇六虛思與
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誰可投雲中騁瓊
輪何為塵中趨
松栢生玄嶺鬱為寒林繁葩盛嚴冰未肯
懼白雲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紫飛此逸轡
輪投彼遐人報公侯可去來何為不能絕

清淨願東山隱景棲靈穴情閑庭虛翳會
青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風扇幽室拱被開房
內相期啓妙術寥朗遙想玄蕭條神心逸
縱心空洞津疎轡策朱駉佳人來何遲首德
何時成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歎跡尋此
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應神機
會保爾見太平

鬱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
傾九天雲與浮空同倏忽滄浪間來尋真中
友相携侍帝晨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
眇八河宮上竅希林巖漱此紫瓊腴方知穢
途辛佳人將安在勤之乃得親
絳闕排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
儻八風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峯咀嚼三靈
華吐吸九神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勢
袂明真館仰期無上皇北鈞唱羽人王玄榮
賢衆結云何波浪宇得失爲我鍾引領蓋庭
內開心擬擬衡習適榮辱域罕躡希林宮一
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真崎迴軒
風塵際良德映玄暉穎拔榮華蔚靈言多償
福冲靜尚真貴恒當二象順携手同襟帶何
爲人事間日爲生患害
有心許芥子言當采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

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

太極真人智慧經讚

學仙絕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
靡不歷滅念停虛闕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
渴持志如金石保子飛玄路玉靈度符籍

濟我六度行故能解三羅清齋禮太素吐納
養雲芽道遠金闕內玉京爲余家自然生七
寶人人坐蓮華仰嘯玄都捺俯含空洞於容
顏曜十日奚計年劫多法鼓會天仙鳴鍾儼
大魔

靈風扇香花璨爛開繁縟太真撫雲霓衆仙
彈靈琴雅歌三天上散慧玉華林七祖昇福
堂由此步玄音前世德未足斯經邈難尋信
道情不盡圖飛乃反沉太上無爲道弘之在
北心

學道由丹信奉師如至親揖景偶清虛孜孜
隨日新衆人未得度終不度我身大願有重
報玄德單信然陰惡罪至深對來若轉輪
學道甚亦苦晨夕建福田種德由植樹根深
果亦繁子能駐玄高飄爾昇清天修是無爲

道當與善結緣太上弘至道經書智慧篇拔
苦由大才超俗以得真靈安世所奇燁若洲
中蓮

人行各有本皆由宿世功立德務及時發願
莫不從善惡俱待對倚伏理難窮賢士奉法
言道德在兼忘解是大智慧上爲太極公寶
蓋連玉輿命駕御九龍金華擎洞經捧香悉
仙童嘯歌徹玄都鳴玉叩瓊鍾

吳子來寫真讚

不才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
歷群山脩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
爲家形影爲隣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
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矚念下土
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
終日草堂閑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

翫雲閑對酒惟思月餐松不厭山時時吟內
景自合駐童顏

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臥
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
寂爾孤遊脩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

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賣名於天下此山
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
焉

仙人貽白永年辭

清秋無所事乘霧出遙天憑仗樵人語相期
白永年

李公佐仙僕詩

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
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
諠來救世間人蘇子跡已往願家事可親莫
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

撓浩然泛虛舟辭遺藥潭之辭

行時雲作伴坐即酒爲侶腹以元化充衣將
雲霞補紉產與堯仁可惜皆朽腐
臧棹無所假超然信萍查朝浮旭日輝夕陰
清月華營營功業人朽骨成泥沙
得飲撓公酒復登撓公舟便得神體清超遙
曠無憂

靈響辭

比響非谷響心知是靈仙不曾離耳裏高下

如秋蟬

入夜聲則勵在晝聲則微神靈斤衆惡與我
作風威
妙響無佳時晝夜常輪迴那是偶然事上界
特使來

何以辨靈應事須得梯媒自從靈響降如有
真人來
存念長在心展轉無停音可憐清夜靜聽
秋蟬吟

衆仙步虛辭

飄飄上雲路點點入長霄星宮日去遠光陰
劫數遙仰德金顏隱傾想佇神飄願得映霞
軫焚香稽首朝
玄風轉飛蓋紫氣汎仙車浮空不待駕合忽
昇虛无徘徊哀下界顧盼懸群諸三元真化
畢脩然入太虛
萬氣浮空上千光合太微宵間望華蓋虛重
眇霞衣真儀入雲路圓曜遶風飛願得三元
會金容來運歸
吉光騰紫氣霄路遶丹天播颺香風轉益動

起浮煙道中還復道玄中已復玄真光不識

際大道竟無形法輪常自轉布音不可聽空
閑侍三寶虛中閑洞迴七變遊魂反萬氣駐
顏齡

青風飄羽蓋遊氣轉飄車泠泠上雲路窈窕
入長虛顧盼埃塵手應運演靈書妙果諧今
日冥契自然符

青童大君常吟

欲植誠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生
惜形骸

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

靈谷秀瀾紫藏身棲巖京披揭均袞龍帶素
齊玉鳴形盤幽遠舉擲神太霞庭霄上有陸
賢空中有真聲仰我曲展飛案此綠軒軒下
觀八度內僂歎風塵繁解脫遺波浪登此眇
眇身憂竟三津竭奔馳剗爾齡

南嶽夫人作

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雲轡鬱紫展蘭風
扇綠輶上真雲環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
邁故能秀穎翹翹彼八素翰道成初六遠人

事胡可據使爾形氣消

衆仙讚頌靈章

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

卷八

昇玄是妙覺之通名步虛是神造之員極昇則證實不差玄則冥同至德步是通涉之名虛是縱絕之稱又云章者煥輝散露讚法體之滂流乃有玄音纓吐而八表咸和神韻再敷則十華競集旋玄都以擲靈躡雲網而契信是怡神聯志之法場解形隱心之妙處也故言昇玄步虛章又云太上說玄都玉京山經者太上聖人之假號能說成法也玉京喻法體也法本無言亦無形相今則假玄都名相說法故有說玉京山及城臺等經是洞玄第三部靈寶第八卷所以次空洞者空洞即是諸天通讚法體周圓識古今之一揆括羣妙以同徒故次此文太上通結述成號大淨法門之讚也乃顯緣教之大體朗妙覺之同徒故以法法盡是玉京物物咸書道德又云玉京即法體玄同也都號也同號三千大千世界爲一玉京山爲此境界太上住處又爲人心神住處故說之爲教名體教誨於心神心神覺悟時名覺悟速時名速智時名

智敬使相稱爲人法故說爲經經由律通義也理因說解說因理生學者神悟便以經爲名玉淨也京大也說玄都爲大淨之理故法體也太上是人玄都玉京是法亦是境智說境及境處俱名爲衆寶說智及智處俱名爲靈寶故云說玄都玉京山經就此卷爲四等第一舉玄都爲道境以建法體依相以解教方述結從理起用
第二示修行方法
第三列十頌以讚法體結述從外入理之意
第四散擲廣誦法法皆正以示得失流通
太上曰夫玄都玉京山即說辭也冠八方者山有四面四維四垂故有八方也是天地境界住處有列世界比地形有上中下三玄都山名亦曰三大環山大環即冠羅蓋八方諸天周盡在內初下小玄都即八方比世界八天下爲一世界一環山籠裹之重疊上數至一千即爲一小千世界即四方安之又一龍龍之即爲一中世界重上數至千即爲一中千世界又四方安之更一龍龍之即爲

一大千世界重上數至千即一冠龍山總望
中下名爲三千大千世界是也此即冠八方
法羅天以七寶爲體亦名寶聚故曰玉京此
以寄相明解美之高妙以目靈寶法體周觀
洞虛故其山自然生七寶之樹說山名非樹
說也以樹爲體亦名道樹唯一株枝葉羅覆
敷布皆周故云法羅天也即大道君治化行
坐之處法界處道場處安神處說法處非離
真而主處處即真也過世間無有一處是空
闕三毒四到靈津法海六情五陰玉京山高
仙之玄都萬聖同會亦大道君聖人也今萬
物以爲已體者其唯聖人乎故云法大聖天
尊帝王高仙上真各持齋奉法宗太上於此
也齋者洗心曰齋日時也亦以心淨覺照爲
日時也並我淨則無所不淨也 夫號太上
玄都即其義也燒自然旃檀反生靈香即神
香也境界淨也飛仙散華一切法爲華也旋
繞周歌空洞靈章也諸天奏百千衆音亂會
也此蓋妙說皆靈覺法體中事但憑文自了
山有十號號法體既有十名一義耳

一名蓋天首山其山法性真空羅於今古爲
萬物之元首也故曰天首
二名彌玄上山其山無邊可尋無上無下可
至故曰彌玄
三名羅玄洞虛山其山無所不在所在皆無
故曰羅玄
四名高上真元山其山爲萬聖宗會故曰高
上
五名衆寶幽劫刃山其山法法是寶深淺並
見故曰衆寶
六名無色大覺山其山妙覺無相故曰無色
七名周觀洞玄山其山大明無陰故曰周觀
八名景華太真山其山一體華光液液故曰
景華
九名不思議山其山真空非思慮所到故曰
不思議
十名太玄都玉京太上山其山人法不二以
淨爲體故曰太玄
山者身也亦太上身也然知此名下首自與
法同名體俱合故入仙錄也 七寶華葉山

樹境界枝條莖葉土石臺觀皆是七寶華葉
皆是上清三洞道德等經文字章解俱三十
六部經先能飲食自成金華仙人勸令咽味
靈寶清腸境隨心爽大地猶成七寶玄經山
林草石皆有智慧能宣寶法何處應非玉京
洞玄步虛詠此題下即味七寶華葉法也心
通玄道神詠步虛遊復經法學者神悟曰經
也觀隨聲遊故曰詠也稽首禮者稽首有三
如常解今此中既是咽味吟咏之旨宜從心
葉解釋也

太上洞玄步虛經詠

第一

稽首禮太上 燒香歸虛无 流明隨我迴
法輪亦三周 玄元四大典 靈慶及王侯
七祖生天堂 煌煌耀景敷 嘯歌觀太漠
天樂適我娛 齊聲无上德 下仙不與儔
妙想明玄覺 詵詵巡虛遊
稽首禮太上稽開也首心也禮體也開心
體今太上智慧火燒身相皆盡淨燒香歸
虛无者燒消滅也消滅衆相香淨自歸虛

元也虛元非歸於太上太上自歸之故云
流明隨我迴我者我即成太上法輪亦三
周以此合太上即轉三法輪周竟玄元四
大與玄元逐也我之四大隆盛與玄道合
常也靈慶及王侯靈智慶合可以養親可
以適君可以利物故及王侯也故七祖生
天堂煌煌耀景數也爾歌觀太漢歌詠靈
智之音也一音羅單觀於太漢之道道合
之歡自然合天樂天樂適我娛也齊馨无
上德馨受也七祖及君人同我受无上德
也非下仙之儔類故也妙想合衆妙无事
故玄覺也說說濟濟衆美巡虛而逍遙遊
也

第二

旋行躡雲綱 乘虛步玄紀 吟咏帝一專
百關自調理 俯命八海童 仰勢高仙子
諸天散香花 蕭然靈風起 宿願定命根
故致標高擬 懽樂太上前 萬劫猶未始
旋行躡雲綱 旋虛而行行忘也足躡法雲
之綱紀乘虛步玄紀也吟咏適性也性通

則帝一專自合我身百關全而歸之百關
身骨百節也調適自合至理也俯命八海
童會萬物以爲己體故八方性海一嬰童
也童无心也天人所仰賴仰勢高仙子也
諸天散香花天上下散真法華也境隨
心爽王書應境生也蕭然靈風起蕭然者
靈覺之風蕭蕭然起也宿願定命根无量
劫來宿集之願靈智无邊誓願解悟如此
則命根久定今當受之故致標高擬高擬
今得之也今得太上在我心前道果无邊
誓願得遂故懽樂合衆之萬劫猶未始
解常也

第三

嵯峨玄都山 十方宮主一 岩岩天寶臺
光明焰流日 煒燁玉華林 清瑤耀朱實
常念餐元精 鍊液固形質 金光散紫微
窈窕玄都逸
嵯峨玄都山說境淨法體嵯峨玄道都會
法山也十方宮主一皇一智淨之心尊也
悟則識攝包十方玄都同宗歸皇一之尊

也嵯峨天寶臺會萬物爲己身也境智一
照光明焰流日也日月之光翳然无用日
光度也下釋云煒燁玉林華清瑤耀朱實
是也常念餐元精却迷習觀時也元精靈
智也日觀鍊爽易死故根形質逐成金
光法體散煥我身生紫微之宅窈窕在玄
都舍遊逸後人改爲大衆者愚之極也衆
是運載之趣向也玄都是至道室宅之極
場也以趣向信仰至之如人行時勞逸殊
極也

第四

俯仰存太上 華景秀丹田 左顧提鸞儀
右盼携結璘 六度冠梵行 道德隨日新
宿命積福慶 聞經若至親 天挺超世才
樂誦希微篇 冲虛太和氣 吐納流霞津
胎息靜百關 寥窅究三便 泥丸洞明景
遂成金華仙 魔王敬受事 故能朝諸天
皆從齋戒起 累功結宿緣 飛行凌太虛
提勢高上人
俯仰存太上此中諸章各別立觀門餐味

吟咏之習門習門異者頌云景悟歸宗一
是也章章自斷不相涉也今俯仰存太上
者存心也形行有俯仰心行有存想行心
得神妙妙想自攝形從神也存神順太上
而動太上從神而行故俯仰之身等太上

太上從神而歸我故華景秀丹田也左顧
下舉鬱儀結璣等從覺智所勢攝六度所
冠蓋蓋為梵行故道德隨日新而成也宿
命積福慶者述能如上行者即是宿習來
久今則尊重行至不退開經如至親積福
應也至親父母如人久離父母忽見之意

也經為法母道為法父遇之則忻適尊重
而行有宿命天挺超世才故樂誦希微之
二篇也無聲曰希无形曰微若無宿習繫
持業力故不信經聞知不聞縱便行之少
時即退元制持力也冲虛太和悉迷正觀
習也冲心也心得冲虛太和之妙悉吐納
流照霞津灌我身也亦名胎息如胎之定
如息无心虛而安養靜百關也靜則寒寂
其心了了明照究三界之便門也泥丸无

為也元為洞明於内光景明照於外真常
威明之道故遂成金華仙也自然使魔王
尊敬而受事故能朝會於諸天皆從齋戒
起却述初因宿習積為善於曠劫為元始
之遺塵故得身等法界飛行凌太虛也攝
會靈妙提擢高上人

第五

控轡過十方 旋憩玄景阿 仰觀劫仞臺
俯盼紫雲羅 逍遙太上京 相與坐蓮花
積學為真人 恬然榮衛和 永享無期壽
萬椿奚足多

控轡過十方控身轡心也即以身從心而
淨心舉身而行來之而過十方周遍故旋
憩止息坐玄道之景阿房之中仰觀身心
坐劫仞之臺俯視迴明為紫雲之所羅蓋
紫雲靈智極法法雲之色也坐之而逍遙
處太上玉京之場也聖友俱會相與坐蓮
華也積學為真人却述宿習來久而今故
得恬然榮衛和榮衛之法寶智和恬胃府
内和明也永得享受无窮无竟之壽非萬

椿何足比故奚足多也

第六

大道師玄寂 昇僊友無英 公子度靈符
太一捧洞章 舍利曜金姿 龍駕欽來迎
天尊眇雲興 飄飄乘虛翔 香花若飛雪
氛竊茂玄景 頭腦禮金闕 携手遊玉京
大道師玄寂求大道者宜用玄寂之境為
師師寂境於外得无為於内寂境即是无
為无為即是寂境此得大道也此即寂境
為師也故昇仙友无英既與无英為友靈
符自轉在我也无英公子天真號也太乙
帝君以洞章奉我也洞章天中音也舍利
骨也洞章灌我骨相骨相成金容之姿也
龍駕欽然空中來迎縱轡而遊天尊携眇
於我雲興飄飄與我乘虛而同翔也香華

第七

巨空界如飛雲氣熱曉謁茂美玄道之高
梁頭腦禮在金闕内天尊携提執手遊遊
坐玉京也

霧樹玄景園 煥爛七寶林 天獸三百名

獅子巨萬尋 飛龍野鳴 神鳳應節吟
靈風扇奇花 清香散人衿 自無高仙才
焉能耽此心

寫樹玄景園景隨心淨故景成七寶園
今即說景之妙亦是心妙乃設心智而說
景故云玄景園妙心照圓淨之景實成七
寶園樹法界之園園故云煥爛七寶林天
獸三百名自然法獸現於色像為法王獅
子自在故有獅子之名三百名及巨萬尋
者皆極舉員數耳至於名實無數體大無
窮也下列飛龍神鳳皆天獸別名也靈鳳
扇下即說妙智也靈智朗淨風奇勢扇
萬景而成光淨之法香華散人衿於境芥
也下文解出自無有高仙大聖之才智焉
能有耽玩如此之心也

第八

嚴我九龍駕 乘虛以逍遙 八天如指掌
六合何足遠 衆仙誦洞經 太上唱清謠
香花隨風散 玉音成紫霄 五苦一時迸
八難順經家 妙哉靈寶園 興此大法橋

嚴我九龍駕嚴我者以靈寶正智嚴裝洗
飾我五根四心即成六通三明以堪衆魔
之夷塗故九龍駕也故云乘虛以逍遙八
天如指掌六合何足遠乘順會萬物為一
體衆仙太上尊師良友不期自會盡唱誦
空洞謠歌而成教也故云香花隨風散玉
音成紫霄紫霄景象色悉成經故五苦之
在一時隨經迸散亦成經也八難亦然故
云妙哉靈寶園興此大法橋

第九

天真帝一宮 竊竊冠耀靈 流煥法輪綱
旋空入無形 虛皇撫雲璈 衆真誦洞經
高仙拱手讚 彌劫保利貞
天真帝一宮宮身也體自然之道故為天
真自處真帝至一之宅宅帝一宅也萬諸
之體周冠曜靈也身之法體流先煥爛為
法輪綱紀也輪轉合虛元大道旋空入无
形也虛皇衆真欽然而至為大師友撫雲
璈而歌齊誦洞經而成於我也高仙欽手
讚慶成也彌劫保利貞合常也

第十

至真無所待 時或戀飛龍 長齋會玄都
鳴玉扣瓊鐘 十華諸仙集 紫烟結成宮
寶蓋羅太上 真人把芙蓉 散華陳我願
握節徵魔王 法鼓會群仙 雲唱靡不同
無可無不可 思與希微通

至真无所待時或戀飛龍體洽於至真故
能无物而不乘无形而不載故无所待也
時或戀飛龍也長齋洗心既淨自然玄會
於玄都鳴玉扣瓊鐘者有召其法鼓自然
鳴也十華下即衆聖應而會集也吐紫烟
自成自然宮觀也寶蓋者法冠蓋以會太
上自有无量真仙把芙蓉法華幢蓋供養
空生也皆散法智之華陳列成我宿願宿
願成智慧无邊誓願解今陳其願得遂也
握節徵魔王亦遂願斷事也法鼓者即法
智之鼓攝會群神靈唱靡不同也故有无
可无不可思與希微通內明則外用故內
思自通希微也
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終

赤松子章曆卷之一

謹按太真科及赤松子曆漢代人鬼交雜精邪通行

太上垂慈下降鶴鳴山授張天師正一盟威符籙一百二十階及千二百官儀三百大章法文祕要救治人物天師遂遷二十四治數行正一章符領戶化民廣行陰德爾後年代綿遠實章缺失今之所存十得一二又按赤松子問天老平長已丑上章何不報平長答云見扶章齋到天門門閉復問一日一夜何時開何時閉平長具答悉如科文且世人求貢章奏或為家國或為己身或為眷屬或為先亡種種不同具如分別又云人生年命悉有星宿管係若為惡事記名黑簿令人精神恍惚夢寐不安既多過遭更減年算若清心信向之士崇尚道法求色章符奏即罪滅福生增添祿壽先靈遷達顧念從心凡曰奏章先須備信神明鑒燭冀實誠心若都無信即神明不納貢子有慳鄙不捨之心又云章無的信富饒者增之貧窮者減之或有官高富

足之家心希功德而依惜財物便致貧窮之人出信如此亦無益於有為科云有寒棲貧乏之人求請章照師為代出法信舊章雖各

具所用大抵有三天子王公庶人且尊卑不同品目各異不可較混而無分別科云章信之物施散貧窮宜行陰德不可師全用之十分為計師可費入者三分而已天科嚴峻犯者獲罪於三官殃延九祖永為下鬼可不慎之今並次比具有條貫冀行之者知次第焉章信

天旱章

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命素一疋淨席一領筆二管墨二笏五方絲隨方色紙二百四十張銀鏤一雙重一兩二銖香二兩請雨得水過止雨章

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命素一疋淨席一領筆二管墨二笏五方絲隨方色紙一百二十張香一兩錢一十二百文

却蟲蝗鼠災食苗章

附信儀

收除虎災章

解呪詛章

芒繩一百二十尺刀一口五方絲隨方色錢一千一百丈米一石二斗筆一管命素

一疋墨一笏

禳災却禍延年拔命却殺都章

命素一疋錢一千二百文油一斗二升米一石二斗紙二百四十張筆二管墨二笏香二兩果子

本命謝過口啓章

附信儀

飛度九厄天羅章

青絲一百二十尺算子一百二十枚米一石二斗命素一疋錢一千二百文香二兩紙一百二十張油一斗二升筆一管墨一

笏

却三災章

青絲拔命章

命素四十尺米一石二斗錢一千二百文

紙一百一十張筆墨各一算子百十枚

錫人五身香一兩油一斗二升

疾病醫治章 開信儀

疾病困重收滅災邪拔命保護章 開信儀

扶衰度厄保護章

命素一疋米一石二斗錢一千二百文油

一斗二升香一兩紙一百二十張筆一管

墨一笏

謝土章 開信儀

却虛耗鬼章 開信儀

言功安宅章 開信儀

斷瘟毒疫章 開信儀

斷魁泉章 開信儀

解天羅地網章

命素一疋錢一千二百文白米一石二斗

油一斗二升香一兩紙一百二十張朱繩

一百二十尺釧子一素練一兩筆一管墨

一笏

驛馬章

亦云開度章金人一身五方絲各一疋紫

素巾牙笏一冠一衣一領幘一筆墨算子

紙青絲席一書刀一水履一紫傘蓋一錢

一千二百文米一石二斗命素一疋油香

謝五墓章

黃縐一疋白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錢

一千二百文筆一管紙一百二十張墨一

笏香一兩果子

解五墓章

錫人五形米一石二斗錢一千二百文命

素一疋墨一笏油一斗二升紙一百二十

張筆一管算子一百二十枚

謝先亡章 開信儀

保胎章 開信儀

催生章 開信儀

小兒上光度化章

米一石二斗錢三百六十文命素一疋紙

一百二十張

保嬰章章 開信儀

斷亡人復連章 開信儀

疾病謝先亡章 開信儀

疾病破棺章 開文

白素四十尺金人一形刀一口斧一張鑿

一大槌一鋸一炭三十斤木衡一雙鐵一

紙一百二十張錢一千二百文筆墨一副

油一斗二升

收除火災章

五方絲五疋素絹一疋銀鐲一雙錢一千

二百文墨一笏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

紙一百二十張筆一管席一領絳巾一丈

二尺

甲子巧過章 開文

上清言功章 開信儀

三五雜錄言功章 開信儀

絕泰山死籍言功章 開信儀

遷達先亡言功章 開信儀

百姓言功章 開信儀

收怪章

扶衰章

斷傷章

斷官章

大斷骨血注代命章

斷土章

拔厄章

救難章

斷墓章

斷子注章

解一身羅網章

拔墓章

拔天河章

拔三十六獄章

初化除罪章

求子章

夫妻積病療治章

產後疾病首罪乞愈章

夫妻與氣相應首過章

暴病諸官一時相付章

家道穢軀純子請宅乞祐章

宅中先怪歸命乞丐白章

疾病牒所犯移徙諸忌請官救章

疾病歸化心口有違改更乞恩章

諸官收捕妄作一法章

夫妻離別斷注消怪章

違犯科要首謝乞原章

已上二十章皆開文

右同用白素四十尺白米一石油一斗香

一斤紙一百張筆一雙墨一笏書刀一口

席二領布巾五尺

憂厄困辱謝過解脫章

金銀一雙書刀一口紙一百幅筆二管墨

一笏米五斗席二領香五兩

始覺有疾首罪乞恩章

錢百一十米三斗紙百幅筆二管墨一笏

香一兩席一領書刀一口

疾病累日謝醫救治章

紙百幅筆二管墨一笏書刀一口米三斗

香一兩席一領錢一百二十文

斷瘟疫章

紙百幅香三兩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

席二領油一斗錢七十文繒一丈二尺隨

家口多少各別

請雨章

油三斗六升筆二管墨一笏紙百幅米砂

一兩香三兩席二領米五斗錢三百六十

五文

疾厄斷除冤訟拔危保安章

紙三百張油三斗青絹四十尺筆一管墨

一笏香五兩米五斗席二領書刀一口

解九五元辰厄會章

白米石二席四領油一斗二升絳繒一疋

無者用紙百張筆二管墨二笏書刀一口

算子百二十金銀一雙香二斤絳繩三種

每種九條百二十尺厄重者五色絲各三

兩

請晴章

蠟五斤筆二管墨二笏紙百幅米砂五兩

書刀一口席二領米五斗

解八卦元辰大厄章

白素四十尺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書

刀一口素絲五兩金銀一雙重二分錢一

千二百亦可六百或三百八十四文算子

百二十紙百幅香一十三兩筆二管墨一

笏席二領書刀一口

退盜章

五色左繩隨方丈數青紋九十尺大刀一口紙一百張筆墨一副香三兩席二領書刀一口米五斗

入居改易不利大小謝宅章

紙百二十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五方絲各隨方數蠟五斤席二領米五斗錢百二十文香三兩

新居恐懼鎮宅章

黃繒十尺錢百二十文米五斗席二領紙百幅筆一管墨一笏香三兩書刀一口

虛耗光怪斷絕殃注章

紙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席一領油一斗黃布一十四尺白米石二香二兩

解釋三曾五祖塚訟章

米五十斤燒及作散法在後十五斤二十五斤亦得黃布五丈米一石五斗紙一百張墨一笏筆一管香一兩席一領官私訟謫死病相連斷五墓殃注章

紙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席一領油一斗黃布二十四尺米一石二斗朱砂一兩香一兩

數夢亡人混涕消墓注章

黃布五丈白素四十尺油三斗六升紙一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香三兩朱砂二兩

宅中怪異小驅除章
紙五十張筆一管墨一笏米三斗席一領香一兩錢七十二文

喪葬後大驅除章
紙一百張筆二管墨一笏書刀一口香一兩席一領米三斗錢百二十文朱砂一兩

縮十尺
病死不絕銀人代形章

銀箔人隨家口多少一人一形銀無用錫人或錢九十九泰章後投水中紙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米五斗香二兩縮一丈一尺

疾病多怪收捕故氣章

桃符六十枚板長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赤小豆九斗左繩百一十尺大刀一口紙百張筆一管墨一笏席二領香三兩書刀一口

疾厄沈滯解二十四獄章

青紋二十四尺香三兩紙一百張筆一管墨一笏米五斗刀一口席一領拔五獄救疾章

素絲三兩金銀一雙香十兩紙百張筆一管墨一笏席一領米五斗書刀一口解五斗閉繫災絕拔命章

白素四十尺素絲三兩金銀一雙墨二笏筆二管紙二百張香五兩米五斗書刀一口

夢見亡人閉繫大遷違章

素絲四十尺紙一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油一斗席二領香三兩錢百一十文米五斗

夢見亡人愁恨小遷違章
紙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油一斗

香二兩席一領米三斗錢百二十文
服滿後遷請恩章

紋綉四十尺紙百張筆一管墨一笏米五
斗書刀一口油一斗香七兩席二領錢一
百二十文

解呪詛章

錢三百二十六文命絲隨年數紙一百張
筆墨各一副米五斗席二領香五兩書刀
一口

解五方呪詛章

錢三百六十文命絲隨年數紙一百張筆
一管墨一笏米三斗席二領香五兩書刀
一口五色絲隨方數

乞子章

油一斗四升米二石四斗紙一百張筆一
管墨一笏米砂二兩書刀一口席一領命
索一疋錢一千二百文香五兩
銷口舌辭謗章

蠟三斤炭五十斤錢百二十文米三斗席
一領香五兩紙五十張筆墨一副書刀一

口
解厄延命章

米九斗油七斗錢一百二十文紙一百張
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香一兩席二領
積病忽劇急請命章

白素四十尺米一石油五斗香二兩紙一
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席二領
延算拔命章

紙一百張筆一管墨一笏香五兩米砂二
兩書刀一口席二領金銀一雙青絲三兩
綃一疋米一石二斗算子百二十枚
錄魂魄章

錢一百一十文席一領米砂一兩香二兩
書刀一口紙一百張筆一管墨一笏米三
斗

度厄保護章

和香五斤席一領紙一百張筆一管墨一
笏書刀一口米三斗
八方大保護章
紙一百張墨一笏筆一管書刀一口綃一

疋米一石二斗油三斗銀銀一雙素絲三
兩和香一斤席二領

五方生養保護章

米一石二斗白素四十尺香五兩席二領
紙一百張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

滯疾進退解羅網章

白素四十尺米一石金銀一雙紙一百張
筆一管墨一笏書刀一口米砂五兩香五
兩席一領

扶衰度厄解羅網章

已上三十九章皆同文

金銀一雙素絲二十四兩白素四十尺米
一石香五兩紙一百張筆二管墨一笏書
刀一口席二領

為天地神祇言功章

三五言功章

除太山死籍章

為先亡言功章

三月一時言功章

三會言功章

鄆都章

米一石二斗炭五十斤油一斗二升著身
衣三事命素一疋香二兩錢一千二百文
紙一百二十張筆一管墨一笏
生死解殮洗滌宅舍章同前集
大醮宅章

五方綵各一疋命素一疋油一斗二升紙
二百四十張錢一千二百文米一石二斗
筆一管墨一笏香二兩
開通道路章

衣服三事錢三百六十文絹巾一丈五尺
衣綿三事紙一百二十張
拔河章同前集
保釐章

油二斗四升白素一疋米一石二斗紙五
貼筆墨各五事雞卵一雙

接算章

青絲一百二十尺算子百二十枚錢一千
二百文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香五兩
命素一疋金銀一雙紙百二十張墨兩笏
筆兩管

大塚訟章二通

沐浴章

解讀章

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

錢二百四十文紫紋四十尺金人一形重

一兩二錢墨一笏紙二百張書刀一口香

十兩席二領米一石二斗筆一管油一斗

朱砂五兩

收魔夢章

為亡人首悔贖罪解讀章

齋亡人衣物解罪讀還違章

減度三陸五苦鍊尸受度適意更生章

出喪下葬章

新亡遷達開通道路收除土殃斷絕復違章

新亡瀧宅逐注却殺章

受官拜章

臨官誼民章

受官消滅妙官章

遷臨大官章

保護戒征章

論三等章

千二百官儀三百大章章中雖各具價值然

數跡來久行之者多有增減所以尋卑雷同

高下不等今抄出三等約為準的

繒綠天子用紫紋疋數王公用本命色大數

庶人用繒繒尺數

鎮錢天子用金錢王公用銀錢庶人用銅錢

根米天子三石六斗王公二石四斗庶人一

石二斗

鎮油天子一石二斗王公六斗四升庶人二

斗二升

用春天子金斤王公半斤庶人三兩五兩

紙筆墨朱砂此物給主者書章起章換易隨

誤應是諸章悉須置辦不可暫闕其餘並依

本例色目不得謬濫違減年算

章辭

凡欲奏章先具辭疏列鄉貫里號官位姓名

年幾并家口見存眷屬男女大小等令依道

科齋某法信於某處詣某法師請求章奏伏

乞慈悲特為關啓辭中或說事意須實而不

天門開時

[illegible]

辰午申戌子寅 <small>開</small> <small>日原</small>	辰午申戌子寅 <small>閉</small> <small>日中</small>	辰午申戌子寅 <small>開</small> <small>日午</small>	辰午申戌子寅 <small>閉</small> <small>日酉</small>
卯巳未酉亥丑 <small>開</small> <small>日未</small>	卯巳未酉亥丑 <small>閉</small> <small>日酉</small>	卯巳未酉亥丑 <small>開</small> <small>日亥</small>	卯巳未酉亥丑 <small>閉</small> <small>日未</small>

五音呈章利用

建日可呈章九通利上開化大道收捕凶殃
 及師忌中時學下殃敗此建日可呈章十二通病分上門
 軍基殃敗此建日可呈章十二通病分上門
 上保護錢財居百時安穩塚基及保護錢財不可用忌戌時平日可呈
 章十七通上保護錢財六畜傷師及不可
 用忌定日可呈章十七通利上五方保護安
 上收除故惡傷長者忌上治病破日可呈章七通利上收百
 傷病者忌五時危日可呈章十二通
 基絕也利上度星解七人復連先世幸遠成日可呈
 子孫不上安宅陽六畜忌卯時
 章十八通利上錄署保護大小治病不收日
 可呈章百二十通上通行人不還忌辰時
 時開日可呈章百二十通利上收除故惡
 東精室中魁離神之死閉日可呈章五
 通利人復連六畜忌戌時命
 不上保護大小傷村忌未時

五音利用

宮音屬土長生申七月沐浴酉八月冠帶戌九月
臨官亥十月帝壬子十一月衰丑十二月病寅正月死
卯二月墓辰三月絕巳四月囚死午五月廢休未
六月破殺寅卯本音亥子刑殺亥子季殺丑未
商音屬金長生巳四月沐浴午五月冠帶未六月
小臨官申七月帝壬酉八月衰戌九月病亥十月死子
十一月墓丑十二月絕寅正月囚死卯二月廢休辰
三月本音申酉破殺寅卯刑殺巳午季殺辰戌
角音屬木長生亥十月沐浴子十一月冠帶丑十二月
小臨官寅正月帝壬卯二月衰辰三月病巳四月死
五月墓未六月絕申七月囚死酉八月廢休戌
九月本音寅卯刑殺申酉季殺丑未
徵音屬火長生寅正月沐浴卯二月冠帶辰三月
臨官巳四月帝壬午五月衰未六月病申七月死酉八月
墓戌九月絕亥十月囚死子十一月廢休丑十二月
本音巳午破殺子亥刑殺申酉季殺丑未
羽音屬水長生申七月沐浴酉八月冠帶戌九月
臨官亥十月帝壬子十一月衰丑十二月病寅正月死
卯二月墓辰三月絕巳四月囚死午五月廢休未
卯二月墓辰三月絕巳四月囚死午五月廢休未

本音亥子破殺巳午季殺丑未

六甲旬天門開時

甲子旬辰時天門開 甲戌旬寅時天門開

甲申旬子時天門開 甲午旬戌時天門開

甲辰旬申時天門開 甲寅旬午時天門開

上章吉日

甲午吉利甲戌大吉甲申吉乙未乙亥丙午

丁丑丁巳戌子巳亥巳卯巳酉巳未庚午庚

子庚辰庚戌庚申辛巳辛卯壬午壬子壬辰

癸卯癸未癸丑並吉

正月十一日二月三日十八日三月七日九

日四月十五日五月二日五日六月三日十

三日七月一日十七日八月二日八日十八

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四日十六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五德日

甲辰丙辰甲午 已上三月可期

天願日

已丑此日求心善 甲辰乙巳 此日名天生日

修齋吉日

每月三九十一十七十八二十四二十七

已上齋日大吉此日今人歡樂功德三元八

成就齋主長生主人受福師得仙通

即甲子庚申三會五臘十五本命行年四始

修齋大吉

已酉壬申庚辰壬子辛未甲寅戊子癸丑巳

丑丙申壬辰甲午乙亥丁酉庚子丙午丙辰

庚申甲子乙丑庚午癸酉甲戌乙亥巳卯辛

巳甲申乙酉丁亥甲午乙未甲辰丁未庚戌

戊申戊午己未辛酉癸亥丁卯壬午己丑辛

卯丁巳上件

建滿平定成收閉

六甲章符日

甲子上章凶設醮書符吉

乙丑章符凶醮吉

丙寅章醮凶符損三人

丁卯章醮吉符鎮宅凶

戊辰章醮符凶

已巳章符吉醮凶

庚午章醮符吉

辛未章吉醮符凶

壬申章符凶醮吉

癸酉章符凶醮吉

甲戌章醮吉符五人凶

乙亥章醮吉符二人凶

丙子章醮符吉

丁丑章吉醮凶符妻凶

戊寅章醮凶符吉

已卯章凶醮吉符中子凶

庚辰章吉醮凶符奴婢凶

辛巳章醮吉符凶

壬午章醮吉符失火

癸未章吉醮凶符得財

甲申章醮吉符宅得財

乙酉章醮吉生貴子符凶

丙戌章醮吉符益財

丁亥章醮吉符中子吉

戊子章醮符吉

已丑章醮符吉

庚寅章醮吉符凶鬼不去
 辛卯章吉醮符凶鬼不去
 壬辰章吉醮符凶鬼不去
 癸巳章醮吉符傷母鬼不去
 甲午章醮吉符王凶鬼不去
 乙未章吉醮凶符失火鬼不去
 丙申章醮吉符凶鬼不去
 丁酉章凶醮吉符小子鬼不去
 戊戌八靖忌醮符不帶二人鬼不去
 己亥章符吉醮救婦鬼不去
 庚子章醮吉符失火鬼不去
 辛丑章吉醮凶符女子鬼不去
 壬寅章符吉醮凶鬼不去
 癸卯章符吉醮凶鬼不去
 甲辰章凶醮符吉鬼不去
 乙巳章醮吉符家長凶鬼不去
 丙午章醮凶符婦鬼不去
 丁未章醮吉符子鬼不去
 戊申章吉醮凶符得財鬼不去
 己酉章醮吉符長子凶鬼不去

庚戌章醮吉符凶鬼不去
 辛亥章凶醮吉符必關鬼不去
 壬子章醮符吉鬼不去
 癸丑章醮符吉鬼不去
 甲寅章醮吉符二人凶鬼不去
 乙卯章醮吉符得財鬼不去
 丙辰章醮吉符得財鬼不去
 丁巳章醮吉符鬼不去
 戊午章醮符吉鬼不去
 己未章凶醮吉符二千石鬼不去
 庚申章醮吉符凶殺三人鬼不去
 辛酉章醮吉符凶鬼不去
 壬戌章吉醮凶符鬼不去
 癸亥章醮吉符凶鬼不去
 右六甲章符厭百鬼等日宜細看之

赤松子章曆卷之一

赤松子章曆卷之二

受道倍日

正月二月 子日五十倍 丑日四十倍 寅日三十倍 卯日二十倍 辰日十
 日七十倍 未日七十倍 申日七十倍 酉日七十倍 戌日七十倍 亥日七十倍
 五月六月 子日五十倍 丑日四十倍 寅日三十倍 卯日二十倍 辰日十
 日七十倍 未日七十倍 申日七十倍 酉日七十倍 戌日七十倍 亥日七十倍
 九月十月 子日五十倍 丑日四十倍 寅日三十倍 卯日二十倍 辰日十
 日七十倍 未日七十倍 申日七十倍 酉日七十倍 戌日七十倍 亥日七十倍
 十一月十二月 子日五十倍 丑日四十倍 寅日三十倍 卯日二十倍 辰日十
 日七十倍 未日七十倍 申日七十倍 酉日七十倍 戌日七十倍 亥日七十倍

書符式

凡欲書符先向王方叩齒勒銕水存七星呪
 噴了啓曰

元命真人唐葛周三將軍今有男女某甲疾
 病告訴向臣求乞救護臣謹依道法以道真
 符與某甲吞帶當願勅下真官直符使者百
 千萬重道氣隨禁降入符中行神布氣搜索
 邪精誅戮鬼賊救濟天人次存思案前五色

真氣真氣上左右有直符童子朱衣青裙案前有一行符將軍朱衣玄冠佩劍持鉞斧左右各有一直符黃冠黃裙緋褐執劍我面前有左日右月去面九寸日月光芒覆朱蓋頭上七星星在頭冠在朱蓋上卑口三云合明天帝曰了存朱筆為騰蛇便閉氣書符

凡書符之法先以青墨郭外四周乃以丹書符文於內若無青墨丹亦可用

若書治邪病符當用虎骨真朱合研研畢乃染筆書符呪曰

謹勅臣身中五體真官魂為天父魄為地母頭為雷公髮為黑雲頂為明星腦門為朱雀眉為麒麟眼為日月鼻為虎貪上唇為風伯下唇為雨師舌為九州都督喉為九層樓臺左頰為東王公右頰為西王母耳為仙童遠聽項為天柱肩為金剛肘為力士左臂為瑤璣却伏大將軍右臂為玉衡破伏大將軍掌為火車指為甲卒肝為青帝肺為白帝心為赤帝腎為黑帝脾為黃帝腸為黃龍膽為太一膀胱為河伯血為水官筋為天綱骨為地

網毛為天羅足為白馬前步三官各領七千萬眾乘駕大車並從臣身中出助臣書符行炁破殺兇魔魘魘惡鬼邪炁急急如太上口勅律令

甲子旬 治病使者領炁功 甲戌旬 治病使者
曹子時太上運治 甲申旬 治病使者 曹中時太上運治 甲午旬 治病使者
戌時太上運治 甲辰旬 治病使者 曹食時太上運治 甲寅旬 治病使者 曹平明太上運治

右凡書符取此時乞願符禁迅速

書章法

書章筆硯勿雜用研墨左轉四十九重磨亦然以聞去再拜下一寸臣姓去以聞隔三行太清去臣姓三行太歲去太清三行若書章已成而有小事經年不可上若未下細字經月可上細字上度三寸五分中度四寸五分下度五寸不得過此今人多言一寸五分非也章至太歲紙盡不可上若有主行即可若兩行可金紙續之錯誤脫字小章不過三字大章以意量之書量上讓八分下通蟻走書章以巾敷案上不得令著牀勿以衣著章上

及落地書章入靜不得常人亂開論及他事臭穢之言書章不得以筆點水中及口當閉口不得有所食及氣衝書章淨洗手向北書身經穢穢不得書章書不得敗字不成紙不得破裂不得飲酒食肉薰穢當整理衣冠不得裸露書章當須匍匐恭敬不得踣踞書章畢先校讀一遍然後奏之臣字不得上行頭不得懸生露死鬼字不得居行首不得抽破人姓名不得令人竊讀觸動太清日月不得預下當在臨時若急事上章當用朱筆題署

若上逐鬼章當朱書所上正一弟子姓名若治邪病章用青紙三官君吏貴在青色若疰氣鬼病作繫鬼章朱書青紙章奏了於治中燒和真朱二分搗和密為丸平旦入靖再拜服之垂死皆活莫令人知若因病入靖書章即四面燒香火

三元日

正月十五日上元 七月十五日中午元

十月十五日下午元

右伴天地水三官檢校之日可修齋祈福

三會日

正月五日上會

七月七日中會

十月五日下午會

右此日宜上章言功不避疾風暴雨日月昏晦天地禁閉其日天帝一切大聖俱下

同會治堂分形布影萬里之外響應齊同

此日上章受度法錄男女行德施功消災散禍悉不禁制

又女青鬼律云天會丙午地會壬午人會壬子日會庚午月會庚申星辰會辛酉五行會

甲辰四時會甲戌天節甲午地節甲申人節甲子

右已上日可立功德乞福大吉

子時相破

子時破午午時破子凡答醮宜用子午二時

若值相破及斗繫在子須避子在午須避午

若急疾亦得或避得為佳

奏章向背

日中奏章向東夜奏向北又云白日受度向東破契子午請命星宿急疾章皆向北存大

帝自非星宿太章登壇太事并收捕驅除急

章不煩露上治病向鬼門消災厄向地戶求

長生向天門求富貴財利向地戶消口舌呪

詛向人門厭虎向寅地厭蛇向巳地

又曰作福延年消災厭病宜東向解墓陰責

開心聰明過度災厄宜西向疾病垂死章符

治數宜北向治身養命求乞富貴宜南向上

章謝罪宜北向正月五月七月九月治病不

向東四月八月十二月治病不向南七月三

月十月治病勿向西二月六月十月治病勿

向北

右已上向背章符治病不得越錯如違依

科奪算

逐月詣宮

正月十二月上詣太上虛元丈人宮二月上

詣太上玄老仙都宮三月上詣太上三

天太清宮五月上詣太上重道宮六月七月

上詣太上九炁文昌宮八月上詣太上天帝

宮九月十月上詣太上天道宮十一月上詣

太上侍中左右監神諸將軍宮閏月隨月宮

上詣太上金華太歲宮或隨前月

逐日詣曹

一建王曹治赤虛宮二日太素曹治太微

宮三日太微曹治北平宮四日都正曹治太

清宮五日正一曹治東明宮六日玄一曹治

上明宮七日太素曹治高靈宮八日靈集曹

治紫微宮九日丹靈曹治待春宮十日太清

曹治武靈宮十一日三水曹治素女宮十二

日月錄曹治巨野宮十三日清叙曹治西明

宮十四日玄正曹治上絳宮十五日中都曹

治曲平宮十六日司非曹治北府宮十七日

司姦曹治南真宮十八日統攝曹治東明宮

十九日統錄曹治西靈宮二十日監考曹治

司命宮二十一日監司曹治陽明宮二十二

日典考曹治太陽宮二十三日司官曹治少

陽宮二十四日玄元曹治太陰宮二十五日

太玄曹治少陰宮二十六日都司曹治北辰

宮二十七日都候曹治太白宮二十八日直

使曹治林明宮二十九日司直曹治陽明宮

三十日集都曹治啓明宮一云典者曹

月忌

正月庚申^又二月辛酉^又三月甲戌^又
日四月癸亥^又五月壬子^又六月癸丑^又
又七月甲寅^又八月乙卯^又九月甲辰^又
又十月丁巳^又十一月丙午^又十二月癸未^又
又戊辰庚辰壬辰乙巳辛巳
癸巳巳巳丁巳
已上不可章醮

弦望式

上弦八日九日下弦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大
月八日二十二日小月九日二十三日不可
用

天羅地網

戌亥為天羅辰巳為地網子午為中宮寅申
為算盡丑未為五墓

右章醮推人年命切須看之

血忌

正丑二未三寅四申五卯六酉七辰八戌九
巳十亥十一午十二子
右十二月血忌日不可用

九空

正辰二丑三成四未五卯六子七酉八午九
寅十亥十一申十二巳
右十二月九空日不可用
天狼籍日

道父母

丙寅丁卯道父忌 丙申丁酉道母忌
戊辰戌戌南帝忌 壬辰壬戌北帝忌
右巳上日不可燒香啓奏

天官朝禮天門

正月二日二月九日三月十日四月十一日
五月十一日六月十一日七月二日八月十
三日九月十三日十月八日十一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三日閏月十一日

右件日不可拜章

推半擊時

建日忌申時 除日忌酉時 滿日忌戌時

平日忌亥時 定日忌子時 執日忌丑時

破日忌寅時 成日忌辰時 收日忌巳時

開日忌午時 閉日忌未時 危日忌卯時

右巳上日斗擊下時不可上章治病

每月凶妨

正庚申二辛酉三庚戌四癸亥五壬子六癸
丑七甲寅八乙卯九甲辰十丁巳十一戊午
十二丁未

右十二月此日不可上章害師

四時凶日

春三月酉夏三月午秋三月亥冬三月子
右四時日不可上章害師

上章香煙

凡上章先看香煙南轉向東病者難差直起
還衝大吉煙遠身師與章生俱有罪過煙上
中滅病者死煙細從四邊起生人有二心不
捐誠

十二時辰

正月四月七月十月雞鳴食時未戌^{神在平}
旦禹中申亥^{神在日}八午酉子^{神在二月五}

月八月十一月卯午酉子神在雞鳴辰未戌
神在寅巳申亥內神在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
寅巳申亥神在卯午酉子辰未戌神在戌

右十二月十二時辰所在不可犯

陰殺所在

正月在寅神在巳二月在巳神在午三月在午神在未四月在未神在申五月在申神在酉六月在酉神在戌七月在戌神在亥八月在亥神在子九月在子神在丑十月在丑神在寅十一月在寅神在卯十二月在卯神在辰

右十二月此日陰殺可避之

天醫所在

正丑二庚三壬四庚五壬六丙七壬八酉九丙十申十一丙十二辛

右十二月天醫所在若欲收擊治病常從

天醫上來大吉

天網忌用

正月巳時後天網加鬼門二月未時後天網加鬼門三月午時後天網加鬼門四月巳時後天網加鬼門五月辰時後天網加鬼門六月

月卯時後天網加鬼門七月寅時後天網加鬼門八月丑時後天網加鬼門九月子時後天網加鬼門十月亥時後天網加鬼門十一月戌時後天網加鬼門十二月酉時後天網加鬼門

右天網頭所在

正月在未二月在申三月在酉四月在戌五月在亥六月在子七月在丑八月在寅九月在卯十月在辰十一月在巳十二月在午

殺師忌日

正月巳四日十六日二十一日二月寅五日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三月酉六日十二日二十七日四月申一日八日十三日十五日五月辰六日十四日二十三日六月戌七日十一日二十二日十九日七月未七日十五日二十三日八月丑二日十一日十四日二十六日九月午六日七日八日九日二十五日十月寅二日七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一月卯二日九日十二日十三日二十

五日十二月酉四日七日二十日二十八日
右天殺日上章避之

宅神將軍遊

正三三月遊四五六三月遊七八九三月遊
方十一十二三月遊

右將軍遊方不可犯之

宅神遊去來

壬戌去甲子丁卯去辛未戊寅去壬午丙戌去庚寅丙申去辛酉戊申去辛未甲寅去乙未

右宅神遊去來若離宅神在有福

河伯土公遊

甲子北遊七日庚午甲戌東遊十日甲申午南遊七日庚子甲辰西遊十日甲寅

右謝土過神在即有福

將軍太歲遊

甲子東遊五日乙巳丙子南遊五日辛巳子西遊五日乙巳壬子北遊五日丁巳戊子中宮遊五日庚辰
右將軍太歲去來切須避之

凡宅神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天正月五日下午三月未上天四月二十七下五月未上天六月二十七下餘時並在宅又云宅有二十四神甲乙丙丁庚辛壬癸

右已上章醮請乞過神在請福無不應矣

天狗下日

正亥二子三丑四寅五卯六辰七巳八午九未十申十一酉十二戌
右天狗下日不可用之

太歲天狗下食

歲在子狗在寅下食卯時巳未歲在丑狗在卯下食辰時午申歲在寅狗在辰下食巳時未酉歲在卯狗在巳下食午時辰戌歲在辰狗在午下食未時巳酉歲在巳狗在未下食申時辰午歲在午狗在申下食酉時巳未歲在未狗在酉下食戌時辰午歲在申狗在戌下食亥時巳未歲在酉狗在亥下食子時辰午歲在戌狗在子下食丑時巳未歲在亥狗在丑下食寅時辰午

右太歲天狗下食章醮宜須避之

十二月天狗

正在亥食巳 二在子食午 三在丑食未
四在寅食申 五在卯食酉 六在辰食戌
七在巳食亥 八在午食子 九在未食丑
十在申食寅 十一在酉食卯 十二在戌食辰
右每月天狗下食時不可醮祭鬼殺人上章即通但取其方上土泥鼠穴及蠶室四壁大吉利

十二屬凶時

子生人不用午時 丑生人不用未時
寅生人不用申時 卯生人不用酉時
辰生人不用戌時 巳生人不用亥時
午生人不用子時 未生人不用丑時
申生人不用寅時 酉生人不用卯時
戌生人不用辰時 亥生人不用巳時
右已上神相衝章醮不用
帝醮殺日
正丑辰戌二寅辰巳三丑卯午四辰未五丑巳未六卯巳未七丑卯未八寅酉戌九子丑巳未六卯巳未七丑卯未八寅酉戌九子丑

卯戌十巳午十一子丑辰巳申戌亥十二子丑辰戌

右已上十二月殺日不可用

六甲存恩

甲子仇明主入水 甲寅成隆主入病 甲辰林車主入官 甲午監兵主入關 甲申益章主入 甲戌張先主入大
右六日存神思之

六合日

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子與丑合

天地閉塞日

壬為六塞日癸為六閉日又云甲癸不通章醮

右章醮避忌此日不用

天父日

三日九日十五日二十七日

右此四日不上章

天母日

四日十日十六日一十八日

右此四日不上章

四季日

春寅午戌夏巳酉丑秋申子辰冬亥卯未

右此日不上章及書符

五臘日

王長謂趙昇真人曰子知五臘日乎趙昇真人曰吾於鶴鳴洞侍右闕先師與鬱華真人論之五臘日者五行旬盡新舊交接恩赦求真降注生氣添神請算之良日也此日五帝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嶽四瀆三萬六千陰陽校定生人延益之良日也學道修真求生之士此日可齋戒沐浴朝真行道今故明傳妙旨可宜勤行之

正月一日天臘五帝校定生人神氣時限長先七昇達玄祖其日不可重神海洞五月五日地臘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衰成外溢可謝罪家請易官爵其日不可重神海洞七月七日道德臘五帝校定生人骨體林威學業福祿氣休休祭先亡其日不可謝罪請食寒酸鹹菜野蔬臘五帝校定生人理髮剪骨十月一日民歲臘五帝校定生人病軀重其日可謝

多食粒器神職可行道禮并燒香十二月王侯臘五帝校定生人處所受福分降延年益壽安度百神易名位迴改貧乏沐浴此日不得乘會飲樂可清淨行山林有壇處之安行道有念三魂七魄不得經日即是

誠惶誠恐

科云應是諸章悉合著誠惶誠恐之語如違奪算

稽首再拜

科云小小疾病事事從輕上章只合言日某稽首再拜上言章後亦如此如違奪算

頓首死罪稽首再拜

科云疾病困重事情迫切上章云臣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上言章後亦如此若違奪算請官

請官

太真科曰諸疾病先上首狀章不愈即上解考章不愈上解先亡罪誦章不愈上還達章若沈沈上却殺收注鬼章若頓困上解禍惡大章不差上解五墓誦章不差上扶衰度厄大章不愈上還魂復魄章不愈上安墓解五

土耗害章不愈上安宅鎮神驅除收鬼章不愈上分解中外大考章若危急上于午請命并却三官死解章若進退上仰謝三十二天章大危篤上續命文晚又拔命又獨解復運又五燈又二十八宿又分解先亡大注八十

一章若無此災疾不得妄求此章犯者二刑論二刑者科路修橋五刑論者誦輸天師佑一刑掃路二十日二刑掃路二十日若言一紀是一年若言算云十日或為一日一算一若大事言功可三四百字垂死言功可五百字小小可止一二百字耳多則正氣器散吏

兵敗事

若有急上章當上請天昌君黃衣兵士十萬人亦可入靖東向口請令收家中百二十殃怪中外強拜十二刑殺鬼

若面目有患當上章及入靖請天明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在南宮下治面上諸疾

若逆上氣吐下青黃赤白五瘟五毒六魁六鬼當請比星大機君官將百二十人在六宮下為治之

右腹心脹滿小腸拘急帶下十二病之鬼當

請封離君官將百二十人令治之

若腹內飲食不消結堅淋瀝不愈者請赤素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之

若氣逆絞急腹中堅硬不下飲食請五衡君官將百二十人在大丘宮下為治之

若吐逆當請五衡君官將百二十人在太平宮治之

若小腹脹滿請九河北海君官將百二十人在河元宮治之并井竈鬼為病者請王法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在五姓宮制滅治之若癰疽請九集君官將百二十人在西玉宮治之

若瘦瘦骨消肉盡垂困者請陽秩君官將百二十人在左右百二十人治之

若益壽命請南上君官將百二十人在倉果宮令延年不死

若久病著牀困苦者請須臾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之

若家中強鬼令厭絕精崇者請石仙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令制之

若欲斥逐故炁斷絕鬼症却死來生却禍來禍請益天將軍十萬人令捕治之

若欲收捕眾老之精侵犯家中者當請上元士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令收執之

若犯行年本命太歲土五墓辰建破當請制地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下其宮制滅之

若家中有考訟鬼不正之炁致不安穩請胡君官將百二十人令解散斷絕之

若家中多死喪注身中刑害請運炁解厄君兵七十萬人治之

若家中有五墓之鬼作祟傷鬼往來者請無上高倉君兵七十萬人使收治之

若家中火復注者請無上天君兵十萬人斷絕之

若欲破房廟坐席椅鬼邪物者請平天君官將百二十人在比朔宮治之

若欲學神仙而輒軻疾病注連沈滯請虛素天精君赤衣兵士十萬人在天柱宮以制鬼滅禍却赤天之氣

若家有惡鬼不肯散故為者請赤天食炁君

官將百二十人治之

若家中壞坎不安夢寐亂錯魂魄不守請收神上羽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治之

右請官治病以應二十四神身中之官也官將及吏兵人數悉道家三炁應事所感

作也非天地生人也此精誠發因物致感所以炁作而成吏兵也其餘官號在千二百官儀此二十四正號以應體中二十四

神有急當隨事稱之皆驗也亦可入靖燒香口啓四方請求救也

封章法

凡章讀了置奏案以書刀朱筆鎮上次捺復畢如法緊卷以香度過仍以金紙封之題云謹謹詣虛死自然金闕玉陛下下具所受法位秦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治左平炁門下版署三品大都功兼左廉察祭酒赤天三五步綱元命真人臣某謹封次入函以青絲三道纏然後以蠟填印池用九老仙都之印印之次以青紙外封先以朱點上下不得顛倒然

後封兩頭題作金字朱書各以印印之

外封題云奉為大道弟子具官銜姓名為某
事請拜某章若干通謹詣三天門下請進三
天門下字須平寫請進字於三天門下側注
次題法位如前某中謹封謹封處以印印之

殮穢

科曰家有死亡無論大小婦人生產大喪殮
一百日生產女子傷身殮一百日入產婦房
殮三日小兒及奴婢死殮一月六畜死殮一
日在外即無殮葬喪四十日大功總祔月內
殮出月即解往喪家哭泣其日殮久喪無殮
喪家祭食產婦三日及滿月之食並不可喫
右已上諸殮不可修齋設醮上章如在別
處遇者但以符水解之

存思

科曰操復畢便於案前伏地便存赤紅炁從
已心中出上昇天儀頃如經歷百里赤紅炁
路陽蕩兩邊無瑕翳惟多寶樹忽見一黃道
即日月黃道也直過黃道五六里遙見紫雲
隱隱直到紫雲見天門門度一丈八尺諸侍

衛悉佳唯與周將軍及直使功曹傳章玉童
擊章表至闕門之下西謁見正一三天法師
姓張名道陵載拜訖具陳章表事由天師九
拜即往鳳凰閣門之下入須臾有一仙童朱
衣玄冠出就傳章玉童手中接章表入少頃
復出引入見

太上太上著九色雲霞之帔戴九德之冠當
殿而坐左右二玄真人侍衛又見太一著朱
衣玄冠呈

太上章表

太上一覽太一承

太上意署太清玉陛下作依字了又見一仙
童收章表於右陛分付今日日直曹官使心
載拜辭

太上出門又載拜辭天師同奏章真官拈鐸

而迴至奏章之所便起稱以聞

要安吉山

要安日章醮諸天來降生人受福大吉
玉堂日章醮諸天歡樂福慶延永大吉
金堂日章醮諸天降靈延年益算大吉

龍虎日章醮諸天不降少福

罪至日章醮諸天煩惱有理不申大凶

敬心日章醮諸天歡悅神靈鑒納獲福

普護日章醮諸天降福福慶甚多

福生日章醮諸天並集欣悅大吉

受死日章醮諸天書罪主人受殃大凶

聖心日章醮諸天校福延益之日大吉

益後日章醮諸天喜樂開度萬民大吉

續世日章醮諸天開泰求乞得福

右要安等日以十二月傍通逐月看十二

辰即定知吉凶日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要安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午子未申寅

玉堂卯酉辰戌巳亥午子未申寅寅

金堂辰戌巳亥午子未申寅寅寅

龍虎巳亥午子未申寅寅寅寅寅

罪至午子未申寅寅寅寅寅寅寅寅

敬心未申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

普護申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寅

福生酉卯辰戌巳亥午子未寅寅寅

受死戊辰亥巳子午未寅申卯酉
聖心亥巳子午未寅申卯酉辰戌
益後子午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
續世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午子

藏章故本

太真科曰為人奏章竟諸小章復鑪畢即卷
付函齋出別舉諸大章一時取之舉錄如法
若應燒者復鑪前燒之若在他處將章歸題
署封緘不得泄露蟲鼠及貨易取利違
太上勅命蓋章中有真官位號鬼神姓名靈
祇秘訣不可汚辱章皆有正本傳為校定分
明切不可用故本事狀不同請宮殊異俗人
家不得輒留章本違犯五刑論

斷章

太真科云上言謹按文書臣某治依法修行
宣揚道氣請召真官救護萬姓所奏章表應
燒不燒者緘封箱閣卷束積多法不得散恐
蟲鼠所犯漏濕爛敗有所遺落從來謹遵不
敢違旨即日依科隨斯斷真自某年月日合
有如干通於某淨壇淨處火化煙通升靈降

悉布吉降凶謹請直使正一功曹治中虎賁
威儀餘下伍百各二人校尉十二人功曹主
簿幹佐小吏金光童子各五人中部章督郵
從事使者各二人同時監臨對共料省焚除
慶故采納光新原赦臣某愚短不及之愆乞
前所印寫永登天府後所奏聞悉免寒池諸
官證明獎助有功依都章言功不負効信恩
惟

太上分別求京

斷章通數不同蓋時有豐儉法有行藏藏
時少行時多計滿百通為斷如前文每年
至十月為斷

奏章案

案長二尺四寸闊一尺二寸高八寸仍須曲
脚以栢木楠梓為佳今人多用高案直脚者
此並非法違科奪算

天老問三皇

天老問三皇曰何以用戊戌作符三皇對曰
戊戌者天門也戊者土中宮君像也天帝常以
戊戌日從天門來遊觀見此日作符歡悅賞

賜所願戊者土也必得官爵封侯食土邑矣
用午時佩之午為太陽之精純金之光也金
紫高位之像

避忌

科曰上章醮弟子不得殺生違減算二紀
上章家中大小雞犬不得喧雜違罰算一紀
大風大雨連綿風雨不得上章違罰病一年
身有六疾不得與上章違奪算三紀
上章不得食酒肉五辛違奪算一紀

禁戒

禁曰上章宮曹請官不得越錯
犯穢不得入治
見殮不得入江河山林藪澤
六畜生產未滿七日不得入治
小兒未滿百日不得入治
六畜生子未滿月不得入治章醮信物不得
假借於人不得於治中燒諸臭穢毛羽皮角
入治皆須恭肅禮拜不得傲誕
入治不得指斥形容妄說非法言語戲笑
治中不得裸露形體

曉信當須散於道民詣治請章赦疾厄當須東帶履版恭敬叩頭自陳本末不得假誕

狠戾高聲自貴犯三刑論

今日父有疾厄兒受天師大治在身父當冠帶巾褐叩頭捧頰子方入治奏章

今日父子求請不如法父子犯三刑論兄弟

今日婦受治職夫有急厄當須東帶履版叩頭如法婦乃入靖奏章

今日夫請不依法坐二刑論婦宣令不明坐三刑論

今日親伯叔疾厄子姪治錄在身求奏章如父子法

今日舅姑姨疾厄請子孫上章如伯叔子姪法

今日凶逆之人手行誅戮謀君殺父此罪大

逆非財貨之功所能補贖當履刀山卑劒樹經鑊湯被燒煮萬載不原難以拔贖

禁律曰人身中常有司過之神隨時上下曰以善惡過滿百二十為一刻刻者今人多害少利

百八十過為一耗耗者令人六畜不繁息十過為一徧徧者令人疾病

五百四十過為一兇兇者令人損胎傷子

七百二十過為一吹吹者令人死

七百二十九過為一殃殃者令人瘡癰盲聾

千八十過為一禍禍者令人暴夭死亡

千二百過為一殘殘者令人出逆子

千二百六十過為一缺缺者令人絕嗣

千四百過為一基基者令人殃流五世

千六百二十過為一謫謫者令人斷世無後嗣

千八百過為一患患者令人家出顛疾狂癡

二千六十過為一暴暴者家出兵刃逆死

二千三百三十過為一虛虛者家出父子兄弟相攻伐

二千五百二十過為一曾曾者家犯肌膚惡疾

二千七百過為一害害者家出孽

二千八百過為一災災者家出骨肉姪亂悖逆

三千六十過為一異異者家出青盲陰殘

三千一百三十過為一變變者家出獄死族誅

三千一百五十過為一怪怪者家出都市乞丐人骸骨棄捐

三千六百過為一滿滿者應死也

律曰人生或年二十三十刻滿兇夭或五十

六十而刻滿兇夭或小來無過而今夭者此

受先世餘過或妄行惡逆竟壽而不遇禍患

者受其祖餘慶也故積德之後有餘福積惡之後有餘禍故人能悔過滅福生當思愆

自責改而勿犯行之一旬其人身中司過為之除一刻行之百日除二刻行之一年除三

刻行之三年其福自應如不思不悔其過日

深小過止其身大過下流子孫積善如梁上塵積惡如突中煙可不明慎之哉

受錄吉辰

甲子丙寅丁卯辛未壬申癸酉乙亥丙辰辛丑丁未庚戌戊午庚辰

已上是義日

甲午丁丑丙戌庚子壬寅丁未戊申己酉辛
亥癸卯丙辰乙巳丙戌丙辰

已上是寶日

己丑戊戌丙午壬子甲寅乙卯己未庚申辛
酉癸亥戊辰丁巳丙辰乙未

已上是尊日

右我寶尊等日傳受經錄吉日亦具受道
曆

相刑自刑日

子刑卯卯刑子己刑申申刑寅寅刑巳未刑
丑丑刑戌戌刑未辰午酉亥自刑
右四辰自刑章醮切須看之

赤松子章曆卷之二

三

二十六

赤松子章曆卷之三

三

天旱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其以下愚遭逢道會得親聖
世因緣幸遇樂在大法伏蒙

太上廣覆師君矜愍功無絲髮夙夜憂惶如
履冰谷無以上答天地之恩且受法之日約
當虔奉師門布散道德助國扶命拯拔一切
救物為先自頃已來天地運否陰陽相刑四
時失度國境亢旱未稼不登慮以秋災競起
純陽在上凝陰在下二氣不交玄澤不降早
風烈日萬姓熬然稼穡焦枯涸魚懼日良由
帝王受天禪祚君臨萬邦三才台輔伯牧股
肱宰長首吏等不能俯仰理物治功不逮臣
等受道重任宣化無方不能理正允中調
和氣序致使五行失度天災所衝伏尋科法
道氣廣覆洽潤生靈且其伏聞乾知泰始坤
作成物天地交泰而品物咸亨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陰陽和順草木滋榮五穀成熟太陰
主雨立春之日男以農種女以桑麻冀以秋

冬得膏威稅承天受地品類以生立春二月
始種五穀雨水和均五穀以益和氣蓄結某
時炎旱若干日甘雨不降陽氣興感天無行
雲之應地無津液之潤且竊不自揆謹依天
師科法觸冒湯火謹以上聞誠惶誠恐頓首
死罪伏願

太上無極大道三師君夫人好生惡死特垂
大道之化願上官典者為分別五行醜處律
呂羅列八卦標明節月使陽不侵境陰不退
度五來鎮一水自潤下五來升二大自炎上
五來乘三木自曲直五來除四金結從革五
來自偶法滋稼穡須五而成而無不生然後
使鵠火收焰玄枵吐津箕宿傾舌畢宿動根
五獄摘石四瀆騰泉伏乞
天恩哀愍謹請靈臺宮中漢明君各一人官
將百二十人主攝天雷等元名宮中小玄明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攝河伯呂公子三
十六水帝十二溪女九江水帝河平侯掾吏
中部水神興雲下雨河天宮中九隣北玄君
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下水氣出風雷太山

宮中泗州九谷君官將百二十人主起水氣
又請泗州九海君水帝又請浮雲使者等官
將百一十人一合來下與某州縣邑下地主
明大社神名山大澤源谷山川之靈亡今卿
士大夫有功於民以配廟食者及諸村鄉亭
里域具官注氣營傳符廟司舍一切諸神君
降下同心盡力輔助天道以行神靈興雲降
雨洪澤沛濡旱苗蒙膏潤之榮萬民有來蘇
之命功成事立言勿舉遠風伯雨師亦同升
三天預酬勞苦賴天曹告下速使旱魃之鬼
應章消滅特從

太上三師乞巧應驗不負効信息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
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訣吏科車亦符吏剛
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
為某等天氣旱燥恐百穀失收拜上請天官
以時降下潤澤流注實章一通上詣
三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戴拜
以聞

請雨得水過止雨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遭值運會得承師道助國
扶命項以寒暑不節秋蟄滋生初陽以來亢
旱無雨人失農務禾稼萎枯謹為百姓寒
心請乞披雲降雨洪澤四注陰氣過降遂爾
不息霖雨浩衍百川滂溢萬姓廢業田苗蕩
沒朝野憂難請臣謹依舊儀貢章上聞願乞
遷達臣前所詣告雨泉官並還天曹中官錄
畧進受功賞重請天公正氣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河上玉女千二百人各一合下上請
天曹止雨移風風伯雨師依四時八節無令
越錯收雲斂翳三光麗景當為止雨諸官言
功報實以為効信息惟

太上分別求哀操臣謹為請雨蒙荷上恩今
乞停止拜章一通上詣

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戴拜以
聞

却蟲蝗鼠災食苗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日載幸遇得奉清化某以

多招災祉比年田種每不如意今年於某處

野穗種植災蝗所食不可禁止向臣求乞禳
辟謹為伏地拜章上聞願請北門宮中天田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某家辟除災蝗
蟲鼠傷犯苗稼者一切蟲鼠為害皆今消滅
重請地盡宮中天野君官將百二十人下利
田作令樟鹿百鳥蟲鼠不得傷害重請三氣
陽元君官將百二十人治黃雲宮中主收鳥
獸傷暴殺稼之精不得為害

虛皇大道勅所在土地山林孟長十二溪女
杜稷也君今某田收倍獲無復災損如願之
日不負効信息惟

太上分別云云謹為某日拜奏上請

天官今春田作蝗蟲鼠災委特道氣令得防
護實章一通上奏

三天曹伏須告報臣等誠惶誠恐稽首戴拜
以聞

收鼠災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臣某并弟子素以草苗子孫

田作為業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賜佩重錄顯加治職天官吏兵以自營
衛罪積山海功無絲髮上答天地不敢自寧
某處田作橫被鼠災傷損非可禁止臣不勝
所見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特從

無上大道諸君丈人三師君夫人上官典者

垂恩省察謹上請三五陽元君官將百二十
人治黃雲官中重請南山白虎將軍吏兵一

合來下收捕境內羣鼠今遠曠野有穀之地不

得停住界內某鄉里土地山林孟長十二溪

女杜稷邑君同為收絕鼠耗以時靜滅使五

穀豐登百姓蘇悅以荷大道生育之恩不負

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

收除虎災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十載

幸會遭逢

大化被受厚恩夙承師道賜某天師符籙以

自管衛龍光重資實為過泰屬以時遇凶災

虎狼入境餐食生人傷害六畜日月滋深無
由禁止唯恐某家男女年命衰厄羅網縈纏
觸犯眾禁太歲將軍行年本命十二禁忌非
尸故氣飲食之鬼山精海靈百二十精魅及
太古已來顛倒將軍道上將軍各稱官號與

五方神傷富路神傷並乞不為患害某上請

北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黑治官重請

北平護都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赤治官合來

下與禁斷所居里域真官注氣監察考召山

川杜稷土地之主同心共意攘却虎狼之害

重請伏行官中百精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一合來下主收眾老百氣之精與人作秋害者

重請制地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天中督御

河伯水帝十二書事主收捕五方虎狼傷殺

萬物百二十傷注腥血之鬼斷絕中外死亡

傷注之氣重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三秦君

各隨方位春夏秋冬與某家宅三將軍二十

四吏兵士三十萬人勤加營護一切眾生並

令掃蕩願州縣某家男女大小牛馬六畜行

來出入不逢虎狼眾災之難毒害不過此境

業全祐將軍吏兵効力之官言功報勞不
負効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謹為某驅逐凶獸拜章一通

上詣

某曹云云

解呪詛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千載幸會
得奉

大道但以愚鄙信向多違招延考氣比者居

止軼軻夢想紛紜怪異妄生祲祥屢起四支

沈重顏色痿悴精神浮散不附身形占筮推

求云有惡人更相厭禱牽引天地指鬼呼神

呪詛百端或題刻姓名或畫作形影或以刀

刺心或割髮截指將告神杜恐有百盟之鬼

所見拘執莫知何功可以解釋防保身命唯

用丹心特齋儀信上憑

大道告許向臣求乞章奏讎解呪詛謹為伏

地拜章上聞

天曹伏願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三師君夫人門下典者
垂神省理檢勅若是春三月寅卯辰呪詛厭
禱某身上請東方九夷甲乙君為某禪而解
之若是夏三月巳午未呪詛厭禱某身上
請南方八蠻丙丁君禪而解之若是秋三月

申酉戌呪詛厭禱某身上請西方六戎庚
辛君禪而解之若是冬三月亥子丑呪詛厭
禱某身上請北方五狄壬癸君禪而解之
若是四季之月呪詛厭禱某身者願中央三
泰戊己君消而解之或二十八宿呪詛厭禱
者願隨方星宿君禪而解之或被惡人畫作
形像及刀刺心或道上神社壇場牢獄樹木
神靈井竈之中或與河伯水官俗中邪師私
有鬼神之處伏以

太上清高三天遐邇正氣悠遠邪氣縱橫枉
害良民遭者非一某橫罹無辜深恐一旦奄
沒鬼官乞丐

太上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
師君夫人門下典者五氣真君留神省念或
犯五盟七呪之罪伏請太元兵士百萬眾又

請龍倒君兵士十萬人一合下為某放遣三
魂七魄不得留執還魂制魄平和神氣分解
身中千邪萬鬼永不干亂一切邪神呪詛悉
乞消蕩所請天官依臣言功還舉請住宅
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

消怪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
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從來蒙恩誠實罔極但某比者宅舍不
安邪神擾動所向不吉凶災數見以今某日
忽見某色之怪聞書列字憂慮非一求乞消
蕩百怪章一通伏乞上達

三天曹謹為弟子某家推尋怪兆理合申騰
依法齋芒繩一百二十尺刀一口及五方鎮
信錢米命素等物為拜上五方大消怪章一
通願

太上無極大道三師眾聖曲垂恩賜竊以東
方青怪自稱歲星妄作扶怪老木之精動作

青物多所中傷乞東方青帝消滅怪殃南方
赤怪自稱熒惑動作赤物欲來所害願南方
赤帝消滅怪殃西方白怪自稱太白動作白
物專為凶逆妄為怪異乞西方白帝消滅怪
殃北方黑怪自稱辰星發泉源龜鯢之精動

作黑物轉易姓名乞北方黑帝消滅怪形中
央黃怪自稱鎮星動作黃物託號家親招集
不祥互作怪異乞中央黃帝除滅怪殃謹按
天師千二百官章表錄上請天昌君黃末兵
士十萬人督御君兵士百萬人又請無上元
士君五人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某家收捕
百二十殃怪一時掃蕩消而滅之眾老之精
前後愆咎乞垂原赦所請天官依三會言功
不負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為某去某月日見怪今求乞
天官五方大消怪章一通上詣

某曹云云

謹災却禍延年救命却殺都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云素以胎

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從來蒙恩但入今歲之中推算年命
災厄多端無福自輔唯憑一心求乞章奏以
救拔身得遂安居伏乞三景真官切為分解
年中天羅地網遊城赤鼠三丘五墓刑殺冷
辰俱欲為禍願迴保扶身命延益年算消災
度厄謹為拜保護章一通上聞

天曹官官屬布散道氣流潤弟子某身中上
請太和真一好生君五人運氣君五人解刑
度厄君五人延命益算君五人請命保生君
五人太皇萬福丈人官中天昌君黃衣兵士
十萬人又請收刑却殺君斬刑絕殺君執刑
收殺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保佑弟子某
身中百怪刑厄從一厄至于九厄之中皆令
度脫却死來生消災散禍迴凶作吉次及劫
殺災殺天殺地殺年殺月殺日殺時殺陰殺
陽殺吟辰三殺五刑六畜欲為殃崇上請萬
福君運氣君解厄君南上司令君太白明星
君拘魂制魄君財庫君祿庫君定命玉曆君
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弟子某落除死簿

注上生名今依玄科齋法信命素絹一匹錢

一千二百文油一斗二升米一石二斗紙筆

香果等獻上十方靈官願為弟子辟斥邪魔

養護身命天官聖母等普願特為利便又重

請東方九夷君九九八十一官君寅卯辰甲

乙君為弟子某解除東方青災青厄青瘟青

毒青瘧青殺又請南方八蠻君八八六十四

官君巳午未丙丁君為弟子某解除南方赤

災赤厄赤瘟赤毒赤瘧赤殺又請西方六戎

君六六三十六官君申酉戌庚辛君為弟子

某解除西方白災白厄白瘟白毒白瘧白殺

又請北方五狄君五五二十五官君亥子丑

壬癸君為弟子某解除北方黑災黑厄黑瘟

黑毒黑瘧黑殺又請中央三泰戊己君十二

百官君為弟子某解除中央黃災黃厄黃瘟

黃毒黃瘧黃殺并為辟斥五方黃病之鬼時

行瘡癘水火之災皆令消滅及杜里邑君同

心併力加備守護弟子某家福祿日新公私

清言不負效信思惟

太上分別云云為某謹拜上却災拔命扶衰

度厄章一通上詣

某曹云云

本命謝過口啓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某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運會

得奉

正一致屬道門遇蒙師老所見榮飭賜署符

籙以自檢慎進參中乘荷佩契重蒙任治職

奉道經實過泰之恩實為罔極但臣某愚鈍

神氣不平三魂不守七魄不寧誠惶誠恐稽

首戴拜

皇上玉帝臣等七世已來所行陰罪陽過

積惡殺生之罪名奏三官乞今以去令臣某

萬過消滅削除罪名邪氣殄散九福常寧七

祖父母下及玄孫魂魄升遷反胎還嬰令臣

某神仙久視長生太無比揖玉清誠惶恐

稽首戴拜

太素三元君臣等七祖已來下及臣身所行

陰罪陽過殺生之罪簡過帝前從今已往乞

除罪名削死上生萬過除滅七祖父母反胎

玉庭上昇日月遊行七星臣某稽首載拜

上清三素君臣等有知已來所行千罪萬過上及七祖陰惡之罪各錄三官者乞從今已去願令萬罪消滅邪偽不生陰罪散滅七祖反靈身登帝堂迴眄玉庭臣誠惶誠恐稽首載拜

四老道中君臣等七世已來上及七祖父母所行陰逆積惡之罪名書三陰者乞從今已往令臣千罪蕩散萬考傾除魂魄分明七祖反胎萬靈侍衛五老定符壽同二儀名形玉言臣誠惶誠恐稽首載拜

三司君願從今已後令罪結散蕩考氣消滅百惡不生邪氣匪絕七祖昇仙三魂和練七魄纏綿衆靈扶持得爲上真臣等誠惶誠恐稽首載拜中有七篇語相似不寫本上如此小子千載運會得在道末泰受治職但臣頑愚生長流俗累積山海無以自知貪生好欲夙興夜寐不自定息伏乞

太上開化之恩澤施無外接爾愚民消罪之法不以人微道劣敢冒清嚴拜章陳謝五情

震惶肝心破裂特從

道君乞三赦之恩臣丹墀並乞道氣日新所得通利舉事如心門戶興隆大小受恩以爲效信思惟

太上大道君分別云云謹因衆官云云操臣謹拜上

三天大道仰謝身年七世已來及生世三師父母存亡陰罪陽過乞馬長生永保長存口啓章一通上詣

太上三天曹載拜以聞

飛度九厄天羅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謁在某宮絕命在某宮本命在某忌某年某月恐有天羅所經地網所繞只知

惶怖不自分別唯專一心上憑

大道天師科儀謹爲某家拜奏飛度九厄天羅章謹辦青絲一百二十尺算子一百二十枚命米一石二十命素絹一匹錢一千二百

文香油紙筆等爲求乞救解過度災厄章一

通謹請東方春三月寅卯辰甲乙九夷君九

九八十一官君謹請南方夏三月巳午未丙

丁八蠻君八八六十四官君謹請西方秋三

月申酉戌庚辛六戎君六六三十六官君謹

請北方冬三月亥子丑壬癸五狄君五五二

十五官君各降臨雕座同心併力爲某家等

消除災厄又請延命大將軍兵士千二百人

一合來下爲弟子男女等延續年命扶度衰

厄永保元吉竟歲無他以爲效信思惟

太上分別云云爲某分解厄難飛度九厄天

羅章一通上詣

却三災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去某月日抱疾所苦云云因師披

檢云云年命不利尋九宮飛符元辰算曆之

中有對算盡衆公私口舌水火虎狼蟲蛇一

切衆厄在身或今年劫殺或明年災殺或爲

年殺月殺日殺時殺及吟辰之殺東方青殺

南方赤殺西方白殺北方黑殺中央黃殺又

恐天羅地網所見纏綿恐被一旦中傷不蒙
脫免大小惶怖無所情計云云慮以年中一
厄二厄三厄四厄五厄六厄七厄八厄九厄
虎狼刀兵之厄賊役之厄三刑三殺之厄上
請度厄君鎮命君壽命君益命君續命君脫
厄延命君大福德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上請
皇天上帝日月華蓋北斗君三天錄都司算
君度厄司馬并直使功曹下治其腹中百病
正一功曹下治其心中百病治病功曹下治
其脾中百病役氣功曹下治其胃中百病中
部功曹下治其肝中百病陽神決吏下治其
左腹下百病陰神決吏下治其右腹下百病
很吏虎賁下治其腸中百病察姦君吏下治
其肺中百病鈎騎君吏下治其小腹中百病
三官僕射下治其背脊中百病天驕甲辛君
吏下治其二十指中百病天丁力士下治其
頭腦間百病並各令除愈甲子將軍王文卿
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其左右防衛至酉
甲戌將軍展子江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
其左右防衛至未甲申將軍扈文長領兵士

二萬六千人直息其左右防衛至巳甲午將
軍衛上卿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其左右
防衛至卯甲辰將軍孟非卿領兵士三萬六
千人直息其左右防衛至丑甲寅將軍明文
章領兵士三萬六千人直息其左右防衛至
亥六甲將軍六部兵將各部領兵馬三萬六
千人尅時傳相契合隨逐其身東南西北行
來進止具神衛護從直息防衛解散其身災
厄辟斥溫氣悉令殄滅年命延長家口康寧
眷屬休泰皆荷
。大道洪恩之德所請天官勞屈君吏三會吉
慶日都章言功加官益祿還賞不負效信恩
惟
太上云云其疾病厄難係命醫治却殺章一
通上詣
其曹云云
青絲拔余章
具法位
上言其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云云
頃者已來身中輒軻今歲行年云云今謹齋

法信白素四十尺以進命度厄命米一石二
斗以倍糧益算以添倉儲斛斗錢一千二百
文以證質丹誠定三百六十神氣日生一日
安其官室筆墨紙算子注上生名錫人五身
請為其上詣五方代形易名香油燈燭繼續
光明用錢米質信以表丹誠拔贖生命上請
太上宮中拔命君十二人續命君十二人鼎
倉王女五人司命君五人五緯宮中玉女千
二百人明堂君一人南昌君一人朱陽君一
人黃老君一人天魂地魄君各一人起生玉
女千二百人玉曆素女千二百人天官地官
水府官等各百二十人并諸官考召君吏同
心併力為弟子其度脫年命住處平安安
無他所請天官依三會言功吉日舉還不負
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疾病醫治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頃日已來染疾恐沒溺生路詣臣
求乞章奏

三天曹願為拔贖比旬日已來寒暑不節膝理失所或當風卧冷致招此疾或五刑三災謫罰但以愚塞不知將何省理上請五方生氣以濟醫治特願

太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君

三師君夫人慈父聖母留恩省念賜以道氣覆蔭某身謹謁天曹上手天醫太醫君更十二人下為某身隨病所在即為療上請治

病功曹十五人為某上請天曹削除某前世今生所犯罪源五臟之中四股百脉皆蒙愈

差次請東方青生氣南方赤生氣西方白生氣北方黑生氣中央黃生氣並下某身中又

上請解考若度命君益算君防民君誅殃禍君遊羅大將軍地境大將軍各收邪精故氣

痼毒之鬼中病者痊復云云所請天官依三會言功還實不負效信息惟

太上分別云云

疾病困重收滅災邪拔命保護章具法位

上言云云緣身疾病困重告急於臣求乞章

奏為某所犯罪結尤重依憑

大道如蒙哀枯乞賜進算令疾病即日痊可謹請陰陽治病功曹五官醫吏詣鳳凰太宮

日月之中請取太清五色神藥灌注口中流布百脉腹內曾賜之中痼疾皆能消愈本官

持藥大官主灸金官持針水官主湯土官和刺各隨所使九竅相承五臟通暢六腑和調

上請和考君太和君太陽君延壽君保命君度厄君五帝丈人都氣君又請高麾大將軍

返甲逆鱗兵士三十萬眾下為某身五臟六腑四肢關節十二宮室百二十關機伏乞併

力掃除惡鬼或係縊某身者請告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山林孟長二十四禁忌並與臣

身中所佩剛風赤天騎吏同共收捕惡鬼又願萬福君天倉君東方青氣君南方赤氣君

西方白氣君北方黑氣君中央黃氣君各領兵士下為某身中驅遣邪氣乞蒙平復延續

性命保守無他得如所願三會吉日言功舉還不負效信息惟

太上分別云云為某身染重疾困頓在牀拜

上拔命保護章一通上詣

某曹云云

扶衰度厄保護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但某身奉承下官之胤因六氣以

成形蓋萬劫之良緣沐三光之照耀處非常之世得預人流以今年災厄深重日月長遠

貞吉難保伏聞

大道含澤拯拔黎民使枯骨重榮迴骸起死并沐此大恩甚為無量或恐厄在東方天獄

之中者請東方青帝甲乙九夷君從官九九八十一官君乘青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

為某解東方青災青厄青瘟青山青毒春三月災禍之氣悉為蕩除若厄在南方天獄之

中者請南方赤帝丙丁八蠻君從官八八六十四官君乘赤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為

某解除南方赤災赤厄赤瘟赤山赤毒夏三月災禍之氣悉令蕩除若厄在西方天獄之

中者請西方白帝庚辛六戎君從官六六三十六官君乘白龍飛行萬里持節執符主為

其解除西方白災白厄白瘟白凶白毒秋三
月災禍之氣悉令蕩除若厄在北方大獄之
中者請北方黑帝壬癸五伏君從官五十二
十五官君乘黑龍飛行萬里特節執符主為
其解除北方黑災黑厄黑瘟黑凶黑毒冬三
月災禍之氣悉令蕩除若厄在中央天獄之
中者上請中央黃帝戊己三泰君從官三三
為九九千二百官君乘黃龍飛行萬里持節
執符主為其解除中央黃災黃厄黃瘟黃凶
黃毒解除其身中從一厄至于九厄八難並
乞消除又請

皇天上帝日月五星五帝王相華蓋北斗君
三天却錄司令君一合下為其解除三災九
厄并解今年瘟黃瘴氣悉皆遠離身心即日
奉齋儀信白素絹一匹命米一石二斗鎮錢
一千二百文油一十二升香燈紙筆等以為
效信表質丹誠上請
太上三天解死籍上生名削除萬病之厄家
口平安道力扶助職祿求遷蒙恩之日所請
天官吏兵依臣三會言日言功不負效信恩

惟

太上云云拜上

天官扶衰度厄章一通上詣

其曹云云

謝土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此者已來居宅不利招延災考其
處宅中土精地靈更相追責不知修何功德
防保家口唯用一心仰憑
大道向臣求乞章奏上詣

三天曹願上官主者以時平省謹為上請謝

土君五人制地君五人解土君五人安土君
五人定宅君五人各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
為其家披謝五方五土眾神但某自從立此
宅已來新舊掘鑿移離換柱造立屋舍起土
興工平高就低改動門戶六甲禁忌瓦石萬
靈沈屍伏藏銅鐵白土黑土黃土土皇土王
土相土府將軍土公土下君侯二千石陰土
陽土四時五行中央太皇宅前宅後宅左宅
右五土神王中庭令長夾門大夫門丞戶尉

井竈精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騰蛇伏龍太
歲太陰太陽司命十二時辰將吏天剛太一
勝先小吉傳送從魁河魁登明神后大吉功
曹太衝拘刑破殺土中具靈四孟四仲四季
子午卯酉天門地戶東方土神所犯解謝霍

官南方土神所犯解謝離宮西方土神所犯
解謝兌宮北方土神所犯解謝坎宮中央土
神所犯解謝乾坤艮巽等官並蒙赦赦其守
宅太神晏子太戴蓋屋三重連舍三市東西
南北邪精故氣及諸禍害一時消蕩乞其家
大小永保元吉云云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云云起造宅舍以來觸犯宅

神土公禁忌更相追責拜上

天官搜謝解釋考氣乞恩口章一通上詣
三天曹云云

却虛耗鬼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但某口舌橫生奴婢逃叛皆緣虛
耗鬼魅相仍謹請

五福天官地祇十二官將百二十人尋究此

章奏上為某家收捕宅內五虛六耗之鬼各歸本方或青虛青耗之鬼遣歸東方青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赤虛赤耗之鬼遣歸南方赤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白虛白耗之鬼遣歸西方白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黑虛黑耗之鬼遣歸北方黑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或黃虛黃耗之鬼遣歸中央黃帝收而禁之勿令遊走干擾人家所請天官兵吏及某家守宅三將軍等三十萬人同心併力為某家遣宅中虛耗退散願某家實產業集聚。○迴凶作吉田蠶萬倍牛犢盈欄金銀增積口舌消災厄不生所願皆成人人口平康財食增長云云

言功安宅章

具法位

上言某若干人住宅不安慮觸冥司招延考氣以今年運五毒流行中傷天民不擇良善蓋某以胎生無知下官子孫千載幸會得奉大道常懷恐懼無地自安頃者家口大小處在其中不自保持憂慮尤切為比年或有修

補攝變移離換柱事非一條觸犯天禁地忌太陽太歲將軍神頭神足行年本命大虛小耗災殺劫殺勾陳白虎十二時神土靈土殺一切虛耗上下土官慮有觸犯致某家舍宇宅神不安并竄龍神之主不為利便願與某安穩宅舍遷達各得安居謹按天師千二百官章上請卿邑大夫神君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某家分解前後所犯禁忌並乞消除伏請制地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為解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大小虛耗蠶室富官上下禁忌之鬼一切並乞消滅謹請東方青帝九夷君南方赤帝八蠻君西方白帝六戎君北方黑帝五狄君中央黃帝三秦君四季五土更相分氣及四方官將並為某家宅中收除禁忌千精萬邪下官故氣歲月日時災殺破害之鬼一切消滅五帝安宅諸禍不生利祐一歲之中四時安穩八節無災二十四氣相應乾上廣覆坤下晉載永享貞吉震生青龍治宅左離生赤龍治宅前兌生白龍治宅右坎生黑龍治宅後坤生黃龍鎮宅中央五龍治

宅辟除不祥消滅凶惡掃蕩千殃神龍安鎮四隣和睦改運從順除前愆成後善道氣流行宅舍清吉仕宦高遷所求如意從心之日不負數信恩惟太上分別求哀云云為某家恐居宅不安龍神不利禁忌挽動謹拜上上請

天官將吏乞為收除鬼氣安慰冥司迎請五龍安宅保護人口乞恩實章一通上詣某曹云云

斷瘟毒疫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即日自列千載有幸得奉大道被蒙恩覆以自營衛但某百行多違招延考氣大小疾病日轉有增詣某求乞章奏今瘟氣斷絕臣以暗昧不明鬼氣按天師千二百官章有下官故氣邪淫鬼賊周天市地妄生災禍糾害良民伏聞太上高尊三天清遠宇宙廣大日月光明無所不照行邪之鬼並皆誅滅若是東方生青瘟毒毒青注鬼名高遠在南方生赤瘟赤毒

赤瘟鬼名士言在西方生白瘟白毒白症鬼名白章在北方生黑瘟黑毒黑症鬼名大黃奴父子七人男女兄弟各行惡毒疫氣正月至十二月各有瘟鬼隨其放逸天下病害又甲子乙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月辰瘟鬼皆有名字從十二時上來五方五色黃奴老蟲致令末世愚民逢禍致死不可稱計且受法之日約當助國扶命醫治百姓按如科文誅滅邪偽掃除逆鬼皆令滅絕且備受治職謹當伏地拜章上聞

太上無極大道諸君丈人鴻恩覆護某家悉與掃蕩羣精滅絕惡鬼根本上官使者時蒙斷省顧東方主斗成主絕青瘟南方主斗平主絕赤瘟西方主斗遷主絕白瘟北方主斗長主絕黑瘟中央主五父君主絕黃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二時神並令營衛惡鬼無令放入又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四方一時同臨祐助上請高天萬丈百鬼中王萬二千人兵士各八十萬眾與臣身中吏兵及守宅三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

十萬人併刀同心蓋屋三重繞宅二市兵刃向外一時掃蕩凶逆邪精並令消滅所請天官言功報勞不負教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為某家拜請天官乞恩防斷疾病并障里疾病請五方天官收捕五瘟疫

瘟鬼賊章一通上指

三天曹云云

赤松子章曆卷之三

赤松子章曆卷之四

斷魃泉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某即日叩頭自列口乞恩辭素以胎生千載慶幸得奉

大道忝切蒙恩頃者已來居處輒軻疾病相連下筮云是山泉三河為禍并此間土地山林冤食之鬼侵害某身憂怖屏營不知修何功德唯用一心上憑

大道以救性命告訴向臣求乞章奏收除里

域東西南北山泉四壑河中諸雜鬼神橫行禍崇之者一切乞令收斷且職叨典治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乞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垂恩料省原赦某身恐是山丘壑東三河五河乳母等鬼作此妨害

上請麾幢大將軍某將軍某將軍某各五人返甲逆鱗大將軍五人兵士一萬人重請寬音大將軍官將各百二十人搖天動地九氣君吏兵士一千二百人請左靈君右靈君高天大將軍盟威君八卦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上請

東方九夷君九八十一官君寅卯辰甲乙君南方八蠻君八八十四官君巳午未丙丁君西方六戎君六六三十六官君申酉戌庚辛君北方五狄君五五二十五官君亥子丑壬癸君中央三秦戊己君十二百八人上請誅符破廟君萬六千人太陰太陽太醫君治病功曹官將兵士各百二十人同心併力下為某收捕鬼賊付與天丁力士天一比獄依法治罪不令脫漏上章之後悉令斷絕蒙恩之日以為効信恩惟

太上云云為某收斷河泉惡鬼章一通上詣某曹伏須告報

解天羅地網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某身及妻子並有厄難恐為天羅地網以見纏結告訴向某求乞章一通且以學淺不明氣候無精算術皆憑六甲五行更相剋復以知曆數凡以戌亥絕陽之鄉為天羅辰巳絕陰之地為地網年命會此則受其殃男以本命臨太歲功曹加生月為天羅傳

送加胎月為地網女以本命臨行年為天羅河魁加胎月為地網復以行年臨本命功曹加胎月為天羅傳送加生月為地網又天網臨太一下為天羅胎在燈明下為地網五刑六害七傷九厄之月及以衰年衰月魁網難殺千山萬患妨損非一恐某家大小年命有犯五方羅網九宮八卦更相剋伐仍是九天玄極之氣下遊世間縱橫九百九里羅者如炎火網者如黑雲毒帶九星精氣赤精煥爛若人年命當之立見凶損其令貴法信素絹一匹錢一千二百文白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紙一百二十張朱繩一百二十尺釧子一雙素絲一兩筆墨香燈等伏惟天官恩賜太上無極大道天師門下典者五氣君垂神省念上請東方寅卯辰甲乙青氣君解除東方青厄青毒南方巳午未丙丁赤氣君解除南方赤厄赤毒西方申酉戌庚辛白氣君解除西方白厄白毒北方亥子丑壬癸黑氣君解除北方黑厄黑毒中央戊己黃氣君解除中央黃厄黃毒五方之氣十二時

候皆不敢為害且聞上三五為天中三五為人下三五為地天有五行星地有五氣人有五常天不失五行則日月精明地不失五氣則萬物滋生人不失五常則能生長禮樂獲全某家恐五氣不合臟腑不調五行更相剋剝伏願上官典者為某上解玄象五星之考氣下解地上三十六禁忌中解某等身中千罪萬過謹請北斗七星貪狼巨門斷絕死源祿存廉貞替易死形文曲武曲削除死錄謹請解厄君太皇萬福君運氣君玉曆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某收捕眾災分解諸厄從一厄至于九厄所居里域真官注氣監察考君太祖父母家親丈人一切遷舉進入中宮署與功曹使分曹署職隨功加秩天曹科典今存亡受恩幽明相祐要以某身年命延長災厄度脫以為効信恩惟太上分別

驛馬章亦云開度章

具法位

上言某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從來蒙恩甚今當驛馬發年是求福之歲若不章奏扶迎恐有妨害年命傷冠官祿不遠但以憂慮無功可修專用一心上章奏表禳却驛馬之厄扶迎官祿不為災害今貴法信金人一軀五色練等前件物將立心信求拔除驛馬之厄遷舉財祿過免時災永保元吉得入生圖扶迎驛馬以保壽命閭家大小並乞無他臣以愚昧不明氣候聞太易有補過謝罪之功適甲有向建避凶之道元元一心上憑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天師君三師夫人門下或三命已窮一期載續謹請

皇天上帝玉相華蓋北斗君三天司命加祿君扶命君扶持驛馬得成官祿以金人一軀上詣北斗拔命除死厄五色練各一匹以詣五方五帝迎益官祿紫案巾牙笏衣幘水履等以證祿位紫案蓋一張以蓋本命席一領以鋪正座油一斗二升以徹照虛玄青絲算子延續祿壽米一石二斗以益倉糧紙墨筆以書立生籍錢一千二百文以證質丹心香

一斤析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延壽無窮重請功曹生氣君更上詣

太玄都生宮請調星度算替名易形上請度命君呼魂君北詣玄陰御女君延續姓名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扶迎驛馬官祿超榮災厄殄滅光明心腑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二十八宿三丘五墓所典節氣善功付度周而復始上請祐命將軍萬福大人解患君煙氣君解厄扶衰君各十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下為其同心併力保守身命祿位高遷延年益算穀帛盈倉錢財集聚永保元吉所請天官預有功勞依臣三會吉日言功不負効信恩惟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其求乞和合驛馬除災厄迎財祿乞恩章一通上詣其曹伏須告報臣其誠惶誠恐稽首載拜以聞

謝五墓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今據卿實某云今月某日染疾速退不差恐不存生某家三曾五祖七世父母已來生時積罪招延殃孽或塚墓之中有訴訟之害嗔怒天地致使亡人不安擾動生人或同勢斷絕松栢為人所伐斫掘塋邊行姓道路侵邊墓所深恐一旦沒溺泉壤云除已備奏

諸天帝尊申三界具司牒合屬去處外今賣法信黃縐一匹白米一石二斗油一斗二升錢一千二百文紙筆香果等仰憑

大道求乞章奏解謝先亡安穩塚墓從生及死千罪萬過並乞消除輒承口辭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

天曹願聖有察原赦先世及新亡并父遠及新舊墳墓所犯咒詛冤氣者悉為斷絕即求差愈先亡安穩塚墓清寧上請謝墓君五人又請都星君青蓋官都候君太清宮主及地甲君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為其消除疾病解

謝先亡或墓在龍頭或葬在龍尾或葬在龍左或葬在龍右或葬在龍足舉動縮伸盤旋禁忌之處致令亡人魂魄震動恐怖不安返害生人致使生人輒軻疾病附注並乞消除五音丘丞墓伯塚中二千石諸塚考氣皆使賊絕安穩亡人無有殃禍一切原赦願存亡無貴無罰一切和解見在家口興隆嗣胤不絕不負効信思惟

太上分別求哀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官各二人出又因某日辰從官云云二人直神從官符舉此操謹為高主某家大小疾病上拜請天官六龍謝墓還達亡人和解考氣乞恩實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曹治某官曹治隨日月伏須告報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戴拜以聞

空三行

某官焚修

空三行

某官焚修

空三行

某官焚修

空三行

可漏用全紙一

內方函

某官焚修

外方函

某官焚修

解五墓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

玄科今據某叩頭自列素以胎生下官

子孫但某身中今歲行年到某辰上入墓之年或為五墓所經及三殺之下夫人入墓之年恐被墓神注連鬼氣纏繞比者脚手沉重飲食不加固知拔贖五墓災厄扶護身命唯以一心上憑

大道仰希鑒照特垂救護今貴法信錫人五軀命米一石二斗命錢一千二百文命素一匹油一斗二升紙筆算子百二十枚向乞章奏斷絕亡人殃禍令以錫人代形分解災厄延年保命謹以拜章一通上聞願

天曹上官典者垂恩照省原赦某身年七世已來所犯千罪萬過並賜除蕩五墓五方之厄來臨者以錫人五形代之令弟子無有錯悞之厄上請還命君壽命君延命君拔命君續命君扶命君益命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下同為某上詣南宮中司命司錄轉贖弟子性命三藏一期三百一時解除身中災厄當為排天門却死籍移名青錄長生之簿永為後世種民上章之後某身中年命延長五墓殃注並令斷絕五墓災刑返為恩福以為效信思惟

太上眾真分別求哀愚謹因同前章只謹為某上詣

天官解除五墓殃注災厄錫人代形乞恩紙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宮曹治同前章式

謝先亡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

玄科今據卿實某比者中外夢想紛紜精神惚恍或鬼賊屯集口舌橫生錢財耗散怪祟屢見田產不收蓋由觸犯先亡翁婆先祖左社右稷井竈土公凶神惡鬼闖家惶怖仰憑大道告訴向臣求乞章奏都謝城隍杜廟神祇諸部將軍大小虛耗十二禁忌一切先亡妻家解釋具如所列臣以愚昧不明氣候謹為伏地拜章上聞

天曹伏願上官典者以時平省垂恩鑒照謹為上請解過君解刑君解厄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都謝先亡却除災厄保護人口平和從今年章御之後千罪萬過悉蒙原赦願某家口大小危中得度敗中得成難中獲免死中得生所請天官君兵士等有功勞者依都言功舉遷不負效信恩惟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同前章只換直神云

謹為某拜請

天官都解謝先亡乞恩報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宮曹治同前章式

保胎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

玄科今據卿實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被受元恩某與妻無功可記有罪斯多深恐一旦受此冤苦無所任持向臣求乞保胎收却河邪乳母產婦懷胎後傷亡容聞鬼賊謹為拜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願

無上大道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上官典者以時平省謹為上請安胎君二人護胎君二人扶養度厄君二人萬福解厄君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某妻防保身命胎妊易生又請保胎聖母君二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妻守護三元丹田之中辟斥邪精魘魘鬼賊守養赤子當令某妻身得安全免遭艱阻保護

胎妊安穩六甲足滿十月子母相見某蒙安

貼乞天門大聖擁護某娘身體和釋無生煩惱當為諸君聖母言功報勞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同前章只換直神云

謹為某妻保胎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宮曹治

催生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

玄科今據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愚昧荷蒙天地重光之覆某妻妊娠月數已滿恐臨生不安倍增惶怖唯用一心上懇

大道告臣求乞章奏上聞

天曹不勝欣荷臣謹為伏地拜章一通願上官主者以時平省謹為請天門子戶君二人速生君乳母君導生君生母君天醫助生君催生君各二人催生黃帝伏在中庭欲見子母形體上請監臨坐草六百生父守護某妻身生產滑利拾逆從順辟斥眾忌歲殺月殺時殺白虎咸池千邪萬精一切消滅母子安

全如願從心解脫無他謹為諸君聖母祐助

衆神言功報勞以為效信息惟

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如前章只謹為拜

天官催生口啓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官曹治

小兒上光度化章

具法位

上言云某即日居某村坊叩頭自列宿緣有

幸得奉

○大道欣慶無涯但某凡愚信奉多違招延考

氣頃者已來有男某夢想紛紜恐以不為祥

瑞四支虛弱慮染沈痾莫知何功可以防保

今貴法信投誠委質上懇

大道告訴向臣求乞壽命延長上光度化增

算益年扶衰度厄臣謹為拜章一通上詣

三天曹伏願

太上高尊無上元君慈父聖母上官典者特

乞平安上請天地五光君日月星宿五光君

東方請日光西方請月光南方請火光北方

請水光中央請土光上請壽命長生付著某

身形上請壽命君五人火炬君五人三魂七

魄君五人各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流布天仙

妙藥太和之氣入某身中速願復色精光悅

豫上詣

天官與落死籍陽條故氣注上生名六腑調

和五藏安穩光益壽命一切精崇並令消滅

夢想真正飲食甘美長保安全以為效信息

惟

太上衆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

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

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官各

二人出操臣謹為某拜請

天官上光度化口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官曹治

保嬰童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夙生慶幸得奉

大道從來荷恩實為無量但某信敬多違男

女若干歲今在童兒未有所識即日憂惶恐

為故氣邪精邪尸暗穢乳母化神天地河伯

鉤星血沒之鬼承聞構禍侵斥某身求臣保

祐伏地拜章上聞

天曹特從

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君門下主者五氣

君垂恩省理上請陽仙護魂君陰仙護魄君

天養生君按摩某身削除脾胃肺腎中大小腸

膽上下幽都氣海道氣宣布百脉通利病厄

消蕩願華光澤與日月同輝上請太皇萬福

君解患君東王父西王母君各五人官將百

二十人三天九宮甲子甲午官君一切鬼毒

並不侵損仰荷鴻恩以為效信息惟

太上分別云云為某拜請

天官為保嬰童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曹云云

斷七人復連章

具法位

上言臣謹按

仙科今據某云即日叩頭列狀素以胎生下

官子孫千載幸遇得奉

大道誠實欣慰其信向違科致有災厄其今月其日染疾困重夢想紛紜所向非善尋求算術云亡其為禍更相復連致令此病連綿不止恐死亡不絕注復不斷闔家惶怖恐不生全即日詞情懇切向臣求乞生理輒為拜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乞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君門下主者賜為分別上請本命君十萬人為其解除亡人復連之氣願令斷絕生人魂神屬生始一元一始相去萬萬九十餘里生人上屬皇天死入下屬黃泉生死異路不得擾亂其身又恐亡其生犯莫大之罪死有不赦之懲繫閉在於諸獄時在何伯之獄時在女青之獄時在城隍杜廟之中不知亡人其魂魄在何處並乞遷達令得安穩上昇天堂衣食自然逍遙無為墳墓安穩注訟消沈其身中疾病即蒙除愈復連斷絕元元如願以為效信恩惟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為其上請天官斷絕亡人復連章一通上詣

太上其曹治

疾病謝先亡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

玄科今據其云但某以信向多違招延災祟頃者已來怪異屢表疾病更互合家憂惶尋究算術云是家先并客死之鬼嗔責生人恐是前後年節祠祀飲食不精所設微薄為後世禍祟所伐乞丐

太上大道君遷達迴轉去離憂苦之處謹為

上請保護君護命君各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其身典治鬼等所有疾病厄難原赦除愈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為其上請

天官疾病謝先亡章一通上詣

太上其曹治

收除火殃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

玄科今據其州縣鄉貫其即日口辭自列素

以胎生下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從來蒙恩誠實欣慰其以凡昧修奉違科屢招災考比者已來聞見不具忽以某時見火殃落在某處所先影耀地恐是死殃火殃散漫村坊侵害百姓男女遭罹非一吁嗟道俗不可稱計憂惶恐怖何以獲却仰憑一心上告

大道謹依師法伏地拜章一通上詣

三天曹今火殃即時消滅上請中官諸官君及錄上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人天地水三官算考召君吏道上二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四面方位杜邑里君四野五野七野九野都平君等所居某里中真官注氣上請北方太陰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太陰宮又請風伯雨師消滅某處火殃速去千里又請誅殃君官將百二十人所部宋無忌主收火殃之鬼令不燔燒良民所居住宅屋舍倉園上官典者勅東方心尾二宿藏火精攝異神勅風伯藏伏氣非節不行又請九海北海玄君官將百二十人動畢星宿昇陰氣與散雨雲

制伏火殃令不得起某等村坊某家悉令火大不發竟歲無他宅舍安定人口平安以為效信惠惟

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為某拜請

天官收除火殃口章一通上詣十六

太上某官曹治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牒得某州某縣弟子某年若干某月日生伏自惟省素以胎前微歲宿緣幸會得奉

大道歸命正真荷四時所養皇老好生太上惡殺賜臣氣命逮及今日仰受太陽之恩謬蒙師道之澤賜署治錄進叨老君道德五千文尊經洞神洞玄洞淵洞真等法奉受之日要當供養寶文修功立德行合神仙長生度世永壽無極縱不得仙度託命太陰受煉更生化為真人免脫三塗道重人輕實非尸肉所行參佩廣開法門舟航一切濟度天人存靈念真養御吐納注心玄極修行生道非法

不精非法不真但臣積世無狀七世已來莫大之罪結固未已至有誠心未能潛隱特以伏地奏聞為臣所佩三洞經法等五帝真靈玉女直符直事領仙侍即監察大夫日月星宿五嶽四瀆十方真官法上將軍吏兵千乘萬騎悉同言功報勞上詣十七

萬騎悉同言功報勞上詣

玄都進品上仙加爵帝秩隨科署真無令遺失臣某家七祖父母去離苦惱上登天堂衣食自然天下太平臣某學道未備俯仰之格道法難精前後施為不合儀式為四司所糾五帝所執千慙萬過乞蒙原赦臣某身中五體真官受秩事竟各還臣身中保氣全真安穩如故恩惟

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謹為拜上

天官言功報勞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官曹治

三五雜錄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某縣弟子某年若干歲某月生伏自惟省千歲幸會得奉

大道被受元恩臣某仙靈二十四治錄錄上將軍吏兵奉受之日誓依師教優儒吏兵醫治百姓修身之外救物為先三會吉日舉遷言功臣自受任已來諸所施行皆如所願謹依科法以今月某日三會吉辰拜奏言功章

一通為臣所佩受三五上靈官一將軍錄三
五上靈官十將軍錄百五十將軍錄赤天中
部赤錄赤天三部三將軍錄百鬼召錄混沌
赤錄九州社令錄星剛二十八宿錄河圖錄
解六害神符錄九鳳破穢錄都章畢印錄華
蓋錄九天兵符錄九宮捍厄八卦護身錄考
召錄斬千鬼萬神錄大斬邪錄四部禁氣錄
斬河邪錄功曹錄保命長生錄等二十四階
法錄六壬太一雷公三十六部神式錄八史
君六甲五干靈符十二月將時直二十四治
職將軍錄孝道仙王一十八階征山神將錄
中宮敢健剛武強伐商天萬丈百鬼中王都
官從事高功司馬中騎大將軍八極排天延
壽六星斗君中黃司政君元黃九仙司直君
魁頭主刺君剛頭司殺君消災散禍扶命解

厄君天驕甲卒天丁力士等保守臣身如故
今臣所向金石為開水火為滅所厭者伏所
治者愈所解者開所繫者破所消者散眾惡
邪賊欲見中傷臣身者一切滅絕令臣得
蒙過度三災九厄凶世惡年萬姓歸仰親見
太平奉迎聖君永為種民過泰之恩以為效
信恩惟

太上云云今因三會大慶奉為身中所佩三
五將軍內外雜錄君更拜上言功章一通上
詣
太上三天曹云云載拜以
聞

絕泰山死籍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鄉里觀上清大洞三
景弟子某嶽先生某等年若干某月生素
以胎生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師老垂矜賜署治錄不以凡愚恭佩經
寶真秘重荷恩過泰欣慰固極但臣某雖
叨妙法不閑科禁功無絲髮愆犯罪積累年

輒軻生途不稱居住不安命屬

皇天上帝十二司命君謹按天師舊儀三會
吉日斷除泰山死籍削除右契罪名死日改
定生錄注上生名左錄長生宮中上請倉生
君一人請為三官將吏兵士一切言功受賞
如常原赦臣某等所犯謬誤之愆先亡眷屬
同免苦楚受大福德衣食自然殃疢斷絕道
氣降附存亡清泰以為效信恩惟

泰山云云為依法三會吉辰拜上上請
天官斷除泰山死籍改定生錄乞恩紙筆章
一通上詣
太上某宮曹治

遷達先亡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鄉里觀上清三洞三景弟子
某嶽先生某年月生素以胎生千載有幸
得奉

大道兼蒙師真賜佩天官治錄叨奉經寶以
存供養臣以好道樂生奉宣文書助國扶命
勸化萬民百姓一切蒙恩

太上大道諸君大人重恩成就伏聞

大道三會吉日太上老君下流八極澤潤無
垠臣等先亡三曾五祖七世父母前亡後死
五服種親或恐執繫地獄之中未能下解者
乞巧

太上大道君上官典者願臣今奏章告下天
地水三官泰山二十四獄中黃天九平獄中
都大獄水官土府九江水帝河伯呂公子將
從掾吏徒謫役作罪目五盟七詛不忠不孝
陰惡叢匿從天至地一切原赦令臣學業成
就智慧增廣宿愆赦貫存亡安泰以為效信
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今日三會吉慶自拜上遷
達三曾五祖七世父母乞恩紙章一通上詣
太上三天曹云云載拜以

聞

百姓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云云但臣依天師舊式以三會都治舍
所領戶化民依天師文書報死言生并天師

昔所布下二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將吏兵二十四治官將吏兵等言功舉遷今依科禁不敢不聚會謹於所在某處鄉甲觀中條列所領戶化民百姓男女求恩乞願並佩正一盟威等錄二十四階七十五童子并及散民等願請無上玄老太上三尊將軍吏兵守宅三將軍兵士三十萬人保護其家口男女使三災九厄並乞隨章蕩散并身中內外種親及所佩法錄等前亡後化男女之鬼並乞遷達免離諸苦上昇天堂斷絕復連宿疾除差日就安穩蒙恩如願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云云依常品拜上今年某月日三會吉慶言功云云載拜以聞

赤松子章曆卷之四

赤松子章曆卷之五

為天地神祇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鄉恩觀道士某等素以胎生叨賜

天官治錄內外重沓過泰之恩以下愚六情奔蕩不自覺知歲月滋深積罪無數難可安全仰賴身中所受神仙寶錄所見營護受恩隆重伏地拜章一通上聞特從

太上無極大道諸君丈人天師君夫人造化之恩赦臣等宿世今生千罪萬過及臣前後為百姓男女消災救疾告急章奏建立齋直施行功德口啓願諸所求乞上請

天官役使吏兵及天地水三官前後水陸行諸道逕州縣鄉亭里域諸官君正炁助道興化者從正月十月已來天官吏兵有功勞者悉乞為言功遷加爵秩從一等至百等從百等至千等如

天曹科品錄署使曹稽職無令失意有恨者天官地官水官受功事訖各還本位并從正

月至十二月所請君將吏兵今為言功月一日至三十日所請君將吏兵今為言功日子時至亥時所請君將吏兵今為言功盡為舉遷依

天曹科品皆無令志恨符契吏兵及時伏臣等身中保守如故伏願

太上無極大道諸君丈人天師君夫人降下正一生炁覆蓋臣身生氣真全宿疾除愈四體輕強三尸墮落九蟲沈零學道棲神心開意悟曉知未來長生久視神仙度世得見

太平願臣生緣家口大小等身並乞災厄過度年命延永五瘟疫毒不敢侵斥至來年某月某日安穩如願當為眾官拜奏言功不負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愚方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事亦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探臣某因三會吉慶為天地神祇及臣等身中吏兵為前後百姓同詣救治疾厄求乞恩福臣等拜上都言功口章一通上詣

赤松子章曆卷五

太上開化之際盟威正教驅除穢逆但日某
稟悉暗鈍六情閉塞百行多違未有微功上
答

大造蓋聞道法三會吉日

太上老君恩流八極澤潤無外生死蒙恩是
以人清鬼平生死蒙泰今章奏告下天地
水三官土府九江水帝河伯將從提吏特乞
一切之恩原赦等七祖父母前亡後化一
切宿罪重過特垂放遺賜與沐浴上升玄都
長生宮中神登紫閣衣食自然等圍觀得
受餘慶福祚無窮注上生名玉曆青篇之中
存亡咸泰永為種民光顯王道清真之信思
惟

太上分別云云陰陽神訣吏左右龍虎君各
十八人出操等吉日謹拜遷達先亡解除
基考謫罰口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官曹治

三月一時言功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

玄科今據某素以胎生凡質穢濁得逢

太上道流開化恩流八極施布道法養育羣
生以有章得歸法門天師矜愍賜治職
以肌腥賤質耳目閉塞無輔助之效夙夜
憂惶不自寧安謹按文書天師節度一年三

會言慶十月五日都言功謹條所領錄上
辭旨散民育物男女良賤命籍戶口年紀顯
達人名右列如牒從今年七月七日已來
承上

三天無極大道諸君丈人天師法教訓喻百
姓賢治百姓助國扶命即使肉人等改惡為
善捨逆為順去故就新廢偽成真身中吏
兵功曹使者陰陽神決吏關啓千二百官君
上請天官將吏兵獎感太白金中陣兵魁魁
吏上清玄君五炁經君朱雀君日月天醫和
賢太始剛武敢健吏百蟲君神男神女玄男
玄女玉男玉女素男素女仙男仙女詭吏化
君醫治疾病公私口舌行來道路移徙嫁娶
葬埋作舍求乞保護及民所居鄉里監察
考君君吏道上二玄三元四始諸官君四野

五野七野平都君田鑑六畜倍加衛護天師
所布下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廬九州八極治
化君將吏兵士五方驅除君將吏東夷南
八蠻西六戎北五狄中央三秦黃書契今十
二月命君等男官女官二十四官男職女職

二十四職及男女戶口所受錄上吏兵請守
宅三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人等三曹
五祖五將五神保護肉人等家皆得端正勞
君苦吏願一切悉為言功舉遷以聞塞不
明鬼炁謹請漢南昌都集君還功君將吏一
百二十人主分別諸將吏有功勞者分別皆
當遷達考召調正鬼炁十等上至百等從十
等上至萬等遷入中宮隨功多少各還本所
功曹顯達受功者與便曹總職無令失意或
有志恨者至來年正月五日依法舉遷及
所願道民口數端正以為教信千罪萬過乞
垂原赦恩惟
太上云云操為依常品拜上十月五日三
會大慶言功口啓章一通云云
三會言功章

某州某縣道士某年若干某月生稽首謹上

請奏出入休安得允所祈仰荷
玄造請給謹狀

元吉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太上老君天師嗣師系師三師君夫人門下

具法位

生死解殯洗滌宅舍章

典者但某千生慶幸值遇玄風忝竊道門身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某即日稽首謹叩頭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某縣將領家口大小若

披冠褐蒙師尊而開度賜法錄以臣身忝正

乞恩拜章披讀亡人伏聞

太上今緣住宅生產死亡恐有殯穢宅中十

一之初階遷上清之極境伏以人羣法細違

太上有濟度亡人之法謹投

千人即日稽首歸命

犯巨多晨夕乘於焚修晦朔關於朝禮三元

大道未知亡人新逝已來魂魄託生何道恐

二時展行年本命害氣相侵今詣某求乞章

三會或失焚修八節庚申皆違離闕身或穢

在世之日身處凡夫餐啖衆生烹炮物命無

奏洗滌宅庭殯穢消蕩内外光明神龍備衛

觸銜突靈官口是心非違科越禁或思存散

非是罪今請奏鄭都拔罪章一通謹費法信

防保人口唯專一心上憑

亂妄想俱生或喜怒無時酒食失度如上之

以為證質某奏章伏願

大道乞求章文解除殯穢洗滌宅舍安穩無

罪無量無邊日往月來無由洗滌今因某歲

太上無極大道天師君慈父聖母上官主者

虞具如所陳以凡愚不明氣候輒承辭旨

三會吉辰拜奏大法言功章一通三五雜錄

特垂大慈之澤原赦亡人前身已來三業六

伏地拜章一通上聞

言功章一通資次伏願

情或續行所犯莫大之罪或犯一百八十條

天曹謹為上請東方青帝解殯君南方赤帝

太上三尊天師衆聖開大宥之澤教罔極之

科輪迴萬劫冥冥長夜未測亡人魂魄作何

解殯君西方白帝解殯君北方黑帝解殯君

恩賜洗前愆蠲除往過然乞臣所佩正一洞

驅役隸屬何官或恐在上中下二十四獄三

中央黃帝解殯君官將百二十人下為洗滌

淵等錄至于上清上仙上靈二官吏兵仙童

河九紅風刀之罪幽繫三塗請為解釋今

肉人解除殯穢玉女使者官將百二十人各

玉女文武官屬悉為言功報勞益秩遷階咸

為申奏章表乞賜亡人某魂昇三天魄離閻

費真精之水五和之香蕩灑某家并竈等大

受功賞受功事竟各歸身中安慰官府守

府永除苦惱逍遙福庭衣食自然天堂受樂

殯入海小殯入江千殯萬穢應時消滅上請

護身乞災厄蕩消衰危殄滅口舌不起忌

以乞某家口大小永保康寧所願從心常保

仙花玉女一千二百人與東方青龍主水使

仇叶和章應符水願有效微門徒與盛住持

者南方赤龍主水使者西方白龍主水使者
北方黑龍主水使者中央黃龍主水使者各
營真精之水洗滌弟子家住宅神靈內外
清淨并請勒河伯呂公子管枝尉督一切水
官將吏更相傳送除解其家內外神具皆令
清淨利枯人口大小若干人乞無災瘴宅舍
安寧向去前途五瘟不染行年四出常保無
虞以為效信息惟
太上云云

大醮宅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某縣某即日乞恩同心
稽首口辭自列信向無功招延不善即日起
遣宅宇已來未曾醮謝恐動土興工驚動宅
上諸神并及家口行年本命靈室奏書博士
不敢自專今謹請鎮宅十二禁忌紙章一通
防保宅上人口平安具如所列惟專一心上
憑
大道向求乞章奏願為降赴證明法教奉
用鎮信以表五方靈官上請天官為某住宅

之中四面內外十二時辰二十四禁忌太歲
大將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宅中伏龍日出
日八人口行年本命一切神靈從立宅已來
未曾章醮今選吉辰良日謹於中庭安鎮法
座鋪陳質信以表宅上十二時辰分解禁忌
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願上官典者特垂省理如蒙恩照謹
為上請據吏君五人治宅官五人制地君五
人官將百二十人將軍十萬人一合來下將
軍二十四吏兵三十萬人及宅中備位神明
及所部里域真官共部押宅中四面八方內
外十二時辰二十四禁忌土公太歲大將軍
太陰夫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伏龍勾絞歲
月大小二耗三公九卿將軍發盜本命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宅中內外一切眾
神即日即時應責上達收斂十二時辰鎮於
本位收攝宅上東西南北並請安穩無令觸
犯暨雇事訖言功報勞以為某家清淨一切
眾神鎮宅之內官室之裏錢財集聚羅綺盈
堂一依符教收却四面災禍永不侵擾元元

一心以為效信息惟
太上云云

開通道路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某閭門長幼同心稽
首叩頭乞恩辭但某塚宅衰凶神鬼侵逼禍
下自招上延亡人年若干歲某月日時染疾
困重無藥能療因此亡逝謹依俗禮棺殮在
堂終始永畢未測亡人新逝已來魂魄不知
託生何道恐在世之日殺害眾生傷損物命
繫閉三途未蒙解脫罔知作何功德拔贖幽
關伏聞

太上大道有解拔之科濟度亡魂之法謹費
法信獻五方靈官薦拔亡人魂魄開通道路
無有窒礙以今元元一心請求騰奏但以凡
流不明氣候垂恩請省謹為上請素車白馬
大將軍一人太玄君一人各官將百二十人
又請直符告下天地水三官女青詔書上下
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侯泰山二十四獄
皇天九平獄天一比獄東嶽泰山南嶽衡山

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高山地獄北都
寒池地獄牢推諸獄九江水帝河伯河侯將
佐掾吏一切放遣亡人伏願生前罪累並乞
消除後愆尤隨童湯沐浴清淨道通福
堂遷爽淨宮參經洞府然乞弟子闔門長幼
家口平安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拔河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州縣鄉里某年若干某月
日生即日口辭自列胎素肉人枯骨子孫千
載有幸得奉

大道從來蒙恩欣忭罔極但由肉人信向多
違招延不利多有厄難夢想不真所見不喜
推尋算術云有河神之厄恐有衰疾慮致傾

危今懇

大道告訴向求乞章奏開度衰年厄月免
離三河之厄輒憑口辭為伏地拜誓一通
伏願三河四海九江水帝諸神君等解釋某
衰年厄月水府之中但名係之處願為開度

無令繁閉諸獄又請東方青帝河伯水官南
方赤帝河伯水官西方白帝河伯水官北方
黑帝河伯水官中央黃帝河伯水官各百二
十人來下主為某解救三河之厄伏願
天地水三官女青詔書拔度刑厄永保無他
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保蠶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乞恩口辭自列今為
累年養蠶不收恐有犯捕以今月吉日良時
於宅內上請東方青帝蠶室南方赤帝蠶室
西方白帝蠶室北方黑帝蠶室中央黃帝蠶
室蠶家先祖蠶家公姥蠶家子孫天上蠶室
地下蠶室三十六蠶室照察某日夜慈慈罔

知救護唯以一心上懇
大道謹實心信向求乞章奏上請五方代
公代姥代家先祖代家父母代家子孫左右
四方力士上請神君下鎮養蠶之姑養蠶新
婦黑蠶如龍白蠶如虎行聲如風食聲如雨

雷聲震動不為禁忌但是穢穢並令消滅謹
書法信並在案前奉請五方養蠶之女又請
五方養蠶之姑又請蠶父比陽之君蠶母比
君之女為某宅內今年蠶蠶如願播植長滋
斥流蠶疫蟲鼠虛耗一切消滅伏願收繭萬
石得絲千斤知道為真知章為神謹為某伏
地拜章一通上聞

三天曹伏願

三天曹伏願

大道君吏上官典者特舉省察如蒙哀祐唯
專一心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接算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即日口辭自列素以胎生
千載慶善得奉

大道從來蒙恩誠深罔極但以凡夫不知璇
璣斗建土宿臨刑恐年命厄會不輕元辰衝
破天羅地網算盡將來九醜備備日夜憂惶
貞吉難保泉壤是虞唯專一心歸憑

大道謹備法信之具表獻五方靈官即日告

求乞章奏上詣

天曹拔贖身命雖不明氣候輒承所請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願

太上老君諸君丈人三師夫人門下典者一

切監司陰陽諸曹二吏施大慈之澤布罔極之恩願為上請壽算君五人保命君五人消災君五人散禍君五人扶衰度厄君五人解羅脫網君五人官將各百二十人一合來下為某拔贖二十四獄天曹地府古廟靈壇社稷將吏司命曹局尋檢某身有諸罪目死名在黑簿之中者乞為改易有厄脫除有病為愈已枯更榮已死更生衰中得度厄中得過月厄年災並為散釋某年命不長壽算短促伏願

大道弘慈立更生之道等騰其跪信上詣三天曹請拔贖某身命延年益壽削死上生今呈章奏之後家口大小災厄過度永保康平宅舍清淨塚宅潛寧九祖已來道遠自在元元一心以為教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拜上樓星益算延年章一通上詣

太上未官曹治

大塚訟章

具法位

上言今有某州縣鄉里某投辭列款稱門柰災衰家累疾病所作不利所居不安求乞章奏解除塚訟今據其事狀粗可根尋必恐其七祖九玄周親近屬生存之日過犯既多亡歿已來被諸考謫子孫未與拔贖冥漠得以怨嗟或葬在水源之訟或殯富神廟之訟或墳塋穿穴之訟或棺槨損傷之訟或舊塚相重之訟或新塚相犯之訟年月浸遠胤嗣不知或水溺火燒之訟或蟲傷藥毒之訟或刀兵牢獄之訟或瘟疫癰疽之訟或伯叔兄弟或姑姪姊妹連染以作禍殃有一於斯罔不誅責鄭官案罪因所甘心而玄律垂恩亦容追過輒依千二百官儀并正一具人三天法師所授南嶽紫虛元君治病滅惡之法謹上詣天昌君黃衣兵十萬人收某家

中百二十殃怪中外強拜十二刑殺之鬼皆令消滅又請無上高倉君兵一萬人為某家收治五墓之鬼傷亡往來住著子孫作殃怪禍害疾病某身致令死傷不絕者皆令消滅又請運氣解厄君兵士一萬人為某解除家中逆注某身中刑厄十二刑殺百二十殃考皆令銷散注滯使制鬼滅禍遏却六天之氣又請益天大將軍大兵士一萬人萬福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石安君官將百二十人朔平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玄始宮並為某辟斥故氣收捕天下飲食橫行鬼賊作諸精祟妨害某及家中大小者皆令收絕應時剪撲即使摧滅却死來生滅禍致福又請石仙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家却滅強殤之鬼厭絕精祟不得為害又請四相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銷散家中有考訟鬼祟諸不正之氣侵擾宅舍致不安穩者皆即收剪解釋訟考分別清濁又請赤天食氣君官將百二十人為某馳斥親屬遠近及有異姓之訟速諸凶惡怨訴共相侵擾不肯散退所為崇害

者悉皆制絕銷滅又請收神上明君官將百二十人爲身解除惡夢錯亂魂魄不守精神離越者今得安善使風注銷歇又請太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無渠官主其家有凶注之氣令人精神爽越疾病顛倒驚邪恍惚不自知覺者使銷滅賊害永無殃患又請制地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下治其冥泉官爲其身并家中大小分解行年本命太歲土王墓辰建破諸所觸犯爲高下卑幼之鬼爲業害者皆令消滅又請無上天生君兵士一萬人無上方相君兵士一萬人並爲收家門先後死亡有相注逮者令消滅之又請厄鄉候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太清官章釋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太清官又請祐護將軍吏兵貴太玄真符攝下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泰山二十四獄爲收捕分解塚墓墜迷之鬼告下地中官長丘丞墓伯蒼林君武夷君左右塚侯地中司激墓卿右秩蒿里父老諸地域所典垂令斷絕考害復注之氣一切消滅若其家祖曾已來先亡後死男女大小凡葬埋所在

有犯十二月建破王耗八將六對傷絕禁忌音尚不正哺次不得左前右後伏尸故傷妨害男女位座諸爲刑禍致不安穩子孫疾病者悉爲解釋和合隨源補復反凶爲吉轉禍爲福生死幽明不相關涉請都星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華蓋宮誅殃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倉明官太白中陣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並爲其家七祖已來先亡後化男女大小解星官復達收十二時刑禍違留逆殺皆使陰滅死亡斷絕復注若下官故氣假託形影導從鬼兵驅逼先亡傷注之鬼去來家門迫脅生人拘錄魂魄致爲疾病者一依鬼律收治皆令消滅又請無上天玄君兵士一萬二千人爲其收治逮近貴賤尊卑男女凡諸有謀口舌誹謗咒詛之氣皆令伏匿不得爲害又請赤砂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南昌宮爲其家收五疊六魁百二十凶災及虛耗之鬼常爲其所居宅舍致費損不利者皆令消滅凡上請二十四君官將吏兵即日一合來下各隨本職爲其解散考謫消除殃累和釋諸所斷絕注

氣先亡後死及種族親戚有橫暴枉濫流亡客葬無後之鬼預是前八十一訟之事件百萬種種之考注並各寢息不得動作一皆消蕩若猶有欲與造怨望覲伺間隙因垂衷便構扇禍害者盡皆收檢剪撲速令滅絕不得與其有相關涉存亡異境禍福各對當令其身并家口從今以去神氣流布天靈輔衛五藏調理六腑宣通真精內充百病消歇行業成就功德日新吉祥降祿邪散滅公私昌熾存亡荷賴所請天官君將吏兵文武職司並立勳績驅除鬼害收剪有功請即爲言功遷賞加秩進爵差次高下如天曹常科無使恚恨其所費交腕紫紋四十尺命米一石二斗錢一千二百文著體淨衣一副狀紙一百二十張墨兩錠筆兩管米一兩書刀一口淨席一領淨巾一條即以酬官君將吏勤勞之效恩惟太上云云謹爲其身居疾病解先亡後死者考氣注逮拜上大塚訟章一通上詣云云

又大塚訟章

起自茅山七真許長史云欲上昇爲上三世被冤家殃訟有西靈夫人告令求道官拜泰塚訟章以解洗冤債其章具有儀注若明日拜章今夜具備浴室五所如人之沐浴具備如力及先製小衣服三對兼具銀錢獻上先亡以充洗浣明日奏啓訖即燒章隨章燒衣服及錢財亦須嚴潔具備之又云夫人家事破落名宦不泰死厄疾病痛苦連年生業不興子孫凌替皆云上世考訟亡靈不安殃及生人子孫致之如然能三年內頻拜奏此章當有大益章詞臨時有意改移當從簡正不可煩續具法位

上言謹有某官某乙年若干歲某月日生實某州縣鄉里某爲戶頭即日叩頭稽首自列詞狀素以胎誕千生慶幸得奉

大道荷恩寶育得見今日伏以某身或有過所或謀害宜或疾元謝過祈恩性於此入語莫不因其修習乖違所行逆理違功補過積善不及上累先亡之禍下責生人之故致令某乙怪夢非吉所向

多違修念有闕厄患臻集慮不全生莫悟考終實懼上世已來先亡後死墓請不解塚訟相連告訴求乞解釋某伏按人生稟陰陽之正氣受形氣於父母血胤連屬逮乎七世停真伯叔至于兄弟莫不善惡同源榮枯相繼陽官賞罰亦止此條幽府所施豈宜廣引服屬既踈爲患自息且各有承嗣不相濫混日以亡人魂爽動以物接記籍所明爲例甚衆但肉眼障滯不能照親巫覡所見亦未窮察當是形解既分故音影莫會至於光像猶若子生然情念異同不必遵舊所以多致尤恨亟爲楊責今若不濟彼苦津離此怨路則終成深害訟案方臻是以經教懇切每念遷拔爲本訓誘款曲必使解脫爲先而當年在世莫不罪多福少罪事既多則久嬰苦切楊案既少故理無所有是乃縹緲累業殃注不已今慮某家先亡後死眷屬名狀冥府自然未皆放縱或有拘執責罰便生訟引且七世久遠後胤莫測其中善惡不可詳省令者既無的知其事謹備顯眾目具以陳言恐某

家七祖已來過去既往今於三官九府之中或有溺死之訟燒死之訟傷死之訟絞死之訟因死之訟填途死之訟墮墜死之訟踈踈死之訟打撲死之訟毒藥死之訟毒蟲死之訟產乳死之訟飢餓死之訟寒凍死之訟熱渴死之訟魔忤死之訟瘟疫死之訟中惡死之訟霍亂死之訟癰疽死之訟腫注死之訟癰瘰死之訟千疹百病以致於死皆各與訟又有老死之訟少死之訟孤死之訟獨死之訟縲死之訟寡死之訟客死之訟寄死之訟標死之訟暴露死之訟無棺槨死之訟有棺無槨之訟棺槨穿敗之訟尸體不理之訟骸骨不全之訟鳥獸殘啄之訟火燒骨之訟水漬骨之訟車馬踐轢之訟掘鑿汙泥之訟已葬之訟未葬之訟葬非本墓之訟葬犯禁忌之訟葬不安穩之訟葬高下東西南北之訟相冒父母妻妾姊妹中外兒孫兄弟姊妹伯叔姑姪更互相訟育子不養之訟有兒不舉爲奴婢之訟同姓之訟異姓之訟無安宅之訟無後之訟憤慨之訟責怒之訟悲傷之訟

奄忽之訟又生時與人有寵愛之訟有憐慈之訟有爭訴之訟有殺活之訟有枉濫之訟及死後受誣對之訟有慚負之訟有違約之訟有咒詛之訟受考罰之訟受徒繫之訟受誣役之訟受二十四獄罪報之訟受惡因緣牽引之訟次求恩赦之訟求還家之訟求人代之訟求迴道之訟如此等訟訴之事各有條領若溺死之訟訴其沉淪水府衣形沾濕燒死之訟訴其髮膚焦灼皮肉剝爛傷死之訟訴其身形殘毀流連瘡血絞死之訟訴其繩約緊急氣息壅閉獄死之訟訴其鑊械拳擊不得解脫因死之訟訴其困幽嚴道理不暢徒配繫死之訟訴其結鉗在身請役苦劇填達之訟訴其肢體屈壓不得伸展兵死之訟訴其身首異處墮墜死之訟訴其筋骨摧碎踣蹶死之訟訴其體脉結瘀打撲死之訟訴其頭破骨折毒藥死之訟訴其腸胃潰斷虎狼死之訟訴其肌膚噬食毒蟲死之訟訴其皮肉腫爛產乳死之訟訴其腹裂脰脰餓死之訟訴其胃府空竭寒凍死之訟訴其

戰凍冰焚熱渴死之訟訴其吸赫喘之魔忤死之訟訴其精魂怖悸鬼所制伏溫疫之訟訴其寒熱顛倒經絞醜毒中惡死之訟訴其卒暴痛急不得申開霍亂死之訟訴其飲食過度氣脉翻錯癰疽之訟訴其皮膚膿血藏腑傷潰腫疔瘰癧中風上氣十疔萬病之訟各訴其沈滯困劇老死之訟訴其筋骨疲頓少死之訟訴其年志未成孤死之訟訴其幼無父母獨死之訟訴其老無兒息鰥死之訟訴無妻妾寡死之訟訴無夫對客死之訟訴其非舊鄉寄死之訟訴其非本宅柩死之訟訴其無衣衾露死之訟訴其無覆蓋無棺之訟訴體親土壤無槨之訟訴朽腐開顯棺槨穿敗之訟訴漏不蔽尸體不理之訟訴其求瘞掩骸骨不全之訟訴求聚合鳥獸殘啄之訟訴失肌膚燒骨之訟訴求補復潰骨之訟訴求高燥車馬踐轢之訟訴求移改鑿掘穢汚之訟訴求遷濯已葬之訟訴求修理未葬之訟訴求墳塚葬非本墓之訟訴非土域犯禁忌之訟訴干觸神位不安穩之訟訴地氣

衝激高下四方之訟各訴其處更須轉動六親九族之訟各訴其生人違背恩紀育子不養之訟訴天性忍害不得生成同姓之訟訴無情擅異姓之訟訴相輕濫無宅之訟訴非所歸無後之訟訴絕祭祀憤慨之訟訴志氣不逞責怒之訟訴人侵割悲傷之訟訴多厄枉奄忽之訟訴不獲辭又生時所與人仇讎事各有訟訴並是怨結莫申追想引逮其亡後所興諸訟皆由不能自忍求對生人大界雖合八十一訟其中枝葉分散變成百千萬種又有生為惡罪死受責罰湯火灼風刀電解負石鑿山漕江墮海如此之目復百千萬條悉皆訟引子孫更相攝對又有陰伏匿怨內疽隱恨發念出言起訟顯顯或值時世不理患難迫身不勝哀憂心悲口毒劇言怨語呼天喚地辱詈光景穢罵神祇事徹曉冥皆成訟考又立行醜逆搆案無良犯諸科律禁誡悉入考目百年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積考相加眾考集併命沒已後餘考不息纏綿累積世世不窮

不知其家七世已來先亡後死於此諸條並何犯坐或復捨命之日不自甘分怨天怨地呼引鬼神亦致遺殃相連終不解釋或有臨民理務枉刻無辜殺人取財囚人受貨因公行私狠戾暴虐或妻妾閨閣照察不明信用偏邪寵縱讒賊持上逼下怨酷叢生祝禱鬼巫厭近年命使取魂魄殺以償怨因是相訟亦無窮極又恐其家七世已來復有陰罪陰過陽罪陽過死罪死過妻室沈堂內外怨穢無德無恩不仁不孝欺妄狡詐違常悖理塞源按本指是作非天地所希客人倫所共棄。汝命三官皆嬰對罰罪相及世結固督切考課終無止息魂爽艱急日就難忍不堪荼毒辭訴鬼官求引生人代其刻苦幽司雖明亦有曲倖或能聽理鬼言移撤召對致其家累年疾厄頻歲災衰光怪夢寐錢財耗滅無可覆厭告乞玄師目某復覽誥傳准應分解塚訟墓注為急直旨研明竊思承奉願遵幽密護物為功驅馳謹按未敢懈怠但聖匠遽速軌跡遽訖速非閭閻靡知定本輒極心究校

詳盡應誠參順經科備仲虔奉依法謹費布素一百二十尺五方縹紋白素各八十尺掃帚五枚糞筐五枚朱砂一兩二分幣一領狀紙二百張筆墨各一副書刀一口錢五千丈油一斤香三兩米二石四斗并先宿備沐浴洗浣之具目謹為伏地拜章一通特願上官典者垂神省覽為某家分解先亡後死塚訟訴注之氣令復注絕滅違害潛消人鬼異路生死乖隔謹請天官君將吏兵各司所主共為某家厭制墓氣解散殃咎降某家塚瘞之所又於鄭都泰山河海丘陵諸請後之處三官三府各隨源檢糾必使洗釋輒按千二百官章儀并正一真人所授南嶽魏夫人治病制鬼之法為某家上請太玄君五人官將各百二十人又請左右都候官將百二十人治

侯地中司激墓卿右秩萬里父老諸是地域所典主者並嚴加斷絕某家塚訟之氣復注之鬼若某家自上條高曾祖父母已來諸塚墓所在有犯十二月建破王耗八將六對傷絕禁忌音向不正哺次不得左前右後伏尸某姓男女位坐並為刑禍虛耗不息妨害子孫者兼為解釋和合補復使生死咸安即請大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無渠官又請九地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茂理官一合下主為某家分解葬埋所犯十二月建破王耗及十二丘墓塚訟之鬼一切須滅又請都星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倉明官又請太白中陣明星君官將百二十人等一合下並解某家七世已下前昇後化亡人星宿官將復連收十二刑禍遲留逆殺除落死名止殺滅殃又請赤天食氣君官將百二十人主驅斥親疎遠近及有異姓訟逮諸凶惡之鬼又請無上高倉君兵士十萬人主收五墓之鬼傷死往來病業生人者又請四胡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消考訟之鬼不正之氣致不安穩者又請收

仲上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收輜轡不寧惡夢錯亂魂魄不守者又請天昌君黃衣兵士十萬人主收某家中百二十殃怪中外強殭十二月刑殺鬼又請蓋天大將軍十萬人主為某家辟斥故氣斷絕注鬼却死來生却禍來禍又請太白君百萬人都官從事考對殺君各有種數千萬人一合下營護某身并某家却死籍上生名斷祖世中外亡人死注清濁之氣破殺尸殃之鬼不得伺候牽引更相往逮若下官故氣假託形影道從鬼兵脅迫亡人還逮家門者一依女青詔書律令收治絕滅所請十五君官將吏兵等願一合來下各隨本職為某解除亡人考謫療治眾苦痛惱之疾盡得平安克使訟訴不生殃注絕息某家諸先亡後死中種族異姓親戚周旋朋友奴婢僕妾橫暴枉濫流亡客葬無後之鬼預是前八十一訟之事及百千萬種殃考注逮等各皆潛寧休息不得復動作為害若猶欲怨望覘伺間隙構扇禍害者各盡收執連令永滅不使更興章御之後賜某家前亡後

死祖世亡人罪蒙原赦魂昇三天塚墓安寧考訟沉靜福祿當今慶流後代子孫隆茂官學光顯計圖勝展公私利昌疾病除差怪消夢正存亡獲福以為效信所請天官依都章言功不負丹誓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謹為某官某亡身處官徒官職沉滯名位不達或云某代門戶東殿子孫凌替或云官私屯死言之在臨時改張拜請

天官分解亡人塚墓考訟殃崇安死利生制滅禍害乞恩章一通上詣太上某官曹治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再拜以聞

赤松子章曆卷之五

赤松子章曆卷之六

皇六

沐浴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右牒即日稽首仰慮亡人在生之日多諸罪累沒命之後因閉三官困苦之中未蒙解脫今謹憑

大道之力拯濟幽魂宿業愆尤以今蕩滌謹膏亡人在生衣物及鎮信錢米香油方綵筆墨等謹於淨庭立作浴室沐浴之具皆令清淨免離幽塗臣今謹為伏地拜章上請沐浴

君更沐浴夫人洗浣玉女千二百人鑒臨亡人沐浴身形洗垢除穢去離桎梏得觀光明逍遙快樂衣食自然無諸之少安穩塚墓枯利生人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眾真分別求哀臣某謹為拜上

天官沐浴朱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官曹治

解讀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右牒即日稽首仰恐亡人在

生之日所向多違招延不利凶被亡人遂爾終亡如此苦切人天罕測罪積玄司蒙彰天府亡者平生之日三業六根多諸罪結上觸天禁下犯地忌中悞人鬼有諒罪深不測魂路速即一心歸命

大道告訴向_臣求乞章文具如所列_臣謹為伏地拜章上請素車白馬將軍兵士十萬人又請太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為亡人魂爽永離三塗名書六天願為度脫重罪請太玄真符告下天地水官府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神泰山二十四獄東嶽泰山地獄中都大獄天一北獄皇天九平獄南嶽衡山地獄西嶽華山地獄北嶽恒山地獄中嶽嵩高山地獄比都寒池牢檻之獄九江水帝河伯將佐掾更一切放遣亡人永離幽墜昇遷福堂衣食自然不得注訟生人思惟太上分別求家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具銜_某年若干歲某月日生行年到_某今於某州縣鄉里觀院謹奉金紫代形章一通某爰自幼小以至于今無德無功叨榮重祿歲月積久罪狀彌深又職在養人政專撫俗或緣情喜怒傍公徇私或率意刑罰悞犯真聖失在毫末蒙重山嶽常懼冥責唯無覺悟某自某月已來災疾云云伏惟

大道潛貸有感必通某微誠上陳伏希降鑒謹依儀式貴金人一形紫紋若干尺隨年命米一石二斗鎮錢一千二百文油一斗二升紙一百二十幅筆兩管墨兩錠青絲一百二十尺算子一百二十條淨巾一條用為法信上投大道求乞章奏削落死籍注上生名_臣謹按師法參詳天圖_某受生九天冠帶五常九宮籙落八卦交輝三光朗照七元輔身乾坤覆載五氣翼形陰陽育養開導光明法象天地名參中元司命勅籍太一檢年玄符記錄在南昌上宮紫蘭之內玉冊七寶之函承天順

地稟氣玄天定算冥中初無天傷今世運否三元交喪真氣上升六天鼓行千精萬邪枉害生民致有理不揚抱枉不彰三尸枉魂飛奏彌天怨鬼號訴稱恨三官天高地迥幽冥不理注連生人致有先亡祖考中外傷痛攝合為凶_臣按天師九道考經元辰包鉤命訣之法人命受生有吉有凶脩短之期各有歲月日時生值吉德則長享五福犯刑遇害終於六極謹尋_某本命_某命人以_某為鬼行年_某災厄深重云云伏聞

大道普慈好生惡殺無災不救無厄不解既生當活已成當益哀念一家慙其厄疾_臣奉任治職奉宣慈化不勝所見謹冒清嚴披露丹懇伏地拜金紫代形章一通上聞伏惟太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女師三師眾尊乞垂大恩特賜原赦解_某宿對之愆千罪萬過道氣廣覆迴育養之恩救濟一切賜續壽命身入福德之中以上官典者垂神省理分解年命生月胎日宿新災厄凶禍之氣隨事和解為_某上請三十二天帝君

長生司馬代形度命南昌元君監生使者各三十二人乘飛龍羽車三十二天帝兵馬各九億萬人一合來下費其金人紫紋上詣三十二天曆星檢宿官曹之中貿名易形更詣真神玄元生氣下入其身中更注上生籍延命無窮謹請延年益壽君各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一合來下費其代形金人紫紋信物上詣太清玄元生氣宮伏請下條星度算君貿名易形君脫死上生君又請其身中功曹使者太陰考君君吏費其代形金人紫紋上詣北斗太陰御女下一重冥宮太陰典死籍庫壁櫃之中貿其身易其身形上名生籍玉曆之中延命無極又請魁胞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太皇萬福解患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三天解厄君解害君各五人一合來下主為其上解生年日月胞胎所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星惡宿下解地祇禁忌五災六害七咎八難九厄十苦十二刑殺賴北斗七星削除其死名貪狼巨門斷絕死源祿存廉貞貿易死形文曲武曲除籍死錄天網破軍

殺氣不加賴三台君解其行年六害過度疾病死喪之厄歲月時之厄天地之厄牢獄之厄兵賊之厄四時五行金木水火土之厄千凶萬厄盡乞度脫請煩東極青華九玄上宮青帝監生度命君貿名易形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青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費其代形金人紫紋上詣長生宮中為其貿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青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南極南昌宮中赤帝監生度命君貿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赤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費其代形金人紫紋上詣南極長生宮中為其貿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赤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西極白素宮中白帝監生度命君貿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素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費其代形金人紫紋上詣素雲宮中為其貿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白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北極玄斗太陰宮中黑帝監生度

命君貿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玄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費其代形金人紫紋上詣太陰御女下一重冥宮中太陰典死籍庫壁櫃之中為其貿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黑帝冠帶延命無窮重煩中央高皇三十二天玄都紫微宮中黃帝監生度命君貿名易形君元氣受生君神仙度世君各一人兵士各九百萬眾乘黃雲羽車飛行萬里一合來下費其代形金人紫紋上詣三十二天始生元氣宮中為其貿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黃帝冠帶延命無窮謹請其本命其并從官其人千乘萬騎為其保守祿命拘制三魂滅除九氣易形生神安鎮官府長生無窮又請其行年其并從官其人千乘萬騎為其保延祿年拘制魂魄削死上生安神定氣永鎮生宮之中賴其君父母為其上消天上四方星宿之災下散地上八方之禍各保其祿命上詣三天曹解其身中真官考召解脫羅網削死上生移名玉曆生錄之中轉禍為福轉凶

作吉以德消刑以禍消禍四時五行金木水火土雖復相殺還復相生戊巳中和神仙道成願左右玄元始氣生活若若犯天地水三官焚考應還鬼伍者願三台君解除億萬萬考千秋百禍十凶九厄三災八難之中特爲解救增益壽考著生錄願明曹典者舉拔十方之內某所犯宿連罪命某厄所在悉爲隨事和釋於三河四海九江八極天地水三官百二十曹府六律九章泰山二十四獄玄河北獄之中拔贖某三魂七魄女十還附身。形又請三天拔命君度厄君度命君濟厄君各十二人消災散禍君十三人倉穀吏樹木畜夫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周天八極君十二人左右執法君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河神六府河伯水府解厄掾吏三百六十人又請中宮閭能兵士百萬人一合來下入某身中消除行年本命十二禁忌衝破拘元檢敗大會小會五刑九厄五凶六害九醜衰厄安定五藏調和六府百病除差又請周鼎君一人治大夫宮中爲某和解曆紀周旋八極

除死籍上生名超百二十生氣延年不老又請南上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列庫宮周玉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地理宮中衣絲朱袍丹陽之憤通天之冠又請周鼎玉女千二百人衣絲衣一合來下爲某致舍生之氣延年度厄召還魂魄附某身中記生名除死籍乞生活章上所請十二百官君將吏兵并勅下某身所住所居里中監察真官四野九野都平君道上二玄三元四始甲子諸官君十二水帝河平侯所在神祇杜稷咸承臣今章御之後乞某災厄過度年命延長四大休吉道力扶持元元安穩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分別哀原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等各二人出操臣謹爲大道弟子某奏金紫代形解厄延命大章一通上詣太上某曹治

收聲夢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訴千生有幸得在道門以自保持被蒙恩覆闔門端正每自善樂但以肉人奉法初淺慙然累臻某自近已來寢卧不安眠則覺魘又夢寐參錯多見先亡後化往來輒便驚覺大小惶怖依憑大道請治告臣求乞章奏以自救護謹爲拜章上聞願乞大道哀愍肉人解除殃害若有故氣太歲太陰大將軍此時司命十二月建前後八神拘刑破殺宅中伏龍七獄掾吏遲留逆殺四面蜚功懸尸六害十二下媚及客鬼寄住之氣盡令消散謹請萬神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爲某却死來生却禍來福辟斥故氣精崇注鬼重請天昌君黃水兵士十萬人主收某家中外強殭十二刑注夢寤之鬼重請太陽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佐蘭官主治眠卧不安驚怖之鬼皆令銷却若有塚墓十二塚訟強殭復連一切盡以三氣除之解絕復連不得爲後生人作精崇重請天中敢健吏兵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收捕某家先亡遲留逆殺

考害之鬼付女青北獄治罪身中所苦悉
令除差卧得安貼不復驚覺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為亡人首悔贖罪解誦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_其素以下官子孫運會有
年遭逢大化標信制屬以自保治蒙恩覆蓋
大小慶慰而以頑愚修奉多違以招考罰頃
來輒軻凡百無善身身疾病從來云云伏自
考思精崇所由恐亡人_其生時犯罪不忠不
孝不仁不慈姪情嫉妬罵詈詛譎夫引地
叫喚神靈或貪財盜竊枉剋非理改動所作
凡百無善致收大考繫身土恐亡歿之後
被受重誦魂魄考對結在三官徒刑作役楚
毒備至不堪困苦速累生人致令家基考
復注殃禍不絕生死困辱不自解免元元之
情憑恃道氣_其今備條_其生時罪狀首列詣
治并賞_其物以立心信拔贖_其生時所犯百
萬之罪_其臣以頑闇不明鬼氣謹承_其辭伏地
拜章上聞唯願

太上大道天師門下典者特垂愷悌之恩察
所奏乞依

太上首悔之制為_其家亡人_其隨事和釋解
散考誦重遣功曹使者_其貴_其信儀遙詣

三天曹按_其生時所犯隨原科剔削除刑名

絕滅事目謹請太玄真符攝下女青詔書地

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神泰山二十四

獄中都大獄天一北獄皇天九平獄天地水

三官河侯河伯將佐掾吏等一切放_其等魂

魄使還附尸骨免離囚徒困苦之中得上屬

天曹和樂之地斷絕殃注滅除死籍若_其生

時有犯五盟七詛更相拘牽結逮不解者_其

乞丐一切解罪釋散_其家從今以去令生死

安穩門戶隆利疾病除差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貴亡人衣物解罪誦達達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_其列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

孫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兼蒙恩有賜_其大小百官重錄參佩內

外光顯非分實荷周極但_其等肉人生長李

俗不能承科奉戒多違招延考罰亡過_其前

得疾病不蒙原赦以_其年月日謝命三官從

此已來疾氣云云恐_其先身宿緣及在世之

時所行罪惡新故乘蒙及存亡考負魂魄繫

對在三官困苦之中不堪憂惱注連生人_其

大小痛死憂生無復情計不知立何功德以

相拔贖謹_其貴_其生時服飾_其種衣物以贖_其

死魂重誦斷絕復連歸命告_其求乞章奏上
如所列目以

大道慈化憐生慙死歸向之民存亡戴賴最

以幽繫之魂有昇遷之慶法輪開度化生人

道_其丹心側盡敢緣慈恩仰希照潤謹冒清

正拜章上聞唯蒙

太上無極至真_其申_其所奏原赦_其先身今世

特垂料省謹為上請素車白馬將軍兵士十

萬人又請太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知

_其魂神閉繫所在若長淪三徒名書六天願
盡為度脫重請仙官大歷君官將百二十人
治西水宮重請太玄真符告下天地水三官

女青詔書地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十二塚神
泰山二十四獄中都大獄天一北獄皇天九
平獄東嶽泰山地獄南嶽衡山地獄西嶽華
山地獄北嶽恒山地獄中嶽嵩山地獄北都
寒池牢檻諸獄九江水帝河侯河伯將佐掾
吏等一切放其魂魄削去罪目解除刑名放
囚出徒沐浴冠帶遷昇福堂反胎化生還於
善門絕死注於六官上生名於丹籍賜善等
大小所苦並蒙除愈口數無他向願從心以
為效信生死千罪萬過唯乞原赦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_臣以凡愚先身功德雖生人
道履於穢世塵濁所染自分淪胥絕望天路
皇極哀矜未見刑辟閭閻僥倖得參三景真
經雖志自克勵而為尸蟲所纏累在嗜欲觸
事違戒加值今陽九運促驅除已及功沒罪
見未能自拔常懼一旦奄忽無期雖念自新

滅度三塗五苦鍊尸受度適意更生

而結縛未解善緣未至敢以刑餘之命於三
掠之門冒陳營誠千仞天眞追念悚息_臣
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竊見經旨明
戒有可憑恩經言自非先身有善累劫之功
名書瓊簡不得妄見寶經預以見者皆應昇
度或功德未足生死未充未得白日飛騰或
託尸解暫經太陰魂神受對寄形地官因緣
期訖得還故宅一時俱昇如靈旨所誠則奉
法者猶有可冀是以愚_臣敢申所見即日有
某郡縣鄉里某年如干歲本命某_臣帝領
籍某月生受命某_臣天某在世之時闕關好慕
詣道士某登壇結盟奉受三景洞經供養禮
拜時修齋直但某身履下世穢濁所牽功德
未滿滅根未絕如靈旨所期某雖形滅應在
尸解恐某因緣未定先功未充以某月日時
以疾去世託滅太陰形寄土官今停柩殯宮
須待良辰遷還蒿里功德未足未便早遷恐
為土府所見驅逼不相容安魂飛魄揚尸形
匪寧搖動考對注連復生_臣宿世因緣與某
忝結天親俱處末俗私心憂念雖靈契有定

_臣猶不自寧嘉荷任之日以開度為先今仰
憑

無極天尊元始大化明真之旨正一之科謹
為攝齋拜章上聞願

大慈哀矜原除某前身及在世時所犯罪業

諸有三塗之根五苦之結在三官九府考屬
執罰之曹神兵力士鉞杖之下刑係刀山劍

樹九幽長夜地獄之中者乞申_臣今章告下
三官賜以某生時建善之功拔度魂神還復

故形若某神離魄蕩尸肉朽腐願五帝尊神
還其肌膚養復魂神三先飲哺注以洪泉通

其榮衛潤以血氣應轉者轉應度者度應生
者生願某所屬某嶽某山具靈正神為符下

九土地官各依部界供給有無一如明具科
旨當使形安神守魄不蕩散頓消罪源精神

還復故宅乞_臣章御之後某復受生鍊尸還
復故形上補具仙伏願

太上門下典者申_臣翹翹之心所奏蒙御開
度幽冥上願

天慈造化無量大恩下使_臣愚念不辜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云云為某拜上滅度形神拔
出三官九府三塗之根五苦之結開九幽地
獄還復魂神錄尸受度適意更生章一通上
詣

太上某官曹治伏須告報

出喪下葬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奉法無狀招延凶考亡
人某以某年月日沒命三官安喪宅內某地
未得葬之當以今月某日某時權移某屍柩
從某地出安埋某處某奉屬清真奏誠道氣
不復從師上問懼為太歲將軍十二月建鈞
刑破殺下官故氣十禁萬忌所見傷害求臣
上聞以自防護臣按某為道民事與俗殊送
終葬死無所忌諱一心之民在可哀愍謹請
太素太始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又請葬埋
更十二人一合下符攝下女青詔書地下二
千石丘墓伯十二塚侯及所經由里城路
次禁忌之官不得侵犯某家當令某營寧后
土精爽安穩附就魁網眾忌一切消滅要以

某家死生無他以為效信事託言功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新亡遷運開通道路收除土殃斷絕
復連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
孫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被蒙恩覆得金首領人口某等誠用欣
慰兼蒙師道所見哀憐賜署某大小天官錄
治荷恩隆重實在罔極肉人生長末俗不能
勤修建立功德上報恩澤百行多違罪過山
積招延考罰家門衰頹喪禍不絕亡過某前
得疾病不蒙原赦以某年月日命謝三官從
此已某宅舍不安鬼氣不絕光怪夢寐疾病
云云喪葬之餘懼怖屏營恐某等死時日惡
殃注不已詣告訴求乞章奏上如所列
接受陰陽造化而生雖承九天之業假備四
大而成生時相給終畢相還陰陽相配雌雄
相隨陽唱陰和男行女從三萬六千神眼為
生宗受明日月卯酉二門在人為神去人為

鬼人之將死故眼睛光墜左雄右雌名曰土
殃從一至三雄白雌黃二十七四毛羽飛翔
翅脚帶毒動則輝光口銜金殺向人皆亡東
西碌碌南北乘經值過太歲太陰將軍王耗
之神住不敢行途路既塞恐成災殃有犯重
喪者羽吐毒注害生人死注不絕緣此而興
又恐某屬三塗尸役地官搖動驅逼還速生
人日以師道正一嚴明生死異世不得相干
某生死氣速往復相延如不解故則存沒莫
分人命至重枉濫難容謹為拜章一通伏
願師道必垂哀矜願請仙官討氣君一人官
將百二十人主為死人某開通太歲太陰大
將軍此時司命王耗十禁萬忌約勒四時之
官開通道理不得拘留某精爽注復生人又
請北辰司馬都官從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誅殃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收捕某死時
雌雄殃殺魁網之鬼復注之氣疾速去離某
家各還本屬四時之官不得拘留原某前身
及今生在世時千罪萬過千愆萬咎悉皆赦
除某盟結既解還連魂神去離三塗五苦還

昇梯堂衣食自然利祐後人不得更相繼暴
復連殃注於今斷絕地官衙尸神還更生並
賜其家從今已去大小等疾兩陰私除差
門戶安穩生死受恩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新亡親宅逐注却殺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孫
運會有幸得樂清化常蒙恩惠誠自歡慰但
肉人闔門頑愚施行多違招致考罰頃年以
來家居輾轉畏死相係某抱病疾以某月日
死亡恐某死亡之日注復生人有土狹惡氣
喪車危難雄雌之鬼盤停宅內傷賊不已肉
人惶怖無復心膽告訴向某求乞請除宅中
注殺安神定氣上如所列按人死之日魂
魄流散化成八殺雄雌各注喪車危難或出
或上還重殺害纏綿宅內伺候哀復欲中
傷注害生人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特從
大道迴神降福流清瀉濁謹請天中敢健吏
兵千二百人又請逐注鬼禽奇君水垣更各

一合來下某家宅舍之中收捕夢尸注鬼雌
雄客殺喪車危難一切絕滅又請却殺將軍
十二人一合下到某家宅中收却百二十殃
殺之鬼并勒某家所居里中具官注氣并守
宅三將軍二十四吏兵士三十萬各暨兵
刃外向繞宅三重又請神水使者與諸官併
力掃灑宅中神水雲行萬里清嚴宅內蕩除
尸穢眾官備衛神明鎮守并遷某臨亡之時
報殺將軍功成事訖各還天曹列受功賞并
請安宅穩宅鎮宅清正吏一合下安鎮宅舍
保護人口使復注絕滅肉人千罪萬過生死
所犯一乞原赦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受官拜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素以下官之餘胎生下愚
遭過開泰得在民次狼蒙天地重光之覆得
預階倫普處在某朝職滿被銓選報某位王
命已行不敢稽闕當以某日拜受板印仰憑
大化清淳之氣奉發之日不同時王歸情師

遺告某求哀謹為伏地拜章上聞為某上請
朱雀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洛平宮主萬
民和合賓客人眾飲食皆令笑喜無有怨惡
重請位官受爵君官將各百二十人重請四
方夷蠻戎狄君官將各百二十人一合下營
衛某受拜板印之後辟斥眾災禁害之氣使
某職顯易遷居官清利安穩無他以為效信
所請君吏謁言上官中宮錄署無令恚恨思
惟
太上分別求哀

臨官蒞民章

具法位

上言某以下愚蒙大恩為時所銓顯叙某
縣王命既加當親民物便以時世偽濁人鬼
互權肉人功薄無以懷災今月某日啓邁即
路赴用某月日到境入界仰侍道氣不敢卜
日間時入境之日為土地精靈符師杜廟飲
食故氣太歲將軍道上禁訶五行王相魁綱
諸忌所見中傷告某自列求乞防保護為拜
章願上官典者告下某里中土地真官郵書

驛騎亭傳里邑皆爲閑通營衛其身重請昌
落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重請祐護將軍萬
福丈人官將辟斤衆災解除禁害君一人官
將各百二十人與四方夷蠻我狄君吏各一
合來下同共營衛其身太歲將軍四時王耗
千禁萬忌使其到境入界安穩無他居官清
利口數康靖在職遷顯歲終如願時君將吏
言功報勞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受官消滅妨害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遭遇時會得在清化身佩
仙官出入蒙恩誠用光慰某從某世已來官
爵相承蒙國重恩今忝某職以某日恭受王
命潭倚大道不卜不問不擇日不揀時持心
而行自受職已來夢寐錯疾病更互怪異
去奎不知何由推按歲曆天地六甲受板日
某子值五離本命某子行年甲午破子以十
一月受板復是衰月太歲某刑殺在某墓殺
在某某爲刑殺更相衝剋時日所臨下值六

合仍會六害伏聞

大道無禁無忌精誠不至不能獲災却害馳
來告_曰求乞文書謹以上聞願以道氣下流
謹爲上請天閣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安陽官
主開除九天禁忌某受命者消滅之請天王
玉女千二百人衣青衣主收天下萬民拜官
受位印金銀通神明却災除害身壽百歲若
某拜受之日爲五雜時有妖惡衆害悉爲消
滅乞上官典者差下所請某中如干政君_若
○_{云府中二十四政若郡云郡中二十四政一}
○_{若州云州中十八政縣云縣中七政君}
合併力爲某樓却衆惡消滅禁忌在官無他
論議合德吏民歡心時蒙遷位歲竟安穩如
願之日所請天官言功報勞不負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遷臨大官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其素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孫
昔以樂化制屬
大道以自保治蒙息端厚常自喜慰其宵旰
之門世以仕官爲業累爲其官綜治王事名

續顯著今還某職非某肉人所能披致仰感
大道覆載之祐某官處在機要或在臺外云云職攝
百國大政君臣多是強勢吏民權下悉皆習
滑又多獄繁枉直難明懼文失中遭罹譴負
歸誠

大道廣納之施訴告向臣求乞文書以自保護臣忝荷重任不勝肉人告訴之至謹冒清嚴拜章上聞願垂矜祐謹請東九夷南八蠻西六戎北五狄君各十二人將吏兵士及時下圍繞某所住宅俟從左右重請萬福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主辟斥故氣精崇呪詛媚固使却死來生却禍來福重請大星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石仙宮主制百姓口舌讒謗不行收正其位令百姓吏民相見笑喜重請祐護將軍萬福丈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營衛某身重請蒼蒼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巨門宮厭官怨讎刑禍之氣止之不到願上請天官時君將吏一合同時來下某州郡縣鄉里舍各隨所主擁護某身辟斥邪精瘟毒疫厲之氣誅讎媚固皆令消滅使某心開意悟五

神聰了所言者當所作者允如千百口皆為
伏諾謹積唯新闢門平安歲終舉善公私隆
利以為效信當為時君將吏言功舉遷以報
勞苦肉人大小千罪萬過並乞原赦恩惟
太上眾真分別

保護我征章

具法位

上言謹按文書某列素以胎生肉人下官子
孫運會有幸遭逢大化被受恩覆誠用欣慰
但以頑愚罪過山積常招禍祟云云道里長
遠行經江山歷涉淮泗方向凶敵白刃之中
鋒毒既交酷加文武又軍法嚴峻動有戮戮
妨惡持權禍人為暴肉人功薄無以懷災恐
其當此厄難不能度脫元元之情懇悖道氣
詣治告求乞祐護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
請東方九夷君南方八蠻君西方六戎君北
方五狄君各十二人重請千里君萬里將軍
祐護將軍共營衛其身隨逐覆蓋所在之處
常令安穩辟斥眾災疫癘鬼賊使某白刃不
加度脫厄難官中清利無他謹負以為效信

當為時君將吏言功報勞恩惟
太上眾真分別求哀

赤松子章曆卷之六

廣成集卷之一

敢一

代陶福太保修瀘口化請額表

上邽奉清宮同供奉歷制文章太極賜眾社允恩
臣某言伏以瀘口化者即二十四化之第十
八也節應配於小滿列宿應於畢星陳安世
白日昇天臺殿尚在褒女仙乘車得道轍跡
猶存每歲春秋准初祈醮項自用軍之後併
已摧殘古殿空壇僅餘基地仙儀像觀盡翳
榛蕪往來絕瞻敬之門仕庶無歸依之所豈
期福地一旦蕭條臣輒備典修願資聖壽伏
惟陛下軒帝靈源緜山仙緒繼天御極用道
臨民萬方崇廣履之慈三教被惟新之澤芝
田柰苑咸荷精嚴古廟儒官亦蒙飾飾况是
長生之教敢申崇昇之儀披以剪雜萬葉興
管宇室像設免嗟於暴露藉冠冕遂於焚修
邀彼靈蹤還為勝舉膏燈有託齋醮無虧兼
召道士楊玄歌獨孤知元何等三人就觀
居住記但以荒涼既久門額全無敢祈雨露
之恩特飾神仙之境其化伏乞聖慈依瀘口
舊名仍賜給聖壽額許臣自製追懸挂庶使

琅書銀榜長懸日月之輝漢水仙山水祝聖明之壽_臣某無任之至

謝新殿修金錄道場表

_臣某言伏奉聖旨與右街威儀何冲徽等二十一人於新殿內修金錄道場七晝夜今月

十四日開至二十日散供奉官楊紹業依時設拜言功表贊訖者伏以天贊聖功鼎新大內瑤軒玉砌超三島之龍宮青瑣丹扉逾九清之鳳閣叶皇居之壯麗親帝宅之深嚴萬國仰瞻千靈森衛繞華瓊宮之製先開金錄之壇鋪舒而一一精新祇敬而重重獨潔龍香上達依稀而萬聖俱臨瞻月低光彷彿而千真入會延洪曆等還永皇圖近臣拜手以投詞宰輔齋心而瞻祝殊楨允集巨貺無涯隆大寶於千春總八紘於一統_臣等叨庸科敢獲備焚修豐玉膳於天厨躋雲庭於仙境親禁已極頒錫存臨伏蒙宣賜銀錢銀器足段等澤深溟海恩重嵩衡願懸鴈駕之微何報聖明之獎_臣無任之至

謝恩除戶部侍郎兼加階爵表

_臣某言伏蒙恩勅除授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廣成先生者膺慈春煦宸翰雲敷叨榮而但覺逾涯銜渥而罔知所措_臣某中謝_臣聞聖明居上是必授任才能俊又在官乃責陳力就列皆以道包經濟言達變通上有致君之能下盡為_臣之節處既得地用務適時苟虧利物之期必致取容之謂如_臣幽懦榮奉休明循顧庸樸敢臻殊寵伏惟陛下披圖創曆握紀繼天明逾兩曜之題德合二儀之普蕩滌氛垢蘇泰寰區功宣而萬有同心化被而八紘繞指夢通巖壑股肱符命說之求景仰煙波輔弼契非熊之兆元勳資佐捧日扶天人傑時英誕星降徽青宮異贊日月重光朱邸忠貞盤維增永_臣某江湖賤質簪裾微才為儒既昧於成麟學道

甘期於畫虎矧復辭吳歲久奉至年深杳無山水之恩每感風雲之會歸樓原育三十餘秋施重嵩衡過深溟渤變枯荑為茂草起敗骨為豐肌徒曰奇功難併聖獎是以_臣俯盈丹懇積感皇慈曉動神機夜驚形影効報未

申於絲髮憂惶空溢於肺肝況優厚運之初垂裳之始錫峒山之美號如北省之華賓無以身論國之譚上裨天聽之造膝沃心之議仰副宸衷撫身世而榮顯居多於爵位而貪養已極豈可重塵清級更履殊榮紹岩落之嘉稱某玄關而礪質且如漢推舅情晉有雉川未開聯居清重之司再踐非常之秩揣量戰越進退兢榮仰對宸嚴無階陳讓唯虔哦

彌永答鴻恩_臣不任

謝恩奉宣每遇朝賀不隨二教獨引

對表

_臣某言伏蒙聖慈以_臣每有起居攝賀皆與道展僧人齊班特降宣旨令_臣自今已復獨入引對不隨眾例者禮加異等事越常倫褒稱發自於聖心榮感獨光於道域隆恩顯示負戴難勝_臣某誠榮感懼頓首頓首伏惟陛下誕膺承天執符御曆已乾坤而履載慈日月以照臨炫金鏡之光華無幽不察調玉燭而亭育有物皆春由是露灑天根澤流地表肅武功而定氛浸榮點懷心修文德而服要

荒好光華面毳幕宇庭之俗水居穴處之鄉
重研來庭占風入貢理定而樂作功成而禮
行舉三代之頌網興百王之墜典有必有革
無黨無偏至若群后朝元垂衣當宇儼三傑
十臣之佐冠非熊審像之賢文物羽儀輝今
映古其或雲彩羽服仰丹階而勃蒿吁白足
方抱列形度而申華祝此時微臣常依振進
得面雲階每驚嚴整之微獲在煙霄之上今
則迴隆慶嶺嶺羊前儀念臣雖迹預簪冠而
身勿齒秩清級繞移於北省華資又接於南
曹特令敷奏之時不雜編黃之侶俾其獨引
顯示優恩昔者魏重謙之梁專員白漢稱受
債秦有子平禮容靡親於新規朝把背循於
常度今者降九天之明命垂萬世之宏規迨
省幽辱但切交親之感顧懸纖弱何勝雨露
之恩惟勵丹誠永酬鴻澤臣某無任之至

謝獨引令宣付編入國史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宣旨賜臣不隨一教
獨引對敕以臣謝恩表宣付史館者迺自宸
表光中異禮仍編信史永載優恩祇荷難任

寵榮增極臣某中謝伏惟陛下大明御曆至
聖宣功廓覆載以覃恩並曠舒而汎照賢良
入輔庭多命世之臣夷夏歸仁府積殊方之
貢有俗皆臻於富壽無為欲陷於華胥由是
蓬島芝宮咸加炳煥板林棠苑畢集積慶四
靈挺質以呈休六氣調時而表凱玄儒鼎盛
緇褐同敷臣猥以常倫榮達景運道藉兩
塵於美號官榮再優於崇班別顯殊恩賜其
對緇黃班裏受宣而徑上雲天鶴駕庭中顧
影而慶生羽其今則寵編國史昭示靈區迺
隆非次之恩永載不刊之典荒愚有素難勝
雨露之深肅芥至微何報乾坤之德唯處
勵上荅聖明臣不任

賀黃雲表

臣某伏親鴻臚卿趙溫珪奏今月二十三日
皇帝駕幸得賢樓看閣將士皇太子自城南
開馬張頭迴入城至國時城上有黃雲兩片
狀如華蓋迺巡變為紫色者臣謹按堯之誕
生常有黃雲垂覆舜之御宇常有黃雲凝空
又漢宣帝幸甘泉宮紫雲入殿宋世祖踐祚

氣雲見於端門黃帝有瑞雲以雲紀官今者
德動天休瑞呈雲物華與共仰海嶽同勸臣
其中賀伏惟陛下體道握符惟天縱聖仁周
動植惠普寰瀛柔遠俗以文明備光奴以武
畧蓋以中原未泰品物未寧特中戰靜之機
用拯生靈之弊按律則南摧曉曉鑿門則北
掃煙埃鐵騎牙檣水摧龍服之族霜戈雪戟
陸陳集擊之師振動山川奔驅雷電宵聞恢
拓以廓乾坤爰命皇太子訓整六軍申明三
令蒙輪拔轉之士壯氣凌空拔山扛鼎之夫
雄心貫日皆堅金石咸勵忠貞允合天心果
昭靈貺輪囷對起肅索齊凝成金柯玉葉之
奇高淳帝座變戴蓋如葩之狀低棲皇城初
呈隆鼎之姿漸結臨闕之色有以見國寶贊
祐皇德升聞越唐堯虞舜之微超宋祖漢宣
之感自此平宸八極文軌為方增重壽於德
千國宏基於隆永且躬深磨獎疊親殊祥敢
誦誅以抒情誠初謳謠而頌聖德詩一首陳
進

賀雅川進白鶴表

伏觀嚴道縣多功園崇善里百姓李序輅於
柳樹上獲白鵲進獻者五行表瑞見金運之
隆昌百辟同瞻賀王京之盛既臣某中賀且
聞王者正名立訓體乎天意勝殘去殺慰此
人心則有異木珍禽來儀朝闕霜毛動色紺

趾標奇欽羽呈姿應見徒誇於漢魏傳胥送
喜期翔願奉於皇明伏惟陛下瑞冠百王功
超三古協序而風調為律燭昏而鏡滿軒臺
亭毒萬方再樹乾坤之本照臨下土重懸日
月之光鄙災漢之息有邁唐堯之鼓腹人誦
歲稔物類時康况乃萬族駢聯千管鎗甲擒
兇剪弊操弱字孤雷欽鉦鼓之行雲懸旌旗
之舉贊令而雄豪踴躍申恩而疲瘵昭蘇五
星運度以垂休八海承風而寢浪遂至山河
效祉禽羽呈祥遠耀海上之舉來對雲中之
闕觀其玉龍乍啓雲臺不駕聖苑以何翔
對天慈而鼓舞柱未瑤陛樓汨珠簾詭異羽
以難分聽新聲而已熟不是成橋之侶殊非
統樹之群既彰國雪之容實煥朱金之威佇
見千戈戢止奸邪屏除蕩穢場之煙燼永歸

北極靜寰區之榛梗自我西方信超魏德之
雄史掩漢成之代臣復逢昌運累親殊祥輒
陳辭頌之詞上洩聖明之鑒臣謹課頌聖德
紀瑞詩一首陳進千濟見旒無任之至

賀天員軍進嘉禾表

臣某伏觀天員軍留後崔善進射洪縣百姓
王友田上嘉禾合德國者聖德遐通祥符疊
至文武瞻觀中外歡呼臣某謹按瑞圖云嘉
禾者嘉瑞也拾歲精王者德至於土則二苗
同秀昔者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成王問周公
曰二禾一穗意天下和同乎王命唐叔作嘉
禾篇由是九土會同八紘歸化旅獒西貢越
雉南來三十世之宏基七百年之大業輝前
映古逾夏掩商今在聖明復彰斯瑞伏惟陛
下紹軒皇之聖緒承同帝之洪源應曆數以
配天總華夷而類帝惟恭惟儉絕嗜音酌酒
之娛乃聖乃神有明目達聰之美弘武德而
先德不軌電掃奸妖播文風而旋撫戎羌雲
奔驟黃憂勤黎獻軫憫耕農歲致豐稔田無
災隙德通于地見共秀於二苗應進乎天果

異畝而同穎契聖祖與周之瑞表吾君拓土
之徵昔則和天地為一同今則已萬方為一
統況屬王師薄伐誓晨弔民雄校已懾於彼
方禎異光呈於近境佇觀收剋永滂氣霍開
九天日月之光顯符周卜合四海生靈之望
同此唐禾臣竊仰瑞圖典詩聖感願預採詩
之錄思陪唐叔之篇謹課頌聖德嘉禾合德
詩一首進

請駕不巡幸軍前表

臣某伏觀宣旨駕幸北路軍前者臣聞養義
巡功禮經垂典誅兇伐叛有國通儀蓋欲迴
廣照於一方輯五瑞於群后剪其暴亂慰彼
蒸黎既蠲爾岐久迷大順匪朝伊夕即觀珍
平不足以親駕戎車遠臨狡穴顯顯展懸
食用滿疑伏惟陛下逾舜文明超周神武稟
秋霜之令敷春育之恩委以至公推其大信
覆載之內風偃化行而隴渭之鄉岍岐之俗
甘寒谷之氣自棄陽和息惡水之陰顯孤臨
照恃蟻封而綢繆巢驚悞以偷安全則上將
專征雄師薄伐遠歷宸并必剋根荑竊惟漢

西懷川方當寒泣霜雪峻接宜易躋登況射
射穿蛇詎用千鈞之弩孤城荒堞寧銷第乘
之威伏乞聖慈俯徇群心特寢成命佇觀剋
捷永統華夷千員宸嚴無任戰兢越覲懼迫切
屏營之至謹詣閤門奉表陳謝以聞

第二上表

臣某伏觀宣旨駕幸北路軍前皇太子宰臣
百官等上表陳請未賜俞允者省方風俗雖
經典之舊儀慰撫師徒乃君父之慈照但以
道途險阻水陸嚴凝遐邇群心實實憂灼伏
惟皇帝陛下體克慈惠逾舜欽明欲令寰海
之人盡沐雍熙之化憬茲汧隴密邇封隅久
負款盟深辜恩信識變通者已束身効順迷
向背者猶掩耳偷安致一境之生靈銜積年
之怨抑徇犬堯而有日思慕舜以無由所以
授美鉞以整師築韓壇而普服風馳號令兩
騾雄豪上將等威震雷霆心堅鐵石指期剋
日必就削平豈勞親駕舉輿躬魔白羽六龍
八馬驅馳峻嶮之中萬騎千官迢遞層峯之
外方零霜雪漸逼泣寒伏乞聖慈俯矜億兆

之情特駐省方之命上為宗社下慰華夷佇
對捷書更開土宇臣叨深恩獎倍慚明誠塵
浼宸嚴不任待責望恩迫切禱祈之至

謝恩賜與聖觀弘一大師張潛修達表

臣某伏奉恩勅宣賜左街與聖觀弘一大師
張潛令修昇住持者寵自宸衷榮緣道域替
眾增壯芝朮騰輝臣某中謝伏惟陛下道均
軒后聖並放勛杖懷於姑射之峯寄夢於華
胥之境瞻言大教理契生津栖神混合於無
為屬念潛期於有德化合清靜善利邦家觀
宇蕭條像設塵翳爰敷綸渥載俾葺崇伏以
前件觀地接玉清昔為道學壽改真元之宇
復標紫極之宮至德年中易名與聖前臨廣
陌東距錦江死是靈墟實惟勝所況門庭具
設像貌保存誠歷代之仙蹤乃皇都之福地
今則重加修飾畫撤葦腥拂塵埃於秋陋之
中還瞻玉相蕩飢饉於高榛之內別築瑤壇
灑雨露而鸞樹增榮薦沈麝而辟容伊穆張
潛等精專剴勵恪勵住持夕簪晨鐘祝遐長
於聖壽朝香果燭期隆永於皇圖臣某獲列

教門躬榮膺澤不任之至

謝恩宣賜衙服點鐘表

臣某伏蒙聖旨宣賜衙殿前點鐘一口於日
院內充齋醮扣擊者恩垂霄漢榮及簪裳忝
蹈無階輝華增極伏惟陛下二儀覆燾三景

照臨澤浸無涯惠教有載故得八溟息浪長
鯨將殄於昌時五緯循常巨擘欲銷於永夕
削平夷夏倒載千戈而復俯軫皇情留慈玄
教致感應於洞府符應見於靈仙固當齊聖
壽於日月星辰隆寶祚於乾坤海嶽今者念
臣院宇之內真簾未全每於齋醮之辰尚闕
春容之響既乏通真之器莫諧集聖之儀輟
瑤階泛日之音來從天上頌豐嶺含霜之韻
降在人間事超錫樂之榮恩重眾鐘之賜永
當煇焚芝朮禱祝真靈冀答愼休仰酬聖獎
所宜賜鐘臣謹以焚香祇受訖不任

謝恩賜玉局化老君表

臣某言伏奉恩勅宣賜舊玉局洞門石像老
君歸龍典觀御容院閣下西關奉安供養具
蓋石舍一區移折就觀起立并賜錢設齋道

衆將備花引歸觀表讚等者望澤霽臨玄門
增輝康莊改觀道俗同歡臣其中謝伏惟陛
下法道披元垂永運化暢清靜無爲之理敷
希夷不宰之功已洽大寧將臻一統以玄元
像貌容適宸居雖香燈無曠於常儀而供養
合歸於法宇爰申明命豐備齋羞焚蘭水以
飄香森幢幡而成列鏡金鳴玉繞離象闕之
庭雲遏風行遽入龍興之間群心瞻仰嘉衆
歡隨雷誼讚悅之音霽集聖明之福且與道
衆等獲栖大教慶荷隆恩永勵修持上酬睿
獎不任之至

賀收隴州表

臣某伏觀北軍前隴州節度使兼簡以千
下兵士及城池降收復隴州者唐昇遐宣
元勳効節繞中薄伐已復雄城臣某中賀伏
惟陛下聖邁黃軒威超周武運神機於掌內
動有成功料勦敵於殺中舉無遺策自岐郊
負義關外舉盟深孚教好之儀遮絕陸那之
分擁豺狼之一旅恃疆土於三洲業折羣以
偷安坐積薪而禍固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所

以義士肝衛謀臣扼腕皆期殄掃遂舉戈才
六軍奮躍以爭先八校噴鳴而致勇蹴土佇
摧於其岳飲馬將竭於渭流桑簡以智合變
通心明向背倒戈衝壓効命投誠獻千里之
山河不親寸刃獲一方之戶口無損秋毫使
迴毫社之鋒自收商受之衆想回中之路絕
退且無歸顧瀾上之僻深窺將莫適料其元
醜即見梟擒有通於八水三山永統於九州
四海俱頌舜曆盡入禹封臣履泰昌期累觀
大捷無任之至

壽春節進章真人像表

臣某伏以皇國昭水上帝開祥北極瑤樞煥
虹光而誕唐中天玉斗飛龍電以啟華萬國
歡騰羣心增忭伏惟陛下二儀炳靈元清集
瑞至化塞乎天地清明肅於鬼神肇三十世
之宏基方隆周業興四百年之景運佇越漢
國浸德澤於玄儒鼓薰風於炎夏今屬壽春
大節祝聖昌辰際賁雲馳旆航波委威修芹
禮以耀山呼臣與當院道士等虔拂華壇精
依秘格輒輦書寶軸披霧縉羅克嚴蠲潔

之誠永廣乾坤之福鑒聖真人首師道祖躬
受靈篇傳真記於先天絃瓊文於福地豫明
聖業洞達玄樞崇公之識神亮貞白之知梁
武以之校義詎可同年是敢藻績繚繚式資
瞻仰庶因焚炷克嗣楨休千員宸嚴臣無任
祝聖虔切屏營之至其畫像功德敷等謹詣
閭門奉進以聞伏聽勅旨

黃萬祐鄧百經賜紫衣師號謝恩表

臣某伏觀恩初授州道士黃萬祐賜紫衣仍
師號羅江縣道士鄧百經賜紫者大聖御天
神功及物庭有賢良之佐野無遺逸之人率
土朝宗允當聖日臣某中謝伏以黃萬祐等林
水得志康鹿為羣深處巖蘿同窺名利或
丹華牧物有迴生駐景之能朱篆誅邪有蕩
魅除光之効皆張道用潛贊明時遽獲鶴書
來朝鳳閣萬祐既趨於錦水百經至自於羅
江共仰先天俱榮舜澤歷觀前史真得比倫
伏惟陛下道邁唐堯功高軒后想汾水凝神
之日尚遠九重北岷山瑤蓋之辰猶勞戴駕
今則蒲車允至桂棹云來徑捨煙蘿躬朝旒

承順封嘉號俱錫朕章美輝簡編光揚晉揭
不任之至

廣成集卷之一

廣成集卷之二

敢二

上如太清宮內祭奉應制文章太僕馬曹杜光庭撰

詔與黃祐相見謝表

臣某言伏奉宣旨令臣就內樞密院與弘道
大師黃萬祐相見者天慈軫念俯及孱微荷
戴難勝兢榮增極臣某中謝伏惟陛下弘
有道理尚至仁憂勞普及於萬方軫念無遺
於一物故得眠雲逸士遙馳向闕之心傲世
高人盡識朝天之禮弘道大師夙探至術深
隱巖巖名姓可聞儀形莫覩今者爰隨微詔
直詣闕庭捨草帶荷裳寵承衣師號事尤史
筆榮耀道門伏蒙聖慈宣命微臣與之相見
獲奉睿明之獎得瞻雲鶴之容步武臺天躋
昇蓬島祗膺異渥榮耀萬生顧惟鷦鷯之微
何報乾坤之德臣某不任

奏於龍興觀照玉局劄子

敢二

右臣先蒙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宣賜舊玉局
洞門官舍一所并石像老君一座移在當觀
其舍今於殿後講堂基上起立功畢便用安
置石像老君焚修供養伏以名山大川二十

四化春秋常祀著在舊儀其玉局化所修常
醮伏請起天漢元年二月八日委本府縣祇
就龍興觀玉局石像老君前修設冀免曠闕
以叶敬恭又北邙化在嵩州積年已來醮祝
皆闕况居率土之內宜申咸秩之文前件已
化今亦欲就龍興觀一處與玉局同用延祝
景既永福聖朝謹舉如前伏聽勅旨

皇帝為太子生日設齋表

右臣伏奉聖旨為皇太子生辰宜賜莊宅庫
錢陸拾貫文省除於北帝院差選道衆二十
一人於七月八日開置黃籙道場七晝夜至
十五日散齋者伏以紫氣充庭青宮誕膺動
歡聲於六合凝喜氣於九重凡在寰區皆虔
祝賀伏惟陛下恩周中外念軫臣寮以皇太
子素切修行常思儉約懼無名之破費使衆
力之煩勞應諸司欲有齋修並令止約頒賜
內庫錢物特開仙觀壇場析玉京金闕之真
廣宸殿離方之福美萬典冊事邁古先臣某
獲奉絲綸特申焚祝親惟新之龍澤垂鴻大
之宏規不任抃蹈之至謹錄狀陳賀謹奏

諸老君殿修黃錄表

臣某伏奉宣旨於北帝院奉太上老君修黃錄道場三日設齋散壇給內莊宅庫錢陸拾貫文省除差選道衆二十一人行道禮懺須令精潔伏惟陛下功包五帝德懋三皇凝旒敷有道之風端表暢無爲之化宸心密感萬靈暫應以潛通睿想遐周四海雲隨而奉聖故得乾坤交泰日月貞華歲阜年康風恒雨若神戈所指長蛇與封豕皆誅惠運所覃庖廩與潛螭自昇由是仙山邃洞休瑞繼聞玉印銅符楨樣間出今則拯橫流之難興時雨之師將廓八溟同歸一統而猶翹心玄教讓德皇穹於中元齋潔之期備三境香花之會上答玄元聖力持開黃錄寶壇用臻巨福洪休克固瑤圖膺壽日獲隆聖獎抵泰德音唯勵精誠以虔焚祝不任荷戴之至

宣示解泰邊垂謝恩表

臣某伏奉聖旨宣示東北面軍前所奏得鳳翔出歸官健王彥劉等分析賊中事宜并有謠言泰邊垂曲予待來年者臣某言伏以天

道玄微潛司兆朕神功幽晦寶主福祥必憑

謠詠之言以告休楨之旨昔吳時青童謠於廣陌尋驗吳亡陳時異鳥下於高臺果彰陳賊五星飛落烏衣舜受國之期一馬化龍乃元帝與王之應斯皆發於天意感契人心詳考嘉言尤歸聖德伏惟陛下繼天誕膺應運啓圖徇億兆之樂推無貽海嶽承吳穹之瞻命拯救生靈圖寶珍符不求自至夷踪塞素望日爭來而猶北境負恩孤城背義坐積薪之上即致焚燒巢折莽之端立期齏粉果見明神示識里巷傳謠竊聞所告之詞便生剋平之義所言邊垂者乃國家散關之外即是國之時雨之師神道言祥光陳後后之誅成功克敵翹足可期即當蕩定三秦統臨萬國瑤圖寶曆地久天長臣獲奉天慈躬聆言語輒陳淺見干瀆宸嚴不任之至

謝宣賜天錫觀莊表

臣某伏蒙聖慈宣賜漢州通記縣天錫觀唐不則莊壹所永充常住者伏惟陛下繼天受命應運垂裳鴻圖豫定於上清寶冊遠呈於

厚地鼎新觀宇允答休楨三殿之像貌崇嚴

終歲之香花精潔今則特頒睿澤廣錫莊田輟彼膏腴永爲常住皇慈迴降玄教增崇自茲日給齋羞免有旁求之闕晨香暮燭益專焚祝之心析聖壽之延洪保宏基之隆永臣某叨榮聖獎躬荷殊恩不任之至

謝恩令僧行真修丈人觀表

臣某伏觀惠進大師僧行真狀奏奉聖旨修青城山丈人真君殿功畢者伏惟陛下恩撫萬方仁深二教祇園運島咸均崇飾之慈庥苑龍宮俱被興修之賜爰於仙宇特命高僧截申制廟之功克就莊嚴之勝俄成運殿永鎮福庭期五山十洞之靈增彌劫齊天之壽臣獲居玄教躬荷皇慈不任之至

宣爲皇子修生日道場散齋表

臣某伏以九天集貺三景凝祥動樞殿以飛光降春宮而誕秀華夷增抃億兆同歡皇帝廣捨緡錢精崇齋福必冀上清照鑒隆萬壽於聖躬至道貽休介千祥於儲后克昌大寶永統九圖臣某等獲勵焚修榮頒錫不任

惶懼之至

謝九上尊號表

臣某伏奉恩制命允宰臣等所上尊號者丹
慙上陳皇明下囑自天有命率土同歡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玄鳥誕商赤符興漢救焚拯
溺神寶命世之才日月玄天啓乘時之瑞
懋宏勲而崇睿德功蓋前朝總曆數而廓洪
基祗膺寶運由是三靈改卜萬國攸歸鄙成
湯周武之君陳師用鉞笑創魏開隋之主侮
寡凌孤振衣而康濟九圍曉旒而光臨太寶
承耀魄中黃之祚執招拒西白之符握金鏡
而照靈藏人神交泰撫瘡癰而觀海島億兆
樂推故得御端門而嘉氣橫軒登圓丘而神
兵扈仗謁清廟而玄雲四卷月瑩中宵膺鴻
名而白氣輕飛煙籠廣砌麟呈沼沚龍躍江
端草樹含文雲霞絢絳金符踴篆玉璽流光
雖讓德於上玄已盈編於太史又苦天涯地
表右塞南荒列奇貨於明庭貢神駒於天廐
寶香來於絕域美玉薦於殊封漢孝武之四
隅請頒正朔唐高宗之諸國願混車書將復

禹封更開堯土百揆時叙六樂克和信及豚
魚恩加動植於連已責恤獄省刑天無入牢
之星地絕成牛之氣俘囚繫頸咸錫鈇鉞之
威孽黨歸誅時有燔錢之錫牲於肥腓案盛
潔豐敢昭事於神明致仁賢乎綏冕達誠心

於天地馨恭恪於郊禋感無不通動叶喜應
不銜奢靡不御纖華無沉湎之遊無恣遺之
惑不尚馳騁靡徇收漁靜必肅嚴舉惟典禮
豐財和東禁暴安人大閭以正武威大蒐以
示軍實饒餘百萬皆蒙輪披拒之豪駭北千
群盡驥子龍孫之駁延獎忠孝博採器能片
善無遺微功必錄專經維子激之以高糾錯
節幽人康之以好爵賞勳教本務衛勸農歲
多栖畝之糧時豐康實野有如雲之稼國富
家肥四隅無烽燧之勞百里有誦謠之樂星
芒武將功高而武列洗穢秦儒臣業贈而
儒風穆穆雖仲謀之與江表玄德之有坤維
較美善功曾何彷彿今則關河克靜輯輯無
諠鄰封之王帛交馳近境之子戈載戰人歡
富壽政洽雍熙文武誠臣願增徽懿中外歷

態華肅同辭果迴日月之尤俯降允俞之詔
戴圓履矩率土普天觀盛禮而有期仰高穹
而增并臣與道衆等不任踴躍歡呼激切之
至

代人請歸姓表

臣聞磐石之宗義非他族維城之重實自本
枝將垂久大之規合定親疎之分臣自乘文
律識昧武經獲獲戎行早應天渥提戈擊劔
惟傾報主之心北伐南征每勤王之節伏
自皇帝陛下駕驅豪傑掃蕩雲霓念其纖芥
之勞假以殊常之澤賜為骨肉列在宗枋但
勵捐軀冀酬膺造今屬以乾坤改卜天地降
休土德潛移金行啓運徇華夷之推戴副億
兆之歸依端居而神靈自來遙同舜禪恭已
而龍圖肇創不假周征繼山之寶祚天長淮
水之瑤源地久魏我帝緒須承綿祚之宗浩
蕩皇基難離蓬門之子循櫟省已榮極增憂
輒披昧死之誠甘寘逆鱗之罪期分責職永
叙仙凡伏乞聖慈許臣却還本姓干冒宸嚴
無任待罪望恩涕泗隕越之至

賀太陽合虧不虧表

臣某伏親司天奏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四刻太陽合虧於軫宿十一度至未時四刻復圓今測驗不虧者日華騰景君德齊尊超衍曆而不虧彰睿明之通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元陽誕聖二曜均明昇若木於震宮曜貞輝於乾道體冬曦而流愛九有感恩比春煦以延慈二無並照故得大明增彩推災難親契獲載之殊休越陰陽之常度祥光彌盛玄德動天逾漢日之再中邁堯輝之合璧書之青史實冠瑤圖臣獲奉昌期叨觀嘉貺退顧桑榆之景倍傾葵藿之心不任歡躍之至

謝恩宣示修丈人觀殿功畢表

臣某言伏觀長平山惠進禪師行真奏伏惟聖旨重起立丈人觀真君大般功畢者聖造旁數仙祠重創巨功克懋靈跡增崇伏惟陛下德洽萬方惠分二教文風遐布殊庭効素服之誠武烈光宣異俗稟霄霜之令蓬宮素苑咸遂興修實區瞻禮樂之容嘉夏識玄綱之訓功俾太古黃冠前王去冬以丈人觀置

立年深堂無洞壞命高僧而刺度賜物力以興隆於是運石他山伐材幽谷懷憫入用剏劇程能俄成大壯之功克致齊天之固虛尊瞰日廣砌橫空雲拂危梁風生疎牖垣墉不改圖畫如新載岡阜而豁庭除闢溝源而護階礎衝流莫及逆石難侵遙符睿聖之慈願此殊常之蹟集奇功於不朽增聖壽以無疆臣叨列玄關夙深皇澤唯虔焚炷上答休明不任

宣撫丈人觀新殿安土地迴龍恩表

臣某伏奉宣旨以青城丈人觀新殿功畢修醮安謝著伏以陛下仁周海岳澤溥儒玄翹屬靈山垂恩仙觀殿宇之獨推既久教門之興葺無由詔命真僧頒宣國力宏麗有礙於化出巍巍遽比於神功鎮彼福承與天齊永巨獲承摩楚虔修醮壇嚴香燭以焚修通真靈而告謝霞峯雲壑如聆萬歲之音玉曆金符更廣千椿之壽以今月二十三日設醮訖却迴謹詣閣門奉表起居以聞

賀獲神劍進詩表

臣某言伏親今日趙匡業所進合州江上得神劍一口宣示中外者伏以將啓昇平祥符必降欽清咒孽神劍斯呈助聖明斬斷之功表天地匡扶之力伏惟陛下功超三五威肅寰瀛仁格幽明道均天地故得山川林谷吐金焰於層崖風雨雷霆見霜鋒於萬里一條秋水初觀出地之姿數尺線光宛耀倚天之勢仍彰變化顯著神奇普獻帝得之於水心果吞六合今陛下獲之於江上即統萬方刺鍾切玉者詎可比倫斬馬斷蛇者那堪傳擬臣榮逢昌運獲觀殊祥輒貢詠詩願揚睿感謹課頌聖德七言四韻詩一首陳進于曉宸殿無任之至

賀誅劉知俊表

臣某伏親勅旨劉知俊以兇橫暴常已誅戮訖者罪惡甚盛人神共憤允符聖斷克正嚴誅臣某誠并誠快頓首頓首伏惟劉知俊性惟兇狡器本凡庸有貪狼苟且之心無報德懷恩之志傾思危迫歸我大朝顯數雨露之慈旋受節麾之寄委之非次待以不疑更陰

推較之恩特付專征之任而咆哮自恣處忍
為懷屠害黎元同遵刑憲大國撫柔之旨
奉聖朝吊伐之仁既負鴻慈難逃顯戮伏惟
陛下恩弘天地仁冠堯湯體至道以好生布
春和而照物表靈戎狄皆知慈育之深日月
星辰共鑒包荒之廣而知俊獨違聖造肆用
濫刑致遐激之未通阻四方之向化今則雷
霆震令斧銳興誅使普天率土之人荷去惡
除兇之德克昌祚曆永福生靈臣某獲覲宸
威無任歡躍快忭之至

賀鶴鳴化枯樹再生表

臣某伏觀印州團練使張敬周奏大邑縣鶴
鳴化玄一大師郭昭美申當化有古栢樹內
有七株枯多年今再生枝葉鬱茂異常州司
差人覆驗有實者仙山表脫嘉樹呈祥符春
德之感通彰神功之茂育臣某誠歡誠抃頓
首頓首臣按瑞圖云帝王德及草木政致昇
平則松柏常生木有損異伏惟陛下膺圖啓
運握紀承天修文化而服遐荒推感威而平
九有恩周草木惠及蜚蜚窮蕃解辦以歸仁

嶺俗梯山而納貢由是涵濡異類感動殊倫
雪无霜禽栖翔接影應龍神篆表見為常今
者玉洞雲峯靈墟古化當炎漢理平之際乃
天師修道之鄉林麓森疎煙霞煥絕蒼崖蔚
織凌空之輟跡猶存翠輝莎封化鶴之壇基
尚在而巖前古栢枯朽多年霜雨露以重榮
吐黃芽而再茂喬柯葉翠凝陰彼王虞
之豫章難偕驚感雖瀕鄉之仙槍美繼賴祥
惟七栢之興榮契卜年之遐永祥編瑞謀古
昔無倫臣復奉昌期頻聆嘉瑞敢陳詠頌願
播寰瀛謹頌聖德七言四韻詩一首陳進
稱賀以聞

賀西域胡僧朝見表

臣某伏以西域天竺僧到闕朝覲者天慈遐
被異域懷歸致萬里之善僧朝千年之聖主
華夷率化億兆同歡臣中賀伏惟陛下繼聖
統天體元立極惠周覆載仁臣案區戎蠻夷
狄之鄉皆遵聲教舞萬商周之德莫繼欽明
由是縣寶川馳梯航霧集貢無虛月史不絕
書今者天竺遠戎慈山疊俗在積雪流沙之

外比岑岑鹿島之間遙望千霄之雲遂起朝
天之意言須重譯路想經年崎嶇不憚於窮
荒匍匐願瞻於聖日雖圖澄入夏祗辭于閑
之東羅什休秦亦自窺茲之北校其遐邇亦
驗車動緬惟臣子之心允自聖明之感永編
國史克廣聖功臣復奉天光不任

壽春節進元始天尊幀并功德疏表

臣某伏以九曲澄瀾二儀交泰星渚表流虹
之應斗樞開飛電之祥瑞叶千年歡周萬國
伏惟陛下握符受命端康承天弘至道而繼
三皇敷上德而起五帝化覃海嶽恩普華夷
辨髮龜常修職貢四荒八極畢贊琛珍平
六府而天降殊祥洞三泉而地呈嘉貺莫不
書彼玉篆波躍金鱗默顯霜姿禽飄雪翅芝
英蘭蕙膏露凝靈仙時見於煙巖貞樹重
榮於雲谷瓊儲歲稔寶貨川臻無向隅不獲
之夫有比屋可封之俗故得遐方慕聖異域
歸庭鼓舞翹歡呼率化桑乾瀚海僧法靜
則稽首朝天身毒廟賓三滿多則傾心入貢
皆瞻北極共祝南山今屬日麗九芒風和八

景壽春大節誕聖昌辰輒繪具容願崇膺福
臣某與當院道眾起今月一日開置靈寶延
壽道場七晝夜香燈燭絜焚誦精虔冀憑妙
道之功永祝無疆之壽前件畫像及功德疏
一通謹陳進呈伏乞宸聰無任

謝恩賜陽平山呂延昌紫衣表

臣某伏奉勅恩賜陽平山主呂延昌紫衣仍
補充內殿焚修大德者恩垂膏澤榮及嚴林
草木增輝輝燦動彩凡栢簪楊共感休明臣
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惟春開圖推符御宇
仁覃九土咸臻積呈之私政布八荒已洽雍
熙之化由是群方述職重譯實庭屬祝聖之
昌展標壽春之大節布鴻私於二教耀皇澤
於萬區呂延昌久處煙蘿深精藥餌方專心
於葺理敢企望於寵榮豈謂陛下念切勲臣
獎深術學以呂延昌醫方著効致 彥謹危
疾蠲除迎降隆恩願頒命服寬蒙象簡難勝
天地之私慕燭朝香華答聖明之照且某與
道衆等不任
唐成集卷之二

廣成集卷之三

敢三

宣進天竺僧二十韻詩表

上鄒太清宮內供奉應制文章六德賜詩表

臣某伏觀西天三滿多到闕朝對者伏以比
通玉塞西渡金河路出重關程逾萬里班定
遠之經歷才及烏孫張博望之訪尋祇過青
海或蛇州魅嶺人跡莫窮或飛雪流沙馬蹄
難至由是聲教或異職貢少修崑崙白環首
標瑞典鍾山火玉顯謂祥珍況身毒居葱嶺
之陰于闐隔雪峯之外天竺遼遠跋涉辛勤
慕中華億兆之尊嚮大蜀聖明之主專申朝
覲實美簡編伏惟陛下縱聖體乾膺閭啓運
德逾義頊仁冠堯湯修文德而御要荒耀武
功而安塞海故得西夷率服萬寓知歸南通
交趾之鄉北聚穹廬之俗獻琛奉贄無曠歲
時竊惟聽政之餘每降自天之澤興弘玄釋
勸獎崇修梵利精嚴道宮煥麗一心齊致二
教俱榮崇霞洞之仙客効祥天竺國之胡僧
入貢咸歸席感共福皇國率土臣寮同深拊
蹈臣某芝田木學蓬岫孤蹤獲奉天慈俯宣

明命謹課頌聖德七言詩二十韻一首陳進
冒黷宸嚴無任兢懼戰越之至

賀封寶王忠王表

臣某伏觀降制封寶王忠王者絲綸顯降典
禮昭行宗社貽休宸區增祥中賀伏惟皇帝
陛下仁推立愛道慕篇新增玉曆於延洪國
瑞枝於遠大鳳書錫命麟趾增華浮喜氣於
絳霄集榮光於朱邸臣歡逢聖運仰觀威儀
不任

賀新起天錫殿表

臣某伏觀恩勅大內新殿成賜名天錫殿者
鼎新正寢光錫嘉名中外榮瞻華夷增祥臣
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承樞啓運握斗垂衣包
九土以君臨開四門而敦睦法天構宇隆帝
宅於上京括地開基壯皇居於億世由是前
羅象門遐敞龍庭總日月之貞華高殿秀闌
集星辰之瑞彩廣啓文軒觀裁歷來升之墟
茂業應底房之狀莫不嶽靈飛磻川后貢材
人以子來功資神助雖錫宮殿殿後鑠細以
難儔漢闕周堂固尋常而莫並功云告畢寶

額髮新願神授於上玄以符天錫耀宏圖於八極永播聖功臨海嶽而閱縣珍會諸侯而朝萬國特陳大禮以福群方叶神明贊助之期廣天地遐長之壽臣某榮逢聖日仰觀神功不仕

賀聖體漸痊愈表

臣某言伏審昨日已來聖體頗就安愈臣某誠歡誠躍頻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深仁御宇至道垂懷惠臨萬區恩周品物晝乾夕惕焦勞而腠理舒和肝食宵衣憂軫而寒暄爽候今則神明幽贊川嶽効靈清廟貽祥玄穹降福克安聖體彌增雨耀之輝廣納洪休益永萬年之壽華夷抃悅億兆歡呼臣某日旬以來眼疾未減不獲趨馳玉闕蹈舞天階瞻望煙霄不仕

賀疾愈表

臣某言伏審聖體已就痊平中外臣寮咸增踴躍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五緯經躔尚有差其行度四時運動猶或爽於條舒雖寒暑之乖宜蓋陰陽之常數伏惟皇帝陛

下順時設教以德臨人萬機無繫於宸襟六氣稍達於聖體今則神靈叶贊宗廟垂祥廣集天休頻安聖體足嗣唐堯之一統永延周帝之遐齡頒賞錫於賢功恩流海內帑鼓呼於品物聲震層霄臣某昨自三月已來偶蒙疾苦不獲隨倒舞蹈堯階無任歡呼屏營之至

謝手詔表

臣某言今日伏奉恩旨以臣今月十一日上表稱賀聖體痊復事賜手詔獎飭者絳闕流恩紫泥頒寵仰承天造俯慰凡庸臣某誠榮誠恐頻首頓首竊以臣叨將疎野幸列班行雖焚修每祝於龍圖而旦夕合趨於鳳闕泊嬰疾苦稍曠朝天昨日以皇帝陛下庶政懷勞萬機關念偶致違裕尋就痊和是以臣稽首歡呼飛章稱賀實簪裳之素分乃周列之常儀豈謂皇慈曲頒紫詔臣某謹已焚香跪受訖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宣賜道場錢表

臣某言今日伏奉聖旨以臣自前月二十一日就當院集在觀道眾老宿等於三清壇上

為皇帝陛下開置靈寶消災轉經禮念道場伏蒙宣賜錢二十貫文省除者伏以中朝錫寵內庫頒財仰奉天慈倍銘凡懇臣某中伏以叨為教主深受國恩凡日焚修皆歸職分豈期聖造仍降寵私仰天上之龍顏已增威聖捧禁中之鶴眼更切祝禱其所賜錢臣某已依敕跪受俵給道眾臣某與道眾等無任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賀嗣位表

臣某言伏審今日皇嗣寶位光御洪圖率土歡呼普天欣戴臣某賀臣聞成王嗣位舉千載之徽猷舜帝繼明為百王之茂典上膺天命下契人情伏惟皇帝陛下道比成湯仁同大禹德宜符於五緯運潛契於二儀是以克紹宗桃光昇寶位鼎祚彰彰惟新之命洪基顯隆永之期即使車書混同夷夏清泰九土有歸山之馬四溟無橫海之鯨克振皇綱永安大業臣某叨榮昌運獲列簪裳仰馳捧日之心雖同龜抃俯抱卧漳之恨莫遠鳬趨臣某無任瞻天望聖踴躍屏營之至

賀德音表

臣某言今日皇帝御殿宣降德音者臣聞聖德法天應候每行於亭育神功體道順時克布於生成莫不澤被九黎惠敷萬國凡居覆載咸動歡呼臣其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宅據宸中日臨天下克儉而茅茨不剪栖神而金鏡高懸是以厲寒窮荒雲奔玉帛維林絕域霧集梯航運在無爲俗欣有道今則普宣德教克順正陽安地表之遺黎高開壽域御天錫之新殿更扇薰風慰征役於藩方免通懸於郡縣鄉還客俱從釋宥之恩因圖緣四畫舉寬明之典式因三赦將俟一同臣伏恨疾瘵所縈不獲隨例蹈舞玉階無任歡呼踊躍屏營之至

又賀德音表

臣某言今日皇帝御殿宣降德音者雷雨作解滌澤滂流而九土以無遺致群生之咸泰華夷億兆孰不歡呼臣其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嗣聖繼明握圖御宇蒸蒸大孝同漢惠以承桃翼翼小心比周王之養極文懷遠俗武

戢避荒膺乾而化洽無垠出震而仁周有截今則凝旒御宇正殿宣思安地表之黎元高躋壽域灑天中之德澤更扇薰風憫征戍之勤勞釋賦租之通滯投荒還旅因圖緣四俱從赦宥之私盡舉寬明之典騰歡聲於域外浮喜氣於雲間車軌書文佇歸一統瑤圖玉曆克保千春臣復以表遲躬逢聖方嬰疾疹不獲蹈舞堯階瞻戀天慈無任歡呼踊躍屏營之至

謝批答表

臣某言伏奉恩勅以臣今月二日上賀登極表一道賜批答獎飾者寵降丹霄榮臨玄教綸垂五色出仙禁以昭彰日煥九芒向芝田而照燭驚榮失次并蹈無階臣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珠衡誕瑞玉斗縱神出震域以重光爲乾樞而纂聖德超啟誦弘孝德以垂衣明維勛華宣大明而御宇湛恩遐布惠澤旁敷歡呼振野以成雷喜氣凝空而作葦華夷億兆就日瞻雲臣其限以表遲兼嬰疾恙仰龍墀而絮懇陪歡舞以無因遂貢封章遠陳誠

惻豈謂特隆慶獎俯降天章成行之瑞露感凝聯幅之卿雲芬郁捧對而蒿衡未重感恩而溟渤非深鷄鳴至微乾坤難報所賜批答臣謹已焚香跪受訖無任荷聖戴恩之至

慰中樞大祥禪制表

臣某頓首頓首言日月不居大行皇帝奄及其祥伏惟皇帝陛下攀號痛慕聖情難居上爲宗祧下徇億兆俯全大禮永福華夷臣哀疾所縈不獲隨例起居奉慰無任殫越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慰釋服表

臣某頓首頓首言日月不居大行皇帝崩背如昨奄經禮制伏惟皇帝陛下攀慕永遠聖情難居四海臣妾服制終禮瞻天靡及履地無容臣伏限衰疾所縈不獲趨詣闕庭哀慟臣無任感咽摧慕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慰冊廟號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追冊大行皇帝尊諡及廟號者伏惟大行皇帝應天誕膺乘運開圖豐沛振衣功超於漢祖郊岐枝葉仁邁於周文

考唐堯翔善之名遵虞舜威明之號今則式崇尊謚愛美聖功德光感及寰區共感伏惟陛下悲經同極孝理萬方仰弓劍以難追奉冊書而增感渾天率土哀頌同深

慰陟擢表

臣某言伏承大行皇帝本月某日啓擢宮者哀經百辟號慟六宮伏惟陛下崇慕哀號聖情難處對弓劍而增感歎光景以冥懷臣伏限衰疾所蒙不獲隨例哀慟無任殫越屏營之至

慰拊廟禮畢表

臣某頌首頌首言伏承某皇帝拊廟禮畢者禮重宗祧序昭穆克遵嚴祀永耀神功伏惟陛下順考禮經欽明孝德正春禘秋嘗之典宗配天奉聖之儀允集鴻休永崇清廟普天率土哀慕同深

慰封陵表

臣某頌首頌首言伏覩大行皇帝陵寢封爲某陵者臣竊惟大行皇帝春日叶祥履星應夢握乾元而啓曆拓坤野以開基鄙具繩之

三分廣行恩化欲華夷之一統將混車書陵寢正名允符聖德伏惟陛下纂承事重追慕爲先光顯遺功輝華威禮仰瞻懿蹟稍慰聖情凡在臣寮同深哀慕

慰發引表

臣某言伏惟大行皇帝靈駕以今月某日發引者二儀交感兩曜無光德光銜哀雲霞共慘臣某誠推誠咽頌首頌首伏惟陛下孝思罔極聖情難居望仙駕以漸遙聽離歌而增咽追攀不怠號慕難勝

賀登極後聽政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九日皇帝御明德殿聽政者文物羽儀初陳於玉砌行鵷振鷺乍列於瑤墀中外同歡宸瀛共賀臣某誠歡誠躍頌首頌首伏惟皇帝陛下九天誕聖七政縱神執玉斗而御乾龍將寧四海握璿衡而司大象憂牧萬方敷啓后之文明懋成王之道德今則雲開碧落齊瞻比極之尊霞散滄溟共奉大明之照恩重有截惠洽無退臣跡滯芝田榮逢寶運悲越吟而自感趨漢殿以無由

瞻望堯天不任并跼歡呼激切屏營之至

慰山陵畢表

臣某言伏承大行皇帝山陵禮畢者神官長閉仙寢永安率土生靈不任號慕云云伏惟皇帝陛下追慕不怠聖情難居對馬鬣以增悲攀龍髯而永而遊衣尚在仙駕已遙追想英威摧慕何及臣某伏限衰疾不獲奉慰闕庭不任號殫摧咽之至謹奉表以聞

請不赴山陵表

臣某言竊承山陵俯逼皇帝陛下哀慕無窮欲躬赴陵寢者恭聞中旨實賤人情凡彼照臨莫不惶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帝王之孝也法天順人緣理制禮俾生靈咸若而宗廟永安未聞以弓劍之哀誠履會閔之獨行遽勞警蹕親奉告修伏惟皇帝陛下考百王之舊儀徇歷世之成典特迴聖鑒俯契禮文遵前古之通規示後王之令範彌彰孝理以慰萬方臣不任慙慙虔切迫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

廣成集卷之三

廣成集卷之四

歌四

上郡太清宮崇奉應制文章大德賜紫徒先虛撰

戶部張相公修遷拔明真齋詞

臣聞太上開圖元皇演教三籙定金明之典功被人天九幽懸玉匱之科惠周存歿竊尋經旨遵接玄文仰祈遷拔之恩輒備懺陳之懇本月二十五日是臣先妣唐楚國夫人蜀追封宋國太夫人劉氏忌辰本月三十日是臣先考唐丞相太子太師致仕蜀追贈太尉忌辰謹資油燭香花供養之具於成都府玉局化北帝院奉修靈寶明真道場一晝一夜道士一十四人三時行道三時轉經對乾象以披心馳香龍而上奏伏惟高尊闕鑒聖鑒垂光普告四司開明三界降九龍符命開長夜寒庭錄沐形魂遷拔神爽出玄陰之府入洞陽之宮罪咎蠲消冤讎解釋落名地簡列籍道階輪轉福鄉克登仙品九玄幽識咸遠超昇誓勤修奉之心上答真靈之澤

張氏國太夫人就宅修黃籙齋詞

伏以妙道玄功濟時佐國真經秘旨拯物救

人肇宏規於億劫之前弘大化於萬天之內宗之者儲祥納祐修之者駕景登晨披究古今昭彰典誥張氏克承禎運偶聖明被沐天光輝華帝澤循懷顧分常抱兢憂省已修躬每為炯戒實恐往世之積瑕未懺此生之累蒙將深幽陰有註訟之書冥漠有考延之籍又張氏今年天符臨於木墓之位暗曜住於飛化之年火星照於身宮仍當剋之性分大運逢王金之上火力稍微小運值生金之鄉木氣已薄細思厄會倍用憂慮竊惟大道無方施恩普洽式申虔祝必介休祥是用獨潔丹心修崇黃籙像瑤壇而肅列接瓊輶以敷陳質信諸天燭蘭缸於午夜告明三界飄飄蕙於九時露懇馳誠希恩悔過伏惟高尊太上萬聖千真憫鑒叩祈昭宣渥澤勅天司地府命陰陽察黑簿落名青宮著錄和年債訟消解冤讎北都除執對之篇年齡增遠南極定延長之紀祿祚尤宜五行祛災滯之文九曜息照臨之咎常歡舞日永騰堯天眷屬樂康子孫忠孝九玄七祖往逝先亡或拘

滯昏衢未超福路願承道力便遂往生利祐見存允蒙貞吉其有三徒六趣夜府寒鄉亦因懺滌之緣盡獲逍遙之果陰陽將吏宅宇龍神長悅豫以安寧俾凶衰而珍息上願皇圖遐廣聖壽延洪卜年克大於姬周享祚更隆於炎漢寰瀛一統書軌混同共傾捧日之心咸沐自天之祐

奉化宗祐倚中黃籙齋詞

伏聞道本無為降元精而生二象象而後數羅五緯而備群形維地麗天無運於律曆陽舒陰慘咸繫於裁成由是善惡循環吉凶倚伏乾剛坤載不能排九六之期瞻魄為輪不能革盈虧之勢況乎二儀稟質三命定生未超變化之機固有推遷之理是宜兢懷省己審過知非常加策勵之心冀動真靈之鑒臣夙承玄蔭早沐洪休運偶睿明身叨寵任推忠陳力未申匡濟之勞翊聖扶天累荷超逾之渥將壇相印委遇益隆蒼珮行師徽榮彌厚戒滿盈而徒切報君父以何階尚恐動靜行藏有乖於素分屬心舉念有忤於神明或

在公有失於賞刑統衆有愆於裁斷或往世之尤違未解或積生之冤債未祛有一於斯皆宜懺滌又今年二運俱逢於墓位飛天仍值於火星雖居華蓋福德之方恐有刑剋照臨之數以茲兢懼倍切懇誠徐氏年運之中亦有災滯大小二運金火氣微飛官過於計都天符臨於生月恐爲災滯志在懺祈是敢恭備信儀虔申齋潔按玄都品格修黃籙遣場嚴香花於二日六時召真聖於諸天諸地凝神注念瀝懇披心伏惟萬聖迴光衆真流鑒憫其丹款錫以休祥赦已往之罪瑕息將來之厄滯明星暗曜無臨照之凶三命五行除街妨之會冤仇和釋債訟消平嗣胤繁昌壽祿延益九玄蒙福幽夜開光眷屬康寧龍神安豫上願聖躬萬壽太業永昌布聲教於九圍咸歡舞澤渥車書於八極共榮堯仁百穀豐盈六氣均暢誓傾忠孝上酬養辱之慈克勵精誠仰副真靈之祐

上官子榮黃籙齋詞

伏以大道玄功至真妙感隨方流既應命垂

慈佐國濟人恩周於動植祛災降福惠及於幽明凡所啓祈必蒙昭鑒某氏以今年大小行運之內恐三命衰微陰陽宿曜之中恐五星臨照致成災厄無所告祈竊聞黃籙妙齋功德廣大無災不解無厄不穰輒登丹誠冀蒙玄祐謹依科法開置壇場三日香燈九時懺謝至真其應有感必通伏願三境諸天高真衆聖降無涯之澤垂廣覆之恩爲某氏解除積世罪瑕多生冤債隨懺隨消平應時除蕩眷屬安貞公私和泰誓傾忠孝永奉聖期

飛龍唐裔僕射受正一籙詞

伏聞冥寂之初混元之首道生一氣分彼兩儀陰陽有昇降之殊清濁有仙凡之異是則紫清金闕高居太妙之庭黃軸風關下鎮窮泉之域隨機染惑因生進退之疑委跡沉浮運有飄零之痛既非先覺必在指迷玄元皇帝當東漢之季年啓南宮之寶笈首傳其籙大拯群生修之則駕景冲虛行之則濟人佐國或湯平氣洽或懲革兇妖正日月之天元風雲叶候靜災邪於地紀生植無愆歷代所

尊垂休靡極臣夙承道廢獲奉皇慈功輕而渥澤愈隆力薄而君親未報常思稟竄秘錄宗受靈文勤旦夕之香燈勵精虔而禱祝所冀家國同納福祥今則嚴備信儀恭開壇墀通霄懺滌稽首歸依蘭燈夜燭於九冥檀炷晨飛於三境恭懇欽冀達尊靈伏惟

太上三尊玄元大帝十方衆聖三洞威神鑒丹懇之誠賜感通之應靈官真氣咸賜授傳使內保身安外祛災沴名臻道籍罪滅陰曹九玄離積夜之鄉永棲長樂舉族享無涯之善常奉休明算壽遐延公私清泰上願龍國攸久鳳曆延洪增聖壽於無疆乾坤共永布皇恩於有截海岳咸安同爲至道之風共暢無爲之化

皇太子青城山修齋詞

臣聞靈寶陳規齋戒感希夷之兆真文設教行藏通修鍊之功莫不啓之於心弘之於道上可以虔祈穹昊昭達玄微次可以宣布情誠祇延福祐永言清信敢薦虔恭伏以皇帝劃地開基法天垂覆定禍亂而爰承土德闡

真明而克應金行翼冀小心弘朽索薄冰之懼乾乾夕惕有撫風沐雨之勞備歷歲時益勤抵敬是致年豐歲稔國富兵強定蜀漢之疆圻扼黔巫之襟帶允文允武咸序彝倫至公至平式崇治本四方慕義萬里歸仁梯航無隔於高深書軌盡同於風教蓋九霄之靈蔭信大道之冥扶是使帝圖章昌宸算永言戴仰彌切兢持近者以星象留行稍淹時景分野觀瞻實資禱祈是用潔志清心忘機懸慮召十洲之法侶約三洞之玄科敬設清齋仍修大醮伏願上真降鑒衆聖宣慈迴機軸於玄關啓輝光於丹道凡言災沴垂獲消除但有吉祥皆承應感增聖壽於千秋之外播皇猷於萬宇之中壽山崇峻於五山福海更深於八海與乾坤而齊固共日月而合明叶華戎推奉之情遂臣子依憑之願蓋暨至教俯罪微衷冒瀆真仙無任兢惶戒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得一大師賜紫張茂卿等一十四人虔修法事願鑒丹誠

普康諸公主爲皇帝修金籙齋詞

伏聞道混虛無泮玄黃爲九玄之始象凝恍惚標化育爲獨化之源於是覆載以乾坤照臨以日月三才共道剛柔之用迭興而靈攸生善惡之端遽列然後降之以君父佐之以股肱法高皇不宰之慈體大帝無言之煦弘安疆域大庇黎甿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臨人承乾御曆稟樞機之精耀含敷濟之靈源明契三辰運符四序當天人之允屬表識瑞之咸臻因念陵夷運康泰庶鎮寧郡國割裂江山辛勤偉大禹之功化洽姬成周之德豈忘宵旰莫憚焦勞是用和平永期清泰其等今以時當端月節遇正陽屬二氣之將交處午位之炎景思弘百福用薦千齡啓金籙之靈壇造玉京之勝地伏願皇帝明齊月桂壽比天榆握金鏡以御寰瀛致衝樽而歡億兆垂旋問道觀元凱之忠貞負宸調元獲龍而均贊四三皇而永固一六合以無虞仰奉虛皇俯垂玄造冀納虔祈之志獲申懇禱之誠

皇太子爲皇帝修金籙齋詞

造化者玄功凝一氣以生三才周六虛而次萬有所以奉皇秋帝雲紀火官承妙用以御寰瀛體無爲而統天地苟常不舍和輟粹端拱穆清執大象以臨人乘飛龍而布化雖流金爍石湯德彌光懷山襄陵堯風益扇皇帝應圖負宸握鏡開基慕玄元慈儉之宗仰黃帝華胥之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得聲教旁敷京坻積裕俗臻豫民樂雍熙交歡自洽於鄰封縣贖爭來於絕域倍增寅畏祗荷穹昊昨以垂象飛芒天文炯戒躔次雖殊於分野禱祈勵切於焚修恭啓皇壇敢希鴻福仰玉清之玄化稽首知歸閱金籙之道場齋心發願所貴者達誠碧落薦壽皇躬與日月之同明共地共天之咸久青詞奏御俾金慧以韜光丹表通真致珠囊之叶度災穰永息禍瑞常臻鳳曆克調狼煙不警政隆三五祚越億千位忝儲宮實欽仙境輒傾素懇仰望玄慈

中元衆修金籙齋詞

伏聞至道希夷真精玄寂弘化於混元之表

凝光於太極之先散淳一之根潛分步驟鼓生三之氣以制寰瀛所以乘龍馭氣之君畫卦垂衣之后順教道要創厥皇基恢妙用而福案中布神功而利天下昭彰帝紀炳蔚人文允屬唐朝誕應天聰皇帝儀乾受命應運開圖繼軒黃帝項之靈源茂賈父文王之至德纂承上運光啓金衡端旋宸以穆清恭唐虞而真正思洽大同之理以康九土之民稼穡連豐華戎咸泰皇儲輝重明之美遐方贊有道之風中外恬夷生靈輯睦祝屬三元令序大宥昌辰宜虔齋潔之誠共祝君親之壽梯瑤壇而展禮按金錄以陳儀龍銖質心香花備信焰九光之蓮炬下照冥津飄三素之檀煙上聞真域必冀三天降祐萬聖延慈宗社隆昌寶圖宏鎮齊乾坤於聖壽等日月於睿明文德武功綏寧八極天枝寶胤輝映萬齡儲皇享椿桂之年常扶大業妃后繁縟繁之德共異宸居宋邸清朝彌臻景貺外藩內輔益履殊榮常樂雍熙登遐壽其有宿殃積累往債前冤年展命運之必昇紀飛棋之

厄乘茲懺謝並乞消平即冀宗廟尊靈生神三境臣等九玄七祖受福諸天貽祚流祥傳休無極上願天文昭著象緯澄清回直符太一之旗息玉慧金芒之耀蕩憂患於井參之野延福祥於梁益之墟九穀無虞五兵斯戢螟蝗水旱無肆於農功疫癘凶荒靡昨災於閭里幽關舒泰品類滋榮海岳歸仁宸區稟化至有立功將士往逝都頭勳著勤王忠推致命每因齋薦皆為懺祈必離冥漠之鄉更遂逍遙之適或幽陰尚滯渙澤未霑或嗣續已無莫羞多關九宮符命即為還神三錄洪恩俱令濟苦勿為痼癘速詣福廷動植飛沉盡登真道

皇帝修符瑞報恩齋詞

蓋聞歷代帝王受天符命咸宗至道以御鴻圖莫不用慈實以臨人仗玄功而濟物克致雍熙之運仍頒祥瑞之文願以薄躬猥臨大寶宸區高授恩優武而未臻法令頒行念措刑而莫得內惟兢業莫敢違寧今年七月漢州十邠縣百姓郭迴芝於仙居觀採藥耕地

掘得銅牌長七寸廣四寸上有六十字老子通天記云丁卯年甲戌乙亥人王生享二百年天子王從建王元膺王萬感王徽王則王道宜五字篆文後云北邙化張弘道天寶留此明聖代欽承玄貺虔佩靈符識大道之垂休知卜年之惟永爰傾丹懇用答殊休按九等之科儀修靈寶之法事所願丹心徑達聖鑒俯臨社稷永昌休徵必應四時合序萬物以嘉俾令率土之賓盡保無疆之福稽首謹詞

黃齊助中元黃錄齋詞

伏聞三元大宥乃諸天降福之辰九夜長幽是厚地重陰之境將消積暗爰假神燈上納三光下照群爽經科所重濟護收先今屬序屆中元壇開黃錄三時朝懺萬罪蠲滌報備香油同申供養伏冀靈輝風焰燦光地府之中星布運敷散景泉廣之內盡超苦趣永出冥津九祖生天六親介福災祛未兆善洽無疆奉上安家並希元吉

黃齊為二亡男助黃錄齋詞

臣聞包容萬象至道爲亨育之尊弘濟群生天尊演虛無之道莫不思覃纖芥澤普存亡明其開玉匱之書長夜釋重陰之苦丹誠上感玄貺必臻臣過咎夙彰神明垂鑒纔逾一月繼喪二男憔悴中年寂寥孤影痛蒸膏之時絕念冥漠以何依懼彼營魂尚爲拘滯伏思遷拔唯仗焚修捨其服用之資助此香燈之會涼飆韻磬應聞泉曲之中秋月凝堙想照夜臺之下願乘齋福俱出幽關鍊魂朱宮生神絳府各遂逍遙之路盡登清淨之鄉永奉正真長居道域人間天上終際會於善緣萬劫千生更團圓於眷屬昭昭願力真聖鑒知不任涕咽虔祈之至

趙部助上元黃錄齋詞

至道流慈元皇垂貺三宮四教爰享作解之恩品物昭榮共樂如春之澤皇壇巨祐幽顯無遠臣以庸愚叨逢聖運早承寵祿常戒滿盈猶恐年歷之間星辰之內因經厄會尤切兢憂輒因黃錄道場虔申悔謝仰希上聖俯鑒冲襟密賜福祥潛祛災咎壽年增益家春

康宜存歿幽明同臻景祐

中元

律移朱夏節應素秋鼓夷則於西郊欽火雲於南極裁非戒惡允屬茲辰假以塵凡叨親道化身參丹錄名隸玄臺而過尤易結世網難祛動靜行藏未混融於大道年辰宿曜猶經集於衆災輒因黃錄寶壇助營香供冀蒙聖力俯鑒愚衷開罪書而解赦愆尤豁塵累而蕩蠲厄難九玄受賜舉族霑榮永承祐護之恩誓竭歸依之願

下元

臣以宿因獲承積祐早忝職務族忝官榮而所主重難常深憂懼尚慮行年災滯星曜加臨遂履困蒙莫知祈告今屬玄冥屆節永帝司辰星杓方指於孟冬朔氣正雄於北陸年光遷貿修奉彌專敢因九奏之壇虔瞻上聖盡瀝萬重之懇願降殊慈賜臣罪咎消平災凶殄息前寬宿債乘功德以和寧往世今生荷懺祈而濟拔九玄享福舉族霑榮克承稠祐之功永勵歸依之懇

馮消大夫助上元齋詞

伏以大道垂文澤周存歿天尊演化恩及幽明廣敷九等之科以拯重冥之苦敢持素懇叩叩玄關今月二十六日亡妣隴西郡君贈隴西郡太夫人李氏忌齋詣玉局靈壇因上元勝會同修香供用禱福祥伏願亡妣鍊景朱陵棲神玄圃悟恬澹希夷之道契長生永劫之真玄會無爲克臻妙果

中元

伏聞黃錄明科紫陽具典玄元勝力丹簡宣恩拯拔幽沉照臨冥夜古今宗稟生死銜恩有感必通所祈克應今月二十六日是臣亡妣贈隴西郡太夫人忌辰輒因玉局壇場中元齋薦同申修奉冀達真靈伏願亡妣乘此福緣高昇道境遊神碧落婉影丹臺永登快樂之鄉克證希夷之道

下元

伏以黑帝御時玄冥肇序下元勝會大有昌辰所宜虔祝上真勵精下土用祈禎貺以福存亡今以玉局靈壇瑤壇展禮輒持法信用

助齋誠敬希衆聖鑒臨萬真昭祐九玄開度
超離冥漠之鄉五族叶和長荷安貞之福災
凶殄息罪咎消平永垂丹襟仰承洪澤

周庠負外助上元齋詞

伏聞齋敷九等節啓三元是萬方禱福之辰
是東聖宣恩之日今屬玄元真化玉局靈壇
陳黃籙之儀按玄都之品九時奏御三日焚
修精助香燈同申懺滌伏冀高尊錫祐大道
流慈採納精誠降頒鴻福九祖遂超昇之願
六親霑覆護之仁消厄滯於將來解冤離於
既往罪咎原釋疾苦痊平壽祿增延凶災除
蕩克叶發生之德敢忘大道之恩

下元

伏以玄帝司辰水官統序乃請福延恩之節
是凝心滌慮之期況玉局仙蹤瑤壇盛禮九
時焚祝必介於休禎三日齋莊敢同於懺謝
所冀災經殄息冤債消平罪咎咸蠲存亡共
泰永虔修奉以答玄慈

盧蔚大夫助上元齋詞

伏以大道周行三元立訓陟明考校毫無

遺臣早慕玄虛風宗清淨每展恪勤之懇以
祈昭祐之慈今以玉局靈壇上元福會輒資
香燭同助焚修所祈消解灾凶滌除罪咎蠲
平疾厄延益年齡善功克被於存亡禎貺旁
周於眷屬永勳丹襟仰副玄慈

上元

伏以考校良辰先春令序當上元陟明之節
乃群生舒泰之期式罄齋誠以申虔祝今屬
錦都靈化玉局瑤壇啓黃籙之真儀展玄科
之盛禮輒持香信同助良因伏惟衆聖垂慈
萬真昭鑒憫其修奉錫以禎祥惠普存亡遐
祛罪咎解災經於未兆增祿壽於惟新永勵
丹心上副玄貺

中元

伏以四始周行三元定籙陟明顯晦考校無
遺巨素奉道科早師玄寂每逢良會必勵修
崇今以玉局朝元霜壇歲事輒資香燭崇助
齋功所祈大宥之恩允降自天之澤疾恙痊
愈祿算增延仰薦先靈旁沾眷屬永承丕祐
欽贊元勳不任歸命丹切之至

下元

伏以水德配時玄冬叶候當二氣謹嚴之節
是諸天校會之期所宜勵志重玄凝心至道
滌瑕悔過請福希恩況玉局皇壇錦城福會
政管香幣同助齋修三日肅虔九時朝懺冀
蒙昭祐廣賜休祥賜臣玄祖超昇陰冥開泰
存亡濟度災咎銷平釋冤債於夜庭落罪尤
於地簡疾厄痊復昇紀遐長誓傾嚴奉之誠
常副真靈之祐
廣成集卷之四

廣成集卷之五

敬五

上相太清宮內供奉應制文章太德賜紫柱光庭撰

上元玉局化衆修黃籙齋詞

伏聞道出虛無之表職在生成德超仁義之先功包慈育化綿億劫教普群方由是三呈以道御乾坤五帝以德承天地人臻福壽俗致雍熙雖金木運遷步驟時革理家康國惟道爲先行之則四海晏清代還淳樸達之則中原版蕩物變澆漓我國家師太古之風紹玄元之訓懷道抱德祖舜述堯故能縱神武以滌埃氛中興鳳曆光聖文而安社稷克固鴻圖臣等夙荷道慈獲逢昭運微功未著寵澤已深思虔齋潔之誠仰報君親之德今屬天官統序木帝司方當上元拔戒之期是下土精修之節共資法信同詣靈壇備玉邊金豆之儀陳十極四華之禮蓮紅散焰續陽景以燭幽蘭蘭桂飄煙御星躍而連卑懸必冀衆真迂駕萬聖迴軒俯鑒群心洪流巨福上扶宸極安帝業以天長仰奉廟謀鎮坤維而地久邊烽不警氣序式和穀稼滋豐生靈舒

泰實瀛輯睦車軌混同妖沴不興損祥養委臣等存亡介福七祖生天族屬沾榮三災弭息或前生今世罪網未祛或往債宿冤過尤未解或刑章有失或宰割不明或故殺誤傷因成報對或運心履行有犯神明或土木奢華服用繁侈三官紀過五帝司非憑此機析皆希洗滌賜臣等壽齡延永祿作遐長災厄彌消寃讎和釋其有同心事主戮力勤王風露先驚古今俄隔緬惟夜府願享福緣憂神濟拔之因俱遂超昇之路其焚瘞曠絕冥漠無依亦俾往生勿爲滯滯龍神正秩五廟靈司乘黃籙之殊恩沐玄都之景貺肅清風景安鎮方隅疫毒無侵干戈不作靖翹異品動植殊形六趣四生三途五苦九龍符命三寶威光普沐神功並登真道

白可球明真齋讀老君詞

伏聞道本至無化分妙有功包覆衆恩普幽明家國稟之以安寧存亡得之以開濟神威靈澤妙用無窮臣以玉局洞天神仙真府將申瞻敬式表宸儀還爲玄祖幽局聖造真像

辟客端穆侍衛駢羅疑珠宮下降之初若玉座浮空之際巨功既就妙相益嚴日角月玄煥矣群生之主綠眉皓髮巍乎萬聖之事永福一方以鎮靈化是用虔修表讚載展誠析披玉匱之科備明真之典轉經行道然燈炷香灑懸上玄冥心下土伏冀傾光三境迴駕九清憫鑒塵微降流貺賚潛扶寶祚密祐聖朝契自然清淨之風臻太古無爲之理次願坤維肅穆川境晏安符瑞有聞災凶不作臣九玄幽爽七祖魂神出長夜之庭昇洞陽之館毀絕地錄超翫天衢泊乎有識含生三徒六趣俱霑景福各遂生成巨積罪銷平宿瑕除蕩災經霧廓道化風行得罔象之玄珠入希夷之秘籙普精修奉以答玄恩

溫江縣招賢觀衆齋詞

伏聞妙道融真高出混元之表天尊立教光敷浩劫之先歷代化人隨機濟物大惟邦國普及幽明俱賴神功咸承景貺臣等叨逢聖運夙稟真詮欽玄元道德之宗親烈祖神仙之躅尚拘世網未脫樊籠分地用天恭守玄

儒之訓節財約已敢忘覆載之私今屬至聖垂衣元勳撫俗五兵罷警有殺存登野洽謳誦人歸富壽當九井降生之月是三台誕瑞之期將報洪恩莫先黃籙是敢博求衆力同備信儀嚴飾仙蹤遵依秘格披心十極歸命諸天然燈炷香馳誠達懇伏冀三尊駐景下察丹襟萬聖迴軒傍流玄澤上扶社稷配天地以安禎仰贊聖躬同日月而輝煥台星福曜常鎮坤維將畧廟謀永宣并邑一方昭泰四境又安疫毒無侵戈鋌不作臣等九玄七

祖超度泉局五族六親允蒙楨祐銷平罪咎和釋災凶農蠶克保於豐穰幽苦咸期於扶濟龍神鎮守風雨均調道化周行靈威廣被茫茫九土擾擾四生承黃壇普懺之緣因太上九龍之命俱昇道果普陟仙階飄浮花祭之魂霜露霑零之魄勿爲疢癘各遂往生道力所覃永叶元吉

犀浦劉殷黃籙齋詞

伏以清淨之宗託重玄而設教生成之本資妙用以宣功家國寧之而九昌古今運之而

不竭專惟道化首出帝先今屬睿聖御天元台分闡教弘道德字育蒸黎法伊堯鵠舜之仁邁后稷卑陶之德萬方有泰四境無虞共感殊恩何階上答是用率勉寮屬考按經科嚴飾壇場備申齋潔精香燈而達懇奉信幣以表誠注念九清馳心三境伏冀玄光下燭至聖冥迺俯鑒群情滂流巨澤上扶帝業光讚聖朝比三辰以並明燈兩儀而等固鯤池鳳穴之野聲教遐傳桑津蒙谷之鄉車書混一保寧藩部臣佑元戎天祿永增壽躋彌廣

臣九冥玄祖超苦超於幽關五族周親享善緣於道域封隅之內三農有積於倉箱政化之中群瑞日編於簡冊干戈靜息疢癘無侵其有滯骨飄魂久悲風露傷墳敗廟常苦凋荒乘此勝因咸臻妙樂龍神安鎮士庶昭甦蠢動有生同昇福界

飛龍使唐高爲皇太子降誕修齋詞臣聞惟道爲大運玄功而生有乾坤惟帝爲尊握洪樞而主張造化廣司萬國選統群生承景命於三清定宏基於九土由是瑤圖積

瑞銀漢騰華載誕元良恢弘大業今屬梓虹泛綵寶電飛光當重離啓耀之期是率土虔誠之節敢披雲笈恭詣仙壇備靈寶之道場儼長生之勝會鯨鐘鳳磬飄逸響於九天鶴焰龍煙達精誠於三境伏冀皇圖隆永均雨露以無窮聖壽高崇與八溟而比大六宮內職協讚宸居萬彙群方昭宣睿德皇太子龍文鳳質嶽固松貞超漢盈周賢扶一統大同均化旁及黔黎共宗有道之期並洽無爲之運臣某不任禱祝慶祈歸命之至

興州王承休特進爲母修黃籙齋詞臣聞上聖垂科天真設教神功救物無遺動植之中惠力宣恩普及昇沉之內粵自玄古逮于茲辰荷澤蒙慈莫知紀極由是鄴山北部潛祛邪沴之塵斗極南昌廣布生成之煦必資虔潔方獲感通臣猥以凡微叨榮道塵遭逢齋醮踐歷官寮入侍天階高陟九霄之上出持符竹寵臨千里之中或齋肅師徒須行刑憲輯寧封部須舉威章慮乖折衷之宜自擬過尤之目以茲兢灼常真肺懷今則臣

母實氏本命甲子某月日生災運所纏遂嬰疾苦雖勤服餌未獲痊平恐是往債宿冤尚為注訟前生今世旋結罪名或星曜所臨或年辰所歷凶災凌撓命祿衰微晚夕憂惶罔知救護況臣主持王事迢遞途途不得躬奉

庭闈親調藥膳心馳萬壑目斷千山惟憑大道之慈蕙集感通之効是用歸依靈觀稽首華壇修黃錄道場告玄真上聖願迴聖鑒俯介福祥賜臣母氏易短促之齡益遐長之祚蠲消厄會蕩滌災孽使六氣均調百關康愈

咎瑕除解冤債和平克瞻日月之華別降生成之福三途幽夜六趣殊倫同享勝因共臻善朕九玄開度五族安寧微臣常奉二親得勵旨甘之願榮朝聖主永勳忠赤之誠惟普丹襟上副玄祐不任瀝懇望恩度祈之至謹

詞

胡常侍修黃錄齋詞

臣聞妙本希微至真虛寂運神功而化育陶品物以生成應感無私周流靡倦所以九玄三古咸宣素載之慈天上人間共沐涵濡之

澤金科玉律雲篆瑤章先萬法以垂文具九流而拯世大哉至教無得而稱臣夙荷道恩欣逢景運優游玄造沐浴皇風遠豫順於天和俯仰榮於大化早參秘籙常勵明誠燧燭焚香每肅虔於晚夕瓊儀寶籙敢有怠於敬恭族屬周親常臻護是用精修黃錄上奉

玄休案十華三境之儀備羽聲霜鍾之禮歸心萬聖稽首諸天伏惟俯鑒丹襟曲垂玄造憫茲誠款錫以休祥賜臣九祖七玄生天證道六親五族受福雷榮存亡均康濟之仁動

靜獲安貞之賜災凶殄息冤債和平罪咎蠲銷緣算延益普天含識率土懷生俱承道德之緣永樂雍熙之化不任歸命虔祈之至謹

詞

李玄微為亡女修齋詞

臣粵自塵微早依真教叨深玄渥風荷靈休迫以俗機縈纏世網久拘職宦因迷初心思羽褐以未期欲奮飛而徒切依棲修敬敢忘私誠而過咎所鍾女子殞逝先陰過往傷痛難勝但女子初笄之年歸于儀氏夫歿之後

善志道門已造製法衣繕寫經籙永期頂冠佩服虔奉修持值臣以王事征行未果前願俄嬰疾恙奄此淪亡抱幽愴而冀中念冥關而增恨伏惟三尊慈憫眾聖哀憐曲迴鑒祐之恩特降還昇之澤俾其魂魄得契歸依積生之冤債銷平在世之罪瑕蠲釋按度幽泉之苦獲居善美之中道力玄功常加祐護其

亡女所修寫法錄道衣等謹於道場前焚燒上奏伏惟至聖鑒照愚衷勒其魂神開度領受且不任瀝懇度祈哀痛迫切之至謹詞

天冊巡官何文濟為東院生員齋詞

臣聞天地分靈君臣定位必資輔贊用致昇平猶風虎以相須若雲龍而感契由是吹塵入夢諭鼎膺求審像生賢熊氏卜畢受之旦亮曆元凱宸朝齊軒后之風莫不輝灼帝圖光昭史筆以康億兆以福寰區本屬成紀士辰日乘庚午朔居天候月合水衡疑南斗之橫休集東陵之瑞彩景風入律星火開祥誕昇降當允當今存叨備青襟之列輒析玄聖之恩虔詣華壇願崇鴻福蘭缸夜燭穩穩朝

飛仰陳三奏之儀必達九天之鑒伏冀青函
紫筆延生題東極之書絳簡朱編得道署南
昌之籍壽同山峻祿並海深樂境增隆榮衣
顯德薦序繼三台之美鯉庭超七葉之雄陶
冶九圍臣扶元聖政歸一統俗洽大同普覃
庚夏之方永鎮雅熙之化臣某受恩隆異者
已虛尋惟叩靈真曾明感激不任慙懇虔心
歸命之至謹詞

宣勝軍使王讓為男昭胤明真齋詞

伏聞大化無方神功廣被洞幽明而赴感普
生死以垂恩拯度無遺古今蒙澤臣頃者專
征北陸統領師徒橫黑稍以臨戎普領臣師
奮凋戈而効命志沈國儲山川有登涉之遙
糧饋有艱輸之重惟期辦集正切憂兢又一
軍之人苦於瘴疫死傷枕藉相望道途兼小
男昭胤疾恙所嬰性命懸迫發丹誠而啓願
冀玄聖之鑒臨尋遂迴戈免貽曠闕再朝丹
陛祇奉皇慈恭荷道恩敢申昭謝是用按洞
玄品裕披靈寶典儀考九幽長夜之科遵玉
匱明真之式精修齋直上答靈慈伏冀三界

照臨諸天憫護賜九玄七祖超苦趣於幽開
眷屬親緣享福祥於昭代臣積生累咎往世
究難及主務已來公私私犯或賞利不當或
裁斷失宜俗有怨嗟過書陰陽致使動貽障
塞莫復寸通晝夜循環常增憂傷因今齋謝
並乞懺除亡男昭胤未及壯年飄魂異境惘
其淪謝悲痛尤深或有邪沴侵傷或是幽靈
拘制度折道力俾遂生神度南丹流火之庭
昇上境洞陽之府參玄證品悟道承真罪咎
蠲除完債和釋臣等災經超解厄運清消祿
秩壽匪更期延益惟勤誠節永酬聖主之恩
克勵焚修仰副真靈之祐

王承嗣為亡考修明真齋詞

伏聞至道開闢三尊垂教惠覃幽顯澤泱死
生遊觀八門播弘慈而濟苦憫傷幽夜廻法
炬以流光南宮開鍊化之庭丹簡啓超昇之
籍上智童子願開罪福之由飛天神人請示
懺陳之品教明真典與拔度幽關披玉匱靈
科解銷對對玄清昏翳羅網焦勞極技窮魂
咸為善美終天載劫俱沐玄慈臣先考運偶

道風常恭寶錄身逢聖日累踐官榮處世網
之中寧無過悞履塵寰之內必有愆違況職
主庖羞須行宰戮旋司戎伍每舉刑章出領
郡符入居近密或抑強撫弱或三令五申既
莫重輕即為豪谷又自鄉閭隔越兵火亂離
故里墳塋或有侵毀塚松延法逮及子孫兼
割貨所居移易門巷土木修造有觸明神以
此憂惶皆祈懺謝是敢遵靈寶科格修明真
道場精潔香燈豐嚴信幣披心露懇悔過希
恩伏惟

太上三尊十方衆聖神光下燭惠滂流救
先考累世已來深殃積罪削名地簡濯質天
衢故傷誤殺之愆往債前寬之目後嗣考延
之咎先人怨責之瑕並賜原除內外清淨即
乞鍊神丹霍列籍青華不經於岱嶽鄴山克
證於福堂天路上願九玄開度七祖超昇墳
墓安寧幽冥潛靜三途六趣共洽勝功內族
外親俱臻景祐剗心投血拜手祈天不任號
殞激切涕咽之至謹詞

皇太子宴諸將祈晴感應靈寶齋詞

蓋聞至道應機有同響答明神赴感無異影
隨緬惟幽贊之私每荷垂休之力六月二十
二日皇太子之會諸將已上卜吉辰方當暑
雨之時遂有晴明之禱果蒙靈貺叶此誠祈
不移頃刻之間驟止滂沱之勢群山曉碧天
高而屏翳收雲六合風清日迫而義和弄轡
讎延克備中外同歡今則旋整車徒屢申弔
伐千軍雷動山川絕泥潦之虞萬馬星馳戈
甲曜晶熒之色佇平兇梗大拯於元恩答真
官式陳齋薦達燈夜簇蘭穗朝飛儀禮精嚴
香花紛郁必達清都之聖更崇紫府之勲仰
叩玄功以昌鴻業不任虔祝之至謹詞

皇帝為老君修黃籙齋詞

蓋聞混漠之先希夷之表厥惟至聖先宅九
清敷濟然冲寂之宗行不宰無為之教上自
三古旁逮萬區欽若真風贊乎成化粵自經
綸之始洎膺推戴以來常懷明誠每申瞻奉
而光靈累洽賴祝繼臻仙居賜受命之符顯
隆基業宣室發祝祈之念必至感通由是風
雨常均氛邪不起四封無警百穀常登祗荷

恩休寔思昭謝要因今序特啓齋壇三日精
嚴六時踴躍冀憑開泰上答玄功今則方命
師徒將平兇醜備貨道力俾殄息集備豐隆
列缺之威掃鑿齒貪狼之族更垂嘉祐永泰
寔瀛不任祝望之至謹詞

蜀州孟尉馬就衙設銷災遷拔黃籙
道場詞

臣聞至道深微玄功廣大包萬天而布化周
品彙以流恩故能下拯冥關廣寧邦國鎮安
土地和喻神明皆遵宰制之歡盡悅慈悲之
力古今共稟幽顯無遺臣夙奉玄休早承皇
澤未展消埃之効驟叨符竹之榮況累掌重
難兼司刑憲詳詳獄訟慮乖仁恕之規主領
兵師實審訓齊之要動貽過咎常切兢憂自
臨蒞郡城每懷兢慎謹遵秩罰敢望生全禮
制所拘殞絕無所偷延視息又降醴恩泣血
籲天榮榮何祈竊聞玄元設教紫陽有遷拔
之儀正一垂科黃籙有懺祈之路是敢肅厥
公署崇設齋壇拜表九清騰詞三界伏冀三
尊東聖弘憫濟之慈夜府臬局遂超昇之路

賜鄒國夫人某氏現神安泰福壽資養積過
深瑕皆從蕩滌不拘地府徑上天堂七祖九
玄前亡往逝俱昇道力齊會福庭又宅宇之
中累經修改恐因觸動未獲安寧願憑齋謝
之緣旁解紀遠之過龍神復位土地安和居
止利宜山災銷殄城隍社廟里域真官密奉
神功永居福地上願帝圖隆國聖壽延洪太
子諸王擁宏休而奉國后妃嬪主承景貺以
臣朝中外寮臣六軍萬姓同歡昌運克遠安
貞歲有豐登俗無疵癘率土之內一統萬方
並臻仁壽之鄉咸奉昇平之化不任歸命披
心虔懇願之至

中州刺史張太博敬周為鶴鳴化枯
栢再生修金籙齋

伏聞至道玄通神功廣運義成天地敷讚帝
王羲軒融燧之君堯舜禹湯之主莫不師資
冲漠啓迪雍熙致詐胥之尾洪俾聲明之振
赫或乘輒滄海或證品紫庭光燭九遐壽均
三景伏惟大蜀皇帝乘樞御運握斗故元執
大象而撫華夷駕六龍而綏億兆德逾堯禹

聖祖義融宮虛窮髮之君奉縣而化靡漢渥
渥之虜重譯來賓澤浸山川仁覃草木靈禽
棲於內苑嘉獸宅於上林三秀呈祥十朋表
異而猶勞謙恭已讓德於天付將遊簡編益
深於搗挹本則神仙幽贊靈化垂休隆澤潤
洽於朽根枝幹再榮於枯栢風來翠壁重飄
遠近之香月過華壇復親扶疎之影其為嘉
瑞實冠古先有以見天枝帝葉之繁昌聖壽
寶圖之永遠雖禾生清廟榮吐彤庭徒美前
聞難借聖威臣榮逢昌運叨領郡符屬邑之
中親茲上瑞藻繪朝陳於龍闕絲綸夕降於
鳳牋旋錫御詞嚴申醮祝褒稱顯煥榮耀優
隆量恩而溟海未深荷聖而乾坤難報敢因
皇帝本命之日修金籙道場翹瞻丹襟仰祈
玄貺伏冀諸天降鑒萬聖昭臨流巨福於社
稷尊靈增景祐於宗桃先聖三儀並固萬國
同文皇帝壽等限峨明齊日月普頒正朔一
統宸濤皇后受福紫宸增齡丹籙皇太子永
扶皇極養德青宮公主嬪妃宗臣聖日諸王
百辟欽贊皇基九土又康五兵輯戢塵塵珍

息稼猶豐登動植飛沉三途六趣俱承惠渥
咸諸偈庭臣哲傾忠孝之規上答聖明之澤

廣成集卷之五

廣成集卷之六

敢六

上郡太清宮內供奉應制太平人傳賜紫衣

衆修北帝衙醮詞

伏以五氣玄天北宮太帝司明善惡統御死
生壽祿吉凶咸資校錄巨竊恐天文宿曜有
臨照之災本命行年有刑妨之咎仰祈真聖
特具修懺虔罄丹誠同伸醮禮伏乞解除災
厄延益年齡落死籍於北鄴上生名於南極
公私和泰春屬安寧即仰荷帝君慈祐之恩

三會醮籙詞

臣獲奉正真參受玄籙內期修鍊以保身心
外冀威靈以攘災沴依科佩受早速寶持但
慮世務所拘塵機所役奮戒之日朝謁有虧
修行之辰香燭或闕善功未立過咎彰彰其
氣靈官未垂應祐玄司天府謹責不專三命
五行災衰未落旦夕憂懼冰炭在懷今以上
會之辰天官考校之日功過善惡巨細無遺
是敢瀝懇放心虔誠悔過精修醮禮拜奏章
文伏惟東聖垂慈教其愆咎降流雲應銷解
災凶三部吏兵常加祐護動息康泰永享利

貞即仰荷法錄真官濟護之恩

軍容安宅醮詞

伏以二象既陳三靈配位陰陽陶鑄天地權輿巢居穴處之君澆漓未作上棟下宇之制締構云興由是取則五行定規六紀順之則

福延善著違之則禍起災生考其主張實惟五帝臣所居之處經始有年土木之用繼新泰鋪之功累作竊恐上千五帝考犯衆神又今歲興修當行年之位近則馮氏忽嬰疾苦懼因犯觸所成輒按玄科虔伸醮謝備三天之舊格請五帝之靈符乞降正神俯流真氣永錫安鎮俾獲又寧凶邪不侵內外康泰疾厄蠲蕩眷屬咸和青宮增祿祚之文黑簡息災策之數克勤修奉以答神功不任

王度常侍北斗醮詞

臣以凡微獲逢道化常承覆祐密荷其慈自頃以龍紀元年奉使支郡方傳上命遽蹈禍機危懼之中其靈俯祐獲全形命重脫憂疑而兩地未通三年隔絕巨男延竊懇伸禱祝累告神明天鑒誠深親承應兆仰惟至聖介

此殊恩恩疊丹心克伸報謝今則上元大節啓福星期輒備醮筵上酬明貺伏冀省臨薄禮采納菲誠答往願於當年期降恩於此日永當修奉以荷神庥不任

馬尚書南斗醮詞

伏開清濁分形高卑定位南北御死生之籍陰陽有舒慘之殊由是南斗尊神六官衆聖紀功舉善克揚不死之文主錄定年唯啓長生之本欲使物皆歸道人盡登真副天尊廣濟之慈遵大道好生之理而塵波易溺意馬爭馳罪網牢籠莫有奮飛之路情關閉曾無開拓之門且跡處人寰心拘俗役機權在握須行懲勸之文刑賞是司難徇冲和之用慮其過咎累積陰曹更屬災凶便爲厄會雖繼伸祈懺上扣於天曹而未吐明誠仰陳於南極今則考祥吉日崇設醮筵輒按真科盡披丹懇元元下土虔露於瑤階昭昭上真必降於瓊席敢期表省俯念凡微釋罪除災落北宮之陰簡錫年增祿上南斗之陽篇六宮永紀其姓名五緯潛資其福祐乞使九玄七

祖介福未陵五族六姻延祥紫府並勤精奉以答鴻慈不任

李信常侍九曜醮詞

伏聞二氣降和乃形品物三光布象以育群生惟茲最靈仰承明祐至於行藏善惡動息吉凶咸繫上天以司下土臣奉承前福叨沐道風事主身得榮忠誠之節循懷省己常持兢慎之心祿秩所需神明是貺每增憂灼實慮玷危而眼疾所嬰累年爲苦針藥雖至服餌益勤未殺瘥瘳倍增驚懼恐陰陽年運遇此重災宿曜循行成其困厄曾申禱醮冀獲安寧今又身宮之中暗虛所歷當茲久疾值此災期啓向無門彷徨失據伏聞真科有格醮酌垂文輒竭丹誠上希神鑒精修醮禮延降事靈庶惟九曜威神分光照解其宿咎和釋冤允銷災經蠲除疫厄使紫雲守衛瞻官無痛惱之侵青帝護持肝臟有安平之候凶衰永息懷算惟新敢忘修勵之誠以答照臨之賜不任

馬尚書比帝醮詞

臣獲以凡微早聞道化栖心濟泊注念正真
每展祈誠必蒙昭祐昨以公田既闢瓏麥初
齊遲遲之春日載陽暴暴之油雲未布春茲
農畝正切憂惶輒扣玄關果垂鴻澤香散
處便呈潤石之容禁水噴時已變和膏之雨
遂使西成有望未作無咎可俟京城以豐川
蜀上聖之延拜既厚下臣之報德何階虔拂
翠壇式陳單菲願繫繇繇誠非仰薦之儀縉
燭香花敢備上酬之禮伏惟采納永錫嘉祥
謝過祈恩不敢繁啓不任

又馬尚書南斗醮詞

伏聞大聖無私隨機赴感至真下濟應念降
靈變通不問於塵凡牧度豈遺於微眇臣自
惟幽陋竊慕玄虛洗心依冥漠之都潛希懺
罪稽首仰瞻雲之境冀際前非上所拯拔於
七玄次已和寧於四境獲教款遂降鴻臨茲
爰俾神交授其嘉夢魂清氣爽全殊化蝶之
時捫腹安懷有類得飲之夕固可表豐歲之
兆知災息之微緬惟神功中茲景覩競榮先
次感激難勝恩答靈恩重修醮禮驚燈吐焰

參差玉斗之光龍霧飄香散漫瑤池之色金
祛萬慮共運一心伏惟丹府上真六宮高聖
俯迴鶴駕暫降霓旌采納寸誠哀憐末俗拂
長生之金札開大宥之洪休賜其延永之年
增以自新之祿主務則三農告給訓戒則七

德申威罪咎蠲銷公私昭暢存亡介福眷屬
延生北元除錄過之書九府錫增年之籍況
復五緯循行或逢臨照三元繫命時有屯亨
過災生福晝之期當減祿奪年之數常情罔
測揣分懷憂非仗道慈無由自濟伏聞太上

啓修攘之典天師著祈醮之科謝罪必銷祈
恩克降今以本命之日輒披正一之文虔拜
靈章式陳微醮三官五緯咸罄誠祈六府七
元普申懺謝伏冀眾尊昭祐大聖鑒臨赦已
往之過尤錫將來之福慶息九厄蠲
消壽紀潛延祿祚興益七玄九祖超度幽局
五族六親均承道慶公私永泰存沒康寧即
仰祈大聖罔極之恩不任
唐洞卿本命醮詞
臣宿運所鍾遭值道化佩奉真籙獲以稟修

而功業未彰慙尤易積陰陽災候疾疹所嬰
憂迫既深扣祈是切果蒙昭祐旋獲痊平又
於中元之辰欲陳黃籙之會仰告真聖願遂
丹心今則壇席克終功德成就開盟有應風
雨無侵冥感聖慈効酬難盡敢因奉命虔備
科儀設微醮以展誠拜靈章而請福伏冀高
尊鑒領眾聖照臨前願已圓殊祥下及使臣
罪銷厄滅業著功充奉親既保其安寧薦遠
必需其遷拔永堅誠礪以答真靈不任

告修青城山丈人觀醮詞

伏以青城山丈人靈觀開九室而數洞觀
群嶽以稱尊自軒后錫封漢皇望秩玄宗構
宇先帝增崇仙室蓋嚴清壇肅肅近則良宰
興算靈宮鼎新而正寢之西猶虛隙地蓬瀛
之北或睹餘基玄元之像設未陳帝子之遺
蹤宛在輒欲興修祖殿經始齋房永資焚謁
之儀克壯清虛之境將施畚鍤慮犯龍神敢
備醮筵虔伸昭告伏惟允茲丹懇降以玄休
使功用必成上下無撓工徒安泰福善收新
不任

嚴常侍丈人山九曜醮詞

伏聞天地分靈三官定死生之格陰陽懸象九曜垂照燭之功南宮開延壽之符北府顯繩達之簡星羅嶽讀考校無私凡在人策咸由統御臣自惟微薄獲奉玄慈而履行之間恐乖陰陽違心之際未合神明因遇災凶復兼愆咎遽成厄會莫違懺祈今年中官則天符所臨身位乃土星對照大運猶居於劫殺飛旗又寄於行年三命五行恐逢刑剋列星九曜更慮照臨所以輾轉未寧災厄頻作非憑至聖無路扣祈是敢虔罄丹誠克申大醮伏惟衆聖俯降福祥銷災咎於將來釋過尤於既往六曹司命增福算於丹天七紀尊神介休祥於玄極公私清泰眷屬安康即永荷衆聖祐護之恩不任

青城令莫庭又爲副使修本命周天

醮詞

伏聞造化宣行玄功覆載陰陽不測亭育無私由是五帝三皇御六儀而統物天官水府司八會以持綱南宮明錄善之科北極總繩

非之品古凶罪福咸繫靈曹竊惟金局與區華陽會府陞封八國系服諸蕃玉帳既崇金臺寶峻外清殊俗威懷則文武兼資內握雄兵申令則賞刑俱用且切以張某文持重柄獨運赤心上票聖謀仰遵廟署或指蹤魏武清蕩邊陲或恢復城池削平疆土或誅鋤姦猾摧挫兇豪或督課賦興經營軍食以茲多事詎可禁刑深虞斬決之間重輕有失因成譴咎曾未懺祈又恐三命五行或逢衰厄明星暗曜或值照臨神道至幽常情靡達非聞至聖難辭深取是敢依詣靈山修崇大醮遍天地陰陽之府周星辰日月之宮瀝懇披心祈恩悔過伏願靈光迴鑒除已往之愆違惠澤下臨息將來之災否允垂嘉祐永介福祥延壽紀於丹篇落罪名於黑籍以原川境永保群生不任

莫庭又爲川主修周天醮詞

伏聞元聖開光高尊術化澤周品彙慈覆萬天懸罪福之明科標死生之大法上惟邦國下及人臣同歸統御之門咸宗祖勸之訓古

今不素纖不無遺臣伏念佐聖立功非賢不濟扶危拯難非德靡先節度使王某義實神明忠衛社稷耀武畧而先朝返正鼓仁化而今聖理平用是茂勛錫茲巨鎮其間或剋收宮禁誅蕩妖兇泰旬行師褒川振旅廓清庸蜀底定天彭外靜邊方下戢姦暴蓋不得已未能去兵至乃宣天子之威用將軍之鉞無非仗順必在爲時高慮故殺誤傷固成累咎天曹地簡或紀愆違又恐宿曜所臨行年有厄曆運衰否分野災凶須備懺陳以期昭洗臣叨居寮屬輒按經圖仰罄丹誠恭申大醮潔禮頌於仙嶽奉捧藉於靈壇上扣虛無極諸天而禱祝旁周海宇俯九地以虔祈冀遠精思曲流真祐願北宮赦罪南極延生五行之否塞清銷三命之災衰弭絕壽將川廣福與山崇穀稼豐穰蒸黎輯悅常扶聖日永福群生上願國祚遐長聖朝寧泰戈鋌自息文軌大同三光順度於上玄萬類繁昌於下土幽明異趣水陸殊階咸沐真慈共臻鴻澤不任

莫庭父周天醮詞

伏以天地萬神陰陽具職敷舒道化拯育群生北極西宮秉刑章而定罪南躡東府播含養以宣功粵自帝王洎諸臣庶咸歸宰執以判吉凶臣夙荷福因叨塵官籍蹈艱危之路當戈甲之秋一從戎旃藉居名邑而疆陲遐邇征稅繁豐寬柔則微督無功剛峻則疲羸有怨類驅鷄而豈易顧馴雉以殊難況未洽和平猶資刑賞雖絕私自勵惟理是從尚慮重輕或乖中道深憂故誤遂結瑕疵又恐辰耀所臨行年所歷因其厄滯以構災衰境麗仙山雲藏真觀洞包雷雨地集龍神仰靈都於周象之中願披丹懇瞻玉相於煙霞之表必降玄慈是用按靈寶舊科設周天大醮普九圍之官府過十極之威神拜手歸依傾心祈懺洪纖罪目今昔愆違未兆之災將來之咎並期蠲赦曲賜消穢衆厄清夷宿冤和釋更增微祿俾遂遐年九祖超昇三塗開泰臣一家骨肉兩地親緣早獲團圓俱賜吉貞頃因修造慮有侵傷冀獲安寧共貽祥祉當境

靈廟川澤職司俯祐生靈旁祛氛沴邑無水旱俗富倉箱其有冥漠無依漂零魂蕩霑茲福利亦契道遠不任

莫庭父青城山本命醮詞

伏聞三光表瑞九曜凝輝配金木以司方四時攸叙定陰陽而立象萬彙生成主宰幽明統臨罪福臣自惟凡陋獲奉真靈懼履行之間易成愆咎修持之道未契神明況職務所司重輕咸繫恐乖彝法更積過尤唯夙夜在公敢忘虔恪而吉凶難測倍切兢憂兼以宿曜所臨輒罄懺祈之懇爰因本命恭備醮進備香火以貢誠列星燈而展禮所冀希夷至聖俯鑒丹心九曜上導曲流玄覽釋罪尤於既往解厄運於將來寬債銷平凶衰除滂更增壽福永介祉祥眷屬又安公私和泰不任

丈人觀畫功德畢告真醮詞

伏以青城仙山丈人靈觀久無聲近再修崇既畢巨功爰徵繪事輒於廣殿圖贊具儀鶴執雲容疑謁潛虛之府瓊姿淑態似來澄碧之宮莞爾可瞻肅然如在必冀降靈威於

水德流福澤於人寰克展醮祈仰希鑒祐無任

畫五嶽諸神醮詞

伏爲丈人觀久爲荒毀近畢修營土木之役既興粉繪之功是設爰於閣殿圖貌靈儀翠雲丹錦之袍玄璧黃琮之器星景日精之品五華七嶽之殊二駟六馬之車雲翼霞軒之輦儲副二職佐命八山嶽君水帝之儀漢女河侯之列山林孟長沼靈司帝王威秩之曹典策所封之位或傍司海裔東距方諸或別領洞天西鄰崑崙莫不報揚雷電嘯蛟鯨按察幽明掌錄川澤贊太上正真之理宣帝王亭育之恩歆彼六氣成乎大化比秋冬春夏遵時令以無虧風雨雪霜均歲功而不爽俱奉軒轅之命皆持宰執之權與嶽瀆衆靈供上司之職則希夷真君居丈尊之重當臨御之嚴領序朝宗所宜森列今則揮毫匠手彩布循垣燦若星陳轟如雲擁由是宏裾褒袖玉劍珠旒火佩含星瑤珪飲月或瓊顏精袖若辭姑射之峯異狀奇姿似照潯陽之

浦丹青式備絢煥如生固當契彼神明蓂莢
福祉上扶邦國傍祐黎元調十雨五風以登
稼穡普九州六合以致雍熙洪圖齊日月乾
坤玄化匪蟪蛄動植虔修醮恭登祝祈佇
降威靈允孚損貺謹詞

廣成集卷之六

廣成集卷之七

致

上卿大司馬內侍奉憲制臺奉為稽顙

莫庭又本命醮詞

伏以三官領籍五帝定生南天司祿算之文
北斗統紀繩之目至于嶽瀆真府本命官當
主張而罪福無差考校而死生攸繫臣竊慮
謬膺撫字有瞻輯和刑章或棄於重輕教化
未臻於德義因成罪咎錄在雲司未申祈謝
之儀恐致災凶之兆又慮天文宿曜或值照
臨本命行年或違否塞兼天符五鬼在坤艮
之位居本命之辰況正月對衝尤懼衰厄敢
因元命之日虔詣靈山修設醮延披露誠款
伏惟天曹釋過地簡祛災凶咎潛銷禍福喜昭
集允延算祿永錫利貞然乞邑境安寧生靈
康泰穀稼豐植水旱無侵人無疾病之傷俗
洽和平之美不任

莫庭又本命醮詞

伏聞大道生成元和鼓鑄流形品物布化群
靈中上玄宰制之功垂下土吉凶之成是則
德惡勸善信為格言言益福諫固惟常訓臣

夙聞玄旨敢不冥心揣分兢懷省躬思道而
叨居祿秩未耽器氣兼朝憲則筆定典刑督
邦賦則庭施權機功或興於土木膳未罷於
炮燭故誤之罪莫知重輕之文武與以茲憂
懼恐結尤違況臣今年天符臨本命之長太
白居愁滯之位竊恐志隨災易留連於聲欲
之間情速禍移沉溺於杯觴之內因思警慎
仍切懺陳敢於命令之辰虔啟焚修之禮濯
心靈洞歸款名山仰斗極星曜冀銷往咎瞻
鳳軒龍蓋願降新恩使罪戾蠲平冤尤和釋
災凶寧息祿算遐長骨肉則兩地樂康生靈
則一邑豐泰兵鋒永偃疾癘無侵水旱勿興
農桑滋阜龍神安鎮遠近昭蘇普策丹心上
副玄造不任

晉公南斗醮詞

伏以東陵闕境南昌上官御正陽長育之方
行大道生成之化凡所祈禱必賜降臨臣以
愚蒙叨逢聖日恭崇禁密所寵雲天常慮庸
虛難勝恩遇恐行年厄運宿曜災凶有加臨
則剋之期有滯塞運迫之數惟增惕懼同敢

自安輒啓丹誠虔修醮禮特希憫護俯降威
光銷已往之過尤解未萌之災咎續南極丹
書之簡更益年齡除北都黑錄之文重新祿
祚克垂濟度永荷靈恩無任

晉公后土醮詞

伏以惟地惟天厚載廣覆生成庶品孕育群
靈坤德母儀光被萬有粵自君臣父子洎于
動植飛潛厥有誠祈盡申昭告臣封境之內
戈甲屢興害及丘墳戮兼嬰遠近涂炭人
鬼不寧痛彼一方毒深骨髓念茲萬姓誠切
禱析瀝血披心仰希鑒祐伏冀曲哀虔祝俯
借威靈命山川嶽瀆之神助平災沴勸雷電
風雲之吏共靜郊原大開倚劍之門不隔朝
天之路昭蘇疲俗洗滌深冤宜伊項籍之祠
能祛蜀難無使蔣山之廟獨助晉師奉掌陳
詞言與涕實不任

晉公北帝醮詞

伏以五緯在天三元運氣上宗斗極下統人
倫陰陽有休否之期躔次有照臨之數伏慮
元命之內宮宿之中因過衡妨遠成厄帝敢

憑吉日虔備醮筵上叩尊靈特希鑒祐使三
命九宮之厄盡獲銷禳明星暗曜之災並蒙
寧息一川康泰萬姓輯和解甲偃兵年豐俗
阜永虔素懇以答玄慈不任

晉公太白狼星醮詞

伏聞垂象上玄各有主宰或統兵軍之會或
司氛祲之源仰瞻光華繫其休戚臣封疆之
內戈甲逾年野廢農人罹塗炭念茲究抑
痛迫肺肝是敢稽首炷香馳心禱福冀因感
激俾獲照臨伏希運金方爾殺之威垂大義
裁非之力助茲武旅清彼郊畿拯一川墊溺
之憂活萬姓倒懸之命弓弦戢偃雨順風調
百穀有年五兵永息不任

晉公北斗太帝醮詞

伏以斗御中天旁周八極招搖所指邪正宰
分今以節及正元時當考校群物被推新之
澤萬方承煦姬之功念此封隅尚繼兵甲生
靈塗炭龍蛇榛莽常發生播植之功曠黎庶
耕桑之業以茲憂痛倍切扣折伏惟北極官
中七元籍內報衆庶凋傷之目改一方淪喪

之災克親和平永銷鋒鏑臣或身逢厄塞罪
繁星辰甘冥明科以謝群品不任

馬玄通火醮詞

伏聞乾坤覆載陰陽有消息之殊日月照臨
寒暑有推遷之候吉凶在運否泰相沿雖曆
數使然有堯水湯災之變而修禳有道見返
風退舍之文惟此郊原方當厄會蒸黎未泰
戈甲繼興微彼星圖寔逢火曜是用歸心大
道虔扣上玄開太一之壇行三五之法攝紅
繩而請福步玄斗以祈天所希列火騰威應
星芒於上境陽光散焰蕩陰穢於下方仰福
聖躬大庇川蜀人登福壽野息戈鋌同沐神
功永銷憂患不任

晉公北帝醮詞

臣聞斗極居尊統臨八表指揮萬象總御衆
靈构建所加災凶自息今以封疆之內兵革
尚興人未息肩時方震懼既勞備禦必廢耕
桑念彼榛蕪益深憂歎敢憑醮酌重罄祈誠
伏惟太宰揚威七元振令使雷車電騎掃蕩
四方畢雨箕風舒品物克清境域大庇生

靈如巨躍次有災陰陽構尼乞當天謹用息人殃元元丹誠仰俟昭鑒不任

川主太師北帝醮詞

伏聞垂象靈位尊北極統臨萬有照燭羣生八十一變之威容三十六兵之神武肅清造化臨察幽明殄惡誅邪安人護國今以朱陽屆候赤帝司方南風資長育之恩四叙叶清和之節靈功將就農務方繁而疫癘兼行鉦鞞未止民多殍仆野因通逃既投足無場豈息有所叨居監護實切憂傷更因銜熊之辰再布誠祈之懇伏冀神兵助役蕩氛翳於郊畿雲騎騰威掃疾癘於閭里生靈有泰遠近無虞膏露永銷見三蜀山川之色浮雲自滅開九天日月之光厄運蠲平災危靜息常傾丹素以副玄休不任

晉北帝醮詞

伏以六氣周流天道為生成之本七星杓準斗君為統制之元罪穢言凶威歸校錄臣以近歲未泰戈甲猶興四野靡安疾疫斯構念茲疫癘痛逼肺肝敢因銜熊之辰更達扣祈

之志伏冀曲迴聖力俯借神威垂景貺於四人息災危於三蜀休兵偃革時泰民安厄運銷平福祥臻會不任

謝恩北斗醮詞

臣以凡愚叨依舊福修持多闕過咎易盈謹責所臨疾癘斯構羣形幾喪微喘偶全三洞法師杜弘廣情切本枝念深危疾式披丹懇冥扣玄真果蒙降以殊休續其餘算仰荷真靈之祐再窺日月之光蟪蛄力微乾坤思重用伸醮酌仰報生成伏惟聖慈俯賜歆鑒不任

五星醮詞

伏以三光垂耀五緯流輝盈縮有常古今無素循環列次主宰羣生影響靡虧吉凶攸繫臣叨膺命扶復土疆惠未洽於飛沉境方纏於災沴兵鋒凌暴士庶流移千里瘡痍一方殘毒念茲憂痛實切肺肝竊惟上聖好生至具有物敢懇慈恩再營醮祈伏希太白揚威助武功於原陸歲星舒彩播仁澤於郊圻五展順軌以呈祥萬類承風而納祐野無悲

怨俗洽和平誓竭丹襟仰酬玄貺不任

本命醮北斗詞

伏聞斗正中天杓臨八極魁綱所指福祚必臻巨行運之中土居身位遊年之內災向離方今屬斗在南天日躔命宿仰申告醮冀獲感通願垂宰制之威以靜晦蒙之數克垂玄祐敢負明恩不任

本命醮南斗詞

伏聞南上六官文昌眾聖壽涯所繫生靈是司動植幽微咸資主統祈生請福蓋露明誠臣叨荷寵恩謬司藩部功無塵芥過積丘山而行運之中方當否塞宿曜之內併有照臨敢因章奏之壇重有禱祈之望伏冀朱官上聖丹闕高尊垂迴凶度厄之慈開輟死上生之路使一境之兵銷革偃四時之雨順風調格癘魄於窮泉拔遊魂於長夜降元和之澤濟冥漠之卿浮雲不蔽於青天忠懇獲申於白日元元之志仰俾鴻休不任

本命醮三尊詞

伏聞大道昭明獨著好生之化天具慈惠偏

弘濟物之仁亭育必均撫臨無失臣自惟凡
陋叨荷寵榮未著勲勞存深渥澤而維鵜起
謂衆鵜爲災蓋薄德而招亦述蒙所幸三命
之內或有刑銜九曜之中仍開臨照敢因元
命虔扣上玄伏希迴此凶衰錫其積貺救過
尤於既往解厄會於將來得傾忠赤之心上
答乾坤之澤誓當砥礪以奉玄慈不任

周天醮二十八宿詞

伏聞玄象在天萬有感照動植荷無私之德
幽明承不宰之功臣早被寵光謬司藩翰誠
慙薄德繼復深災羣臣洞衷生靈淪斃於茲
傷痛須勵誠祈伏惟允降玄休克寧疲瘵使
兵旗永卷無聞冤訴之音稼穡惟豐自洽和
平之化至於山川之內地分災期躋次之中
天文厄運並希銷解俾獲又康並竭丹誠仰
副鴻澤不任

禮記博士蘇紹元九曜醮詞

臣以凡微叨逢聖日荷三境照臨之賜承二
儀亭毒之恩常慮跡塵容衛身拘俗網修持
有關罪咎易增雖佩奉秘文遵崇寶錄存燈

怠惰蒙濁侵凌道氣不降於百關靈官暗遷
於六府由是虛邪內集疾恙旁繁夙夜兢憂
懼不全濟又慮五行三命運遇凶衰兼以土
曜木星仍臨官宿顧惟凡眇素寡善功當此
災期倍深惶惕是敢按河圖舊典披啓醮壇
依靈寶專文請求天象伏冀玄慈俯囑靈貺
避露洗滌過尤解銷災咎明星隱曜共介禱
祥八卦九宮並祛刑厄疾患復邪瀆蠲除
增祿秩於惟新續年齡於延永行年神將法
籙吏兵輟罪舉功成賜昭祐永當修勵以答
玄恩不任

川主天羅地網醮詞
伏聞一氣肇胎三靈資始乾坤偶定彼陰
陽金革土浮明其次舍九與於坎戊亥謂之
天羅六起於萬辰已謂之地網乃二體昇淪
之所是兩儀代謝之卿陽伏而不能剛陰絕
而不能繼行年所歷定日災期況天地中和
圓方化育流形擬質命世降奇皆歸鼓鑄之
權難道興衰之數顧臣凡昧敢避晦蒙內展
當尼會首臨丁巳乃災期將解惟茲二歲實

抱百憂上祝玄穹敢希銷解伏惟聖鑒俯念
誠祈願降威靈大法災累使乾綱坤紀息氛
沴於一方地網天羅解凶期於小運行歌擊
壤歸聖朝朴素之風東甲改引刻玄祖希微
之教永勤香火以答玄慈不任

川主醮九曜詞

臣叨荷國恩謬分戎閫西南粵壤繫蜀雄都
三舍當參井之躔八國控羌蠻之域區封既
廣統制所難常慮非才有負殊寄夙夜憂懼
不敢違安近歲以來凶災未息疾癘時起干
戈日尋今按考黃圖驗求玄曆分野之內太
白將臨沉運兵籌方遠武旅仰哉非之義伏
肅殺之威佇靜四郊以康萬姓伏冀天光俯
鑒聖力潛資滿渥澤於九重救懸危於千里
索弓解甲鑿井耕田里閭無瘥疫之家遠近
有歡乎之俗長庚所指幽滯俱通即永荷昭
祐之恩不任

揚鼎校書本醮詞

伏以斗御中天杓移列次軋帝車而獨運浮
華蓋以高臨吉凶得以司明罪福由其考較

雖塵凡各隔卽星野以無階而天聽甚卑有心誠而必鑒丹襟所叩玄應攸彰臣頃以災

蒙偶逢艱梗道途阻塞骨肉支離因與幼男

雨地睽隔蒼惶相失音信莫通唯晝視長天

夜瞻斗極冀其通感再獲團圓炷香而血淚

共垂拜手而心魂俱往果蒙昭祐遽歸還

常懷再造之恩未容自天之澤競慶慶日芒

刺在躬今值玉局仙居錦都靈化下藏洞府

上屬星躔瞻嚮可期真靈朔會輟投勝境願

展瞻祈將酬福祐之慈少達敬恭之禮佇迴

真鑒俯納塵心小男以壬子主生微臣以庚

申定命常希聖力永賜保持祛五行三命之

災解宿度天文之厄得勤修勵克奉休明泰

稷非馨真仙是鑒不任

廣成集卷之七

七

十

廣成集卷之八

敢六

上卿太清萬壽聖帝奉勅撰

川主令公南斗顯詞

伏聞天覆地載資大道以生成稟質空靈由

至真而潛運用能彌綸不極生化無窮真宰

主張玄功統御雖太虛遠邈劫層避長庶品

誼閱九閩曠蕩刑政繁維分野幽深災禍攸

司安危是繫良遭逢聖運塵忝恩榮授以節

旄委之輔相地雄巴蜀境控羗蠻慰無綏撫

之能常切兢憂之懇況舉善羣惡須用賞刑

代叛誅兇仍施斧鑕戎祀有牲牲之具賦與

有徵督之勞有土有之蓋不得已實恐詮材

不當委任失宜因起怨咨遂成災沴今又土

星行度對照此方地一移官將離益部五鬼

臨於坤位火曜躔於井宮又臣大運在衝破

之鄉小運當命墓之歲木既薄弱火亦衰微

天符臨於行年遊行達於絕命土方對照又

在真宮金火伏行亦居滯位木星處愁煩之

宿暗曜出乖背之方垂象至明陰陽有數得

無警懼以自勵修尚恐過咎易深允連旋積

因其愆失災及生靈省已拊心不遑寧息竊

聞正陽之月丙午之辰是六星降鑒之期南

斗定生之會滌瑕介福宥罪覃恩輒按明科

願申昭謝詣玄元真府玉局靈壇精備信儀

肅虔香火普日月星辰之界遍山川海嶽之

司咸罄丹心恭脩大醮伏冀迴無私之鑒垂

不測之神降彼南宮眈茲下土共流真醑俯

察微誠解地分之災躔銷天文之譴見息三

命五行之厄除九官八卦之凶靜土星所照

之方克承嘉祐豫地一將移之數允錫休禎

恭元咸保於永康穀稼必期於豐衍連管有

泰四境無虞疫毒不侵戈鋒弭戢上願三光

表瑞循黃道而福帝躬五緯順常扶紫微而

拱玄極龍圖永固鳳曆攸昌其有境土龍神

山川祠廟共延祥祉用拯幽明至於地府陰

開遊魂苦爽蜚翹飛走水陸沉潛仰承濟護

之恩永享安寧之祐不任

川主周天南斗顯詞

伏以蜀之星躔上當鶉首蜀之分野下接坤

維當申未之方在參井之度今以土星對照

金火正臨五鬼方寄於二官地一將移於益部恐政非慈育法莫哀矜野有怨嗟人罹災青又行年之內本命之中刑剋衰微慮成災厄敢以正陽令月丙午良辰虔備醴酒以申懺悔伏冀大開恩宥俯念精修解天文地分之凶去三命五行之咎曲迴禍貺永錫又安普傾求理之心以答好生之澤不任

川主周天地一醮詞

伏以天皇大帝司察萬方太一十神巡遊八極垂災降福巨細無遺凡在君臣敢忘炯誠今以地一行位將出蜀鄉深虞刑政之間必有愆違之失唯增震惕無備懺祈虔修香火之儀用表依歸之懇伏願鑒其虔切錫以禎祥俾境宇安寧生靈蘇泰時和歲稔恒革強弓克新憫祐之恩敢負照臨之賜

周常侍序周天醮詞

伏以道氣運行元和亭育分萬靈而布化垂列宿以麗天凡曰含靈咸歸稟受仍仰主宰以定吉凶臣猥以庸虛叨承渥澤運籌濶闊慙無制勝之謀剖竹方州實繁綏懷之績况

地連夷落境控巴賈短才常慮於闕遺雅俗尤難於撫諭惟精兢慎復保初終既卷集旗復依戎幕顧恩榮而益厚在循省以何安憂畏所深疾恙因作每慮積生之始以洎此身三業構非六情結繫前竟未弭往債所纏或

理務之閒實刑不當牢獄之際故誤難明或天文宿度之中有逢臨照或三命五行之內有值刑衝又今年五鬼在於妻官天符入於財位小運則丙祿值墓大運則子水向衰金火行於身官綱星加於驛馬皆為厄會倍切

危疑所以疾苦之時冥心禱祝佇其銷解用展效酬今則萬聖垂慈眾真憫祐拯其疾厄賜以登平仰玄造以知歸感鴻恩而上啓披河圖具格詣玉局靈壇備蠲潔之儀設周天大醮星辰日月畢聲誠祈地府天關通申昭謝伏願鑒臨丹應采納素誠永錫吉祥克加濟護使罪尤除蕩昇紀遐長克償和平災凶超度誓勤修奉以副玄慈不任

王宗球六甲醮詞

伏以大道凝華元尊布化肇分一氣品列五

材終始循環生成萬有上惟劫層寶運數以推移下統人倫配吉凶而陶鑄稟形毓質咸賴玄功臣早慕清虛志親沖漠獲參秘籙常冀遵修昨以奉使京華經途險遠每虞曠闕實有祝祈果蒙道力潛扶殊休密衛達秦蜀

有安員之吉迴蜀城無敗累之憂仰感靈恩實思昭報今屬重陽懿節甲子佳辰虔備菲誠恭申醮禮伏冀神威俯鑒微願克酬採納丹襟頒宣洪澤使罪尤蠲蕩克償和平災咎清消福祥臻會事親奉國常蒙憫護之恩守職進身永荷具靈之貺不任

孟彥暉西亭子南北斗醮詞

伏聞大道孕靈天專演化乘機誕瑞命世降賢所以匡國濟時宣功利物稟星辰之正氣總徵濟之英華莫不受命上天凝神中土恢弘器業極祐生靈臣以節度使瑯琊郡王生屬休期累承聖澤以武威扶持唐祚以忠節翼贊唐圖光啓中興克安天步貢賦常盈於內府明誠實冠於藩維推此勲備宜承禎祐今以誕生今序禱福佳辰輒備信儀虔修醮

禮儀太一祈真之品詣真人朝斗之壇香散
虛庭燦靜夜傾心上奏冀獲感通普垂象
以冥恩過真靈而無祝伏願星曜日域地局
天司東聖迴光萬神昭鑒錫祥符而延巨貺
開壽域而懋鴻勳永佐聖朝長扶帝座然願
龍神叶贊川境安寧百穀滋豐五兵輜戰俗
洽和平之義年無災沴之虞動植幽明同臻
造化不任

身勝司空宗恪九曜醮詞

伏以大道垂慈萬靈分職陰陽布化星象垂
文照燭幽明裁成品彙主張有度罪福無差
臣獲以塵微仰蒙覆護諒叨寵擢早承恩榮
久統師徒仍分符竹實慮才輕任重福過災
生夙夜兢憂不敢寧處又以今年行運天符
入於中官寄王之方復臨大運沉驛屬為五
鬼所對小運與大運相衝生月及本命之辰
皆遇土星所歷遂成災疾未獲痊平省已猶
懷伏增憂懼竊聞天曹上聖主錄死生北斗
南官司明罪福是敢披心瀝懇拜懇希恩宥
請靈壇精修奏薦雖物儀菲菲而誠願拳勤

伏惟萬聖聖尊開恩鑒祐救臣積生罪咎解
臣三命災凶落北斗之死名上南宮之生錄
銷平厄會和釋寬錄疾苦蠲除採其延益誓
勤修勵以答玄恩不任

街內宗榮奉命醮詞

伏以大道生成陰陽平育主張有度罪福無
遺臣叨荷恩榮常增戒懼雖側身恩過省已
捫心每虞操履之間難免纖微之失今年三
命之內土木氣微行運之中命祿皆薄天符
臨官祿之位遊年當絕命之方大運則土曜
所加小運乃元辰所主計都居純滯之宿金
星入乖背之鄉旦夕憂兢恐為災厄是敢按
運科典精潔醮祈望靈化以馳神仰玄穹而
勵懇伏願天司地府九曜南宮克鑒丹誠俯
垂玄祐賜臣自新之澤救臣既往之非解五
行三命之災銷列宿暗虛之厄罪瑕清滌寬
債和平遂推公去己之心傾奉主事親之懇
公私昭暢家康慶普及存亡咸希福利不
任

徐耕司空九曜醮詞

伏聞天府地司主張命籍南宮北斗統錄死
生三官持考校之文玉帝頒裁成之籍願惟
下土寔繫上玄況乎處世立身善功難著乘
非蹈過罪目易盈早奉殊榮庶申續効或理
務有刑章之失或事域有賞罰之差積尤違
於地府天曹結罪咎於星曜日域曾無悔謝
莫逆蠲除又自行運之中方當厄會火星飛
於小運天符入於中官水曜伏刑厄之鄉土
星退愁煩之宿根火雖王辰土尚衰數年以
來疾苦未減元元之懇實切憂惶竊惟上聖
至具垂慈育物冥心注念有感必通輒憑香
火之線精展醮祈之禮虔誠悔過稽首希恩
伏惟慈鑒庸微俯弘慈祐解已成之災厄赦
既往之罪尤南斗延生北官落死潛增年算
克賜久安疾瘳痊平春屬康泰即永荷衆聖
再生固極之恩不任

川主太師南斗大醮詞

伏聞大化權與元精判判生成天地陶鑄陰
陽正三統以踰基役四時而成歲由是萬靈
受職五氣分鍾天府地司領生校籍罪福以

之銓叙報應以之弛張毫末無遺古今不紊
況復上標躡次下制山河隨運層而條舒因
恭暢而昭戒仰窺玄訓得不稟修臣夙荷天
慈克符睿燮峻台衡之位提斧鉞之權玉律
金科慮其重輕之信五申三令慙非訓撫之
宜雖盡力匡君傾心許國剪長蛇而復宮闕
清巨梗而息戈矛再拔城池頓摧寨壘變蟻
結蜂攢之俗穆為賓向化之人三蜀之寧四
民和穆實乃上資聖力明聖靈恩猶恐政理
或虧罪瑕難逭審已或違於道德遊心未契
於神明或分野災期或行年厄會臣今年小
運逢於劫救大運遇於天符土曜對於身宮
行年衝於命位每懷憂戒思展憾祈竊以丙
午辰辰是南斗降真之日六宮眾聖主籍是
司輒申醮酌之儀願達依歸之懇伏冀天關
流駮斗極延慈教既往之尤連錫將來之休
祐災凶弭息境寓安寧遠近昭蘇龍神輯睦
風雨均暢疾癘清銷以俗泰為嘉祥以年豐
為上瑞忠以扶於杜稷靜以答於神祇虔肅
丹誠上副玄澤不任

賈璋縣青城丈人真君詞

伏以岷蜀雄都西南巨鎮下蟠萬壑上拱九
清鳥造化之殊庭乃神仙之奧府瑤宮瓊閣
深秘於洞臺翠壁丹崖仰呀於雲霧萬真之
所棲息上聖之所宴遊實掌休祥以福寰海
臣獲逢造化夙荷玄慈慙無塵芥之功難報
乾坤之德而立身處俗易結罪尤性世此生
寧無過咎五行三命恐值災乘躡次星文慮
為臨照或免僻所滯或債訟未明有一於茲
是用憂懼輒敢披心靈囑稽首仙都輒備信
儀遙申禱祝伏願鑒其丹懇錫以玄恩使景
福潛資壽涯延並災凶銷蕩罪咎蠲除冤債
和寧祿祿永兼乞子孫嗣續宗緒昌隆普
傾虔奉之心以答仙靈之祐不任

蜀州宗夢為太師於丈人山生日醮

詞

伏聞道化裁成天元立極申命真率主張眾
靈於是子賦命稟神流形擬質咸資籙籍以
繫上玄巨荷大道生成感肅明倚注地分岷
楚任極鈞衡功業所彰未禱於造化恩榮所

錫已冠於古今況屬天步艱難星輿省符恨
不得手扶策極身衛帝車克定乾坤重清日
月永安大寶以致中興唯叩具靈真捷忠節
仰惟青城巨鎮天團仙都群聖依棲列具統
制必能振揚神力驅役陰兵湯災運而靜中
原拯橫流而匡大業爰遵祕格虔啟醮壇願
迴不測之威以介無疆之福使妖氛寧息帝
祚隆昌鳳曆龍圖天長地久臣積生咎累未
兆災蒙因此懺祈咸希消解臣今年大小二
運俱在酉鄉與命辰對衝又火星所照既臨
分野仍在身宮土曜厄會之方金伏非背之
宿年臨三殺之位仍當六害之門恐災咎所
加伏深憂惕惟憑醮酌以達精虔所祈災數
剋平忠誠大展盡報主酬君之節成推兇定
難之謀先佐聖朝實佇靈祐不任

宴設使宗汝九曜醮詞

伏以二象炳靈三元運化稟形毓質仰資大
道之仁賦命受生率荷神明之德臣復承玄
蔭叨偶休期累忝恭榮載職祿祿勤勞而
未立感寵澤以殊深而慎行謹身敢忘惕勵

運心屬念尚虛曠遺況所至重難務當宰膳宴賓犒士須備可差撫衆訓戎時行懲賞實恐刑章之內或爽於重輕施割之中寧無於故誤因成寃債遂積罪瑕或往世此生宿愆未解五行三命厄運未祛今年則暗曜土星在身官之上天符五鬼臨行運之方大星近刑厄之宮金星躔剋性之位忽成疾苦久未痊除伏惡災咎方深扣祈無所竊惟至真濟物大道好生廣開禳謝之門俯示感通之力是敢按導科典虔啓醮壇遍九曜以披心瞻列星而瀝懇伏冀天光下鑒聖造旁資解故傷謀殺之寃赦積世他生之罪銷平厄會清蕩災凶六氣宣通百病痊復續將盡之福祿祚增延賜再生之恩算命遐益公私昭泰眷屬又安仰望玄慈不任

遂府相公周天顯詞

伏以虛無大道孕育於群生天地萬神主張於庶品至于誕形稟氣垂象繼靈威資鼓鑄之功率賴生成之力臣內惟涼德夙荷道慈敷勞未贊於聖朝寵遇已隆於藩翰準旗龍

節疊奉殊榮相印兵符頻叨廉獎顧茲虛薄實切憂兢每慮賞罰不明刑章不當舉措有乖於理體綏和未叶於物情與修有土木之煩宴犒有烹燔之費故傷謀殺往債宿寃兼此罪尤成其謹責或五行三命暗曜列星共結災緣遂爲疾厄尚未痊復倍用驚危臣今年大運居衰氣之鄉小運在馬破之位木星退身官之上土星照三合之方金水二星臨乖背之宿飛天火曜居本命之辰九宮土星復當生月觀此災運深切禱祈是敢按靈寶玄科河圖秘格設周天大醮懺謝上玄伏冀萬聖感通衆神昭鑒納其懇志介以福祥解宿債前寃赦深災重過續其祚祿增其壽年五星四景之中永銷危厄天府地司之內別注休禎所疾蠲平克賜安豫益堅忠孝上奉君親即仰荷衆尊祐護之恩不任

親隨馬大王修九曜醮詞

臣聞垂象炳靈代天行化發揮道用昭著神功舉自剖判之初即顯司明之力生靈動植咸賴玄恩臣獲稟天慈深叨帝澤功業未酬

於覆載寵榮已冠於人臣常慮絃無乖宜實刑有失金科玉律或爽於哀矜伐叛誅兇或輕於缺鎖前代之寃讎未解此生之過咎旋彰以此省循常懷震惕又臣今年大小一運俱值對衝首尾蝕神皆爲臨照支干火木在衰氣之中天符飛行居驛馬之上併爲災滯尤切憂惶近則微恙所嬰尚未痊復希恩謝過倍切禱祈緣因本命之辰虔誠秦醮伏惟至聖俯鑒丹襟赦已往之罪瑕解將來之厄會增延算祿和釋寃疑得以罄竭微衷扶持大寶撫安疲俗匡讚中興並言傾軔之心永答真靈之貺不任

廣成集卷之八

廣成集卷之九

敢九

上郡太清宮內供奉應制文章大德賜紫地先度

青城鄭瑒尚書本命醮詞

伏以稟氣分靈金資大道挺生毓質仰繫上玄壽祈延永之期終始吉凶之分五行倚伏二氣推移實憑宰制之功敢息敬恭之懇臣今年火曜居本命之方九宮金星在行年之上久纏疾苦未獲痊平竊慮履行運心有虧陰陽字人有物有曠政經或積生累處未除或往世冤讎未解構茲重厄無路懺祈況境按仙山地當洞府明誠可告真鑒難誣敢因本命之辰虔備醮祈之禮洗心謝過滌惡希生伏惟少駐鸞駟下臨塵壤愍其款迫假以恩休輟死籍於黑書再延命楨定生名於丹錄盡教深瑕究債和平災凶銷解公私昭泰眷屬安寧敢忘策勵之心上副真靈之祐不任

果州宗壽司空因齋修醮詞

伏聞三光麗天下司羣品死生是繫罪福攸同臣以塵微仰蒙鑒祐而三命之內水火力

微值辰戌魁綱為天羅地網二運逢基併屬災期又火星到元首之宮暗曜在命宮之位災數重疊憂懼殊深是敢遵按明科虔申醮奏仰崇齋福精備醮祈三日恭嚴九時關奏伏冀玄慈俯燭洪澤濡臨賜臣災運銷平凶衰超度克延祿允介福祥永保又安常加護祐奉親事主報國寧家誓登丹誠上酬玄澤不任

楊神端謝土醮詞

伏以道氣分先玄功宰制下鎮靈化上配列星萬聖之所宴遊群仙之所棲息肇于歷劫以逮茲辰玉女上賓認香泉於江潯玄元駐駕留玉局於城隅耀天目之祥華以安井絡啓洞宮之徑隨以福坤維為錦都靈勝之墟乃蜀國神仙之府而縉營久曠無養幾侵清壘為蹂踐之場國殿崇臙腥之雜我蜀王迫開神鑒囑此玄關遽命澄清俾其嚴飭拂煙煤於石壁章挹仙儀雄雉舊條於荒階再窺靈洞通後累加締葺漸獲精新堂宇相望樓臺櫛比復遷門閭俯及康衢夕登晨鍾得以備

朝修之禮朝香暮火得以申蠲潔之儀報德何階感恩有自輒陳醮祝冀達真靈伏惟廣灝神休大頒嘉貺增聖主遐長之算寧謚萬方延蜀王椿桂之年又安三蜀連營將校各崇竹帛之勳比屋生靈共樂和平之化龍神悅豫稼穡豐穰庇廕無侵鋒鉞水戢其有薰腥穢瀆穿鑿侵傷承此懺祈咸蒙銷解臣等佐時濟俗行教立功奏御上通遵修成契公私貞泰眷屬利安然願往化法流先師舊德冥開無滯道果速圓內外職寮陰陽將吏遠功加品永贊福庭允弘至道之風常荷聖靈之澤不任

忠州謁禹廟醮詞

伏以三氣肇胎九元裁質清淳渾厚真精鍊造化之鑪出震乘乾大易啓乾坤之輶堯天繼覆舜日傳明五教允敷末章懷衷之數四門是開尚經昏墊之憂惟我聲明拯茲下土驅馳四載勤瘁萬方浩浩無虞百谷識朝宗之路嚴嚴可仰羣山知維嶽之尊區別九州撫寧庶彙鑄鼎之功既集錫班之報收彰懋

此宏熱光千終古巨風承洪澤獲奉仙祠巴
兩巫雲捧臨瑤殿岷江楚望瑤瑤隨願迴
疏曠之慈俯鑒虔祈之懇探經玉洞展靈
岑副蜀王遐祝之誠遂徵臣歸還之願不任

蜀王仙都縣山詞

伏以真精表瑞元氣分形積秀聚於人窠凝
爲仙嶽集幽奇於物外嚴設洞天上屬星辰
下福邦國由是瓊宮珠闕秘邃難窺羽蓋霓
幢飄飄特降三真人三都跡顯九鼎功成白
晝登真丹霄控景威靈益振物象長新寶冊
具經琅函玉策貯雲宮而作鎮與嘉蹟而常
存遐想玄風遙馳素懇今以三川觀化累遇
千戈鳳札龍書靡存於魯壁虎符龜錄難訪
於秦坑大教凌夷所宜弘拯是用翹軼翠嶽
稽首白雲中醮酌之儀冀神仙之鑒輟鶴洞
緘藏之本爲人天宗奉之經行畢殊功却還
舊所竊惟道無不在法許流通仰望鴻休允
諧丹欽亦願潛迴楨祝普及靈灑玄元之作
胤繁昌聖主之宮城臣復九圍寧謐萬靈昭
融巨境需又安生靈康泰災孽自息昇祿增

延永持忠赤之心上副至真之佑不任

自到仙都山縣詞

伏以元化既分茲山作鎮前臨楚夢遙控巴
城東流迴環嚴設龍蛇之府群峯拱衛秀爲
真聖之都二真騰翥於前朝千載昭彰於銘
蜀巖巒聚自松檜參雲橫梓時耀手簡編福
祉潛資乎邦國蜀王扶天茂績命世雄安八
閩二江早列封圻之內黔城楚破皆歸陶冶
之中惟此仙山先于境寓仰靈蹤而稽首遙
展誠祈望闕境以馳心虔修醮酌將以求書
禹穴佇逢八會之篇撫簡洞庭願值五符之
訣數弘典蹟演暢真宗况屬大教凌運中原
多難俾其紹晉須俟流通恭躬浸長汲式遵
成命焚香昭告願鑒升誠所期汜水橋邊不
獨傳於漢相曲陽泉上豈止授於千君捧袂
西歸中興聖教不任

李延福爲蜀王修羅天醮詞

伏以道冠虛無功先覆載陶甄有物淳育無
私綿劫歷以長存後天地而攸久歲歲不竭
生化彌彰巨風荷玄休克承道運功輕塵露

任重台衡數千里之山河周旋六鎮十七年
之臨撫宰制一方每虞福過爲災力微成業
兢崇循省憂懼難勝況復大駕來還中原多
聖訓兵勵士徒懷於報國勤王望闕馳心其
奈於天高日遠微熱靡効孤懇何申令復大
遊四神方在雍秦之野小遊天一仍臨梁蜀
之鄉地一次於坤官月宇行於井宿仰茲緯
候緬彼災蒙深慮鳳輦驚動暫百二之關河未
復陵園寢廟九重之城闕猶虛惟切禱祈行
迴鑒祐是用按依玄格遵錄明科修黃籙道
場設羅天大醮九清三界咸陳懺謝之儀天
真地靈備展泰祈之禮香日月星辰之域遍
山川嶽瀆之司畢罄肅莊用期通感伏冀天
尊降命聖祖貽休俯借神功載康國步端圖
克固鼎祚中興齊北極以常寧比南山而共
永臣允承天澤長奉唐年享椿松延廣之齡
竭金石忠貞之節境無災沴歲洽豐稔雨澤
不愆干戈不作龍神安鎮士庶入寧幽寓需
開度之慈絕域慕和平之化普弘清淨以答
真靈不任

羅天中級三皇醮詞

伏以玄蓋上浮黃輿下鎮元精降瑞應運開
圖攬六紀以君臨恩周率土體三才而司牧
惠洽群生靈寢區而聲教攸傳亘今古而光
靈不泯巨謬膺天澤作鎮坤維荷覆燾以難

勝皆忠貞而有守屬乾綱未舉天數中微瞻
雲而河洛方逸擇日而山川尚阻徒傾丹赤
莫展勤勞今又大遊四神在雍秦之分小遊
天一次梁蜀之鄉地一鎮於坤隅月宇行於
井宿考遵緯候伏切憂虞是用披按明科修
崇黃籙備羅天大醮祈三界真靈願假神休
共迴天數使忠貞義烈振風雷掃蕩之威文
武尊神借載定經綸之力重昌祚曆永息妖
氛九圖規清晏之期三蜀荷安寧之賜災祛
未兆福降無窮動植存亡同臻恩祐不任

羅天醮太一詞

臣伏按曆緯今年大遊四神在雍秦之分小
遊天一次梁蜀之鄉地一鎮於坤宮月宇臨
於井宿仰披天度緬屬災期省已拊心伏增
憂惕是敢按遵玄格崇啓壇場修黃籙寶齋

備羅天大醮輒披玄鑑敷露真文伏冀尊神
迴景上玄貽休下土旁垂積貺永息災羅賜
臣封境又安龍神輯睦生靈康泰遠近昭蘇
疵癘無侵干戈弭戢唯虔修奉上副神功不
任

羅天醮嶽瀆詞

伏以二象昇淪剛柔定位三靈恢廓川嶽裁
形坤儀彰厚載之功品物荷資生之德雖混
淪莫極猶虞九六之期廣博無疆以繫屯亨
之數今以陰陽所運曆緯所甄天一小遊既
移於梁蜀四神太一亦次於雍秦地一屆於
坤宮月宇行於井宿仰惟天度伏用震惶竊
以巨叨荷寵恩父司藩屏封圻六鎮襟帶重
江水惟四瀆之尊山居五嶽之長仙壇靈化
皆駭虬馭鶴之蹤珠岸金堤乃高導泰通之
野真靈攸歆祥應定繫必介休符以副虔祝
是敢齋陳黃籙寶壇仰金闕玉京虔祈萬聖
萬靈而降福共安天步永奉帝圖湯既睦於
神京重瞻聖日混車書於海宇克保唐年巨
境土安寧生靈舒泰邊無烽燧俗洽謳詠息

未兆之災纏解已往之愆咎誓虔砥礪以答
神功不任

羅天普告詞

伏聞玄功宰制造化宣行稟象流形凝神運
氣天覆地載爰起於渺茫日照月臨肇分於
萬有至於陰陽升降劫層推移乾坤有九六
之期鳥兔有盈虧之數將期拯護元枝真靈
臣以微躬遭逢昌運叨塵異渥踐歷殊榮龍
節虎符裂封壤山河之重金科玉律掌生靈
性命之權常慙撫育非才每以滿盈為戒而
蜀中原多難天步方艱杜稷綴旒旋繫盛衰
訓齊武旅徒懸報國之誠迄邇通神都莫得扶
天之路今者稽求曆緯考察經圖大遊四神
方在雍秦之野小遊天一傍臨梁蜀之鄉地
一屆於坤宮月宇繼於井宿緬惟天度彌切
憂兢是敢披靈寶簡文按河圖品格設羅天
大醮開黃籙寶壇仰金闕玉京虔祈萬聖過
寰中象外普告衆靈馳意焉以披心託香龍
而薦懇慕靈鑒祐允降威神伏惟三界諸天
四司五帝乾元主宰地府尊靈降陰陽不測

之神假變化無窮之力神兵密助真應潛彰
大業中興萬方安泰皇基永固四海澄清掃
華宇於長空勦鯨鯢於巨浪常瞻聖日共戴
先天賜巨境域安寧災凶弭息五兵輜戰四
氣均調黎元無瘼疫之虞稼穡有豐登之望
三川六鎮士庶龍神克洽歡康同臻貞吉其
有幽魂滯識六趣三塗沐玄澤以生神詣朱
陵而受福存亡開度動植蘇舒普頌忠孝之
誠仰副神明之鑒不任

羅天醮衆神詞

伏以人爲神主神依人以變通神福於人人
資神而讚祐承天統地有國有家惟古及今
率由斯道我大唐車陶種德聖祖垂休光宅
中原傳二十帝玄風扇於萬寓皇澤浸於九
圍編彼群倫咸蒙覆養而運鍾難報時屬播
遷天數未寧帝車未復忠臣義士皆懸報國
之心望日瞻天敢急勤王之志今以小遊天
一縷累蜀之鄉大遊四神在雍秦之野月宇
行於井宿地一次於坤宮緯候所明兢憂是
切是敢按連玄格按考靈科修黃籙寶齋設

羅天大醮下第九壘上極三清嚴陳儀謂之
儀願假感通之應伏惟尊神衆聖罔鑒升誠
雷發神威風回景貺掃捲於碧落珍氣翳
於皇都永固鴻圖中興大業次願封疆分野
銷解災蒙祛厄會之期致和之氣龍神轉
曉風雨均調疵疫無侵戈鋌允戰誓勤握政
上副神功泰稷馨香必虔於蠲潔蘋蘩蕞
克展於齋莊滌滌懇陳情不任

蜀王本命醮萬仙化詞

伏以圓穹列耀上表於龍星方局裁形下分
於仙化實司命籍以統人倫臣獲稟玄機夙
臻景祐早塵寵渥牧此蒸黎縮六鎮之封疆
德慈涼薄控諸化之靈騰誠切欣榮常虞政
理之乖冀副真仙之鑒今屬太一行運分野
慮或或臨泉益之方或在雍秦之境月宇繼
於井宿地一災於坤隅稽考緯書伏增憂懼
况歲當丁卯是巨元命之年月屆仲春是巨
稟生之節請本命之化以本命之辰虔備香
燈精申禱祝伏冀元尊閔賜東聖鑒騰素
款於上官錫鴻休於下土帝圖興復息災期

而贊輝遠秦境寓康寧銷百運而禱祥介蜀
俾登報君之節允符憂國之心百穀豐登群
生和泰龍神貽貺庇庥無侵臣七祖生天年
齡增永誓弘道化以答靈恩不任

莫令南斗醮詞

伏以玄道華分化機肇啓清濁定昇降之位
陰陽運刑德之樞南斗主生垂吉昌而勸善
北官紀死編罪惡以繩非神明用之以化人
帝主用之以致理纖微不失今古攸同臣宿
稟其暮仰宗玄訓敢忘勗勵以自秉修而叨
備官榮屬茲多事雖加勤恪實有懼於曠違
徒切兢憂固取譏於尸素誅奸瘴惡或舉刑
章或督德懲或施鞭撻士或聞其宰戮宴
賓難廢於牙燭恐因故殺誤傷遂結際冤厚
累又臣行年所歷小運逢災宿曜所繼火星
爲照月臨申未天符居本命之辰位對丑寅
飛旗當衝破之地虛成厄會彌切震驚雖省
已循懷寬刑慎行減饌節酒速色防非猶慮
凶咎未蠲禍祥莫應恭披典冊虔詣靈山按
南斗文儀法上玄分緯九微燈影星羅透疑

於六星一德香煙雲色高連於三素竹枝既
招其虛實松軒可降於真靈向此披心敢期
符祐伏願六宮上聖輟死錄以延生五緯尊
神碎禍卑而流禍寬尤銷解災厄和平骨肉
安寧境邑康泰風雨調順穀稼豐登寇盜不
興珍產無作所請靈寶玉篆赤帝天書伏願
解臨照於南丹錫恩慈於下土永承貞吉以
遂禱祈不任

鄭頊別駕奉命醮詞

伏聞玄天垂象斗極居尊統萬靈以無私御
四時而成歲下司命籍總制吉凶有感必通
有祈皆應且卑自重非竊仰威靈以七星為
天地之樞五氣為裁成之本主張禍福制錄
鬼神傾心每奉於上玄有難必存於北斗臺
蒙昭祐累降禱祈動若影隨事猶響答至或
願捐所職謝病尋醫或罹履禍機違凶就吉
或雪志於侵誣之際或將瑕於猜忿之中潛
滌惡於長天暗馳誠於永夜至真在鑒有願
咸從而多事所繁靈恩未報常期精潔冀答
懸建今者天徇深衷神諸夙望幸叨攝任獲

在仙鄉玉闕瓊都咫尺封隅之內疑嵐積翠
高低城邑之旁況屬命辰仍當秋景運得躬
披松楸深謁雲霞展三獻之禮容猶申公務
酬積年之祈禱兼遂私心省分循懷既榮且
抒是敢律持詞款管備香燈雖調頻行潦之
微難迴聖鑒在隨感赴機之德願納愚誠所
期答已往之恩佇將來之澤賜其禎吉介以
康寧俾縣境無虞農功有成人和俗阜遠睦
邇安臣或奉命五行災衡所及天文九曜臨
照所經或政理有所未明賞罰有所未當新
寬徃債故殺誤傷並乞蕩除永承恩祐不任

孫途司馬奉命醮詞

伏以二氣肇分五行運化鼓陰陽之橐籥執
生死之樞機亭毒無私陶融靡倦司短長於
五帝校善惡於三官維斗居尊總御群品臣
自惟幽陋仰荷裁成役備冠裳重憂叨竊違
素儒之明訓守玄聖之格言尚慮動息成非
行藏乖道難階福善易結過尤仍恐三途推
移或逢災數九曜躔次或在厄官況今年天
符臨勾絞之方小運當伏吟之位十三宿內

月孛所經大運行年猶居衝破以茲疑懼恐
履災凶敢因奉命之展虔申醮謝伏惟真聖
俯鑒誠祈赦已往罪尤和寬釋結錫將來福
祉增祿延年眷屬安寧公私和泰即永荷衆
事慈祐之恩不任

廣成集卷之九

廣成集卷之十

敬十

上都太清宮供奉應制文章太僕卿書杜光庭撰

李仇中丞奉命醮詞

伏以二象陶融三元生化裁成品物亭育群
方受命稟形上繫天府至於壽算遐促祿祚
短長立身有罪福之因行運有吉凶之數天
司地簡主宰無私臣伏恐三命五行或逢災
咎九星七曜或值照臨陰陽有刑剋之期祿
算有凶衰之會又恐積生所犯冤債未除積
世所行過尤旋結常情罔測神道難知非託
醮祈無由解謝輒因奉命之日虔備香燈仰
玄象以披心對星壇而灑懇敢希至聖俯鑒
丹誠三官落罪簡之文五帝削災妨之籍臣
宿瑕蕩滌積案銷平輟死北宮上生南極天
曹增祿司命延年眷屬和寧公私清泰即荷
衆聖之恩不任

張道衡常侍還願醮詞

伏聞垂象九天流光萬有帝車周運聖力遐
通載四海以無私福群生而不宰惟祈必應
有願克從臣頃以大順二年遭逢危厄憂逾

蹈火危甚履冰既難係於朝昏敢望全於形
命元元丹懇啓懇無門惟注念蒼穹冥祈玄
斗潛興大願冀贖深災蒙大道鑒臨至真
通感垂好生之澤開罔極之恩復洗罪尤盡
消冤戾仰天慈而積感報玄造以無階旋屬
公役所拘道途無暇歲華累改誠願未申況
復水陸經過江山往復幾逢微擾頻值艱危
幸脫鋒鉦免罹凶橫皆承廕護倍切兢榮今
以奉命之辰於玉局靈化詣北斗七元之殿
當玄卿大帝之前虔備醮壇恭酬往願昔所
許奏錢若干貫請至今年八月五度奉納取
畢伏惟斗中衆聖玄府上司鑒領丹誠曲迴
鴻造使宿願周備賜靈澤遐霑救過除災延
祥介福年祿增益危厄銷平眷屬又安公私
貞吉即永荷斗極衆聖覆祐之恩不任

周庠貢外郎爲母轉經設醮詞

伏聞三洞寶經九天真訣虛無凝炁混合成
文龍篆鳳章發跡香冥之始瓊編玉檢敷宣
天地之先大則制御乾坤保鎮劫運安寧祚
曆昭祐帝王次則和揖五行調平六氣燭邪

度厄濟物利人遵修則災咎可銷諷誦則積
祥可降臣等以母行年表厄疾苦所嬰憂懼
但深告祈無所致憑玄聖披瀝丹心伏願勅
三寶威神命侍經察屬解五行刑剋却三命
凶衰增祿南天延生司契六府調理百疾痊
平永無覆祐之恩克享遐長之福謹於玉局
化轉經設醮冥扣至真不任

莫庭又爲張副使奉命甲子醮詞

臣聞天道無親輔茲有德功或及物福必無
涯當川安撫副使張琳奉主無私酬知盡節
初終一致雖風雨而不渝籌畫萬端越歲寒
而彌勁頃以四郊多壘兩鎮稱兵物力將虛
經費逾廣厚歛則生靈必困薄賦則供億不
充出自良謀豐其軍食糗糧山積戈甲雲屯
人不告勞物無失所益振難繼之勢行成弔
伐之功但以張某三命之中猶逢災厄二運
之內甲祿氣微天符臨受命之官土星逆愁
煩之位慮爲災咎輒罄誠祈爰託皇壇希希
玄祐伏願十華降福三聖迴光錫喜貺於諸
天災殃自息蕩過尤於九府祿算增延永俾

安寧共康藩屏臣情誠迫切冒瀆高明不任

駱將軍聯詞

伏以二氣清凝表天地育貞之道五材倚伏
荷乾坤成育之恩至於命籍短長祿祿豐薄
立身罪福行運吉凶莫不上自天司旁資元
命主張考校巨細無遺臣竊慮列宿五行躔
次有照臨之咎九宮三命陰陽有厄會之期
以此憂兢恐成災厄今以立冬令節祈福良
辰虔罄丹誠精陳醴仰天關而懇懇瞻地
府以冥心佇降恩慈曲流洪福使災凶殄息
過咎蠲銷錫以嘉祥增其壽祿落罪書於北
府紀生籍於南昌眷屬安寧幽明康乂徇期
天路長親日月之光棲息人寰永沐真靈之
祐不任

馬尚書聯詞

伏聞曆象推移運三元而成歲陰陽變化資
天道以宣功澤霈幽明事均今古其有弘仁
秉義體順和光則天錫禎符神彰吉貺或動
率守慎志協回邪乃蹈彼艱虞兆茲否塞影
響之報理實昭然臣迥以庸虛早塵祿祿雖

肅恭自立畏慎推誠常懷來醜之議每懼維
鵜之誚況復訓齊戎伍祗奉藩垣錫鑄猶施
鉅鞶未息摧堅挫銳徒申擒討之謀故殺誤
傷慮構幽冤之咎以首屬念深用真懷今則
秋帝考功地官校籍罪福咸舉毫末無遺或
臣有塵忝之非有殺傷之過有六情之罪有
三業之辜有注訟未除有冤仇未釋事題黑
簿名挂陰曹乞垂悔謝之緣並降蠲消之澤
俾其克勵得以自新至於宿曜垂災行年值
厄亦希超度獲保又安上祈九祖生天三塗
離苦飛沈運性生植無傷四方之戈甲早寧
萬戶之農蠶畢就俗閑誦詠野息氛埃咸歸
清淨之風大洽希夷之道虔修醴酌懇薦章
詞遙祝仙壇仰望真祐不任

馬尚書奉命聯詞

臣以庸微叨承宿運謬忝職秩繼奉官榮統
御戎車轅行條令或剋收境邑除蕩奸兇外
禦寇仇內綏疲瘵而宴賓犒士須有宰傷去
弊誅邪必資刑律誠非徇已務切安人竊慮
斬決之間重輕有失傷殺之際故誤難明以

此憂惶恐貽譴責又慮臣行年三命或值凶
衰宿曜五星或逢臨照因其厄會遠履凶危
又恐九祖幽儀未蒙遷拔六親滯識猶有拘
留錮長夜以魂驚念陰關而心懼思營歸依
之懇仰申薦奉之誠輒憑奉命之展式備資
薰之力冥心靈化遐想寶壇陳醴以肅恭
貢章詞而精禱伏冀玄元錫祐大道流慈光
開泉曲之庭詔下鄴都之府使九玄超度眾
苦蠲銷生神碧落之天蛇影朱陵之洞福延
後嗣惠被宗親其有往世愆瑕無窮對咸
承懺懺並使和平乞罪簡落書生官注籍
災凶殄息祿算遐長兼祈福介川源澤覃遠
近戈鋌早戢疵癘不生野復耕桑人歸富壽
洎乎沈潛異質漢珠庭同沐玄風咸昇道
域誓度丹懇永奉鴻慈不任

司徒青城山聯詞

伏以瀨氣漸凝羣山挺秀高拱宸極厚鎮坤
輿惟彼西南上通參井結靈瑞含藏日月
之華疊翠堆嵐包括神仙之宅位崇眾嶽挾
亞三山為天下之福庭冠域中之勝際崇臺

比立黃軒之秘跡猶存巨浸考分大禹之神功可親每彰符應以祐生靈頃屬雨澤喻旬泉源全涌丹崖翠嶽雖傳墮圯之聲紺殿彤軒靡有震驚之變緬茲羣異益驗先靈巨叩荷殊恩膺茲重寄綏撫之能未著燒夢之懸常深恐巨過咎所招仙嶽降異常之兆災蒙所釀神峯垂警告之祥夙夜省循若據冰炭莫展披陳之路惟虔禱謝之誠輒按明科恭中大醮庶蒙鑒祐以贖愆違不任

馬尚書本命醮詞

伏聞元化運行三才資始體乾坤而成象感陶煦以凝神由是懸命籍於天關繫生死於斗極其有行藏巨細舉措纖微八靈伺察以無遺十直考讎而畢至善功潛著則名列仙曹過目所彰則書編鬼錄用茲懇勸以導于人其惟本命事神主張校錄緬思玄旨實切稟脩巨猥以凡微曾無機畧唯奉公克已效命爲時未展勞能累薦塵忝揣循增懼委任益深況封畿戈甲之餘寵詔榛蕪之後疲羸未復瘡痍未平撫之則濡沫纔通境之則溝

渙甫及而縣司六邑務彼三農暑耕寒耕雖勤劬於人力有秋望歲殊即俟於天時但罄丹心願析玄祐敢因本命之日虔申醮謝之儀所期真聖鑒臨福祥臻萃赦巨叩據之過獎巨肅奉之誠使鋒鐫早寧京坻有積人無疵癘之苦年祛水旱之虞俾巨九祖超昇三陰清晏其或宿曜運行之厄歲年利剋之災淫刑濫賞之非故誤殺傷之咎並希昭祐普錫錫消永警歸依以酬真貺不任

莫庭父青城本命醮詞

伏以稟氣分形上資玄化主算定祿仰繫真曹臣伏恐履行之間或貽愆咎年運之內或遇災凶非仗神功難申懺悔輒干真鑒虔備醮儀頃以此山嶽濱上司神仙福地洞裏之玉樓金闕塵俗難窺人間之古殿荒臺隱基易變梁摧蟬蛻落駕驚若無營葺之興已雜蒿萊之徑某叨居宰宇竊備繕修既俾功庸仍中藻績圖五嶽九江之像貌河侯溪女之真爾穆覽旒旒駢羅珠翠如登貝闕似挹驪宮既輝煥於素垣益深嚴於玄德所冀少城

天府永賴休楨秋報春祈克承嘉祐敢因元命之日虔修讚祝之庭伏惟應念迴軒分靈降澤錫臣以增廷祿算助臣以消解災凶兩地之骨肉安寧一境之牛靈蘇泰誓傾丹悃上副鴻慈不任

莫庭父青城甲申本命周天醮詞

伏聞妙本應期元精啓運三光分照萬有陶形圓清方濁之間適爲主寄日域星躔之內各備職寮大則司劫曆施張小則察人倫善惡有逾衡鏡無隱鋒毫竊惟九室洞天羣真會府丹崖蕩日翠谷呀雲騰祈之所往還覽節之所遊集叨膺宰宇獲詣仙山雖食葉苦心飲冰潔已功應無補過必彰聞況於咫尺之中敢因真仙之鑒更慮九辰行運三命推移福善不常災凶靡測拳拳素懇若履艱危輒因本命之辰載中祈醮之禮天衢地壤水府星宮咸罄血誠仰祈明祐伏乞解災釋過延貺垂祥壽祿惟增凶危自息已往則九玄開度見存則兩地安寧一境生靈同承福蔭兵車休駕封部無虞長欣靜謐之期永荷靈

真之澤不任

莫庭文九曜醮詞

伏以二象分華三元列曜司悔吝吉凶之契
操死生罪福之權主宰無遺幽明咸繫臣自
惟凡昧風奉正真叨荷寵章獲泰位祿循涯
省分常懼於曠官恤物安人敢忘於勵已尚
慮勤違恭慎日積愆瑕上瀆真靈潛貽厄會
又恐五星進退四曜運行或居身命之官或
臨惡弱之位況臣今年天符臨於命卦木星
未出身官第二十宿中蝕神所歷小運行宜
又值天羅竊憂福過災生命衰祿薄按河圖
內品太玄祕文瀝懇貢詞披心備禮仰華蓋
儀璚之闕若對九芒瞻星辰日月之宮盡傾
丹款伏冀宸光下燭開昏晦而洗沈冥靈景
延輝碎禍車而焚羅網使年齡克保品秩攸
昇一境之士庶康寧兩地之親緣安泰仙山
表覲人無瘡疫之傷靈府垂禎歲有京坻之
望唯虔素悃上答玄功不任

川主相公北帝醮詞

伏以七政上尊五靈玄老位司北極部制中

天至於地分吉凶天文災福五行六氣三命
九宮萬彙條舒咸歸考校臣以兵戈既久殘
瘁逾年念彼生靈痛深肌骨敢因醮謁載罄
祝祈滙懇紫微扣心玄象實希憫鑒俯降禎
祥消沴氣於郊原退災星於井絡一川康泰
萬有昭蘇永戢戈矛惟新祿算九天霧卷重
披日月之光三蜀煙清再播雲雷之澤即仰
荷帝君憫護之恩不任

川主相公周天后土諸神醮詞

伏以天府名區少城奧壤龍神福地天帝雄
藩豈以凡微叨茲臨鎮而謬分朝寄總此封
疆十載于茲日深兢懼但以粵初莅任便屬
艱難黃巾犯秦翠輿幸蜀行朝萬衆駐蹕五
年力盡扶天誠深報國功宣匡復以及迴鑒
其間有師立稱兵肝能竊發秀昇擁師於下
瀨郭琪奮臂於中軍咫尺乘輿震驚輦轡上
資宸武旁假神威相繼克平以安大駕感茲
靈祐常貯血誠今則時未底寧人方肆亂帝
車順動又幸陳倉中原有焚燎之災六合靡
晏寧之所雖誠深憂國志切匡君難申秘紹

之忠山川者隔空枝表安之煥扈衛無由緬
想神功必垂濟祚爰申醮禮仰冀靈通希迴
助順之恩共安天步少借害盈之力遠掃兇
渠復黃屋於上京延寶圖於萬葉極贊之真
永答明慈臣不任歷懇披心虔請之至

葛仙山化醮詞

惟彼仙山鎮茲坤壤八十一洞分日月於地
中二十四峯縹煙霞於天際潛司罪福以統
生靈巨風慕玄微早崇清靜躬逢聖日既叨
輔贊之榮夢想靈山常貯逍遙之志尚繁多
事徒鬱素懷今節及仲秋禮當修稊遐瞻翠
嶽杳隔紅塵虔備醮壇用申誠祝伏冀元旗
龍旆遠辭八極之宮鶴馭鴻駢聊降三仙之
駕歆茲薄禮錫以殊休俾稼穡有年凶災不
起幽明共福家國咸安比帝祚於崇岡續唐
年於劫曆必期修潔以奉靈光不任

川主九星醮詞

臣聞九元御極綜列宿於紫微七政垂光統
衆星於黃道指攝提而臨萬象運招搖而主
百靈生死吉凶咸繫司牧臣以受年之時此

月火星及暗曜星皆臨本命以茲戰悚恐蹈災危敢以丹誠上祈玄祐度修大醮備渥微衷伏惟九聖延慈乘帝車而降福七真垂貺迴构建以祛災二十八宿行藏皆資祥慶一十二官分度永息屯蒙誓勤忠赤之心以答靈真之念不任

中和周天醮詞

臣以庸虛猥當大任極台衡之扶居藩屏之崇雖傾捧日之心莫著匡君之績頃以四郊多壘中國不寧戎馬載馳兵車尚駕或近臣肆逆或遠鎮辜恩縱滅梟巢初迴鑒輅又聞薄伐再致省巡凡在人臣豈勝憤惋惟桂香冥想望聖祖之貽休拜表祈真待陰兵之助役果見僞王孽相連頸殲夷兇師未致繼蹤斬馘緬惟幽讚更切明誠近又太一運行已照蜀分五星移度或在身宮慮諱德所招即凶災荐至常加惕勵同敢遑寧遠有鄭君雄韓球兩地結連遠與兵甲隔絕恩信凌犯聞防殘掠生靈焚燒郡邑數州塗炭千里傷夷憫此幽冤痛深骨髓臣所以上祈至道明禱

真靈志先憂國憂人誠匪為家為己由是上天悔禍大道降靈包藏者舉就誅鋤黨附者皆從剪撲封疆繼靜凋瘵旋蘇韓球敗亡君雄梟戮漸通道路將雪冤沈尚以芟刈之時殺傷非一仰則好生之旨震悼何安俯嗟避岱之魂淒涼莫已是用凝神扣寂拜手歸心陳謝恩謝過之儀瀝祝地祝天之懇庶析玄聖曲鑒丹誠輝映清壇降流洪澤蠲除愆咎弭息災凶使生者又寧幽途開泰臣又聞衆星拱極百谷朝宗蠢彼不庭敢違天道更隣近境綿亘數州山寨相望久為兇逆欲恃其蜂合蟻聚之勢仗鋤耨白挺之徒垂二十年不賓肅化擬因揭篋之使將申破竹之功為國誅奸與人除害重希神力克震軍聲鄭都三十萬兵常祛沴氣洞泉有二十五將潛制妖徒正道殛邪神明助順敢緣斯旨再罄赤心伏惟俯鑒奏陳充迴明祐使昌濬梓遂永無蛇豕之災草木藂林盡化鋒鋌之狀咸知帝力主復王疆然後嘯帝城拜章鳳閣攷弓解甲歸馬休牛長諧魚水之歡充暢君

臣之道明明血懇大道鑒之不任歸命析恩屏營憤切之至謹詞

廣成集卷之十

款十

十二

廣成集卷之十一

敢士

上知太清宮內供奉唐制文章大德賜紫杜光庭撰

程德柔醮水府修遷詞

伏聞大道垂功我成物品真靈設位主宰群生至於水府明神山林正職各司罪福以庇烝黎當縣地控上游素名劇邑賦與重大耕稼茲繁堤堰所防安危是繫其所修堰分當彼漚流自汎溢以來累有摧壞雖俾夜作晝竭力焦心旋有葺完尋聞傾陷豈水脉所注不可備防豈龍神所為未容障蓋憂惶迫切無所告祈且食乃民天人為邦本或虧秋稔必致年凶況天府膏腴勢連下瀨少城戶口旁接通波若為侵軼之災必有泥沙之變救茲墊溺須仗玄威伏惟大道開恩明神流鑒臨其農畝念彼生靈迴不測之神功借無私之聖力特垂濟護俾獲安全使黍稷永豐京坻有望息襄陵懷山之禍叶年豐俗富之期頻臻効誠敢負靈貺不任

川主醮五符石文詞

三寶開光五文孕化凝水火木金之氣成雲

震龍鳳之書保制乾坤鎮寧天地泊乎降傳下土濟護群生夏禹得之以成功仲尼奉之而興詠有家有國固不違修所以伏御神祇鎮安川嶽懷除氛沴清肅宮城至於居宅之興亦在鎮懷之側臣頃於所部特創新居既畢巨功爰申大醮按河圖品格依靈寶文儀篆刻真符清修香火所冀解銷犯觸安集正神召彼靈官永垂擁衛伏惟玄元鑒祐衆聖流慈勅勒職司錫其禎既居止寧泰春屬康安分近天皇大火之鄉況屬身官或鄰對照捫心震惕循已懺虔是用瞻奉命福山仰列仙靈化歷三元而禱祝遍九曜以虔祈伏冀洞府神真披香奉御玄天尊聖垂澤降臨賜臣以景貺禎符解臣以災期厄會克承祐護允洽康寧上願皇業天齊聖圖嶽鎮伊川洛納運叶中興八水三山俗諧昭泰戢鋒鋌於九野共文軌於萬方臣得勵忠貞永扶英聲不任

蜀王為月虧身官於玉局化醮詞

伏聞大道縱靈元和肇化燭三光而上列運

六氣於中天播裁成宇宙之功物無不遂持寒暑暄涼之柄政無不均所以五星秉大帝之符司明罪福十神行太一之令統御吉凶律曆難欺古今所稟臣遭逢聖運塵忝殊榮山河控井絡之雄封壤握坤維之重常虞福過實懼災纏今則涼德靡修太宮垂戒月朔則太陽薄蝕當對照之方既望則太陰變虧在身官之位飛天火曜臨於命辰干祿納音仍逢衰氣恐成災咎彌切憂惶是用遵按玄科勵精丹懇奉香羞於玉局陳醮禮於瑤壇仰三景以希恩普周天而禱福伏冀昭彰俯鑒勝鑒垂休錫禎既於三命五行解災期於身官分野至有故傷誤殺往債宿寃咸賜蠲除永俾貞吉上願皇圖攸久聖壽延長還泰符大漢之隆宅洛契宗周之盛干戈偃戢夷夏昭蘇得傾報國之心克叶自天之祐不任激切虔祈之至謹詞

安宅醮詞

伏聞道氣流布三才乃分陰陽陳變化之機水木肇相生之象巢穴之風既替宅宇之作

遂與順二氣以營修體五行而制度實資神
化大成生靈且以庸愚不明玄理因時改作
隨力興修土木之功曾無避忌穿鑿之處深
有驚喧或抵犯王方或背違天道致使龍神
未守居止非宜恐迫凶衰更延災厄謹歸心
大道稽首三尊按靈寶明科修五帝大醮虔
恭懺謝拜請符文懺已往犯觸之非祈將來
安寧之福伏冀三儀介瑞五帝垂祥凶惡蠲
除龍神鎮守人口清泰動靜康寧營違興生
常蒙利祐公私和暢眷屬久安即永荷太上
衆尊五帝祐護之恩不任

八節醮詞

伏以大道垂化元氣流形鼓鑄群生有清濁
剛柔之異舒張八節定春秋久夏之方所以
考校吉凶司明罪福惠既周於家國恩亦普
於存亡臣等獲值昌期卑欽造化資神功而
生育荷聖力以裁成竊慮處俗立身寧無過
咎前生今世必有愆瑕或五行三命之中遭
逢厄會或暗曜明星之下因值照臨以此兢
憂報恩祈醮爰逢今節同竭丹誠是天元啓

候之期當大聖延慈之目翹心靈化稽首瑶
壇精潔香花虔恭懺祝伏冀高尊鑒祐衆聖
哀憐垂罔極之慈賜無疆之澤使積生罪惱
累世冤仇已往懺非將來厄運棄八節自新
之力降三官肆赦之恩並賜蕩除水錫貞吉
使臣等九玄七祖受福杜於南宮眷屬親緣
落死名於北府公私和洽壽祿遐長即永荷
衆聖祐護之恩不任

都監將軍周天醮詞

伏聞大道混融群材昭著陰陽昇降吉凶之
理肇分善惡循環罪福之文是啓玉虛大帝
金闕元皇申命其重俾其主宰三官五帝爰
居勸沮之司南斗北元以統死生之錄洪纖
備舉億劫無差所以丹簡玄經有修攘之祕
訣祈天悔過有懺滌之明科竊仰弘慈敢陳
微願臣獲膺會運偶昌期猥以凡庸遭逢
異寵伏念載清復濁寓世立身事主奉親自
家刑國雖忠貞勵節勤瘁在公而休杜難臻
愆違易集況臣頃因厄衛時屬艱虞對家欺
天蒙靈蔽目層嚴瑞氣但布護於帝車九陌

妖魔正昏蒙於華道乃忠義奮身之際是人
臣効命之期得以手捧天樞身排鯨浪克寧
皇極以罄丹心遂叨非次之恩遽荷重難之
寄達管輅武千里隄封懃無監撫之能但切
兢憂之懇竊恐臣前生今代歷劫以來未達
正真動成罪目或上虧天理下犯地宜中忤
人情旁違物性十纏外積三業內興或助順
除奸誅邪佐命或故傷誤殺棄法持綱或星
曜運行時逢臨照或三命經歷因值衰危八
卦九宮有刑妨之數冤仇債訟有考對之文
幽晦常情眇然難測唯資修奉上叩玄虛冀
獲感通克承覆祐是用按河圖具格披正一
靈科溥海嶽以貢誠遍乾坤而瀝懇恭陳醮
禮以展肅虔伏惟三寶迴光衆聖流鑒赦其
宿過錫以殊休罪簡蠲消生名利品和平究
債清蕩災凶九玄七祖同霑洪澤六姻九族
咸沐玄慈俾川境安寧生靈輯睦俗無疵癘
野有謳謠幽府冥司神輝朗徹飛行蠢類惠
渥滋濡上願國步夷平聖躬和暢五兵沒偃
萬寓又康鑒祈早復於秦京象法重懸於魏

闕瞻天望日言發心馳不任

衆修本命醮詞

伏聞大道垂光三靈寶始人天設位萬化互分稟氣有清濁之殊賦運有吉凶之異昏明既判罪福亦彰於是太上弘慈元尊慈護南

上闕延生之府北都陳銓善之科兩曜列星布無私而照燭三官五帝開大宥以君臨蓋欲使共洽無爲俱臻清靜品登道果名列真階臣等叨沐神功幸逢昌運聞玄儒之妙旨履仁義之康衢坐挹堯樽行誦啓德揣躬省己禁於伏深但慮往劫此生立身舉措動成違戾率忤幽明六情之愛染難祛三業之愆非易積文昌簡上未紀善名鄴都官中已標罪目又恐行年災咎宿曜加臨或土木興功犯干禁忌或故傷誤殺結聚冤尤遂使暗奪年齡潛消福祿非憑勝會難寫深誠今屬白露凝晨清秋屆節是懺罪祈真之日乃延恩致福之期輒率慕同誠歸依至道肅持法信稽首靈壇遍天府以披心望星官而注想伏冀三元上聖十界衆尊南極威神北臺紫輔

念其虔懇降以光靈流福祚於存亡息災凶於永遠使臣等九玄七祖咸得生天五族六親並蒙安泰罪瑕除蕩祿壽延長門宇清寧運求諸遂五行三命永無刑剋之災私室公庭長荷利貞之福不任

張道衡還北斗願詞

伏以玄象垂先物無不照常車周運感無不通臣以幽微仰蒙鑒祐頃以大順二年身陷危厄性命是虞輒歷丹心上祈玄造遂發誠願奉錢十萬貫文旋獲安寧克蒙清雪蠲蟻之生已保真靈之澤未酬尋以奔迫道途辛勤南北難逢良會莫報宿恩冰炭在懷寢食增懼今則歸心靈化稽首瑤壇虔備香燈精修醮酌自今年四月至今月五度奉錢滿十萬貫兼於玉局化北帝殿塑造北斗真君八身功德用申素懇上答玄恩伏惟聖慈曲賜昭納使擎圓昔日願滿茲辰宿罪蠲消餘災蕩滌冤仇和解年祿增延公私叶貞吉之期眷屬享文寧之福存亡咸泰品業沾恩不任

行軍僕射醮宅詞

伏聞大道融真天尊演教赤明御運靈寶開圖八會成文凝結太空之表五符流跡昭宣大有之中五帝受之以度人九天得之以定位降於下土護國濟人摧伏光祿誅滅邪惡凡所興造皆許遵行臣頃以營繕所居土木

將畢恐有干犯難備考詳竊按玄科請行符命修崇黃籙開奏清都刻五方太帝之文依三洞鎮懾之格下告五土上奏九微伏願衆聖垂慈萬靈孚祐勅命符吏頒示職司降以威靈布其真氣蕩除魔恠安靜龍神八卦九宮五行六甲陰陽刑殺太歲將軍各鎮方隅永祛災咎其有伏尸故氣金土邪精滯爽遊魂幽靈暗魄各乘善力俱遂逍遙克保安寧永臻福祐不任

衆補修三會醮詞

伏聞人之稟生資於二氣陰陽定體魄魄守身稍或愆和即成災否三會之日是三魂攢奏之辰罪福吉凶纖毫無失增壽奪算賞罰甚明所宜積善除非立功補過用祈吉應以保遐齡玄聖格言真經明訓敢不遵守以成

身心臣等數年以來於下會之日共申祈禱以罄焚修昨者迫以塵緣偶過佳節中心憂惕不敢違安今則別選良辰旁招善友同營香火特展離祈靜夜寒更冥心注念真靈必降誠願冀通伏惟萬聖迴光千真鑒映錫其禱祝除彼災凶制魄拘魂各遂修生之望迴凶變吉咸開迴水之程臣等或三命衰微九宮厄滯或星文臨照災運繁纏或宿債未平餘殃未息或故傷誤殺積過深瑕俱乞蕩除克賜昭祐合家蒙福九祖生天公私有通泰之祥眷屬荷人安之澤不任

皇帝設南斗醮詞

伏以三光麗天照臨萬有衆星垂象統御群形南斗文昌實掌主錄爲正陽照物之本乃帝王壽命之司按天元上清等經若五月五日值丙午之辰則啓福延恩濟生利物和寧品類安鎮邦家陽德所資普亨其福今年以大水金土四星聚於實沈之墟又逢日度所經皆爲順伏五月合朔太陽當蝕而不蝕洎乎既望太陰當虧而不虧斯乃五日得丙午

之辰純陽所應顧惟寒昧欽荷玄功慙化理之末周念聲教之未普敢期流覽以及微躬所願大道延慈上天錫祐俾九州四海俗泰民康年豐而六氣均調候正而四時和暢改弓偃革歸馬休牛咸臻保命之祥克廣好生之德冥心丹禁稽首玄壇瞻八景以低臨冀九光之遐燭鑒茲醮酌介以禎休辰輝炳靈幽讚之功已著人天交感協符之契可期佇泥車書大同寰宇式度抵荷上副玄慈不任

皇帝周天醮詞

臣聞風雨霜雪之不時則星辰示象竊竊慮薄之可薦乃天地垂休緬是前修實爲通論臣恭臨大寶慶奉丕圖不敢違寧若臨冰谷而頻移圭律七變槐檀慮兆庶未康恐一物失所或刑政乖謬或恩信未孚干戈猶駐於疆場正朔未同於夷夏水旱不節富庶莫臻昏墊札瘥繼聞於郡縣盜賊欺誑尚恣於鄉閭雖則務勸勤分貶食省用不通聲色永絕攻遊无器特盤敢忘於刻已維頭虎魄豈事於娛情猶慮上曹重責厥罪頓蒙有愧首謝

無由近則金火二星水土兩曜併聚蜀分皆次實沈日月爲薄蝕之期朔望却史臣之筆太陽順伏分野垂休豈此禎祥併歸冲渺益勵退修之志彌彰戒懼之心敢因午日之嘉辰聊答上玄之厚貺靈官渺邈紫府深嚴難昭告之備申虔誠明之莫逮齋潔還日懇悃陳詞寂寂玄壇儼威儀冷乙夜飄飄仙賢降福祐於人寰伏冀八表乂安黎民清泰邦家鞏固社稷永寧六府孔修九功攸叙替裾奉職書執同文不任

醮瀘州安樂山詞

伏以楚蜀連封西南重地江馳萬派嵐積千峯天帝以之會昌龍神以之固護惟茲奧壤獨擅雄名三層燭煙月之光八洞闕靈仙之宅常弘勝利以祐蒸人年無旱潦之傷俗保安貞之吉致祈泐之攸濟俾絲泉之蕃豐衍三觀威靈荷二真慈貺傳諸遠近載彼經圖翹首注心共誦玄澤臣名拘筆輟望切林泉每憐素約玄襟常戲芝巖桂岫延頸企踵跡滯神遊輒贊徽香遙陳孤懇臣以所居北帝

院齋雖所給鍾簾未周雖中降福之儀幾闕
飛霜之韻始聞仙山之內法器且多既無考
擊之期虛敵錙洋之義道隨誠感鍾固可移
願減有餘資其不足輟於翠嶽還就皇都清
聲漸遠於彤雲洪響佇聞於紫禁願會誠祝
永鎮京華不任

廣成集卷之十一

廣成集卷之十二

醴名山靈化詞

上郡太清宮供奉應制文章太常卿許先儒撰

歌三

伏以大道融精是分二象元尊布化以播萬
靈咸稟運於裁成共輯寧於邦國欽哉群望
寔總休禎伏自應天順人開基創業雖未致
昇平之理而韋成富庶之鄉四國爰來百辟
咸在人心允若天意昭然而或教失義方情
牽慈愛付泰盛之大任委監撫之重權庶人
元膺益恣冒襟都忘孝敬用奸邪之扇惑興
背叛之兇狂矢石欲及於乘與金鼓近宣於
侍從猶賴上天垂祐靈化降祥不容梟獍之
心坐殄豺狼之薰未更昏旭悉已蕩除中外
再寧寰海稱并爰擇良日仰報威靈遠中昭
告之誠輒罄潢污之薦敢期鑒祐永叶安貞
不任

歌十二

鎮江侍中宗黠解醴水府詞

伏以道化所覃神休普被上惟邦國下及人
倫咸資拯護之功潛假保持之力古今無爽
水陸攸寧臣猥以常材叨逢聖運經綸締構

慙無竹帛之勞渥澤超昇累荷乾坤之造遠

蒙睿獎顯授兵符登韓信之齋壇授呂侯之
金鉞錫茅分閭推轂專征省循徒切於兢榮
倚注靡容於陳讓選辰揀日邁命啓行況楚
峽上游錦江下順舳艫則千艘拯駕旣必則
萬派爭奔寔用真靈總斯陰陽皇帝震襟所
屬每切敬恭思布化以睦鄰亦申謀而懷遠
雄師銳旅肯在此行特解纜以乘流憂深誠
而致醴伏惟玄元大聖五老高尊命靈將玄
司助洪休巨福迅浪皆期於利涉驚濤盡變
於安流萬里通津百神加祐克昌大業更廣
鴻基外屏中朝共臻禎福不任

周庠貞外填本命醴詞

伏聞天鑒孔明有感斯應神道正直無祈不
通每垂拯護之仁以副禱祈之願祛災流貜
猶響應聲竊佩斯言常虔片志每因元命得
備焚修式勵深誠實荷明祐但慮塵機未息
過咎易盈官路所拘悔尤難追因星展臨照
值年運表危但懼災纏敢思福會自從軍部
部寓跡外封一駐戎軒兩周天序既闕奏陳

之禮必招通慢之愆本俟凱還併申酬謝今則方當劇壘未議橐弓久曠香燈不遑寧處是用馳心靈觀迨叩至真備三醮之物儀同一壇之闕告代惟玄聖俯鑒丹誠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宿瑕蕩滌往咎蠲平克親成功永臻多福不任

大王本令醮葛仙化詞

伏以二氣資靈五行稟象法圓穹而定命體厚地以流形罪福吉凶皆由陰陽運心履行咸繫主張沉荷殊榮久叨重寄循涯省分常切兢慙每因章醮之壇敢忘敬恭之禮冀憑修奉上答君親今屬元君之辰詣本命靈化精誠香火祈扣真仙願鑒丹襟俯頒鴻福俾臣罪瑕除滌壽域增延福寓又安生靈康泰災毒無侵於四境農桑克茂於有年得傾葵藿之心永奉昇平之運不任歸命虔誠之至

大王初修葛仙化告真詞

伏以九隴名區三仙化跡上通心宿下鎮錦川雲霞疊綺繡之光松桂疎煙嵐之色五宮高闕狀西靈南極之儀四輔交輝列東華北

真之像景標形勝獨占幽奇斜界玉輪旁臨石砌而屬師徒假授鉦鼓震驚火孽橫空霜戈照野熊經島中之士抗步不還漱流枕石之人拂衣長往眷茲勝異一變榛蕪崇樓之金碧塵銷廣座之儀容辭剏緬維殘毀深可歎嗟況茲本令之辰配於茲化宜申締葺用答真靈乃命三洞道士唐洞卿伐木鳩工揆星選日得風箕直事當甲子良辰虔告至真恭修大醮伏冀鑒其誠懇錫以休祥災沴無侵功庸速就續昔賢之遺構成曠劫之良規播美洞天勒銘雲谷然願真靈誕祐川境謚寧稼穡滋豐登氣珍息受靈丹於九輔聞至理於重玄常傾拱極之心仰副上真之貺不任懇願之至

親隨司空為大王醮葛仙化詞

伏以上清仙山葛真靈化為川中之勝境乃天下之福庭呀玉洞以藏雲壑瑩瑩而蔽日彩霞朝散神燭夜飛乳滴幽巖泉鳴深窅九井之光靈自顯三真之彤雲常存拱鶴觀於中方應龍星於上境紅軒紺宇舊制相傳蕭

殿章碑古跡鱗次舞影休瑞以及震瀛臣以本使蜀王元命之辰配屬茲化頃申締葺速獲周圓飛閣層樓奪展輝於峭壁風雲雲棟增異境於崇林再啟洞天用安錦府四十州之封域歲稔京坻五千里之山河俗臻富庶人皆受賜孰不知恩臣曲荷陶鑄實深造化唯虔禱祝少答恩慈輒備醮筵上祈道力伏惟九天孚祐衆聖鑒臨下燭丹誠廣垂洪澤三川鏡廓八國塵清緣穡蕃登雲氣蕩滌神傳靈藥克享於遐年功讚聖朝永隆於大寶再安社稷常福寰區臣不任禱禱希恩虔誠歸命之至謹詞

冉處儋還北斗願詞

伏以垂象上玄照臨下土帝車運載杓的指揮罪福吉凶咸歸主宰臣等頃因銜命遠涉道途踰歷艱危登臨險阻每持丹懇潛祝玄真果蒙鑒祐之恩克獲安寧之貺仰承靈澤志切上酬敢因某日之辰虔備焚修之禮炷香各願拜荷玄恩仰冀高真採納微款祛災蕩厄增祿延齡來往坦夷公私貞吉路岐無

滯眷屬咸安常親日月之光克奉休明之主
不任

紫霞洞修造畢告謝醮詞

伏以大道希夷神仙變化示無方之妙用垂
不測之玄功幽讚帝王潛扶邦國惟今及古
史冊煥然所以唐堯姑射之遊軒后具茨之
謁周穆之登瑤水漢皇之幸崑山皆誠昭煙
霞瞻窺冰雪是用享年遐永致理和平克振
宏休允彰道祐顧惟涼德啓創丕圖金闕玉
京敢忘敬恭之禮九清三境每懷寅奉之誠
粵以永平二年壬申七月二十一日丁卯漢
州什邡縣獲太上老君錫命誠文留玉篆於
仙居刻銅符於厚地生辰命屬時日姓名叙
奕世之蟬聯明卜祚之延久四年八月二十
四日戊子利州團練使王承賞奏此山靈洞
顯見神仙遂命威儀任可言高品楊知淑專
申告謝仰答光靈十月一日甲子纔啓醮筵
再聞應見雲旌羽旆參差崖壁之中鶴態神
儀羅列洞門之內事過於回山瑤水美超於
姑射具茨祇荷禎祥彌增震惕是用考諸典

禮特舉封崇以是月甲申改道長山為玄都
山陽謨洞為紫霞洞景谷縣為金仙縣封玄
都山神為玉清公創厥壇塲鼎新觀宇自初
撥構逮于畢功累見真儀蓋彰靈貺謹遣金
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廣成先生蔡國公
杜光庭等一十二人賁信幣香花按玄科具
典於紫霞仙觀修金錄道場況屬下元允當
大節式陳昭謝再顯旌封伏惟洞府眾聖高
真仙官察宰鑒茲丹懇錫以玄休使九土又
寧萬方平一天宮地府常垂愷悌之恩卜世
享齡克叶延洪之福稽首謹詞

洋州宗愛令公本命醮詞

伏聞誕質流形成資大道稟生賦命必繫上
玄荷乾坤覆載之慈均氣運陶甄之力惟精
修勵實奉真靈伏念臣獲以微塵累叨皇澤
入參輔衛出領藩維曾無消露之功常切流
盈之懼今則層象之內身宮之中暗曜正臨
火星對照慮成厄會無所告祈竊惟太上垂
文元皇設教正一著修禳之品河圖有陳醮
之科苟營精勤必蒙昭祐敢因本命之日爰

神九曜照祈禱潔丹心歸依玄極伏惟衆真
大聖俯鑒明誠蕩滌罪瑕解除冤債消平災
厄延續年齡增祿祚於南昌落凶衰於北府
洗心克己上酬真聖之恩奉國推忠永答君
親之德臣不任

又本命日醮詞

臣聞天地之德以生為先生成之恩以福為
本臣叨承福會獲奉昌期蒙三光照燭之慈
荷聖主儀隆之澤便滿寵過履歷顯榮每虞
於福過災生惟切於持盈約已彌增惕懼豈
敢違安今則躔次之中身宮之位火星對照
暗曜正臨仰垂象以冥心何階告謝願微生
而勵志但切焉兢是敢於本命之辰備河圖
醮禮虔披丹悃冀降玄慈伏乞賜臣災咎消
平凶衰殄息壽年增益祿祚豐延得傾嚴奉
之誠永答至真之祐

越國夫人為都統宗侃令公還願謝
恩醮詞

伏聞至道玄通隨機赴感冥丹心於下土動
玄鑒於上清響答無私影從靡隔妻夫王宗

侃男承肇等去年以統戎伐叛勤國勤王俯
迫孤城連海旬月烽煙警急音問寂寥瞻蒙
洒以魂馳望山川而目斷憂危徒切祈叩無
門遠度詣道宮乞申章奏嚴陳法席降請天
兵盼望感通真靈保祐俄聞聖壁大破兇狂
成掃蕩之功副聖明之獎骨肉團聚師旅凱
還剋平實自於睿謀護助亦兼於道力輒因
良日昭答玄休重申章醮之儀式馨謝陳之
禮精心備信拜手然香仰真駕於三十六官
祈大儀於八十一好無祥輝烜燁低臨壇墀
之前巨貺滂沱永錫邦家之吉聖圖遐永舉
棟蕃昌誓勤嚴奉之誠克副靈真之照不任
荷聖謝恩虔切之至

司封毛絢負外解災醮詞

伏聞道氣宣行玄功鼓鑄三靈寶翼乾坤司
覆載之權五緯操張寒暑柄推遷之運由是
挺生賦命咸繁天關福善禍淫畢由神化是
宜格勵以奉靈休專自勿仰即逢聖日便滂
異獎寵沐殊恩北省南宮坐榮於踐歷紆朱
曳紫已極於輝華常推報國之誠每切律身

之戒尚慮陰陽揆課或值凶衰厄曜運行或
為臨照興功動土有忤於龍神履行立身或
虧於畏慎未申析歲倍用兢憂今則立運臨
於本命天符飛於艮地大運在戌仍值魁罡
土星方伏於身官所照對衝於丑位懼成災
咎彌用驚危伏聞南府文昌主生銓善北官
斗極舉過懲非吉凶無爽於錙銖報應有同
於鏡象其教開機陳之格惟感必通玄經垂
醮謝之儀有所皆應輒因吉日虔備醮筵披
瀝丹誠冀迴真鑒伏乞賜臣解消災滯蠲釋
凶衰厄會平夷過尤除蕩更增祿算允介福
祥誓勤忠孝之規上答君親之念永銘素懇
祇荷玄慈不任謝過祈恩懺災之至謹詞

張崇胤修廬山九天真君還願醮詞

伏以輪翼雄區匡廬真蹟位尊五嶽地控九
江玉闕金城包括神仙之奧府鎮峯雲蓋含
藏真聖之高都宛然凝碧之中迥秀洪波之
上每申瞻禱必介福祥臣頃歲以謫宦九重
深蓬一葉途經閭境心禱上真冀迴清祐之
慈必備椒漿之獻精誠既啓盼鑒垂徵尋以

路阻戈矛波驚艤孤帆有隔假道言歸常
貯素誠未酬玄祐今則頒宣聖澤棲憩蜀都
尋禮道宮追思宿願輒申醮酌恭達明誠竊
聞惟感必通道無不在期迴羽仗豈云萬里
之遙少降科車不以三川為遠納茲丹懇顯
錫鴻休前願克圓殊恩遐被乞為臣更蠲罪
錄永削災纏成匡免贖禹之功享二首六身
之壽得傾忠孝以奉君親誓當修勵虔恭依
歸道力不任

張崇胤本命南斗北斗詞

伏聞三靈肇位萬象稟形體陰陽之至和輶
天地之具系於是挺才賦命各有職司主死
領生五分開捷纖微具舉考校無遺臣伏慮
前世今生至于累劫愆違易結罪咎施彰秉
持未契於神明履行或虧於恭恪因星文臨
照值年命凶衰遂構災危罔知懷謝今則躬
依玉化虔對瑤壇選卜良辰肅陳醮禮伏冀
南宮六聖別賜生名北斗七真明祛死籍三
官削罪五帝除災酬往願於名山降休祥於
聖澤又臣既頒詔命將赴闕庭江山有登泛

之憂水陸有舟車之險實資明祐俯契深誠
獲達帝鄉克賜元吉敢忘修奉上答真靈臣
不任

漢州王宗夢尚書安宅醮詞

伏聞太朴肇分三靈設位巢穴之風既替棟
宇之制率與太古聖人隨時立教蓋所以庇
寒暑燥濕備風雨晦明其後象類滋繁擬議
殊廣錯之以乾坤震兌體之以微羽官商推
彼陰陽運其刑德乙辛庚癸互列職司子午
丑寅旁羅主宰六神四殺之界龍虎交馳五
黃九紫之鄉植梓葉萃法覆載而成用揆星
日以程功乃考古凶實聞顯據所以鵠隨太
歲驚避將軍況在最靈敢忘戒懼巨頑以所
居室宇淋陋非宜遂卜良辰再申締構取諸
大壯素彼僭奢慕剪茅築土之風佩山節藻
枕之戒汚境云畢土木告周竊慮森鍾所興
或違禁忌功用之際或犯神靈乖五姓之宜
虧二宅之要或侵傷地脉或穿鑿岡原或汚
瀆吉神或鎮壓凶位因成灾咎曾未懺陳是
用詳按玄經勵精丹懇虔修大醮恭請真文

啓靈寶亦書依洞玄符命辟斥凶惡安復龍
神謝過延恩祛災請福伏冀三尊降鑒五帝
垂光勅八會威靈命三元將吏保軍宅宇清
爾方隅赦已往之罪尤賜將來之真吉允膺
祐護永遂久安其有住宅之中土地之主古
今遷易五姓雜居因此醮壇兼申真祝敬茲
誠禮各保道遠往陟福庭勿爲疵癘俾巨舉
家蒙澤九族同榮常領忠孝之心以奉君親
之德不任

馬師穆尚書土星醮詞

伏以一氣分華三光攝耀照臨群品司牧萬
方遵黃道而有常嚴玄宇而不紊大則繫乾
坤劫脅邦國興亡否泰所宗安危攸屬以則
人倫善惡年運吉凶作曆短長咸歸主宰臣
以身官之內土耀所經本宿之中暗虛所歷
大小行運皆值衝妨命位之鄉天符所駐災
危重疊疾厄嬰纏徒訪三賢未祛久疾恐是
積生罪目搆此凶衰往世愆違成茲滯厄或
理務之所刑賞不明立身以來過尤結集神
明咎責年命屯蒙夙夜憂兢願申祈謝是用

考詳鑿緯披按科文恭詣靈壇虔修醮禮仰
中方而歷懇瞻列象以馳心拜手炷香披誠
悔過伏冀玄司東聖垂大有之慈至道高專
降載生之澤蠲除罪祀解削灾期和釋冤仇
銷平殃對使百關宣暢六氣均調疾苦痊瘳
福祥臻會延生南斗落死北宮克承覆祐之
仁敢負真靈之貺

廣成集卷之十二

廣成集卷之十三

毀一

上邳太清宮奉獻制奉為攝陽宮花庭進

其度又為安撫張副使生日周天照詞

伏聞道分一氣人配三靈喜居發於丹誠吉

山應於玄極苟與嘉願必叶殊祥況在名山俯臨仙洞炷香祈願憑懇陳詞必能響達神明顯垂福祉伏以富川安撫副使張琳稟澄遠之誠秉清正之心穎鑒無私忠貞不撓推公奉主虛懷同止水之明御下恤人從善有轉規之易況連管統虎四時之攝實皆豐積歲千戈千里之輓輸無闕言惟憂國志絕管家每切勤恭動忘寢食人皆受賜孰不知恩臣孤子官名低摧翅羽恃其拯護方果奮飛思構具靈用申答効今屬陽和動煦林谷舒春晏記生辰虔修大醮仰呈文而貢懇遍川嶽以歸心香雜漢雲燈和積月千巖景寂午夜風清展肅恭莊敬之儀備蘊藻蘋蘩之禮伏願光廻三景臨降十仙鑒茲醮酌之誠錫以昭彰之福延二首六身之壽除五行三命

之災善功克懋於仙階陰德光隆於世緒然後封隔寧謐邊晏清瘴癘無侵戈鋌罷用聖主洽垂衣之理藩垣著柔服之恩幽顯咸安飛沈各遂敢忘砥礪以奉休明不任

莫庭又九官天符醮詞

伏以博厚成形中黃定位統水久而稱長冠金木以居專孕育萬靈苞含五緯上惟邦國下及人倫凶言攸司安危是繫臣本官震封五鬼所臨運氣飛旗仍當此月恐為災厄尤切憂惶虔考吉辰精修醮禮伏惟鑒其升懸錫以鴻休迴危就安變凶成吉解災除厄增祿延年眷屬康寧公私和泰不任

東修南斗醮詞

伏以大道凝真玄功化育清濁之源既異陰陽之位亦殊南斗上官實司生籍上惟邦國遍泊人倫壽紀短長祿祚豐薄咸歸主宰無間纖微巨等獲遇聖朝躬逢道運履載稟質動用愆違虔世立身寧無過咎未申懺謝因攝災危又恐宿曜行年九宮三命或逢災厄武遇刑衝神道難知凡情罔測須資香火用

罄禱祈敢以吉辰虔申大醮伏願流光下燭玄鑒俯臨察丹切之心降尾洪之福祛災度厄增祿延年削罪目於陰曹上生名於陽籍公私和暢眷屬康寧存歿沾恩幽明蒙祐不任

胡賢常侍安宅醮詞

伏聞易象垂文取諸大壯聖人著法代彼層巢棟宇聿興古今是則由陰陽而定位配刑德以裁規戛命衆神各司其職運之則凶而獲戾順之則吉而降祥臣頃以所居不庇風雨因時改作隨便營修越月逾時巨功告畢但慮起土運石增下損高齋鍾所侵不知禁忌穿鑿所及有犯神明未申懺謝之儀常切兢憂之懇兼以所居之地五姓相因歲月既深主宰非一慮其神識尚有淹延憑此醮軒俱令遷拔是敢肅嚴庭宇恭啓法壇請靈寶符文按太玄科典降延具聖披露懇誠伏惟五帝鑒臨衆神昭祐勅下符吏宣告地司安鎮龍神銷平犯觸使凶殄殄息其氣滂流懷未兆之災衰納惟新之福祚蕩伏尸故氣還

滯醜遊魂自明及幽咸得其所六甲五行之象九宮八卦之方各靜封隅永垂貞吉闔門清泰舉室康宜勉勤修勵之心以副真靈之貺不任

胡璠尚書地網應詞

伏聞五緯稟生三才列位荷陶鈞於至道感孕育於上玄而曆運推移陰陽升降吉凶倚伏寒暑循環否往泰來災生福過考諸物理斯為格言況在庸虛敢忘戒懼臣行年之內併屬災期大運居甲辰之中小運當丁巳之上又茲兩月咸直四宮是地網之鄉兼本卦之位恐成厄會無所告復更慮宿曜加臨飛旗應變五行刑剋三命表微雖驛馬臨年恐災能制福退思獲行內省身心須在懺祈用明哀懇憂憑吉日度備醴壇延降尊靈以希照鑒伏惟三官五帝下燭丹誠斗極星君俯流鴻澤注延生之錄錫以福祥焚積罪之書赦其瑕咎解災凶於地網銷厄運於災官使壽紀增新休貞允萃公私和泰眷屬安寧永承濟護之恩敢負真靈之祐不任

尹居紘辛酉本命應詞

伏以大道宣功三靈資始稟形賦命表誠定生體化育於坤隅乾奇配吉凶於天曹地府三官考校罪福無遺五帝主張死生咸繫臣顧惟塵陋獲奉休明籍係中樞名參內署駕鸞闕下叨步武以多慙日月光中揣分涯而增懼微功未著積過必深每慮前世宿瑕此生罪咎未申懺滌難遂原除又恐三命五行天文年運或逢厄會或值災期犯神明主宰之司違仁義玄儒之訓或侵人利已或故殺誤傷罪目易盈善功難就或壽齡促少或稟祿單微常於元命之辰式備懺祈之禮兼將課念上奉明靈旋以天步艱危神州紛擾或脫身林嶺或奔命道途五任于茲不遑奏熙香燈既曠寢食難安全屬銜命西南稅鑣岷劍道路無阻關梁大開帝澤天波遐邇於四裔歡聲喜色震曜於一方況此少城實惟仙府可以冥心貢懇可以禱福祈真爰卜命辰仍當本命費持信禮撰備香花併以此時追填往牒精誠有達靈鑒必通伏惟採納升襟

降流洪福獲酬昔願更洽新恩賜臣災厄蠲銷祿算延遠存亡俱泰眷屬咸安上願社稷興昌乾坤肅靜三光順軌六氣均調武偃文修時和俗阜克廻鑒輅永固龍圖俱諧虔祝之心盡觀太平之運不任

皇后本命應詞

伏聞大道垂玄元演教佐時助國宣化度人功格象先惠周物表實章上御人間之懸願必通天澤下臨真境之休貞允降羣生蒙祐巨細無遺恭今年大運所值三教之位小運支木富衰弱之中干祿納音俱達土塞飛旗四殺仍在寅鄉羅睺躔躔姓之官土星臨乘背之宿火曜行度將入身官行年所經況當地網又譬方所診脈氣未調榮衛未和正氣衰薄六脉未復九府猶虛恐構災凶更深厄運又恐積生往世冤債未除運意行心罪瑕凝結須憑非茲懺祈是敢依按明科選求良日列詞備信拜奏章文請天官吏兵降鑒營護其內安腑臟外却災山上解星辰臨照之期下銷年命刑妨之咎寬仇和釋債

訟獨平六氣舒通百關調理表危超度命祿增延北官短促之年南極注退長之壽伏惟至真大道太上三尊常弘憫濟之慈允錫安真之福普度忠孝克勵身心讚明君化育之仁報至道生成之澤不任

道門為皇帝醮太一并點金錄燈詞

伏聞一氣肇胎萬形資始高垂象緯明判剛柔統御之權歸于至聖天命帝以司牧帝承天而撫臨攝提握耀之初君臣定位揖讓干戈之世道德兼行時危則玄德彌彰運否則

洪休自廣大蜀英武睿聖先孝皇帝德符宮

昊功被生靈受命儀乾永康三極神明符讚人間之王燭調時律曆均和天上之珠囊叶度俗臻豐衍歲有蕃登美瑞嘉祥日書月至猶復晝乾夕惕恭已奉天貴敬幽明愛動億兆專極闡救焚之念無蕩心悅目之娛軫慮萬方期于仁壽昨者以四神行運在咸池之官直符所臨次明堂之野旋興戈甲尋致尅平彼背盟構逆之徒思漂杵燭枯之敗斯則神歆膺德天助皇威睹變災成福之祥示國

泰祚延之兆今則歲幸云集氣序將交荷即日之玄恩禱新春之景貺願酬聖力輟馨齋誠燃金錄神燈備河圖大醮伏惟高尊鑒省大帝威通十神常介其休光三載允承於福祐實圖隆永宗廟安寧皇帝等壽五山齊明

二景八紘順化萬國宅心皆臻有道之風盡掃不庭之孽皇太子重明耀彰文教幸昌輔贊肅謀延洪大業六官百揆咸均翼戴之心兆庶六軍俱享人康之福龍神密衛川嶽恒安幽顯飛沈永承洪澤不任

太子為皇帝醮太一及點金錄燈詞

伏聞玄化肇分二儀構象融結定陰陽之位神明司匡御之權太一天尊高皇大帝坐勾陳而臨察命神使以周行於是五行八風天一地二揚鏡雲露駕昇星躔順九野以遐觀潛施燭誠歷諸方而俯燭顯示吉凶惟古及今敢忘砥礪臣以直符所屆在明堂之官四神所行居咸池之位所宜蠲潔用罄祈皇帝受命上玄握符承統弘慈儉之化敦清淨之基思洽太和以康萬國昨者以鄰封背義

越境干盟殘剽蒸黎侵凌郡邑旋平山孽盡廓氛埃指麾元自於肅謀讚助實資於神力今則封疆寧晏夜漢肅清星紀迴天歲律云暮當此月壬申之日乃新歲首直之辰輒備壇場虔申告謝修太一大醮燃金錄神燈下

照幽關上通玄極蕩祛災滯延降福祥伏願宗廟安昌往稷隆固寶圖攸永聖壽遐長繼雲官火紀之崇邁炎漢姬周之業連臻一統克致大同六官式表於匡扶百揆共傾於忠謹三光昭朗四序均調歲有豐登俗無疵癘

龍神悅豫成五風十雨之祥川嶽人康流澤馬器車之瑞昭明丹懇上達真靈仰祈鑒祐之恩廣錫延洪之福不任

靜遠軍司空承肇本命醮詞

伏以至道生成玄功陶鑄陰陽主宰品彙區分稟質誕形仰資神化臣獲逢道膺叨荷朝恩被服寵光主張戎旂省功庸而未著顧塵忝而已深夙夜揣循敢忘惕勵尚慮兼修或闕復行多違旋積愆瑕未申懺悔或五行三命有刑剋之期九曜列星有照臨之數或宿

仇未釋或往債未結神道難明常情靡測因
成災滯悔謝無由輒於本命之辰虔申醮酌
依天具科格拜伏大章伏惟高聖感通真靈
鑒護察其丹懇降以玄恩災厄銷平壽涯延
益增增祿祿廣赦罪愆解已往之冤離錫將
來之福祐誓願忠孝永奉君親不任

皇帝於龍興觀醮玉局化詞

伏以天分列宿地布名區燦垂象於圓羅儼
福庭於方澤明施主掌以祐邦家竊惟玉局
洞臺玄元降跡鎮茲都會密邇城闔年紀徒
深光靈不泯虛寂靡殊於林谷貽祥每及於
蒸黎常切敬恭敢忘瞻奉伏自祗膺曆數啓
創朝庭象闕端門須就正陽之位霜壇羽殿
遂從遷革之宜而石室洞門老君真像陳暮
燭朝香之禮惟務恪虔接龍輝鳳闕之嚴彌
加崇潔固可以與天共永終古長存尚慮主
宰龍神陰陽官屬興功擾動衆役喧騰既踐
暴以爲憂慮難析而懺謝爰自吉日式備香
壇翹注匪遐真靈必鑒伏惟玄元降祐大道
開恩赦已往之尤違錫將來之禎祚使寶圖

延永社稷安寧風雨均調龍神軒瞻災期蕩
滌罪咎銷平其有直符太一之運行將移地
分火曜土星之臨照欲及身官願迴力以護
持致微躬之昭泰烽燧不飛於四境疹癘無
撓於兆人永誓丹襟上奉玄貺不任

勅醮諸名山大川詞

伏以道列三界地載羣生或仙人修鍊之鄉
或真官總治之所靈基有親神化無方朕寅
奉上玄光膺大寶俯循區域在潔禋祠邇者
軍國事繁干戈歲用未遑周普常抱惕兢思
述虔恭庶消災咎今命三洞道士并遣使臣
嚴備醮儀潛通玄鑒所願四時有裕六氣不
侵壽命延長邦家興盛皇枝帝祚百辟千官
內自朝廷外及區宇億兆之衆福祐咸均敬
託青詞粗陳丹懇不任

皇帝醮仙居山章仙人詞

大蜀皇帝謹稽首北邙化得道章真人夫以
紫府高真玄洲上士乘輿駕欽坐有立無昇
汗漫以遊神入鴻濛而隱景或明符邦社旁
濟生民或幽贊帝王共清否塞李順興保持

靜帝陶臬白佐蕭王千年潛謀於府君意
期密悟於昭烈稟之則受禧介福忽之則違
吉貽憂煥彼縑緗皎同日月今者百姓郭迴
芝林藥於仙居觀得真人天寶年所留銅牌
六十字之周旋名姓與年辰備在二百年之

載秘錢文與篆跡皆全嗣續具明日時無爽
苦侵土蝕固當靈將護持應驗合符實荷真
人示見顯惟蕩德顯契休徵事超於赤伏黃
圖理冠於鳳銜龍負既親延長之數敢忘兢
業之懷更啓醮壇冀酬玄德仍雍薊川棘
日僇工俾翠檻朱簷鼎新舊址柳樓遶柱重
認歸途虔祝真靈鑒茲昭報三十六天官之
達必降威光萬四千甲子之期永吉佩服不
任

皇太子醮仙居山詞

伏以日闕靈房爲天中之都會瑤壇桂殿乃
人世之福庭或真聖之所宴遊或神仙之所
窟宅莫不藏奇秘秀演說流祥濟祐人天幽
贊邦國惟茲古觀果顯殊禎得天寶符出
老君秘記金文鳥印篆字虬螭分明而瑞跡

如新拂拭而皆痕尚在幾千年之前定聖主
開圖二百歲之昌期吾皇享國御名國姓生
日年辰一指陳重符驗繼書薄德備列
姓名載詳圖錄之文益切兢營之懇遐瞻煙
岫仰感靈恩報固醺酌之筵遙真製修之念
上願洪基克固比漢渤以無涯聖可增延並
岷峨而更峻九圍順化萬寓歸仁普虔忠孝
之誠以副真靈之祐不任

廣成集卷之十三

廣成集卷之十四

毀二

皇帝顯仙居山詞

上初太清宮供奉應制奉命德賜紫衣是述

伏以聖主明王必臻符瑞膺圖受錄受著謳
歌既居億兆之尊遂忝帝王之命洎臨大寶
將及六年教化未恭於生靈華裔尚乖於正
朔兢兢業業罔敢違寧慮刑法之不均恐賞
罰之非當屯兵絡野念富庶之未臻暴骨盈
川固殺傷之不一每思首謝用贖愆尤敢言
圖識之文併屬庸虛之士今年七月八日漢
州什邡縣百姓郭迴芝於仙居觀採藥掘地
得銅牌長七寸廣四寸上有六十字云老子
通天記云丁卯年甲戌乙亥王生享二百年
天子王從建王元膺王萬感王岳王則王道
宜五字篆文未詳後云洛州北邙化章弘道
天寶年留此明後聖代賴惟薄德遽捧殊祥
云曆數之延長紀子孫之次第佩服玄覽益
用兢慙敢罄深衷專申醺謝伏冀畢朝福地
總召名山各駕仙車共散丹懸示安社稷咸
泰人民致風雨之不愆俾千戈之載戢繁賴

靈貺深冥于懷不任

皇帝修靈符報恩顯詞

伏聞惟天降祐彰瑞於河圖洛書惟帝法天
受命而膺符執契古今所稟曆數迭與臣運
偶玄休德慙寡昧承土德陵夷之後億兆無
依叶金莖啓創之初宸瀛推戴恭膺天寶于
茲六年常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兢兢業業
上奉宵旰今則銅版靈文出於古觀示太上
降祥之兆應承乾受命之徵名姓具彰年辰
畢載斯乃豫定於九天之上先期於億歲之
前秘篆昭宣具文煥赫告足洪於寶祚表遐
永於孫謀省已循懷以兢以懼欽惟靈醺彌
切勵修是用虔肅齋齋依歸至道庶諧多福
永庇萬方不任

聖上於葛仙本命化顯詞

伏以景列上玄山分下土乾坤交應罪福攸
司緬彼靈蹤鎮于天府藏靈噴雨旁資生化
之功玉洞環巖深閤神仙之宅果叶殊休之
運爰膺開國之祥惟此命辰配茲具境契清
明之嘉候耀大火之靈光當人天禱福之期

是鸞鶴上賓之日式陳醮祝用達精誠坐宣
室以馳心望白雲而稽首所冀旁流景軌幽
贊鴻圖羣生共樂於和平萬國必同於書軌
永言修奉以答玄功不任

皇帝又醮葛仙化詞

伏以列宿麗天羣山鎮地爰通氣象以福邦
家每申望秩之儀必介惟新之祐皇帝奉天
啓曆應運執符本命之山實惟茲化洞會雲
兩峯曷煙霞必有先靈潛弘讚祐况當令序
式備熙祈翹首歸心恭希景貺伏惟諸天上
聖俯鑒明誠三真衆仙同流巨渥使帝圖延
永杜稷隆昌二十四峯克膺於聖壽百千萬
歲長固於皇基四海九州咸賓膚化五兵戢
息百穀豐穰俱登仁壽之鄉並契正真之道
不任

威儀道東玉華殿謝土地醮詞

伏聞三境九清林房日闕凝雲結氣宅聖棲
真因法象於上天投規模於下土觀宇之製
其在茲乎所以進退全和必資嚴潔朝元降
福固在清虛况乎仙跡靈壇所務翊邪蕩穢

用期安靜以契修焚當觀鳳闕乾闥龜城福
地肇興隋運綿歷年呈祥則瑞露凝甘發
地則香泉涌派累彰積異煥彼簡編碑鏤天
章額題御筆崇樓晏漢玉殿參雲拔大則劉
美才盧照鄰金王相宣闡教則黎元興黎守

冲英奇間出昭灼蕃威垂二百年偶以蠻蠻
憑凌王師禦捍撒我層閣壞我櫺廊庭荒而
綠草欺人樓碎而洪鍾委地或賸軍之日彤
階為著宰之場或屯旅之時續擅為狴牢之
所腥羶溢鼻孽漬傷神寂寂虛壇久息吟玄

之韻蕭蕭古牖空餘擁座之塵胎蠟不虧光
靈有待我皇帝奉天啓曆縱聖康時駕榮傑
而濟橫流挽英雄而拯危運超義掩皞皞
逾克屬念重玄凝情大教以為清靜者理人
之要無為者成化之源三皇則務道為先五

帝則弘德為本爰敷渥澤載葺凋零浹旬而
碧嶂層分不日而飛軒四合環舒御殿將嚴
當宇之容嶽立驕臺即寫扶天之貌香花芬
馥繡飾周圓徒學塵枯之恩未展熙祈之禮
言念于此愛心惄然又自去載以來繼有危

懼講堂摧圯道侶淪亡慮虧昭謝之儀是復
具靈之譴敢虔衆懇恭啓福庭伏惟大聖貽
休元尊降鑒錫殊祥於金運增福壽於聖躬
一統寰區大同文軌五兵輯戢百穀豐登咸
承不宰之功共樂太平之化道衆等同臻景
貺各沐玄慈法教隆昌龍神和豫旁資幽顯
普及生靈克遂逍遙盡蒙積泰往逝者生神
丹霍見居者耀籍青元法界含生先承道蔭
犯觸之咎俱乞銷平巨等不任

御史中丞劉澆九曜醮詞

伏以太上玄元陶融萬化五老上帝統御羣
生九曜宣照燭之光三官主賞刑之籍共司
品彙以播玄功由是北臺陳校勘之科南府
示獎延之錄蓋欲使人倫之內知懲勸之方
各勵精修用寡尤悔有過者可期於儆懲有
災者可至於祈禳廣此洪私大彰神化真經
典典幽顯蒙恩巨猥以塵凡早崇至道棲心
稽首常依清靜之門世網俗縈莫遂逍遙之
願久嬰微恙猶未痊除近屬傷寒尤增羸瘵
值大運小運與生日相刑土星火星照行年

之位天符飛旗臨本宮之上飛天火曜居今歲之中支命納音氣宜衰薄以茲尼會倍切兢憂是敢虔罄丹誠叩祈玄聖恭修醮禮披瀝上聞伏惟大道弘慈至真下濟垂好生之澤降罔極之恩賜臣以罪咎原除寬宥和釋災凶銷解疾疹瘳瘳將盡之年齡錫惟新之祿作息幽陰之債訟絕往世之考延六氣內調眾邪摧殄得勵為臣之節永奉昌期普勤修道之心常弘大教不任

先鋒王承遂為祖母九曜醮詞

伏以列曜五行是司罪福上棟下宇亦有主張於成生孕育之間寧無凶吉在應護居樓之內必有愆瑕須憑道力玄功以解深災重過元皇立教三洞垂文敢按經科虔祈福祐巨祖母代國太夫人某氏年八十歲本命乙卯三月十三日戊午生今以土火二曜居三合之方天符飛旗衝大運之上五土尅於子水仍臨生日之辰以此刑妨因成微恙兢憂戰越同教自安伏念臣叨奉聖時獲承福緒而早悲孤藐繼履家艱惟祖母慈顏得展少

侍奉剝心瀝懇願祝返年今則所疾瘳仍災躍臨照竊恐居宅之所或有犯違積世以來或有冤債或往逝有考延之疊或幽陰有訟連之文構此表克盡希微解是用選求吉日恭備醮壇伏惟大道垂光眾專憫鑒為臣祖母某氏解鎮災咎延續年齡增生祿於南宮落罪名於北府疾瘳除蕩勝理和調神藥潛資靈官密衛克蒙平愈永賜安貞泊乎宅宇之中常諧吉祐龍神鎮守邪惡銷亡唯冀勵修上答玄造不任

蜀王青城山祈雨醮詞

伏以五嶽上司總真粵府雄稱天國峻極仙都鎮厚地以巍巍捧太穹而峭技真靈所會水陸攸尊敷惠育於羣方廣包容於三蜀陽崖蕩日陰慙載雲讚時則表貺垂楨叶聖則呈祥薦瑞古今宗仰遐邇依憑臣叨荷聖慈鎮臨重地兼梓遂縣至之境巨微瀝蠶蠶之封位極台衡任崇將相每慮功輕恩厚福過災生循分兢崇拊心憂惕自青春屆序甘雨愆期冀弘勵功驕陽害物雖歷申祭祀通告

神明密雲但布於西郊膏雨未霑於南畝皇皇衆庶叩向無門竊惟大道垂文天師演教有章奏之品有祈醮之科將展焚修須依靈勝是用披心雲洞拜手仙峯仰真侶之感通冀明誠之御達賜臣以時和歲稔拯臣以雨順風調驅肥遯於窮荒舞商羊於中境巖巖曹屬鼓列欽以舒威洞府龍神震靈靈而助化消除瘴魃蘇息枯苗克款黍稷之馨允洽京坻之望臣當悅心求理勸力徇公上答靈懇求承道祐謹差尤都押衙檢校尚書右僕射前黎州刺史曹嶽與左右街弘教大師賜紫杜光庭虔誠章醮歸命希恩不任

蜀王葛仙化祈雨醮詞

伏以四七在天垂文定位三八鎮地設象分靈列宿所以統幽明諸化所以司罪福況心宿為天皇之府上清乃神仙之都迥控長川倚玉輪之聲秀雄臨巨屏面銅馬之膏腹緬彼福庭廣應庸蜀臣本命所係獲在茲山而謬握珪符仍居仙域每慮位崇任重力寡才輕超五爵以疏封制六鎮而為政或賞刑乖

當或撫字失和下有怨咨上虧仁育兢憂未暇咎戾旋加粵自仲春即愆時雨壓侵塊血赫日騰威風鏢郊原油雲匿影生靈歎息懼失於農功仍止魚鳴將懸於枯肆焦勞在念叩啓無由至於銷膳精豐備陳於廟貌往牢肥膺無怪於禱祈徒罄誠心靡聞響答仰惟神仙濟物罔間幽明大道好生普均慈施太上著修攘之品三天開泰醮之科恭望神峯速傾凡懇度申大醮仰叩至具伏惟憫鑒所陳大私恩宥赦其愆答賜以福祥使雷電揚威龍神悅豫霽露渥澤克致豐穰南山騰旭旭之音東作威光之豫永諧望歲允契有年苦勤修奉之儀上副具靈之貺不任

什邡令趙郁周天醮詞

伏以天地分靈統之者至聖陰陽不測體之者至神主宰死生司明罪福有祈必應無感不通巨謬以非才理茲劇邑賦與所總徵督所難鄉里凋荒緝綏尤切洗心求瘼克已徇公果蒙道力潛資真靈密助微科辦集境土久安疫毒不侵生靈以泰思酬玄造衆竭丹

誠共崇黃籙之境虔備焚修之會兼申大醮上答靈恩况境接仙山人懷道化李相國之神功究在羅真人之聖力時彰控諸觀之福度標二化之具府必垂昭鑒納此誠祈伏惟太上足慈衆神孚祐普資幽顯退及存亡俱錫福祥咸蒙濟祐使一方清謐百穀滋豐疫癘兵戈永無侵軼飛沈蠢動各遂安全臣等九祖七玄生天受福三途九夜離苦奈真然乞吏厄蠲銷罪尤除蕩增祿祚克保年齡同力運心俱霑巨祐不任

嘉州王僚射五符鎮宅詞

伏聞大道開先五篇垂教凝自然之氣成空洞之文上正天元下安地紀中制劫運旁福生靈三界所宗萬神所稟其或其修之地土木興功暗祀神靈明干禁忌皆憑秘篆以鎮方隅巨頃以所居須資換攝巨功既畢報備焚修啓黃籙之壇場廣申懺拔展五符之醮酌適用鎮安伏冀太上弘慈至具流鑒使龍神寧謐災咎蠲銷永無干犯之虞常荷乂安之福其有從來主宰五姓神靈各遂佳生並

獲開度即仰荷大道罔極之恩不任

張相公九曜醮詞

伏聞大道凝先上玄垂象照臨九土覆育群生主錄吉凶司明罪福洪纖備察毫末無遺而奎簡垂文玉書演法開懺祈之路懸悔謝之儀虔罄明誠必賜昭祐臣等賴惟虛薄運契遭逢位極台衡務繁劇詳評獄訟裁制典刑或爽重輕慮招咎疊或操心屬念偶結尤違或積世此生未祛寃債靜言循度每用兢憂今則連滯宮中土星所歷身位之內計都所臨神首火星仍居對照生月命位俱值天符以此災躔遂成災厄捫心震惕歷歷歸依仰玄象以扣折竭丹誠而懺酌伏惟至具上聖列曜高尊憫鑒塵凡降流恩宥釋前寃往債原重過滌瑕增續年齡銷平災厄賜臣以百關調豫六氣和平盡解凶表全除瘳苦推忠効節永酬膚主之恩深已擬心上副尊靈之祐不任

泉修三元醮詞

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

老君十方自然靈寶天尊五老上帝三元君
天地水三官三十六部等經玄中大法師太
極真人三天法師天曹地府三界真靈三官
曹府一切玄司臣等塵世凡微積生福會得
遇玄化衆奉至真而跡處人寰身拘俗網沈
淪聲利流浪死生未窮超拔之源徒慕清虛
之旨六情三業動結罪條陰陽黑書旋增疊
咎或前寃往債尚繁實關故殺誤傷未申誠
露或五行三命災運所臨暗曜明星凶神所
犯常情靡測祈謝無由三元有考定之期五
帝無諍明之典至或九玄七祖猶滯三途注
訟相延愆過委積福蓋禍至首悔何門因今
非官校錄之展衆申祈照之禮願迴玄鑒俯
察丹誠介福垂恩延生保命九玄開度除右
簡之罪名衆元清銷上左官之生錄永蒙道
蔭常荷鴻休上願帝祚延洪天元玄晏生靈
和泰遠近入安九稼惟豐五兵自偃九幽六
趣罪夷窮魂俱承曠蕩之恩各遂逍遙之性
不任歸命虔誠懺請之至謹詞

王宗瑒等下會醮六甲錄詞

臣等早以庸虛志希玄奧凝心妙道歸命真
乘六甲之秘文恭長生之要旨而寄身名
官其遂精修三元四始之辰香燈或闕五臘
六陽之會存注其專恐兼故殺誤傷仍有前
寃往債或行年厄運或宿曜災期曾未懺陳
但增憂傷敢以下會吉日照籙希恩伏冀五
帝高尊降流積福六甲具史洗滌罪瑕上生
籍於天曹削死名於地簡舉家蒙祐七祖生
天祿算增延公私貞泰永勤焚炷以答玄慈
不任

三會爲弟子醮詞

臣以庸微負荷大法教弘具訓開度天人授
道傳經濟時行化弟子某等夙慕大道歸命
至真奉信玄科參受符籙傳付之後已歷歲
年或慮未受道之前及佩籙之後立身注意
動有罪條三業十纏恣其愆過三元八節朝
謁不專本命庚申修行有關或吸食葷血穢
亂正真或嗜欲繁華負違禁戒非憑三會難
適懺祈今因某會之展考校之節同申大醮
拜章言功謝罪十天歸誠三寶並乞宿殃清

蕩衆罪錮除善簿定名生官列籍寬仇和解
債訟夷平真氣內充百關悅豫靈官外護萬
惡銷沈五行三命之中暗曜明星之內永無
臨照長息災凶九祖生天六親蒙福公私貞
吉動靜康寧年命增延福祚遐廣普令修勵
上答玄恩不任

廣成集卷之十四

廣成集卷之十五

毀三

新太清宮供奉應制奉太極陽紫炁慶進

皇帝本命醮詞

太上無極大道玄元老君五老上帝天地水
三官天曹四司君北斗七星君高上玉皇玄
卿大帝嶽瀆地府甲子衆神伏以二氣裁形
五行攝象稟大道生成之德荷元和亭育之
恩至於命錄與表祿祚豐薄立身罪福行運
吉凶上自天司旁資本命主張考校巨細無
遺恭夙荷洪休仰承玄澤繼天立極應運撫
時懃德教之未孚慮賞刑之或失循懷增懼
馭朽兢憂惟伏神功以康黎獻是用冥心宜
室稽首靈壇冀道力以潛資佇靈具而幽贊
俾五兵偃戢百穀滋豐中外和寧生靈舒泰
誓傾修奉用副玄慈不任虔祝之至謹詞

皇太子本命醮詞

伏以大道分先天元布化生成萬象孕育三
才爰命真官以司籙籍五行休王皆稟於神
功三命與表慈宗於靈府巨夙叨洪澤備位
青宮侍膳問安惟勵恪恭之懇濟忠弘孝難

酬君父之恩敢於元命之辰虔備醮祈之禮
所願祛災悔過介福延休增萬壽於聖躬永
安大業降千祥於寶運長奉昌期仰罄丹誠
敢希玄祐不任歸命之至

崔隱侍郎玄象九宮醮詞

伏聞上玄垂象則七政循環下土推機則九
宮飛化因其履歷以示吉凶由是三命五行
有災祥之應陽奇陰偶有善惡之徵巨今年
九宮飛旗天符臨於中位五星行度火曜對
於命官行年當地網之鄉大運與小運衝破
因成疾厄未獲痊平敢緣大道慈悲之門遵
太上醮祈之旨披心靈觀翹注虛壇普玄象
以告虔過靈真而悔謝伏冀南宮六聖開長
生致福之文北斗七元賜輟死降祥之力增
延祿算消解災凶示退永之期迴短促之紀
使百關舒泰六氣均調釋往愆前寬赦深瑕
重過九玄介福舉族安貞克勤修勵之心上
副尊靈之祐不任

醮閬州石壁玄元觀石文老君詞

伏以造化靈都神仙奧壤秀橫空際翠諒江

千煙靄峯前聖祖之宸儀迥出松蘿林內王
童之真相旁分非雕鎔藻繪之能運天地自
然之妙所以潛派景既貽福衆人常祛早潦
之災幾叶休禎之應況今鑒凝漢渚路隔秦
川祈玄祖之光靈極神孫之播超克清萬寓
以泰羣生無俾沂水橋邊獨掃麗飭之靈靈
山祠畔空推劉武之鋒虔俟玄威載昌鴻祚
不任祝望希恩之至

醮閬州天目山詞

伏以山鎮地心洞開天目含藏煙雨韞蓄風
雷崖松仙經泉澄神沼觀署福唐之美邑標
奉國之名憑此禱祈必符禎貺今則翠輿順
動丹闕貽災度希幽贊之功共啓中興之運
敷聖祖重玄之力更炫重瞳揚宣尼四教之
宗克明四目無使壽春山上猶傳助戰之威
濟順祠前獨美迎鑒之事克弘道化以廣真
風不任虔誠祝望之至

皇后修三元大醮詞

伏聞道化裁成神功亭育氣分二象垂包容
覆載之私節啓三元定罪福賞刑之柄所以

北都泉曲常為銓敕之期南極文昌奉命起昇之澤至於人倫之內善惡吉凶度曆升誠即永鴻曆周某叨榮宿福運履昌期備位彤宮輔宰皇極每慙源德罔答殊休忝任世積生疵瑕未蕩五行三命厄會或臨火星將及於身官天符又居於生日懼成災咎志切懺祈屬中元大宥之辰是率土希恩之節冥心靈觀稽首照壇歷具府以輪誠期迴鑒祐適靈曹而露懇願釋尤違賜周某以寬債和平罪瑕除滌災凶消解年祿延長疾急無侵福祥臻萃九玄七祖證品仙庭眷屬緣臻崇聖日上願宗祧安鎮聖壽遐延禁禁青官匡扶大業維城盤石保久洪基羣僚畢契於忠貞萬萬咸歸於撫御式虔丘禱洪望玄慈不任歸命瞻天望聖之至

趙球司徒疾病偕照拜章詞

伏聞妙應無方道推濟物玄慈廣運惠普羣生開祈具悔罪之門垂拯厄希恩之品功成不宰澤布無涯敢緣覆育之仁輒罄歸依之懇巨自惟福運榮奉昌期自參扈衛之班遂

陟煙霄之路功輕任重効寡恩深常切兢憂難酬寵擢近以災殃所迫疾瘵斯累軫聖慮以慰安降名醫而撫視未蒙痊減倍用兢惶伏念巨跡處塵寰素昧修稟辜身復行軍免愆違或害物傷生曾無惻憫或摧鋒禦敵輕賜誅鋤總戎乖申令之宜為政有實刑之失幽夜致究仇之訐微躬成滯疾之危又恐往世積生尚蒙疊咎五行九曜兼值災蒙或興修有犯觸之非或土木有侵傷之所捫心省過惟切懺祈是敢拜奏實章崇修大醮告虔下土謂命諸天伏惟大道垂慈至具鑒祐勅靈司而解災厄厄流神貺而祛疾延生落死錄於陰曹定仙名於陽簡故傷誤殺寬債和寧新罪宿瑕玄慈蕩滌普期勵節永答道恩巨某不任

張道衡塑造北斗七星具君醮詞

巨粵自幼冲恭聞大道歸心斗極屬念玄虛每有啓祈克蒙慈祐感靈休而罔極報鴻澤而無階今考卜吉辰以天德合直之日於玉局北帝之殿塑瑶樞北斗之尊兼以輔星列

于八位狀虹蜺之彩服寫龍鶴之神姿列於大帝之前儼若中天之會輒備聞告爰命興功伏惟七聖降臨眾靈昭祐永垂響應長介福祥俾羣心有禱祝之門品靈得依歸之路永虔香火以答至真不任稽首歸命之至

杜元繼常侍照火星詞

伏聞陽靈表瑞火德承天分日域以繼明御離方而定位爰因夏曆以正歲功由是出入絳霄循環黃道應期不紊請見無私雖懸象著明繁諸邦國而垂災介福亦及纖微巨叨荷玄休蹈茲昌運立身潔已未階無過之場元命遊年實配五行之內竊披術曆方有照臨恐攝災蒙伏增憂懼是敢精陳禮物虔備香燈上祝靈華仰希昭祐伏冀顯消災咎潛釋過尤錫以福祥賜其貞吉永勤丹懇上答玄慈不任

王宗壽常侍丈人山醮詞

天地分靈三官定死生之格陰陽懸象九曜垂照燭之功北府繩違南宮延奇星躔嶽嶺演考校無私凡在人寰皆歸統御巨自惟微薄

殺奉玄慈而履行之間恐乘陰陽運心之內未合神明日過災凶復乘愆咎或成厄會其遂憾祈今年中官則天符所臨身位乃土星對照大運猶居於劫殺飛旗又寄於行年三命五行恐違刑剋列星五緯更慮照臨所以賊軻未寧災厄頻作非惡至聖無路職祈度盤丹誠克申大照伏惟上玄眾聖俯降福祥銷災咎於將來釋過尤於既往六曹司命增祿算於丹天七紀專神介休積於玄極公私清泰家眷安寧即永荷眾聖弘濟之恩不任

鮮楚臣奉命九曜照詞

伏聞三光表瑞九曜耀輝配命本以司方四時攸叙定陰陽而立象萬彙生成主宰幽明統臨罪福且自惟凡陋獲奉其靈權履行之間易成愆咎修持之道未契端具沉職務所司重輕威繫恐乖省慎更結罪尤雖夙夜在公敢忘恪勵而吉凶難測倍切兢憂兼以宿曜所臨輒罄懺祈之懇爰憑木命恭啓照筵陳信帝以貢誠列香燈而展禮伏冀希夷至聖俯鑒丹心辰曜高尊曲流景貺赦罪尤於

既往解厄運於未然免債銷平凶衰除蕩更增祿算永賜福祥眷屬又安公私清泰普勳修奉以答靈恩不任

東修甲子照詞

伏以大機既分元精獨運陰陽肇化支千承基六十正神統四時而司晝夜八百符吏行凶吉而定死生大則天地邦家咸遵曆象小則災祥罪福必繫主張考龍胎石室之經披鳳篆琅函之要既明宗旨倍切依歸臣等仰賴神功獲逢道運塵機久閉俗網未祛行藏不合於儒玄動息必貽於過咎又恐五行之內或有刑妨三命之中因違否塞非憑至道難懺深瑕輒因六甲之辰五元之首同誠勵志澄懇祈恩仰碧落以降具拂玄壇而展禮伏冀洪休允洽昭鑒無私咸賜吉祥永銷災厄青官增祿丹簡延生存歿俱安公私並泰克勳精奉永答靈慈不任

東修奉命照詞

臣等宿植福緣獲逢道化至真垂教玄旨宣行仰承覆祐之恩常切兢營之懇但慮行乖

禮儀動復愆瑕處俗順時率成罪目積生今世罕有懺祈伏聞三天垂章照之科正一著修攘之格敢因吉日同勵丹誠恭詣壇場虔申祝謝伏惟三官九府五帝高尊斗極真君命辰靈料錄其素悲降以鴻慈赦已往之過尤釋將來之災厄星曜照臨之數行年除妨尅之凶年祿增延福祥繁會公私貞吉族屬康寧常期祐護之恩永普焚修之志不任

庚申照詞

臣以仰披具訣虔按玄經廣申為修奉之辰大帝降考籙之簡是曰三尸陰魄標奏罪名巨細無遺纖微必紀始定籍於太玄之府終寓書於東曲之庭凡在修心實切憂戒冀因令序同懺深瑕輒備香薦恭申照謝伏惟三尊憫護大帝鑒臨斥陰尸妄奏之文降大道好生之澤使臣等災銷過滅善積福臻九玄離寒夜之鄉五族獲安寧之祐所為貞吉立願亨通常傾修勵之心上答正真之貺不任

南斗北斗照詞

伏聞大象既分三靈設位各秉自然之道俱

垂不宰之功無爲則天地長存有用則表榮
易學吉凶悔吝由此而成於是南極升篇生
名所繫北都黑簡死錄所歸二宮之考校無
私萬兆之死生攸屬臣夙資善祝獲復昌時
沐浴皇風稟承玄化但慮運心動念乖越五

常累過積非彰明二簡五行三命陰陽有刑
尅之期暗曜列星遲速有照臨之數未伸析
機因結災凶敢以吉辰虔修醮禮虛壇夜靜
靈化晨清玄念必通真靈可降伏冀升臺六
聖司命開延永之符玄極七真大帝除促齡
之日憂危自奉年祿更增幽明同洽於殊恩
眷屬咸均於巨福公私貞吉老少又康即永
荷二宮衆聖同極之恩不任

龍興觀御容院醮土地詞

伏以瑤闕琳宮星房羽殿森列三清之上宏
開八景之中萬彙之所朝宗羣真之所遊息
於是載模世域垂象人家周穆西歸擬層臺
而結宇漢皇南陽遵太一以躡基由是仙觀
靈墟駢羅海嶽風簷霞棟煥麗煙林爲真聖
之所棲亦福祥之所萃頃以龍興觀肇基隋

運歷載唐年月既深凋摧云久是用鼎新
營構特懋功庸况越歲時深虞挽觸爰伸醮
酌安復龍神所期國泰民和時康俗阜克隆
鴻祚永錫玄休不任虔祝之至

中和秦中化龍池醮詞

粵若三氣是分五靈惟龍司造化之機運降
升之妙寄神功於乾象孕玄德於坎宮昔我
祖明皇巡功蜀甸果聞飛躍寔効禎祥爰俾
瀆池用資安處今則年光遞易堤址荒殘草
積波痕砂封泉脉應靈未爽盼鸞猶傳每垂
霖雨之恩以濟膏夫之望眷言故實深用軫
懷朕寡德承圖撫時有寇省方巡俗尚駐坤
郊龍其中彼震威震其風令掃渠光於北陸
清氣霧於中原克洽理平永臻多福不任

皇太子爲皇帝生日醮詞

臣聞玄穹廣覆無勞仰祝之辭碧海周涵亦
納消滌之露敢緣斯旨輒聲明誠某月日是
皇帝生日本命甲戌之辰錫秘記於先天豫
昭露既湧珍符於厚地潛契明文卜年開萬
葉之榮推策彰百神之助是申大醮虔俟鴻

休集三元萬聖之祥永北極南山之壽昭明
丹懇恭望玄恩臣某不任稽首虔祈微切之
至

川主大王爲鶴降醮彭女觀詞

伏以道化無方真仙有應於恍惚希微之內
示玄黃變化之容下盼塵寰以度羣品考諸
事跡載彼經圖所以丁令歸時曾窺丹頂蘇
耽降日亦顯霜翎流萬古之美譚標當年之
瑞牒今者忽聞靈鶴棲止雲峯乃玄元行化
之山是彭祖昇天之所玄壇翳蒼久無焚薦
之蹤林木陰森果致感通之事實聖朝之上
瑞豈藩閭之所招願祈山壽鶴年以來龍圖
鳳曆遐瞻煙囂伏切惟愉冀憑奏醮之儀以
達歸依之懇謹差賜紫大德上官知真兵馬
使王承琛精誠香火告真靈不任歸命虔
祝之至

廣成集卷之十五

廣成集卷之十六

四

正都金府內供奉制書太極殿紫柱名進

天錫觀告封章李真人醮詞

伏以稽考前王握圖受命必荷玄貺以贊洪基須屬海嶽多虞生靈靡託遂膺推戴宅岷嶓四方之賕貢雖來中土之山川或阻礙懷求理夕惕書乾砥礪戈矛申嚴號令竹行弔伐以拯艱危非有尚於佳兵蓋欲靖其多難以茲軫念倍用焦勞而郡國諸侯頻獻祥瑞麟介羽毛之品聚林竹樹之間或挺質稱奇或成文顯迹每加摛讓累抑奏陳永平二年秋七月於仙居靈山獲古篆銅識乃太上通天之記是章真所鑄之文名姓生辰子孫年數重顯述一一合符周公探策之求郭瑋撰著之得真為天授克驗神功顧寡昧以多慙豈欽承之敢息是用創新觀宇別署嘉名備像設之儀改鎮縣之額齋修金籙照啓瑤壇雖陳昭報之誠難答上玄之賜章真人親緘秘字李真人首鎮仙山共洽休積先于羣國須展復封之禮以旌贊助之功吳舉彝

章式陳款款今封章弘道為鑒聖真人封李八百為主應真人謹遣廣成先生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蔡國公杜光庭精備香燈度申照告伏惟開九清之日闕降八景之雲與俯鑒明誠滂流惠渥俾九州六合蕩氛霧以為家地久天長混車書而成化誓遵玄訓永勵丹襟不任虔祈之至謹詞

天錫觀告封章真人詞

惟君名操丹簡天付仙才人間之玉軸珠軒何嘗躬顧物外之雲棲霞飲自得貞閑早受靈書精窮緯候鉤深索隱藏往知來鑲銅篆於仙山證金行於蜀國二百餘年絨秘蹤迹長新五十八字周旋損祥靈驗顧惟薄德祇奉靈休雖按構華居崇嚴聖貌新邑市之額展齋醮之科尚歉素懷未酬玄貺爰申典禮特舉張崇全封君為鑒聖真人謹遣杜某度落霜壇恭申昭告鸞鶴嚮將從文始之遊綠室瑣情叙列太元之品真人更垂幽贊常假靈光俾一統於九圍慶永昌於大業唯勤宵旰以泰生靈謹詞

封李真人告詞

惟君仙李芳枝聞雲金緒玄丘自誌元非促景之才道骨真風本列長生之品振衣世表抗跡雲間默駒富貴逝之勞得整頓雲行之趣接遊蜀國顯瞻塵寰三隱靈峯八百餘歲神丹化石猶存昌利之山拔宅昇天遂表仙居之宇爰於舊址果獲靈文絨藏久秘於瑤墟出見克符於金運緬惟涼德祇荷休雖縉紳聯基肅嚴像貌率齊莊而告謝命羽褐以焚修尚歉素懷未酬玄德今則考茲具禮鴈以嘉名想星珮霞裳早昇真位而芝泥露篆願表動誠循省冲襟良多醜愧今封君為玄應真人謹遣杜光庭恭設醮壇度申昭告冀流玄慶永福皇基聞宣室以遐思佇高真之俯鑒謹意

漢州太尉於仙居醮詞

臣聞至道無為包萬天而成化玄功有作運四象以陶鎔覆載含弘古今無爽由是三靈克叙五緯循常景福被於幽明鴻休量於邦國天人荷賴渥澤遐霑臣夙感靈慈獲逢昌

運累歷殊寵出居符竹之榮頻洽隆恩入奉
重難之寄賴惟虛薄未著勞能省分憂惶兢
懷震惕雖傾心効力苦酬君父之私懼福過
災生或獲睡蒙之數竊恐主張戎伍率制封
疆理民有獄訟之繁奉職有賦與之廣沮勸
有賞刑之用送迎有宴犒之常教傷有故誤
之憂裁斷有重輕之失因成罪目曾未懺祈
或往債前寬未蒙和釋或星文命運猶值災
期粵自夏初至于秋月久嬰微恙未獲痊除
非憑至道之緣孰致真靈之祐今屬陳陳翠
輝詔降紫泥高仙盼鑒以停輿萬聖昭彰而
介祉敢因勝會輒備香醴披寫丹誠虔祈玄
鑒伏惟鑒護賜以福祥俾臣罪咎蕩平克仇
和釋災凶超度年採增延疾厄錫銷休積臻
集將壇師律勵陳翼聖之勤青蓋朱輪敢息
行春之至不任歸命被心之至謹詞

前嘉州團練使司空王宗玠奉命詞
伏以二氣運行五材生化稟形賦命感繫上
玄賴惟微眇之資叨荷裁成之澤克逢昌運
累冒寵崇入居近密之司出領河山之寄主

張戎伍臨蒞黎元懸非經濟之才常懼滿盈
之戒果乘厄會遠蹈危機實深磨聖之慈再
齒簪裾之列夙興夜寐感聖懷恩寸心徒切
於勤劬微効未酬於君父伏自累年之內災
滯繁仍中秋已來疾恙頻作雖加醫砭靡就
瘥瘳竊以土星居身命之宮于茲數歲火曜
臨田宅之位猶在子方太歲為六害之辰小
運當歲破之上雖冬育有木星之福而即時
值行運之災復此凶表倍深憂懼又恐理民
主務皆繁重難用刑或寡於哀矜主膳或誤
於烹宰久為寃債未遍赦祈又恐往世罪瑕
幽關註注或住宅有龍神犯觸或鄉關有瑩
摧損傷流連於身致茲危厄拊心思過惟切
禱祈敢因本命之辰虔備香燈之禮仰玄穹
而請命罄丹懇以希恩伏惟天地真靈陰陽
主宰降派巨祐采鑒深衷蕩滌罪尤銷除災
厄和平寬望解釋殃流先人獲泰於冥津後
嗣期安於聖日三關脗理無壅閼之虞六腑
機衡有均調之望賜其痊愈介以福祥續年
齡於將盡之秋保形命於再生之日刻心投

泣瀝懇祈具誓傾修奉之誠上答尊靈之祐
臣某不任虔祝之至謹詞

前漢州令公宗慶上元醮詞

臣聞裁成天地陶鑄陰陽三元為布化之辰
五緯為主生之紀總其率制歸乎至具用能
福被邦家惠兼幽顯南昌丹錄式弘進善之
階北都黑書爰示繩非之旨是申戒勸廣庇
人天臣獲奉真宗常遵明訓惟勤惕勵上副
玄慈伏念荷國恩深致君力寡功未刊於鼎
錫賜已冠於人臣出擁節旄總司戎旅藉新
寵澤載踐崇榮青瑣位隆黃樞寄重循懷增
懼報主無階但虔焚祝之儀冀答君親之德
今屬天官御節太皞司方少陰敷煦育之仁
大有布生成之令是敢精持香火恭啓醮祈
仰景象以冥心佇休積之應念上顧實圖悠
久聖壽延長中外樂康寧區寧泰八紘九土
咸歸一統之尊歲稔氣和永叶無為之理冥
關朗晏動植舒榮率土普天咸登壽域臣某
乞災凶蕩滌寃債和平罪咎錫銷福祥臻萃
公私有泰眷屬常寧普傾忠孝之心克贊休

明之運不任

趙國太夫人某氏疾厄醮詞

妾聞天具憫物大道好生常弘拯護之慈俾遂安全之願賴惟至化育此含靈氣之二氣裁形昭灼而三元定命吉凶罪福上稟天司妾以命祿俱表納音在基雖值各神之吉又當衝破之凶遊年既值於天符奉命仍達於五鬼身宮之內暗曜所纏純滯宿中土星所歷刑厄位上復值火星重疊災象遂成疾瘵未復瘵退彌切憂惶竊恐前代今生罪尤未解負財負命寃債未除非憑大醮之筵難罄懺祈之懇是敢捨其服玩備此香燭嚴設壇場虔申禱祝伏惟諸天憫護衆聖矜憐申再造之仁全好生之德三官五帝暗曜七元南斗北辰天司列宿歡濟聖地府明靈及妻本官遊年八卦內外應感三界靈司賜於曾府之中簡錄之內有寃仇罪犯厄運災期初命所司特賜原赦續其祚祿加以年齡滿縣山表錫平疾苦百關宣通六腑安和重觀天光再獲人事推心勵節永酬濟祐之恩念

善孝玄上副真靈之澤不任慇懃披心希生請命迫切虔祈之至謹詞

王宗珍宅弘農郡夫人降聖日修大醮詞

妾聞玄元道祖太上老君凝神三境之中屬念普天之下將加拯度爰降真儀垂太陽五色之華駕旭日九龍之輦夢渴川而寓景攀仙李以誕生陸地開運初承玉步虛庭涌井瑩濯瓊姿宸容彰挺特之儀曆旨聞希微之教萬天宗稟歷代師資標令節於昌辰錫殊休於品物宜崇勝會用表精誠妾早悟具來嘗參寶錄延生妙篆紫陽丹殿之文飛化靈圖絳闕朱宮之籍正身心於九室檢神氣於三關滌過錫邪利幽濟顯每勤修敬敢忘香燈爰因大宥之期恭備醮具之禮是用馳誠鶴宇囑相龍與瀝丹款以騰詞拂碧壇而嚴事天闕地府日域星躔三官五帝之曹北部南丹之署下周川嶽旁過幽靈畢聲明誠冀蒙昭鑒上願皇基隆永睿壽遐長道化和昌聖教宣布九區四裔常導道德之風庶類羣

生共樂昇平之運妾九玄七祖往逝先靈擇質丹陵生神碧落災祛未兆善降無涯年算更增罪瑕俱釋善度往念上副鴻慈不任歸命之至

洋州令公生日拜章詞

伏以三天布化正一垂文煥啓玄功廣濟羣品欲使天光下燭陰開息幽翳之悲凡懇上陳陽景遂宣通之願由是敷二十四籙命千二百官統領人倫主張真籍騰心靈為騎吏飄香穗為驛龍積思而感契可期拯護而誠明必達古今宗奉惠澤昭彰臣夙慕正真常叨廢祐將壇相印未申報國之勞潔已澄心每切修生之願今則虔膺綸詔暫撫遠邊爰屬生辰輒祈靈貺恭陳醴禮精備章文伏惟大道延慈天師鑒祐降兵官將覆祐護持俾其成過成功烽煙罷警殊方草面咸極負以歸仁曠俗悛心盡梯山而向化佇清寰海水致雍熙巨祿算增延災凶珍息道運寧泰將吏輯和普及幽明俱承玄祐不任歸命虔祈之至謹詞

東院司徒孟春甲子醮

伏以大道開光玄元垂化氣分五緯五帝操代謝之權節布三元三官主死生之錄由是百神受職品物知歸寒暑推遷成歲功而明罪福支干配合統人事而定吉凶今古攸遵應靈無爽臣叨承玄蔭獲佐昌時禍過災生每切持盈之戒才輕任重惟虔報國之誠今者候及上元序新六甲考校當天官之首司明值甲子之初屬此令辰恭修大醮敢期玄聖俯鑒丹誠臣某伏念身遠庭闈禮遙溫清。今茲迎侍尚阻江山况隴硤紆江波濬險惟憑神力冀保長途伏惟五帝高尊三官大聖六十甲子應感威神俯迴盼鑒之靈特降昭彰之祐使輕舟利涉萬里無虞靡勞涉此之吟達遂緣衣之養俾諸懇願敢負明恩誓勤嚴奉之誠永答真靈之祐不任歸命拔心禱祝祈恩激切之至謹詞

刁子趙太尉陽平化醮詞

伏以至道分光仙曹列品上浮展曜下結名山包洞府以深嚴擁雲霞而秀異潛符邦國

大庇生靈統錄人天主張命籍除災降福有感必通臣獲奉聖明叨崇爵秩總領戎伍慙無韓白之功部握魚符愧乏壘黃之政常虞盈滿以致災異早罄丹心歸依玄教傳修經錄宗仰真靈所願國祚延洪聖壽遐永萬方一統四海會同臣某削落災危銷罪咎六親蒙福九祖生天標算惟增功名克著普虔忠孝永奉休明庶期修勵之心上副具仙之祐恭修醮酌庶達明誠不任歸命虔祈之至謹詞

廣成集卷之十六

廣成集卷之十七

毀五

宣醮鳴枯柏再生醮詞

二都太清宮內供奉應制文章太師賜紫杜光庭

惟彼仙山真茲南土雄盤厚地秀拱穹宇控綿洛之川原總岷峨之形勝巖巖捧日洞府棲真連空之松檜扶疎千載之威靈肅穆果聞祥異願此福庭垂至陽生化之功變枯柏凋摧之質柔條迴茂灑瑞露以飄香密葉重榮動晴風而裊翠神仙幽贊宗社福招叶此玄休永茲積貺是用精嚴醮祝仰答真靈凝心宣室之中翹想雲峯之外所冀華夷昭泰海嶽晏安稼穡滋豐氛埃蕩定永期祗奉以副玄私稽首謹詞

李忠順司徒拜保護章詞

臣聞道用無方神功不測隨機應念惟感必通正一垂文傳寶章而控物盟威立訓陳醮品以濟民粵自古先逮于茲日惠覃顧晦澤普天人臣某夙荷玄慈獲逢聖日天波浩蕩人爵優弘懸無經濟之能深慮寵勞之極況居司戎任出鎮魚符或賞酬乖喜惡之宜刑

律有重輕之失俗懷咨怨民抱傷嗟有一於斯式彰譴咎又恐五行三命運值災蒙暗曜明星或當臨照或經過水陸侵觸龍神或土木興修犯于禁忌或前寬往債或故殺誤傷動結罪條兼達厄會致成疾恙彌切兢憂竊惟大道好生至真設教著祈禳之典開懺謝之門是敢虔備壇場精修章醮拜天悔過澆懇希恩伏惟三境高尊諸天大聖降流慈施憫鑒塵微勅天府地司遍陰曹陽境解滯災厄原赦罪尤削落凶衰和平寬債蠲除疾苦○安鎮魂神六氣均調百關宣暢易短促之數賜延永之齡萬罪千災咸遠超度普虔修勵仰奉真靈巨某不任謝罪祈恩披心請命之至謹詞

東院司徒郡夫人某氏醮詞

伏聞大道垂科玄真設教正一有祈恩之品河圖有謝過之文虔告尊靈必賜昭鑒某氏以夙叨靈貺推質人寰祇荷恩蔭常深戒懼近者忽嬰疾恙未獲痊平竊恐復行立身措情屬念有違誤之過有抵觸之非或結疊流

殃有所延注或明星暗曜有所照臨構此災纏未蒙消解旦夕憂懼同敢違寧又以身宮之中當土曜行度命當危迫誠切告祈是敢遵按明科虔修大醮伏惟三寶上聖九曜尊神垂罔極之慈降護持之力賜某氏解滯災厄和釋冤仇延續年齡增加祚祿使百疾痊愈六氣均調蕩滌凶衰蠲除罪咎永期修奉上答玄恩不任謝罪祈真虔誠請命激切之至謹詞

東院司徒某公醮天羅詞

臣聞賦祿稟形資於道化延生保命繫彼神功至有三命興衰五行代謝星躔經歷卦象吉凶苟違厄會之期必示修禳之旨是則玄真慈俗大道好生垂法濟人有感斯應三天正一寶章宣致福之儀太玄河圖醮品落移災之旨古今遵奉控護尤多臣叨荷靈休躬逢昭代恩榮隆異名分超逾拊已循懷每切器盈之戒誓心効力常思福過之虞今則大運猶佳成鄉小運仍當亥位今年之內併值天羅竊慮舉念屬心率成疊咎積生往世宿

有愆瑕雖切東修寧無違誤又暗曜行於辰分火星在於身宮况寵極才微功輕位重恐貽災滯係積兢憂是敢故按玄經肅恭丹懇精修醮禮拜奏章文謝過九天祈恩眾聖伏冀真靈鑒省渥澤傍流詔天境地司勅陽官陰府赦罪尤於既往蕩衰滌於將來消宿曜之災解天羅之厄豐延祚祿增益年齡得虔忠孝之誠永贊聖明之化普勤砥礪上副玄慈不任歸命之至

田崇謙盧昭又受六甲錄詞

伏以至化將行玄文肇著五千垂教六甲開圖首於虞舜之朝傳自姬周之代修於內則凝真及一駕日月而躡煙霄行於外則保國寧民康品秉而豐萬宇為法之本歷代所尊臣等獲賴玄符況逢皇運具風廣被妙旨遐宣願遂參修永期遵守允當嘉節虔露明誠伏惟元聖融慈聚真流鑒成其懇願降以威先使存注感通功行圓就九玄開度積過蠲消福善似臻壽年增益濟人佐國弘道宣經永揚清靜之風克果希夷之道不任歸命之

至謹詞

范延照等受正一籙詞

伏以正一南宮紫陽玉殿秘陽華之具籙絨飛化之靈圖下可以制禦虎妖宣和氣序上可以輯寧區宇朝會神仙保國安人古今攸察臣獲逢聖日咸沐道風早振氛翳俱棲羽獨願期來受克勵焚修伏惟衆聖弘慈俾諧宗尚衣星履斗契九天飛步之蹤佐世立功成大道化時之効炷香拜手歸命祈真翹望玄恩不任激切之至謹詞。

王謙修醮拜章詞

伏聞河圖寶典垂醮品以濟人正一明科顯章文而助化俱宣道要廣福生靈臣獲奉玄門叨參秘籙而焚修每闕過咎旋彰主務在公勤多悔吝或詳評獄訟實刑有爽於重輕訓撫師徒沮勸有虧於申令捫心省已夙夜增憂非仗玄功無門懺謝又五月之末土火將入於身官以此憂惶志希獲救今則精嚴信幣求乞章文伏惟太上衆尊三天化主垂大慈之澤降周極之恩命天官吏兵依職祐

護賜臣罪瑕除蕩寬債和平九曜迴臨照之災三命息刑衡之厄克獲貞吉常逢亨通普度焚炷之誠上答尊靈之祐不任

刁子宗勉太尉謁靈池朱真人洞詞

伏聞生成妙道弘大教以度人不宰玄功布慈風而及物隨迎靡滯極護無遺由是青簡丹篇繼著登真之品幽閑夜府亦該鍊化之仁薪火傳明古今攸昔某身逢景運名造真乘每度焚祝之心潛希道力冀格延洪之福上答君恩期靈常勵於丹襟屬念草來於玄籙勉勤徒切景仰何階伏惟仙君道遠冥鴻壽逾遼鶴指三山而高舉莫認雲程越累歲而暫歸想悲塵世累慙盧敖之未跡瞻若士之遐蹤歷懸齋心燃香拜手佇迴真鑒俯伏玄波俾於修學之中少達希微之趣推誠律已永酬君父之慈見素全真願奉神仙之躅不任

大傅相公修醮符醮詞

伏聞至道垂科正一啓醮祈之品河圖著訓太玄開懺謝之門蓋所以拯護人倫恢弘法

力恩麻廣被今古攸宗臣運偶昌期叨膺重寄雖竭誠而報國未効涓埃懼福過以災隨因罹疾疹今則黑符飛化五入中宮本祿納音爲災尤重是敢冥心玄極稽首清壇恭備香燈虔申醮祝伏惟玄元降鑒五帝宣慈勅九宮貴神命三官曹屬解消厄運和釋冤仇蕩滌罪瑕增延祿算使百關調豫久疾痊平誓傾忠孝之心冀格聖明之澤永遵妙道仰副玄慈不任

洋州令公宗慶宅陳國夫人某氏拜

章設九曜詞

伏聞天地萬靈陰陽無品資元和而覆育稟道氣以生成三命五行是定吉凶之數南宮北府爰司罪福之文善惡無遺錮錄不爽況復三元遷易九曜躡移示譴降祥影隨豐答得不兢懷悚惕祇敬具靈某氏以土火二星行於午地既當命位仍在身官小運丑中沉爲六害大運戌上又值墓鄉大運則午命稍衰小運則王祿初薄以茲憂懼恐復災期是敢精勵丹誠歸依玄象遵拜章之典式稽首

三天備祈禱之物儀馳心九曜伏惟至真憫祐衆聖垂恩赦往歲之罪瑕解積生之冤債消平災厄極度凶哀延益壽年增加祿祿克蒙覆護常賜安貞永奉靈真誓勤修敬不任歸命虔祈之至

洋州令公宗聖生日南斗醮詞

伏聞列曜凝光麗天垂象南昌上府生靈是司致福流祥潛資邦國河圖秘戒式明瞻敬之文正一靈科亦備存修之旨敢披玄訓皮罄素誠臣夙荷洪休躬逢景運便著寵澤踐歷恩榮無濟時匡國之功叨相印兵符之重。獨懷震惕難酬造化之私誓志恪恭冀答君親之德但勤砥礪敢忘初終是以輟就生辰精修醮禮仰丹臺而稽首望玄極而冥心靈炷騰煙期達九清之上良宵効懇願通六聖之前賜臣災滯蠲消冤仇和釋增加祿祿延益年齡教已往之過尤介將來之積福元玄昇度舉族康寧普慶壽奉之誠永副真靈之祐不任歸命虔祈之至

青城山丈人殿功畢安土地醮詞

伏聞混元既判融結分形惟彼岷山廣吞西微壓二江而作鎮冠五嶽以居尊窟宅神仙舍藏洞府層峯疊嶽捧日月於雲間積翠堆嵐隔塵埃於人世闢天國而真靈雜集廓成都而芝術駢羅是曰福庭統茲形勝希夷具君道成上古名重高真軒帝南巡賞展師資之禮明皇西幸仍加崇飾之功敬豐祠於炎漢之年旌懿號於中和之日每彰休應丕祐宸區頃者躬拂煙蘿仰瞻羽衛群容在目寤寐寧忘近以闕閤層檻風凋雨漬歲華暗賈頹朽可虞爰命慧進大師行其度木鳩工成茲大壯飛薨耀景碧雷排空四垣之圖像如新重檻之階陛不改爰復正寢永播玄休俾天地山川神明職秩常加禎貺大庇蒸黎驚暴不侵沴瘴無作稼穡蕃稔風雨以時晏寧觀壁合珠連奕夏觀文修武偃邊烽靜息妖孽殲平車書佇泥於萬方正朔期同於九有生靈蒙福宗社永昌式勤蘋藻之儀常奉馨香之薦遣廣成先生杜光庭虔修大醮昭謝真靈遐望雲軒仰希玄鑒謹詞

宣帝往青城安復真靈醮詞

蓋聞天設神墟地開仙府真靈是宅幽顯攸專握拳數之紀綱司萬方之休否雲峯實觀歷代所崇垂貺庇人古今受賜頃者以遠披蘿薛躬造軒庭仰堂宇之威容觀四垣之儀衛光靈如在翹屬常深遂命圖繪神姿鋪舒內殿朝燃玉穗夕備銀缸橋祈蓋切於生民注念非關於秘祝欽惟不昧必鑒斯誠今則山觀之中已加興葺鼎新殿宇別命焚修既無章雜之虞益有清嚴之致是用特申醮禮精具告陳謁請真靈復還仙觀覽禮懽懽優游松月之鄉蕙郁蘭芬瀟灑虛無之路永安真域丕祐邦家自茲寰海之民常獲庥洪之福不任祝望之至謹詞

廣成集卷之十七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一

毀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救急解計章

凡人年有災月厄算盡相臨本命祿絕行年妨害宜奏此救急口章災難消除福祿

立降宜東向
東北向

銀銀一雙算籌一百二十枚青絲縷一大
二尺信錢一千二百文命米一石二斗命
縗二大四尺

次發爐

次長跪出官

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等二十四治
臣某稽首頓首再禮

上言謹案文書今有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
觀弟子某行年若干歲戶口若干人居住此

處即日叩頭請福乞恩詞肉人素質胎生百
官子孫千載幸會得奉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受命皇極自係生治良
由肉人某闔門大小頑愚施行多違招延不
利比年已來輒軻不安某家口喪厄錢財耗

散妖怪竟起恐有某三災九厄頓集軀形為
天羅所纏地網所繞壽命短促年算窮訖死
名解奏三官又塚墓土絕今先亡擾動為殃
注復連所見訟逮生人且今世濁惡百邪凶
暴鬼賊交行百病殺害平人死者狼藉哭聲
盈路不可聽聞肉人處在其中無功自拔深
恐奄充灰壤不自存保無方為計推以一心
歸命

大道告訴向臣求乞章奏解除某生命所犯
三災九厄羅網纏縛請贖應死之命如所列
訴臣以下愚不明鬼炁恐某身為六害更相
尅賊又恐妖祥所見侵枉又為先亡後死中
外鬼賊塚墓之炁所可列逮太山府君所可
橫召某誠復罪穢但雀鼠之生從道求哀伏
聞

太上大道慈育蒼生無不救拔延命度厄惟
在恩覆置詞請命露出中庭於太陰之下北
斗之前伏地拜奏口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願
无極太上老君太上丈人三師君慈父聖母

弓无極之恩原除某年生已來所犯萬死之
罪萬愆之過九厄之期一切除蕩乞某一生
一活一度一脫若三命已盡算紀窮特賜
其短中得長敗中得成危中得安厄中得濟
迴停漏刻申借一期請某本命生月神部各
領千乘萬騎救解延命之厄即為排天迺致
書乞弓子午之算倍年百二十歲乞為肉人
代名易形剷除惡簿易短為長願轉化推移
展轉窮年推於魁綱之下更相拔贖若某年
命薄弱當為延續食穀之少增其斗斛樹木
枯槁為傳膏澤若三壽短促增其延續若年
命不長增其算祿輒勞神兵功曹使者賁持
某年命簿帳目錄上達
玉帝凡前隨事為對司命門下分別料度簡
書乞除刑止殺若某身壽有限其度促短九
厄並會身行多違賊滿罪定應允驅除三命
欲盡三解已報玉曆無籍左契無名三元無
錄司命輟籍南宮不收天帝不原者乞弓除
之三月一時三歲一期都會周而復始如蒙
省理則受師老弄生之恩主為某上請文昌

官中壽命君次請南昌益算君授命君各五人官將各千二百人一合來下主為某延請生命增益壽算永保存活又請

太上玄元始炁宮中請條星度算君轉名易形君脫死上生君各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一合來下與臣某身中功曹使者太陰之下考召君吏為肉人某上詣

北斗御女宮中主為授贖死籍轉名易形又請東華宮九龍符命告下五嶽仙公勅水官河伯呂公子等太山二十四獄錄吏三台八

座司令解除某身中罪考一切和釋為拔出三魂七魄付與身中不得放逸請拘魂制魄

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又請東方七童子枝魂魄吏萬二千人為徑詣玄陰御女宮中主為授贖某三魂七魄拔出三命永保生活又

請南昌主真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一合來下隨臣章上詣

太浩天曹司令韓君門下玉案上主為某却三官死解更定生名度著左契玉曆神仙簿

中延年無窮又請魁綱君五人官將百二十

人主為某身上解生月胞胎生日所犯五星二十八宿下解狐兔滅波之厄五災九厄之

炁賜純陽生炁布潤某身所苦千災萬痛應章除差恐立命以來犯觸天地四時五行十二時辰二十四神天網河魁太一從魁功曹傳送大吉小吉勝先神后太衝微明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騰蛇天后太陰天一貴神日遊月行千禁萬忌殃考深重應充鬼伴者願七星君次為消除之食狼巨門除斷鬼源祿存廉貞代名易形文曲武曲除却死錄天網破軍斤却妖羣使不加入三台主除墓考十罪萬過十二刑殺之鬼一切消滅所患除愈願上官典者為通行省理今章上詣

三天曹分別某家昔世已來九玄七祖父母及某身積行所犯頑逆醜惡非人所行淫色盜竊違天負地形穢呪詛復連之炁并肉人某身行年本命諸災厄衰禍之炁次解除五刑六害短壽之厄延年益算六甲六十日旬陰陽六十神各自驅使檢統四海八極十四州九十郡一千二百縣萬二千鄉亭萬二千里域之中推某身所犯並是何罪何事在何官在何司何府何神所噴為何鬼所言為何考所違乞所召君將吏兵上詣

三天曹道行之處次為和釋消滅之使天無文書地無簡籍水無盟誓一切為原之重請倉火王女千二百人各衣珠玉雜色之衣三環結角主為某延年益壽添倉益庫更加壽算起百二十神炁流布某身中上昇泥丸下治絳宮養育根元補護年命乞醫理疾病豁然除差登行道路又請玄老將軍十萬人

玄老使者百萬眾又請三天太上王女千二百人三環結角身著五色玄黃衣足著師子履三天上來下口含雄黃之藥手捧玉漿吐哺真炁共來濟療肉人某身從頭至足緣肌經脉和調六腑筋骨充滿百病除差夢寤真

正得度九厄之中主為某身中上解除天厄下解除地厄次解三天星辰之厄次解胎月之厄次解生日之厄次解年衰算盡之厄次解嫁娶移徙葬埋犯觸十二時神之厄次解大將軍太歲太陰十二月建王之厄次解行

年絕氣之厄次解違天負地之厄次解元辰
衰否之厄又恐某身本命眾厄兼會有五方
驅除魔靈戎狄及中外強殄四面呪詛尅害
致令肉人疾病厄困萬痛加某身命在時尅
恐不免三災九厄之中雀鼠之命畏死貪生

重請三天解厄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又請
太皇萬福君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主為某身
於九天之下九地之上檢尋某籍籍主知禍
崇根元災厄深淺一切悉為和合次消滅之
解而度之乞丐肉人某身百病去體十善來
親千災消滅萬福唯新重請南昌君五人官
將百二十人攝錄肉人身中三尸九蟲無令
越逸伺人罪過佐助未周牽引外邪陰攻賊
病一時消滅願上官與者隨事料理所請天
官以時差遣君將吏兵各攝所部盡除惡害
收捕邪惡解除和釋眾精魁奇鬼妖魃託
形諸雜神鬼盤固不去者請天中敢使吏兵
士千二百人一合來下到肉人居宅里中收
捕精祟萬邪為害令內外清淨神明防衛特
乞某身康健真炁降流補潤四支寧安五

藏調理百關厄中得度死中得生微滅短籍
著名長生玉曆之中千罪萬過一切赦除蒙
恩之日臣謹仰宣妙法勸喻肉人修善改惡
伏從科戒不使復犯天官管護有勞隨臣都
章言功舉達以爲效信思惟

太上省理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
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
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
謹因拜救急口章一通上詣
太上三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拜拜以聞

臣姓某屬某州某縣某觀
泰清玄元无上天无極大道太上老君太
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
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

太歲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章某處拜上
可隔用全紙一張易之

大清宣統三年元月某日某時章某處拜上

具奏奏姓某姓某奏封

內方函

謹 上 詣

太上玄元天官書房某官

具章姓某謹奏封

外方函

謹 上 詣

三天門下詣進

具章奏姓某姓某謹奏封

南嶽魏夫人生算度厄章

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等二十四治

炁三洞道士臣某稽首頓首拜拜

上言謹案文書今有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

官第子某即日叩頭乞恩復災解厄救病斷

絕外祥復連安神定魄章詞但第子某千生

有幸得奉

大道太上諸君丈人道法因玄都香火以自

保護得在清化誠用忻悅同極之恩但由第

子某胎生頑愚不聞科典奉

道多違招延考逮比來輒軻宅舍不安鬼妻

臨守人神虛耗錢財支散田蠶不收六畜損

傷人口疾患災厄相仍常常夢寐與先亡僊

雜卜決云是太祖父母伯叔兄弟姑姨舅氏

姊妹諸房脛鬼死鬼遞相牽引共來爲祟致

令第子某身及家口大小卜夢山醜所見非
其且見今時鬼賊流行枉暴良善遭罹病診
死亡者累第子某家口大小處在其間慮不
免脫驚惶恐怖告請無方唯以一心上憑
大道求生乞活告訴向臣請乞章奏以自獲
解小臣下愚不明科法依案天師千二百口

章考問精案所由第子某口辭自列卜決唯
言有先亡後死太祖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姑
嫂舅氏諸親外祥等鬼各以往歲疾病死亡
或值日惡時凶今來為祟尅病生人第子某
身及家口大小災厄困苦如此或生名不定
或名入死解之中今為追解上計生算延年
度厄救急治病乞得除却死籍定上生名生
屬年名本令生月於此云但第子某家口大
小等所有連星算盡上計衰厄乞為延度某
身等或以子歲上計丑歲上計寅歲上計卯
歲上計辰歲上計巳歲上計午歲上計未歲
上計申歲上計酉歲上計戌歲上計亥歲上
計乞為解除之定上生名簿籍玉曆之中魂
魄歸附災厄度脫疾病除差家口大小乞得

平安無他又恐第子某家口大小等或以正
月上計二月上計三月上計四月上計五月
上計六月上計七月上計八月上計九月上
計十月上計十一月上計十二月上計者並
乞次第為解除之所有災厄疾病之者並蒙

度脫除差度六人口平安免災度難若第子
等或以子日上計丑日上計寅日上計卯日
上計辰日上計巳日上計午日上計未日上
計申日上計酉日上計戌日上計亥日上計
之者乞具蒸兵士主為第子等以次解除之
定上生錄保護家口乞得疾病除愈衰厄度
脫鬼蒸消滅人口大小平安無他又恐第子
某身及家口大小等身或以建日上計除日
上計滿日上計平日上計定日上計執日上
計破日上計危日上計成日上計收日上計
閉日上計閉日上計之者並乞具蒸君將吏
兵次為解除削落死籍定上生名災厄度脫
復連斷絕疾病除差人口平安又恐第子某
身及家口大小或以正月上計死忌在寅二
月上計死忌在卯三月上計死忌在辰四月

上計死忌在巳五月上計死忌在午六月上
計死忌在未七月上計死忌在申八月上計
死忌在酉九月上計死忌在戌十月上計死
忌在亥十一月上計死忌在子十二月上計
死忌在丑如上等忌衰厄深重乞焉

大道真炁官將吏兵次為第子垂慈解除死
籍定上生名或恐第子某身及家口大小等
為太歲所臨月厄所守三魂七魄閉在太山
北嶽之中或有太陰大使風伯雨師自稱太
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北時司命十二月建自
稱官號時通天下地上步從鬼兵歌樂牽行
相隨吹角打鼓把旗執節自稱符廟社稷自
稱宅中竈君夫人自稱土公宅龍自稱兵獵
逢契李遂之鬼交通千鬼萬神天下地上百
二十種刑厄恐來害第子某家致令遭染病
患精炁難身魂魄不附災厄相守所向乖違
官橫肆起如此困苦切憂惶恐不免脫告
請元元情在可憐臣不勝所見謹冒罪伏地
拜奏救急解計治病口章一通上詣
天曹恩惟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夫人
門下典者五炁君等留念小臣所上文書以
時上達

天府乞真炁下流覆蔭弟子某身及家口大
小良賤平安無他永保元吉弟子某家大小
所有深災重障疾病之者早蒙除差度脫無
餘復連外群遊逸諸鬼並乞消滅宅舍安泰
凶神惡鬼遠避他方不相謀議出入經行善
神扶衛水火為滅金石為開仰街周極謹為
上請東方九炁生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南方八炁生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西方六炁生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北方五炁生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中央三炁生算君一人官將三十
九萬人今所請天官君將吏兵一合來下主
為弟子某身拔出現魄恐閉繫在其星宮之
中或在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
奎婁胃昂畢昴參井鬼柳星張翼轸魁魼魁
魼魁二十八宿三十五星官等一合來
下主為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上解天羅下

除地網消災度厄斷絕外群復連之鬼並令
破散消滅無餘病者除差食飲通利還顏復
色四大調和平復如本人口大小良賤等身
各乞扶祐安隱無他所向元吉仰荷重恩謹
為上請正月寅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
萬人來下上請二月卯上解繫大將軍一人
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三月辰上解繫大將
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四月巳上解
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五月
午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
請六月未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
來下上請七月申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
十萬人來下上請八月酉上解繫大將軍一
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九月戌上解繫大
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十月亥上
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下上請十
一月子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來
下上請十二月丑上解繫大將軍一人兵士
十萬人來下今所請十二月解繫將軍吏兵
等乞願具官一合來下為弟子某身及家口

大小等所有深災重障疾病除解或年中之
厄月中之厄日中之厄時中之厄並乞真炁
一切解除超然過度永保元吉重請北方上
仙解厄治病功曹千二百人謹請素男素女
十二人謹請南昌宮河洛抽魂拔魄君一人
兵士千二百人上請天醫治病功曹十萬人
地醫治病功曹十萬人一合來下主為弟子
某身及家口大小解脫羅網過災度厄拔出
三魂七魄付與身中悉令備足災厄度脫病
患除差了了無餘先亡後死外群等鬼永辟
異方山人謀議一切消滅乞使眠夢真正宅
舍清寧大小家口被蒙清吉安隱無他伏乞
大道真官將吏兵士為弟子某等於天地水
三官五嶽四瀆三河四海百鬼牢獄門下求
覓弟子某身及家口大小等或有年窮壽盡
之厄厄網加臨之厄元辰勾絞之厄五行相
剋之厄上從一厄乃至九厄百二十刑厄次
乞解除追攝魂魄付與身中即今瘥差如不
見者請為約問先代亡人三丘五墓門下求
覓弟子某身三魂七魄女三魂十四魄付與

身中如不見者約問太山二十四獄之中求
覓某魂魄付與身中所有深災重厄千病萬
痛即蒙除差千災萬厄究盡無餘性命完全
平復如本四支五體三官六腑七竅榮衛三
百六十骨節千二百形影萬二千精光五色

瑠璃赤白在身若天倉乏少益其斗斛年命
短促加其算祿有不便者請為轉易以短為
長以青為黃富令壽命長延災衰永脫所有
病患一切除斷先亡後死外拜等鬼迴發善
心共相擁護不相復連人口平安住宅清淨
出入通泰所向從心蒙如所願被受重恩小
○
臣某所請

天地水三官君將吏兵主為用力有功隨臣
三會都章言功舉還不敢負信恩惟

太上省理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
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
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
謹為弟子某及家口大小等拜上生算解計
度厄禳災治病救急追魂拔魄保護口章一
通上詣

太上三天曹仗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拜拜以
聞

臣姓某屬某州某縣某觀
泰清玄元上三天无極大道太上老君太

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
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泰清玉陛下

太歲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於某處拜上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一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二

默七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道士悔謝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拜

上言某辭千生有幸得充治職奉宣清法醫

治疾病而以闇劣不曉鬼神之事不能用心
輔助師道救療無方以此獲罪招罹災考疾

患更互所為無可所向不利肉人輒軻私心
憂懼告臣自訴求乞救解臣備師儻依攝是

同謹承某辭冒昧以聞臣以某領戶化民從
來日久或奉行違失三氣錯亂或功說通留

還賞不達或福儲天藏不時輸送或乞賜失
理怨恨者眾諸如前罪非一疊鍾考加以致

疾崇願為天地水三官考速君吏言功舉還
遷上中官謁受功賞署以使曹無令怨志

天曹典考者考申功過垂恩寬宥勅其將來千
億萬咎一切赦賞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
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吏剛

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

為某求乞首愆謝過請福禳災恩章一通上詣
某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道士解過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謹案文書某以頑疎奉道多違雖忝法職宣化無效民物離散救療遲遲或知而故犯意短不及或因具行傷前却法劇或領化民戶恐動百姓或吞賊喫罪私用法物或口恭心慢輕傲師法或稱教妄語馳合虛詐或追人求錢以輕作重或宗室骨肉不相和順或門內父子更相逆戾或道義妒妬淫亂穢濁或暮晨罵詈聲干清正或心意意怒三五七九長短失度不秉六壬更用六丙背棄六癸動向六丁行氣錯誤冒犯天忌或恃龍自驕不恤急厄或見欲心蕩託尋強求飲酒食肉姪色盜取或吏兵有勞不時舉遷或凶險好聞持人長短或施發陰私評人曲直或受化道辭訛露幽密或矯詐師老驚但愚俗或

評論真要指形名道或懷挾僻怨走作考氣或修飾自明好已惡彼諸如此罪二十九條其盡犯違為玄司所糾計愆量過分足灰滅大道崇寬太上貴生願垂憐者乞丐生活原赦千罪萬過之死以明覆載之重亦自克責

深脩法度不敢以前為比恩惟

太上分別取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除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懺悔過請命祈恩實章一通上詣

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道士還考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謹案文書某辭如右胎生肉人少不經學大義不通前以樂化制屬

大道荷受殊恩得充治職化民領戶出入有年誠自喜樂內人無知未能報稱誠恐負水流汗某伏自惟省人輕任重耳目閉塞在職

初淺不曉科禁奉行多違無狀所致以某年月日卒得疾病未蒙除差克已思愆不自分解惟懼罪過際積醜惡上聞

天曹典者違考召吏兵下在某家考治某身加以楚毒晝夜考掠不得休息呼吸之氣命

在絲髮某家大小惶怖恐不生活某在職以來上不敬天地下不孝父母不順師法多惡

少善多逆少順多悞少喜觸犯天地日月星辰違背五行王相四時禁忌穿掘平地填井

塞漬或墜障水流斷絕道路伐樹殺生採果破卵或陰行賊害盜取人物或枉殺羣生怨

滿道路或輕慢天地時謂無神或取人財物抵戾不還或掩人之善揚人之惡或背具妄

語岐咽兩舌呪詛罵詈顛倒無道或借使貧人以利家私或好色姪通姦人婦女或隔戾

媚妒憎嫉勝己所為不當所行賄理致招重考收魂縛魄五毒慘至分當萬死彰示遠近

自知罪重謹隨事首列不敢藏情有所遺脫少得絲息絡繹自改疏洗腸胃披析筋骨不敢以前自比肉人歸命誠可哀傷臣謹承其

辭觸冒湯火拜章上聞乞賜典者垂恩料省

內人以伏以諸考君君更有功願還

天曹乞賞進入中官謁署便曾職職如常科

比無令怨恨某雖罪定應在次減崔覓食生

志欲自改願蒙原赦更賜生命除其愆責許

以後善以其所苦和差還精復色氣脉調理

平復以為効信恩惟

太上分別哀巨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

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

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巨謹為

某求乞懺除罪咎保衛病軀恩章一通上詣

天曹伏須告報巨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

拜以聞

道士犯錄解謝章

具法位巨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某素下愚以代務為業崇化制屬歸命

諸君丈人道忝被受大恩得充治職佩受仙

籙領戶治民宣揚正教助國扶命而某肉人

生長濁世少不經學不具大義奉法失中施

行有違不忠不孝不慈不仁父母兄弟不相

敬順貪財好色飲酒食肉舉動所為違犯錄

禁項日以來學窮參錯所見非常家中不利

口舌橫生肉人違科犯約以致輾轉心畏一

旦不自過度謹觸冒湯火貢章上聞願請畢

汝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某解犯錄上

禁忌飲酒食肉諸所違負皆為和解千罪萬

過乞蒙原赦某輒洗心濯志改往脩來敢如

歲終無他以為効信恩惟

太上分別哀巨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

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

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巨謹為

為某求乞首雪愆尤保安幻軀恩章一通上

詣

天曹伏須告報巨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

拜以聞

道士遠行章

具法位巨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某素百官子孫千載有幸得充治職賜

受天官吏兵以自營護非某頑賤所宜被蒙

奉化日淺無所知識夙夜戰灼如臨深淵今

當到某處經由嶮遠世弊人偽鬼氣未清懼

寇盜攻劫行路詣巨自告求乞上聞謹為某

上請天官兵皇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搖天

動地君九炁君十五萬眾左馬君官將百二

十人各一合下與某俱行辟斥姦邪千凶萬

惡縣官口舌不為災害吏兵所護萬惡消除

擇却寇盜通利道路又請東九夷南八蠻西

六戎北五狄中三秦諸君各將兵士十萬人

及衣鐵履刃兵滅亡水火兵反甲逆鱗兵百

二十萬人九天兵符三十五官君萬麾大鼓

赤陽十伐將軍兵十萬人及四面具官注炁

黃帝君及營星君官將百二十人同時來下

衛某身辟除群凶逆惡不軌之事道中魘魘

不正之氣一切消伏往還安穩迴歸之日為

所請官君將吏言功平等并所經遊郡縣水

陸鄉亭里城監察考召諸君道上二玄三元

四始甲子諸官君亭傳客舍署署注鬼四野

九野都平君山林孟長十二溪女九江水帝

河伯呂公子等營護道路使陸行通易水行

利涉諸功勞者至時還賞不令遺失某蒙恩

如願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某求乞祈安水陸保祐行藏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舊事道中絕於法契闕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某下愚子孫素修善道昔漢運遷移禮訓通流某雖在俗清法不墮然隣接下官事與邪連而某願開功未足紀為惡鬼所見侵尅頃來家中多諸疾病奴婢死亡錢財損耗考已思咎不識所由從道求哀未蒙覆蓋向臣自訴求乞文書謹為拜章以聞願垂矜省臣以某家奉道滿久當為眾尊所見覆載而遇輒軻不利之患疑某失事行違玄和逆順顛倒渾同凡俗令三元四始彌更清高下官萬靈以為今主一爾迷謬尚不能自解願蒙

憐愍一切原赦使從今以後所向隆利眾疾消除人口數端等恩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

某求乞攘却裁衰保安家眷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斷四面口舌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謹案臣枯骨子孫生長荒俗不關道儀謬以時之得補治職當質對天地水三官文書臣內人頑愚在職日月誠淺多有違失憂怖屏營無所投厝臣某稽首頓首臣以某年月日受具一要言實以闇昧不能悉解養神受氣之數輒當奉順生世俗人多有背向異辭誹師誇道口舌滋威詣臣各自以為正臣獲罪無狀分當摧碎不敢望生被蒙諸君丈人之恩謹伏地拜章上聞願請无上青玄君兵士百萬眾主收口舌罵詈

盟詛之鬼重請南鎮六星君官將百二十人周天越女兵三十億萬人及時下收捕惡逆不伏謀議誹謗諸為口舌者家到戶至皆使和解掩塞邪凶惡逆之謗立時罷散以為効信所詣君將吏兵及所在星中四面注氣監察考召諸君將吏言功舉遷不敢負信乞重原臣身中前後所犯千罪萬過臣盡力竭心不敢懈怠要以安隱無他以為效信恩惟慈父慈母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謹為某求乞消除唇吻爭佔形軀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疾病定氣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素下官子孫先人相承酌祭群邪不蒙其福輒軻罹殃歸命大道以自存活制屬以來被蒙大恩戶口瑞靜實為懷樂而肉人施行多違自從某年某月以來連不安隱四

支沉重則多起少夢寐錯或在靜室穿敗之處如對賓客卧息其中或登山越巔或架車乘船或懷恚恨喜怒不節或作鬼語稱傳威教或責望家中道說百姓或時悲哀所作無端淋瀝日久一差一劇骨肉消瘦心畏一且不自度脫恐為邪精所見迷誤東首向臣求自備省臣以某雖佩清高恭帶神錄精誠微薄志意不專不能却邪除害謹為拜章願請玄老大將軍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某甲身主收三官逆鬼眾老之精稱神出道者一為罷散若某骨相與天相應蒙差之後進受中氣願垂省察分別具偽邪惡精魅消除氣候清正以為效信恩惟太上分別表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四肢康泰動履清安恩章一通上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以聞

道士天地水三官手書錄狀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郡縣鄉里男女生某甲年如于歲謹條手書首罪簿狀如左簿狀之法一事一條不得筆辭文過藏重出輕若首而不盡考官不解一事以上甲年如于時所犯罪過某年月日某時某郡某縣某里男女生某甲年如于歲戶口如于其人某奉法違科以某月某日卒得疾病苦厄是云云至今不差恐不生活謹據手書錄狀詣泰清玄元无上天无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都官君考行狀六質六般二十四官君天師嗣師系師三師君門下將吏所在郡縣治中四面注氣監察考召四君某今疾病手書自證首寫過咎輕重好醜種數名列如牒乞丐生活疾病除差當奉承手書奉行孝道案如師法當慈仁忠孝敬老愛少收孤養寡救活貧弱所在師家投理矜使百事在前當與師家共同腹目不得隔戾相妬岐咽兩舌背真妄語自作一法更相說道匪醜說善

匪重說輕不肯情實一旦違負手書以身口欺謝天地水三官不敢自怨謹請東九夷君南八蠻君西六戎君北五狄君中央三泰衣鐵履刃君各十二人官將百萬眾逆毛錯鱗兵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等皆共檢察肉人自欲求生乞丐存活奉行師道傳千萬世咸使天下萬民已在道者未入道者皆使聞知手書自證從道取信事在久遠不能盡悉重複思省所得續上三日一期如蒙省察慈父聖母哀憐元元自今以後結繹自改蕩胃摧筋折骨不敢以前自比乞丐生活某今謹自手書畫一為信上言臣某胎生肉人枯骨子孫少不經學無所知別得充治職忝為祭酒當助天師布演道炁助國扶命醫治疾病臣受性六弊為人闇鈍不能宣揚道炁勸善化惡夙夜戰慄無心自安某同氣祭酒男女生某甲奉道有違無狀所致身被災病連日累月不覺損差呼吸之氣命在絲髮思過自責不能自解窮達

處頓無所歸憑今來詣治告臣首寫身中前後罪過從年七歲以來所犯善惡好醜輕重條列如牒乞從

大道更受生活肉人歸誠在可憐傷謹薦某辭觸冒湯火伏地拜章辭達以後分當萬坐誠懇誠恐負米流汗願乞典者案其簿狀下天官地官水官一百二十曹隨事原赦還算復紀哀有既往責以將來肉人已諾首寫情實考吏所考事蒙立應實有驗者宜加還賞以報其勞謹當一切都為天官地官水官考

召君將吏從考吏兵等悉為言功舉還加秩等數如天曹科比隨章上詣各歸本曹列功多少中官謁署便曹穩職無令失意有怨恨者某魂魄繫在天曹考對日久重乞原赦某三魂七魄還附某身所苦除差以為放信願慈父聖母大恩省察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度脫厄難保衛形軀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伏普從道乞丐一生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某昔以有幸得染清化被受重恩賜某仙官吏兵以自營護出入積年大小端心誠自喜樂某受性頑塞不明天地禁忌奉行多愆為其官考氣所糾以某日月被考疾病積如干日體羸氣乏命在旦夕大小惶怖恐不生活歸命

大道伏罪首過乞丐生活仍於某家私自跪普言當改過為善改過為順伏諾從道不敢前却唯乞原赦假延日月令得視息當精思身中所犯過罪隨事列首肉人誠淺未蒙哀放所苦沉滯日有增劇閨門大小分為灰土匍匐詣治告臣求哀乞丐生命更自修葺差愈之後要當輔助師道服膺法憲除故自新唯善是從不敢有違臣以愚闇宣化無功未審其罪過輕重身被何考而委頓積時不蒙差損肉人元元欲自改悔雀鼠貪食生誠可憐

傷謹冒犯清正觸蹈湯火為某拜章一通上詣

三天司命曹唯願上官典者為考按天曹文書計功除過和解考氣謹請九天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為某解罪連召上通中官各署便曹穩職還某魂魄令附身形由來所行無善可紀積算右官唯罪是書有過無功無以相補者乞特原其萬罪賜其一生效其將來責以後善若某不負言則考化為功如其背違治之不脫臣不勝肉人危急干冒上聞

伏以悚懼恩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懺除罪咎堅固道心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疾困延命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古某荒俗子孫胎生肉人樂化奉治以自生活而某多愆以延災禍昨得疾病百毒備至從來轉久有增無損今者沉困示有氣息累因眾官乞請罪過覽義信誓未蒙垂恩肉人怔忡無復心膽分驚灰土永旱天地泉壤臣備給驅使奉宣慈化當助皇老扶危救厄起疾臣之常職和慙肉人命在絲髮謹冒罪拜章願請南昌宮中延命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北詣玄陰御女官授出某垂終之命解其萬罪從一至九以度道數又請壽命君保命君授命君三官各從百二十人下為某請弓生命三月一時三歲一期要以某得生活以為效信恩惟

請命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
上古某疾病云云有自危篤考已思愆不自分別比詣眾治首寫求哀而某疾病沉困未蒙輕差肉人憂懼恐為灰土告臣自訴求乞上聞臣以愚賤備承人乏不勝肉人憑恃之情謹冒清嚴拜章以聞案其疾苦彌時有增無損必有深重罪事在難赦或某命衰運終應歸泉壤誠非臣頑淺所可干冒仰惟太上慈仁好生惡殺罪無輕重輸道必赦緣侍廣潤含育之施是以敢觸湯火思效毛髮願垂矜省某有識以來萬沒之罪謹請南上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為某開生門益壽命又請南昌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周詣八極之中星度歷紀脫某死籍還年益壽使泉壤之軀得蒙更生若某家有強殭不祭之鬼因哀乘隙纏綿某身必固中傷者願請剛武敢健嚴能吏兵百二十人一合下收攝斷截分別真偽皆使罷散令生死區別各得其所願章達日為臣立效某若蒙差言功奉違恩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亦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請命析恩保安病患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以聞
疾病巧遇請命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
上言謹按某昔以歸化制屬道死受恩端等以自勸勉肉人罪積招致重考疾病云云思愆首過冒罪以聞臣以某月日為某落諸治病功曹天醫太醫輔助醫吏典治某身田臣聞之精誠無感某所苦轉更增劇命如絲髮大小狼狽無復肝膽不勝所見謹重拜章請功曹使者四方胡越底光驛騎巡詣安昌宮中為某上請護命君延命君南上君三君官將各百二十人為某剗除死籍更定生名三月一時得蒙度脫臣觸死冒責罪當萬坐乞丐原赦以某生活為效恩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保安病證增益壽齡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因急日中上請命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素下官子孫遭值有幸

○大道開化好樂清正操信入法係命三天誠

自崇慰而某愚穢奉氣失和身被病苦某處痛命在轉燭從道求哀未蒙除差日更增劇恐為灰土肉人惶怖怔忡不能自勉詣臣訴辭求乞救護臣輒省某所疾甚為危殆或犯罪彌結不可哀赦或天年終盡在於漏刻臣伏以

大道具含育群生能使枯槁之骨更受血氣之榮臨冬之木弄有春葩之輝迴樞起死唯在垂恩緣將廣潤乞貸某命謹重煩請南

昌宮中延命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北詣玄陰御女宮請贖某形軀使垂絕之命蒙更生之恩上崇皇老神氣之高下施霍胤食生之願恩惟

三師省察分別求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

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

臣某謹為某求乞保衛病軀增延祿算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禁魂魄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某制屬

太上諸君大人道慈蒙恩所祐每相欣慰肉

人無狀暴得疾病合門大小思過自責歸命大道未蒙除差所苦云云日更困篤懼恐奄

忽命在朝夕氣數神逝往而不反肉人惶怖告臣求哀謹為拜章冒罪以聞願請地理官

中珠玉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朱衣赤憤伏

節鉞斧立至為某致百二十生氣禁三魂七魄不令去離其身轉益年壽度名玉曆令得免滅除之例永為種民恩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

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扶危拯難續命延年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疾病却三官死解章

具法位臣姓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某奉道失和違負元始身被三官重考以某月日得病苦某處痛不下飲食列辭訴

臣求乞平省臣輒具以師法譴問某身何所

犯坐某比首寫歸誠乞巧生命某疾從來積日轉更困篤大小狼狽肝膽塗地臣不勝肉

人性命危急謹復觸冒拜章以聞恩惟太上原赦肉人萬死之厄若某賊滿罪定名

入死次三命已盡願延一時責以後善使某

追悔往罪以修將來謹為某上請天一君真

一君好生君延命君救命君五人官將各百二十人貴臣章上詣

太浩天曹北展司命韓君門下玉案上却臣三官死解定著生籍重請无上天生君兵十

萬人主收百二十殺鬼却死來生又請趙千玉女二百人為某增益倉穀更延年壽願上

章之日時蒙赦赦應令某得出長夜復見日月君將吏兵言功舉還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哀臣愚劣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

風騎置驛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臣某謹為某求乞延年益算保病扶衰恩章一通上

詣某天曹伏須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弄拜以聞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二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三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收犬子鬼章

具法位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弄拜上言謹條某州某縣某鄉某里某官某為疾

厄所侵凶鬼為祟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收捕石下犬子鬼天官名號件列如左

上請玄老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威明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地里大將軍兵士十

萬人上請石仙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五色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節蓋大將軍兵

士十萬人上請青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赤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白蓋大將

軍兵士十萬人上請黑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黃蓋大將軍兵士十萬人上請督天

大將軍兵士十萬人

右件一十二部天官君將吏兵一合降下天充地墜盡來徑到某家身中收捕某家所養

石下犬子之鬼水官乳母雜神使斬殺之以明大道之威急急如律令

勅某年太歲某月某日某辰祭酒臣謹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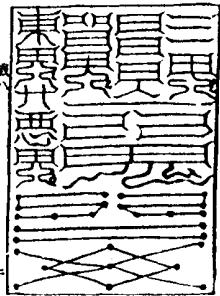
告抱壁州丘石郡太守孔里縣令封亭鄉石葉里案前件官所領境界山石下犬子鬼不

淨小鬼侵入與土病害某家某身晝夜啼叫瘡痛痢癰瘰癧不絕尋看疾狀正是犬子小

鬼水官乳母等為害各有州郡由其所管太守檢錄不動致令放逸傷害天人從今已去

宜精加檢錄不得有違若或更來犯害某身者收得斬之恕所主太守別加考責一如

太上老君律令



收犬子鬼
好乳付兵
天微之中

泰玄都

上言謹案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大道第子某往以奉屬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因三師香火以自保理而修奉多違動靜不利自某月某日以來男

女某染疾四支沉重瘡腫啼叫晝夜痛楚乳哺不下醫藥不愈尋其疾由恐是某家所養石下犬子水官乳母林前洗浣新婦等鬼伏人房室取人兒女尅害殺之求乞章奏以獲除滅救拔男女某性命得遂生全長養成立紹續胤嗣元元之情在可哀憫臣不勝所見謹為冒罪拜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惟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乞垂神貺覆衣某家即日請太山青虎食犬頭肝銜山赤虎食犬心華山白虎食犬肺鎮山黑虎食犬腎嵩山黃虎食犬脾五方虎軍同時來下收食石下犬子小鬼水官乳母五瘟疫毒兵獵注殺形橋呪詛新死故亡邪魅魍魎雜神惡鬼假託自號壁州刺史丘石郡太守乳里縣令封亭鄉石葉里自稱崖王將軍強毅將軍善連天人自稱東方青犬將軍南方赤犬將軍西方白犬將軍北方黑犬將軍中央黃犬將軍自稱天上守門犬子地下守戶犬子抄掠黃頭黑口青耳白手

白足大者長一丈五尺小者長一丈二尺自稱天牢乳母洗浣新婦流行上下傷害小兒遺者非一太上具悉無不收剪今行符告壁州丘石郡太守宜應精加檢錄勿使更犯所請一十二部天官君將吏兵運入某身圍繞前後嚴加備伺必使擒獲犬子小鬼五瘟疫毒寒瘧外殍客死兵獵新死故亡破射之鬼張羅布網次第收剪立令除殄男女某所疾悉令退散斷絕以明

大道正具之威某性命獲全災厄度脫乳哺甘進宜利父母永為

大道香火萬代種民紹續系嗣宅宇清吉眷屬安寧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無極大道太上師尊上官典者垂慈省理操臣謹為某請天官吏兵一十二部收剪

石下犬子小鬼拜奏大章一通上詣

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斷除非所祭祀鬼神復連章

具法位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謹案文書某州某縣某鄉某里第子某宿世積善奉屬

大道常蒙覆庇伏用欣榮而修奉多違動招考責自頃以來為外殍鬼賊妄相刑剋數為祟害性命危迫披告向臣求乞章書以自分

別臣不勝所見謹為冒罪拜章上聞天府伏願

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等垂神平省小臣所上章詞即時上

達賜以道炁覆衣某之身臣伏尋外殍某鬼與某家非有相關自有子孫依時祠祭不合

妄為祟患復連平民正一科文女青鬼律合申誅剪以安萬姓謹為上請誅殃君官將百

二十人治倉明宮又請都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清蓋宮又請下明害炁吏又請天

皇敢使吏兵士三十萬人並一合來下主為某除蕩客死外殍異姓非所祠祭之鬼妄為

復連者收而斬之誅而滅之斷而絕之悉令分別立使清淨又請男女尸殃病死脛死牢

獄死燒死刀兵虎狼死之鬼吏兵各五十人

主為收除外鬼他神非祭祀所及要來復連
平人者況祭當不同祭祀各別殊門異戶不
復相關立須斷絕不得妄相侵犯如欲更來
復連某人者當得河水逆流白石水上浮亂
絲千大馬角六尺三足鳥五十頭九尾狐三
百頭可來相求不能如此者即與某人天別
地絕千年萬歲無相侵擾又請東西南北中
五方斷訟神君各一人官將各十二人主為
某家閉絕復歲連歲復月連月復日連日復
時連時皆令閉絕某疾病除差火厄銷平性
命安全魂神澄正邪精摧伏正惡宣行千苦
萬痛豁然除愈被受
大道同極之恩惟蒙
太上省理分別云云操臣謹為某請天官吏
兵除斷外姓鬼神強拜客死之鬼妄為復連
斷絕誅滅大章一通上詣
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以聞
為疾病分解存亡盟誓呪詛章
具法位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上言謹案文書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弟子某
年若干歲某月某日生即日奉詞有幸之運
生在法門得奉
大道名係玄籍荷恩賜綿歷歲年而修奉
多違頻招不利某以某年月忽染疾患未獲
痊平旦夕憂惶性命懸迫察其狀候恐有犯
觸管盟厭蠱為害沉綿且久憂迫萬端求乞
章書以自分解臣不勝所見謹為冒罪拜章
上聞
天府乞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典有五炁君等留神早省小臣所上章文以
時仰達賜
大道具炁覆衣弟子某身即為告下天官吏
兵將除某先世以來九玄七世三十六祖有
犯咒盟誓之炁來為祟者一切解除之或
有宰鬼引神呼天告地指日月星辰及所在
神祠符廟一切形像有情無情有識無識樹
石草木山川水火蠢動之物為證誓者或屠
宰初命飲血啗肉或刻石折金為證誓者先

人所作殃違子孫致令疾病營仍性命不保
慮恐一旦淪沒九泉雀鼠食生求哀請命謹
為上請赤炁官中太丙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主為分解先世今世存亡所犯呪詛之炁
立令斷絕又請破拜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主為收斷呪詛形禱之鬼又請護祐大將軍
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保護疾厄之人即
蒙除差災厄度脫年命延長還顏復色呪詛
絕息其先人所立呪誓若以子丑寅卯日牽
鬼呼神為呪詛者子丑寅卯神明君為消除
之若以辰巳午未日牽鬼呼神為呪詛者辰
巳午未神明君為消除之若以申酉戌亥日
牽鬼呼神為呪詛者申酉戌亥神明君為消
除之若形生命為呪詛者各隨物類消而化
之若折金石土木為呪詛者各隨其形自消
平之萬誓並除千殃弭息如願之日被受重
恩惟蒙
太上省理分別云云操臣謹為某上請天官
吏兵解除前代今生盟誓呪詛保祐疾病乞
就痊平章一通上詣

某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拜以聞

生算度厄章

具法位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拜上言謹案文書某州某縣某鄉某里

大道弟子某官某年若干歲本命某某月某日生戶口若干人即日叩頭列詞歸命

太上大道承乞章奏扶衰度厄延命生并安寧宅宇清肅龍神祐護人口保宜財祿解災

救難以全性命詞情懇切理在可申臣不勝所見謹為冒罪拜章上聞

天曹伏惟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上官典者君吏留恩省念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御乞

大道真炁覆衣某家大小之身平安無他災厄超度凶衰解散憂患止息臣謹為某上請東宮生算君一人度三災九厄吏兵君吏將士各百二十人又請南宮生算君一人度瘟疫火災厄官將吏兵各百二十人又請西宮

生算君一人度兵災傷殺厄官將兵吏各百二十人又請北宮生算君一人度疾病水火厄官將兵吏各百二十人又請中宮生算君一人度五土山川災厄官將兵吏各百二十人又請收祥君斷祥君破祥君各一人官將兵吏各百二十人又請雲中窮奇食鬼君一人三足鳥兵士四十萬人九尾狐兵士四十萬人一合來下主焉某同心併力上發天門入九天之上下發地戶入九地之中中詣五嶽四瀆三河四海九江八極河伯水府太山鄧都諸大地獄三台四司天下地上天上下地一切曹屬之中解除某家親緣眷屬男女大小所有前生今生千罪萬過千殃萬結千考萬責千災萬厄一乞和解考訟絕滅上解天羅地網之厄次解三天八會二十八宿星辰之厄次解十二時辰支干歲刑月殺魁綱衝破加臨之厄次解三五七九橫九災之厄次解二四六八五行八節八魁臨年之厄次解宅舍虛耗五凶六吹炮鬼妬神夫婦男女父母妨害之厄次解移徙嫁娶行喪入塚背

黃向黑背禍向禍背順向逆背言向凶背王向衰之厄次解犯天禁地忌歲祭月忌日禁時忌年禁命忌之厄次解犯觸太歲大將軍太陰太陽大耗小耗十二月建七十二神陰陽刑德凶吉眾神之厄次解東西南北四面八方新死故亡雄雌注殺破射死次喪車殺鬼星書各取代形復連枉橫非災之厄次解連天犯地破戒違經愆盟負誓忘恩不義淫佚不仁之厄次解他人杜窻符廟惡鬼凶神遊殃害殺之厄次解新舊宅宇隔絕前後犯觸土公傷害之厄次解六畜收養欄檻摶園確確并剛鎮壓犯害之厄次解前世今生九玄七祖宿殃餘考債訟引注考逮子孫之厄次解前代今生所犯元逆醜惡難赦不原之厄次解五行大獄九幽地獄太山二十四獄鄧都三十六獄曹府追攝拘執魂魄之厄次解天曹地府天地水三官黑書死籍之厄次解他人之家先世今代形椅呪詛牽引復連之厄次解祖宗眷屬父母伯叔兄弟姑姨姊妹兒姪孫息死亡復連之厄次解隣里四面

疾病時瘟疫之系連染之厄次解征伐謀討劫殺謀害刑獄刀兵官災寬橫之厄次解牢獄閉繫囚系刑徒之厄次解虎狼蟲蛇毒物傷害之厄次解惡人謀議厭盛盟呪相害之厄次解六畜死亡傷失財物耗散之厄次解風塵勞冷四百四病之厄次解五方五厄次解年窮第盡緣絕命凶之厄次有夫妻男女父母眷屬身中大厄小厄大衰小衰並乞除解即使東斗注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還名玉曆青簿之中上壽百二十歲永為。

大道萬歲種民出入隆利卜夢真言公私和泰年祿永延所請天官君將吏兵有功勤者隨臣三會都章言功舉遷不負信誓恩惟太上省理云云標臣謹為某官某居家不利分別災厄諸天官吏兵拜上解災度厄大章一通上詣某營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拜以聞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三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元星上品六合生算章



具法位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拜

上言謹條弟子某口辭具列比來為家輒軻宅舍凶盛夢想紛紜諸無良利即日叩頭陳諸乞弟子某生算度厄增年益壽解除妨害推定生年生月解災度厄防保身命章辭但某自惟弱狗賤質叨蒙至貴之身朝菌之年謬遇正具之道祖宗仰崇敬玄門復育相承歸命

太上大道隸屬諸君丈人荷蒙慈衛義重高天奉願兼修恩澤厚地恐弟子某生逢五濁運屬三災誠染六情業逢九厄心神迷悶智慧昏昏至於奉法多違正教致使真靈不祐兇惡相侵比載已來且多違越所親觸犯非宜無途可告至於遇患災與訟請宅舍不寧

人口瘼疔然弟子某入此歲初肇臨春夏群鳥亂鳴惡音不絕夢想無善表難災生志向愁非本意或是弟子夫妻妨害或是年命衝破生月子午相衝生日尅身有庚生年計算不定生月又有參差安命生時星曆不穩從

茲一定永劫畢身輪尋用為於後永定若非會厄災忌即是宅舍受災或過七傷之年或當五鬼之歲或遇四殺之月或值六害之凶或臨八難之憂或當七傷之忌或臨九坎之禍或值十絕之殃或恐弟子某前後移徙不得吉日出入失於良時所向既犯惡神最昏復乖天道觸犯無謝緣造致凶或夫妨妻子刑及父母命違衝破年到歲星或入天門或遇絕陽九厄之鄉或臨地戶絕陰入墓之凶上為天羅所纏下為地網所繞混因魄繫幽閉三官陰陽閉隔且非滅沒之忌在此之年窮絕之凶正當今歲前表未定後厄復興且會凶殃屢逢輒軻往往相犯頻頻涉害弟子某即目情下不安大小周惶實為驚駭自非上託玄極生進扶救無以爽此深災若不告

投幽司上具除禍何能達斯災厄闔門惶怖
歸心善護之門拜首至其歸命香火之下辭
表乞恩委命投仰存懇切之甚理實可哀
至誠至重無容抑塞小臣愚昧尚乃未悟玄
親淺識之稽首窮幽旨人法易倒鬼事難明
謹述短聞究除情要又恐其魂魄橫被百鬼
執迷在於右官黑簿之中虛注上計名字難
可解釋謹為上請諸部天官君將吏兵部具
件如左

上請亦天生算解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保命解對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
保護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衛算
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益算度厄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延算度厄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續算度厄君一人官
將百二十人上請扶算度厄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上請倍算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上請定算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
請生算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保
算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招算度

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拔算度厄君
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諸部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
主為弟子某生算度厄追贖魂魄與身中右
官黑簿度厄左契長生錄中收斷弟子某前
世已來所犯深愆重過乞賜原赦削除死籍
定上生名保符大吉急急如律令

上請春三月天醫保命功曹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上請夏三月天醫保命功曹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秋三月天醫保命功曹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冬三月天醫保
命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春三月
九十日直符治病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上請夏三月九十日直符治病功曹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秋三月九十日直符
治病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冬三
月九十日直符治病功曹君一人官將百二
十人
右狀請前條諸部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
主為弟子某增年益壽名入玉曆之中災衰

度脫永保元吉急急一如
太上老君律令

上請保護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延命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招魂君一人官
將百二十人上請拔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上請續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斷
絕亡人復連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除
災解厄六甲元辰度厄君官將百二十人上
請金木水火土之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三災九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
百二十刑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分
解新死後亡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水
官乳母石下太子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
請好生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收
斷注崇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諸部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
主為弟子某削除死籍定上生名上壽百二
十歲增年益壽永保無窮急急一如
太上老君律令
上請東宮生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

南宮生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西宮
生算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北宮生算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中宮生算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倍倉益穀延命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剗除死籍定上生名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和解三官九府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元精解妨害君
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解三災九厄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諸部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
主爲第子恭於天下地上水土三官曹府厄
難之方次第求覓第子恭三魂七魄九命七
籍形影精光神炁付與身中悉令備具還魂
復魄延度災年急急如律令
上請七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
北斗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三十
五星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管
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箕星門
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諸星門下君
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官門下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地官門下君一人官將
百二十人上請水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
十人上請土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上請木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
火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金官
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判官門下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元辰門下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六甲門下君一人官
將百二十人上請恒山門下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上請東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上請南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
請西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北
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中嶽門
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閻羅王門下
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斷蘭門下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十八地獄門下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五嶽四瀆門下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四十八獄門下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名山大神門下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百鬼門下君一人官

將百二十人上請左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上請右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上請陰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
請陽官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太
歲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大將軍
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黃幡豹尾
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十二月建
門下君一人上請四季大神門下君一人上
請九醜門下君一人上請左社右稷門下君
一人上請先亡復連門下君一人上請前亡
後死門下君一人上請亡人塚訟門下君一
人上請形禱門下君一人上請真官門下君
一人上請中宗外拜門下君一人上請河伯
水官門下君一人上請下官故炁門下君一
人上請十二溪女門下君一人上請丘神門
下上請諸廟門下上請五盟七誓門下上請
日月南北二斗門下上請考官門下上請神
道門下
右狀請前條諸曹府百鬼牢獄門下請
乞求覓第子恭三魂七魄或橫被百鬼執繫

前件曹府門下請乞

太上大道有覽章辭上達應時追拔放縱弟子某精光形神悉歸付身中悉令備具延命生算度脫表厄使生炁布流百靈匡衛如願之日奉荷

大道周極重恩謹狀

即日通詣

三尊門下申

天官門下過

三師門下奏

太上老君玉几前

泰玄都正一平炁云云但由弟子不關科法招延不利比來住宅不安人口疾厄累歲連綿夢想山虛鬼炁紛紜人神無定頻延災表即日詣臣求乞章表和解夫妻年命推定星律解釋災厄防保身命但臣受法之日告盟三官要當扶助師老以敬虔為先請有憑祈無吝抑絕謹按弟子某增添壽命追解上計名字拔贖魂魄分解厄忌防保身命往以奉為

太上諸君大人道法籍係玄都仰崇三天正法道炁香章為命得在道門誠相勸化自居此宅凡百踴躍解途不善伏聞

靈寶師老有修齋謝過之科正一盟威有立功補過之格是以歸心至極翹仰玄門懇注

丹誠拜上章辭除災解難又恐弟子某足履地網頭戴天羅連屋算盡災殺加臨深恐一旦不免災厄之次火入圖云云恩惟

太上老君云云乞可元炁下流覆育弟子身

命謹請前條六十二部天官君將吏兵次第

拔贖弟子魂魄往詣百鬼天牢地獄之內求覓弟子某魂魄付與身中調和百節安帖精神追討解厄定上生名付與左契玉曆之中

永保元吉弟子災厄併會所奏章辭恐不蒙上達今奉帛素一疋命米一斗二升命絲百

二十尺銀鏤一雙立信道門以表丹誠之信

若樹木枯朽薪養枝葉舍穀之少益其斛斗

年命短促延其丈尺得在上古種民之次又

請元精父母十萬人一合下骨持臣章連詣太極玉皇几前又請東王父西王母各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下主為弟子拔贖魂魄增年益壽懷災却禍收斷家親大人前亡後死注祟復連之炁悉使斷絕拜章之後住宅清宜人口慶泰百病不侵災表度脫如願之日敬受重恩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四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五

舉

廣成先生社光庭集

三天請命章

具法位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

上言謹條男入某家口辭列比來為家輒軻宅舍凶虛夢想醜惡鬼氛紛紜所向乖違諸無稱泰錢財耗散生業不興田獵少收與求無利肉人某以某月日已來忽染疾患四支羸劣飲食不甘顏色青黃魂神離散凶神降禍惡鬼與災名入三官死解上計簿中五刑六害之內上為天羅所纏下為地網所繞深恐一旦不自免脫災厄禍難之次卜決形候並非吉兆又恐入今歲來身中半命有災厄眾難算善窮盡災殺加臨即日馳來請臣到宅求乞拜奏延命生算扶衰度厄增年益壽追魂拔魄三天請命分解災忌章辭乞保身命解災度厄辟斥下官故燕中外妖祥精邪魍魎往按後庭鬼賊謹為上請天官君將吏兵部具件別如左

上請天曹勅太山府君門下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三官算盡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五官府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主者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功曹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勅太山五道大神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太山五獄大夫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太山主算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太山呼召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太山送解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太山延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太山三丘五墓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主算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度厄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斷絕復連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長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北時司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司空門下君一人官將

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主者典籍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主簿孝春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錄籍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七獄掾吏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卿考定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五社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七竈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五盟七誓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十二月建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太歲將軍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杜稷符廟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三官拔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三官護命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拔三魂七魄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延生度死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解災謝罪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天曹勂迴名易形門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都合三十六部天官君將吏兵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一合下次為考問太山三十六部崑崙十二時司命符廟府獄之中拔賸求夏肉人某三魂七魄九命七籍形影精光神炁付與某身中悉令備具刑除三官上計死籍定上生名之簿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延命生算扶衰度厄追魂拔魄倍倉益祿解災度厄生炁布流如願之日仰荷

大道罔極重恩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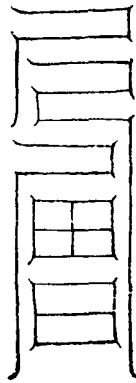
維某年歲月日朝某州某縣某鄉某里第子某年若干歲戶口若干人今居某處住止即日稽首乞恩詣臣求乞拜上三天請命扶衰度厄生算益壽章辭但由肉人某闕門頑愚得廁道門忝生人代處在凡夫招延考烝自入今歲初春已來經喪凶危夢想無善恐厄難災衰併來相會年窮算盡諸患加臨三魂七魄閉繫在天牢地獄之中天地水三官死解上計簿中五刑六害之內閻家憂惶安負莫保唯以一心上憑

大道委命至具告訴向臣求乞章奏延命度厄增年益壽乞巧具炁覆育肉人身命君將吏兵飛騰驛馬迴度天地水三官門下主為男人某分解上計求覓三魂七魄付與身中過度災厄之門永為上古種民之次如願之日仰荷

大道覆育重恩謹狀

已下符並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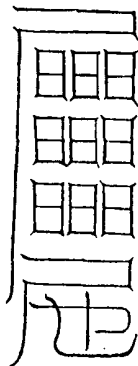
謹請今某歲直符神某從官若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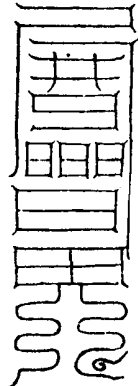
謹請今某月直符神某從官若干人



謹請今某日直符神某從官若干人



謹請今某時直符神某從官若干人



右狀請前條歲月日時符神并從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同心併力各費持神符上詣天官地府太山四十八獄之中主為第子某扶衰度厄延命生算增年益壽追魂拔魄刑除死籍定上生名今謹費命繒白素一疋命米一石二斗絲百二十尺作一結刀一口紙一百幅筆墨油三分等立信道門拔賸魂魄倍倉益庫若年命短促延其丈尺乞得在上古種民之次上壽百二十歲過免三災九厄刑除死籍定上生名百病痊除生炁布流如願

之日仰荷

大道覆育重恩謹狀

太上三天曹主算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太上三天曹追拔魂魄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解脫死名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解計拔命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扶衰生算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解脫死籍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主贖命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斷絕三官執繫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斷計解計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倍倉益穀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延命益算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拔度三十六獄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太上三天曹北鄭三十二獄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太上三天曹一百二十曹府門下君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

右狀請前條勅詣天地水三官門下君官將

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一合下主為弟子某扶衰度厄延命生算增年益壽追魂拔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則除死籍定上生名萬靈匡祐生炁布流如願之日被受重恩謹狀上請甲子旬中收精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甲戌旬中收毒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甲申旬中收炁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甲午旬中收瘟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甲辰旬中收神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上請甲寅旬中收鬼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

右狀請前條六甲旬用事天官君將吏兵各一合下主為肉人某延命生算扶衰度厄或因修新補故犯觸土公太歲將軍北時司令十二月建前後八神六甲鬼賊五瘟五疫鬼妻之炁一切消滅防保人口急急一如太上口勅律令

上請春三月大監吏一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夏三月大監吏一人兵士十萬人上請秋三月大監吏一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冬三月大

監吏一人兵士十萬人

右狀請前條十二月四季之中用事天官君將吏兵一合下主為某分解身中衰災收除鬼炁延命生算免災脫厄分解災忌平安無他急急如律令

上請東方收除五炁君一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南方收除五炁君一人兵士十萬人上請西方收除五炁君一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北方收除五炁君一人兵士十萬人上請中央收除五炁君一人兵士十萬人

右狀請前條五方用事天官君將吏兵士各十萬人一合下主為肉人某身中收除五方五色虛耗鬼炁災厄度脫生炁布流急急如律令

上請春三月治病功曹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夏三月治病功曹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秋三月治病功曹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冬三月治病功曹吏十二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

右狀請前條十二月春夏秋冬四季九十日
中用事天官君將吏兵士各十萬人一合下
主為男入某身中解災度厄剗除死籍定上
生名上壽一百二十歲為上古種民之次急
急如律令

上請子年解計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
十萬人上請丑年解計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寅年解計君一人官將
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卯年解計君一
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辰年解
計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
巳年解計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
人上請午年解計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兵
士十萬人上請未年解計君一人官將百二
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申年解計君一人官
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酉年解計君
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請戌年
解計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上
請亥年解計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兵士十
萬人

右狀請前條十二歲月日時中上計并建除
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等日天官君將吏
兵各十萬人一合下主為男入某身中解災
度厄剗除死籍定上生名上壽百二十歲元
辰對會連星死運一切除蕩如願之日被受
重恩謹狀

謹條天地水三官神鬼名字曹府傳治件別
如左

請大道仁慈垂賜飛騰驛馬走詣諸處神祇
符廟之中若肉人某三魂七魄繫在丘墓外
殍百鬼牢獄之中次第求覓拔出付與身中
悉令備具若不具者走詣東方何伯水官門
下求覓之若不具者又詣中吏何伯水官門
下求覓之若不具者又詣三天水曹門下求
覓之若不具者又詣太歲大將軍門下求覓
之如不具者又詣太祖父母家親大人并客
死外亡男女之鬼亡魂門下求覓之如不具
者又詣北時司命府獄門下求覓之如不具
者又詣月建前後八神門下求覓之如不具
者又詣五部土公宅龍門下求覓之如不具

者又詣主簿孝春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
詣司空校尉上府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
詣司徒校尉上府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
詣北鄴二十四獄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
詣宅中具官夫人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

詣寒溫井竈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詣三
丘五墓塚訟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詣行
年本命六甲禁忌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
詣三十六獄門下求覓之如不具者又詣天
地水三官曹府之中求覓之請乞

太上大道君將吏兵詣諸曹府之中求覓肉
人某三魂七魄付與身中喪厄度脫壽命延
長死中得生厄中得度如蒙所願之日被受
大道慈育重恩謹狀
即日通詣

秦玄都云云但由肉人不關科法奉道多違
招延不利比來為家輒軻宅舍凶虛夢想紛
紜鬼炁屯結人口瘕疔卜決多忌肉人某辭
列自入今歲來身中年命有災厄眾難算奇
窮盡災殺加臨連星厄運名入三官死解上

計簿中五刑六害之內上為天羅所纏下為地網所繞深恐一旦不自免脫災厄禍難之忌聞家私心宿夜憂怖其知何計唯以一心上憑

大道委命至其告辭向臣求乞章表以為肉人某扶衰度厄延命生算增年益壽追魂拔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收斷中外強拜精邪注葉復連鬼賊之悉悉令次第滅除保其年命若入死圖即云云小臣下愚不勝所見謹為伏地拜章一通上聞

○ 某天會恩惟

太上無極大道太上師尊上官典者垂慈省理乞弓元炁覆育人口身命平安無他或以春三月九日之中上計或以夏三月九日之中上計或以秋三月九日之中上計或以冬三月九日之中上計或一年三百五十四日之中上計或以三十日一節之中上計者謹請大破除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解除肉人某或以寅星寅宿寅歲寅月寅日寅時之中上計或以卯星卯宿卯歲卯月卯

日卯時之中上計或以辰星辰宿辰歲辰月辰辰時之中上計或以巳星巳宿巳歲巳月巳日巳時之中上計或以午星午宿午歲午月午日午時之中上計或以未星未宿未歲未月未日未時之中上計或以申星申宿申歲申月申日申時之中上計或以酉星酉宿酉歲酉月酉日酉時之中上計或以戌星戌宿戌歲戌月戌日戌時之中上計或以亥星亥宿亥歲亥月亥日亥時之中上計或以子星子宿子歲子月子子時之中上計或以丑星丑宿丑歲丑月丑日丑時之中上計上請天官君將吏兵北斗門下君主為肉人某身削除死籍定上生名某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歲自此之外皆為凶橫所夭乞為肉人某身中分解三災四殺五刑六害七傷八難九厄三鬼五神百二十刑厄悉蒙超度謹請拔命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謹請日月星宿九宮華蓋北極君乞為肉人某身中分解年災月厄得蒙度脫謹請生算君十二人謹請

解厄君十二人官將各百二十人一合下主為肉人某身解除三災九厄千病萬痛豁然除差平復如本謹請直使功曹千二百人一合下口含神湯聖藥醫治肉人某身中五藏安帖六腑宣通謹請治病功曹又請陽神伏史各千二百人謹請狼吏虎賁百二十人主為肉人某身中療治三百六十骨節之內百病除愈謹請參對馳驛吏千二百人謹請都官僕射天驕甲卒天丁力士各千二百人主為醫治肉人某四支五體之內百病悉蒙除差謹請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西門九宮之內追拔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西南門九宮之內拔出入人某三魂七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巳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東南門九宮之內拔出入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辰乙巳丙午

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此一句
中直符神上詣天東北門九宮之內拔出肉
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甲寅乙
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西北門九宮之內
拔出肉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謹請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
寅癸卯此一句中直符神上詣天東門九宮
之內拔出肉人某魂魄付與身中悉令備具
謹請南昌宮中延命度厄君一人官將百二
十人一合下主為肉人某防保身命安魂定
魄削除死籍定上生名倍益壽延命生算
扶衰度厄生炁布流拜章之後住宅清宜人
口康健災衰度脫永無天災罪戾消除百靈
匡衛所請天官君將吏兵隨臣三會都章言
功舉遂以為教信恩惟
太上無極大道太上師尊上官典者垂慈省
理謹為弟子某拜請天官君將吏兵求乞扶
衰度厄增年益壽三天請命追魂拔魄付與
身中悉令備具太醫治病防保身命平安無

他臣謹為拜上乞恩章一通上詣
某天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
拜以聞

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之五

二篇同卷

靈寶淨明院行遣式

天樞院都司須知行遣式

聖上

靈寶淨明院行遣式

淨明院明演教師周真人編

淨明符券式

靈寶淨明院外壇

本院今有某月分帝君神王官將及諸法

院神將吏兵等合給料錢符券赴

天樞院請領開具下項

一淨明院三十六帝君及神王官將八

萬四千寨主節真甲馬等眾

如受別院神將依例畫一開具

右今給符券付淨明三十六帝君及諸神王
官將寨主節真甲馬及諸法院神將吏兵等
請執符券詣

天樞院請領照會仍子細開具神將吏兵合
請料錢數目不管漏落神名依高下分明勾

行儀散不請減少增多急如
太上洞神堂誓律令施行故券

太歲某甲子年 月 日券

院

券頭用刺那符一道滿券亦用淨明法

印印二十四印

發券對申 天樞院式

靈寶淨明院外壇

本院今有今月某日帝君神王及諸法院
神將吏兵合給符券詣

天樞院請領料錢須至申 聞者

右本院除已依

淨明經法出給符券付帝君神王官將及諸
法院神將吏兵收執前去請領外謹具狀申

天樞院伏乞

照會支給施行謹狀

太歲 年 月 日具位 狀

發申狀券對引式

靈寶淨明院外壇

今差天庫大神費申狀一道并符券上詣

天樞院投下須至旨揮

右仰天庫大神前去分明投下依教請領料
錢均行儀散不得住滯時刻如違罪有所歸
急急如

太上洞神堂誓律令

年 月 日引

奉批天庫大神

院 病人投狀式

某道某府某縣某鄉某坊巷居住奉

大道弟子姓某

右某氏為本家某年某月某日時生於某年

月日得患甚病醫藥無効切慮邪祟纏連在
身枉傷性命或夢中交往男女神鬼或因卜
出子細於狀內無記謹具狀投

靈寶淨明院外壇伏望

法慈救治施行謹狀

年 月 日具位姓 某 押

第一判狀差神將式於狀後批列押

差淨明神王官將押兵若干仰詳本人所陳

狀內事理火急押兵前去本人家監勒住宅
土地司命六神子細於患人身中及住家四
圍上下搜捉在身為禍作病邪神鬼祟男傷
女亡土木山精倚草附木等神鬼牢固擒縛
送東嶽依

天條施行如有內外男女家親即仰發元
來去處所屬收管不得再來在身為禍及不
得走透須要患人日下痊愈仍入夜分明顯
現排換兵馬於本人家報應不得有違急急
如

太上洞神堂誓律令施行

年 月 日 時遣押

此一狀於本壇發兵時燒

第二判狀式

付本人家土地司命六神仰詳狀內所陳事

理火急不移時刻子細於患人身中及四圍
上下搜捉為禍作病邪神鬼祟男傷女亡依
軍附木等精依分明收捉付差去神將吏兵

押赴東嶽依

天律施行如是內外家親仰押赴元來去處

收管不得那來為禍仍不得容情蓋庇致令
走透須管恩人日下瘥安入夜分明於本家
報應不得違滯如違申奏
上天乞依
太上洞神堂律令施行

年月日時遣押

此一狀燒於病人家寬前

第三判狀式

差神將吏兵前去救治仍給符水治病

落日押

如病勢大即備本狀調如法用好紙寫牒
如患人邪惡稍重似昏重只便令寫狀一
紙後判請本州或本縣城隍主者請詳本
人狀內事理火急差撥本廟得力了事判
官管押本廟神將吏兵子細於患人身中
搜捉云云同前判語
三狀如患人家獻紙馬等於後批云本人
家今隨狀獻錢馬若干請分明受領如治
病須將本壇應干神將輪次差撥
牒神王治病式

靈寶淨明院外壇 牒 神王官將主者

本院今據某人狀云云須至公文者

牒請前項本人所陳事理疾速部押本寨兵
馬前去某處城隍催本廟火急差得力了事
判官勇猛神將吏兵監勒本家土地司命六
神須要子細於病人身中搜捉在身為禍作
病邪神鬼祟男傷女亡牢固枷縛擒赴天獄
依條治罪施行日下須管病人瘥安便邪惡
離體具奏集身不得容情蓋庇致令閃避走
透鬼祟切慮枉傷性命不便除已別作施行
外不請將同常事切在依稟
淨明元降

指揮無輒有違故牒

太歲某甲子年 月 日 時牒

朱批 神王官將主者

具法位姓 押

申帝君式 或申三十六神王

具法位姓某

今據某州某縣某人狀某事為此須至申
上者

右所據某人前項陳述謹具申

東縛百邪帝君 救治百病帝君聖前伏望
聖慈差撥神兵將吏前去某人家同與本州
城隍監勒本人家土地司命六神子細搜捉
於某人身中為禍作病邪神鬼祟不問親疎
一例擒赴 天獄依
天條治罪施行仍乞放令某人日下瘥安分
明於本人家報應謹狀

太歲某甲子年月日具位姓 某 狀

獻淨明院神將符水錢馬狀

靈寶淨明院外壇

本院今據某州某縣某人投狀為某人見
患甚病投院乞行救治并乞行符水救治
本人自燒獻金錢雲馬若干須至指揮
右本院除已差神將吏兵外今給符水付本
人先次服食所有本人燒獻錢馬請
淨明院東縛百邪救治百病行符呪水符神
符吏分明受此本人所獻錢馬疾速降臨具
肅入於符水之中使令病人服食符水入腹
之後應有一切病邪及諸疼痛或寒或

熱瘧時疾等氣即便消散令病人身不熱
身邪悉離體速獲痊安不致違誤

太歲某甲子年 月 日引

朱批 淨明神將等

院 押

獻錢馬申狀式上七三九八
第日用此式

具法位

金錢若干 雲馬若干

香茶酒果 普供素食等

右伏遇今月某日謹獻上

淨明院三十六帝君伏望 聖慈俯賜

鑒納扶教某行持符法治病驅邪呼召神將

立有應驗仍係扶闔家眷等大小安寧 尊官

某等只乞保護壇場守衛人口謹具甲

聞謹狀

太歲 年 月 日具位姓 某 狀

獻錢馬牒式

靈寶淨明院外壇

富院某過某日燒獻金錢雲馬并供養素

食酒果香茶等普仲陳獻各開具錢而下

項

一淨明院神王官將靈官主掌判官典

者勝籍典籍使者等展及節貢甲馬

吏兵共化金錢若干雲馬若干

餘院神將依例列位各獻錢馬若干

右各請分明受領如遇本院行持符法治病

驅邪呼召神將並仰疾速前來報應須要病

人目下痊安如押引判狀差使即時前去不

得誤事尋常仰在院保護壇場守衛人口不

得放令邪神鬼祟侵犯壇場纏繞生人各仰

遵依施行故牒

太歲 年 月 日 時牒

朱批 淨明神將等

具法位姓

欄弟子帖式

靈寶淨明院外壇

據狀云云當院所據激切不致抑絕除於

某月某日之辰開具法職印樣飛奏

師尊乞頒下 三界應干所屬去處修設

懸符對 高具御前依科傳慶託准律聞

報淨明法部中帝君神王等果并給付天

印及補受法職開具下項須至指揮

一補受某人具所受某職

一太上靈寶淨明經法語錄共三冊

一淨明法主之印一顆

一淨明之印一顆

一法劍一口

一法鏡一面

一淨明心印寶牌

一淨明記功過簿 面

一淨明法錄中帝君神王

一淨明法部中八萬四千靈官主將

一淨明法部中八萬四千節貢甲馬

一淨明法部中功曹直符受事判官

右帖給付受法弟子某仰准律交割上件職

事掌行天印合屬帝君神王等在院輔助行

持 道法救治王民疾苦精勤香火恪志修

崇無犯 科條有違 天憲每事正惡不得

慢易

太歲 年 月 日帖

保舉傳教師具位

姓名

度師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許在天

監度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張在天

籍師玄都御史吳在天

經師王孝恭順仙王謹在天

祖師孝道仙王靈寶淨明真君太陰元君在天

祖師孝道明王靈寶淨明真君太陽上帝在天

戒牒文

上清靈寶十戒 牒某人

凡受 靈寶大法先明十戒

一執心平等不得自欺

二忠事君師孝敬天地父母

三仁慈及物貧儉節身

四清淨端直不得阿黨

五敬遵上法深信修行

六敬重鬼神不得輕侮

七凡所衣食皆是 元始祖炁不生外想

八灰水蕩穢不得修飾

九口誦心拜無使形勞

十七日大定神光湛然見 王清境

右件戒文仰遵依奉行故牒

太歲 年月 日牒

度師已下同前列之

奏度人經法補帖

靈寶淨明院外壇

據某人狀恭聞

靈寶淨明宗王上帝降洞神堂昇玉局座

演說靈寶大法淨明經法黃素法流傳下

界濟度天人今來復見歐陽教師等奉

真旨編到 靈寶大法四卷乞傳授行持

本壇除已保舉繳奏 具師乞告下天省

關牒靈寶法內天具外合給帖者

一靈寶戒牒一道

一靈寶大法四卷

一道君法印一顆

一泰玄都省印一顆

一總監鬼神印一顆

一准

格初階先具所授籙職補充參受

上清靈寶大法統攝三界邪魔皈正

管太玄都局事及請降靈寶神玉靈

官玉女吏兵等贊助行持

右帖某人仰遵 玄範克守誓言濟度天人

超拔苦爽有功之日進職

奏玄無或乖違自取譴答故帖

年月 日帖

保舉師具位姓名

度師九州都仙太史神功妙濟真君許在天

傳度付法物下項

呪印曰咒畢東方取炁一

神印具文上帝之符三界之信百靈是護守

而用之與道相合有負道者罰其九祖

呪鏡曰咒畢南方取炁一口

神鏡靈靈如法子心照天清照地地平照

人人誠願我法子長如鏡明

呪水曰咒畢北方取炁一口

神水湛湛如孝子性流上則運流下則順居

炁不盈自然而定願我法子長如水淨

呪簿曰咒畢東方取炁一口

簿書凡物可見真情出即事君上入即事父

兄非貧非淫唯具唯誠舉動書之無隱實情有違此誓如師此盟

咒法書曰咒畢西方取燕一口

太上靈法度爾生死九祖飛天三尸棄體有能專心百祥來至仙階必昇雲天可全有違科律如師此誓

咒丹書曰咒畢東方取燕一口

太上靈丹方存旨教九篇真文可以理顯去汝妄心慎汝聞見想之以成丹之九轉一年而生九年而變一飛凌空三年朝現有違此約災患立至如師此願

咒劍曰咒畢西方取燕一口

神劍非鐵化燕於身取彼日月鍊以丙丁三年劍成斬邪戮人不殺無罪不伐忠臣有違此而妄用者如師此盟

次取燕一口吞之吹之如迴授父師尊屬即拜長跪捧法物面東向師前云

某得靈法法物具備親遇聖師得此玄意今得至此恩實有自願我師父憫某愚意勉力共行志學無替如違此科某受鄧都考戮

及於九世師於此時慎無自棄

師授即拜拜次同跪祖師次謝上帝次燕

一口如傳弟子即逐一如上法方逐度

過法物咒曰

願我學法子無失初學心上敬天地恩次敬

君父情學之如有功與子皆飛昇設或慢師

教永劫入沉淪次燕一口跪謝如前

戴日履斗法

用逐日日出時恰定剔起存象在頭履斗者

步斗也轉七送災發自丑左行

本壇逐月發券諸院神將下項

一淨明院三十六帝君及神王官將八萬四

千主者節貨甲馬等衆

一天樞院四神八將靈寶判官童子吏兵及

考召神將等

一驅邪院神將及斗下考召三十六大神將

四直使者及吏兵等衆

一東嶽統軍神將助法神將並亞副大將兵

頭部伍長防禦龍神九獄主吏直壇威儀

使者兵府從事兵廚主吏四直功曹直壇

土地嶽兵一千衆

一天寶靈書法部中神將吏兵天仙兵馬

一三五大都功錄中符使符吏功曹神將天

仙兵馬及吏兵等衆

保舉傳法奏狀式

具法位臣姓某

右臣據求法某錄弟子狀投臣壇乞傳受

靈寶淨明經法臣伏觀某人云云普願代

天行化助國救民臣今保舉堪充本院法官

堪行淨明經法事如後異同例依堂誓所有

某人投狀連粘在前謹具狀奏

靈寶淨明度師九州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

君道前伏望聖慈九臣所請早賜

報應別具奏聞依格付度謹錄奏

聞伏候仙旨謹奏

太歲某甲子年月日具位臣姓某狀奏

報應訖補職狀式

具法位臣姓某

右臣據求法某錄弟子某人狀投臣壇下乞

傳受靈寶淨明經法臣於今月某日連狀

保奏訖已蒙 報應許賜傳度今補其人
太上某法錄忠孝法師行靈寶淨明經法充
淨明院典籍仙佐外取會到某人合用
太上淨明之印淨明法主之印及押字二箇
連粘在前謹具狀奏

靈寶淨明度師九州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
君道前伏望 聖慈允 臣所請奏聞

三境帝關師尊及頒降下 三界應千合屬
去處照會施行仍告下淨明院依格差撥帝
君神王元帥使者主宰官將節貺甲馬等衆
前來某人壇下同共拯救生靈疾苦於日下
明彰 報應以憑收管謹錄奏 聞謹奏

太歲甲子年月日具法位 臣姓某狀奏

仁正威靈朱
孝廉慈惠張

四十二

十四

忠慎慈惠張

清正廉慎官

太上靈寶淨明院

當院今補弟子某充本院法官依例出募文
付本人起界仰收執前去

天樞院請領出身文字急急如

太上律令

太歲 年 月 日 時 券

院 押

靈寶淨明院行遣式

天樞院都司須知行遣式

表格

臣某二人已上則云臣某等言云云臣某誠
惶誠懼賀即云誠歡誠并辭未亦唯此頓首
頓首辭云云謹奉表稱稱謝若賀或辭免陳
乞不用狀者各隨 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年 月 日具位 臣姓名上表

凡上表陳事皆用此式箋亦倣此但易頓
首曰叩頭不稱臣如南斗北斗已下用箋

奏狀式

某司自奏事即具官某事云云自奏而無事
用者於此便云方臣右臣某云云如列數事
即云右件如前云謹錄奏不列事尾便稱聞
謹奏

年 月 日具官姓名狀奏

凡狀前及封面以黃紙貼事仍於狀前批
中發日時應奏諸事於年月日旁貼乞降
付某處若借印者亦於此處開說差出者
仍貼云臣今見在某處某月日發向某處

已上月表來者亦各准此封面具官臣姓名狀奏謹封實封云謹實封實封者指角重封兩端用印無印者具臣名書字封面不貼黃在外奏者止貼係機密及急達字其用劄子者前不具官不用右不用年改狀為劄子事末云取進止此即直詣通落不經司屬急達文字其用勝子者唯不年不全幅不封如狀小書若於默奏時則面北默奏面前燒化

保奏式如保奏官將傳法用

具官姓名准令或格唯具合舉條例右臣某伏觀某官姓名入辭入事今保舉堪充行云云入事如後異同例依天憲謹具錄奏聞伏候勅旨如保人於他處即稱仙旨

年月日具位臣姓名狀奏

單狀式

某司自申狀則具在某事云云自申狀而事因者於此便云右云云謹具申如前列數事云云右件某如前云云某司謹狀取處

單十一

十六

分即云依條指揮

年月日具位姓名狀

單狀凡所統攝皆用此式如申東轍之類仍於狀前貼出申發日時

牒式

某司牒某司或某官某事云云牒云云如前列數事則云牒件如前云云謹牒

年月日時牒

具位銜姓某押

凡非相統攝後用此式諸補牒或准此改唯某司作某人性名不缺字辭末云故牒

雖統攝而無申狀例及相等用上於所轄而無符貼例者則曰牒某處或某官並不空字也

符式

某司某事云云某處主者云云符到奉行

年月日符

具官銜姓名押

關式

某司某事云云右關某司故關

單十一

十七

年月日關

具官銜姓名押

凡所隸而別職局者用如天道院關仙籍案之類同隸天樞也

帖式

某司某事云云右帖某處或某人云云如前列數字云右件帖云云

年月日帖

具官銜

押

凡差撥神將治病行下用此如引則曰引

曉示式

年月日晚示

具官

押

如有凡榜者准此唯年月日下書榜字及列位依牒件

天樞院都司須知行遣式

四經同卷

傳一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

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

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

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

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

靜天地悉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

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

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

不能者為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

於心無其心外觀於形無其形遠觀於

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以空

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

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能生慾既不生即是

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

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衆生名為得道能
悟之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事上德不德下德

執德執著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

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

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

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

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

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

仙人葛仙翁曰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遍

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

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

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

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

之升為天官中士得之南宮列仙下士修

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

左玄真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

十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

鍊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

不干衆聖護門神升上界朝拜高尊功滿

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

老君曰斗姆上靈光圓大天寶月中有萬樹
色瑩瑤瑤玉兔長生攝鍊大藥凡天地氣運
休否日月星辰錯行兩曜晦明不時風寒暑
濕不即亢旱水火疫癘凶災至如刀兵蟲蝗
妖精鬼怪疾病傷生爭訟橫撓種種不祥悉
皆乖氣所致斗姆降以大藥普垂醫治之功
變理五行升降二炁解滯去窒破暗除邪愆
期者應期失度者得度安全胎育治療病痼
潤益根莖陽回氣候生成人物鍊度鬼神散
穰百結資補八陽輔正全真召和延祚潛施
藥力職重天醫生諸天衆月之明為此斗衆
星之母斗為之魄水為之精主生人身光凝
性水衆水一月衆月一光有情無情均靈靈
光道悉一一資其生養護衛恩深德重皆莫
能知是以人心面有七竅內應乎心魄有七
真受魄於斗斗母尊號曰九靈太妙白玉龜
臺夜光金精祖母元君又曰中天梵炁斗母
元君紫光明哲慈惠太素元后金真聖德天
尊又化號大圓滿月光王又曰東華慈救皇

君天醫大聖應號不一主治中天寶閣粗劫

在玄明真淨天修行玄靈妙道勤奉元始至
專慧香氣氤氳智燈朗曜每發至願願生聖子
補裨造化統制乾坤願力堅固終始如一因
沐浴於九曲華池中湧出白玉龜臺神輝寶
座斗母登于寶座之上怡養神真修鍊精魄
冲然攝炁悉入玄玄運合靈風紫虛蔚勃果
證玄靈妙道放無極微妙光明洞徹華池化
生金蓮九色經人間七晝夜其華池中光明
愈熾愈盛其時一時上騰九華天中化成九
所大寶樓閣寶樓閣之中混疑九真梵炁自
然成章文曰魁魁魁魁魁魁魁魁前有天
罡光敷秘宇文曰魁魁魁魁魁魁魁魁是九章生
神應現九皇道體一曰天皇二曰紫微三曰
貪狼四曰巨門五曰祿存六曰文曲七曰廉
貞八曰武曲九曰破軍天皇紫微尊帝二星
居斗口安羅上官真光天如車輪得見之者
身得長生位證真仙永不輪轉二星分作餘
暉為左輔右弼為擎羊陀羅神化無方總領
玄黃正炁七元星君軒運陰陽造化功沾三

界德潤群生其功德力不可思議夫修鍊九

還七返大丹者持此頓悟玄關靈光現前三
十九節自然生榮了證太玄三一之道知守
本來真足之理堅固真身更能精修大定乃
至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飛昇玉京適適自在
至此則劫劫生生玄祖宗親皆得解脫同受
玄恩濟度存亡此為深妙皈心持奉靜處瑤
瑤內景無漏於六根外景不淪於萬有湛然
清靜道在目前頂禮真形恭敬

咒曰

玄靈即榮 永保長生 太玄三一 守其真形。

五臟神君 各得安寧

魁魁魁魁魁魁魁魁急急如律令

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爾時太上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在泰清境上太極宮中觀見衆生億劫漂沉周迴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華或生夷狄之中或生蠻戎之內或富或貴或賤或貧暫假因緣墮於地獄為無定故罪業牽纏繫陰司受苦滿足人道將還生居畜獸之中或生禽蟲之屬轉乘人道難復人身如此沉淪不自知覺為先世迷真之故受此輪迴乃以哀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於蜀都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於是

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廣宣要法普濟衆生是時

老君告天師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種罪根多肆巧詐多恣淫殺多奸群情多縱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如此等緣衆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我今哀見此等衆生故垂法教為說良緣令使知道知身性命皆憑道生了悟此因長生人道種子不絕世世為人

生無道之鄉不斷人之根本更能心修正道漸入仙宗永離輪迴超昇成道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歸真知命可以本命之日修齋設醮啓祝

北斗三官五帝九府四司薦福消災奏章懇願虔誠獻禮種種香華時新五果隨世威儀清淨壇宇法天像地或於觀宇或在家庭隨力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念此大聖北斗七元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災衰洗滌福壽資命善果臻身凡有急難可以焚香誦經刻期安泰於是說

大聖北斗解厄應驗曰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災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四殺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五行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六害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七傷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八難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九星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夫妻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男女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產生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復連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疫癘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疾病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精邪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虎狼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蟲蛇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劫賊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枷棒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橫死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咒誓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天羅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網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刀兵厄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水火厄
於是七元君 大聖普通靈 濟度諸厄難
超出苦衆生 若有急告者 持誦保安寧
盡憑生百福 咸契於五行 三魂得安健
邪魅不能停 五方降真炁 萬福自來并

長生超八難 皆由奉七星 生生身自在
世世保神清 善似光中影 應如谷裏聲
三元神共護 萬聖眼同明 無災亦無障
永保道心寧

老君曰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爲造化之樞
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
間善惡之期司陰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稟七
政同科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
上至

帝王下及庶人尊卑雖殊途命分俱無差
別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
天府有災有患不知解謝之門祈福祈生莫
晚歸真之路致使魂神被繫禍患來纏或重
病不痊或邪妖尅害連年困苦累歲延遲塚
訟徵呼先亡復連或上天譴責或下鬼訴誣
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須投告北斗醮謝
真君及轉真經認本命真君方獲安泰以至
康榮更有深妙不可盡述凡見北斗真形頂
禮恭敬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 子生人屬之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 丑亥生人屬之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真星君 寅戌生人屬之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 卯酉生人屬之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 辰申生人屬之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巳未生人屬之

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 午生人屬之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第九隱光內弼星君
上台虛精開德星君

中台六淳司空星君
下台曲生司祿星君
如是真君名號不可得聞凡有見聞能持念
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緣得聞持誦其功德
力莫可稱量若正信男女值此真經智慧性
圓道心開發出群迷選入希夷門歸奉真宗
達生榮界於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下日
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世
世生生不違真性不入邪見持經之人常持
誦七元真君所屬尊號善功圓滿亦降吉祥
即說北斗呪曰

北斗九辰 中天大神 上朝金闕 下覆崑崙
調理綱紀 統制乾坤 大魁貪狼 巨門祿存
文曲廉貞 武曲破軍 高上玉皇 紫微帝君
大周天界 細入微塵 何災不滅 何福不臻
元皇正炁 來合我身 天罡所指 晝夜常輪

俗名小人 好道求靈 願見尊儀 永保長生
三台虛精 六淳曲生 生我養我 護我身形
魁魁醺醺 醺醺尊帝 急急如律令
老君曰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
主宰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祐主持人
命使保天年凡俗無知終身不悟夫本命真
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爲本命限期有
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真君七千神將本命
真官降駕衆真悉來擁護可以消災滅罪請
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本命限期
將至自身不知不設齋醮不修香火此爲輕
生迷本不貴人身天司奪祿減算除年多致
大喪迷誤之者雖遇經訣懷不信心毀謗真
文如此之人身謝之後淪沒三途漂沉諸趣
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若本命之日

能修齋醮善達天司一時於本命限期開轉
真經廣陳供養使三生常為男子身富貴聰
明人中殊勝其有身果薄雖在人中貧窮
下賤縱知本命無力修崇能酌水獻花冥心
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
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
厄蠲除獲福無量天師歡喜踊躍作禮讚歎
難可得遇無上法橋

老君重告天師曰世人罪福善惡皆屬天司
懺罪消災莫越修奉遇本命生辰告身中元
辰驛馬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今眷屬安寧凡
有上士於本命生辰持此真文者外伏魔精
內安真性功沾水陸喜及存亡悔過虔恭漸
登妙果重立玄功證虛無道乃得聖智圓通
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遙雲際升入金門與
聖合真身超三界永^身不輪轉壽量無窮快樂
自在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清淨
身心焚香持此真文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
君隨心禱祝喜無不應災罪消除致感萬聖
十真俱來衛護此文所在之處十真敬禮萬

聖護持魔鬼潛消精靈伏匿世有災殃悉皆
消滅是名北斗本命延生經訣乃修真之選
路得道通達皆因此經證聖成真皆因此經
出離生死皆因此經保護男女皆因此經保
命延年皆得自在永為身寶福壽可稱保而
敬之非人勿示

老君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還於玉京是
時天師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願流行以傳
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
所在擁護於是再拜

老君而說贊曰

家有北斗經 本命降真靈
家有北斗經 宅舍得安寧
家有北斗經 父母保長生
家有北斗經 諸獸化為塵
家有北斗經 萬邪自歸正
家有北斗經 營業得稱情
家有北斗經 闔門自康健
家有北斗經 子孫保榮盛
家有北斗經 五路自通達

家有北斗經 東惡永消滅
家有北斗經 六畜保興生
家有北斗經 疾病得痊癒
家有北斗經 財物不虛耗
家有北斗經 橫事永不起

家有北斗經 長保亨利貞

老君曰善哉善哉汝可宣揚正教福利無邊
普及衆生永霑勝善天師稽首禮謝信受奉
行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

開經無上妙品靈章

稽首太上尊 歸命禮北辰 仰啓二尊帝

朝現七元君 經始蜀都出 道爲天人根

消災解厄 保命守玄真 南陵三十使

北斗七千神 俱來衛法座 同人清淨門

臣今至心誦 道悉自然存

太上老君在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下午降蜀都

授與天師張道陵北斗延生妙經未悉其章

復授長生妙訣

太上曰天一生水生自北方故紫微之垣高

崇北辰北辰之宿列爲七元首引倉辰尾明

破曜中立文曲以爲天地之樞軸是以北斗

司生司殺養物濟人之都會也凡諸有情之

人既稟天地之氣陰陽之令爲男爲女可壽

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命也今見衆生無門

進修真之路無誠向禮斗之科我故哀憫大

闡玄靈設當諦聽廣布流行使人入皆躋仙

昨不蹈輪迴天師再拜喜躍無任

太上曰

北斗之事 衆宿停輪 運天轉地 去穢除氛

春秋冬夏 生物生人 東南西北 立紀立闡

號曰九皇 北極真君 三台華蓋 司人精魂

七元政令 結人元神 故名本命 始出玄文

衆生釋難 道合乾坤 時時朝禮 身命常存

太上說是玉音十方諸天心如水渙一時歡

喜今日欣遇無上法橋天師膝行近

玉座而說偈曰

天地生元氣 靈光聚北辰 紫微開帝座

玄關列真君 消釋諸凶厄 生成萬類人

大哉文曲宿 幹運道如春

大師說偈都竟仙班回部聖駕復天稽首玄

宮衆生受度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

讚詠圓滿靈咒

大哉北極 生物無息 樞機運動 乾坤定立

太上垂教 衆生遇植 消災解難 神目電及

臣今齋沐 上帝可格 克終克始 保家保國

誦誦道言 作是惟一 此經難遇 劫數萬億

既遇之者 請必有得 仁仁元靈 證明功德

五經同卷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傷二

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掌算伏魔神呪經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序

三玄法師王長壽撰經序

太清境太上老君兩度降蜀之臨邛姓大邑
至于鶴鳴山初授與微士張道陵正一盟威
祕錄二十四階品次授朝拜日月高奔鬱儀
結璘之真訣并三八謝罪滅除黑簿起度玄
祖之文道陵先於中嶽已獲得黃帝九鼎丹
書後始在鶴鳴山隱居遂備藥物乃依其方
法修鍊三年丹成未敢服之乃謂弟子王長
曰神丹成就若服餌之當必冲天使為真人

矣然吾未有大德宜須為國為家除害興利利
濟民庶所謂先施勤勞後可服丹即輕舉上
昇臣事三境則吾無愧焉由是果蒙
太上老君親降法駕荐授真文修行十日忽
於一時能內顧五藏外集萬神

太上復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炁行
三步九跡交乾履斗呼召九元以濟七政隨
罪之所指立攝伏精邪因吞餌大還尋滅除
小醜至是乃與六天鬼魔戰奪二十四治改
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為陰官置道者令
焚修於是明分晝夜人鬼殊途又於陵州仁
壽縣降紫十二天游玉女化地作鹹泉煎鍊
為鹽因名其地曰陵郡道陵道之成也至第
三度又蒙

太上降臨授以經籍千軸皆修行之要道將
傳付有道者令生身受度使永劫長存即與
道陵同遊成都

太上駕龍車道陵乘白鶴頓下五雲至太昊
玉女修大丹之所感地踴玉局座高丈餘
太上登于座中道陵稽首座下老君此時為

說北斗七元經削死延生之法即漢桓帝永
壽元年太歲乙未正月七日也至其月十五
日上元之辰老君又復為道陵說南斗六司
延壽度人妙經耳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爾時太上老君於永壽元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辰再降於成都太昊玉女修丹之地神復湧玉局寶座於是

老君昇于座中告道陵曰夫九天八會之真

文三洞三清之上通乃

元始天尊昔經歷于七億萬劫天地始終人倫生死五運遷變萬象興衰而天尊於是冥居景雲之上上清之境修鍊至真敷教妙道愍念蒼生大慈不捨吾昔得傳付是經今當授之於汝汝宜遵奉道之士謹修行之人天陽地陰一合而生成日月兩曜兩曜行度五緯周天是謂七政則七星九元北斗也每以杓隨月建分指節氣二十四氣二十八舍應下土七十二候三十六禽舍中有斗宿六星是則號南斗六司與北斗七政分職共理三才六合八卦九宮總轄中外百辟官品乃紫微太微兩極都曹也上係十二分次天眞靈神下統十二分野地祇主者四瀆五嶽九州八紘名山大川城隍社廟中及人民羣類萬

物無不繫其簿籍掌握北斗位處坎官名同

月曜降神於人名之為魄也主司陰府宰御

水源將濟生聚功莫大焉南斗位處離官名

同日曜降神於人名之為魂也主司陽官宰

御大帝將濟動用德莫大焉洎有天地迄至

于今二司兩極同共陶鑄萬品生成萬物注

擬天人之爵秩增減士庶之祿俸延促年齡

去留災福莫不由其與奪也所以然者乃知

陽日陰月南北二司魁斗魁綱受性水火稟

質陰陽助天地而育物體道德而垂光物得

而豐也非此而孰能乎人得而生也非此而

孰為乎是故天尊慈愍嗟觀爾舍靈一如

赤子開放救護令保生性其救護法使一切

善男子善女人不以高卑皆應至心常行恭

仰於所見時觀日曜月曜南斗北斗則鄭重

叩頭請乞祐護願賜恩福上言呼稱

至聖至尊真宰真君於哀凡冗宥赦過愆即

再拜不得懷於輕慢反招殃累

老君曰爾等男女能依吾所授奉教而行若

若有所告請欲消災度厄增福延年保家屬

物無不繫其簿籍掌握北斗位處坎官名同

之團圓祝封疆之寧謐或免息塚訟削死注

生皆當上章投詞設醮求請無不如意也於

是若君為道陵重宣言曰

南斗火官除毒害 北斗水神滅凶災

一切所求皆稱遂 萬般滯悶悉通開

能依經法冥心懺 必當隨願契靈臺

凡在有清常頂禮 禍厄無因輒敢來

老君曰神真之妙凡世難言凡夫愚昧貴遠

賤近近者身也目見日月星斗耳聞風雷詔

雅鼻嗅蘭麝腥臊舌了甘辛酸苦口宣言語

音響至於手執足行自生及老皆不可離于

水火今凡夫見之若不見聞其言如甚瞶殊

不知成立生性實是天地日月星斗與之假

於四大正滋一氣生生之生全繫水火水火

比於道之真體故不可暫離可離而獲存若

非物非人吾今叮嚀與在世男女說此要道

普令發心求請懺獻知有神真信吾教示更

能於四時月旦八節二十四氣三元三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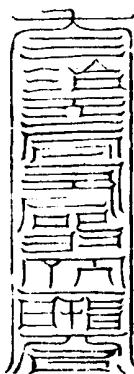
臘本命是諸良時吉日皆可上章拜表投詞

獻款請乞恩福謝過懺罪消災然燈獻果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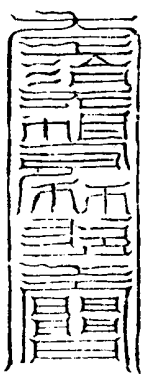
獻款請乞恩福謝過懺罪消災然燈獻果供

養拜請其福無量

南斗第一天府司命上將鎮國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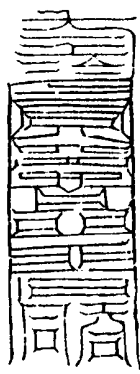
南斗第二天相司錄上相鎮獄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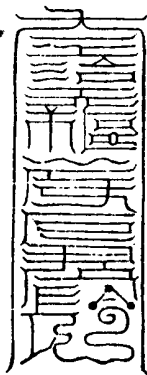
南斗第三天梁延壽保命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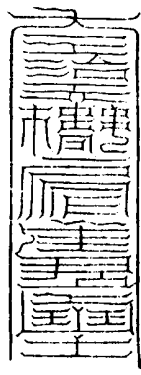
南斗第四天同益算保生真君



南斗第五天樞度厄文昌錄魂真君



南斗第六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真君



右符六道朱書男左女右佩帶令人長命
無諸災害

道言六星真君六星童子大鈴將軍凡人轉
誦此經切須至誠虔心持祝無不應驗唯在
精勤拜表上章真聖自降必獲延年長生道

性

老君曰此六司真君神性急速能傾心求諸
無願不從神真感人心隨事皆諧偶也且夫
萬行之本一身之根在乎道氣係固形命形
命係固在乎教法教法存乎科儀之細靈聲

發靈應形動影隨形從心移發足動步神靈
微妙

南斗北斗陶魄鑄魂既受鍊乃還轉生人
能依吾教法謝已往之非補將來之短洗滌
眾災拜迎百福唯在嚴潔學敬聲志拔誠必

獲度世之仙道與日月之同年若有深信之

士能修設兩極二斗同醮一壇各像斗星立

壇柱列香燈鋪排淨茅供獻果食

華魚菜湯細此最為要道以斯迎請神真真
聖歡喜降臨得賜其福祐惟時

老君演此妙經既竟天師道陵及諸弟子再
拜禮謝信受奉行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天道冥運文象玄應昭
而不言經星常宿中外官品各有司主凡一
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二星二十八宿
兩曜五星皆在璇璣以齊七政五天大號靈
斗帝君南北建候東西均平光極中央臨照
四方吾為汝說玄文洞章世人受誦變災為
祥至士得之玄景靈光吾已為汝說北斗本
命之訣南斗六司之文度人無量劫劫長存
吾今復為汝說玉靈璠篇東斗帝君之名主
算延年使傳下世能度三塗五苦八難之厄
能與削死上生大計之令總監形魂玄妙莫
默無極無窮
老君曰東方之神以斗為隣長生大聖韓君
丈人執我之柄不死之神輔我之左長生之
君弼我之右司馬大神行我之政司命司錄
延壽益算無量度人青帝與我護魂太上與
我扶身已元醜伯魔王之真從我所願延救
天人急急如律令

咒曰

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

大道著明 寂默玄冥 五斗中運 四時生成

北都萬鬼 遇年年齡 我有洞章 慶世長生

供養尊禮 主人精神 玄中有玄 峨峨玉京

急急如律令

東斗第一蒼靈延生真君

東斗第二陵光護命真君

東斗第三關天大衛集福真君

東斗第四大明和陽保和真君

東斗第五尾極總監真君

老君曰凡人受誦必須至誠齋心東向叩齒

心拜跪坐閉目存神如見東方無極之鄉玄

靈帝君至真大聖無鞅之衆羅列周匝如得

監度有災之日宜於本命生辰或月之朔望

月之九日或家庭觀宇以時花珍果焚香靜

念望東斗帝君醮謝罪業求益壽年大靈所

與獲福無量至人授度逍遙上清此經玄奧

深不可詳

太上說經周竟於玉局座謂天師曰玄文祕

法授非其人殃及九祖所以賜汝流行正道

救度天人令得長生天師再拜頂禮受之如

法奉行自此傳於世矣

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爾時太上老君降蜀都以永壽二年正月七日為正一天師說東斗長生經竟復於是月十五日又降蜀都夜半靈景光照數千里平地如水有白玉高臺在空玄之中老君隱几而坐詔正一天師而謂曰吾有玄元大聖西斗真經乃上天所寶度人無量五天司會靈斗之君天人有命關一不可吾又觀見衆生善惡功過增減死生無不歷關西斗大計之司校錄世人受度之名千屬命數無失毫分。吾所以屢降授汝靈章惟此西斗大計帝君計人善惡書人功過吾今為汝演說流傳世人使汝盡得五天之道天中之文五元之靈飛昇自然普度無窮也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玄元無形窮極者冥大象無為五斗專靈惟西方大帝主天之柄威猛號令降魔至神典司內外伐戮之事搜察容隱邪鬼之形下記世人有善必錄有惡必記名號散殊生死之限常有八百千萬億輪轉周回照見三塗五苦十地九泉之境凡有

去來必經方會之籍巨管琅篇抄錄群靈受度之名非此不行太玄有命西斗帝君吾見太靈府中謠歌洞天之所寶秘莫得聞吾今以汝能遵奉大道復為汝說西斗大計之經若能至誠專敬轉相受誦身得玄籍琅篇書其功勳上聞諸天都監授開奏玄元玄元之上隨名度世名有善惡行有功過昭然不隱記於玄籍吾今授汝西斗靈音與世流行救度幽冥至真之章普度無窮

老君曰天道常象西斗記名無寂無響玄玄上清太威真帝萬億神兵金鉞巨天執敢留停殺伐斬滅魔靈妖精吾左有元榮右有玄英招搖豐會統領魔形世人有命千及死生善惡根本如纏如縈飛天神王照吾光明符籙之上毫分叮嚀我有洞章至聖元靈至人得之時至飛昇世人奉之通關元庭冥運真默大明朗星急急如太上律令

呪曰
虛明冲寂 以道為根 上極無上 紫微帝君

真中有靈 玄經正神 萬億神兵 森羅糾紛 昭明威令 總領人身 巨明終始 太皇高真 急急如律令

西斗第一白標真君
西斗第二高元真君

西斗第三典皇靈真君
西斗第四將巨威真君

老君曰凡誦是經必須齋戒沐浴寂默正身西向而立叩齒數四至心望拜先念西斗大聖帝君二十一遍然後誦經凡有請告醮糧

災禍必於本命之日或每月七日九日十五日嚴置壇場高及七尺低及七寸方闊九尺用通帛七尺為幡書

大聖西斗帝君之字標于竿首或羅列珍寶或則種種香花置于壇上或在家庭或在觀

宇於中夜中修設淨醮迎拜

帝君有所奏請西望叩頭密誦真經無不應驗長善絕惡名記諸天有聞靈音萬災不干

斯經微妙無量度人

太上說經周竟重告天師曰西斗玄奧汝盡

得之傳於下世勿輕其文信受奉行斷死續生吾於曜靈七萬年復與於此演說玄極是時
老君垂示畢寂無遺聲若有若無不知所在
天師受之傳於世矣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爾時泰清境太上老君於永壽年中與正一
張天師屢慶會於蜀都以西斗靈文授之以
其能修謹奉行於是

太上老君復現金身於清虛中升玉局座敷

宣正教而又垂言金鉞前戮巨天後刑降伏
魔魁孰敢不從執錄把符玉女金童延生保
命乘雲馭風生身受鍊度世無窮

老君是時乃宣呪曰

惟彼中央 總領四方 提攝萬象 超卓紀綱

彰善罰惡 琅函玉章 漂落萬鬼 摧折鋒鏑

度世無量 名昭彼蒼 供奉尊禮 掃除不祥

志心奉受 昇天翔翔

急急如律令

中斗第一赫靈度世真君

中斗第二幹化上聖真君

中斗第三冲和至德真君

太上曰凡人持誦是經切須齋心虔禮叩頭
閉目一念存神人遊壺廓相見濟度救世延
生能消除殃業滌蕩妖氛劫劫長存流行無

疆

太上曰惟有中斗位居五天之中四方拱衛
尊大無極主天元炁統領諸天秘文洞章天
人所寶吾今告戒丁寧用傳下世濟度群迷
為世津梁傳非其人若生忽慢天真不許繼

世被殃吾念汝能洗心澄慮嚴潔崇奉孜孜
不倦終始一節確守素志可不為汝敷陳叙
說此中斗與章正一天師乃稽首作禮諦聽
敬受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惟彼穹蒼位處中央端

居靜密開列混茫四極輔翼大赫丕光七政

璇璣兩曜伏襄純攝萬象提振紀綱嚴校諸

天無極神卿三官九署十二河源二十八宿

三十二天普得擁護降福無殃蠲除罪簿落

滅惡根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

上生中斗大魁巍然至尊天人受度曠劫長

存三塗五苦八難三逆承茲正教升入金門

老君謂正一天師曰中斗之炁生於四斗成

始成終造化之源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

養炁黑帝通血黃帝中主萬神無越青天魔

王已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石白天魔王
返山六目黑天魔王監醜朗馥黃天魔王橫
天擔力五帝大魔萬神之宗總領鬼兵遣除
群兇旌幢寶仗嚴駕變龍驅雷掣電周遊太
空金鉞前戮四極歸真高尊之像冲靈帝君
至真大聖端拱圓列精神存想懇禱心願如
得監度延福延生但依經法嚴奉供養於有
災之日或於本命之日或於三元八會之辰
鋪設淨壇以時果名花寶香供養宣告科儀
清淨身心啓請真聖醺謝罪業真聖歡喜益
算延年無願不從九祖生天名籍仙都逍遙
上清。

老君告正一天師曰五方所秘靈音吾昔傳
於下世濟度衆生永離沉淪爲世之寶功莫
大焉。

老君復告正一天師曰五斗符相靈文五斗
真君名號宿有道緣方得值遇供養專禮威
烈靈驗善惡災祥應猶影響切在專心無得
輕慢汝宜確守精專敬之戒之勿忘宣布
老君付囑訖乃昇天而去天師頂禮拜謝傳

之於世藏之金匱化度無窮矣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太上說中斗大魁掌算伏魔神呪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常居杳冥聖中之聖靈中
之靈包羅無數含養衆生是以有情者稟識
性者通達之者死順之者生子欲超升上界
不入幽冥至意齋心旦暮誦經誦之百遍魂
魄安寧誦之千遍龍神衛形誦之萬遍伏滅
邪精所願皆得所作皆成降伏惡鬼束縛妖
靈見我者死聞我者驚慢我者滅敬我者生
誦之萬遍神通自在舉身皆輕所求如意得
駕雲輶朝拜天地位列仙官子孫獲福門戶
興榮世俗弟子若能諦聽吾不誑汝但發精
誠若居郊野或值刀兵或遇災橫之中或陷
圍閉之城或逢虎狼蟲蛇或遭惡鬼妖精一
切恐怖但誦吾經不得高念勿令出聲清淨
齋心至意存誠吾降神兵立消災禍自得福
生一切神名急呼者應十萬天師續命十萬
真人注生十萬金童守魂十萬玉女衛形十
萬天丁喫鬼十萬力士吞精十萬將軍斬妖
十萬金剛縛邪十萬龍王大怒雷公掣電交
橫所逢者吞不問姓名揚波閉日山嶽縱橫

風雷浩浩霹靂轟轟五帝五嶽相從六甲烹使六丁魔鬼聞之腦裂妖精無處潛形虎狼忙走白刃不驚誦者志心不得妄輕萬邊道備自赴蓬瀛大帝之功五帝曾行急急如太上玄都律令

太上說中斗大魁掌算伏魔神呪經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經

昔漢明帝遊終南山見一女人身著素衣披髮跣足端然坐石不起帝曰朕爲天下兆民之主卿是何人見朕失儀女子答曰吾是吳天王皇帝車之臣北極七元堂籍之星君是何人教吾施禮帝龍顏失色稽首拜謝朕爲兆民之主不遇真仙今幸得遇稽首再拜得觀真聖慈來夙生有緣即非今日之因伏願元君慈憫傳付真訣將治身命國家群臣各各信受伏願元君不惜大端之寶重舉雷音朕將宣布天下流遍山河萬民同朕遭遇洪範稽首再拜起身進步以目觀之見雲霧布頂身足霞光瑞氣騰空五尺七聖居住其上二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間善惡星官名號左輔右弼之星帝曰七星何名元君曰一名貪狼二名巨門三名祿存四名文曲五名廉貞六名武曲七名破軍也

檀念七真聖號

志心皈命禮消災解厄洗罪延生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中天北斗七元星君中天北斗中列聖高真延生保命度厄消災扶衰散禍益算七官君啓經教主前聖漢明帝君天京本命元辰伏望洪慈俯垂鑒誦

貪狼星君章第一

是時大道元君語聖明曰今若求吾真道治身治命治國治家心行平等以真中行道天地鑒之日月憫之星辰佐護鬼神遠近直臣輔帝民無煩惱四海八表歌樂來朝萬姓無爭身命增長延齡益算百關調暢使帝命永固道系自然

巨門星君章第二

元君語聖明曰今若有求吾道法治身於一日十二時中不失真道使汝身命壽算增延元君曰若守於道我命在我不在於天若失於道諸星不佑百禍競起壽命不長諸災自然

祿存星君章第三

元君語聖明曰今求吾道去其財色除却人

我貪嗔專上念下當以智信爲本禮義爲先
戒伐生命休貪娛樂常白朕求道法治家治
身他人亦耳使民無惱不聽非言使君臣不
亂身昌道合萬民自然

文曲星君章第四

元君語聖明曰今求吾之真道即非小緣歷
劫曾從上天今日方遇吾衆星君善哉善哉
萬民後代善利無窮世間豐歉苦樂即非天
曹注也自是人心自造非于天地所注子戒
之邪淫不可亂色即可陰陽正配使道光輝
天地自然

康貞星君章第五

元君語聖明曰人求吾真道終日十二時中
使左青龍右白虎各依方位使龍吟雲起虎
嘯風生舌柱上脣叩齒四十九通兩手摩靈
然後使赤牛耕地九市應前朱雀後玄武六
丁六甲在吾左右天丁力士從吾前後獨乘
白龍黃炁透入頂門使顏不老髮不霜齒
落再生上朝金闕下履崐崙使命增延君臣
不亂萬民無爭道炁光輝天地自然

武曲星君章第六

元君語聖明曰夫處世爲人民之主志求吾
法賜汝天機之德益汝身命使家國和平人
民無爭壽命增延於十二時中少喜少懼少
樂多苦又於人身四大骨血配之五行金木
水大土五行順萬物生道悉和金木相逆水
火相剋人爲之不順使身命不昌道悉不和
家宅不寧災近民矣天地不救亦知爲人不
順百禍自然

破軍星君章第七

元君語聖明曰夫求上聖之法亦非難亦非
易只在人之方寸破軍問帝曰還會否帝曰
難可得遇未便會解真仙之說

元君曰圓者方方者圓人身四大有玄妙真
法汝於十二時中左手握右手右手握左手
吐氣九轉大用大小用水小用火大用水使
人身體安健百禍不生增壽益祿世世生
福壽相承家國清泰道炁自然

大道北元統章第八

大道北元君普告人天大衆曰積萬善之

因積萬惡之苦造惡之人常被物使也流浪
生死沉淪苦海若夫行道常爲萬物之主不
逐四時凋謝吾使萬物皆空不將萬物圍遶
著物者爲之貪嗔如雲霧駛月舟移岸隨玩
物傷人之致明知二法是物外之心不著物
也君臣自樂萬民無苦使國土清靜鬼神恭
敬果木茂盛五穀成熟日月佐之星辰佑之
道炁光輝乾坤自然

北元統章第九

帝問元君曰上仙管籍日夜周遊管之何事
有多少曹局朕見日夜光明星行自分羅列
星宿未知其道伏願
元君詳雲久駐鶴步停飛神光存照朕若明
上仙之道不忘今日得遇高真勅賜天下宮
觀永爲宗廟編集道錄

北元統章第十

元君曰吾上管諸天列仙中管五嶽四瀆鬼
神下管地府幽靈鄴都獄卒三界之中胎卵
濕化盡屬吾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貧窮下
賤上下賢愚鬼神劫數長短增延劫殺死傷

獄卒囚徒龍神行雨五穀成敗寒病四民山河水陸皆通北元案中三千六百曹君一日一夜無差天地無私吾惡自然

北元統章第十一

帝又問元君曰三界之中蠢動物類盡是

元君管局朕為人民之主還屬上仙管否

元君曰諸天列仙天羅星帥吾籍管之何況

於汝乎況昔當元天主北方天蓬主帥於座

逆想人間異幻一念晚生降下為人之主今

忘夙念與聖合真得遇吾東體道之源忽然

清靜道悉自然復元本想若將來天福具足

功滿德就再過天蓬仍位天主

北元統章第十二

帝曰朕得

元君容顏喜悅暢哉今日羣臣眷屬盡遇上

仙真詮本末謹奉教言十二時中修之萬行

再復道源恐有人民如何方法增壽滅罪長

福消災

大道北辰元君曰吾有神力吾有神呪凡有

人民危難痛苦恐怖冤家私求其便者而又

或是鴟鳴百怪魑魅魍魎倘值孤魂滯魄及軍陣中亡投河繫頸傷死或是田地呪咀或是天符行病瘟疫侵凌或是生產母子不分或是城隍社廟鬼神不正師巫厭禱妄行逆法作諸不祥又或天地劫數五穀不熟或求名利或求男女之人香湯沐浴於庚申甲子并每月北斗下降之日面向北方焚香志誠書吾名字魁魑魍魎魍魎星諸魔自滅百禍自消皆得吉利乾元亨利貞吉祥和平諸鬼若不從者頭破七分粉噉呼斬登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三

元君曰一切衆生若古危難痛苦四路閉塞無門所出男女眷屬父母親朋或親友故舊或天符時氣各請清齋沐浴散髮跣足於夜半子時面向北方或在中庭書章七封表奏天曹念吾名字於表章上寫吾名字魁魑魍魎魍魎星吾在天曹每一星君有三千六百星官三萬六千神君四直功曹遠為上奏金闕門下諸災厄難纏綿困苦悉皆退散邪鬼磨滅若不信者頭破七分

元君初魔魂魔魂滅噉呼斬登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四

元君曰或魑魍魎魍魎死魂不散日夜悲啼驚恐作其災禍害人身命採其血肉驚怖童男重女百種苦惱作亂生人於家清齋沐浴書吾名字魁魑魍魎魍魎星吾初諸魔自滅百禍自消皆得乾元亨利貞吉祥萬事和平諸鬼若不從者頭破七分粉噉呼斬登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五

元君曰或有冤家呪咀埋名禁字卯木作形巫師逆法作諸不祥恠夢顛倒或因田地財帛不明朋友不足恩愛成害或因牢獄荼毒害民官吏抑塞自此之情無由解脫至誠發心念吾名字魁魑魍魎魍魎星當時道炁付身諸難消散吾初天蓬主帥四目老翁八萬天兵力士身長三十六丈搖鈴勒力噉呼斬登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六

元君曰或是國內不寧四方萬耗競起或天地劫數天龍行雨地不成熱五穀饑饉五劫亂世君王聞戰賊發火起水深之難五路障閉君臣民俗等衆各發志誠清齋沐浴具朱章七封各奏本情於表章上書吾名字號魁魁魁魁魁魁星於夜半子時朝吾三三之拜四直使者速爲上奏

北元統章第十七

元君曰若有住落鄉村曠野之處或是州縣城郭坊巷被天符行病五瘟使衆行其毒病七十二疫氣此是吾七元簿籍功曹太歲直年直月直日直時方位州縣行病各有分數或是朝病暮死上下不分死符恐怖無門奏謝若有清淨道信或是信心男女各各志誠焚香面北朝禮三三之拜念吾名號魁魁魁魁魁魁星四直功曹奏上

金闕門下吾勅差天蓬帥使四目老翁八萬

天兵力士直到下方收吾五瘟天符簿書速令家家乾元亨利貞和平門利益道衆自然搖鈴勅力噯咩斬發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八

元君曰若有信心道衆或是凡民若無後嗣子孫每遇庚申甲子斗真下降本命之日焚香清齋念吾真經及吾名號魁魁魁魁魁魁魁星十二時中香燈不絕時花茶果供養不絕或七七四十九日或一百日便有降祥乾道之喜吾在天曹掌籍詳其分等注生智慧之男壽命十歲無災無障清淨道德佐助人皇又或當緣坤道降生有相之女福德殊勝此乃神力自在勅乾元亨利貞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十九

元君曰或是父母兄弟妻眷男女等人遭枷落獄赴法傷亡或因財色鬪殺久沉苦趣無由超生或遺生產子母不分死傷無托久在幽冥孤魂不散未遇超生沉於鬼趣無有出期念藉信心男女眷屬於其庚申甲子下降之日夜半子時志誠焚香念吾名號魁魁魁魁

魁魁魁魁星陳說披分本情面向北方禮吾三三之拜吾請

金闕門下奏章直事四目老翁告示注生功曹注死元辰隨其分數遂業超生搖鈴勅力噯咩斬發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

元君曰或是軍民戰陣各負死力冤廉相撞不能解脫可以清淨齋心去其酒肉五辛披髮跣足面向北方念吾名號魁魁魁魁魁魁魁星吾在天曹勅下天蓬帥使玄武上將軍真武大聖四目老翁天兵力士八萬四千身長三十六丈搖鈴勅力噯咩斬發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一

元君曰或有商人行船過濶其江灘之波難負累財帛或在海中不遇風帆日月不分邪精蛟蜃妖倖鬼神作起障難速書吾名字號魁魁魁魁魁魁星及符放在水中吾勅下天兵力士當界地分水神地神河伯水官城隍廟社諸神得力扶持脫離苦難諸魔不信者

頭破七分勅疾速安勅疾速寧勅力嘯呼斬
登急急如律令

太上救水難真符



帝勅靈靈 中夫七真 神符誥命 人船安寧
急急如

北極大帝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二

元君曰或是信心清淨男女久事齋戒念吾
名字魁魁醺醺醺醺星行吾大法看吾真
經朝拜七七四十九日併良宵或一世及累
劫行正法積陰陽當生上界天曹簿管過其
坊村社廟不得頂禮諸神不安亦不敢受令
其鬼神遠去千里入地千尺不信者頭破七
分勅疾速嘯呼斬登急急如律令

北元統章第二十三

元君啓告帝曰凡人朝元拜法洗滌身心消
滅宿業一切妄想顛倒息心不善見下愚之
輩如掌上之珠見清高之人如眼中之砂或

使心行一切不善或有三世冤親或自心不
善妻眷男女死亡或是自己衣食不充不遇
貴人接引或是家國不寧或為庶民或為他
人或為名利或是埋墳起造修方或是自己
或為妻眷或為國行兵或為父母惡病或是
水火之災及惡人淫亂或被上官責罰一切
諸惡不祥各各志誠清齋行道香湯沐浴素
衣冠裳朱履木簡一尺二寸楠木為業朱砂
塗之長二尺四寸高七寸七分香爐登之高
處面向北方志誠望吾宮中直至夜半念吾
名號朝禮三三之拜七月一日至七日七夜
虔心志誠布列香燈稽首
第一朝元三拜起身執簡伸白情意臣啓
北斗元君諸天星宿昭鑒乾坤使一切鬼神
天龍等來普及人民各身道炁長存天地萬
物自然

第二朝元三拜臣啓

北斗元君臣昔年父母死亡恐墮冥塗地獄
辛苦久沉鬼趣罪掠冥曹未能超生無由報
答天地之恩父母所生恩愛朋友師長教誨

又云父母見在堂上臣伏願
元君上官真炁慧眼遙觀賜臣一報見存獲
福過去超生長親道教永離苦趣

第三朝元三拜臣啓

北斗元君臣值下界凡身凡夫命係上官真
仙管轄四時衣食不足財帛穀米常生虛耗
所作不成恐臣夙生罪業累至今日無門告
謝今生幸遇真仙典教一依科法朝拜伏願
元君賜臣百福千祥萬事乾元萬物利貞
臣稽首再拜

北元統章第二十四

元君再語帝曰九月九夜夜半子時朝元拜
法付常飯依吾法及傳教世間化治天下人
民等衆開度餓鬼畜生胎卵濕化等及囚徒
地獄一切苦難係九月九夜注籍罪福此是
北斗帝車高真定其簿書注人衣食福祿貧
富貴賤奴婢雜使等類皆從此月定錄注籍
善惡無差吾說此經教法生靈鬼神萬民四
生餓鬼等衆天下人間國王大臣軍庶一切
等類若依吾法朝拜九夜吾在元宮端詳注

遷南方列仙隨願所生定其分毫若求道法天道聞之便應所求若求衣食官實便得百福千祿自身道悉長存萬物自然

九月一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一宮中貪狼星君文章案內管三百

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官身披

青衣頭戴青冠脚踏朱履手執青簡又有三

千六百童子身著青衣手執青幡持華蓋以

應東方甲乙之木侍右

貪狼星君判斷陽冥臣啓

北斗貪狼星君善注人間生死平等善事國

君萬壽朝臣盡忘人事通和免使徒配誅斬

各各善生善終不昧道心清炁長存萬物自

然其人便得三千六百九十分數功德罪障

漸漸消除急急如律令

九月二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二宮巨門星君善注人間長壽案內

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

官頭戴黃冠身披黃衣脚踏朱履手執黃簡

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黃衣手執黃幡以

應中央戊己之土侍右

巨門星君判斷陽冥臣啓

北斗巨門星君善注人間平等善事君至萬

壽賢臣佐國人事通和免其徒配誅斬各各

善生善終不昧道心清炁長存萬物自然其

人當得五千一百七十功德罪障消滅急急

如律令

九月初三日夜半子時朝禮

北斗第三宮祿存星君注人間孤寡跛躄四

民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

六百曹官頭戴黑冠身披黑衣手執黑簡脚

踏朱履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黑衣手執

黑幡以應北方壬癸之水侍右

祿存星君判斷陽冥臣啓

北斗祿存星君善注人間生死平等免見囚

徒死亡孤寡貧窮絕滅不昧道心清炁長存

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五千一百功德罪障消

除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四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四宮文曲星君注人間成敗案內管

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官

頭戴黑冠身披黑衣手執黑簡脚踏朱履又

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黑衣手執黑幡以應

北方壬癸之水侍右

文曲星君判斷陽冥臣啓

北斗文曲星君善注人間生死餘事平等免

見淫亂成敗囚徒死亡絕滅不昧道心清炁

長存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三千三百功德罪

障消滅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五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五宮廉貞星君功曹掌事大星案內

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六百曹

官身披緋衣頭戴紅冠手執朱簡脚踏朱履

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緋衣手執紅幡以

應南方丙丁之火侍右

廉貞星君判斷陽冥注人間風火之事臣啓

北斗廉貞星君善注人間生死之難免見囚

徒消解火殃保安郡邑使家無狀現人得安

康次願神明護門公私兩利更乞常逢好事

不昧道心清炁長存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三

十三百功德一切罪咎悉皆消滅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六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六宮武曲星君注人間金銀五穀財帛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千

六百曹官身披白衣頭戴素冠手執白簡脚踏朱履各執文簿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白衣手執白幡以應西方庚辛之金侍右

武曲星君判斷陽冥臣啓

北斗武曲星君善注人間財帛善利他人莫

生毒害免見囚徒死亡交雜上望斗真賜福

本命降祥永祿增崇元辰共護仍乞神祐不

昧道心清蒸長存萬物自然其人當得二千

四百功德罪障消滅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七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七宮破軍星君注籍人間傷暴誅斬

囚徒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司三

千六百曹官身披白衣頭戴素冠手執白簡

脚踏朱履又有三千六百童子身著白衣手

執白幡以應西方庚辛之金及天上地下人

間五行造化生旺所屬星官舍次之分流布

破軍星君璇璣玉衡斗樞之府判斷陽冥臣

總仲奏啓

北斗破軍星君天罡大聖法王天君內垣帝

座尊星君外垣台輔壽祿君延生保命君度

厄消災君扶桑散禍君益算冲和君七元將

軍九宮天后先乞赦臣風生今世千愆萬罪

次乞開度祖禰先亡冤親滯爽願臣不經苦

惱與善因緣萬災不干精靈伏匿所求者得

所向者亨再惟

破軍宮下善注人間傷暴囚徒牢獄死亡衆

厄不侵仍乞天祐不昧道心清蒸長存萬物

自然坐賈行商公私萬吉後昆昌熾元亨利

貞其人當得三千八百功德急急如律令

九月初八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八宮左輔星君判斷陽冥注籍人間

奴僕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曹官

各執文簿掌天下僕馬命官生死分數臣啓

北斗左輔星君善注人間奴僕之事免見囚

徒死亡願不失人身清蒸自然萬事和合

九月初九日夜半子時朝拜

北斗第九宮右弼星君判斷陽冥注籍人間

奴婢案內管三百六十星官三百六十曹官

各執文簿掌天下婢使命官生死分數臣啓

北斗右弼星君善注人間婢使命官免見囚

徒牢獄生死不失人身清蒸長存萬物自然

萬事和合

右奉

上帝命降吾勅牒起天符都天元帥授事真

君十二年分行病鬼王東方甲乙木精五瘟

鬼衆南方丙丁火精五瘟鬼衆西方庚辛金

精五瘟鬼衆北方壬癸水精五瘟鬼衆中央

戊己土精五瘟鬼衆天下雜使行病鬼神二

十四炁神王七十二候鬼王盡洞淵三昧所

掌行病鬼神等衆或五行金木水火土之候

金木相剋人民受誅斬徒配水大相剋人民

受暴兇虎狼所傷水土相剋人民受毒病瘟

死以火燒之吾勅此鬼使逐年逐月下降各

分州縣隨方逐家道觀僧寺察錄罪福不行

善法使天雷霹除以火燒之以水溺之或是仕宦或是富豪不積寸善常行惡毒不明賢良或是官吏獄卒里首人等增加王法將惡凌善叫天不聞官長不明不行其善者吾勅四目老翁搖鈴斬惡吃就領五瘟徒來往來下方若不信吾法輕慢笑辱者磨滅死絕元君再語帝曰此之九月九日夜遇夜半子時若人至此月此日自身合家清靜行道清潔素裳冠履百和名香妙素奏章拜拜三三之次各隨願所陳披宣吾在七元宮中端目視之天官金闕門下有左右年直月直日直時直天一真官天官直事獲時與此人合奏何事披露何言疾速判斷善惡定其分數生人增加壽算福祿自然子子孫孫代代相承亡者生天出離苦趣受生善道若求名利隨其高下若雪冤讎送冥府泰山府判送速報司對照天地無私若有一王朝斗蓋之一國四方寧靜八表來朝五穀成熟果木茂盛萬民無爭乾坤祐之星辰恭敬若有清靜道心朝斗蓋之坊境無諸魔難此人虔誠積功

朝拜一二三年二九之年九玄七祖超生善國見存獲福若有不信吾法者頭破七分絕其命根

壯斗付囑章第二十五

上士忘形求道之真道之玄妙主握天下隨機而化以應精龜折形視物言其吉凶天降甘雨普濟萬物利世濟人不言而至天地包育萬物故云上士求道也中士求道貪其名利外學也委其大宅貪其樂樂被物所轉終身之苦禍及子孫飲食者水太過天地費工三司配下致使貧窮累世受苦生生世世死入冥塗無有出期故云中士求道也下士求道將道為門貪財貪色口談今古心知昧行貴求衣食味道之源流浪生死沉淪苦海三司配下冥曹隨作牛馬之身轉轉生生死入輪迴永不過其正道善業不聞故云下士求道也

壯斗付囑章第二十六

大道壯斗元君重告帝曰吾在天宮遂李遂月下降之日統領諸天列仙及四目老翁十

二時辰四直使者同到下方檢點王臣州縣官僚士庶僧尼道俗及諸山林社廟鬼神河伯水官天地山川江河淮濟木樹精靈山巖石穴橋梁古木年深成精作諸魍魎怪魅及諸般蛟唇食生人血害生人命及人住宅塚墳并修方起造坐官作向有犯天星地宿并一切人民心行一切善念大道之意行於平等救護貧苦給濟衣食一切病患給以湯藥推問當界神王杜令住宅土地司命竈君七十二禁忌之神住宅人口善男信女老幼尊卑童叟童婢或外人寄居發心朝元恭敬吾斗之法其人當受衣食無窮壽命延長不見刀兵惡事及一切患苦賜增一萬一千八百功德常得善星擁護其住宅當界一切龍神亦受三萬二千功德八萬八千祿位超出鬼趣得生上界天邑天宮受人天快樂轉於星官真君之位凡修方法祿坐官作向大獲安寧隨心所應天神護祐又有國王大臣文武官班見聞壯斗付囑之法心生恭敬遙望空斗朝元乞保家國安寧之賜又有生民合家

春愛濟心信受沐浴身心虔誠朝元便得天
曹注福地府落名南斗注生元辰共護天地
水府三官大帝三府群真同舉具奏北極大
帝積功等數奏上

三天吾北府斗樞當差四目老翁領下三千
六百案局具錄進奏

昊天金闕玉皇大帝吾親奏受平等注生
真君之位共治下界生民除諸惡毒之氣見
存春愛萬靈護祐子孫孫除災降福真實
不虛或有生民不行善道秤尺升斗不乎心
行暗毒廣造惡業謀害善良百靈落籍滅除
福祿壽命善籍注罪送入地獄永失人身流
浪生死難遇超生若出入中六根不具足及
受諸苦惱精神暗昧衣不盡形食不充口或
受囚獄困苦連綿之危難

元君復告帝曰一切生民心念行善善果之
報心念行惡惡緣之報大道之語真實不虛
若不信者吾使逆法治之勅差天中五雷使
者滅隨霹靂絕勅差五瘟大憲行化惡病絕
勅差南方炎帝烈火星衆焚蕩絕吾於每年

逢季逐月下降巡轉分野國郡州縣鎮場管
界主神社廟住宅龍神司命較量一切善惡
四目老翁檢點城隍土主里域靈祇及九州
社令十洲社官司命錄籍諸神逐月逐時抄
錄人間善惡具奏天曹禍福無私又有正月

二十五二十六日二月初三初七三月念
三念六日此三月係春季行天雷天火燒之
五瘟時氣病之死絕若學道求真心無二行
吾當注福延命四月十七二十七日五月初
五十三二十日六月初四初八日此係夏季

分龍行雨隨行抄錄善惡輕重積善者十倍
全收積惡者減尅四分七月初四二十四日
八月十一十九二十九日九月初三十八日
此係秋季收掠人間五穀分數善惡等分注
簿抄攢增減禍福分毫無私十月初十二十

六日十一月初一初九十七二十五日十二
月二十日此係冬季檢校四天下人民善惡
陰陽而又十二月三十日夜半子時舊年太
歲交換新年太歲點對方位三煞十二禁忌
若有志心不拘高下貴賤陰間鬼神道畜生

道或地獄道或女人欲轉男子身或在床枕
久病或被惡人道路劫掠或被冤人執賴或
被官災橫禍或被隣里謀執或被獄囚日久
無門得放或遭五瘟行病或被巫師咒詛或
兄弟不和或夫妻不順或為名利牽纏或無
男女或在惡道之中不仁之所或被蛟蜃之

難或修方有悞年月日時坐官作向有犯凶
星惡煞或行兵入陣一切不明之事至
斗真下降之日清肅志誠焚香朝拜面向北
方一心恭敬分申請款吾管案分仙曹靈官
度量善惡等分輕重除災降福如業力重者
陰罪降之惡墜人身若善力高者吾當注一
萬五千八百善利道業清靜功德完成吾斗
府真仙部衆面奏

昊天金闕玉皇上帝乞降勅旨符命頒行天
蓬大聖主帥真武佑聖帥將及四目老翁神
通眷屬部衆各化法身三十六丈無時奉勅
救護生民不敢違令吾說此經開濟存亡兩
道令死者寃者各遂超升令生者善者同增
福壽若學仙道早得仙名此是誦經朝元禮

斗大威應者也若有鬼神不信違吾語者頭破分裂應滅魔族吾勅力斬發急急如律令

北斗付囑章第二十七

元君復告帝曰若於來世當證高真上仙之位天蓬大帥吾勅賜摩頂聖明合受一萬八千善利清靜道行上妙功德廣揚吾法治教人間生民利益皆由聖明大種福田
元君讚經曰

家有北斗經 家國自安寧

家有北斗經 壽命自然長

家有北斗經 亡者得超生

家有北斗經 官災不能成

家有北斗經 五穀自成熟

家有北斗經 百怪不能侵

家有北斗經 更夜自然安

北斗付囑章第二十八

元君曰吾今一一賜與護持凡此實語過勝金玉

昊天玉皇上帝之法祥瑞章句光如日月明如星斗吾今賜與將治人間願凡夫人各

歸善道願箇箇返本朝元又語帝曰善護人民永為天地山河教法作主通世流布不昧其功前章一一乃為分別更無虛也吾眾今奉

上帝勅宣來詔吾眾更不久住各返仙都凡此經典不得輕慢須潔淨焚香至誠身披道服素裳一心看禮如對吾面而宣是時帝聞語已稽首再拜奉辭

聖駕還返仙官大漢明皇聖主當時勅下省部直送郡邑名山福地道觀抄錄傳授人天信受奉行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經

七經同卷

傷

太上老君說救生真經

太上老君說消災經

太上天童護命妙經

太上太清皇老帝君運雷天童隱梵仙經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

太上老君說補謝八陽經

太上說十鍊生神救護經

太上老君說救生真經

爾時

太上老君與八千徒眾在紫微宮中瑠璃七寶殿上廣說妙法讚歎世間中國男子女人

光如日月持齋存念真經所有非災橫禍盡

乞消除廣布受生延年益算千寃和釋萬惡

潛藏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罪障消沉福祥臻

集爾時

太上老君敕令六甲六丁守護受經之人常

使永無殃咎疾病不侵四時平善八節康寧

盜賊潛藏妖倖伏匿念誦此經一七徧至二七徧乃至三七徧功德無量慕道皆成常令耳目聰明身強體輕爾時

太上老君說此真經救生保命永無災障生遇道世世逢真若能抄寫此經受持供養永保平安壽算延長咸仰皈依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說救生真經

太上老君說消災經

老君以庚寅年四月二十八日丙午與諸天大聖俱坐碧霞之殿五雲之座真仙侍衛無鞅數來建節捧香羅列左右一時同會即召天仙地仙五嶽衆仙天仙三十六皇主地仙二十四皇主神仙十皇主飛仙大聖衆又別國主上仙三十六萬人中仙二十五萬八千人下仙十四萬人八大龍主八大鬼主八大畜主三五之君二十四性主皆來集勅勒天都錄事地都名字即使攝錄天下邪魔惡鬼魑魅魍魎盜賊虎狼及橫虐口舌兵戈水火疾病災害急厄患之者莫不男女皆當香湯沐浴齋戒然燈燒香禮誦此經若家有衆魔野盜精邪疾疫急厄難之時當呼三十六金剛二十五神王二十七力士三十七天師凡此金剛神王力士天師等名號者皆主知萬病災變吉凶好惡悉皆由也若有善信男女能長齋燒香禮誦此經功德無量所有千災萬病惡逆盜賊虎狼一切病難自然消滅天尊降福覆護其所向從心無不獲福家

門安泰子孫隆昌修習之人皆致靈感輕慢之者禍及九祖令可告男女令知報應皆得利焉

元炁金剛	混沌金剛	總領金剛	萬兆金剛
捉鬼金剛	部錄金剛	收炁金剛	好生金剛
鎮守金剛	去邪金剛	保命金剛	守形金剛
守炁金剛	行真金剛	除偽金剛	除邪金剛
破惑金剛	上奏金剛	下衛金剛	上明金剛
保身金剛	長生金剛	變化金剛	清定金剛
定身金剛	朱雀金剛	玄武金剛	大聖金剛
成道金剛	天道金剛	地道金剛	神道金剛
火頭金剛	威怒金剛	大力金剛	滅魔金剛
天大神王	地大神王	王大神王	元素神王
素生神王	陰德神王	鍊炁神王	鍊精神王
鍊生神王	開化神王	造化神王	真道神王
神道神王	護身神王	破邪神王	執正神王
破夷神王	破賊神王	冤鬼神王	斬鬼神王
速行神王	安身神王	殺鬼神王	食魅神王
捕精神王			
除穢力士	除倭力士	破怨力士	破迷力士

開道力士 消災力士 散禍力士 解厄力士
消魔力士 把攬力士 領鬼力士 收鬼力士
收邪力士 抄錄力士 定文力士 定罪力士
上奏力士 對君力士 奉承力士 天顯力士
地廣力士 攝邪力士 破軍力士 征伐力士
攝神力士 橫天力士 食精力士
啓元天師 道光天師 開化天師 進仙天師
重光天師 朗清天師 清定天師 定邪天師
收鬼天師 制魔天師 斬鬼天師 啓天師
部錄天師 上奏天師 除厄天師 定生天師
保護天師 普濟天師 濟厄天師 救死天師
護生天師 度命天師 度人天師 好生天師
好善天師 變化天師 神妙天師 皇上天師
萬福天師 至極天師 王辰天師 上聖天師
虛皇天師 無量天師 明皇天師 洞深天師
普攝天師

邪風或祭祀鬼神如此等類罪由轉威無知
穢俗背正信邪故受考對萬劫無明千劫受
罪乃得還生畜生之類非人之形任他役使
不可思議死經地獄無有還期其罪深重不
可盡言如此之人縱得受生恒遭疾病貧窮
苦厄無時安靜官府所剋衆人所害年命短
促死入長夜冥冥地下人所不知百劫受罪
乃得返人之形若能洗心易行而得生也若
迷而不迴者而近於死也將以長處惡道無
由重生也今重告子明慎之焉是時諸真大
仙歡喜踊躍稽首而作頌曰
道言甚微妙 普濟度天人 習者皆成道
背者悉殃身 此經能消災 蕩穢絕舊塵
衆生無智慧 違者信邪神 死入寒氷苦
受罪甚艱辛 迴心歸正道 方可受真身
一心歸仙路 乃得度天津 永享無期壽
分形百萬真 九幽長披散 七祖離冥津
自然天厨食 皆賴聖皇恩 靈歌唱玄路
萬劫保清真 隨世人人度 三真應聖皇
五方而靜默 道法漸時光 似如人半日

妖魅入心藏 陰陽或衰威 百姓並飢荒
真人將去世 混雜實難當 潛龍欲重起
閉目在幽房 狂人顛倒業 不久自遭殃
沉淪地獄下 痛毒被刑傷 皆由心邪見
致使受熾惶 金剛令上道 威力破達荒
行歌而交泰 至道永開張 風調而雨順
五穀滿盈倉 四方皆賓伏 麟鳳自呈祥
明君時有道 萬劫保年長
老君謂尹喜曰此經尊貴乃衆仙得真之要
也子今受吾之要直須精專內自保之勿示
非人唯學仙道士及善信男女此可依經傳
受明宣道法令深慎科戒勿使失時今重告
子曰不得妄傳吾言甚秘宜慎之焉喜即稽
首跪拜受經是時諸真衆仙聞說經畢退席
恭敬侍立俄頃有諸仙駕浮空而下元軼數
衆各捧香花持符執節來詣道前一時稽首
奉請
老君還玉京
老君於是歡喜臨駕重謂喜曰吾當上昇矣
子受此經必成道矣喜即恭然悲涕俯伏禮

謝忽失其所在唯聞音樂震動山川因仰面
視諸龍駕雲燕旋遠五色鮮明世之莫識須
臾漸遠隱而不見矣

太上老君說消災經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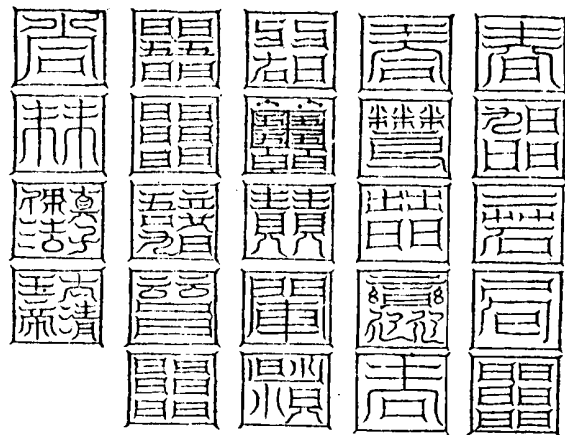
六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

三茅山道者梁悟真受

太上曰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
榮我諸仙舉我司令與我太一任我玉宸召
我三官保我五帝衛我北辰相我南極佑我
北斗輔我金童侍我王女從我六甲直我六
丁進我天門開我地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
渡我風雨送我雷電隨我八卦尊我九宮通
我陰陽宗我五行符我四時成我我命著我
太清玄籍三官升降上下往來死窮无息金
飯玉漿向求皆至虛梵日月與天為誓魁
魁魁魁魁魁星所求皆得所向者亨所為者
合所欲者成種種變化與道合真何神不使
何令不行我前有朱雀後有玄武左有青龍
右有白虎上有華蓋下躡魁星神道光嚴威
鎮十方愛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者死憎我
者亡靈童神女破邪金剛三千六百常在我
傍執節捧符與我同遊太上攝京天大吉昌
二十四符與星曆俱急急如律令

太上驅邪治病靈符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靈文乃

金闕上真授付修道之士及世間男女若
能每日清朝念此經三遍至七遍乃至百
遍即有十方靈寶元上仙眾三元將軍翊
天四帥真君飛天神王破邪力士統領神
將吏兵各千萬億守衛誦經者常令安穩
金精猛獸無殃外護百鬼不能侵邪魔不

敢害可以破廟除邪可以治病消災旦夕持誦令人耳目聰明身強體輕延年益壽永保長生策書篆此靈符二十四道佩帶則驅邪吞服則治病常以甲子庚申朱書唯在志誠佩而行之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

隋大業十三年老君遣霍山神預告唐公受命之符至高祖武德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有老人鬚髮皓白素衣烏冠乘白馬驤尾及蹄皆赤現晉州羊角山謂絳人吉善行曰與我語大唐天子今得聖治社稷延洪言訖騰空而去其年四月二十七日復現如前但未審將何為信老人曰汝到京有獻石龜者可為驗言訖不見善行以五月五日見晉州總管賀孝義具言其事孝義將善行見秦王王討賊駐節於晉遂差都督杜昂與善行於所現處致祭老人復現如善行所言秦王令昂與善行馳驛入奏五月十九日到京於朝堂門見邛州治中張達進石龜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

千萬葉千萬歲乃同入奏果符前驗高祖大悅勅於現處立廟善行復見老人曰天子疑我何事答曰為不知聖者姓名老人曰我是无上神仙號曰老君即帝之聖祖也亳州有枯檜再生以驗天下太平善行即告孝義奏聞又於其年十二月七日老君於廟復現為善行曰我亳州廟中枯檜已更生唐得聖治子孫當享國綿永已遣神兵百萬待四月卽助國討劉黑闥即馳入奏至次年四月二十一日果平黑闥於是天下大定而枯檜果更生焉改羊角山為龍角山以廟為慶唐觀至高祖龍朔間老君復現依狀圖寫號為瑞像今本觀正係天下第一地肺福地高辛時展上公得道昇仙晉有許長史披尋其地建宅修具父子得道俱已仙去丹井存焉梁有陶隱居追尋其跡而建昭真臺纂集三洞四輔靈文唐開元間李玄靜先生為玄宗度師請于朝賜以金帛即昭真臺基而立瑞像殿逮今幾五百年而殿宇瑞像皆唐人所

造為古道場甲於茅山也本朝大觀三年四月十三日有執爨道者梁悟真凌晨汲水於殿前養龍池俄有紫雲彌覆其所須臾見一羽衣庵眉皓首長髯如雪乘白馬自空而下梁驚視其狀與殿中粹容無異梁急作禮伏地太上曰吾居太清境上偶降靈壇憐汝服役勤勞有志於道而一無所遇今授汝加句天童護命妙經當專心誦之立功行於世道將為汝得矣梁拜受慈訓仰觀聖真復乘馬嘶鳴凌虛而去是歲其地產芝草一本數莖梁自此却粒神觀頓異平時庸愚未嘗識字至是能書誦經靡不通曉示人災福歷歷如神而梁仙去前三日書二十四符投池中凡有疾之人入山求水服而愈者不可勝數奉道之士晨夕崇奉凡有所求虔心祈禱無不感應嘗讀混元聖紀故錄示像之因并顯應之跡以告來者紹興甲子茅山都道正明真通微大師傳宣謹書

太上泰清皇老帝君運雷天童隱梵仙經

噯風火雷兵嚇叱大神噯都噯呢耶噯黑殺
那耶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榮
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乙任我玉宸召我
三官保我五帝衛我魑魍隨我天官傳我受
法靈童地官有勅雷部侍我水官有令火氣
合迎諸龍聽我上徹玉清都天五將噯雷發
聲玉帝有勅南宸佐我北斗輔我金童侍我
玉女從我六甲直我六丁進我天門開我地
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渡我雷電隨我八卦
遵我九宮通我陰陽宗我五行扶我四時成
我噯咩咩咩叱披頭散髮各變真形天蓬元帥
寶印照我天猷元帥持戟衛我翊聖真君扶
劍守我玄天真武水火助我四瀆護我九龍
遶我甘雨從我雷火隨我閃電照我二十四
炁輪將直我吾身神光虛梵日月與天為誓
魑魍魁魍噯九天萬明神噯咩叱勒然攝
噯摩叱臨魍魁魍星噯咩叱噯攝魍叱噯
噯燕和和養三魂內育七魄雷公電母隨鼓
而擊噯飛毛羽叱攝銅牙鐵爪噯充南北攝

至東西臨臆色及賊逐飛空黃中理燕黑暗

蕩蕩震起斗牛神奔鬼愁三令閉塞五申排
徊金神騰駕木即大神水冲玄戶火降崑明
土安五宮日月朗明龍虎交橫風雨應生江
河倒迺山嶽摧傾冲天破地萬史興行所求
者得所向者成所欲者合所謀者遂天罡大
聖河魁尊神種種變化與道合真何神不使
何令不行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後
有玄武上頂華蓋下躡魁罡神通光嚴威震
十方愛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者死憎我者
亡靈童神女破邪金剛三千六百常在我傍
執節捧符與我同遊太上攝景天大吉昌二
十四將與星歷俱祛龍跨虎收斬妖精稍有
違令牒送雷電急急速攝攝
噯咩咩咩叱命囉耶阿送陀摩噯咩咩叱帝
黑殺嚴嚇威神轟天霹靂攝乾元教品勅負
風猛吏追風使者風伯道彰趕龍奔霧風雲
疾興引雷使者電光發與風起巽戶罡布箕
星三台輔我飛雷震驚風伯雨師急降黑雲
雷公掣電所往無虞入海天門開入河地戶

出九天勅令都天元帥噯咩咩大奉令五帝雷

公陰陽雷公四令雷公六甲雷公霹靂雷公
發水雷公八風雷公十雨雷公六道雷公掣
電雷公興風雷公行雨雷公五嶽雷公四瀆
雷公八節雷公六候雷公大川雷公溪谷雷
公江河雷公四海雷公鳴鼓雷公轟輪雷公
火車雷公火輪雷公移山雷公走石雷公興
雲雷公洒雨雷公行雪雷公布霜雷公打瘟
雷公驅邪雷公光明雷公黑暗雷公大印雷
公破陣雷公金玉豐隆所求皆至世間珍寶
由吾所聚天下鬼神受吾所驅有一不從雷
斧速誅明離大神有功之日名書上清身中
之神自然清靜太玄保舉玉班有名前排力
士後擁天丁驅雷霹靂飛走火鈴城隍社令
不得留停噯囉囉咩叱祛役天丁五方使者霹
靂大神初誥奉行急急如
太上皇老帝君律令
太上泰清皇老帝君運雷天童隱梵仙經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福德天中召集十方聖眾天神地祇俱來集會講說妙法時有太極真人端簡上告

老君為見閻浮衆生修造宅舍頻遭厄難作何方便以救凡愚

老君答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起造宅舍驚動龍神屋宇鳴喚地華土裂南堂北屋東廊門戶井竈庫庫藏船車寓止六畜欄圈莊舍寺院但是屋宇房廊窟穴觸犯天然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四方諸煞五方地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將軍太歲黃幡豹尾十二時神六甲禁忌土公土母土府伏龍一切惡煞宜轉此經禳謝所犯神煞悉皆隱藏遠送四方各鎮方隅不敢為害念誦此經是諸惡鬼皆自消滅疾病驅除身強體輕念誦此經功德無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臣保奏奉至心念誦此經福德報應或起造屋宇修營倉庫牛欄馬坊猪圈雞栖掘鑿動土轉誦此經

三偏至百偏令土府相生陰陽和合向坐宜良龍神匡贊百福咸臻眷屬和平悉無障礙所求皆得所願皆成於是大衆聞說此經皆大歡喜作禮而退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

太上老君說補謝八陽經

道言天地水三官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二斗五土八卦大地十二諸神十方衆聖盡來聽言

老君曰為見四方三界國土州縣城市鄉坊每有動土興工修造宅宇添新換舊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種種施工建修之後頻遭三災九厄十苦八難土氣流行生死輪迴劫殃深無由解謝乃教日遊月然將軍太歲遊龍伏龍天然地煞歲然月然日然時然天然小煞天然劫然六甲六神天中十二神地中十二時神黃幡豹尾官符病符死符登官登命登室奏書大耗小耗五土八卦門丞戶尉行年本命星官天上地下千二百禁忌諸神已往未作動土興工修造之後但當燒香受持供養讀誦此經永無忌諱土氣潛藏壽令和順國土安樂干戈永息風雨無愆民安物泰萬事昌榮出入水陸公私利益非橫不生家門肅睦眷屬和平入宅大吉常納光明龍神擁護鬼祟潛形災消禍散福祿臻盈諸如所

願天下太平永保元吉克遂心誠人天奉法
依律敬焉

太上老君說補謝八陽經

太上說十鍊生神救護經
爾時

太上老君分形變化廣歷十方興隆教法救
度存亡隨於帝代爲其師範教諸衆生常令
誦念

東方慈悲救苦天尊 南方好生救苦天尊
西方平等救苦天尊 北方大慈救苦天尊
東方普濟救苦天尊 東南方無量救苦天尊
西南方等觀救苦天尊 西北方惠化救苦天尊
上方徧慈救苦天尊 下方廣度救苦天尊
老君曰受吾指教敬誦十方救苦天尊名號。
能爲拔贖苦魂令得悟解彼等四輩衆生應
有三業六根殺生偷盜邪淫貪嗔嫉妬愚癡
顛倒妄言綺語惡口兩舌罵詈呪詛違天逆
地不孝不義不仁不直罪根無量致招殃咎
若能奉此真經聖號俱蒙解脫孤魂滯魄獲
生天堂塵沙罪咎盡使消除又或見存四輩
衆生能常清靜持誦此經凡諸厄難亦得彌
消壽命延長身心安泰稽首歸命
天尊敬信奉行

太上說十鍊生神救護經

二經同卷

太上飛步五星經

僅

太上飛步南斗太微玉經

太上飛步五星經

步五星初未登星之時及訖下星之時並先存五星之精在我五臟之中存畢叩齒五通咽液五過微祝曰

五星列照煥明五方水星却災木德致昌熒域消禍太白辟兵鎮星四據家國利亨名刊玉簡錄字帝房乘騰散景飛騰太空出入冥無遊宴十方五雲覆蓋招神攝風役使萬靈上為仙公

畢正心向罡口當上下之際而存祝也閉氣上罡當先呼五星名字及夫人名字畢乃越星踏星先舉兩足上太白從太白登鎮星從鎮星登火星從火星登木星從木星登辰星從辰星還躡太白凡三過乃更閉氣上罡案舊往還十五過每至星所輒

呼星君及夫人名字左手撫心心祝曰飛仙

東方歲星真皇君諱澄瀾字清凝夫人諱實容字飛雲

南方熒惑星真皇君諱維濤字散融夫人諱華瓶字玄羅

西方太白星真皇君諱家凌字振尋夫人諱颺英字靈恩

北方辰星真皇君諱啓曜字精源夫人諱玄華字龍城

中央鎮星真皇君諱藏陸字耽延夫人諱空瑤字飛賢

北斗第一太星黃錦帔丹青飛裙

北斗第二元星青錦帔綠羽飛裙

北斗第三真星青錦帔繡羽華裙

北斗第四紐星紫錦帔黃華羽裙

北斗第五剛星朱錦帔紫青飛裙

北斗第六紀星朱錦帔青繡飛裙

北斗第七關星丹錦帔青華羽裙

北斗第八帝星紫錦帔繡羽飛丹裙

北斗第九尊星綠錦帔翠羽華裙
右頭並類雲髻

經曰行事時皆北向執隱書而為之者謂始學真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玄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脫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為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為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罡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星踏星謂始上罡便頓往呼名字畢乃越星踏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耳昔鬱沙公北里子生長陵老人皆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為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盡勤至而後輒懈縱有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

足塞夫學者之所惑而為得之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為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攝展景之與矣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恒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三八景合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為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真朝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三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益自薄昔西城王君桐栢上真皆按此道也按芑玄玉籙白蘭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為太平民亦不得為後聖之臣

欲飛登木星之法常思見歲星當正心視星以右手撫心畢而禮之左手掩兩目乃九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目心呼歲星中真皇之君君夫人名諱字

太上飛步五星經

三過畢曰願得與始陽青皇真君君夫人共乘八景碧輿上登太上宮言畢乃臨閉目於手下向星而呪曰

天光交和 精流東方 仰望九門 飛霞散錦 始陽碧臺 中有青皇 青牙垂輝 映照九方

鬱燦夫人 字曰飛雲 齊服靈錦 龍帔虎裙 腰帶鳳符 首巾華冠 出無八虛 遨遊太無

前策青帝 後從千神 來見迎接 得為飛真 上登玉清 高上之房

祝畢去手勿復掩目臨目視星之光二十

七吞存九芒盡來入喉中都畢又叩齒三通止

欲飛登火星之法思見熒惑星當正心視星以左手撫心畢而禮之右手掩口乃三

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兩目心呼熒惑中真皇君君夫人諱字三過

畢曰願得與丹火赤皇君君夫人共乘八景丹輿上登玉清宮畢乃向星微祝

玄象流映 丹光南冥 仰望三門 朱雲絳城 中有丹皇 名曰維濤 夫人內照 是為華瓶

齊服雲霜 鳳華龍鈴 腰帶虎書 首巾飛青 出無八玄 翔遊五城 前導赤帝 後從六丁 來見招延 得真之名 上登玄虛 金書玉清

祝畢去手勿復掩口臨目視星服星之光二十七吞存令三芒盡來入喉中都畢叩齒三通止

欲飛登金星之法思見太白星當正心視星以右手撫心畢而禮之左手掩兩鼻孔

乃七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兩目心存太白金皇君君夫人諱字

三過畢曰願得與太素少陽君君夫人共乘八景素輦上登玉清宮畢又向星微祝

七炁艷飛 光照西方 仰望七門 靈闕激鋒 素暉燭映 德標金宗 中有少陽 號曰白皇

夫人靈恩 治在玉房 齊服皓錦 流鈴虎章 首建扶晨 腰佩金璫 出有八虛 遊步玉罡

前導白帝 後從六庚 來下見迎 北登壙宮 名書上清 得為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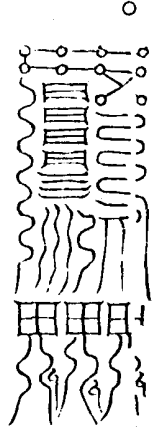
祝畢去手勿復掩鼻臨目視星服星之光二十七吞如法

欲飛登水星之法思見水星正心視星以
 兩手撫心畢而禮之舉兩手以掩兩耳乃
 五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
 兩目心呼辰星中真皇道君君夫人名字
 三過畢曰願得與辰星皇君君夫人共乘
 八景蒼輿上登上清上元宮畢又向星微
 祝

五氣玄飛 光流北方 仰望五門 蒼闕鬱繁
 激芒達觀 靈映景雲 中有黑皇 殿宇精源
 龍娥紛揚 俱理玄關 齊服蒼帔 紫錦飛裾
 腰佩虎符 首建蓮冠 出凌九虛 入嚮玉津
 前導黑帝 後從六壬 來下見迎 上登紫房
 名書太上 得為玉真

祝畢去手勿復掩耳如法
 欲飛登土星之法思見鎮星正心視星以
 兩手撫心畢而禮之左手以掩洞房上乃
 四閉氣又叩齒二十七通咽液九過臨閉
 兩目心呼鎮星真君君夫人諱字三過畢
 曰願得與中央太皇道君君夫人共乘八
 景黃輿上登上清宮畢又向星微祝

四氣徘徊 合注中元 仰望九極 旁觀四門
 黃臺紫房 垂鋒散芒 靈光鬱散 天華落軒
 中有黃皇 厥宇耽延 夫人潛德 是為非賢
 理和命氣 導玄灌元 齊服黃雲 帔龍錦裾
 腰佩金符 首中紫冠 出凌玄空 展光金門
 前導黃帝 六已衛軒 來下見迎 上登天闕
 金書太上 琅簡刻名 飛行太空 得為玉卿
 祝畢去手勿復掩洞房如上法
 明堂內經開心辟忘符



開目旦向王方朱書無拜服之祝曰
 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靈守丹心使
 我勿忘五藏速專
 再拜畢祝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
 五通勿令人見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
 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秘符
 也

太虛真人曰訣以春乙卯日夏丙午日秋
 庚申冬壬子寅時先持朱砂雄黃二物
 分等細搗之以繡囊之使如囊大臨卧時
 以塞兩耳中此消三尸鍊七魄之道秘法
 也勿令有知者明日日中時以東流水沐
 浴沐浴畢更整飾牀席易著衣服浣故著
 更弊履洗滌之都畢又掃洒於寢牀下通
 令所住一室咸潔也更安枕卧向上閉氣
 握固良久而微祝曰
 天道有常改易故新上帝吉日沐浴為真三

氣消尸朱黃安魂寶鍊七魄與我相親
 此是消鍊尸穢之二法改易新形之要訣
 也四時唯各取一日為之
 太虛真人曰先師見教以五達之日日出
 三四文許正立以心對日存三魂神與日
 光俱入心中良久閉氣三息咽液三過微
 祝曰
 太陽散暉垂光紫青來入我魂照我五形却
 鬼試心使心平正內徹九氣外通胎命飛仙
 上清玉錄已定

畢以手拭目二七叩齒二七都畢此法使人三魂凝明丹心方正萬邪藏術心試不行真要道也常當行之諸以五達日向日趨令嚏若不得嚏以鞭撻向日引導鼻中亦即嚏也噫畢祝曰

天光來進六胎上通三魂守神七魄不亡承日噫與目神同飛仙上清位為真公

祝畢拭目二七是內精上交日光三魂發明於內使人開心神解百精流轉於內府也若非五達日可不須爾也以五達之日

北向五拜拜心呼上真皇君夫人名字三過畢叩齒五通畢解中長跪謹啓

五星日月上皇高真道君道君夫人玉清太上清上皇上帝大道聖君凡前因自陳七祖父母以下及一身十罪萬過上世以來乞願得解脫三官告下諸司使罪名離釋削除累籍乞願得與五星之真俱奔華辰上登上清交行玉門上登玉清高上之房上登玄虛金書玉清名書上清得為真公名書太上得為玉真飛行太空得為玉卿

木星左手掩目右手掩心
火星左手掩心右手掩口
金星右手掩心左手掩鼻
水星兩手掩心畢掩兩耳
土星以兩手掩心左手掩洞房上

右記八素中事

正月六日中時	二月一日晡時
三月七日夜半	四月九日食時
五月十五日夜半	六月三日中時
七月七日夜半	八月四日申時
九月二日平旦	十月一日平旦
十一月六日夜半	十二月十二日夜半

右記五達吉日

太上飛步五星經

太上飛步南斗太微玉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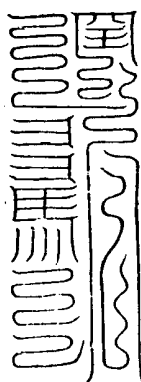
南上太虛真王南嶽赤君松子學道時來即乘龍駕鳳軒於太微之室藥玉瓊房也偃息朱明坐廢若木消然於虛藏神於無玄精不開以道為我擁固以天上清丹華紫雲真女映曜羅之暉於景霄之外飛登玉緯旋行朱網招洞陽之真祀南辰之柄道遙太微逸響九清雲回電滿身合香冥下觀世界以赤若金顏淑賢德方行圓心空無塵如夜半月念斷離業如水中蓮以下教亦君上真高上之道飛斗丹天足躡南辰太微玉經道言空洞植根於有無之表二曜懸精於太虛之間曼秀芒於兩極之際赤泉流演六星麗天所以大象有物鴻濛發源必自南斗陶冶烹治成焉故六合為匡郭六儀為鼎器兩儀為水火盈縮為進退太一臨爐帝君推策飛丹九千萬歲三辰布煥群星紀綱焉故天為蓋地為輿日月為輪四時為馬中南辰佩北斗建皇極作萬物是太微妙旨高真秘言南昌丹陵六星為貴躡之者先知真名然後佩服真形

有履其魂次躡其魄然後登星往返三周六
辰映形行之五年為上清之真九年見六真
者其至情與兆同倫十五年手結朱網坐主
萬靈乘六飛龍昇平玉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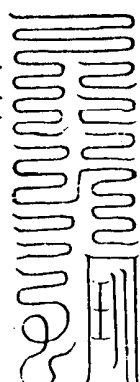
南斗六星真

花閣康持竟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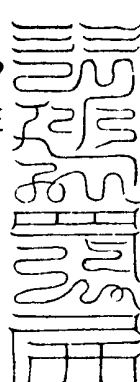
一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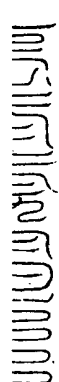
二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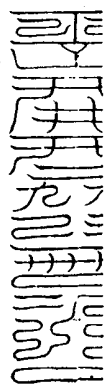
三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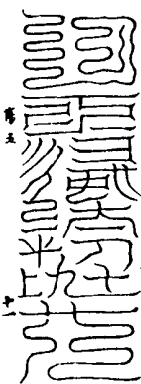
四星符



五星符



六星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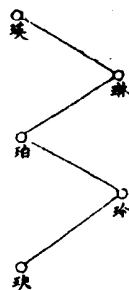


丹書青素方六寸三日六日十六日二十
三日二十六日南向再拜服之祝曰

太微綠景 真炁洞開 降珠丹實 貫帝玉階
形光寶宮 龍虎紫文 有無嬰兒 朱綉錦裾
腰帶玉鈴 對御北清 吞芒躡景 與帝同興
鳳輦虎旗 翊侍真卿 我為道主 億劫無傾
又丹書青素廣等六寸錦囊帶 心前飛登
行事凶事悉解者新淨衣

五星魂名

玳瑁珀琳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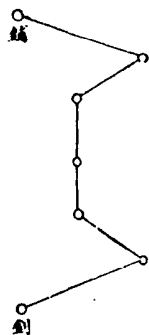
魂五星自玳瑁步起雙足至瑛上往返上過
存我同登星有五真人著朱衣戴玉冠形
如嬰兒與我俱行因垂兩手以二指各捻

虎口叩齒五通登言曰

巍我洞清 南魂五星 流轉天維 陟降上靈
丹袍玉顏 諧我携登 神師帝友 離合無形
坐吮仙聖 太極太清 身飛迅鳴 四一合明
步圓九尺碧地以青點星以黃為網

七星魄名

劍鏤鎰鏗鏦鎬鋪



魄七星自劍步起雙足至鋪往返三過存
我登星有七玉女著黃衣頂寶髻形如嬰
兒與我同行因舉兩手以大指捻三指根

紋叩齒七通登言曰

旋朱貫霞 孕光丹靈 七玉英美 媚曼天精
縹雲散絲 黃裳大神 坐神草昧 含引氤氲
與我道樞 靈通苦塵 金聲大輪 龍衣被身
正坐明堂 街烈萬神 扶登七映 調理玉清

步圓九尺碧地以黃點星以朱為網每步
魂魄時一星輒祝一名存一神後亦如之
燒香左右飛斗六辰之道約其步之修阻
凡雙足一步不可至星當緣網為丁網今
至星上雙足可也雙足步星不可及者復
雙足緣網今雙足據網可也雙足躡也雙
足步也躡網也躡星網空位為仙王

六星秘諱

朱先帝身昌明 此六星秘諱知之神仙 躡星據
之開洞房之光榮萬天之正祚



第一寶光玉玄上真道君治丹玉瓊華藥關
初登第一星時脫履席外先前左足以右

足根並前足右二指捨大拇指根紋垂左
手三咽氣存玉玄上真道君著丹錦朱袍
狀如嬰兒在天星藥關中口吐紫炁注我
百骸煥然金光與空等無異色我當忘形
祝曰

煥然太極 神光流金 丹華紫關 上上高專
化玉孩子 開我金門 紫霄鬱回 洞煥九清
附冥虛觀 恍惚忘形 主生帝官 為至道根
右名曰謁星玉玄

第二丹精玄明寶室上真道君治七寶藥金

華關登第二星時以右手按山源以左手
按兩眉之交三九過閉炁七息存寶室上
真道君著紫綉羽袍腰流金鈴狀如嬰兒
坐丹牀道君兩手勢南斗六星如絳絃貫
流珠丹光煥徹擲入我泥丸中令定位照

我身神森然如雲目腫祝曰

身丹丹網 履登神精 寶室真王 呼吸風雷
繡珠絳輝 飛景泥丸 紫霄轉回 金房燕堂
俯控僊空 形載飛龍
右名曰丹精鍊生

第三靈瑤寶曜赤天上真道君治金洞虹城
丹英光闕登第三星時以手掩兩耳俯存
我足下周回五百里轉如車輪有紫雲各
沸如釜中湯聲沸氣鼓數百千里雷星光
中有嬰兒無衣長六分自星中跳入我口

中下極紫戶祝曰

朱烟洞合 星光交纏 黃澤高堂 鎮制赤天
通我心神 化景玉仙 乘燕涵風 身入玉房
笑辱燕棠 垂裳帝軒 調丹布黃 真室真君
右名曰飛真化形

第四景明碧虛真王天德上真道君治九靈

粹極紫陽朗訣金明玉闕登第四星時垂
手左右握都關目閉炁登星在星開如蓮
花見道君柔形嬰兒著綠錦寶衣手柄金
鉞坐青玉之觀座口吐青炁入我肝中九

過思肝中之氣化成寶珠光流威明內有

童子巾青帔玄手授玉琴其聲淅然透一
體內間關平怡良久祝曰

天魂九靈 火弟木兄 生光源流 鬱葱精明
道君柄戟 音手鼓琴 青烟妙微 薰我神恩

面見紫皇 錫我帝臺 虎書金扉 建候北清
金形飛空 神道一冥

右名曰凝精華童

第五極真太玄寶仙王皇太上上真道君治

紫暉霞陽洞神玉闕登第五星時又子當

星跪叩齒七通閉炁次以手鳴腦戶令習

習有聲思見風雷水火勃發左右我因藏

氣星光之心忘形棄生不知所之又憶我

身忽成嬰兒著朱花綉帔溶溶於內曰

真極亦化 化極歸真 水火風雷 役使靈

忌我生死 徹知幽冥 念失氣寐 天地返相

以憶所至 湛然之身 胎形芳雅 仁德回元

起神初初 與混茫并

右名曰攝生遊真

第六紫宸絳房玄玄大帝玉真上德道君治

光王玄臺六華雲閣登第六星時正身向

圖再拜閉炁思星出一龍龍作珠色靈光

紫霞散照無外六星魂魄及以神身携手

笑接乘龍高昇碧霄紫彩億萬之程上合

空洞無真之真再拜祝曰

六氣浩蕩 為道為玄 神物無常 隨作隨遷

我入天一 混化精輪 萬萬離合 長復勝先

燕登金闕 循簡帝真 最靈陰陽 再光再昌

聖人神人 是空是塵

右名曰攝真六龍

步親都竟貯圖函中燒香乃復六星南辰

朱綱上道以授高真之得道者翱翔玉清

玉帝高靈上清丹華紫靈真女始學赤君

赤君授我於丹玉瓊閣絳臺鳳軒之閣得

之者位為仙卿行之者為太上真人矣盟

用金珠六枚絳紋六十人贊告南辰泰

禮六真慢之者不得為仙三官考覈此至

道之精真玄之母也

太上飛步南斗太微玉經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傷共

五光上真仙卿若受聖君今授青童若青

童若以傳三遠遊使下級青童若青童若

方諸東宮東海青童大君清齋於靈樹丹闕

黃房之內三年時紫碧霞三靈流景雲與建

帶飛青翠羽龍帔從桑林千真上詣上清金

闕請受靈書紫文上經金闕中有四帝君其

後聖君處其左居太玄瓊臺丹玕之殿侍女

衆真三萬人每龍雷虎猊天之獸備門抱關

蛟蛇千尋衛於牆析飛馬奔雀大翅之鳥叩

啄奮爪陳于廣庭天威煥赫流光八朗風鼓

玄於迴舞旄蓋玉樹激音琳草作籟吹雲

歌鳳鳴青奏神妃合唱鵬舞鸞邁音重既到

前而前捧首北面而言曰小臣梵瀝敢獻

言於聖帝明皇凡前在昔統拔太虛領宰飛

真察五靈之廣肆司玄師之逸觀騰漚清陽

鳴鈴素町明秀三觀菴藹妙覺廓落靈園瀝

瀾青谷是以遠巡長羅高步玄老齊九鸞於

閭崿之墟放流光於冥華之上浪達雙玄窮

標靈觀沖漠靜於龍宮藏毫芒於丹室啓神

靡而委化隨形遷而散累是其時也纏指披
越神氣微歟蕭脫五神流鍊空洞鱗躍碧津
慷慨條暢雖自足於八觀實無闕於宵映矣
顧念真才未啓靈璞寢磨欲使風灑蘭林奏
穎雲涯發拔七莢判疑喻幽不審靈書紫文
可得而下教乎于時後聖君方擁机外化高
拂遐想方注筆於大洞玄經以教搜諸上真
左卿及靈童玉女數百人也既不耳青童之
陳辭又未暫輟詠於視矣於是青童君重啓
伏膝進行固請不已爾乃聖君良久推机偃
處忽爾長歎曰苦辭玄達精誠來悟于用心
之至矣於是點點虛域有悠焉之容也爰乃
引靈鈞之琴撫而彈之清靈響聲激落百音
瓊振九虛徹朗太霄而歌大洞神州之章凝
魂之曲玄詩靈藻天韻希微微照沖氣頻音
清微其辭曰

玉皇神映朱靈音虛鼓響瓊鐘九響縱雲耕
道遠紫霞峯丹陵啓碧室絳庭披五房金闕
煥峨峨萬沫上清宮味此日月華盼彼
無形方玄致三靈覺蕭條劫仞中何為當塗
坐五難乘子肯何不御赤嬰乘我泥丸公不
死亦不生不始亦不終
於是聖君吟歌畢顧引青童使坐設流霞之
漿錄剛之果赤樹白子絳木青實乃令五老
上真仙都左公開紫藥玉笈雲錦之囊出靈
書紫文上經以付青童君下授有玄宮玉名
當為真人者青童君退席稽首拜而受之以
還方諸東宮
靈書紫文上經是後聖君自少學道所受
修行要文者也乃太微天帝紫微上真天帝
玉清君二天帝口傳之訣為真之法上皇大
度要事皆料拔撰集施行祝說先後相比條
例相次為一卷刻以紫玉為簡青金為文於
是龜母素筆真童拂筵天妃侍香玉童結編
名之曰靈書紫文上經以付五老上真仙都
左公藏於紫藥玉笈威以雲錦之囊侍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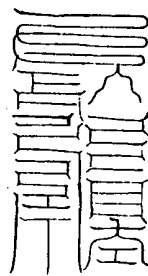
命玉女十人在文之左右侍聖君列紀者命
玉童十人並司察有書之道士言功紀罪上
闕上清玄中先師大過被考於三官小過奪
紀以促年大罪禍及於三祖小罪止身以受
殃輕慢則神去污穢則文藏也學仙者開視
靈文皆當起拜盥手燒香也天靈司察可不
慎敬矣諸非傳授皆不得妄說篇目說則犯
泄漏天文之科
上清金闕靈書紫文採飲飛根吞日氣之法
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
水母之經也當常見日初出之時乃對日東
向叩齒九通畢心中陰呪呼日魂之名曰中
五帝之字曰日魂朱景照韜綠映迴霞赤童
玄矣颺像凡心祝呼此十六字畢仍瞑目握
固存見日中五色流霞皆來接一身下至兩
足又存令五色上至頭頂於是日光流霞五
色俱來入口中又日光流霞之中自復有紫氣
大如目童者累重數十炫煥在五光之中名
之曰飛根水母也並俱與五氣來入口中向
日吞霞作四十五咽氣咽氣畢又咽液九過

畢又叩齒九通微呪曰

赤虛丹氣圓天育精剛以受柔炎火陰英日
辰元景號曰大明九陽齊化二煙俱生凝魂
和魄五氣之精中生五帝乘光御形扶飛以
虛輶根得盈首巾龍華披朱帶青鸞鳥流玄
霞映上清賜書玉簡金闕刻名飲食朝華與
真合靈飛仙太微上昇紫庭畢向日再拜
真仙之中萬人已上無有一人知日魂之名
者矣此道玄妙非血食臭骸可得聽聞者也
天陰無日可於室中所卧潔處存而為之清
修道士精通上感者都可不待見日而修之
也若道士休粮山林長齋五嶽絕塵人間遠
思清真者得日日飲日根之霞吞太陽之精
則立覺體生玉澤面有流光也如其外累人
事未獲靜形浮遊世路心拘榮網者要以月
朔月三日月五日月七日月九月月十三日
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五日案而為之
如上法一月之中十過也此日是日魂下接
飛根盈滿水母辟夢之時也行之十八年上
清當鍊以金真瑩以玉光位為玉皇飛行太

空乘華三素以映天下

太微飲日氣開明靈符



若不能常以
月晦夜半書
符者要不可
失奇月晦也

右月晦夜半朱書青紙上東向吞之以先
告日魂也臨飲符時閉氣左手執符心祝
曰

太微丹書名曰開明致日上魂來化其形平
旦嚴裝發自圓庭飛華水母日根金精紫映
流光號為五靈祝畢乃飲符

上清金闕靈書紫文採飲陰華吞月精之
法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黃氣陽精
藏天隱月之經也當思見月初出之時也

乃對月西向叩齒十通畢心中陰祝呼月
魄之名月中五夫人之字曰

月魄曉蕭芬豔賢家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淳
金清瑩冥容臺標

凡心祝呼此二十四字畢乃瞑目握固存

見月中五色流精皆來接一身下至兩足

又存令五氣上至頭頂於是月光流精五

色俱來入口中又月光精之中自復有黃

氣大如目童若累重數十相隨在月精光

五色之中名曰飛黃月華之精也並俱與

五氣來入口中向月吞精作五十咽畢咽

液十過畢又叩齒十通微呪曰

黃清玄暉元陰上氣散鬱寒廳條靈飲胃虛

波瀾頓挺濯淳器月精夜玄宮上貴五君

夫人各保母位赤子飛入嬰兒續至迴陰三

合光玄萬方和魂制魄五胎流通乘霞飛精

逸虛於東首結靈雲景華招風左帶龍符右

夙虎章鳳羽朱帔玉佩金璫鸞樹結阿號曰

木王神募控根有虧有充明精內映玄水吐

梁賜書玉札刻名雲房飲食月華與真合同

飛仙紫微上朝太皇

祝畢向月再拜存日月坐立任所便耳仙

官之中無有一人知月魄之名者矣其真

人當時有知之者若天陰無月可於室中

為之施行要訣如飲日光法夕夕為之則

立覺體生光。照目有飛精。也要法。月二日四日六日八日十日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一月之中十一過亦足成仙也。此日之夕是陰陽之合。三炁盈溢。月水結華。黃神下接之時也。行之。一十八年。上清當錄。魂易魄映。以玉先乘玄。變景飛行太玄。

紫微飲月精太玄陰生符



若不能常以月晦夜半書符者。要不可失。偶月晦也。正月為奇。二月為偶。



右月晦夜半黃書青紙上。東向飲之。先以告月魄。也是時。當先飲開明靈符也。飲月符。閉炁。右手執符。心祝曰。

紫微黃書名曰太玄致月華水養魄和魂方中。嚴事發自玄關。藏天隱月五靈夫人飛光九道映明泥丸。執畢乃飲符。

太微靈書紫文拘三魂之法

月三日月十三日月二十三日夕是此時

也。三魂不定。乘靈浮遊。胎光放形。幽精擾喚。其乘靈胎光幽精。三君是三魂之神名也。其夕皆棄身遊遊。遊遊本室。或為他魂外鬼所見。留制或為魅物所得。收錄或不得。還反離形。放質或犯於外魂。二氣共戰。皆躁競。赤子使為他念。去來無形。心悲意悶。也道士皆當拘而留之。使無遊逸。矣拘留之法。當安眠。向上下枕。伸足。交手。心上瞑目。閉氣。三息。叩齒。三通。存心有赤氣如雞子。從內仰上出於目中。從目中出外。赤氣轉大。覆身下。流身體上至頭頂。變而成大因。以繞身。使帶一身。今內外洞徹。有如然炭之狀。都畢。其時當覺體中小契。乃又叩齒三通。畢存呼三魂名。乘靈胎光幽精三神。急住。因微祝曰。

太微玄官中黃始青內鍊三魂胎光安寧神寶玉室與我俱生。不得妄動。繫者太靈若欲飛行。唯得詣太極上清。若欲飢渴。唯得飲細水玉精。

太微靈書紫文制七魄之法

月朔月望月晦夕是此時也。七魄流蕩。遊走穢濁。或交通血食。往鬼來魅。或與死尸共相關入。或淫惑赤子。聚姦伐宅。或言人之罪。詣三官。河伯或變為魍魎。使人厭魅。或將鬼入身。呼邪殺質。諸殘病生人。皆魄之罪。樂人之死。皆魄之性。欲人之敗。皆魄之疾。道士當制而勵之。鍊而變之。御而正之。攝而威之。其第一魄名尸狗。第二魄名伏矢。第三魄名雀陰。第四魄名吞賊。第五魄名非毒。第六魄名除穢。第七魄名臭肺。此皆七魄之陰名也。身中之濁鬼也。制檢之法。當正卧。去枕。伸足。兩手掌心掩兩耳。令指端相接。交於項中。閉息七過。叩齒七通。存鼻端有白氣如小豆。須臾漸大。以冠身。九重下至兩足上至頭上。既畢。於是白氣忽又變成天獸。使兩青龍在兩目中。兩白虎在兩鼻孔中。皆向外。朱雀在心上。向人。口蒼龜在左足下。靈蛇在右足下。兩耳中有玉女著玄錦衣。當耳門。兩手各把大光。良久都畢。又咽液七過。叩齒七通。呼七

魄名畢乃微祝曰

素氣九回制魄邪凶天獸守門婦女執關鍊魄和柔與我相安不得妄動看察形源若汝飢渴聽飲月黃日丹

右祝誦都畢於是七魄內閉相守受制若

常行之則魄濁下消反善合形上和三官

與元合靈人一身有三元官神命門有玄

關大君及三魂之神合七神皆在形中欲

令人長生仁慈大吉之君也其七魄亦受

生於一身而與身為攻伐之賊故當制之

道士徒知求仙之方而不知制魄之道亦

不免於徒勞三元官所在其上元宮泥丸

中也其神赤子字三元先一名帝卿中元

宮絳房中心是也其神真人字子南丹一

名中光堅下元丹田官臍下三寸也其神

嬰兒字元陽昌一名谷下玄此三一之神

矣欲拘制魂魄時皆先陰呼其名存三神

皆玉色金光有嬰孩之貌中上二元皆衣

赤下元衣黃頭如嬰兒始生之狀也行道

服氣時亦存呼名字命門臍也玄關是始

生胞腸之通路也其中有生官宮內有大

君名桃康字合延著朱衣巾紫冠冠坐當

命門其三魂神侍側焉大君常手執天皇

象符以合注元氣補胎反胞暮則先閉氣

二十四息乃心祝大君名三通因咽液五

十過又三叩齒微祝曰

胎靈大神皇網天君手執胞符首冠紫冠黃

迴赤轉上精命門化神反生六合相因形骸

光澤玉女棲身

畢能常行之十八年大君將能左激三田

右御三氣田化成飛舉氣化成玄龍仰役

二十四神俯使魂靈呼陽官六甲召陰官

六丁千乘萬騎白日升天皆桃君之感致

也

太微天帝君天皇象符

一名帝君九迴元

五通八關符若體

祝於別室當先書

此符威以錦囊佩

之然後乃得行之

右天皇象符以付生官大君桃康合延合

元上氣理胞運精朱書青紙月旦月望夜

半北向服之以左手執符閉氣心祝曰

天帝玄書皇象靈符以合元氣運精反胞萬

年嬰孩飛仙天樞生官大君披丹建朱首戴

紫容與我同謀

畢乃服服畢起再拜服符時於所寢牀上

也

若道士有行還精之道回黃轉赤朝精灌

命注津液使男女共丹面生玉澤者宜

知大君之名要服象符以不老矣若徒行

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不見

其祝說不測其官府所注者雖獲千歲之

壽故自歸尸於太陰徒積歷紀之生故應

還骨於三官也道士暮臥常存大君為祝

說之法朝望服符以運胎精之益者如此

亦成仙人可不煩男女還補之術也然御

女以要飛騰回氣以求天仙噲噲甚於水

火殺伐速於斧斨自非灰心抱一之性殆

不可以此取喪失者也中方行之所謂吞

飴而欲喉咽不傷當可得耶生官大神君

忌人食生血忌燒六畜毛忌燒葫蒜皮葉
及諸葷菜輩皆伐亂胎氣與傷嬰神慎之
焉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

洞神八帝妙精經

齋持八戒法

傳

帝君曰一切動靜去來云為善惡之數要申
三五名同事異前後互行更相統攝終歸一
源一源窮冥深速眇邈難可卒至緣塵逐多
多法以治多欲欲多不可須祛防遏斷除使
之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
不為無不為則有欲非其欲矣欲以益物已
無復須已無復須所須足矣足矣在已無損
於他他無所損已又益焉益物非以求增增
損都自無矣我無增損增在物物順物自益
非我益之也物逆物自損非我損之也損益
非我我為損益之主主非我求我求我是物使
感生化化物物順順以守靜為先靜能安動
動以緣靜安定安定之階以齋為本齋以齊
整為急急以齊整身心身心齊整保無亂敗
敗起多端大略有一者殺生自活二者盜
他自供三者淫欲放意四者妄語為能五者
醉酒恣適六者雜卧高廣大牀七者競競香
愛華飾八者耽著歌舞作倡勵心之子學聖

真仙不為此八事則八敗無從起八敗無從
起則八成自然立立久不失延年保命神通
洞達智慧淵汪能隱能顯與世和光是故齋
者受持八戒不殺則怨報之敗不起慈仁長
壽之成自立不盜則窮苦卑退之敗不起富
饒廉讓之成自立不淫則孤獨憂傷之敗不
起貞素蕭邈之成自立不妄語則欺誣枉濫
之敗不起恬愉貞確之成自立不醉則昏迷
荒狂之敗不起智慧聰達之成自立不卧高
廣大牀則癡渾死懼之敗不起清淨無畏之
成自立不香愛華飾則纏縛毀廢之敗不起
光鮮解脫之成自立不歌舞作倡則悲怨搖
蕩之敗不起和音柔暢之成自立此敗不起
此成自立如影隨形未嘗謀矣能使八敗不
起八成自立修齋持戒佩服神符思真行道
通而無窮顯驗必速皆如所期也

三皇三一經

三皇所受要在三一太一真一玄一是謂三
一者也號為三元元炁生神神炁降人人成
神矣

頭上元神字元先太一君也非心也天神也心守之合天也與天合號神人此神之號南極老人下在太一宮中人頂上直下三寸名太極宮一號太一宮常以平旦日出日中甲午之日呼之曰南極元先太一君某欲得神丹長生之道因瞑目念心中太一童子教絳衣其赤色正赤黃如目九十息頃止

心中中元神字玄堅太一中極君也在脾中脾為五臟之一曰五房太一能思宮養兆身常以雞鳴食時日昧黃昏戌辰戌戌己未己丑之日呼之曰中

極玄堅太一君某欲得真人黃庭神仙之道因瞑目念黃炁滿胃中脾上有一人五十息頃止

臍下下元神字玄妙北極谷玄道母也腎為合宮對上南極常以夜半時甲子戊子丙子庚

子壬子之日呼之曰北極谷玄道母某欲得金液醴泉可飲食者因瞑目念腎間有白炁中有神龜龜上有玄女右有司命左有司錄見之呼曰司錄六丁玉女某死籍更著長生玉曆時神法皆宜言之能知三神字依後道某欲得長生也

日時修之可延年可不死可變化可神仙此三神者天神道君三元貴神人之先也常念勿忘獨靜心存見神赤貌若在衆中見神衣冠各有服色了了然焉太一者胞胎之精變化之主魂魄生於胎神命炁生於胞府變合帝君混化為人故太一之神生之母也帝君之事生之父也父母本合號曰元炁應化分形號曰父母母稱太一名務猶收字歸會昌又名解明一名寄煩知此名字慎勿告人存之在身長生不死帝君名達凌梵字履昌靈神夫人知者形不入地玉童玉女侍八九天天神是此帝君之子帝君治太極宮紫房與太一混合亦號太一元君非男非女光明妙絕或為老君或為嬰兒應感無窮變化無極也

陽歌九章

齋直持戒守一和神精感遐徹九天帝皇遣神童來下侍衛錄圖并命玄女詠陽歌九章以宣通妙炁布吉消凶學者行道巡迴之時宜習誦之以會神契也

清韻陽歌梵	飄飄徹十方	青青萬井耀
勢我造九重	西統抗音調	感悟東王公
元洞啓運首	始陽萌萬芽	和風振瓊條
高林耀雲羅	句芒勸植善	日明煥東遐
仙賢遊玄圃	飛梵起瑤笳	
控景太霞室	齊輪九天庭	衆仙抗飛梵
陽歌時流聲	自非靈人德	焉能禮仙真
惠和陰陽歌	二儀稟于天	樓懸志仙飛
不樂時所牽	未覺凌虛遠	超超已高玄
悟歎馳競子	不知養命根	
鬱已感陽茂	吟詠南金梁	融風拂林表
朱鳳互來翔	鳴梵乘虛起	逍遙奏九章
結駕素林秀	命節扣金鐘	鳳吟八音和
真華耀玉容	陽歌仙房上	飛簫乘來從
吾我自相韻	誰能明契中	
遊浪嶼蓬紗	迢迢戲玄都	泠泠高仙客
窈窕詠陽歌	齊聲九絃唱	德合妙音和
明燈續長夜	玄昊照幽堂	飛梵鳳林表
清風拂玉璫	陽歌交來唱	四軒耀朱光
烈烈廣寒庭	遶遶譙仙室	玄冥唱陽歌

八景披雲出 鍊沐浴陽精 長梵詠太一
自非薦志賢 安能好遙逸

九皇圖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右初三皇是虛無空之變化應感同人同
而又異學士存之男女不得和混勿履穢

天皇君長九寸

披青錦帔著青

錦裙戴九天寶

冠執飛仙玉策

地皇君長九寸披

白錦帔著素錦裙

戴三晨玉冠執

元皇定錄之策

人皇君長九寸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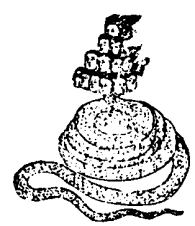
黃錦帔著黃錦裙

戴七色寶冠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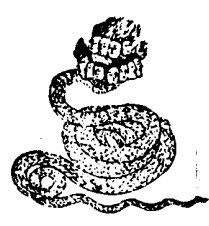
上皇保命玉策

中天皇

穢有犯考由左官三年不犯神降對言授
長生之訣登三清之官也



中地皇



中人皇

天皇君人面蛇身十三
頭平初元年十一月八

日出治姓望名獲字聞

將從青雲中陣兵萬萬

九千人主治雲中百二

十寇鬼千二百遊行鬼

賊萬二千除邪之魁

地皇君人面蛇身十

頭太始元年七月五

日出治姓徽名銓宇

紫元將五嶽嶽兵萬

萬九千人主治八荒

四極三河四海山川

溪谷龍蛇龜鼈龍龜

老魁為人作精果者



人皇君人面龍身九頭太
平元年正月三日出治姓
惶名胡桃子文生將天地
水三官兵萬萬九千人主
治一切七世父母三曹五
祖三鬼五神內外男女傷
死客亡墮水產乳惡禽
猛獸木石所殺刑獄刀
兵之鬼為人作精果者

右中三皇是玄元始之應靈學士齋戒傳
道行法救患消災存思啓告請此皇君將
從兵士與中天大將軍一人三五大將軍
三人兵士各百萬衆一合同集齊心并力
率禁身中吏兵各典所主宣行神咒帝散
威風助某收治逆鬼惡吏凶人悉皆誅戮
奉承禁忌蕩除六天故惡精魔咸即降伏
使神役鬼應心即驗所治者愈所召者到
所求者得所申者通功成事立以爲効信
後天皇

後地皇



天皇君人面蛇
身姓風名庖犧
號太昊



地皇君人面蛇
身姓雲名女媧
號女皇

後人皇



人皇君牛面人
身姓婁名神農
號炎帝

右後三皇玄元始三炁化為三元變為三

台應形以異率異歸同學士建功象効三

台仁禮信義智為五通通此五德三五炁

和八達六通成眞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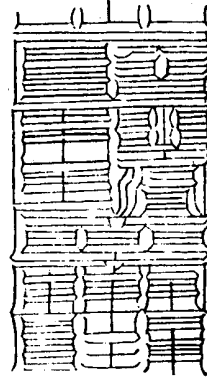
右九皇君其神本一其應則殊引初及中

階級亦異至於極詣故復還同也初皇不

言為化中皇微言以教後皇結繩而治學
士諦識九皇先學後三須能結繩次至微
言乃極無言與道同矣

招眞降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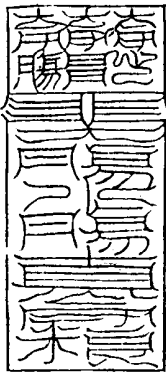
天皇招眞符



地皇招眞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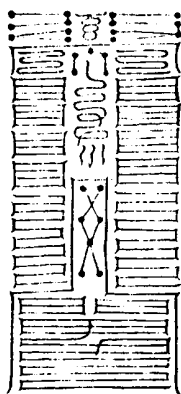


人皇招眞符



右三符薄紙廣一寸長三寸向皇屬方朱
筆書之用滿日王相時臨登壇水服之眞
神靈官即來降已瞻睽見形久則分明也
受事竟未拜謁便服此符後欲服食復向
屬以次吞之亦可向東以水服之一皇一
符二皇二符三皇三符合六符也未能服
食可以白素方五寸朱界綠書之清齋王
相日啓皇君卷內絳囊中綴之心前失食
不飢飽亦不病久久存皇君神炁降符中
眞靈附兆身必成神仙矣

昇天符



右一符以竹中白衣方三寸青筆向王書
之受道畢行功竟欲昇天先服此符乃飛
去也昔衛叔卿授李少君登天之日傳
凡學道修真功行未備不能通神洞見禍福
皆當沐浴浣濯閑居燒香讀經覽圖鍊戒思

省身心首過改惡其同志人獨建立善有同
好者共相勸勵損已濟物守本崇源憑怙三
專乞功德成就欲驗法自試施用皇文或傳
授啓告招真降靈皆先靜寂定心清齋服符
安卧求夢訣判吉凶登壇入室有疑勿行當
如精潔久久有微慎勿褻促冒疑強行人神
相誤殃考無原詳審諦憶無負今言

西城要訣三皇天文內大字西城仙
立成陰之玄五之陰非公記
錄天漢元年正月三日受

西城仙人王君曰天地合德乃共長存然其
中舍妙資陰陽之真陽布於外則品物咸章
陰濇乎內則鬼神致妙斯乎咸章乃群品鼓
動致乎存妙然後衆物可殫苟得其法則祇
精可使若獲玄數神祇立至不精不慎更爲
損害

帛公曰前漢太初二年王君明授余大道之
訣使燒香清齋三日三夜乃見告

仙人曰無名之名蓋我之宅有名之名樂我
之樂無作之作令我之德有貨之貨悉我之
賊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欲莫大於說此

三者稱之車也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仙人曰少不學道真年衰更心營已病方事
賢臨死乃求生譬渴乃穿井飢乃起耕俱
無及矣必反窮冥

仙人曰夫欲學道修真延壽長生當避諸禁
忌如左

禁無施洩命夫沒 禁無大食悉脉閉

禁無大飲勝脆急 禁無大溫消髓骨

禁無大寒傷肌肉 禁無寒食生病結

禁無涕唾失肌汁 禁無久視令目瞶

禁無久聽聰明閉 禁無久泣神悲感

禁無辛呼驚魂魄 禁無內念志恍惚

禁無恚怒神不樂

仙人曰人但知食可以療飢不知學道可以
療死但知飲可以止渴不知修道可以止

命人但知容媚爲好不知存神以益壽人但
知良藥可去病不知服食已助己人但知夜

可以逃身而不知爲藏形之數人但知僻側
之避難不肯爲變化之法入但知請求天命
不知留已則生身道深則知方養至則命通

仙人曰太陰之草名曰鉤吻得如食之入口
便死太陽之草名曰黃精得如食之可以長

生而世俗之徒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
益壽但畏鉤吻之毒不知黃精延命但知畏
死不知尋生此六弱之夫五濁之徒爾若能

棲心事外始可與言求生於是告小丹法用
雄黃栢子拘魂制魄之方用簾之如左治栢

子千下細筵去滓松脂十斤以和栢子雄黃
一斤色如赤李者合藥中復擣如法蒸藥一

日引之如鉛正坐壯向平旦頓服五九百日
之後與神交

又小丹法

用水銀丹砂雄黃凡三物各使分等治和以
白蜜丸如大豆清旦早起無雲霧日東向服

七丸漱以華水一日再服服之三年身有光
長服可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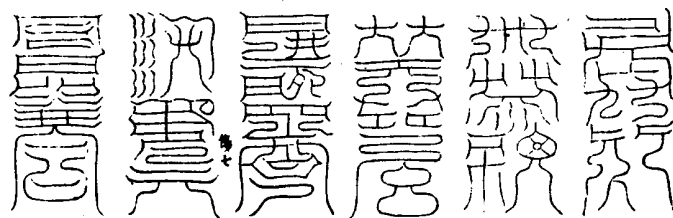
拘魂法

夫拘魂制魄三一當分泥九絳宮丹田三者
一體之靈府暮卧思存日如徑一尺鏡大使
去面五寸遊於泥九三府之間朝存月大小

法度如存日此道使人心堅神正魂魄不邪乃令妖精畏之百鬼可得而制者也余復受此法乃頓伏不起師曰法淺未足總邪余乃稽首有言於仙人曰少以不才羈累世業三隅未返遠尋生途安存道旨于今十年然後知聖妙之法不死之驗已微灼矣夫鳥獸觀幽房而感高宇是人之所安積川重淵魚鼉之所便人民之所惡方之於已唯道是親既受玄旨治身之方當奉以施行與身同處而意猶鑽仰心雖未盡在昔嘗聞役使鬼神之數召致百靈之法安坐則群邪立湮施發則千祇合和未審則逆害冥漠有害乃咄嗟却禍實聞其法未觀其文然天地有常道德而弗教也猶扁鵲不以人死而棄其針也願蒙啓悟以開其心師乃使余還坐見語子未可教大道後三年將語子也乃退席却反執巾櫛三年竟未及啓白師曰汝可成也可更齋三日燒香沐浴告汝要道三皇天文大字太清中經金液神丹之法汝泄非其人滅族父母之鬼受刑於玄丘也余拜曰昔下和斷足

而不釋璞者識真之諦也今賜一言更生之願謹無泄矣
仙人曰皇文乃是三皇以前鳥跡之始大章者也三皇安業則天地靜紀網陰陽維制鬼神伏辜萬精與身俱生乃王母之所玩貴仙官之所崇仰真寶文者也世有此文者少有之者泰玄仙都九老仙君輒遣一直符衛此真文書白錄者有過可不慎哉有之者但以警行朝夕正心拜敬斯經則可享其所盡五兵五毒災禍之鬼一不敢視若施用之者豈可論邪今為疏禁忌即度仙官校錄致人罪考如左斗勤而戒之
授經非其人自說及天文罪至有天文罪至族刑死父母之鬼受罰於太玄都
授經齋三日受經齋三日燒香沐浴禮拜而施用如不爾者身面生瘡
授經後而不相愛受經後而不相親使鬼召神無度鞭撻衆精無已九天丈人使亂其胃心及四肢血傷志向終敗
受經畢至甲子日夜西向存三皇文三卷相

去一尺許畢乃起向西三拜大字存於東方一拜次不借人達之者神不附體求道無應修道之科也奉之者昌反之者必亡余伏受節度畢師出懷中立成如左



高上名靜齋五日丹
曹帛五寸蓋著晴室
中召高士太和食頃
主形至
天皇名召司命青
絡一尺清齋七日著
應中食頃司命形見
可問吉凶勿人留亡
高天名可召司錄如
召司命法婦女帶淫
目心閉
太上名可召司陰亦
如召司命法書帶此
符辟兵
皇天名可召司免告
齋三日赤書青著淨屋
中司免主至可問吉凶
蒼天名可召天神齋
五日丹書素五寸以
丹書室中

高皇名可石河伯如
石山神流著水中河
伯王至可問水旱
上帝名可召大丞相
告誓三十日丹書黃
著室中立至可問立
身可否吉凶
天帝名可召九天父
母如西相法問我
後世及求願帶此書
無傷

齋四日丹書紙上召

六丁於室中

齋四日召日月將軍

於宅中

齋五日召日遊

十五

齋五日召紫微

齋七日召天御史

同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齋五日召杜公

齋六日召土公

齋五日召阡陌亭長

齋五日召百邪之長

齋五日召門丞戶尉

齋五日召百蛇之精

齋五日召河中童

齋五日召太一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自天

齋七日召天一

齋三日召魂神魄魂

十六

齋五日召百鳥之精
鳥頭人身

齋四日召地中百精
之神

齋七日召九天錄史

齋七日召九天扶命

齋九日召北斗

齋九日召南斗

星雲

齋二十日召百里精

星雲

齋十日召東嶽君

星雲

齋十日召西嶽君

星雲

齋十日召南嶽君

星雲

齋十日召北嶽君

星雲

召中嶽君主丹欲作
神丹先召問一生度

星雲

召四嶽夫人齋日同

右召五嶽及四嶽皆丹書若東嶽君用青
一尺也皆於山草之間通不令人見召時也

星雲

齋七日召河中夫人
丹書鋒水上

星雲

齋六日召六甲父母
丹書於陰室

星雲

齋五日召北君夫人魁
綱主者

星雲

齋十日召南海夫人

星雲

齋十日召高仙君

星雲

齋五日召平山大王

星雲

齋十日召蓬萊地主

星雲

齋七日召高仙玉女

星雲

齋百日召王母青書
帛一尺於神屋之中
拜而與之

星雲

齋七日召街山世子

星雲

齋七日召都官司命
夫人主總化先君之法

星雲

齋百日召九天父母
之世種

星雲

齋百日召黃山太伯
中明子

星雲









齋二十日召鬼使使
如人隨所向也

星雲

齋三十日召虎豹之
精於山中丹書楓木一
尺廣四寸精亦人也


星雲

齋十日召百草之精
丹書鋒一尺於草間
亦人也

齋五日召百木之精
 丹書其一尺於林間
 齋九日召河中將軍
 齋十日召海中三大
 夫
 齋七日召漆漬攝都
 尉
 齋三十日召北斗父
 母
 齋百日召西嶽父母
 齋百日召東嶽父母
 齋百日召南嶽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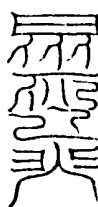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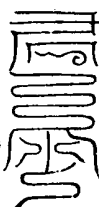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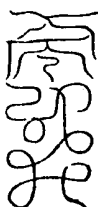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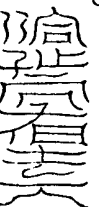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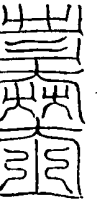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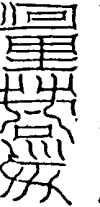









齋百日召北嶽父母
 齋百日召中嶽父母
 齋三十四日召四瀆
 父母
 右用繒廣九寸丹書於室中隨方面所用
 色也
 齋三十日召三河父
 母
 齋二十日召九江夫
 人
 齋五日召天門吏
 齋九日召百靈翹魁
 可取役使

齋十三日召三公父母
 齋百日召東王父丹
 書於淨室廣一尺
 八寸銘而與之
 齋百日召天皇君
 齋百日召人皇君
 齋百日召地皇君帶
 此於心前令人髮不
 白延年長生
 齋百日召九都仙伯
 齋百日召太山君王
 齋百日召天帝遊女

齋三十日召東越三
王
齋三十日召洛水將
軍
齋三十日召地勝丈人
齋三十日召土地百
鬼師以供使役
齋七日召土地百傷
亦可使
齋三十日召玉女子安
齋三十日召高皇太
祖符著衣領中人為
之服
齋三十日召高王聖
母

齋百日召司陰世祖
齋三十日召西海趙
天人
齋九十日召九炁丈
人入山帶此蛇竭遠
人一里
齋七日召正一功曹
齋二十日召西嶽世
子
齋三十日召太一丈
人
齋三十日召已世祖
父母埋符於門死者
不還家
齋三十日召吃水王
南嶽即二人俱

上從高上名至天帝名合九行下注所施召
與飽公內經節度有異若按王君施行當從
九行所注
書符之法不得與東共筆共墨共硯皆燒香
清齋在密處齋日早夜於潔室淨屋之中隨
月建仙衣服而召之召天神者以字向上召
五嶽三河江海百地之靈皆以字向地倚立
須臾則或覩所召到矣天地神祇及山川之
精或形如人或鳥獸頭人身或鳥獸龍蛇身
人頭或長或短或香或臭或媚美色或可畏
惡當正色靜躬不得恐慌然後按事而問之
彼亦登時答對又天神來不得久留當即遣
之問非其道亦殺人皆丹書縹廣一尺二寸
長亦同書不得中息而語也若已疏用五色
節度廣狹之制一如之其無注記用縹色長
短廣狹者一如丹書縹廣長尺二置以室中
室中或家人經死器械殮或履乳婦或六畜
生產皆為不整雖齋戒精勤而天靈不至也
抱朴塞言

抱朴子曰洪閭五濁之世則真源不立譬於

清水流乎濁波之川不得獨激其鏡灼矣按天文所居體在其家自無緣都無有十餘日不見穢汙者也如此當不如意已分明矣。例欲在山唯獨處不交人也好齋而待之必如反掌也洪以咸和元年四月戊午於所居西養特牛近二十頭時既有荒飢家道逃否又縣多虎災不可防遏虎來侵損群牛前後百日已六七頭矣爾乃出別止告齋十日按法石高山君使斷暴虎之害夜乃行事頃久乃見一人著黃單衣戴進賢冠冠上又有赤鳥形長短中人手指可長一尺許昂昂甚有威儀自稱爲高山地主吾因有言令斷虎害見答唯唯虎取牛時此居兒球先射之中辭箭登時折在肉中尋竹中死虎果解破又得球箭鐵蓋審明也自後一里虎暴遂絕初受此文唯先石高山君耳自後數名土公社公及小鬼或河濱之小神皆如言登時到但洪精誠微薄心未專正未敢自信難召天皇世祖五嶽十將三天九仙之大神恐不得宜序而禍見及也三皇文及大字皆仙人王君所

集撰抄撮次第爲一卷可接而用之往聞鮑南海說天文三皇大字有四萬言洪所見者疑少鮑云是三天八會郡方文也隨其所用接而集之此所撰立成當不盡也鮑云彌演天道與真人參情當歸其本也要召役施行皆當詳而獲福寧可輕哉按科不敬交致罪芳何況召致失據乎鮑君不以洪淺薄乃見授三文要道但才極凡流遂不能究洞神鬼之幽耳長房質然談昌博生方展趙准並役使鬼神捷戮萬靈而此數子亦因術驕奢不正其身遂並不獲其終豈不悲哉人間之交猶存冲卑以自先持時有不免於罪罰者況爲鬼神主者當使心形不負於毫末適乃過半耳而可縱恣其本性邪洪嘗聞李先生道經之宗李先生自說往在瀛洲詣董仲君仲君有九天大有經四卷小有經四卷字方二寸落落疎秀卷大如五寸竹按目錄云有百萬言先生疑其文少字多仲君言此文非世上文也乃三天八會之大章也一字有三十三字東西上下隨形所用分集之指擿大有

上數字見授真上宿之典也以此方三皇內文天文大字何緣四卷無四萬言也又鮑先生即解說三皇大字抄出大小有文而別名之耳如是而論盡了了也又齋日當以三皇大字著左右也心常正思慕其靈象也又宜傍存六甲直符今日甲子直符王文卿也

洞神八帝妙精經

七經同卷

後

太上老君內觀經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太上老君內丹經

太上內丹守一真定經

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經

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

太上老君內觀經

老君曰天地媾精陰陽布化萬物以生承其宿業分靈道一父母和合人受其生始一月為胞精血凝也二月成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為三魂動而生也四月陰靈為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腑用滋靈也七月七精開寢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十月炁足萬象成也元和哺食時不停也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衆神也照生識

神人之魂也司命處心納生元也元英居左制三魂也白元居右拘七魄也桃孩住臍深精根也照諸百節生百神也所以周身神不空也元炁入鼻灌泥丸也所以神明形固安也運動住止關其心也所以謂生有由然也予內觀之歷歷分也心者禁也一身之主心能禁制使形神不邪也心則神也變化不測故無定形所以五藏藏五神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所以字殊隨處名也心者火也南方太陽之精主火上為榮惑下應心也色赤三葉如蓮花神明依泊從所名也其神也非青非黃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曲非直非柔非剛非厚非薄非圓非方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正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但能虛寂生道自常永保無為其身則昌也以其無形莫之能名禍福吉凶悉由之矣所以聖人立君臣明賞罰置官僚制法度正以教人難以難伏唯在於心若清淨則萬禍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淪惡道皆

由心也妄想憎愛取捨去來染著聚結漸自纏繞轉轉繫縛不能解脫便至滅亡由如牛馬引重超泥轉增陷沒不能自出遂至於死人亦如是始生之時神元清靜湛然無雜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眼則貪色耳則嗜聲口則耽味鼻則受馨意隨健羨身欲肥輕從此流浪莫能自悟聖人慈念設法教化使內觀己身澄其心也老君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來因緣運會積精聚炁乘華降神和合受生法天像地含陰吐陽分錯五行以應四時照為日月髮為星辰眉為華蓋頭為崑崙布列宮闕安置精神萬物之中人最為靈性命合道今當愛之內觀其身惟人尊焉而不自貴每染諸塵不淨臭穢濁亂形神熟觀物我何疎何親守道長生為善保真世愚役役徒自苦辛也老君曰從道受分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出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慧動而營身謂之魂靜而鎮形謂之魄流行

骨肉謂之血保神養氣謂之精。精清而駛謂之榮。榮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神謂之身。萬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閤謂之質。狀貌可則謂之體。大小有分謂之軀。衆思不測謂之神。邈然應化謂之靈。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群生。在人之身。則爲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也。道不可見。因生而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道廢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羽化神仙。不能長保者。以其不能內觀於心。故也。內觀不遺。生道長存。

老君曰：人所以流浪惡道、沉淪穢緣六情起妄而生六識六識分別繫縛憎愛去來取捨染著煩惱與道長隔。所以內觀六識因起六欲識從何起。識自慾起慾從何起。慾自識起妄想顛倒而生有識。亦曰自然又名無爲。本來虛靜元無有識。分別起諸邪見邪見既興盡是煩惱展轉纏縛流浪生死永失。

於道矣

老君曰：道無生死而形有生死。所以言生死者。屬形不屬道也。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則長存不亡也。

老君曰：人能常清靜其心。則道自來。居道自來。居則神明存。身神明存。身則生不忘也。人常欲生而不能。虛心人常惡死而不能。保神亦由欲貴而不用。道欲富而不求。寶欲速而足。不行欲肥而食不飽也。

老君曰：道以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則心通。神明之在身。由火之因。卮也。明從火起。火自炷發。炷因油潤。油藉卮停。四者若廢。明何生焉。亦如明線神照神託。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一物不足。明何依焉。所以謂之神明者。眼見耳聞。意知心覺。分別物理。細微悉知。由神以明。故曰神明也。

老君曰：虛心者。遣其實也。無心者。除其有也。定心者。令不動也。安心者。使不危也。靜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使不邪也。清心者。使不濁也。

也。淨心者。使不穢也。此皆以有令使除也。四見者。心直者。不反覆也。心平者。無高低也。心明者。無暗昧也。心通者。無窒礙也。此皆本自照者也。粗言數者。餘可思也。

老君曰：知道易。信道難。信道易。行道難。行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守而不失。乃常存也。

老君曰：道也者。不可言傳。口受而得之。常虛心靜。神道自來。居愚者。不知勞其形。苦其心。役其志。躁其神。而道愈遠。而神愈悲。背道求道。當慎擇焉。

老君曰：道貴長存。保神固根。精氣不散。純白不分。形神合道。飛昇崑崙。先天以生。後天以存。出入無間。不由其門。吹陰陽。制魄拘魂。億歲眷屬。千載子孫。黃塵四起。騎羊真人。金堂玉室。送故迎新。

老君曰：內觀之道。靜神定心。亂想不起。邪妄不侵。固身及物。閉目思尋。秉虛寂。神道微深。外藏萬境。內察一心。了然明靜。靜亂俱息。念念相系。深根寧極。湛然常住。杳冥難測。憂

患永消是非莫識

老君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故我求道無不受持十經萬術惟在心也

太上老君內觀經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若夫修道先觀其心心為神主動靜從心不動無靜不動了真心為禍本心為道宗不動不靜無想無存無心無動有動從心了心真性了性真心心無所住住無所心了無執住無執轉真空無空處空處了真

老君曰吾從無量劫來觀心得道乃至虛無有何所得為諸衆生強名得道

老君曰吾觀衆生不了其心徒勞浩劫虛役其神於心無了永劫沉淪依吾

聖教逍遙抱真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

太上老君內丹經

老君曰夫學長生久視不死之道先須理心正行然後習氣道則有三上有還丹金液中有神水華池下有五金八石術亦有三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強兵戰勝若得其一萬事畢矣神仙抱一者玉爐煊赫蛇女端嚴嬰兒含嬌深根固蒂五行匹配八卦相連此之謂上也富國安民者龍盤金鼎虎繞丹田黑白真金鉛汞至寶水火既濟日月騰輝一片火輪九年丹竈此之謂中也強兵戰勝者一殿恢張三峯蒼翠表夫妻之心意放龍虎以往來兩湊玄關一泥丸道此之謂下也

老君曰夫煉大丹者精勤功行清靜身心僻靜深山幽玄石洞絕於鷄犬斷却是非不觀外物不聽外聲一心內守無勞外求大凡修道必先修心修心者今心不動心不動者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內外安靜神定炁和元炁自降此乃真仙之道也

老君曰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心正則萬

法皆從心亂則萬法皆廢復以精氣為國民安則國霸民散則國廢

老君曰修身之法保身之道因氣要精因精養神神不離身身乃長健凡修大道利於生靈之性發人智見使人達道得天冲虛之氣也

老君曰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心有所憎不用深憎如覺偏頗即隨改正處富者勿謂長富居貧者勿謂長貧貧富之中常當奉道道不在煩心不可亂勿思衣食勿思嗜慾勿思名利勿思榮辱抱一守中自然之道也

老君曰夫煉大丹者固守爐竈返老還童功成行滿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髓一年益氣二年益精三年益脉四年益肉五年益髓六年益筋七年益髮八年益骨九年益變形神身中有三萬六千精光神居身不散身化為仙足下雲生頂中鶴舞號曰長生修功不怠關節相連五臟堅固內炁不出外炁不入寒暑不侵兵刃不傷昇騰變化寄齊天地玉女侍衛玉童相隨上佐

玉皇下度黎庶號曰真人

老君曰玄中有玄是我命中有命是我形形中有形是我精精中有精是我氣氣中有氣是我神神中有神是我自然之道也

老君曰長生之體久視之門洗心易行乃成正真然除想化物要淨六根邪魔遠離衆病無因通幽顯聖無不成真須明恍惚輔弼帝君太上曰自己三清何勞上望自己老君何勞外覓知之修煉謂之聖人矣

太上老君內丹經

太上內丹守一真定經

南嶽七金寶山慶華紫炁天尊傳

仰聞

大道混沌始分分立天地日月經緯交合元氣陰陽之精道法生成保命養形世人茫昧貪慾天生今傳聖義此當敬行

元始上帝告諸新學衆真曰我有妙道久秘發言夫動二以為陰靜一以為陽二則有變一則守常知常悟明抱一契靈兆欲久視當服金晶定神御氣真息綿綿綿綿存之玄中之玄中田流火陰魄上迎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惟定為本是名靈根光明赫奕自照乾坤綠腸丹髓萬世長存陰去陽純白日超昇於是

玉宸大道君曰此為一身之寶萬氣之母此得其母六子生焉此當精思其義守其真定自然形神俱妙與道為一與天為徒道莫大焉是時新學諸真聞是妙道退居靜室專一靜思及其太初成至真道

太上內丹守一真定經

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

夫日用者飲食則定禁口獨坐莫起一念萬事俱忘存神定意口唇相粘牙齒相著眼不視物耳不聽聲一心內守調息綿綿微微輕出似有如無莫教間斷自然心火下降腎水上昇口內甘津自生靈真付體自知長生之路十二時辰常要清靜靈臺無物為之清一念不起為之靜身是炁之宅心是神之舍意行則神行神行則炁散意住則神住神住則氣聚五行真氣結成刀圭自然身中有聲行處坐卧常覺身體如風之行腹內如雷之鳴。冲和氣透醅醕灌頂自飲刀圭耳聽仙音無絃之曲不撫而自聲不鼓而自鳴神炁相結如男子懷孕得觀內境神自言語是虛無之宅與聖同居煉就九轉結成大丹神自出入與天地齊年日月同明脫離生滅矣每日休教有損失十二時辰常要清靜炁是神之母神是炁之子如鷄抱卵切要存神養炁能無離乎妙哉玄之又玄人身中有七寶事為富國安民精炁血滿也精是水銀血是黃金炁

是美玉體是水晶腦是靈砂腎是瑋瑋心是珊瑚此是七寶歸身不散煉就大藥萬神盡登仙矣

太上老君內日用妙經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經

敬天地 重日月 懼國法 依王道
孝父母 上謙讓 下和睦 好事行
惡事止 成人學 破人斷 高知危
滿知溢 靜常安 愆常足 慎無憂
忍無辱 去奢華 務其實 掩人非
揚人德 行方便 和隣里 親賢善
遠聲色 貧守分 富施惠 行平等
休倚勢 長克己 莫嫉妬 少慳貪
除狡猾 逢冤解 積人行 許不違
話有信 念孤寡 濟貧困 救危難
積陰德 行慈惠 休殺生 聽忠言
莫欺心 依此行 可超界

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經

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迦維羅衛園精舍中與諸天仙地仙童王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九月長齋一時訖竟從神舍中出往到舍衛國祇樹下給孤獨園二國中有一大樹名尸俱類高一千八百六十里枝葉方圓覆六百三十里其樹上有子數千萬石食之甘香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自愈耳目精明吾坐樹下是諸仙等取果食之

左玄真人告諸仙等吾觀天地萬物各有宿命因緣諸仙等即前作禮長跪曰

天尊言曰何等宿命因緣此諸弟子願聞也唯具演說開化未聞真人答曰善哉若有樂聞者一心諦聽

道言夫人作福亦如此樹小小漸大收子無限人今生在世豪貴爲帝王國主諸侯方伯此人先身從禮拜三寶中來今身爲人大富財物無量者此人先身從布施中來今身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者此人先身從持戒中來

今身爲人端正顏色潔白暉容第一手足柔要衆人見之皆各喜悅視之無厭者此人先身從忍辱中來今身爲人精進無有懈怠者此人先身從福德精進中來今身爲人安詳言行審諦者此人先身從精思中來今身爲人聰明達解經法讚揚妙法開悟愚蒙人聞其言莫不諮受宣明爲珍者此人先身從智慧中來今身爲人音聲清徹者此人先身從歌詠三寶中來今身爲人潔淨無有疾病者此人先身從慈心中來諸仙等上白

天尊曰云何爲慈心

左玄真人答曰一慈念衆生如母愛子二慈念世間一切衆生各得自在三解道意心常歡喜四爲一切不犯衆惡此是爲慈心也道言今身爲人殊美者此人先身恭敬人故

今身爲人醜陋者此人先身喜嘔恚故今身爲人無所知者此人先身不學問故今身爲人顛愚闇塞者此人先身不教人故今身爲人瘡痍者此人先身無辜謗毀人故今身爲人聾盲者此人先身不喜看經不肯聽經故

今身爲人奴婢者此人先身負債不償亦不禮三寶故今身爲人醜黑者此人先身遮賢光明故今身生在保國人中者此人先身輕衣裸露者安精舍故今身生在馬蹄人國中者此人先身布施作福還悔惜心故今身生聲鹿鹿中者此人先身毒驚恐人故今身隨在龍中者此人先身喜相調戲故今身生惡瘡癰疾難瘥醫藥不治苦毒難言者此人先身無辜鞭打衆生故今身爲人所憎人不欲見見不歡悅者此人先身見人不歡喜故今身爲人人見歡喜敬念者此人先身見人喜悅故今身爲人數遭縣官繫閉牢獄節核其身枷鎖在體者此人先身無辜龍罩繫縛衆生不得縱意故今身爲人免缺者此人先身坐釣魚口缺故如此之罪不可不慎也

道言今世愚人聞人好言善語心不樂聞於中兩舌亂人非是者此人後世當作食耳狗若世人聞經心不聽採者後生當墮驢中若世人慳貪獨食者後生墮餓鬼之中得生出世或爲獨身或爲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

食不供口若世人好食自噉惡食施人者後死當作豬蛇蠅之中若世人劫奪人財物生剝脫人衣服者以死當墮羊中人還生剝其皮償其宿罪若世人喜殺一生捕魚者後死為水上蜉蝣之蟲朝生暮死若世人無辜盜取人財物者後死出世當生奴婢牛馬之中若世人喜姪人婦女不避三光者死墮入地獄之中男抱銅柱女卧鐵牀後得出世必生鷄鴨之中若世人好妄語傳人喜事以作惡言者死墮入地獄洋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後得生世當作鴟鵂鳥人聞其聲莫不驚怖皆言變怪眾口咒之必令其死若世人喜酒耽醉者犯三十六失死墮泥犁之中後生出世愚癡甚無所知若世人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鬭爭更相驅遣者後生墮鳩鵂之中若世人貪人力者後生當作象形

作水牛貫穿其鼻牽車挽重木棒打之償其宿罪
道言今身為人不沐浴者此人先身從豬蛇蠅之中來今身為人性貪不讓讓辭多聲者此人先身從惡狗中來今身為人狠戾自用意者此人先身從羊中來今身為人言不安詳不能忍事者此人先身從獼猴中來今身為人身體腫脹者此人先身從魚鱉中來今身為人趨惡行善心者此人先身從蝮蛇中來今身為人好作美食殺害眾生無有慈心者此人先身從豺狼虎豹中來今身生在邊方六夷國中者此人先身不信道法故今身為人背僂者此人先身禮拜三寶不申背故今身為人疾病多苦鍼灸者此人先身作大醫師為人鍼灸或瘡或刺而無功效便取他物直之故
道言今身為人安序文身直理多智閑暢妙義人所尊貴者此人先身宣通真義從諸天中來今身為人學問清徹聰明不貪者此人先身積福無量劫中來今身為人潔白花色

了了者此人先身常喜持幡華奉上三寶中來今身為人身體口氣香潔者此人先身行無有過口無有惡今故如此也今身為人被燒死者此人先身常喜放火燒殺眾生之故今身為人溺水死者此人先身無辜以眾生投擲水中故今身為人自縊死者此人先身無辜以繩索繫眾生成今身為人被遺惡虎毒蛇死者此人先身無辜受貨殺人故今身為人被天雷霹靂死者此人先身為行多惡欺罵長者陵慢父母汚穢三光故今身為人孤獨至老無有兒子者此人先身常懷懷惡憎妒他人兒孫故今身為人生而短命胞胎傷墮出世未已而早夭終在三塗數千萬劫可得出也
道言今身為人眼目眇者此人先身常不喜看經文收拭老人眼目中來今身為人巧匠興造觀治工巧者此人先身從諸天官殿中來今身為人明徹解了妙音者此人先身常喜聽受經法教人中來今身為人盲聾六根不具者此人常好押人及眾生故今身為人

早失父母孤獨者此人先身殺人父母故生於分離各異鄉土為人下賤奴婢驅使者此人先身常好作劫賊或破人家或要路斷道捉人打拍縛束轉賣使人父母懊惱肝心寸絕至死無益今懷宿罪如此之故

左玄真人曰吾見宿世以來罪福如此明可慎之

道言凡人作功德者皆應身自行香福食及以轉經不請人食而不盡願者如借人食豈自得飽者乎善思作福為惠也

左玄真人曰燒香行道著戒誦經然燈續明盡願以為常法布施得福並達智慧無所量礙諸神將接萬惡皆消東魔不敢復當懈怠之人無有精進心者一朝疾病無有吉利方欲燒香便云作福諸惡以降眾魔守前競來作諸變怪以是之故當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響也

道言植種福田如尸俱類樹本種幾根也諸仙等即前作禮上白

太上言本一根小小漸大收子無限

太上語諸仙曰施一得萬倍言虛也道乃頌曰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仙道 虔脫諸十方

太上告諸仙人等世人無智生死肉眼不知罪福吾以道眼觀無數劫來至于今日罪福報應由如掌中視寶珠琉璃內外無有狐疑諸天仙人等即起整頓衣服作禮上白

太上曰演說斯義未能解悟願賜開論太上曰此名為五道輪轉宿命因緣報應經。若善男子善女人能誦詠宣傳者功德無量是時

左玄真人與諸天仙人等世間人民聞說是經皆大歡喜因緣各起圓遠三市稽首作禮而退

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

太上化度世仙經

化道品第一

傷元

爾時太上於元極元年歲次癸丑十月七日詣太清宮中七寶殿內論至真妙道是時太上告左玄真人曰太初混沌天地始分陰陽造化萬物含靈

太初者混沌之始也混沌者天地分立之先也以太初為祖始分天地配合陰陽立其五行分其四時之造化以發生萬物也強名曰道

道乃天地陰陽之母五行萬物之宗道之无形故強名曰道也

恍惚為形

恍惚者澄湛之意也謂大道視之无象聽之无聲遠之无則近之无依故以恍惚為象以虛无為形

隨之有理勤志皆明

大道無形其理幽遠若不志勤難明妙理守終如始功行力成

修道之人施其功行守終如初大之與小

無不成矣
持齋奉戒淡泊為門

人以齋為戒以戒為行齋戒為行用淡泊為報也

身心清靜無愛無憎

神好靜而以身心是非撓之太上以心無心以身無身乃虛心而實性無身而有神以神性共聚乃為聖道之質也以虛無為體何有憎愛

六慾不賊

六慾者眼耳鼻舌心意也常以舌含其味眼觀其色耳聽其聲鼻嗅其香心意察其事欲緣情逐物亂其身心皆六根之賊者也

萬神乃違

人身中有三萬六千之神俱好生而不好死若人守其玄元之理達無為之道身無穢汚萬神豈不遵伏也

修心鍊性是吾本身

修心者以心無心也鍊性者以性無性也

太上乃清靜虛無之神玄元至德之尊凡人去其情深外其是非守其大道之理豈不為一體本身

吾身非道因道成真

身非道者為道乃虛無身則有象道在人身如石中之火不擊本無故身非道也擊之有象故因道成真者也

暗合天地杳杳冥冥

杳冥者清虛寂湛之象也為天地萬物因道而生道無形體乃暗合在杳冥虛無之中矣

陽形質晝夜俱分

天無形象以晝夜為本道無形象以功行齋戒為根

四時為信運轉古今

四時者春夏秋冬也天以四時為信道以神化為應自元始至今豈有失乎

不言善應萬物皆實

天之不言以陰陽四時善應萬物稟時而生殺自然可不為虞伏者乎

體曰道休者為真

天地之機四時之情若人體之運用休而於身修鍊三千功行成就變凡為聖乃昇真也

五行品第二

五行造化陰陽至精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乃造化萬物配合陰陽為天地萬物之精華者也

木火金水四象為名

四象以道名也嬰兒姤女金公黃婆也

青龍左遠白虎右馴朱雀前立玄武後迎

青龍屬木為肝在左白虎屬金為肺在右

朱雀屬火為心在前玄武屬水為腎在後

此乃五行之所主也

丙丁甲乙壬癸庚辛

乃四方之正名也

東方九炁萬物發生南方三炁長養之神西方七炁素皓收成北方五炁玄天歸根

東方九炁者四時之首也謂之曰和風乃發生萬物者也南方三炁者謂之炎風乃

發生萬物者也

萬物之長養也西方七炁者謂之金風也萬物之衰殺也北方五炁者謂之寒風乃萬物之休息各歸根本此乃四炁之志也各旺八九陰陽合形

各旺八九者為五行運四時各旺七十二日也乃曰七十二候也凡五日為一小候七十二日為一大候焉立春木旺七十二日立夏火旺七十二日立秋金旺七十二日立冬水旺七十二日金木水火四時共旺二百八十八日之數者也

中央戊己四季獨專

中央戊己者土也乃中央一十二炁為五行萬物之統領也土無正位以四季而獨尊也逐四時而各旺一十八日也為土能和養萬物以中央為尊也春旺臺花一十八日夏旺槐花一十八日秋旺菊花一十八日冬旺奈凍花一十八日四季共旺七十二日乃五行配合共成三百六十日為一年之歲也

地為五藏天應五星人有五藏一體各分

金木水火土五行為五星五藏五臟皆同一體也各分其類也地之五藏者東方青

帝乃發生萬物以東嶽泰山為五藏之長也南方赤帝長養萬物嶽曰衡山西方白

帝主於收殺嶽曰華山北方黑帝萬物之功成歸本嶽曰恒山中央黃帝主和養萬

物嶽曰嵩山此乃地之五行也天應五星者東方木德歲星君南方火德炎感星君

西方金德太白星君北方水德辰星君中央土德鎮星君也此乃天之五行也人之

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肝應其木主於春屬東方甲乙心主火應於夏屬南方丙丁

肺主金應於秋屬西方庚辛腎主水應於冬屬北方壬癸脾主土應於四季屬中央

戊己此乃人之五行也天道萬物之造化皆不離於五行也

天地與人元同一根

天地萬物皆稟其一炁而成形以五行為主用之本也

純濁為地天性輕清

清炁為天濁炁為地清處其上濁處其下乃以二炁各歸其本也

地濁無發天清無崩

天乃輕清虛無為象地以濁重純實為形用其五行陰陽為信乃不言而四時自運

用其萬物為本乃不裁而生殺自然此二象之無為宜有崩發者也

人之生死患害色身

天地萬物根本皆一人物有生滅者為人物有生有死生乃死之根死乃生之本也

物之有生則成其象有象而乃為色身色身患害情性有違有違則有滅也天地無

生無滅為情性無為也凡人在天地之中從其六根濫事著非好其邪淫貪愛名利

以心神散亂失於大道不固身命任四時推逼五行相賊禍患痛苦以至死亡而不

悟也那知妙道包含於天地統制萬物恩惠於蠢動養育於有情湛湛歷劫長存無

不濟給者也

隨天順地正道長存

人若稟天地自然之理五行造化之機審察四時之運用乃治國之用可以國安民豐克清四海治家之用可以家豐禮義恩及親隣國主得之可以協和萬邦統攝百寮侯伯得之可以執法稟正農事不亂庶人得之可以忠良智朴非事無素修身得之可以去凡作聖壽同天地永劫長存矣

玄理品第三

無象曰道合理為玄

○ 妙道無象以天為本也。寬道測其天理天理合作玄機玄機悟用成功功滿却同於道也。

春秋冬夏四季相連

道之至理如天運四時乃法則之機本也。周天列宿日月運行

周天者一年之數也。列宿者二十八宿天有上清十二宮內列其宿躔度地分十二地分皆以星宿上下照臨如日分十二時以時內分刻以大道虛无暗合天理分度法則皆居一也。日月之循環陰陽時刻

豈有分別

氣候時節體道自然

氣候者一年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九十日為一氣五日為一候。一年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以節令相應也。體道者為四時氣候時刻乃用道之本。天地造化之機若執天而行道陰陽氣候時刻在身施用而體道於自然者也。

雲騰雨施風雷不潛

○ 雲者地氣也。地氣出而騰於天。天氣相合而成雨也。為天陽地陰陰陽相合而降甘雨也。萬物潤澤長養皆不出於水也。風者五行之和氣也和而無剛乃遂其四時之情性生殺萬物剛柔相勝四時以此為情萬物以此為造化。天地以此為常雲雨以此為車馬也。雷者陰陽二炁相擊也。為地炁屬陰天炁屬陽以立春之後陽氣盛旺炎熱在上陰氣純冷上衝故冷熱相交而成聲冬天無雷者為立秋之後陽氣漸衰陰氣盛旺陽氣消敗而無炎熱陰氣盛旺

純冷上升故雷無聲也。此二象匹配乃妙道施用風雷不潛乃陰陽攝合者也。

晝夜百刻遭匝成年

凡一日一夜一百刻也。以刻成時以時成日以日成月以月成年也。如人有喘息之數一刻有一百三十五息十刻一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一萬三千五百息乃以息而刻同也。天有晝夜百刻為陰陽統領之機人有吐納喘息為用功匹配之理至人若明妙道作用天道豈有分別者也。

○ 帝道神化感應同天

帝道者道泰德勝之象也。神化者陰陽不測之祥也。以道泰而有祥感應合於天也。天之道泰以感陰陽順序四季無差風雨應時為天之祥也。聖人道泰以感邦國太平賢臣輔佐天神應現為國之祥也。修身之道泰以感長生久視清淨無為神聖變化為身之祥也。乃帝道神化感應居一也。根生一祖枝分六源。根生一祖者混元一炁也。萬物皆稟一炁。

而生二炁而成形也以一炁為根祖也
枝分六源者為六炁也為五行之所主也
天有六氣乃四時風雨人有六氣者為噓
氣屬肝外應木時應春卦應震呵氣屬心
外應火時應夏卦應離四氣主肺外應金
時應秋卦應兌吹氣主腎外應水時應冬
卦應坎呼氣主脾外應土時應四季也噓
氣主三焦外應風此乃六氣所主也修鍊
之士不可不明

火龍戲水金虎綿綿

火龍者舌也一名赤龍為舌主於心心屬
南方丙丁火乃火龍也戲水者為口中之
津液也舌下有脉名曰玉泉內有神水華
池又名瓊漿玉液乃玉華之真醴也此水
非氣而不至氣非水而不行太上乃鹿駕
羊車神仙謂之瓊漿玉液凡人謂之津唾
也凡鍊金丹以為根本也金虎者金主於
西方名曰白虎內主於肺肺主於氣也凡
鍊丹之用以氣行而津注津注而氣盈氣
盈則神旺神旺則身輕以依時候用功大

以九年功滿而神變神變而形住形住而
氣住氣住而凡身聖凡身聖而萬神俱侍
乃以昇騰變化身入無為也

五行顛倒四季循環

五行顛倒者金木水火土相交如水上火
下金水間隔翻騰往來以顛倒之義也四
季循環者如春夏秋冬也以如天運四時
而造化萬物春夏秋冬四季而循環氣候
旺衰加減餘閏週流復始乃循環之義也
大道之理天地之機天道運轉豈有二乎
凡人修鍊用功法不可執自以智宜鑒之
以法不應其天理之運用皆以小術執之
有誤於人難逃生死也以大道之開合統
領四時陰陽分配節氣候生育萬物包
含於天地用法不一何以同天地之壽者
也

乾坤至理宇宙機樞

凡大道之作用與天地一體以五行真氣
之運動同四時而往還故言乾坤宇宙之
機理也

寂靜為妙烹鍊則玄

寂靜者以去其是非無有染著薄食淡味
心無外亂乃修養之基也烹鍊者以烹天
地之理以陰陽媾合五行匹配四象分別
用水火相交金木浮沈混合萬神烹鍊之
功也

餐津服炁畢成飛仙

人口中之津液乃天地之至寶五行之秀
氣也能長養萬物潤澤軀體乃因津而養
血以血而養精因精而養氣因氣而養神
因神以養命故鍊金丹以津液為本也服
氣者五行之正氣也天地以有四時晝夜
為用人以五臟氣脉為根若人依妙理運
用常餐津服氣功行滿畢飛升金闕也往
返於虛無者矣

愚者自迷悟者有緣

愚迷之人共浮世之利害繫深身心豈知
大道之有學虛無有理也達悟之人雖未
得其至理性先樂其虛無詳天地四時運
用有理審萬物造化生殺有情若以志討

於仙經咸獲妙法以功成果滿身證無為之道故神仙有緣也

訣曰常以子後午前面南端坐存神握固鳴鐘鼓各三十六通乃用四時旺氣為頭循環五氣吐氣納津一季各吐納七十二口并土共九十口如一季三月四季共成三百六十口畢又加五口象一年三百六十餘五日之約乃為一功又依頭週而復始三功一閏加三十口如同三年一閏也數內常無差錯漸以加功而自然食味減退以飢則氣渴則津五穀氣衰真氣旺九年神化也

太上化度世仙經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傷十

仰啓勒封號無極 仁慈輔斗至靈神
威容顯現大海中 德廣徧施天下仰
護國救民無壅滯 扶危救險在須臾
或遊天界或人間 或徧波濤并地府
邪魔鬼魅總歸依 馳驅救苦皆潛伏
變凶為吉如彈指 賜福消災若殄微
凡人有福捧金爐 一切歸心從懇禱
至心歸命禮
滿陀勝境興化涓州靈應威德非常考感神
通廣大救厄而平波息浪扶危而起死迴生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勒封護國庇民明著妙
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啓請呪
奉請三天都總管 九天遊吏不曹侍
上聖天妃功護國 勒封靈惠衛朝廷
頭戴花冠垂鳳輦 身披瑩服仗龍形
東列西華排鬼將 南征北討助神兵
劍佩斗牛光燦列 簡書勒命掃妖精
威容顯現人欽仰 心運慈悲雨露均

救民護國施恩德 祛害除災利澤興

威德周圓通上界 垂慈降世度群生

山河社稷永安鎮 雨順風調保太平

散影分輝過三界 人間天上日月明

天龍鬼神咸恭敬 奉勅皆令建上清

我今誓願永受持 一心歸命奉真經

奉禮呪

陰德始生 陽光吉貞 威容烜赫 救度生民

新鬼降魔 連連上清 三台來護 衆聖皆迎

戴天履地 步步魁星 無憂不滅 無願不成

誦持神呪 道炁長存

爾時

太上老君在無極境界觀見大洋溟渤河濱
川源四海九江五湖水澤蛟蜃魚龍出沒變
化精狀鬼怪千狀萬端有諸衆生或以興商
買賣採寶求珍出使遐荒交通異域外邦進
貢上國願恩輸運錢糧進納貢賦舟船往復
風水不便潮勢洶湧驚濤倉卒或風雷震擊
雨雹滂沱其諸鬼神乘此陰陽變化翻覆舟
船損人性命橫被傷殺無由解脫以致挺生

代元怨怒上銜何由救免於是廣教真人上

白
天專曰斗中有妙行玉女於昔劫以來修諸
妙行誓揚正化廣濟衆生普令安樂於是

天專乃命妙行至女降生人間教民疾苦乃

於甲申之歲三月二十三日辰時降生世間

生而通靈長而神異精修妙行示大神通救

度生民願與一切含靈解厄消災扶難拔苦

功圓滿滿白日上升土神社主奏上三天於

是

老君初下輔斗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護國庇

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於是天妃聽宣

法音弘是願言自今以後若有行商坐賈實

實求財或農工伎藝種作經營或行兵布陣

或產難不分或官非撓聽或口舌所侵多諸

惱害或疾病纏綿無有休息但能起恭敬心

稱吾名者我即應時乎感令得所願遂心所

謀如意吾常遊行天界徧察人間以致地府

泉源江河海上一切去處令諸所求悉皆遂

願於是廣教真人聞是願言稽首歸依而說

偈曰

初封輔斗 顯跡威靈 飛符走印 統領天丁

收捕奸盜 斬滅妖精 扶危濟險 護助天兵

邪魔永殄 疾病安寧 敬順者泰 橫逆者傾

厭息大盜 斷絕邪冥 東西南北 四方肅清

神威震肅 家國咸寧

英烈天妃 善慶明時 遊行三界 徧察靈祇

風雷衝護 兵將維持 中臨人世 為濟災非

下通地府 徧告神司 枉橫者戮 殺人者誅

施人者愛 誅人者追 一心歸仰 萬物咸熙

急急如律令

爾時天妃聞說偈已稽首

天專道前而說誓言一者誓教舟船達于彼

岸二者誓護客商咸令安樂三者祛逐邪祟

永得消除四者蕩滅災逆家門清淨五者搜

捕奸盜屏跡潛形六者收斬惡人誅鋤強梗

七者救民護國民稱太平八者釋罪解愆離

諸罪對九者扶持產難母子安全十者庇護

良民免遭橫逆十一者衛護法界風雨順時

十二者凡有歸向保佑要寧十三者修學至

人功行果滿十四者求官進職爵祿亨通十

五者過去超生九幽息對是時

老君聞天妃誓言乃初玄妙玉女錫以無極

輔斗助政普濟天妃之號賜珠冠雲履玉珮

寶圭緋衣青綾龍車鳳輦佩劍持印前後導

從部衛精嚴黃蜂兵帥白馬將軍丁士使者

握者大聖晏公大神有千里眼之察奸順風

耳之報事青衣童子水部判官佐助威靈顯

揚正化世間若有男女恭敬信禮稱其名號

或修齋設醮建置道場或清淨家庭或江河

水上轉讀是經一徧乃至百徧十徧即得祛

除災難殄滅邪魔疾病自痊官災永息行兵

臨陣凶惡自離囚獄之中自然消泰賊寇不

侵惡言無害田蚕百倍牛畜孳生財祿盈餘

經營獲利行商坐賈採寶求珍海達平善無

諸驚恐求官作事遂意稱心是時

天專說是經畢天龍鬼神咸願護持於是廣

教真人復說偈曰

金闕聖后 初封輔斗 天人顯跡 懋濟纒秀
三月建辰 下弦應候 護國靈長 萬壽萬壽

福不臻 何難不救 與道合真 玉皇著佑
依經轉誦 魔靈來首 燒香散花 修齋設醮
應有急難 即當虔告 如法受持 無不應驗
急急如律令

真后斗仙 位列九天 上佐金闕 下及泉源

七元使者 道合自然 人間皈依 福報無違

昊天罔極 降福綿延

英烈天妃 應感無方 人間天上 咸敬其名

貞風顯佑 國土清平 臣今遵奉 永係利貞

是時廣救說是偈已妙行天妃稽首

天尊奉辭而退三界靈祇天龍神鬼咸生歡

喜信受奉行

天妃救苦靈符

誦咒

勅符咒曰

輔斗真人 感應化生 一符一水 救濟萬民
除災去障 永保安寧 急急如律令

齊天聖后 北斗降身 三界顯跡 巨海通靈

神通變化 順濟稱名 三十二相 相貌端成

隨金隨應 至聖至靈 威光顯赫 護國庇民

海風吹浪 至祝降臨 一心瞻仰 顯現真身

虛空出現 統領天兵 威神下降 晃伏神驚

莆田王主 聖化竹林 北斗大聖 驅逐邪精

消災散禍 家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右天妃靈符如有急告焚香念前咒七遍

書此符用井花水磨乳香調服自然安好

無不應驗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妙經

太上老君說長生益算妙經

女

太上老君昔在樺黎國土碧落天中見有男

女抱病困厄壽不以理便當天化算未應全

太上老君以他心智洞究玄妙垂顏顧視即

召十方天官玉靈真君長生司命侍從左右

同會七寶琉璃之座諸天宮主算六甲符圖

天神地祇無執數眾俱來稽首長跪作禮端

簡恭肅受命教誨

道言下界之人信道者穉不知求生為惡日

積其來以久不識真君致招眾禍恒嬰六疾

太上哀念兆庶即命東極長生真君以召六

甲主算神人各有無量騎乘遊行國界持經

教誨令受天人示其愚蒙賜其符籙佩服身

中轉經益算齋戒為常冀續年命免脫諸難

若有至心男女受持供養燒香懺悔情無厭

倦晝夜勤勤導教三寶大慈廣濟救護危厄

若毒家原除魔消患滅惡澄清甲子將軍王

文卿從官一百三十九人生我益算萬二千

道所護人身得蒙成就其神鎮心除其惡疾

甲戌將軍展子江從官一百三十五人生我

益算萬二千道所護人身體中除患却禍甲
中將軍虎文長從官一百三十一人養我益
算萬二千道收護人身還魂復魄甲午將軍
衛上卿從官一百三十九人與我益算萬二
千道保護人身一百二十歲之期甲辰將軍
孟非卿從官一百三十五人扶我益算萬二
千道守護人身不令見惡甲寅將軍明文章
從官一百三十一人救我益算萬二千道衛
護人身斷諸惡魔六十甲子三元道泰君萬
生益算君若有命盡者大聖之恩能益其壽
萬道下生與我增算道能覆愛道能救護道
能生成道能育養若人算盡者是道能益一
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算與道齊堅天地合德
萬物滋榮其道能生真君下世與我長生益
我壽算算氣長存一萬二千七百種道下生
護人若疾病之者韓君丈人明醫王女直符
小吏四萬八千人俱來救治若有魔邪魅
侵淫者大慈耀明等三千五百真人俱時破
魔剪罰殃拜百禍崩消道化無窮與我益算
三千道守護人身命得堅強勇猛精進五百

諸仙下生與我益算萬道護人身命九億萬
歲常得正道敷生大聖興隆益我年算我壽
自然百千萬道常護人身開智慧門通達無
礙萬道下生爲我益算三萬五千道保護人
身威儀備足服魔摧關九千萬衆真人神童
與我益算乘三千聖道救我所願爾時
太上老君及諸真人仙童文始先生德然等
同趣真宗普爲益算衛護我身萬二千道神
符打鐵衆魔盡毒山林社稷倚託形聲假稱
神勢盡令收滅
太上神符打鐵衆魔風王竈君殘殂水龍之
神土公害氣威使銷亡六甲神符打鐵五魁
六耗惡夢歌吟野道咒詛魘魘魘魘血氣之
鬼盡令除蕩此經尊妙威力難稱衆經之王
降魔滅偽最爲第一動修至理德流一乘大
福普市慎勿輕宣行之如法祕而奉馬心當
存念道不虛言能依命者諸惡莫干毀削罪
錄解散怨轉身康宅寧萬災絕源貪狼星主
惡氣巨門星主非屍祿存星主百鬼文曲星
主口舌廉貞星主惡夢武曲星主官事破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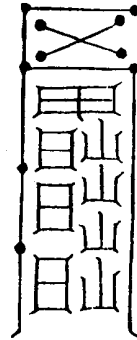
星主魁耗左輔斗星主人命算右弼斗星主
鬼神三台星護人身命
第一惡星第二良星第三辟星第四熒惑星
第五危星銷災度難辟除天下疫氣疾病奸
非相妒妨亂之思速去千萬里之外急急如
太上老君律令
第一開心符第二益算符第三護身命符第
四金木水火土不相剋符第五主生人阿姪
死鬼虛耗神符所生之法一切惡物見符當
自散滅急急如律令
六甲將軍在上元甲子正月一日
太上老君與天師以漢安元年於蜀都五月
壬午在赤石城崖舍之中折石爲信奉道之
民若有壽終算盡年衰月厄當自沐浴燒香
齋戒存心開我
太上神符保護萬姓百年無關若歲月日時
衰忌當佩神符無有衰厄大道真符授與其
人過災度厄增年益算受符之後壽命延長
九億萬道符護身命願壽登一百二十歲算
得備足三官丹田真氣充滿身有光明諸仙

生我諸經載我日月照我玉光映我陰陽長
我四時養我五芝蔭我五雲蓋我五真護我
六甲生我五帝助我五音樂我五兵翼我星
辰覆我真聖衛我仙人扶我玉女侍我青龍
引我白虎使我公侯吏人愛我百姓敬我萬
民管我長者順我鄉里欽我弓箭刀兵盜賊
離我虎狼蛇蟲獸避我五毒並道避我弟
子佩符之後天開四通百鬼伏從隨水不溺
履火不燒出入吉慶不逢禍殃四海五嶽將
軍所護天道備衛萬法俱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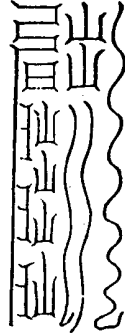
太上神經賢聖衛我良藥餉我洞究吉凶神
符護我百鬼避我仙道念我天門通我地戶
開我清泉飲我神人達我風伯送我雨師除
道當吾符者死背吾符者亡符獸始妒耗害
回簾之鬼符獸死喪新舊哭泣離離破殃復
連之鬼符獸山林社稷田君殘殂之鬼符獸
遊光精魁百怪之鬼符獸赤舌咒詛盟誓之
鬼符獸比舍起屋動土尸症之鬼符獸日遊
土氣業忌之鬼符獸腥血傷亡客死之鬼符
獸兵死獄死之鬼符獸男女殃殛之鬼符獸

無辜枉殺人之鬼弟子今受
大道神符行流動靜四道開通寢不惡夢甚
瑞日臻所求所願皆得遂心千道萬法正其
之威知符所勅急急如
太上道君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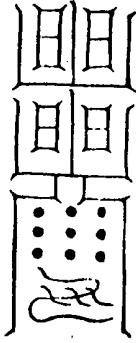
第一開心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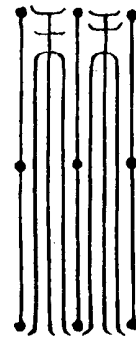
第二益算符



第三護身命符



第四金木水火土不相剋符



第五主人生阿姪死鬼懸耗神符



符獸避光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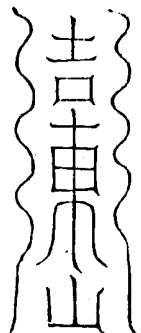
符獸山林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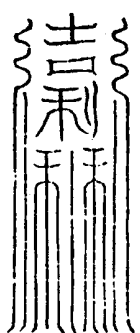
符厭五土之鬼



符厭遊止土氣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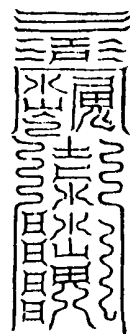
符厭客死之鬼



符厭獄死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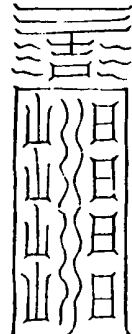
符厭無辜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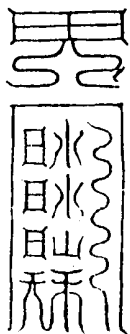
符厭赤舌之鬼



符厭雌雄之鬼



符厭脛死之鬼



太上老君說長生益算妙經

六一

八

三經同卷

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真經

太上老君說解釋呪詛經

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

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真經

開明三景章

爾時

大聖祖玄元道德天尊太上老君在太清仙境紫微天宮時諸天大帝諸大天仙三元帝真無鞅仙聖列班朝元天丁力士金童玉女侍衛羅列時有通玄至德大真人出班奏曰臣聞五太初分一真造化兩儀健運五炁生成皆由三元宰御三官統轄至四維八極三界十方山川海嶽聖凡人物禽獸龍魚草木昆蟲飛潛動植盈虛消息生生造化無有不屬三元主運凡居境域上至帝王下及兆民榮顯與衰富貴康寧吉凶成敗禍福災虞皆屬三元定分臣愚不知三元帝真何因何德掌握樞機古今運化歷劫常存靈感報應善

惡公私毫杪不差惟願大慈細微開示使諸天人明了通達修崇皈向奏畢九拜長跪端珪拱聽時

太上於金光中寂無青響端然微笑默視無上文始妙道天尊金闕帝君時帝君默契

太上密旨誠告通玄至德大真人曰吾聞無始無元先天地道非常道而視之不見名

無可名而聽之莫聞玄之又玄希夷微之密契妙兮極妙虛靜極以冥符三元潛冥溟津

津之中五太胎寂寂寥寥之內中至真於鴻洞宰太一於混元不有不空無聲無象妙有

無有卓然如在真無不無湛兮若存強名象帝之先寓號元皇之始自太極肇而三元造

化從混沌鑿而一炁生成三極建中二儀定位帝宰乎綱維神御乎樞紐故天始凝水地

統其源氤氲混一元炁中融化的密運生意綿存故三元帝君職任宰御巡歷考校凡仙

官具人天神地祇水母三界萬靈君臣人物善惡悉主隸焉

天官誠運章

原夫天官體精一而中正純粹主健運而元亨利貞雷震風飄雲行雨施有無無有消息如環鈞陶造化融一炁生生不窮升降屈伸運四時綿綿不息正令行乎少昊至仁發手賜谷鼓舞仁風草木山川咸秀麗化融元炁

飛潛動植悉冲和孔德成莫大之神功玄仁變無窮之妙用主天曹大生之柄宰天府元

化之機帝德無方其功罔極凡天下山嶽府君城隍社令主職假司一切不正神祇君臣

人物悉屬考校黜陟賞罰焉

地官厚本章

道乃萬物之與坤為羣類之基地官融五太

千竅竊冥冥之中坤宰育萬有于造化生生

之內上承天道體至柔而動則剛中蘊元黃

用極廣而微之博包括八荒十廣乘載四海

九州含萬象而化光全生生之妙體貫九泉

之脉絡總密密之玄機山澤通氣會風雲于

幽谷地天妙合激雷電于太空東至扶桑西

及細柳南極南維北屆北都中載岱嶽名山

上御崑崙仙境推鹽陰陽之復始晦彰日月

之夷升否塞則成冬之收藏春則發春之
化育無情有情之物總理中黃巨象微相之
形成生厚土故后土功高莫極中帝德厚無
疆凡人素履行藏悉承厚載之德死生安止
咸庇含弘之恩凡世間九州八荒山川原野
不正神祇妖魔魍魎幽爽猖亡為人民患害
者悉屬考校罰滅及無情有情生成長育悉
隸造化化馬

水官歸源章

夫水官者大道一源弘通萬派聖德淵澄于
滄海神功寂湛于瑤池深潛真朕之鴻濛冲
漠未鑿之混沌茫茫莫測滔騰混于太空澄
澈無涯靜止息于先地能柔能順用莫之既
可方可圓深不可量實滿而不自盈往來而
不失信其質柔而體至剛其性下而公用平
其海藏也韞金玉珠珍其源流也育鯢龍魚
蜃細無不入大無不包神其變化則傾山倒
嶽攻其堅強則貫金透石通濟天下載萬斛
之巨舟光澤世間印千川之皎月體之若此
升降自然故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至神

如天歷千古而無變汪洋清潔博和與
天地大通共虛空同體滋生萬物澤育羣生
奈凡流莫曉洪澤之恩徒為望洋之嘆凡江
海河濱川源溪澗并谷潭池龍宮海藏一切
水神神母毒龍蛟蜃魚鱉水怪諸妖與人為
害者咸隸考校代戮焉

三元體妙章

夫先天太玄至真混元中黃之元炁洞淵清
澤之元精賜谷青華之妙道三元若此人亦
如然若夫世間善信賢良風植功德得聞如
上妙微水消幻妄清靜身心淵毓元精綿息
元炁寂照元神混神炁精冲凝天谷復無極
至真之妙道劫運長存獲無量壽受無量福
其聖功玄德不可思議吾代奉
太上慈悲妙音宣揚重說三元呪曰
大哉玄元始 妙道自然然 真陽冥赫赫
真陰密玄玄 真宰冲漠朕 極肇生諸天
元皇折五太 建極主三元 三元融五炁
造化人坤乾 三才氣氤混 萬物生生馬
惟人最慧貴 真性體高天 無為至清靜

秉弄道德全	純粹如玉瑩	剛明體金堅
如坤柔厚德	如水善方圓	性本無生滅
心生成倚偏	四非縱八識	受惡生妄緣
苦海浪翻復	滾滾喪真源	太上憫慈救
強道作法船	濟人登道岸	無奈人狂顛
渾流無定止	甘心墮幽泉	輪回諸苦趣
長劫業火然	暴棄不自悔	執昧深可憐
心息無生滅	心清罪業蠲	心空超八識
心淨絕諸愆	心純無妄偽	心明光慧圓
心通無障礙	心了樂象先	但肯回心正
火中生金蓮	迷昧為下鬼	明悟登上仙
寶固精神炁	三元復本然	無量大功德
妙微難言宣	洗心志專精	齊心至敬誠
誠誠中應感	自然咸利貞	不空真妙象
無色無臭聲	神化妙難測	寂明中洞明
釋一切罪厄	消一切災迺	行止常清吉
福祿壽康寧	三元微妙道	如意大光亨
稽首誠不二	敬信力尊行	心君常安泰
天下未和平		

三官慈誓章

時三元三官帝君聞是經呪即九禮太上道
前端珪而誓曰臣然主任三元巡訪考校常
清靜體道無爲自然亦不自知已美今聞如
上法音誓願傳教世間凡良善男女有能受
持三元齋戒澡沐身心誦誦是經敬持其呪
精進力行臣如

太上勅命普告諸天仙聖三元官曹攸司三
界十方神祇等如有世間持誦是經呪者隨
其誠意即爲赴感護衛拯救水火兵盜病患
生產船棧苦厄災傷瘡癰疔生見在一切冤
愆罪障保其精進無上至真妙道即令夙疾
普消精神清健形質康安增延福壽秦畢再
拜是時通玄至德大真人與諸天天帝天仙
三元仙聖無鞅仙真同聲讚詠歷劫未聞如
上妙旨得悟三元大本三官願力皆具歡至
樂天樂雍肅清音妙韻天花天香馥朗十方
仙聖神真恭讚各復元所普願人天敬信奉
行

太上洞神三元妙本福壽真經

本元天性清寂虛明了無愁情安有喜惡
心念一起邪正區分霄間上古君臣民物
皆真真實實朴純純初無貳心咸有一
德自然三元融暢一性慧靈中古以來尚
機智聰明流心情妄貪嗔好勝嫉妬好爭
詐僞奸邪驕奢欺昧了無覺知終不改悔
人慾甚而天性喪矣致冤枉罹禍良善受
殃苦屈無伸以其上下邪氣交征感生疫
癘兵兇飢荒奸盜鬼神陰毒魔怪與妖災
害並生以至病疾傷殘性命夭折苦哉我
太上慈憫上帝降秉職任三官天曹府司
每遇三元巡訪考校昭彰功罪伸理曲直
赦罪救苦解厄拯危有功德者賜福祿壽
以至子孫賢哲榮顯作罪業者罰戮勦除
以至子孫愚頑凌替聖明公直報應如響
自然而然萬無一失此經太上妙玄三元
道德大體妙用聖力神功俾夫志士修真
明本反朴還淳復上古之玄風證至真之
妙道僕受授古本校正分章使夫易曉玄
理精明道心上規

皇國永固聖壽遐昌次願善信齊心誦持
誠意修奉庶不負
太上聖慈道濟天下三官願力福祐人間
仲庵王居士一見誠誦喜躍發心勸緣繡
梓普化人天同歸正道豈小補哉泰定甲
子陽至日金闕紫衣玄一高士臣苗善時
頓首敬序

太上老君說解釋呪詛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于閭國中仙度之所語尹喜曰
上古之時人民淳朴心行正直稟性柔和不
相嫉妬末世浮澆人心狡詐不修善行唯習

凶惡不奉大道倚托邪神作法呪詛專害人
命是時尹喜真人稽首再拜上告

太上老君曰憫念蒼生沈淪下鬼冤被考劾
鬼無依倚願賜解脫之法使諸衆生免遭枉
橫

老君語尹喜曰汝當諦聽吾所說者切見中
古之人專行厭禱便於天下地上邪鬼廟社
之中畫其形像書其姓名庚甲私竊呪誓以
水噴灑以脚踏踏努目張口種種形勢專行
無道枉害良善若自作若教他作者令受其
殃善男子善女人或被惡人呪詛厭禱者皆
當香湯沐浴建立道場請三洞道士轉誦此
經功德不可思議其病即瘥若男若女被人
呪詛便可解釋免沈身命奉請五方五帝部
從兵馬各九百萬人爲弟子某於四面八方

上下中央剪除邪魅不祥之鬼令弟子福壽
延長即說呪曰

大法堂 天圓地方 天有九柱 地有九梁

獸咒之人 自受其殃 六柱三梁 獸盡消亡

三梁六柱 還其本主 六甲六乙 獸盡速出

六丙六丁 獸盡不行 六戊六己 獸盡不起

六庚六辛 獸盡不具 六壬六癸 獸盡自死

呪詛速解 急急如律令

奉請三五將軍八風使者九州社令萬古將

軍兵士百千萬衆追取獸盡五音之人三鬼

七鬼付北陰天獄咒詛惡人精鬼散越神志

猖狂頭破作七分一如律令

吾今所說解除呪詛厭禱經法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得聞此經爲人轉誦救治病難度脫

衆災令得安樂身強體輕福壽延長永無災

障冤家債主速蒙消釋惡客驅除三屍墮落

得道成真是時

老君而作偈曰

我昔遊中國 位登無上天 今來入竺國

教化諸衆生 九十有六種 其中各有緣

今其敬信者 展轉自相傳 精進心不退
得生無上天 有謂此經處 斯人壽命延
百靈來護衛 萬病悉皆痊 見世得安樂
身如金石堅 至真無上法 消災禍自然
太上老君曰無始以來諸仙聖衆救度群生
便得安寧驅蕩妖邪解釋呪詛凶殃散滅吉
瑞扶持是時大聖衆真歡喜踴躍咸願受持
稽首叩頭作禮而退

太上老君說解釋呪詛經

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
爾時

太上老君在太清境上大赤天中黃金殿內
召五老帝君及東斗注算君南斗上生君西
斗記名君北斗落死君中斗總監君九天生
神君九天注生君九天注祿君九天掌籍掌
算君九天財庫祿庫君九天消災散禍君九
天聖母九太太一元君九天監生大神北斗
七元星君南斗六司星君本命元辰建生星
斗君各隨本部功曹靈官金童玉女無量聖
眾一時同會稽首禮拜燒香散花恭虔旋繞
長跪道前諦聽法言
太上老君廣宣要妙告示五方五老一切聖
眾曰吾昔於混沌之中天地未分元化體一
布氣十方成就萬象生天生地負陰抱陽陽
氣上升化生諸天陰氣下降化生諸地陽之
餘氣化為男子陰之餘氣化為女人陰陽二
氣混合自然生生化化乃有人倫既有人倫
宿命因緣有善有惡有長有短有貴有賤有
富有貧善惡之報如影逐形如響應聲作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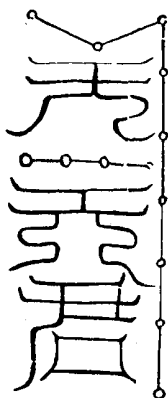
善應作惡惡成種蘭得香種稟得稂為善降
祥為惡降殃一切因緣皆由福業且人生下
土命係
上天人之生也頂天履地有陰有陽各有五
行正氣各有五斗所管本命元辰十二相屬
且甲乙生人東斗注生丙丁生人南斗注生
戊己生人中斗注生庚辛生人西斗注生壬
癸生人北斗注生注生之時各秉五行真氣
真氣混合結秀成胎受胎十月周回十方十
方生氣包羅元始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惚
惚惚其中有物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
邊名為妙道妙道在人不可輕失失之甚易
保之甚難多迷真道多迷邪源多好姪殺多
好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受生之時五斗
星君九天聖眾注生注祿注富注貧注長注
短注吉注凶皆由衆生自作自受若人在世
之目心崇大道供養天尊孝順父母和同六
親不嫉不妬不貪不煙或持齋戒或作善緣
或受三成五戒十戒十二可從戒十四持身
戒二十四戒三十六戒七十二戒一百八戒

三百大成或修上清齋金籙齋三元齋三七
齋庚申齋甲子齋本命齋如是齋戒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受持之者名係天人世世生生
不失人身富貴聰明人中殊勝五體具足十
相端嚴且人之生也皆受

五方五老帝君各降真氣金章靈符混合自
然化生為人吾今宣說

東方第一金章靈符真文神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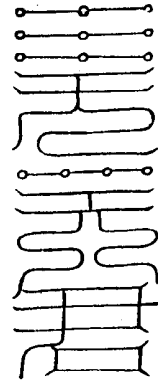
東方九炁始青天中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真人接筆下注人身木德結秀會道合真



此章靈符鎮人肝中若人肝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南方第二金章靈符真文神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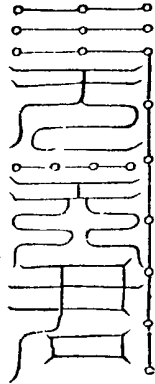
南方三氣赤靈丹天丹靈真老三氣天君
司命司錄絳闕尊神火德明秀會道合真



此章靈符鎮人心中若人心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中央第三金章靈符其文神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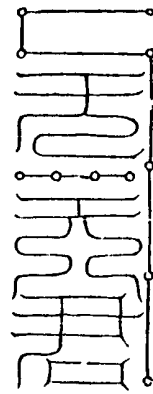
總監眾靈 十二之天 元靈元老 十二天君
都錄校籍 主鎮脾神 土德鎮秀 會道合真



此章靈符鎮人脾中若人脾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西方第四金章靈符其文神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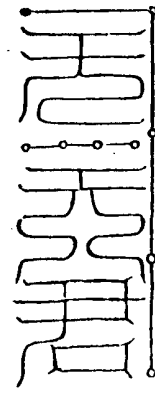
西方七氣 太白之天 皓靈皇老 七氣天君
記名安魄 主鎮肺神 金德鎮秀 會道合真



此章靈符鎮人肺中若人肺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北方第五金章靈符其文神呪

北方五氣 玄中之天 五靈元老 五氣天君
追生落死 主鎮腎神 水德鎮秀 會道合真



此章靈符鎮人腎中若人腎受病以
朱書燒灰服之立愈

爾時

老君再說此五方真文神呪即召五方五斗
星君降此靈符其文神呪各授五斗星君即

以金書玉篆各依其方總得受持注生世人
以此靈文安鎮五臟各鎮人身凡人性命皆
由九天生氣五斗星君本命元辰主掌靈神
若復有人能知根本但遇三元五臘本命生
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隨力章醮供養五方
五老乃吾化身注生聖眾五斗星君本命元
辰醮獻錢財以答眾真注我生身得生中國
得遇大道陰佑之恩當生之時天曹地府願
許本命錢且甲乙生人命屬東斗九氣為人
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九萬貫文丙丁生
人命屬南斗三氣為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
銀錢三萬貫文戊己生人命屬中斗一十二
氣為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一十二萬
貫文庚辛生人命屬西斗七氣為人受生之
時曾許本命銀錢七萬貫文壬癸生人命屬
北斗五氣為人受生之時曾許本命銀錢五
萬貫文若有善信男女種諸善根善根不斷
世世為人當須醮送五本命錢天曹地府各
有明文十二本命十二庫神
子生之人第一庫中 辰生之人第二庫中

申生之人第三庫中 亥生之人第四庫中
卯生之人第五庫中 未生之人第六庫中
寅生之人第七庫中 午生之人第八庫中
戌生之人第九庫中 巳生之人第十庫中
酉生之人第十一庫中 丑生之人第十二庫中
乃是生人各有財祿命庫若人本命之日依
此燒醮了足別無少欠即得見世安樂出入
通達吉無不利所願如心自有本命星官常
垂庇佑使保天年過世之時不失人身得生
富貴文武星臨財星祿星五福照耀身命胎
官安樂長壽不值惡緣若有男女生身果薄
無力章醮可於本命之日請正一道士或一
或二或三或五或於宮觀或就家庭持誦五
斗金章寶經或以自願持誦每誦一遍折錢
一萬貫文又志心持念托化受生天尊或千
或萬當來托生人中三世長為男子之身五
體全備十相端嚴一切恭敬得遇無上正真
之道是時五方五老帝君五斗星君南斗六
司星君北斗七元星君九天聖衆本命星官
元辰星官功曹靈官金童玉女一會神仙得

聞

老君說此真經一時歡喜禮謝玄元各願受
持時有始老帝君出班長跪而作是偈稽首
禮謝珍重而退

稽首真元無上尊 一心信奉不思議

如斯妙法未曾聞 今日今時盡得之

能為黑暗開光明 能為疾病作良醫

妙哉神呪五靈符 普願歸依各受持

太上老君說五斗金章受生經

二經同卷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上中下

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

女三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上

開度品第一

爾時

元始天尊與諸天上帝十方至真無極大聖
妙行真人十方得道諸大聖衆金童玉女太
上三師侍衛衆真在玄都玉京山紫微宮內
說法廣度一切衆生是時日月光照天地寧
閑天尊放五色光明遍照諸天無極世界上
至三十二天下至幽冥地獄神光照耀普濟
無窮令幽顯衆生咸得安穩受諸快樂無有
疾傷天香普熏祥風聿布飢餓金飯渴飲玉
漿餓鬼窮魂皆得滿足神魂超度業報悉原
地獄寧閑仙階漸陟速得離苦面覩天尊上
生華胥常居法會時衆中有一真人名曰
無極即從座起身披霞帔手執玉英嚴整衣

冠恭敬作禮禮畢冥心長跪稽首上白

天尊曰臣幸因前福得預斯會聞天尊金口敷闡妙門悉令大地幽顯一切眾生咸得安穩臣今觀見下方國土一切人民有種種諸惡或被水災或逢火難或有饑饉或有劫賊或遭時疫或遇大旱五穀不熟草木焦枯國界不安人民驚懼種種罪累憂愁在心思欲救之爲無方便臣今發願救理眾生上照高真曲垂方便道之利用生育爲先乞濟眾生今免斯厄是時

元始天尊語無極真人曰善哉善哉子今能爲大地一切眾生發大誓願作大利益至心救護令免災厄利物之功深矣遠矣我今勅九天總統三界大魔三五將軍六甲神將天丁力士妙行真人慈悲真人玉清真人洞皇真人百千萬衆玉清神童二十萬衆天靈赤官功曹主簿長生司馬韓君丈人八百萬衆天仙地仙三十萬衆威劍神王攝毒神王消魔神王食邪神王破魔神王飛仙神王百千萬衆禁戒三師雲雷風雨閃電諸神遊歷世

間救諸厄難凡有眾生若遇水火之厄但能冥心至禱開轉此經若遇賊盜當轉此經若遭時疫當轉此經若遇大旱當轉此經國界不安當轉此經五穀不熟當轉此經萬事不諧當轉此經此經若有書寫供養之人自感

九天總統三界大魔三五將軍六甲神將天丁力士妙行真人慈悲玉清洞皇真人玉清神童功曹主簿長生司馬天仙神威劍神王消魔攝毒食邪鬼破魔收瘟飛仙神王禁戒三師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千乘萬騎浮空而來雲集轉經之所乃獲無量之福是諸惡毒悉皆消滅是諸惡賊悉皆破散是諸疫毒自得消除水災火厄自然止息國界不安當得寧靜四夷歸降異國來朝疫癘差除口舌消滅官橫枷鎖速得解散伏連斷絕邪魔不興是時無極真人又白
天尊曰天下之內一切眾生時遭災旱如此熱惱作何方法乃得風雨調和五穀豐熟天尊語無極真人曰子今受吾教法勤而行之可於高山或在水岸或在洞穴巖前或在

清淨之地或於觀宇或在家庭建立壇場安置尊像懸諸幡蓋五色旌幢雜色寶蓋燃燈燒香沐浴齋戒以諸花果供養廣爲演說啓設壇場轉經行道上獻

三清上聖玉皇大帝十方靈寶無量天尊三十二天帝天父地母三官五帝九天五斗九曜衆星及諸仙衆一切靈官并諸龍神作大利益天尊雷遣飛天神王五帝大魔風伯雨師興雷動霧巡遊世界須臾之間即令風雨應折江河溪澗上下田疇令得普潤草木叢林一切花果五穀之類悉皆生成枝葉茂盛

元始天尊即說讚曰

北風飄飄至 西雲鬱鬱來 南丹鳳風翔 東九龍徘徊 真人奉天符 部領天雨雷

來蓋崐崙上 普潤諸苦衆

是時無極真人重告

天尊曰臣從無量劫來稀見難遇今日得聞微妙經典及救治一切眾生種種變化不可思議是經當何名之臣等如何受持

天尊曰此經名曰

太上靈寶天公消魔護國經開度品子好宣
傳恭敬頂戴若有惡人輕賤當墮惡道晝夜
受苦是時座中天人仙眾悉皆奉受作禮而
去

六三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上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中

應機品第二

爾時

太上老君於太清仙境靈寶殿中憑几而坐
手執玉塵說法度人尹喜真人十方仙眾金
童玉女執節捧香列侍左右時有頂門金闕
郎中引一靈官捧一朱書青函於瑤池前奏
對奏訖進函逡巡而返於是尹喜真人前進
作禮上白

老君曰喜侍太上迄至于今凡是眾仙朝會

諸天敷奏自有真儀適見金闕郎中引一靈
官至瑤池前奏對進函逡巡而去喜愚昧不
敏伏願聖慈曲垂宣示

老君曰汝能發問吾願應機此乃世間劍州

臨津縣奉道佩錄修金丹弟子王法進修靈

寶天公道場齋一日一夜言功拜章飛龍驛

騎騰達上奏至于頂門是時金闕郎中依儀

引見故也

老君曰夫天公齋者出於九等齋科告謝之
格所以世間善信男女悟大道生成感乾坤

覆載三元上燭五行下滋寒暑相推水火相
濟分五土之利順四時之宜上奉天真下涵
長幼一家富樂萬類從心神明護門邪精伏
匿每六齋十直之月選擇良辰精潔宅宇法
天像地懸像掛檐建設道場中設三清玉皇
次設十方上聖五方五帝三元三官三十二
天天皇地后諸天列宿三界群仙風伯雨師
雷公電母虛空監察太歲尊神伏羲神農左
社右稷財庫保命延生名山大川五嶽四瀆
四直使者土地靈官奏事監官衛壇場將吏
一家精潔冥樹至誠請正一三洞法師或三
人五人七人或一日或三日以時新五果茶
酒香華頭簪齋羞淨巾鎮信銀錢雲馬命米
紋繒然燈燒香依法行道壇場告畢言功賞
真拜表投詞仰祈福祐以憑四直使者上章
詞靈官奏事監官驛龍騎吏騰達章表上奏
三清三清錄言舉功遷善勅下三官九府五
帝考官彼境仙官城隍社令司命司錄土地
之神咸奉天符擁護修齋之所以此之故故
有是焉尹喜真人與諸仙眾一切禮謝重白

老君曰靈寶天公齋者果威靈驗深不可詳未委此齋由何而有喜惡未悟願聞聖言

老君曰吾昔在三清境上觀見世間一切眾生因時澆漓大槩漸散下民失道邪風勃行不敬二儀默患風雨業賤百穀枉費絲綿不孝不慈不仁不義專事邪教妄祀鬼神嫉賢妬能慳食煢欲不崇大道害物傷生致使鬼神害盈天地降喪水火相繼五穀不滋疫毒流行瘟疫競起萬民塗炭怨天尤地哀愍眾生不悟罪福遂說三十六部尊經演三洞上清寶符設九等齋科述九轉丹訣俾一切衆生因經悟道佩錄除邪持齋感真修其錄行歸真得道乃長生夫三十六部尊經者太上靈寶洞其十二部也太上靈寶洞玄十二部也太上靈寶洞神十二部也凡三十六部計一百八十八萬四千二百二十卷洞其十二部者言天地造化陰陽出沒九轉還丹金液鍊形飛仙之道也洞玄十二部者言消災治病謝過祈禳濟度薦拔存亡之道也洞神十二部者言治國治家修身之道也三洞靈

符者上清部中法部正一部也九等齋科者三九二十七等也太真齋金籙齋玉籙齋明真齋自然齋黃籙齋三元齋塗炭齋洞神齋神呪齋九天齋指教齋正一齋天寶齋九幽齋五鍊齋太平齋太一齋八帝齋三皇齋上清齋大洞齋金房齋北帝齋五帝齋化胡齋靈寶齋天公齋皆因其事隨而修之惟金籙玉籙九天齋者是

帝王之齋非臣庶所修也黃籙齋者則廣救三塗退彼群有薦拔存歿也靈寶天公齋者則尚大道生成酬乾坤覆載解百生過咎祈未來福祥希風雨順時百穀豐稔除瘟滅毒降福延齡凡修此齋者切須慈愍神効心誠懇福德立降如響應聲也是時老君重誨尹喜曰昔我祖師

太上元始天尊與玉晨大道君處三清之上觀見西域于闐等八十一國東西方金精之氣其臭羶其性獷烈耽姪好殺殘害生靈不君不臣不父不子酷虐無量罪業轉深吾愛元始大道金口之言令往西域化胡至函谷

關汝爲闕更吾見汝性命合道專一崇真遂授金丹於汝千日功就期於大蜀青羊肆與汝白日昇天經歷九天上朝玉皇汝雖得道未曉

元始大道微妙通變之由汝當至心當爲汝說昔天地未分日月未明星辰未敷萬物未朕浩浩蕩蕩沌沌蒙蒙於是

元始天尊生於天地之先無祖無宗凝然獨化無名無象微妙玄通變化無窮深不可測遂生一氣孕育五行五行相生遂生天地天地既判動植流形故天得一氣上澄爲天地得一氣下凝爲地中和一氣化生萬靈日生於陽精月生於陰魄安東斗於東方五行屬木主春發生設南斗於南方五行屬火主夏長養布西斗於西方五行屬金主秋成熟建北斗於北方五行屬水主冬收藏排中斗於中央五行屬土主於四季萬物得土自然化生五斗既敷衆星列位天文垂象而豈徒哉明顯水火金丹之道見之者昌爾時老君而說讚曰

天地之前 元始上仙 無宗無祖 獨化凝然
孕生一氣 五行爲先 濁氣爲地 清氣爲天
中和爲人 散爲山川 星辰列布 日月高懸
木星東上 金星西邊 北斗坎位 南斗離偏
春夏秋冬 運互推遷 金自水生 與木相連
火生其土 相連相憐 九還七返 配之在天
見之者昌 鍊之者仙 至道深妙 玄之又玄
老君曰元始天尊以一炁生三炁三炁生九
炁三炁者玄元始也以玄一之炁化爲玉清
聖境大羅之天瓊樓寶殿玄都玉京紫微宮
闕太上元始天尊都焉號龍漢之劫又以元
一之氣化爲上清真境禹餘之天玉樓瓊殿
寶樹爲林玉晨大道君都焉時號赤明中劫
是時太上道君師寶元始天尊元始天尊於
始青天中召十方無極聖衆於寶林之內證
度說法傳道又以始一之炁化爲太清仙境
珠樓金闕七寶爲殿是吾之處也時號開皇
今劫吾又師寶玉晨大道君其三清三聖各
相去一劫化生號三清上境大羅天中玄都
玉京也又三炁各生三炁化成九炁以成九

天三清之外又列九天九天帝君居焉九天
仙號曰

第一鬱單無量天

第二上上憍耆無量壽天

第三梵監須延天

第四寂然兜術天

第五波羅尼密不騁樂天

第六洞元化應聲天

第七靈化梵輔天

第八高虛清明天

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

九天之外別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天帝居焉

東方八天仙號曰

太皇黃曾天 太明玉童天 清明何童天

玄胎平育天 虛無越衡天 太極濛濛天

元明文舉天 上明七曜摩夷天

南方八天仙號曰

赤明和陽天 玄明恭華天 耀明宗飄天

世落皇茄天 虛明堂曜天 觀明端靖天

玄明恭慶天 太煥極瑤天

西方八天仙號曰

元載孔昇天 太安皇崖天 顯定極風天

始皇孝芒天 太皇翁重浮客天

無思江由天 上揲阮樂天 無極曇誓天

北方八天仙號曰

皓庭霄度天 淵通元洞天 太文輪龍妙成天

太素靈寶天 太虛元帝融天 太釋靈騰勝天

龍變梵度天 太極罕育冥天

雖有諸天猶拘劫運於是玉晨道君撰元始

靈書四篇凝雲作篆每字方廣一丈八角垂

芒一篇鎮東方八天一篇鎮南方八天一篇

鎮西方八天一篇鎮北方八天以此保制劫

運使天長存

東方八天靈書曰

重玄阿耨 無想觀音 須延明首 法攬普安

祿那阿耨 忽訶流冷 華都曲晨 鮮善育臻

咎落大梵 散煙慶雲 飛灑玉都 明魔上門

無行上首 回瀾流玄 阿陀龍羅 四象吁員

南方八天靈書曰

南闍洞洋 玉眸統統 梵形落空 九靈惟前

聖德普臺 綠羅大千 渺莽九醜 韶語綠蓮
雲上九都 飛生自霧 那育都觀 摩羅法輪
密持無鏡 觀運容 觀明原爽 神機自官

西方八天靈書曰

刀利禪賦 婆泥咎通 梵數滌色 太眇之堂
流羅梵明 景蔚肅鳴 易遊無寂 宛首少都
阿溫都竺 華真延由 九開自辨 阿那品肯
無量扶蓋 浮羅合神 玉誕長桑 栢空度仙

北方八天靈書曰

覆無自育 九日導乾 坤母東覆 形攝上玄
陀羅育遊 眇氣合雲 飛天大醜 總監上天
沙陀劫量 龍漢瑛鮮 碧落浮黎 空歌保珍
恩爽無品 洞妙自真 元梵候漢 幽寂度人
由是日月運行星辰列照五行迭用四序調
流一晝一夜一寒一暑雷公電母風伯雨師

仰順天常各司其局讚曰

玄元始炁 自道而生 三炁變化 化為玉京
瓊樓玉殿 寶樹崢嶸 大羅天主 三清都馬
三清仕師 三劫乃全 三炁仍引 又生九天
九天應變 三十二天 七寶為殿 鎮王之篇

保制劫運 使天長年 日月運轉 星宿聯輝
五行無忒 四氣相宣 一晝一夜 無靈無偏
雷公電母 風伯雨師 奉承天命 各司其司
玉燭既調 萬物咸滋 至通天地 功深無私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中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下

統御品第三

老君曰天公者天道公平無私也天父地母
玉皇大帝也天地萬物既備

元始大道退居無為遂令玉皇統御三界覆
育蒼生公平無私也命地母為地后勅天官
司天曹勅地官司地府勅水官司水府又列
四瀆五嶽名山大川洞府福地各勅仙官而
主領又遣司命司錄日遊月行年月日時四
直使者虛空監察當境主司土地山神分司
列職巡遊天下糾察是非故人間天子法象
天地乃於中原建邦設都外布九州百郡四
夷八蠻設春夏秋冬四時之官三公九卿文
武百僚分司列職統御天下夫天子者非世
間之人也稟其元精一之炁歷代降生在仙
為上仙在宿為上宿皆受大道玉皇之命承
運而下降承運而上昇皆天之歷數也是故
北辰在上而眾星拱之天上有帝座星后妃
星太子星庶子星三台星內座四輔星諸侯
星君基星臣基星民基星文星武星下有萬

物上應萬星天地實大道之子萬物實大道之孫大道為天地之始二儀為萬物之根陰陽升降天地氣通然後播種百穀普濟蒼生大道乾坤功深莫測潛養萬物不德不仁萬物知歸其功不宰故齋直以報大道天地之恩讚曰

天父地母 后土玉皇 天地既立 三清退藏
玉皇承命 統御萬方 天地水府 三官主張
嶽瀆洞府 眾仙之府 司命司錄 日遊月行
年月日時 四直神王 巡遊天下 糾察不祥
人間天子 建國立邦 仰觀俯察 乃辨明堂
法天象地 背陰向陽 九州萬國 四夷遐荒
三台四輔 文武百僚 分司列職 以收萬方
無為無事 凝冕垂裳 上仙上宿 下為帝王
承天歷數 上下無常 北辰在上 三台在旁
后妃太子 諸侯百王 天子穆穆 諸侯煌煌
下育群品 上奉天蒼 功格天地 降福降祥
雲行雨施 普潤無疆 百穀有收 萬物無傷
大濟眾生 千倉萬箱 大道天地 玄功無量
故設天齋 以賀平康

老君曰夫人者皆稟妙道天地之氣而生故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肉象土骨象石氣象風血象水眼象日月髮象草木聽象原洞言象雷叫寤象晝寐象夜行象雲坐象山喜象晴怒象雨五臟象五行四肢象四氣九竅象洞穴以應陽之數也且人生四肢五臟六腑動靜喜怒哀象天地豈不是妙道天地之氣所生哉

老君曰凡人受胎即天降司命司錄常來擁護以至生下男則萬神稱善女則萬神唱恭
籍係三元名書上帝東斗注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元辰保命中斗延齡大道生之至德畜之五行成之萬天覆之厚地載之日月照之星辰祐之神明護之四氣運之風雨潤之絲綿衣之人倫奉之大樂和之大禮檢之大君臨之大道天地生育之功妙矣哉大矣哉至矣哉凡厥眾生若悟此者咸宜至心奉道篤敬天地父母日月星辰上順天常下分地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為臣克忠為君克聖大道垂祐天地降祥金液鍊形長

生人視若輕侮大道不敬天地棄賤五穀枉費絲綿背道崇邪嬉怒殺害訶風罵雨訾毀經文者則道不生日不覆地不載日月不照星辰不祐神明不護四氣不運風雨不調五穀不養絲綿不衣人倫不奉大樂不和大禮不捨大君不賄貧窮下賤疾病纏綿受業將盡司殺來誅既謝人寰沉淪地獄受諸苦掠痛毒難忍熱抱銅柱寒卧鐵床鋸釘刀傷吞火食炭求墮惡趣無有出期吾令為汝及一切眾生說此妙經敬而奉之勤而行之即說讚曰

大道乾坤 生育為理 人及萬物 咸稟一氣
言之為常 驗之乃貴 頭圓象天 足方象地
肉土骨石 氣風血水 聲象雷鳴 髮象草矣
陰靈為怒 晴明象喜 晝則象寤 夜則象寐
動似雲行 坐如山止 五臟四肢 五行四炁
擾擾蒼生 戴髮含齒 大道乾坤 生爾育爾
一切眾生 退而自省 男女媾精 胞胎始營
司命司錄 衛而降靈 父之天氣 母之地精
十月脫胎 子母分形 男則覆生 女則偃生

男則壽考 前壽神指 上係天曹 中係星辰
三元掌籍 五帝司迎 東斗主算 西斗記名
此斗落死 南斗上生 元辰保命 中斗延齡
道德生育 天地覆載 三元照曜 晝夜相代
四時五行 物無不賴 五穀資生 絲綿被體
和之以樂 檢之以禮 天子穆穆 人倫濟濟
天地大道 功深無量 上孝父母 下友兄弟
用天之道 亦無災沴 勤奉天地 長生同遊
反此而行 致速惡死 貧窮下賤 疾病連滯
職滿罪定 司殺未制 沉淪地獄 永謝人世
萬劫受殃 莫之可計 善男善女 邪心永誓
老君曰言此經畢貴乃衆生謝過祈恩修其
之要可以本命元辰四時八節六齋十直之
日或懷水旱或祈五穀或祈福祐或謝過消
災或解呪詛隨其所願虔心至禱請正一三
洞法師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七人隨力建
功轉誦此經修齋行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
或於三春天地發生之時或於秋冬萬物成
熟之際燒香修奉開轉此經以荷大道天地
生育之功天能聽卑道能通感錄茲至禱咸

賜福祥玄理深微威恩莫測敬之哉敬之哉
凡修天公齋宜須齋潔預禁葷辛掃洒宅院
是事精潔大道天地鑒錄誠懇切忌使常用
之物及孝子孕婦雞犬僧尼不潔之物犯傷
天真大道天地賞罰無私恭慢之應威不可
當凡齋科供養之具直須事事豐足若稍輕
慢上帝不歡反成殃累一切男女敬而慎之
此天公勅邪神呪若有信心奉道善信男女
凡欲持課先須燒香頂禮冥心
三清上真諸天天帝天父地母日直香官土
地靈祇祇然後叩齒三通誦之七遍自然靈應
感徹天真護持百邪不干萬罪消滅也
太上說經既已尹喜真人及侍衛仙衆一時
頂禮恭敬再拜動而奉行
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卷下 終

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
爾時

太上老君以上皇二年建辰之月八日於紫
微上宮爲大梵天帝四極高真九天元生三
天真皇說紫微神呪靈寶大有自然神兵護
國消魔品時開皇甲申數極百六天地不閉
災氣流行五穀不豐人相謀害兵災四起國
人不安其有積善積德之人修真之士超度
洪厄位列仙官凡夫不學不顧宿命不遵經
法是非紛亂四見昏迷六情所染心不自尊
造惡之時無所畏懼此蓋衆生業感故使其
然是時鄴都六洞諸天魔鬼晝伏夜出變現
醜惡之形其鬼魔各將眷屬行五種瘟病患
者昏死鬼氣衝人變爲疾疹是時牧宰群品
文武兆庶鎮山壓野馳迸驚怖男號女哭悲
苦切楚時感動上天
天尊觀見愍念蒼生受諸苦惱乃勅虛危二
宿託精應變以真爲父以元爲母以始爲姓
三氣降於廣靈之宮化爲大塊形如混沌上
出九光精受耀日霞彩煥爛影射太微常有

玉女金童巨虬獅子四直符吏守護聖胎至建申之月上七之辰其胎自圻若大雷震脫落紫胞洞應玉形聳身五百丈自云真武之神披髮皂袍仗劍穿靴神兵符吏雷公電母四直使者捧從其身是時

天尊令真武於鄴都山降伏鬼魔真武奉

天尊勅遂令北鄴殺鬼天猷副將部領神霄大兵九炁功曹三天玉女七炁神君五靈真宰黃甲大神天兵符吏百千萬衆與六洞鬼魔大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鬼主又以坎離之氣化蒼龜巨虬欲施變現其武以神力摧伏攝於足下真武復遣金鈴擲火大神念伏魔之章靈氣出口化大火輪乃燒鬼衆毛髮焦爛妖力無施回心悔過乃發大願歸命至其是時真武遣天兵符吏乃鎖鬼衆送於鄴都

大洞

天尊言陰極告變陽數之來或則黃星聚彩赤符表瑞紫氣衝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電遙經然後稟嶽降靈誕星孕輔而成曆數乃有天下也聖君出世賢臣輔弼奸邪伏匿

五兵銷偃九穀豐登慈孝日生人民樂業真君有功於世爲民除害德動上穹

天尊遣金華玉童繡衣使者齋九龍符命下詔曰汝有戡毒伐惡之功可封爲北極總統玄天大將是時大聖馭蒼龍朝謝

三清爾時下界真仙及諸聖衆翹仰雲路顧盼神光目送霞飈拜辭真帝須臾之頃天垂紫雲地起輕霧雲霧交合唯聞天樂漸漸高遠會中大衆各還本土一依金口宣揚道化流布寶經四天下皆蒙真祐福德無盡永當奉行

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終

二經同卷

太上日月混元經

女四

太上洞神五星諸宿日月混常經

太上日月混元經

乾坤坎離剛柔配合四者相包謂之橐籥二四三五一天地之精二八之數相應天符會于鼎中鼎爲天地爲神室乾坤爲明堂藥物爲日月爲夫妻故爲君臣陰陽節候其大隨之動漸契於四時合於陰陽五行相剋更爲父母春秋既分刑德並會是以黃鍾建子陽左至巳蕤賓建午陰右至亥從一至九數終即復更始也炎火既張嬰兒辟聲悲昇降奔突屢欲翔飛兢兢惕惕戒慎不虧謹於動靜若夫君驕臣佞賞罰不中璇璣失度寒暑不時災害自生若君聖臣正天地清寧日月炳煥道炁隆昌王化太平寒暑順律斗樞應節五行八卦庶事修明鍊雨既克已諧剛柔調節候失無失時矣玄輝五色變化無常霏霏

微徵形奪收雪欺霜狎獵魚鱗闌干鍾乳結
華嶠履鈴瓏銅柱陰陽得配怡落相處雲則
從龍風則從虎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水性潤
下火氣炎上天地坎離自然之狀寬定鬼凝
氣貫秋霜氣味混沌南北不分排陰立陽從

一至九先白後黃赤黑表裏色變更紫光華
赫然九轉純陽五方悉足歸彼厚土而成還
丹流形金石致火一年志士服食金砂九還
須更變化風馳霧散百骸九竅四肢五臟搜
索陰蒸乃立正陽如冰之解而歸太玄昧者
何如遇則不迷若有機性則自契真理志
節堅貞威當曉悟性蒙意拙懷疑不信益積
殃深厚厚終不開昭昭之義不可欺誣學者
悟之勝予志焉

太上日月混元經

太上洞神五星諸宿日月混常經

此斗之星太一之精常以四孟元日爲卜人
遊於聚落之處歲度談論與常人異償虔心
求問者無不應耳

本歲星之精其性仁常以立春後甲乙日遊
於寺觀爲人端正中形少髭鬚衣綠衣裳參
問釋侶談玄詰難理無所敵恭敬和雅貌殊
衆人目精明明好齒口善接對知者尋而問
之以禮待之言論有所求者但以心事白之
無不從允若求錢財俯對以仁常取辰日伏
於東嶽

火熒惑之精其性禮立夏後以丙丁日爲朱
衣童子好顏色形容端正衣異色之錦異花
之綾耳目聰俊多儀範揖讓進退舉止合儀
言語分明好與小兒同羣偶詭語邑中之事
警覺先知識者而問之好人求心事俯對以
禮是人皆得從志常以未日伏於南嶽
土鎮星之精其性信常以四季及季夏土王
戊己日遊於市肆酒店衣黃衣形狀殊異好
美飲食自齋持訪人同食有遇者得飲食錢

物求者如請以常多奇道理遊行季下常欲
濟人遇者子孫富貴錢財日自資長常以辰
日伏於崑山

金太白星之精其性義立秋後庚辛日遊於
女色之家衣白衣長大善音樂能言語有實
物道人識者求之無不稱遂或爲老人騎白
馬亦有執樂器求之亦願與人常以戌日伏
於華山

水辰星之精其性智常以壬癸日遊於溪澗
幽奇之處或臺榭之上蒼黑色衣服執尺書
吟詠優遊自樂言語詠諧多道理識者求之
以文書術數授與人常以戊己日伏於恒山
日者太陽之精常以四孟丁巳日遊於大澤
中衣黃赤衣乘驄馬獨行歌唱自娛樂馬上
有文書囊如識者以此日澤中訪之道禮義
書不死之術行大郡好女之家有遇者必得
仙術耳

月者太陰之精常以辛酉日爲女好色能言
語善行出好容儀獨遊闕中識者多問兵機
奇勝之術亦廣濟人遇者國王好愛自然得

好官職一生貴富亦愛與人貨物常以丙子日伏於軍旅之中博慈廣愛求之者皆如意自於別處得錢衣物三年之內稱意富貴覺是已上七精者常以禮待賓接一生富貴官職稱意所求皆得有所得者即是度世不死之術

角星之精常以立春後寅卯日遊於寺觀中形少髭鬚參問禪理無所敵或遊於酒肆自飲樂衣青蒼衣識者求之多示人養生播種之術

亢氏房三星之精常以寅卯日同行衣青蒼衣皆乘驢馬遊於人眾中或大齋會處容貌殊異頭上微有紫氣即是求之多與人救世之術不令貧苦

心尾箕三星之精常以辰日同衣黃衣或為道士遊於寺觀中每自手中皆執一色異物身形端正少言語識者求之示人醫術方藥是此七星之精往見但能識察者求之皆得隨意自然富貴亦令人多精神聰明智利并見二星之精常以巳日為師僧端正執珠

如意遊於忠孝之家好事及貴人家求好飲食及酒與之不求自得富貴此日陰陽合者定生貴子所求皆得自通亦好妙巧功於外人亦無所求取矣

柳星二星之精常以甲午日作道士好精神能言語愛以道術不死之法誘人求者皆得白日上昇其形中衣黃白衣衣下更有珠衣囊識者以禮待之若生不敬之心即遇賊敗張翼軫三星之精同為老人衣黃衣騎黃牛執酒器遊於大墅聚落求之者多遣人酒飲

者求為地仙不死若言語誇議即生不具之子三年內破家若敬仰即生貴子錢財日自資生長凡前七星之神精遇者不為重臣即為當世術士遇者一月內肥白充溢錢財不求自得賢人哲士不求自至皆得遇之

奎胃三星之精為美少年奇文足巧衣帛不定乘好白馬亦是馳騁常以申酉日遊於聚落好將珍寶物相隨識者求之皆得所與遺好果子喫者不死若女人喫即生貴子重臣奇才

昂畢二星之精常以庚子日為少年善音樂或執樂器遊於貴人重臣之門生才藝貴子若生女子即為妃后好飲酒與者大富

觜參二星之精常以戌戌日為童子好姿顏多媚好乘驢衣黃衣手中執金銀器花葉形狀與時人不同遇者求之皆得所欲即自然得好官職好妻美好衣裳常有人自然遺之蓋非力也凡此七星之精所到人家累世不貧識之不死所求如意若不以禮待之三年之內家破人亡生不具目之子亦令人生賊惡子

斗牛二星之精常以壬子日為老母好顏色衣青黑色衣能言語妙祗對持好衣裳賣好遊善人之家及好事家所得則乃敬重之若衣之入朝即天子好愛官職不求自得女人衣之即生貴子聰明多藝地下金銀不求自得之

女星之精常以癸巳日為少女可年二十已來容貌無比鮮衣服妙行步能梳掠善化人遊於聚落以度男子得遇者時得富貴為國

重臣不出三年君自微召若非理極對言語
干譎不出三年患大疾合者若有求術即得
太陰玄女不死之術曰日上昇

虛危室壁四星之精常以癸丑日為尼師好
顏色衣鮮潔衣服遊於聚落或至人家門戶
廣說譬喻以度男子得遇者當年田蠶六畜
家業日日資長生貴子必為重臣大富貴不
求自得鬚髮不白意有所求若不隨意者一
年之內家破人亡生無目之子凡前七星遇
者得一切欽敬有所欲者即應一切不求自
得老者反少

凡前諸宿之精識者多矣但諸宿之精所臨
分野及至聖明官長所治之邦亦皆見此太
公識太白之精李斯識鎮星之精諸葛亮識
熒惑之精得兵機秘要之訣黃帝識太陰月
之精白日上昇張良識歲星之精及太白之
精韓信識角亢之精李靖識南方七星之精
得萬勝兵訣雷公之式曹操識日精李淳風
識東方七星之精通玄象識氣候若遍論識
者甚多矣自古及今非一人而得之文煩不

能具載尋往往見之見者自然聰明皆自富
貴識度與常人不同即須在甚

太上洞神五星諸宿日月泚常經

二經同卷

太上妙始經

太上浩元經

五

太上妙始經

太上老君曰道出於無形無名無聲無色無
味淡然以虛無為宗自然為生以清微玄元
之氣為本有無極之功無表無裏亦無上下
無有前後靜為一體先天地而生其要妙廣
遠彌漫不可得名故字之曰道合則為元氣
散則天地天地三千六百億萬歲一合會數
窮於三五七九而天地盡壽盡之時陽精
化為火陰精化為水先以火燒其上至六天
下至九地然後以水平之混而歸一復三千
六百億萬歲一開方復分別元氣清者為天
濁者為地天玄而清地本而黃太陽之精為
日太陰之精為月復分日月之精為星辰二
十八宿天有四時五行六甲十二時天地之
氣安合然後人民禽獸草木蟲行蠕動森然

皆生乃有五嶽四瀆三十六山與雲布雨置
立三皇五帝凡百姓更相產孺如此元氣
一合一開無有窮極從始至終益已數千百
萬歲開合不可復計天地終訖之時萬物形
像皆成虛無惟其人道士功德無量能千變
萬化鍊易其形在九天玄元之上乃解窮天
地數千百萬變易有此無極之氣耳當此之
時惟有神明元氣元氣以道爲先故天下莫
大於道夫天地六合其外如雞子又似車輪
元氣繞之如日之暈元精之所散也六合中
央廣方各一萬八千里此山盡黃金瑤瑤水
精爲之上官室草木禽獸皆有七寶之形其
上即天帝之所主主錄天下三萬六千神萬
物死皆屬之崐崙山上復有九天九天都名
耳有數千萬重天但大域窮於九九是數之
極也諸天宮室皆懸在空虛中言天中人皆
有空虛之身能飛行目能微視耳能微聽變
化三天是無上正真道界最有功德乃得生
此天中此天以下各隨功德多少所生各有
重界崐崙山以下有九地地下有一重水水

下有風如是風水之地各各有九重更相擎
持今之地動者是風水搖也王者有大功德
若有冤酷故天地爲之動鬼神爲之威此九
地之下各有諸鬼官府及諸地獄九天中亦
有獄九天之上仙聖所住九天下鬼神之
所住即是今之邪官邪僞之所統其中各有
君王更相主錄無有毫差也天門在西北地
戶在東南天門地戶正相對之神東名曰鈞
天有八十一國縱廣八萬一千里今之土國
也山之南名曰炎天有六十四國縱廣六萬
四千里山之西名曰素天有四十九國縱廣
四萬九千里山之北名曰玄天有二十五國
縱廣二萬五千里如此四天之民土界各異
別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三十六山彼三天所
生不同在人罪福故書所不載自今及古天
生聖人不使書說正在此一國土君臣父子
尊卑善惡此天之民最苦耕織賦役有飢渴
疾病官府死生之痛人生時能備道科或死
七日後皆生諸天中福舍安穩之處長在道
氣氣中無復謫罰禍流子孫能解脫七世重

罪若下生人中必爲豪貴子孫生時惟惡無
善死時入地獄考治魂魄苦痛備至歸罪謫
罪以力償人若出爲人必生下賤癡愚之中
崐崙四天以外有鐵圍山山外有日月所不
照名曰八冥界則泰山府君之位統領諸獄
人死歸之簡錄罪福然後分遣其人入於諸
獄中獄中有鑊湯轉輪銅柱鐵錐刀劍諸苦
痛不可具言過此九天九地崐崙四方六合
窮此此外惟有元氣周而虛無所復有聖賢
所不能辯地氣黃黃主中央故崐崙山者如
車轂六合施之也今之日月出從陽谷陽谷
中有木名扶桑日出時上其上半天而行暮
沒時入濛汜濛汜陽谷皆水名耳與地一重
水相通故今地與日月相逮而行出入長短
虧盈機衡之數從此而始天地死生變化窮
六合之內一生一死輾轉相起誠子欲離三
官憂苦但當備持法戒存師念道道不欺人
道常在世間世世救度一切衆生或爲帝王
或爲下吏或爲凡人或爲蹟人或爲乞兒或
爲禽獸或爲老物或爲星辰故人莫能知之

諸賢者若能行善無惡功德備足者可得白日昇天尸解神仙自不能爾命過壽終其當歸死人有宿命不可怨道也又諸天中之人身長丈三人之形長八尺以還鬼之形長五尺以還人與天地正等有三萬六千神萬八千官府三百六十機關故十月而生取天地十方數也人面有五嶽四瀆之形有八卦五行六甲十二辰有四象四象者風水火土也合此四氣然後成人故人生必受父母陰陽和合萬神具足乃得為胎生胞衣中謂之羅網羅網未脫之時皆識昔日由來一生能啼之後入人道則盡忘之也故能來動搖血脉骨肉溫暖此皆四象之所為也故死時氣絕風去身冷火去血聚水停堅強土住也六畜亦受陰陽五行但不盡備知以為下賤耳人生之時有和氣合其形死之時動風解其身也故曰生死也故諸天道之法自然是以人生之時施行善惡而罪福自應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子當思真念一可道過此也故其法清嚴不可妄施道常在人間不去須臾

但人不知之耳月朔十五日月晦此三日天帝當遣六部都錄使者案行天下主書人之善惡可不慎之可不慎之

老子曰吾自開闢已來所說諸經有數百萬卷或有載在蘭臺玉函石室之中秘不出世者不可計數至周幽王時褒姒吾乃至函谷關教關令尹喜道術喜得道為真人將尹喜西入胡國先至屬賓閣嶺山中行道為國王所燒不以為因道見虛空之身項負日光體有金剛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國王服受其道復為胡作四萬言經名曰般若波羅蜜道德五千文三十品復與尹喜舍衛國四月八日化生為王國太子年十五去國學道道成曰釋迦佛佛胡語漢言仙也關令尹喜易名曰阿難沙門弟子學其法者千二百五十人稱菩薩菩薩者胡類今之道民也教化胡畢以五月十五日尸解託入泥丸泥丸無為也道無常名無有常形或稱釋迦文佛或稱維摩詰或稱轉輪王如此分身別氣輾轉教化有萬端故明法効其形立浮屠作泥人美來

木象也還漢中而號太上大道無為太上者言無復過其上者老君言先天地而生有無極之氣故稱老也道法無為樂生惡殺以慈心為大世人不知乃殺生禱祀以求生棄無為之事更作有為之業故令世人疫癘縱廣疾病彌起不時太平吾當演出正一盟威之道統領八極四海之內三萬六千神群仙兵馬將吏軍士六丁八吏等威伏群邪降魔伏鬼皆上就具一天上天下無復為邪妖惡群魔一朝罷息道之教化以師為主故授張鎮南正一之法今世世子孫執持文教化喻萬民布置男女道士化領民庶天地變易之時道當點持名錄更相救度諸賢者明聽經戒道之本起三洞經戒科律甚眾恐人不能悉備故出盟威正法以救凡俗今以相示子宜慎之

太上妙始經

太上浩元經

老君曰浩元太真君子之身上下三宮保營精神熙融規息吐吸新陳修實求固位為仙人洞房玲瓏上下相通金鑑玉几鎮其中却入三寸有玄宮還居中田移絳宮堅守靈關泉淵融修此三者長雄雄朱衣靈寶熙且冲子能行之命無窮中金素蓋成堅剛下蓋玄池漬魄房中起靈臺堅明堂調治神効修太倉精氣周遊五神強呼吸不輟昇蒼蒼上元童子神之精絳衣赤憤居黃庭南極老人爾修管存神安性得長生下元之神名谷玄北極真人道之先守帝金神五藏王常持玉七坐金牀攪精哺一生金黃靈龜玉女居中央左錄右命挾兩傍役使六丁驅百殃削去死籍命延長醴泉可飲威王幾恬憺無為志不衰玉扇金篇靜多扉呼吸中和生細微還真反朴勿子機絕愛棄欲神自歸滑澤精液輝常輝易氣易髓上生肥道成形化身高飛心靈倏忽過九圍安神定魄修此道錄思冲神是吾寶太真神丹成已久靈顏勿色常鮮好

三一習氣固靈根調五通七神之尊恢廓幽關道泉源雄雄氣嘔修崐崙上宮朱裏宜以絳中宮赤憤儼而存下宮丹衣守精門審能行之齊乾坤太上浩元經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一二同 混元真人曰夫天地以前混沌之初萬象未萌空而無洞只是虛無虛無之中有景氣景氣極而生杳冥杳冥極方有潤濕潤濕之極始結成霧露霧露之極方變水水流霧下其水滿流水者陰氣陰極始生陽氣陽氣漸上炎熱方結為火火從水生水火相交即漸相覆二物交泰各生積氣積氣所生陰陽相鍊其數滿足始結為混沌混沌既就方為一氣一氣所萌方為天地之母混沌者從虛氣而生也方立陰陽產五行立四象混元氣極混沌始分便生元始元始既生便分積清之氣為天積濁之氣為地天地既立乃輕清上為天重濁下為地其輕清雖然屬陽却內生陰氣陰氣下降為地其重濁雖然屬陰却內生陽氣陽氣上騰為天始天降地騰水火相交陰陽相戰交氣極足方結就太丹太陽是也其陽被天地運轉至有金氣金氣屬陰運轉氣足始生太陰月是也自後日月交泰陰陽相鍊其數滿足漸生星辰自上古至今不離

天降地騰陰陽相交日月相合真氣生產萬物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最貴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人并萬物須稟陰陽五行運轉數足方可成就學道者若不知下手於根源來處怎得道成人若依元本修行一依天地陰陽五行水火交泰運轉修養內外相應真氣滿足何愁不至神至聖至神仙也神仙之道亦有三等每等又分三等三三始九故有九等神仙且上三等神仙者要行觀天之道則一依天地初生之行度氣候滿足方可命長也其功為最難謂此道須得不犯破三奇者可依天地行度內外相應大功了畢得成上等真人之位也如少年曾犯破三奇者却抹奪離龍元官陽精補之如舊却修觀天大功之道滿足方為中等真人之位如更不用抹奪只將見在精氣神候滿足方為下三等地仙矣以上三品九等神仙之外且有自然金丹金丹者是天地所生其金丹滿世皆有但世人不曉上天秘隱之術學道者萬萬人俱難遇此乃是內金液大還丹也更有

丹藥之中最為上丹也夫內金丹是金液還丹也不出古文諸丹中最高第一過此然後從無入有不用人修者所遇則抹之服食便可得真人之位也內金丹者先採日魂月魄合陰陽養用而成凡內金丹者自有五行四象相尅抽添否泰七十二候二十四氣四時八節天地運動相鍊方得成就內金液還丹也其丹亦如爛櫻桃在離龍金堂內成之三十六百時天符數足方可成熟採取有日有時此丹上天隱秘最為難遇自軒轅之後得道神仙皆服此丹得離龍名為真仙也後若有知命學道之人遇至人指訣得成此丹更加脩功鍊德造善一切虛事勿行功行滿足得過此丹若不除舊孽立有禍生前功盡毀過此丹者上有三清上聖及諸洞神仙立便知聞須是萬般捨棄去除三毒先以潔淨腸胃採得將來用淨室一間四面燒香不住拜求志告發誓上清並無外意方可服之點化凡軀服一粒萬病消除服二粒散入遍體服三粒行如奔馬服四粒髮白變黑服五粒

老者還童服六粒顏貌如嬰兒服七粒意去便到百神來迎服至八粒身有紅光足下雲生服至九粒羽化為上等真人萬般無礙如金液還丹者內外有兩般外還丹者是日魂月魄為首東方木精為根西方金精為本兩般生就黃芽若立爐鼎擇地築壇採得真氣入鼎中從無入有氣候無差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一月兩氣十二月二十四氣四時八節水火中氣晦朔弦望陰陽交泰依天地造化之功奪氣候滿足開壇取藥服之長生也此是外丹之驗也只如修身之法丹成為妙諸丹藥中萬萬人修之不見成就者蓋其為法功大難於修養所以千萬人中未有一人了畢也唯有內丹者天地自然成就只是採日時用機採得將來依法服之便為長生之人也如要還此丹者至誠燒香上告三清頻祝老君啟南辰北斗日月星辰重發大願萬事俱捨一心志求不得退心須望遭過此丹只在目前至人不遠若有的實知命不苟之人道心不退積善圓滿必遇至人指訣天機也

後方入混沌之源其經顯露至七分令人省會大半神仙事跡先用三機初機命機天機次用三乘三乘者上乘中乘下乘都行九品九品者金丹三品大藥三品大功三品大數十二教十二教者金丹有三大藥有三大功有三超乘有三寶緣在下此者從虛無入至混沌生天地日月星辰人物等世界風雲氣候及物皆從混沌而生也混者罔也沌者昏也混沌之形狀如雞子上圓下方初分之際散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分生人居其中杳杳冥冥其中有氣若明隱隱中塵也其塵言有又無形質言無又眼觀有景將此有無分立二儀二儀交合產出陰陽陰陽相乘而立三才三才分四象四象列五行五行生萬物故三才者天地人也同一氣而生故問曰人與天地既同稟一氣而生何謂天不崩地不陷而人有死生其謂何也答曰天者陽氣也輕清之氣輕清之外更無輕清獨處於輕清之位故曰天也地者陰氣也重濁之氣重濁之外更無重濁獨處於重濁之位故曰地也人者

冲和也非濁非清非重非輕如人修輕清之行即生歸於天如作重濁之因即死歸於地故云陽即是生陰即是死天不崩者元是輕清之氣從輕清而有質其氣純陽氣候所為只是順陽運陰故天之長久也如却還行逆氣務為重濁氣盡而自然崩也天元從輕清而有質豈能返行於重濁乎故知天不崩也地不陷者元是積重濁之氣從重濁而立體其氣純陰氣候所為只順陰而運陽故地之長久也如却返行順氣務於輕清氣盡而自然陷也地元從重濁而有形豈能返行於輕清乎故知地不陷也人有生死者蓋失其元之和氣不務根源將自本元純陽真性只為世利貪役心機使神氣疲散精魂漸散既使氣滅精羸氣盡而自然死也人處於世只為聲色利名而用機貪求但是有作為有形質之物盡屬於陰也人之所行只務於陰故數盡至死而歸於地所以有死即有生人之既死四大各歸來處五行真氣各歸本方且人元是五行陰陽真氣所化生而成死則歸於

四大其真氣不能壞故散而各歸於本位本位者人之五藏也若遇陰陽氣合復變化成人故知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苗有生即有死若無生即無死人能將本元真氣順合天道而修行莫差常度則當德合天地不差其理即無生死既無生死即是神仙也如達天機生死自免問曰人欲求長生不死效天地之機不死可得否答曰然陽消陰補物極元補若達根源長生有路若不依根本而修則千悞萬悞矣且人生天地之間不能効天地之長久者何謂也蓋謂修行不正而有錯路致有生死若見不死之道何處更有死生也既乃不生即免於死既無生無死即同天地之長久也問曰何謂路正錯答曰但世人處事皆失本元之氣犯破三奇亂役神思乖於制御世人本是神仙之體及變為凡庶既為凡庶無緣得長生久視直至亡形此大錯也若本元無漏神氣無虧三奇晝夜分明神魂安然無著於世與天地同德日月齊明此謂正也問曰如學人曾犯破元神不拘深淺若

遇至人指教了達天機依法而修死可去否
答曰犯者破也為犯破元神元神既破其神
亡也元神既亡則氣不能足自然不合天地
之行動也縱使強為亦不可行也曰如有至
人先曾有犯而後悟者如何曰但先修身然
後養命此真理也夫修身者為曾犯破元神
則氣精不全却候修得真氣具足神氣俱全
方可養命而致神仙也為精氣神不足便將
真理而行之此強為之其道難成矣蓋為內
外氣不能相合是理不正也問曰何謂得內
外氣相合與天地不差答曰天地者稟一氣
而成且人亦是稟一氣而生人與天地皆同
一氣而生是何內外氣不相合蓋人未悟之
時犯破元神使內氣不足故不能合於外氣
但將破漏神精速宜修攝令如舊敗失之氣
養令都全然後依本法而修自然內氣合於
外氣問曰人身破壞如何修攝答曰然上文
舉陽消陰補物極元補只如在世萬物皆不
離於金木水火土而成形質假令因木而成
器者物致於毀壞但將木而修必得全於依

舊若金木水火土而修之此乃異類不可為也
假令因土而立者物致於毀壞但將土而修
之必復得全於元用金木水火而修皆各氣
而不同故不可行也萬物皆效之故曰物極
元補只為人有毀壞但究根源而補氣無不
足矣人但修令神氣精足方可養命而致神
仙也知神氣精不足而用真理亦難成矣不
見根源妄為修作皆是異類不可行也根者
本也本者基也乃是人在身命之基為之根
本也故曰本立而道生又本者元也元者一
也元一之氣故曰本元是父一點真精傳神
受氣氣隨神而行永母一點真氣二氣相乘
方成於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立乾坤無不備也
元一者是生人之根本也根本者是真陰其
陽也人從此而得生既知人從陰陽而得生
至於毀敗失了三奇但却依陰陽之根源夾
處而修所失者神氣精自然而足何謂推窮
所敗之身元從陰陽而得至於毀壞今却用
陰陽氣補失了者神氣精自今依舊人能令

精氣神全於身內氣自合於外氣若得內外
氣合即便壽同天地更能知於養命修鍊不
久便登神仙問曰雖知毀壞之身從陰陽二
氣而得却令取陰陽之氣用修於身其理即
明其法如何答曰然大凡修道必先修身身
若修全然後養命而致神仙修身之法者是
為微妙之機奪神仙之妙用微機暗取陰陽
真氣補攝毀敗之軀令却全於根本根本與
天地合同不差分毫既令修得本元神氣自
足神氣既足依本法而修故得長生神仙者
也本法者天機也天機本法並依陰陽運動
執其氣候而行運動乾坤抽添鉛汞出入往
來貫串與內外相應莫令差錯功修一載以
具靈通功修二載以具超凡功修三載厥號
神仙修身之道法陰陽氣候五行規則並在
下卷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一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二

勸後學得理者先須修身然後養命必致神仙也如人身不修元氣不足便得真理而行亦不能達也謂內氣不足與外氣不貫串相合故其為道難得達也問曰上文陽消陰補其元一之氣一者是父之一點真精傳神受氣乘母之一點真氣二氣相乘乃成於形只如二氣相乘即是凝珠一顆精從何處造化氣從甚處變通奪天地造化而成人答曰然父者木也精者火也二象元是一氣木即為主火即為用母者金也氣者水也金即為主水即為用父與母精與氣此四者元是四象遇土即相生不遇土則相尅母之元宮者其土也四象至此宮自然相順共聚為寶也各具本性而生性智慧金者性也木者慧也水者智也火者慧也金將本性外立西方內生肺藏木將本意外立東方內生肝藏水將本智外立北方內生腎藏火將本慧外立南方內生心藏土無位無正形隨旺四季象立中宮內生脾藏腎主骨肝主筋脾主肉心主

血肺主皮毛肝主目脾主唇肺主鼻腎主耳心主舌膽為肝府小腸為心府大腸為肺府膀胱為腎府胃為脾府此五位各具本位氣用立於本方具前神故得身體全備是五行生萬物之理也人之血肉骨髓皮毛筋齒皆自性智慧而生何謂也此蓋為從無入有以立陰陽陰陽分四象四象入中央具五行自然奪天地造化萬物從而生焉人能達此反取陰陽真氣補攝毀敗之軀受五行造化氣足自然達於聖位但是人身元從無入有無功而成功非是容易而得之今却依根本而修自凡入聖蓋從有作實非難也已上所論却依法作用即三十日氣備三百日造化便得體象俱備身既得就神氣精用為主也神者土氣也氣者金水之氣也精者火木之氣也此乃謂之三奇神氣精然隨母之榮衛經絡周身引行至中宮昂元宮於母雙乳下十日內生膜一重其膜上生金液白膏三十日內其膏滿溢奔湊而出流入元宮灌既所聚者神氣精也四十日內又生膜一重

至六十日第二重膏滿足奔湊而出流入元宮第三重膜閉留為積至七十日膜生三重九日膏滿第三重膏滿奔湊而出流入元宮第四重膜閉留為積自後每三十日生一重閉一重三百日內生膜九重閉盡九重然後三百日奪天地造化血肉筋骨皮毛並就故膜不生身既得成而降生於世然後取積乳九重用為食一年食乳三重三年食乳九重盡方得神全氣備也既得體備氣全方取百味五辛之物而用為食自口而入過十二重樓肺乃受之傳於腎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者土也能生萬物能殺萬物殺者殺五辛百味之滓化歸大小便是也生者生百味五辛之津歸於元宮却是父之一點真精所住之處故曰元宮在臍下三寸方圓四寸名曰大海之中有神龜左鼻能收右鼻能出中取脾藏所生百味五辛之津轉行周天數足却於右鼻中出自坎宮上朝於舌下二竅中出左為玉液右號華池起於舌聚嚥至濃候滿口復咽至十二重樓肺復受之蓋經

元官神龜行周天數足更不行於諸載惟傳於心有二毛七孔別有一穴號曰聚涎穴其穴有三竅其涎自中竅所傳灌溉一身洗滌五臟左竅行榮右竅行衛一名榮衛二名龍虎三人中血脉此血脉度人皮毛下行周天數足方化為血血中化為肉肉中肉化為筋筋中筋化為骨骨中骨化為髓髓運即成精前自十二重樓後自太和玉枕已上九宮中出者皆精也自己下三百六十骨節間皆是髓只如陰陽運動必先動其神然後動其氣後方動其精精降則陰陽相合是生身之根本也人能達此機依法而修的是修真之要也

問曰上文舉人身初受父母一點真氣三十日氣備又言三百日造化方得體象俱全而降生於世承金液白膏之力方治於身今已細思三十日氣備依根本造化之功如何作用三百日造化之法如何施攝次後三年金液白膏又從何而得答曰然昔天地未分受大道真氣而入於中元先分陰陽次立三才

乃分四象次具五行配六律生七氣變八卦成九宮森羅萬象用日月分晝夜百刻十二時中用刻漏為準已上事三十日氣備三百日體象俱全此自道也從抄至分從分至刻從刻定時從時立日從日定候從候定節從節定氣氣上立年已上大定用刻漏為準也人初受父母真氣於交感穴一同天地造化三十日氣備暗奪天地三百日造化方得體象俱全白膏金液是三百日積聚之物若達此機依法而修行可作神仙也所有三十日結氣之功三百日造化之法並在下卷談載玄機今既略備依法子細論之為人曾犯破三奇元神不能具足故於中卷內先論修身養命補氣全神是天地微機生人妙旨故將此法備於下卷如後之學者但先修身然後養命功若不闕無不準的知得者慎勿輕泄天機若容易輕泄立招殃禍永沉下鬼切在珍重寶惜非人勿泄戒之慎之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二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三

混元真人曰自為問答所喻事理言說不盡若統其說恐學人難曉是故並論根元問難今人省會天機秘隱大功大藥金丹細分之法著在五卷之內

問曰上文舉陽消陰補物極元補今人細尋根本依本來處修之又見世間萬物有情無情以及於人自無形而生有形無質而至有質形質既具暗取天地五行之氣用質於身故得體備氣全却被陰陽五行返逆其氣不合於天道而行動漸令衰朽以至凋殘何謂也答曰知世中萬物不可謂長而無長可接不可謂短而無短可截故知長短高下各有所宜既至於宜謂之定定而久不修謂之極極而久不修必致於毀既至於毀時但修於根源依元本而修必得合於天地沉世中萬物雖有形質不具於靈通故不能致於斯也萬物之中惟人最貴最靈至於毀敗任自亡形尚不能尋究根源用修於身何況異類乎今留此書於世令後人知有長生之路不死

之門若能依法而修無不至神仙者也

問曰前卷內云爲人曾犯破元氣不能合於天地運動令人先修其身然後養命須自究本源知本元依法而作用無不準的其理何謂答曰然修身者須見天道真氣運動機宜

夫天道真氣者有聚有散有往有來人之真氣亦然也只如人身初得暗合天地機宜且人之真氣亦然有聚有散有往有來聚則元宮爲寶散即周身爲氣若欲修身但投天地氣候相合而用自然准驗若不見天地機宜雖得根源而修多不能遂蓋爲真氣聚散往來不定其細分並在後卷凡欲修身先須除病無病即身安身安即神寧身患即神亂只爲人身有患者自然神不寧自身與神尚不能寧何由更取外氣合於內氣安能準的也但先令身無病患然後依法而修自然準驗也夫人之疾病皆因五藏不和榮衛難通致使患生但先修身令自身氣順氣順則神明然後調和五藏次治榮衛使氣往來真虧常則無今有滯氣順則五藏相生氣逆則五藏

相尅氣順則有病自除氣逆則無病生病五藏氣順榮衛周行往來無滯五藏氣逆百脉俱滯榮衛難通故知神亂則周身神氣皆亂何由更能取外神氣乎今備將降氣除病之理具載于後

法曰但看時候刻漏不差即便起功先導引四肢經絡次舒展手足令百節開通然後動撼渾身使氣往來無滯若學人曾遇明師者知成亥子三時是施功之時也故宜安置安置既定陰氣自旺陰氣既旺人即寢寐人既寢即於床枕氣脉滯於百節故先引氣令往來無滯方用其功神當自明矣夫神明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精明之謂明舉意動機之謂神應用不差之謂明只謂人處於世不論大小所求之事無有不遂者此蓋用神明矣如求之不遂者蓋用神之神不明也如求之不遂者是用神不神故不明也神不明者是人機不微妙也若人用機微妙萬神皆明萬事皆成意無不遂也既得意遂謂之神明若用神明先用其神端然正坐絕慮忘思候神

與氣俱定乃鼻納口呵鼻納者收清氣也口呵者出濁氣也人食百味五辛皆有刑尅腐人五藏使人患生清被濁而渾之清自難見故呵濁濁之氣濁濁畢令心氣只於鼻出入鼻中出入者輕清之氣也輕清之氣者陽也口中出入者重濁之氣也重濁之氣者陰也鼻爲天門口爲地戶口通五藏五藏所出者只是穢濁之氣鼻通六腑六腑所出者只是輕清之氣清濁兩路各別而行故只令鼻中氣自往來恐濁氣渾於清氣所有鼻中取氣只須是緩緩綿綿不令耳聞乃爲要妙使輕清之氣經營五藏榮衛周身冲開四肢百節變滯通行使無阻塞若夫從天門自在出入即不能通遊百關節故須綿綿出入但初洩濁畢閉了地戶留了天門令神與氣相守只抱元陽是守一之道也候百脉骨節通暢關節俱開往來流利然後取百味五辛已成之津鍊爲神水添入元宮爲寶是抽添之理也取者取元宮經脾藏所生百味飲食五辛之津引元陽真氣令神氣隨榮衛而運行自

夾脊雙關通於腦前至頂門而往返降其氣
下入口便漱咽歸十二重樓入肺乃傳於腎
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之所受更
無殺之物俱生入於元宮養於神龜所受其
神龜然則有白丹砂上朝於舌下五行生殺
三度五行生殺化為神水遂以三五經修鍊
成寶更不復傳諸藏惟傳於心心有三毛七
竅刻有一穴號曰眾涎穴有三竅其涎自中
竅所得復入於藏之左右竅所傳度入皮膚
下化為榮衛行周天數足化為血血化為肉
肉化為筋筋化為骨骨化為髓髓運成精鍊
入元宮為寶此為真一是水中金也此金三
度經五行生殺號曰三五一也鍊成一氣故
號為一又三者木也木應為春萬物自春而
發生木者陽也天也五者土也萬物無不由
土而生土者陰也地也木精真氣就於土土
將木精鍊為至寶是三五一也夫三五一者
乃天地之機微生身之妙旨若達此機可以
超凡入聖上達仙都也

問曰應推窮人身所立蓋自虛無體象從何

處得答曰蓋因龍虎相合鉛汞交併非小小
之事大道天地萬物之緣成相投氣合於中
元得成體象若論龍虎根元六合之內無有
離此而出也若達此真的根元神仙如觀掌
內且龍生汞虎生鉛真鉛真汞若得相伏道
合自然但將鉛汞法而修無不準也所有龍
虎鉛汞釋為下文

問曰願聞修真之妙理答曰然上文舉令人
究根元依本元而修且人是父母真氣所化
木是人之父也土是人之母也父母真氣返
變成人便是三五一也此是真的立身之根
元也人但使五藏相順榮衛流行通暢無諸
疾病後乃修身無不準也

問曰且人父母真氣所化暗奪天地造化成人
何不依本根元而修却取陰陽真氣奪天
地造化用修於身無不至神仙者也又究根
元始於體象俱備身形三百日氣足降世為
人厥號嬰兒東西未離南北不分修何法而
立於體得何氣而養於身答曰且嬰兒者無
思慮無著無貪饑寒之外更無一事故得

神定氣寧漸加殊聖以立於身只此法也得
氣者得母積乳之氣也是人本出於陰陽二
氣二氣者四象也一氣生二象二象生四象
交加於中官故備五行五行共聚奪天地造
化成人三十日內立就乾坤世界於母雙乳

下生金液之津取用為食餘者留于積乳三
百日積乳九重此降世而要食用此積乳之
氣自然增長學人若達三百日天地造化之
大功者但依本法而修自然達於神仙超凡
入聖若要修身者但依本法先令氣順無諸
疾病便乃修身修身者豈忘元基哉所有修
身結氣之功一切細微妙用機法並是玄奧
之機述在後卷

問曰上文舉凡夫欲養命先須修身去除疾
病令人將津液鍊為神水返鍊神水為寶寶
者藥也元官有藥有病自除遂便依法而修
其津液津液又不能為神水神水又不能為
至寶惟當法不正惟當錯用功答曰法無不
正功亦不錯蓋五藏真氣未能相順故致如
斯但先將五藏真氣制令相順五藏真氣順

則將津液三返鍊為神水神水返鍊為藥若五藏氣逆於榮衛亦不能順行更何況鍊氣為寶乎

問曰五藏如何得氣順頤聞法要答曰內即五藏外即五行但究五行元立之機依法元立而用修五藏自然相順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木者位居甲乙純行陽道生自丙寅卦主震其象青龍也謂自水而得氣故象青龍也氣數九氣足即生火其治丙丁火數二卦主為離其象朱雀寓中陰也陰者為受青龍之氣也此二象只是一氣木是主火為用也金者位處西方庚辛純行陰道生自壬申卦主為兌其象白虎也為從土而得氣故象是虎也氣數七氣足合得水其治壬癸氣數五卦主為坎其象玄武坎中陽也陽者為受白虎之精也此二象只是一氣金即為主水即為用也金木水火若成四象遇土而相生不過土而相尅土者處於中央戊己是帝之位土數五具五德旺於四季解制四象其氣能生殺萬物故云土者是五行之首也

五行者蓋從陰陽所出人之五藏豈離於父母所生當本受於父母精血二氣交感被土制之方乃成形父精者真木火也母血者真金水也母之元宮者真土也金木水火被土制之不能散失各具本性生性智慧而具四象配入中央乃立五行五行即五藏方可生萬物萬物者即人之筋骨皮毛以及萬神故得俱備成人人若能返取陰陽真氣合造化修攝於身何慮不作神仙也已上並略言之此是五藏所得之位也但却依此根本而修必得五藏相順有病自除既能無病方可修身身既得金然後養命無不致神仙也問曰五行根源所立並知子細如何是修五藏之法答曰夫修五藏真氣者須見五行之的稍不精研徒勞施工無由得遂也五行之實的者於九竅內驗之事無不準也何以知之緣五藏外通九竅肝通於兩目心通於舌脾通於口肺通於鼻腎通於耳下通於二陰共為九竅九竅既有滯則知五藏不順也五藏和平而氣無滯則九竅俱通利既無滯滯

即使無病既無疾病即使無死既是不死即便長生此是於九竅中驗也又驗五藏中有無疾病氣候的驗各具本色而見是為驗也假令肝青心赤肺白腎黑脾黃使五藏氣候鍊得本色現於面部是為的驗也且如肝藏之氣肝應東方甲乙木其色青但依肝家獨法作用莫令諸藏氣相雜行持單取而驗之只見青色更無諸色所現是為肝藏氣順也餘四藏皆依此例如五藏各現作用畢各驗本藏氣候如不作本位之色是為不順也如應本色而現是為已順也如是五藏的驗氣候飢寒自如功至此飢寒尚不能著何更有外邪中風及一切惡而能為病乎既是無病死亦無門人既不死即是長生此是五藏的驗法如後學人能將五藏氣順用得見的驗則為地仙也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三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四

六八

三機

初機之法共五篇陰陽等三元四象五行生數成數氣數氣候分三等及合內外逆順

命機之法共八篇論太陰太陽真氣逐日下

時聚散去住貫串分內外應用丹藥功運次第造化

第造化

天機之法共五篇論合文立壇象分刻漏定

日月交合去住弦望晦朔四季變易五日一

候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時內外相會行

持通計一十八篇初機法三乘之道即有三

乘九品出身並各不同上有上道三品行抱

一守中莫非龍汞虎鉛之金丹也中有中道

三品行神水華池莫非虎鉛龍汞之大藥也

下有下道三品行運精採氣莫非乾汞坤鉛

之大功也已上九品立身之肇基皆自鉛汞

而成鉛汞者天地萬物之宗祖也又汞者本

出於木是木之精又鉛者自曰金而有是金

之氣木即是龍金即是虎古仙歌曰若識金

精得之長生金精是鉛汞會成丹鉛汞相投

神仙可求鉛汞相凝道無不成若遇真鉛可
以身延又云下士若達真鉛汞歷盡春秋萬
萬年故非鉛汞不能立之鉛汞者是真陰真
陽也方是真道

乾汞坤鉛下乘三品出身大功章

乾汞者父之精神鉛者母之氣二氣暗合陰
陽交會機宜奪造化成人又父者木也精者
火也母者金也氣者水也金木水火謂之四
象土制之共聚為寶其數滿二十四氣隨榮
衛運轉周身日用九十六度其數又滿三百
八十四陰陽氣足準此三十日氣圓三百日
形體俱備降世為人人能返用生身三氣施
攝於身奪天地造化受陰陽氣數滿足變凡
入聖故曰乾汞坤鉛之大功大功者蓋人因
乾汞坤鉛之二氣合而成形今却投造化修
鍊乾汞坤鉛氣滿謂之神符神符氣備謂之
白雪白雪氣備反變乾汞坤鉛入於至道故
曰大功人若自生身無破犯元神神與氣全
達大功之機修鍊功圓是為下乘上品住世
號曰神仙若中年已破犯可半得大功之機

修鍊功圓是為下乘中品住世號曰地仙若
老年之極其神氣破犯三分之二而得大功
初機修鍊功圓是為下乘下品得滿於常壽
脫殼得為地仙此是下乘三品之位也

虎鉛龍汞中乘三品大藥氣章

虎鉛者白虎之真氣也白虎者金也金者陰
也陰者真陰也又鉛者白虎中真氣所聚之
物故曰虎鉛龍汞者青龍之真精也青龍者
木也木者陽也陽者真陽也又汞者青龍中
精真氣所成之物故曰龍汞也龍汞與虎鉛
相合得土恩育三百日造化為黃芽黃芽氣
既備變凡為聖故曰大藥且如龍與汞屬
木汞屬火火之氣數滿三木之氣數滿九三
與九共十二也虎與鉛者虎屬金鉛屬水金
之氣數滿七水之氣數滿五五與七共十二
四象之氣共二十四以應一月之用又龍位
居卯而虎位居酉卯酉之位金七氣木九氣
合數得十六應一斤之用卯即是木木即是
陽也酉即是金金即是陰也陰中有三陽神
神氣精陽中有三陰神神氣精三陽三陰共

得六神外象即六爻配金木二氣爲八節八卦也每卦又復出八卦共八八六十四數卦次復準此相生相合而生三百八十四爻主身之神既生已上神足是身自有主故曰虎鉛龍汞之大藥且大藥者是太陰真氣爲萬物之母世中萬類皆不離母氣而生故暗奪天地造化交合之機宜又取太陰真氣合太陽真氣交合得中央真土恩育氣備謂之黃芽黃芽氣備謂之大藥若自身元無觸犯神與氣全得大藥之機者修鍊功圓是中乘上品號曰中乘上仙若中年已下犯之可半得大藥之機修鍊功圓是中乘中品號曰中乘神仙若老之極甚而犯三分之二而後得大藥之機修鍊功圓是中乘下品號曰長壽地仙此是中乘三品之位也

龍鉛虎汞上乘三品金丹章

龍鉛者龍本無鉛自虎而有蓋取白虎真鉛歸青龍元宮投陰陽交合時火候運用氣足化爲玄珠此珠雖是四象之氣獨體未能變化復入白虎元宮恩育故曰龍鉛也虎汞者

虎本無汞自龍而生先取白虎真鉛伏佳青龍真汞其龍汞既受虎鉛制伏以備陰陽之氣後復入白虎元宮故曰虎汞也又二十四氣此二氣合四象備二十四神光玄珠已備二十四氣復入白虎元宮又備二十四氣乃兩度受四象灌溉五行造化氣備號曰金丹人得之便爲天仙此是神仙之上道也故曰龍鉛虎汞之金丹且如金丹是太陽之真氣受其鉛結伏氣備成玄珠復入白虎元宮蓋因金得氣而生故謂之金丹號曰水中金三百日造化既足大小如櫻桃色如鮮血紅紫射人有光艷蓋從金而產故謂之金丹若得此丹上曰上乘天仙中曰中乘神仙下曰下乘大仙若將三等鉛汞齊施修鍊功圓超三乘位達於上境謂之真君上爲上清上位真君中爲上清中位真君下爲上清下位真君下士若達三乘鉛歷盡春秋萬萬年已上三乘分出九品超乘又分三位共十二數故有十二分入於乾汞坤鉛理也

陰陽三元四象五行生成氣候氣數

法則相合持氣章

夫行符者與內外氣候相合作用不差無不達也陰數一百九十二陽數一百九十二共得三百八十四三元者天地人各位三十六共得一百八并四象金七水五木九火三共得二十四兼中宮土氣數五以五五呼四象入中宮共得一百二十則候者天地日月交合行用氣候周身氣一而却從元宮上朝於舌下生津滿口爲一候也此蓋緣先從脾藏生殺百味五辛之物殺者殺穢濁之滓而入大小二事生者生百味五辛之津入於元宮神龜所受於左鼻中收百味五辛之津轉行周天數足於右鼻中出自坎宮上朝舌下二竅中生津液滿口號曰一候如強軟取者宮氣多不全不入元宮此爲不足之氣故須知氣候但依法行持陰陽三元四象五行數足無不達也但候滿口津液咽歸十二重樓肺先受之肺爲萬物之母萬物皆因母氣而生故始傳於肺肺者西方之正氣生數四五行乘之得九氣數七但候行七轉於腎腎者北

方之正氣生數一乘之得六氣數五但行五轉轉於肝肝者東方之正氣生數三乘之得八氣數九但行九轉轉於心心者火也南方之正氣生數二乘之得七氣數三但行三轉傳於脾此是子母相傳自然之道且如四象滿二十四氣數五五呼四象俱入中宮得五行之氣號曰一周天凡行四象之氣須是依行氣之法但將六門俱閉候極不任便方用力咽之每咽分三咽送氣直至元宮令神龜左鼻而之却候氣勾返想神龜右鼻出散分周身土朝於舌下及夾脊雙關通於腦返再咽閉氣候力極不任復咽之準前送至元宮令神龜左鼻中納一名運氣二名行火三名通行宗衛凡欲行氣先須行火假令行之肺先行火一度故得肺氣通入百關肢節無不至處肺行七轉又行火一度要通腎藏之氣腎行五轉又行火一度要通肝藏之氣肝行九轉又行火一度要通心藏之氣心行三轉准法行火五度四象俱受中宮大乘之炁方得備四象五行生成氣數周足故曰周天

四象俱備陰陽氣足入造化氣章

且如四象得備二十四氣但依時候如法行持一十六周天共得三百八十四備陰陽氣數滿足內外自合根本立身造化之理皆天地未分稟陰陽而生之所自亦自陰陽而有今既得備陰陽氣滿足何慮身無主宰身既有主宰自然久視且陰陽立三才分四象四象列五行五行生六律六律分七政七政變八卦八卦變八六十四卦每卦分六爻神合三百八十四爻神亦補陰陽氣足外即生三百八十四爻神內即生三百八十四主身精光神速互相生外備森羅萬象一萬二千形影神一萬二千出入神一萬二千具氣神內備三萬六千神此是天地造化自然之道若至身神氣無差未曾破犯捉天地造化作用無差內外自然相合若曾破犯及老殘不可行之爲當年少曾以歌歡恣慾而使元神枯敗氣弱精弱內氣與外氣不能相合若得此玄機者但令專心靜念全神合時候行持雖不致神仙亦能住世滿於常壽既滿氣不

能進自盡而死矣爲脫殼之地仙此蓋修攝之時無元修身養命之機只有聚性全神之法且如人當初受二氣成人身其氣於身各有程限程限既盡遂不能進故致於死又身是氣之舍氣是身之主主去室空空身壞主無存處故凡修行先須修身補氣候身與氣全然後可養命無不達也若不見修身補氣之法只得養命之機將見在神氣聚身苟不能進則氣盡而死但只性識不散脫殼而爲地仙如復有老而悟者但先修身補氣然後養命自然超達。

老用少氣補攝章

老陰奪少陽陰命自然昌老陽奪少陰陽齡死不侵人若悟此法者可以救老得少返老還童老既致少更有何異道但依根本而修之自然返老歸少根本者真氣也真氣若得存留變化爲神仙真氣若少復返爲人根宗只一氣爲種感陰陽造化復變爲根種故無窮盡人若本元真氣無破犯捉天地造化行持可爲神仙也若有毀敗將見在神氣行持

可超常壽為地仙也若能將其氣施設於身依日月交合作用受造化氣足自然通靈若毀之極甚者取黑鉛鑽一十六兩已下取鉛畢將鑽為鑽鉛鑽者西方正氣白金是也其鑽鑪上等用五斤以下用四十五斤中用九十斤上用五斤每目一月應五日一候若四十五斤四十五日一月應四十五一節若九十斤九十日一月應九十日一季之節候且如五日一月緣恩養五日氣候為藥四十五日復用者四十五日氣候並為藥也九十五日用者九十日氣候並總為藥每月從冬至日接一陽生起首須是逐日換鑪又須要好者不犯九醜十惡體潤性柔者方可為鑪鑪有八門九竅其氣上下通行其要有三路三路氣出上中下三門三門中氣不犯五日自然盈溢四十五日盈溢至甚九十日氣至極蓋自然也上中二門取食用下一門行氣運用為奪鼎鑪之氣返取修身故須擇身無病氣盛體潤性柔氣和者堪用也和柔性快者上好也修之三年超凡為地仙也且人雖曾

犯破已又不可犯之俱盡犯之既盡人即自死人既未死蓋有見在神氣為主但將見在神氣修令堅固候滿常壽脫殼為地仙若又能補益而修者定證神仙也入虎鉛龍汞理矣

真五行定命氣章

夫人立命須認五行解定金鎖恭就玄珠存神於元宮伏氣於腎內回精上朝於太和此入聖之門也五行者真五行也非東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行也此五行者蓋是配象有名無形五行真象名具形體又非人之五藏人之五藏亦是真五行結就也惟土無正形生成造化皆因土也外生天地內備人身真金者人之母也真木者人之父也真水者金之氣也真火者木之精也真土者母之元宮也四象生炁聚入元宮得土制之造化成人人身四象氣聚五行造化無一物不成形質既要修行但只依根本造化神仙自然而出故須認得五行定却金鎖金鎖者謂得真鉛伏住真汞共聚為寶金鉛結伏其汞故曰

玄珠金鎖二氣結伏造化為珠存神為元宮謂四象真氣生就萬神效於元宮也存養伏氣於腎內者謂玄珠備二十四氣復生三百八十四氣將此氣伏於腎內謂之伏氣回精上朝者令身內神氣隨榮衛運轉往來造化為回精之道又曰金精

二氣相合法兼結氣功章

夫二氣者虎鉛龍汞也虎鉛者聚即元宮為寶散即周身為氣氣來即聚氣聚即合氣散即運故不得有差失結氣者二氣相見其氣方結假令朔後一日癸時太陰氣來依時取鉛真氣降鉛亦降取歸青龍元宮豈獨一氣而得備乎故得二氣方能備也又虎鉛者是白金之真氣取白金一十四兩已下十三兩已上於靜室內香水浴過用藥昏却本性候時至而取之如常不令外氣所犯如犯外氣者不入元宮隨澤而出如依時取得其鉛便令二氣相合結之若是癸時取得丑時便合如取得復令金木相會尅受金之所尅其情必動情既動則真氣降真氣降欲則泄制令

勿泄則二氣自然相合也。次後日時準此又結氣者為真鉛結住真汞謂四象五行備也是人立身之根本也。且人身之立三十日氣備三百日造化方得成形。此立身之處本位元住白虎元宮坤家所住坤者真土也。四象真氣得土為主故不能毀壞。高自毀損不一何況令反取二氣致青龍元宮此住處其氣無類故別有三十日恩養法。三百日造化機若達此機得天地造化何慮此身不作神仙也。三十日恩養者二氣相合結氣之後不得更有作用及諸思慮專遣同道二人則候時刻內外相合得四象氣足入至中宮滿陰陽正數極致三十日自然凝結如行氣候不滿及數不足氣難得備故須專志恩養三十日以後三百日亦足天地造化合內外行動無不達也。

五行各現本色與內外相應章

凡行五藏氣者看逐季月日與內外相應合行持且如肝藏屬木旺春三月內選甲乙日時端坐正身絕慮忘思密閉地戶大啓天門

出入綿綿不令奔逸一心使榮衛運轉肝藏氣自夾脊雙關上通致腦自頂門而下降入口中咽漱歸十二重樓先傳於肺肺傳於腎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傳入於元宮神龜所受神龜行周天數足自奔而流上歸舌下二竅中出其色青是肝家一藏真氣順也。餘四藏倣此。且如肝藏氣初行之時於春三月內甲乙日時起首此已上並是肝家行旺則無諸藏氣雜只獨以本氣榮衛周身徑路五藏周天數足生得者氣用資於身其中至精納於元宮亦是五行生殺其氣在本位不復出至春三月再選甲乙日時乃復施行之於元宮積者肝藏真氣復出再經五藏榮衛周身故致本湊而出現者別無異色只是純青之氣餘四藏倣此若得五藏各具本色而現是為的驗也。

定金鎖章

金鎖法者取白虎首經謂之真鉛二十七四二八十六并三十五乃為上也。取時須潔淨莫令外氣所犯如犯外氣不入元宮隨滓

而出又金者西方之真氣真氣者真鉛也。鉛者白虎之真氣窟宅又鎖者鎖閉也。閉青龍真氣不令散失使無漏泄也。青龍真氣者真汞也。真汞者是青龍至精之窟宅也。龍虎至精是四象真氣所化故無形質且鉛汞者各具本體土能制之其氣得鉛汞方立體象共為二氣二氣相逢自然成寶也。故用機密暗取白虎真鉛歸青龍元宮所有鉛者本是白虎元宮所住之物却歸青龍元宮惟不受所犯故住青龍元宮元宮既有真鉛鉛能制汞汞既逢鉛自然相戀更不散失而為白金鎖也。入龍鉛虎汞理矣。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四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五

玄九

生玄珠章

玄珠法者取白金一十四兩至一斤已下須是不經鍊者可用如得復令金木相會心須不亂無求別意又用陰陽數為之網紀九九之數足則是如木覺欲敗使金制不令動然後閉目偃脊縮腹翕氣十指如鉤上攝元氣更不得動搖神思良久候定乃再為之再準前法制令有龍真氣不泄歸於元宮準此依時行十六度結為玄珠又玄珠者是四象真氣共聚而成夫四象者自金木而有矣木即是青龍龍即是陽金即是虎虎即是陰陰中有真精是鉛陽中有真精是汞鉛能住汞汞又應鉛鉛汞相投自然相感玄珠無不就也故先用密機取具鉛返歸青龍元宮住故汞亦自然留住也又鉛汞者是龍虎至精之窟宅龍虎氣若得鉛汞自然共聚為之感結號為玄珠為何知緣先結伏真鉛在青龍元宮後復令金木相會木受金冠性情必動動則氣降降則欲泄制之不令出泄又不能返本

位而不能飛騰復為根祖故却入宮與汞相合結為玄珠成就於臍下大熱如火燒鍋釜也

玄珠結金丹章

再令金木相會須是細意審詳候金虎情極動而意動不可禁制十分急奔於木然後放玄珠過入交感宮其宮屬土方具五行三十日氣圓方得體象俱足乃奪天地三百日造化上下俱全可得成就號曰金丹十月滿足自左乳脇下而生大小如櫻桃體如鮮血紅紫有光彩射人此金丹也當時白虎受得玄珠於交感宮此與常時氣不同大忌憂喜寒熱怒怨飢飽爭競如有此犯必致毀壞也然須日常安付不令毀動專候丹氣圓臨欲落時用淨器收之香水浴過結就氣備淨心上壇捧丹從地戶而上遶壇三匝面北而立仰謝太上老君太上道君太上元始天尊吞之求鎮元宮故曰存神住氣回精上朝於臍令上下氣通丹氣往來自然造化暗換筋骨皮毛入於聖道緣金丹者能變換法界乾坤超

凡入聖使通上下氣關節俱開金丹氣往來暗換凡軀變為仙體人得食者三年之內凡體變盡厥號真人飛昇自在上朝元始天尊的不謬焉故用三萬六千精光神一萬二千形影神一萬二千真氣神一萬二千出入神隨從侍衛縱橫自在此蓋是陰陽二氣所出二氣主於四象四象立五行五行生萬物萬物者萬神也

金液白膏成立大道章

金液白膏者是四象真氣所化者也四象者龍虎相合鉛汞結伏配入中宮而具五行又龍虎者其陰具陽陽中有三陰神氣精陰中有三陽神氣精即坎艮震巽離兌陰中有三陽中有三共為六配龍虎為八每一八又生八八六十四卦內生六十四神每卦有六神又合三百八十四爻身內生三百八十四神每一陰神一陽神相合復生三百八十四神故生周身三萬六千神此蓋即陰陽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萬物只如人身初受二氣於母腹中三十日氣備於雙乳下生膜

上出金液之津是為金液白膏也既得此膏
灌既自然奪天地造化方得成人身既欲修
身豈離金液白膏乎且如人初受二氣於母
元宮便去雙乳下生金液白膏今返受二氣
於自己元宮金液白膏從何處出然金液白
膏是陰陽五行其氣造化但將陰陽五行之
氣聚其白膏自然生也如陰陽氣聚得五行
其氣從丹田中生自坎宮上朝舌下二竅中
出將金液白膏鍊陰陽三元五行數足凝結
為白膏也其膏便隨榮衛運轉經絡周身至
元宮灌既所聚者神氣精也此神氣精乘此
白膏元氣流轉通靈暗奪天地造化換於筋
骨皮毛三年變盡凡體立出一箇神仙的不
謬矣且如金丹大藥採氣及一切氣皆不離
於金液白膏變化者也且後來學人未識天
地根本而且將此見在神氣精修金丹依法
施為能知其法功若不缺亦能超於常壽變
改衰顏何況更從根本而修則成神仙如觀
掌矣

日月交合時日去住法章

夫人修攝者須明日月行動何謂也緣天地
以日月為用人以榮衛為用學人但依內日
月為外日月轉動不差即使壽同天地且天
地交以律呂五行之氣日月交合以產萬物
而生成日月交而氣不交反為身田之害日
月行而氣不行令人漸漸衰老疾病但將榮
衛教日月之行動主掌於身內無由得成衰
老自然久視長生只如天長地久者蓋日月
星三奇主張夫日月星者是天地至精號曰
三奇蓋若無日夜若無月星何處更存乎天
地也人之三奇者神氣精也人若神去精竭
氣絕何處更存乎人也神者榮衛之氣榮即
是日衛即是月如外日月會內便使氣合如
外日月行內便使氣行自然壽同天地不更
衰老如更能鍊丹藥無不至天地者也又日
月行動者三十日各有一法太陽一日十二
時只應九時三時不應三十日共得三百六
十時內應二百七十時九十時不應且太陰
三十日只明二十四日前後共六日不現緣
太陰生於申其氣逆行至戌亥子三宮是純

陰之所在太陰之密室三十日內前三日後
三日太陰行至本宮不出本宮戌亥子三宮
是也至本宮而住故不明也太陽生於寅順
行至戌亥子三宮於太陰位次遇二氣相交
故不應從二十七日至初三日共六日之內
為日月交妬時故太陰不明太陽不應至本
宮而住故不明也學人如得氣備者使內與
外相合但當日月交時榮衛亦交日月行時
榮衛亦行是內外相合也前三日後三日太
陰辰時方與太陽別太陰元宮至本宮前四
日至八日後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太陽丑
時與太陰別太陰前三日初出於庚上後二
十七日漸沒前八日至二十三日太陽癸時
與太陰別太陰氣圓故感明於世日月氣候
共運天地氣候不差分秒故得天長地久學
人但依此法令榮衛合日月運動於身氣候
不差即便壽同天地日月也此三十日內日
月榮衛所治之法也

三元立命日月氣交合太陰真氣降
逐日下時作用章

每行此功於朔後一日至三日癸時起功至戌時住四日至八日丑時起功戌時住九日至二十三日辰時起功至戌時住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丑時起功至戌時住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癸時起功至戌時住此為太陰與太陽一日十二時中戌亥子相合人之榮衛亦然也故遇此三時須是住功令榮衛交合已上行運轉功須是氣候足方可再行先從肺藏行之逐藏並須通肺氣入中宮三十五口滿七轉傳腎入中宮三十五口傳肝肝入中宮二十五口滿傳入心心入中宮十五口滿傳入脾藏得一百二十口正數謂之一周天便閉氣候力極不任咽送至元宮一曰行火二曰通氣三要助於榮衛行滿一十六周天為一功一日十二時九時行功三時住功滿一十六轉得陰陽氣備至三十日內其氣凝實三百日造化自全但依此功自然準的夫太陰真氣者白虎真鉛也是萬物之母過太陽真氣降亦降太陰真氣伏亦伏即降為杳冥杳冥之內太陰真氣所住也太陰氣

降有時有日若日時不合而用者萬萬中無一得道也蓋緣太陰真氣伏降何須苦意強求但令依其氣降日時大事無不成也每朔前二十八日至朔後初三日此六日是太陰交合日故太陽真氣降來往六日各逐日下功有時朔後一日與三十日癸時真氣來至丑時聚辰時散初二日與二十九日子時真氣來辰時聚丑時散初三日與二十八日子時真氣來辰時聚丑時散凡取真鉛須候氣來即取氣聚則合氣散則運若差毫釐即功無益只如人運丹與見在神氣並須氣來即取氣聚即合氣散即運來而不取氣滯聚而不合氣謝散而不運氣堪此暗敗之形體也若不見此機空有萬種行持皆取死之輩也

起功定立壇象氣章

夫立壇理者正天地之氣候也候作天地之初機者日月五星也日月者太陽太陽也五星者五行也若日月五星運轉天地氣候不差則四時自然成規矩也人之樞機者榮衛五藏也若得榮衛五藏合度即四時無不應

候日月五行分行七氣榮衛五藏亦行七氣也則循環三百六十日合得一周天之數立五日一候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氣五日一候者為六十甲子神行事每一日分十二辰故立十二時者得六十時六甲神氣周過數足乃從五甲子神復用故曰五日一候三百六十日共得七十二候人若得氣候不差亦然也四十五日一節者謂一日有十二時六時陰六時陽配晝夜為節即為八卦此八卦是一日之用神也人亦有十二位元神名六陰神六陽神配合榮衛為八卦亦是一日之用神也四十五日合得三百六十時正數故謂之一節三百六十時共得八節九十日為一氣者謂四十五日得三百六十神之氣用九十日共得七百二十故謂之一氣三百六十日共有四氣人亦然也若能用榮衛五藏運轉周身往來無滯合天地運動於身自然分五日一候四十五日為節九十日為一氣與天之氣不差分秒無不達也蓋為不知天地之氣候行動運轉身由真氣曾犯破元

神神氣不足故與外氣不能相合人若無犯破者神與氣全只投此機用依日月氣候交合定刻漏不差無不達也若人曾犯破元神者捉得根本來處而修却補令氣備神全精足依法而修無不達也

定十二時分刻漏四象真氣聚散章
夫天地運轉者以刻漏為準起功定位分刻漏之綱者一日分定百刻百刻者於十二時上分配子午卯酉四位各分九刻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各分八刻四九三十六八八六十四共計一百刻定晝夜氣候從子為一陽起首是陽氣生之始也午後為一陰是陰氣長之初也至卯為感陽之至也子者位應北方壬癸水卦主坎其象玄武水神也午者位合南方丙丁火卦主離其象朱雀火神也卯者位應東方甲乙木卦主震其象青龍木神也酉者位應西方庚辛金卦主兌其象白虎金神也此四象者生成世界長立乾坤為天地之主謂之四象故於本位各占九刻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管八刻此八者謂八卦

為四象之輔佐隨四氣而行休旺凡行三元正氣須推刻為憑若一刻有差則真氣不能凝結且如朔後三十日是天地氣合以日月運轉生成於萬物之中合得天地氣候各逐本性隨順陰陽變化只如人身初受四象真氣凝結充實奪天地造化成人若不暗合陰陽交感機宜如何得四象凝結聚成若內外機宜相合自然從無入有造化成人是知人身難得今將有質之軀奪天地陰陽造化氣候性情往來升降聚散合刻漏造化修鍊此理甚易且如朔後一日與三十日癸時太陰真氣降來便將內氣與外氣相合若不見定刻漏之法則癸時從何而準定且癸在子後丑前各以心中為準此見必有差也子管九刻丑管八刻但於子後四刻半即屬癸時太陰真氣降來接氣降便取癸後四刻屬丑管真氣聚也便合丑後四刻屬艮管其氣散也接散而便運轉次後百刻準此作用故天地造化以刻漏為準則此也

奪三十日積閏大功章

謂三年之內有積閏三十日奪積閏為三十日大功此法出於三年之外若到此者神仙不達且為小徑之捷利所言三十日大功者謂三年內有一閏蓋天地造化氣滿內有積盛之氣三年內可積三十日號曰餘閏氣倍法修功便將三十日天地氣俱備三百日造化萬象俱全只如人初受氣於母腹中亦三十日形體俱備三百日造化形象俱圓然後降世為人又三年乳哺可得成形若解將此三十日餘氣依法而修持三十日便得真性凝聚立具靈通故曰大功若此功就可以坐在立亡飛靈走聖入戶穿窬隨意至五故法曰須得同道三人缺一不可為緣下功至十五日已後則其性欲離於殼也故須得一人只在於身畔逐時呼吸時中定刻漏逐刻湊哺若或失刻應是不回也何謂本元真性離凡軀殼然後復醒當時二氣聚日造化之事從無入有以成身形然後降世欲効玄機身法修鍊要作神仙及降世後被榮衛氣障迷更不記修身造化機法真性既離凡軀而後

復性身受濁染恐不回來故須一人逐時呼喚真性既聞人呼喚知身下功却又回來至二十日已後逐日真性自現本形離體忽有忽無至二十六日體象未形謂之太易易者合也方合有無至二十七日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初者萌也初覺有體至二十八日形氣方端的謂之太始方端的者真性始具形端至二十九日形體變有質謂之太素具形已具於形質素白而現至三十日具性形質已具謂之太極形質極備真性脫質成形往來無障到此雖知未達於神仙實小聖之利便也如修此法須依刻漏為準所有刻漏法細分在前凡下功處須是四顧寬容平廣立壇三層所有壇壇亦分在前壇象及定刻圖又目於後去層壇外定十二位分各於本位上依本數定一周計一百刻專令一人在壇心坐逐刻報應假令春三月甲子日後夜半子時起功緣交管八刻子管九刻前三刻又犯榮衛交正子時又失刻須是亥後三刻半屬子管子後四刻半又屬丑管丑後四刻又屬

寅管須是呼喚哺食取白膏為用白膏者取頭首生兒者也乳汁每升管白沙蜜二斤射香半兩朱砂一兩乳香半兩龍腦半兩已上共細研為散入瓷瓮子中取白米淨淘浴用麵拌勻入甑中藥瓮子內蒸熟為度從下功日每日十二時每時食一起至五日後逐日加半起至十日後加兩起至十五日加至兩起半至二十日加至三起已後不加二十六日已後具性離身現本形能談論到此時大功顯驗也。

混元八景真經卷之五

老子像名經卷之一二同 卷十
爾時高上老子與十方真人十部威神無量等眾遊歷十方無極世界宣揚教化見諸眾生廣造十方諸惡重罪孤魂塗炭受苦惱出閻入明一死一生流曳十方地獄之中或墮東方風雷地獄或入南方爐炭地獄或在西方金鉞地獄或處北方寒水地獄或落東北鑊湯地獄或墜東南銅柱地獄或陷西南屠割地獄或役西北火車地獄或投上方火坑地獄或沉下方糞穢地獄受種種之罪隨業不同身首糜碎分張異處晝夜拷掠無時暫停深懲眾生受如是苦今當說此十方天尊應化靈像一千一百六十名號欲令十方無極世界一切眾生敬禮稱揚悔過滅惡生福長善汝等眾其各宜諦聽於是
高上老子告東方普濟真人及諸仙眾東方九氣無極世界九十天尊靈像名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東方普慈護國天尊
至心信禮大忍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東華上相天尊
至心信禮青宮演化天尊
至心信禮仙靈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含和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九天稽善天尊
至心信禮皇上真老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隱耀天尊
至心信禮金闕至虛天尊
至心信禮梵心玄應天尊
至心信禮靈都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玄靈至德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太虛天尊
至心信禮圓通妙極天尊
至心信禮開明具相天尊
至心信禮寶勝无和天尊
至心信禮法藏圓極天尊
至心信禮玄明具定天尊
至心信禮衆智成滿天尊
至心信禮金華上相天尊
至心信禮眞行明因天尊

至心信禮威光實際天尊
至心信禮開通信悟天尊
至心信禮慈解智明天尊
至心信禮紫虛上極天尊
至心信禮靈心普照天尊
至心信禮惠源廣潤天尊
至心信禮正覺垂訓天尊
至心信禮眞智照極天尊
至心信禮仙度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紫陽靈應天尊
至心信禮妙意無邊天尊
至心信禮金光善慧天尊
至心信禮玄光眞行天尊
至心信禮慧空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裝嚴玄覺天尊
至心信禮靈威遍通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降照天尊
至心信禮妙極眞源天尊
至心信禮玄應慧明天尊
至心信禮寶相眞陽天尊

至心信禮凝神湛照天尊
至心信禮法雲普潤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遠覽天尊
至心信禮法相圓滿天尊
至心信禮妙意端嚴天尊
至心信禮本際玄微天尊
至心信禮冲真寂照天尊
至心信禮妙樂威光天尊
至心信禮普照幽明天尊
至心信禮法緣無盡天尊
至心信禮隨機赴感天尊
至心信禮正智玄虛天尊
至心信禮慧目流光天尊
至心信禮瓊華炳曜天尊
至心信禮浮香遠覽天尊
至心信禮飛雲廣覆天尊
至心信禮普度樂王天尊
至心信禮海空慧解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與樂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普濟天尊

至心信禮法燈明照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太虛天尊
至心信禮大悲拔苦天尊
至心信禮上德慈救天尊
至心信禮安住至樂天尊
至心信禮玄和妙實天尊
至心信禮無為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玄虛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普濟天尊
至心信禮慈量應物天尊
至心信禮裝嚴素德天尊
至心信禮虛玄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妙本自然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救護天尊
至心信禮無名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法雲無廢天尊
至心信禮慈恩廣化天尊
至心信禮玄津普潤天尊
至心信禮靈和善積天尊
至心信禮大慈凝湛天尊

至心信禮廣開戒定天尊
至心信禮獨累法寶天尊
至心信禮冥神洞照天尊
至心信禮崇仙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大弘正法天尊
至心信禮法橋普度天尊
至心信禮德藏包含天尊
至心信禮權變應見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並處東方九氣無極世界之中廣
演大乘教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
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東方普濟真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導化十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敬禮稱揚讚歎東方
九氣無極世界九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愆忽三寶不生肅敬
之罪違經破戒去善就惡之罪輕慢師主不
依盟約之罪欺心負信違理不償之罪惡口
非法呪詛罵詈之罪醉酒酣閑凌忽公私之

罪潛行謀惡陰賊害人之罪憎親愛疎嘆內
喜外之罪譏毀善人牽入邪徑之罪損善長
惡面從背違之罪如是東方十惡之罪無量
無邊不可記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願除此
十罪者則不爲東方十直之神天帝使者錄
其罪目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墮東方無極
世界風雷地獄之中生死身神當免雷霆霹
靂之難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是普濟真人
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一

老子像名經卷之二

爾時高上老子告南方普度真人及諸仙衆
南方三氣無極世界有三十天尊靈像名號
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南文威德大慈天尊
至心信禮炎光靈耀天尊
至心信禮南極朱陵天尊
至心信禮南上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無相長生天尊
至心信禮丹靈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丹元光妙天尊
至心信禮朱明法本天尊
至心信禮慧命慧常天尊
至心信禮威光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法身出世天尊
至心信禮無礙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巧說法相天尊
至心信禮增益慧解天尊
至心信禮普權化物天尊
至心信禮至寂澄明天尊

至心信禮智德無等天尊
至心信禮太微應號天尊
至心信禮玄通定相天尊
至心信禮洞鑒幽明天尊
至心信禮梵明弘教天尊
至心信禮安樂勝報天尊
至心信禮昇玄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妙光寶勝天尊
至心信禮中和大慈天尊
至心信禮一乘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玄宗誕應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威化天尊
至心信禮玄輝妙覺天尊
至心信禮冥神洞安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並度南方三氣無極世界之中廣
演大乘教說通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
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南方普度真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導化南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信禮稱揚讚歎南方
三氣無極世界三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誹謗真經謂爲邪說
之罪忘師傳授不遵教誨之罪占候圖讖妄
說吉凶之罪誹謗良善壓爲奴婢之罪放情
縱欲浪行非法之罪剝脫行人取其衣服之
罪偷竊三寶常住法具之罪發掘塚墓劫剝
死人之罪秘惜經書不肯傳授之罪妬人富
有願令衰耗之罪如是南方十惡無量無邊
之罪不可記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
罪不爲南方十直之神太一使者錄其罪目
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墮南方無極世界鑪
炭地獄之中生死身神長免灼爛苦痛之憂
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是普度真人及諸仙
衆一心頂禮信奉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二

老子像名經卷之三

第四

李

兩時高上老子告西方慈悲真人及諸仙衆
西方七氣無極世界有七十天尊靈像名號
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西方金映護魂天尊

至心信禮西靈慧照天尊

至心信禮西極顯真天尊

至心信禮玄真九老天尊

至心信禮上聖十華天尊

至心信禮四座普照天尊

至心信禮真元七映天尊

至心信禮三素皓靈天尊

至心信禮金門演教天尊

至心信禮太華上極天尊

至心信禮空洞虛皇天尊

至心信禮玄光度世天尊

至心信禮九空太素天尊

至心信禮靈耀八景天尊

至心信禮七覺照疑天尊

至心信禮三素光明天尊

至心信禮大洞景華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具如天尊

至心信禮元和寶勝天尊

至心信禮定光命錄天尊

至心信禮暗華素德天尊

至心信禮妙寶淨先天尊

至心信禮具明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中和靈應天尊

至心信禮太玄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虛極妙靈天尊

至心信禮寶花元梵天尊

至心信禮淨藏秘景天尊

至心信禮宗師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玄素總德天尊

至心信禮太華應運天尊

至心信禮高皇玉帝天尊

至心信禮勝光寶曜天尊

至心信禮高聖玄景天尊

至心信禮中皇具際天尊

至心信禮元洞玉晨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至極明官天尊

至心信禮玉虛挺相天尊

至心信禮總真元洞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應見天尊

至心信禮玄覽照幽天尊

至心信禮通遠深淵天尊

至心信禮金容顯相天尊

至心信禮垂形散景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四朗天尊

至心信禮洞元積感天尊

至心信禮高玄總衆天尊

至心信禮浩明梵寶天尊

至心信禮金光七素天尊

至心信禮玉皇具極天尊

至心信禮玄上太微天尊

至心信禮洞慧虛容天尊

至心信禮明機流覽天尊

至心信禮尋真大洞天尊

至心信禮凝神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其玄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淨滿保光天尊
 至心信禮大乘景德天尊
 至心信禮耀明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普恩緣照天尊
 至心信禮玉潤流輝天尊
 至心信禮上華元一天尊
 至心信禮六空洞府天尊
 至心信禮七變元和天尊
 至心信禮五劫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含光秘景天尊
 至心信禮清都證極天尊
 至心信禮靈化洞空天尊
 至心信禮冲虛入妙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並處西方七氣無極世界之中廣
 演大乘教誡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
 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西方慈悲真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導化西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信禮稱揚讚歎西方
 七氣無極世界七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言無信實詭誕之罪
 嫉妬他人勝己之罪恃其勢力欺凌貧賤之
 罪口善心惡而喜意真之罪巧文曲判枉抑
 直道之罪呵叱尊卑輕侮老病之罪傳人惡
 語以成嗔恨之罪五形不隱露於三光之罪
 無故嫌恨妄相責罰之罪言語調弄初喜後
 怒之罪如是西方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
 記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罪不為西方
 十直之神錄其罪目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
 隨西方無極世界金銀鐵杖地獄之中生死
 身神長免鞭撻之患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
 是慈悲真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信奉
 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三

老子像名經卷之四
 爾時高上老子告北方救苦真人及諸仙衆
 北方五氣無極世界有五十天尊靈像名號
 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北方延壽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北極明耀天尊
 至心信禮玄虛太極天尊
 至心信禮紫度虛皇天尊
 至心信禮金真應福天尊
 至心信禮瓊華十善天尊
 至心信禮玄微隱耀天尊
 至心信禮高真太寶天尊
 至心信禮玄和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紫晨降福天尊
 至心信禮上慈弘慈天尊
 至心信禮寶寂幽源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正德天尊
 至心信禮還淳示像天尊
 至心信禮安神寂照天尊
 至心信禮紫極元君天尊

至心信禮玄真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四達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六辨虛疑天尊
至心信禮明暉景秀天尊
至心信禮圓光炳耀天尊
至心信禮金睽流真天尊
至心信禮玄上紫虛天尊
至心信禮太微極妙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空相天尊
至心信禮無上景皇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洞慧天尊
至心信禮寶玄流化天尊
至心信禮澄神保劫天尊
至心信禮妙智湛常天尊
至心信禮五靈玄德天尊
至心信禮屬寶闡化天尊
至心信禮六度慧神天尊
至心信禮高元上相天尊
至心信禮普光弘濟天尊
至心信禮疑玄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耀景元和天尊
至心信禮弘明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空慧無滯天尊
至心信禮重光萬善天尊
至心信禮含和遠暢天尊
至心信禮遊虛常樂天尊
至心信禮端嚴上德天尊
至心信禮明霞通知天尊
至心信禮垂真導化天尊
至心信禮靈化機感天尊
至心信禮通玄釋滯天尊
至心信禮德意無上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演聖天尊
至心信禮大哀廣濟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並處北方五氣無極世界之中廣
演大乘數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
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北方救苦真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導化北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若

男若女咸共歸誠至心信禮稱揚讚歎北方
五氣無極世界五十天尊靈像名號能滅衆
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殺他含血衆生之罪
不肯施散營建功德之罪啖食衆生以爲滋
味之罪鷹犬遊獵殺害衆生之罪放火燒山
傷殺蟲蠕之罪見人疾病不生憐愍救治之
罪要路掘坑墜人手足之罪恣施棘刺斷人
要路行蹤之罪偷人妻子誑誘奴婢之罪盜
人尊像鐘磬雜物之罪如是北方十惡之罪
無量無邊不可記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
此十罪不爲北方十直之神北斗司殺之鬼
錄其罪目上奉天曹命過之後不墜北方無
極世界寒冰溟冷地獄之中長免露卧水牀
苦痛之患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是救苦真
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

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四

老子像名經卷之五

卷五

爾時高上老子告東北慈敬真人及諸仙衆
東北梵氣無極世界有一百二十天尊靈像
名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東方慈敬真人尊

至心信禮元靈高聖天尊

至心信禮中皇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梵氣彌綸天尊

至心信禮黃庭太保天尊

至心信禮三素洞神天尊

至心信禮太宸愍苦天尊

至心信禮霞光朗耀天尊

至心信禮中玄正一天尊

至心信禮黃房洞晏天尊

至心信禮高上虛無天尊

至心信禮玄微太寶天尊

至心信禮黃庭九老天尊

至心信禮靈威拔苦天尊

至心信禮八明浩氣天尊

至心信禮玄真上景天尊

至心信禮太皇勝妙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通導天尊

至心信禮飛華慶善天尊

至心信禮回光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應像飛光天尊

至心信禮無心妙體天尊

至心信禮六度真容天尊

至心信禮興隆道相天尊

至心信禮高真觀妙天尊

至心信禮流變延真天尊

至心信禮妙樂難勝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一氣天尊

至心信禮玄靈八素天尊

至心信禮真老福慶天尊

至心信禮青真妙覺天尊

至心信禮碧霞始老天尊

至心信禮玄和淨德天尊

至心信禮太空至德天尊

至心信禮明真四極天尊

至心信禮自然虛極天尊

至心信禮積慶元和天尊

至心信禮廣運慈善天尊

至心信禮萬福普護天尊

至心信禮慈善廣濟天尊

至心信禮明賢慈愛天尊

至心信禮開度福道天尊

至心信禮垂光慈蔭天尊

至心信禮八達常善天尊

至心信禮六合通明天尊

至心信禮開度憂惱天尊

至心信禮乘烟太帝天尊

至心信禮七元八會天尊

至心信禮太丹三素天尊

至心信禮元和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太真向上天尊

至心信禮瓊光靈耀天尊

至心信禮通玄真定天尊

至心信禮中和善寂天尊

至心信禮崇愛延光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太明天尊
至心信禮靈真流梵天尊
至心信禮太微至極天尊
至心信禮景德太丹天尊
至心信禮通光普照天尊
至心信禮玄機妙應天尊
至心信禮金真流映天尊
至心信禮至光輝彩天尊
至心信禮輝光振景天尊
至心信禮滅魔度脫天尊
至心信禮秘景長生天尊
至心信禮通真解滯天尊
至心信禮垂光景耀天尊
至心信禮太華定相天尊
至心信禮內景含和天尊
至心信禮通靈回化天尊
至心信禮飛步九空天尊
至心信禮步紀七元天尊
至心信禮豁落長耀天尊
至心信禮七耀延靈天尊

至心信禮混成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通明四洞天尊
至心信禮啓明無極天尊
至心信禮空玄明梵天尊
至心信禮太空玄隱天尊
至心信禮靈都集慶天尊
至心信禮景雲普被天尊
至心信禮洞浮七耀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四照天尊
至心信禮保命護魂天尊
至心信禮洞空圓極天尊
至心信禮演法開化天尊
至心信禮丹華皓映天尊
至心信禮流輝帝一天尊
至心信禮洞啓幽玄天尊
至心信禮玄普靈耀天尊
至心信禮神光遠鑒天尊
至心信禮紫庭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區導衆真天尊
至心信禮廣運玄化天尊

至心信禮靈源普潤天尊
至心信禮崇真演教天尊
至心信禮安化太玄天尊
至心信禮耀景棲真天尊
至心信禮寶耀洞明天尊
至心信禮八景回晨天尊
至心信禮圓景耀霞天尊
至心信禮明光晨極天尊
至心信禮靈源廣洽天尊
至心信禮金光玄耀天尊
至心信禮弘真度物天尊
至心信禮總御衆真天尊
至心信禮法明靈鑒天尊
至心信禮太霄耀景天尊
至心信禮結朗重明天尊
至心信禮啓真玄素天尊
至心信禮混化變生天尊
至心信禮思玄會寂天尊
至心信禮靈光皓映天尊
至心信禮華光流耀天尊

至心信禮慈源玄暢天尊
至心信禮疑虛喜寂天尊
至心信禮法光寶相天尊
至心信禮玄光普照天尊

高上老子曰此天尊等並各身作具金妙色
項負飛艷圓光頭戴通天芙蓉七寶華冠建
雲光流耀華簪體佩五雲雜色錦帔著丹霞
疏彩長裾足躡雙珠景光方屨各與天龍猛
卒地仙道士控制魔王護法真人持地金剛
天丁力士侍香玉童散花玉女五色師子負
擎神王各為十部羽從於是天尊垂虛步煙
同遊東北無極世界之中廣度一切有罪眾
生令入樂道各使得安
爾時高上老子又告東北慈敬真人及諸仙
眾曰卿等若能勸化東北無極世界一切善
男子善女人悉令送心投款至心禮敬稱揚
東北梵氣一百二十天尊靈像名號者則滅
除存亡二代從來所犯張羅布網捕獵鳥獸
之罪火滅好放鷹鷂遊捕眾生之罪火滅歲
節告終屠殺六畜以供薦饗之罪火滅橫引

清人以今入獄之罪火滅奪人恩愛分隔骨
肉之罪火滅刺印奴婢面額以作痕迹之罪
火滅敗人婚姻不使和合之罪火滅身體不
淨觸突三寶之罪火滅笑人癩癲風癩疾病
之罪火滅批毛覓疵求人過惡之罪有此東
北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測憶之罪今能
彈指懺悔滅除此十罪者則不為東北十直
之神太一使者錄其罪目上奏天曹則壽終
命過之後不墮東北梵氣無極世界鑊湯地
獄之中長免鑊湯爛煮之患五體完全六腑
清淨紫房遊縱丹闕閑居若更生人中作人
師範開化眾生令入法相此則上賴東北梵
氣一百二十天尊之恩下副此等男女送心
投款歸命之誠於是慈敬真人及諸仙眾彈
指頂禮敬奉

教言

卷十二

老子像名經卷之五
卷之六卷之七 卷之八缺

老子像名經卷之九
爾時高上老子告上方延壽真人及諸仙眾
上方梵氣無極世界三百二十天尊靈像名
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上方慈悲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嚴淨法忍天尊
至心信禮應變威力天尊
至心信禮無畏梵形天尊
至心信禮大智慧海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法藏天尊
至心信禮大悲萬善天尊
至心信禮玄微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無邊正覺天尊
至心信禮慈和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端嚴威力天尊
至心信禮光明上德天尊
至心信禮法橋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開顯妙門天尊
至心信禮弘通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護魂慈救天尊

卷十三

至心信禮因緣濟度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法喜天尊
至心信禮玉真慈愛天尊
至心信禮威聖化凡天尊
至心信禮常安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洞虛慈念天尊
至心信禮信慈匠成天尊
至心信禮增益勝智天尊
至心信禮功德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寶光慈救天尊
至心信禮混成長樂天尊
至心信禮普明淨愛天尊
至心信禮乘光喜寂天尊
至心信禮增上勝慧天尊
至心信禮相光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金真度命天尊
至心信禮善定玄通天尊
至心信禮壽慈普濟天尊
至心信禮妙願入微天尊
至心信禮幽寂通冥天尊

至心信禮洞暢高玄天尊
至心信禮長生萬善天尊
至心信禮至虛靜妙天尊
至心信禮真遊高上天尊
至心信禮大洞通真天尊
至心信禮法流遠洽天尊
至心信禮高德寶藏天尊
至心信禮慈成明智天尊
至心信禮善應無疑天尊
至心信禮疑常轉命天尊
至心信禮普光勸善天尊
至心信禮玄德定願天尊
至心信禮總真應見天尊
至心信禮妙成圓行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化度天尊
至心信禮龍德威力天尊
至心信禮應身萬變天尊
至心信禮常施眾善天尊
至心信禮威儀開度天尊
至心信禮真淨善誠天尊

至心信禮洞靈梵度天尊
至心信禮正德保祚天尊
至心信禮幽寂守常天尊
至心信禮淨土開緣天尊
至心信禮善權流布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威德無畏天尊
至心信禮常安妙行天尊
至心信禮隨應勸善天尊
至心信禮稱緣機感天尊
至心信禮大藏妙音天尊
至心信禮寶明法勝天尊
至心信禮智寂嚴光天尊
至心信禮願力無盡天尊
至心信禮普見難勝天尊
至心信禮慧觀日華天尊
至心信禮寶藏月輪天尊
至心信禮淨王滿足天尊
至心信禮能忘辯慧天尊
至心信禮耀明觀照天尊

至心信禮妙積仙梵天尊
 至心信禮飛輪步紀天尊
 至心信禮法延化度天尊
 至心信禮高玄太素天尊
 至心信禮妙色金華天尊
 至心信禮靈真太帝天尊
 至心信禮勝光普救天尊
 至心信禮上智觀空天尊
 至心信禮開緣定慧天尊
 至心信禮金姿妙相天尊
 至心信禮洞元光應天尊
 至心信禮萬德齊倫天尊
 至心信禮太空洞照天尊
 至心信禮虛容普積天尊
 至心信禮法王應感天尊
 至心信禮法妙守真天尊
 至心信禮空解智海天尊
 至心信禮飛玄法藏天尊
 至心信禮威變神通天尊
 至心信禮開明旨要天尊

至心信禮善應空寂天尊
 至心信禮無上最勝天尊
 至心信禮玄宣至教天尊
 至心信禮隨方廣濟天尊
 至心信禮真解降魔天尊
 至心信禮證空信慧天尊
 至心信禮法澤廣密天尊
 至心信禮長存駕景天尊
 至心信禮常善化物天尊
 至心信禮空洞太無天尊
 至心信禮匠成緣會天尊
 至心信禮寶智長生天尊
 至心信禮元妙本相天尊
 至心信禮真性常一天尊
 至心信禮玄極疑和天尊
 至心信禮流耀辨照天尊
 至心信禮真妙澄玄天尊
 至心信禮智德慈善天尊
 至心信禮法元隨應天尊
 至心信禮玄匠莊嚴天尊

至心信禮善導開蒙天尊
 至心信禮弘仁上聖天尊
 至心信禮無畏普訪天尊
 至心信禮宣流妙化天尊
 至心信禮運度四生天尊
 至心信禮開引法教天尊
 至心信禮應世法王天尊
 至心信禮寶德周遍天尊
 至心信禮機感被緣天尊
 至心信禮威靈降福天尊
 至心信禮善護無棄天尊
 至心信禮慈量真極天尊
 至心信禮仙遊淨妙天尊
 至心信禮開劫度人天尊
 至心信禮通明滿足天尊
 至心信禮玉輝淨慧天尊
 至心信禮寶意勝上天尊
 至心信禮無極玄微天尊
 至心信禮流光普壽天尊
 至心信禮太玄高勝天尊

至心信禮上德太真天尊
至心信禮妙顯光相天尊
至心信禮聖智飛玄天尊
至心信禮超登寶海天尊
至心信禮辰光上善天尊
至心信禮霧林啓聖天尊
至心信禮神真廣德天尊
至心信禮滿相金容天尊
至心信禮玉華寶照天尊
至心信禮應真無滯天尊
至心信禮道慧幽微天尊
至心信禮神真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玄應自然天尊
至心信禮妙覺大成天尊
至心信禮忘功至願天尊
至心信禮普慈延生天尊
至心信禮上靈高妙天尊
至心信禮金闕照量天尊
至心信禮普通玄德天尊
至心信禮金剛湛寂天尊

至心信禮空相端嚴天尊
至心信禮虛心致福天尊
至心信禮淨慧德奉天尊
至心信禮劫初制度天尊
至心信禮過覺常淨天尊
至心信禮道機權應天尊
至心信禮真宰妙樂天尊
至心信禮大洞玄虛天尊
至心信禮至德通慧天尊
至心信禮流布光化天尊
至心信禮威禁萬靈天尊
至心信禮冥同聖智天尊
至心信禮寂寥玄默天尊
至心信禮明威御世天尊
至心信禮大成法利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妙宰天尊
至心信禮靈耀重光天尊
至心信禮智勝真要天尊
至心信禮含光洞晏天尊
至心信禮會鏡流明天尊

至心信禮高玄隱德天尊
至心信禮冲虛隱景天尊
至心信禮弘救度生天尊
至心信禮大方種智天尊
至心信禮神通普被天尊
至心信禮冲微久視天尊
至心信禮超昇有漏天尊
至心信禮積成玄智天尊
至心信禮霧林示相天尊
至心信禮增益化生天尊
至心信禮寶智虛容天尊
至心信禮洞宴消魔天尊
至心信禮玄虛寶曆天尊
至心信禮妙勝真淨天尊
至心信禮澄神鍊影天尊
至心信禮靈慶長流天尊
至心信禮制魔成變天尊
至心信禮稱物機緣天尊
至心信禮衆虛匠導天尊
至心信禮玉光淨德天尊

至心信禮威德難勝天尊
 至心信禮幽元湛寂天尊
 至心信禮玄上靈源天尊
 至心信禮冲真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愛忍宣教天尊
 至心信禮開化導迷天尊
 至心信禮黃庭太極天尊
 至心信禮降魔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寂照虛無天尊
 至心信禮正真靈妙天尊
 至心信禮默念幽玄天尊
 至心信禮紫極太元天尊
 至心信禮含光普願天尊
 至心信禮太虛衆妙天尊
 至心信禮冲微滿月天尊
 至心信禮浩劫元皇天尊
 至心信禮救護法王天尊
 至心信禮重玄凝寂天尊
 至心信禮寶林妙行天尊
 至心信禮自在應權天尊

至心信禮遍智具容天尊
 至心信禮無名隱德天尊
 至心信禮大慈惠愛天尊
 至心信禮玄德智藏天尊
 至心信禮慈覺妙元天尊
 至心信禮慈顏湛相天尊
 至心信禮應真太一天尊
 至心信禮威光無礙天尊
 至心信禮高聖通明天尊
 至心信禮玄元誕妙天尊
 至心信禮空慧凝常天尊
 至心信禮方便善救天尊
 至心信禮通真遍應天尊
 至心信禮衆善慈施天尊
 至心信禮香光忍辱天尊
 至心信禮凝神玄覺天尊
 至心信禮大慈無我天尊
 至心信禮運化微明天尊
 至心信禮虛通品量天尊
 至心信禮大惠衆善天尊

至心信禮海量無涯天尊
 至心信禮光妙高玄天尊
 至心信禮常住虛假天尊
 至心信禮玄微德本天尊
 至心信禮耀靈度命天尊
 至心信禮會善開宗天尊
 至心信禮妙空真相天尊
 至心信禮含弘品量天尊
 至心信禮智藏微達天尊
 至心信禮慧解空寂天尊
 至心信禮普照幽玄天尊
 至心信禮法本虛凝天尊
 至心信禮天寶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智成大滿天尊
 至心信禮平等善應天尊
 至心信禮開光濟物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靜處玄默天尊
 至心信禮清微證悟天尊
 至心信禮淵澄洞照天尊

至心信禮大明空解天尊
至心信禮高妙慧天尊
至心信禮開緣普救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妙身天尊
至心信禮光相萬變天尊
至心信禮紫虛玄聖天尊
至心信禮飛空智勝天尊
至心信禮玉晨耀景天尊
至心信禮梵寶太虛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觀惠天尊
至心信禮海空辯慧天尊
至心信禮尊勝妙光天尊
至心信禮善願普音天尊
至心信禮希微威德天尊
至心信禮慈悲護度天尊
至心信禮端靜梵行天尊
至心信禮善誠清淨天尊
至心信禮仙靈正行天尊
至心信禮慈施興善天尊
至心信禮威力難思天尊

至心信禮隨緣應物天尊
至心信禮常住慧能天尊
至心信禮真遊本行天尊
至心信禮三乘洞極天尊
至心信禮積念通靈天尊
至心信禮虛皇妙寶天尊
至心信禮常樂獨存天尊
至心信禮彌綸浩劫天尊
至心信禮香林挺相天尊
至心信禮無為普濟天尊
至心信禮保命上生天尊
至心信禮智德無等天尊
至心信禮道慈高極天尊
至心信禮端嚴淨行天尊
至心信禮平等善救天尊
至心信禮海藏無盡天尊
至心信禮演聖開元天尊
至心信禮延禍寶神天尊
至心信禮興隆妙化天尊
至心信禮衆德普見天尊

至心信禮靈音演暢天尊
至心信禮華上度仙天尊
至心信禮金容感應天尊
至心信禮寶意常寂天尊
至心信禮觀照虛无天尊
至心信禮六通證悟天尊
至心信禮照用圓明天尊
至心信禮玄真妙蹟天尊
至心信禮分形通德天尊
至心信禮元靈端靜天尊
至心信禮無量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安漠無爲天尊
至心信禮至真幽寂天尊
至心信禮玄牝虛凝天尊
至心信禮寶頂大成天尊
至心信禮法積光明天尊
至心信禮寶華嚴淨天尊
至心信禮應見常容天尊
至心信禮普照緣感天尊
至心信禮常施威德天尊

至心信禮周行救苦天尊

至心信禮念度羣生天尊

至心信禮入定體常天尊

至心信禮妙音寂響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普處上方無極世界之中廣演大

乘教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離苦

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上方延壽真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導化上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道

俗男女咸令歸誠至心敬禮稱揚讚歎上方

梵氣無極世界三百二十天尊靈像名號能

滅衆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身受法戒拜跪

杜竈以行祭祀之罪信用師巫邪祀鬼神之

罪好與俗人無法戒者同床坐卧之罪說人

長短隱僻不便之罪男女混雜行諸不軌之

罪假造文狀悞陷善人之罪罵詈天地三光

風雨之罪凌忽官司攻訐長短之罪偷盜三

寶常住法物之罪侵取三寶福地用爲田宅

之罪如是上方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記

憶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罪不爲上方
十直之神上元太一錄其罪目上奏天曹命
過之後不墜上方無極世界火坑地獄之中
長免苦痛灼爛之憂後生人中快樂無極於
是延壽真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
教言

老子像名經卷之九

老子像名經卷之十

爾時高上老子告下方保命真人及諸仙衆

下方梵氣無極世界一百二十天尊靈像名

號禮之者滅無量罪得無量福

至心信禮下方還魂起死天尊

至心信禮妙寶上真天尊

至心信禮開明祖劫天尊

至心信禮普植化生天尊

至心信禮上極妙容天尊

至心信禮梵氣普生天尊

至心信禮周回度世天尊

至心信禮上生保命天尊

至心信禮大慈延壽天尊

至心信禮圓寂證空天尊

至心信禮嚴校主錄天尊

至心信禮剷除罪謫天尊

至心信禮威權自在天尊

至心信禮超凌上界天尊

至心信禮垂神濟物天尊

至心信禮舟航苦海天尊

至心信禮保舉監生天尊
至心信禮圓明智勝天尊
至心信禮無我慈通天尊
至心信禮緣慈親善天尊
至心信禮威制羣魔天尊
至心信禮乘真御運天尊
至心信禮景化疑玄天尊
至心信禮示見萬像天尊
至心信禮還源歸寂天尊
至心信禮安樂保常天尊
至心信禮金生護命天尊
至心信禮主錄保年天尊
至心信禮安鎮舍識天尊
至心信禮回靈養素天尊
至心信禮開度宿障天尊
至心信禮保命受生天尊
至心信禮壽窮劫量天尊
至心信禮流演萬範天尊
至心信禮運度八威天尊
至心信禮梵景金真天尊

至心信禮一氣元綱天尊
至心信禮太皇鬱秀天尊
至心信禮報願生因天尊
至心信禮混合萬靈天尊
至心信禮玄會八冥天尊
至心信禮高真上智天尊
至心信禮浩劫玉虛天尊
至心信禮流津布氣天尊
至心信禮總持眾行天尊
至心信禮元梵度人天尊
至心信禮洞幽凝寂天尊
至心信禮天真太妙天尊
至心信禮乘願往生天尊
至心信禮慈覺通元天尊
至心信禮太極妙成天尊
至心信禮招真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定光景耀天尊
至心信禮觀明大度天尊
至心信禮真要匠導天尊
至心信禮龍章萬變天尊

至心信禮威光玄感天尊
至心信禮觀緣品景天尊
至心信禮玉皇梵景天尊
至心信禮太明七耀天尊
至心信禮玄素蒞光天尊
至心信禮景德冲用天尊
至心信禮巡虛飛步天尊
至心信禮十華上願天尊
至心信禮大安梵度天尊
至心信禮虛明總監天尊
至心信禮神真妙用天尊
至心信禮周濟忘功天尊
至心信禮玉明玄覺天尊
至心信禮梵氣彌羅天尊
至心信禮通玄萬範天尊
至心信禮十聖回輪天尊
至心信禮長生護度天尊
至心信禮普修萬行天尊
至心信禮延和正化天尊
至心信禮廣運慈善天尊

至心信禮善濟智成天尊
至心信禮通空慧解天尊
至心信禮玄樞冥寂天尊
至心信禮空慧弘通天尊
至心信禮洞虛會聖天尊
至心信禮建德明和天尊
至心信禮常善救物天尊
至心信禮妙樂無等天尊
至心信禮契寂昇玄天尊
至心信禮興弘德化天尊
至心信禮崇仙尚善天尊
至心信禮敬愛慈忍天尊
至心信禮開濟四生天尊
至心信禮弘宣廣蔭天尊
至心信禮上德普聞天尊
至心信禮玉華流潤天尊
至心信禮大忘辯智天尊
至心信禮明空照寂天尊
至心信禮通慧正信天尊
至心信禮澄神靜域天尊

至心信禮赴感被緣天尊
至心信禮一乘觀照天尊
至心信禮至真玄本天尊
至心信禮洞淵三昧天尊
至心信禮大度大通天尊
至心信禮混元祖劫天尊
至心信禮疑虛太妙天尊
至心信禮冥根弘濟天尊
至心信禮大悲化遠天尊
至心信禮愍念淪墜天尊
至心信禮哀救人天天尊
至心信禮超登浩劫天尊
至心信禮迥出三清天尊
至心信禮大羅凝湛天尊
至心信禮至妙尊勝天尊
至心信禮虛極大通天尊
至心信禮玄宗空解天尊
至心信禮妙勝周應天尊
至心信禮通幽證極天尊
至心信禮遍化世界天尊

至心信禮開元應聖天尊
至心信禮上善玉華天尊
至心信禮寶皇常樂天尊
至心信禮功成息照天尊
高上老子曰如是天尊衆相圓滿左右侍衛
無量徒衆並處下方梵氣無極世界之中廣
演大乘敷說道要度脫一切有罪衆生令其
離苦咸使安樂
爾時高上老子告下方保命真人及諸仙衆
汝等若能道化下方無極世界一切衆生讚
歎下方梵氣無極世界一百二十天尊靈像
名號能滅衆生生死報對從來所犯棄擲經
書輕毀聖文之罪先嘗齋食以貪口腹之罪
奸邪婬妬分離骨肉之罪擅用三寶竹木種
種法物之罪大斗重秤方便侵人之罪出放
販物過分求利之罪賣買孤虛欺誑賢良之
罪惡口罵詈謗毀良賤比諸畜生之罪宰殺
衆生屠割物命之罪輕慢父母自愛妻兒之
罪如是下方十惡之罪無量無邊不可記憶
今能一心發露懺悔除此十罪不為下方十

直之神下元太一錄其罪目上奏天曹命過之後不墮下方無極世界真穢地獄之中長免臭處之苦後生人中快樂無量於是保命真人及諸仙衆一心頂禮敬奉教言

高上老子曰如是十方天尊皆是元始應氣生死十方安鎮國土教導衆生隨其緣感散影分身變見無窮與劫輪轉隱顯不恒閑度一切禍被萬天若道士女冠及諸男女能發善心爲人主國王父母妻子已身眷屬七祖九玄天下地上一切衆生隨其分力金銀珠

王瓦石銅鐵丹青繡畫造其形像布散十方遍滿國土禮拜供養立觀度人行道念誦散華然燈懺悔發願奉誠持齋見世安樂過去生天獲福無量不可思議若國主有災日月勃蝕星辰失度水旱不調兆人疫癘兵革四

興當於靈觀玄壇及以宮殿庭闕以萬二千燈作十重千二百盞開八方門使內外圓足光明朗徹然於其中晝夜禮懺散華燒香歸命十方一千一百六十靈像名號稱揚念誦建大寶齋放生布施立百高座講說三洞大

乘妙經即得國土安樂天下太平若公侯牧伯一切人民有衆災危亦當勤行見世昌熾七祖昇天免脫地獄長夜光明世世同極長享無爲然燈之法亦可羅列十方千二百盞亦可大建寶輪上安萬二千燈亦可所在立之公侯以千庶人用百皆依此法夜則使燈光不絕晝則息之停散之日皆當廣設大齋行道讚歎言功諸天得福無量不可勝言於是十方真人及諸徒衆一時稽首稱善而退老子像名經卷之十

二經同卷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
玄天上帝說報父母恩重經

卷五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
爾時

太上老君於西郡玉國鬱利山中敷暢道德宣闡科戒廣爲十方說因緣事於時隨從五萬人俱往彼虔恭奉事遭逢會稽義手禮諸尊顏問訊既周是時衆中有一真人名曰海空智藏出班長跪白
太上曰臣等稟受髮膚皆因父母父母恩深無由報效惟願大慈愍傷一切如蒙啓訓生死荷恩爾時

太上惻然良久告海空智藏言善哉善哉子之所問要乎深矣子可諦聽當爲解說夫形直者其影必正形不直者其影必斜其骨清者其響必清聲不清者其響必濁孝與不孝其義如是若孝悌者一家之中老少安樂天

人欽仰神明守護子孫相承孝慈不斷招感孝順以爲其子若不孝者世相繼一門之內總是冤家雖爲父子甚於讎敵招五逆以爲其兒父子兄弟各財異食同園別業共田分穀隱藏珍饈與食如偷雖是人形不如禽獸神明不佑天下輕欺一生所爲諸不吉利死入地獄受一切苦罪畢受報爲百勞鳥生子能飛共食其母百劫之後託生人中聚集五逆諸不孝緣共爲父子更相殘害死生憂苦輪轉無窮天下苦痛莫過於此夫人生世父母爲親非父不生非母不養是以天地覆蔭寄託母胎氣識相凝懷娠十月縈妊胞重坐臥失常歲滿月充誕育之候其母恐怖性命惘然惻怛心神憂喪產孕之日內觸外觸苦痛交切失聲號叫受大苦惱爾爾戰懼駭愕驚嘆及至生已手摩其頂墮於草上呱呱號啼安藏被褥側身三月常畏邪魔之所侵害飢時須飯非母不哺渴時須飲非母不乳計飲母乳八斛四升十日提携遮蓋塵垢推乾就濕嚙苦吐甘非義不親非母不養忽離

欄車出於地上十指爪中食子不淨母或東西碓磨隣里官私急切不得時還即我兒家中啼哭母子天親心性相感分母百骸而爲兩身氣血相傳兩體無二兒既憶母母即心驚馳步走歸兩乳湧出還到門外見子庭中或在欄車或房門際或有人抱或無人抱或在牀上或在地下或時坐不淨或時把泥草或高啼哭或啼哭欲止舉眼見母啼笑噓嘻搖頭弄腦曳腹而行嗚乎嗚乎哀向其母母乃爲兒屈身下就長舒兩手拭除不淨吹噓其口以乳與之舍孔看母噓嘻其聲母見兒喜兒見母喜二情思想慈愛親重情親相念莫過於此二歲三歲弄意始行寒熱屎尿非母不悉笑時懷喜啼時知嗔唯樂飲食所餘無願父母行來值他酒座或得餅肉不敢不食懷挾將歸與其子十回九回恒常歡喜一回不得嬌聲伴啼以此爲常嬌生不孝孝子不嬌必有慈順及年長大朋友相隨年生少壯耽逸樂梳頭摩髮欲得好衣揀擇精妍持爲其子轟疎弊惡父母自充怨無衣

裳經求四遠傾心南北逐子東西橫簪向頭爲索妻婦情愛偏重其母轉疎私房之中共相笑語父母年老氣力漸衰終朝至暮不來省問獨守空房猶如外客少衣少食飢凍切身手脚胼胝耳聾眼暗單床飄薄度日如年身既羸多饒蟻虱蚊蛇嗜體通夕不寐長吟嘆息何罪之有生此不孝之子柱杖巡喚低頭下氣欲伸所欠未盡前言其兒與聲眼目罵詈回頭却退扶壁而歸抱臂自非流動目腫連聲唱苦不如早亡母告兒言汝初小時非吾不育飲食遮蔽非吾不養懷汝十月如攜重擔氣息奔喘劇於走馳或時寒熱坐臥不安腹皮拆裂心胃填滿髮落消瘦不能飲食臨生產時逆前一月常懷憂怖恐不相離或有時安或有時患當生之日命如風燭四肢百脉及以五藏或如刀刺或如鈎牽或熱如火或冷如水比當解離或死或生盡世間苦口不能述既得生已喜懼交集諸苦諸痛不可堪忍三年携抱日夜不離坐卧不淨眠食失時視兒氣色將息飢渴或有疾病父

母心痛開子忍苦母不能食心口乾燥萬種
求福黃金白銀衣服玩具心念子可無所吝
惜念汝小時東西隨我不離寸步食亦隨我
眠亦隨我一日無我終日不食一夜無我啼
哭不眠如何長大忽成寬對今雖有汝不如
本無付之於天幽冥當鑒願我早過與你相
離奈何奈何爾時

太上說斯事已即現神變令此大地一切震
動於震動中忽見此方地獄之內無數衆生
足踐刀山手穿劍樹拔出其舌鐵柱刺之酷
痛號哭身體爛爛毛孔之內悉皆流血大小
狼藉流血楚毒於是海空智藏肅寒毛豎流
淚嗚咽上啓

太上曰斯之罪魂何罪今爾是時

太上告海空智藏言斯罪人也生不慈孝違
棄父母誹謗三寶侮慢出家今之受報塗炭
何極日趣長遠無可如何爾時

太上仍說偈言

善善自會善 惡惡歸惡根 生前不慈孝
死後報何恩 苦哉繁痛毒 往返十八門

非吾三教日 何得暫蒙原
爾時

太上說此偈已大衆悲號流慟不止便即抗
手彈指於彈指中即令大衆四面顧視盼於
南方即見南宮天堂之內善男女等威儀序
序華容挺出天厨百味珍玩無有窮者慈形
妍威娛樂自在智藏歡喜重白道言不審此
人承何福對得處天堂衣食自然受此快樂
爾時

太上答海空智藏言此人生時至心慈孝供
養父母禮敬三寶布施持戒信重出家今受
福慶果報無窮是時

太上仍說偈曰

前緣至孝慈 供養禮無違 敬信於三寶
無期福會歸 天堂裏容曳 福祉高巍巍
斯樂今無極 由來福慶隨
爾時

太上說斯偈已嘆息良久告海空智藏言善
哉善哉父母恩重昊天罔極嗚呼慈母云何
可報吾憶前世誕於洪氏胞凝神瓊胎之府

積三千七百年逮至上皇重胞李母陰陽數
極八十一一年思報母恩至今劫期猶恐不復
何況于等凡流之輩而不報恩竭力盡心尚
虧禮敬況犯上事而有差違諸教戒中不宜
其目三十六部不著斯言千聖萬聖誰不遵
教況子學道而不報恩汝等衆人深宜篤志
外存孝養內蘊弘慈粉骨糜身亦不能盡若
有衆生能為父母書寫此經讀誦受持燒香
禮拜於中元日設大齋齋市辦名香綠山摘
藥造諸淨供夙夜懇懇請福祈恩拔度先祖
名報父母養育之恩五逆十惡罪得消滅若
能每月一日日中清齋燒香行道禮拜誦念
轉讀此經罪亦消滅名報父母又於此日當
請高上淨德法師開講此經宣通妙義勸衆
生等發慈孝心如此功德最上第一不可思
議千萬功德不如相勸誦報恩於其中間
聞此經者忍生孝心供養父母福德無量上
感諸天一切大聖中感幽冥一切靈識下流
後世遠代子孫皆生孝順恭敬不絕爾時大
衆及海空智藏真人等聞

太上說無上恩重報父母經各懷涕淚受斯語已愈感孝誠刻骨不忘尊敬殷重各還本國稽首奉行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

玄天上帝說報父母恩重經

妙緣無修妙行無積從修有修修緣證妙從積有積積行通妙妙本從無修積自有廣演妙緣顯言勸修短赫妙行示相有積妙緣妙行既通修積若世衆生一念一動緣行俱在迷惑本來毀無失有知人父母誕生男女始相不見託相爲有中有相相化萬狀艱難苦惱憂慮悲感悉從相起我既託相日惱父母令我父母日夕悲酸我相既有父相母相日漸衰朽緣我相故令我父母始相沉埋父母男女輪轉無已此有相同歸苦惱我從今日從我相中悉滅貪嗔悉破嗔咬持念平等用報始相使我始相大得快樂無諸苦惱世世生生託相全具不致衰朽然後滅除始相令無相者將此無著同滅始相我相始相悉歸無著相既無著不見不有不起不爲無礙無障無閑無塞自然去累不隨苦海普願欽信日持奉行

玄天上帝說報父母恩重經

玄帝報恩聖號

志心皈命禮玄元應化武曲分真垂念我等衆生有相託生父母懷胎十月乳哺三年辛苦百千殷勤寸念令我父母日漸衰朽我今持念平等悉滅嗔貪嗔禮帝爲師祈恩報本願我見在父母福壽增延過去父母早得超生大聖大慈大仁大孝八十二化報恩教主佑聖真武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

昔秦清大帝第八十二次化身托聖父淨樂國王聖母妙祥天主降生爲太子纔七歲即離親去國潛身入太和山中修道歷四十二年功成冲舉位鎮北方爲玄天上帝感父母生恩之重故說此經若有善信男女體玄天聖訓以孝道存心持齋三年禮念聖號一萬八千遍以按道經一藏篇目之數以答父母三年乳哺之恩有志之士又能尋詳經義精進道功雖億劫四重之恩皆可以報而九幽三途之苦亦可以濟矣豈但報父母之恩而已哉傳曰仙經

萬卷忠孝為先又曰一子學道則九祖生天其斯之謂歟玄門綱教凌儀趙宜真書

道德真經卷上

卷一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天惟不爭故無尤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

○

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為章第十

載管嵬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天門開闔能無離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樊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
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若身者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其上不徹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象是
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儼若客渙若米將釋殺兮其若撲曠兮其若
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
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
故能弊不新成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
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舉之其次畏之傳
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
謂我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
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又不足故今
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眾人熙熙始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眾人
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
若晦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
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恍惚惚其中有象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焉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若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名象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焉輕根靜焉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輶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拔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逆模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豁焉天下豁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焉天下式焉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焉天下谷焉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隤是以聖人

右第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第二十九章六十言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物

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右第三十章七十九言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人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古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右第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五言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右第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人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右第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執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害安乎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而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悅於淵邦之行器不可以示人

右第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右第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篇上終

道德真經卷下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琬琰如玉珞珞如石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尊貴且成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眾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忘知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見小

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先復歸無明無遺身殃是謂彊常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知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玄符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嗟不嘖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淳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剋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詩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恩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
爲人故能成其大矣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
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小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六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易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
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
自然而不敢爲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嘗知楷式是
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
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
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不重處前
而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
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
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一
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
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
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
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
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繚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制感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戒彊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道德真經卷下

道經古本篇上

卷二

唐太史令傅奕校定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右第一章五十九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爲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右第二章九十三言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爲矣

右第三章六十八言

道盅而用之又不足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右第四章四十二言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動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右第五章四十五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二十六言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右第七章四十九言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右第八章五十二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歺音竭也而枕解音活切也之

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右第九章四十一言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十章七十二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右第十一章四十九言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右第十二章四十九言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

吾無身吾有何患乎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右第十三章八十八言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者其上之不敝其下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芴芒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右第十四章一百言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右第十五章九十八言

致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絪縕各歸其根歸根曰靖靖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道乃久從身不殆

右第十六章六十七言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右第十七章四十七言

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

右第十八章二十八言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右第十九章四十七言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衆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臺我獨皤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咳皤皤兮其不足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皆

譽譽我獨若閤閤其見切舉也飄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固吾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右第二十章一百三十七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芒惟芴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右第二十一章七十一言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感聖人哀一以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右第二十二章七十八言

稀言自然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於道者道

亦得之於得者得亦得之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右第二十三章九十二言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右第二十四章四十八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右第二十五章八十七言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四十九言

善行者無微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奇策善閉者無闕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

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右第二十七章九十七言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大制無割

右第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澀或利或挫或墜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第二十九章六十言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物

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右第三十章七十九言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右第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五言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右第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右第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大道汎汎兮其可在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執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魚不可悅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第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右第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篇上終

德經古本篇下

唐太史令傅奕校定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右第三十八章一百三十一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侯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右第三十九章一百三十九言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右第四十章二十一言

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踣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媮質真若輸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稀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右第四十一章九十七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襲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覆巢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

右第四十二章七十九言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四十四言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右第四十四章三十九言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滿若虛其用不窮大直若拙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勝寒疇勝熱知清淨以爲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四十二言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右第四十六章四十五言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闕遠其知彌渺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右第四十七章四十言

爲學者日晷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則無不爲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右第四十八章四十八言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渾焉百姓皆往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右第四十九章六十八言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右第五十章八十八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美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五十一章七十二言

天下有始可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

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七十三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哉

右第五十三章五十四言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博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五十四章八十六言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蟻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盜不歎

知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
祥。心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
已。

右第五十五章八十三言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
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
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七十言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莫以
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知慧。而事滋
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
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右第五十七章九十二言

其政悶悶。其民俸俸。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
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
正。哀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

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剋。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

右第五十八章七十三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右第五十九章六十四言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
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右第六十章四十九言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
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為下也。故大國以下
小國。則取於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
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
者宜為下。

右第六十一章八十九言

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

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
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
先駟馬。不如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右第六十二章八十五言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乎其易為。大乎其細。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
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
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右第六十三章八十五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喪之未生
於蒙末。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
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
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
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右第六十四章一百三十一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右第六十五章七十四言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右第六十六章八十五言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以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右第六十七章一百五言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兵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兵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右第六十八章四十七言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則樂亡吾寶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右第六十九章五十七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主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

右第七十章五十一言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無厭是以無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右第七十二章四十八言

勇於戰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右第七十三章六十四言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也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

右第七十四章六十一言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者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七十五章六十三言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彊者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五十九言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右第七十七章八十七言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主正言若反也

右第七十八章七十三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右第七十九章四十一言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

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難大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右第八十章八十五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右第八十一章五十七言

德經古本篇下

西昇經序

卷三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道德人所固有也昧者常失之周衰之末民迷日久世道交喪爰有博大真人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著書二篇言道德之意以覺天下後世之學者復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寔混元之力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猶慮未足以盡妙又爲開尹言道之要列爲三十九章目曰西昇經觀其辭旨激切勸戒諄復以得一爲要妙以飛昇爲餘事其意蓋使天下後世徑趨妙本逍遙自得之場故也善教之功於此可見朕萬機之暇避神太清於道德之旨每著意焉既取二篇爲之訓解於是書不可無述也意逆志聊爲之說昔吳筠嘗云深於道者無如五千言其餘徒費紙札爾是書蓋與五千言相爲表裏不得不盡心焉政和御製序

西昇經卷上

西昇章第一

老君西昇開道也

道無乎不在雖蠻貊之邦殊方異域何莫由斯道也。以先覺覺後覺惟聖人爲可以開明故雖竺乾遠夷亦普救之而不棄也。昔仲尼欲居九夷亦是意爾。

號古先生

聖人無名應時顯號混元在伏羲時號鬱華子在神農時號大成子在黃帝時號廣成子至唐虞成周代爲帝師雖名聲異號皆時出而應之故西入流沙號古先生其曰古以見信而妙古執古道以御今有也。
一本作有
古非是

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存綿綿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體道夫何爲哉我無爲而民自化示無爲者道之體也道體混成無爲端倪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孰要其所終故自古以固存亘萬世而不絕綿綿者不絕之謂

是以升就道經歷開關令尹喜見氣將待遇賓爲說道德列以二篇

聖人之至必有休祥故自東徂西道由函谷望氣得以見之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非虛心致一以專事之道將不傳關尹先之以齋戒又致恭盡禮以待遇焉於是混元爲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且告以道之要也

告以道要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是故談以言相然

道要煩一言該之曰自然而已道經曰道法自然自然之道行之爲上不行則不至也道不可聞聞之不若行之聞之徒能言爾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道無聞問無應則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也故齋欬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道雖不可以言傳然道非音聲可求得之不離音聲聖人不得已而言者以物固有所然非言無自而顯必因言以求理則各然於然矣
一本作各
子道要非

是

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公孫龍詭辭數萬患施其書五車多言數窮離道遠矣茲無他以不聞所謂終身不言之道不知所謂天下有常然之理
一本作不

是問非

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

子期善聽志在高山流水必得之師文之鼓琴內不得於心不敢發手而動絃故知音者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至道之精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豈聲音之粗歟而識之斯可矣奚以夫譏譏爲哉
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樂之音聲安樂悲怨其出不同審音者必

外抑其音內思其理然後能造音聲之妙識其所以爲悲所以爲樂矣所事言矧夫道深微妙音之所不能該識無與者焉可以容聲哉夫言心聲也口之所言心之所令也心與道冥湛然常寂雖欲言之有不

可得或動出一發於言其分於道遠矣

道深章第二

若君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道者萬物之奧其藏深矣既曰深又曰甚奧以見至道之精深之又深不可測究者也唯深也故至虛足以受羣實至無足以該衆有端乎其不可測豈言之所能論哉道經曰淵兮似萬物之宗

子雖聞道心不微丹所以然者何書不盡言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至道之精學者不可

以耳聽教者不可以言傳雖勉聞道達耳而已其能造微盡識契之以心耶蓋世之所貴道者書不過語而語之所貴者意自非忘言而會以意未見其有得也一作本

著經處文學以相然子當實之內念思惟自然之道不與子期喜則稽首再拜敢問學之奈何

聖人著書立言豈好辯哉開明道妙以待後之學者使各審其是而已誠能實之珍

之思索以通之殆見超然頓悟一息而神道將為汝居矣夫何久近之期

善為章第三

老君曰善為書術者必綴其文善論連其事者必通其言勉而勤之得道矣

書之作也所以明道唯屬辭不悖於理道術於是乎明誦其書者欲達於理非通其言理何自而顯哉二者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為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無為道自然助

道二正與邪而已邪正不相入如薰蕕不同器也或正或邪在為與不為受與不受之間兩道之至正無有齊限非方所之可拘一或執方泥迹不該不偏則正復為奇欲邪氣不能襲難矣豈無為之道哉傳曰唯無為幾存不善於徇鬼自避之

至德之世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故其鬼不神而無出靈響豈陰祀以徵福哉後世典祀無禁非其鬼而祭之者有之欲各守其幽不可得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

不勞於神受命無期

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善攝生者體性抱神其心閑而無事故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傳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神形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一作本無進無退誰與為謀

出於道而不謀故無出而陽無入而藏傑立乎其中央

為是致是非自然哉喜則稽首令聞命矣

榮辱之來各象其德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豈人為或使之偽哉孟子所謂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

慎行章第四

老君曰慎而行之實而懷之吾將遠逝不期自會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故行道不可不慎聖

人懷之衆人辯之其懷之也在於實之珍之焉苟能此道雖與聖人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曾何交臂失哉
尹喜受言誠深則於關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

非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之況進道者哉宜乎棄位而獨處也蓋棄位則不爲緒使獨處則不與物交以是爲道可謂知所先務矣

恬淡思道歸志守一挫虛本無剖析乙密

思作審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惟以恬養智而不與物交則出於不思道積于厥躬矣然其要在於葆神蓄精蓋志者心之所之而神之所寓也一者腎水之數而精之所藏也於斯二者能歸而守之故致虛以要其極造無而守其本道之玄微深妙殆將迎刃而解矣素問所謂虛無恬淡精神內守正與此合

觀縷妙言內意不出誦文萬過精誠思徹行真歸身能通其玄論無極之原故能致神仙

有妙道斯有妙言言之妙者曲而中微而顯惟極深研幾用志不分則言之要可得而知然其始在於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故能謹修其身真在於內蓋致一之謂精自成之謂誠真者精誠之至也夫日可見之行不離於真則受於天者物不能易天下之至妙將無不通也茲無他知大道大原出於無極不特體之又能論之故入於不死不生與天地相爲長久視羽化飛昇蓋餘事爾

道象章第五

老君曰道象無形端倪恍惚亡若存

易曰見乃謂之象道不可見豈形象端倪之能窮哉經所謂大象無形是已恍者有光而無象意其有而非有惚者有一而未形意其無而非無惛然若亡而存不可以有無求也經所謂無物之象是已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合會地水火風四時氣往緣草木有生而無知其無知與人異其有生

與人同方其未生猶人之胚胎未兆在太易時也不見枝葉根猶人之氣形質具未相離也及其萌蘗之生散爲枝葉旁達爲根猶人會四者之氣以時而往循環以成其身也雖然生者生矣而生生者果何物哉故曰道象無形端倪恍惚亡若存

氣爲生者地聚合凝稍堅

氣來入身謂之生人之生氣之聚也其始則氣化而凝既久則形立而堅陰陽之運其理則然

味異行不等甘苦辛鹹酸

道判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別而爲五味五味之所以異以五行之不等故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味之所以異也火燠水潤木稟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五行之不等也味則五行也而味味著道也

氣行有多少強弱果不均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通天下一氣含萬物化作明區有狀感衰

之殺變化之流也氣之多寡隨量而受故
物之強弱因受而稟猶之大塊噫氣而萬
竅怒號吹萬不同而使之自己聲雖異同
出於風形雖異同出於道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含養陰陽道隨所
倚爲親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人

性有剛柔緩急不同故形有羽毛鱗介之
異稟偏于陽者本乎天而親上毗于陰者
本乎地而親下雖類聚羣分之殊情飛走
動植之異狀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自有形
以至於無形塗雖殊而歸則同處雖百而
致則一也

本出於虛無感激生精神譬如起音者撥絃
手動傳宮商角徵羽口氣呼喻元

天下之實自虛而有天下之有自無而出

道則虛無也道生一者天下之至精一
生二二者神之所應也天地氤氲萬物資
精神以生而精神生於道猶之金石有聲
不考不鳴及其發手動絃則鼓宮宮動鼓
角角應而五音彰矣

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音元本淨在虛靜故曰
道自然五音所動搖遂與樂色連

域於有生百骸九竅五臟六腑體而存焉
是三者有生之本也然身之總括百骸口
之呼吸語默意之善惡是非孰使之者道

爲之本而已形而上者謂之道萬物莫不
首之者也道體至虛而實不能礙至靜而
動不能搖以即殊而淨物莫得而先之爾
豈矯拂使之然哉去道既遠湛於人偽五
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物相轉徙
而不能自解以非自然之真也於動搖言
音不言色於連不言音而言色蓋互見也
散陽以爲明布氣成六根從是有生死道遂
散布分去本而就末散樸以澆淳道變示非
常欲使歸其真

道判而爲陰陽陰陽氣之大者也萬物負
陰抱陽皆道之所布也形質既具六鑿相
攘莫之能止是以生於土而反於土出乎
隱而入乎隱流轉死生之域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此無他遂末忘本離道愈遠散樸

以爲器漚淖而不原故爾夫真常之道無
古無今入於不死不生然而物有生滅未
可以爲常者道之變也列子曰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

生道章第六

老君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至於萬物
生情行相結連如壞復成如滅復生以成五
行陰與陽并轉變化遂爲物精

生生之謂易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
未嘗終則生生者道也生道之本豈人爲

或使之偽哉自然而已列子曰自生自化
萬物雖本於自然其情之所發行之所行
隨量而受因施而得物有結之不能自解
道則偶而應之爾成於此者虧於彼死於
此者生於彼如環之無端道常自若也別

而爲五行相生相勝散而爲陰陽一往一
來俄然而離形頓革修爾而因形移易運
轉無已以成變化物由是以生馬莊子曰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吾思是道本出窈冥愚不別知自謂適生子

無道眼安知生靈

經曰窈冥兮其中有精莊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蓋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天一所兆精實生焉大愚者終身不靈迷道之本原謂適爾而自生蓋不能目徹而獨見安知天下之至精物得是以生神得是以靈

天地人物虛無囊盈一從無生同出異名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而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有萬殊皆本於一之所起蓋生於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未可以差殊觀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特名之異耳

是亦本非在所用正所字非字乃知其誠當

與明議勿與愚爭

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前之所棄後或用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已用則賤當時為是顧所用為正爾道常無名字之曰道道之為名所假而

行唯知所字非字則不見彼而自見不得彼而自得反身而誠道之至真知之如視矣雖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傳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子取正教勿信邪聽何以知邪子為物傾何以知愚不察言情為道問道為經問經問不本末知愚冥冥但知求福不知罪嬰但知養身不知戮形

道有正有邪孰為正中立不倚旁行不流道之正也孰為邪以偽勝真逐物忘返外正道者皆邪說也夫道者萬物之與故為本經者載道之言故為末愚者暗於大理冥行翳路非特不知本之為問而末亦不知也求是求福適得戮形爾莊子曰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又曰養形必先之以物物

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嬰兒之姿貴養厚敦忽無就形知非常生無履大白可令永存

嬰兒氣專志一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其姿悅澤而美好

所貴乎養形者在於含德之厚敦乎若璞故有嬰兒之色而無罪嬰戮形之禍觀諸嬰兒忽爾自無以成形又因以知生道之無常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聖人體道雖明白四達而我獨若昏故能全身遠害而無人道之患道經於知其雄篇言復歸於嬰兒而繼之以知其白守其黑意與此合有何妙意乃欲相傾父子恩深不是相聽

道深微妙與神為一自道以降粗而非妙世俗之人不知百順之本而妄求福不知衛生之經而厚養身相與傾心為之而莫之止曾何妙意之有而欲為之夫父子主恩也苟以是詔其子為人子者亦未可以

是而聽從況他人乎

勿復數嘍遠近笑人掩惡揚善君子所宗

嗷呼也記曰無數應嘍嘆也詩曰嘍其嘆矣夫以先知覺後知貴在循循善誘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不在於數嘍以強教也非特無益於學者殆將貽笑於遠近矧夫惡稱人之惡樂道人之善固君子之所專而

行之者歟

邪正章第七

老君曰邪教正言悉應自然故有凶言應行種根如有所受種核見分

邪正不相入猶方圓之異用也雖設教不

倫其吉凶緣類而應若影響然各隨所栽植而受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道別於是言有偽真偽道養形真道養神真神通道能亡能存神能飛形并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真偽既分道之所以判也自券之外皆所謂偽聲色臭味之類

是已徒能養形爾自券之內皆所謂真道德性命是已神類以養焉孟子曰體有小大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真

道養神養其大者也唯知所養則鍊神合道與道合真慘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飛昇冲舉蓋餘事爾至於挾宇宙施天地固所優爲豈特移山哉傳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養其小者既失真道將

反於土而化與腐孰能致飛形之妙

耳目聲色爲子留戀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身爲惱本痛癢寒溫意爲形思愁憂憂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吾高白首衰老熟年

耳欲蒸聲五聲令人耳聾目欲蒸色五色令人目盲香味鼻口之所欲納嘗也甘肥爲腐腸之藥芳馨爲煙喉之煙外則一身未免陰陽之寇內則志意莫逃入道之患則以有身爲大患故也蓋有則有盡無則

無窮神獨存而常全形有生而有滅以混元之聖猶示人以衰老之相況圓於大化者哉

吾本素俗厭離世間抱元守一過度神仙

元者素之本一者形變之始也抱而不脫

守而勿失殆將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豈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子未能守但坐榮官

至貴足以弄國爵苟知所守視儻來之寄如陰影集身曾何以是爲榮閭尹所以稱

疾而棄位也

子能不動神靈得安子能捐欲舉事能全子能無爲知子志堅

吉凶悔吝生乎動罪莫大於可欲誠能寂然不動洒心去欲則神將守形而事無不

通惟淡而無爲至誠不息者可以及此

今爲子說露見敷陳散析剖判真偽別分子當諦受重道因動

道不可以言傳非言不顯必辯疑解惑斯而析之道於是乎明仲尼曰吾無隱乎爾

道爲明出經爲學先

道遇明者而後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經所以載道也學者捨經欲濟乎道猶捨舟

欲濟乎濟也

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疎親取

與能行文與其人學爾教爾不失道真

有教無類初非決擇也要在得人而付之則學者不失已教者不失人

天地章第八

老君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元俱出於太

素虛元之始端髮髯之精光微妙之上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渾淪既判清輕者為天道生一也濁重者為地一生二也沖和氣者為人二生三也以至萬物盈於兩間皆自道而生出於太素無質之先恍惚之中有象窈冥之中有精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傳所謂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是已

譬如萬里坑下有淡流泉視之甚濁微微見底沙難窈窕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逝者不見其靈魂渾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

列子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道之玄妙難識不特若深谷之泉逝者之魂也一本作非者去

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譬如瘡痍者不能傳人言為龔彈宮商其人豈能聞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其情情衷不能丹是故失生本安能知道元

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已往之事不及知方來之事未可知適今之事不能知愚者每如此況知死生之說手語以道妙猶使瘖者能言聾者審音也至於才能辯博之士智足以及之然作聰明矜忌慮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求道於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生之本道之元惡足以識之

行道章第九

老君曰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源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

慧以智為體智以慧為用大智閑閑小智間間上慧大智也大知觀於遠近因感而生遇緣而應行其所無事未嘗鑿也豈蔽於一曲而自私哉

各有行宿本命祿之所聞同道道得之同德有德根宿世不問學今復與失鄰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

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命雖莫之致而至然其死生貴賤禍福壽夭皆本於宿昔之

所行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顧所行何如爾

貪欲利榮寵受施念恩勤更以財相厚不哀下窶貧必多瞋志無所處定原學不得明師安能解疑難

貪夫徇財故以富為是累於厚利列士徇名故以顯為是累於名高夜以繼日思慮善否滿心戚慙求益不止苦身疾作積而不用貫朽粟腐未嘗貸人而又快一朝之

忿肆少頃之怒與物相刃相靡莫之能止尚知以大定持之耶殊不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忿憾為仁之騰纖悋為義之蠹也自非明師孰能祛其蔽解其惑安或作焉

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上世始以來所更如沙塵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無形端豈待毫毛之微哉自古及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雖小道必有可觀致

遠則泥濘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必
多聞見而述乎正道則更事爲多無一物
之不知而聖益聖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
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力能
明自然

美成在久非一日之積也日往月來勤而
行之則善積成聖矣荀卿曰積善成德神
明自得聖心循焉終乎爲聖雖由學以成
豈蔽於俗學以博溺心哉學在於不學而
已此絕學所以無憂而樂

○華要歸其實莖葉如本根爲道歸祖首以知
元始端予當無相啓勿以有相關

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
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
宅經所謂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是已混元
之教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辨物爲德以
復命爲常落其華而實之歛其散而一之
猶四時之有秋冬也無形之祖天下之始
萬物莫不肖之者在是焉此豈有迹之可
求哉

西昇經卷上

西昇經卷中

重告章第十

卷四

老君曰吾重告子子當諦受道以無爲上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而已
德以仁爲主

德無不容仁也

禮以義爲謙

稱物平施適時之宜

施以恩爲友

○因惻隱之心推以及物非求報也故其施
博

惠以利爲先

惠者仁之施以利物爲功口惠而實不至

怨齒及其身

信以效爲首

信將以復其言必有效見焉

偽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誘是以知世薄華飾

以相相

至德之世是七者皆本於自然逮德下衰
是七者皆出於或使故道隱於小成德傷

於小識禮以偽為施而求報惠不由心信
非中出類皆矯情性以沽名飾智以驚愚
豈自然哉

言出飛龍前行在跋鷲後仁義禮信廢道德
荒亡腐

飛龍為連矣言猶在其前跋鷲為鈍矣行
猶在其後則以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故
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禮尤在其後
禮信且廢道德可知

不以道相稽反以財相輔譬如鑑中影可見
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豈可聚偽世教如
此如是迷來久

君子徇道小人徇財古之人以稽為法蓋
相稽以道也周衰之末不知與道相輔而
行而以財相輔是猶搏風捕影而求其實
豈可得哉此無他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矯偽之俗勝
而不明乎自然之真故也經曰民之迷其
日固已久矣

天下之人物誰獨為常主迷以相傳轉轉

相授與邪偽來入真虛無象如有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怒者其誰耶蓋妙
體無偶真常不宰可得矣而不可言傳可
傳矣而不可相授一曲之士指末流為大
源認陳迹為至妙以迷傳迷猶醉者之負
醉也殊不知誠正可以入真而邪偽終莫
之能以邪偽入真是以虛无之象為有而
實非有也

自偽不別真為貪利往守非常正復亡癡盲
持自咎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腐

定已然後議人主中可以正外已自為偽
矣其能辨真偽之歸哉已之為偽以往守
於利而為貪也以利往則遠於道以利守
則失於道既非真常正亦隨亡此無他於
道見疑而冒昧故違人而自遺其咎也何
異木生火而還尅木哉陰符曰大生於木
禍發必尅

聖人之辭章第十一

老君曰聖人之辭云

混元博大真人也吐辭為經自我作古猶

不自矜而曰聖人之辭則以述而不作故
也

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為自然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靡而不可不陳者
法也道不可見即法而顯道之與法初無
二致入則為道出則為法爾天下之物生
生不窮而不知所以生生者誰耶本諸自
然而已道以法顯法以道立豈人為哉

眼見心為動

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坎為耳離為
目耳目者精神之戶牖也一有所覩心斯
動出矣陰符曰機在目聖人為腹不為目
者以此

口則為心言

言心聲也心之所欲非言不宣口實司之
鼻為通風氣鼻口風氣門喘息為宅命身壽
立息端譬如穀草木四時氣往綠氣別生者
死增減藏病勤

人之所恃者息而息之出入鼻其所自也
一呼一吸陰陽寓焉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故命之所宅在是真入息之以踵衆人息之以喉息之本有所立而根深蒂固焉故與天地齊其長久譬之百穀草木資四氣以生植盛則榮衰則悴氣散則生者死矣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爲安無爲無所行何緣有咎愆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爲怨

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見初無死生也物之所以有死生者以失性命之情故也唯無爲然後能安性命之情爲則有成虧成虧分而是非立矣無爲故無敗。曾何咎愆之有世之人未免有爲者以有我故也苟能墮肢體而皆忘外形骸而不有雖無爲而無不爲矣
五行不相尅萬物悉可全萬物無有常成者不久完

成變化行鬼神往來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五行也一往一來更旺更廢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此圓於大化者有生必有死而莫能逃也聖人役造化命萬物把握陰陽顛倒五行而不相沴故能存亡自

在而入於不死不生彼既以爲物矣成壞相因欲久而不亡何可得也惟道則萬世而無弊經曰道乃久

三光無明冥天地常昭然

天積氣爾地積形爾日月星宿則積氣中之光耀者人徒見其一往一來一伏一見一晦一明不知昏晝之變明暗自異三光二儀常自若也

觀諸章第十二

老君曰觀諸次爲道存神於想思道氣和三光念身中所治髮鬚象夢寤神明忽往來。虛無恬淡不思而得上道也開邪存誠思則得之其次也蓋神妙物而無方存之則守形而不離神全斯精全精全斯氣全三者和不乖矣天之三光日月星是也人之三光神氣精是也和三光之道無他返照內觀取足於身而已蓋人一身真君內存五官咸備百骸六藏固有相治者念之不忘則友神明於恍惚之際此其効也髮鬚象夢寤則恍惚若有無之際也

淡泊志無爲念思有想意自謂定無欲不知持念異

淡言不與物交泊言靜止不流志於大道者無思無爲不逐於物不流于動曾何有思想之意蓋有想則相生有思則未免有心也謂是爲定已涉于動矣謂是爲無欲已墮於欲矣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所爲不可有加故自以爲是以不知持念之各異故道有大小之不同也夫念有正有妄過而不留感而後應正念也既往而不擇未至而逆焉者妄也此存神於想思所以爲之次

或氣尚羸盛自知尚多事事興則形動動則外通謀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久將欲衰衰者將不壽

夫志氣之帥也心勞於謀智盡於事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暴盛蓋棄事則形不勞形休則謀不用一有所謀則機變之巧作擾擾焉緒自此起矣恭然疲役不知其所歸欲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不亦難乎至

人不從事於務不相與為謀除外慕玄覽至理故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也

以身觀聲名物事難可聚以名聲稱號必為是所誘皆坐於貪欲貪欲為殃咎貪者為大病習貪來已久合會微漸滋非鍼艾所愈

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執親物無常是事無常宜去而不守未嘗暫止況儻來之寄哉儻來之寄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而累於名高者趨名不已殘生傷性以身為殉正坐於貪欲故也咎莫大於欲得則貪著身之大病民迷日久積習既深始微而終盛猶病在膏肓非鍼艾能愈也

還身意所欲清靜而自守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

形之疾其甚者鍼艾不能及性之疾其甚者小道不能化貪欲性之疾為甚者也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清不能行靜不能染而不知所守矣蓋無為者聖人之所行貪欲者衆人

之所主行大道之無為不慕衆人之貪欲則事物形名天下所謂有者可使之無恬淡寂寞天下所謂無者可使之有也

經誠章第十三

老君曰經誠所言法義所推赫赫興盛不如微妙

經以載道無非教誠之言法以顯道有義可以推考類皆以本為指以物為粗赫赫興盛物之勢也勢有時而盡深妙元微道之本也道無時而窮以是較其精粗則道之與物相去遠矣

實不如虛

實則有廢虛則無間

數不如希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邪多卒驗疾不如遲

欲速則不達大器晚成美成在久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尚爾況於人乎聖人絕智而為無所為言無所言行無所施

孰能知此

道之要妙雖智大迷非可以智索也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去智與故然後循天之理聖人於言為之際以絕智為先蓋以此爾世豈識哉為無為所謂處無為之事也言無言所謂終身言未嘗言也行無所施所謂事無事也

偶不如奇

獨立不改者道也自道而降有對有待聖人不與物偶而立於獨體道故也

多不如寡

通於一而萬事畢少則得多則惑

執賢難隨孰仁難可其義少依

世之所謂賢者孰為賢哉賢者過之於道或不能隨也世之所謂仁者孰為仁哉仁者失之於道未見其可也仁賢且猶如此

道之奧妙依之者鮮蓋可知已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能知無知之知是乃真知也道之本宗蓋在於此

空虛滅無何用仙飛大道曠蕩無不制圓

虛非無也無實而已空其虛則致虛極矣

無者有之對因有而著未離於有也滅其

無則無亦無矣夫然故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往獨來行乎萬物之上其視仙飛

不足多也蓋道廣大悉備未始有封包裹

六極無有端倪天地之大秋毫之小皆在

範圍之內豈止仙飛之一端乎一本作空

戒或無可

子能明之所是反非經言審諦孰之能追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下是非特未

定也雖然有真是非存焉欲是其所非莫

若以明蓋自知者明苟能自知則昔之所

是卒而非之所謂真是非者見焉經之所

言蓋明是非也夫豈妄哉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非審諦不妄之言孰

能追愚惑之非歟

深妙章第十四

老君曰道言深妙經誠已密

道深而難測妙而難名經以載道故其勸

戒之言亦玄微而隱密也

天地物類生皆從一子能明之為知虛實子

若不照顯之不別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一者形變之始也自

天地至于萬物皆從此生則天下本在是

焉為道者當明其本而已蓋通於一而萬

事畢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

無一之能知苟非照之于天而自見雖顯

告之而不悟況微言哉

子志於有無為所惑為有所學億載無畢

無為故無敗為則有成虧無為者道之本

有為者道之病也蓋俗之所為皆墮於有

不能損實以為通至於外內並獲而不可

解者以積習之久故也惟聖人然後為能

達綱繆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畧戒慎勿失

悟道以頓行道以漸迷悟出於自性非人

力可致行道以積習而成在於謹守而勿

失焉蓋道之至妙以悟而後得行道之要

以多聞然後可守也

先指諸欲多令意逸

罪莫大於可欲遣其欲則心自靜矣意則

心有所感而生焉無以持之縱或至於敗

禮故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

素事則形不勞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故通於一而萬事畢

經非不達中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

無必有子未能波但當按行吹來次滅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為廣重言為真

則書之所言虛實有無特未定也惟得其

所以言者為能知之借曰未知姑取正於

書而按行焉則損之又損亦可以致無為

矣傳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道有真偽福有凶吉

有為則偽無為則真以偽獲福者凶以真

致福者吉

罪有公私明有纖密

為不善於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鬼得而誅之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曾何纖密之遺哉

占往知來不如樸質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雖有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之明不如樸質者欲復歸於樸故也道經於終篇言鎮之以無名之樸正此意也

虛無章第十五

老君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

道深章曰道深甚與虛無之淵言道為虛無之本也道經曰道法自然言道降而下法自然也於此言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何也蓋言虛元則自然在其中矣言自然則道在其中矣別而言之裂一為三合而言之貫三為一自其無所有則曰虛無無所因則曰自然偶而應之則曰道焉有先後之殊哉

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易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萬物抱一而成

萬物以精化形一者精之數也原其始則得一以生要其終則抱一而成

得微妙氣化

通天下一氣爾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神其臭腐與時更化皆氣使之然也聚則生散則死盛則榮衰則悴搏之不得幽而難測可謂微妙矣

人有長久之實不能守也而益欲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物有時而盡何可長也性命之真與生俱生至富國財并焉豈特隋珠之重哉昧者喪其不貲之璞而矜覽外慕其去本遠矣生天生地之本也莊子曰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

恍惚章第十六

老君曰虛無恍惚道之根

虛則無實無則昨有恍者有光而無象惚者有一而未形虛無恍惚而在其中矣莊子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之謂本根

萬物共本道之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氣之始道之用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豈二致哉萬物一府同出於道爾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在己不亡我默焉

聖人著書立言用意深而勸戒切蓋欲倒置之民返其性情復其初也使天下之人皆能內觀取足不失其在我之真聖人將窅爾忘言不可以容聲矣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生置章第十七

老君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物所以生也魂炁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則亦復歸於無爾生我於虛原始而言

之也置我於無要終而言之也
生我者神殺我者心

神守其形故生神去於形則死人心惟危
僨矯而不可係宵人之離形者心則使之
此致道者所以忘心

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
賊莫大於德有心有斯有意意者諤心
也人以身爲大患者以有意存焉爾誠
能心無所知內靜其意吾又何患是以至
人於羊棗意莊子曰兵莫憎於志鏤鄒爲

下

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積氣聚血成我
身爾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
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一受人之形若
運轉而不能自止者孰居無事推而行之
哉神實妙之子與曰以神爲馬子因而乘
之豈更爲哉故曰我身乃神之車不特爲
神之車又爲其舍焉蓋身者神之宇所以

形生而不敝者以其保神也全其形而不
虧神將來舍矣傳曰七竅者精神之戶牖
神以身爲舍可知矣身不特爲神舍又爲
其主人焉蓋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神
未嘗先物也應物而有所麗猶客爲主所
覆而受命於主也身爲神之主主人可知矣
主人安靜則居之形完則神全也躁動則
去之質朽則神喪也

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返未生也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故能返其性情而復
其初莊子曰既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
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

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
哉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
與道通也

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蓋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
天地之委和認而有之皆惑也親道之人
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四肢百骸將爲
塵垢故外其身而身存神未嘗有所用也

夫然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通乎道合乎
德矣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道德一
合則德總乎道之所一而無成與毀也唯
達者可以語此

爲道章第十八

老君曰古之爲道者莫不由自然故其道常
然矣強然之即不然矣夫何故以其有思念
故與道反矣

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
者不以矩天下之常然也爲道者居無思
行無慮順其自然無容心焉夫豈益生勸
成而有斷鶴續鳧之患哉故其道亘萬世
而無弊

是以橐籥之器在其用者虛實有無方圓大
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善人在於
天下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
焉以其空虛無欲故也

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道幾似之善人
之在天下順而不逆應而不藏常處於不
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其猶橐籥也

虞重而人不輕處前而人不害其德常歸焉莊子曰行賢而去其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聖人者去欲而入無以輔其身也

罪莫大於可欲故為凶害之根天地者形之大也而有形生於無形故為天地之原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莫知其根也不見天地之純莫知其原也聖人則不然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則以貴愛其身與道相輔而行故也

色身章第十九

老君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為上樂不知聲色滋味禍之太橫故聖人不欲以歸無欲也好色音聲厚味世俗之所樂也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口不得厚味則大憂以懼殊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三者身之大患也然目之慕色耳之慕聲口之慕味皆生於有欲罪莫大於可欲而欲者德之累是以聖人欲

不欲而復于素樸也

道虛章第二十

老君曰道者虛無之物若虛而為實無而為有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若無而非無若有而非有也既曰虛無而謂之物者即不物之物也道深章言虛無之端此言虛無之物淵言其體物言其用故繼之曰若虛而為實無而為有虛而為實莊子所謂虛則實是也無而為有道經所謂兩者同出而異名是也

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氣下化生於萬物而形各異焉

大易既判天得一以清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皆其所資始列子曰天地氤氲萬物化生

是以聖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故與天地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而後天道盛矣德總乎道之所一渾渾沌沌終身不離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天得是故無為以之清地得是故無為以之寧聖人誠能兩間天道雖遠見之以心故明於天而同乎無知通乎道而合乎無體與天為徒與道為一而道與乎世矣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將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出思不思而思出於不思矣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雖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易曰天下何思何慮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及求諸己萬物咸備然道在邇而求諸遠是猶目之明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也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抱玄

傳曰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不視不聽

則目無所見見曉於冥冥耳無所聞聞和於無聲也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不言不食則然而識之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無饑渴之害味人之所不味也凡此無他復以自知抱一而不離故爾

夫欲視亦無所見

聖人見道不見物而視人所不視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聽亦無所聞

聞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豈聽之以耳哉仲尼所以六十而耳順

欲言亦無所道

縱口之所言更無利害故有謂無謂無謂有而遊乎塵垢之外

飲食亦無所味淡泊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

味之所味者膏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味味者道也真人其食不甘以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惟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者能之

道經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繼之以復歸於無物與此同意

若常能清靜無爲氣自復也返於未生而無身也無爲養身形體全也天地充實長保年也

虛化神神化氣道之委也氣化神神化虛道之用也蓋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虛而物不能汙靜而物不能雜淡而無爲將見氣合於神神合於無遊乎物之初外形體而不有矣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全其形骸與天地齊其長久莊子曰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入年壽長久矣

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君曰人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舍神舍神不如守身守身長久長存也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身之所以存者在養神神之所以全者在守身謹修其身抱神以靜則人與物化而我獨存長生久視之

道殆不出此

西昇經卷中

西昇經卷下

卷下

神生章第二十二

老君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神妙萬物而爲言神生形也身乃神之車神之舍形成神也蓋神去於形謂之死而形非道不生形資神以生故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而形全者神全神資形以成故也形神之相須猶有無之相爲利用而不可偏廢惟形神俱妙故與道合真

神常愛人不愛神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神之愛人也如此然神好清而心擾之神好靜而欲牽之矜覽外慕遂物忘還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欲抱神以靜難矣聖人復命之常同乎無知雖聖智亦在所攝故能神全不虧異乎衆人也

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君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衆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不安其所安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同於道也故與天地齊其長久而可與祐神所以常安不安其所安絀於物也不亡以待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何安之有蓋天道滅盈滿虛空毀強盛益衰弱損恩慮歸童蒙塞邪知聖人之樸也

盛極則衰升極則降堅則毀銳則挫自然之理也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蓋順其自然無容私故也聖人法天損之又損無思慮蒙以養正復歸嬰兒閑邪存誠智巧不作則以安其所安復乎素樸故也

是以天下尚孝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長久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道者萬物之母而物其子也孝子之養親一舉足一言動不敢忘焉聖人體道猶事親也豈須更可離

哉

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君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

養志者忘形致道者忘心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身無形累之患而物自賓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心無使氣之強而氣自復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

惟藏天下於天下者可以語此

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既死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

士見危致命忠義許國殺身成仁雖死而不亡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國之所以盛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民之所以充也

若能知常施行反也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真常之道誠能知之其所施設則異衆人矣蓋君子樂得其道

小人樂得其欲其所施行若東西之相反也。以欲爲樂將以生生適以喪生樂未畢而哀繼之以道爲樂樂則生矣其爲樂可勝計耶。莊子曰俗之所樂果有樂無有哉。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也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

有物混成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自古固存幽深微妙不可以智知也。跛而望之在手前棄而忘之在手後非有心者所得。

遠無心者所得近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

玄通是謂道同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以虛爲身以無爲心而一無所託所謂不物也身心兩忘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

爲一則道將與汝居而合乎大同矣

無患章第二十五

老君曰智士無思慮之變常空虛無爲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

天下何思何慮大智觀於遠近以天下觀

天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以全其形生故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變者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然後兵革四起禍生於內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

道經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莊子曰撓玉毀珠小盜不起。

夫國以民爲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所謂出其無極之寶入賊利斧戟也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不知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猶出無極之寶而入賊之利斧戟也聖人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豈務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哉。

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

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知德者得也通於一而得之者以無心故也萬事皆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亦出乎吾心而已無心之心可與祐神故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

通天下一氣爾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能知守之則無不治矣列子曰天地與我並

生類也非効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

爲善無近名故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

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患當而不知以為信欽中達彼兼愛無私利萬物而無所不利非有心也

常淩泊無為大道歸也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道德之至也故聖人休焉古之人葆其光而不露晦其名而不彰入於神通於聖蓋體諸此

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君曰兵者天下之凶事也非國之實寶之者而不用也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國之寶然天生五材闕一不可雖存所寶豈得已而用之不知出此而樂殺人好攻戰豈為民父母之道哉傳曰蹟武無烈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樸質而不敢為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蜂蟻蟲蛇不能螫也雖有兵刃弗能害也以其積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體道夫何為哉

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爭焉此無他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故忤物而不懼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物莫之能傷也莊子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君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德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從生者乎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始於太初而道在太極之先則氣本於道也弱者道之用自天地以至萬物皆本於是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是故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不離無無因有著有無異用皆同於虛虛非無也無實而已虛無之宗道實妙之三者名雖異而皆本於自然為母之言亦筌蹄爾

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君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爾非天地毀鬼神害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宵人之離形者動與過也然則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非天地鬼神毀而害之也人自取之爾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況於成事而敗之乎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施地生其蓋無方曲成萬物而不遺夫豈容心以取其成事哉然則民之輕命早終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為反歸之形神合同固能長久

天地能長且久而人不能者以其任情肆欲放心縱意自遺其咎故也誠能忘其所不忘而反求諸已則形生而不敝神全而不虧形神合而不離與天地齊其長久斯無難矣

天下章第三十

老君曰人雖在天下今意莫在天下人雖在國今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今意莫在鄉人雖在家今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今神莫在身是謂道人

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倖造化豈滯於形體拘於方隅哉兼忘天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以國觀國以鄉觀鄉以家觀家亦莫不然古之人所以處其家如逆旅之舍觀其鄉如戎蠻之國蓋體此也至於神之在人經太山而無介入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揮斤八極妙萬物而無方初不累於七尺之軀也昧者橫私於已仞而有之將以盡神何異守唐肆之遺蹤而望其得焉哉

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君曰患生不意禍生絲微禍患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防微慎始用智於未奔沉之前蓋以此也善生於惡利生於害

有善而惡爲之亞有利而害爲之對物莫不然惟去善而自善則善惡一致蓋將簡之而不得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則無所不利而未始有害

大生於小難生於易

其作始也簡其將異也必巨大生於小也苟以爲易難將至矣難生於易也德經曰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高生於下遠生於近

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故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外生於內

有諸中者必形諸外

貴生於賤動生於安

貴以賤爲本靜者動之基

盛生於衰

無冬之閉藏則無春之蕃鮮

陰生於陽

陽不極則陰不生

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是有歸有無歸無也

自無出有有極歸無相生故也由虛爲實實復爲虛相成故也自善惡以至陰陽莫逃乎此然有無迭用以類而應有善則有

惡有則歸有無利則無害無則歸無各象其德若影響然此爲道者不蔽於有不溺於無而榮立乎中央

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君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

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

道無乎不在萬物職職何莫由斯道也沉於人乎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道不遠人自遠道爾其猶魚之在水也魚失水則死人失道豈存哉

故聖人自知返歸未生捐素驕奢絕陰愛忌是故形隱神留天下歸焉

聖人復以自知遊乎物之初外觀無物內觀無心騎者愛思內外兩忘故鍊氣成形鍊神合道不期民之歸而自歸道經曰執

大象天下佳

無爲無事國實民富保道當常是謂玄同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則復
乎至幽得其所一而同焉故也道之真常
無異於此

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君曰有國者其根深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天地覆載萬物蓄養金玉重寶不積留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寶

夫外天地者有天地

道之大全生天生地則天地之表蓋有大

天地者誠能知天地與我並生而外之則

天地雖大不出吾之度內矣

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

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因故與天

地並而莫知其極道經曰外其身而身存

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

不善者吾亦善之

喜人之所不善

得之則喜失之則憂人之常情也君子於

失得勿恤而所喜者在道何憂哉故其可

喜也終無已

樂人之所不樂

天樂天聖樂聖莊子曰吾以樂爲誠樂矣

又俗之所大苦也

爲人之所不爲

欲得人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信人之所不信

至信之人可以感物商丘開信僞物猶不

遲況彼我皆誠哉

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如上數者皆人之

所不能行而君子能行之故積善成德德

兼於道而道德咸備

肯有章第三十四

老君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

知道自居也

道無乎不在萬物之所共由也豈獨智者

有之瓦礫稊稂咸與有焉道行於萬物而

物不自知也道不違物物自違道爾

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君有德

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

神妙萬物而爲言物得是以生焉百姓日

用而不知猶受君之德而不知皆曰我自

然謂帝力何有於我也

是故聖人藏神於內魄不出也守其母其子

全民熾盛保其國也玄虛積充受命長也

道經曰載營魄蓋魂陽而動魄陰而止聖

人以神御氣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

滯於魄尚何動出之有神爲氣母氣爲神

子守其母而子全自然之理也猶之民焉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氣爲命之元氣全則

命永存也經曰得微妙氣化莊子曰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元虛之氣配義與道充

塞四體無是餒也元虛厥躬則壽敵天地

無有終時不難致矣

人能圖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

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自泰之內無適非本自泰之外皆其末也
世之人逐末忘本散精神於寒淺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皆能役思慮以知之不能
反求諸已復以自知道在邇而求諸遠人
皆曰予知是大不知也

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君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所謂隱天地者非
伏其身而不見也深根寧極隱於是焉萬
物之始即天地之始也無名天地之始能
歸其根以居之其於治身也何有混元謂
仲尼曰吾遊於物之初正此意也

夫聖人通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

天一在藏寶元氣以立始天五在府寶沖
氣以成終或清而快或濁而通周流於一
身而爲有生之本者是氣也妙而難名混
而不離唯聖人然後能通之通之然後能
守之不知善持養則昔之充者今或餒昔
之純者今或散欲守而勿失不可得矣關
尹謂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懷爲純氣之守其有得於此乎
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此兩者同有物
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

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然所守在道則
守而不失所守以妄則莫之能守抱元專

氣通於道也道無時而盡情愛貪欲逐於
妄也豈可長保哉此兩者同有物以守其
身則物與物何足以相遠蓋氣虛而待物

者也而合乎混冥則物物而非物矣物物
而非物即不物之物也不物之物唯獨智

者能明之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由於情欲
入自禽門其守身則同其所以守身則異

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君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
所歸

自道而降墮於域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芸芸

職職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
夫道非欲爲虛虛自歸之
唯道集虛

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易曰顯道神德行
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地非欲於濁濁自歸

之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

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燥非欲於火火自歸
之

水流濕火就燥
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
留動而生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既已爲物

矣未見乎有形之累也

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鳥虎狼自來
歸之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

自來歸之

積土成山禽獸羣焉積水成淵魚龍生焉
莊子曰長於水而安於水生於陵而安於

陵
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觀
之物性豈非自然哉

道常無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道將爲

汝居矣素問曰虛無恬淡真氣從之

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君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惡兩忘付之自爾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善惡誕信宜於一致將擇焉而不得夫豈謬謬然分別而務求知哉然規履考祥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若影響然顧人所行何如爾

是故聖人言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

天下之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天下之母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兩者異名同謂之道道之所在萬物宗之可以保身蓋優爲矣莊子所謂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是已夫以混元之聖猶不自居取聖人之言以爲證此其所以聖益聖也吾意常不知安能知彼行善惡焉

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則不知乃真知而知乃不知也然則不知彼而自知益其所以爲大知歟

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

積善無已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君曰吾道淡泊寂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淡則不與物交泊則靜止不流道之真也體道者在於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內靜其

意歸於寂定而無以生爲故爾以其不自生故形生而不敝皆復命之常也

生生積浸潤滋乃留滯玄胃沾洽元氣包之其根蓋深乃四固中無心故能致萬物精華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以其空虛無欲故也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生者道也悟道以頓一息而神行道以漸在於真積力久焉誠能積而不已浸潤以成則精金神玉腎水澤而兩氣滋康衆玉英周流無礙孰有壅閼之患哉夫然故天一

玄妙之氣覆育形軀靈液流暢灌漑五官四肢百體元氣包括根深而蒂固心虛而腹實也萬物之精華不期至而自至矣古之人能腹天氣傳精神者蓋得於此

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君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乎無名

無名天地之始還乎無名所謂遊乎太初也

絕身滅有綿綿常存

外其身而身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一之原太初之先是也太初之先則亦不可得矣返乎此則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所謂主之以

太一也太一則一之原也仲尼謂混元曰

向者先生形體振於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其有見於此乎

忽焉不見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黃喜出中

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以守

元即仰觀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

聖人周匝一體形充空虛故神妙不測存亡自在超忽變化不可名狀

曰吾重誠爾爾其守焉除殆止念靜心守一東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誠意復隱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還官託疾素念守一萬事畢矣

傳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天得是以清地得是以寧物得是以生誠能守而勿失則復乎天下之至精矣然而垢念未忘雖欲守之有不可得必也遺息眾累一毫莫與妄念不起靈臺有持如鑑之明而塵垢不止以是抱而不脫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昔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得手此混元謂南榮越曰衛生之經能抱一手能勿失乎正與此同

西昇經卷下

關尹子



關尹子喜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車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城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人者也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一字字者道也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起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聞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鑠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實物者知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茫茫而無知乎心懷儀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珠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資本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重靈藏天江湖默然游魚茫然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高瞻或尚明或尚強

或高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一情實為聖人 一情善為賢人 一情惡為小人 一情實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實為無知傳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鰕大鯨合眾水而受之不為有餘

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刀即傷運不問且且不登蓮瓦不問石石不登瓦道亦不問與否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仰道者致知道者疑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若椀若孟若餅若臺若窰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萬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博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卯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手一元之氣具手一物執愛之以

合彼之形實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

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

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

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去之者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心應衆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地者存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刀不傷手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震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盞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蕙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

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

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衣搖空得風氣虛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

爾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才寓道亦不立

三極 極者至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射以此同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

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

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貌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意又道不棄物不尊君子

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且旦去之旦旦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為人不可以為己

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卿蛆食蛇蛇食龜龜食螭蛆互相食也聖人

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錐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若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常先人而常隨人

○渾乎渾乎遊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美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奕奕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有道者莫不中道

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

卷六

十

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巧時拙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眾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眾人別有聖人也哉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壯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鼉行道雖絲琴焚事則基布

基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耳胡然徹徹爾胡然藏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 符者精神鬼鬼也

卷六

十一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累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古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未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符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自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鬼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鬼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鬼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燭木而燒之所以冥鬼鬼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鬼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鬼鬼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鬼惟以

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鬼合天地萬物之鬼譬如金之爲物可合與金而鑄之爲一金以我之鬼合天地萬物之鬼譬如木之爲物可接與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鬼吾鬼何者死何者生

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鬼因鬼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無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衆人以鬼攝鬼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鬼運鬼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鬼之藏鬼偶之鬼之游鬼因之鬼重寓日鬼夜合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鬼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鬼狂習也夢者鬼無分

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对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鬼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鬼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鬼凡造化所妙皆吾鬼凡造化所有皆吾鬼則無有一物可投我者

鬼云爲鬼鬼白爲鬼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鬼從鬼升重濁者鬼從鬼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鬼鬼半之則在人間升鬼爲貴降鬼爲賤靈魂爲賢屬鬼爲惡

輕鬼爲明重鬼爲暗揚鬼爲羽斂鬼爲毛明鬼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虫可勝言哉譬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三者具有鬼鬼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鬼耳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因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鑠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鬼鬼知夫條往條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

生不第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
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
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呪能
於至無見多有事

鬼者水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大故人之
鬼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
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我同蓋神
未嘗有我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
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
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為八荒是道也能見
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
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
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厚火
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人勤於
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
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鬼義則
陰而冥可以御鬼
蠅蟻轉丸成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

俄去殼而蟬彼魂不思彼蟬矣白

庖人養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美而遺足尚動
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
曰生死

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
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
生故不見死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皆是大患譬如化人若
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
已亦有亦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
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騁不已殊
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鼻本無有
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
溺之

五鑑 鑑者心也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
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
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
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

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影畫為身或以老畜
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
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
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
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并惟聖人
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
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
然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
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
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
動搖之惟聖人能歛焉有於一息無有一物
可役吾之明微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
問吾之云為
大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
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
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
其往無存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
本原不古不今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故物我交心生兩木摩大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沉於爾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專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吾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懷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

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屋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宵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耳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非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有

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

雖妙能役有氣而不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之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積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

不神或曰厭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 七者金也食者形也

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

以所見為夢久見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禮者多夢簞豆好智者多夢江湖

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而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

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

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有人問於我曰爾

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

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為我所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

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

氣合萬物猶破屨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欲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

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畔夫習牛則獠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

變蜣螂外蒸蟲蚤瘕則龜魚螭則鼠蟪我可為萬物

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也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眾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虫盛者毛虫不育毛虫盛者鱗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域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

○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 釜者化也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

卷六

二十一

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禽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腑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鑑治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萬物今之行情不停亦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含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亭自若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星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實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瓜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不化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

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箭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離離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

化雖移不能厄我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

史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鵠之化無昔無今

八等 等者物也

古之善操者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

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惟道

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

花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

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

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

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

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

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

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

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

慕物凝出心悲物淡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

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樂女

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

此物存者

鳥獸俄吻俄向俄向俄逃逃草木俄茁俄俄

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均一物也眾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

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

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 藥者難治也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虫毒身勿

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

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

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

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

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慎可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

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

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

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

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我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通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通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身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拒之不處之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窮以遺者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餅有二竅水實之則倒瀉開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卷六

二十七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指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

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輕忽道已不可訛謗德己不可鄙猥才己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

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天不能春違冬翁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摘改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賤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卷六

二十八

謀之于事斷之以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

之疾無藥可療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它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

近就遠可譬而已久則害生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遠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過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茅苴用之常桔梗茅苴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

為賢庸常作賢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言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

不見事不見我不言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

列子



卷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為冲虛至德真經

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純鵲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醴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者寧生程程生焉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去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顏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孔子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塋軍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死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徽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

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爲而復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時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凡一氣不頻進一形不頻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小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犯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惡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

虛亡處亡塊若躊躇步跼蹢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虛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齊問乎蒸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齊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

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獲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夫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監禽獸水監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

者亦盜也。公公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肝脾脾腎腎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肝脾脾腎腎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舛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踐無傷，痛指撻無痛，癢乘空如履，寢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破與其視雷震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

心山谷不蹟，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曰「百餘年不報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假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慈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

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懣懣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當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莫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也故運物而不悞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簣措盃水其肘上登之鍋失復者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掛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止闊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

卿之古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僕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未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吏商丘開之舍中夜未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窮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素軒緩步閑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眊之切史既而狎侮欺詭據止切必結挨切海枕切生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骸骨無殘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瀦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眾助同疑子華矜吝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

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瞽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迺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猶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驚者

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鴟鴞之類無不柔馴者雖雄在前尊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鳶曰鳶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樂發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鴈深之淵矣渚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諧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

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者陵視舟之覆也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拊者巧以鈎拊者憚以黃金拊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癯者承蜩猶

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也若槩揀駒吾執臂若稿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癯丈人曰汝達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滙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滙鳥游滙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滙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滙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枵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室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室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

問于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聞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剖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丘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十六衆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丘子出而謂列子曰諸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馬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丘壺丘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十七乎不誼十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子出而謂列子曰韋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

壺丘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丘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瀦為淵止水之瀦為淵流水之瀦為淵濫水之瀦為淵沃水之瀦為淵沈水之瀦為淵涇水之瀦為淵汙水之瀦為淵肥水之瀦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立未定自失而走壺丘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丘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丘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為茅靡因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怗然而封戎壺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

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先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聚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順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樂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為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欺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遠於邠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滷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

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揚朱熹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要執巾拂舍者避席場者避寬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揚朱過宋東之於途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勝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

十七

十九

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殺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貔豹驅虎為前驅鴈鴟鷹鸞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莫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

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拜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駭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魁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蟻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渚子為周宣王養園雞十日而問雞可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雖無敢應者及走耳惠蓋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蓋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蓋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蓋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冲虛至德真經卷上

冲虛至德真經卷中

周穆王第三

恭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及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處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五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蟪而不可饗王之嬪御醜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緒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虞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聲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延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豫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舌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寢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_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園王問恒疑變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馮_音騶而左綠耳右騶赤驥而左白_音駒主車則造父爲御馮_音角今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栢夫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延觀日之所八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常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權技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

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衛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焉夢形接焉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

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僇虐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驚杖撻無不

至也眠中發夢呻吟微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萑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夾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

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賢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禱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竅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繫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

患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膏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鄰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始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

先人之虛家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敏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其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最吾脩詩書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知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素之有革

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及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丘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

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惑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瞿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馬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其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瞞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顧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

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子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樂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執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執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

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無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實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事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其疾哉安方能已之乎文執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執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以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練人之生練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螭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

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憊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

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交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問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詭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鐵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遠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

而怖之引烏號之弓養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鐵中前括括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畫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今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德化之顯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

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充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夏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龍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土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瑯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僂僂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春夏之月有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
髮此之北有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
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
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螭羣飛而集
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
子羽方畫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
文亦書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
阿徐以氣聽粹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具楚之
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樹而冬生實丹而
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蘇州珍之渡淮
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
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
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
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大形王屋二
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德山此

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
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
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
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
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
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
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
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
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
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孫孫無窮
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
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
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
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
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
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

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
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大或壽唯
聖人能通其道夏華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
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
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
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
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
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
名曰終北不知降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
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甑頂有
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潢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
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
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
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
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孽阜亡數有喜樂亡衰
老哀苦其俗好聲相贊而迭謠終日不輟音
饑倦則飲神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澤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歔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射舉隔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植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筵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明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美總隔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而束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糞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_與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_大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燂則煙上謂

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問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鐵爲鈞荊蓀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

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事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叔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返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澶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鄭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幾於郊衢撫節應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友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攬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遲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起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幾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含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奔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順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睜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

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自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楚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

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陰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轡馬蹄之外可使

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卯以睚眦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其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趣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拔胃受矢鏹鏹推屈而體無痕槌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寔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莫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泚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淩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

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嗙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過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馬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嘉肅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冲虛至德真經卷中

冲虚至德真經卷下

葛光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其若我哉命曰汝其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穀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達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國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

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權_山出則結駟在家然有素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款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其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

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孤貉之溫進其戎菽有柏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過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既立有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憐也願赦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弟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實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

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
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
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
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
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
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
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
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
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
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
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
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
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
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
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
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
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
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
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
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
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
不誅也可以生而天福也可以死而天福
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
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
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
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
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
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
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
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
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莫不爲
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

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
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弟曉終謁三醫一曰
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
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
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
衆賢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
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
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
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
季梁曰神醫也重脫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
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
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
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惡之或不
薄此似友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
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當難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
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

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
 大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運順信性者亡
 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慙
 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
 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
 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
 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
 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
 孰能礙之墨居辰庚戌大單至音單加
但許元火慙屈結屈二切單至音單加
連二切慙屈結屈二切單至音單加
卷九 四人相與游於世
 大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
 佞惡直婢張二切所夫切使辟四人相與游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
 微也阿文慙第二切情露張二切護屈二切極凌
 詐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

悟自以爲才之得也。服與疑與謙切。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適聲自以行無戾也多偏自尊乘權使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賜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僂僂加俱烏成者俏加妙成也初非成也。僂僂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雅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渠丘據皆從而泣曰臣願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焉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歸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鸞無子同詎憂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矣蓋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憚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缺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謂寢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

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耽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偽如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於桎梏太古之人知生之暫未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惡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以放

餓死屢季非亡情於貞之節以放寒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楊朱曰原憲案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案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案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害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要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聞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聞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聞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聞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聞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聞性凡此諸聞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

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
舍威威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
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
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
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
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
可衣衾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
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
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
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
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
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塋門百步醴漿之
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
危人理之悔矣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
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
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雄齒婣初能大靖切大
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
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
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
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

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
近至於遠也僞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
道違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
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莫不時其治也喻
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
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
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
命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
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
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過而死之易及以難
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
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
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
不得忘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連
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
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
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
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鑒行於一國

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
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
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
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執謂
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僞耳非子之功也衛端
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
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
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
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
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觀口所欲
嘗雖殊方僞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
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
塗徑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
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
上不絕聲樂樂未盡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
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
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
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
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楚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子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識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實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人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故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遽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應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

世汝爲之手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手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手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手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手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問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甓澤四體不得斲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禹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壽者也縣治水土靖用不就殫諸羽山禹纂纂事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早宮室美饌見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

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空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林垓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綴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桀纣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

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簪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牽一羊舜荷簪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速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執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

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運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歟故如霍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脆急一朝處以柔毛絛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猶如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德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廣

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陰室綿續孤格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笑哉菽甘泉莖芹泔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黃列於口慘於腹東晒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姦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棄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頽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于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其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受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殲食靡用，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

中矣。請於關尹。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絳殺蚩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快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楚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及孟氏之父子叩門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謀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

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按陳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都如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都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都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都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

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龍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吾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遂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

謂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蹴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簞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此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牡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

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求楚王曰善孤丘丈人謂叔孫教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教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之叔孫教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教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教死果以吳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過盜於

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而去視之歡然亡憂者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過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戒而其弟適養至關下果過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存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榆切並魚而笑飛鳥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張家臣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孫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贖之爰種目
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孫父之
人丘也爰種目曰謬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
嚔嚔也然遂伏而死孫父之人則盜矣
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
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荻教公自爲不
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荻冬日則食橡
栗荻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
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
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
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
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
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慤以
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
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
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
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
曰多岐路既及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
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

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
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
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
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
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
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
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
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
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
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
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
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
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
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
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
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
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
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
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
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

子亦猶是也鬻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
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
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
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
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
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
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
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
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
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
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
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
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
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
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
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
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
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
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
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

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校策鏐策鏐切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順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蹟林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馬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冲虛至德真經卷下

庚桑子



頁一

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絮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游吳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元詹子唐封洞靈真人書為洞靈真經

洞靈真經

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居羽山之顛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屢毀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且子我其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屢毀曰不者夫尋常之汚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鰭弱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弱之祥且也尊賢貴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諸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湯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災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言未

二

三

突南子榮之榜色蹙然膝席曰梓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貴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榜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欲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發矢一招招无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惜此之為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泰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

三

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蛻墜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矣夫替視者以難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黷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適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惡矣無能滑吾天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錫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聃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

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邇不知邇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懷鬻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業稼而荒賢之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鷄義而有其國凡人不可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黨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墜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

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飭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鷄厄暗而作負日任勞流汗濯墜夜分僂息闔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堅之道也噓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刺情崇想舉志所事倫揆忘寢謀効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實其業履是為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弟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威則鬼神助信義教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

回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嫌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嫌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嫌人情自然也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詭處勞而不為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辜也吏之有辜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

相信者由主不動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饋，帛與細繻曰：余未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苦，何以權之？亢倉子曰：水陰沍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早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實傳章翼，嗣令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實於此，飾楚之實以賞罪於君楚，所不能為君，必致夫莫令，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還，不直以耗，宛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間之將，警勸備倫比，勸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鄭焉人。

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無天具，展其欲，百吏無天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携持，保抱通逃，隱蔽深淵，據米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惑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實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卿，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外，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過，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不改是為惡。

戾於縣，則誨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州，則移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過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冒懷，無有干背，惰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前巧罔溢，益至而正雅繁，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飾，益來而察諍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關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

所於怨夫東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
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
條國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遲安
得動哉平王及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
一善喜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
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
異益恐山澤遠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
哉通者乃媚僕臣累舉權任頗階左右意余
屏昧無能斷明徒唯茲共和依違浸長自賢
敗德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澁固黨於是弃
左右近習三人市敗庶司尹天五人曰無今
臣君者附下同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
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與服純
繁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與服純繁則人不
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則易
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
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閑閑舒而歡欣交通矣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夫服
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餘貴德知恥
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

於餘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餘正三者理國
之宗也存其末之世與服文巧憲令穰祈禁
網頗僻夫與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穰祈
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
炎慕則人不忠潔而恥朴貴華矣俗多忌諱
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
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朴貴華之謂浮
上下膠戾之謂實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
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實器能之士
不官於冒浮實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
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
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
也故周之扶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
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
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弃不殺及此言也
乃以弘壁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
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達之
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
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朴亢倉子曰政煩
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朴夫人俗隨國

政之方圓猶蟻屈之於葉也食蒼則身蒼食
黃則身黃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
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
人貧向粵之鉅鑠以精金鑄準為之羽以之
措筭則其與槁朴也無擇及夫蕩冠學虞術
觀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
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威紫蜺以之
剗獲則其與劒刃也無擇及夫山邪流毒沸
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
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
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
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
鮮姦者出言天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
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
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
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
姓富史刑曰省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
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
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聞遠牽

率莫推時序卒蒙赦有遇賊害者訖無所快
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避生黠計更勞政酷莫
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
無道不義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
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
道行義者被_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
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
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
怨嗔祀感神益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
生而物擇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
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
世之感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
官之本矣卓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
為病國鬱則百患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
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
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
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

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免奔有為人主之勤
無為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
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
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
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
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其愛
憎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
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
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
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_{十三}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_{十三}鉛石也今夫
以隼翼而彼之驕視而不明者正以為隼明
者視之乃驕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
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
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
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理也以
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夫聖主之用人
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
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

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
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
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
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人主
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
不知類矣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
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
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
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若
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
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
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
以耳目取人人皆黷施以買譽以心慮取人
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
自化吏黷施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_{十三}時主
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
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

似不同然察其志微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剛
許不怨黜退不悖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
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貴鬼神開
贊礪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
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
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
其志微其心盡在竟位所以聞奇則恠見異
必悖狙獪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
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開羆狄交侵喪亂弘
多萬物不化夫不悖貨財不斂人力不損官
吏而功成政立下自百姓上識主德如此者
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効一時功
利規實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
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無理之世人得邪龍
覲問事者亢倉子曰既榮名而臣人者心莫
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
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動為國修政今之清動
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
宜合於大體為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
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拒事得其所

十

十

心以事為主拒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
位不公不合瞻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
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
有才臣不忠不忠不忠不忠不忠不忠不忠
不忠不信道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
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
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豐肆其
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
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
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眾
也餘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
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
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微神課識或負
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
職司勤辦居室儉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眾
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
而不怨智者不疑其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
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

十

十

人不自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
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
指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
謹鄰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游
者久之矣所如寡舍或為乘時夸毗者所出
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
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消之曹務其教訓而專
信義吾乃今不知為工受不信為信信而不
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義人義而不俟義為
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尼隨退胡以取貴乎
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
譔超然而歌曰時之興兮信義昌時之默
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
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
者真不行也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
時上士乃隱隱之為焉有可虱也莫可為
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故莫
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亢倉子曰賢
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悞無若天子靜
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

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功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囿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反媚惟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舉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若者黃帝得常仙封鴻臚容丘封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寧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校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元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元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餘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所共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順道篇第七

閔子齊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幾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不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

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感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駁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威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愛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寒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龍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

下雅曰文王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為人臣者然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交遊稱其信卿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高冠服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劍而去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乎賢

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戾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家其衣食知其過而不言者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反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厄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視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胃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欲口謀將然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然謂多言之人為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能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闊而心躁者謂叢雜之人為穢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能究詳時有不可不應堂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量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

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莫不遠志而宣言云不過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懸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情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忌日積兒童之所簡者適者羞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適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刀產約刀產約則輕流從輕流從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

闢人闢人非徒爲墜利也貴行其志也人人
闢則朴則易用則邊境安則主位
尊人闢則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
力博深闢則刀耕產複刀產複則重流散重
流散則死刀處無二慮是天下豈一心矣天
下一心軒皇凡遠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
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
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墜
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
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賢
功資相氣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增
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
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耕師旅男不出
御女不外嫁以妨闢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
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
天也養之者墜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擾
耘之容手是謂耕道闢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時莫不墜冠之以土功是謂大飢凡稼早者
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
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闢闢

之道見生而執生見死而獲死天發時墜產
財不與人百耕有年紀土無年紀土無失人
時迫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暮之當刀時
而薄之此從耨之下也夫耨必以早使墜肥
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
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
無使有餘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
上得陽然後成生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
相害故速大正刀行通其中疏氣冷風則有
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墜之
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耨傷之也苗刀
弱也欲孤刀天也欲相與居刀熟也欲相與
扶三以弱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
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
耨也大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坑
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秕坑而專
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
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
禾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飽而香春之

農一

三三

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
秕而青需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園米而寡
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青短穗得時之稻
莖葉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
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泉而
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
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
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
而頸族二七以氣行薄翼而薹色食之使
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
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
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氣不
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
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疾人無疾
疾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
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闢王不務闢是
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將脉強兵於天下使庶天飽戎必致

農一

三三

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寶道之亢倉子至
自榮泉賓于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
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
虧躬曰朕以主氣異之間而寧弊弊焉以所
刺氣故抑者亦隨开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景主一拜再舉欽黼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
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櫟而虛俯正顏色曰原
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凡兵也者出人之威
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
實無少選不用貴賤天少賢愚相與同察兵
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
傲言推挽兵也侈聞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
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闢矣
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
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樂而死者欲
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
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
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
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
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
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
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
也勝負之決勿微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
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
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聚也心欲
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
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
其敵誠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
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
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
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
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之入於敵
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
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
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勉敵資以章好惡以
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懷恨凌傲遂宿不聽者
雖行武焉可也先登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
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勉其國不屠其
人獨誅所誅而已矣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

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府庫之
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
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
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
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與稽首
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
如也而心滿益冀於是步前稱壽為亢倉
子壽拜居前列師位嚴于饌室又月涉旬
辰加天雖開音白晝行道

洞靈真經

莊子



頁二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休生睢陽蒙縣嘗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秋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濁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矣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不勝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喜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字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執糠粃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過諸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乎海內之政往見四千皞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啻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汧汧繞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汧汧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汧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

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道遙乎寢卧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吟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杳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謠者叱

者吸者叫者譟者哭者笑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嗚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恭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開闢小知間闕。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闢。縵者審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誼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佚啓態樂出虛蒸歔噓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曰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臟賊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矣蓋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衆乎。人之主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焉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持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蓬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者也通也者也者得也通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
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
以虧愛之所以成其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
也師曠之技藝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
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
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
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
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
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
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
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
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
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陳大勇不忤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
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
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獨缺問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
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
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水則腰疾偏死
鱸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後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蕘麋鹿食藂蛆甘帶
鵲鴽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獾狢狙以為雌麋
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焉曰子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既利害之端乎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美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胞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芟芟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臨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

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惡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國哉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過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難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乎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牛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跣者然罔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勳刀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入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斂畜乎樊中桀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斂言而言不斂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重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棄人而聞其捷而目將榮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桀殺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亢孔撈來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諱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者也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暗

彼閑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經也伏羲几筵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藥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要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弟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慶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

聞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不出且為澤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速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瓶盛溺道有蜚蜚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桀桀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乎哉若將比乎於文木邪夫桀桀桀桀桀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託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咄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喫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此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顛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繡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累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李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李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李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李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齋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間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子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得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

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
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末邪彼何賓賓以
學子為彼且斬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
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
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
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
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
位以濟乎人之死無祿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
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
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
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泥若
而辭寡人醜乎卒投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
而行寡人邇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勝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
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
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
投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
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
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
也德友而已矣闕跖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

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蹷蹷太腰說齊
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
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
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
惡用膠無憂惡用德不貸惡用商四者天鬻
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
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
人也嗟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
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
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
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
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
子曰不益生何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子以豎白鳴

南華真經卷之一

南華真經卷之二

內篇大宗師第六

三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達蒙不離塵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嚅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頤淩然似秋燠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萑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嗇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皀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喜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善者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俸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雖斗得之終古不減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

擊嶮嶮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
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
官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
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真
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
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
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
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竊守而告之參日而
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
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
名為撓撓撓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
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
始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
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
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
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
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
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鵲炙浸假
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
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
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

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
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不聽我則捍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也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鑄
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
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
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
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
生無所終窮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
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計徐徐其覺子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矣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若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侵蜚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寥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汝鄙人也何問之猶豫也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棄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微疏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宵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狙之便執矰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大未既其實而因得道與東雄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尤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也有慶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歸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爨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爨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僇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鬼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累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訥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鞭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顯

顯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遠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覺寔為仁跂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閭扼驚曼說街竊嚙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械滕固屬錫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擄囊而趨唯恐械滕屬錫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米糴之所刺方三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杜殺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荑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曰：何道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距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倍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誅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迷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擯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捐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箏簧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專慮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

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具，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罔罟習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頑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矣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倖釋夫恬懷無為而悅夫嚶嚶之意，嚶嚶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

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還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
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
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
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
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
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住居
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
下始齟齬卓犖而後有盜跖曹史之行故舉
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
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
者向為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
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
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
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
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
齟齬卓犖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專之
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

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儔之吾
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
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
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
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
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
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
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
下四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剋彫琢其熱焦火
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
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
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脰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
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
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
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識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推繫決焉天下
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
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
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
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
之不為桁楊接指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桎
也焉知曹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
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
行天下間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
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
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開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經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儵然止顰然立曰叟

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道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手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渾溟解心釋神莫然無理萬萬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純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聞其情

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罣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而無已無已焉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匪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南華真經卷之二

南華真經卷之三

外篇天地第十二

四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忘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業於事事業於義義業於德德業於道道業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遊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大道淵乎其居也濶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抹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而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

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汲于天下鬻飲之爲人也聰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棄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專知而大駝方且爲諸使方且爲物絳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親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閑于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

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天子閭行邪無落吾事佗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及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縈縈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向子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雖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開題見季微曰魯君謂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當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不敢輯季微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述者東蔣開題親觀然驚曰鮑也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微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播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溟然第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澹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國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鑒本為機後
重前輕學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機為國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誠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問焉國者曰子
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國者曰子非夫
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東獨強歌以賣名
聲於天下者乎世方將忘彼神氣隨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
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頊然不
自得行三十里而後命其弟子曰向之人何
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
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
功多者聖入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入之道也
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
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
沌氏之術乎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諄將東
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
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
物也往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
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
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
其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
天下化乎○挽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
謂聖治顧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
給之之為安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
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棄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
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堯而
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
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
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
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
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
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
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
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
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
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君邪謂
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

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喧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鴝鵒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紫其內皮弁鷩冠笄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榮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卿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專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

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余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雖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庫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專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專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感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專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卿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繫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凡變而賞罰可言也雖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雖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到道而言連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之有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予天之令也我人之令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開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飲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衡然而顙頤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違境有人焉其名爲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還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相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相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相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弛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違孝之言也

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崑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遠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祿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感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此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歲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執龜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

揮輝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養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達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衆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集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適率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適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窮約之未陳也威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覆之而已將復取而威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寐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蓬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國於陳秦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豈知用舟而陸行莫知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新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枳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絜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捩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亦捧心而竊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塵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遠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國道遠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來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

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懷合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運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撓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啗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

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鬱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誅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
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
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
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
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
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墮苟
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
細要者化有第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
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專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
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焉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
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
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先矣而不懼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
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真動則平
營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
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
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為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愚以
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
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
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

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濟淩高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遠德下哀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哀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哀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渚渚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意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僥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於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

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正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鄰今故故遠而不悶擬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敗弗爭不多辭

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梯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駟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鵲鷦夜撮蚤察豪末盡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天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黜黜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其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

化何伯曰然則何貴於遁邪北海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踣蹢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者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及其真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嗉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躋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有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鼃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虻
蟹與蚪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
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藍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
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
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
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眞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莫據莫避莫處莫就莫去莫樂莫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躊躇弗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莽乎而無從出乎莽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嗒嗒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去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

且吾與子親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食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違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間里之識子欲之乎髑髏深嘆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

道而重以楚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詭譎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堯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道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汝果養乎乎果歎乎種有無得水則為醴得水土之際則為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焉陵焉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鵽鵽鵽招千日

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味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醢願生乎食醯黃軫生乎九飲蒼為生乎腐雖生與此乎不寧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南華真經卷之三

南華真經卷之四

貞五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莫足弃而生奚足遺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

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甯中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千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人民幾乎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振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焉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嚴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報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長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咸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再將三月，犧殺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戴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里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聲，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紐，黿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崑山，有變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鍊，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焉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顧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為王養閼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威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靈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親於呂梁，跡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鐃，鐃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鐃，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鐃，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復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預闔遇之人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

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
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
髀盲駁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
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
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
於戚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
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感而來矣又奚罪焉扁
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
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
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
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
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聲寡聞之民
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馳以車馬樂
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
無管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比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挂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
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

之無須更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
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
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成也雖飢渴
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
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
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
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
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
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
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
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
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
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
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
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

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觸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者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之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幸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忘其為鳥也盼盼然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驕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赍褐食糝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

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雎又曰弊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履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忤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歲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

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子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鴝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彈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察囊躍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類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謂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其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杼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及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新見我今也又新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五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攝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遵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配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手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耳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墜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肆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汔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騷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袂者事主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子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絨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

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賴乘駟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廖乎諸大夫覺然曰先君王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
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
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
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
也文王於是高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
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
朝令而夜適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
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
言天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
斯須也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
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
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
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掛御寇而

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
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相相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
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
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
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
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
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
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
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
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

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墮焉如新生之憤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漂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技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匿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醴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哉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往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殓墮其天紼紛爭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

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者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焉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矧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矧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矍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訥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奔壘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富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光曜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

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運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妻之絮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穀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夫子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朽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鮪鰭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磔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阮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趺楚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者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楚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楚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鵲卵魯雞固能失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階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肩隄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

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矣。莫惜于志。鎮鄒為下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

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哉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焉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蓋矣第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言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膿脂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蹇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誅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微志之勃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實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遵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曉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人乎人乎一崔適弄昇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默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曰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蒙羅杜乎黠
馳之運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
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
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慈莊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
寡人亦有杜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
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
曰何哉莫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
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
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
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
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數夫數病也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為義假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假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
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鑿固外
戰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

錙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
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勿擾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
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
御昌寓駢垂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
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
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
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
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
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
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云其害馬者而已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
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
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
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
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
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
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
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
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及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
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
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
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襲裘而夏造水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宮動鼓
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

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天儒墨揚棄其方與我以辭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鉅鍾也以東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迓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隲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捩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顧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狙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棄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歟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

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慕曰豈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鵠生於宅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過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夫堯知賢人之

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賤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賤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賤賤昧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賤昧者也濡需者豕虱是也擇疏鬻自以為廣官大固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大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重也

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鷦目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傳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如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宜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

可以無產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擢乎閭不亦問是已美哉然為以不感解感復於不感是尚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閔休彭陽曰公閔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實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閔休聖人達綱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操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陵草木之蹊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井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閭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圖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陰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

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螞蟥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螞蟥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螞蟥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

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絃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呷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若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國秦治民焉勿滅秦昔子為宋耕而幽秦之則其實亦幽秦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與齊深其耕而熟稷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來為故幽秦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佳華葢毀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漬漏發不擇所出深殖竊靡內熱漉膏是也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季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難之曰莫為盜莫為殺殺人榮辱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德為莊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惑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來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專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

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太史大史曰伯常騫舞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捧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筮於故墓不吉卜筮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鳴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眾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

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狗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之矣乃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親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真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

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卷之四

南華真經卷之五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真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黃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蜚蜚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漱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鉤巨
縮五十犗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
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
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
後世輒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
累趨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千辭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失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
鬢摩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
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君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戚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萬世之患抑固寡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
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與其譽亮而非禁不如兩忘而閉
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於爾宋
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閭阿門曰子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魚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
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弗
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刺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
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廟足而藝之致黃泉人尚有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
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寔其
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
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
微為顙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
不欲墮墮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
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
有天窗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礫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諒知出乎爭榮
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鉅鐸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
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殲可以休老寧可

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
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
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
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見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吊之三
年申徒狄因以陪阿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
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
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著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執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
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
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
心悲第子問子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
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
問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子綦甲也蛇虺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
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
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盟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足陽子居覺然舉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裏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秋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

違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耦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伐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玉與王子搜搜縋登屋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僂侯昭僂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僂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僂侯曰善哉教寡人者東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若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

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家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兵軍入郢說是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奈以爲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居於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三日不舉六十年不製衣正冠而蹀

挺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夷狄而歌商頌聲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養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
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
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
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
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抱瑟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
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
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
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
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
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
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下
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
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
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我為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
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
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
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柱而埋
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
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
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
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

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
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
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繫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
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
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
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違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無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技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教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於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跖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巧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具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若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

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者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威將棄而天比于剖心于胥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心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棄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雖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民既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鍾鼓管籥之

聲口味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悵溺於滂氣者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溺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滿而不含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慙求益而不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諸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理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水眼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太子王乃拔劍。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鋸，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鉞，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鋸，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眼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臺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選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幸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因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仕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入倫以化齊民不奉多事子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之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繩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頹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默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逢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長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淵淵還車子路授錄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其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及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眾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此面而立敦杖感之手顚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馬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以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鰲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鰲為儒備河閭九里澤及三族使其第臺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鰲自殺其父夢之

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天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持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既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拔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色直年隳敝精神乎寒洩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

賊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事百
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泰王有病召醫彼
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詘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
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垓乎仲尼方且飾
明而晝從事幸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
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
宜汝與子願與謀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虛
詐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
者動與過也當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訛之離
內刑者陰陽合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
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肯有順慄而違有
堅而纓有緩而舒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之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
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肯人得矣正考父
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執
不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
上儕三命而名諸父孰協虐許賊莫大乎德
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
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
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鬻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僂快因長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楚外通勇敢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愧達於知者貴達大命者
隨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其十乘駟釋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肆
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
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豈
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
牛乎水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
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
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
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天爲烏鳶食在下爲蟻蟻食食
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
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微
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
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王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
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意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若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指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開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王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肢

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動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箝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也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肢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佞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闇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國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欲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闢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譖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觀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

運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訖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繁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闢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闢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欲以深爲極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闢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雖環瑋而達於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耗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
里天與地平山與澤平日方中方覩物方
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
窮今日適越而音未達理可解也我知天下
之中無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郢有
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郢丁子有尾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踰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
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
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
有母一八之怪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圖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概也然惠
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
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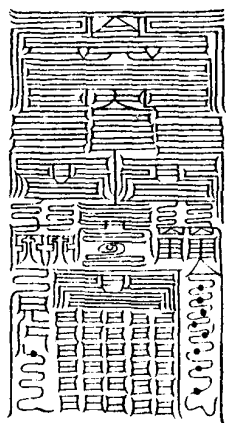
以不墜不陷風雨雪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
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
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
塗墜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
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
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
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
蕩而不得迷萬物而不反是窮智以聲形與
影競走也悲夫

南華真經卷之五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二五稱符上經卷上靈
此乃太上寶之於紫微臺眾真藏之於名山洞室一曰崑崙山陰
老君曰混沌之初微妙之源開闢以前如有
靈寶自然具文象帝之先吾為靈寶大道之
淵門受其精妙即為天地人之神五符清濁
氣分吾將去矣符經秘於紫房傳告無窮萬
曰道行無窮時也
老君曰太上靈寶生乎天地萬物之先乘於無
象空洞大道之常運乎無極無為而混成自
然貴不可稱尊無有上曰太上大無不包細
無不經理妙巨尋天地人所由也在天五星
運氣日月耀光在地五嶽致鎮山高海淵王
侯中原在人五體安全夫天無靈寶何以耀
明地無靈寶何以表形神無靈寶何以入冥
人無靈寶何以得生故天地人三五合冥同
於一也是故萬物芸芸以吾為根以我為門
何以為根門吾有靈寶文詣蓬萊府謁為真
人諸天中央入明堂歷璇璣登無極紫官拜
為道君下治萬物來入中原秘於勞山之陰
五帝代禪不得妄傳妄傳必有死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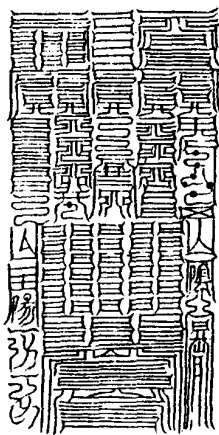
老君曰蛇得靈寶化為神龍禽鳥得之為鳳
 鳳凡獸得之改為麒麟凡夫得之號曰聖人
 何謂聖人子有通聖具文能常服之遊戲五
 嶽逍遙太空改易五內變化形容崇積精朴
 執役鬼神通徹十方隱見無常登高乘雲遠
 遊高清詣蓬萊府謁為真人上朝紫宮與大
 聖尊神合同功德昔黃帝受之上為太乙帝
 之道也人能奉是經一心想養之
 者名入太上金闕號曰仙真其人
 老君曰國之將興修致此文人欲富貴不老
 能致靈寶天子得之鳳凰來儀五星合度日
 月光輝四方賓服天下清安妖惡不生諸侯
 同歸壽與天地萬兆不衰諸侯得之列宿舍
 光利國宜家位至昇遷長生久視終保無殃
 大夫得之長延無窮貴位重祿昇進侯王二
 千石小吏至于庶民仰看俯察洞達神靈心
 開內發遂知未然高官富貴環珮鏘鏘延年
 益壽子孫盈堂女人得之妃后君王玉童從
 出青腰侍旁既生貴子顏如玉英壽與日月
 色流三光也仙公曰古者以來至道皆授國
 耳崇奉必得神仙白日昇天王使供養保金
 身命益壽昇保宗廟安國家永享元吉吾言

老君曰靈者道通也能通大道至靈使役萬
 神寶者能與天地相保故曰靈寶太上道之
 極尊五謂天地人符命也洞玄者與空洞本
 具大也五行之母故曰五稱自然符上應五
 星制致五斗合盟下表五嶽五行同根中寶
 五藏五道之根五音合咨夫道士得之五內
 易已通天之靈役使萬神坐致行厨乘雲駕
 龍白日昇天能上能下變化無常恣意任情
 道法不煩秘之玉匱慎勿輕傳此可經無數
 之劫永無窮時仙公曰言天地有劫
 數期會道無極時也



手賜玉東方其時春其行不其音角其色青
 其數九法天少陽之氣其獸青龍其日甲乙
 諸道士欲求神仙長生不老役使萬神以青
 縑為地朱筆為文盛以青囊著左肘修德行
 道其神自詣諸百姓取青石朱刻符文鎮東
 方也仙公曰五帝各受太上靈寶自然真文一
 篇是道之真文
 一篇是道之真文
 一篇是道之真文
 老君曰諸百姓顏色忽變口中青者肝必有
 病木傷於金急行南稱符著西方此稱符就
 東方更作東稱符服之以安其神以延其命
 以救其病三九二十七萬病無不瘳者所
 謂臨危得濟死而復生者也
 老君曰諸百姓凡欲得錢財索婦女結言之
 定要誓規圖善事願成濟上章求貴人通詞
 訟理冤枉青腰玉女主之諸欲得此福願者
 先行東稱符五九四十五日次行北稱符就
 之
 老君曰諸百姓治生不利錢聚復散與造校
 計所圖不成為人所疾數見加誣怨無所告
 窮無所訴欲消此災解此罪者先行東稱符

九十日次行此稱符五十日



老君曰南方榮感赤帝大臨靈寶南稱符字通陽南嶽衡山官屬九百九十九人姓黃一姓陳字幼林直符直主玉女主之於心於體主口唇舌胃王南方其時夏其行火其音徵其色赤其數三法三光太陽之氣其獸朱雀其日丙丁諸道士欲求神仙長生不老役使神靈以赤繒為地黃筆為文盛以赤囊著心前修德行道其神自詣諸百姓取赤石黃刻符文鎮南方也仙公曰南帝受一篇

老君曰諸百姓顏色忽變口中赤者心必有病火傷於水急行中稱符著此方東稱符就南方更作南稱符服之以安其神以延其命以救其病六十四日萬病無不愈所謂

氣絕復續口噤復開也

老君曰諸百姓辟五兵却虎狼安己身管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睦人見則喜不見則悔責宜從軍可速行止咎他人謀議已不成患禍已不生杜姦邪之路塞妖怪之門咒咀還受其殃厭盡遠得其罪斷縣官之氣絕口舌之源赤主玉女主之諸欲得此編願者行南稱符三九二十七日次行東稱符就之

老君曰諸百姓患於瘡癰厄於畜生身多疾病數亡子孫室家不和內外鬭爭或自相咒咀呼天稱怨或自恚恨或容相厭惡神術散去歸天王相不復管護姦邪入其門妖怪起其室從軍不歸遠行不還困於口舌厄於縣官欲消此災解此罪者先行南稱符三十日次行東稱符九十日



老君曰西方太白星白帝少昊靈寶西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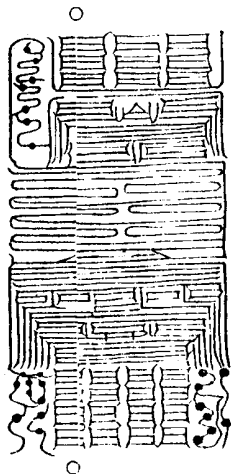
字通陰西嶽華山官屬千人姓周字元起直符白素玉女主之於肺於體主兩耳右手脇王西方其時秋其行金其音商其色白其數七法七星少陰之氣其獸白虎其日庚辛諸道士欲求神仙長生不老役使萬神以白繒為地黑筆為文盛以白囊著右肘修德行道其神自詣諸百姓取白石黑刻符文鎮西方也仙公曰西帝受一篇也

老君曰諸百姓顏色忽變口中白者肺必有病金傷於火急行此稱符著南方中稱符就西方更作西稱符服之以安其神以延其命以救其病五七三十五日萬病無不愈所謂臨絕復蘇死復得生不煩醫藥者也

老君曰諸百姓凡欲奉君主事師長回其心得其意尊寵未見敬受學門聰明仕宦還貴渡江海入山澤求得所願賈市索利杜疾病之路塞喪禍之門白素玉女主之諸欲得此編願者行西稱符七十四日以中稱符

就之

老君曰奉君主得罪見逐尊師長有過見遣舉動進退無可亡官失位心意閉塞經河梁則數陷溺入山澤則厄恐驚懼費市折錢疾病不休死亡不絕欲消此災解此罪者先行西稱符七十日次行中稱符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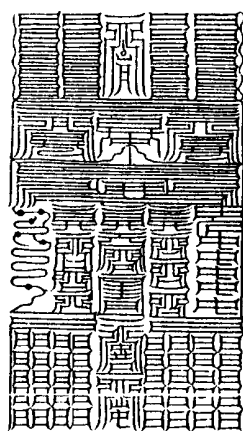
老君曰北方辰星黑帝顓頊靈寶北稱符字通神北嶽恒山官屬二千人姓徐字子雅直符太玄玉女主之於腎於體主腰膺陰兩足王北方其時冬其行水其音羽其色黑其數五法太陰之氣其獸玄武其日壬癸諸道士欲求神仙長生不老役使萬靈以黑繒為地青筆為文盛以黑囊著背上今當心修德行道其神自詣諸百姓取黑石青刻符文鎮北

方也仙公曰北帝受一篇

老君曰諸百姓顏色忽變口中黑者腎必有病水傷於土急行東稱符著中央次行西稱符就北方更作北稱符服之以安其神以延其命以拔其病五九四十五日萬病無不愈所謂氣絕復息日昏復視脉散身寒然後復溫巫祝不施針灸不設者也

老君曰諸百姓欲屈賢來歸已知凶詔逆人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無丈夫女子莫不愛已得心中所願得意中所欲為人愛事救惡莫不成濟為我所求莫不見聽借貸請求莫不如意閉盜賊之門塞亡失之戶太玄玉女主之諸欲得此福願者行北稱符五五二十五日以西稱符就之

老君曰諸百姓為眾賢所棄神靈所損喜怒無常忽然若狂百姓離心子女不附頑癡轉更為錯意願欲求所願轉得更不成為人憂事發覺得罪因人結念更益憂患盜賊數來亡遺不絕欲消此災解此罪者先行北稱符五十日次行西稱符七十日



老君曰中央鎮星黃帝文昌靈寶中稱符字萬福中嶽嵩高山官屬九百人姓武字太倉直符黃素玉女主之於脾於體主腹王中央治四季其行土其音宮其色黃其數一法地中和之氣其獸騰蛇其日戊己諸道士欲求神仙長生不老役使萬神以黃繒為地白筆為文盛以黃囊著衣領中今緣願亦可頭上修德行道其神自詣諸百姓取黃石白刻符文鎮中央也仙公曰中央帝受一篇也

老君曰諸百姓顏色忽變口中黃者脾必有病土傷於木急行西稱符著東方南稱符就中央更作中稱符服之以安其神以延其命以救其病三七二十一日萬病無不愈所謂魂往復來魄去復還不須上問解除禍崇者

也

老君曰諸百姓欲回種大得六畜滋蕃奴婢安家不敢逃亡疾病得愈縣官至解關爭得勝可事皆利。情我者則心痛口乾愛我者則得福無患道我善者則營護日至。說我惡者則連逢縣官杜表絕之戶開楊枯之門黃素王女主之諸欲得此願者行中稱符三九二十七日以南稱符就之。

老君曰諸百姓田種不收蟲螺養枯桑蠶疆死六畜不滋奴婢逃亡身多隱疾治之加劇。不勝爲人所憎爭訟小事逆致縣官禍多福少虛耗日臻欲消此災解此罪者先行中稱符十次行南稱符三十日。

老君曰太上靈寶五稱自然符先天而生與道氣同化吾道之真也所從出生天地天地萬神皆歸於靈寶也子欲清潔精室山居致神靈懷災却害與道合真應得靈寶真文道之本也十方仙人天地萬神莫不來謁也山精地靈皆來朝拜也子欲服靈寶大道之淵門身佩五符萬神區區來歸已也子有骨命

宿名仙錄上清官者當得靈寶經齋潔服符長生不死不老當知所處靜室山居家在何獄分野所應之星假令居家屬東嶽之部先從東稱通明符當以立春時若甲乙王相日入齋堂服符如法瞑目握固心召東方青帝

乘青龍來迎已共之東嶽泰山之上心存嶽神來衛已身青腰玉女常侍已左平鎮正視欣欣如見神存肝正青如雞子從腹出口中次存東方歲星正青有青道如絲從星下來注口中與肝會同咽如吞之三九二十七日

東方直史神曰原太玄甲寅甲辰神東嶽官屬青腰玉女皆至東方無極之仙亦至次以丙丁王相日若立夏時行南稱通陽符心召南方赤帝乘赤龍來迎已共之南嶽衡山之

上心存嶽神來衛已身赤圭玉女恒在已前存心正赤如雞子從腹出口中次存南方熒惑星正赤有赤道如絲從星下來注口中與心會同咽如吞之三八二十四日南方直史神臨剛柱史甲午神南嶽官屬赤圭玉女皆至南方無極之仙亦至次以庚辛王相日若

立秋時行西稱通陰符心召西方白帝乘白龍來迎已共之西嶽華山之上存嶽神來衛已身白素玉女常侍已右存肺正白如雞子從腹出口中次存西方太白星正白有白道如絲從星下來注口中與肺會同咽如吞之

三七二十一日西方直史神建剛玄精甲申甲戌神西嶽官屬白素玉女皆至西方無極之仙亦至次以壬癸王相日若立冬時行北稱通神符心召北方黑帝乘黑龍來迎已共之北嶽恒山之上存嶽神來衛已身太玄玉

女常在已後存腎正黑如雞子從腹出口中次存北方辰星正黑有黑道如絲從星下來注口中與腎會同咽如吞之三十五日北方直史神天建月精甲子神北嶽官屬太玄玉女皆至北方無極之仙亦至次以戊己王

相日若四季之時行中稱萬福符心召中央黃帝乘黃龍來迎已共之中嶽嵩高山之上存嶽神來衛已身黃素玉女常在其側次存脾正黃如雞子從腹出口中次存中央鎮星正黃有黃道如絲從星下來注口中與脾會

同咽如吞之三十六十八日無極大道神皆至諸十方八史六甲父母六陰六陽諸玉女天官列宿四時五行皆至上下四隅八極十方之仙亦至山精地靈百萬之官無取不到自此之後名已入仙宿患百病皆自愈身清目明通徹四方各按圖經修德行法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肉四年易肌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體盡易大道畢矣萬神來朝靈寶皇張與四時為盟日月合明上與天帝為賓詣可命去死籍關守命門也。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卷上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卷下
老君曰服靈寶玉符使八卦之精常在入堂樞前上治太微華蓋中知人家吉凶子欲求仙道當先通八精八精道下之八神也皆知天命也靈寶常致止八史當於家為八方十二辰辰上及門外左右各種通神芝草凡十四株取春書八卦作玄洞通靈符於八方五稱符著堂中中梁上令人通神靈一門之內男女兒童同心昭然如日月坐知四方長生不老致神仙清除堂中為齋堂方二丈四尺分等八方十二辰取章拒十四人先取直門者於堂樞外禁百邪不得入干內次取十二辰從寅始於堂前各刻為人得陽者為男陰者為女各安著堂中辰上鑿地作堦令平其頭子當於中央先以春分時五寅日取蘭艾作湯沐浴至卯日取水釀菊作漿於寅卯地至後日取章拒當取之時清除其傍以小席為座作十四藉處燒香各祭以酒脯再拜咒曰章拒之生體廉身貞守官十二氣通神靈今當與子俱合神卿與子為友同遊紫微之

陽呼子當應問子當唱約不相欺合契為盟三上酒畢收祭握其根刻為人隨成名之別其男女明旦天值東井日於戶前長跪自說曾孫某甲以今日沐浴畢入室施安章拒須至五稱之日各取其筆以日書符隨法著之五符凡十日畢即時燒香至日各祭章拒於辰上先以其字呼之咒曰某君通神靈今與君同字十二辰六句之後當應人十二日祭畢後但自燒香存念八史識其姓字并取白華乾治服方寸七於堂中以通身神與史共為友後得天值東井日解符輒出沐浴畢還著之至後日復出如法凡五沐浴令滿一百二十四日神皆已至或已聞其聲或已見其形如圖狀明且祭之堂樞下神輒與子共語諸神六甲玉女青腰承翼皆已至但不與人語故八史先侍子知人情子當請問八史求神仙長生之法史即為人入天宿省籍籍語人也若先無仙錄生籍去仙遠矣適可修奉史至富貴延命至三四百歲耳徒服神丹金液藥石其與道錯若欲長生役使八史變化

致行厨萬物當解置稱符威以五綵囊懸著所卧帳中取朱筆書白素作八卦玄洞通靈八威神符著心前以後使之也常使五符及章拒致八史使不得去八符主威制使之耳不能長全致停住也收取章拒人各一皮囊盛之竹作一籠幽形狀如壺貯受十二人以皮衣內外蓋其上名曰和荒通神秘奧室著所卧帳中且再拜祝之曰通靈某君常與曾孫共通神靈與今日史甲同乘青龍出入幽冥之鄉今日所道聞諸輟聽戶下二人追所通戶安之當出行之時呼直戶通神某君不六令五惡邪魅進干玉房當進神仙道明玉亦六甲諸神以今日人著夜中念符得史出一史隨人所止也若欲隱形變身以人著左有存史即隱行人中人不見也欲為瑞應怪魁咒行人隨口教令所施為留著處所人自六作聲響史為其變化無所不為也此道既相萬物可藏錄對鬼神坐見八荒能令日月室掩一光能令五色亂其青黃能令星辰違皆改常能令五嶽回轉蹤橫能令四時交易

肺陽冬生草木夏結米霜能令雷電砰礚轟
 以能令雲霧翳鬱飛颺福祿既臻除彼凶殃
 下能修之拜爲仙王變化既至凡百並通生
 符可救命短可長濟度無窮哀護衆生不得
 於凌天下萬民妄爲非道百姓懼怖禱祀天
 中天宿責人遁去甚速慎之焉若使史三年
 黃犯違神靈雖無生籍史爲人請命得延年
 貴千歲也仙公曰勳立善功功滿三百即延
 命千歲矣善功謂濟危救命者也
 致須役使六甲史學仙務長生昇度世爲
 老也也年壽有限常不得人常與年競庶幾免
 數君曰佩靈寶五籙符入齋堂致六甲陰陽
 教神亦如法但不與八史同用百日之限及
 衆神草各不同也六甲齋法以四時日佩符
 名年之中乃畢六甲尋於天五斗爲六甲賊
 在耳一千二百四十日應得六甲父母六甲
 止靈圖通靈符寶籙圖乃可致神役使之耳
 得中父母得所處獄分屬之山陽地者凡山
 女有應知山精所屬之獄乃可用耳此父母
 行名鬼箭一名鬼督郵一名獨搖取其根根
 肘十三魁一大魁在中央名六甲父母十二

異各在四面十二辰上處陽爲六甲陰上爲語丁丙戌庚壬隨甲乙巳辛癸隨丁此陰陽成配也取其根各刻爲人如圖狀識其辰入一以中央字爲魁剛聖主六甲父母十二人度令得本辰各各爲六甲至甲日各祭以酒陰前至三月三日取虎頭毛種之中庭中央破手烏血灌之又生六甲父母又有十三株子亦有魁其色正青汁亦青取其汁書通靈者諸所應書並用其汁書畢取其根治爲散輕室中各以其日服以井花水日出服符日神服散皆如圖法三年之後五符著堂四壁無常符著中央梁上道成之後各盛以五綵一秘室中也仙公曰學道得成天地神靈三不之我不必當醮六甲也求急可以昇騰雲漢駕龍爲先死君曰太上靈寶常先天地而生從本無執老劫來混沌自然道真者也在道爲道本在之爲教先十方之教皆始靈寶也子服五符通真人區區靈寶在東方爲香林館其真人一入精進字敬首治震卦其神字建剛靈寶更南方爲樂林館其真人名不捨精進字覺

肯治離卦其神字月精靈寶在西方為華林館其真人名習精進字寶首治兌卦其神字太玄靈寶在北方為首林館其真人名行精進字惠首治坎卦其神字天建靈寶在東方為連林館其真人名悲精進字德首治艮卦其神字日原靈寶在東南為金林館其真人名盡精進字日首治巽卦其神字玄精靈寶在西南為寶林館其真人名上精進字明首治坤卦其神字柱史靈寶在西北為金剛館其真人名一界精進字法首治境卦其神字臨剛靈寶在上方為寶林宮其真人名至精進字賢首治華蓋其神字八精靈寶在下方為水精宮其真人名梵精進字智首治五音水府其神字八史八史者天地八精常令人通神靈諸道士及學仙之士百姓子欲奉吾十方真道求神仙長生不老當服靈寶先致八史種通神芝草於精舍官館靈廟中十二辰上如法以四時日佩靈寶文正月十五日若七月七日作靈寶五稱符於精舍宮殿下者四西中央著嚴精舍中者著四壁中央

符著中梁上皆隱之勿使非常凡人見之燒香修法存十方靈寶太上真教名誦誦道經願念高仙飛行太極府八史字清潔至立春日東北無極之眾悲精進真人德首同來至大道真人民神日原俱啓之隨子身先青黃金色得如服之壽萬劫春分之日東方無極之眾入精進真人敬首同來至真人震神建剛俱啓之隨子身先青如藍得如服之壽二萬劫立夏之日東南無極之眾盡精進真人目首同來至真人興神玄精俱啓之隨子身先青赤黃得如服之壽三萬劫夏至之日南方無極之眾不捨精進真人覺首同來至真人禹神月精俱啓之隨子舍利亦如丹得如服之壽四萬劫立秋之日西南無極之眾上精進真人明首同來至真人坤神柱史俱啓之隨子舍利黃如金得如服之壽五萬劫秋分之日西方無極之眾習精進真人寶首同來至真人允神太玄俱啓之隨子舍利白如銀得如服之壽六萬劫立冬之日西北無極之眾一界精進真人法首同來至真人乾神

臨剛俱啓之隨子舍利蒼黃金得如服之壽七萬劫冬至之日北方無極之眾行精進真人惠首同來至真人坎神天建俱啓之隨子舍利水蒼色得如服之壽八萬劫四季之時戊己之日上下無極之眾至精進梵精進真人賢首智首同來至真人八精八史俱啓之隨子身先青赤白黑黃得如服之與大道洞合永無極也服符一年十方無極之眾及十方諸已得道真人無不盡至者八史啓之前隨子身先與真相見仙道長生成於此矣道士百姓子不能修法行道但家有此符經刻石安鎮施種章拒身光自至令八長生心開內發甚若日月百病皆愈魘魘邪魔凶惡災害消亡宜官重祿錢財如雲男賢女貞子孫盈堂惠及衆生福德巍巍

老君曰諸百姓自天子以下至于庶民本非道士當有宿恩得吾靈寶經命皆自得延即欲行符取大石五枚各令色純重百斤以還七十斤以上一枚正青朱刺東稱符一枚正赤黃刻南稱符一枚正白黑刻西稱符一枚

正黑青刻北稱符一枚正黃白刻中稱符各安其文以鎮宅五方五行相生無相尅害百病自愈五邪六畜災禍非常各自消亡居官重祿五獄不當富貴日臻錢財如雲傳世延命子孫元元畫八卦洞通靈八威神符於八方種通神長生草於十二辰上令人心開通徹四方逆知未然昭昭若日月若遊居船車行賈市渡江湖入河海辟風波水精毒度保身利財兼十倍不過凶害恒與吉會取一瓶形狀如壺取五色筆畫靈符內瓶中朱畫瓶外作八卦通八威神符祭畢以黃繒衣瓶令掩其口取黃材作簽其上黃絲繩封之題簽五星通靈保鎮符印文五星通靈之印以著船桌中行遠近五獄四瀆五湖三河神精皆來奉迎侍衛所在土地山精地靈禽獸虎狼皆來朝拜還家以瓶著中梁上諸欲饑災行五石鎮宅皆如上法以其日燒香并取白華乾治服方寸七令人通神致福白華者二十四名一名章拒一名章明一名章生一名章草一名章陸一名通神明一名通精一名

通靈一名玉女一名家仙一名家寶一名家宅一名延命一名長生草一名守宮一名守宅十二神一名夜呼一名夜唱一名致精一名陽明一名陰明一名赤易一名白華一名當陸凡二十四名象吾二十四號上應天地二十四氣道家之靈寶用也符者天人命也子有宿命得吾五符與白華共致神精慎勿輕泄與世人子安能示違負天氣殃致賊身上及七世父母下及七世子孫若神靈告子應與有骨命者五八年一出傳付五人皆令五音合其官商徵羽角天值東井日沐浴入室按五方之數燒香左三右七前九後一中央四二十四日應天二十四氣吾在中央五星下臨五斗五岳神靈同致帝座五帝授符受者長生座長二丈中央圓皆重繒為席甲乙王相日以金錢三千至東方福德地席香燒之畢復以丙丁王相日以金錢九千至南方福德地席香燒之畢復以庚辛王相日以金錢七千至西方福德地席香燒之畢復以壬癸王相日以金錢一千至北方福德地席

香燒之畢復以戊己王相日以金錢四千於中方若都市福德地席香燒之畢並使盡合用金錢二萬四千皆已自齋具燒香不得調求五音天宿東井日沐浴蘭湯清潔身體齋忌入室燒香先始東方二十四日畢天氣納和傳付五音子若惜錢財妄有分損不如天氣或未應傳如擅傳天氣不和五星不照五帝不授五獄不關五藏傷殃致賊身仙公曰卿縣道士多貪以金銅錢倍之可傳經也弟子自具五和香以助至心也老君曰靈寶為道之先神靈常所憑諸天諸地諸聖之所共宗玄洞通靈神具符三皇天文大字洞真經本同於靈寶故先撰為五稱符餘著入天氣故曰天文字及為皇符也並可以施召役使天地之靈皆先佩服靈寶施文乃得神得神至輒憑已不為禍殃也子無靈寶文何以畜天真慎於所施召神不常憑已及為人殃害及子孫既有靈寶符當得靈寶圖圖有二十四首天之真氣也吾之法號也大道之真法也子欲求道法先沐浴去臭穢當得東井圖子欲定五帝役山精當得五

岳圖子欲通神靈法先決八精當得八史具形圖子欲通五行致行廚當得六甲通靈圖子欲存五牙致天神當得九宮紫房圖子欲奉道法當得泰清圖子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子欲得通靈機當得西昇保錄圖子欲通道變化當得靈化圖子欲聯天道當得九天圖子欲脫身形當得九變圖子欲隱存守身神當得常存圖子欲定身守神當得含影圖子欲恬泊守一以存身當得養身圖子欲寂嘿養其志當得精誠守志圖子欲清靜潔白致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子欲得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子欲致仙錄得九九導仙圖子欲食道氣當得導引圖子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烘寶圖子欲為變化當得隱則圖子欲臨爐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一圖子欲登五嶽求神仙芝藥當得開山芝藥圖子欲保身形別邪精魔應當得明鏡圖子既有明鏡圖應得含鏡圖凡二十四具圖吾之靈寶也洞中黃籙章中黃九都文各有秘要經即吾之別號也皆得靈寶自然符為宗元相須而成具

人子能得之必能長生蕭蕭高仙飛步太清億劫猶日頃也

黃帝曰天老以小兆未知天氣故授兆靈寶五稱符經請按東井識清察吉日沐浴齋靜受靈寶符也正月十日人定時二月八日黃

昏時三月六日入時四月四日下午時五

月一日上晡時二十九日日晡時六月二十

七日日中時七月二十五日禺中時八月二十

十二日日出時九月二十日雞三為時十月

十八日雞初鳴時十一月十五日過夜半時

十二月十三日夜半時此皆天氣月宿東井

時與神仙合香此日沐浴神降已也沐浴蘭

湯言道士欲通神人也謂諸百姓不須此沐

浴也又上法行五石鎮宅按開明經家有靈

寶萬歲不老君有五稱八威眾寶不表謂不

復須鎮也必以治民無此文者施耳又玉札

記云五符五方之稱者道之真一也故不以

此經符寶文尊書以入神房靜室中與眾書

會也使常在帳中又通靈八符威制八方之

神皇符難服故別祭如受之以威使八神也

太上太極真人曰學道者受此經後四十年傳一人已延壽者四百年傳一人得地仙者四千年傳一人得天仙者四萬年傳一人得無上洞寂太上至真者四萬劫傳一人太上靈寶大法傳授之科備矣

此經言高仙凌虛之道具矣太上弘普之教陳矣淵遠之辭彰矣玄真之真希微之旨不可思而議矣仙公曰故歷代凡賢有地思之誦也

太上玄一真人曰道德五千文經之至願宣道之意正真之教盡也煥乎其文矣誦之千

日虛心注玄白日昇仙上為太上四華真人此高仙之宗也亦能致慶於七祖矣

仙公曰五千文經之偉矣其妙蹟難為辭者也學人心不盡榮華之想常存於內外以讀此經而望天真未可觀矣才若君子輩便使世咸知斯文之不虛誕也能弘希微之辭者猶火中生蓮華乎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卷下

太上老君說益算神符妙經

卷三

爾時

太上老君與天師真人俱遊禪黎國土碧落界中見諸衆生盡遭橫禍疾病災衰暴厄困苦夭化者多於是真人從座而起上白

太上老君曰如是衆生未審行何科法作何功德可以濟度今生永壽無有災衰

老君曰是諸衆生爲身各有四大之苦不明正道迷惑致此天師稽首踊躍請問罪源

老君爲說偈曰

一爲前生不信道 二爲夙世不修行

三爲有身不日向 四爲立身愛諸纏

致使招災及衆禍 疾厄衰病便聯綿

若要扶衰攘災患 無過清齋轉益算

靈符佩帶常擁護 得保長年驅惡緣

老君說是偈已時上元甲子正月七日

老君乘紫雲之車與天師俱往蜀都是月十五

日於赤石城敷座說法普濟衆生時有趙昇王長信奉道法詣前長跪乞爲弟子於是

老君命天師召集諸天星官長生司命六甲

將軍天神地祇無數衆俱來就坐同議靈音將救衆生今各免難時即刻石爲信傳度神符宣說妙經流通世間以爲益算真人於是拜啓曰雖蒙開暗衆生猶未曉了若乃善男子善女人依憑齋戒能遵教法不負師慈未脫諸苦如是毀謗不信之人復與何說今得濟度

老君曰善哉爾心憫諸衆生啓問如是君有世代奉道之者篤敬不渝燒香禮拜轉誦具經即得身心安泰壽算延長福祿增崇日臻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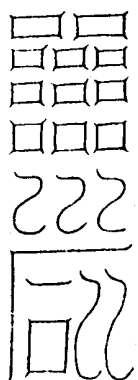
老君曰道能覆愛道能育養道能生成道能救護若有命盡之者是道能增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算與道齊堅天地合德萬物滋榮真君下世與弟子長生益算災崇咸寧若有諸逆衰危厄難一切苦病之者即命六甲將軍諸天星官四萬八千聖衆俱來救治甲子將軍王文卿遣官一百二十人生弟子某身算萬二千道所護人身爲除百病甲戌將軍展子江遣官一百二十人定弟子某心算萬

二千道所護人身爲除魔感甲申將軍危文長遣官一百二十人添弟子某祿算萬二千道所護人身爲除虛耗甲午將軍衛上卿遣官一百二十人爲添弟子某福算萬二千道所護人身爲除橫害甲辰將軍孟非卿遣官一百二十人保弟子某財算萬二千道所護人身令無衰損甲寅將軍明文章遣官一百二十人永弟子某壽算萬二千道所護人身令無夭折

老君曰六百甲子三元道奉君萬生益算君大慈曜明等三千五百真人一時下降救護人身得延萬歲昇入正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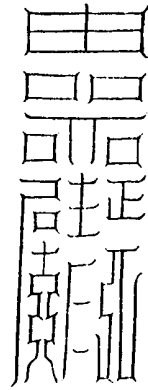
爾時諸天星宿大聖爲絕冤讎

北斗貪狼星君主祛惡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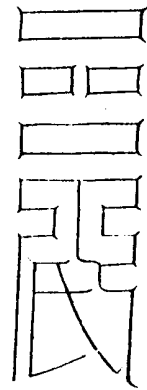


北斗巨門星君主祛伏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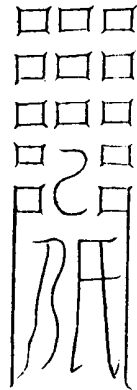
北斗綠存星君主祛百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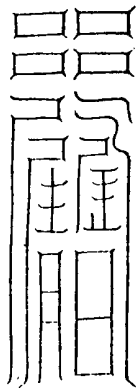
北斗文曲星君主祛惡夢



北斗廉貞星君主祛口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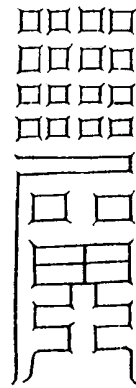


北斗武曲星君主祛官事



北斗破軍星君主祛虛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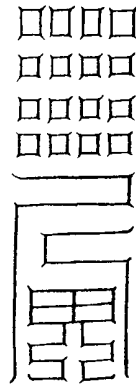
第三



北斗左輔星君主人命算

北斗右弼星君主人身形

三台星君共增綠壽令無禍殃



第一惡星第二良星第三辟星第四憂感星
第五危星是諸眾星尊神各為弟子某消災
度難辟除天下疫氣疾病姦媾妬妨害之
鬼各令速去千里萬里之外急急如
太上神符律令

老君曰吾今宣傳妙經廣說道法以符救人
佩帶之者當須精勤心常敬信無不安寧千
災萬禍俱時消化行藏動靜善瑞日臻所求
所願皆得遂心於是天師受得妙法而作頌
曰

神符神符 泄自太無 生天生地 與道卷舒
佩奉之者 厄難消除 得成真道 身昇玄都
天師說是頌畢與弟子趙昇王長稽首奏辭
而退

太上老君說益算神符妙經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上

目錄

都匠符

解穢符

安宅符

辟土氣符

移徙符

辟火符

止魃耗符

田種符

利蟹符

死喪咎痊符

百怪符

十二時地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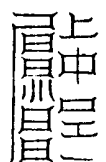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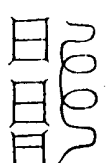
都匠符 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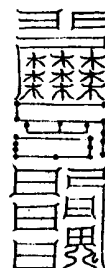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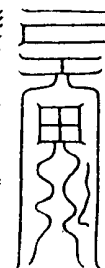
津四



解穢符 十一道



安宅符 三十一道



此符書於青紙上
大付宅主人備心如意主祭三月
宜其安宅十二神宜其安宅
桃枝維東方今人祭清其吉



南方赤帝符 音屬利宅
鳴赤龍主夏三月朱書青
書白紙銀南方書吉消
災火辟口舌萬應安宅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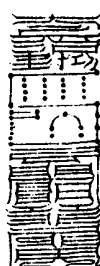
西方白帝符 音屬商乘白龍
利宅主秋三月及宅中十二神
今人書白虎秋三月朱書
上樓西方室六書辟五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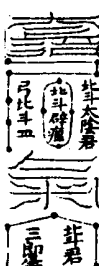
北方黑帝符 音屬羽神句陳從官
利宅主冬三月及宅中十二神
今人書黑虎冬三月朱書
上樓北方室六書辟五兵



中央黃帝符 音屬宮神利宅
利宅主春三月及宅中十二神
今人書黃龍春三月朱書
上樓中央室六書辟五兵



中庭
露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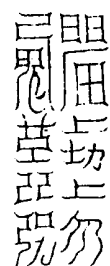
神符 神家先亡元鬼男
婦女幸山五兩五吉鬼
不得千屋符中若有千者將
諸部市朝之



安宅 厭
百鬼安
之大吉



屋柱下有鬼欲破人白
書利懸柱下日即滅



利宅 辟鬼書
那門戶大吉



符鎮 新宅安七神今益
人口富貴以桃板書
屋四角外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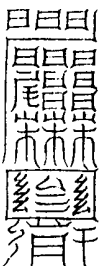
天書 是符主宅中斷故
感之而下符神顯符收
宅中惡鬼書和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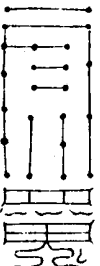
利牛馬



斷疾病
辟耗亡



保財利
戶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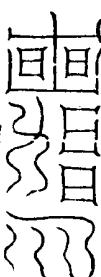
利奴婢書
門戶上吉



宅子 神符主彈山
宅戶惡鬼在後盡
滅神之章此符主
凶宅印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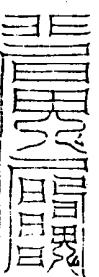
二符 安宅利
老懸堂總上



利宅符
點門上



二符 安東
門上吉



安西門
上吉



家龍 神符巨咒
惡之辟禍除除
鬼氣門戶吉



辟鬼 書五寸板
懸北堂中梁上
及門戶上大吉



辟鬼 書五寸板
懸北堂中梁上
及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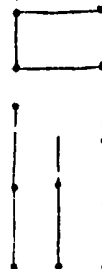


辟鬼 書五寸板
懸北堂中梁上
及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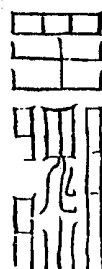
辟土炁符 二十九道



四方土氣蓋屋
梁妨女人貴之吉



四方起土升書白
上即屋頭仰之吉



中央土炁書左腦
上吞之亦大吉



東方起土太白代之
南方起土辰星代之
中央起土歲星代之
西方起土火星代之
北方起土土星代之



辟土符庚午日應門
戶上亦可吞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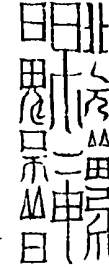
辟四方起
土作余吉



書書石
錄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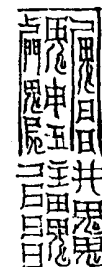
黃石書上



白石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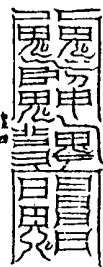
白石卯上



白石辰上



黑石巳上



黑石午上



黑石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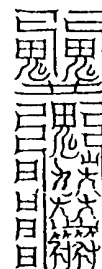
錄石申上



赤石酉上



赤石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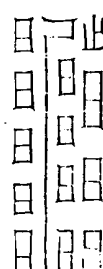
黃石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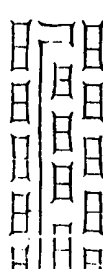
四方土氣
書面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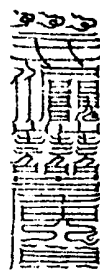
四方土氣
書四壁上



三符主土氣書
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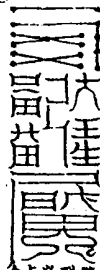
三符主土氣書
門戶上大吉



辟火符入會四方能起
土土之精氣見符不妄
官長書四寸水長一
尺二寸書中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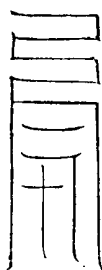


二符在符辟之下符太
水運食人又於能大將軍
諸君上起土作書於白紙
隨方圖畫土中本字向之



辟火符入會四方能起
土土之精氣見符不妄
官長書四寸水長一
尺二寸書中處方

移徙符 三道



三符初移徙人入帶
之吉界之辟土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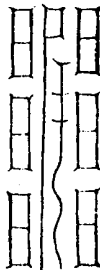


老子曰受符謂人按受
其符後皆運其命其
服此符在氣時之不
宜書紙之天土

辟火符 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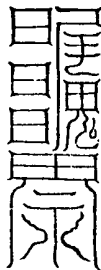
四微日來書
攝合角上吉



墨書四壁



辟火墨書著址
壁向南方吉



人家年年失火
是為火性此符
著電上大吉



辟火陸書著堂中及
竈下左右有火起祀
之自誠亦辟焉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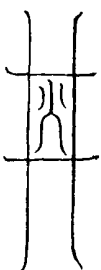
木上陷印之用
白章印之言



主備火書四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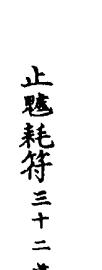
辟火光書白紙
上懸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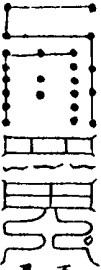
東漢使者自多雨林無長千
大明唐百尺以紅作家以海
為記呼風喚雨吐火為火
符用之入地百尺東漢之
西井諸君急和作今



東漢使者自為仙身長千
大明長三寸牙及之間水
煎石火精閉之入地百尺



止耗耗符 三十二道



不利取好喜逸亡財物不
果體彩文白刻如律令



亡物書白書者失鹿
以衣囊之三自自得



以所通七盛成來書白
紙書之覆書紙上與妻
同文揭井中不取自得



主嚴盜賊夜禍未嘗
著心前未領中大吉



亡物來者著失處以既
覆上勿與人語三日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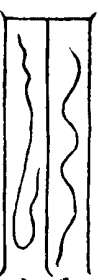
亡物來者著
失處自得



家不宜猪羊死病
恤之封以幣官之印



聚六畜自死符
著死處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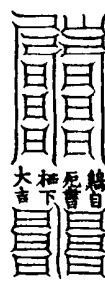
馬中惡害地
上今即其上



二符著盜處既
獲之不逐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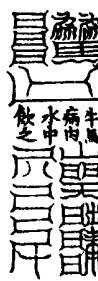
牛馬半腹
服吞之吉



總自
死書
和下
大吉
牛馬腹
服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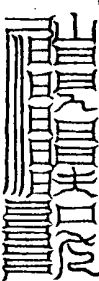
牛馬頭上
運疫鬼



牛馬
病內
水中
飲之
牛馬頭上
運疫鬼



馬帶
之吉



牛馬病帶之



牛馬病帶之



二符牛馬
中惡吞之



牛馬病帶門上



牛馬病帶門上



上三符牛馬
腹服吞之吉



此符牛馬頭
上帶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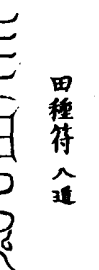
牛病丹書桃板戶
上或牛頭上吉



著機勝殺
百尾大吉



符主機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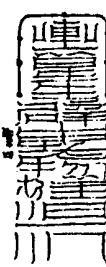
田種符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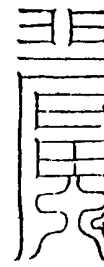
鼠食稻



鼎見食泰禾
豫置田中央



蟪蛄食納書
桃板辰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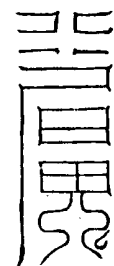


東里城杜經四野五野七野都具其性四物平都界為茶平所
食實得對動即時能必為動付書故得時來行不得有送
急急知律今某年月日時起山精地主不得脫男女民某家
穀如太玄都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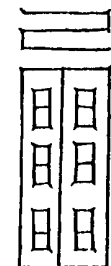


上二符見食納書等符
置田四處中央下符
鼎見食穀首四四角
鼎見泰穀置田四角
朱書桃板長一丈應書
尺勿及顧之
田中符書四方
木書田中央

利蠶符三十道



蠶大食滿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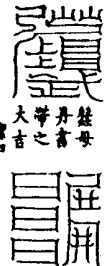
蠶不著息蠶
宜中大吉



蠶生蠶力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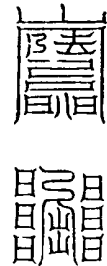
蠶不著息死傷符
尸上及箔上大吉



十四



三符見蠶食書貼
蠶屋內四壁上



三符見蠶食書貼
蠶屋內四壁上



利蠶貼上



水口出應
取王人意
下符蠶母佩之
急知律令



東方女貞利蠶



南方女陽利蠶



西方女利蠶



北方女成利蠶



中央女貴利蠶



蠶室四角



養養人佩之



服不驚市實不利除殃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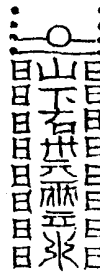
老子利發萬倍著北壁上與人贈等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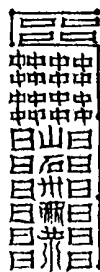
符主獲中大吉



養戶生亦人佩之



天六合符兵星子日星陽破軍星生利驗



養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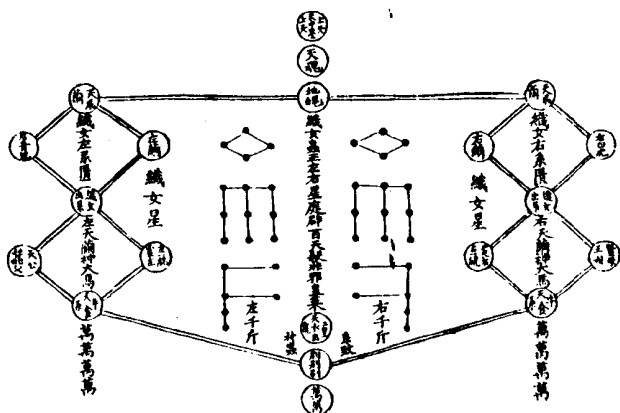
辟邪若伐



符主獲北頭大吉



符主三月十五日作符符以養南日著星字上研光驗頭大符皆用此日作之大吉



死喪咎症符三十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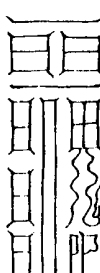
主四方有咎症入人家欲家歡會禮彩文白刺上懸四屋中央七日見症自死



服左方卒有死者懸符於中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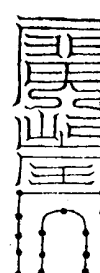
宅門上大吉



三符宅中有喪症咎不出書批紙懸門角即出降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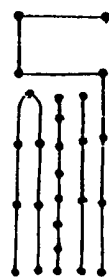
服四隣死喪殃症者門上



養家人佩之或貼戶上



服死亡雖不中懸門戶上大吉



厥人死者符亡人
手中不復連也



它有死喪咎症不
出書批板著四角



主四隅有喪斬鬼
視症書案頭醫中



凡人家中有
死貼戶上吉



跌咎症不出
書貼屋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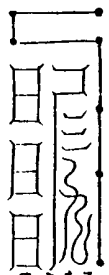
咎症不出
書懸堂上



成日死者鬼名天
神北斗七星知鬼姓
名神向天寄百鬼不
當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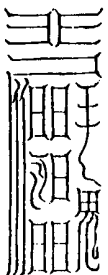
已亥日死者鬼名天
神北斗七星知鬼姓
名神向天寄百鬼不
當急急如律令



于午日死者鬼名天賊北
斗七星知鬼姓名黃神越
章神由夜先門至戶尉討
鬼不祥急急如律令



世末日死者鬼名天賊北
斗七星知鬼姓名黃神越
章獸鬼之先門四通百
鬼滅滅急急如律令



寅中日死者鬼名天理北
斗七星知鬼姓名黃神越
符黃尸滅除三台發靈百
鬼皆歛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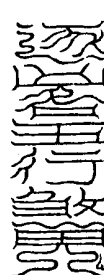
庚鬼
大日上



上三符却救四隅有
死書向貼戶上大吉



光



上三符與前三符同用
却救四隅有死書之吉



神符殺鬼佩
帶并安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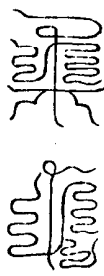
符主客亡咎症
不出貼宅四角



四方咎症入人
家刺然四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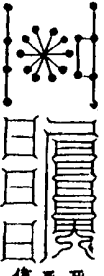
送喪符佩之吉



華日來書四符一
又二寸橫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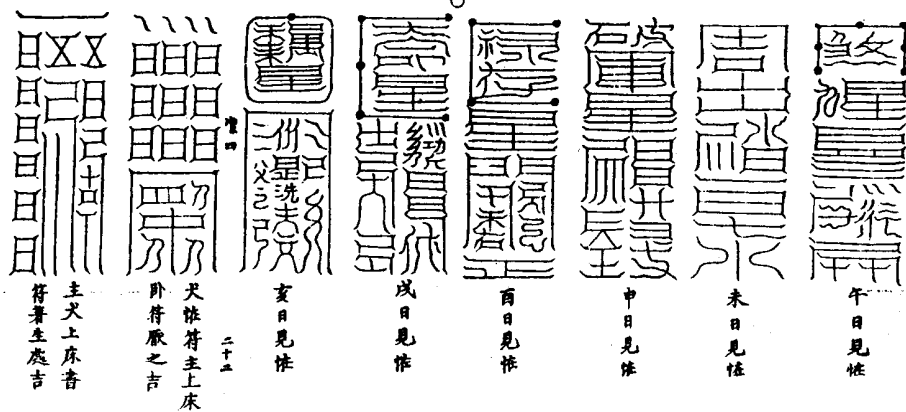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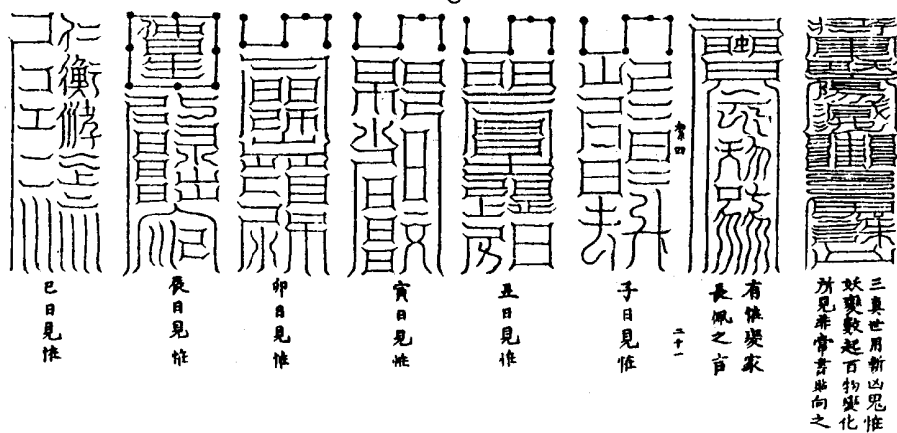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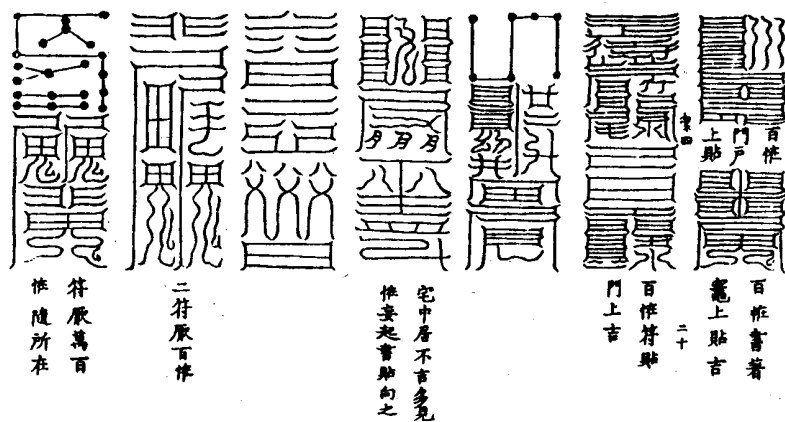


死婦來病及家中外
死婦不葬者辟除凶
殃如律令書案案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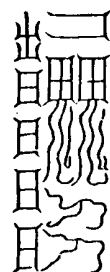
死夫來病婦及家中亂
死不葬者辟除凶殃如
律令書案當

厭百惟符五十三道





符主天上床著
門上床吉



主犬喘時縮鼻
著符門上大吉



主犬縮鼻
著宅中央



主犬縮鼻
此符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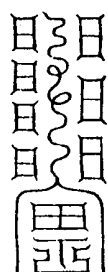
主犬上屋符
著門戶上吉



主犬無故居人
寢上床厭厭之



主犬無故藏人觀
物著符門戶及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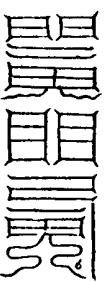
主犬生自食其子家
有積聚不解故急相
祀服之



主犬上屋符
置門戶上吉



犬上床死
門戶上吉



犬上屋四望
著地地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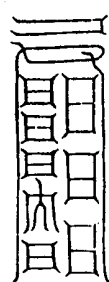
二符天上床
那門戶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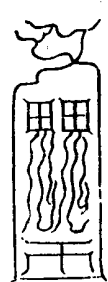
犬上床著
本處吉



犬上床著
成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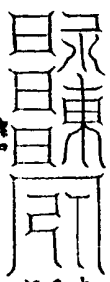
犬上床著
成上吉



犬視井
著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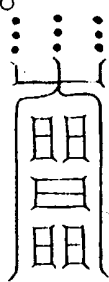
犬喘宅中
著堂中吉



犬起上床上著處
及狗血汚人書枕
板安作處及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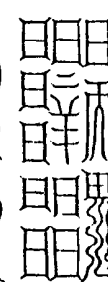
犬上床水
履向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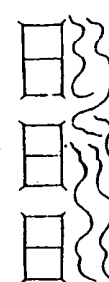
犬上床眠妨主
貼著卧處及戶上



犬上床及自傷萬
惟封以此斗印



犬藏人衣服
之類著處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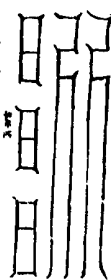
犬喘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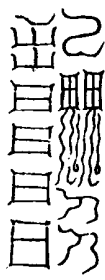
犬上寢著處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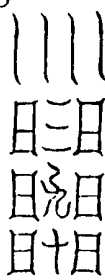
犬視井而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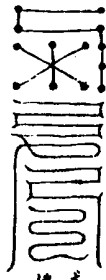
天上康著上處



天向主牆
鼻著戶上



犬起堂上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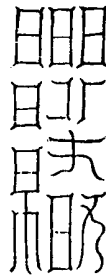


犬作帷書三寸
地振著帷處

鼠帷符一十九通



鼠帷



鼠鳴堂內
符懸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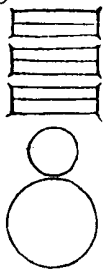
鼠鳴安室中及堂內
左右走為符服之吉



鼠作人衣
符服之吉



鼠作使鴉鳴
符著鳴處



神符置坑
中令鼠見



鼠作人及
言貼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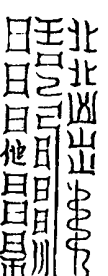
鼠作人衣冠
帳書向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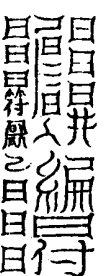
鼠作人血
出帶之



鼠作箭書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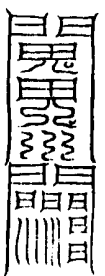
鼠作伏雞鳴符
著帷處并堂上



鼠作人線
鐵符大吉



鼠傷人宅好地積
壞宅不安財戶上



鼠哭鳴著
帳四角吉



二符上鼠作伏雞
鳴著案下符鼠舍
人衣書案衣箱中



多鼠服之



隱鼠入人家室舍積四
地機物貼符帷處



鼠作人手足書四寸帳
板左昨目係鬼字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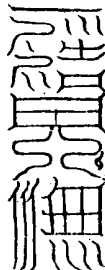


隱風持人地門戶
上以符著於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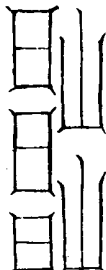
鬼恠符一十九道



二符鬼斷人髮
上符吞亦斷下
符執提臨門上



鬼驚人頭
名曰精死



鬼挂人門
戶著恠處



鬼搖人床
著午上吉



鬼盜人衣符
門戶上大吉



鬼夜呼人
著門戶上



鬼陳設人杯
紫書門戶上



鬼推人壁
著推處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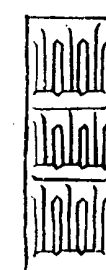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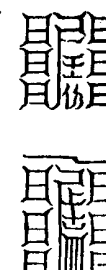
鬼聚血在人室
中著門戶上吉



人卒見鬼著
門戶上大吉



鬼穿人作不安著
戶上并竈衣於中



四符鬼呼人各上二符
書桃板懸戶中下皆吞
又主鬼駭吞之大吉



主鬼無故開閉人
門戶符著門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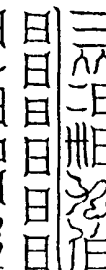


鬼開人門符
安戶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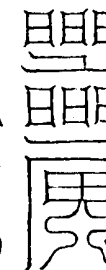


宅中聚鬼吉
符厥之大吉

蛇恠符七道



蛇無故入人門戶
以符厥之大吉



蛇入人家中符
著門戶上大吉



符從天上來神師行之
月家蛇之惟六十日至
從去萬里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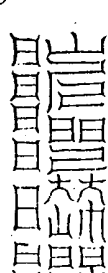
主蛇降除山精



蛇入室赤青白黑也皆有憂黃色吉符厭之大吉



蛇入龜符著能處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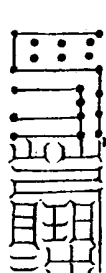


二符蛇作一切作安見處大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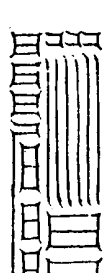
狐怪符十道



主狐鳴毛蟲向之斷之以符向之吉



野蟲及狐鳴或入人家屋宅中及牆上書懸羊頭大吉



狐鳴書桃板以符向之鳴處



狐鳴消滅山疾桃板向之吉



符准上符厭之



狐鳴丹書刀上向之大吉



狐鳴書桐板向鳴處大吉



狐鳴書桃板門戶上吉
狐鳴驚天開地戶北斗
七星飲狐血息忽即律令



符去萬里怪著鳴處即死大吉



符主狐及鳥飛入人家書厭之吉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上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中
目錄

潔五

百怪符

護身符

捍厄符

鷄怪符十一道



鷄自死厭之大吉



雞鳴驚天開地戶上吉



雞來驚著棚下大吉



雞雞鳴於夜者急殺雞懸符門戶上吉



雞元故入并死厭之吉

六三日月九

雌雞鳴為報
貼符門戶吉

三日月九

雞無故鳴於夜者
符貼門戶上吉

三日月九

三日月九

二符雞無故飛散不安
柘書符貼門戶上吉

三日月九

雞夜鳴有急事不成于
日辰之書 惟處及上吉

井惟符 四通

三日月九

井沸投之吉

三日月九

龍在井中向之大吉

三日月九

井沸書符
厭之大吉

三日月九

釜鳴著竈上吉

三日月九

釜鳴用五寸梳
板書著釜中吉

三日月九

釜鳴書素著釜中

三日月九

炊氣不出火自滅
書貼門戶上吉

三日月九

且炊不蒸火
自滅符厭吉

百鳥惟符 二十三道

三日月九

鴉鳴鴉無故驚鳴
宅中符厭之吉

三日月九

鴉鳴宅舍符
貼門戶上吉

三日月九

鴉鳴向之吉

三日月九

鴉鳴入閉舍左右
禹書書道挂即死

三日月九

鴉鳴集人家
符著處吉

三日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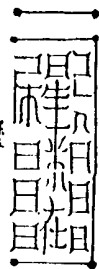
鴉鳴為書挂處

三日月九

野鳥無故入人家符
貼門戶上及挂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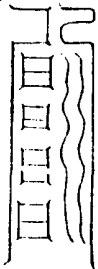
飛鳥來者帝之吉



鳥入人家符書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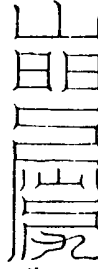
鳥鵲往符向之吉



鵲鵲往來虎豹
呼喚符向之吉



鵲鵲往來笑屋宅上
以符書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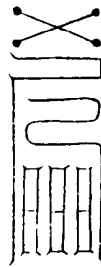
群鳥入人家以
符厭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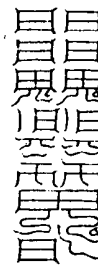
鵲鵲笑符耶
門戶上吉



鵲鵲鳴笑入人家中
日憂官以符貼其處吉



雉入人家及飛
屋上此二符安
依處及門上吉



原老鵲土巢
山鵲往符



原老鳥鳩
鵲往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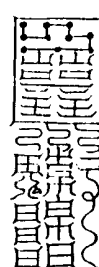
原老鵲鳩
鵲往符



原老鵲鳩
鵲往符



原老鵲鳩
鵲往符



百鳥野禽入人家以符
安依處及門戶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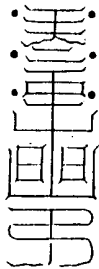


蜘蛛蠅蟻符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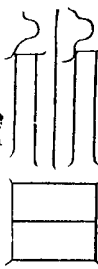


蜘蛛網入門
戶主之大吉

旋風符二道



旋風入人家吹入衣物
發屋折木符安依處吉



迴風入人家以
符貼門戶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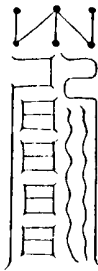
龍虹惟符七道



龍栖人家樹上
及屋中符厭吉



龍入井中家主山
以符書井上吉



龍入井以
符厭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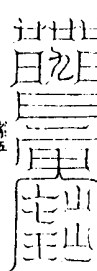
厭龍入人家及一
切龍惟符大吉



晴虹在人井中淨安
井上及門戶大吉



晴虹入井飲水符
安井上及戶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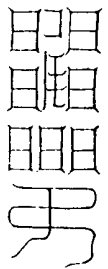


見蛟螭者家賊入
井身死佩符吉

諸雜異性符十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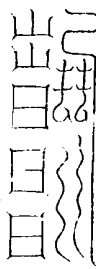
行來出入幸有異血不利
事以符安惟處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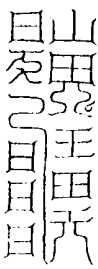
家患有異血汚衣服
器物以符撲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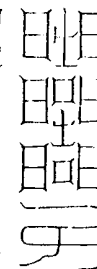
鬼入人家以符
安惟處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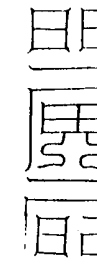
弓箭刀杖作聲自及自
張惡賊至以符厭之吉



人家宅中有音聲精
先切惟書門戶一吉



宅中先惟符
安門戶上吉



鬼火燒人家
符主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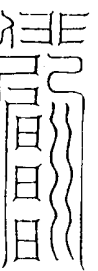
人家屋宇先故有飛
蜂蟻蟻門戶安符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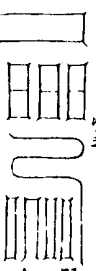
人宅舍卒有音聲符
安惟處及門戶上吉



宅中音惟符安門
戶上及惟處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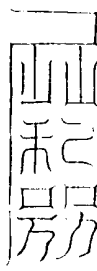


宅中卒有先惟符
安惟處及門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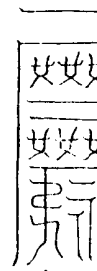


野獸異蟲不可識物入
人家符安門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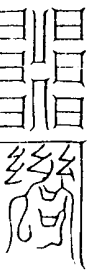
六畜性符二十四道



厭猪火惟



上二符六畜自死及不忌
草以符撲之大吉



猪生還食其子
符書門戶上吉



人家六畜生子自
食穢之吉一云猪生
子自食符厭之吉

人蒙樹木六箇未移吉
物自死以符獲之吉

人蒙樹木無故死
符著樹上獲之吉

六畜死者未地吉

漢武帝宮中有大雁西王
母令以著四壁上除殃吉

上二符蠅蜂入
人家書壁上古

門戶無故自閉
閉以符厭之吉

人見異血符
著其處吉

人見異血符
著其處吉

狸食雞書符著柵
下并錄四角吉

上三符見怪未書白素
男左女帶之大吉

人家忽見火先符貼
門戶上并惟處吉

人家先燒宅舍見火中毀
器用不廢處宜投藥有
流血之憂符厭之大吉

光惟貼門戶上古

辰蜘蛛無故
聚網人家惟

辰蜘蛛無故
聚網人家惟

辰蜘蛛無故
聚網人家惟

惟鳥入人家鳴此
符著四壁獲之吉

人家卒有聚蟻
成行著其處吉

迴風入人家符
貼門戶上古

正月破屋門戶上古

四季符四道

青龍符春三月百
惟以符厭之大吉

朱雀符夏三月
百惟厭之大吉

白虎符主秋三
月百惟獲之吉

父母休咎
山付里

亥武符主冬三月
一切惟機之大吉

十二日夜見惟符二十三道



子日見惟主壽福蓋職火
亡通財物三十日以至符靈
各安惟處及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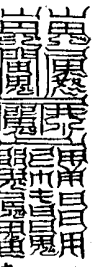
子日見惟主憂牢獄疾病
其害不出五十日以至符安
惟處及門戶上服之吉



官日見惟慎口舌憂難
官職禍不出九十日至
書貼處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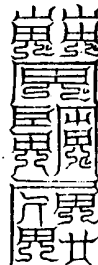
卯日見惟戒口舌官符
筆事災病九十日至符
貼惟處及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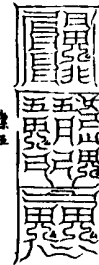
辰日見惟憂官事及
小口宅有夜不出十日
書得貼惟處大吉



巳日見惟小口病口舌
從外來坤不安不出五
十日書得安惟處大吉



午日見惟憂水火大重
病必死今人厄及先
祖皆不出十日之吉



未日見惟疾痛至死
不出十日以符於惟
處及門戶上貼之吉



申日見惟服官收捕事
不出七十日至書符惟
處及門戶上同用此符



戌日見惟完全不安戒死
亡行大入不吉當病口舌
多事傷身有婦女子憂
不出十日以符向之大吉



亥日見惟水火驚恐辛
身事憂與入相爭惟
勿言同罪官不出五十
日見之以符安惟處吉



子日見惟朝官家長
其害小口不出六十日
書書上貼處四角及
惟處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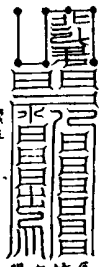
丑日見惟朝官長子墓
害兄弟妻女被盜凶不
出六十日書書白書安
處四角及門戶上之吉



寅日見惟朝官中子墓
害妻一云小口若官更六
凶不出六十日若安惟處
及門戶上書之吉



卯日見惟朝妨婦女墓
害六畜以符書貼上書
門戶兩邊及屋四角
權之則吉



辰日見惟朝妨婦女墓
妨中子二云父母六
畜書書貼屋四角及
門戶兩邊吉



巳日見惟朝官家
主妻妨小口書書
貼堂四壁上大吉



午日見惟朝官中男
妻妨婦女二云朝官婦
妻害父母不出百日書
靜安廟上吉



未日見惟朝官婦女
妻妨小口一云妨父母
書書若屋四角及書
布懸圖廟上大吉



申日見惟朝官婦女
女墓害六畜則物二云朝
子亦云小口不出六十日
白素貼屋四角門戶上吉



酉日見惟朝妨長男妻害
小口書書婦失火妻妨
父母妻害官不出六十日
書書書書及井准白



戌日見惟朝妨家長妻
害小口朝妨婦女妻
害不出八十日書符書廟
屋及四壁門戶上大吉



寅日見推銷官家長
暮官推銷二云朝坊兒
女書帶小口失火火書
布堂上四壁上大古

十二時地符十六道



老君神符主收錄山鬼
之精詐稱天官收付九
天之獄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下土
山鬼六君加食然淫歌
舞縱意收付比辰獄斬
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元氣
搜地元注不絕虎傷傷
子遊走下土之鬼收付
天書獄斬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天地
鬼神水火之鬼及傷刑
殺之鬼收付比斗獄斬
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老精
妖魅王侯之鬼收付南
斗獄斬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家
鬼復注生人不絕之精
鬼鬼之鬼收付太山獄
斬之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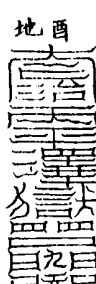
老君神符主收錄深
水之精水中魃魅傷
鬼之鬼收付東海獄
斬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水
傷死之鬼收付河伯
獄斬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墳
墓之精高山之靈五
傷之鬼收付水獄
斬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男
婦女邪之鬼收付平
澤獄又言日陶獄斬
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犯
法故吏殺死傷鬼收
付律令獄斬之急急
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市
死傷之鬼收付都市
獄斬之急急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四
十九天犯法鬼神收
付自然獄斬之急急
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五
十天犯法鬼神收
付虛元獄斬之急急
如律令



老君神符主收錄四十
九天犯法鬼神收付
四十九天獄斬之急急
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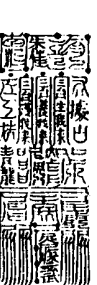
老君神符主收錄上中
下三品之鬼收付太
中靈之精收付天書
獄斬之急急如律令

右十六符用桃板長一尺六寸作印室封
之朱符墨書太上治獄字下識皆先上章
訖安十二時地符於本方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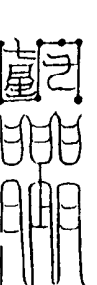
護身符四十五道



仙人護身保命神符
朱文安心上大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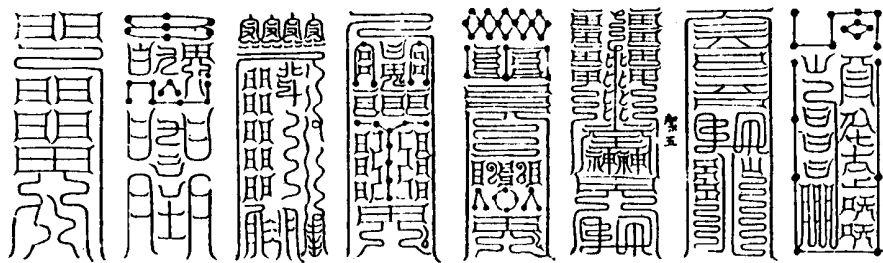
大護身保命神符朱書
安心上所在分野註今天
地神祇五帝四帝十二河
帝土地靈祇求朝集
衛護身保命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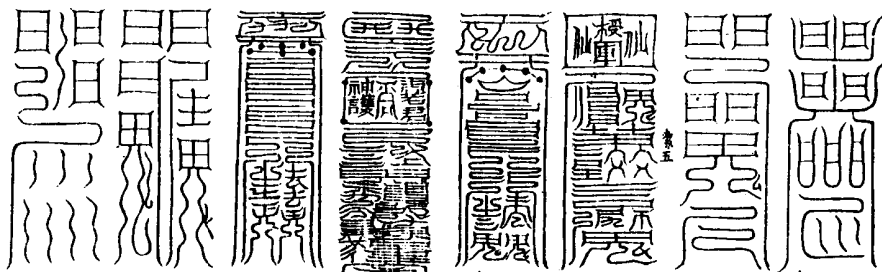
朱文安於心上立即
得靈批護身保命亦
得福祐大吉利



朱文安心上其功
用同上大古



十六



已上九符朱書安心
上立得福祿保身
命增年益壽大吉

天帝釋符佩之
護身大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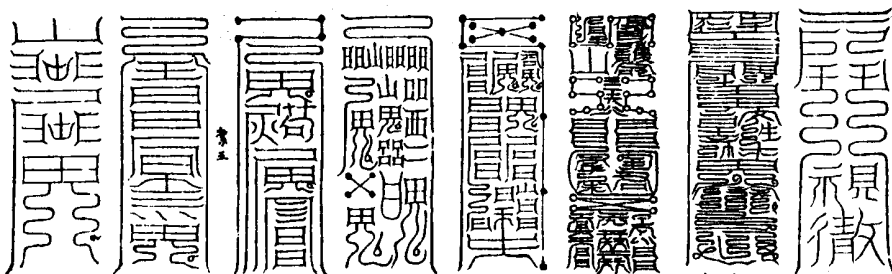
孩子護身符

王公及二千石護
身符朱文安心上

仙人護身保命符

奴婢護身保命符

二千石已下朱文安
心上及佩之大吉



護身朱文安心上惡
鬼惡神走萬里辟精
賜萬性大吉利

朱文安心上護
身保命符福祿敬
重如見太上

朱文安心上
及帶之福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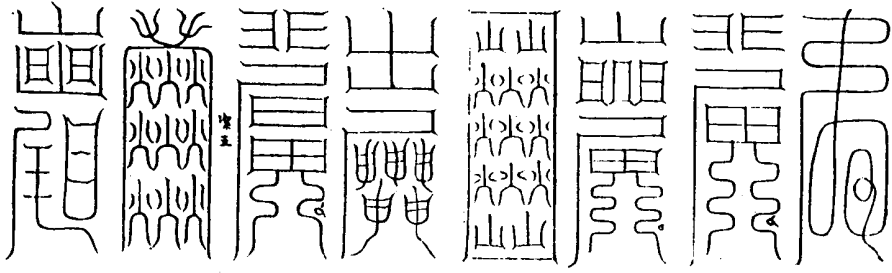
朱文安心上吉

朱文安心上辟百鬼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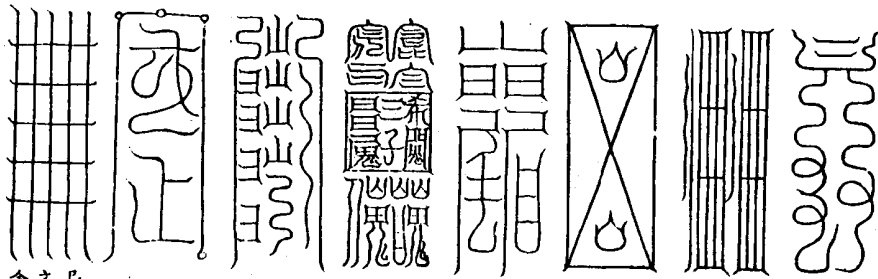
上有平安人強健吉

朱文安心上辟百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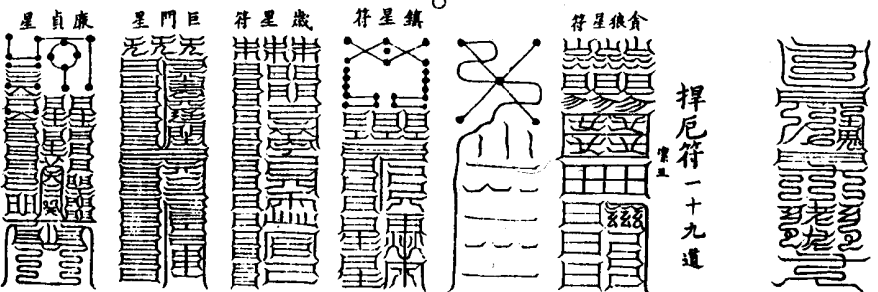
人所求皆悉獲意吉



十九



已上十七符
朱文安心上護身
金福括大吉利



擇厄符一十九道

符星狼貪



貪狼定志星五子
擇厄長存符以白
囊係肘大吉

符星鎮



鎮星五子擇厄調達
威喜吉福長存符以
朱書四袋左肘係大吉

符星歲



天一擇厄天生五寶長
存符以錦囊肘係
大吉

符星門



五卯擇厄主柁左魂留
右魄長存符以青袋係
男左女右大吉

符星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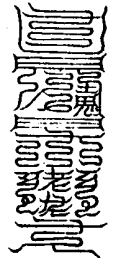


天有五辰擇厄長存符
以青袋係男左女交
大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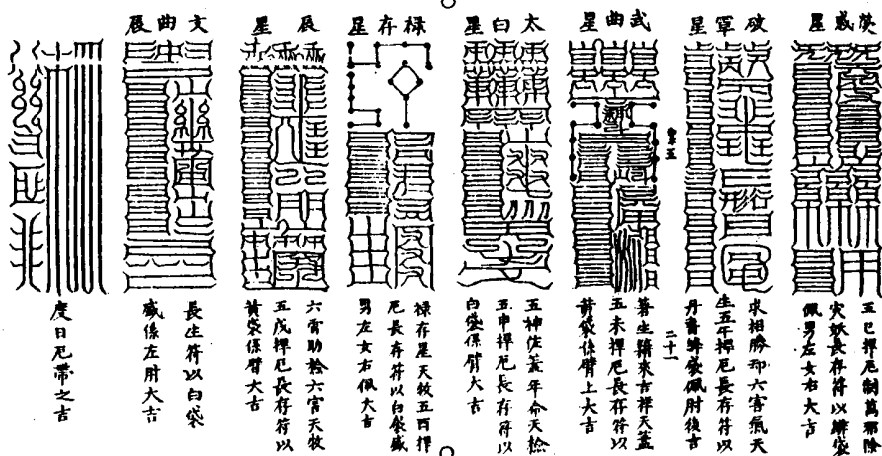
符星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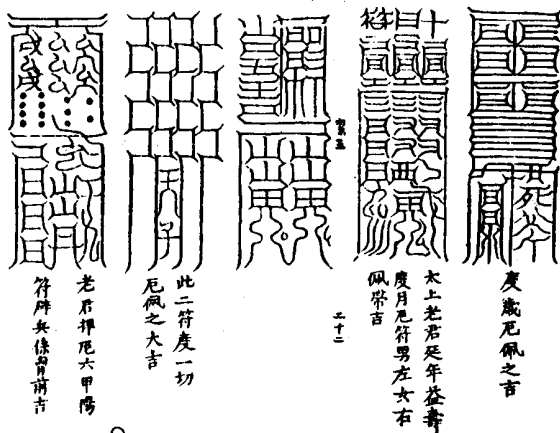
天有五辰擇厄長存符
以青袋係男左女交
大吉利



朱文安心上護身保命
今人長命行山林得安
寧過世除罪答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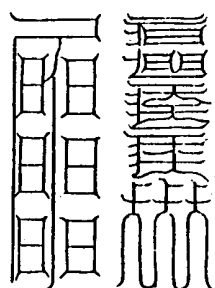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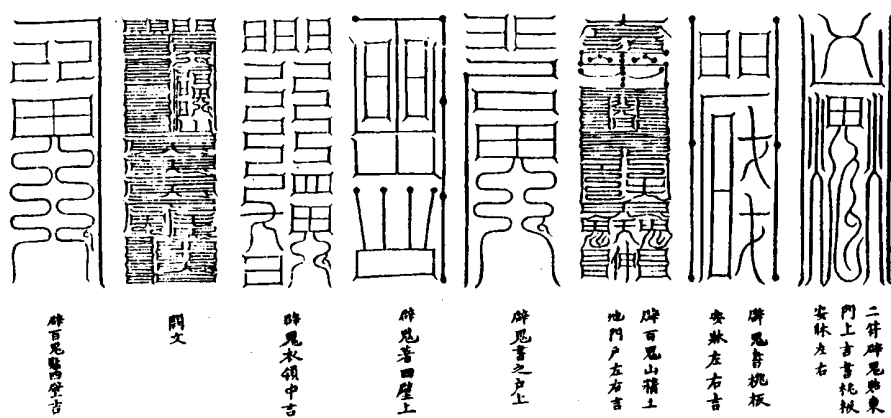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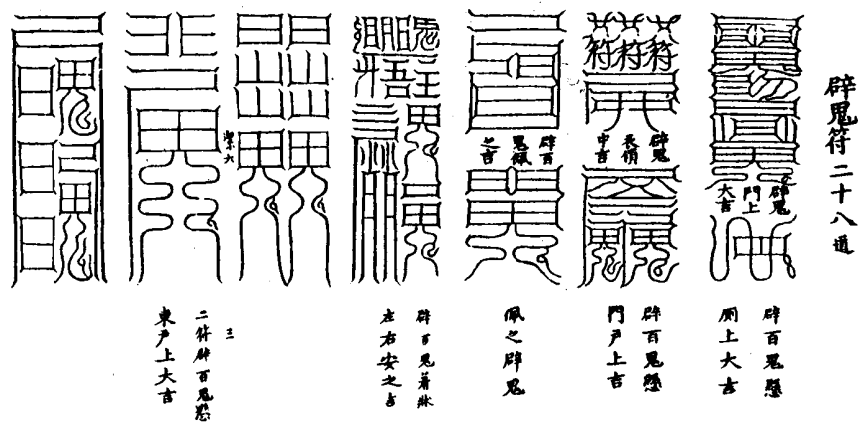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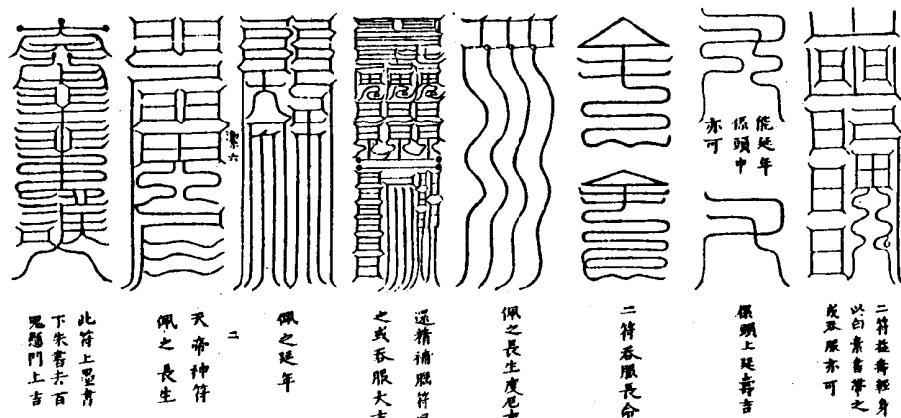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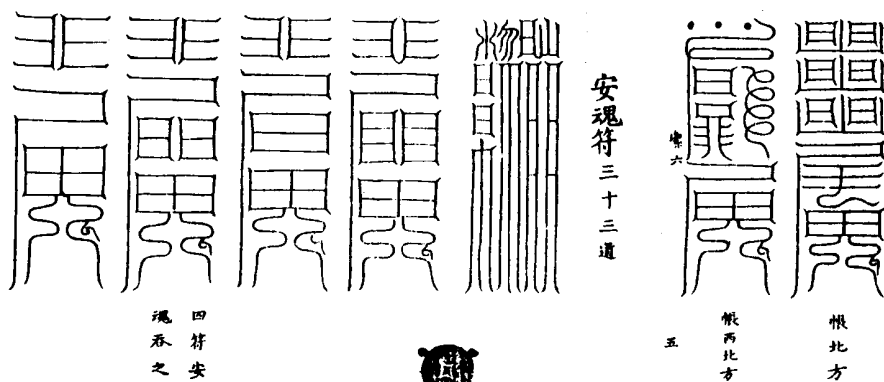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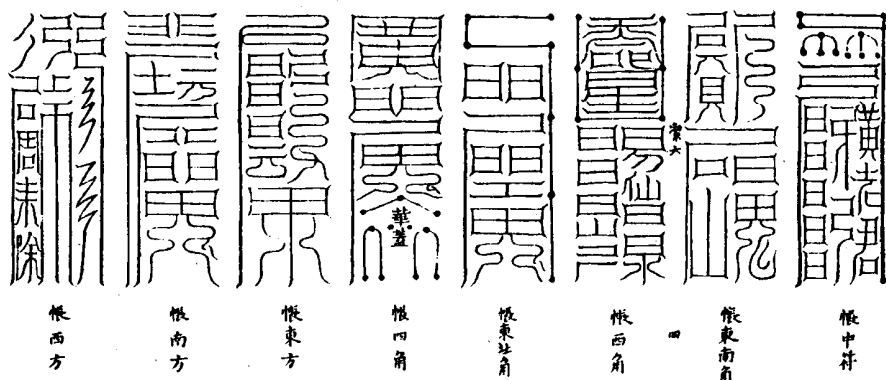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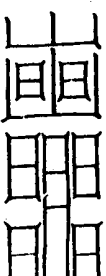



- 延年符
- 辟鬼符
- 安魂符
- 斷惡夢符
- 辟瘟符
- 求子安胎符
- 產難符
- 却蚊蟲符
- 百解符
- 求官符
- 治酒醫符

延年符 一十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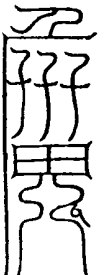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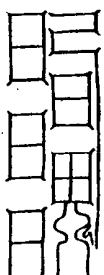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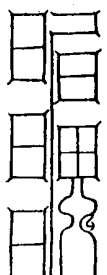


三符吞亦
可佩帶之

驚恐吞之
或書心上

上六符治驚
恐吞之大吉

安林頭吞中吉

驚懼書五心
上吉心恐衣
書衣衣中



自驚書左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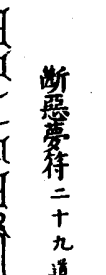

心恐書右臂中

驚恐書素
衣中中吉

驚懸外林
及衣中吉

書林頭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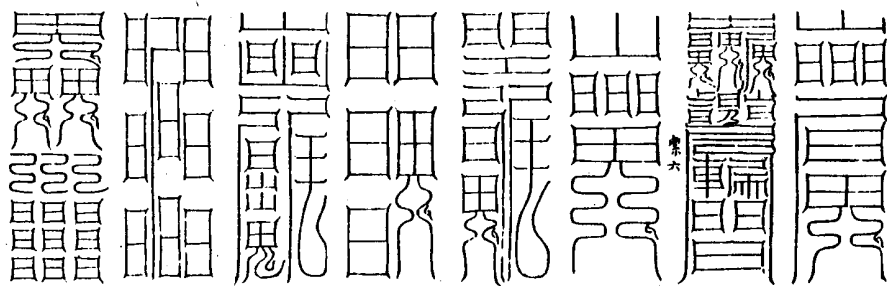


斷惡魔符二十九道

三符是佩吉

若驚恐佩吉

吞服也吉



惡夢安枕中吉

寐安枕中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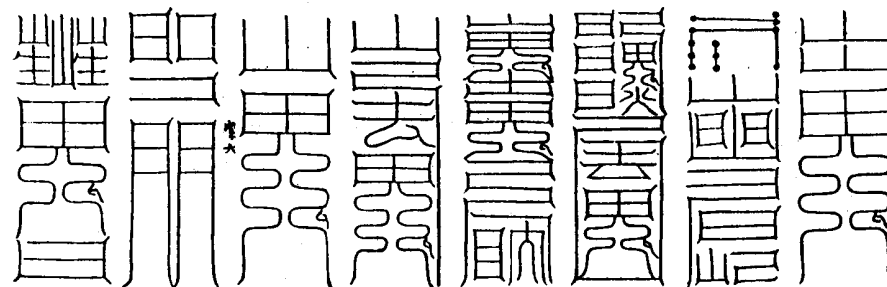
夜夢見鬼服

安枕頭大吉

二符惡夢書
縛係心前亦

上六符惡夢
書懸牀頭吉

九



著心前

吞之大吉

二符惡夢

帳四角

惡夢書九上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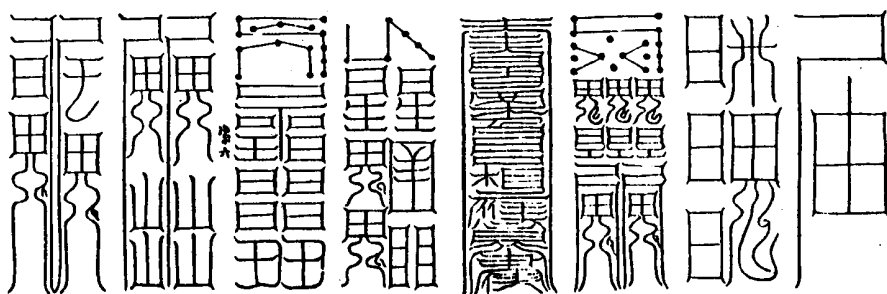
左者大吉

貼帳上牀頭

或披首大吉

惡夢貼帳前

惡夢吞之吉



大鬼書心土吉

書心上吉

大鬼夢之

所床四角吉

夜卧不安服

二寸係臂前

惡夢書臂前

符頭上吉

寐不覺書

書枕上吉

夢與鬼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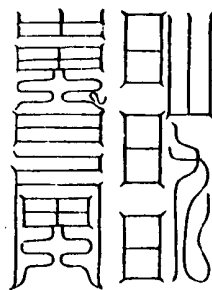
牀頭大吉

臥夢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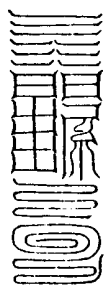
安牀頭大吉

夢與鬼相見

辟瘟符五十三道



夜夢與地行
見者于林前
惡夢符
門戶上吉



辟瘟書戶上



右斷瘟上五符
書門戶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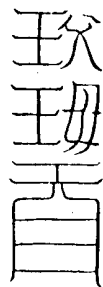
帝有甲男左女
和或書眉暖吉



辟瘟處前攝吉



辟瘟一人帶之
百人下病大吉



符係用後
辟瘟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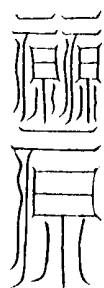
帶之言



辟瘟係書上男
左女右佩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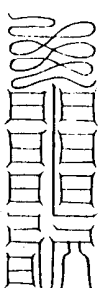
辟瘟書戶
壁上大吉



辟瘟書戶
壁上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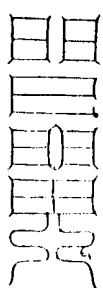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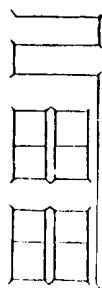
二符辟瘟桃板
書門兩邊或
佩頭上大吉



佩之發鬼



書桃板懸門
戶上大吉



辟瘟戶壁上



辟瘟書懸
門上大吉

帶至
兩家
辟殃

新編

五

星車器

鬼里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厚恩

藥

崇禎

辟爐著耳中升
書桃板井竈上





吞服或佩帶之大吉

辟瘟衣領
中大吉

十四
利命符除癰
書桃板門戶
上大吉

辟瘟膏貼
戶上大吉

三子

日德山
日相日
日月日
日月日

日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五十五

A diagram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likely a guqin, showing its frame and strings. The instrument is depicted in a simplified, schematic style with black outlines on a white background. It features a long, rectangular body with a slightly raised top and a flat bottom. A horizontal line across the middle represents the soundboard. Several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represent the strings or the frame's structure. The overall shape is elongated and rectangular, typical of a guqin.

非日

青桃板三寸傳
頭中不染病言

辟雍帶之吉

斷髮符東方大市

斷瘟符南方大吉

飲入病家此一符吞之下一符帶之大吉

十五

瘧南方

瘰癧中央

[illegible]

三

𠂔𠂔𠂔

日 𠄎 田
日 𠄎 日
日 田 𠄎

日日

Seal script of the character 日 (Sun/Day).

日

瘋西方

瘧北方

上五符辟瘟
系之大吉

王陽符

求子安胎符二十八道

第六

十六

陽陰符

天地符

津陽符

百陽符

明陽符

中陽符

田陽符

景陽男產

第六

十七

丙陽男

三陽男

豐陽男

豐陽男

豐陽男

豐陽男

已上十四符
無子吞之吉

胎不出者

手中吉

中陽符

豐陽男

二符動胎

吞之大吉

疾病吞之至
三日愈後
三日服符吉

天地符

日陽符

日陽符

子陽符

子陽符

大

四符服胎

吞之大吉

如蟻解女為

男吞之大吉

明末生

產難符二十五通

紫六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婦人自思腹下痛
在兒下啼哭加在
書母左手保書或
安財處大吉利
十九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無子來書黃
書以庚子日
佩之大吉

地地地地
地地地地
地地地地

初產娘佩之大吉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產娘三月服符
轉女為男大吉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產娘三月書佩
胎下得男又存
之大吉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產娘三月書
佩兩書下得
男吞之吉

明末生

明末生

上八符難
產吞之吉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進生晚觀作
墨書乳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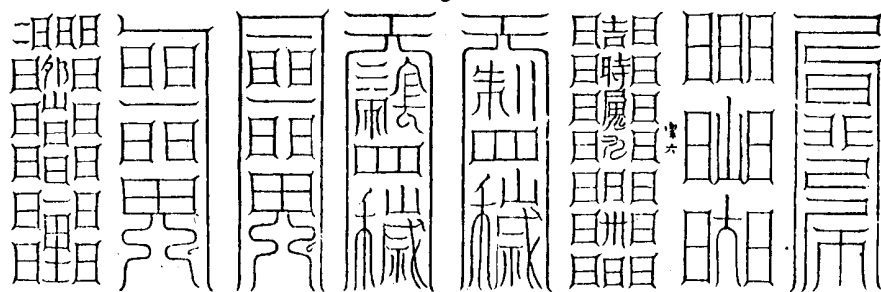
進產吞吉

永不自書
腹下吉

二符子死
腹中吞之

二十

二符懷胎



上三符脫衣不
由吞之大吉

于死腹中
朱書吞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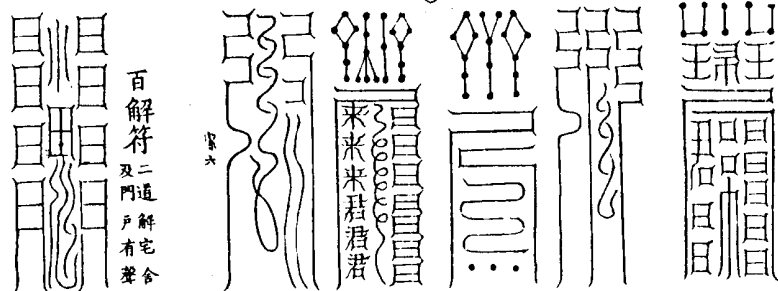
脫衣不出
吞之大吉

易得符靈書
之兒符出吉

二士

子死腹中吞吉

上三符脫衣不
由吞之大吉



宅舍介處書
符鎮之大吉

百解符 二道 解宅舍
及門戶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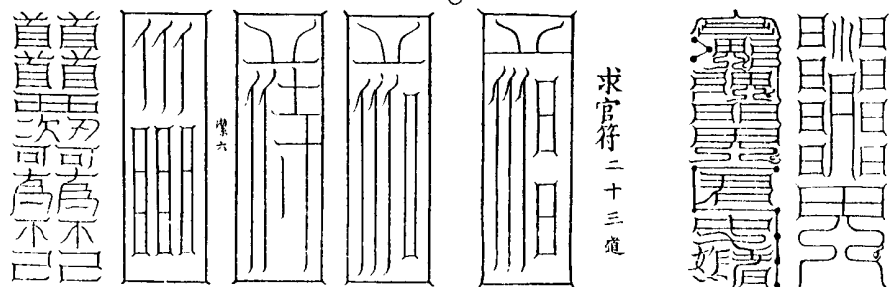
二十三

二符辟百毒
毒并蟲大吉

二符辟毒
凡蟲毒吉

辟蚊蟲安
枕中大吉

却蚊蟲符 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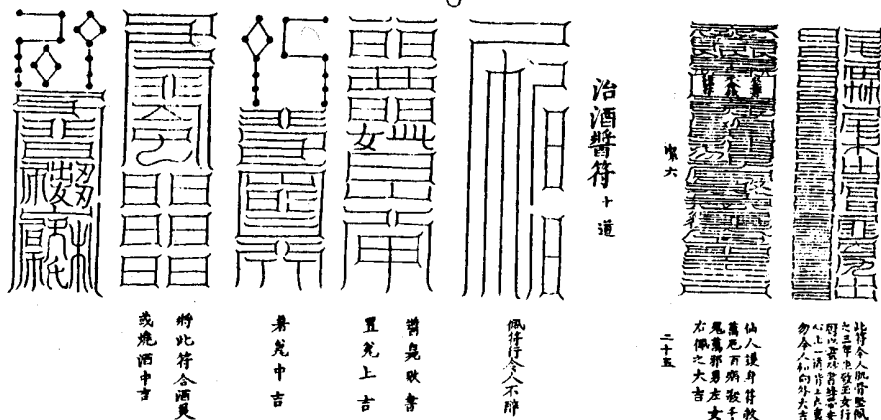
求官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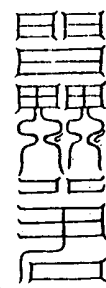
四符見官長
服或佩帶大吉

二十三

求官符 二十三道

門戶介處書
符鎮之大吉
符用桑木長
一尺一寸書
安解處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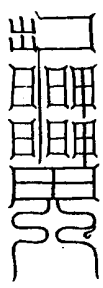




服此符令人飲酒不醉



服之飲酒不醉



不醉先服此符



安見不醉矣



酒不解者此符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下

無上三元鎮宅靈錄

崇七

無上上上元始太玉皇無極大道君以歲在壬申十月十五日寅時道君臨降於崑崙山層城上宮爾時列真於虛空之中威光煒燁虛懸霄景之上明命告金明七真曰爾當為來運十方天人正法中師以不若欲為真者先當以救世為急即應廣加功德開度天人也其功無上功成德普自得道矣是時七真存真具相十觀金元飛景入寂玄朝天尊於無無上上上大寂上妙稽首作禮請問天尊自頃年以來三界崩淪天地之間人鬼兵戈之氣日夜訕訕末劫之世豈七真下愚冥昧能知所濟也伏願開示未悟令七真於斯方登正覺以為救世法橋不但今生蒙惠亦當濟後惟廣度來生唯願天尊賜見哀原七真不及之愆也爾時天尊即告金明七真曰子運應受記當來為十方至真大聖正法中師轉是金真正法輪也且法輪之功則無上上妙正法中具大乘中之王也其功德巍巍大馬廣圓蓋斯

萬象之上實有無量功德無能比者自非至人高尚之子焉能建其功德樹斯福基也但三界蒼生淪溺苦海亡者骸沉幽夜魂真受諸塗炭生者不幸值此末劫在於三災五濁之運百惡臻趣災兵並行為日已久豈不為之哀哉但大乘上業功德故非天下兆民之所恒修是功也今故以上元天官上靈檢神築鬼收魔攝精大錄以持相付即名曰無上三元安鎮宅錄也以持助天地正氣輔國佐時符命三元以此可持濟世矣封以太上三元之章也鎮於天人堂戶之上以持驅除十方五方天地妖精鬼疢瘟疫災百毒凶害不祥之氣魔邪魘變異之象並使制之使萬殃兵災鬼精不泄求保此之無為矣有得之者則保爾曹得度三災及於五濁之中大難也若其國有道之君當值吾道其作太平君臣行道即社稷長存也七真於是稽首再拜請受靈錄爾時天尊告七真曰今當為爾普告天地共來證盟也以鎮靈錄之首即使檢攝不正之氣以

來入正法也七真作禮奉受上啓天尊謹當
依法奉行受事畢竟天尊騰虛隱形而去

無上三元鎮宅靈錄

無上上上元始太上玉皇無極大道君令降
金明七真無上三元安鎮某宅靈錄則以歲
在壬申十月十五日寅時普告無上清微禹
餘大赤三天真皇玉司天官高上九天玉皇
玉司之官三十二天上帝司命之官十方飛
天神皇司錄之官無上玉帝太帝天帝太一
司命司錄把算生神度命延年益壽之君九
天九地諸司天官諸天日月星宿璇璣玉衡
七星北斗五帝四司無上無下無幽無隱無
深無淺無極無窮十方冥寂凝住無量至真
大聖尊神三界一切官屬無量神明居天地
水三元九宮八卦六甲諸官將吏五嶽靈
山大澤三河四瀆九江淮濟溟津大海九州
里域山林孟長十二溪女根源本始土地之

無上三元鎮宅靈錄

王杜稷真官將吏無高無卑天真大神俱與
金明七真對盟告誓自今封兆無上三元鎮
宅靈錄之後不得又犯違約放縱魔鬼鬼神
災毒疫癘侵害兆之門戶家室男女長幼若
有邪來干正之者則付守宅三無九部上靈
大將軍吏兵收取部送北酆太陰之北寒水
九夜之庭以付風刀水火諸官依九都官律
考九萬劫無原急急一如

元始太上玉皇大道君律令

無上上元清微天正法玉典司正上靈鎮防

大將軍一人官將守宅兵士三十六萬人

無上上元清微天都正玉司上靈鎮防大將

軍一人官將守宅兵士三十六萬人

無上上元清微天正法玉司大都監上靈鎮

防大將軍一人官將守宅兵士三十六萬人

無上上上元始太上玉皇無極大道君命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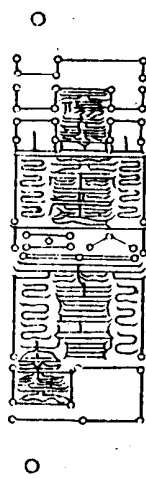
上上元清微天正法玉司鎮防三將軍等各

部守宅兵士各三十六萬人精押所部兵士

鎮防大道清真正法弟子某宅四面八方上

下中央守衛各三十六萬重若有欲來侵害

某家門戶干犯正法弟子之者將軍兵士當
振動天威一時收取群姦惡鬼賊癘災不正之
神即遷逐部送北酆風刀水火之官拷若將
軍兵士衆等有容隱之者亦同其罪自非某
家宗祠之鬼一不得進封宅之後永保兆家
大小男女錄籍令得度三災之運急急一如
律令



無上中元禹餘天司正明威上靈鎮防大將

軍一人官將守宅兵馬三十六萬人

無上中元禹餘天司法明威上靈鎮防大將

軍一人官將守宅兵馬三十六萬人

無上中元禹餘天司非明威上靈鎮防大將

軍一人官將守宅兵馬三十六萬人

無上上上元始太上玉皇大道君命無上中

元禹餘天司正司法司非明威三將軍等各

部守宅兵馬各三十六萬人精押所部兵馬

神官鎮防大道清真正法弟子某宅四方四維六甲十二時上檢勒宅中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勾陳伏龍共相營衛各三十六萬重周帀宅外防眾非司察五方瘟災疫毒魑魅空中浮遊鬼魅地中沉尸伏殺金銀銅鐵玉石之精六天故氣巫祝房廟之靈在某宅內或在四面為精為祟之者將軍兵馬即動天威振烈神功收取部送北酆九幽之獄驅除不祥今兆封宅錄之後非親祠之鬼一不得進將軍兵馬若有容非為某作禍害同與邪伍執拷無原急急一如律令



無上下元大赤天正法四鎮直靈鎮防大將軍一人官將守宅吏兵三十六萬人
無上下元大赤天正法四司直靈鎮防大將軍一人官將守宅吏兵三十六萬人
無上下元大赤天正法四望直靈鎮防大將軍一人官將守宅吏兵三十六萬人

軍一人官將守宅吏兵三十六萬人
無上上元始太上玉皇大道君命無上下元大赤天四鎮四司四望直靈大將軍等各部下元守宅吏兵各三十六萬人精加守防大道清真正法弟子某家宅舍防衛各三十六萬重勒勒某家宅內十二時上所有禁忌太歲大將軍門水戶尉并竈并某家上世先亡及土地真官並同今約七具今依玄科無上上元始太上玉皇大道君上妙大乘正法為某封宅無上三元鎮宅上靈大錄某即稽首稱大道清真弟子即封以太上三元之章是日幽顯共明諸天玉司監盟三天告命無幽不聞無冥不應無天不奉無地不承自今以去不得使某門戶更相招引災殃橫厄陰防水火六天故氣魔猜鬼賊非親祠而一切客死鬼神為凶禍侵害某門戶大小男而而不臣正法之者將軍吏兵即振威八方收取群精部送北酆寒冰夜庭水府九都考士執繫長劫無原急急一如九都律令



謹條某甲先亡名目如左
亡曾祖父某 亡曾祖母某 亡祖父某 亡祖母某 亡父某 亡母某
右某家三世先亡今封以付無上三天天官將軍兵士等此皆某所宗祠之限自非常節皆不得妄生責望生人飲食作諸禍祟疾病子孫後胤生人若有犯者俱同部送九都求付律官若為福者利某家門三天王司生官并鎮宅將軍即當為舉遷言名上三天奏其功德昇上九天元生福堂給以自然衣飯道遇無為也長居福界祐利生人一如律令
無上上元始太上玉皇無極大道清真正法弟子某甲屬某郡縣鄉里某甲年若干歲男某女某
右一戶男女若干口七具今封以太上三元之章以付無上三天王司正法神生之官以無上三元各三將軍保實某家男女年命以

鎮防某官宅各領守宅兵馬吏兵所部營衛
某宅各三十六萬重一如
無上元始太上玉皇大道君律令

太歲某年某月某日朔子時真師金明正真於某對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封無上三元鎮宅

上靈大錄當勅錄中三部天符之時即存象
見無上上上元始太上玉皇大道君形相金
容朗徹與金明三尊俱來降也疑住雲空上
又存見三天各三將軍兵士兵馬吏兵等各
三十六萬人布滿十方俱來鎮防營衛某宅
三十六萬重皆如人中兵馬無異也而勅符
咒曰

虛無玉皇玉天開便玉清出號號曰金真玉
虛明威三天生神正法玄範符命九天攝氣
輔兆檢精流烟策鬼召魔掃除無蠲靈將鎮
防天兵為鄰正道運行保兆今晨萬精摧滅
敢干兆身吾命神公普拂妖塵有善者遷有
逆者擯急急一如律令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人地兆初
封無上三元鎮宅上靈錄當送玄都係命籍

之米二石四斗五方鎮錄隨方足數紫紋命
素各一疋錢二貫四百文持法上元二十四
生氣以應二十四生神之元命亦象二十四
洞混生之府下為二十四神以表三元之數
也皆如律品不得有違七真曰天人人地兆初

及此科者亦可一石二斗錢一貫二百文
絹一十二疋亦可八疋錢八百文絹八疋
也一十二數以應十二神真八數以法八
卦也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人地兆封
無上三元鎮宅上靈錄者年輪玄都上元生

氣命米二石四斗五方鎮錄命紋素絹錢
等以付法師門下也法師得弟子命米絹錢
等則當出八數以供功德為十方諸天帝皇
所在帝主國王修建金真轉法輪大齋又以
八數唯建三元為弟子還賞鎮防將軍兵士
言功進秩八數唯以供施天下貧窮及山栖
道士也若有違者唯九都刑律論七真曰天
人多有貧窮者亦可輸錢絹米等不計多
少以充法師供功德限明也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人地兆封
無上三元鎮宅上靈錄者若不輪命信米限
則三天司命滅兆算十若依年限奉送法師
門下則司命加兆算十皆如律准

弟子皆當修身潔已建自然齋燒香行道轉
經禮懺然燈照夜一日一夕六時請福并還
賞鎮防上天天官也兆居所若無法師行道
者亦許家男女止可心存金明持中而已其
亦要矣是三元日弟子不修齋持戒者上元
玉司天官不上兆名於生元之錄法准三刑
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夫天子王侯若欲
寧國安民以享無窮之祚保於社稷者皆封
是靈錄以鎮帝主國王宮閣之門上也七真

曰十方及諸上天天帝太帝上帝星各各
封是靈錄於諸天壇門玉閣之上也况復
下界天子王侯乎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飛天常皇及
諸梵天天王并五帝五帝天君並各封是靈
錄以鎮天地之運以保固天元之正度和適

陰陽之氣致得用自然之化君乎自然之運也七真曰靈錄者十方諸天上帝至真大聖中尚奉之呪復天下人乎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法師爲弟子封靈錄收命米鎮信等限若不爲三品唯用施散入功德用者法師結考九都之官即入九劫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法師收弟子年價命米鎮信等自入己身供於父子而不爲弟子建功立福者罪唯九都考官名入三刑五劫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法師三元大慶之日若不爲弟子建功還賞將軍兵士者法師身收殃罰於死王之都名入三刑考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法師三元日不得爲弟子家言名三天玉司生神上官者法師身見世受諸災害死入九幽九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諸天諸地無極世界百姓男女人家門若有災祥變怪妖異猖亡客鬼招引群凶恒爲天人作諸禍祟

者則應依正法齋命米命絲命素錢等詣法師封於靈錄也七真曰若得靈錄者保此不但止辟災厄也亦辟大小陽九大小百六於水火風刀之窮年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正法弟子封是靈錄鎮於官宅門戶上者則使人神澄氣清官宅肅然諸天擁護三界之官俱來衛門天神地祇奉承正法弟子恒來稽首朝拜靈錄并營衛門庭無敢生害心者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正法弟子若家門有諸殃患厄會陰陽水火盜賊欲來加害或恒有爲侵亂者弟子家長一人可沐浴整肅衣服持齋燒香於靈錄之下禮九拜即而啓言災厄輕重隨由請乞心存三部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地兆若家門增口三年之後則應更封靈錄若家門失福減口三年之後亦當更封靈錄若三年無增無減即不用封也可至九年改錄更封若不改錄將軍兵士則應受功昇天而去是以應須改錄若九年不改弟子即准入三刑

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地兆封靈錄不得禮拜符廟鬼神邪師巫祝并馳物求福有犯者准三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地兆封靈錄之後弟子家門不得招引非人故氣師姑女即歌舞宅內非真之事准罪幽都三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地兆封靈錄不得違師背約若有犯者將軍兵士則昇天官終不復鎮防守人官宅也准罪太陰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地兆封靈錄之後當助法師立三千善功開化天人樹勝福田即加真十品位登上仙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地兆封靈錄之家當以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此則諸天三元校試天地水官人鬼名目以定生死簿錄罪福之日封錄將軍兵士兵馬吏兵各三十六萬人其象如見了

然有也圍繞官宅振威鎮防收檢捕群凶也七真曰有能如是者未見無災不消無厄不度無禍不滅無禍不生無盜不滅無毒不宜無凶不除無精不却無惡不伏無吉不臻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正法弟子若欲除却災害消精滅禍者當鳴天鼓三十六通而呪曰

無上上清微天清微天清微天三將軍官將兵士各三十六萬人為某檢攝兵災之氣無上禹餘天無上禹餘天無上禹餘天三將軍官將兵馬各三十六萬人為某消除五方非災六害鬼精不正之氣無上大赤天大赤天大赤天三將軍官將吏兵各三十六萬人為某收除瘟災毒疫兵災水火疾雷之氣即得殄滅為某振威動兵鎮防各三十六萬重守固某宅四面八方管衛禁備一如無上上上元始太上玉皇大道君律令七真曰弟子若家門怖畏并有不祥光異怪魅家室憂諸災厄或隣家有凶更相破害或夜中夢想

不再或懼怖瘟災水火盜賊諸欲加害者皆當如是呪也其禍立消即保爾曹無為者也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法師為十方天人

弟子封鎮宅靈籙當一依付度玄籙章儀典

次序以奏言表事也言奏事竟即與弟子於

靈壇上南北相對就度靈籙上將軍兵士弟

子皆稱名受度官畢法師即勅籙符呪次封

以太上三元之章也法師而授靈籙與弟子

弟子即稽首作禮於法師前稱言大道清真

正法弟子某甲而禮九拜七真曰封靈籙事

出官章表刺事並依付度治籙儀典也此

更無差別唯改易章中小小四用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封

靈籙之後不得作諸劫盜抄略與人更相

招引出入門戶若為天官司糾弟子家宗即

入九都煞律三刑罪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封

籙之後不得泄慢靈籙以穢神氣罪入九幽

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安

置靈籙並鎮堂戶之上以制萬靈非正諸氣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不

得以靈籙賤除罪同唯九都煞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不

得取靈籙棄置非已之家罪准三刑不敬律

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出入門

戶皆當存心思神像見將軍兵士列於宮宅

恒不忘之者災害立消神氣常存也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上部三將軍形長

三千六百丈身相金剛之狀手握玉皇九色

召神八煞靈節乘三色毒龍虛凝太空之中

去地千丈將領兵馬神功玄降即使百刃摧

心萬凶時消也十方天人弟子當當象見如

是矣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中部三將軍形長

三千四百丈身相與上將軍形狀相似手握

九天七色神虎大煞靈節乘辟邪之獸虛凝

去地五百丈將領神兵玄降即使千毒摧刃

萬壽逃亡十方天人弟子當存見形狀如是也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下部二將軍形長三千二百丈身相同一相似也手握三天三色神金制魔三煞靈節乘防非之獸將軍虛疑去地五丈吏兵在地從上至下彌羅蓋覆一宅將領兵馬玄降即使五方瘟疫疫毒奔逸無民之地妖精殄却保兆平存而得吉貞十方天人弟子當存見靈將神兵之狀如是也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正道則正法正法則正教正教則正覺十方天人弟子既登正一道則無民而化正法是與天人弟子可不同歸正範也七真曰無民而化者道本妙無之宗而妙應於大無其真空無至空即至道通真上妙豈仁智能所大量也以指太虛也太虛以自難究何況至道乎道妙有妙無無中自然之功用致此大有為故總智以為神應神以歸慧也可謂智慧而成此大明之妙中自然之正智也正智者則

正道矣其運自功其化自用是以四象用之而為主妙之上妙也故弘馬萬道之上更何民哉十方諸天至真大聖真不尋仰稽首稱乎弟子上帝天真大神亦復如是況復天人乎況復地地乎況復鬼神乎而不欲師之矣正化既範更何民之有也有稽首於法師者皆是清真正法弟子也既稱弟子可謂無民而致化道也即在其中矣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封靈錄之後不得共相合進造立兵仗謀圖所住國主反逆帝皇欺天罔地有如此者罪唯九幽地下女青八煞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封錄之後不得口是心非欺陵孤弱當平等心識天神來護若造惡者法准九幽女青三刑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封錄之後不得煞害人命凶悖自任不臣法誠有犯者唯罪九幽都官三刑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封錄之後不得背師欺君有犯者唯罪九幽長劫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封錄之後法師相去既遠即許命米准弟子家門男女八節本命之日以供弟子持齋功用也若不齋又不送法師門下准罪九幽八煞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法師封錄命米不得居倉聚積以擬荒年貨取貴直法師皆准三千九刑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法師收弟子命米命錢命絹限不得聚在倉庫而不施散有犯者法師唯罪三千九幽煞官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法師收弟子命米不得居倉庫三年不作功德有犯者唯罪三千幽都八煞律論

無上三天主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若失靈錄者皆罰靈寶一堂謝愆事竟然後方許詣法師更封若不齋而法師輒為封錄者

法師與弟子罪同三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若遇災兵水火厄會去失靈錄者則許不勞齋正詣法師封錄而已弟子若不更封准罪九刑陰都女青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法師不得欺罔弟子妄有所貴望貪利無已罪皆准三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十方天人弟子自覺有累即當詣法師發露懺悔謝罪也其愆自除若不爾者准罪三刑律論

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曰法師不得因弟子休否有所貪索罪同幽都九刑律論

無上三元鎮宅靈錄

金明七真序

蓋正法者則正道也故能朗覺至於大覺乃登正覺入乎妙覺的然大妙矣實妙之窮微微之上妙豈以言象能論之哉自非玄聖誰敢指之於象外而引之於象內也夫靈錄者本出無上上上元始太上玉皇君傳從無窮劫中來常於季劫行焉出世度人濟苦於陽九保百六而無傷是以適君眷眷之化豈為已哉且正教實猶慈母念念於赤子亦如良醫之治病豈顧之而不有効也但救世法衆也復如之者矣故三界蒼生在斯煩熱患難之中命若燈燭焉知其苦亦言樂在其中耳我觀群迷真不樂也所以年壽只如電轉終淪八難悠悠長劫五毒備經十苦幽徒將何樂哉身未謝之間見世誦誦災兵莫察况復此沉戰也可謂慈真下教則使幽途朗覺九夜方明冥昧發其智鏡之門以照群生未悟之始今之通此六慧曉然無滯使生者家門吉貞亡者昇化天堂遊神自在以利後

世子孫之安存者則此靈錄之正教而教保兆得度五濁至於三災六害不使加身其功能制天地之運沉復鬼神乎而不滅矣但無上三天玉司正法所部如是威神乃自然之靈將也兵士亦然唯我信矣兆民豈能悟哉

上清丹天三氣玉皇六辰飛網司命太錄
 高真紫雲秀手南斗坐宮陰絳闕之房結想
 高華攀維雲條光洞赤精南斗煥明烟耀萬
 天以召六真玉皇大帝道君出回旋飛登朱
 網之道教諸真人開天閉地呼日引月敕制
 千靈司命之具妙氣生靈玉清玄書握之登
 辰告命六真南斗上生道永存一人授書
 葉葉仙名坐在立亡履波過火災厄不干行
 其要道為仙王帝卿形煉魄度與劫無窮刻
 丹天鳳寶之堂盟諸上具行尸露文考骨殃
 身入五道門受者丹書錦囊佩之與身俱行
 按規修之當策名東華賓侍帝晨晚用丹錦
 紅蘭之金上昇玄臺對天約誠下官初真道
 德未備度氣黃籙更當歃血割髮長齋練精
 稽顙而傳焉

形與道并星氣無常隨所感也
 以黃書紫薄上以著足下
 踏空背土之符安右足下

卷內符除祭說外並朱書

玄玄玄玄
 玄玄玄玄

踏空背土之符安左足下

地地地地
 地地地地

道欲為真形路已陳心魂不精當存南斗在
 頭中一星安眉間一星安頂中餘星自玉枕
 大椎骨布之日夜思之令星芒貫脊脊中炎
 炎起骨委形枯敗又思六星徐然之令人長
 生卧坐食沐勿南向又以丹砂作六真君像
 懸左肘女右肘吉凶祝之飲食臨想大勝

道欲為真須思六星在手足中心中腦中久
 之六真降精為子練形飛神玉清
 人形如真人錦衣赤星



青冠開金取星
 紫冠紅書紫雲
 碧冠綠書青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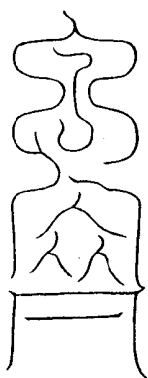
道欲暮卧當思星滿帳中如火然祝曰
丹玄玉室光照命門六真上皇鎮御南軒我
栖妙氣入映帝臺拔煉九祖朱陵度魂紫筆
赤書開道生源惡夢不祥速付帝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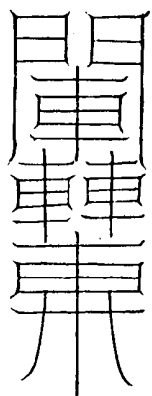
無冠履青服深青
綠白帶紫雲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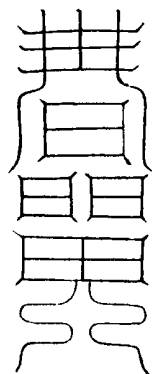
一真人坐五
腦中各一星



存六心符



肘間符



頂中符



無冠履青服深青
綠白帶紫雲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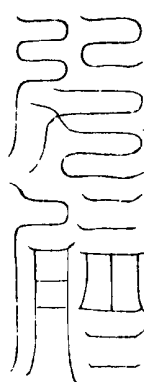


第三丹天光梵之炁

第二丹天虹霓之炁

第一丹天梁明之炁

道學南斗之法飛登南天絳都之樓當以六
月六日本命生日祭之必新芳以人所愛上
祭之以日中祭訖步之大吉
上清丹天三氣



卧帳中符

上清丹天南斗上賢王女五百人紅繡衣執幢

懷紅後同

王女紅福衣簡
命承寵榮特青



上清丹天南斗步魂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幢



上清丹天南斗履魄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斧



上清丹天南斗登晨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珪



上清丹天南斗真緯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節



上清丹天南斗飛步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幡



上清丹天南斗謁者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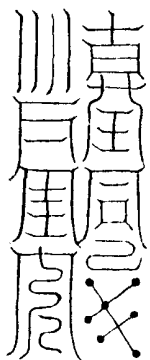
上清丹天南斗司禁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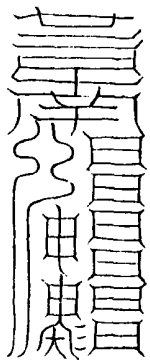
上清丹天南斗司命玉女五百人紅繡衣執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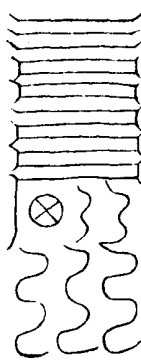
南斗第一混洞白微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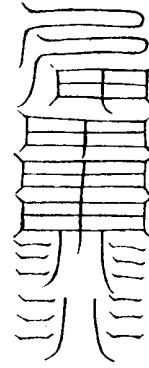
南斗第二赤元清微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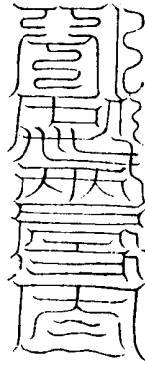
南斗第三威華九要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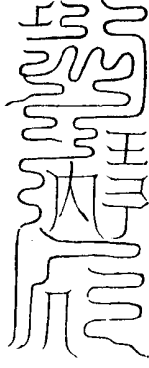
南斗第四太無高上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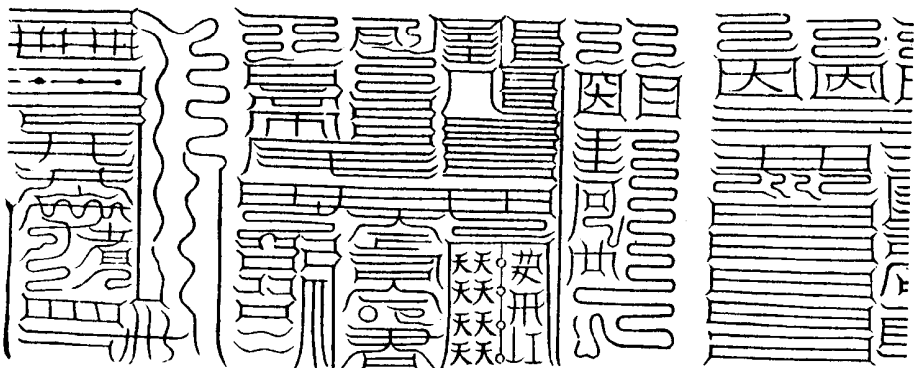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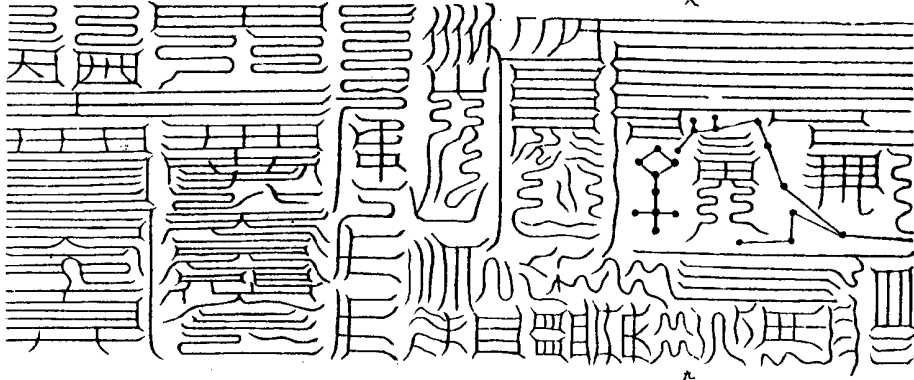
南斗第五至真太素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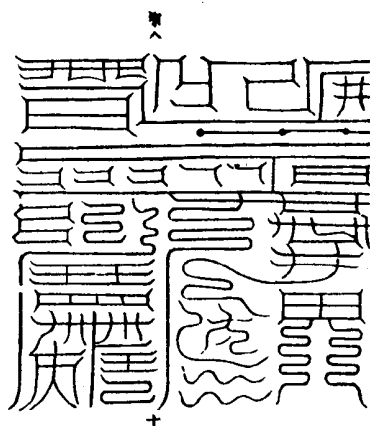


南斗第六高上玉皇之氣



南斗玉宮後聖之臣金闕司令長生
九靈六具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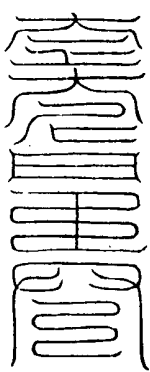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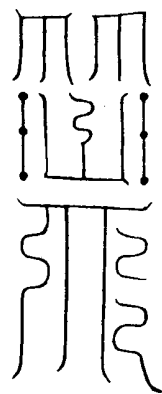
南斗丹天之符告金闕司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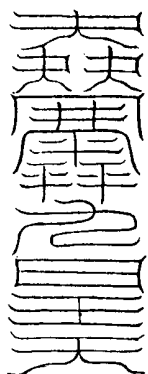
南斗丹天之符告日中司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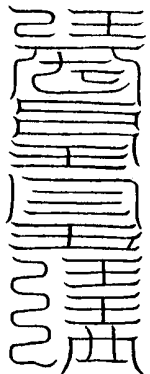
南斗丹天之符告月中司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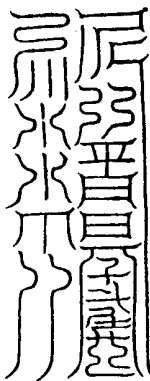
南斗丹天之符告飛步六真司命



南斗丹天之符告星中玄女



上昇南斗長生左券



上清至清高上玉皇大帝金闕司命玄圖授

諸飛步南辰朱緒之仙人也有此書別致猶
安南斗像前行事佩之或取所存行作之不
步而有此書長生仙也但不授下學之夫爾
南陵使者與上清丹天三氣吏共六萬人在
子治中衛錄係其無絲骨文牒不得聞也
得此書應為

金闕之真然不舉地官貪世之人

道欲授書盟如上清之科禁如律臣某年齋

寶布詣師請丹天司命大錄飛登六星上昇

玉清告聞

九天使兆通玄長生億遠司命帝官

上清丹天三氣玉皇六辰飛綱司命大錄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序

男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有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宵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閱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羅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以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因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噴雲霧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

以秀奇峯使昔有崑崙修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湖鏡中之觀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為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註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為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極是也且如吾為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馬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已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

有欲以觀其微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所欲微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爲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篤能行斯大道

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

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再不他爲曰無爲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下文萬物作而不辯是生長萬物不言其能也

萬物作而不辯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不專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令有所屬不去是謂不棄也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

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夫多病者比國有淳良之臣天下措安君

尤尚賢人詐賢可賢矣既能做之若他日親近則淳良之臣非禍則去之故老子云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藥使民不知賢貴

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淨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

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爲實腹弱志彊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爲是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爲之矣既已措安乃無爲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則無盡息之則無形若或驟盡用之尤爲不當是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

若履則當徐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已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失如
已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
清淨已之心若見耀之明則斂之且同時
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
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諸事勿過甚故存德
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
有象帝二字或難着注依草廬以言天象
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此教人行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
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
為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
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
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

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
急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
措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
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憚而無
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
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
矣特以鑄冶風匣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
動則其風源源歛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
嘗不有也大槩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
道之心亦無時不專故以橐籥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

心中有竅呼竅為谷以氣為神氣若常存
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
之身為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為國
王王有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為天地
其氣不妄為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

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之矣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
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
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絕奢身失者勞心身而用
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外其身者以其
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
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為此而成其已
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
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
故善人效之卑而不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為成金德行以善人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為造及其動也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天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此如人將碗水而行若滿而行則溢若中而行則得且不足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蓋為因富貴而放肆高傲矜誇不已致生他事有

累身名是自遺其欲莫之能保也故人以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為車以心為寡以神言寬總而云之身寬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為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寬為魄之主宰人能以寬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寬常在身不妄遊是為尊氣既不妄遊亦無暗地私欲即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為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之則世間美惡無不周知在乎去其惡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

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剛而為雄以此行之是為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為天門飲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為勞筋骨而致氣羸暴是為雄調傳氣血以均是為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日矣如治國者君為民之主君乃時或妄為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畜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之是謂長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為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三十輻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以三十輻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十輻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

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為便利當正車頽壞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為用即是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埏埴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為備儻正器敝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器之用鑿戶牖之說言有房之家門扇窗扇當造房之時已當足備其有房之家慮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蓋聖人教人務要諸事必欲表裏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專戒好貪欲絕遊說美聲色貴貨財者此文非深即是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即捨彼而取此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妙哉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為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欲得之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有疾便能知譬能防貴之患若防已之疾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肯以身為天下以百姓之身為身則帝王之身宇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為身天下為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禦也是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己身復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

三物無形而有形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混而為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斂其下不昧繩繩子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察昏若言無則

出而并馬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歛寂然莫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

蓋謂人心與道心至幽至微非君子難守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道理即天性也所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君子所秉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不妄爲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爲如何故深妙難通老子設詞假似傍人強立名色以規視豫若若冬涉川猶若若畏四鄰儼若若客渾若若冰之將釋敦若若其若樸曠若若其若谷渾若若其若濁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以猶豫二獸名于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渾渾然混之亦聲勢以動之侮以誼譁窺之凡如此者有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

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明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壞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焉

言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至誠也實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並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常索也君子之

守道行仁猶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而成而歛歛則復命矣比明年復知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爲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執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道未行時欲人矜其已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事古今明驗尚有不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猶若其實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已能故事遂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

平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姓將必美之豈不自然故自然也

大道廣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偽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父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甚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者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為民而讓位臣忠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朴實奇巧何施大道廢自為不讓之後成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以此三絕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即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

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著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今人務尚儉而淳實少寡欲是為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瞿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絕學無憂妙哉常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為己之善故為非常道非常名經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齊肩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朗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絕學無憂是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唯阿之詞以戒之相去幾何言此二字即是應聲而已於此應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

之所為其善之與惡為文不過表前文之深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為此且世人間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猶不甚荒亂至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聞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廬云央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乎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為此及其習道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是為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乏焉故盈之而弗厭其遊賞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盈而有虧以蕩忘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不知此之為樂蓋持道而不妄為以守天經地式也

衆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

愚人之心也哉。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乘乘若無所歸云。如乘舟之貌，非無所歸言樂自然耳。言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眾皆樂，獨不過其中，似乎有失於歡。若無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沌兮，昏濁之狀，以其忘機也。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為昏悶悶，乃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此非海非颺，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曠也，颺，蕩驅也。長風又云，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云人皆如是，頑似鄙，俗蕩薄也。非示此篤衷。

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哺也。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踵斯以為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為物，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慮人指為真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

精，精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為不朽。以閱衆甫者，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衆甫之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絕，生物之繁，以為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由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損。

或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真偽。所以由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為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真偽，何如絕學也。真偽不分，則偽有禍焉。偽累善焉，所以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為之道，諸善一而諸惡廢，故為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言誠全而歸之。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盡知，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此云小人之做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

於心早望稱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故意以喻孰為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然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久故比云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人能專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布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姦諂未嘗不由姦諂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等必得何等來應即是好此而此驗喜彼而彼來必然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故下文又云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亦再此也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跨者亦比也且跛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跨乃躍也又跳也又如跨騎未達鞍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執焉其四自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爲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誇也爾既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爲此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疆爲之名曰大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

德之心未施之意井井於心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爲母哉雖云疆爲之名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大曰逝所以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故道大天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造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兩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濛王乃持之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爲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聽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歛物焉天法道者以

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氣冲而物不敝是也故能自然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為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為輕發亦不許猶豫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鬼所棲之處若神鬼而妄慮妄為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為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糧而先行焉先行則失糧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惡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實貴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觀者欲與吾同往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實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美者故燕處超然是

二十三

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因有發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是也豈不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紂乃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以其無誇已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無安有瑕謫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將欲窺侮之其來既非理道安得不為我所制其為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雖無關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譬言道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為吾閉而為吾

結矣解之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蓋謂道常善被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善也所以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奈何人物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教人者不為人師乃能使人為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物而人得我是謂不愛其資如此者似乎無知乃有機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先而不欲盡也如此者君子可為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之士於心不忒既不忒當去其私欲合精神為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氣然即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賁為天下賁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此務教人不尚強而尚柔乃云雄雌也如此者當以吾腹為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

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比之則常有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使心不妄為耳故小兒不能妄為曰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此者可為天下谷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

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如是則常常為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誇當以心為樸朴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朴散而為器則聖人用之朴道未行也散而為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非官長也云人主是也淳於此而蓄於中散而為道周行聚則朴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道焉老子云吾將取天下而將行又且不行云何蓋天下國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為之惟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為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叩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為不讓後為能爭又或叩或吹叩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所言急則乏疾徐則有餘如強贏二字強勝羸弱其強必有衰其羸必壯載隳之比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隳必又將興故所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為是去甚奢泰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為聖人也亘古今而無雙夫何故以其陰陽大馬夫為人臣者不務以道佐人主乃務尚兵強喪人主也當可發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還者乃非理之為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故損傷物命非身即子孫報之理有不可免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又喻君臣焉謂凶年者何蓋為凡國家

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之是有
凶年或境內相爭言境內相爭農廢耕植
田野荒蕪所以荆棘生焉皆之用是為凶
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已謂果而勿彊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與可為當疾便
為之為之而既勝勿許聲張即勿矜是也
彊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誇大也
果而不得已已為沒奈何而為之是謂果
而勿彊此云為我不得已而為而為豈我
彊哉

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既老
必不久也大槩不可每每無故尚兵彊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誇之以為能用兵
也纔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
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
糧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

損者故物或惡之為此其上善度之不處
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
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金主殺伐故用
兵居右是也

兵居右是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沒奈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
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
以尋常者即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喜殺人也如此等
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古所以慎人命者幽我蓋為不欲使凶事
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朴淳然於心似
乎微孰敢以為小朴真道理也不敢臣即
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

人物來臣貢也侯庶能守將名同天地可
賢也子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
令即不知誰人使令如是均乃和氣自然
而然

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即
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
施則無名既施着物以物為名是謂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
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敝
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
即不殆

摩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有中能堅持不忘則如長江大河之水一般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之溢本海為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能知人者有智能知自己何如是為小善能善勝人者雖不用力是謂有力自勝者是為彊彊然如此此數事皆能知足為當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

吾有已物守之而不貪於我物甚堅故得當富又彊行者言君子終日慮道不息是為有志既有志事將必成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又謂此數事能常常守之行之將名垂萬古而不朽是謂死而不亡者壽孰不知釋氏云不生不滅即此是也然猶恐人愚迷特言虛無此云實行大道得

如是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言大道大也其理鴻濛安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道之恩世間萬物憑此而發生既生萬物道何言哉言君子行道務不誇為上所以不誇即不辭所謂不辭即事業成而不任己之能是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如厚積之衣被被者蓋覆人物也若言可名道之德不欲使人名之故止小也即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大道既施萬物各得其所吾不言能而後

萬物歸於我者可為大即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善能利濟萬物又不自誇其功是謂能成其大因本身不以為大所以成大乃

不成而成者矣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即道理本體也又王者大位而大名政事是也又王位民之大寶持之以常而不妄則天下歸焉歸者從也即天下往既眾庶之服歸加撫以勞之則天下安和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君能撫養有方雖有叛者亦復歸也過言去止言復往其謂道無形無影口說時無驗亦無滋味看又不見耳聽之又無聲愚人將謂無有上善用之終古不乏是謂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柔滅而機秘智者能之絕註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治天下尊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為居哀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為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將奢儉是以鎮之謂為王者身先儉之以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右第三十二章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男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己之能反為無德即

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因其措事已定別無可為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為將為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及處厚薄而居實華此皆老子言世道盛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帝大道焉如帝堯與舜舜禹官制不更禮樂有序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盛

歟何謂衰桀紂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務消而邪事長正聲去而淫聲生是謂大道德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天下淳朴無顯也此所以呼為大道自桀紂罷其道致成湯放武王伐此臣乎義乎桀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威耶衰耶然威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得不謂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故本經前云絕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歟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為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者兩間人世也天地虛其中而為谷和氣

盈於兩間萬物生以其多之故是謂盈也萬物各得合應之氣至精者方萌謂之得一以生王臣乘此天地之精英而不偽大道行焉是謂天下貞此云蓋謂教人務守大道不妄乃君乃臣乃士乃民可為暢然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貴而貴高將恐壓

若天失此之氣理將有裂壞地失此將有震動墜陷神失此將有不靈谷失此人世將無物世間萬物失此將不生而有滅王

臣失此將無道而國亡士君子失此將傾覆尊貴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無譽不欲瑋瑋如玉瑋瑋如石

為仁人君子者務尚謙卑為吉所以又云王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俗呼皆微小無德之名王臣乃稱之言其不自高也小人誇己可乎所以俗云言吾惡者是吾師言吾

善者是吾賊故下至譽無譽不欲瑋瑋如玉瑋瑋如石此二說皆諷諫之稱君子當守道而不改尤有稱之何小人好之甚入惡地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道行則被萬物物足用而道歸我反也其動字既歸又將動也王臣君子持身守道未嘗時刻有忘寧者所以能成王臣君子者為此道之用如是世間萬物既有生即有滅理道自然天地之綱紀也所謂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所以古聖人終世而行道日夕而持之不敢有慢中等之人或行或不行或行者間人稱之則又行之或不

行謂道隱功遲之故是云若存若亡下等之人不但不行相與言道早發笑焉又有不審而不答焉或有言不可行道者君子與小人論道小人若迷途者與行道難甚若退與之平道由後行賴緯不抽又云谷辱不足偷渝無隅晚成希聲無形數事即前云善行無轍迹是也守謙亦然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嗚呼老子聖哉何明道之極也且云道隱無名誠然道本先天地之氣人何見而不見如善貸且成當哉失道之理無所不益萬物賴此而生豈不借資與人物鳥復云理道之幽微又如如是說道乃先天地之一

氣以清升而為天濁沉墜而為地是為一生二天地乃曰二儀與先天地一氣並作是三二儀既立四象昭昭日月星辰是也因有風雨霜露四時成序萬物生焉又負陰而抱陽物感而歸源屬陰歸源而復出是為抱陽陽本剛以陰貫之則陰陽和此謂自一以生二自二以生三自三乃生萬物以陰趨陽之道皆以卑以就成也君子之習道如是乎更踰以上古國王所稱孤寡不殺此三字人人以為不貞之字。王者乃取名之是謂謙也又以威業以比損益云常道也以三教字言前二教字言可教者後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此是謂不教之徒有此老子云吾教父何父道理之本源度之耳非父親之父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無有者何言道體至柔至堅無間者何金石之類惟陰陽能透知無為之有益為此是也謂其柔執不着形迹耳道也子教不言之教尤甚精不言者

道理不言而物化教默言默故所以無為之益無為之益是不作為而有益非不作為大理無時而不運言君子欲措安無時不務道雖不言意已成矣發則中節如四序之交時至而應物也此道非大人君子雖多言不可教故希及之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噫深哉意與愚人將以為老子不貴天爵乎非也其戒禁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此長久示之吾故比云且國之大職王之下冢宰之官極位若非天命棄其此而愛王位可乎六卿非君命而讒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之諸職事皆然言孰親孰多孰病君子之親日親於道多多於道小人之病病不務學道貪非理之名多藏貨物其非理之名易奪貨藏多而必恃故厚亡君子守有命

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謂知足不辱知止不危可以長久云永不壞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此云守道如守大器謂吾有大瓊盈常恐有失有壞是故不壞即不敝大盈言吾有諸物盛多守之似乎少必不過用是謂其用不窮其有直屈巧拙辯訥皆謙憂是也。此謙本有三吾止以一直比之餘皆同焉。謂吾心地本平生直實又常常檢點日行事務及所躁用處莫不又有非仁人君子乎本經如此而已謂君子持身守道堅如是躁本奮動之貌內帶蒸熱之勢因此可以強寒即躁勝寒靜不動之貌靜中含涼之勢因此可以勝熱此云無他大槩喻君子守道行道當審而果決勿躁而勿豫也清靜為天下正此言理道之守甚嚴謂君天下者既措安之後當堅守其定規勿妄

為妄為或改前人之理道是也改則亂不改則天下平是謂正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欲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明君賢臣在位立綱陳紀夷來樂賞賄賂

天下無爭是謂有道憤戰之馬駕車以載

糞壯士化為農器即却走馬以糞車若

君不守道而行邪道雖牧放孳生之馬不

得生於孳生處所必生於戰場敵國郊境

即是戎馬生於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見

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強及非理慕他人之

寶則戎馬生焉於斯之時罪之大禍之深

安能釋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固不足

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則天下國家不乏

用矣何他求焉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

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以其運慮備安不忘危不

窺戶牖見天道以其心行天心之事不

待倚聽而看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其

神不定而視聽亂也又云聖人不行而至

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謂道慮備恩及萬

物即至不見其物能知其名所以哲所以

能成者恩既施而物自化也書不云乎元

首明哉朕朕良哉聖人之心其為道也異

乎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矣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

日道備將欲作為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

穩以此宵衣旰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

倦即是損之又損然後道布天下被及萬

物民安物阜天下真是以聖人無為又無

為而無不為矣豈不先苦而後樂乎昔聖

人君天下務繼前王之法以為式不改而

行之不恃富而不恃勇聖人不言暴取他

人天下言人君能安已乎天下即是善取

天下是也謂常以無事故也如不能安天

下者諸事擅興民疲乏用盜賊蜂起豪傑

生焉時乃整兵欲平之可乎未必也此所

以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也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

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之

書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哉孰不謂

老子於斯道合此云人能常善常德天神

常常加祐之其不善之心方萌則天神否

矣聖人之君天下體此而教民豈不法天

者乎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

又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於斯人可取奈何老子反之兩善

皆善兩信皆信果孰是非耶噫老子之文奇且甚善者吾善之此美之矣不善吾亦善之此德之矣信不信亦然故得善而得信矣人不知其文謂老子果類之而反之又謂君天下者心志不定慮生妄爲則民人效之人皆亦然又注其耳目注謂着其意耳謂聽其美汚之聲目乃觀其善惡所以聖人觀其所以不欲身民如是務乘之以道常以心似乎小兒之無知特守無爲之道故天下安。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天地大道生人本以十分爲率因譬云或過三分故號十有三生者既言生忽便云十有三死者此死者即是前生之徒十有三所以言者何蓋爲人生於世謂貪取養

生之物多是致取非其道用非其理反爲所傷是也何以見之曰酒色財氣無病醫藥過劑及有病不醫飲食衣服不節思欲過度妄造妖言奸邪犯憲冒險失身不畏鬼神不孝不悌於此數事人未嘗有能免者或云除奸邪冒險不畏鬼神及不孝不悌外餘皆善終何以見非理也曰以爾所云此其所以往往多死非命者爲此也因不知大理何如故被物欲之善殺也即動之死地十有三非此者何又云善攝生者有兩不避人莫不以爲真如是乎非也言君子之爲人務多持道動合天理於心不作邪謀陷身之罪安有致身於兇虎兵刃中以其無死地也此云比君子之行藏若此豈果然乎又云天道好還如小人務尚奸邪動輒致人於死地所以好還者彼雖避兇虎而入兇虎中彼雖遠兵甲而由兵甲而死其還也如是其得也必然此皆動之死地耳。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生畜形成四字謂能君天下者多能保此四字是謂善撫乾元之運前四字所該者何無他生之者萬物也畜者既能生萬物又能養萬物是謂畜既畜之分品類之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勢而就體以成之萬物既蒙恩之後莫不欣哉物既樂乎天命則乾元之運爲我所乘則乃國祚永昌若如此者豈不貴德邪若以道德言之無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垂衣裳而坐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則天下貞安是謂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言天經地式即四時交泰之理道焉以其細名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也君當使臣庶樂其樂而有其有長其長而不自主設官以

理之此玄德焉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見小
日明守柔日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始乃本根也初也母乃生物之祖經云天
下始天下母夫何故大哉道理之機其始
其母本虛又實是以其萬物由此而出焉
云始母人能知大道能如是生生不絕則
常守其大道大道果何曰仁曰義曰禮曰
智曰信此五者道之化而行也君天下者
行此守此則安天下臣守此而名賢天下
家乃昌庶民守此而隣里睦六親和興家
不犯刑憲日貞郡里稱良若天子臣庶堅
守其道則終身不危人人守之不妄爲存
心靜慮不言待用是塞兌閉門使應用中
節則終身不之不多不勤也言開其兌濟
其事即是開口發放其事終身不敝言守

道既堅發放中節萬物遂其生則終世無
禍及身亦無可敝者即終身不敝是也又
云見小日明守柔日彊蓋謂自己本有所
見猶恐不廣却乃所見甚大我所守持者
甚軟將久勝彊言至謙下當得上上是謂
見小日明守柔日彊是也如此者所守者
暗所用者有大光其明復爲我有於此謙
下其用甚貞所以無失身之殃因此能乘
大道之常是謂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
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謂大道之幽微以爲比云老子曰如我者
使知大道真實處但得一毫髮大吾行道
焉然猶有畏之所以畏之者何慮恐不精
故也又如行路甚平且大傍無荆棘而人
不由此而行却乃直趨微徑其微徑也傍
多荆棘虎狼伏焉而人不畏而往遊凡過
者或得身安乃僥倖耳愚哉此即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是也有等非君子者不知務
本朝耕堂上塵甚勤其禾苗郊間盡荒又
一等非君子倉庫甚無糧物却乃偏身衣
錦繡又等非良民者持刀以食羊羔多積
貨財以上比云無他皆言人不務大道而
務非理惜哉即徑除蕪虛乘劔食餘夸非
道哉是也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
之於身其德迺真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
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
天下其德迺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不文直述也善建者挺然立物之狀
雖有力之士不可拔此云以德治天下言
吾有物日夕堅持終世而不脫比云懷抱
大道也如是若能持此二事甚堅天地歆
享之事雖子孫百世亦未絕焉若修身修
家修鄉修邦修天下此五修備而天下安

則王乃吉華乾元之無休復云五觀者老子之教甚明奈何意淺而機深所以五觀者以取其驗使治天下之君務行其道焉更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蓋謂必然道可行天下可治故也老子云噫爾見否知否前五修者未嘗不應乎道修此而得此修彼而得彼是也五觀者大槩不欲君天下者以身爲身而國爲國是也當以身爲國以國爲身終子孫不壞也所以云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四十六章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舍德之厚即養德也比於赤子者言初生小兒無知天性未曾開之故老子以此爲首發章之端爲何不過教人持身行道如是而已已恐時人不信故又以禽獸蜂蟻至

猛擊毒者復驗之故云蜂者能以尾稍刺人甚毒虎狼能咬食物者鵲鷹善擊搏者此四物使蜂子未出房虎子方脫胎鵲鷹驟而未翎其有知乎不知也以其天性未散不覺也老子之意欲人守道心當以爲比方成大人君子莫不又有不信者又再比云此數物當骨嫩筋軟之時其特物也不能擊緊固即緊也道言握訣先儒符道者非仲尼之學也因其不能握緊即無知是以不雌雄之交乃言未知牝牡之合峻作是也以其精淳故又朝夕啼泣咽喉不啞爲何亦是初生不知用力所泣不過自然耳此乃和氣也喻君子能守自然之常道則用事不之無非豈不若小兒之泣不啞然特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云守道知此將久大理恍然而必通無疑又益生曰祥祥云非祥益乃非自然而添力爲之者是爲強爲將不祥歟也比云以心使氣乃有力也力出於氣氣盡而力亡驗乎言諸事勿強爲乃貞若強爲即是壯壯即

是盡又老既老必衰既衰必亡言如此者非道也云早已早已盡也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謂君子能行道也何哉以其事物未至無可應者雖知也不妄言其不知大道之徒平昔畧不曾涉歷諸事與人相處終日喃喃云知自以爲辯及其臨事不能也此小人學道未達是也又塞閉挫解和同此六字前三字言不張聲勢後三字言謙下也所以謂之玄同言此幾事皆屬玄也又六不字蓋言前數事皆是大人君子幽微之大道人欲親不可見若欲疏其形無若欲得其象不實若欲害則無體若欲尊之無從若欲賤之則不得微分之影可跡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奇復為狀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以正治國老子着跡言之下文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文奇矣正謂端正治國文實奇非謠詐用兵謂施仁德於外及盈布於敵使慕而效順來歸則彼此不傷物命善平禍亂善安天下即以奇用兵奇奇於布德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事於戰也又不得已而以奇用兵者奇於師出以律彼屈而我直王者之師奇於不殺物命經云吾何以知其然哉此言若依大道事乃必興故云其然哉又云天下人民貧者

多民間鋒刃器械廣盜賊多此皆始亂之源王昏多尚技巧務虛不務國之正實則獻奇物朝朝刑政不明法令彰彰則冤屈有變是以聖人絕奇用務朴直伸冤誅誅讒佞教事既行黔黎咸寧區宇清而風淳故復云悶悶言淳朴守無事民俗實君福也亦言察察謂奇政也民多不足此君之禍也老子教君天下者勿甚前奇人將謂真用奇也若言奇者天下不巧者安能常久雖云奇實正之妙也謂世人不知久謂妄說為奇於斯之道果奇耶正耶此奇字古今人名之錯矣故聖人守正而不改彊不恃能道行焉道成焉民安物阜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奇以法事天析乃福奇則人變析疊禍生若能治人省奇事天祀以理廣德以

安民則其德厚矣雖不析於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根則國穩矣即有國早復又云有國之母其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動線於丹衷措國既固可以久視視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見用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廢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官室臺榭諸等徭役並興擅動生民農業廢而乏用國危故設以烹小鮮之喻為王者馭天下之式內有四其字設喻蓋謂鬼本不神因時君無道故依草附木共興為怪以兆將來亦有戒焉時君若知怪非常能筆非心以正道心則天意可招回焉不然則天雖不叙必假手於可命者則社稷移而民有他從不可留也故云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為此也若

使神不降禍君安民阜則君之德達天心天之恩下施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也故二德互歸焉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凡治國家其德宜尊其用宜儉其法宜平其勢常下使天下民心若水務要流來此謂民順從賢者趨之則京師交集豈不天下壯觀故所以用雌雄比焉凡世間諸物皆雄動雌靜是以靜得動失言治國體此道行之則民富非此則民貧國危所以更言大國治小國十分以撫懷之則小國永臣而悅進焉若大國失此道而他求或欲取其國則大國亦將不保焉此謂大國生事於小國欲兼併其地是也若小國能守臣分朝貢以時務其理則永保分茅胙土

於一方則常親大國矣不然忽起貪心欲有大國則小國亡焉經云我見謀人之國必敗執者失之而況加兵者乎吾見其不得已而為而為之老子之云不過豈非天命可乎朕知老子之教人務使大者小之小者微之則永無疵矣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與者幽深巨室囊括萬物之所大通利濟萬物君子以為至寶惡人雖可暫得不可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也譬如良言可鬻於市村有之爭有之昔孔孟之書真美言也至今儒士開學市村以訓蒙為聲家之業費乎加乎其不善之家有子不為儒者所教何棄書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

矣官已職矣又以駟馬拱璧以招賢比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彼君臣不務大道却乃要名以招賢及其賢至賢何所為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以其不待求尋眼前可得於心疾守行之則往日之非釋矣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安易持其末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為無為事無事謂當可為之事先利時而

爲之已盡免致後多繁爲而不安也又無事之時常恐有非理之事及於身故先若有事而備之乃得安於無事也凡食物不過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則終世可爲有味矣若飲食盡其味則他日家資不及五味不全則中平之味是爲無味也若十分難事以急輕圖果難也知其難措所圖之德務要萬全一圖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務要精建於初勿使急而不堅方乃精細其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繳上文耳又云其安易持謂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無事之時能先知備禦何事恐及於身者是謂易知未來者此數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誠不能如是此道於有志易學無志小人似乎難親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爲小可將以爲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雖脆雖微其物事早有形矣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恐人不信復云滿抱之木當初生之時亦從

苗芽毫髮之中以至於斯其寺中之塔甚高由一磚自地而砌起一千里之路由當日脚下行將到彼老子戒人不可欺小不可恃大又言人有求我者我擅輕許之及其將應違之謂吾有物不絕儉而易用棄將不久而又自難所以戒人務先子細難然後發言經云大小多少報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當故有此若能無此六過不足之憾惟德是應方成君子超乎世人之上凡世人之爲事多有中途而罷其事而不爲者往往有之戒慎終始始則無敗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將末見諸侯互吞不有王命數有爲者數敗之又見執大位者又失之故設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堅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爲高也又先有學而後無學反過常人之志因此若達施及萬物物得自然無有不化者

右第五十四章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迥至於大順上古聖君道洽天下安民而已豈有將貨財聲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知貨財聲色奇巧君好甚篤則爭得利尚奇巧之徒盈市朝朝皆棄本以逐末矣所以有德之君絕奇巧却異財而遠聲色則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淳風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實癡民老子言大道之理務欲使人君君臣臣父子子孫倫攸叙實教民愚罔知上下果聖人歟又言民難治當歲若使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千方百計雖法嚴冰霜莫知可治老子設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文何與哉非也蓋謂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計治民則爲民禍臣若以智臣君理政則君之賊是以朴民絕奇貴爲式呼爲玄德特以遠深二字艱之惟務儉爲主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河湖海至處低所以能納天下諸山川之小水成爲君子爲國家者能容而且納大事成矣若不處卑而處高物極則反高者低低者高理勢之必然是以昔聖人勞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親之愛之不怨無有謀者若失此道而他爲將有怨焉人或爭之不解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較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怨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沉兵相加哀者勝矣

大道若愚似乎真愚若言我真大道吾道久矣又云其細務要守道堅造化精三寶之說因慈勇於行道利濟萬物因儉倉庫實不敢爲天下先言諸事物不肯先得先樂乃成王基器神器也若舍慈而勇必貪必奢必狠舍儉且廣言廣用無時舍後且先志盡矣復云慈者何蓋謂與前慈異用再喻之若肖將能以慈戰敵野戰則必勝

夫慈戰非慈而不戰於心慈於衆士之命不得已而戰故守城必堅縱被圍困天必加護何知加護以其心有所不忍戰傷人命故天鑑之外有四善吾不審何智者能之非凶善盡此四善臨問天地此章皆言有道之兵奉天討僞將不妄爲存仁厚德君將無憂而禍平矣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甚易知云文與字意甚易行此大道大德

善能知者不過文內之意莫能行言文與而愚不解者言有宗文有首也事有君借物爲主也經云夫惟無知言人不知我知我者希老子方貴戲云聖人被布袍懷抱美玉以其外賤內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君子所爲惟務無難迹果然使人不知乃上本不可教人知使彼知道是謂之病如

此者人本不知我將謂人知把做知道備乃無病矣故聖人行道終世而無病爲守道之堅持身以律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謂王臣及士庶修身謹行止務大道焉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言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則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長方

生則國之大禍至矣莫可釋在士庶平日不可恣意慢法眇人侮下一日干犯刑憲則身不可保若言王太禍即大威士庶則刑憲乃大威矣又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王勿多花圃勿多離宮慎勿微行勿近

優伶勿費民用非理勿勞動必以時臣庶平日勿近愚頑凶暴勿毀人技藝是也又甚戒人云古聖人凡事要先料其備者備之則為自知其可備之凶將不自見也又云自愛不自貴無他人之自身豈不愛以其愛身則先勞身而後身安是去彼而取此是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治天下務專常道以利群生勿尚苛暴若苛暴民為所殺者多矣若果而行此是謂勇當法天地施大道如四時之常經居動以時順其事而賞罰焉則民被恩活者多矣設問於治天下者此二事果從何耶從勇則害從不敢勇則利又戒曰天道幽微惡盈而好謙惟上帝好生善與不善禍福之降有不可測者雖上古聖人嚴恭寅畏乃不敢自安難之又難天不與萬物爭天常健而不息萬物順時而自安四序之交若赴召者不期而然若有謀乎此天道之昭昭為君者敢侮天下而賤萬物天憲不昏雖不逮而必報其有畏乎民不怕死乃以極刑以禁之是為不可若使民果然怕

死國以此為奇老子云吾豈不執而殺之噫畏天道而孰敢王者陳綱紀各有所司司之以道民有可罪者乃有司責之官守法以治之然如是猶有過誤者故違者君有所不赦天地以司君君乃代天而理物若或妄為其有赦乎即人主不赦過誤故違者是也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歛而厚科若重歛而厚科則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將必持戈矛而互相戕是謂難治為天下君勿過為過為者何五荒是也若有為此者民多失養既多失養無所不為尤其難治人皆輕死所以輕死者違法冒險以取食用何故舍死之甚以其別無生路也愚民無知將以違法冒

險可以養生孰不知亦喪身矣即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柔弱堅彊柔脆枯槁設喻也所謂言生死者以其修救是也能知柔弱柔脆而皆生堅彊枯槁而皆死其知修救乎若知修救則柔弱柔脆之源何此天地大道之氣萬物無不稟受之在乎養與不養行與不行耳若君及臣庶君用此道天下治臣用此道忠孝兩全臣君不怠庶人用此家興馬反此道者豈不堅彊枯槁然人欲久調氣血以生之本若久迎春和而植以水灌之

此人未久矣又云治家者以道律身以禮役奴僕則奴僕驅勞而治家者安未枯根而深固枝葉榮美則餘全而永年豈不知諸事先理道而後成故奴僕驅而主逸枝葉繁而幹盛皆撫綏乖氣之至也故奴僕營而資給於家枝葉繁而雨露於幹其理勢之必然道哉堅彊下而柔弱上是也譬水最柔弱金石至堅言攻堅者復云莫之能先乃言無可易水者非也石堅而不堅水不能入由氣先而水後如此者雖堅無不透雖剛無不柔雖彊無不弱此即大化流行不言而治矣君天下者體為臣下者效士庶以此而律身則世無惡矣聖人量同天地大德不恪惠及生民則天下衛社稷矣君能實畏上下臣若時懼神明士庶畏法奉祖則君君臣臣海內康寧樂哉乎士庶天下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君天下者及臣庶能行大道者其大道之理若張新弓乎或勁弱而不均則減勁而弱起弱此譬云爾亦天道惡盈而好謙所以大化如常無昂而中不下其功安在乃損有餘而補不足是也凡治天下國足用而無餘若乃有餘民窮矣誠能以有餘給民之不足者則天下平王道昭明焉其臣民無有稱頌者天相邦家國永而且昌何在乎譽美耶如此者君身乎上臣足乎下長健朝朝豈不恒乎士庶行此道者則家和隣里睦朋友終身而不惡貧者給之而不利乃貞

右第六十四章

正言若反和大慈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仇讐不分雖善與之解亦不能釋屈者之

寬心尚不謂之善君能釋天下之大怨則坐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釋無辜刑有罪賕貧乏而中稅欲使民餘而不盡其所有則寬解而怨乎上帝可親矣君臣誠能體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握乾符官民以豐其身歛衆繁科盡民之所有豈不司徹乎天道昭昭將有咎焉士庶能爲善者雖解人之奮爭終不能解人之餘怨所以不謂之善能貸物以濟人匿約而不利君子乎善人乎若貸人以物利及本而倍之盡貧者之所有淨約而期來比馮驩而孟嘗君乎君子乎小人乎於斯之道於貧者何苦甚富者何毒堅皇天無親常佑善人君當畏而臣民當善福乃敢

右第六十五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居周將未諸侯奮爭以當時之勢譬喻後人言間有能治國者絕奢去玩務道恤民天乃佑四時序風雨調民遂耕營倉廩實而衣被充樂其樂而人善終封疆雖無守而自堅關鍵不閉而難入雖有巨舟華垂力士千鈞皆無所施而無所陳彼此之民密邇終是無棄此而往彼者彼亦不來非不來也乃君之不貪爾若果有貪即納遁逃致鄰邦有問安得如是耶如民人豪富者彼此各有佃田之人納粟以奉其主家若富者能緣之以德所取者微所與者厚則人人皆蒙恩而按堵能安其生業若富民取不以道役不以時則其人將挈家而逃於他邦矣雖大小不同理勢皆然噫君道敷民特聽上天誠有驗乎

右第六十六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理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忠信君子之於世道行天下不謂人所驟諄美者是爲上若使人稱美者即是自張聲勢故美我者我道不堅即不美不信是也識我者道將巧矣必欲實行不致人浮誇嘗云明四目達四聰此非察察而求之者纔若廣訪多求不但不知將有禍焉聖人之明四目達四聰觀其自然聽於不察在國君則人無橫禍國無邪殃即君不苛苛察察身國自安君子家身安矣莫不因此而篤乎不知是爲諸事杜勿博於小人勿察於姦知必知於君子聽必聽於賢人則家國安矣所以古聖人德不自張功不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已之所有爲無者濟之因濟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與彼則已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惡殺聖人君子體而行之遂得雖終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天地

右第六十七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序

男三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興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願垂撮其指歸雖屬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何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實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縣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男三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无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

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

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

乎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男三

二

同謂之玄

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遺玄示明无欲於无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出故云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矣美善无主俱是妄情皆由封執有无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六者相違迤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

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男三

三

无爲之事无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

萬物作而不辭
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己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即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賢則有迹徇迹則事興使賢不肖各當

其分則不爭矣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性分所无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无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

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爲盜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既无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无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

實其腹

道德内充則无矜拘亦如屬厭而止不生

貪求

弱其志

心虛則志弱

強其骨

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无欲

常使民无爭尚之知无貪求之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清静化人盡无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爲也

爲无爲則无不治矣

於爲无爲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

深靜故似爲萬物宗主

挫其銳解其紛

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鈇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

道无不在所在常无在光在塵皆與爲一

一光塵爾而妙本非光塵也

湛兮似或存

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无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若生物之主象似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窮狗

不仁者不為仁恩也。窮狗者結窮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蔽蓋之恩。今窮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窮狗。无貴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无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无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乎。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者。籥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无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无私者。亦以虛而无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以況聖人。心无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而不誦。故數被窮。屈難愛。則難偏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

是謂玄牝

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冲用无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

大道生畜之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

絲絲若存用之不勤。

虛牝之用。絲絲微妙。應用若存。其用无心。故不勤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標天地長久者。欲明无私无。心則能長能。

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无私。成私爾。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

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泊

故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忘生養之功。是无私。而能長且久。是

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无私。而能先能

存。是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也。近

居善地

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

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心善淵

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矣

與善仁

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

言善信

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

政善治

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靜

矣

事善能

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

於物矣

動善時

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

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

既不違迂於物故无尤過之地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

故不如其已已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

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成亦如天道虛

盈有時則无憂患矣

載管輅章第十

載管輅抱一能无離乎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曰魂魄則陰虛魂則

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管護復陽陽氣充

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

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

无離身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專一冲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无所分別

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

淨能无瑕病

愛民治國能无為乎

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无為乎當自化矣

自上管輅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

君矣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治亂言人君應

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

解云易曰一闔一開謂之變言聖人撫運

應變无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

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

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

此明有无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也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輻箱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无乃可運用若无輻箱之有亦无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无則輻箱之有皆為棄物

埴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

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

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有體利无以无為利无體用有以有為用

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羸有之利无以明妙无之用有爾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官徵之音口燕易泰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關遂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難得之貨今人行妨

性分所无求亦不得要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取此舍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

貴大患若身

身為患本貴珍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

正標

何謂寵辱寵為下

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驕盈无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感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身相虛幻本无真實為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癢寒濕故為身患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身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謙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无所復驚忘身則无為忘本忘天下則无寄託之近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无色之中而能色焉故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无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執持也微妙也道无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无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

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无物

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无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无物

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

是謂无形狀之狀无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无无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无始故迎之不見其首无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執古无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返淳樸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紀綱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无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謂下文

豫若冬涉川

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猶若畏四鄰

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雖則儼然若客无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敦兮其若樸

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

无所分別

曠乎其若谷

其德量曠然寬廣无所含容若彼空谷

渾乎其若濁

和光混迹若濁而清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

自清乎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

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

猶動出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无所執滯若

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

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弊

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

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

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雖

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

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

知爾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物

華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故有作

云云者動作也言夫物云云動作者及其

歸復皆在根本爾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華葉云云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

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

不知常妄作凶

不恆其德或承之者失常妄作窮凶必至

矣

知常容

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无不含

容

容乃公

舍容應物應物无心既无私邪故爲公正

公乃王

能公正无私者則爲物所歸往

王乃天

羣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

天乃道

王德如天乃能行道

道乃久

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歿身不殆

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无危殆之事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

君尊之如天而无施教有為之迹故人无德而稱焉

其次親之譽之

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舉之

其次畏之侮之

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實言

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舉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知有之之謂也

大道廣章第十八

大道廣有仁義

男三

十八

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

智慧出有大偽

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

六親不和有孝慈

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无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无為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无為則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无天枉是有百倍之利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男二

十九

絕棄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无有

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文不足垂教更今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二
道經下

男四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絕有為俗學則渾樸不散少私寡欲故无

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則恭摩阿則慢摩同出於口故云相去

幾何而恭摩則善慢摩則惡以喻俗學絕

之則无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四照豈

復相去遠哉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

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

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衆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

臺望登動生貪欲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无形兆如彼

嬰兒未能孩穉也

乘乘兮若无所歸

至人无心運動隨物无所取與若行者之

无所歸乘乘運動貌

衆人皆有餘

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示光大

而我獨若遺

常若不足有所遺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純

純故若道爾

俗人昭昭

矜巧智也

我獨若昏

自輜晦也

俗人察察

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唯寬大也

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

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

无所止著

衆人皆有以

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

我獨頑似鄙

頑者无分別鄙者阻不足而心實了悟外

若不足故云似爾

我獨異於人

人有情欲我无愛樂人與道反我與道同

而貴求食於母

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无管欲爾上文云

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

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先无求於兩字今

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无避諱今代為教

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

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

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

五千為定格

孔德之容章第三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道之為物唯恍惚

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无冲用難名故云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

惚无也恍有也此見曰象自无而降有其中此見一切物象

恍兮惚其中有物

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无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

杳兮冥其中有精

惚恍有无杳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杳冥之精本无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

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

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以此令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曲已以應務則全

枉則直

枉已以申人則直

窪則盈

執謙德則常盈

弊則新

守弊薄則日新

少則得

抱一不離則无失

多則惑

有為多門則惑亂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聖人抱守薄一故可以為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已以應務則其德

全自明

不自是故彰

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已以申人則其是

直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已矣

不自矜故長

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術則人樂推其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此言天下賢與不肖

无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

全理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道者同於道

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於道用矣

失者同於失

執言滯教无由了悟不悟則迷道自同於失矣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辯物斷焉可知信不足有不信

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

政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政求久立跨求行

履乎

自見者不明

露才揚已動而見无故不明

自是者不彰

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自伐者无功

車圓伐取物所不與故无功

自矜者不長

矜街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

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

寂子寥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吾見有物生成隱无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妙用无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

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矣

故通天大地大王亦大

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譬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為生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淨無為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

輻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

亦由行者之守輻重故失輻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奈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今亡其位也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

善言無瑕謫

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

善計不用籌算

能了諸法本无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算自能服了既无計算非善而何

善閉无關鍵而不可開

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无邊境之迷境无起心之累雖无關鍵其可開乎

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

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无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

无棄物

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无棄者

棄者

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遺忘遺則无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役使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此章深肯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
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无
所貴所以愛實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
愛實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
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
是為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俗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雄者患於用牡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
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舍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无極

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
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忒
德用不窮故復歸於无極式差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
虛受不窮常德圖足則復歸於道夫樸道
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舍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
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羶聖人用之則為
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聖人用道大制羣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
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之者必待曆數
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

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神器故
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
之臣

執者失之

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
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今失之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隳

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
隨之於後或煦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
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无德則隳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親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
其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
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抗兵加使彼必應之其事既好
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
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

必有山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巳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

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爲深戒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略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

此爾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

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爲不善之材器也非君子之器

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謀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夷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淡爲上

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

必多殺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樂

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古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

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人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謀也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

以悲哀傷泣之爾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

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

器亦何必縞素爲資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

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

常无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

則至大也故无敢以道爲臣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道精一无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文泰致和故降甘露夫甘露既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始制有名亦既有

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

无危殆之事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无所不照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

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爾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止足者无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者

死而不亡者壽

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

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欲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

可謂壽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道汎兮无繫而能應物左右无所偏名

矣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

言萬物恃賴冲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

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无欲可名於小

愛養羣材而不爲主宰於物无欲則可名

於小言不可名小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爲主可名爲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大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

天下萬物歸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

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

致平泰亦爲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

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

遠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

君體道清淨淡然无味始除察察之政終

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人君以道德清淨為教初出於口淡乎其
无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
視之不可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以道鎮淨初无言教故視之不足見聽之
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歲計有餘
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
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
之則為詐謫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
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
繼以歛張是謂之權欲量眾生根性故以
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
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
將欲歛歛眾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

今自困於愛欲則當歛歛矣強弱等義略
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
微明

柔弱勝剛強

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
者必勝於剛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
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淵則為人所擒
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謫矣

道常无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

妙本清淨故常无為物時以生而无不為
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為則萬物自化君之
无為而得樸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

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无為清淨而復欲
動作有為者吾將以无名之樸而鎮靜之
无名之樸道也

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言人君既以无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
此无名之樸而今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
入有為故於此无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
於无欲无欲亦亡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
平矣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二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三
德經上

男五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時有淳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
彰無德可辨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
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達德下衰功用稍著
心雖體道迹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
迹涉矜有比上為纍故云是以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
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
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
心迹俱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為以功用彰著而
迹涉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而有所
以為此心無為而迹有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無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為
兼愛之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
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則心有為而迹無
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迹欲無為而方
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裁非之義謂為裁非之義故曰為之
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
此心迹俱有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六紀不和則為禮以救之故曰為之禮尚
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
臂而怒以相仍引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
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
德見德衰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
敝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
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醜之日非愚則誣若

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
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
上德之無為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制禮者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

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乎哉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
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
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

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愚
昧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

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
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

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淳取此厚實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

一故謂之一爾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在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云天無以其清

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

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廢矣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侯王貴高兆民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

當勞謙以聚之今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為本爾

故致數與無與

數與則無與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謙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及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雖靜柔弱雖靜

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了悟故勤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可上可下故疑則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迷而不信故笑

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玄妙至道也

建言有之

建言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上士動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

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

上德若谷

虛緣而容物

大白若辱

純潔而含垢

廣德若不足

大成而執謙也

建德若偷

立功而不銜

質真若渝

渾一而和光

大方無隅

不小立圭角

大器晚成

且無近功

大音希聲

不飾小言說

大象無形

故能應萬類也

道隱無名

功用不彰無名氏

夫唯道善貸且成

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

物且成熟之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

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

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

二故云二生三也

三生萬物

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

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

含養沖氣以為柔和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和柔守

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

寡不穀者以謙柔為本故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

柔弱謙卑之義以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繫之

故不得其死

吾將以為教父

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柔弱之教

為眾教之父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

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

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

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

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

則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爾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爾

身與貨孰多

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

得與亡孰病
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

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

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上不治可以長久

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事殆

故可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學行太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

無困弊之時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

窮匱

大直若屈

直而不肆故若屈

大巧若拙

巧不傷於分外故若拙

大辯若訥

不飾小說故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

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

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為正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

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無道之君雖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

生於郊境之上矣

罪莫大於可欲

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禍莫大於不知足

求取不已為禍大矣

欲莫大於欲得

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於欲必今皆得皆得

則禍深故云咎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

此足則常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

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

道可知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

之道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厚朴而知為理之

道

不見而名

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

平

不為而成

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

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

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

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

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
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

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

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

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

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慄慄用心令

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

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

人

聖人皆孩之

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

如嬰兒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正標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

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人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

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

亦十中有三人爾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

生此生太厚之故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

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

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

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兇虎

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

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予以其順
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
云無死地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物得以生養萬類

物形之

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寒暑之勢各成遂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專貴之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

物而常自然貴爾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是以人莫不尊道而貴德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工人修如道此

章明通用同人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

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萬物既得沖和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

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

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兌憂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

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受悅則禍

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憂悅之事

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之不救爾

見小曰明

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

守柔曰強

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

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

長無患累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道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故者

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老君言若使我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

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欲欲心求捷

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尚質矜智生巧偽除理也

田甚蕪

浮食隨業廢農事

倉甚虛

南畝不收無儲積

服文采

刻雕綺縠害工利

帶利劍

文德不修尚武備

厭飲食

京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

財貨有餘

聚斂積實饒珍異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矜其有知勦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

誇盜非道適令與歎也哉者歎辭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子孫祭祀不輟

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

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

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

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

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

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其身其德乃真

修道於身德乃真純

修之家其德乃餘

一家盡修德乃餘美

修之鄉其德乃長

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國其德乃豐

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

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

以家觀家

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以鄉觀鄉

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以國觀國

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以天下觀天下

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知爾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至人舍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无害物之心故無

繫得之地此至人之舍德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

之至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

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

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

知和曰常

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

知常曰明

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益生曰祥

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強

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知了悟也言辨說也

塞其兌

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也

閉其門

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解具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

故不可得而親

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

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

不可得而利

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不爭故不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至貴矣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在宥天下貴乎無為為政若以政教理國

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

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也

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

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

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姦盡成盜賊

豈非多有乎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教察察有為苛虐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秋

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秋絆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久

以正為奇以善為秋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剝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之道莫若愛嗇使倉庫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夫唯嗇是謂早服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嗇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唯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國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積德有國則根深蒂固矣深固者有國長生久視之道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三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四
德經下

男大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

人勞撓則魚爛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以道臨莅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

見其神明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

其神而不見神惟以傷民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鬼見神惟則傷民聖人有為則傷民今鬼

所以不見神惟而傷民者蓋以聖人無為

清靜故爾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鬼神傷民則害國虧本聖人傷民則墮神

之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

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

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故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

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

國為臣妾小國贊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為援助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一求臣妾二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其所

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

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

故與言云為萬物之奧與內也

善人之寶

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

而無患累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住也不善之人不能實貴至道及有患

難即欲以身保住於道自求免爾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

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

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

從善矣故下文云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弃遺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共教不善之人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壁先導駟乘之馬

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君以化人爾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何問辭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也可以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遇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為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耳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輕諾詐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

故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耳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欲心初染尚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

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

耳

為之於未有

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為之於未有形兆耳

未有形兆耳

治之於未亂

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為理之於未

成偶亂耳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遂理必

敗之於事不能忘達動成執着執着求得

理必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

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民之始從事於善者當於近成而自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

之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為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

欲不營為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之性是不貴難得之貨

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民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朴令如愚耳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君將明道以臨下下必從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治

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治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奸生故是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休息

蕃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

人和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後智詐則害於人任淳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淳德之臣是以爲君楷模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害

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

爲之主而不厭倦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爭者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無所象似我則荅云耳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夫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爲天下先故樂推而不厭也

夫慈故能勇

慈人敏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也

儉故能廣

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施益廣

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施益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慈儉之德謙撝益先推先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今捨慈且勇^{第六}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用慈以戰利在全眾用慈以守利在安人

各保安全故能勝固耳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

不武

善戰者不怒

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善勝敵者不爭

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悅以使人令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為善用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之極也

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為則以慈

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

是謂行無行

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

是謂行無行

矣

攘無臂

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仍無敵

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執無兵

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和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者

則殆喪吾以慈之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之

勝之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老君云吾所說言與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

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

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為宗
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
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
無事之教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
教者至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
希少耳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
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夫唯能病能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

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唯聖人所以不病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
之病是以不病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人不畏威則太威至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
慎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無狹其所居

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
生白

無厭其所生

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使不勞
倦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
之欲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
聚怨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
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
以活身矣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
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

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

是以聖人猶難之

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

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

不召而自來

天道不召物使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天

耳

緘然而善謀

天道玄遠緘然寬大垂象示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天之網羅雖恢恢疎遠刑誅實善毫分不失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當無畏者

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

殺恐懼之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

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恣情縱欲

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

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常有司殺者殺

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

殺者殺之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

大匠斲木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

用刑法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

喪天和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以其君上食

用賦稅之太多故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天下之民所以難治化者以其君上之有

為有為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分求生

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自然之分定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過則

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

矜貴其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

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

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

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

失性

是以兵強則不勝

見衰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

木強則共

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

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故下文

云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耳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平於衷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以已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耳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功成不處

推功於物不處其成

其不欲見賢

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堅攻堅必兩堅俱損柔制強者則強損

而柔全故用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者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者

知有此道不能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

祥是謂天下王

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殺

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

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

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

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

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

曰和大怨

必有餘怨

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

故曰必有餘怨

安可以爲善

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

之左契耳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即

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人化之

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司主也微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

人自化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爲

法之弊故未爲善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司契則清靜立法則燭照皇天無親唯德

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於無爲不可立

法而生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件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君舍其淳和無

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什伯長者亦

無所用之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教本無求不遠遷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矣

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

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朴還淳復歸於三皇

結繩之用矣

甘其食

不食嗾味故所食常甘

美其服

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安其居

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矣

樂其俗

不澆淳朴故其俗可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言其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彼此俱足無求之至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也言不韻於俗故不

美

美言不信

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

信

善者不辯

善者在行無辯說

辯者不善

空辯辯說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

聖人不積

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

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

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

之性曾無滅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

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為

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四終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釋題

卷二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蕭蕭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疆之社長發遠祥系本瓜映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為玉晨應號焉遂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緒經中其大謨問禮歎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在周室父之將導西極關今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固不盡此而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於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故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無事而人自富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故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又曰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而皆守之以柔弱雖靜故經曰柔勝剛弱勝強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其大旨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思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圓其文

約其有暢其言通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為升堂親與及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名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此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為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之次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為二咎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經徑也言通徑也

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天下皆知章第二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同此
章明機數異因萬殊而理境達境則
欲俾善化則歸於善探美善之情
次示有無傾奪緣以聖人之理莫違運序之由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疏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以已心所甘美者為美已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妄情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是腐者莊子云所美為神奇所惡為是腐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為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為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猶妄執起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

難易之相成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而彼成易此以易而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之相成

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鳧脰非短由鶴脰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脰非長由鳧脰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猶如美惡既無定禮皆是妄情高下之相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有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

音聲之和

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彼眾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則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

前後之相隨

疏此明三時念空也日月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故亦如美惡無定名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為也任真素者則終日指撝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淳僞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各安其分則不擾豈非無為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萬物作而不辭

疏作猶動也辭為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為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疏今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為己有今物各得其營為聖人不恃為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注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疏彼聖人者猶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先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前章明萬殊達境善化則歸報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首標不尚賢貴尚之迹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為明化成而復樸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

則有迹飾偽者徇迹而失真矣真必是高賢之由徇迹定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為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虞在上不之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實分外矣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可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為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仁竊性命之情而饗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

疏聖人治國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

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

虛其心

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具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

心

實其腹

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而止

者春秋閭役汝寬諫魏獻子辭也欲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弱其志

疏志者心之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強其骨

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自骨強矣

使民無知無欲

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

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無知者不敢為也

疏夫無知無欲者已清淨也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貪求而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疏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絕高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為無為復何矜拘化既無聲而無是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道冲章第四則至明貴尚不行無為用在前而無為首標道冲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冲用之釋紛又說和同之妙所在不難先虛時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歸趣爾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子似萬物之宗

疏冲虛也謂道以冲虛為用也夫和氣冲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

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會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放此

挫其銳解其紛

疏挫抑止也銳鉅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

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鉅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和自令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

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鉅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疏道之冲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所不在所在常無冲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冲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

於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天地不仁章第五

前章明妙本冲用體用而無為此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為狗

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中以文繡及其已陳則蘇者取

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為仁

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蔽蓋之思者孔子曰蔽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

文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疏橐籥也謂以皮為囊鼓風以吹火也橐

籥也言天地能籥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橐之鼓風苗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

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

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言兼愛之言而行難徧故數窮屈不遠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是矣注云不

訓者訓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答

谷神不死章第六

前章明兼愛成私
偏私則難兼此章
明至虛而應其應即不窮首標谷神
寄神用以明通次云玄牝玄功之
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疏谷神者明谷之應聲似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由物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本也

次一

十五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為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

天長地久章第七
前章明谷神虛應
即不窮此章明天
地無私故長久首
標明結以無私成
私

將欲動
勤此行

天長地久

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故能長久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疏是以聖人効天地之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為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

無畏害故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

上善若水章第八

前章明天地無私
生成則長久此章
明至人善行柔弱
示三能之近道次
云居地當七善之
利物結以不爭勤
中柔而金勝也

上善若水

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之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可鑒人乘流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眾入恒趨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故幾於道

疏幾近也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
處應示其合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
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居善地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知水在地利物則
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
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心善淵

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
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

云心善淵

與善仁

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
行如水潤物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言善信

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弘化凡庶善信不
欺如彼泉流宜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
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辭也

政善治

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

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
洗滌群物令其清靜故云政善治

事善能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
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
川壅之為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能
也

動善時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
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
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

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
未曾爭競波流類靡委順若斯既不違逆
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前章明至人善行
柔弱故無尤此章
明凡俗溺於盈故有咎首持盈
持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此
貪求結以名遠身退
今忘功而不處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

取無厭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為累悔
怪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
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鬼瞰人怨坐招
殃咎故曰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有齒
而焚身鷄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實坐
貽致冠之憂其以實害豈云能守此覆釋

持盈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
下之故奸凌人憍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
誰與因憍獲咎憍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
覆釋揣銳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

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讓名速者虧歛
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

威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戴營魄章第十前章明樂欲情歸神愛氣不離則無憂責已下至明

神愛氣不離則無憂責已下至明
白示德全可以為君貼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

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能運動

則謂之魄如月之魄照日則先生矣故春

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為魂

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

得生全若動用不恒消散陽氣則復成虛

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

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全生抱守薄一不

今染雜無離身乎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

氣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

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

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

除除玄覽能無疵乎

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滌心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

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

不言而化也此無為也能為之手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

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為廢

黜天降寶命以作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

吉故云能為雌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

謂之變言聖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盛

而守雌化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

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

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

無知乎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

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効

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

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

而為真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今物各遂其

生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今物各

得其動用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長而不

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而不恃其功故

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妙之德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效三

三十輻章第十一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難則無此章

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太易之盤轉兩成用無之質標車器以爲喻存利用以結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通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衆靈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

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輪則轅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類皆爲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羸有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疏埴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

中空虛以用成受物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疏鑿穿也門傍忽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

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利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漢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故首唯借喻於三翻終欲用無於一發爾

五色章第十二前章明利有用無相資故功立此章明衆

塵運埴埴勢則發枉青標色青成傷當所以爲病次云收視明運欲所以示全真保性之要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疏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

謂酸醎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爽差失味爾又況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惟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者爾

馳騁敗獵令人心發狂

疏此言耽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敗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爲貨難得之貨者則性分所無求不可得云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然所以妨傷道行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爲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爲也

故去彼取此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寵辱章第十三前章明榮辱之理此章明寵辱之理
辱者貴身故為患首兩句釋宗以起開次十句因問以明理後四句貴身不以結或

寵辱若驚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倨功名執權既以為先寵失勢自傷於辱辱先寵則矜倨早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

貴大患若身

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就寵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異乎貴大患矣即身本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祇為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亡身是知

患由貴生身由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寵為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還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則僑盈僑盈則生禍因寵獲禍

則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故寵辱循環故寵為辱本代間眾生得寵則欣喜得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之禍福循環之紀纏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僑逸其驚相若故云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疏恐人不曉設問以明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疏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內竭於貪欲形骸外因於奔競爾然疲役非患而何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即當坐忘遺照體點聰同大通之無生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派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計於大患乎故

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丞荅舜云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疏言人君有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凌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為之主然此章首標驚寵辱終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有貴愛不若忘貴愛託

天下不若忘天下故又為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迹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而有德矣

為不德而有德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前章明貴身為

有比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皆道首三句言不可求之色色吹六句明手背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希微希微者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執持也

此主者不可致語故混而為一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聲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希微爾謂三也三者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混為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暗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暗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

與於此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則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實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故迎之者不見其首隨之者不見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即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為道化以化於人故戒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教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矣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無為之理是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而皆道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若標古之五句明善為所以微妙云云深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我龍下兩句表遠修之徐生保此下終篇結證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一言渙然無滯而其字量深遠不可識知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察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並難窺故強為察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豫兮若冬涉川

疏豫豫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冬涉川故多閑豫冬涉川所以閑豫者

冬冰堅壯無墜陷之憂爾

猶若畏四鄰

疏猶豫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觀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知而加戒慎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人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散釋無留礙爾

敦兮其若樸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曠兮其若谷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字量曠然寬

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渾兮其若濁

疏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而同光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敦能濁以靜之徐清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

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淨道性而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濁而澄靜之令徐清自清乎孰誰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靜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又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

亦次來而次減則清淨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爾

保此道者不欲盈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染著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則妨道行故云不欲

天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疏夫能無所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為弊薄更求勝致

不以為新成而便滯著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通而不盈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樞而復命復命為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復命次以轉明理同歸於道用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

致虛極守靜焉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謂真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染五欲奔馳則真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雖靜焉厚性情而絕欲無為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

本自致於身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爾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

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止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本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之稟生者妙本令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

復命可謂得常矣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常不常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知常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

容故曰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

歸往是謂王矣

王乃天天乃道

疏惟天為大唯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云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乃道

道乃久致身不殆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

為王王德合天能行其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致身不殆

太上知章第十七此章上論得古之俗欲明失道之漸將辨致身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為則我自然應夫道化之君事此不言之教

太上知有之

疏太上者得古之君也謂為太上者等之

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故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疏太上之君歿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弱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述矯徇為後代之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何也以其述存乎千載之後故爾

其次畏之侮之

疏黃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凌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謂寒心

信不足有不信

疏此覆釋畏之也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今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猶其貴言

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行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通用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
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
忘帝力適今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
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前章明步驟時
道存故孝悌不廢

此章明風俗頹弊夫道則仁義逆行
先施而病求爾雖云由愈數未改
而簡裝斷何其傷性故直舉古句
特以明其極弊冀連返於淳古也

大道廢有仁義

疏大道廢者代俗流禍人人浮競玄晏之
風斯派穆清之化不存失至道無為之事
故云廢也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蹠
躅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
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
成爾

智慧出有大偽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
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
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
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
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
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私起則
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出復入顧人謂之
慈故慈孝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
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足視
人猶已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
也人亦視之猶已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
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國家昏亂有忠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由
人主失御臣之道今按主之人獲進親君
於昏暗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
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
無為清淨聖皇多士盡是夔龍皋倫攸序
無非作父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
則於忠臣孝子何有此四者類弊之極也
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絕聖章第十九前章明風俗頹弊夫
道而仁義遠行此章
明絕非多門遠達則
且絕於術之遠次三
句特明立義
之行後四句示
門之由施爾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術之
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術之智則非真矣
真是生巧偽遂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
而令其淳朴天和既暢矜術不行是人
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
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
去今六紀廢絕則慈孝名彰若絕兼愛之
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
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疏絕巧者絕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
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

欲不足令絕巧則人不事素利則人自足復誰為盜賊乎故云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

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在下文見素等是也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素欲求絕仁棄義則懷抱質樸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

私寡欲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絕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前章明絕棄多無此章明畏除俗學運序則並賊於人皆一句標門以示絕於七句舉

以對解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

絕學無憂

疏絕學者絕有為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令都絕不為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絕有為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若分

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行未為不絕也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疏唯恭應也周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應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

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不絕只在於心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

善惡兩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畏而絕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此可畏故當絕棄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

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疏熙熙者情欲搖動之貌此明不畏絕俗學之人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然境

役役終身如餒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治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者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為愛著者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郊詩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汝心傷悲迫及公子

同歸也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疏我老君自稱言我畏絕俗學抱道合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

來乘兮若無所歸

疏乘乘運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耽著常有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 卷三

衆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疏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爲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染故

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乎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如愚人之心也但我心純純實撲無愛欲故若遺爾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乎似無所止

疏昭昭自矜街巧智也若昏者若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施教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街察

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爲故聖人畏絕若昏然也

忽若晦寂乎似無所止

疏絕學之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世間獨無分別有似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自衆人熙熙下皆對明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爲我獨遺忘情欲凡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而

貴求食於母者老君戒人守撲金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今知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前章明民衆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異則能同衆庶貴標孔德兩句明德人之

精自下五句辯應用之名結生成就之德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其有德人之容狀若何

言甚有德人之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爾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爲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爲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爲

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爲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爲恍惚爾

惚乎恍乎其中有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恍乎惚乎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爲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修性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

此攝迹以歸本也

窈乎冥乎其中有精

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反本攝迹

歸本妙物或存窮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群有物感必應會

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

窮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故物

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

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

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精真之信度

閱萬物本始令各遂其生成之用爾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疏又詳云吾何知萬物本始皆稟於道道

必度閱之今達其生成用然哉答云以此

其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生成故知之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前章明從順至

衆甫此章明抱一為式不爭則所謂曲全者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探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

弊新夫唯下結不爭必全而歸爾

曲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者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枉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

曰正曲為直言人雖不與物逆若物來枉

己已能受屈彼必慙懼而自修整則是已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窪則盈

疏窪坳下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

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先大能曲能枉

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

弊則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

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

故曰弊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

人必爭故云感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

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

亂惑故亡羊必因岐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不自見故明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

管委順於物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

明

不自是故彰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為己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

著也故云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嘗為

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

必盈焉故云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

矜炫則人必推敬善行益長故云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

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枉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前章明抱一所謂曲全此章明希言忘言執事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事下廣理喻以結成

希言自然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乎悟道悟道則忘言不可都忘要其詮理但自然之理不當有與不有希言之義亦不定言故以希言之言用顯自然之理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

急則害物而不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風驟雨之喻爾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手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疏從者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疑滯故凡人欲體斯妙道而順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

道者同於道

疏順同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疑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德者同於德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

豈唯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

失者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得魚兔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失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是自同於失也故云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生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燄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

也故云有不信也

疏者不立章第二十四前章明理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難求伐故

物或惡之首兩句舉喻示難求伐故將中成勸今有道之人不處

改者不立跨者不行

疏改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

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

可立以跨挾物必為礙必不可行亦如

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改者不立跨則不

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自見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於啟鑒露才揚己欲以

自明珠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

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

諸已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

直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

故云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

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欲以求功不讓

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

多人所鄙薄坐招譏諷自矜雖欲求益胥

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疏餘食者殘餘之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

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

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

惡也謂之贅行者為自見自是等為德行

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

莊子曰附疣贅者出乎形而侈於性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若餘食贅行凡物尚

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

此事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前章明自見

餘食贅行末云有道不處此章明曰

大三道贊道乃先天混成終今法道

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特明妙本

之絕趣物被其功功云吾不知得故

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中戒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

明強名所由不可即此道故云有物爾言

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

在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疏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

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

偏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可以為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偏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匹

成萬物彼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爾母以茂養為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

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

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故吾不知其名

但見其大通於物特欲表其本然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特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者是以從本而降迹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
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故道大天大地大亦大

疏因強名曰大而舉所以次大者故天能

秋三

十四

顯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寧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淨無爲而化萬物此三大也吾道一以貫之矣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疏域中者限域也今玄域中之大道不只

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爲限域道亦不在域中矣夫惟寄語以申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以名爲體以爲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爲人靈之首有道則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淨則天下歸往是以爲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爲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淨無爲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爲法自然非復倣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天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

然生道則以道爲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常哉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幻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前章舉域中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爲君以成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其次兩句舉喻以即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爲戒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疏根本也草木花葉之花葉輕花葉稟根帶而生則根蒂躁躁既重爲本故曰重爲輕根夫重則靜靜則躁躁則靜靜者根則靜爲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嶺斯舉心靜則朵順之求自息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輶重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志可以君人子

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是輕者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所為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患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登高臺泛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無爾安處超然遠難而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井出戎馬百萬足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奈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今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為假化善抱則有載歸仁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曰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違官謗若矯迹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戒人臣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前章明重靜為君以成身輕天下此章明行言無轍迹今常善故人守重靜理在無為善行言貴乎忘道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行之意故善下暢兼忘之訓雖知下結妙要之旨爾

善行無轍迹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雖行無行相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乎故云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責也言謂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不為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謫

善計者不用籌算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辯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

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
勞籌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
勞籌算故云善計者不用籌算

善閉者無關捷而不可開

疏云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

關豎曰捷大善行善閉不耽不滯則心服
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捷其可

開乎故云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

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

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

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

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

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

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疑

寂教則流通故常用善能以救人必令釋

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

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

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令動植咸遂無有

天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之善行救人在於忘

遺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救人終

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悟了故云是謂

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

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

所鑒者則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

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之師法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

疏資取也夫火有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

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

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疏夫初地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

愛師資若能了其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

之名既去貴愛之字不存然此章大宗教

之忘遺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

法都空故前舉為師為資示進修之路後

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門則明所以貴師

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

為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相忘江湖

自無濡沫乍聞斯道凡俗不悟執學滯教

則必以為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

以為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前章明行言不

人此章明雄雌為行常德於焉復據

首標知雄等三取明修則漸造於

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以

結成其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

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

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

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

跡知雄守雌則可知雄守雄則敗敗則妨
行故特戒守雌素能守雌者是謂謙德物
所歸往如水歸於下爾雅曰水注川曰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跡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
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會不離散常德
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私寡欲泊然
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跡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
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常如
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為天下之法
式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
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道
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
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

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
無不吝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為天
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跡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
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爾夫道為德體
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論其體
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
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
者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跡器形器也自知雄已下論修性反德則
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
即能應用應用迹履涉於形器故云樸散
則為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麤故
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樸聖人弘濟則為
群材之官長爾

故大制不割

跡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
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

知其力今動植之物成遂生成會不割傷
以為已用故云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者第廿九章前章明神

德必歸於樸此章明於執則失神
故不可為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實位
之有所本以戒妄亂之臣執者失之
一勾示履數之不于常將警發益之

主故物下辨物倚伏之數是以
以聖人下戒人君恭來之尤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跡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
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茲
亂之賊兇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為
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
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為之
事已語助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跡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
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
今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兇暴之夫力為而
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
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執者失之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禍亂離斯作誰奉為君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氣也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隨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有扶持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隨壞且同糾纏不可准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而不厭爾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觀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名數且為三目徵其實乃同其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前章明於執其去奢去泰此章明於兵強好還不以去其於伐首云以道我臣好不以兵為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已而方用物壯下結特強而必敗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諸侵伐之事亢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肅居遠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故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強疏春秋曰殺敵曰果今明殺敵者今不相

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老君曰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殺令不為寇必不以暴暴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止敵慎勿矜誇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目為憍泰憍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炯戒可不慎乎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敢去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情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

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
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前章明強兵好
用此章明佳兵物或惡之不得已而
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為非吉事
下章以明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
非樂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
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
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閑思墳誥之
林使先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
韜略為好者也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謀
兵鈴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戰殺伐故
為不善之材器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
以凡物高或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
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

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
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
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文明非君子之器君

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不利爾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化之器兵謀者蓋其輔助
也故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
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
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
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
之蟄故無憾怨之心推此而言以恬澹為
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
克勝猶慙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必多殺故
以勝為美者是好樂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
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
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
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
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
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
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
子復尚左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疏上將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為副不
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却居
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
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眾多勝而不美故
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
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綴扶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闕墳與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前章明佳女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用道下將示終成

道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唯感所通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疏樸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樸故云小爾而應用區成通生

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爾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疏言侯王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入挺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伏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瀾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瑞侯王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疏莫無也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令自均若一亦如王侯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恩而不和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始制有名亦既有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當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明所以實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此章勝不自知則明自勝則全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今不達天理爾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

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心觀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疏勝人者謂以權勢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強故曰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疏知足在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
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
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即矣
不失其所者久。

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君不失其所
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動不失所者
則可以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大枉之數。壽者一
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頽然任化。
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
後。則生理不全。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
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
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前章明廣服
有道之君由
能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
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
無封畛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
為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責其身
以成光
大之業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
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
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大道未始有封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
全其生理。而大道化生。妙本無心。雖則物
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
辭謝於道。爾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
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
云。道之生物。德備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
有言忘功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
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為主宰。
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邪。故
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小爾。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
歸道。道不為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
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

道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
非大。固難與為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
文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
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為尊大。故能成
其光大之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五

執五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右則章明道可左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則人歸平泰之化首標執象以明歸往之義次云樂解舉前歸往之由道之出口下中明無爲不言之教以勸人君之用道

執大象天下往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大道以理天下無爲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撫綏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樂與餌過客止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

視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爲不言無爲之教者初出於口澹然無

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爲滋味乎道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疏既盡也道化無爲淡然平正既不爲察察之苛酷亦無識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其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前章明人能行歸往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器歸性則歸於平泰則示不可示人初標歛張之權次示柔弱之行終歸淵魚之喻以明權道之微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疏歛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則

深達根源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歛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爲非道德之意深

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爲詐諂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之難故爾是謂微明

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而按其所以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歛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而卒令其歛弱者柔弱者道能制勝於剛強也故云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爲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爲小人所竊弄而爲詐諂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前章明道或張之術此章明權必合義將鎮無名之權故道常無爲侯王守之而自化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道教故演暢此章於上經之末將寄衆志於玄悟之人爾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疏道性清淨妙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有為者則有所不為也故無為者則無所不為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為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樸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疏無名之樸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為也吾者王侯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今其清靜不欲動作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為人君則將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若執無名還將有迹今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故初用無名之樸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

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留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疏夫無名之樸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淨是名了出君無為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自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此章首標道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散代無滿德之迹道廢則仁義遂行俗有德滿之弊將欲變而更化以今求復其初故先述上德之無為次述仁義之流適結以去華居實使其復樸理淳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辭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樸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難篇之文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迹尚迹為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不失則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疏此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為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無為者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惟無迹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迹俱無為矣

下德有為而有以為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為之者為心美無為之化而為此無為故云為之語心雖欲無為論迹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為言下德之為有所以為也故注云心無為而迹有為爾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為上他皆效此仁者兼愛之名大道

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為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徧終是小惠末孚是以無心常為有事故云為之論迹即近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注云此則心有為而迹無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疏義者宜也謂裁制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朴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今得所宜故云上義為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而為故云而有以為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莊子曰以禮為翼所以行於代也失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為之防而事為之制淳源一失衆務爭馳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為之往而莫應則攘臂而怒

以相仍之故云攘臂以仍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疏此却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夫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存而此云失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澆漓之殊聖人適時之務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下衰則失德而後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義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朴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旦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疏夫者群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為治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之比道乖失質素所以為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貴在協和歸乎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秉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為愚者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故去彼取此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論之爾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前章明上德同故舉大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成道則存於之則表故教侯王謙卑之德以為誠昔

昔之得一者

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故五是謂之一故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得者將明原始要終抑未歸本故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於下文

天得一以清

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亨隆廣覆資始萬物爾地得一以寧

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爾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爾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爾

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

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

正也

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明失道之為損爾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誠之辭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以致清淨若不守

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將恐至於發泄不成形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絕不能妙用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若矜用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若矜而有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為生靈也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

疏侯王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為天下之主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顯仆不能正定天下也注云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

寧而會歸侯王守雌用道也書云天生萬物唯人為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誠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誠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為貴高之本基也書曰人唯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注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母也若為德反是則人離散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
并乎

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比心失圖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

穀猶不華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為本邪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答云實是以賤為本爾故致數與無與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與以比之極與之數竟無與名乃是輪轉假合為與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轉為與本當存本則有與亡本則無與賤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憚獨爾

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王者自貴也如石者

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故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尊貴當須碌碌如石以守謙卑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前章明天地執之非此章明貴賤而行將申反戒於義不矜則全大寶本合義則方可與權欲令深悟道元所以垂明仲用也

反者道之動

疏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反俗順道爾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今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有以無為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合順於道故謂此為道之運動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喻言其華先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爾

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言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柔和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爾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

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有無
既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
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謂諸法
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
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
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
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
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五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六

效六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前章明權實
初明此章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
明通德之行門後大唯
下結善安之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
則柔弱聞斯行諸皆不懈怠故云勤而行
之爾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明聞說妙道或信或

否謂明則若存而信未謂昧則若亡而疑
惑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爲虛誕則
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賦於越人和璞見遺

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爲道

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
情下士蒙愚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
未曰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非

代間法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

建言有之

疏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行之道中
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者指下
明道等爾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也昧昏闇也謂道德行人以昧
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
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
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進道若退

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
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之爾

夷道若類

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勾者夫識心清淨塵
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
有類節也

上德若谷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光備
則無不含容故云若谷爾

大白若辱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廣德若不足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

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愚不足

建德若偷

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被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質真若渝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

光也

大方無隅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求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

在涅而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

疏備物之用曰器器以晚成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

大音希聲

疏夫道能應眾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

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

大象無形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唯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眾形故曰大

象無形爾

道隱無名

疏因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明名以銘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夫道善貸且成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羨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之熟之故曰善貸且成爾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前章明三士所聞之通能生萬物此章明萬物生化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今萬物抱以陽和次云孤寡不救成王公以謙自處雖以強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學之元爾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

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應化之理由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

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更生陰氣積

陰就二故謂之三三萬物者陰陽交泰沖和化醇則徧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

成之義爾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為

柔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

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因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疏冲氣柔弱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志也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謙柔為本以致魏魏之功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僑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疏人謂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唱言曰人君欲行言教

以化人者當須用我冲虛柔弱之義以教之爾

強梁者不得其死

疏強梁謂剛暴強之人也剛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失其天命不得壽終而死

嚴仙人曰強泰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注云動與物尤物或擊之尤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爾

吾將以為教父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為戒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本如子之父故云教父爾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疏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修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途以發明理會歸而齊致首標舉道性柔弱之本人儻有得失之成堅強之過後後吾是有利益眾教莫能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無有入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

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靜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爾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誠人君以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眾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靜無為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法推之有為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疏至道無言物之以生聖人無為化之以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之爾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疏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疎愛藏所以為患初三句探問得失教病次兩句詳答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勸令守分則可長久爾

名與身孰親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

矜狗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可與全
真保年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
存身爾

身與貨孰多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

別誰可多貴重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
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
之辭爾

得與亡孰病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

病也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然
殊致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
後文詳答之爾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者此答

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
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
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答身與貨孰多藏
貨既多甚亡亦厚斂王賈嘗諸懷璧詩
書發塚祗為含珠唯貨之損可為殷鑒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遇聲名知足
也不殖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
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
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又壽爾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前章明身貨
親愛藏所
以為患此章明
不窮於初七句
明辭謙之優劣
後清淨下
歸釋明辭則可
為天下正爾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

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
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
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
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為用則無窮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疏冲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
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冲虛所謂有若無
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

大直若屈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

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
可知也夫潔已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
也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已而矯物大直也
曲隨物宜故云若屈也注云直而不肆上
卷道經之文也

大巧若拙

疏矜矜繪之工聘釣繩之妙小巧也因材
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
割不見其功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
雕衆形而不為巧也

大辯若訥

疏合譬辭辭結繩窺句小辯也行不言之
教辯彰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
無所抑揚如寒訥
躁勝寒靜勝熱

疏此舉喻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
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
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冲
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
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

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明躁為死本感為衰源喻功成不敗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蒸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君取喻大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生爾夫能無為清淨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爾

○清淨為天下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炁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淨之道則可以為天下之正爾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前章明五大之門此章明三大之德以彰可欲之弊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為罪為德之所由後結知足之為德以戒貪求之生患爾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疏却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

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壇場無事不必多食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革走馬之事人得假戴南畝以冀理田園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也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

○罪莫大於可欲

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爾

咎莫大於欲得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

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求之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為過斯又甚於禍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固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迺至於讓而常足矣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迺知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為而成初兩句標不出戶則能知次兩句明人知則天下順又兩句示漏出之為失後四句結無為而化成爾

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曰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也

不窺牖見天道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則陰陽由其舛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已象著於天豈俟窺牖然後見也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已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寡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遂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

不見而名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即子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

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據今聖人凝神端肅玄默廟堂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政理之道此章明為學為道則至平無為之事有兩句示進修忘遺之漸次三句明損有歸無之益後四句結成其意戒有歸不足以化人矣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見聞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遺功行以為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莫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為修道之漸蓋言其初也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矣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迹後

損忘心迹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為矣

無為而無不為

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以謂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疏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為無為事無事則下人不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蒞于何不可所言常者無為御物不可斯須離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六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效七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前章明爲
道日損示
修學忘道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
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標聖人無心
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混迹而用心
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由明聖人功
德爾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

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必緣感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百姓
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
故云無常心矣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正道之心聖人獎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
至夫忘善之大善爾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
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爲
善爾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動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

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爾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
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
信也故云德信爾

聖人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惻惻憂勤也聖
人在省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
故惻惻者皆爲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
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天下渾其

心爾

百姓皆注其耳目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即淳化而觀風故
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爾

聖人皆孩之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觀慈
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
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兒無所
分別爾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前章明聖人無
心混心應善信

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起惡累
之門前五句標安時應順之類後八句結
善攝之行以示長生久視之門

出生入死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爲出生迷執人
我動之死地名爲入死此標章門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汎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
矜貴適來爲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汎
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
理者多也

死之徒十有三

疏此亦汎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爲
順一無驚惶如此之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

雖欲修生不能了悟動往喪生之地安生
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
中有三人爾

夫何故

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耽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冲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陸行不過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過於兕虎入軍不被於甲兵故虎兕甲兵亦無傷害之意爾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兕虎今明設於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

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夫何故

疏此問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介角無所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

其故以曉於人爾

以其無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虞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兕兵刃能害之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前章明出生入

之門此章明道生德富不年有自然之貴首標妙本應成生成之英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復贊生富之功生而不下結歎忘功之

德

道生之德富之

疏道生之者言自然冲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佳云妙本動用降和炁者妙本道也至道降炁爲物根本故

稱妙本德富之者德得也富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富養斯形則約茲富養之趣而受德名故云德富之

物形之勢成之

疏道生德富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爲用也勢成者言道爲萬物作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疏以道德爲生富之功故凡厭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爲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故道生之德富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為生養之為畜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成遂曰熟

養之覆之

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

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

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名忘生之

義結上道生之義也

為而不恃

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

結上德畜之義也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

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

今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是謂玄德

疏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迹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前章明道生

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缺皆標七句能生之本動今

知子守母次六句示德欲之成蓋先開門後六句歎美修德之功結成義

行常之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疏寶帛曰始資生曰母言道德以沖和妙

炁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

以為天下母如母雖殊於道炁布化常一

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

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炁茂養為母當知其

身是沖炁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從沖炁而生

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炁養神使不

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却歸道守母

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

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

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

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

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故云終身不勤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敕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

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敕理

也

見小曰明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

故憂悔吝之時存乎纖介今守母之人防

萌杜漸理之未亂能知此者可謂之明

守柔曰強

疏守柔弱之行若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

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

疏先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為明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前章明守母存子欲歸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通有難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行通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數盜李之非道而戒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唱言之曰使我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

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所施為特害於物甚可畏懼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事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朝甚除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云尚賢矜智則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田甚蕪

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坵之積

倉甚虛

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服文彩

疏青赤為文色絲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帶利劍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也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若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

厭飲食

疏厭飲食也是庖厨之豐厚厭厭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陳餒之患矣

財貨有餘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且祇厚歛有餘也末學不貪為實但欲多財則愚爾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夸且頭會其歛取於不足縱慾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為夸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辭

善建者不拔

善建章第五十四
前章明好徑之君若盜李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不拔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親求之法後吾何以云下結數慈照所知之驗云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形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善抱者不脫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者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子孫祭祀不輟

疏祭薦也繼世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祖宗也輟止也注云言善世以道德匡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後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修之於身其得乃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

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靜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修之於家其德有餘

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

德有餘福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疏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

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

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反樸不偏於

所近一鄉修道猶未為徧一國盡修乃豐

厚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

堂德流海外者蓋內正其身不言而化不

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

為普也

故以身觀身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謂觀身實相本來清靜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清靜而契真矣

以家觀家

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穆則福善有餘

餘

以鄉觀鄉

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其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也

以國觀國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動而且儉德乃豐盈也

以天下觀天下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

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為道化善建善抱自

然百姓胥附國祚人安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我刑由
內及外則知之爾易曰觀我生觀其生將
欲自觀而觀人也

含德章第五十五前章明善建之主
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
句標含德所以不持坎骨弱下五付
明全和所以不復知和則明了使氣
則強果物壯下中動強果之人欲今
是行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
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
母於赤子也比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
寄赤子之生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
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害害物之心
爾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蟻之屬猛
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以尾端
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
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沖
盈心冥乎道故有毒蟲不能螫猛獸之獸

不能據攫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
厚之所致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
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
和氣不散之所致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皀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皀者氣命之源也言赤
子心無情欲未辯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
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終日號而不嗁和之至

疏嗁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
破者豈不由和氣至純之所致乎

知和曰常

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破因之
以及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
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也

知常曰明

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
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後

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益生曰祥

疏祥者吉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
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然於滋
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故莊子云常
因自然而不益生

心使氣曰強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
弱使心則強舉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
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
衰德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
氣矜其強壯者自毀衰老謂之不道道貴
柔弱今恃強壯既與道不同故勸令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前章明含德
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
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
明靜虛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
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說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前章明含德
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
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
明靜虛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
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說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界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疏且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六根愛說此則因教辨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通冲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望言之

是謂玄同

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疎而遠之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恬懷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銳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專貴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效八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前章明悟道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示無事可以取天下

以政理國

疏此上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治不能無為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

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以無事取天下

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為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

事無為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

事無為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

我無爲則人自化驗可知爾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以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

日就困窮所以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手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誦詐故云

滋益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瑠璃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朴而好浮華則百姓効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疏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恥吏則竊盜而爲姦上下相蒙故令盜賊

多有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爲無爲之爲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爲故云

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民足故云而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及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朴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朴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三前章明以政之自化此章明以政之必致次明禍福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次明禍福之迷執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勸修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

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疏察察有爲嚴極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故凋弊而離散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爲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此非福因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

以爲善物却缺缺而凋弊此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

偽尚華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知窮極者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

不能體道無爲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爲妖樣故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為奇為妖其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

是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

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而自

正非立教裁割於物使從已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字劇

者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

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

光而不耀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

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

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前章明無為
和此章明人事天無過用儉初標
聖人事天莫先于審次夫惟下轉通

前義是謂下舉深根
之前以況長久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

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

用可以聚人案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

若嗇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嗇

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勸此夫唯者發語之

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

事於君

天以儉為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

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以爾

重積德則無不克

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

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

無有不能制服者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伏者則殊俗慕

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

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故易云王假

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為國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

國者祇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

昌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

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跌也夫

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

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

謂之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前章明人倫受
則為方早服此章
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初歸理國
之喻不可有為次明德及鬼神而無
傷害後結歎交歸之
德以勸有國之君

治大國若烹小鮮

疏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疏以用也蒞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

効之謂夫人有求則神為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孝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効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疏此覆釋鬼無効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

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秋之將與由人有豐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恠而傷人也春

秋曰其炁焰以取之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効而不

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

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以道蒞天下爾將欲

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

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匿神之主今兩不相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前章明以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

謙讓初探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

大國下教大小各得所欲後故大者下備誠大國特宜用謙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疏江海處眾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

施之於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

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疏天下之交牝出前文所以結下流之義

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

下之故喻如牡者常以雌靜為牝動者所

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

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友會而至者由人

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而能

勝牡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

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

服之小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

之人而為臣妾爾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小

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

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

為援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下或下以取

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

可左右故云以取或不而取者言小國用

謙下之道歸事大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

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疏言大國尊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

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臣為人君之長小

國用謙陳薦贊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
事大國資為援助爾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疏大欲蓄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
得所欲大者宜為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憐其
禍鮮能下之故誠云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人則大小各得其所欲此章明以道
化物則善惡皆蒙其資格初標道體
沖奧次明立教化人復古之
下歎道之功可為尊貴爾

道者萬物之奧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也奧內也言道包含
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奧內
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善人之寶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
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也

不善人之所保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尤明智感於
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

於道倚以求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注云甘美之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
加人以況於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

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集
相率而從善矣故下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道之有乎當導之
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

故云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
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
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疏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
珍貴不如進無為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
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

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之類是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之即前文善人
寶道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
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

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靈欲則純白自
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

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

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各嬰彼罪
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為天下善人之
所寶貴爾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前章明妙本沖
奧生進是精細
之門此章明玄微無為息意成德證
之行省標生忘欲次示杜絕防萌
之德是以中結勸爾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疏為造作也修造行人則坐忘去欲心無
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為故曰

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盡六根塵自息爾若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悟真寶相無起慮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兩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疏圖謀度也為營為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謀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為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

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

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

諾多易之事況不如聖者乎聖人猶難為

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前章明無為時道之門此章明思慮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初六句思慮預防標絕情六句舉喻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為執之速又六句中與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物凡俗易持易謀之心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

感物而動則速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

靜之時將欲守之今不散亂則甚易持執

故云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

謀杜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

破也

其微易散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

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為之於未有

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

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

則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

理之於未亂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

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

理爾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

本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上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遂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疏為謂管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管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終始常一則其事無敗也故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貨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本性也衆生起妄失於本性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不敗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古之善為道者前章明愚

絕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將智生患示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化次解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為化者貴夫無為恬快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絕智詐今質樸如愚爾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止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不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以智治國國之賊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

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

是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智則為福即當去賊而取福知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為楷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

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

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江海章第六十六

前章明好智生惠此章明善下為主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喻善下則為王次明聖人用謙推而不厭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

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謙言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言下之

邪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

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為物所

推尚爾

欲先入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知先人直以撝謙後已先物

物自先之爾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

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

生故不以為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為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為春望之如

日既不為重為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

而無厭倦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不爭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以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標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勸其用慈又八句復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又四句結歎德爾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疏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人皆謂我道虛無

廣大似無所象似故下文答之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賸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

大矣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修不殊何足

稱大乎也夫若語助爾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象似然有

此三寶甚可珍貴爾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

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為事始和

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夫慈故能勇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

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勇

於濟度後引證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儉故能廣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

益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

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

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

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

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

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疏慈為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

拒戰則能全眾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

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

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

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

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前章明惟大不

之行此章明為士不武標四善配天

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歎是謂不爭

善為士者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

行慈儉而有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

故云不武

善戰者不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急哀蚊蚋致賢驅除而

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怒故云

善戰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疏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

善勝也今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

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善用人者為之下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

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

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

者常謙而為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貴

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皆歡心思竭

其力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

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前章明善士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忘吾實初一句標宗以設問次六

句示行以辨明後四句中戒用兵知慈來者必勝

用兵有言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

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

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誠今當須以慈自守

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

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

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

而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為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攘無臂

疏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

攘故曰攘無臂

仍無敵

疏仍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

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執無兵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

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為主自戕于戈則

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

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

失吾慈之寶矣今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

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

禍之大者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

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前章明用兵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

聖教易知之意夫唯下辯說不曉之

由後歎聖人之懷五以勸勤行之上士爾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疏老君云我所言以暢於理暢則言忘

故易知也吾所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

無為故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

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

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

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

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遺事

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行耶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之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解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褰裘褐者所以救下之羸衾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於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前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

知此章明了悟之心虛忘為上首標
速悟有異執速成病夫唯下註歎聖人不知如是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

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何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前章明了忘
為上此章明達妄之病有可畏之威
初標人不畏威則禍累斯及次無使
下勸人虛心靜欲則神不取
後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

民不畏威則太威至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為彼太威人不能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無狹其所居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養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熾神常為滑性則精氣散越則生忘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惟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今無可畏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自愛不自貴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錫貴

故去彼取此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化引凡愚當言之爾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前章明達妄之病有可畏之威

此章明勇敢之為威殺身之誓初標威與不殺利害之殊次明天道無善惡之報以勸善士之修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歛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

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大之道不爭而善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咸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緝然而善謀

疏天道玄遠緝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疎而且遠實善罰惡不失毫分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十 終十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前章明勇敢殺身之發此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計首五句陳成用刑決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怨咎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生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為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恐懼之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若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常有司殺者殺

疏司主也天監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

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人不得天理

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

纏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手天網不失

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

於人而喪其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

人之飢章第七十五前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計此章明厚欲則人食是生有為之弊初三段述明所以為弊大唯下結數今其養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

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

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今其飢之爾

民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理

疏蠶爾蒼生資君以理為理之本諒在無

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

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

大偽是以難理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

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

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

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則惑矣故不厚

其生而生金求厚生而生喪故知夫無以

生為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前章明厚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計此章明有為則心欲故喪和氣之弊初標生死之途次舉草木之兩喻結以強大處下戒今必守和柔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自然以之柔弱人

之死也和氣離散四肢以之堅強言此者

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

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枯

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

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
強則知人之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
為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是以兵強則不勝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為主
故云兵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
木強則共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
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下故下
文云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總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
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爾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前章明有為則

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示天道
之喻初一句標天以中成次五句舉
義以下舉聖德以結勸爾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疏此法喻變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

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疏夫張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
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為架前之時準的

也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為發矢之時
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
寒暑一往一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
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

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
物平施爾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表多益
寡者易謙卦之辭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

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
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調奉不足者乎唯
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
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
云不恃

功成而不處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治
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羣材而不處其
功勸爾

其不欲見賢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
者聖人雖盛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
恃為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
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前章明強梁

天道之喻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以水
德之能初五句標水之勝功次四
句舉莫能行者又五句證

釋前義後一句轉結上文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
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
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

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

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

乎理國修身亦常如此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

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為尚無能行其所知

故云莫能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社稷主受國不祥

是謂天下王

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

勝剛之行若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

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

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

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虛

用柔受國之不祥播孤寡不穀則四海歸

仁是謂天下王矣

正言若反

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却為社

稷主受國不祥却為天下王其言乖背不

同於俗故老君詳贊云是必真正之言行

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前章明柔勝剛

之能此章明法令則主弊必為餘怨

之迹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為義火是

以下明有德教其怨不生復

天進下明天道無親唯善是與

和大怨必有餘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今耽染塵境失

道倫胥者情欲之所為也則知與身為怨

之大者其唯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

因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以我無為

今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姦詐調而

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

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云必

有餘怨

安可以為善

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

為善則是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爾

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為人有淳朴之風

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為善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疏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

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有迹有迹則是

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

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矣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

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

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為無德

爾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疏唯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司契清靜

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

降以殃則孽不可追豈非皇天無親唯德

是輔者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前章明法令則

之迹此章明淳朴則至理自無餘怨

之求初標無為之風以勸勉示人從

人足無所企求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

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

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

則事必簡易簡易之道立則淳朴之風著

適使有出人之材器堪為什伍伯長以統

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朴故不煩苛人懷其

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

居故不遠遷移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疏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

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

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

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則甲兵韜藏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

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

結繩之代人淳朴文字既興是生詐偽

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

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

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

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

王食錦衣不足稱其甘美也

安其居樂其俗

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

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政苛日煩焉得

復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疏列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

信言不美

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此老君欲以

自明所演言教化導衆生實為精信故與

俗相違代人以為不美

美言不信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

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

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善者不辯

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

辯故不辯說也

辯者不善

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感滯既

多故不為善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

積善以成修行書知博以不達悞陳不

爭以明聖人將今學多達精微而能

象之中導基諦於理性外悟教而能

忘教何必杜口於此耶因言以

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此下爾

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辨

宗旨以明東妙之門終結會歸將通

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辨

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辨

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辨

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辨

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辨

博者不知

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不盡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聖人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兩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

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靜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敬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私益爾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不爭者為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兩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十

道德真經疏外傳

十一

太上者起乎無因自玄而出實乎莫測從有而名隨方出顯不可具陳後未化於殷朝寄胎於商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之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至商二十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降生於亳州衛真縣今太清官是降生之所也二月十五日卯時聖母剖左腋而生其他祥異備具道史道德經古今箋注者多矣見行註者六十餘家開列于後

節解上下尹喜與想爾二卷三天法師所注
內解上下尹喜以內卦河上翁章句漢文帝時
陸居陸門河漢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
今有朝見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
名通山陽王弼注字輔嗣南陽何晏字叔字
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穎川鍾
會字士季魏隱士孫登字公和魏大晉僕
射太山羊祐字叔子注沙門羅什字西胡
時自玉門關入沙門佛圖澄趙時西國胡
中國注二卷沙門佛圖澄趙時西國胡
二沙門僧肇字叔然梁隱居陶弘景時人
老沙門僧肇字叔然梁隱居陶弘景時人
生注四卷范陽盧裕白顯前注二卷

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人梁吳郡徵士顧歡
字景怡南齊松靈仙人名氏年代無晉人
河東裴楚思字長宗明帝太梁武帝蕭衍
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梁武帝蕭衍
果為義以因梁簡文帝蕭綱清江張嗣
無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梁道士
孟安排號大孟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
梁道士實略號什所宋無與武帝隋道士劉進
喜作號陳道士諸繇六卷隋道士李播
二卷上下唐太史令傅弈作音義唐嵩山
道士魏徵作要義大法師宗文明作義泉
仙人胡超作義相道士安立作指歸
道士尹文操作簡要法師韋錄字虞玄
道士王玄辯作河公諫議大夫肅明觀
主尹惜作新義道士徐邈卷四直翰林道
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衡岳道士薛季昌
作金鑑十卷洪源先生王觀三卷許二
卷法師趙堅作諸太子司議郎楊上善
高宗時人作道士車弼號七任真子李
榮二卷上下成都道士黎元興作義太原少

尹王光庭作契要道士張慧超作志玄龔
法師作集解通議郡道士任大玄卷二道
士沖虛先生殷中監申甫作講漢州刺
張君相集解道士成玄英六卷漢州刺
史王真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卷二
玄宗皇帝二卷道士經上下即今所廣疏
矣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
空有或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
趣歸空寂寞不並探驪室競掇珠璣俱涉
鍾山爭窺瑤瑤連城在握照乘盈懷敷弘
則光燦繡綰演暢則絳文編簡我開元至
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戰內
難以乘乾啓中具而御極無為在宥四十
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跡具茨大隗自得
明遊廓八溟為仁壽之庭普萬寓為華胥
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
家教象繫不可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
橫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深翰未窮衆
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
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

則修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方洪
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
增二曜之色固可以李仲十翼暉映二南
樂若親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
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大風朱鴈之詩誠
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
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魯史互有發明四
始漆園或中屬類後學披卷多膏本源輒
抹搦衆書研尋篇軸今於御注疏內餘事
略錄于後
開元十一年躬為註解序云詔曰詔者敕
命之書也在天子為詔為詰為敕為制在
皇后太子諸王為教為令皆君上命下之
詞也詔啓迪來裔啓開也迪進也頗者甚
也疏序曰馬遷謂之隱君子馬遷者司馬
遷也字子長河內溫人中山王相司馬喜
之孫太史令談之子顯頊之裔生于龍門
年十歲誦古文尚書年二十歲遊江淮九
疑禹穴之門任漢為郎中使西蜀父卒歲
餘為太史令而作史記也道德分上下者

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別上卷四九
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卷五九四十五
章法金木水火土則上卷從一至九章以
無形無名為宗明春道從十至十八章以
無知恍惚為宗明夏道從十九至二十七
章以有情有信為宗明秋道從二十八至
三十六章以凝重清淨為宗明冬道其下
卷自一盡九明仁德次十盡十八明禮德
從十九盡二十七明義德從二十八至三
十六明智德從三十七至盡四十五明信
德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
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
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
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
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思慮知妙絕希
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真
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疏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
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起
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
名欲明理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
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
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
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
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無名天地之始

疏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
何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為物之本無名足
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之母

疏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
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
寄有名詮無名也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
本慈悲鞠養有同母義

常無欲以觀其妙

疏妙精微也觀照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
欲無為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

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微

疏言人不能無為恬淡觀妙守真妄起貪
求肆情滌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
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觀死生之
歸趣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
欲之勝負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

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妙

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
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
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
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

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
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
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
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
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疏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雙
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
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
唯羣聖之尸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疏神奇臭腐莊子知北遊篇黃帝謂知曰

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
爲臭腐

長短之相形

疏鳬脰短鶴脰長者莊子駢拇第八篇文
也

是以聖人

疏凡聖人者略言有五第一得道之聖太
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第二有天下之位
兼得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
也第三有天下之位無得仙之聖殷湯文
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第四博
瞻之聖無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禮樂
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
德之美也第五有獨長之聖而無博瞻之
名亦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
聖子卿綏明能基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
聖韓娥秦青謳誦之聖龔叔文摯智調之
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
聖今之明者理天下之聖也
萬物作而不辭

疏擊壤鼓腹者莊子馬蹄篇文也
功成不居

疏日慎一日尚書文也夫功者王功曰勲
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
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于民若后稷也
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
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剋敵出奇
若韓信也今明功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
玄夫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
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億不
繁矣不妄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
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
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
萬姓則天下安矣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
人士篇之文也言情性密綴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降殺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疏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
之辭飛龍在天能應感衆物故叙水流濕

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而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聖人作而萬物觀本乎天者觀上本乎地者觀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於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於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為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有識有情未若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陳其事爾唐虞在位不之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唐者唐堯也號陶唐氏姓伊祈名放勳幼有聖德都於冀年八十六知子丹朱不肖明揚側陋廣求有德遂舉舜而歷試之聘以二女用觀其德二年禪舜舜即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壽一百一十七歲葬濟陰成陽里中謚法明善傳聖曰堯舜有虞氏歷試二年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舜年三十而徵用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為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於蒼梧之野壽一百

一十二歲以其子商均不肖命禹嗣位葬於九疑之零陵道學云堯為太微真君舜為太極真君元凱者有八元八凱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宣通也元善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璲鼓摯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齊中也淵深也允信篤厚也愷和也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為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高辛帝之後八元之苗裔也乃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舉八凱使主后土乃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高陽顓頊之號八凱其苗裔也及後禹咎繇益之倫也咎繇字庭堅是矣高作司徒五教在寬禹在八元中也禹作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禹在八凱中矣內平者內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舉十六族而天下

理外內和平伊呂者伊尹生於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為相以輔太甲謂之阿衡其先伊摯佐湯立社稷致太平伊尹之子伊陟佐太甲之孫太戊三臣之勳著於殷朝也呂者太公望也姓姜字子牙釣於磻磯獲大魚剖之得玉璜中有兵鈴子牙習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畋渭濱其繇曰非熊非羆唯王者師遂畋獲子牙載之以歸佐周有功初封於呂或封於甫及剋殷之後乃封國於齊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霸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太公之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後桓公小白為諸侯盟主至春秋之末其臣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乃奪其國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相三台三台六官者太尉司徒司空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在紫微星之南以拱衛帝座起文昌抵太微天階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從上台至中台十

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星間相去半度析則爲奢狹則爲迫又上星主天子中星主伯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勾而明白吉搖動變色面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亂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師者師範一人儀刑萬國太傅者教以德義太保保衛其身太尉掌武統兵司徒敬敷五教司空主平水土謂斯三公上應三台也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

不責難得之貨

疏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者此莊子駢拇第八篇之文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義云小隱於山大隱於鄩未能絕欲恐境所牽仍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跡城市修損於修真平虛其心

疏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文實其腹

注屬厭而止者春秋傳自沒汝寬諫魏武子之詞也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名也天子有史官諸侯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孔子述經左丘明爲傳起周平王四十八年魯隱公元年太歲丁巳歲星在降婁當晉鄂侯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楚武王達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宋穆公和七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燕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歷周一十四王魯一十二公行事當晉定公午三十一年衛出公甄十二年蔡成公怡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齊簡公嘉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

公頭曼三十六年陳閔公越二十一年燕敬公六年吳夫差十五年乃春秋獲麟絕筆之年也其書凡三十卷三十五萬二千二十五言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字本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晉征南將軍杜預字元凱注自沒汝寬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政以其子戌爲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戌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閔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子諸侯若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名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諍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諡也武子則名穎諡曰武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疏無聲而無臭人固不識而不知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義云無為之理其大矣哉無為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撓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而砂用舂音音泥用杵音杵山用樵音樵夏漬冬陵因高而田因下而地故非吾所謂為也乃無為矣聖人之無為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為文章行為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已順天之時順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羣臣輻輳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

理國無為之道也

道冲章第四

象帝之先

疏帝出乎震易繫辭之詞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官少陽之位御極為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無形曰氣生物之首也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

天地章第五

以萬物為芻狗

疏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者莊子天運篇具載注云弊蓋之思者禮記檀弓篇云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棄為埋狗也立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聖人後身外身

義云辟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羅一室之

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竹帛

上善若水章第八

政善治

疏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第二十一篇文也子方名無擇侍座于魏文侯文侯師子夏友於子方子方數稱谿工之道文侯以為谿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里之人也稱道數富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其為人也人貌而天虛綠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稱之

夫唯不爭故無尤

義云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為爭之者其事眾矣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怒必爭者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慢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于此則興師海內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于此則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慙禮

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與焉故事城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塞為爭之源無不理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有齒而焚身難畏振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實坐貽致寇之憂以其實富豈云能守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弊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注貳離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止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注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弊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弊故也雖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實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與免為犧牲之用難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忘其身智不及難矣不貪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若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辭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乃小人之事乘為君子之器乘小任大物所不與致寇盜奪之矣

功成名遂

義曰禦災除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高鳥畫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脫禍文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子房絕粒以優

游跡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

載管輅章第十

載管輅

疏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依憑於人以為淫厲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辭也三魂名胎光爽靈幽精七魄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蜚毒此出上清品

愛民治國

義曰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為者道之化也

以無爲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苛則爲暴矣賦重役繁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殘穀矣

天門開闔

義曰修愛民理國之事爲垂衣南面之君猶須恭已奉天以順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受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謂之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火電繞樞然後維嶽降神誕生宰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極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日實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開闔也一開一闔謂之變者易繫辭云謂開闔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

三十幅章第十一

十九

疏乾坤是大易之韞者

義云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也

三十幅共一轂

疏衆竅互作者莊子第二篇也

埴埴以爲器

疏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是也

鑿戶牖以爲室

疏詩云陶復陶穴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

姑勃蹊陶復者詩文王之什縣縣篇云古

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祖處于邠也

婦姑爭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篇

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爭路而行失婦

之道也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疏形而上形而下義形而上者道之本清

虛無爲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

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于物物稟

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

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以制文字創

木爲舟剡木爲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

木爲弧剡木爲矢制以宮室結爲網罟服

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斷

木爲耜耒木爲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

皆分道之用以爲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

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

從無而生衆形而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

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

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

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爲

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官者中也君之

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發

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

也物聚而藏也

疏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皎素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皂則黑而爲五色也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像別尊卑之飾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人已上二事若人耽滯不曰聾盲口爽乎味之所爭有羊羹解鼃之禍矣羊羹者春秋桓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樂首帥師以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羊斟不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囚華元獲樂首甲兵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賊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子門外告而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粹斟之字也奔魯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形孰大焉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矣解鼃者宣公四年楚人獻鼃

於鄭靈公子公也公子子公名子家生將入見子公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添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諧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殺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人禦子公懼諧而從弑故書首爲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遠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適於仁道而陷弑君之名其實子公添指而成斯禍爾馳聘敗獵注曰以心聞者莊子內篇第二之辭也義曰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畋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爲賓友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獵未祭魚網罟

十一

二十二

不施于川射未祭獸置罟不通於野鷹隼未擊爵羅不張於林修祭禽之禮展三驅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教旅振遂以畋獵仲夏教蒐田遂以苗仲秋教理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以示民也則有不遵典故外則作禽荒暴物扼時十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爲發狂人怨國危失禮致禍也難得之貨令疏乖失天倪者莊子曰始卒若環莫得其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天倪者天然之分也故去彼取此義曰夫人君之心睿聖爲本理國之道清淨爲基若其逐獸荒原奔車絕轍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鵬鵠以爭先共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糾紛畋獵忘歸殺獲無已風雨恒苦宮室或空此謂之發狂也若復貴遠方之物產貪無用之土疆嗜蒟醬

十一

二十二

而討西戎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有不歸之魄邊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戶口減耗赫赫宗廟幾陷寇讎青史具書百代爲戒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義曰且人君富有天下尊繼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戒納隍軫憂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以厚矣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長轂朱輪氣壓伊臯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祥免貽覆餗矣故令尹三已而無愠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理也大患若身

義曰恃寵僞盈者春秋隱公四年衛公子州吁恃寵而好兵其臣石碯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不納于邪僞者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憚憚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恥者鮮

矣公不聽明年桓公立州吁弑桓公衛人殺州吁焉是則因寵獲禍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標以名道亦皆無也三者疑化爲三境次爲三界下爲三才明爲三光於身爲三元於內爲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之色青黃白亦名玄元始三氣之作乃諸天之宗祖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真無色界四天以統九聖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爲泥丸官以主上元心爲絳官以主中元臍下爲丹田以主下元三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真一下元所主謂之正一三一元神主混氣固精寶神留形上清有徊風混合修三一之道

豫若冬涉川

義曰可以疑難古人如然今之代人逐境生迷萬緒雲蒸千途蜂起功名聲色爭先

銳進之心厚利豐財競起貪求之跡或烹燂取樂或傷殺恣情投身於愛慾之川隨流不返溺性於漂沉之浪有去無迴豈獨水痛於難抑且報應明驗何者溺利欲之人涉遠營求有水陸邀劫之報凌抑於人有忿爭刑網之報上調於君有誅殛喪家之報下虐於民有召寇起讎之報況於傷生害已破國亡家之甚乎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義曰修煉門多汎舉大略有吐納元和咽漱雲液茹松食柏絕粒餌芝或隱朝上清密伺玄斗或五金八石或水玉流珠陰鼎陽爐五華九轉或素文丹籙徵召鬼神金鈕青絲質盟天地則有正一道德昇玄洞神靈寶盟真三清衆法並華凡登道證品昇真又有奔二景朝五辰據極攀魁驚網飛紀吞日月制魄拘魂八道望雲九真受事昇玄卧斗方諸洞房左右靈飛陰陽六甲三部八景二十四真存服三元注想三一紫房黃闕絳景朱嬰紫虛南嶽之篇

青童東海之訣內視五藏下制六天導引
吞符御風養氣騰舉之道溢於真經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十三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疏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爻辭也春秋致師之義也

義曰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國人大臨楚莊王退師鄭人修城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既而許之平潘尫又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敖鄆之間楚莊乃求成於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欲單但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麾壘而還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之策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斬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遂不能進時魏錡趙旃有憾於晉請使於楚皆欲晉敗戮子又不設備戰于邲晉師敗績焉以此致師師必致敵

吾以觀其復

疏易曰雷在地中復

義曰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物復卦以動息爲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動息之義以復其本也

不知常

注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辭也

大上章第十七

其畏之悔之

疏三王五霸

義曰三王者夏殷周也五霸者夏有昆吾黃帝之後也殷之霸者有大彭豷韋克之後也周之霸者齊桓公僖公之庶子名小白周惠王襄王之時也晉文公者獻公之子名重耳以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四年避驪姬之禍

信不足有不信

義曰春秋宣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鄭大夫子良曰楚晉不務德與其來者可也晉

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及楚子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此乃信不足有不信焉

大道廢章第十八

疏數采炊簡髮櫛

義曰淮南子曰數米簡髮煩而不察有爲

之甚也何異乎以膝搔背以踵解結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扇枕溫席者

義曰宋有郢苞字孝常三歲而孤其伯父

俊等皆顯貴苞見之常泣母陳氏疑其畏

憚而怒之苞曰自悲早不識父今見諸父

相似心中悲耳因歎歎母亦悲慟苞奉其

母夏則扇枕冬則溫席焉

國家昏亂有忠臣

義曰諫正曰忠阿諂曰佞不明于理曰昏

上下不理曰亂

疏斯皇多士盡是變龍彝倫攸叙無非作

義曰詩云

清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衆臣

藥龍舜佐臣也書云藥作典樂八音克諧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龍爲納言出納王命舜倫攸叙言舜得良臣典法不失其政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巧棄利

疏列子說第八篇

義曰衛人之刻棗猴宋人之琢楮葉也可絕之

絕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荒兮其未央哉

疏詩曰夜未央

義曰詩小雅庭燎篇文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義曰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繁華忽其滿忘富貴樂其

當年五鼎列食厭太牢之盈味衆芳悅性

喜春臺之縱目至有燕姝洛豔楚舞吳歌

八音聒其聰五色熏其鑿樂則樂矣終復

如何禮器云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言稱性

之大小也又云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

秋兵徵魯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謂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犧牛謂金色也諸侯以肥羊大夫以牽牛求得即用無所擇也牛謂一元大武將祭必繫於牢

芻之三月所養必有其式以備不常如左

傳鷄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

豐廟開水告朔皆用之謂之柔毛孟春食

麥與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備

三牲則牛曰大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

剛鬣是也禮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

不殺犬豕謂其皆祭禮所用非祭而殺是

謂無故也牢者取其四因以養犧牲通謂

之牢矣

疏春日遲遲來繁祁祁○義云衆繁生蠶

之時繁蟠萬也祁祁衆多也

如嬰兒之未孩

疏不至于孩而始誰○義云莊子天運十

四篇文也家語本命篇云人生三月而微

眴然後目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

生頤然後能行三年間合然後能言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枉則直

疏春秋曰正曲曰直○義云廉頗相如是也

義曰春秋襄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厥告老其子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尔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己心也正曲為直正人曲也三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為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為公族大夫焉

抱一為天下式

義曰一國三公自然難理十羊九牧詎可化一亡羊者難于多岐養生者由其多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同於道者至失亦得之

義曰故彈官則官應彈角則角應著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無情也銅山崩而鐘應類相感也葭灰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疏曰方諸陽燧者○義云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火鏡也以取火也古之祭法尚潔以方諸引水陽燧火用也

致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自伐者無功

義曰春秋襄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於難也春秋哀二年趙簡子與鄭戰為鄭人所擊捨於車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蜂旗鄭師大

敗既戰簡子曰吾伏破切臣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也衛太子蒯聵為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卸良曰我兩軼胡堯切軼陣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

餘食贅行

疏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者

義曰春秋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驪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也對曰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伐申還遂伐鄧十六年復伐鄧滅之即莊公十六年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吾不知其名

義云凡物先名而後字者禮男子生三日

以桑弧一達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有事於四方也既三月妻以子見其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升階父執之右手孩而名之撫其首焉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冠適音子於阼階以著代也音著音熙也

於客位有成人之道也三加其冠始以緇布次以皮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故冠禮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也此則先名而後字取自小而成大也人倫之道始則有終故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復終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為義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像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不以國以國則廢名不以官以官則廢職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社不

以器幣以器幣則廢禮不以隱故名終將諱之故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功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具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氏族者春秋隱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謚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邑亦如之公命自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天道也先字而後名言道無所始亦無所終也

大曰逝

疏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天運十四

而王居其一焉

義曰王若有道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甘露降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卿雲生神龍遊其沼麟鳳來其庭四氣調和而為玉燭萬物遂性而洽太平也人君若無道則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

人反德為亂陰氣咎徵時見於上物妖形怪忽見於下星亡日闕冬雷夏霜天裂石賈川竭山崩事與於人而氣感於天是天地蒙其害也

人法地至自然

疏塞源本者

義曰春秋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以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故也周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迺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旄因而以蔽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國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

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問田與樾反穎倂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

疏朵順之求者

義曰易順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語咀嚙飲食皆當動順君子觀此順象故謹慎言語裁節飲食也

雖有榮觀

疏高臺深池者

義曰春秋昭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瘠遠疾也占切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駕矣今君疾病爲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盡誅於祝固史器以辭賓公悅告晏子晏子曰昔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祝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衍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文襄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忘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大昏

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隄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析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開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常無藝微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弗遠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氏人苦病夫婦皆詛咒若有益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違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十二月景公改于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而疾速愈遽能收獵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人不善人之師

義云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此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言先王事師之道無此面王行而西折而南面東而立師尚

父面西以道書之旨以教於王故王之義君父師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是則為師之道也

雖知大迷

義云夫初修者有十事不可不知也一者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樂心乃能進趣二者親近善友導引其心深信正道三者遵詣明師師有妙法廣能宣告示以要術四者既聞正教能受讀誦五者能出家專行柔弱永斷有為離諸桎梏六者參受正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隱山林棲遁獨處永離塵塵修寂靜志八者當念大道是真法王能度衆生越生死海猶如船師拯濟沉溺九者當念經教是妙醫方能示衆生理煩惱藥十者當念正法是真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為地初地因次以小乘奈伏之法又進中乘兼修之法後入大乘觀行之法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義曰天下之主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感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遶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顓頊高辛生資睿聖唐虞虞舜天表神奇堯火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月精命禹燕卵降湯紫氣霽於礪山赤光照于漢室皆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勳而黃軒受命稟前功而顓頊叶符黃帝十七世而祚有殷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積世累功也

孰者失之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禍起寰中號令不行戈鋌內向天下既亂海內沸騰真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授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但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輔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一手生於深官之中八音五色亂其

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州視赤子若仇讎顧生人如草芥動致交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也人於是戈鋌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殲身賸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失大業不歸此明孰者失之為後王之戒昭德塞違者春秋桓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而弑瑤公立公子慆是為莊公以郕鼎賂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今寘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昭違禮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殲病殄妖氣也內起曰青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義曰舞千戚者禹欲伐有苗氏既伐三旬弗及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至誠感神况於有苗乎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其國在荒服之側禮曰舞者所以飾喜也執其千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則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疾舞之列也或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

故善者果而已

○疏殺敵為果○義云春秋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司空樂莒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載百人宋大夫狂狡逐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戰也言易而反之必為戰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義曰韜者有六龍虎文武豹犬也文者經邦立國不越天常武者剋定禍亂威伏八方龍者燮理陰陽不逾時令虎者善用爪牙羣兇自挫豹者應時戮難智在權機犬者抹聽至微或成奇變三略者亦機鈴用兵之術也漢子房公於圯橋遇黄石公示此書六韜者姜子牙於磻磯釣魚大魚腹中得此書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則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剋矣史記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是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修辭立誠

義曰易乾卦九三之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

不得已而用之

疏經緯天地天生五材義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五材者五行也兇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逞曰亂得獲曰克凡曰王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十六

疏禮記檀弓曰夫子

義曰夫子有妹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因而劬之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知非言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

殺人衆多

疏人惟邦本○義云書五子之歌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疏秦伯向師而哭○義云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而來國可得矣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

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明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伯使人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其間。」余收尔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吾子淹久於弊邑，唯是脯資餼車，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廩，鹿以間弊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與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達天不祥。」

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遣興姜戎，襄公墨黻，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奚。孟明視食之不厭，君何辱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曰：「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綆臣豈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君我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而辱二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蹇叔之哭，知其師必敗也。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皆非勝而哭之矣。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義云：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士、皂、皂、皂、皂，與六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侯王若能守。
義云：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先王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而王兼在五數也。
以降甘露。
義云：甘露者，神虛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天酒」。天文錄曰：「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則甘露降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疏自西自東。○義云：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篇也。言武王作邑，錫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感其德而從之也。
始制有名。

義云山林非欲於飛鳥虎狼猶茂盛深密
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鼈蛟龍蓋廣大
渺漫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之物為
道德仁惠自來歸之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義云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如
是為穆公春秋隱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
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
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
曰羣臣願奉公之子也穆公曰不可先
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
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
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使
其子憑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為殤公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
子享之命以義夫
不失其所者久

義云鄭太叔段寵無厭大夫祭仲諫莊公
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
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莊公不從既
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侵地至于廩
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
鄭公命大夫子封師三百乘以伐京大叔
入鄭公伐諸鄆五月太叔奔恭遂克之初
以莊公之母武姜寤寐而生莊公名之為
寤生遂惡莊公而愛太叔段及段欲襲鄭
武姜將啓之至是既克段乃寘武姜于城
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穎谷封人考叔因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
食食捨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而
諫莊公納之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掘地及泉
與武姜隧而相見為母子如初春秋書曰
鄭伯克段于鄆議其失教也此言縱太叔
之過使其實盈而後殺之是不早為其所
失所之致也若太叔不失其所
死而不亡者壽

義云河圖曰人之生也天之與筭四萬三
千二百筭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
年也此人一期之數也黃庭經云百二十
年猶可還過此守道誠為難唯待九轉八
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
此明修之可以延益也
疏單豹張毅者莊子第十九達生篇文也
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士
曰不祿庶人曰死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義云侯曰觀風者昔聚窟洲在巨海之中
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國去此
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風入律
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
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中土而
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天竺而
靖狂獸搜奇輶而出神香濟弱水渡飛沙
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三年矣言遠至
邇安

將欲飲之章第三十六

魚不可脫于淵

義云春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使楚怒而戰乃執曹侯卑于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戰楚師敗績文公復召周襄王于河陽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故大合諸侯而欲以尊畜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大不敢朝周喻天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謫而不正之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云天王狩于河陽非其地也若此尚為謫謬死姦臣小人弄權欺主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才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義云小惠未孚者春秋莊十年魯人曹劌對魯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攝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惠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鼓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夫大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上禮為之

疏曲為之防○義云制禮以防民曲也故失道而後德

義云春秋昭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為國為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歲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謂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為急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義云春秋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昔堯舜之前皆稱為帝舜授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稱王亦云禹沒禪位於益禹之子啓居于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為號至秦併天下吞滅諸侯獨

為一統乃上採三皇下兼五帝通為皇帝之號焉今之王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衆子為王嫡為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為王子之孫為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姪為郡王承嗣者為嗣王異姓有功者封王或錫以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

天無以清

義云晉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災變天裂數丈殷然有聲是失沖和之道也自此西晉版蕩惠帝哀帝皆罹其咎地無以寧

義云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彗妖異洎秦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圯廬舍也

神無以靈

義云春秋僖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號

公享之周惠王河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號多涼德其將亡乎後魏國遂滅晉河神為虐娶女子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

谷無以盈

義云老君曰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徵也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一年庚申西周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也

侯王無以貴高

義云侯則晉靈公夷皋宋昭公杵臼齊懿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王則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

故貴以賤為本

疏民惟邦本詩云愷悌君子○義云尚書

五子之歌也愷悌者詩大雅泂酌篇之詞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救

疏孤與二三臣倖心失圖

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七年二月楚

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官室始成祭之為落也太宰為落驪曰臣能得晉

侯遠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

我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

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

齊受命于蜀盟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

敢失殞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謂

恭康郊教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

臨我喪孤與二三臣倖心失圖社稷之不

遑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跣辱見寡

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

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

實嘉賴之豈惟寡君若若來使臣請問

行期寡君將承繫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

之貜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
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令襄公實
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
楚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
導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子許
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義及楚不能答
郊勞四月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
大屈之弓既而悔之為啓疆聞之見公公
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
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及之此
言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自至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
之遂令南宮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
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子焉

疏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
也○義云如上經第三十三知人者智所
解更不重錄

疏稱不殺者即不殺惡其無誠德之例是
也○義云春秋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

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
桓公也秦伯次子王城使大夫史穎盟晉
侯于河東晉郤犇盟秦伯于河西范宣子
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信會所
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
而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
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之以伐晉諸侯是以
睦賓于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二三
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
盟于我昭告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
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親不殺惡其無
誠德是以宣之以德不一諸侯備聞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雖就寡人寡人率以聽
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
人承掌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
事實圖之晉樂書士燮韓厥趙盾將四軍
郤穀御戎樂鍼為右五月丁亥晉侯以諸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

成羗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晉
直有所敗也

上士間道章第四十一

進道若退

義云李意期乞食于人寒陰長生受辱于
都市侯道華寓跡于傭保皇甫穎示疾于
丘林聲子猗狂童公貽晦皆卑躬損志乃
者景冲真也

廣德若不足

疏良實者○義云史記云孔子與南宮敬
叔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其
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實之
深藏若虛君子之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

大方無隅

疏磨而涅而者○義云論語陽貨篇也
大器晚成

義云備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九年夏陽
虎歸寶至夏后民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

書之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故器者備物之用也故物或損之而益

疏書云滿招損者○義云尚書大禹謨之辭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疏嚴仙人○義云蜀郡嚴遵字君平常於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人有不正之間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日閱百錢而閉肆下簾作道德經指歸十四卷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不言之教

疏九流百氏○義云九流者漢書云道家流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流者蓋出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

衆取容復違僻儒之患名家疏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微為之則苟鉤鈇析辭而已為君者慎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橫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而為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出於議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蓋者為之則羨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食足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為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流者蓋出於裨官稗小者也王者欲知風俗立裨官來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為荒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兼受選士敬者為推也陰陽家流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流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略以靖四國此

其威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為述作自周以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倖於六經皆目之曰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立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孫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鄒衍諸子鬼谷子之例是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義云伯夷死於仁聶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荊軻死於勇龍逢死於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歿形骨飄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齒劍抉眼自取滅亡甚愛必大廢多藏必厚亡

疏劍玉賈害譬諸懷璧詩禮發家抵為含珠○義云劍玉者春秋桓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之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

厭也無厭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
虞公出奔洹池詩禮發冢者莊子外篇之
辭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躁勝靜勝熱

義云天元經云立夏之後日行于地北入
地少故夜短而晝長為熱立秋之後日行
于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為涼日行
去極遠近不同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
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
為致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
王五兵不用清虛凝寂澄然恬和奸詐不
敢侵強梁不敢暴燄燄不起聲枿不驚濫
內晏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歌
洽敬讓興九旋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
舉賢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書軌順規而
稟化八表鷹至羣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
交暢熙熙然一變於道內絕窺竊之孽外
無伺隙之隣歌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
無為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升臣以詐欺

動搖甲兵振耀威福強師百萬壯登單于
之臺旌旗千里東涉浪遼之岸老弱疲勞
役婦人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極擾及其
人之弊也戶口減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烟
晝聞鬼哭此躁勝之所致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義曰夫聖人之御宇也負斧戣而南面
正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奉職修文
德以懷遠敷道化以育人使俗洽和平家
興禮讓來琛賁於四塞息征戍於三邊倒
載千戈休牛歸馬然後樂耕耨糞田疇多
稼如雲餘糧栖畝苟或違此則怨敵交侵
戎馬載馳甲兵復用此無道之所為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
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為先有道之君守在
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
為於三邊闢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

國肥食為人天務之大務也禮記云人者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四
時為柄日星為紀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
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為幾於道
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侵伐戎夷
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藹藹起番馬之
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壘窮荒血塗草
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
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反轉輸莫息耕
軸甚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
豈若宇內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
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辯士無所衛其
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鑄
劍戟以為犁鋤貨佩刀而市耕犢無為無
役以全永圖
罪莫大於可欲

義云春秋曰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已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爲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國事盟幸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乖其道也

答莫大於欲得

義云老君悔過經云初犯爲罪亦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矣犯千二百六十過爲咎咎又重於禍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爲而成

疏疑神端履○義云凝靜也端莊肅也履龍屏也謂倚也形若屏風畫爲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間而設之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扆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義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導

情性使覺悟也勿則昏迷而不悟未可以學長則擇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擇格而不勝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爲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至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舞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舞象學射御先舞爲篇似笛執而文舞也後舞象武舞也二十四而冠始學禮三十有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十服冠政是也三就日中爲時者言隨時節氣受業易入王制曰春夏習詩雅言春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故也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

之業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易入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動之死地十有三

義曰人之業生有三業十惡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十惡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業有三惡一貪欲二嗔怒三惡癡口業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此三業十惡合爲十有三矣制則生縱則死矣此十惡中各有四緣皆爲煩惱根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種緣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偷盜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染樂事兩吉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聞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構語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

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
說綺語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詐人二起
前人想三發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此十
惡業計五十三條
陸行不遇兇虎

義曰瀟水湘水出九嶷零陵其地有犀兕
烏昔晉人郭文字文舉栖於餘杭大滸山
與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人或問之
曰先生有道乎何擊獸之馴擾若是也文
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亦何
術也

虎無所措其爪

義云神仙傳劉剛字伯鸞與妻樊夫人俱
得神仙之道剛為上虞令遊四明山遇虎
虎見剛俯伏不敢起以語夫人夫人徑往
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焉蓋道德所攝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見小曰明

疏憂悔悟者易繫辭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帶利劍

義云武備者春秋定十年夏與齊景公會
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
必具官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
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過禮相見揖讓而登
獻酬已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
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
吾兩君為好而齊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於
為懲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
麾而避之有頃齊侯秦宮中之樂倡優侏
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
等曰疋夫而蔑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
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墨處齊侯懼
有慚色既盟諸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
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
人使寡人得罪於魯君乃歸所侵魯郭謹
龜陰之田此文事武備也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疏使儀刑作乎○義云詩大雅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萬邦
歸信也

修之家

疏易曰積善之家○義云易坤卦文言也
修之天下

義云天子味道耽玄敬天順地疑心玄默
端已無為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款附
萬國來王道德無不被其德周普矣廟堂者
父子政事之所也德施普者易乾卦象曰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以天下觀天下

義云君不修則桀紂是也生人塗炭寰海
叛離骨肉仇讐肝腦塗地雖有謀臣武士
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也以萬
乘之貴希疋夫之生不可得也君修之則
堯舜是也四海之內比屋可封慈惠浹於
殊庭正朔頒於萬寓雖有水旱之災年不

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怨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才三

才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才四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骨弱筋柔而握固

義云春秋鄭音人伐楚屈瑕患之聞廉對

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決疑不疑何

卜敗鄭師於蒲騷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奇用兵

疏兵猶火也○義云春秋隱四年春衛公

子州吁弑其君完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

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賦碩

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

戴嬀音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

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弗禁莊姜惡之

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于

邪僞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

矣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猶未也階之為

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

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

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碻之子厚與

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碻乃老二月戊

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

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

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弊邑以賦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

陳蔡將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

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隱

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猶理絲而蔞

之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也州吁未能和其

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

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

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

石碻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

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

人執之而請莅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
吁于濮石碣使其宰檣切休羊肩殺石厚
子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
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
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

明小義則兼愛其子也

人多伎巧

義云春秋升桓官之極刺桓官之痛痛林
書而譏之藏文仲山節藻稅也

法令滋彰

義云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
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理故謀用是作而兵
由此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
亂政而作為刑殷有亂政而有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為九刑三辟之具皆叔世也民是
以亂免而無耻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義云齊有仲孫之難而桓公興遂霸其國
晉有里克之難而文公作而把諸侯是二

國因禍而昌也衛方寧靜狄人滅之邢方
晏安衛人滅之是二國無禍而喪也故伏
藏因倚莫知其極故春秋云有禍而啓其
疆土無禍而喪其守守不可知也

其無正邪

義云側身修德雖不足以貽災坦慮忘
懷失焉未必以為禍悔悟無準召之由人
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

疏染盛豐備○義云春秋桓公六年楚武
王侵隨使其大夫遠韜章求成焉軍於隨
之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聞伯比
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
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矣而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
國以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
利也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熊率音且且
切比曰隨賢臣季良在何益闢伯比曰以
為後圖季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

心行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
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
授楚楚之羸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
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者忠於民
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
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
其可也隨侯曰吾牲牷肥腍音替粢盛豐備
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蕃滋也謂其不疾癘音替也謂其備
物咸有也奉粢盛而告曰粢盛豐盛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
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所謂馨香無諛應也務其三時修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
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
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
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矣三時者春耕夏種秋收農之三

時也
夫惟畜

註何以聚人曰財○義云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

可以有國

疏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義云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所制說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

位守國厥德有愆恩化不浹者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易萃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於有廟有廟乃以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事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辭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親和

睦故曰交相愛也渙卦亦有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義云人君以道德養生靈以儉嗇理天下豐財則國富積德則祚隆遠近歸心華戎率服又能毋養萬物子愛羣生根深則祚曆無疆蒂固則子孫延永長生久視奕葉重光

治大國章第六十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疏春秋曰其氣饑以取之○義云春秋莊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瑕曰苟舍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妖焉內蛇與外蛇闕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饑以取之言若火饑饑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疊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

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

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杜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

典司宗祧主也杜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杜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

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

人若皆有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天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疏人為神主○義云春秋僖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所以為人而夫人

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者以屬諸侯為士猶曰薄德令君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鄫子也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焉

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睢水自汴入泗而有秋神東夷殺人以祭之馬六畜不相為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况用人乎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兩不相害可謂玄德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義云春秋昭三十年鄭遊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時命大國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取備而已所以交其好也此固大國切於用謀不在乎以大制小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義云春秋襄十四年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為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剽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俱對曰不如因而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國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術以待時乎冬會于戚以謀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羣

方朝會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鄭官之朝在鄆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郕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文十七年如晉侯不能字有諸侯強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若虐命於鄭鄭將庇於楚矣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弊賦以待於條音叔晉之邊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于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于小國當謙和以下之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義云小國不能致禮竭誠奉事大國者僖公二十一年如宋人為鹿上盟之以求諸

侯于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章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茲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代宋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禍由宋也宋不足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邾儀父盟于蔑魯地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通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為聘大事小也小國適大國為朝小事大也

繼好結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謂之畏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義云春秋僖二十六年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

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實桓公之子雍於穀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戌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也此言左右由已取捨因時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義云小國求大國為援助者春秋文十四年秋鄭伯與魯公宴于葵鄉大夫歸生子家賦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侯恤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為援助是也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義云若大國不能為下或會之以修示之以快人必離之夏桀為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襄為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為申之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撫綏不以禮人人各有心其可服乎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疏引西昇經○義云西昇經者老君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內授道德二經既畢欲西化流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太微西化流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奧為虛無之淵藪也故立天子置三公義云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傳天子以德義若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于庶人失禮於大

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倚也任也大戴禮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言語不存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萬人廣教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書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人非其人則闕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為私用非其材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疏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義云春秋僖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于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因有備焉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不貴難得之貨

1 2/001. 20

疏外謂珠犀寶貝○義云珠者大或徑寸
光照十二乘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
之外有牛重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為
寶中斷其角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塵
者有辟水者磨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雞
見之夜驚故曰駭雞犀亦今古所貴也金
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
貝者出東海中如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
為寶在海為介蟲居陸名蚶在水名蚶甘青
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
行錢貝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贈賚實賜
賕賚凡財之屬皆從貝矣古詩曰積財為
累愚明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為上
黃金為中刀布為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不以智治國之福

註偃息者魏弄丸解難○義云偃息者魏
者段干木為魏文侯之師以安靜為先道
德為化故偃息無事而藩屏魏國矣偃者
偃仰也息者息也藩籬屏也弄丸解難者

楚白公勝與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兩
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之士也一人當
五日人並遣使往召之宜僚高枕安卧以
見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以兩手弄丸不
亡承之以劍不動二大夫之使各還具論
宜僚之狀二大夫曰高枕安卧者示我無
為也承之以劍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
者喻兩家也丸者形圓無為之物兩手弄
之不止者俱止于因也明兩家稱兵不止
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是兩家難解
也事見莊子也

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
大順

義云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
序以理人情以情為田修禮以耕之和剛
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講學以耨之
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
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理國不以禮猶
耕以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

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耨也講
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穫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由之而不食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而不肥
也大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
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
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
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
之肥也是謂大順故天子用民為順則天
不受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衆瑞
出而順之寶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無兵

義云射輒火腹之矢為號繁弱之弓魚腸
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劍吳鈞楚矛蜀弩
正當豈假執持無所用矣五兵者戈矛矢
戟干言有五等也周禮廬人為廬器凡祕
過三其身不能用也祕柄也戈祕長六尺
六寸矢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言一丈二

尺也矛常有四尺夷才三尋夷長也長二
大四尺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執
欲其銳被欲其堅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
鉞十冒旌節旗旒旒旒弓弩弘矢各有制
度兵大約分為五等說文曰拱手執斤曰
兵

莫不於輕敵

義云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伐其謀次料
其敵勇怯既等衆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
假施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協和或高
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雪秦繆
之前益殞長星而告終封殷尸而歸國若
不然者則五千深入永悲於鴈塞龍堆百
萬橫行竟怯於風驚鶴唳晉山草木盡變
人形昆陽犀象寧為我用則謙慈之實於
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義云夫雖戎狄侵邊豺狼害國奸凶肆孽
妖逆亂常推轂命師鑿門授律與民除害
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強抗則乖仁故哀慈

則合道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本強則共

義云本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本大於本
固非其稱諺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
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于燕
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本大於本臣強於君
乎理非順也合手曰拱昔秦穀生於殷朝
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墓本拱矣皆合
拱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義云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
委輸百谷朝宗霏霧露以凌虛貫胎回而
上漢言其大也古今註海而不盈言其細
也毫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
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
處濁受汙隨方任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
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
貯乾坤陵谷由之而華遷鯢鵬託之而變

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
莫能制焉

是謂社稷主

義云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右社稷而
為王矣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
尊稼穡備案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
道經上

才五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
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子
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
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
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始曰道不可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
名可道可名知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
應代廢代興非直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
繫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
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
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之
常無不廢一物茲謂之常有常無在理其
上不徹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
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古
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逆無不可恍
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
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乎為天下裂
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
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
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
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
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
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元故曰衆妙之

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
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
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
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
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
化為神奇則美與惡莫辨昔之所是今或
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莫
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
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
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生物為對
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
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

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修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官而官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富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

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釐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阮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效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焚棄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誑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水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凝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辨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免之舉舜而用絲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

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骨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辯者不敢駢其詞，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官咸事，俊又在服，豈以知爲繫也？行君之命，致之民。

而已。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怒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爲出于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銳則傷紛，紛則難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鳥用智，不斲，鳥用膠，萬物無足以競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
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
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
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
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思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
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
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東郭為狗
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
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

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在物為
一曲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虛己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
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
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葆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
言似之辯者之圓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
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
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有神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
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
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于
形不墮于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
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是謂玄牝

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

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
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
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
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
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
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
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
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天地生者孰得而見
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
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
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

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

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墮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存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

況身外之事物乎達之而不達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其効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管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雖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實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

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居善地

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心善淵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與善仁

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言善信

避難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政善治

污者索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事善能

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枯宜其隨時而已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處物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聃天不冝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因可長保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

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顧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者驕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魄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

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微相因外天地遠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抱一能無離乎

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散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降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執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目圖二鳥其見者性也微而為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鳥其聞者性也微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觀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為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脂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盈仍而心伴造化聖人之心動而歸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瞻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

於快性命之情而養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也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

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者驚貴大患若身

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以為富為是

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

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

於體怵迫之恐欣歡之喜交溺於心益大患所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為下

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以覆馬則志於養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仲則何辱之有貪夫位也慕夫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

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得為悅其去不可固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

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抑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牆而走則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據利勢擅賞罰作禍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

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二十五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

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已既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

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以不寵利

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迺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名曰夷

視之不見名曰夷

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寂而有聞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太音希聲是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太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

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親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大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

是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

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

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道者聖之事水之

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

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

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國四十年

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

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

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

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

修者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

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齊戒者是也

儼若容

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

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

朋

渙若水將釋

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

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水之釋

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輟所以

為渙

敦兮其若樸

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

器

曠兮其若谷

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

應

渾兮其若濁

不覬彫以為兼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

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汚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

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

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

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

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饒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常敝未常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未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具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莫實于虛莫善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焉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微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

則芸芸並作精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留動而生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知常曰明

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

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

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知常容

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客乃公

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
私之有
公乃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
厭

王乃天乃道

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
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
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
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
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
與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俟怕焉無欣欣之
樂而親譽不及無悻悻之苦而畏侮不至

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
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
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
舜有種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
王之民始附也

其次畏之侮之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
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
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
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信也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
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諂滑機變
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猶若其實言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

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
言自為而天下化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惑帝王
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
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
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神愈不
原聖人道德之意迺以謂仁與義為定名
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
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智慧出有大偽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
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犖之行驚愚
而明汙譽光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官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

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溥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孝慈天性也營其為仁踉蹌為義而以仁
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及其性而
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
慈也何有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之心者
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
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
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
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擯
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損彼其

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
先王之道若循環揀文者莫若質故今有
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見素

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

不雜

抱樸

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
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
而民性得矣

少私寡欲

自管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
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
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
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
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
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
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過惡揚善惟恐
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言古與
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
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
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荒兮其未央哉

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
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
為一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熱鬧外見之
象眾人失性之靜外遊是務如悅厚味以
養口體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
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疎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乘乘若無所歸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

或問衆人曰富貴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

餘食贅行

我獨若遺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

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

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澹兮其若海

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騷兮似無所止

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

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

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

美謂野爲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

人以此不材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

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

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二
道經下
才六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

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

焉皆得所以顯道性脩及德德至同於初

故惟道是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道體至無而用迥妙有所以爲物然物無

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

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

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

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

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傳其精之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述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枉則直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窪則盈

無藏也故有餘

弊則新

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少則得多則感

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旨則終身不解蓋謂太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下則不自見故明

不自見故明

不藏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是故彰

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伐故有功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不自矜故長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金其應

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其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迺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為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信不足有不信

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踳者不行

跂而欲立踳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

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

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亡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

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

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

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

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寂兮寥兮

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

已

獨立而不改

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周行而不殆

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可以為天下母

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濫濫而後有數

名生於實實有數為字者濫而已道常無

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為道之

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大曰逝

運而不留故曰逝

逝曰遠

應而不窮故曰遠

遠曰反

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

名其大則遍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

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

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適則靜而

正也

故道大天地大王亦大

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

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安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惟聖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

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善計不用善算

通於一萬事畢况非數者乎故不用善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善者道之繼冥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是謂襲明

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

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

人所以大同於物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道之要妙不觀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徇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于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

致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貴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逆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樸散則為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

故大制不割

化而裁之存乎變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速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泰失之強殆謂是歟

天下神器

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不可為也

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為者敗之

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敗

執者失之

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虛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

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違

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師之所處利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下奪民力故利棘生焉上達天時故有凶年詩曰殷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

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衆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

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

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

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物壯則老

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是謂非道

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非道早已

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載而時

動有道者懼德不觀兵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

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爲德陰

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

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

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

物故曰恬淡爲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

樂也故不美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苗樂

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

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端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

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軍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溥散朴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慮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之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聞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許愚勇者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避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爲強

○知足者富

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遊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強行者有志

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不失其所者久

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死而不亡者壽

生有所乎明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于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然無所繫轅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不執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

可名者道之及乎物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宜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下往

往而不害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安早泰

安則無危亡之憂早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味之所味者膏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若能甘能玄能黃能官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盛衰也其償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觀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十六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疑於冬而陽生于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

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是謂微明

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楊雄曰水息
淵木消枝賢人觀而衆莫知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莊子外篇論養蛇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
我啗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蠶大屋者惟我
能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
制人吞舟之魚錫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
不可脫于淵君見實則人臣用其勢君見
罰則人臣棄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
示况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
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
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斲於勝物而
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
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

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
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
為之境而為出于無為化貧萬物而萬物
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
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
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
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
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若忠為是
故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李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
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
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
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
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二

德經上

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然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

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不思而得而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乎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

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

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

之不警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

臂而仍之尚其惠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

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

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

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

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

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

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于威德是

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

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

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枘而銳之

敵精神而妄意度蓋謂前識前識則拘末

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

愚之始德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于貢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

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

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

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

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

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違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

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隕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

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千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廢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以示谷受

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成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夫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廢乎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廢其以此乎故致數譽無譽

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與募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柔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欽藏於冬而蕃解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者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于莫爲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其積力久至誠不息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

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耳

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原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夷道若類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進道若退

頽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上德若谷

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

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大白若辱

淵除玄覽不觀一疵大白也處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廣德若不足

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秋

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質真若渝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大方無隅

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大器晚成

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大成

大音希聲

動于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大象無形

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也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

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

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

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其餘事

猶足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

為聖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一生二

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

神從之

二生三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三生萬物

天肇一於地地耦一於南人成位為三三

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陰止而靜。萬物負陽。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陽。聖人所以嚮明而治。

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

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

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

而王公以為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所以

居上而不危。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木落則實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

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

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

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為教父。

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

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事。有死之

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為大勝。

者。惟聖人能之。

無有入於無間。

莊子外篇論衡。變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

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

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

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

相也。故恢恢乎遊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

非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其孰能之。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故所以為

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

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

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

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若

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

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

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得與亡孰病。

烈士殉名。貪夫殉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

其亡也。乃無名之橫。不贊之軀。病孰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無慕於外。則害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

不失。取子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

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知足不辱。

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

可以長久

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

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先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官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成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充塞無外賸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實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大直若屈

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

大巧若拙

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觀其妙故若拙大辨若訥

不言之辨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焉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事養其田疇而已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強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罪莫大於可欲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

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

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

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夫何爲哉魏巍乎其有成功是
謂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
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
也

爲道日損

致道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
銷忘故曰損遠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
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爲也

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

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
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
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
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
岐山之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
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
細何常之有孰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
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卑而不

可不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
直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
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自非信者故
不信者亦信之其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
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心
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
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己則惻惻然
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
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
百姓爲心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
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
之父母也矜憐撫養若保赤子而仁覆天

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大機自張與出俱
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

死者陰陽之所變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與死生爲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

夫累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食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莫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

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戮者相望也

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

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

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大朝徹

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

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懼故運物而不懼物莫之能傷

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于死生之

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

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

德畜之

物得以生謂之德

物形之

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勢成之

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

相傾其勢然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

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

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

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作而道

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乎窅成乎良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則兆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

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

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觀其刻制之巧

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

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則

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

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

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

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於內閉於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執弊弊然以物為事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

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見小曰明

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用其光復歸其明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微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

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蒂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道夷而徑遠欲遠以遠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寶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

建中以設上下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子孫以祭祀不輟

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末世其傳也遠矣

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卿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善

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卿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善所謂其土其以治天下國

善內者行乎無名善外者志乎期實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實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寶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

晉於道為外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萬物皆備於我矣及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

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舍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舍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

之至也

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終日號而喘不暇和之至也

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盪不暇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知常曰明

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二故也

孟生曰祥

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替禍福特未定也

心使氣曰強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

言言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挫其銳解其紛

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和其光同其塵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是謂玄同

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

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于親疎利害貴賤之間為哉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矣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派好惡忘情偏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令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

民將放而之四方故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剋伐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

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我好靜而民自正

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我無事而民自富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在宥天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其民淳淳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其政察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奇為明此

察察之政

其民缺缺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禍予福所倚福予禍所伏孰知其極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

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

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

伏何常之有

其無正邪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者矣

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

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正復為奇善復為扶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通天下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扶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廉而不剝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嘒清而容物無刻

制之行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子莫

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仲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四
德經下

才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臆以賢為事立于不貸之圖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

侈於性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

積而彌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

不勝者惟德而已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

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天況

有國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

形其極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

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

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載大器而數

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法以治

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

民自定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

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故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

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

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

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

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夫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

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

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

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

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牝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

行故能承天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

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天奧西牡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

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

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

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則物者道

之顯歟

善人之寶

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

焉

不善人之所保

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

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

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君子之守脩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壁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捨己而徇人夫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惡者為善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教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大小多少

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報怨以德

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大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求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

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親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欲利者以物易已務學者以情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

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嚆嚆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

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指斗折衡而民不爭知此兩者亦楷式

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與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易於也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奚其細也夫

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一曰慈

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二曰儉

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夫慈故能勇

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儉故能廣

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常儉能常侈

常費而況於人乎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爲器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

勇知廣之足以奉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

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強

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

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志於仁者其哀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善爲士者不武

善爲士者不武

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

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

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爲之下

智雖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

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辨雖

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辨者爲之使
是謂不爭之德

德揚乎名知出乎事才全而德不形者未
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是謂用人之力

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
之者無知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
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

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爲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是謂行無行

善爲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攘無臂

善戰者不怒
仍無敵

善勝敵者不爭

執無兵

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

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

天下矣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

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

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

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

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言有宗事有君

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
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
矣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小夫之知不離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

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有高世之行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

見驚于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不知知病矣

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

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爲緒使方且爲

物絃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

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

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無狹其所居

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

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

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無厭其所生

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

其所生者且晝之所為有措亡之矣措之

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

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

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

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

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

矣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

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

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

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

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此兩者或利或害

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

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

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

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毫釐之

差有影響之應

○不召而自來

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

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

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坦然而善謀

然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宥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

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

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

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十六

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新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逆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爲也無爲也則任事者貴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無以生爲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事而

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

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

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歛簡刑罰家

給人足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

極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

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

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是以兵強則不勝

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木強則共

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

矣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

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爲表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人心排下而進上膏粱獨而畏高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不虛榮獨而聲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

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

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

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

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

其無以易之也

易以并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不祥是為天下王

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

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

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正言若反

言豈一端而已及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

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所餘怨安可以為善

復讐者不折鏃千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

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

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嘉之故無責

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

左契者予之而已

故有德司契

以德分人謂之聖

無德司徹

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

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

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荜子曰喪己於物

者謂之蔽蒙之民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

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

周之末歟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

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

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

子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

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

歟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與無所乘之無攻

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

生故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

與往來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

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
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聞百聖而不斂歷

萬世而無弊

美言不信

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爲旨故不足於

信

善者不辯

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辯者不善

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知者不博

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博者不知

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

知辯之不必慧

聖人無積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

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損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

利之未始有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

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爲也而爲出于無

爲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同乎道

故德經終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序

良一

臣聞道非言無以致顯言非經無以載道道之不行也以經之不傳經之不通也以旨之不明周季道降德乘諸子詞興私其異端自名一家其巧辭澌論漫不足以索理迷為黃鼓流於虛偽浮石沈木肆為邪說喪其性命之真而陷溺枯亡不能求復老氏著言五千明道德之常將以絕學返樸復乎無為而鎮以清淨此載道之經也然辭簡旨奧窮之益遠測之益深非夫神解蓋不得以議其略此經之所以難傳也

主上生知之學天縱神聖微言奧義非苟知之實允蹈之發於宸藻著為成書雖相去老氏於千載寥寥之後言若符契真常妙本坦然明白此經之所以傳旨之所以明道之所以行也臣實非常之遇謹齋心滌慮凝神致一恭讀

聖製精思索至臣之蔽蒙豁爾快發恍若有得輒不自已妄意管見仰稽睿訓演為義解離為十卷井蛙甚下識固不

達於雲天瑩燭至微明實難增於日月然道化廣被雖一介之微得以形容天地造物之妙亦足以彰

聖治元功道被極致也萬有一過揀擇之幸抑亦使天下萬世知太平盛際不以人微廢言見經之所以傳道之所以行豈不韙歟臣章安謹序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御注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君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臣義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有一未形物得以生命之曰德道本無名謂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而為言也德本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得者而為言也惟道無垠虛湛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真絕於有無之域泯於彼是之居在體為體在用為用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未待之成體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由於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蔽虧未嘗乘馳心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道無體也無體則不涉於變

故且萬世而無弊德在我也在我則無待於外故充一性而常存周養文弊天下奔馳於末流多駢於聰明淫僻於仁義素樸日鑿而不能朝徹見獨留連乎榮辱之境盛衰乎好惡之場至於以人滅天以故滅命何道德之云故老君著書九篇絕學返樸復乎道紀深根固柢冥於泰初以道名之常論天地萬物之始母以有無之常觀至變至精之微妙復命以體神知和以守氣道常而復乎無名德常而至乎歸樸皆所以明道德之常也有常而不變故謂之經緯則錯綜往來故謂之變經有一定之體常而可久之義也言意曰辭指意曰旨惟載道之言故簡而當需道之旨故遠而明道固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言喻也求夫言迹之間固非所以得道然捨夫言迹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惟冥於道者契會於言意之表合乎元一而復乎真常故曰默識而深造之嚮道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近默識深造是謂

玄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

當可而應代廢代與非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臣義曰道至虛也寓天下之群實而不見

其吟哇故無體之可言道至靜也對天下之群動而不涉於緒使故無方之可名道不可言也託於言聲之間皆道之措粕爾道不可名也寓於形器之域皆道之筌蹄爾可道可名屬於諸有如事物焉廢興新故之不停如四時焉旋復代謝之不一應理適變各可其可豈真常耶真常妙本先天地而不弊後天地而不窮玄冥自契豈容聲哉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可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以會道之體也其常道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所以契道之用也其常名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又安得以新故始終議其將故曰莫知其終也

御注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能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臣義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故無名者氣之始也天地得我以生者也故為天地之始有一而有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者數之起也萬物得我以成者也故為萬物之母以其氣始謂之始以其生

生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御注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噉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

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焉大智並觀趣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上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裂臣義曰在有而無謂之常無非空絕之無見無於有爾而物物皆空故曰不立一物乃真常之無也即無而有謂之常有非物色之有也見有於無爾而物物具在故曰不廢一物乃真常之有也常無冥於一致之理藏天下之至精貫通是非混一今古常無而不墮於無故可以觀妙常有應於方來之事對天下之至變時物終始形器變化錯出無窮紛然不一常有而不滯於有故可以觀微即有無之境有微妙之觀然微妙豈即夫有無所能盡觀也哉亦曰即其常無常有欲以觀爾大智達觀有無本末混於忘言之域是謂要妙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御注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

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爾臣義曰道以常無為體以妙有為用宵爾無相孰觀微妙物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混於冲虛之氣離形去智有無都泯故同謂之玄在無而有在而有而無所謂兩者同也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也玄之為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比之類皆合兩者故也道夫有無而同於一乃可以語道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臣義曰天肇一於北玄之同也地耦二於南神之出也神以玄生玄以神妙同夫有

無混然無間所謂玄也玄之又玄玄亦至矣神由是出靈由是著妙萬物而無方此天地所以神明聖人所以無為而為而人之靈物之昌皆盡其妙而妙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託象數以示神故至說卦然後言妙老子同有無以示玄故以首篇言之神生於玄而元為衆妙之所自出故終始之序如此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御注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莫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

與不善之能累哉

臣義曰道本無物孰有異相涉乎美惡有相之異性本玄同孰有二致麗乎善不其致不一古人復乎道初冥於天性適然自得而各安其所得莫然自為而各宜其所為何以知為也純澆朴散離道而繫於物去性而從於心知之以心而取捨以情不信性命而蕩於私欲故美惡善否代為之對何有已耶物之神奇臭腐係夫世之美惡爾迭徙於化適可者貴則美惡果何辨哉理之是非用捨係夫世之善否爾緣幾之會應時為當則善不善果何擇哉且情見在人其知不同各徇其私而相為彼我則美之與惡善之與不善其環無窮矣聖人物我玄同有無俱泯離對疑獨不容聲矣季威若神而壺子不得而相則美惡善不善何所能累玄珠之遺而使知索之不得則何復事知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注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遠矣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冥於無虛而常通其有見也得而像之故謂之象闡道乎太易而象帝之所出以無授萬物之氣以有成萬物之形氣散乎泰始而為陰陽形離乎泰初而為天地氣變之極形之所化山嶽之止海川之流五材之著用群物之名言其理其形其聲其數行流散徙出入生死凡涉麗於形器之間此六對者更迭出入而不能自止世之人認而有之與接為構以妄為常相刃而交相傷相靡而交相漬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所以陷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也凡天下之可名者未嘗無偶也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聲音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也皆其理之必然也凡天下之可名者莫不皆爾而未始獨立也然則由美而有惡由善而有不善固其理也六對之境雖皆道之寓而妙用之所託宿然役於緒使出離乎道可謂遠矣又安得以語道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御注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臣義曰事之方來我為之對不可不為也

見於有為則理有成虧物之適至我為之辨則不可無言也見於有言則理有當愆涉於有為有言之域則孰能忘累聖人獨立萬物之上事之所處教之所行而天下因得以返常復朴玄同是非不為美惡善不善之辨彼六對者無自而擾故未始有言為之累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可謂無為而用天下者也故曰處無為之事不高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可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注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聲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

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臣義曰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從事於務物來則應應而不窮而係累於當時不留情乎既往因時乘理惟變所適如天運寒暑付之自然而心無積想方萬物之並作也作其自作夫復何辭隨感而應何容心哉若鑑對形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若谷應聲不揚不抑洪纖不遺故曰萬物作而不辭一氣之所運大巧之所範其生出有次其終始有序動靜語默勞手天機之所役精神心術萌乎氣機之所作天與之形散於萬殊其化不同其生不一其體之別其色之異各極其量而遂其自然且莫知其所以然也認而有之孰能生也故曰生而不有無為而為雖為而我何恃也功成於天雖成而我何居也有我則有居在已無居則物莫能遷有居則轉徙

不常矣故曰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居而有之天下所不與也不居而有天下所不去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御注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阮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奪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曰不為盜華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焚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臣義曰聖人之在宥天下也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故性正而不流情防而不馳安於性而將與道同復制乎情而將與天同理故雖然歸於自得之場熙熙然樂於無事之域三代之後道不足以勝欲靜不足以制動摩利害於榮辱之途逐奪靡於形體之外故君子泥道執有於攬賢行而慕

尚忘己小人背道返馳賈售貴貨而拘逐失身彼以賢尚而鄙我之不已若我以彼勝而忿己之不我勝此所以起爭也彼以貨貴勝我也所無我以彼矜而嫉彼之所有此所以起盜也故名者爭之端利者盜之起竊於名者失於徇外耽於利者喪於逐末故不高賢則民無夸政不貴貨則民無覬覦夸政之心志則何爭之有覬覦之望息何盜之有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則言行不立是非俱泯而德性同於初故曰不高賢使民不爭不貴異物則民不失常不賤用物則民不背本故民乃足民足則不為盜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注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誑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

違害不樂善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則執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臣義曰靜而不變返冥於一德同乎泰初神凝於太虛氣淳乎沖和視物之在天下者曾不足以搖吾之天字其心休休焉彼昧者五禁交戰而好惡之私蕩其情六鑿相攘而取捨之情流於偏目之妄見意之妄欲目闢其心於接構之間故心為之憤而天理去矣伯夷盜跖卒死餓暴者見名利之可欲爾焦火之熱凝冰之寒齟齬得失憤亂若此奪於可欲爾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知其無可欲故不惑不動何亂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注曰谷以虛故應鍾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

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膽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志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意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不羸是之謂彊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矣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臣義曰道藏於無故虛者道之舍也物累

於有故實者物之積也人開其天物實其欲有形者形為物役有心者心為形使私欲勝於內事物奪於外陰陽為之并毗天和為之交喪所謂靈臺太虛之室蓋已柴塞乎其中則事物之來將以通其故而應其感豈不大謬谷以虛故應其聲於無方鑑以虛故照其形於無窮管籥以虛故能受虛之氣況心之為物攝五官以為主統萬善以為宗適感而應應而不藏要在於虛惟虛也復乎無物合乎無始謂之抱樸。抱此者也謂之守一守此者也顏子進於是矣齊心以致一致一以集虛入遊其樊至於未始有回則能盡其性而愛惡無留情矣因其固然付之自爾心虛故也冥是非一好惡塵累忘而心虛矣舉譬用絲克何容心焉以虛應之爾何好惡之累腹之為物容而無擇受而不盈氣之所往物之所化俱復於此出入終始無有紀極未始或足也困於不足則不能無求求也不已則殆故腹要乎實實則贍足於已而外無

所待貪求之念絕而平泰之福至復何利欲之念哉好惡之累亡豈賢之政尚也利欲之念滅豈貨之足貴也心有所謂之謂之志志之彊也其獨無方則勞於營為弊精神役思慮徇名逐貨伐功矜能何有已也故志要乎弱則離動而之靜自有而過無守雌以復乎無為守辱以安於至分自下而不為高自後而不為先求復於道是謂弱志體之所立在乎骨骨之弱也失已於物隨變流徙視彼出入為之行藏緣彼好惡為之用捨與物刃靡而不知其非與物淪溺而不知其返不能自立一至於此故骨要乎強強則特立而有常獨行而有造全天之守而不遷於物完天之固而不喪於人其動不殆其行也健其強不息日進於道是謂強骨聖人之治心虛而無所分腹實而無所求志弱而不營於外骨強而不遷於物此所以使民無知而不累於名無欲而不累於利全其道遠避而於自得之場所返素朴也有知則心為物役故

多知所以殘於性命之分有欲則情為物遷故多欲所以汨性命之情知復乎無知而無以知為欲復乎無欲而不見可欲要在乎有常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御注曰辯者不敢聘其辭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泐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人在服豈以知為鑒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臣義曰聖人之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以道在甯天下以道化成於上民之多知而復乎無知民之多欲而復乎無欲至治之極復乎太古可謂至矣雖有知者其辭辯其勇技材之能察之智將安所施自謂曰知何敢為也為之則敗抑何所容故曰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御注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悠然自

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臣義曰聖人遊人間世應帝王而立乎事物之上其化民成俗將以復性返朴其能然無為也哉其為也出於無為非無為也輔萬物之自然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曲全乎天而無天關捨亡之患則無不治矣日月星辰得其序上治也鳥獸草木遂其性下治也上下之治如此而民至於無知無欲而知者有不敢為治之至也如此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彊或失之過偏乎陰

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與之道之用無過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大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臣義曰道藏於太易之先以氣則未見以形則未判以質則未分孰為體孰體且無矣孰為用哉道樞一運天機已張陰陽以氣而妙於無萬物以形而顯於有其終始出入莫不有用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道之用也充塞無外而其應無方瞻足萬物而不弊於有是道之不盈也有情有信未離乎心也謂之用蓋有使之者矣道以無心為心即彼情信在用為用故曰道用無為無形不墮諸有也謂之不盈蓋不麗於器矣道以妙有為有即彼形為在體為體故為不盈氣散乎泰始而分陰分陽故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墮於數者不能逃乎陰陽之機圓於形者不能出乎

陰陽之造故陰陽為萬物之負抱而未始或離也毗於陽則失於太過而為彊毗於陰則失於不及而為弱彊而用之其剛必折弱而用之其柔必殆冲者道之見於氣也其氣均以和為冲交通而成和網紐而為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往來之變無相乖謬兩者渾一適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乎中冲之用也冲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六極包裹大地運量不匱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其盈也何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注曰莊子曰觀樞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羣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臣義曰淵者靜一而流復虛一而體深其復也不與物雜其深也不為物測遊於物

初同乎太虛道之體也萬物本乎道之所
生故道為萬物之本宗矣羣有之實歸乎
至虛羣有之動屬乎至靜惟虛與靜所以
管攝萬有而大化之所以神也萬物宗於
道未始為之宗物自宗之爾故曰似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
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
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

席宣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
明汙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
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
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用智不斷為用
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
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
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臣義曰銳者物之利紛者事之交其銳不
挫則其利也傷其紛不解則其交也雜傷
則事雜則亂故挫其銳則渾然而全於天

解其紛則凝然而觀其復形謀成光修身
明汙未能忘我也立我為累去道遠矣光
矣而不耀則其光也和於物而不乖與物
委蛇而同其波則其塵也同於物而不異
至於此則情繫都忘物我玄同彼是不立
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弓似或存

御注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
之中天光自照惺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此其道歟

臣義曰闕道與而弗示杜德機而不發復
手無為遊乎物初心若死灰身若槁木而
體同太虛湛然凝一窈冥恍惚而物或有
焉此溫伯雪子得於目擊之間也若亡而
存不形而神大聖神解不容聲矣學道學

此者也傳道傳此者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注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
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
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
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
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臣義曰自無而適有者皆麗乎物故萬物
本乎道之所生自有而適無者皆復乎道
故道為萬物之祖道本乎無何所自生故
曰不知誰之子物屬諸有由道以生故曰
象帝之先物見於像曰象則象者生物之
始也神之應物曰帝則帝者應物之始也
象與帝群物之所始而皆本乎道之所自
出故曰象帝之先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良二

道經

登仕郎臣章世拱義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

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臣義曰大仁不仁非不仁也以仁為恩仁亦淡矣害之隨至仁可為乎大道之世適然皆生同焉皆得何以仁為天地無愛於物而物當其分而同於自得聖人無愛於百姓而百姓自適而相忘於無情此天地聖人所以視萬物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民非無心也非有心也生其所自生治其所自治應時而用其用也不藏已事而廢其廢也不留何容心哉皆

所以輔自然爾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注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解處皆礙在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

臣義曰天地之間一氣之運闔闢變化出入動靜不見新故無有終始其猶橐籥乎橐籥之為物以虛而受其受也不辭以虛而應其應也不窮有實其中其用也廢天地之鼓萬物豈有心哉萬物自動於至虛而天地聽其自爾聖人之於百姓是以應其適然而無係累故比夫橐籥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注曰虛已以遊世則從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臣義曰氣寓於橐籥以鼓萬物者橐籥以虛能受能應故也其靜也虛氣復於無而未始或屈其動也虛氣應於有而未始或

窮聖人虛已從應曲當於物而其道不屈動化應時運量不匱而其道愈出安有言為之累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注曰橐籥虛以待氣氣至而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圓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臣義曰聖人本手無言迫不得已而有言其言也緣時適可應彼而已猶橐籥之虛為氣所鳴爾應理而言其言不窮辨者之言是非交擊言之雖多其窮也數惟善惡兩忘是非不立則虛而無係無係則不偏不偏則得中中而能守曠然忘懷而復乎天一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注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具常之中與道為一

不屬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惑故云不死

臣義曰圓於陰陽者其盛衰有形役於變化者其成壞有數涉形與數其生也執固谷以常虛而應群動之感神以常寂而妙萬物之上常虛則不累於形常寂則不滯於數谷之虛神之妙冥於一致與道同體生生不窮其應無已其化不測其猶日月維斗皆終古而未始或息或故曰不死不死者以其無所自生故不死也神亦至矣必曰谷神者氣冥於虛神潛於氣神之應也如響能容應能虛能盈無有終已故以谷言是謂玄牝

御注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以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臣義曰谷神以無受萬物之命天地以有

賦萬物之形不曰天地而曰玄牝者以天地之色類言也色類本乎氣故玄牝者氣之所以生物也有母養萬物生生之理是造物之妙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注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臣義曰玄牝者生物之本體屬乎陰陽萬物之母也門有闔闢之義根有生出之理玄牝之氣闔而為陽麗乎陽者之所生也闔而為陰麗乎陰者之所出也天地以陰陽形之大者言之也天地萬物由此門出莫得而見故曰玄牝之門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

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條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臣義曰萬物資氣以生資神以靈故氣為神母神為氣子氣固則神全氣汨則神亂氣喪則神去綿綿者引而不絕續而不已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無窮恍惚窈冥而或有在故謂之若存茫然天造任其氣之自運而莫知其所以然條爾地化委其形之自殖而莫知其所以然條爾地化委其形力所能為也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注曰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

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故能長生

臣義曰復乎無物執命其形合乎無始孰有其生賦生之初同乎太虛凝為我形如水有冰世之人一受成形遂以形為我有

認其有生遂以生為我固是以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忽然而逝何異隙駒曾不

知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爾天穹隆而位乎上未始有心於覆物也

地磅礴而位乎下未始有心於載物也形

為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為天地功為覆載

而不知其所以為覆載其長且久未始以生為也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雖寓於有

生而無有生之累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注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

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

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

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

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而已

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

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

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

身先在塗不事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

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

身者如此况身外之事物乎遺之而不違

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

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

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此其効歟

臣義曰立已以先物則物為我敵而為物

之勝而身未始或先有我以存身則身為

物喪而為物之傾而身未始或存此理之

固然也聖人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成能於

天地達而為三才辨而為三極交而為三

靈混然無間感體乎道其致不異故此章

言天地之不自生故能長且久繼言聖人

後外其身故能先能存也聖人無心於自

先故後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先之至無心

於自存故外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存之固

我身之先我身之存皆超然無物我之累

未始有其身者然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注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

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管

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臣義曰天地聖人所以無私者無我故也

私於有我未有能成其私者天地無自生

之私故能長生聖人無有身之私故能常

存故曰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

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

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臣義曰寂然不動復乎妙常者道也感物

而應繼道而出者善也復於至道善無所

立名為上善道固已離善名立而道體虧矣水之為物生乎天一道之出也水幾於道道未遠也出於空無流乎實有出乎道者然也淵而虛其深也可以會道靜而明其一也可以復道則未遠乎道者然也出乎道而未遠乎道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注曰融為雨露萬雲以凝凝為霜雪萬寶以成號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植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以自好累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臣義曰五行之致用也大而水為之本萬物之生植也博而水資其生施及於物而受之者不知其所施物蒙其澤而利之也不知其所及處不爭之地而利及萬物不知其所以為善眾流之污群物之垢彼有心者之所惡水之納污受垢處眾人之所

惡而不知其所以為善惡而不知其善惡而不知其惡故於道為近

居善地

御注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臣義曰水由地中行性也其流趨下流而不盈故曰善地如水之善地則得所居矣

心善淵

御注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臣義曰虛靜而深不可測晦明而遠不可窮心如水的善淵如此

與善仁

御注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臣義曰兼愛無私愛之廣也施而無擇施之博也廣且博仁至矣與如水之善仁如此

言善信

御注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臣義曰避礙行險旁流萬折行由地中東歸於海言如水之善信如此

政善治

御注曰汚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臣義曰潔汚而清夷險而平任理之自爾順物之自然水之治也政如水之善治如此

事善能

御注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臣義曰曲直圓方趨變不一適可而應常得其平水之能也事如水之善能如此

動善時

御注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臣義曰時決則流時塞則止以陽釋以陰凝隨時而動動而不括動如水之善時如此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御注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

易耶易之者睥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
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而有為則其於
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
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
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

臣義曰水兼諸善不有其善故不為而幾
於道人有諸善而不有其善故不爭而無
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注曰盈則溢矣銳則剡矣萬物之理盈
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御滿苟
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知其
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有道之
華惠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
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臣義曰善持滿者不盈盈則有傾覆之患
善揣物者不銳銳則有挫折之失不能忘
有而事於矜持雖一時之盈未至或傾而

終有覆溢之患不能忘情而工於億度雖
進銳屢中未見或失而終有困拙之累持
盈揣銳立我故也有我則物為之敵事物
之來無已將以我勝殆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注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
不可恃而有者也實金玉者累於物累於
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
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
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實富
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
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臣義曰在外之物無非儻來寄認而有之
同適於弊金玉富貴在彼者也性命道德
在我者也忘其在我而逐夫在彼喪其天
真流於物假亦妄人爾金玉世所寶也非
我固有恃而有之自累於物爾物有所累
能無失乎富貴人所顧也非我固有有而
驕之自害於德爾德有所害能無患乎聖

人無我累雖王天下而不為己處顯無物
累雖拘一世之利而不為己私分者體道
故也故其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注曰功成者顯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
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
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而不累於物無復驕
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
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
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

臣義曰陰陽迭運寒暑代推有進則有退
有成則有虧天道付功於物而其用退藏
自然之道也彼認功名為己事進而不知
退雖得持盈之善揣銳之工能勿悔乎聖
人見成壞之理識盈虛之數知造化之密
移明吉凶之倚伏而無功名之累故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天之道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管魄

御注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臣義曰魂託於氣而神無不之者屬乎陽也魄麗於體而營有所止者屬乎陰也神載魂則生神從魄則死聖人氣完固而神全一出入變化而無形體之或累以陽勝陰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至於外天地遺萬物獨往獨來應化無窮而神未始或困者不載於魄爾謂之營蓋有託宿止集之意言魄之舍也謂之載蓋有乘載運動之意言神之遊也故於魂言載於魄言營

抱一能無離乎

御注曰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

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管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道生一者水之生數也精之所本故天一之水為精一生二二者火之生數也神之所出故地二之火為神一元之炁混於太虛氣本無形精因以生精固於一神集乃全一精集神而神用不竭以神御形而形生不敝故精者生之本一者精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之數精固而不搖則復乎一一抱而不離則精全精全則神全神全則合乎變物而上與造化者遊其靜也體道其作也契理孰究其終始彼汨於多欲與接為搆喪精失靈神敝於形魂載於魄淪於幽陰沉為下愚而天理滅矣惟抱一不離者雖涉萬變而神全於一

御注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踰者越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踰越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彊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充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寓乾坤以出入而萬物因氣以生死故氣為萬物之元而人尤貴於善養也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蹶則氣之所養要乎專也靜而不變一而不雜則氣得其專豈復有蹶趨動心之累善惡失其所適也哉氣專則靜一而有常冲和而不暴致柔以全真而體與道俱其與嬰兒等爾彼心火炎於中氣馬蹶於外強暴之心勝而醇和之德消喜怒并毗於陰陽嗜慾接構於聲色此人所以陷於妄作之凶不自返也

○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注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情亡垢盡心融形釋故曰滌除萬物而不有冥會於道則道人離物明徹見獨故曰玄覽妙理而默識滌

除玄覽則物我玄同何復有疵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御注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於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

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臣義曰愛民以仁而仁之施也未離乎有心治國以智而智之用也未離乎有知役於心智勞於有為者然也不為其愛則愛周於民不為其治則治全於國

○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注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啟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臣義曰天門開闔陽之動也陽動自然故以天言之道有出入故以門言之聖人無心於作為而闔闢變化應而不玄其為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注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臣義曰旋續之設收聰明也守之以愚無所用知明白四達無以知為所以為聰明聖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辨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至乎玄覽則在我者至矣自無為為雌至乎無知則應物者至矣在我而忘我在物而忘物與道同體於是乎見生其所自生畜其所自畜道生萬物孰認而有為本無為孰矜而恃其

長天下也無刻削之巧皆付之自然爾故曰不宰夫如是故百姓不知萬物不謝是謂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注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用在運器之用用盛室之

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臣義曰有之與無冥於一致道之全體神之至也自無適有因有見無則有無異相無即有而為體有即無而為用物理皆然

也車之運轉器之成貯室之居處皆以無為之用車也器也室也皆以有為之體墮於形體認為已有歸於俱蔽蔽蒙之人也

知無有為用則明變化之機達妙用之功應於無窮得於神解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御注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實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煖而金堅土均而

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為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世莫觀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臣義曰形而為有物之為利虛而為無物之為用有無相資而成功如後車也器也室也皆物之易見者也故即此三者以明有無之利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注曰目圓二焉其見者性也微而為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微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觀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

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為之衰其於聾盲也何辨

臣義曰見曉於無形者得之神視聞和於無聲者得之氣聽視不以目故微而為明聰不以耳故微而為聰聰明足以作謀作哲而耳目微乎無聞無見豈有聲色之累乎性遷於情已失於物弊精神於聲色役耳目於視聽是以神宇耗而聰明衰故曰目盲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滿仞而心倖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為大哀也耶

臣義曰大羹玄酒復乎無味所以體遠也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所以語道也葆乎冲

和合其天真至味存焉。逐世好之嗜而厚於五味則失味之真。故曰口爽心遊於物初而倖乎造化其動而出也足以緯萬方其靜而入也足以鑑天地心復乎無心而然也。從事於田獵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和返氣血作勞而心發狂失性如此大可哀也。

難得之貨令人妨

御注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養貴當何行之能乎故令人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臣義曰知義命之所在者明富貴之有分知分而安之豈復有攘奪健羨之患貨之難得世之所貴非適於用而妄以為美者難得故也貴其難得至於決性命之情而期於必得則行之毀也孰顧故曰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臣義曰無所擇而無不容者腹也有所視而有所別者目也故坤以厚載有容為腹離以外視而明為目容則無所不受契道之體明則見有所不及立我為用故聖人去彼取此聲音嗜好利欲均失性也感移於物情累之役人也目為多故先言乎目目不盲耳不聾口不爽心不狂行不妨則情忘氣完而腹實矣故終之以為腹不為目。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良三

登仕郎臣章女撰義

道經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利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林迫之恐欣懼之喜又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臣義曰見寵於人而心為之榮辱孰甚焉處貴於時而已為之利患莫大焉寵辱本乎得失得失之來心之驚也驚於得失而為榮辱故曰若驚以彼之貴為我之利因而居之反累其心同乎有為之患而不能自脫。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注曰寵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

秦養焉則忘於秦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違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冲則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臣義曰以彼之寵為榮則受寵者所為辱此為下之道也況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此所以履憂患而貽身災人得而賤之豈不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注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得為為悅其去不可固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則喜之是得失累乎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是

臣義曰寵辱生於得失得失至而心為之累神為之驚是驚於得失而為寵辱也無得則無失無寵則無辱忘懷於得失則何

所驚也不驚則為有所謂寵辱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富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臣義曰以貴自累者忘其自貴而有彼之貴孰免於患惟聖人無我故履至貴而未始以貴自累此所以長守貴而無人道之患涉於有我則有身之患心嚮於貴而心為之役身榮於貴而身為之累患之大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注曰人之生也百體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生忘矣夫死

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榮幾是已

臣義曰有吾故有身有身故有患無身則吾固無矣吾且無復有何患形不累於物而至於形復乎無形心不累於形而至於心復乎無心是以上與造物者遊而吾且無身矣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而有何患視寵為辱履貴知患則寵貴在彼夫復何恃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

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主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廼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其靜也以道為之守其動也以道為之運豈復以身任天下之事為而反以為累乎天下樂推而不厭復有何患苟未及乎此知以道貴其身而不失已於苟賤之地則知自貴矣故可以受天下之寄知以道愛其身而不徇物於自棄之域則知自愛矣故可以受天下之託天下之寄託本乎道也知貴愛以身雖不及乎體道之全然知以道自貴自愛故曰若可寄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注曰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

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臣義曰視則用明見則有物以我之明見彼之物目力所及爾萬法一致物我玄同非視所及復何所見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注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臣義曰聲之所起物之所感既屬諸有故可聽可聞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曰大音希聲希聲獨聞則微而有間矣故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注曰微乎微子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太易無形是已臣義曰物之可搏而得者履乎形器無物之可搏欲搏而不得所謂大音希聲如此無形之中獨見有焉故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御注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

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臣義曰視之聽之搏之則非無也不見不聞不得則非有也曰夷曰希曰微則若有若無也若有若無故不可以一語故混而無間同有於無同無於有所謂混一如此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注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義曰涉於形器者有陰陽之辨故上皦下昧理之固然至神之所妙故上不知其皦至道之所行故下不知其昧不皦不昧不離於一也

純純乎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注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象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臣義曰一者道之經也合有無上下而冥於一則道之不可名也純則有所合而為之純純言其不已也一之又玄之義復乎未始有物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注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萬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臣義曰無狀之狀有而不見無物之象有而不可得既復歸於無物則未始有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則又非無物也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恍惚之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注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臣義曰麗乎出入始終之機則有首尾前

後之辨道復乎無體孰有首尾道藏乎無物孰有前後其來也不可迎其去也不可隨孰知其始孰知其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

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太常無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臣義曰古之道一而已執一以為用則天下之有可得而御謂之今者以際於事之時言之謂之古者以求離乎一之時言之能知古始者知道之一復乎無紀無紀之紀道之太常故曰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注曰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

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道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究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

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圖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臣義曰古者物之初始道未離乎一也繼道者善則善者道之出也事道者士則士者道之任也今則嚮於事物之時士亦以事為之任爾此古之士所以與今之士異也惟其出乎古始以善繼道可以復道以

身任道可以載道故能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其微與道為一者言道之深也其妙與神同體者言神之深也配天之玄而任其自然造理之深也兆聖之通而

達於玄為通事之深也其機淺者俄而可度也其藏深者孰可識哉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注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

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臣義曰深不可識則不容聲矣孰可擬議強為之容故有所竊比若川至乎若濁者是也

豫若若冬涉川猶若若畏四隣

御注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遊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隣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臣義曰有物採之迫而後應非樂於通物也先事而戒曰豫已事而畏曰猶冬涉者言其不得已遠邇而進非所欲者也畏四隣者言其可畏之密邇於我而不相離戒而不敢縱也

儼若容

御注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朋

臣義曰儼者端莊凝重之形容者變動不一之貌以其莊重故記稱其若思以其不一故莊子謂之正容儼若容形忘而容寂也

渙若冰將釋

御注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故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故所以為渙

臣義曰滯於形體則礙於有遊於物初則復於無遺物離人所以為渙也若冰將釋所以為玄同也水凝為冰冰釋復為水不離當體圓融會道

敦若其若樸

御注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

未散為器

臣義曰復性命之至厚故曰敦如木渾全而未散於器故曰樸

曠若其若谷

御注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臣義曰心復乎無心曠然同乎太虛廣之極也如彼空谷能容能應

渾若其若濁

御注曰不劇雕以為廉不矯激以為異渾

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

臣義曰物我混一同然無間若彼濁流藏垢納污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注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

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

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

而無休迫之情連連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挽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臣義曰靜者非能動而之靜而動未嘗不靜也動者非離靜而之動而靜未嘗不動也動靜兩得者道在於事也故古之至道者其動也濁而不離乎靜故徐自清也而物莫能濁其靜也安而未始不動故徐自生也而物莫能安其有止意止於物則非所謂變動不居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臣義曰事道者忘心於道苟有而矜之雖有存焉鮮矣故不欲盈也盈者矜其有而自滿矣滿則覆理之必然也其能保乎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注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屢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未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其乎此

臣義曰盈則必覆自滿故也以滿自矜而必於新成此敝壞之理乘隨之矣孰能保其盈乎新則有敝成則有虧相代相因如循環也能新能成能於事而有為者也能敝則復乎道而無為者也物之新成則適乎用而需於事物至於敝則時之所棄而復於道能敝不新成何盈之有此道之所以保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御注曰莫實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焉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臣義曰虛者道之會靜者道之復虛則不為物累故為羣實之所寓靜則不與物雜故為羣動之所宗惟虛與靜故足以為天地之鑑萬物之照而萬態萬變無足以挽之者極者道之至中而衆之所會也篤者道之勤行而力之所至也以一致虛而至於極致之至也以一守靜而至於篤守之至也致之未至則實或妨道守之未至則動或違性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注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

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臣義曰萬物賦形於天地之間陰陽以氣帥而出入勞於天機役於神化趣嚮手有生之塗並作而不能自己者也即動以觀靜緣出以觀復體道者能之故要觀復於萬物並作之際天地之心且得見矣況萬物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注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平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臣義曰芸芸者物之所生根本者物之所復發為英華緣根而生歸於性宅復歸其根本大則未茂故根者物之命也芸芸歸根所以復命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注曰流動而生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

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知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有命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繫於動則流於物流於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矣夫惟形忘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於並作之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御注曰常者對變之辭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契天地以襲氣母

臣義曰常者不見親故無有終始不履於形不墮於數與道為一而不遷於變道之

具常也非復命不足以與此知常曰明

御注曰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微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臣義曰知不以心而得道之常是真知也視不以目而見於無形性覺自見者也故曰明真知則不為物遷明故能鑑照天地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御注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臣義曰知命之復則知常矣不知命之復而馳騁於外接構於物忘其性命道德之本汨於美惡是非之末捨彼真實流於妄假喪精失靈曾不知返迷不知復孰免凶患

知常容

御注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臣義曰知常則復乎至無與道同體容之至也

容乃公

御注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臣義曰無所不容冥與道契物我不立何復有私

公乃王

御注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樂推不厭

臣義曰與道為公則天下之所歸往也故樂推不厭

王乃天天乃道

御注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臣義曰天下之所歸往而不知其所歸往

付之自然大無不覆而同乎天忘其所以然而然而復歸於無此盡人體天而同乎道者此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注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

百聖而不窮敵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臣義曰惟道故能久久者道之常也道藏於無故能久身墮於形故有沒雖沒而不殆者雖死而未嘗死況有妄作之凶乎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御注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懷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悻悻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臣義曰至治之世上無為也知標枝然故天下同焉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徒知有其上而曾不

知上之何力於我也其次親之譽之

御注曰澤加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

莊子曰舜有難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臣義曰仁義之政施於有為有恩可親而得以歸附有德可懷而得以稱譽雖治迹善於一時而道德之金已散於物假

其次畏之侮之

御注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間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臣義曰治不知要而事於形迹至於為仁為義而仁義之化有不得而行故畏之以刑威而治之以法制法出而生姦令下而起詐諸侯至於問鼎陪臣至於竊寶故曰

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注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誣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臣義曰治不本乎道則上不信道至於假法制以立威而期人之畏而不侮信不足也上信不足則下有不信而日以偷薄亂

之大者其孰能治

猶号其貴言

御注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臣義曰貴言則不輕於言言且不輕豈輕於為乎云為不輕則信於道也以其不信底亂故猶号其貴言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御注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臣義曰涉於事為而弊精神於寒洩雖曰為治而日底於亂治不以道故也本乎性命而遂生成於自然雖曰無為而帝力何知貴言則治之以不言而化之以道故帝王之功應世之事既成既遂而百姓莫得而形容皆謂我之自然豈知上之治哉知有其上而已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注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

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臣義曰大道無名物我俱泯復於至無不容聲矣有仁有義離道已遠德之分也仁以愛人而未能道人義以立我而未能忘

我仁義之名立而我人之為累繫於事為而道之所廢也

智慧出有大偽

御注曰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

臣義曰以知之智以心之慧將以能籠絡世變出而有為則民以智巧交相勝而偽亂起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注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臣義曰六親和則不知其所以為孝慈也國家治則不知其臣之忠也惟和與治則孝之與忠亦常也無孝慈然後有孝慈之名有不忠然後有以稱其忠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注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離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犖之行驚愚而明汚譽亮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

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溥矣

臣義曰聖智之名難道而分於德也民性喪其真純而離於樸古故聖智出焉聖以能化為體智以知人為用上以聖智臨下則民爭事於聖智之迹而不知所自貴者逐末反本重為民害聖智無所用而退藏於絕棄之域則民將自得於大順忘所慕尚而足於性分故其利溥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注曰孝慈天性也覺慧為仁踐踐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臣義曰孝慈者仁義之實也仁義之名立而民性失矣民性本足乎孝慈而累於仁義之名諄諄于子名實交糾所以亂性惟絕棄於仁義之迹則民將渾然完其天性誠焉相與而忘其情偽故復其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注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

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

臣義曰尚巧則竭其智而無所不至何恥之有尚利則貴其貨而期於必得何義之顧巧絕然後民食力而易足利棄然後民用儉而有餘故盜賊也何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注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

故擯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揀文者豈若質故今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臣義曰聖智仁義巧利三者文存質滅故

民失其利孝慈不復盜賊多有由信不足而文具爾故有所棄絕棄絕其文則天下不至於失真而流偽故老氏祛其文弊而使之反本令有所屬也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所屬如此

見素

御注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臣義曰性本純素動為物染則雜而不一性靜則純一無物自見如此故曰見素

抱樸

御注曰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樸者木之渾全而未散於器者也

民性全於自然而未嚮於物一而不變守而不脫故曰抱樸

少私寡欲

御注曰自營為私而養心善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内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

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臣義曰私欲勝則失已於物也少私寡欲則內省物輕知所自貴而全乎天德德全而復手性初何事聖智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良四

道經

登仕郎臣章女撰義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注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臣義曰全於天者無待於外故絕學是非無涯妄知妄見分別無已故多憂學絕則無事於思慮完復其精神而不為聰明之役任其性命之真何適而不自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注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逼惡揚善唯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臣義曰唯阿善惡情妄所分相去無幾復何所較唯阿皆聲之所出也善惡皆性之

所起也聲之與性一也以唯為恭以阿為慢以善為是以惡為非皆屬乎妄爾達觀玄同夫復何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注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臣義曰無為體道物我兩忘何憂懼之有涉經世之迹則吉凶同患於民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不自異於人而憂樂與民同之也不畏所畏能無患乎荒兮其未央哉

御注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唯達者知通為一臣義曰事為之域情變萬殊相代相推無有終已擾擾之緒起於無涯荒乎其大無有央極唯冥於一者物我兩忘妄情頓盡

而知道為一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注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歡樂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從去道彌遠

臣義曰世故物變紛糾萬緒日起無窮其來無際荒兮未央學道者深所厭謝惟體道者不累爾聖人經世而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而繼之以荒兮其未央則雖聖人猶以事為畏也衆人徇物失性離靜涉動而喪其自貴之至味至樂而耽逐於事為之末熙熙而不知其所以為累也故於外遊未徇自為得味而甘心焉故如享太牢自為得趣而娛心焉故如春登臺

我獨怕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

御注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疎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泯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臣義曰：獨然忘我而遊夫性，初怕然無物而物未兆，朕故若嬰兒未孩，心致於一而未萌欲慮，性全其真而不見踈戚。乘乘子若無所歸。

御注曰：易曰：時乘大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臣義曰：乘理以適其事物之變而無係累，偏倚之虧也。

衆人皆有餘。

御注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利。

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臣義曰：衆人矜撓物偽得其味樂，故有餘。我獨若遺。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臣義曰：聖人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注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故謂大智。臣義曰：大智者若愚，以其不用智而無以。

知為故渾乎至純而機心不萌，精一之至而與道默契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注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臣義曰：昭昭察察，此世俗以小智自私，如此若昏悶悶，則無所用智，物我大同，惛然若亡悶然若鈍。

澹兮其若海。

御注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臣義曰：性海湛然深不可測，廣不可極，道之體也。

聖兮似無所止。

御注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臣義曰：有物則有止，有止則有係而不能通，無物則無止，無止則無著而無所不至，道之用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注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臣義曰：墮於形器則可用，可用之物則物於物者也。物至於加飾而可美，充為用而不棄者，頑則無飾，鄙則不美，此我之所以無用於世而世與我相忘矣。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御注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臣義曰：人生於道，日構於物，喪其真性而不知返本失其所自生，而不知其所養，此所以貴求食於母，求於母則歸於道而復其性，食於母則養於道而全其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臣義曰道妙於無固不可得而形容德繼於道故道因德而後顯謂之德得於道者也德至同於初則復與道為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注曰道體至無而用迺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見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臣義曰道之為物混成者也是謂無物之物恍者有象其象不可見惚者有數其數不可推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焉

御注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其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臣義曰恍惚者非有非無也由惚而恍中有象焉自無而入有也由恍而惚中有物焉自有而歸無也雷風水火為象為物自無而有自有歸無其成變化其行鬼神而還復至道故曰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御注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臣義曰精兆於天一為形生之本故繼於象物之後言之惚恍恍惚有象有物言道之體也窈冥有精則萬物所生之始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御注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臣義曰一而不離全乎天德真之至也一而不變其受命如響信之至也自古及今則無古無今其名不去所謂常名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御注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其精之真

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臣義曰物以美成謂之甫萬物之美遷易無常故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也其精之真一而不離常存而不去故可以知衆甫不常之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臣義曰無心於物忘形於我故能順萬物之變委蛇致曲而不與物逆則物莫之傷而足以全生矣

枉則直

御注曰道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臣義曰直將以求信也順物之枉而不自

有其直故內直而不失其正非枉已以求直也苟執己之直而不能順變非所以求信

窪則盈

御注曰無藏也故有餘

臣義曰窪則坎下而水之所鍾故常盈坎小常盈而無藏故有餘

弊則新

御注曰冬閉之不固則春之不茂

臣義曰弊於冬新於春物理如此

少則得多則惑

御注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為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太惑

臣義曰道德性命不離於致一事物云為其來萬緒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注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

臣義曰少則得乎性命之理多則惑於事物之變是以聖人抱一而不離於情體道盡性而玄同物我而為式於天下

不自見故明

御注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臣義曰自見者蔽於一曲不自見者合而為明

不自是故彰

御注曰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臣義曰自是者失人不自是者能任人能任人則惟是之從而功顯業著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臣義曰自伐則滿假而人不與之為功不自矜故長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

臣義曰自矜則耀榮而人不與之成能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臣義曰有已則有事忘已則物莫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注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

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臣義曰虛已以遊世致曲以應理順物之變同於大順而不與物迕得道之全也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至於不爭皆

所以致曲也其明其彰其功其長至於天下莫能與之爭可謂誠全而歸之也誠全而歸之故可以保身盡年而不知其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

御注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于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臣義曰希則疏於物而不與物偶者也故能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自然則無所因而然者也有所因人爲也無所因天理也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注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類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緣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臣義曰風以鼓散爲化雨以潤澤爲利其氣和其時應任萬物之自化自利爾故能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其氣勝其至暴傷二氣之和繆四時之令故物爲之害天地爲此且不能終乎朝日之久況人乎此所以

要復乎希言自然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注曰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

覺與道爲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爲難知爲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延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爲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爲失歟

臣義曰道者物我俱忘太虛之中凝然獨覺而復於常無道且強名何所從事有所從有所事則離乎道而涉乎形器而爲人

爲之僞使以道爲難知難行故同之有得有失至於心苦思慮形勞枯槁終身從事役其天真而不知返故道德失三者認之爲道屈已從事求其所同各得其得其所得也正歸於失不冥於希

信不足有不信

御注曰信則不要妄見真僞以道爲真以物爲僞則於信爲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臣義曰道藏云無聲之表其希至真得於此者信之至也降於此信不足故也信不足則流於妄而遠於道而下益不信皆失常性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注曰跂者欲立跨者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臣義曰道有常也惟常可以復道跂者跨者不立不行則失常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注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甚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

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秦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臣義曰能忘者忘已且忘人也忘此且忘彼也無所不忘而在道故能明能彰能有功能長苟有已而不能忘至於色秦志淫

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之棄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御注曰修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故有道者不處

臣義曰不能虛心集道而自盈於物假忘其性分之常益其餘贅之有物或惡之此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御注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臣義曰謂之物者見乎恍惚混然而成是道之為物也混然冥一成焉不虧道體之

全生天生地天地之所本也

寂兮寥兮

御注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臣義曰不涉於動者靜之至不交於物者一之至

獨立而不改

御注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臣義曰不與物對凝然而立於獨自古以固存故曰不改

周行而不殆

御注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臣義曰道為萬物之所共由而物無非道則道無乎不在故曰周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

御注曰萬物恃之以生

臣義曰謂之有物道之有名也有名故為母萬物所由以生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御注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

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為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臣義曰道體常無故無名以其無不通也故字之以道以其無不周也故強名之曰大

大曰逝

御注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臣義曰大而無所不往故也

御注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臣義曰逝而不已故應而不窮

遠曰反

御注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易

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也

臣義曰逝不已故遠遠則必反反則歸復於道

故道大天地大王亦大

御注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臣義曰天地之覆載冒於道也王位於兩間輔成天地之宜以育萬物天統地道統天莫大於四者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注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道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臣義曰道物物而非物於物也謂之有物道之中體也故與天地王皆未離乎域中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注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臣義曰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自然者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非道之全也惟道出而應物故下法焉四者各有所法非有先後亦莫知其所始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

御注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臣義曰重能任輕而輕不足以任重故重為之根而輕可舉矣靜能制躁而躁不足以制靜故靜為之君而躁可定矣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者言無時而不重也豈可輕有云為哉重則難動難動則慮一慮一則周周則無殆於事輻重行者藉以自給故不可離也內重則物輕矣故耳目之欲不能亂貴勢不能搖死生不能變故雖履畏塗復何所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注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臣義曰樂物者悅外故心馳於榮觀恬養者凝和故身寧於燕處故雖有榮觀曾不如超然於燕處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臣義曰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注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臣義曰重靜則有制而君臣之道得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御注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臣義曰不行而至者善行也道自行於天下而我無為也故無轍迹至德之世不尚

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神化不知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謫

御注曰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惟聖人爲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臣義曰不言而論者善言也不言故無瑕謫聖人收聰明於旋續而寄視聽於天下恭已南面而事遂於百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善計不用籌算

御注曰通於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臣義曰冥於一致循天之理彼擾擾萬緒了然能應何假籌算計之善也

善閉無闕捷而不可開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臣義曰收視反聽歸休襲明神與氣復氣與道會善閉於在我者如此止邪於未然

絕惡於未萌俾不肖之心無自而生善閉於在物者如此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注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臣義曰上以至信結天下而天下足於信至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孰能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注曰善者道之繼冥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及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爲以神化天下本五善以致用救人於未病救物於未傷且不示其救之之迹而民亦莫知其何力於我

各安其生而已是謂襲明

御注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臣義曰我不示其所以而人莫知其然故襲上之五善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

御注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臣義曰有善而後見人之不善故善人爲不善人之師有不善然後見人之善故不善人爲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御注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臣義曰善惡明而情偽起天下始不勝於治故無貴愛然後善惡兩忘彼是一實而玄德全矣

雖智大達是謂要妙

御注曰道之要妙不親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臣義曰有知則有物而不知無物之妙雖曰智於道大迷道妙本此故謂之要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道經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良玉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御注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

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柔夫動則嚮於有爲靜則本乎有守動而

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以時也惟靜可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雌靜而下人故爲群動之所歸如彼駘者納流資物不見其之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同於初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或復歸於無極

御注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傷樂推而不厭故爲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

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或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于事以中爲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

臣義曰白之爲色未受采也照以天光昭然而明黑之爲色不可變也復乎玄冥默然而契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知白而守黑則虛己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有以契乎道以是爲式久而不差知彼寒暑天運不或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至復乎道者然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御注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為天下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應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應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賔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知物之為榮而不見可欲其守在辱而不為物先不為動始應於彼而已故為天下谷其體中虛其應無窮德至於此足以應足萬物而不見終始德之足也樸者物之全道之體也備道然後可以返樸

樸散則為器

御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臣義曰物以混全為樸適用為器樸散則

判道之全為器則物為之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注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臣義曰道全於樸性之一也器殊而用異材之別也聖人分職帥屬為之官長在乎善器使也

故大制不割

御注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臣義曰聖人因人材而器使之以為百官之長而聖人無為以制天下而無所用其力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

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泰失之強殆謂是歟

臣義曰有所取則物或奪之有所為則物或敗之天下謂之神器非有心者之所能取非有力者之所能為聖人無心而復乎無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天下神器

御注曰制於形數固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而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臣義曰謂之神非有形也謂之器非無形也有形無形皆不可得惟體道者得惟體道者得之非智力所能為所能執也

不可為也

御注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臣義曰墮於器故為不器者所用為之以無為故天下為之用

為者敗之

御注曰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敗

臣義曰為之以力則力必竭故困困斯敗執者失之

御注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臣義曰時徒不留道與之化執而不通失時之利

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 御注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虛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

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隨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

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

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臣義曰有行則有隨有虛則有吹有強則有贏有載則有隨物理之固然也惟聖人

不累於物而獨立其上故不與物遷徙而

善運神器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注曰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泰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

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臣義曰聖人知行隨吹虛強贏載隨不一之物理故知甚則變奢則奢泰則否故務去之而無滿假之累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御注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臣義曰兵凶器也所以輔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為德之末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故當以道佐主

其事好還

御注曰孟子所謂反手爾者

臣義曰強必弱其勢然也況以兵取強於

天下其能終強耶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注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達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臣義曰師之所處破亡民業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氣傷天和故陰陽乖而凶年至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御注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

○ 和不在衆

臣義曰勇於強取必勝者衆人之所謂果不敢取強而果於多矜多伐多驕不得已

而已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御注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臣義曰果於勿矜故足以成能果於勿伐故足以成功果於勿驕故不盈而善勝果於不得已故不輕而善動其果如此故能有成何以強為物壯則老

御注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臣義曰盛則有衰物化如此是謂非道

御注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臣義曰道以柔弱為用故亘古今而不變物以強自累其生非道故也
非道早已

御注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臣義曰形非道不生外乎道故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注曰言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臣義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器之不祥如此故為物惡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注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臣義曰陽以生為德故貴左陰以殺為刑故貴右尚殺故為不祥之器尚德故為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御注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淡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臣義曰殺以止殺豈得已也兵非所樂故不美不美故以恬淡為上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注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奪

也

臣義曰樂於殺人不仁甚矣不仁故嗜殺而人無所自生故為怨禍之府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注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君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臣義曰仁人之於天下無彼我之異無遠

近之殊一視同仁故惡佳兵為不祥之器以喪禮處軍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豈得已而用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御注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臣義曰生天生地者道也道常於無何名之有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御注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

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臣義曰道未散於形器故曰樸樸妙而小萬物莫不尊之其孰能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御注曰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臣義曰道之樸渾全於一者也侯王致而守之以爲天下正則物不召而自至復於無者道也繫於有者物也故道爲物主而物服於道而歸之故爲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注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

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臣義曰侯王得一而守之所以調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天地之交感陰陽和應

甘露之降均於天下孰使之然哉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御注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渾渾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繁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臣義曰道全於一爲樸樸之始制有名名起於一自一之萬而物莫不有名正其名順其理斯可以知止矣泥名著有隨物遷徙往而不反涉世累之患忘性命之真而失其所安豈不殆哉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注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臣義曰性一也出手道之大全則性與道

皆冥於一散爲川谷會爲江海水何有異知人者智重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御注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內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臣義曰私已見以知人而得人之審故曰智智雖因於天而有人爲預焉故於己之見則昧

自知者明

御注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目以心闔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臣義曰知物則返妄自知則返本返本則虛一而靜惟靜故明足以鑑天地照萬物勝人者有力勝者強

御注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

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遜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臣義曰以力為勝勝人者也以強為勝自勝者也勝人則人有時而不勝自勝則物莫能敵故為之強嗜欲之至利害之厚威武之所臨富貴之所訪貧賤之窘死生之迫無所動其心此所謂自勝也

知足者富

御注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臣義曰不自足者歎然求之無厭而未始有足也足於我而無待於外富孰加焉

強行者有志

御注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臣義曰強於自勝行而不息有志於道者如此

不失其所者久

御注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臣義曰抱一不離氣守不亂神全而遊夫

物初故復乎道常

死而不亡者壽

御注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于不死不生者孰能與此

臣義曰有生斯有死有死則有生死生猶朝暮之變爾物之出入於變化者皆然也聖人達死生之變通晝夜之理雖形體順變而性覺湛然莫知其極蔽蒙之人迷愚抱執則雖生也其猶死爾達觀忘形神全於一不見終始雖云其死孰知其亡故曰壽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御注曰泛兮無所繫轅故動靜不失往來

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臣義曰道無乎不在故汎然無所不之左之右之何係之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御注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居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道者萬物所恃以生者也道生萬物而未始或辭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何功之居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御注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履露乎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臣義曰道徧覆於萬物而藏於至無未始出而主之也故曰不為主常無欲則與物

辨而復於至虛故可名於小矣萬物鼓舞於道而為之歸往未始知其所以為主也與物交而顯於至變而物所不能知故可名於大不為主者道也不知主者物也物不足以知道而所可見者大而無方爾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臣義曰道以不為主故萬物歸往焉而不知故可名於大是故聖人不自大所以能成其大者體道故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御注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臣義曰大則有形象則有像故以執言之聖人體道無為夫何所執出而經世則道

之所運文之所示蓋有象焉執其象而不示之以迹而天下化其道故為天下之所歸往其象也本乎道故謂之大往而不害

御注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臣義曰天下歸往則投迹者眾以迹治之所以為害聖人無為於上而遂萬物之自然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使天地之間幽之陰陽鬼神明之群生萬民各適其性無所往而不利故曰不害

安平泰

御注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陰險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臣義曰往而不害則無所往而不自安安則底於平而同於道是道之泰也故安而復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御注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手物累手

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臣義曰樂以聲感人餌以味悅口以其所美感移於人而心為之留其不能自解如此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注曰味之所味者膏矣而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官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臣義曰至道無味無見無聞而復乎至無以無應有從體起用故用之不可既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御注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

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觀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臣義曰陰陽之運萬物之理其盛衰強弱盈虧成敗旋環無已必有幾焉發於至微聖人研幾得乎先見故能微明是以固張以歛其張固強以弱其強以彼興之不義也又固興之則勢自廢也以彼取之不善也又固與之則勢自奪也然則剛強在彼柔弱在此而強者必折理之自然也聖人所以酬酢萬變成天下之務而物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此道也

是謂微明

御注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楊雄曰水息淵木清枝賢人觀而衆莫知臣義曰無形之中獨見有焉其微如此而

萬物之理藏乎其間研幾先見探賈得之蓋已甚明賢人功用同乎造化而衆何以知歟張弱強廢與與奪微明如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御注曰積柔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要虱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踰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蠶大屋者惟我能也

臣義曰以剛勝剛其剛必折以強制強其強交傷柔則不爭而物莫與之爭弱則不敵而物莫與之敵故剛之與強反為柔弱之所勝理勢然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注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磅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君見賞者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者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沉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

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務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臣義曰魚以深淵藏其身脫於淵則制於人國以利器藏其用示於人則不能制人聖人運化機於不測幹主權以適變宰制天下役使群動而神德妙道物莫得窺其涯略至於智名勇功不可得而形容則賞罰治具執得有倒持之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御注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臣義曰道常無為者道之體也而無不為者道之用也道不為而自然付當萬物而無不為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于無為化貸萬物

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臣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侯王體道法天治之以無為而不廢其所為見其無不為而實未嘗為因物之理乘時之適我何為哉道為之守爾我以道化萬物而萬物化其道而莫知其為之者故曰自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御注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臣義曰上以道化天下萬物化上所守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化亦將復乎性命之常而固然皆生於無為之域故謂之化作則有為也欲作則將嚮乎有為而流於偽以無名之樸鎮定其志泯其欲作之妄而俱復乎天性之渾全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御注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執

臣義曰道強名也忘其所守之道祛其欲作之心謂之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不欲之欲且又忘矣忘其所忘所以反乎無物物我元同何欲之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注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臣義曰不欲則心復於無以靜則虛一而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天下至於各正性命道治之極致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良六

德經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御注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臣義曰道乃強名復於常無故無方體德有所得繼道之失故有成虧無得為德冥於一致則德與道渾乎無名有得為德至於自私則德與道明然可辨仁者得之為仁義者得之為義即理為禮即知為智德之所受所施其名可辨而離遠於道惟全德者實無所得而未嘗異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富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臣義曰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德全於性

與道渾一而未始或異無得於道而道自得也故德周萬物而無累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注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臣義曰以德為得以得為執有之不失離

道遠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注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上

德也

臣義曰無為則無得於道也無得於道則

復於至無而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

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

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

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

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故有以為

臣義曰有為則有得而道也有德於道則

不能無為而勢不自已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御注曰克齊性之仁履天下而非利之也

故無以為

臣義曰德無不容而仁迹行焉無事於作

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

能無為乎

臣義曰有義可立有事可制仁有不足道

無不理而義功著焉為可已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注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

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

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

時一言之不饒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

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

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

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

之應者

臣義曰禮曲為防事為制節文仁義發乎

容體雖名止邪之具然尚往來先報施以

其繁縟迭相責望此實事亂之端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御注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

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

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

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

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乎

威德是也實厚者純薄父子之禮是由

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

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也

臣義曰有得於道道之失也有為於仁德

之失也相虛相濡仁之失也有制有介義

之失也文滅質博溺心而忠信薄矣禮之

所制者外所事者迹所拘者繁文則所本

者末也此虛偽日滋為亂之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御注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

而銳之微精神而妄意虛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僊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臣義曰道以不知不識為本而貴乎無以知為也故以智巧為末華草木之末也華盛則本衰矣事於智巧豫事而識則去本遠矣故為道之華以知為智故所以為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臣義曰本乎在我者此也道之本也本乎在物者彼也道之末也本則言其厚而實末則言其薄而華取此所以處厚而居實

去彼所以不處薄而不居其華知所去取是謂大丈夫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御注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

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墮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臣義曰昔則近古今則窮事近古則言去

道未遠天地神谷侯王皆本乎道故以昔言一者道之朴也至虛混全至精未散氣復於元故天得之純粹而不雜故其體也清地得之靜止而不變故其體也寧至幽之鬼神得之則其靈不昧至虛之空谷得之則其盈不窮萬物得之精全其生侯王得之為天下正皆本乎道其致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廢

御注曰天職生覆地職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憂乎

臣義曰天清於一無以清則裂而不能廣覆地寧於一無以寧則發而不能厚載神靈於一無以靈則歇而無所示谷盈於一

無以盈則竭而莫能應萬物生於一無以生則滅侯王正於一無以正則廢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注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臣義曰貴而忘賤其貴廢矣高而忘下其基危矣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御注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墜其以此乎

臣義曰侯王知所本在賤故以孤寡不穀自稱而不以貴高自累故能保其貴

故致數譽無譽

御注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雖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而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臣義曰知一則知本故能自賤自下而翰手至貴苟自高自貴數以求譽而無實之毀其能免乎

不欲碌碌如王落落如石

御注曰王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而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臣義曰玉石性正一而不變者也一而不能變是物也非所謂得一者也得一者曲應萬變酬酢無窮而無所底滯而心未始或離於一執得而貴賤之也如玉貴之也如石賤之也玉石不能變貴賤蓋已定非所謂通於一者也故曰不欲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注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聚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欽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與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于莫為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臣義曰道以虛靜為正故以動為反動離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此道以不爭為勝故以弱為用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寓焉天下之物本乎至無生而為有其見於有而復歸於無而無復生有是有無旋環相生而不可以相無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注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

久至誠不息

臣義曰上士志道而信道篤者也故力於行而有所至

中士問道若存若亡

御注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

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臣義曰中士見道不明故信道不篤

下士問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御注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以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

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

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臣義曰下士物於物而反乎道認幻妄為

已有以至道為虛假問道之大故笑而不

信道不為下士之笑亦不足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御注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

智原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臣義曰明若日月之明昧若昧谷之昧明

而復乎無明不用明也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御注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臣義曰夷則得其平類則結而止道以不

平為平故若類

進道若退

御注曰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臣義曰為道日損故若退

上德若谷

御注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

而不藏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

臣義曰虛而能容體道者也故曰上德能

應能受故若谷

大白若辱

御注曰滌除玄覽不觀一疵大白也處衆

人之所惡故若辱

臣義曰大白不受色潔乎至純者也若辱

納污之謂也

廣德若不足

御注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

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

方之家

臣義曰德之容也廣不可極可謂至矣若

不足然此德之益廣與道無窮也

建德若偷

御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聖人不得已而後起其有所建也

因時任運若偷隨然不急急於從事故德

之所建彌大

質真若渝

御注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

而不緇

臣義曰靜一不變朴乎其純精藏於一金

乎其真任彼萬變其質常真真之至也至

真而世莫知其為真其藏深矣故若渝

大方無隅

御注曰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

無隅

臣義曰其方有隅言其在器大而無隅道

之無方

大器晚成

御注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臣義曰惟大器有遠慮不速成故不益生不助長急於求用淺器之所為也

大音希聲

御注曰動于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臣義曰大音德之不聞故其聲也希

大象無形

御注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臣義曰無象之象道之全體本於常無何

形之有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御注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

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

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予而不費

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

而已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

故動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

為士終乎為聖

臣義曰道之體復於至無道之用藏乎不

側明之者若味象之者無形其隱如此故

不可以知索不可以形求孰得而名之貸

者應彼之乏予而求復之謂也道應乎無

方賡乎萬物成其所自成無有終已物之

所得復歸其本於此無與於彼無費故曰

善貸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御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臣義曰道常無名一之所生氣之混也

一生二

御注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

精具而神從之

臣義曰一氣分而陰陽之氣辨天地之所

生

二生三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

臣義曰天地位而沖氣之所生故三才具

矣

三生萬物

御注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

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

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臣義曰有陰有陽而沖氣以為和物得以

生號數謂萬其可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御注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

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需

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

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兩者交道成和物生焉

臣義曰萬物賦形天地間稟氣於陰陽以

生故無不負抱之者沖氣之和所以生生

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御注曰物因陰而不殺事靡虛而不衰陰

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

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手故孤寡不穀人

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已極而返已滿而

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臣義曰侯王位乎貴高者也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者也王公居尊位而稱人所惡知滿損之理而要乎不失中故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失於偏毗要適乎陰陽之和故

明損益之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注曰木落則葉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蝕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臣義曰益之則損損之則益天地盈虛陰陽進退理不外是此王公稱人所惡得損益之道而與時消息所以位高貴而不蹙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御注曰以彊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彊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

教父

臣義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陰陽有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物之變化陰陽之盈虛其理故然理之所在義教師也彊制弱剛制柔人之所教也彊梁者之好爭是彊於有我以彼之不我勝任彊而不自反者故卒為彊者之所勝而不得善其死知其說者鑒彼消息盈虛損益之理為教之本有父之道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御注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聚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臣義曰剛則不能通於物而易折故毀於堅銳於銳至柔則與物無逆逆故能入物而有為而至堅者為之用馳騁而不知也無有入於無間

御注曰莊子外篇論養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

生之主而況於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其孰能之

臣義曰無有則物我皆無有也物我皆無有則體神而冥於道故妙於無方遊乎無朕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御注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柔事則形不勞道生則精不虧故所以為有益

臣義曰經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蓋道之妙用藏於不測豈事於有為也有為者勞形以事精虧其生何益之有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注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臣義曰體神而其教不言盡道而其益無為至於天下實萬物化誠希及也

名與身重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注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 臣義曰失性命之理累名利之域而不知返者不知親疎多寡之辨爾身在我者也至貴至富所自足而無待於外也名貨在彼者也物之儻來寄爾喪其在我徇其在物至於殘生損性愚亦甚矣且身親於名矣身之可忘則名其可固耶身多於貨矣身之不有貨其可累耶則孰親孰多有道者又在所不許

得與亡孰病

御注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

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撲不貨之軀病孰甚焉

臣義曰於物有所得則得之者在外於我有所亡則亡之者在內內省則外輕而無徇逐之苦喪失之病貪得不已至於精虧而不全其生形勢而不合其神其病也為甚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注曰無慕於外則畜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

○ 二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臣義曰取予積散必至之理然物有所愛則心為之役而神為之費物有所藏則神為之勞而生不能厚知足不辱

御注曰處乎不強之度何辱之有

臣義曰足乎所自得知其自貴者也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御注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

患

臣義曰知止於性分之內而無求於外故無世患

可以長久

御注曰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母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臣義曰知足則心復於虛知止則神舍於靜虛以集道靜以復道故可以長久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良七

德經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御注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臣義曰大成者言乎道也道之大成孰得以見其全故若缺若缺者不見其成之謂也成而不見其所以為成故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注曰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臣義曰大盈者言其德也德之大盈則其用也坎然若沖若沖則其用不窮蓋有其德而居其盈則窮矣
大直若屈

御注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直不求其肆故若屈

臣義曰曲以應變周流不居而不與物爭直物亦莫見其直而未始失其直

大巧若拙

御注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

臣義曰雕刻衆形未嘗有為也一無所為而巧成在物大巧也不見其所以為而莫覩其妙故若拙

大辨若訥

御注曰不言之辨是謂大辨惠施多方其辨小矣

臣義曰言以明道也未若不言而道自明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御注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於陰陽而不適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臣義曰躁則熱中熱中則雖寒可勝靜則心清心清則雖熱可勝惟寒與熱陰陽之氣也而躁靜之心勝則寒暑為之不知故何所正也氣復於一故清而不雜神抱於一故靜而不亂惟清與靜致一者也故為天下正

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注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臣義曰有道則無欲無欲則無爭故却走馬民務本而樂業故不辭賤事之作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注曰強凌弱眾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臣義曰戎馬生於郊則荒田萊而無五穀

弱寡者凌暴於強眾故不能正疆界則民失其所可知矣

罪莫大於可欲

御注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臣義曰無可無欲心之忘也有可有欲爭之始也欲而可之不得其欲則爭爭則亂罪莫大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注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臣義曰不知足則其欲無窮故禍之至也不可解

欲莫大於欲得

御注曰欲而得則人所欲也

臣義曰得其所欲則人各求得而獲於眾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注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臣義曰無厭之求天地所不能足知足乎性分之內則無欠餘而常自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御注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僂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臣義曰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物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臣義曰出則離靜而之動彌遠則不能求復其初出彌遠知彌少理在於是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注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魏龜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臣義曰不離當體盡夫知見何俟出戶窺牖也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御注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臣義曰為學所以求多聞也多聞所以窮理故要乎進益為道日損

御注曰致道者隨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日損逋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臣義曰爲道所以致虛也致虛所以盡性故要乎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御注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臣義曰盡性則極乎至虛而物我忘矣忘其所忘而命復乎泰初故無爲以復道之體無不爲以盡道之用故靜則聖動則王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

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臣義曰天下者道妙之所在神化之所爲故謂之大物謂之神器惟有道者天下之所歸而未嘗以事爲事也無事而事而復乎無爲故天下所以爲我治及其有事則將以力取天下而卒底於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注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臣義曰聖人以無心爲心故因時適變豈有常哉百姓之心隨時異尚聖人因之因其時以爲心故如鑑對形不將不迎示其妍醜如谷應聲不揚不抑緣其細大何以常爲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注曰善否相非誡信相欺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臣義曰聖人之於人無不善無不信故人從於善從於信而不敢違也蓋善惡信否皆本乎真情妄見私爲同異爾混一是非則無善不善元同信否則無信不信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則無棄人矣故不善者將自善不信者將自信故謂之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心

御注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成也故所以爲已則惻惻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詎兩忘而閑其所繫渾然而已

臣義曰慄慄恐懼貌也聖人雖無常心而以道在天下及其應世未始不慄慄以為戒蓋有而為之不敢以易所以同民患也所以為天下則其心渾然將以反朴復性同乎古始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注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觀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養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臣義曰聖人以道渾一天下而心無異心故百姓之於上也注耳目以聞見於道而化於道聖人孩而視之以其心一而無事智巧所以返朴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注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天機自張與生俱生天機自止與死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臣義曰萬物之生死出入乎陰陽之化機而不能自己者也出而為陽故為生入而為陰故為死生於此者死於彼死於此者生於彼性無生死而自古以固存神之出入而有生死故曰出入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御注曰與死生為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乎累

臣義曰出入於生死之機而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未始相離故謂之徒十有三者鑒於形者有六麗於魄者有七出於形生淪於幽陰皆與之為徒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御注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臣義曰有其形則有其生有其生則徇外而背理至於失性動皆之乎死地而不能全生亦以耳目口鼻四體心知之欲誘之至於死地而不自知雖苟得其生何異於死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注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拊楊者相接也形戮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哀者泥於有形而以死生為累者也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者冥於一致而不以死生為累者也惟其以死生為累故樂生而惡死以其樂也故存生過厚而反害其生曾不知生之為有涯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御注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守全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造物而不惜物莫

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臣義曰有生則有死者因氣生精因精生神神存以使形神亡則形蛇此涉乎生死之域者然也善攝生者氣復於初精全於一神妙於無與道同體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出也不忤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化其入也不辭上與造物者遊乎一氣之混金方且以生為附贅無疣以死為決疣潰靡則誰斬彼為形乎誰斬彼為生乎惟能忘其生故無死地無死地則人之所畏者我何畏焉物亦莫能為我之累矣為我之傷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御注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臣義曰道復於至無而羣有待之以生德畜之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臣義曰物生於道而各得於道故畜於德物形之

御注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臣義曰萬物萬形各有得焉

勢成之

御注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臣義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勢成之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注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

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所貴故物莫能

賤之孟子曰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非德

故也

臣義曰道為天地萬物之本始故曰尊尊

則貴不足言也故道言尊德繼道之後而

物莫能賤故於德言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注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

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臣義曰道制萬物而不制於物故尊德繼於道而物莫能先故貴道不自尊也萬物之所尊德不自貴也萬物之所貴其尊其貴不斲然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御注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

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

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

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

卦相盪若有機絨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臣義曰夫德之畜物之形勢之成皆出於

道道冒萬物為萬物之與故物之出入生

成作化覆被執有外乎道者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生則光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長

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

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

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

是謂玄德

臣義曰有所生有所為有所長離乎道而見乎德者也惟其能生而其功不有能為而其能不恃能長而其宰制之迹無所見故為德之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御注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臣義曰天下有始道之一而已非天地之始也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也一者有名之始故為天下母氣之始者一也物之所自生有母道焉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注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臣義曰一之所起道之所以生物也得其母則知萬物為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注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

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萬物本乎道而一之所生也知萬物皆母於一則一

不可以不守能守一則身雖歿而神不殆

御注曰允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

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為事

臣義曰允悅於外則心有所之門開其出則神嚮於動其允塞心致一也其門閉神致靜也心一神靜此所以守其母也守其母則復乎道而無所適而不自得何勤之

有
開其允濟其事終身不敝

御注曰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臣義曰心悅於物徇妄逐末往而不返費其神用竭勞於事以求其濟愚執甚焉以此喪精失靈夫何以救

見小曰明

御注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臣義曰小與樸雖小同故見之曰明自知故也

守柔曰強

御注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已故無不勝

臣義曰知以柔為守則知所以自勝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

智微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臣義曰光者明之見於外者也聖人顯仁以應世光之用也藏用以復道明之復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注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道牧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臣義曰用其光而不復則以我為有而對物之無窮先用有盡而物為身殃是目遺其殃也惟復歸其明而還復於樸故體常而不與物化是謂襲常真常之妙可以冥一而不可以顯取故謂之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最

御注曰道去奢去泰奢者溢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抵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最

臣義曰忘心者可以得道忘心則無畏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有心於道矣故於施為不能無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注曰道夷而徑遠欲遂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臣義曰夫道易知易行而無難者也若大路然其夷甚矣而民好徑用智巧趨速捷以求近功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御注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臣義曰朝甚除則飾於外田蕪倉虛則本不恤矣飾外而棄本非持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御注曰泰內者行乎無名泰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臣義曰棄本逐末徇外傷內忘其固有而有非其所自有忘其自貴而誇非其所自貴是謂盜誇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良八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注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臣義曰心有係則偏倚不中中則無偏係而善建者也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御注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臣義曰善抱者抱一也純粹不雜一而不一故能應變於無窮未始或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注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臣義曰建中抱一其施無窮其道冒於天下後世使之享福不已故子孫祭祀不輟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卿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御注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為修之知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上其以治

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臣義曰建中則無過不及抱一則精全不以此修身德乃真也以此修家德乃餘也以此修國德乃豐也以此修天下德乃普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道之真在我者也故以真修身身修然後推其德自家自鄉至於國至於天下而德彌廣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注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泊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臣義曰天下之理蓋有常然而各有極也

能盡之者不容私智故觀身者不外乎身觀家者不外乎家觀鄉觀國觀天下皆若是也異乎此非善觀者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臣義曰所以知天下之然而盡天下之理者本乎中一可謂易簡因性循理而已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注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人之德性本自渾全因物有遷薄而不厚惟物我兩忘而含德之厚精全不虧神一不二故復乎無知而心同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注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臣義曰比於赤子則精全神固心復乎無

心而恐懼憂患所不能入固未始有實物心也故物亦莫之傷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御注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

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作合而峻之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德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形全神全者形不滯於有而氣為之變化故骨弱筋柔而握固氣不感於動而精全

於一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終日號而嗑不嗟和之至也

御注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則氣全而嗑不嗟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

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有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赤子形與物接而心常靜一其聲之所發氣之所動爾非心使其氣而有動

氣之累故金精之一完氣之沖神不虧而
嗟不嘆故其妙可以入神其常可以復命
和之至也如此

知和曰常

御注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

亡

臣義曰常者至真而常然未始或變也故
形雖蛻化之不一而性有所不立守氣之
純保乎泰和知其和而無所變故曰常

知常曰明

御注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臣義曰知其性有常而不變而未始或亡
見道明矣故曰明

益生曰祥

御注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

贊禍福特未定也

臣義曰生理固金何事於益益之為祥禍
福未定

心使氣曰強

御注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

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強也
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氣保於沖心使氣則
氣失於暴

物壯則老是不道

御注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

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臣義曰有壯有老隨時徙化形與之變是
物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有常不變其幾
道乎

不道早已

御注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

矣
臣義曰不以道則其生雖壯已失生理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者不知

御注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
無所事言言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
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臣義曰道不可言也故知道者不言而默

識可言者道之粗也多言則數窮故言者
不知道

塞其兌閉其門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臣義曰塞其兌則心無悅於外閉其門則
神不馳於物所以退藏於密也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臣義曰挫其銳鈍而後利也解其紛不為
物結也根深者不見其銳紀約者何事解

紛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臣義曰和其光復歸其明也同其塵則混
同於物也復其明混於物故能同其波

是謂玄同

御注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
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

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于親疎利害貴
賤之間為哉

臣義曰至幽則盡妙至一則不二有無物我玄同一致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莫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臣義曰物於物者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之也至於物我玄同則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自然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御注曰王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之正定兵之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臣義曰治國以正定道之常也用兵以奇

勝道之變也取天下以無事道之真也侯王得一為正而物莫不正國之治也兵以克變為奇而物莫能勝兵之用也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無為之君執左契而天下應之所謂無事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御注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則民彌貧

臣義曰多忌諱則多事而多禁故民擾於法而業不得安故民始亂而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注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臣義曰人以機械相勝詐偽萌生迭為朋附罔蔽此所以滋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注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臣義曰尚伎巧則風俗弊於奇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御注曰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臣義曰國家昏於人之利器相勝風俗弊於人之伎巧相尚忌諱多禁民貧失業則治國失其正而以多事擾天下也至於法令滋彰防制密甚然後民益無恥矣民無恥則無所不為矣故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注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

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為以性復性故民化於上而不知其所以化也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鈎繩規矩而後正哉

臣義曰靜則致一而民皆一於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注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臣義曰上無事則民有餘力安生樂業而民富足

我無然而民自撲

御注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手無欲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無欲則無心上無心則民得其性自足於性分而心復於一全其樸矣

其政問閭章第五十八

其政問閭

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臣義曰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自遂其生成上下皆正於一而復乎道上不見其有為下不知其帝力問閭如此

其民淳樸

御注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臣義曰淳樸者渾厚自如絕私欲復素業也

其政察察

御注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臣義曰察察者明至纖至悉新政之舉以苛為明也

其民缺缺

御注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臣義曰上政察則民巧於為偽傷於巧而不得其金故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臣義曰否泰窮通禍福吉凶出入終始往返倚伏如循環然無有窮極惟安於時分故禍福之來任其自爾豈有常耶其無正邪

御注曰使同手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臣義曰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夫混於至道而莫知所以然孰

有所謂正也況禍福無極孰為之正

正復為奇善復為故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注曰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非非先達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秋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

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臣義曰正奇善秋相為是非皆緣諸妄實

非大常民之失性固已日久不能返本以契道徒知缺缺於求福苟政事察察而以一偏為正將使天下畢正於我其可得耶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注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

說無辨物之迹

臣義曰方則介而有辨方而不割則混一體道而不與物絕

廉而不剝

御注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啻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臣義曰潔然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無不容不見刻制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注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

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後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

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今末世

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

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臣義曰大直若曲蓋與物委蛇而不失道

之直直而肆則有其直而陵彼不直矣和

其光歸其明而度同於物而未始與物異

也直有其光以耀乎外哉直而不肆光而

不耀此聖人所以正天下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畜

御注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通動靜之節者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

畜天一在藏以取為事立乎不貸之圖豐

智原而畜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臣義曰動靜之勞形思慮之役心人之不自治者然也極聰明盡智識天之不能事

者然也兩者一於畜則其神不費而神全

於精一治人事天莫要於此故聖人不失

於動靜不累於思慮收聰明忘智識而與

天為一謂之畜則其藏深矣而不示其存

固矣而不費

夫唯畜是以早復

御注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

畜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臣義曰畜則神存而不費故其復早也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御注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

我者日積而彌新

臣義曰復以自知德積於內復之以早則

所得彌積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注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

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臣義曰德之重積則德彌厚矣德彌厚則

道足以勝己之私而至於忘我忘我則忘

物物我忘而無不克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注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從應而不窮

孰知其極也

臣義曰德至於無所不勝者物我忘故也

物我忘而復乎至無曷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注曰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

裕矣況有國乎

臣義曰體道全神然後可以有國者治人

事天至矣盡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注曰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臣義曰有國之母者無極之道也惟道常而不變故長久

是爲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御注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抵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抵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

臣義曰性復於道則其根深矣形以道生則其抵固矣根不深則精不全精不全則神不固神不固則其形去故根深抵固所以長生久視而固存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注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臣義曰烹鮮任其自熟無用智巧也聖人爲無爲付萬物於自爾故若烹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注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道常無爲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故曰其鬼不神

臣義曰不以道莅天下則人爲私邪所勝故陰陽譌戾而鬼靈乘機得以神其妖上莅以道則天清地寧人和氣和而鬼亦寧處以正勝也故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注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形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臣義曰夫有爲而從事於務天下多忌諱

至於法令滋彰嚴刑重賦輕敵抗兵田萊荒民彌貧而百姓愁苦不能保生此由自傷其民爾上以道莅天下而不傷民遂萬物性命之理無或干於陰陽之和則百嘉大順各得其序而氣應天地之和矣神其有傷人者哉詒爾多福而已至於此則人神交相歸德而不相傷治之至也

○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良九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注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臣義曰流下則眾流之所歸故成其大天下之交天下之交此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御注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給

臣義曰剛強立我則物為我敵柔則不爭靜則不倡惟柔與靜與物無逆所以為天下此所以為交天下之道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注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臣義曰惟能下故能取不自下者物必下之而常為物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御注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臣義曰小國不下大國則連禍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鮮不為之下不能為下者常在

大國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也
御注曰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地與黃泉隱

魄榮也人與思慮羅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與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與道為物之與則物者道之顯歟

臣義曰道者萬物所由出而視之不可見

也故謂之萬物之與物皆冒於道道無所不庇覆而妙用深密此與之義

善人之實

御注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臣義曰善人知貴愛於道故不失已於物而知所自貴
不善人之所保

御注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臣義曰保如保傳之保若保赤子之保人雖不善性靜理順則得其全正道之所保也何棄之有道之不棄故謂之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注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沉體道之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臣義曰美言尊行去道彌遠猶可以市苟

利於人況道之與獲被無間則人雖不善道則保之在所不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如坐進此道

御注曰君子之守脩身而天下平天子三

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臣義曰天子三公以道莅天下者也拱壁

駟馬為物之貴苟志於物則失道徇物而不能為治坐進此道則天下化之歸者如市亦求諸己而已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慶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器者遷善惡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教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臣義曰惟道善救人無棄人善教物無棄物故求則得之罪則免之所以為天下貴求其在我故求則得之性復其初故罪則免之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注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樂可見矣

臣義曰道無為也為其所自成爾道無事

也事其所自遂爾無為故無作無事故無相無作也無相也則淡乎無味何欲之有彼從事於外耽逐世味嗜好以口累者又烏知體道之要

大小多少

御注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故能成其大

臣義曰大小多少雖涉於形數蓋有不同

然恩怨一視孰有間然報怨以德

御注曰爵祿不足以為歡我恥不足以為辱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臣義曰涉乎有身之患則驚於寵辱故有恩怨放於自得之場則孰有彼此故無恩怨所尚者德不見可怨故曰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御注曰十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空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常從事焉

臣義曰事藏於所怨難於謀始其易與細知所圖為則終無失矣事義一跌末如之何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御注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臣義曰積小以成高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尚難
之故終無難矣

御注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
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臣義曰輕諾細故也而有失信之患多易
忽微也而有難之累聖人由且難之是
以天下之事終無難矣慎微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
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
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
泮之則不至於堅水微者散之則不若賢
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
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臣義曰其安其未兆事之未形者也其脆

其微事之甚細者也事未形而為之是為
於未有也事甚細而治之是治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
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
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木譬自小及大臺譬自下至高行
譬自近至遠大也高也遠也皆始於微聖
人所以興事成功蓋本於此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御注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
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
遠能無敗失乎

臣義曰為而求成則敗斯至執以求得則
失斯至惟無為故成其所自成而無敗惟
無執故得其所自得而無失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注曰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
者凡民之情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
敗

臣義曰有始有卒者其聖人乎凡民難道
而事事其能久乎故求始不敗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御注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臣義曰終始如一慎之至也事固無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
復眾人之所過

御注曰欲利者以物易已務學者以博溺
心夫豈是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
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
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
於光明而已故以復眾人之所過道之不
明也賢者過之沉眾人手復其過而反之
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臣義曰性分本自足故無欲性理本自明
故無學惟忘其所自足故多欲而至於失

已昧其所自明故博學而至於溺心聖人不以利器形而欲在於不欲故不貴貨不以人滅天而學在於不學故以復衆人之所過謂之過失中也較其過所以復性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御注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臣義曰萬物之性各具自然聖人無為體道輔之而已生者遂其生成者遂其成人為無與焉為之則敗故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嚆嚆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臣義曰三代以來教化詳明其文益勝而周末大弊明民之過也故老子將以愚之也使不知善之為善美之為美而無所踐尚各安其性分而不戕其天真全於自得而不以偽為故可以反常復樸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臣義曰人以智勝日益虛偽豈勝治哉

故以智治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臣義曰高智則人以姦偽勝而難治故智為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之福

御注曰楚符破璽而民鄙撲剝斗折衡而民不爭

臣義曰不以智至於民樸不爭為國之福

氣大於是

知此兩者亦稽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稽式

臣義曰上知以智不以智兩者之為治則民知則微而有所稽式

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稽式而不用其

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臣義曰知稽式而不以智則心復手無心知復手無知是德之玄玄德至深至遠故

反乎物而冥於道

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緼緼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

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臣義曰玄德之世物物各順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謂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御注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臣義曰江海善下為衆流所歸故大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注曰易於也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臣義曰聖人下其言而人推上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後其身而人推先之故處前而人不害民心樂推而歸之故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臣義曰不爭則無心故天下應之以無心何爭之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臣義曰入於形器則不能無肖道外無物何所肖哉莫大於道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實而持之

御注曰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臣義曰可持不可失如寶焉非世俗之見也

一曰慈

御注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臣義曰慈以愛物則不傷生不害物遂萬物為自然

二曰儉

御注曰儉以足用禮之實也

臣義曰儉以足用而不以物失性故不傷

財不害民而民自循於至理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注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臣義曰應而不倡自後自下以謙為貴不求其勝故所以成器長也

夫慈故能勇

御注曰文王親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臣義曰慈故民愛之衛其上如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天下其誰與敵

儉故能廣

御注曰閉藏於冬故蓄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

臣義曰惟儉故無修費自足而無所乏不以未傷本不以外喪內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注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臣義曰天地人神以謙為貴自下不爭所以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御注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慈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御注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御注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御注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事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注曰智雖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辯雖離萬物不自說故辯者爲之使

是謂不爭之德

御注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倡也常和人而已

臣義曰不武不怒不爭爲下是德也非事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注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臣義曰收聰明忘智力所以盡天下之聰

明智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注曰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臣義曰天道抑高而舉下能爲下不爭是謂配天配天則與天爲一道之至也故曰古之極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臣義曰戰以殺伐爲尚者兵之事也哀而救拯之者兵之道也哀者常勝仁人之用兵也故可以不戰而勝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

庚子

德經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

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

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

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臣義曰聖人之言明道析理而已故其為

教皆本乎性命之固然而祛其蔽也反已

則得之非難知難行也惟捨近圖遠徇末

失本求諸在外溺於多言汨於多事而莫

得其宗故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

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

下無難矣

臣義曰言宗於理得理則忘言而理為之

本事君於道得道則無事而事為之本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知不離乎竿牘雖曰有知

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臣義曰言之宗事之君且不知人豈吾知

也知吾則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萬世之行若見非于眾有獨智

之應者見稀於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臣義曰我道大故知者稀知者稀則我貴

矣貴於道故莫之爵而常自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御注曰聖人藏於天下而不自銜需

臣義曰有道則不矜於外而退藏於密

知不知尚矣

知不知尚矣

御注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然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

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

曰尚矣

臣義曰介然有知道之失也復乎無知其

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御注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

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

方且為物絀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臣義曰不知道而自以為知所知者事物

之在外者爾以其妄見而為真知其病大

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靈

臣義曰病而不知其病其病不可治惟知

其病故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

通於神有真知也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臣義曰聖人之不病真知也以知為病常

若不知故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臣義曰民以不畏故卒陷於禍患

無狹其所居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而不可

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

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

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臣義曰性宅為天下之廣居日與物偽接

構崇塞而蔽於一曲居之所以狹也

無厭其所生

御注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

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桎亡之

矣桎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

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生故也

臣義曰人生於道本實一致不遷於物則

通物所造性以情動情隨物遷故氣喪神

散精虧形去而生不自保厭其所生而不

知也抱一反樸金精體神至於與道長久

可謂無厭其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臣義曰不厭其生故其生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

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

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

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去取抑

可見矣

臣義曰聖人神全於已固自知也不自見

者不有己以矜人道在於我國自愛也不

自貴者物我且忘矣我何貴於物哉狹其

所居厭其所生自見自貴所謂彼也反之

所謂此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

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

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

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

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然

之道曰柔

臣義曰能勇者失於暴故其性殘忍而視

人如草菅故其事遽以殺持後者不輕敵

故其性仁愛而視民如傷故其事遽以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御注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

宜

臣義曰勇於殺用兵之事也勇於不敢用

兵之道也道之與事或利或害槩可見矣

然奇變無常故於正而有所差於拂而有

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注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

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臣義曰勇於敢殺人之所利也天之所惡

者天之德好生故也人之所利而不知天

之所惡故曰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違天者亡雖聖人不教易也

臣義曰禹征三苗而聽益之贊其難如此故聖人要乎順天而不敢易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臣義曰萬物之生也任其所自生萬物之殺也聽其所自殺無事於爭也萬物冒於天之覆被而受命焉善勝至矣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亮蘆之差有影響之應

臣義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善惡之應無毫釐差是不善應如此

不召而自來

御注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

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臣義曰召而至者臣子之義天制萬物之命專之至也其孰能召一氣自運固非使然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恒易以知險

臣義曰恒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注曰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

○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臣義曰天之覆物不以善惡為間廣博無際恢恢然孰知其極也禍福災祥各以類至雖遲速特未定然報應無有免者故曰不失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御注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斬錮制為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臣義曰民忘其所自愛失其全生之理俗雖民弊抵法冒禁至於六親不得相保困於塗炭瘠於溝壑雖生曾不若死之為愈此死之不畏也上不以道治至於民不畏死而猶將以死懼之期底於治不亦難乎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御注曰天下樂其主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臣義曰民知生之可樂則知死之可畏畏死則重犯法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御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

匠斷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周微棄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臣義曰無為者君道有為者臣道君尊臣卑上下之分有常而不紊君仰成於下臣

服勤以恭上故大治也國有常刑司殺者殺有代其殺則殺不以典非當刑也是代大匠斷反所自傷爾

夫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代斷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

之人所以責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臣義曰非其所任而任之斯失矣大匠以斧斤為用也代之必傷其手司殺以刑戮為事也代之則刑斯濫矣所以傷民也民

傷乃所自傷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御注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臣義曰五穀民恃之以生而賦於上也為

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臣義曰上有為益煩則民應之益巧所以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動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臣義曰矜生厚則求欲無已傷生而不自愛也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御注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

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

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

刑罰家給人足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帝王之極功也

臣義曰無以生為者任理之自爾非務有

為於生也蓋不有其生則其生常全形不

勞於事情不虧其全故也貴生賢於輕死

爾知生之可貴曾不知所以全生之為本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

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臣義曰柔弱道之用故為生之徒強梁者不得其死故為死之徒死則沖和喪而反

生理故堅強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注曰抗兵相加則來者勝矣

臣義曰以強為勝必有勝之者矣

木強則共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

而共之矣

臣義曰木強則伐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素

臣義曰老氏以柔弱為本道術之妙在是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

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臣義曰盈損盈虛迭運迭旋皆及於極本乎自然也高者有餘者皆盈盛者也故必抑必損下者不足者皆損虛也故必舉必補皆自然之理故天之道其猶張弓必新

乎得中而後已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注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臣義曰居盈也故損有餘好謙也故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注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虛榮獨而畏高明

臣義曰蓋其不足而損之求為己之益畏其有餘而奉之求為己之悅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御注曰不虛榮獨而聲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臣義曰聲者與之使無不足之累饒者損之使無過滿之災唯道為能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御注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

損得天之道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故能以有餘奉天下非以有餘為恃也為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處者不欲自伐自滿以見其賢爾賢以素言也有餘者已之道以己之先覺覺

後覺以己之先知覺後知其下至於輕耗薄賦散利於天下而不收於上皆所謂以有餘奉天下唯不見賢故下不知帝力比聖人與天同德也故曰得天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并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為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臣義曰水之性隨器任形曲直方圓與之為變至柔至弱然攻彼堅強莫之能勝者以其性不易於變其體常冥於一此柔弱所以能擅其勝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臣義曰觀水之攻堅強則莫不知柔弱之為勝是知之所及也然莫之能行者有已以好勝而仁不能守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御注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

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臣義曰水幾於道故聖人體水以為德柔弱善下藏垢納汚無所不容而無善惡小大潔污遠邇之間故可以主社稷王天下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言其受垢不祥謂之社稷主天下王斯聖人之正言也其言若反於俗蓋反俗所以為正也故曰反於物而合於道是

謂天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鑽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臣義曰古之善治人者使之自治非有以治之也民之情蕩於利欲而淫侈爭奪以自恣求得其欲而已上之人設為禁令刑誅一切治之天下不得其欲怨之所由生

也大怨者民之欲亦大矣以不得所欲故謂之大怨以民之有是怨也於是又欲調和而禁治之禮樂教化賞刑號令無所不至所以調和禁治之也而天下益有餘怨故聖人所以執左契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御注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喜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

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臣義曰執左契則無為而付當於自然不

從事於物任萬物之自至吾應其至與之為合爾常任天下之責未始責於人也

故有德司契

御注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臣義曰不德之德所以司契也

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祗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臣義曰無得於己求徹於物蔽蒙甚矣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吾則與之何親之有

臣義曰和大怨不可以為善而有德司契者謂之善人天道之所與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眾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

於書方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臣義曰國小則其事易治民寡則欲易足事易治則志術智欲易足則無巧偽然後可以反朴復古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御注曰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臣義曰人各安其分各遂其生無朋此羣聚之累雖器有什伯無所用之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而安其生故重死知業之為本而樂其業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輿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

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臣義曰安其生樂其業無事於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無事於爭也雖有甲兵無所陳足乎性分樂於自得者然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注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臣義曰有不信有書契民復古則信於結繩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耕而食織而衣念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臣義曰甘其食不待滋味而甘也甘其分而已美其服者不待華綺而美也美其衣而已安其居則無所往而不自安樂其俗則無所處而不自樂

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美之為而常自然

此之謂至德

臣義曰噓噓為仁子子為義此民所以尚往來也至德之世民相忘於自得之場無欲於已無求於人相望相聞之間至老死不相往來然則惡有微情作偽相為察悅之弊耶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

臣義曰信言者信於道非苟人之好也不可以投俗此世俗所以不美也

美言不信

御注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為言故不足於信

臣義曰美好之言可以悅人非信於道也故於信為不足

善者不辯

御注曰辯尚體要言而當法

臣義曰善者不待辯而善自明故其言簡

約而不費

辯者不善

御注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辯以求明辭費寡理故曰不善

知者不博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臣義曰道一而已非博者所能知反要則

復乎無知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御注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

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臣義曰博有溺心之累益博而益不知務

外故也聞見自外至故欲其博自知則知

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故不如其約

聖人無積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

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

徂

臣義曰聖人至虛而無物何積之有以至

無供天下萬物之求也苟有積而散之則

積有時而盡矣惟其無積此聖道之所運也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

實焉而不匿

臣義曰人所不能為待我而後為者謂之

為人之所亡待我而後有者謂之與聖人

所為所與皆本乎道故於已無費於已無

乏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注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利

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臣義曰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美利萬

物而不言所利何害之有是天之道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御注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

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

出于無為體天面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

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無為而體道付

一氣之自運運萬物於自然其動也順若

水不逆其靜也明若鑑不藏物未來應

之如響其為出於無為者也無為則無我

無我則無物物我且忘何爭之有為而不

爭體道故也老氏明道德之意其要在乎

柔弱不爭為本故以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終焉惟得道者為能與此故於德經之終

言之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

道 藏（全三十六冊）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